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84

北平頂不要臉的故事

三中全會矮子全勝

因應順變厚植經貿力量

團結起來為國家開拓新機

女鐵血宰相梅爾夫人

共黨玩弄「自由民主」歷史豈容重演

伊朗王巴里維有意下台

直升機在戰爭中的地位

莊敬自強

迎一九七九

1979

精誠團結共越國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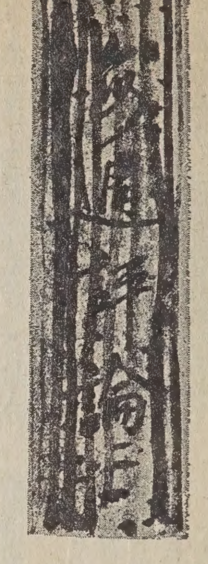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
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 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　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〇七八五二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外埠加收郵費

本期目要



北平頂不要臉的故事

今天是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敬祝各位新年快樂，身體健康。新年流流，不應寫沉悶的文章，而應講講開胃提神的笑話。所以這一期，再談談北平最大不要臉的故事。

中共於去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所發表公報中說：「華國鋒同志主持了這次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他所講的什麽？公報只在最後一段說：他「在會上着重强調了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他還「提議：全國報刊宣傳和文藝作品要多歌頌工農兵羣衆，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據說：「全會完全同意並高度評價華國鋒同志的提議，認爲這是黨內民主生活健全化的重要標誌」。

華國鋒在三中全會上所作的「重要講話」，可能還有一大堆，但公報却只「摘要」前述那麽幾句予以發表。這[illegible]難怪三中全會不僅「完全同意」華某的講話，且給以「高度評價」了。因爲他的「提議」，既與以他爲主席的中共這個黨無關，也和以他爲總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無關，有只和他自己有關。

具體一點說：這個北平最新最大的不要臉，在三中全會上，對着二百八十名中央委員會成員（不包括華某自己）左右開弓，自己猛打自己的耳瓜子。

讀者一定還記得：當毛澤東這個老禍害精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斃後，爲時只不過二十八天，他「親自選定和培養的接班人」華國鋒，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捕甚至殺害了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這個「四人帮」和華某親自爲之命名的「東北太上皇」毛遠新以及李敏、李納等人。老毛一生反覆無常，殺人如麻，他身後的遭遇只能令人鼓掌稱快，絕不會有人同情他和他的親屬以及毛江夫婦的親信等等。

其實，今日仍在中共中央踞有高位的華國鋒、汪東興和吳德、紀登奎、陳錫聯、倪志福，就連陳永貴、賽福鼎等人，嚴格地說，都是毛江餘孽。

這裏單說不要臉的華某，在逮捕「四人帮」後，他拜葉劍英爲太上皇袍笏登場，當時在鄧小平以及以他爲首的多數文革受害派還未復出的情況下，面懵心精心狠手辣的山西老華錯誤地以爲從此天下定了。於是他以老毛的「合法」繼承人的身份，出盡了八寶，往他自己臉上貼金。

首先，公開老毛寫給他的「你辦事，我放心」六個鬼畫符一樣的字，作爲毛的「傳位遺詔」，大力加以宣傳。其實，毛寫那六個字是在什麽情況下寫的，必另有所指，肯定不是指定華某接班。接着，據說毛死前有過「指示」：主張多宣傳華國鋒。接着華成了「英明領袖」，在中共所有宣傳中一律是「英明領袖華主席」、「華主席、黨中央」或「以英明領袖華主席爲首的黨中央」，其「神聖」程度除了緬共一個長期賴在北平的頭頭喊了他一次「萬歲」沒聽見第二次外，老毛那套傢檔他硬是都接過來了。結果呢？在三中全會上自己提出了「集體領導」的主張，這個耳瓜子打得既響亮又脆快！失去了壓在「黨中央」上邊的「英明領袖華主席」的稱號，一切由「集體領導」，在宣傳上自然不會對他專作個人宣傳了。他在三中全會上提議「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這個耳瓜子也打得夠響！

吃碗面翻碗底的華國鋒，長處就在於他的臉皮厚，其實也就是不要臉。「四人帮」垮台後到前年八月中共召開十一大鄧小平等人復出前，中共在宣傳上總喜歡說：「英明領袖華主席率領全黨一舉粉碎了四人帮」。在三中全會公報中則說：在一九七六年天安門事件前後大陸各地的暴動，就爲「我們黨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羣衆基礎」。這倒不是華某自己罵自己，而是中共當權派對他的屁股踢了一脚。

前年八月中共召開的十一大，是華、葉二人把持的會議。會上產生的「新黨章」和會後出現所謂「黨的十一大路綫」，在三中全會上完全被抹掉。這是對兩個最大不要臉的華、葉各打五十大板。因爲「黨的十一大路綫」是華某提出，而在十一大上作修改黨章報告的則是葉劍英。

卡達違憲片面毀約勾結中共
與中華民國談判未來新關係

梁人傑

美國派出以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爲首的代表團，抵台逗留兩日，與中華民國談判未來新關係，因拿来示威，未獲協議，匆匆離去。據說，在今後幾週，將再舉行第二回合談判，由於雙方立場不同，相信要大費唇舌。我國態度强硬，堅持立場。卡達受到國會壓力，最後必將讓步。

美國的墮落

「華盛頓郵報」發表了一篇專文，說美國對世局的影响力已日漸式微，而蘇聯則逐步取得優勢。一九七八年，成爲「分水嶺」。

專文說：「與蘇聯比較，最近美國的全球外交相形見絀，乃是由於蘇聯一連串締結了三項友好合作條約（蘇越、蘇衣、蘇阿）。華盛頓在此際『承認』北平，顯然是受到此種發展的刺激。然而，美國的這項决定在牽制蘇聯的勢力上會發生效用的嗎？」

其實，美國影响力的式微，最大關鍵還不是在一九七八，兩年前越南、高棉陷共，美國已失去自由國家的信賴，看到越高的悲慘下塲，人人寒心，對美國早已失去信心。今回出賣中華民國而與中共勾結，無人認爲「突然」，而是意料中事，可見世人早已「睇死」卡達必然走這步棋。

卡達和矮鄧勾搭，純是「人棄我取」，蘇聯和中共鬧別扭，他就抓住中共來和蘇聯對抗。但中共是蘇聯的舊歡，一時的別扭，並不表示他們是永遠抗衡的國家，卡達和他勾結，甚至進一步結盟，不但冒險，而且沒有原則，敵友不分，難怪華盛頓郵報有「美國的這項决定在牽制蘇聯的勢力上會發生效用嗎」的疑問了。

以美國國力的强大，一直是自由國家的盟主，是民主的長城，爲什麽會得墮落到與極權國家勾結，出賣盟友？論者認爲是美國政治人才凋零，自羅斯福以降，美國沒有出現過一位政治家，多的只是政客。二次大戰以來，杜魯門、艾森豪、甘迺迪、詹森、尼克遜、福特，以至今日的花生農卡達，美總統可以說一蟹不如一蟹。

美國的國力仍然强大，但在韓國、越南中大打不求勝利的戰爭，致國力大爲斲喪，死在戰塲上的美國青年，數以萬計，使美國人談戰色變，美國政府一直採取退縮政策，蘇聯看到這弱點，除在軍力上不斷擴張，還利用古巴、越南這些馬仔做爛頭蟀，在非洲、東南亞發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形成此消彼長，這些地區，已形成蘇聯的天下，美國在此情形下，不惜拉攏昔日沙塲交手的敵人，以圖對付正日益擴張的蘇聯，此種作爲，實爲識者所不齒。

美國政治人才凋零，可從卡達舛誤百出的政策見之，也許，經營花生農塲卡達是個人才，但在國際政壇上，他不過是幼稚生，如果他所代表的只是一個小國，那就罷了；不幸他是美國總統，錯誤的决定，不但影响美國本身，其他國家也因而受害。美國選出這樣的人當總統，難道眞是無人了嗎？

五原則與一台一中

美國國務院訂定一項與中華民國交往的五原則，將是克里斯多福到台北談判未來雙方關係的基礎。五項原則是：

一、美國仍然認爲台灣具有「國際身份」或「國際人格」。

二、美國並沒有承認中共對台灣有主權。

三、美國續與台灣從事外交的全面關係，乃是對台灣的「重新承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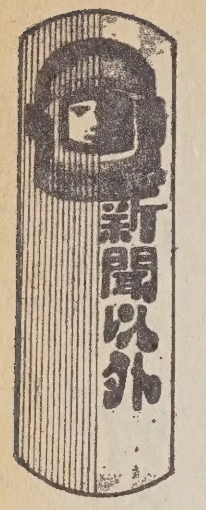
四、美國與台灣關係的基礎，仍將是原有五十八項條約，只是這項基礎少了協防條約，而五十八項條約也將另行立法替代，作形式上的改變。

五、負責雙方交流的原有各自大使館，從一月一日至二月底，除了不懸掛國旗外，功能將一如往昔，一直到三月一日起，由雙方研討出新交流代表形式爲止。

上述五項原則，和美國與中共「建交」的公報，顯然有矛盾之處。公報爲外界攻擊最烈之點，是美國「承認中共爲中國唯一合法政府」以及「知悉中共的一個中國的立塲」兩句話，許多學者曾以各種方法告訴國務院，他們認爲美國在這一點上讓步太多，甚至不如日本和加拿大等國。

可以說，國務院定出的上述五項原則，純然因受到各方强烈反對的彌補措施，而貫徹其一台一中的政策。許久以來，美國對華政策便有了一台一中的構想，但因爲中共堅持三原則，所以拖延了七年談不出結果，直到卡達聽信布熱津斯基擺佈，實行聯中共抗蘇聯的計劃，才對中共作大幅度讓步，達成所謂「正常化」的計劃。

但「建交」一經宣佈，國內嘩然，國會議員反對最力，使卡達無法下台。新訂的所謂「對華政策」，仍是一台一中的老路，但與公報的「美國知悉中國（共）方面的立塲，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顯然有抵觸，這五項原則，恐怕還



會引起與中共間的爭辯。

在我們老百姓看來，是美國在我們背後插了一刀後，慢慢縫針、彌補，醫好了也留下疤痕，不可能完全恢復原狀；但政府可能視爲外交上的一項「勝利」，我們雖被插了一刀，還未致命，醫好了仍然可以活下去。

從政府官員的言論態度，可看得出，只要仍然可以和美國抓住多少關係，不致從此視同陌路，也就心滿意足了。當然，領導階層和老百姓的想法有一段很大的距離，但取得美國的「友誼」，和取得「民心」起碼同等重要，如果取得美國「友誼」而失掉「民心」，就很值得當局再三考慮了。

高華德之言

美國參議員高華德在哥倫比亞電視台發表演說，駁斥卡達十二月十五日的電視演說。他的演詞全文，經在昨日本報發表，老萬讀了一遍，他是站在正義的美國人立場說話，對卡達抨擊的各點，都是合情合理，料必引起美國公民的同感。

老萬更欣賞的是下面一段：

「我認爲，在卡達總統借和平之名所作的舉動中，事情既不簡單，也不符合事實。他在簽署的聯合公報中說『美利堅合衆國因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換句話說，他的意思是，台灣沒有權利在兩個中國的世界中存在。他的意思，台灣只是中國叛亂的省分。

我們不禁要懷疑，將來他是否要告訴我們，西德沒有權利在共產東德之外存在，大韓民國沒有權利在北韓之外存在，認爲可能有兩個中國的觀念，在面對存在的德國和韓國的事實時，就要消逝無蹤。」

這是每一個美國公民都會引起的疑問，爲什麼卡達可以容許東西德、南北韓的共同存在，却獨不能容許自由中國與共產中國並存？這是因爲卡達向中共的三條件投降，不惜犧牲自己的原則，出賣一千七百萬在台灣的中國人。

從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時開始，美國便醞釀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上海公報」根本上已奠立了正常化的基礎。

可是，七年以來，經過尼克遜、福特兩任總統，都沒有和中共建交成功，主要原因是中共的三項條件，在美國立場上是不可以接納的，尼克遜和福特都不願背起歷史上的重大過失，因此拖延七年，沒有結果。

卡達却在紅鬚軍師布熱津斯基的安排下，「順利完成」了這一項歷史性的醜惡買賣。所有美國和高華德一樣，看不出中國的模式和德國、韓國人有什麼不同，何以單獨否定了中華民國？何況，多年來中華民國是最忠實、最可靠的盟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曾經共過患難，艱苦地把共同敵人擊倒。

如今，卡達却把美國的朋友出賣，而這是沒有必要的，對美國的利益也並無顯著裨補。

高華德說：「中共頭目已經提到要上百億元的貸欵，供它的現代化計劃使用，這些貸欵的大部分要來自美國政府機構，或由美國機構支持。這表示，如果中共不還債，各位美國的納稅人就要付出代價，你們的資產就有了風險。」這麼說來，美國和一窮二白的中共勾結，不但無利，反而有害。

中美談判的絆脚石

美國代表團原本在外交部與中國談判，因受阻於數萬示威羣中，改於下午在圓山飯店舉行。談了三小時後，未獲任何協議，準備第二天再討論具體問題。

觀察家對這次談判，未舉行前便判定其「必陷僵局」，他們持此論調是有理由的，因爲美國要把未來的關係建立在「非官方」基礎上；而中國則堅持政府對政府級，單在這一點上，已很難談出折衷的結果。

中華民國政府堅持把關係建立在政府對政府級是有理由的。當中華民國與美國仍然有邦交時，美國與中共互設聯絡處於北平和華盛頓。如今，美國與中共建交，把情形反過來很合理，聯絡處就是聯絡處，爲何搞什麼非驢非馬的美亞公司？兩國的聯繫大事，由一家「服務公司」辦理，豈不太笑話？

如果這基本問題談不攏，根本就沒有可談。早幾天，萬人日報發表過，美國國務院決定的對中華民國未來關係的五項原則，美國駐華大使館關閉後，只不過換個名稱，便繼續理辦大使館過去的一切業務。現在克里斯多福說的「非官方」，可能是爲了討價還價，否則就和國務院的原則大有距離了。

美國方面顧慮的是：如果把美國駐台大使館及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館改爲聯絡處，又怕中共反對，「建交」不成。美國爲了與中共「建交」，已作了很大讓步，如果爲此功敗垂成，卡達會死不瞑目！

另一難題是「安全」問題，這是由行政院長孫運璿以至外交部長蔣彥士所再三提到的。因爲美國只估計中共在可預見的將來，不會（無力）武力攻侵台灣，這個看法，可能是中共對他們私底下作出承諾，但承諾不等於保證，在美國、法國及英國大量出售現代化武器給中共之下，中共目前沒有能力攻侵台灣，不等於將來也沒有能力，因此孫院長、蔣部長的聲明，都看重於安全「保證」這一點。

不過在我們老百姓看來，斤斤於「安全保證」問題，未免太令人洩氣。因爲人們所企望的，是中華民國政府對大陸的反攻，不滿足於台灣地區的防守。

如果美國給予台灣安全保證，肯定相對的也限制了中共用武。這一來，沒有了「協防條約」，却仍然等於有條約的限制，反攻大陸又將是遙遙無期了。

政府爲了振奮人心，在美國與中共建交之日，就應採取反攻行動，那怕只是突襲性、試探性的攻擊，也可大振人心，國防基金也一定大有進益呢！

三中全會矮子全勝

岳騫

上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共帮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雖然在此之前共帮會召開「中央工作會」，但「三中全會」召開仍與美矮「建交」有關。因爲美國要同矮帮「關係正常化」嚷了幾年，卡達上台後嚷得更起勁，但何時眞的能同矮帮「建交」，華矮均無把握，事先也沒有準備。到了卡達爲了掩飾調處中東和談失敗，突然通知矮帮要即日建交，矮帮也有措手不及之感，乃匆忙於十八日召關三中全會，只看缺席中委達五十人，幾佔總數四分之一，重要頭目如韋國淸均不在北平，直到閉幕之日始趕回，可見此次會議召開之匆忙，若非應付突然而來的美矮「建交」，「三中全會」應不會在此時開。

在此之前，一般人估計矮子將在三中全會淸洗華帮的政治局委員，尤其是吳德，更勢必剔除，其餘如陳錫聯，汪東興，倪志福之流也會被趕出政治局，結果「三中全會」却一人未動。此點倒不是海外人士估計錯誤，也是矮帮未能佈置周全。匆忙間無法將「四人帮親信餘黨」全部趕出政治局，只好暫時放過，等待「十二大」。

矮帮雖然未能在「三中全會」淸除敵對一面，但是，却增加了已身的實力，由「三中全會」及連續召開的「五屆人大二次會議」，矮帮勢力顯然增强到足以控制全局，其新增機構與人事，幾乎是淸一色文革受害派，這批人過去並不全屬於矮子一派，但此時必然全部圍在矮子周圍，聽矮子指揮。

人事方面最受矚目者是陳雲，陳雲地位原高於矮子，一九四五年共帮召開「七大」時，陳雲已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地位在毛、劉、周、朱之下，與任弼時，高崗相等，當時林彪、鄧小平雖當選中委，尚是地方幹部。

一九四九年中共僞政權成立，周恩來任「政務院總理」，下設四個「副總理」，即董必武、陳雲，郭沫若，黃炎培。一九五四年共帮公佈「憲法」，「政務院」改爲「國務院」，地位提高，爲「中央人民政府」，周恩來仍任「總理」，「副總理」初爲八個，以後增爲十個，十二至十六個，董必武調「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陳雲便是排名第一的「副總理」，主管財政經濟，直到文革，排名未變。

一九五六年共帮召開「八大」毛澤東當選主席，副主席四人是劉、周、朱及陳雲，連同鄧小平爲總書記，六人合組成政治局常委會，爲共帮統治中國人民最高金字塔。一九五八年，共帮舉行八大第二次會議，林彪選爲副主席，排名在陳雲之後，鄧小平之前。

文革之前，陳雲因反對毛澤東的大躍進而失去實權，但並未受整肅，排名秩序亦未變。但到了文革，因爲陳雲久已脫離實際政治，所受衝擊較小，只是被冷落，變成在野之身，不受人忌，所以林彪當權的九大，江青當權的十大及華國鋒當權的十一大，陳雲均當選中央委員。

此次陳雲由中央委員被選爲副主席，排名且在原任副主席汪東興之前，要算是「異數」且又兼任紀律委員會第一書記，權力更大，這些情況，看出陳雲今後將是鄧小平之下第一人。

矮子在三中全會未能全部淸洗華派，將留到「十二大」解決，「十二大」何時召開，共帮雖未宣佈，外國在平通訊社已報導在一九七九年，大體可信。如果在十二大，矮子全部排除了華國鋒一派，可以想見矮子自任主席，陳雲將出任「總理」，因爲陳雲行政經驗比矮子豐富，又長於財政經濟，矮帮今天最需要的是理財能手。

陳雲之外，胡耀邦也相當重要，就矮子這個系統看，胡耀邦已隱然成爲矮子接班人，其情況頗類於延安時期時毛澤東與劉少奇。

胡耀邦與矮子發生關係始於一九四九年，胡耀邦由十八集團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調任「十八兵團政治部主任」，該兵團撥歸「二野」作戰序列，矮子是「二野政治委員」、「十八兵團」入川後，胡耀邦升任政委，以後「川北行署主任」，青年團第一書記，中共青年工作委員會第一書記，都在矮子直接領導之下，文革開始，與矮子同時被整，青年團且停止活動。

矮子復出，胡耀邦也頓形活躍，十一大當選中委，担任組織部長，共帮恢復中央黨校，華國鋒任校長，汪東興任第一副校長，胡耀邦第二副校長，掌握實權。此次三中全會復當選政治局委員，新成立之紀律委員會又任第三書記，第一書記陳雲，第二書記鄧穎超均不可能處理事務，大權必然落在胡耀邦與業務書記黃光誠之手。

共帮政治局此次增加四名委員，即陳雲、鄧穎超、王震、胡耀邦，清一色矮子系，矮子在二十七名政治局委員中，已控制十二席，較華國鋒多四票到五票，其餘中間游離分子也必然倒向矮子。在常委會，陳雲未選入之前，共五人，矮子即使不是一對四，也是一對華國鋒與汪東興，而今加上陳雲，形勢便不同，不是二對二，可能會變成三對二，李先念必然與矮子站在一邊，也許是三對三，如果葉劍英仍然支持華國鋒。

至於新當選九名中委，除去都曾當選中委，黃克誠，胡喬木且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宋任窮，王任重都是中央局第一書記，九人皆是矮系，除周惠外，都是文革受害派。但三中全會選此九人為中委，並不合法，因為中委會可以選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委員，但不能選中委，中委仍要由全代會選出，此九人總算是暫行中委職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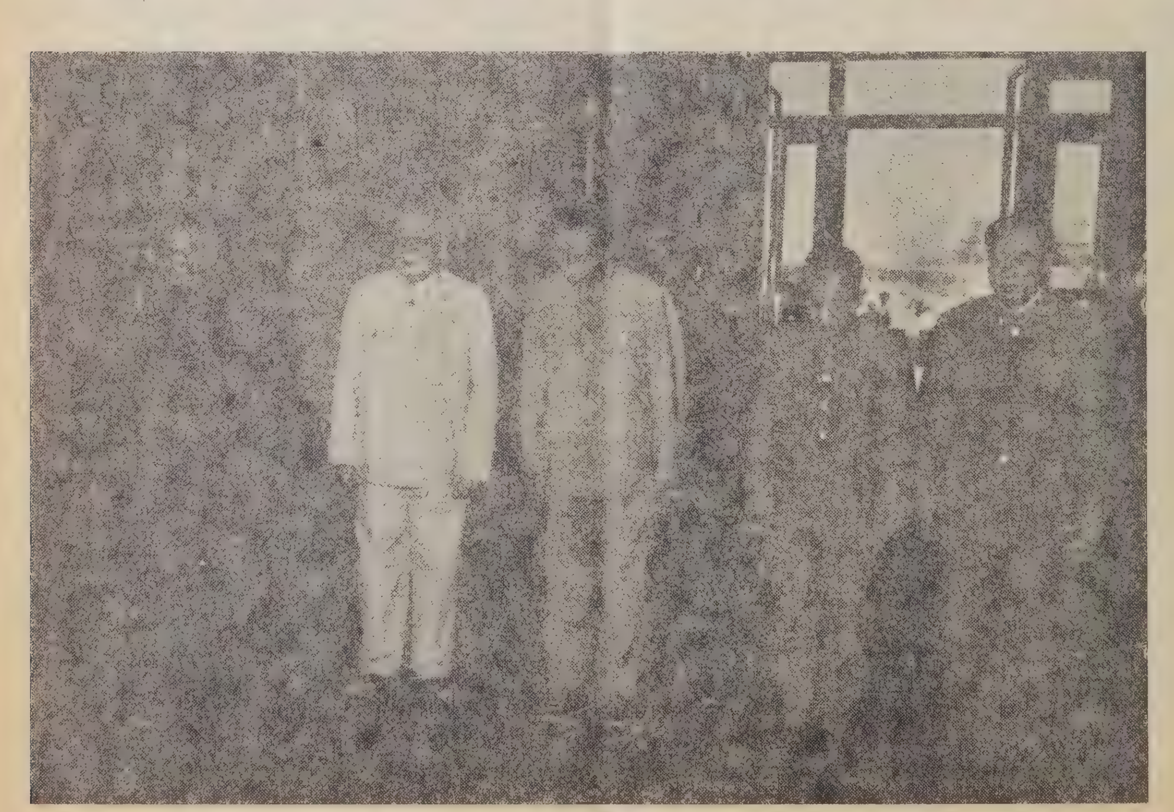
新當選九名中委，最重要者是黃克誠與王任重，黃克誠垮台不由文革，是在一九五九年盧山會議上，與彭德懷合稱「彭黃反黨集團」而被整肅，當時彭德懷是「國防部長」，黃克誠是「總參謀長」。王任重是陶鑄第一心腹，陶鑄由中南局第一書記在文革初期調去北平「宣傳部長」，便由王任重繼任中南局第一書記。不久之前，王任重復出任陝西省委第二書記，現已升為第一書記。此次當選中委，又在「五屆人代二次會議」被選為「副總理」，地位已趕上文革前之陶鑄。就在黃克誠，王任重獲重用時，北平開了彭德懷，陶鑄追悼大會，當不是巧合，而是由於黃，王的要求。

矮帮此次成立紀律委員會，顯然是對林彪餘黨所設，主要負責人是第三書記胡耀邦與常委書記黃克誠，兩人顯然分工，胡耀邦負責黨務幹部，黃克誠負責軍事幹部，據葉劍英估計四人帮餘黨有三百七十萬黨員，今後必然成為整肅清算的目標。

共帮三中全會匆遽召開，許多真正問題並未能解決，尤其是美國承認共帮，矮子不能不迎合卡特的「人權」，對自己黨內暫時維持團結的形式。否則自己一夥都不能和平相處，對人民還有什麼人權之可言，此亦是三中全會不整肅吳德的另一原因。

但在三中全會也顯示出矮帮短期的政策，其重點是：不公開貶毛，但卻把毛澤東所作所為全部作為錯誤予以糾正。在宣傳上盡是把毛澤東的責任推在林彪與四人帮，例如文革這件大事，毛澤東生前便一口咬定自是鐵案如山，但矮帮則說毛澤東為了防修，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但是，後來荼毒了大量高幹，則是林彪與四人帮幹的。這種說法當難使人信服。而且也不能普遍應用例如彭德懷被整肅，折磨至死，當時尚無四人帮，矮子在致悼詞時，只推崇彭德懷的功績，卻不提其致死之由，莫不是毛澤東。

其次，三中全會所宣佈的中心業務是四個現代化，一切以經濟為重點進行，當然是矮子全力主張。但是，現代化如在十二大之前遭受重大挫折，無法推行，華派可能與非鄧派起而反撲，矮子便要受到打擊，其地位必然會受動搖。又出現一場大混亂。



精誠團結共赴國難

蔣經國

自美國宣佈與中共建交後，中國國民黨在處變不驚下召開第十一屆三中全會，蔣主席在開幕致詞中呼籲全黨同志和海內外同胞，大家精神團結，肝胆相照，一心一德，共赴國難，同一心志，同一行動，來消滅中共政權，復興自己的國家民族。下面是蔣主席致詞全文，標題為編者所改。

各位先生，各位同志：

今天本席以沉重的心情、負責的態度、樂觀和積極的精神，宣布本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開會。

自從二中全會到今天，是本黨一段艱苦而奮發圖强的時期，在這段期間，我們有所得，也有所失，但是們我全黨同志遵照總裁遺訓所把握的奮鬥方向，是絕對正確的，我們對內加强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國防各方面的建設和革新，對外爭取自由世界的同情和支持，我們由此渡過這一段艱難的時刻，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中，我們始終把握了反共復國的基本政策，勇往直前，犧牲奮鬥。

不屈不撓勇往直前

今天由於美國背信毁約，與中共「建交」，增加了我們正在奮鬥之中的困難，這是我們國民革命奮鬥史上一次强烈的變化和重大的挫折。但並不是革命的失敗。本黨在總理和總裁的領導之下，八十多年來的革命歷史上，經過了不知多少的驚濤駭浪、重重危機，也遭遇過許多次的挫折，有過許多次的勝利，而每一次的勝利，均都是在重要挫折之後，挺立起來、堅强起來而得到的勝利，我們所以能夠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之後，重新得到勝利，就因為我們的黨，有救國救民的主義，有犧牲奮鬥的精神，有不屈不撓的意志，有勇往直前的決心。

惕勵奮發扭轉形勢

自從總裁逝世以來，經國先後蒙本黨同志和全體同胞付託以黨務國計的重任，却未能在外交上開展新局，反而遭到今天的挫折，個人內心深深感到慚愧歉疚，無以對總裁在天之靈，無以對同志同胞付託之重，不過經國絕不會因而稍挫銳志，絕不會因而搖撼此心，相反的，還要追隨各位先進，相與同志同胞，更加惕勵奮發，來扭轉、來改變形勢，使我們的黨，我們的國家，再開新局，更加進步，更加壯大，因之，今天面對當前外交上的衝擊，我們更視之為再接再厲轉危為安的關鍵。

事實上，今後革命的成敗，完全繫於我們的黨生存發展和進步，我們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全民歸心響往的革命民主政黨，三民主義是中國全民所信仰的主義，八十多年的革命歷史，更是一部在驚濤駭浪之中不斷改造、新生再盛的奮鬥史。今天，為了要達成反共復國的重責大任，我們的黨必須檢討缺失，消除腐舊。來培養青春的活力，來增長革命的精神，所以我們要使本黨能夠貫注新的生命，吸收新的血輪，採取新的工作方法，更堅强、更勇敢的發揮本黨的力量，突破革命的橫逆，這是全黨同志當前責無旁貸、最為急切的重要任務。

引狼入室終將後悔

經國以為，今天整個世界局勢，都在變，都在亂，而且愈變愈大，愈變愈亂。而美國與中共「建交」這件事的種種作法，對自由世界來說，是何等的危險，對美國本身來說，尤為危險。有一位美國朋友說得好，「美國有史以來從沒有同一個友好的國家斷送邦交，現在和中華民國斷交，是美國的奇恥大辱。」

實在我們自從和美國成為盟邦以來，美國做出不知多少對不起我們中華民國的事，我們曾經無數次的對美國政府加以勸告、忠告、警告，苦口婆心，始終無效，而今天演變到了這一地步，以敵為友，引狼入室，這是何等不智、何等可怕、何等危險的行為，相信有一天終將後悔這一着之失。然而我們中華民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和感情，是濃厚

的，也是任何所不能抹殺的，我們對於長久以來在患難中支持中華民國的美國友人，深表感謝，也深信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和關係和感情，將更加密切，更加深摯，因為我們中華民國人民和美國人民，有共同的理想、有共同的社會制度、有共同的民主自由的信念。

消滅共黨復興國家

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個殘酷的現實，我們大家必須虛心的檢討，冷靜的思考，沉着的肆應困難，堅定的操持目標和立場，此刻所需要的是相互鼓勵，相互信賴，結集統合的力量，不要彼此指責，彼此隔閡，抵銷革命的力量。質言之，我們所需要的就是精誠團結，肝胆相照，一心一德，共赴國難。

復興基地以及海外的父老兄弟姊妹，和大陸苦難同胞，有着血濃於水，息息相關的情感和血緣關係，我們大家尤其要同一心志，同一行動，來消滅中共政權，來復興自己的國家民族。

經國謹以赤誠的心意，號召大家團結奮鬥，因為沒有一個團結的國家曾被打倒；也沒有一個團結的黨，曾招致失敗，今天我們所負的責任太重大，承担的任務太艱鉅，我們絕不能忘記總理和總裁遺留的革命遺產，絕不能忘記千千萬萬革命烈士為國民革命而流的鮮血。五千年的中國歷史，顯示我們中華子孫，愈是艱難的環境，愈是危難的時刻，愈愛國家，愈愛民族，愈能團結一致，愈能堅忍奮發。

今天在三中全會，我們要堅確體認，當前這個難關，是國民革命過程中最後的一個難關，只要衝破了這個難關，迎面而來的就是勝利，現在就是貫心誠意為國効命、為民服務的非常時刻，我們全黨同志都是屹立如山，決不搖撼的強者勇者，我們要以非常的決心，非常的行動，來衝破這一難關，開創新的機勢，深信我們必能在自己的手中，得到反攻復國最後的勝利成功！

突破橫逆開創新局勢

中國國民黨舉行三中全會，蔣經國主席在閉幕時致詞，期勉全體同志，「檢討缺失，培養活力，一心一德，共赴國難；並強調：當前是國民革命過程中最後的一個難關，只要予以衝破，迎面而來的就是勝利：我們要以非常的決心非常的行動，來衝破這一難關，開創新的機勢。」

三中全會因中美關係突變而召開，其主要的任務，也就是團結全黨和全民的意志力量，採取有效措施，以因應此一情勢，進而開創新的局面，亦因此而特別受到國人的重視。近八十多年的歷史已經證明，中國國民黨與國家民族的命運凝結為一體，越在憂患存亡，橫逆沓來之時，人民對國民黨的期望倚重愈殷切，國民黨所承担的責任亦更艱鉅。

美國政府背信毀約，與中共建交，不僅增加我們外交上的困難，也是我們國民革命奮鬥史上一項劇烈變化和重大挫折而後獲勝告成，中興亦必在至危之時、至危之地，我們面臨的衝擊雖然強烈，只要全體同胞莊敬自強，政府慎謀能斷，尤其執政黨能夠振奮革命精神，發揮嚮導作用，就能經得起狂濤巨浪的襲擊，照着預定的方向航進，使國運之舟安然到達彼岸。

蔣主席的致詞，充分表現出信心、睿智與定力，更提示了突破橫逆，爭取勝利的方針和作法。

第一，是強化黨的力量，由於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歷史悠久而黨員眾多的政黨，自有其多方面的優點，亦需要不斷改進充實，以適應時代的要求；當前最為大家所關切的，乃是若干作法墨守成規，而朝氣活力不夠，流於形式而未能切合實際：乃是黨員多屬智識分子及各界有影響力人士，還需要結合廣大青年及農工羣衆。蔣主席要求：必須檢討得失，消除腐舊，來培養青春活力，增長革命精神，貫注新的生命，吸收新的血輪，採取新的工方法，更堅強勇敢的發揮黨的力量。顯然，這是對全體同志的策勉，也是對許多嚮慕和期望參加組織的人士的呼喚；黨的生命維新，陣容擴大，國民革命的推動和運作力量，當必隨之增強加速。

第二，在此中美邦交中斷、中共加緊謀我之際，大家只有面對殘酷現實，充實本身力量，一切要「先國家之急」，以精誠相見，存互諒之心，以共濟時艱，蔣主席說：「此刻所需要的，是互相鼓勵，相互信賴，結集統合的力量：不要彼此指責，彼此隔閡，抵銷革命的力量。質言之；我們所需要的是精誠團結，肝胆相照，一心一德，共赴國難。」只有憑着這種大義血忱，才能合億萬人為一心，築起阻遏冲激的堤防，粉碎敵人分化挑撥的統戰。

第三、在遭遇艱鬪的時候，我們不僅要有堅強的信心和勇氣，更要採非常的行動，勇往直前邁進。總統已於日前頒佈三項緊急處分令，行政院院長在昨日的報告中，又說明採取加強戰備、穩定物價、加強對外工作、及推動政治建設、改善人民生活等四項措施；連日三軍將士嚴加戒備，全國青年和學生，在義憤填膺之中保持理性與靜定，並紛紛發起自強、捐獻運動，海外僑胞則一致表現支持政府的熱忱，這種風雨同舟的精神，就是勇者不懼的表徵。

這是我們又一次遭受重大考驗的時刻，人心可用，民氣高昂，即是經得起考驗的保證。三中全會召開後，執政黨必有更具體的決策，來策進莊敬自強的能力，政府必有更有效的措施，來厚植國家力量，加強全民團結；正如全會決議文所說：在以憲法的基礎，堅守民主陣容的前提下，以非常的決心，採取非常的行動，來衝破今日難關，以創造新的局勢。

因應順變厚植經貿力量

郭崑謨

美國與中共建交 我們除堅定國策外、更能以冷靜、堅毅、機警 發揮愈挫愈强精神，勵精圖治，因應順變 對內力求物價穩定、對外加强貿易 厚植經貿力量、使中華民國屹立於國際。

加强國際實質關係

自從卡特背信毀約宣佈與中共建交後，中美正式外交關係瞬將中止。此種中美關係之驟變，並非意味着一切關係之終止，而僅係兩國政治外交形式之轉變爾。事實上，中美諸多關係依然存在，中美文化教育與經濟貿易關係，實質上仍然不變，甚至於有加强之可能。由於國際上實質關係遠較「形式」關係穩固，不易驟變，實質關係之加强，乃維持並加强國際關係之必要條件。同時透過實質關係之加强，一國之經貿發展始有廣大層面，這對國際貿易依存性甚高之我國尤然。我國政府在面臨中美斷交之非常時刻，能機智應變，毅然採取加强實質關係措施，實屬明智之舉。

基於加强國際實質關係之基本導向，我們應一面力求物價之穩定，一面加强對外貿易，而厚植經貿力量，屹立於國際。爰就管見所及，略述穩定物價應採措施與加强對外貿易之途徑於后。

穩定物價措施

政治外交環境之變化通常可能會導致消費者或使用者之心理變化而反映於物價之波動，同時物價之波動更加劇消費者之心理反應，造成惡性循環，擴大物價波度幅動，影響經濟之發展。是故穩定物價，實為厚植經濟貿易力量之基礎。

鑑於物價穩定之重要性，政府業已採取措施，加强物價會報功能，宣佈石油燃料不擬漲價，並公告股票漲跌幅度由百分之五縮小至百分之二點五之限制。此一連串快速措施當可收暫時緩和物價波動之壓力，誠屬目前應行之短期性決策。惟若從長期性觀點看，我們似應適時及早在能源（石油，煤氣等燃料）價格上採取『逐漸慢步』向上調整方式以免到時作急劇之上漲，影響消用者心理而觸發一般物價之急速波動。我們知道石油輸出國家業已決定明年度分期向上調整油價直至漲幅達到百分之十四點五止，因此對世界各國，包括我國，將陸續累積普遍性之物價壓力無疑。倘我們能施行逐漸慢步油價之調整，可使消用者有所準備，積極作替代性之研究與發展，並節用能源，提高產銷效率，由減輕與石油或能源有關產品之漲價壓力而緩和一般產品價格之上昇。

論及股票市場之股價波動幅度，目前我們所担心者莫非為股價之暴跌，股價漲幅之規定雖可短暫規範漲幅，長此以往，將失卻供需自然調整之功能，而使股價波動幅度加大。治根之法乃在造成購買股票有利環境，恢復股票市場之需求力量，如斯始能避免急速跌勢。我們所可做者不外乎大幅提高證券之融資比率（現為百分之三十），並將融資期限延長，同時放寬信託公司股票之持有額限制，擴大抵押貸款及專案貸款。

另一方面，我們可再度放寬進口限制，降低進口關稅使工業用物料充裕，使消費物品不虞匱乏，而收到「以量制價」之目的。放寬進口限制亦有減輕國內通貨壓力，而收到緩和物價上漲之效果。國外採購不宜限於我們有正式邦交之國家或地區，應擴大並加强與我們有實質關係之國家與地區，因為擴大採購地區，實可視同增强國外對我國之採購力，而終會導致我國輸出地域之擴大。

加强對外貿易

台灣四面臨海，區內市場不大，資源有限，經濟之持續發展有賴於不斷加强對外之經濟關係，而對外經濟關係之建立、加强、至臻乎優勢，要靠我們大力拓展對外貿易始能收到宏效。我們雖與美國將終止正式外交關係，由於中美斷交並非美國大多數人民之意旨，此時此刻實為加强實質關係外交，拓展美國市場之良好機會。我們應積極爭取保留貿易互惠條約（最惠國條款），發揮民間力量推動外銷活動，爭取每一可爭取之市場，而不應絲毫鬆懈對美國應做之貿易活動。由於我們對美國輸出之訂單大部份均已接到明年七、八月；中美關係之驟變衝擊，非到明年七、八月無法看出，現在正是需要積極推展對美貿易，藉以挽回可能發生之貿易頹勢。

明年三月美國中共正式交換使節後，中共大有可能採取「廉價攻勢」貿易方式。此種攻勢不足構成對我們貿易之威脅。原因乃在我們產品之品質與樣式較之大陸產品遠為優越，只要我們不斷力求創新，保持產品之獨特優越性，當可避免價格之競爭，佔據市場之優勢。今後外銷市場之爭取應以「產品策略」以及「推廣策略」來代替「價格策略」。

靈活之「商情報導網」與强有力之「推廣銷售系統」實為外銷自主之要件，此兩要件缺一不可。由於此兩條件之具備非但意味着鉅大之資源，而且需要龐大組織，大貿易商之積極輔導實為當務之急。輔導項目應包括融資、保險、國際資訊系統之建立、人員組訓、協助海外商情之獲得與建立展售中心。

為減少外貿風險，今後我們應積極分散貿易地區。貿易地區之分散，應由消極爭取無正式邦交國家或地區（共產國家除外）轉為積極對無邦交國家之實質外交活動，甚至於可以透過第三國以達成擴張貿易地區之目的。中東諸國、中南美洲、非洲、北歐、南歐、無一不是我們爭取之目標。

對下列外貿標的物，諸如商標、專利、版權、生產藍圖、配方、工程、技術服務、產銷權等等非貨品項目之外銷應積極推展藉以一面加强我們外銷產品陣容增强市場競爭態勢，一面削減國際營運之風險。

未來外銷之重點不但要加强雙邊貿易，亦應發展類似日本綜合商社之三角貿易。正開發中之非洲及中南美洲諸國以及中東數國便是我們應該爭取之三角貿易對象。除此之外雙邊貿易關係之建立不應限於傳統貿易通路，而須積極以海外分公司、辦事處、展示倉庫、合作營銷、技術合作方式多管齊下，始能滙成足以對付他國貿易「勁敵」，順利進軍海外市場，獲取勝利。

我國經濟刻將邁入已開發國家行列，現正積極發展加工層次較高，技術及資本加深程度較高之工業，理應積極推展整廠輸出，覓求來日重機械產品之重要出路。我們已可以看出由第二期進口替代經濟邁入第二期出口擴張經濟之曙光。按第二期出口擴張係指加價較高產品之大量外銷而言。聞中東沙烏地阿拉伯業已同意我國肥料公司在該國建廠，並負責行銷作業，這正是我們大規模整廠外銷之開端。我們應把握此一機會，不但要做到整廠輸出，而且要藉推展整合化之行銷作業，諸如指導農耕施肥方法、土地改良指導等服務而外銷整個「企業營運」，建立我國之經貿易信譽，使中共相形見拙，爭取實質外亦之勝利

閃出更光明之曙光

循加强國際實質關係之基本方針，我們政府在中美關係刻將終止之時候，能冷靜、堅毅、機警、發揮愈挫愈强之精神，勵精圖治，因應順變，在穩定物價方面陸續採取必要措施，在加强對外貿易方面，不斷努力爭取主動，誠值欣慰。我們必能『更上一層樓』，作長程規劃，逐漸現實上述各種措施，厚植經貿力量，巍然屹立於國際閃耀出更光明之曙光。只要有我們中國人在，中國之前途必永遠光明。

平反聲浪遍大陸

汪文璞

曾在廣東海豐活躍一時的彭湃的家人在文革期間被鬥垮後，最近獲得「平反」，當地民眾借此憤怒地攻擊毛澤東。

彭湃的母親，曾被中共尊號為「革命母親」，彭湃一家在海豐頗有權勢，會大發革命財，享盡榮華富貴。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彭湃家屬會被紅衛兵揪鬥，從此「革命母親」的名銜變成「地主婆」和變成「老狐狸精」，雖免被押去勞改坐牢，但一切言行舉止受到監視，而淪為隨街檢拾的乞丐，受盡非人生活的折磨。

彭洪是彭湃的遺腹子。中共竊據大陸後一直，被任為共黨海豐縣委會委員，在任期內，仗勢大搞派系及地方主義，奪權爭勢，力排異己，因而引致部份共幹之不滿。「文化大革命」期間，彭湃母被揪鬥失勢後，彭洪更慘，內受異己還，外受紅衛兵圍攻擊，不數月即告失蹤。當時傳說，彭洪是被紅衛兵揪鬥後，遭異己派暗殺棄屍。

今年五月，在全面平反冤案假案錯案聲中，汕頭地委奉北平共黨中央指示，派一個四人工作隊前往海豐調查。該工作隊憑一封匿名信在縣革委會所在地挖出一堆無任何標記的白骨，指係彭洪遺骸，將其改葬於赤山墳場。彭湃家屬獲全面平反。當地所有紀念彭湃事物，如被紅衛兵改名為人民醫院的彭湃醫院，改名為海豐第一中學的彭湃中學，改名為人民廣場的紅場均恢復原名，其餘被破壞者如紅場內之紅宮等均加以重建。

在「平反」彭湃家人運動中，我敵後工作單位獲得最近在廣東海豐地區出現的一份「誰是兇手」的小冊子，發行單位自稱是「海豐縣農業科學站清算文化大革命小組」，發行日期為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該小冊子的主要內容是借彭湃平反之名，攻擊毛澤東。其內容摘要如下：

「（一）誰是殺害彭湃烈士家屬五人的主兇？是汕頭軍分區前負責人白相國。白相國身為汕頭軍分區的負責人，但對海豐縣反革命分子扣打彭洪烈士則不聞不問。任由土匪揪鬥彭湃全家。

（二）誰是殺害周鳳的兇手？是毛澤東的紅衛兵。當年的土匪——毛澤東主義紅衛兵親自下手的。

（三）誰是殺害彭湃烈士家屬的主兇？是中央文革小組。彭湃的老母親周鳳在最危急的時期，寫了一封掛號急信給「中央文革小組」，要求不要清算她，要求陳伯達、康生出面保彭家。但是「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負責人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康生等却指示廣東省軍區按政策辦事。

（四）誰是殺害彭湃家屬的帮兇？是前廣州部隊司令員黃永勝和前廣州部隊的一小撮軍閥——劉興元、孔石泉、黃榮海等人。

（五）誰是殺害彭湃家屬的主兇？是毛澤東。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毀滅中國文化的劊子手。沒有毛澤東，就沒有血洗紅場的武鬥事件。沒有毛澤東，中國人民早已現實「四個現代化」。

現在是向毛澤東討回血債的時候，重建海豐紅場、紅宮，彭湃烈士及其家屬永垂不朽。

最近大陸上正盛行貶毛批毛，但這本「小冊子」雖然是為平反彭湃家屬，但指名攻擊毛澤東，並向毛澤東追討血債，實證了大陸人民反毛反共運動正澎湃不已。

團結起來爲國家開拓新機

焦毅夫

聽到美國與中共建交的消息，心裏雖然感到一陣沉重，但並不覺得驚訝，自一九七二年美國前總統尼克遜訪問大陸，與中共開始勾搭，發表所謂上海聯合公報時起，就知必然會有今天，只是時間問題；如果尼克遜不因水門醜聞垮台，如果福特再度當選，早就成爲事實。

近年，美國高級人員頻頻訪向共區，就知建交時間越來越近。總以爲最快要到明年三月，最遲不會超開七九年底，明年是一個關鍵年。

美國方面；卡特當政兩年，了無建樹，國內外一片怨聲？越南問題，令他在歷史上留下永難滌淨的汚點，斡旋以、埃糾紛，又是虎頭蛇尾，遲遲未見解決，國內物價上漲，美金在國際市場一再貶值；地位日落，威信喪盡，形勢迫他必須突破現實，打出中共這張牌，從中撈得一點政治資本，爭取一九八〇年，再度參加競提名。

中共方面，華國鋒與鄧小平權力鬥爭，表面雖然緩和，其實由明爭轉入暗鬥，爭取與美國建交，是鄧小平在暗鬥中值得利用的一環，鄧之急謀與美建交，冀在與華國鋒鬥爭中，贏得「馬鼻」，取得勝利。同時，蘇聯與越南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使中共遭到邊界的壓力，因此不能不放棄以往堅持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意見。儘管這是無聊的廢話，但他們仍然大言不慚。

中共提出建交條件關於台灣問題有三條，「斷交、廢約、撤軍」。美國也提出三條反建議，「一、中共保證對台灣不用武，二、中共默許美國對台灣供應防衛性武器，三、中共允許美國保持對台灣經濟、文化關係。」起初，中共對一、二兩項不肯接受今年十月鄧小平訪問日本、在東京記者招待會上，忽作百八十度大轉變，公然說：「有兩個德國，也有兩個中國，我們相信這些問題可以假以時日來解決；十年不能，便等百年，即使不能在一百年解決，我相信一千年內可以解決。」這無異是說，雖不放棄武力解決台灣的權利，實際已知自己力量，不可能對台灣用武。

當華國鋒在北平宣佈與美國建交時，對美國繼續售予中華民國的武器，雖未明確的表示贊成，但未堅決反對。記者問他，「是否允許美國繼續向台灣供應防衛性，的軍事設備？」華說：「商務關係問題，我們在討論中是有不同意見的。」又說：「在兩國關係正常化後，美方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這是不符合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原則，不利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以前，中共爲懼怕中美和約一旦廢除，中華民國受美國協防條約束縛宣告終止，國軍可以隨時揮戈北上，因而中共反對美國繼續售予武器，是拖延建交時間的原因之一。今天，美國仍然堅持這個意見，保有協助中華民國的義務和權益，而中共竟然默許不利他的建議，說明鄧小平有鑑於內外的政治壓力，抓緊有利形勢，靈活運用外交，爭取達到建交的目的。

因此卡達在宣布與中共建交的當日，致電與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先生，表示「美國爲維護台灣的和平、繁榮和福祉，建立新的安排一節，隨時準備充分的合作。」所謂「新的安排」，顯示美國雖然承認中共政權，雖然接受中共的提出的「三條件」，美國在提出反建議中的附件，已得中共的默許。最近報導，美國繼續出售武器給中華民國政府。而中共不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據美國國務院說，沒有達成協議，但宣布第七艦隊繼續巡視台灣海峽，證明這是事實。即使美國第七艦隊不繼續巡邏，中共也無力量進攻，台灣一樣固若金湯。

今天人們腦子裏的中國共產黨比卅年前人們腦子裏的共產黨大不相同，甚麼窮人翻身，甚麼豐衣足食，這類騙人的謊話，早已被人識穿，無論大陸人民或海外華僑，腦子裏對中共的印象是貧窮、饑餓，奴役和恐怖，農民不肯勤苦耕耘，就是反抗的先聲、軍人來自農村，現實提高他們的覺悟。不滿取代了熱心，怨懟代替了他們勇敢，無條件的聽命，是盲目的征服，無意義的拚命，是沒有價值的犧牲，何況大陸與台灣相隔兩百哩台海峽，中共沒有現代化裝備，如何飛渡，今天，華國鋒或鄧小平不可能也不敢趨使共軍進攻，即使毛澤東不死，也沒有這種力量。毛在彌留期間，相信腦子裏所榮繞的是沒有「解放台灣」，二十九年前無此力量，今天更其不必談了。

事實清楚的擺在眼前，中共要求美國承認大陸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亦必定要中共默認台灣有一個「中華民國」政府，且有土地，人口、主權立國要素，而且富强、繁榮、康樂公認是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家，內有千七百萬人民爲主導，外有兩千萬華僑爲助力，工業發達，農產豐富，人民生活安定、舒適、水準逐年提高，遠非大陸所能及

我們面臨雖非突如其來，也足以令人震動的大變故，應該謹遵先總統蔣公「處變不驚」的昭示，不揣揣，不惶惶，無憂於未來局勢，無懼於中共禍心，只要自己站立起來，海內同胞一條心，對權力鬥爭日甚，全民抗心日增，建立在火山口的中共政權何懼之有，與美國有沒有邦交又有甚麼關係。

不過，今天我們面臨一個艱苦的環境，墨守成規，總不是妥善辦法，須要靈活運用，出奇制勝，掌握契機、突破現實，打開新的局面，爲國家開拓新機，爲全民取福祉。

蔣緯國談太極圖

李瑟

中國的中道精神淵源於太極圖的哲理，仁道的原始力量也來自太極圖的原理、中道精神的建立，必須以羣體合作為基礎。目前國際間的姑息主義橫流，只是放任敵人更為所欲為。美國與中共建交的後果，不要問美國人，只要問我們自己能否挺立起來。

中國人行中道以立國，中道精神淵源於太極圖的符號哲理、太極圖那多深奧啊。三軍大學校長蔣緯國上將却說：「很簡單，『你儂我儂』，就能解釋得清楚。」「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把一塊泥捻一個你……再用一塊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起打破，再將你我，用水調和……從今以後，我可以說，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這首人人都能哼唱的歌，歌詞意境纏綿婉約，蔣緯國上將却認為，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的兩話，最能剴切說出中國幾千年來的中道精神。

仁道精神來自太極原理

蔣緯國先生談到遠古時代，人類為了與禽獸相抗爭，懂得要彼此相親相愛，互相尊敬，互相關切，造成人際間團結，這種以人為本的文化，就是人本思想的文化。他說：「如果山林中，有隻羊被狼吃掉了，羊羣會不會集合起來，大家開個會，聲討狼羣沒有『狼德』，不行『狼道』？」

當然不會。這就是人與獸之間截然不同處，人有人性，知道要合羣，聯合人力對抗災禍以求生存，而不是獸性的鬥爭，「團結」，就是奠定人類文化開始的基礎。

蔣將軍說，人與人團結，表示人與人之間有一條路可走，這條路走通了，兩個人的情感就聯合起來。一個人邊，旁邊一個「二」，就是「仁」，兩個人人間走通道路，就是行「仁道」。表之於人羣，稱為仁道，原始力量却來自太極的道理。

黑白兩體和諧旋轉前進

這怎麼說呢？太極圖只是由黑白兩個彎曲的圖形接成的圓，黑塊中有個白點，白塊中有個黑點，看不出有甚麼大道理。

道理就在這兩塊黑與白，兩體諧和有致地接在一起，形成一個看起來似在旋轉的圓，有旋轉就永遠不斷前進。

蔣緯國指着太極圖，仔細地分析其中的奧妙。他說：「你看，黑塊與白塊的後端總是缺一塊，表示這部分是退讓給別人，願意接納別人。而黑塊中的白塊；白塊中的黑點，則是追求前面的黑塊，所以如此，是因為它心中存着對方的一點。換句話說，黑中有白點，白中有黑點，就造成了黑塊對白塊的關切與尊敬，白塊也對黑塊心存關懷與容忍。這不就正是『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嗎？」這種關切與尊敬對方的心，促使這方追求對方，而對方也總留個餘地給這方，遷就這方。太極圖的圓形，前端大，表示追求別人；後端小，缺掉一塊，讓別人進來，表示能接受別人。否則互不相讓，彼此頂頭，眼瞪眼，我心「泥」中沒有你，你心「泥」中沒有我，目中無人，造成彼此的不和諧，那裏能彼此包容，團結合作呢。

中道精神必須羣體合作

到了漢期，太極圖的圖形演變成方框，中間的孤綫，由上而下拉成一直綫，寫成了現在我們所通用的「中」字。蔣緯國認為，這個中字，並不只是西方人所謂中央位置的意思，實際上是具有太極圖的思想。存乎內，為中道，亦即為太極之道，發之於人為仁道，其最後結果在求「和」－和平與和諧，即所謂致中和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蔣緯國強調，中道精神講究羣體合作，在人可以正其心，修其性，在國可以仁民愛物，在世則可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因此，對於世界禍首蘇聯與中共，自由世界除以武器威脅他們就範外，也應灌輸他們中道的意義，要求他們了解發「中」而可得「和」。目前國際間一味姑息，甚而奢望以低盪（和談）的方法，求得和平，只是放任壞人更為所欲為。

要問自己能否挺立起來

這位素有戰略哲學家之稱的將軍，認為美國勾搭中共，只是自找麻煩，引狼入室。他說，美、中共、日三者關係愈拉愈緊，對於蘇聯的威脅愈是大，將更逼使蘇聯在全球各戰略地帶進行更積極的滲透工作。

美國勾搭造成美蘇間更大的摩擦，其影響可能刺激蘇聯對中國的東北區、日本北部、中南半島等地，加緊他顛覆的脚步，也將聯合北韓施予南韓高壓威脅，美國將疲於應付，得不到任何好處的。不少人担憂中美協防條約中止後，沿海地區安危如何？蔣緯國總是以極平靜的口氣：「美國人會不會來救援我們，要問美國人，但我們要問自己能不能挺立起來。」

他指出，據調查，美國共六十二種武器中，只有兩種是完全自製的，其餘武器的原料、製造技術等來源，都須向其他國家求取支援。所以與其告訴別國，我們能自製所有武器，倒不如說，我們應加緊培養國防科學人才。

雖然我們須向別國購買製造武器的資源，但如果我們擁有全球第一流的頭腦、最多最好的科學，再加上重要軍事戰略地位，誰敢拋棄我們？誰敢說我們不重要？

蘇聯集中營的生活

陳獨塵譯

蘇聯不滿分子沙卡洛夫曾在莫斯科向西方記者公佈了他所收到的一封長達二十七頁的信。信中描述蘇聯集中營的生活及情形。為避免遭報復，沙卡洛夫未透露作者的名字，作者正在蘇聯中亞的蘇斯諾夫卡勞工營長期服刑。下面是該信的全文。

我只從我們勞工營的衛哨看到了營外的情形。

當我的視綫落到柵欄、圍牆、衛哨的門、鐵絲網及警犬的犬舍時，我印象中看到一個正在張開的陷穽，衛哨的門突然開了。

從外邊，可以看到靠牆角落的瞭望塔，在冬日，可以看到從我們爐子冉冉升起的烟。

營內的情形也予人同樣陰森的印象。

從衛哨到主要建築的入口的這短短空間，如果你環顧四周，這種陰森的氣氛會立刻籠罩着你。陰暗、潮濕水泥的霉味及尿味立刻令你受不了一旦你走入我們的「居處」，你的精神會突然崩潰，開始覺得痛苦，直到你對死氣沉沉的潮濕牆壁及對胸膈中永遠不去的痛楚習慣為止。

我害怕我對這座建築的描寫似可能玄了一些，但這些絕非刻意描寫，而是我們每日生活的實情。

我們六年來一直住在這個建築裏。六年來，我們一直忍受着潮濕，從我們爐子裂罅溢出的一氧化碳及下雨和春天溶雪時因屋漏而潮濕的牆壁和天花板。

這種建築建在一塊沼澤地之上，地基日益下陷牆壁到處龜裂。

冬天，這種建築的暖氣不足。煤質很差，有時他們根本不送煤，因為缺煤或因沒人送，我們只有受凍。

自然，在住的地方及運動的院子，衛生規則未被遵守，廁所設在小而擁擠的院子，有個廁所的糞池還是露天的。

廁所從未定清潔或消毒，臭氣四溢。

我們被迫做危險的工作—用研磨劑在磨輪及金屬旋床上磨切劃過的玻璃，我們被迫做這工作，但不因做這工作而享有某些特權—雖然我們整天工作，我們沒牛奶喝，也沒有補充的食物。

這種工作對健康特別有害及危險，因我們缺乏技術上的保護。……經過六年的抱怨，他們才給我們防塵的呼吸罩，但在工作內仍無通風機清潔空氣工作場沒有洗濯設備，暖氣靠爐子供應，冬天工作場內充滿一氧化碳。

受傷率很高：碎玻璃割傷手指，刺入身體或飛濺臉上。手指觸及快速旋轉的璇床立刻破皮。手指割傷的囚犯可能一、兩個禮拜無法工作。

但減少傷害的措施既未採取，也沒有意外的紀錄。

至於食物，也令人反胃。

我們的三餐用腐敗的食物煮的，而我們一個月須付十六盧布（一百二十港幣）。我們每天吃的都一成不變。

早餐每週有五天是一具九盎斯的魚、腐魚及一碗稀粥；午餐是零點七盎斯的豬油，及洋葱或爛甘藍菜做成味道難聞，還有一片麵包。

我們應配給的蔬菜，實際上從未得到。

營內所設的一個店，依新的營規，不賣奶油、豬油、人造奶油或糖，只賣蜜餞、麵包及油脂。我們不准保有玻璃瓶，但有些蜜餞是裝在玻璃瓶賣的

整個營都患腸胃病。但我們欠缺定期醫療。

不滿分子G死於胃潰瘍，他的胃潰瘍已治療了幾年。但胃潰瘍在今日已是可治之病，在文明國家，人們不會死於潰瘍或肺病。

但三十歲的K死於潰瘍，二十二歲的V死於肺病，四十歲的T也因患肺病未及時得到醫療而死亡。V死於心臟病，享年四十。

這些人死於盛年，至於那些五、六十歲的人，他們死亡，與蒼蠅一樣，他們應住院，但醫院不收他們。

我們營內有一間醫務室，但醫務室既無受過訓練的醫療助手，也無醫療品，只有一位衛生助理—他過去是位模範囚犯。

這個囚犯既分別不出頭痛及疔瘡，也分不出阿司匹靈凡士林——僅有的藥品。

如果突然生病，是找不到醫生的，Y醫生很少來營裏，病了兩週後，你可跟她在下個月訂個看病時間。

醫院情形並沒比較好，你被鎖着，而食物也沒比較營養，醫生不常巡房，當他在醫院時，只看病人一、兩次。依規定，治療是不開處方。不管你病情若何，你可能因稍違規而被趕出醫院。

勞工營管理單位有權處罰我們，它廣泛且專斷的使用這權力，而不加查察。我們可在一點藉口或毫無理由下遭受處罰。

管理單位喜歡的處罰方式是剝奪我們的會客權利，目的是使受罰者與外界隔絕，使他不得與親友接觸。

管理單位却常忽視其規定的義務，它必須讓第一班工作的人在工作後去運動身子，但它沒這樣做。在夏天，你極想衝出這潮濕、充滿灰塵的工作場，而到陽光底下。

管理單位要求我們一天在機器旁站着工作八個小時，但却不給我們連續八小時的休息及正常的飲食。做第二班工作的人從沒睡夠覺，他們早餐及午餐一起吃。

依規定，我們准持有五份書報，管理員或頭目每天檢查囚房，尋找有無查禁的文章，在我們的蓆子下及抽屜中尋找有無私藏書籍或文件。

我們不准寄書回家，另一方面我們的私人物品不准超過五十公斤，由於我們長期被囚禁，幾年來我們的東西積起來當然已超過五十公斤。（譯自香港虎報）

女鐵血宰相梅爾夫人

尹靜心

以色列總理梅爾夫人可能只是一位祖母而已，但她不講究的穿着，頭髮梳到後面打了一個結，兩眼炯炯有光和富有表情的神態，在在都顯出她是一位有政治抱負和意志堅決的女性，她是以色列的建國元勳之一，她從政界退休之後仍不忘國事，去年十二月七日，梅爾夫人終於因癌病去世，享年八十歲。

梅爾夫人

被譽為「勇敢的母親」

一位老人的死亡，並不是意外之事，但梅爾夫人之死使以色列人民感到悲痛。工黨主席裴瑞斯讚她是「勇敢的母獅」。埃及總統沙達形容她是「誠實的敵人，第一流的政治家」。美國總統卡達說她是「以色列精神的發揚者。」

梅爾夫人經常在她自己的廚房召開會議，邊吃邊談，內閣部長們最愛吃她最拿手的雞湯。她的烟癮很大，甚至在進餐時也是一支接一支的抽。她對待衛視同子弟，晚上失眠睡不着時常會起來泡茶給她們喝。她接待外賓，不論對方地位多高，還是穿她日常所穿的補了又補的衣服，一雙舊皮鞋也不換一換。

下令以流血索討血債

梅爾夫人很健談，且有諷刺性的幽默。當她任以色列外長時，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遜任命基辛格為美國國務卿後曾對梅爾夫人說：「現在好了，美國和以色列的外長都是猶太人。」梅爾夫人一聽以輕蔑的語氣笑着回答道：「是呀，但我是說英語的。」諷刺基辛格的德國口音英語不靈光。

梅爾夫人雖不主張以暴制暴。但是她在執政期間，也曾採取過報復行動。例如一九七二年，十一名以色列運動員在慕尼黑奧運會被屠殺，她立刻下令對可疑的巴勒斯坦游擊基地進行激烈的報復攻擊。

生於俄國在美國長大

梅爾夫人於一八九八年出生於俄國基輔，父親是個木匠，八歲時移民到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在法國召開一次會議，討論拯救歐洲猶太人的問題。在這項會議中，美國保證增加猶太人移民的名額。但是與會的其他三十一國，大都表示它們不願接納猶太人。梅爾夫人曾以猶太觀察員身份參加這項會議，事後她在一次記者會中說：「在我死之前，我只希望看到有一天我的人民不再需要同情。」

梅爾夫人十九歲時在美國結婚。為了達到謀求以色列「獨立自強」為目標，她決定回巴勒斯坦去奮鬥，可是她的丈夫梅耶森只對書本和音樂有興趣，因為志向不同，夫婦間生活很不美滿。梅耶森於一九五一年去世。他們有兩個孩子。

與美政界關係極良好

當猶太人謀求獨立的奮鬥達到必需一戰之時，梅爾夫人被派前往美國籌募二千五百萬美元以供購買軍火之用，她回巴勒斯坦時竟募得了五千萬美元。

梅爾夫人的出乎意料成功，使當時猶太人領袖本古里昂高興不已，她對梅爾夫人說：「有一天，當我們的歷史寫下時，它將說，有一位猶太婦女募得了錢才能使以色列建國。」

以色列建國後，梅爾夫人出任首任以色列駐蘇聯大使，後來又担任勞工部長、外長直至總理，她從政以來曾多次到美國募款和接洽援助，每次都「滿載」而歸，她和美國歷屆政府官員的公私關係都很好，唯對基辛格似乎不太喜歡，儘管老基十分敬佩她。

為表示負責毅然辭職

梅爾夫人是在一九六九年艾希柯死後繼任以色列總理。一九七三年十月中東戰爭再度爆發，在這次戰爭中，埃及軍隊越過蘇彝士運河，同時，敘利亞軍隊對戈蘭高地發動攻擊，雖然匽面受敵，以色列軍隊仍很快速的阻擋住埃軍隊的攻勢，後來在美國和蘇聯的壓力下接受停火，一般而言，這次戰爭的勝利者仍是以色列，但是以色列軍隊死亡的人數多達二千六百人，對兵源缺乏的以色列來說，顯然是吃了一次敗仗。為表示對這次戰爭『失利』負責，梅爾夫人於一九七四年辭去總理職務。

辭去總理職務之後，梅爾夫人的大部份時間仍用於政治和國家事務上。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埃及總統沙達說：「你經常稱呼我是一個老太婆，總統先生。」逗得這位一度是敵人的埃及總統失聲大笑。

不滿大衛營和平骨架

梅爾夫人對卡達促成的大衛營以埃和平「骨架」甚為不滿，她認為以色列讓步太多了。在一次工黨領袖會議中，梅爾夫人指出：「大衛營的和平骨架將產生一個由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的巴勒斯坦國！」

這個堅強的婦人於十月住進醫院治療骨骼痛，之後病情惡化終於不治。她死後醫生透露了一項秘密，原來她和淋巴腺癌症已戰鬥了十五年。



公務員的工業行動

徐達文

港府為解決公務員近來連續發生的工業行動，而決定成立有關公務員薪俸與薪級調查與檢討的諮詢委員會，雖然這個委員會的職責與作用，仍有待未來的事實與表現，去加以證明。但這個委員會的成立，對於港府今後有關公務員新酬的擬定，及有關公務員工潮的解決，無疑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事實上，港府如果早已設立這類組織及採取這種措施，就不致引起公務員發生一連串的按章工作的工業行動，靜坐請願的示威行動。亡羊補牢，為時未晚，是民主主義社會一個發展目的。作為在香港推行這個目標的政府當局，當然有必要在這方面負起帶動作用。

無可否認，港府對於公務員薪級的差距的消除，過去是有所忽視的。而在高低級公務員之間的薪酬過份懸殊，津貼過份差別，所形成的強烈對照，早已成為社會輿論與社會人士一致批評的施政弊端。我們無意挑撥低級公務員的不滿情緒，但我們認為，這種弊端的繼續存在，對公務員的工作情緒與工作效率，對政府以政策貫徹與聲譽維護，對社會的均富體現與進步表現，畢竟是有害無益的。

要消除這種弊端，當然需要政府能主動地，認真地，港府最近就公務員的薪級問題，所採取的措施，無疑表現港府對這個關係整個公務人員，尤其是為數最多以中下級公務員的切身問題，有所重視。

這種重視，只能說是一個開始，但能否收效，仍待港府方面能以公平的態度，合理的措施，以便認真解決這個問題，當然，以港府的財政預算及經濟能力，不可能完全滿足勞方的全部要求；以香港的社會情況與級別分配，也不可能完全做到薪酬的絕對對均。更何況任何一個社會，真正的平均主義，及無限的要求提出，是不切實際的。不過，消除上下級的過份懸殊，及縮短高低層的差距，仍然須從事檢討與改進。

港府從公佈擬定「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的地位及組織，到這個委員會的正式成立，再到接納這個委員會的合理提議，無疑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行步驟。我們相信，這個由非公僕組成的委員會，如果採取不偏不倚，客觀中立的公正態度，並根據其職權範圍所規定的原則，像就凡與公衆利益有關的事項經常加以考慮，對總薪級表及非處晉薪級之全面性檢討方式向港督供意見，確保各公務員及政府皆有機會發表意見，並可向有直接關係之團體徵詢意見，等等，就能作出為各方所接納的合理建議。

如果港府與公務員雙方能公平處理與和平協商，就不難消除勞資雙方的歧見，從而逐步減少公務員的工業行動。可是，以港府最近處理有關公務員的薪級薪酬的態度來看，那種拖拉作風仍繼續存在，那種拖延策略仍繼續運用，企圖以時間冲淡公務員以不滿情緒，企圖以分段化解公務員的加薪壓力。從醫務衛生處對政府護理員所提出的薪級改制與薪酬調整的要求，所表現的言行，就可知一二，從而說明了有關當局仍實行拖字訣。在公務員為此作出强烈反應後，有望政府高層人士，始會正視這個問題所導致的嚴重後果。但有些高官却並沒有對公務員按章工作與工業行動，所造成對市民的不便，對施政的阻碍，給予應有的重視，反而將責任推給有關公務員責任，更將之稱作為所謂「咎由自取」。

我們相信，絕大多數公務員的工業行動，是迫不得已的，也不是他們所願意推行的，只是由於有關當局一直未對他們的要求正視，更沒有對他們的要求作出客觀調查與切實交代及相應對策，才使到他們被「迫」採取行動，而另一方面，有關人士那種「欺善怕惡」的偏差，也相對引致工業行動的發生。我們相信，只要有關當局能以誠意與行動，去證明其對公務員的生活有所關心，能對公務員的要求有所注視，並在雙方的互相尊重與共同協商之下，就能取得為雙方所接納之協議，從而逐步平息公務員的工潮。

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的角色

李樹青

有人謂，中國的知識份子一向是一個統治階級，其實不然。知識分子亦即所謂士大夫本身並不能即代表統治階級，但却為統治階級中不能缺少的一部分。在歷代的皇室，取得政權之後，他們能「以馬上得之，却不能以馬上治之」，於是所謂士大夫階級便應運而起，出來帮同統治。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士大夫階級的人，曾經單獨立地取得了政權。（至於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之專欺負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者，又當別論），在中國史上，代表統治階級的是皇室，士大夫只是統治階級的助手。

無法成為統治階級

還有人說，知識分子等於一個政黨，並且是一個唯一的專政的政黨。對這種說法，我們也不表同意。士大夫們的意見，理想與對事的觀點，大致相同，同時又代表類似的利益，可能具有類似的政見與政綱。從表面上看來，很像一個政黨，不過，在他們的團體間，却缺乏形成政黨的最主要一個原素——那便是組織。因為沒有組織，所以它們永遠不能離開皇室而獨立的執政。士大夫的始終無法成為統治階級本身，亦可謂正是由於這個原故。

在兩漢以來，兩千餘年的悠久歷史裏，為什麼士大夫們始終未能組成一個政黨而獨立執政呢？這可以從兩方面加以說明：（一）就知識分子本身來說，最主要的是因為他們不知武事。自秦以後，知識分子不但不知軍旅，而且絕對不肯當兵。不知兵與不習武，便失去了爭取政權時最後一種決定的力量。因而在中國歷史上，士大夫的功用，便只好等待他人以武力平定天下之後，再拿出他們那套統治哲學去帮同皇室從事統治。

（二）就統治階級與知識分子的關係說，歷代皇帝想要鞏固他們的政權，最厭惡的便是知識分子的結黨，這是對皇室的一種致命的威脅。從皇室的立場看，危害他的政權的勢力有二：第一是與它共同平定天下而現在仍然掌握兵權的那些所謂功臣，其次是士大夫的結黨。歷代皇帝無論如何昏庸，一經聽到知識分子從事結黨，好像連夜裏睡眠都不能安枕，必欲加以澈底的剷除。所以歷史上，黨的一詞，常常是其他人士（如宦官外戚）用以嫁禍殺戮士大夫的藉口，如東漢的太學生，唐末的清流，明代的東林復社等，全是最顯著的例子。

是統治者助手而已

士大夫的不敢或勿寧是無法組織政黨，其最主要的大概不外是這兩方面的理由。中國知識分子的地位，在春秋戰國時代，儒家因「友教貴胄」成為「貴族的清客」，而後來在「學而優則仕」的教條下，亦始終不外是統治皇室的助手。他們有一套統治理論與典章文物，這可使在下的一般小民相信「真龍天子」已經出現，不再從事叛亂。同時他們本身又澈底地不知兵與不習武，這可使在上的統治皇室可以完全放心。此所以在兩千餘年的歷史上，士大夫永遠以致君澤民為最高理想，也永遠處在一個輔助統治階級的助手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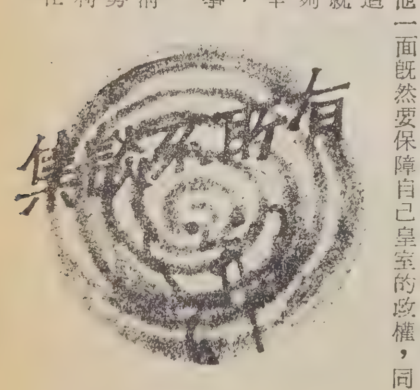
這般士大夫雖然歷代都在朝廷執掌行政的事務，但是不幸的很，他們之中大多數並不是十分賢能的執政者。不要說患亂未發，他們無先見之明：患亂既作，他們無戡定之策，而且常常墨守一種陳腐的不切實際的成法，聽任整個社會向着崩潰的路途邁進。天下的承平是由於地曠人稀，民心厭戰：天下的騷動便是由於饑饉遍野，民不聊生，知識分子在其間的作用，雖然說不是完全沒有，却也微小得很。這是什麼原故呢？我們倒不是說士大夫中間沒有人才或未出人才，最主要的是教育及考選制度與行政脫節。邵羅堅教授有一段最透闢的評語：

「中國的學校，與印度相同，仍然側重生徒的道德與社會品性，而其最主要的測驗，却是關於古代的經典的知識，在文章的結構與體裁上固然華美極了，唯內容很少實際的價值，又沒有關於自然或因果關係的任何知識。因此，那些在這種「文學測驗」上考得頗為成功，後來成為中國統治階級的人們，在先天裏已經註定了他們的文學性與不切實際性，及無力應付許多實際的事務。」

兩漢至今大致如此

關於知識分子並不是最好的統治助手，這一點，在皇室中比較聰明的君主，恐怕也未嘗不知，只是他一面既然要保障自己皇室的政權，同時又無法自己執政，那麼他對於這般迂腐的不切實際的士大夫，也就樂得忍受一些。橫豎皇帝自己能夠把定了舵，大概就不會僨事。不幸，等到一個比較昏庸的君主嗣世，那時君闇臣諂，上下矇蔽，天下事遂不堪聞問了！

總而言之，兩漢以後，直至清末，「皇帝利用儒人維持自己的勢力，儒人也依靠皇帝維持他們的利益」的局面，未曾改變過，即現在，在這種程度上，亦謂仍然存在。



國家命運操諸在我

自本年六月以後，我們雖知道美與中共間已在進行秘密談判，但卡達這次突然宣布於明年元旦正式承認中共，並於三月一日交換「使節」，確相當出人意料。而美國中共間這種秘密談判所以急轉直下，突然獲得協議，毫無疑義，這又是由於美國已中了中共的某種圈套。

照卡達所作的宣布，美國這次突然承認中共，在對中華民國態度上，美國已等於完全接受了中共所提斷交、撤軍及廢約的三原則。針對中共這種條件，美國於六月間也曾提過三項對案，要求中共作交換接受。這三項對案，便是斷交而維持經文關係，廢約而售台灣選擇性武器，撤軍而要求中共對台灣放棄使用武刀。對於第一對案，中共很快就表示同意。對於第二對案，中共頗猶豫。對於第三對案，中共始終堅持反對。過去數月，美國與中共秘密談判遲遲沒有進展，主要障碍，也就在於此。

但最近不久，中共一再對美表示，將允許台灣未來保有自己的「社會經濟制度」，及「特殊的地位」等等，對於美國，不無發生相當的誘惑作用。因在美國看來，所謂允許台灣保有自己的「社會經濟制度」，及「特殊的地位」，即暗示不予軍事干涉之意。所以美國一聽到這一說法，就以為中共已間接同意了不使用武力的原則，遂加速進行談判。特別是鄧小平只要華府沒有中華民國政府的大使館，他就可前往美國訪問，更使卡達大為動心，立刻進入了中共的陷阱。

卡達所發聲明中，有一段話曾如此說：「美國有信心，在台灣的人民，將享有和平繁榮的前途。美國繼續保持台灣問題由和平解決的興趣，並期望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此一問題。」這雖是美國單方面自說自話，但美國也許以為，它已獲得了中共的某種默認。中共統戰伎倆的所以狡黠，終使美國上了大當，癥結就在這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像上面這種說辭，究竟能否看出中共對於美國有無作過承諾？美國認為「是」，而中共現在假裝沒有注意，但一到某種時機，它又將會完全予以否認。

但不論它們現在說些什麼，不論美國與中共間對「放棄使用武力」一事會否有過默契，而我們將永不相信中共會放棄軍事「解放台灣」的一貫想法。正所謂「毋恃敵之不來，而恃己之有備」，而我中華民國的朝野軍民，將永遠遵總統蔣公的昭示，決自立自強，自力更生，要把國家命運操在自己手中，絕不依賴別人的保護。我們相信，以我們今天所擁有的實力，只要能沉着應付，不亂腳步，則不論任何橫逆，都將無法擊敗我們。

我們必須先行建立堅強的精神武裝，固守心防，堅持立國之道，不要自己恐嚇自己。其次，不論在軍事上

美勾結中共自食惡果

美國宣佈承認中共。如果從美蘇戰略競爭的觀點看，華盛頓突然作成該項決定，大概是受到蘇聯最近在地緣戰略上擴張的刺激。

本月初，「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伊凡斯與諾瓦克曾發表一篇文章，標題為「北平式的中國（共）牌」。該文說，蘇聯在西太平洋海軍實力超過美國，以及它在阿富汗及越南建立亞洲據點，是中共據以要求美國儘速「建交」，甚至成立聯盟對抗莫斯科的主要理由。

觀諸實際，在過去一個月中，蘇聯一口氣連續締結了三項友好合作條約：蘇聯與越南、蘇聯與衣索匹亞、蘇聯與阿富汗。在蘇聯與阿富汗的友好合作條約簽訂後，莫斯科的一個針對西方的地緣戰略條約網的雛型似已完成。這使得卡達政府感受到不小的威脅。

攤開世界地圖看，可以發現，從喀布爾（阿富汗首都）到阿廸阿貝巴（衣索匹亞首都）到安卡拉（土耳其首都）這一塊巨大的三角地帶，業已形成卡達外交政策重心的一個洞口。這塊地區包括阿富汗、伊朗、土耳其、衣索匹亞及富產石油的阿拉伯半島。

對於西方而言，這個三角地帶是他們的命脈所寄，因為西方的石油能源泰半來自此地區。此處地區若不保，美國及西方所受的打擊將是難以想像的。然而，蘇聯也需要石油，尤其是進入一九八〇年代，這項需要將益形增加。在莫斯科眼中，這塊地區是一個「石油三角」。

目前，這個地區的情勢非常危急：伊朗內亂，巴勒維國王政權不穩；阿富汗與南也門已發生親蘇政變；原先堅決支持西方的阿拉伯世界，因以埃在美國主持下談判而呈分裂；古巴軍隊已進衣索匹亞；土耳其的新任總理在外交政策上，有採中立路線的趨勢。

此外，蘇聯與越南的結盟，對於中南半島的均勢影響甚大。河內對高棉的乾季攻勢已經展開。越南目前是中南半島的最大強權，它的擴張行為，又使得該地區的其他國家開始重談所謂的「骨牌理論」。

說起來，這些重要戰略地區的情勢發生劇變，還是這一年來的事情。換句話說，它們是發生在卡達担任美國總統之後，此乃表示，卡達政府的外交政策出了問題，前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最近曾說，伊朗政局的不穩，卡達的人權政策要負一部份責任，而人權政策是卡達引以自傲的。

在感受蘇聯的威脅下，以及在中共催促下，卡達乃正式打出了「中國（共）牌」。問題是美國此舉用來對付蘇聯是否有效，頗令人懷疑。尤其廢除與中華民國的共同防禦條約此點，對於美國在國際上的信譽打擊頗大，凡是與美國訂有類似條約的國家，至少會重新評估美

，不久又會遭淘汰和拋棄。

柳山

國的外交政策，在十週年後並未作全盤的長程規劃，而其所表現的各種作法經常搖擺不定。

一知

加强團結僑胞力量

自中共竊據大陸以後，國家遭逢巨變，僑胞的處境亦趨艱難；尤其中共在海外施展統戰，一面威脅利誘，一面以所謂「回歸」，「認同」的策畧，企圖削弱僑胞對自由祖國的向心力。我海外炎黃裔胄，在艱彌厲，遇難不廻，愈能加强團結，展開愛國仇共運動，這是大義正義的發揚，也體現「疾風知勁草，板盪識忠貞」的名言，更顯示我中華民族在精神上是絕對的統一體，不是中共任何詭計所能分化的。

從人心向背，就可證明我們復國必成，中共暴政必滅。年年中共十、一，與大陸一水之隔，而為數百萬中國人居留的香港，顯得一片冷淡，而我雙十國慶，則處處旗海；尤其最近六年，冒險進入該地的難民，不斷增加，據本月十六日新聞報導，在兩大之中即達二百餘人，人心的向背至為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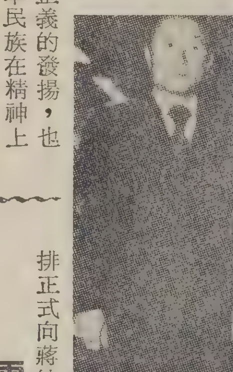
至於華僑參加祖國建設，及在居留地為救國而効力的貢獻，尤為全國同胞所稱道。自民國四十一年至去年底為止，吸收僑資的總額已達五億一千餘萬美元，世界華僑的商務組織，亦發生了打擊中共經濟統戰，及協助祖國開拓外貿的作用。僑社各種團體的組合與強化，文教活動的開展，又均增進了本身的團結，使中共滲透陰謀不能得逞。在十月慶典期間，僑團歸國者已超過二萬人，分赴各地參觀軍事、經濟建設之後，必能益堅復國必能成功的信念。

正如蔣總統經國先生在參加「四海一心聯歡大會」時對僑胞們所說：「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中華民國的僑胞，太陽照到的地方，就有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各位從全世界各地專程回國，象徵海內外同胞萬衆一心，為反共復國大業而努力，光復大陸國土的目標，在全體一致奮鬥下，必定可以達成。」

世變日亟，國步維艱，中共雖敗象畢露，仍在力圖掙扎，且復變本加厲的施展其詭謀毒計。我們要在此橫逆之秋，創中興之業，要在敵人內訌之際，策必勝之道，必須自由基地與海外僑胞共同努力，尤其從下列幾項着力。第一、隨份報國，在不同崗位上和不同處境中，向光復大陸、拯救僑鄉的總目標前進。第二、各地僑胞要在居留地多宣揚祖國進步情形，並揭發中共暴政，使國際人士更能了解台灣和大陸的實況，從而對我提供正義道德的支援。第三、中共最近實施「飢餓輸出」，並將派遣所謂留學生分赴歐美各國，以「為政治服務」，我僑商應加強團結並採取行動，以打擊中共經貿活動，全體僑胞更須提高警覺防範，和粉碎敵人蠱惑滲透的伎倆。

余秋人

韓駐華新大使的經歷



韓國新任駐華大使玉滿鎬，偕同夫人及兩位女公子來華履新，並至外交部呈遞到任國書副本，日內亦將安排正式向蔣統呈遞到任國書。

兩國關係親密

韓國駐華大使一職，自前任金桂元大使於九月廿日返國後，韓國政府即慎重攷慮接替人選。其間或有各方推薦與建議，韓國政府均表示要慎重攷慮，因為中韓兩國關係極其親密，大使人選亦特受重視。

兩個月後，韓國政府經過周詳斟酌，終於選定曾於四十九年至五十二年間任韓國大使館武官的玉滿鎬將軍。

命令發佈時，玉滿鎬將軍正任駐哥倫比亞大使之職，隨即儘速結束處理駐哥國大使之任務，束裝返韓。返韓後十餘日，又即迅速趕來履新。由韓國政府此次謹慎遴選大使，至新任大使迅速來華履新一事，正顯示韓國政府極其重視與中華民國之友好關係，極具意義。

匆匆奉命來華

玉滿鎬大使一下機，亦一再強調將盡全力促進中韓已有之友好關係。他誠摯地說，在來華履新前，他實在應該在漢城多多研究如何加强中韓關係，可是由於時間緊迫，即匆匆奉命來華。

闊別中華民國十餘年，他耳聞並且也相信中華民國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變的進步，他相信以後在此地時間多得是，足夠讓他一一深入了解我國現況。

溫文爾雅的玉滿鎬大使，曾於一九六五年出任韓國空軍官校校長，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七四年任韓國空軍副參謀總長及參謀總長，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任駐哥倫比亞大使。

歷任空軍要職

現年五十三歲，空軍出身的玉滿鎬大使，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沈靜嫻淑的大使夫人及兩個乖巧活潑兒女，使玉滿鎬大使深深感到驕傲。此次來華履新，只有十七歲的老三，玉由美與十四歲的老么玉富美兩位千金同行。這兩位活潑有禮的女孩，在哥倫比亞就讀期間，已學得一口流利的英文。亭亭玉立的玉由美表示，希望在中華民國多學些中國的東西，深入了解中國文化。極討人喜愛的玉富美，被記者詢及她姓名的中文寫法時，傷了一陣腦筋，因為她希望在此地好好學學中文，並且結交一些朋友。（圖為韓國新任駐華大使夫婦及女公子）

黃秀鈴

共黨玩弄「自由民主」歷史豈容重演！

江應龍

月前在增額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中，一些具野心份子，濫用民主自由口號，企圖混水摸魚 此一手法，跟三十多年前共產黨的作法一模一樣。民主是大家都擁護的，自由是大家都需要的，但是過度的民主自由 放任的民主自由，甚至掛羊頭賣狗肉的假民主，假自由，適足以破壞眞正的、正常的、合理的、合法的民主自由，而且還會危害國家民族，殆禍社會人羣，實在不容掉以輕心。

抗戰勝利後，尤其是三十七八年，國民渴望幸福和平，也渴望民主自由，共產黨抓住這一點，存心想破壞全體國民的幸福和平，偏要帶着大家向政府要幸福和平；存心要破壞民主自由，偏要帶着大家高喊民主自由，好像政府剝奪了大家的自由幸福，他才是主張民主自由維護民主自由的。假話說一千遍，也變成了眞話，到後來大家認眞爲政府是破壞民主自由，而共產黨是擁護民主自由的。

共產黨的絕招是宣傳，說假話，是抓住知識份子，控制羣衆，注重思想，不只是運用自己的幹部、職業學生，爲達目的，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而且是吸收外圍份子，同路人，以及沒有色彩的，「中立」份子，游擊份子，無黨無派人士，一般老百姓，甚至對方的人也同情他，帮他說話，帮他做工作，被他玩得團團轉，而這些被他利用的人，却自以爲超然、前進、時髦。

而我們的政府，却最不會搞這一套，也忽視這一套。

共產黨的絕招，是製造階級鬥爭，製造人類仇恨，是分化、滲透、離間、顚覆。先使你分崩離析，思想瓦解，不會團結，沒有鬥志，然後他兵不血刄，佔領別人的土地，佔領別人的國家。中國大陸之失守，北韓之陷落，高棉越南之淪亡，根本原因在此，史跡斑斑，可資佐證。

我們的政府當然不會搞這一套，也不會防止這一套，所以才有卅十八九年的慘痛失敗。

卅八七年，我正在南京，對於許多情形身歷其境，了解得比較透徹，就是共產黨擅長上面所說的這一套。本來平安無事的南京上一帶，却鬧得烏烟瘴氣，亂七八糟。老百姓本來過得好好的，希望這樣平平安安下去，共產黨却放了一把野火，弄得中原鼎沸，人心惶惶。他控制了知識份子，尤其是高級知識份子，抓住了許多教授、作家，再進而控制青年，尤其是大學生，每天受共產黨的支配，作共產黨的工作。學者老教授發表文章，發表演說，都是反政府的言論，左傾的言論，甚至侮辱最高領導人，彷彿不如此，便不足以表現自己的超然、前進與時髦。他們的言論極具挑撥性、煽動性。那些文藝作家也是如此。用文藝去播散他們的階級意識，仇恨心理，以及其他許多毒素，是最有效的。那許多職業學生在任何學校差不多都可以控制全體學生，於是每天都是罷課遊行、反「飢餓」運動、反「迫害」運動，還有吃光運動，不但喊喊口號，甚至眞的衝進公家機關把那些公務員的飯都吃光，我們的大陸，就是這麼丟掉的。

不但這些，他們還控制了輿論，帮共產黨說話的不只是共產黨自己的「新華日報」，此外他們的外圍報（那時候只是外圍），大公報、文滙報，很多很多的報紙，差不多每天都有左傾的文章，共產黨的言論。儲安平在上海辦了一份「觀察」，每期從頭到尾都罵政府。現在想來，恐怕是共產黨的重要根據地或作戰指揮部之一。南京的世紀評論，恐怕也好不到那裏去。一個大學教授叫劉不同，在南京辦了一份大學雜誌，每期都在罵政府，比如有一期的文章說：政府每天都在迫害人民，虐待人民，「南京的老百姓們，聽罷！到處都是皮鞭的聲音，哭泣的聲音；嗅吧！到處都是血腥味。」我看到後十分奇怪，因爲我那時正是二十幾歲的小伙子，精力充沛，活潑好動，半夜三更還在大街小巷到處「遊蕩」，我曾自認是「南京通」，甚麽地方我沒有到過，却從來沒有聽到皮鞭聲，哭泣聲，也從來沒有聞到血腥味，這只表示劉不同在睜着眼睛說瞎話罷了，我們知道這正是共產黨的一貫無中生有，聳人聽聞的伎倆。

卅八年一月，我從上海到廣州，首先去看中山大學，發現到處都是共產黨的標語，還有「歡迎解放軍渡江」之類的標語，還有很多人在一窩一窩的跳秧歌舞，眞使我觸目驚心。過舊曆年時，全校到處貼有春聯，實際上都是共產黨的口號。其實中山大學的共產黨不過一百多人但他們組成了「員（教職員）生（學生）工（校工）警（校警）聯合會」，控制了全校，天天鬧學潮，天天罵政府，天天問政府要民主自由。

卅八年七月，我到了自由基地台灣，最使我高興的不是我個人安全了，而是感覺得台灣實在是一片乾淨土。看不到共黨的標語，聽不到共匪的言論，沒有人亂辦演講會，沒有人亂寫文章。報紙雜誌，清潔無比，因爲台灣絕對不准共黨活動，共產黨是非法組織，共諜活動，絕不允許，因此我不得不佩服當時的行政長官陳誠將軍。

這卅年台灣區及金馬前綫軍民，一律過着安定富裕的生活，也過着民主自由的生活，我們十分慶幸有賢明的政府，有英明的領導人庇護我們，領導我們：也感謝前綫的將士，後方的部隊、憲警人員，保衛我們，最重要的是我們反共意志堅決，不許共黨活動，不許共黨散播歪曲的言論，這點十分重要。

反共戰爭是思想戰爭，我們要自由基地的每一個軍民，都認爲我們的思想正確的，共產主義的思想是邪惡的。決不允許自相矛盾，決不允許自相殘

殺。

反共戰爭是艱鉅的戰爭，我們必須有強大的力量，團結一致，有鞏固的領導中心，決不允許自亂陣脚，自毀長城。

反共戰爭是長期戰爭，必須有堅定不拔的精神與力量，任重道遠，不能中途妥協，外界任何橫逆之來，都能處之泰然，作合理的肆應，但不能違反自己的原則。

日前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選舉，是民主自由的最好表現，也是我們所願見，所樂聞的。可是部份候選人却違反了選舉規則，在不合規定的時間，作競選活動；在競選活動中，說不合規定的話。最近許多天來，貼標語、演講、印書。部份候選人，「亂氣放砲，陰謀鬧作，張脈憤興」，危言聳聽，譁衆取寵，早已超出了情理的範圍之外，也超出了法律的範圍之外。而且要改國歌，要把「吾黨」改為「吾民」。把「黨」解釋成「中國國民黨」，適足以表示他自己程度太淺，國文程度太差，適足以表示他的幼稚與無知。實在令人惋惜！論語上記載孔子的話說：「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那孔子豈不也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

國歌是代表國家的，改國歌便是侮辱國家；侮辱國家就是大逆不道。這罪名你受得了嗎？

還有人不寫中華民國多少年，偏要寫西元多少年，究竟用意何在？

還有人要修改憲法，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豈是你一個人的私意想要修改就修改得了的？

還有人硬把大家分成黨內與黨外，本省人與外省人，台灣人與中國人，這完全是中了共黨分化的詭計。

還有人說放棄大陸，台灣便可獨善其身，安身立命。

又有人說：國民黨下台，共產黨不會來。

又有人說：不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部份，不承認本省人為中國人，台灣便可以獨立。

又有人說：台灣宣佈獨立，共匪便不能侵略。

……

種種怪異言論，台灣論調，實際上整垮自由基地而有餘。這種違反國策的言論，這種叛國論調，後果實不堪想像。我們讓他散播在廣大的社會人羣，未免太過份了一點兒。

這種現象是過去從來沒有的。使我想起了三十年前在南京、在廣州看到的種種。彷彿歷史重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令人不寒而慄！

這些候選人這次在競選活動中的表現，我不敢隨便給諸位套上紅帽子，說是共黨的行徑，或者說諸位是共黨的先遣部隊甚麼的。但諸位的種種表現，正是大陸共黨十分高興，十分欣賞，十分嘉許的。諸位何必要做親者所痛，仇者所快的事呢？

過去那些作為共黨火中取栗的脚貓爪的學者、作家、知識份子，應該是共黨的第一等功臣，可是共黨控制大陸後，他們的結果怎樣？鬥爭、整肅、勞改、下放、槍斃、活埋，那一個有好的下場？前面說的劉不同到那裏去了？這些前車之鑑，還不足以令我們警惕嗎？

過去許多人在我們政府的庇護下過着安居樂業的生活，偏要嚮往共產黨。等到共產黨來了，他們才知道了上當。可是後悔也來不及了。我生怕在我們的自由基地，也有不少這種糊塗虫。你看從大陸逃出的老百姓，為什麼山東、蘇北人最多，到台灣後做工友，拉人力車、踏三輪車、擦皮鞋、賣獎券、賣饅頭、賣大餅、賣豆漿……，甚麼都幹，就不願呆在共區。因為這些地方（山東、蘇北），也就是他們的家園，被共黨騷擾最久，他們早就認識了共產黨的眞面目，所以拚命逃出來。

遠的不說，再看高棉、越南淪亡的慘劇，成千累萬死屍遍野。為什麼千千萬萬的難民扶老携幼，冒看死亡的危險也也要逃出來？這是目前千眞萬確的事，他們在船上忍飢挨餓，風吹雨淋，巨浪侵襲，，船隻沉沒，泰國、馬來亞等國都不允許其上岸，也不願意駛回越南共區，原因是甚麼？在海上途中，五分之四、六分之五、七分之六……的人都死了，只有五分之一、六分之一、七分之一……能逃出來，這是多麼悲慘的事，現在有許多越南僑胞已抵達高雄，抵達澎湖，你們為什麼不去訪問他們？聽聽他們向你們報導最眞實的戰事，最動人的新聞。

前越南啓德學校校長陳春生在救總澎湖中南半島難民接待中心懇切呼籲國內同胞，記取越南淪亡的血淋淋的教訓，要團結一心，堅決反共，在大有為政府領導下努力建設，鞏固國防、進而光復大陸國土，解救苦難同胞。他還說：越南的亡國，不是亡在軍事戰場，而是亡在政治因素。眞正的心腹大患，就是本身上下不能團結，宗教派系互相猜忌，各自為謀，部分政客各為己利，從中挑撥是非、分化離間，發表不實言論而為共黨所乘，終而民心士氣瓦解，政府被拖垮而亡國。

目前有些人身在福中不知福，反而大唱高調，無的放矢，謾罵政府，嚴重損害民主的精神與眞諦。陳春生感慨的說，除非一場越南式的大屠殺在台灣發生，那些政客才會了解共產黨的眞面貌；可是那時他們不是人頭落地，就是進入勞改營，吃盡人間煉獄的苦頭。因此他呼籲同胞團結在政府領導下，堅容反共，只有反共才能救國。這眞是字字血淚，金玉良言。

要反共必須團結，必須鞏固反共領導中心，中國國民黨是最可信任的黨，幾十年來，豐功偉績，昭昭在人耳目。現在的領導人，高膽遠矚，勤政愛民，是最可信任的領導人。如果破壞團結，就是瓦解自己的力量，就是上了敵人的當。

我們過去上了共黨的當，丟掉了整個大陸，退守到台灣，現在如果再上共黨的當，「去此一步，即無死所」，我們只有退到海裏去了。

諸位候選人，好好安分守己過幾年安定自由的生活吧？好好的享享妻賢子孝的天倫之樂吧！選得上選不上有甚麼要緊？何必為目的不擇手段？如果你的言行危害國家的安全，發生了嚴重的後果，你就是選上了又有何意義？越南的楊文明還做了總統呢，好處在那裏？

「覆巢之下無完卵」，絕對沒有僥倖苟全的，諸位還是想得深刻一點吧！

諸位如果要更多的民主，更多的自由，還是等到反攻大陸成功，八億同胞都獲得了民主自由再說吧！

反共愛國的末代王孫

袁子平

溥濡，字心畬，清末王公子弟，在抗戰期間，堅拒日本軍閥書畫之請，不計後果，斥還鉅金；大陸變色時，摒棄毛澤東邀請，擺脫中共監視，輾轉赴台，以陋巷鬻畫終其身。作爲一個末代王孫，而有此種反共愛國的氣節，實爲當代知識分子的楷模。

溥心畬先生於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因癌逝世於台北榮民總醫院。歲月匆匆，屈指多是十五週年了。世人對心畬先生，但知其爲詩人、學者、畫家，而不知其於「六藝」中的騎與射以及太極拳，亦有十分突出的「功夫」。當此十五週年忌辰之日，謹就其生平不甚爲世人熟知之事，略舉一二，藉抒懷念之忱。

智與愚！一個人的智與愚，是很難界定的。歷史上的大蠢事，多爲智者所爲。而有些人在日常事務上看起來好像庸庸愚愚，一旦遇大事臨大節，却能明斷果決，爲其所當爲。其至表現出大智大勇的精神，心畬先生就是這樣一位大智若愚的一代哲人。

拒絕老毛邀請

心畬先生於一九四六年由北平到南京，一九四七年由南京轉杭州，迄一九四九年四年之間，漏游江南名山勝水，興酣即落筆作畫，或賦詩寄興，正漫遊間，中共陷杭州。一些新知舊識，無不勸其靜居觀變。先生表面不置可否，暗中斷然決定「去台灣」。本未幾即微服去滬，留滬期間，摒棄毛澤東親電「出席政協會議」邀請，擺脫中共上海警備司令的糾纏和監視，終竟偷渡舟山，輾轉來台。猶憶大陸變色之際，多少富商巨賈，達官貴人，學者與藝術家，他們原可從容來台，但却選擇了「靠攏」和「應變」，以致受盡玩弄與侮辱之後，仍然難逃一死！眞是可悲之極。事實證明心畬先生的來台，是十分明智的抉擇。

可是他的智，足以判明共黨的僞善，足以由杭州、上海、舟山歷盡艱險來到台灣，却無法從台北的衡陽路回到他臨沂街的寓所。

一九五三年一個秋高氣爽晚霞滿天的黃昏，他獨自一人站在衡陽路和重慶南路的轉角處，茫無所措，想叫三輪回家，竟說不出寓所的街巷門號，連方向也弄不清楚，事有湊巧，適有劉姓學生經過，趨前爲禮，詢明原由，乃同到鹿鳴春大快朵頤而歸。又一次有某人送一千元到仁愛路畫室，適某夫人在側，因云：「此欵何不留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

心畬先生亦以爲是，隨手置於屜內，少待覺不妥，收入畫箱，又覺不妥，改放另一書櫥，不安之狀，令人發噱。結果，仍是全數「交櫃」。其智其愚皆不可及也。

騎射拳術皆精

騎與射！心畬先生的自傳，文長不過千字，却有一大段敘說騎馬的故事：「暇時則馳馬郊外，時有回疆栗色馬，寬膊高蹄，性烈，不受羈勒，余能騎之。腿短不能及鐙，乃短其鐙，及至郊外，縱轡奔騰，時禁衛軍方在此郊列操，待命而未成列，忽見童子騎栗色馬絕塵而馳以爲奇！有騎兵數人合譟而促之，環郊數里，終不能及。蓋騎兵之馬不及余馬良也」。騎馬不是容易事，騎烈馬尤難，必須有超人腕力，强大襠勁，始能羈以行控制。能騎寬膊高蹄馬絕塵而馳，騎兵合譟而促猶不能及，可見其騎術之高，普通騎師不能及也。

心畬先生曾言：「北平昆明盛產白鰱、肉嫩、味鮮美。白鰱常露半個頭於水面，遠觀之，如小木屑漂浮晃動。引弓射之，皆能中頭。「按白鰱之頭，其大者，寬不及寸，長不過寸許，又須於二三十碼以射發（稍近即潛入水中）射皆中頭，以此標準，「百步穿陽」既算不了甚麼奇技，奪取世運射箭金牌，也只是探囊取物了。射箭之外，對彈弓的使用亦臻化境，住在北平恭王府時，常將一顆玻璃彈珠擲上屋脊，俟其滾下屋簷之剎那間再發一鐵質彈珠，將之擊碎，此種「功夫」，筆者在山東滕縣國術表演會中，曾得一見，眞是絕技。

太極拳——心畬先生的太極拳，其「功夫」已是爐火純青。能在一張八仙桌下，打完一套九十八手拳式而面不改色。時有恭王府老管家之子，自小習武。及長，常侍技惹事生非，不聽勸誡，且屢屢要與心畬先生比武。心畬先生亦有心以懲戒，不料比試時，伺機輕輕一掌，這一年輕好鬥的壯漢，竟然重傷倒地。心畬先生從此不再習拳，亦從此不提武之事了。

字畫無師自通

伉儷畫展——心畬先生自認字比畫好，文章比

詩好。習字時久而習畫時短。十二歲習大字，先篆隸、後北碑，再正楷及草書，日夕為之，從不間斷。三十歲始習畫，臨摹家藏名畫，並無師承。一九三〇年三十五歲，與夫人羅清媛女士，舉行首次伉儷書畫展於北平中山公園之水謝。此時，習字雖已二十三年，習畫僅五年而已。出乎意料，此一書畫展，竟然轟動故都，所有展出作品，索訂一空。就此一舉成名。「南張北溥」之譽，自此不脛而走。夫人羅清媛女士，也是字比畫好，惜因作品不多，且皆陷落比平故居。今其哲嗣考華先生保有者。僅一扇面而已。

陋巷生涯——心畬先生由少年時期的王公子弟，青年時期的博士教授（二十七歲獲天文及生物學博士，三十三歲應聘日本帝大任敎），中年時期的詩人畫家，以至台灣時期的「居陋巷，蕭然若寒素，以鬻文與畫自給，勤著述，雖嚴寒酷暑未嘗稍輟」誠然，一日二十四小時，除了睡眠用餐以外，心畬先生的所有時間，都用在讀書、作畫和著述上，病勢已經很沉重，還要東翻西找，找出一本書，翻閱其中一段，然後加以摺叠。每有國生侍疾，猶抱病施教。所謂「學不厭誨人不倦」，對心畬先生而言。那是再恰當也沒有了。

一介書生反共愛國

心畬先生以一介書生，在抗日期間，而拒日本軍酋書書之請，不計後果，斥還鉅金。大陸變色時，摒棄毛澤東邀請，擺脫楊某監視，毅然偸渡舟山，輾轉來台，陋巷弦歌以終其身。為讀書人留楷模！為國家民族存正氣！其人其事及其詩文書畫，殆將流芳百世，永垂不朽。最後，讀錄其在舟山所作五言律詩兩首，以為本文之結。其中「為客因名累」及「烽嚴戍卒尊」之句。前者係指在上海被楊某糾纏之苦。後者則指船抵舟山不得近岸。近岸即遭射擊，危險萬分！

宿定海縣

列郡傳烽火　天涯路不通　海雲陰易雨　島樹晚多風　為客因名累　乘桴歎道窮　何時掛帆去　東望霧濛濛

澄舟山

古縣臨滄海　城荒石堡存　青山連蟹嶼　白浪湧蛟門　潮落漁人少　烽嚴戍卒尊　天高驚木葉　兄乃近黃昏

兩個忘恩負義的國君

青冥

日本裕仁天皇與泰國國皇浦美蓬最近接見鄧小平，浦美蓬送了兩隻畜生給鄧小平作為雙方友好的象徵，還準備往共區訪問；裕仁事後則在靜岡縣下田市須崎行宮向宮內府記者說：「鄧小平副總理到日本來，能與其會見，感到非常愉快，得知鄧小平副總理强烈希望日中友好親善，這次日中和平條約的締結值得慶幸。」歷史上忘恩負義的國君甚多，現在又添了兩個。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主持抗日的固然是蔣公；在日本戰敗後，主張寬待日本的也是蔣公。裕仁不用退位受刑、日本戰俘得以安全回國，無一不拜蔣公之賜。蔣總統秘錄第十三冊——還有一段鮮為人知但却十分重要的記載：日本投降後，「美軍曾經洽請我國派遣佔領軍，我們如果照辦，當然不會有人反對；可是，蘇聯也就會堅持主張其為主戰國，應有權利派兵進駐。這樣一來，則日本便會像東西德、南北韓之形成分裂，陷於無法收拾的混亂局面；為此，我們乃建議由美國一國的軍隊佔領日本。」我政府對日本之恩，就是日本人也不敢否認。

日本元老政治家吉田茂說：「本人會於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訪華時，代表日皇向蔣總統致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蔣總統對日本採取寬大政策，將三百多萬日本軍民安全地遣返。蔣總統當年的大恩大德，日本全國人民時時記在心頭，永遠不會忘懷。」但裕仁今日却忘懷了——他忘了蔣公的大恩大德，祇記着蔣公打擊日本皇軍的「大仇大恨」。想起中共當年決不抗日、專打國軍的恩德，想着中共最近獻上的釣魚台、裕仁怎能不「慶幸」與鄧小平打交道呢？

「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計當年救此狼？笑我救狼狼負我，物情人意兩無妨。」明代前七子之一康海曾救李夢陽於難，後來見毀於李夢陽，於是寫了上面這館首詩自遣。裕仁本來也是一條中山狼，我們對他自然不能苛求；可是泰國國王浦美蓬也順風使帆，却着實敎人惋惜。浦美蓬一定知道：沒有中華民國，泰國可能早已淪於共黨手中。請看一九六五年泰國叻報發表的一段文字：「中華民國政府曾於五月十四日普遍發出一份消息，籲請自由世界要妥為準備，以防禦中共對泰國的侵略……今日的中華民國在戰略上已成為中共最可怕的威脅，因中華民國具備堅强的戰鬥力，而且士氣極為旺盛，中共縱然擁有佔多數的兵力，但也不敢冒險與具有堅强鬥志的中華民國衝突，所以中華民國對中共之威脅，在戰略上對東南亞的防禦具有很大的助益。」一九六五年如此，今日何獨不然？

蔣公歸天後，浦美蓬致唁與嚴總統：「驚悉蔣總統逝世，本人暨皇后謹致深摯之悼念，敬請接受吾人對中華民族失去偉大領袖之吊唁。」誰知言猶在耳，浦美蓬已和蔣公的敵人搭上了。

施恩不望報固然是中華民族的美德，但看到浦美蓬與裕仁的行徑，若箇有心人能不喟然而嘆！

伊朗王巴里維有意下台

胡養之

自從今年八月開始，伊朗回教領袖在共黨份子的煽動慫恿之下，即暗中唆使工人和學生分別進行罷工罷課，並進一步地實行示威暴動，縱火焚燒戲院、銀行以及其他政府建築物，從而高呼「國王巴里維必須下台，離開伊朗，早日結束其政權」的口號。因此，政府為了維持秩序，乃出動武裝部隊鎮壓，不僅導致雙方傷亡的人類的千計；而且引起了全國各地發生反國王暴亂！

飽受困擾有意引退

經過長期性的示威暴亂恐怖行動之後，令到這個產油國家的經濟、教育、已陷於全面癱瘓的混亂局勢，甚至伊朗王朝也幾乎搖搖欲墜！事實上，伊王巴里維亦已覺得危機四伏，似有引退的迹象。根據東京「每日新聞」十二月十九日，引述德黑蘭一些可靠消息人士的談話指出：「飽受困擾的伊朗國王巴里維最近表示：『我已感到精疲力盡，我很想下台，可是軍方的將領們，却不容我這樣做。……』他這番由內心表達出來的談話，是於十二月十二日在皇宮內，與伊朗最大反對派人民陣綫領袖神桑查比私下會談時所說的。」該報又指出：「伊朗王與桑查比之間的會談，是由伊朗秘密警察在幕後安排的。桑查比認為：現時伊朗的處境，已經到了一個關鍵性的時候，若沒有什葉派流亡領袖科曼尼的合作是不可能解決得了的。唯其如此，所以這名反對派領袖神桑查比，曾提建議國王最好離開伊朗。」

按：伊朗，即古代的安息國，舊時稱波斯，位在伊朗高原的西部，東與阿富汗、俾路支交界，西面毗連土耳其、伊拉克、南瀕波斯灣、阿曼灣、北濱裏海。全國面積約一百六十二萬六千餘公里，人口約二千至二千二百萬，為一獨立王國，施行君主立憲制。居民中多數是伊朗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次之；且其民風敦厚，差不多百分之八十信仰回教，也有很少部份奉猶太教和基督教的。該國的產業最重視畜牧，出產亦以牲畜、皮毛為大宗，它所織的毛毡，馳名於世界。礦產多煤、鐵、銅、石油的蘊藏量尤為豐富，年產量達一千七百萬公噸，佔全球石油產量的百分之六，故有「石油王國」之稱。因之，伊朗便成為東西爭奪的對象。

伊朗王朝的滄桑史

正因為這個「石油王國」所處的地位，恰在民主世界與極權國家的邊界上，所以歷經變亂。根據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較早時發表的文章報導稱：「在歷史上言，伊朗是一個親俄最早的國家，遠溯自二百五十多年前，當瓜查爾建立其王朝的時期就已開始，一直傾向於帝俄方面。後來瓜查爾氏皇族的絕大部分，都加入了共產黨；其餘的人雖然沒有正式入黨，可是他們却也一致贊成迎合蘇俄共黨的政策。以是，伊朗共產黨的勢力日益壯大起來。一九二五年伊朗老沙王（現任國王巴里維的父親），被伊朗國會選舉為伊朗國王，創建了「巴勒威」朝代的初期，他便劍及履及地把瓜查爾朝代的皇親國戚——包括着前伊朗首相莫沙德在內——那一批親共嫌疑份子，都禁錮起來或放逐國外。但在第二次世界期間，由於伊朗一度傾向軸心國方面，而同盟國為了從伊朗開闢一條通往蘇俄的接濟路綫，於是對老沙王下達一度最後通牒，除期肅清軸心國人員；並強迫老沙王勢必將王位讓給其太子巴里維，故於一九四一年九月十六日，巴維里便正式接任了王位。

巴里維是一個中等個子，外貌委實與衆不同，五官大得驚人！兩道眉毛不特濃黑如劍，也粗至像兩把鷄毛掃，灼灼的眼睛彷彿兩顆牛奶葡萄，鼻樑高聳而大，好像一隻火鷄頭，咀唇濶至可以容納一個拳頭，耳朵長約僅兩片荷葉。他談起話來，聲如洪鐘，行動起來，上身挺直不動，不離軍人本色。他是一個野心家，但他的作風比他的父王要開明得多了。

巴里維現年五十九歲，他以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六日誕生於伊朗首都德黑蘭，他和阿希娜公主孿生兄妹，據說他的父親老沙王，原本是一個馬伕，後來在軍中服務，而逐漸升至軍事領袖及大地主。一九二一年他便控制了伊朗政府，由國防部長而升任內閣總理，掌握了軍政大權。一九二五年他被選為伊朗國王的時候，老沙王就知道他的兒子巴里維將來會繼承他的王位，因而特地送巴里維到德黑蘭軍官學校後受訓，畢業後前往瑞士深造（一九三三年——一九三六年），學熟了英語和法語，一九三六年返國，再度入軍校研究軍事，畢業之後加入伊朗陸軍服務。其後在他父親——伊朗老沙王的指導之下，在政府機構中實習行政管理。

態度開明遇刺受傷

一九四一年他正式接任他父親的王位時，年方廿一歲，然其態度頗為開明，在政治上他反對他父親的傳統，而赦免了大批政治犯，並把他父親遺下來的財產捐獻給國家，政治實權也交給內閣及國會。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同盟國的巨頭：前美國總統羅斯福、前英首相邱吉爾、前俄共頭子史達林等，假德黑蘭舉行會議時，伊朗已對德國宣戰，而羅、邱、史三巨頭為了報酬巴里維的重大成就，三位同盟國領袖會同意保障戰後的伊朗完全獨立，從而撤退美、英、蘇三國駐軍。可是戰後伊朗的油田問題，却成為國際政治鬥爭的焦點！由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俄軍控制下的伊朗西北一省自治，並且拒絕遵約撤軍，而撕毀

了三巨頭同意「保障伊朗獨立」的宣言。

後來經過前伊朗總理哈文，跟蘇俄簽訂了「油礦協定」後，俄軍才自伊朗撤出。但是這項秘密協定，於一九四七年十月被國會推翻了。因此，伊朗以後成爲蘇俄侵略的目標；特別是對這位親西方的伊朗王巴里維，更爲仇視。另一方面，因爲伊朗過去的石油開採權，大部份屬於英國的緣故，所以左派份子以抗議英伊油礦公司的讓與權，進而發動學生、工人進行反英大示威，並且實行有組織性的暗殺行動！就從那時候起，巴里維王便成左翼份子和恐怖的回教徒謀刺的對象。他第一次遇險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曾經遭共黨恐怖份子行刺受傷！自此英伊油礦權問題，引起了嚴重的國際糾紛，而伊朗內部也產生了重大危機，使到內閣頻頻改組。

巴里維王的第二次遇險的時間是，在一九五三年八月間。由於一九五一年三月中旬，效忠伊朗王朝的前首相拉斯馬拉，因參加一位宗教領袖的喪禮時，而突然遭到一名左翼狂熱回教徒所暗殺！那兇手要刺殺他的理由是，因爲拉斯馬拉反對英國人手中將油礦權收歸國有，以故，採取了暗殺行動，於是莫沙德乃奉命組閣，他挾其風燭殘年的野心，一方利用右翼份子反英的民族高潮，從而壓迫國會通過其石油國有化；另一方面則强化滿佈於波斯各地主勢力，以反抗沙王巴里維所主張的土改政策，進而僭奪了皇室的土地權，結束了沙王巴里維把御田分給農民的行動。

首相作亂一度逃亡

這個出身富有家庭的莫沙德，原先是著名的反蘇者，但他上台以後就因爲不肯禁止土德（共）黨活動，使原有支持他的人發生誤會，國民陣綫乃告分裂，其中范德揚派更轉激烈反對，發出要刺殺莫沙德的恐嚇而使他躲在國會裏多日。後來他又對蘇俄表示友好態度，便被莫斯科的報紙稱爲「愛國者」的。實際上，他曾經表示過：「如果英伊石油問題不獲得圓滿解決，則將伊朗所獲的美援軍火原封不動地送去莫斯科！……」

莫沙德果眞獲得伊朗人民的熱烈支持下，不久便把英伊石油公司的產業部接收了過來，並把所有的英籍技術人員驅逐出境。然而伊朗不獨缺乏技術人員，同時也沒有把存油運銷國外的船隻，更去失了每年四千萬鎊的油租。莫沙德因財政困難而於一九五一年底親到美國接洽合作，不料美國暗中支持英國，使莫沙德不得要領而黯然返國。這時候的左翼份子正利用反英反美的民族高潮，極盡煽動破壞之能事；而另一方面，西方國家則在中東和南美發展了其他石油來源，產量足以彌補在伊朗所失去的。但伊朗缺乏油租收入，不能舉辦改革。故於一九五二年六月伊朗舉行全國投票選出了新國會，莫沙德照例辭職，伊王則另委瓜瓦姆出任首相。因爲他要求和英國重行解决石油問題談判，莫沙德和土德黨則煽動全國暴動，經過四天的騷亂結果，致有六百人死亡！

巴里維鑒於情勢惡劣，不得已再懲請莫沙德重出收拾殘局，准許他兼任陸軍大臣。想不到他於東山再起之餘，在共黨份子的誘惑下，竟於一九五三年八月，導演了一幕「逐王篡位」的悲劇，致令巴里維逃亡國外，如果沒有勤王軍迅速地把莫沙德制服的話，相信巴里維王終老海外，而巴勒威王朝亦告完結。

提高警惕討好軍隊

可是巴里維在自從那次返回德黑蘭之後，却已逐漸提高其警惕，他不但是立即委任勤王軍司令沙希地爲首相，且把首相邀回外交部大厦的樓上。這就是伊朗首相府統傳所在地，距離警察局、陸軍部、軍官俱樂部管建築物，也不過二百碼左右。巴里維將所有的政府機關集中的行動，反映伊朗王朝當時集中政權而防止叛亂的驅勢。事實上，從那時起，德黑蘭曾實施一個多月的戒嚴狀態，晚上共有五個鐘頭禁止通行，所有羣衆示威行動，都遭軍隊强力鎮壓，街上只見到擁護沙王巴里維的靑年團，穿着斜紋布短衫，纏着黑色臂章，到處搜捕共黨份子，警察拘捕了反政府的正犯和嫌疑犯共六百餘名，其中有十分之二爲滲透伊朗各機關的共黨特務份子，十分之三爲莫沙德死黨，其餘還有反對沙王巴里維實行土改的若干地主，及反政府的「無腦黨」份子。

當時伊王巴里維所賦予新首相沙希地的權力是：

（一）凡是過去反對莫沙德而被革聘的陸軍軍官，多數酌量恢復原職。

（二）次第肅清滲入軍隊中的共黨特務份子，僅在伊朗空軍裏面便發現了一百五十餘名，聞風逃遁的六十二名，其餘八十餘名全部被逮捕下獄。

（三）不僅要立即發清軍隊三個月的欠薪，並且要添補津貼，使軍隊薪餉能夠追隨扶搖直上的生活費用，充實軍隊的戒備實力。

（四）裁汰冗員，在老王時代，吃皇糧的公務員約三萬人，後來增至十二萬，使伊朗財政收支不能相抵的數目，每月竟達六百萬美元，美國慷慨借給伊朗四千五百萬美元，才勉强穩定下來。

兩度離婚再次遇刺

提起那次的伊朗政變，不禁令人聯想到伊王巴里維的廢后蘇拉雅，因爲這位聰明而又勇敢的女人，曾跟巴里維共過許多患難。如一九四九年元月廿八日，巴里維被刺受傷時，陪伴他在醫院的便是蘇拉雅。一九五三年八月，巴里維被逐出國門三天當中，寸步不離追隨着伊王流亡國外的，也是這位賢慧的蘇拉雅。但他們離婚的理由是：蘇拉雅廿七歲未嘗生育可以繼承王位的兒子；加以回教習慣，離婚是算不得什麽的，故於一九五八年四月九日正式離異了。

就回教國度中的國王而論，巴里維算是一個比較精明而廉潔的國王，他除了把父親的財產分給貧苦的農民之外，可蘭經規定回教徒可以娶四個妻室；但他自放棄蘇拉雅以後兩年，才與現在的王妃法拉第巴結婚。因此，巴里維曾獲伊朗人民的普遍擁戴。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他在那座大理石的王宮中，突遭一名武裝士兵襲擊，幸獲其餘兩名衞士的保護而擊斃刺客，始免於難。這次能否渡過難關？尙不得而知。

直升機在戰爭中的地位

陳金耀

二次大戰後，經韓戰、越戰、中東等戰役洗鍊。尤其是越戰，直升機才眞正有突出表現。作戰的壓力促成直升機的迅速發展，那是在所有一切條件之下都可以信賴，可以在任何高度飛行，可以橫直迅速加速，可以向任何方向著陸。對于乘員也已提供相當保護，至少可以對抗輕武器的射擊。維護系統也大有改進使直升機可以在前進地區獲得較便利的修護。當我們討論直升機在未來戰爭中的價值時，也就必須以這些能力爲基礎。

第一個問題就是「直升機能在近代化的戰場中生存嗎？」毫無疑問，對于早期的坦克也曾有人提出相同的問題！但坦克能夠生存而直升機也會如此。坦克乘員不久就知道他們不可能在無支援的情況下進入敵方所據守的地區；假使他們要想生存並達成任務，則必需砲兵和機械化步兵的密切支援。認爲直升機可以無支援的飛過敵境，也是一種同樣不合理的期待。任何人在演習中看過大批直升機隨著地形的起伏低飛前來時，馬上就能認清它們雖然是不易發現，但是一經發現之後，就會對于輕武器的高射火力構成良好目標。因爲大多數國家的裝甲車輛大部都裝有高射槍砲，所以其火力將會相當强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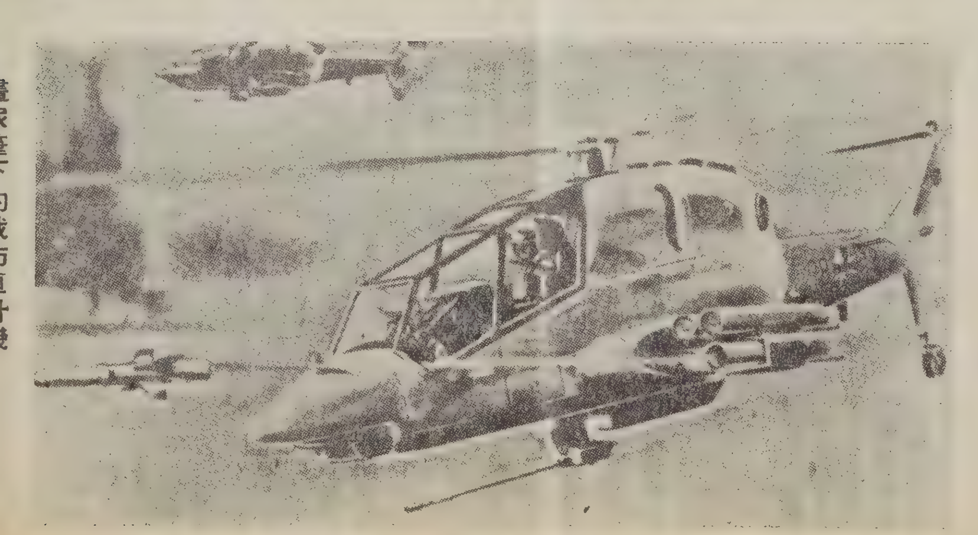
所以第一個結論就是在陸戰中，直升機只應在自己戰綫上空或非接近敵綫的地區中行動。它必須與地面部隊保持密切合作，並彼此間保持著不斷的無綫電通信。不過在任何戰爭中，有時又必須冒險而不能遵守這種一般原則。在這種情形之下，對于所冒的危險和所獲的利益之間的平衡必須作愼重的研判。這些行動可能包括在敵綫後方投下突擊部隊（也許是在夜間），爲了阻止敵方裝甲部隊的突破，而不能不拚命加以攻擊，又或拯救墜毀的重要飛機和乘員。這種行動的原則並非新奇，在以前的戰爭中，騎兵，裝甲兵和傘兵都曾作過類似的行動。

直升機對于敵方飛機的攻擊具有易毀性，但專家對于此種易毀性的程度，却似乎並無一致的意見。大多數直升機都無對抗飛機的能力，雖然美國人曾試驗在直升機上裝置「紅眼」式飛彈。但這並非直升機的正當任務。反而言之，曾駕駛直升機作戰的以色列飛行員却有一條格言：「假使你先看到他，則他很可能永遠打不著你。」甚至于一架直升機對兩架戰鬥機時也都是如此。一般的看法認爲只要駕駛員技術高明，再加上若干裝甲保護，則直升機及其乘員在近代戰鬥中的生存機會似乎並不比任其他武器，裝備，或人員較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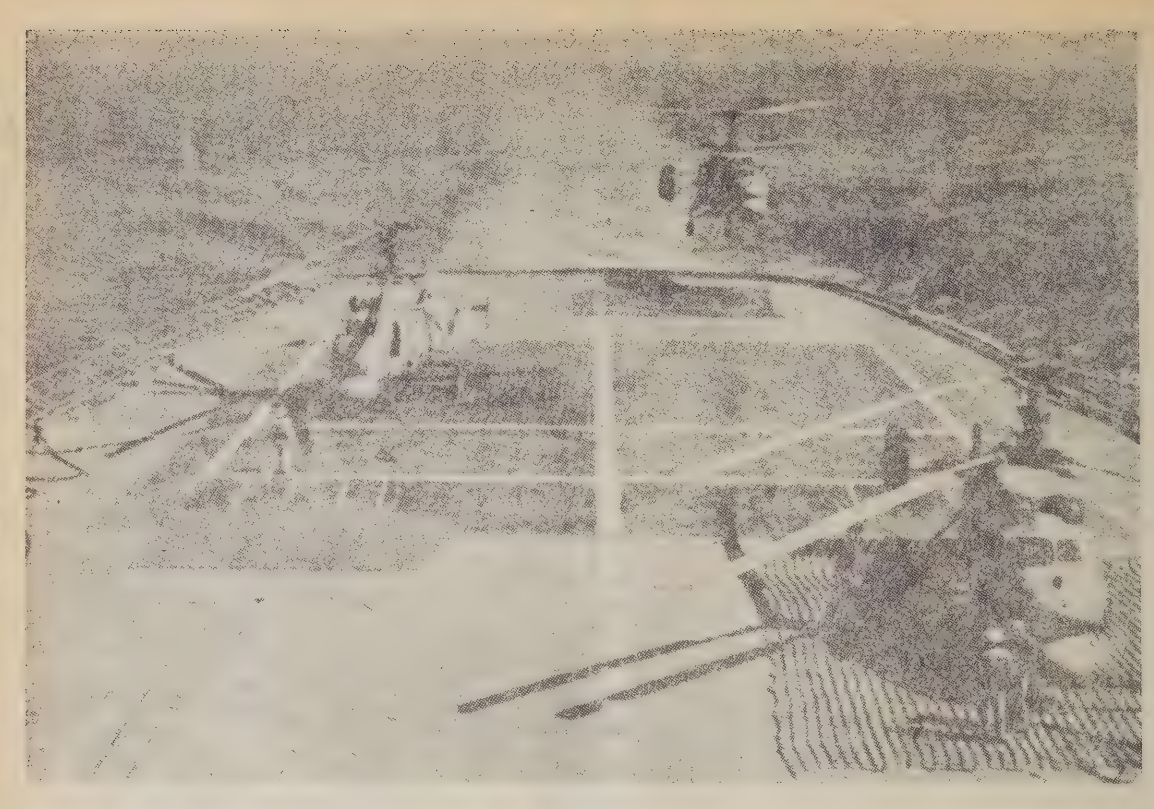
像只生存還不夠，直升機必須能對戰鬥兵力有所貢獻。六十年時代初期，有人熱心提倡「天空騎兵」的觀念，即利用直升機迅速調動大量兵力。此種觀念的發展主要是在美國，因爲在西方國家中只有它才有那樣多的直升機。在越南曾試用這種觀念並獲相當成功，但在西歐的戰鬥條件下則似不可行因爲這種部隊只能携帶極少量的重武器，而在坦克方面，西方是早已居于一比三的劣勢。不過英美兩國的陸戰隊都擅長從航空母艦上用直升機運輕型突擊兵力上岸。這種行動在歐洲戰場的南北兩翼上也許有用，不過也只能在輕微抵抗的情況下行之。

西方陸軍所面臨的最大威脅就是敵人的裝軍兵力。直升機對此可作有價值的貢獻。在戒備階段，運輸直升機可以用來對重要人員及裝備作緊急的部署。

在輕型直升機中的觀察員，應與地面搜索單位密切合作，以來發現敵方主力的進攻方向。守軍指揮官根據他們的情報，即能對兵力作適當的部署。



畫家筆下的戰防直升機



蘇直升機母艦莫斯科號甲板上的反潛直升機

偵察直升機不應捲入戰鬥。情報，尤其是在會戰的早期階段是非常重要，所以指揮官萬不可容許其「眼睛」被射瞎。適合于偵察任務的直升機種類頗多。它必須裝置優良的通信系統和夜間觀察的輔助工具。

一旦發現了敵方裝甲主力時，戰防和砲兵火力指導直升機就必須開始與地面掩護兵力作密切的配合。戰防（反坦克）直升機早已有相當的發展，其攻擊能力正在不斷的改進。新型的戰防直升機裝有八顆TOW戰防飛彈，以及其他火器，包括一門二十米厘砲在內。阻止敵軍坦克前進的武器又不僅限于飛彈和火砲，高度有效的戰防地雷也可以空投在裝甲車輛的進路上。戰防直升機在那些環境中也可以從事此項工作，不過卻不應因此而飛越敵方的地面。

武裝直升機，或稱「砲船」，在越南來攻擊地面目標是頗具功效。不過在西歐這樣的用途可能遠較有限。它們在敵方上空作戰是太危險，所以只能在較遠的射程攻擊敵方部隊。當然在前綫上活動的直升機是應有武裝，而且發現適當目標也應攻擊，不過一般言之，對地面兵力的空中支援還是以定翼飛機來執行遠較有效。飛機能以高飛行和從低空接近目標，其對于地面火力的易毀性是比最快的直升機都要低了很多。在西歐的環境中，「武裝」直升機最好專用于戰防任務，除裝置飛彈外，另加槍砲以供自衛之用。

在全世界上，直升機今天都已成為陸軍和空軍的一項重要部分。二十年前，熱心之士曾宣稱直升機將使地面戰爭完全改觀。今天從事實上看來，直升機在越戰中的確曾扮演重要角色，但卻並不曾贏得戰爭。對于西歐的防禦而言。直升機固然也將負有重要任務，但僅憑它們的行動，我們並不能期待戲劇化的效果出現。直升機雖能執行多種任務，但並非萬能，必須與其他武器系統互相配合。始能對於防禦能力有所貢獻。

在海軍方面，直升機對于作戰的觀念曾產生革命性的改變，大以對潛艇作戰而言更是如此。不過很諷刺，這些觀念也都不曾受到實戰的考驗。

大多數巡航艦以及更大的軍艦都能使用直升機。這些直升機裝有反潛魚雷和反艦飛彈，以及深水炸彈。目前許多國家的海軍都已使用各種不同類型的直升機以供反潛，偵察，和搜救之用。較重（四噸）的直升機是特別適合反潛的任務，不過那卻只能以航空母艦或岸上為基地。

使用直升機以作登陸作戰是已見前述。英國人已將原有的航空母艦二艘改為突擊母艦，專供此種作戰之用。直升機在海上運輸方面也可以有很多的貢獻，它可以來往于軍艦之間從事後勤活動。此外，在商船上，包括油輪）也可以供直升機起降，這對于護航任務可以有很多利益。

專憑直升機本身並不能贏得海戰或保持海路的暢通。不過由于科技的不斷進步，直升機在海戰中的重要性將繼續增大似乎應無疑問，它終將變成海戰中的主要武器之一。

直升機在未來的戰爭中將繼續負担多種的重要任務，無論海、陸、空各兵種都需要它作為主、輔的工具，雖然會被敵方視作主要攻擊目標，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攻防武器載具。

瘟君夢

岳騫

毛澤東點點頭，活曹操接着說道：「至於周林更靠不住，他是二野出身，經獨跟龍和鄧小平兩人一手提拔起來的，他怎會替我們出力。」

毛澤東恨恨說道：「既然這兩個小子靠不住，把他名字勾掉算了。」

活曹操笑道：「還有一個人也靠不住，應該勾掉才是。」

毛澤東連忙問：「是誰？」

活曹操說道：「就是青海省的高峯。」

毛澤東沉吟一下，說道：「高峯這個人，我的印象很淺，他怎樣靠不住？」

活曹操笑道：「我是聽到袁任遠報告的，自從上一任的青海省長孫作賓被整肅之後，主席派了袁任遠去當省長，按說高峯既然知道袁任遠是湖南人，又是主席的親信，凡事應該讓他三分才是。可是，高峯倚仗自己是第一書記，處處騎在袁任遠的頭上，他居然敢欺負咱們湖南人，如何能給他一名中委？」

毛澤東聽到活曹操一段話說得驢頭不對馬嘴，覺得好笑，問道：「這是高峯和袁任遠兩人之間的鬥爭，地方幹部常常有，不能就認定是高峯靠不住，林老你再考慮一下。」

活曹操連忙擺手：「這個問題我已經不止三思了，試想袁任遠是咱們湖南省的優秀幹部，高峯竟然敢排擠他，這就是目無主席，看不起黨。當選了中委，一定會倒到劉少奇那邊去。資治通鑑上朱浮與彭寵交惡的情形和現在很相似，漢光武帝雖然和主席一樣汪洋大度，最後也不得不把彭寵清算了，今天的高峯就是東漢時代的彭寵，主席能容下他已經是德過三皇，功過五帝了，如何還能讓他當選中委。」

毛澤東一聽這件事又出在資治通鑑上，就不敢堅持己見，連連點頭：「好吧！現在把高峯也勾掉好了。」

這樣一來，原提的省委第一書記中，只有六個人入選，其餘的十九人是誰，毛澤東想了一想，覺得也是一個難題，只好向活曹操請教。

活曹操得意洋洋的說道：「剛才主席提九個人名單的時候，我就想到了，這次提出的對象要普遍，不能全是黨務工作同志，其他如部隊，財經，行政，科學，教育都要有，主席試想一下，各部門中資格已經夠當中委，過去受了劉少奇壓制不能出頭的人，正好趁這個時候提出來，他們感激主席的特殊知遇，自然要粉身碎骨以報了。」

毛澤東越聽越有興，猛的一拍大腿，說道：「林老，虧得你提醒了我，我現在就想起兩個人，一是李頡伯，一是唐亮，這兩個人早就該當選中委了，可是李頡伯受到賴若愚的壓制，唐亮受了饒漱石的影響，都抬不起頭來，正好趁這個機會把他拉起來，他一定死心塌地為我用的。林老，你足計多謀，實在賽過劉伯溫和徐茂公，至於智多星吳用給你提鞋也不配。」

活曹操一聽毛澤東恭維他，精神大振，一連摸了幾把鬍子，笑着答道：「主席過獎了，我算甚麼：主席聰明天縱非人力可及，所以才能從善如流，舉一反三。剛才主席想起李頡伯和唐亮，實在是合適極了，現在我又想起兩個人，就是張蘇和張勁夫，不知主席以為如何？」

毛澤東聽到活曹操提到張蘇和張勁夫，不禁愕然，問道：「林老怎麼會想起這兩個人，你不知道他們都是劉少奇的狗腿子嗎？」

活曹操陰陰笑道：「就因為他們是劉少奇的爪牙，所以才要提拔他，第一顯示主席的汪洋大度，雨露無私，第二更可以讓他們領略主席的權力，他們追隨劉少奇，劉少奇並不能提名他們當選中委，他們反對主席，主席却有辦法使他們當上中委，兩相比較，他們今後就知道何去何從了，這樣一來，不但他們兩個要倒過來，大部份劉少奇的部下，也都會辨出順逆，走上正路的。」

毛澤東不料活曹操的鬼主意這麼多，衷心無限佩服，連說：「好的，好的，就這樣辦。」

接着又商量一下，名單大致已定，還留下幾個空缺，活曹操主張給柯慶施、李井泉、王任重等人提名，給他們一個面子，毛澤東也答應了。

說起柯慶施，毛澤東忽然想起一個問題，就把柯慶施、李井泉兩人要當政治局委員的事，提出來和活曹操商量。

活曹操聽到柯、李兩人竟然要進政治局，始而有點憤怒，繼而往深處一想，不禁轉怒為喜，笑着說道：「主席既然答應了他們，自然不能失信，不過他們兩個都不是湖南人，我們應該乘機再拉一個

湖南人進去。」

毛澤東點點頭：「這個倒也沒關係了，選兩個人是選，選三個人也是選，只是另一個提誰呢？」

活曹操尚未開口，毛澤東接着說道：「另外一個就提譚震林算了，他雖然犯過錯誤，可是也受了處分，現在柯慶施都當上政治局委員，實在應該有他一份了。」

活曹操對於政治局委員本沒有甚麽意見，毛澤東既提譚震林，也就跟着同意了。

人選決定之後，毛澤東覺得輕鬆萬分，閉着眼靠在太師椅上又前仰後合的晃起來，活曹操也閉着眼在想他的主意。室內好似一間禪房，坐了兩個入定的老僧。停了十幾分鐘，毛澤東發出滿意的笑聲，說道：「中委會增加二十五人，政治局增加三人，我們的票數就多過劉少奇了。以後任何事情再投票表決都不必担心了。」

活曹操笑道：「中委會同政治局雖然沒有問題，可是政治局常委會依然不能佔有多數，也不能高枕無憂的。」

毛澤東猛然一驚，想起上次選名譽主席的事，眞是驚險萬分，假若當時朱德和周恩來有一個人向那邊一倒，就完了。按說既然控制了中委會和政治局，也應該乘機把常委會改組一下，可是這件事牽扯太大，因爲政治局常委會是由副主席、總書記組成，動那一個人都要經過全國代表大會決定，勢必有一番生死決鬥，非同小可。想到這裏覺得十分洩氣，剛才的一團高興也化爲烏有了。

活曹操猜透毛澤東的心事，笑着說道：主席的顧慮也想到了，現在要是把劉少奇和鄧小平擠出中委會，自然有困難，可是若照政治局和中委會的辦法，增加一個人進去應該沒問題，我們只要在常委會多一票，變成二對三的局面，周恩來自然就靠過來了。」

活曹操一邊說，毛澤東一邊點頭，等到活曹操說完，才開口問道：「林老，你的話都有道理，只是提誰進入常委會呢？這個職位太重要了，很難物色適當人選，萬一引起爭執，就更麻煩了。」

活曹操本來以爲毛澤東能聽懂他的話，順口就提出他的名字，不料毛澤東這樣一問，活曹操臉皮雖厚，反而不知怎樣說好了。

又沉默一時，活曹操挺起身子，咳了兩聲，陪着笑臉說道：「本來我不該推荐自己，可是古人有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之說，我要不提起，恐怕主席一時忽略了，提名別人，將來一定會後悔的。不是我誇下海口，只要我能進了常委會，憑着主席的睿智，加上我的詭辯，劉少奇和鄧小平絕對討不了便宜去。」

活曹操還想向下說，毛澤東插咀說道：「林老，假若你能進常委會，我眞是求之不得，可是有沒有困難，各級幹部會不會反對？林老你要考慮一下，萬一出了問題，我同你都沒有面子。」

活曹操站起來，連連拍胸說道：「主席放心，我絕對有把握，只要主席提出來，一定會得到大多數擁護的。」

毛澤東端詳一下活曹操，只見他蒼白的臉興奮得有點發紅，也覺得好笑，徐徐問道：「林老，你的把握在甚麽地方，可否先告訴我。」

活曹操看到毛澤東一付將信將疑的神氣。覺得有些憤慨，可是又不敢發脾氣，仍然陪笑說：「證據很多，最現成的一件事，我黨八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時，我得票數僅次於主席，和劉少奇一樣多，後來公佈時候他排名在我前邊，還是靠了吳玉章老不死帮忙。」

一句話把毛澤東說的愕然一驚，連忙站起來問道：「吳玉章怎能帮上他的忙，你這個消息從那裏來的。」



石田的說法是，這一「我的母親」之歌，雖然由啄木奇想天外的想像界中，以至爲特殊的藝術手法所產生的詩歌，但此一藝術手法正是五首之後的「東海小島海濱白砂」的藝術手法的原始型態，這就難免使我大吃一驚了。

石田對「東海之歌」的論析，包括了（一）與「閒暇時」主題思想有關的分析；（二）海與由的象徵分析；（三）「東海小島」的象徵分析；（四）白砂、螃蟹的象徵分析與結論，那是一篇洋洋洒洒的論文。

由於此一詩歌被視爲啄木的代表作，因而在解釋上爭論也特別多。有人指「東海小島」爲函館的大森濱，也有人說是日本；有人解釋「螃蟹」是指文學或藝術，但有人則認爲暗諷走向歧途的悲哀的宿命論。至於「無知螃蟹或玩耍」則也有人指爲幻想以自嘲混而爲一的一種憂鬱狀態。

石田在批評上述諸說之際，使用這迴複雜的手法，根據野口米次郎所作滿含戀母情結的英文詩集「來自東海」，推論出「東海」乃意味着日本的。

海則象徵着母親。我迄今在圖書室中翻閱啄木全集，發現其中載有讚許野口米次郎英文詩集「來自東海」的啄木的時評。

「東海之歌」被列於「一握砂」的卷頭，從這首詩歌無法與一連串砂丘之歌分開這一點看來，畢竟是砂丘之歌的代表作。

這一首象徵分析的焦點是：「海濱白砂我在哭泣」。

以白色象徵死，白砂象徵死者，從而刻劃出悲哀的形象。當然，這不是說這首詩歌是在這種意識產生出來的。

它無非是深埋在精神狀態下層的無意識的作用在以表。至於「無知螃蟹戲玩耍」的象徵分析，螃蟹祇是一般性象徵，表徵着同胞愛，而「玩耍」則表露出戀母情緒的愛憎二面。

由此可以看出，它和前面那首「母腹致力者，仍遭人嫌，此物眞面目「日日得見」實具有前後銜接呼應，密不可分的關係，說到螃蟹何以象徵着同胞，其間曾經用極其複雜的迂迴屈折的手法旁徵博引，而且使用很多專門性的學術用語，實在不是像我這樣所能完全透徹了解的，當然更談不上擇要摘錄，恰到好處的了。

總而言之，如果把「東海」之歌的主題，解釋爲素盞鳴尊（根據日本的古老傳說，素盞鳴尊乃是開創日本的天照大神之弟，性極暴戾，被放逐至出雲，後返國，教導日人種植樹木！—譯註）對故國的思慕的話，那麼，此一詩歌所隱含的悲哀，正如素盞鳴尊所言：

歐洲是我家
天遙路又遠
思鄉常飲泣
何日返故園

詩歌所顯示的鄉愁。這使得始終認爲這只是一首流露失戀痛苦的詩歌的我，不免大吃一驚。

說到吃驚，過去我一直相信啄木是社會主義詩人的先驅者。記得在學校上國文課時，加納老師就曾這樣告訴我們。

而上歷史課的米司門士，有時候和加納老師進行那誇張而又熱烈的雄辯，那神情也如在眼前。誰知石田如此深入探討啄木內心，竟爾掌握了他的文學的原動力的真面目，這怎不使我吃驚。我對數學與化學雖有偏好，對文學甚感興趣的倒沒有多大興趣。可是，讀了須賀川那位醫生所作啄木的「解剖報告」之後，我不由深深感覺到，文學這種東西，不，應該說是人類這種動物實在有趣得很。

不過，石田覺得，也許有人認爲，鑑賞詩歌可由當事人採取自由心證

川端康成的愛與死
臼井吉見 著

的方式，根本無須第三者多管閒事，還用論理、剖事的方法作甚麽分析、批評，並且引用艾浦遜的話加以說明。

我不知道艾浦遜是何許人也，雖曾問過開羅蓋和朱可門士，可惜他們不願告訴我。我也曾在母校圖書室和鎮上圖書館中，試圖找尋答案，但也一無所得。

根據艾浦遜的說法……無妨美麗的花朵爲背景，自我安慰。單我這樣，我就辦不到，我非把那美麗的花朵摘下來不可。未加說明的美麗，會使我心癢難耐。

我也知道不可以把美麗連根拔起的道理，但是，僅僅撥開美麗的根蒂來看看，就認定是連根拔起，也未免太大驚小怪了些。……

接着，石田要求讀者們再囘到「閒暇時」的記事簿上去。

輕聲頻呼喚
企盼再相見
徒垂數行淚
幼年終未返
猶憶君庭院
桂樹傳香遠
豈眞人天隔
忘風竟六年
東海小島
海濱白砂
我在哭泣
淚溼衣裳
無知螃蟹
與我玩耍

果然！我不由得感到一陣異樣的驚悸。

我一再全神貫注地反覆研讀須賀川那位醫師，根據佛洛伊德分析法所作啄木論。在研讀過程中，充分暴露出，在很多方面，我缺乏基本性知識與與教養。

石田先生的啄木論計分上下二冊，多達八百餘頁。我試着擇要摘錄有如上述，但是我沒有自信，自己的摘錄已經正確地掌握住了他的要旨。好在，我不是那種非把美麗連根拔起看個究竟，决不甘心的女人。說實話，我根本無意深究。不過，在閱讀期間，我漸漸爲它所吸引。

這之前，我從未經驗過由於內容精采而放不下手的情形。這一次還是第一次。

在研讀時，我覺察出內心在顫動，最後甚至聽到了心臟的跳躍聲。不知不覺中，我把弘濟童女的沼田沙汰、伊藤初代、千代，甚至道子都混淆在一起，最後，連啄木和先生的印象也有時候部分重疊，有時候又各自分離。唯一和實體完全吻合的，乃是生來孱弱的體質。

先生在母腹僅僅七個月，是一般所謂早產兒，而先生在三歲時就喪失了母親。

換言之，先生和生母之間聯繫相當脆弱與浮動。正因爲如此，在先生的無意識世界之中，始終在尋求母親的音容以及與她的聯繫。

我想，也許這就是先生從事文學的原動也未可知。會不會由於長久以來內心對母愛的飢渴，終而形成對年輕女性百折不撓的執着現象的？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把自己扯進去，似乎有些恬不知恥，不過，我從來無意把這件告訴任何人。

那就是，我感到莫名的嫌惡。如果要我用一句話概括我在先生公館六個月期間的感受，那麽祇有兩個字：嫌惡。

我也曾想像過，和古事記中的素盞嗚尊那樣，「堅洲是我家，天遙路又遠，思鄉常飲泣，何日返故園」這些地方正是兩者文學的同一根源也說不定。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啄木的肥皂泡和先生的胞皂泡，是完全不相同的，可是，瓶中的水的不是性質相同，就是內中融化着性質極爲近似的肥皂的吧？那是執着於幼年時期的情緒？

石田在探測啄木的深層心理時，會引用他的否定現實界，肯定靈界的原則；但是，即使不借用石田那銳利分析的解剖刀，單憑我所知道的先生和先生的文學，也讓人覺得其間有相同原則一舉歷歷在目。

即使不說是强烈到否定現實世界的程度，最低限度，對現實毫不關心，對現世的愛沒有信心，應該是錯不了的。

我想，「禽獸」這一篇小說就充分暴露出這一傾向，不難覆按。至於肯定靈界的部分，以先生的情形來的，不能說是肯定。

「給父母的信」雖是以信函形式，呼喚逝世父母的作品，但在若干信件中，都是以「父母呀，請安眠吧」作爲結尾的。

不過，在昭和七年，先生三十三歲時的作品「抒情歌」，是一部採取對死者獨白的形式的作品，其中却滿含了對靈界的强烈憧憬。

「抒情歌」這一作品的內容大致是這樣的：

孩提時代就被稱之神童的龍枝，在尙未識字、讀書的時候，就會加、減、乘、除，而且脫口而出，滾瓜爛熟。

不僅如此，關於天候以及其他各項事物也能精確預測，了無差誤。及長大成人，對某一男性產生情愫，當對方尙在執筆寫信時，她已經在書寫回信了。

其後，雙方即賦同居，雖然對方返宅時間極不規則，她却每能正確預測時間，而在途中迎候。

可是，最後他却與別的女性結婚，不久即告撒手人寰。不可思議的是，龍枝唯獨對這件事未曾預卜準確。

於是，龍枝一邊對花傾訴衷腸，一邊向死者持續獨白。對於死後世界和現實人世幾乎沒有因她的獨白而有任何改變，而她深感失望。

她說，與其在冥土或現世再度成爲情侶，倒不如兩人投胎變成紅梅或夾竹桃花朶，由蝴蝶居間穿針引綫而結婚，將要美得多。這是先生顯示對靈界懷有深邃憧憬的作品。似乎在甚麽地方，先生曾經表示過，這是他自己最喜歡的一部作品。

同年撰作的「慰靈歌」則對靈界的思慕更深一層。書中主角鈴子，說起來乃是靈的女性。它具有使他人的靈魂在自己身上顯現的「法力」，也擁有透視遠方發生事件的能力。

先生借用鈴子的肉體，使花子的幽靈以各種型態在眼前顯現。當鈴子暈厥的時候，響起了花子的聲音，也出現了她的幽靈的身形。花子意欲餽贈薔薇，爲了未被接受，花朶乃飛回到原來的花瓶中去，接着，在紅茶中長出了一根草，散佈出菊花的香味。

面對冷酷現實開創新機運
憂患可磨練智慧風雨可生信心
地無分南北全民一心共赴國難

萬人意見

中美關係驟變，是近三十年來世局演化對我們一次最劇烈的衝擊，也是對我們能否突破逆境的嚴格試煉。

近三十年來，敵我隔海相持，世局又復混沌多變，遂使我們反共事業在氣壓低沉之下，又須忍辱負重，委曲求全，處於此種艱難的環境，就難免使部份同胞，由苦悶而沮喪，滋長苟安依賴之想，爲了消除此一傾向，拂逆之來，應可產生刺激作用。七年前退出聯合國之初，雖是一郵巨大衝擊，但大家遵照先總統蔣公「處變不驚，莊敬自强」的訓示，不但渡過此一難關，而且銳意發展經濟，推展建設，使國力而趨充實，民生愈臻樂利；現在，美國背信毁約，固是我們在外交上的重大挫折，但七年多以來的種種跡象，已使國人有了心理準備，預料這一事實終有發生之日。這幾天全國同胞表現熱愛國家，擁護領導中心，支持政府的行動，已展現了中華民族在艱彌厲、遇阻不廻的志節，也預示國運必能由剝而復，否極泰來。

憂患中可以磨練智慧，風雨中可以產生信心，許多歷史可資證驗，抗日戰爭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當時國家尚未眞正統一，國防準備更未完成；可是，在蘆溝橋事變突然發生，政府宣佈抗戰到底的決策，長期鬱悶的民心士氣高張起來了，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一致効力獻身，義無反顧，終能再接再厲，贏得最後勝利。

今日美國背棄了盟友，共黨在加緊謀我，復興基地一千七百萬同胞，已到了安危相仗，生死與共的時候。每個同胞也都深切了解，如果國家安全不能保障，不論是那一階層與行業，也不分貧富和省籍，都要同遭浩刧；因而自動自發地激揚起共體時艱、共赴國難的精神，爲求生存而奮鬥，爲消滅共黨、拯救大陸同胞而奮鬥；亦只有達成此一目標之後，台灣方能獲得眞正的安全，國家民族才有光明遠大的前途。

今天人心靜定，士氣昂揚，展示了我們永不動搖的意志，不爲勢刧的信念，此種深厚的精神力量，就是我們長存永固的重要憑藉，我們必須使可用的人心，可恃的士氣，與政府所採的非常措施相結合，以强化統合的行動力量。行政院孫院長昨日在立法院，報告當前所須做好的重點工作：一、加强戰備，鞏固國防，來保衛國家的安全；二、穩定物價，提高外銷競爭能力，以確保經濟在穩定中持續成長；三、加强對外工作，維護國際地位；四、推動政治建設，改善人民生活。

這都是關乎國防與民生，持久與應變的急務，更有賴全民配合參與，發揚自力更生的精神，由操之在我，進而成之在我。

當前憂患沓來，風雨如晦的情勢，雖是一個冷酷的現實，也是激勵我們的鬥志，堅定我們的信心，來迎接挑戰，開創機運的時刻；政府有爲，民氣可用，更要滙聚精誠爲力量，合萬衆爲一心，在逆境中打開出路，期着國家目標和勝利大道邁進。

鞭毛護毛意見分歧
華鄧兩派分裂加深

最近在北平出現的要求重新評估已死的毛澤東的思想的大字報顯示，中共黨內的高級頭目之間已分裂。明顯的不和顯然發生在華國鋒及

鄧小平一派和汪東興及他追隨者一派之間。

出現在「人民日報」社前的大字報，指責黨的理論刊物「紅旗」對全面性的重新研究毛思想的運動完全保持沉默。「人民日報」是中共的黨報。「紅旗」相信是由汪東興所控制。

絕然相反的，「人民日報」在過去數天中却大事宣揚，在報導和社論中表示贊同重新評估毛的思想。「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吳紀衡上月會告訴一個日本記者團說，他的報紙已決定不和「紅旗」寫聯合社論。通常，對重要問題，這兩份刊物都刊出聯合社論。

在最近的另一項發展中，在毛澤東統治期間被罷黜的數百名「右派」份子，已復出。

據了解，最近的重新評估毛思想運動獲得二十五個主要行政區頭目的支持。該項運動的下一步將是調查由毛澤東發動在一九六〇年代的「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所犯的「錯誤」。

中共對毛澤東鞭屍的箭頭，已指向毛澤東所策動不「文化大革命」。

北平「光明日報」刊出的一篇文章中宣稱，毛澤東用來發動「文革」的一篇「文章」，實際上是反革命的」。此『文』係姚文元所寫，於一九六五年在上海刊出，已被抨擊爲「旨在實施法西斯獨裁的反動信號」。

「光明日報」的文章，「不啻控訴毛澤東，實際上試圖實施法西斯獨裁」。

這篇文章是「貶毛行動中，最令人驚駭的文章之一」。並暗示七十六歲的前「首都市長」彭眞的復出，目前大門已開。彭眞是「文革」期間，第一批被整的實力人物之一。

反毛派紛紛復出

鄧派心腹抓實權

中共「中央」在「三中全會」中說，毛澤東也犯過錯誤，他過去的許多主張，都已過時。

這次會議，是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的第三次「全會」。從十二月十八日到二十二日在北平舉行，有一百六十九名「委員」，和一百一十二名「候補委員」參加。會議的公報，由「北平電台」今天廣播。

在强調貶毛方面，委員會正式通過恢復了一部分他黨內政敵的名譽，最顯著的是彭德懷。

在一九五九年與彭德懷同時被整肅的「總參謀長」黃克誠，已經復出參加「中央委員會」。他已被任命爲由一百人組成的黨的「紀律委員會」中的「常任書記」。

被毛澤東整肅之前，担任過多年黨、政方面經濟職務的陳雲，已復出担任黨的「副主席」。

指揮軍隊於一九六七年在武漢鎮壓紅衛兵和其他激進分子的陳再道，已復出參加「中央委員會」，並被任爲「鐵道兵團司令員」。

周恩來的老婆鄧穎超，和陳雲、胡耀邦、王震已被選入「政治局」。這使「政治局」的人數到達三十名，二十七名委員，三名候補委員。

由於陳雲的任命，現在已有五名黨的「副主席」。

補選九名「中央委員」，他們是：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勛、王任重、黃火靑、陳再道、韓光、周惠。

所有的新任命，都是會加强鄧小平地位的人。

中共正式宣佈彭德懷與陶鑄已經死去。

彭是死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陶是死於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共頭目在北平舉行追悼會。彭德懷爲中共前「國防部長」，因强烈抨擊毛澤東的「大躍進」而失寵。陶鑄曾任共黨「宣傳部長」，二人均死於毛澤東發動的「文革」整肅運動中。

蘇聯「塔斯社」評論中共「中央委員會」之後的一些人事變動說，這顯示中共高階層的鬥爭仍在繼續之中。

廣東各地反共組織蜂起進行游擊鬥爭

最近廣東各地出現反共組織，不但攻擊共軍及民兵，而且大量散發傳單，展開英勇的武裝鬥爭。

廣東惠東縣多祝公社字望大隊，近數月來爲全力執行「四個現代化」要求，强迫農民大事積肥，引起社員普遍不滿。目前大多數年輕力壯的青年均三五成羣，相互串通，準備逃亡。其中有逃入山區成立反共組織者，如今年四月中旬，該大隊下放知青陳才廣（男、廿九歲、海南人）、季有亮（男、廿七歲、廣西桂林人）等卅七人，即羣起奪取該大陸民兵部隊二十枝步槍，逃入山區，組織「反共救國先鋒隊」，經常出襲附近社隊運輸車輛，與共黨展開武裝鬥爭。

廣東新會縣古兜山爲該縣最大山脈，山高林奇，以往爲匪寇嘯聚地區。四人帮事件後，該縣四人帮餘黨及民兵頭目，紛紛率部拖槍上山，與共黨鬥爭，形成反共武裝基地，共軍亦未敢深入山區清剿。近來在該山區附近，經常發現署名「義勇救國軍」的反共傳單，相信即爲彼等所爲。

自今年八月中旬以來，廣東連縣之坪石、星子圩及湖南宜章一帶，經常出現由活動在連縣、韶關北部山區的反共武裝「工農聯盟青年軍」所張貼及散發的反共標語、傳單。其內有「四人帮是害人精，華、鄧集團也是壞蛋」，「我們不要聽甚麽『四化』的鬼話」以及「所有人民團結起來，砸爛他們的狗頭」等。九月初及九月中旬，該反共武裝會炸燬粵漢鐵路樂昌至坪石段之永濟鐵橋，使鐵路運輸爲之中斷，並刦掠一輛由坪石開往連縣之貨運車。事後，共幹在該地區大事搜捕，但無結果。

今年九月六日一批由法國進口的紡織機器，由廣州轉運至湖南長沙時，在韶關以北十五公里的山區中，遭反共武裝「粵北地區反鄧委員會」炸燬。翌日，韶關市並出現許多由該委員會所散發題爲「告全體市民書」的傳單，內容指責「鄧矮子」丟盡人民之臉，無恥地向帝國主義國家屈膝，並宣稱爆炸祇是給「鄧矮子」一個小小的懲罰而已。廣東揭陽、揭西等地反共武裝活躍，一般共幹心理徬徨，其有關情況如下：

廣東揭陽、揭西與普甯三縣各村鎮糧倉，於本年九月間，連續有十除座遭當地反共武裝縱火及安放其自製之炸藥所破壞，損失儲糧一百餘萬斤，其中以揭西縣大溪糧倉及普甯縣鯉魚湖庵埠糧倉分別損失十餘萬斤及九萬餘斤爲最多。

目前該三縣一般地方共幹對共黨中央長期鬥爭、而最後總是基層幹部受迫害的情況，業已看穿，深知自己在運動中無法置身事外，隨時隨地都可能被揪出批鬥。因此，人心惶惶，大多暗中聯絡海外親友，設法出境。

大陸知青不滿中共下放政策

大陸東南沿海包括浙、贛、閩、粵、滬在內各地區的廣大知識青年，因不滿共黨仍要驅策他們繼續上山下鄉，掀起反對華鄧的新行動，指共黨最近宣布在「若干年後」取消下放的說法是一種無限期的欺騙把戲。

上海市區從公園到熱鬧的南京路，均出現由知識青年用不署名式貼出和書寫的標語，要華鄧完全停止這種剝奪自由的下放。

過去被中共下放到粵、閩、贛、浙沿海及山區各地的知識青年，因不滿永無止境的奴役和迫害，暗中組織的「下放青年聯盟行動縱隊」，最近也四出散發傳單。

萬人詩壇

封淑英主壇

孤芳

詩詞四象回文　封淑英

直讀：（七言律詩）

涯幽一入潛光盜。夜夜懷珠好照明。
鞋鳳穩行冰薄薄。鬢蟬危墮霧輕輕。
釵瓊折去遺人故。鏡石埋來悞女英。
乖遇苦無成半事。負恩私自咎生平。

回讀：

平生咎自私恩負。事半成無苦遇乖。
英女悞來埋石鏡。故人遺去折瓊釵。
輕輕霧墮危蟬鬢。薄薄冰行穩鳳鞋。
明照好珠懷夜夜。瓊光潛入一幽涯。

直讀：（前詩變詞爲虞美人調）

涯幽一入潛光盜。夜夜懷珠好。照明鞋鳳穩行冰。薄薄鬢蟬危墮霧輕輕。
釵瓊折去遺人故。鏡石埋來悞。女英乖遇苦無成。半事負恩私自咎生平。

回讀：

平生咎自私恩負。事半成無苦。遇乖英女悞來埋。石鏡故人遺去折瓊釵。
輕輕霧墮危蟬鬢。薄薄冰行穩。鳳鞋明照好珠懷。夜夜盜光潛入一幽涯。

醉鄉

二首　雪梨林康

騰騰兀兀視曚曨。試搜好辭頌酒功。
酣半元知愁會甚。樽前惟識臭相同。
寒流塞境霜霏白。熱浪排空炭熾紅。
藥猛衾輕渾不覺。據床又待日生東。

其二

聞道解憂有杜康。殘年判拼擁壺觴。
夢回汗漫柴盧寂。窻透光凝夜月涼。
歷歷虎狼當道路。紛紛狐鼠幻囂張。
吾生到此將焉往。驀地腥風襲醉鄉。

狄懷

劉雁

萬里雲山障碧羅，天涯芳草近如何？
月明蒼海還珠夜，人望天河返掉波。
世亂莫嫌呼喚少，秋思遍屬別離多。
平安二字虔誠贈，楊柳風前待玉珂。

前題

陳琳

寂寞孤城露又侵，卅年客子度秋心。
風雲佇足猶夷漢，庭苑回頭已古今。
月下鬢絲霜更滿，水邊鷗侶意何深。
請君莫負鄉邨約，夜飲籬前蟋蟀吟。

秋懷

關鏘鳴

九霄雲靜月華明，酒氣花香燈滿城。
客邸縱歡忘昨累，螢屏影對聽新聲。
牢騷怕惹招人厭，世事遑論乞鬼憎。
舒眼秋光皆入畫，調脂染翰共娛情。

定風波

蕭君亮

霜氣漫空望眼迷。寒雲冪冪雁聲低。潮落風斜帆影遠。惟見。數行疎柳舞長堤。秋月春花誰與度。遲暮。斷腸人在小樓西。寂寞倚牕愁日短。簾捲。畫梁雙燕幾時歸。

前調

碧芝來函索寄布衣料　麥正本

偏汝來難戔去難。廿年魂夢不曾閒。一紙乍承青鳥遣。看徧。淚痕隱約墨痕閪。只說西風多縮瑟。猜得。有人十月尙衣單。僅是數行言已足。休讀。忍聞枵腹勸加餐。

前調

旅月寄懷　劉雲閣

點點輕霜到客邊。鬢絲儘自漸盈顚。

寒月半弦樓外挂。深夜。憑闌因甚未安眠。顧影甇甇長念遠。愁遣。慣將離緒鎖眉端。前約歸期偏又誤。何故。秋風不爲送帆旋。

前調

贈潘學增詞長　衞燕山

蘊藉襟期博學師。[illegible]陽德望寸心儀。蓼渚烟湄鷗席次。深致。能否春醪點染時。梅鶴交遊吟賞地。常事。湖山書卷養期頤。唯有一番知己意。何以。執經偏覺識君遲。

定風波

何敏公

庭院空垂畫幕深。飄零一葉瘦千林。橘綠橙黃供點綴。心醉。秋容未改像如今。歲月催人猶似舊。搔首。浮生若夢費追尋。巧弄陰晴天欲雪。凄切。滄桑世事五湖心。

前調

遣懷（用陳允平譜）　容蓮鄉

獨枕橫琴漫捲簾，臥看花影落風簷。窗外松篁吟翠韻，聲咽石泉，一檻氣清恬。起坐焚香把易覘。憑消世慮靜惟添。幾許身閒能屬已。宛若行雲，過嶺不曾粘。

定風波漫（用張翥體）

鮑少游

嘆浮生，歲月駒馳，流光亂絮不定。屈宋清詞，徐黃彩筆，年少相憧憬。畫堂深，月簾靜。烟篆丹爐親侍病。燈映。倍凄迷怡晃、綉屏鴛並。謝家芳徑。記相携，笑賞三春景。正棠梨花鬧，尊前唱和，又續寒梅詠。恨春殘，魂歸暝。銀燭搖紅花弄影。雖更、傷心再望，西湖[illegible]。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響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385

不聯蘇不談判是對的

一九七九年的矮幫

有美國怎樣？沒有美國又怎樣？

由賣菜婆當上「人大」副委員長

國共「和談」的歷史教訓

我們爲甚麼不能採聯蘇政策

美國中共建交過程中一大隱秘

七九年香港經濟的展望

拉關係

嚴以敬作

陶鑄升得高埼得快

NO.585 一月十一日出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 一九七九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〇七八五二
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目要



不聯蘇不談判是對的

最近，因美國總統卡達的背約，中共與美獲得建交。從北平華盛頓兩方面言論看，中共似已答應美國不以武力進攻台灣，幾個月來北平宣傳工具不彈「解放台灣」這個老調就是證明。然不講「解放台灣」，並不等於中共已死了這條心，而是擺出一副姿態，讓以美國總統卡達為首的一少撮政客，更加相信中共，支持中共，甚至援助中共，以加强北平政權對抗蘇聯的聲勢和力量。

在美與中共建交後，北平政權一再聲言，台灣「統一」給中共的條件已向前邁了一大步。於是，在宣傳方面展頭了花樣翻新的攻勢。如雙方進行探親，通信和民航飛機通航等等，好像是中共政權眞的已不再閉關自守，而是一個十分開放的社會。事實如何？只要看天天有人從陸上或海上冒生命危險逃往香港、澳門就可知道，大陸的人民有沒有自由，他們的生活是否足以溫飽了。可以肯定：今日的華鄧班子與過去的毛周集團並沒有兩樣。

中共爲了瓦解中華民國達到不戰而「解放台灣」的目的，施出了混身解數，但歷史的經驗告訴人們那是不可靠的。

蔣經國主席在中國國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說：「中華民國堅守民主陣容的立場，無論在任何情況，任何變化下，絕不與中國共產黨談判，也絕不考慮與任何共黨政權交往」。

如果只是爲了向白宮當局報復，爲北平政權製造更大的不安，可以與蘇聯交往，因爲美國所以「荒不擇路」地亟謀與中共建交，目的在於聯中共以制蘇聯，但這是最笨拙的手法，因爲「紅蓮白藕青荷葉，蘇毛原來是一家」；以美國那些蠢蛋而言，極有可能因北平與莫斯科之爭，中間有了美國插手，反會早日促致他們的重新友好。他們都是馬列教條的信徒，所推行的都是所謂「社會主義制度」，實行的又都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一旦時過境遷，中共必會再度投入莫斯科懷抱。

有的人因反對中共而「看好」蘇聯，那是不對的。因爲，中共有今日那完全是蘇聯的帮助而造成的。中國大陸同胞長期陷於苦難之中，那也是蘇聯之賜。當然，間接也與美國人有關。

總而言之，蘇聯不可靠，中共不可靠，美國也不可靠。中國人要想自立自强，完全要靠自己。蘇聯由帝俄時代到戰後的斯大林，對中國除了侵畧野心外，實無一點道義可言，如果聯它棄美反共，自然沒有好下場。如果與中共「談判」，若再有美國人「帮忙」，那結果也就是舉手投降。

蔣經國總統的主張是對的。只要是愛國的中國人，就應該支持這個主張。

中共自一九二一年成立，從一九二三年奉共產國際命令與國民黨「合作」以後，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止，國民黨與共產黨兩次「携手」，結果都是前者吃了大虧。這個虧到現在仍未吃完，如果台北當局忘記了教訓，在一時處於劣勢的情況下與中共「談判」，那就是自尋死路。

抗戰爆發後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共曾發表一份「共赴國難宣言」，保證參加抗日，實行三民主義，並將共軍改編爲國軍接受政府指揮。但在它「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方針下，實際上所幹的是破壞抗日的勾當。抗戰勝利後，中共獲得蘇聯的支持，用關東軍的武器武裝了大批共軍，進而不斷在國內各地進行軍事挑釁。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好心」的美國派特使馬歇爾來華進行調停。國共雙方同意停戰，並決定於第二年舉行全國政治協商會議，結果又是中共不遵守諾言，終至使大陸赤化。

中共不可靠，有美國人插手更糟。以當時情況而言，政府過分遷就美國，而分赴淪陷區接收的黨政軍人員，又多數是私心過重怕死愛錢的壞蛋，國事又那能不壞？「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旨哉斯言。

「黨外人士」拿美國做靠山破壞團結

顛覆有據豈可不國法從事！

台灣有一撮「黨外人士」，聲言受美國國務院支持，藉「選舉」大搞顛覆活動。中華民國控以「叛國」之罪，香港的胡某 徐某竟「大為震驚」，為文攻擊政府。美國與中共勾結後，各方呼籲團結，這批「黨外人士」正是團結的絆脚石，徐、胡却支持他們，攻擊政府，究竟居心何在，殊耐人尋味！

萬人傑

美國馬仔理應清除

讀者寄來剪報，是去年十二月廿七日的明報，胡菊人「集思集」的一篇題為「台灣乘勢清除異己」的文章，讀者在旁邊批了幾個字，但看不出寫什麼。讀了內容，便領會到這位讀者的目的。顯然他讀了這篇文章後很氣，希望我們對它批斥。

自從胡菊人在星島晚報潘朝彥時代的「星晚文化」中發表了那篇譏諷先總統背後夾鐵板的文章後，老萬絕少看胡某的文章，恐怕看得多了自己也會神經錯亂。雖然每天循例看過大部分香港報紙，包括明報在內，如果不是這位讀者特別剪寄，這篇文章便「走雞」了。

要知道胡文之如何荒謬，不能不浪費一點篇幅，將該文的前段，介紹如下：

『二十一日下午筆者寫了一篇「有感將經國之言」，對他不聯俄、不獨立的堅持民族大義頗表讚揚。晚上接到一個長途長電話，聽到一個壞極的消息，對方說剛在台灣電視上聽到，陳鼓應、陳婉眞被國民黨開除黨籍，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黃玉嬌等五人被控「叛國」。我說是誰控告呀？對方說，是政府，很嚴重的罪名呀！

放下電話後，心裏激動，很不以台灣當局這種做法為然。馬上打電話給徐復觀先生，對他說，為什麼台灣這樣做？對台灣當前局勢非常不利，美國同情台灣的人再怎樣為台灣說話。海外人心和台灣民心將大受打擊。徐先生很氣憤，徐先生說想不到國民黨竟利用這個中美建交激越民情和緊急關頭，要將黨外力量一網打盡。我亦深以為然。

我又給報館編輯電話，請將「有感將經國之言」短文抽回。』

一直以來，製造中壢事件的這批選舉惡霸，在海外有一班伙伴，遙為呼應。在紐約，有人為他們在美國人面前示威吶喊，在中壢使用暴力破壞選舉，還說台灣政府不夠民主。在香港，胡某主編的明報月刊，一面倒的替這班人說話。

是否拿了中情局的錢，除了調查局，看來很少人能拿得出證據。可是受美國人支持而搗亂，却是出自他們之口，在美國醞釀與中共建交之際，中情局進行這項陰謀，絕對有可能。

這種見不得光的行動，在許多國家都有過紀錄，對中華民國施此狡計，何足為奇？徐某胡某有如被踏着條尾，難怪讀者看不過眼，要我們仗義執言。

現在，美國發瘋已發出面，與我們的敵人訂交，因此我們也應視之為敵方。胡某不必顧慮「美國同情台灣的人再怎樣為台灣說話」，拿美國來欺壓政府的人，理應列為「叛國」的。

不要再拿美國佬來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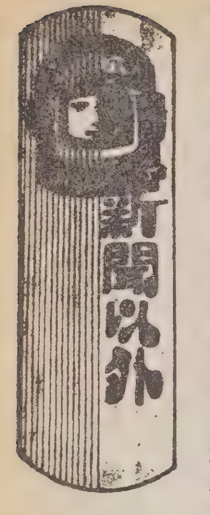
胡菊人所說的「清除異己」，其實是「團結力量」。過去中華民國就因為有這麼一批政客，藉着美國支持，在國內活動，大搞美式民主，以反對派自居，凡百皆凡。香港也有這種人，但因香港由英國人統戰，英國佬除中共外，不怕什麼外國干預，只要對中共千依百順，什麼人也不必賣帳。

在國內，所謂美國大使館也者，專門向華府打小報告之機關也。抓兩個背叛分子，華府馬上收到報告，部分大官恐怕美國指為不民主，不敢大刀闊斧處理。這班政客又利用在海外嘍囉，作反台示威，使外國人對中華民國產生錯誤印象，以為中華民國政府是個獨裁政府，沒有民主自由。其實，如果台灣確如胡菊人輩說的那麼獨裁，怎會有民主選舉？怎會有國民黨候選人敗於黨外人士之理？

陳鼓應、陳婉眞被國民黨開除黨籍是因為他們違反黨紀，是國民黨內部的事，國民黨開除兩個黨員，胡菊人便認為是「壞極的消息」、「美國同情台灣的人再怎樣為台灣說話？」、「海外人心和台灣民心將大受打擊」。但事實剛好相反，當美國與中共勾結消息傳到台灣，朝野一致要求政府嚴處這班靠美國佬支持的離心分子，可見民心並未受到影響，且大家認為要團結力量，自力更生，就必須先把這些美國豢養的搗亂分子清除，必須在全國精誠團結之下，才可打出一條新的生路。

中華民國既與美國斷交，依賴美國的幻想應當拋棄，對這班挾美自重的政治垃圾，應已無所顧忌，我們不但贊成政府將這班人治以「叛國」應得之罪，更要求政府徹底調查，把他們集團內的分子，一一連根拔起。必須把這些離心分子清除，才能一致對外。

徐某說：「想不到國民黨竟利用這個中美建交



，激起民情和緊急關頭，將黨外力量一網打盡。」我老萬是「黨外人」士，可以說這些話，但徐老先生自己知道自己的底子，多少年來一直是吃國民黨的飯，如果沒有國民黨豢養，恐怕早成餓莩，那有今天的「牙擦擦」？

抱着美國佬來唬嚇人的時代過去了，胡某、徐某的膏藥今後不會有人過問，反正我們也不介意「美國同情台灣的人」怎麼說。其實，同情中華民國的人還是會說公道話的，高華德、比爾等等，並未因國民黨開除兩名黨員及將五名搗亂分子控以「叛國」之罪而停止對卡達的控訴。胡菊人有撤銷他的文稿的自由，這些發噏瘋的狗屁文章，誰在乎它發表不發表？

團結的絆腳石

有位教育界朋友讀過元旦老萬牛馬集的「美國馬仔理應清除」一文，冷笑一聲道：「徐某人有什麼資格批評台灣？中華民國教育部每月拿五萬塊錢作新亞研究所經費，徐某不用做事，每月支領導師費三千元，這麼多年來，已經白拿了國家不少錢。別人可以說國家對他不起，如果徐某不滿中華民國，這三千元港幣的導師費何不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去領？」

老萬完全不懂徐某的來龍去脈，聽了這位朋友的話，很感興趣，却也沒有尋根問底，只是浩然一嘆，覺得政府就愛花寃枉錢，如果國民黨眞是要「排除異己」的話，首先就應清除這些「吃碗面反碗底」的人。何況，國家正處在最艱困的時刻，首要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共渡難關。因此，在我們自由陣綫中，不應再容許這些唱反調的人。即使政府懲處不了身在海外的徐某一類人物，至少也不應再浪費國家金錢豢養他。老萬建議教育部，馬上要停撥這筆經費，他要活下去，便讓他向鄧小平去領「人民帮」好了。

因被控「叛國」而使胡某、徐某「大吃一驚」的黃信介、施明德、張俊宏、姚嘉文、黃玉嬌及被國民黨開除黨籍的陳鼓應、陳婉眞，並非因「排除異己」而對他們起訴、開除的，大家在報紙上看到，警總最近在台灣抓了五名從日本潛入的共諜，並搜出一批槍枝，三百套警察制服。據說他們的計劃是：在選舉前兩天製造事件，然後由他們的同路人「扮演」警察，開槍殺人，由此造成民憤，事情鬧大，他們顚覆目的也就達到了。

據了解，政府已把握證據，認爲被控叛國的這班人，有參與此項活動的嫌疑。請問胡某、徐某，假如兩位是蔣經國總統，會怎樣處理？把這些人處以叛國之罪是「排除異己」嗎？「美式民主」在中國已誤盡蒼生，中華民國並不是美國，中國所需要的民主並非美式民主。家長式的獨裁在百分之九十是中國人的新加坡不但行得通，而且備受世界讚揚。假如中華民國也採取這樣的政治作風，早已强大起來。

李光耀對待唱反調的報人，把他們關起來，不審不問，讓他們反省，其他的人便乖乖的，不敢哼一聲。但胡某、徐某這些人，不敢說李光耀排除異己；新加坡賴李耀的鐵腕統治，得以安定繁榮。

如果老萬是蔣經國總統，早就把這班人送去火燒島，這麼一來，中壢事件，中山堂事件都不會發生，那還有胡某、徐某嘵舌的機會？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新亞研究所的徐導師是何許人，過去在政壇上有過什麼煊赫成就，余生也晚，不大了了，只是讀過胡某的「台灣乘勢排除異己」一文，他曾在電話中對胡某指責國民黨處理如何不當，事後朋友又告訴老萬，此人目前還是靠着國民黨每月三千塊錢過活的，頗覺其人有「吃碗底反碗面」之嫌，對他的人格，頗爲懷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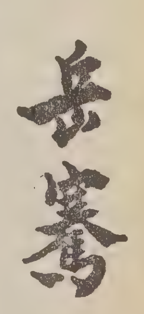
直到本月四日，看到他在明報副刊發表的「一點補充」一文，才知道他在重慶時代、南京時代，在國民政府裏，都位居要津，且可以對蔣公進言，當然並不簡單，想來一定是位「大人物」了。至於他是否國民黨員，老萬無從證實，以理度之，不會不是。他文中述及「民主黨派人士」在校場口的反國民黨大會，及南京時代的武漢大學學潮，以說明他的「智慧」比吳鐵城、吳國楨、張勵生、谷正鼎等人爲高，力主不可鎮壓。老萬以黨外人士資格，批評重慶、南京時代的這兩樁事件，却感覺得吳鐵城等人的智慧固然不高，而徐某的力阻鎮壓，智慧更低。從今天回看當日事情，無論民主黨派人士的反國民黨大會也好，武漢大學學潮也好，都不過是共產黨幕後發動，假借「民主人士」和「學生」來困擾執政黨，如果政府「讓步」，他們達到損害政府威信的目的；如果引起流血事件，他們便告洋狀。因爲國民黨太過依賴美國，而美國若干要員，又受了中共「收買」，因此國民黨不敢放手去幹。

如果當年國民黨不是那麼軟弱，用鐵腕處理這種反叛事件，應是風平浪靜。試看這班「民主黨派人士」在中共奪得政權後，他們受到重重壓力，敢在北平舉行反共產黨大會嗎？只是大鳴大放一下，便關在牛欄，永不超生。共產黨對民主人士夠狠，所以他成功，國民黨內有徐某這種人，一味要政府退讓，也因此而退到台灣。

現在，美國、中共又利用在大陸時代那一套，在台灣再搞「民主人士」的活動，他們的背後有花旗政客，這種「民主」如果還能容忍，大家要買定條船，準備像越南難民那樣逃亡了。

台灣這三十年所以能安定下來，是對反叛的人與事處理比較嚴厲，顚覆的陰謀，雖有醞釀，但難以演成事實，正因為政府受了大陸時代的教訓，做事靈活得多。以中壢事件爲例，事發時，當局盡量容忍，事後才把搞事的人一一拘捕控告，依法處理；又如今次增額民意代表選舉，中山堂事件的處理，也十分高明。兩陳之開除黨籍，七人被控叛國，都是經由法律處理，如果他們沒有叛國行為，自必獲釋，徐某、胡某要不是與他們一伙，何必這麼焦急？

一九七九年的矮帮



一九七九對於矮帮，將是何某情況，雖然世事沒有先知，但對於矮帮未來發展，也可以看出一些眉目。

矮帮本年形勢，概括說來是「三鬥兩戰」。

先說三鬥，即華與鄧鬥，黨與軍鬥，人民與幹部鬥。

華國鋒與鄧小平之鬥，自從矮子復出，便已開始，由於華國鋒在下面沒有基礎，上層沒有班底，所以一交手便處於劣勢，節節敗退。

矮子所採取的是剝筍戰術，先從下面鬥起，目標在各省第一書記，此等眞正掌握地方權力的人，大部份是在文革時升上來，雖非華國鋒親信，但却與華國鋒站在同一陣綫，矮子便從這批人入手，截至目前為止，共區二十九省市第一書記，矮子復出前的舊人只有河北省的劉子厚，西藏的任榮。

地方幹部芟夷淨之盡，又轉向中央，吳德成為第一目標，經常在圍攻中。上月中召開之三中全會，本來可以排除一批文革派政治局委員，可能由於卡矮建交，矮子為了表示內部團結，暫時放過吳德等人，却補選陳雲，鄧穎超、王震、胡耀邦入政治局，如此矮子在政治局便可佔多數，華派更無法與對抗。

三中全會又決計成立紀律委員會，此會專為對付林彪系及四人帮餘黨而設。第一書記陳雲，第二書記鄧穎超只負名義，眞正大權操於第三書記胡耀邦，常務書記黃克誠之手，二人顯然又有分工，胡耀邦負責清算黨務幹部，黃克誠負責清算軍事幹部，即林彪系軍人。

胡耀邦負責清算之黨務幹部，重心自屬四人帮餘黨，此類分子據葉劍英估計有三百七十萬人，佔共黨黨員總額十分之一强，遍佈基層，皆長於鬥爭，要一舉清洗三百七十幹部，畢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認眞執行，一定要引起混亂。

至於林彪系軍人，在過去已是共黨四大山頭中最大一支，在林彪任「國防部長」至被毛澤東謀害前後十二年間，刻意扶植，力量幾佔共軍半數，林彪死去已經八年，林系軍事頭目任大軍區司令員者尚有濟南軍區曾思玉，成都軍區吳克華，出身林彪紅一軍團者尚有武漢軍區楊得本、福州軍區楊成武，出身「紅四方面軍」，抗戰時從政府編入一一五師，也成為林彪系的尚有蘭州軍區韓先楚，恰佔十大軍區之一半。

這批軍事頭目對矮子不僅心不服，口也服不，矮子也知鬥掉這批軍事頭目非同第一書記，要從常計議，乃設紀律委員會，由出身陳毅新四軍系統，以後也轉入林彪系，最後投靠彭德懷被毛林整肅的黃克誠主其事，顯然是以林彪系為目標。

矮子將整肅之責交紀律委員會負責，打算在任務完成後召開十二大，一舉將華國鋒等一羣「四人帮親信餘黨」踢出，造成清一色矮子，但在此期間，四人帮餘黨三百多萬，林彪系頭目又遍踞要津，矮子趕盡殺絕，逼虎跳牆，自有一場惡鬥。

自從文革碰碎了原來的領導班子，毛澤東即廢除了書記處，九大、十大、十一大均未恢復書記處，筆者數日前與兩位矮情專家談天，都認為矮子定要恢復書記處，總書記定是胡耀邦，但都以為將是十二大的事，未料三中全會閉幕後，矮子竟在政治局提出通過，任命胡耀邦為秘書長，也就是變相的總書記，矮子當年便由秘書局變為總書記，此舉雖然「合法」，但也相當勉强，再看到三中全會選出九名中央委員，更是急就章，中委決不能選中委。此等處足見矮子之迫不及待，正如毛澤東所只說「爭朝夕」，因為矮子現在年齡，比起毛澤東填那首詞時候的年紀，又大了五歲，毛等不及，矮更等不及了。

其次再說黨與軍鬥，自從朱毛在井崗山落草時起，便仿照蘇俄紅軍制度，在軍中設政治委員，權力在部隊長之上，毛澤東便以政治委員身份騎在朱德頭上，此後便成為定例，一直到發動全面叛亂，竊據整個大陸為止，軍事頭目皆要服從政委領導，軍事頭目與政委磨擦衝突的只有一次，便是陳毅與饒漱石，結果是陳毅受挫，本來皆由軍區「司令員」担任的「軍政委員會主席」，華東區却由饒漱石担任。

此種政委高於部隊長的制度，至文革中期徹底破壞，由於紅衛兵之亂要出動軍隊鎮壓，一夜之間各省區大權全落入軍人之手，初期成立的「革命委員會」，除上海、天津、北平，三市之外，全部均由當地軍事頭目出任，以後兩年間，毛澤東叫嚷只能黨指揮槍，不能槍指揮黨，但終毛之世，槍指揮黨的形勢並未改變。

矮子登台後，復兼任「總參謀長」，也未能完全改變槍指揮黨的形勢，只是巧妙地將槍與黨分開，誰不指揮誰，但却種下黨與槍鬥的禍根。

目前各大軍區「司令員」公然向矮子挑戰的是福州軍區司令員楊成武，八月間，對該軍區空軍幹部講話說：「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績，三分缺點，現在有的領導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表面上是承認七三開，但實際是把這關係倒過來三七分，對待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也是一樣，嘴巴上說擁護，實際上許多作法是折台，陽奉陰違，搞兩面派。」

這些話明顯是針對矮子而言。楊成武最後又提警告說：「調查要重證據，軍隊不同於地方，不能愛怎樣就怎樣，好人壞人轟一轟，轟得倒的是壞人，打不倒的是好人，這樣搞沒有甚麼好處。」這段話已有抗命的意味。

目前福建省第一書記廖志高，此人是矮子西南局重要幹部，文革前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與李井泉同時垮台，毛死前已復出，又升到福建省委第一書記，例兼福州軍區第一政委，楊成武這段話也是說給廖志高聽，可以看成軍黨鬥爭的典型，此種情況可能普遍發生，如目前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是矮子心腹，「成都軍區司令員」曼克華却是林彪嫡系，他如武漢的楊得志與陳丕顯，濟南的曾思玉與白如冰，均會發生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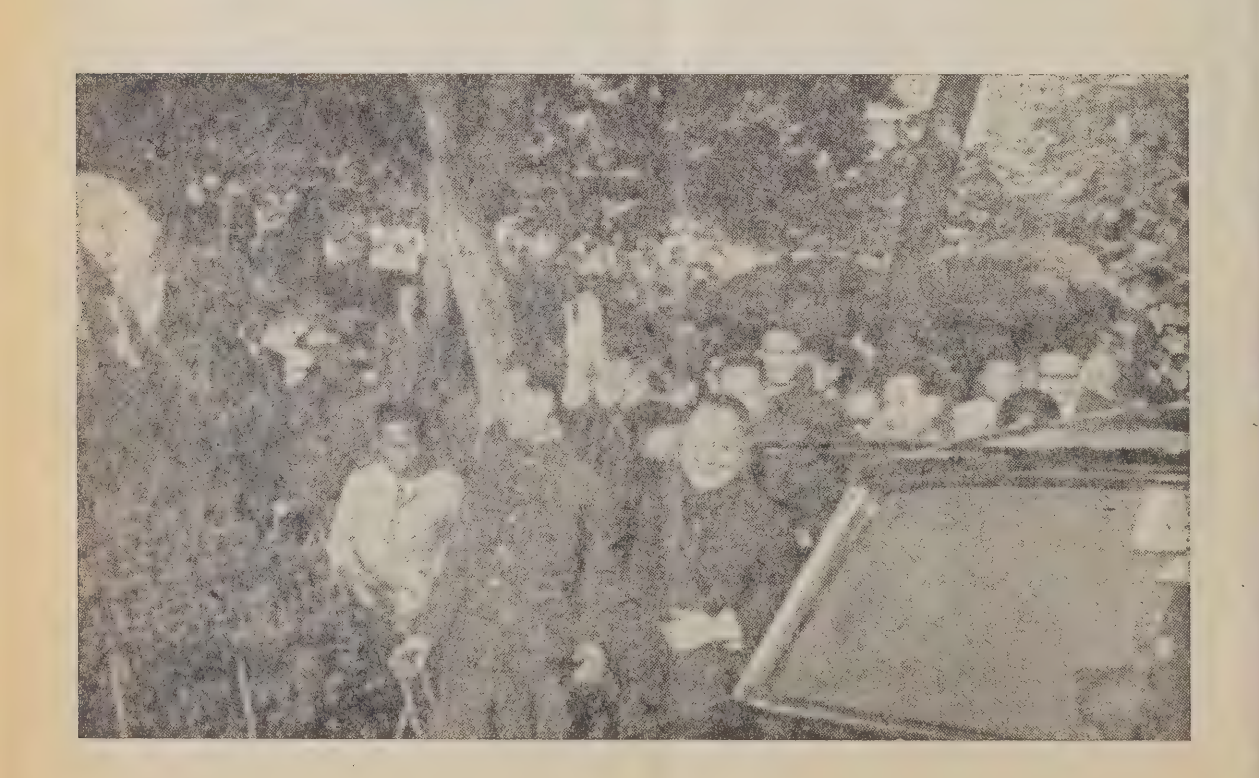
最後再說人民與幹部鬥，此一情況始終存在，只是有時激烈，有時緩和，文革初期之紅衛兵運動便是人民鬥幹部，被整死的高級頭目便有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煤炭工業部長張霖之，鄉村基層幹部更一朝蕩盡，此一創傷至今未能復原。

由於共軍介入，紅衛兵被鎮壓摧殘，大規模鬥幹部行動雖無，零星事件則無日無之。目前卡矮「建交」，矮子要表示民主，開放言路，准許人民貼大字報自由表達意見，此一舉動，逐漸引起人民對幹部的鬥爭，兩月來所發生小事不計，只說最重大一項，便是在雲南與越、寮、泰交界處西雙版納發生的罷工事件。

據路透社上月二十八日自北平發出電訊：一羣青年抵達北平，報導了雲南省發生的一次大罷工，二十八名來自雲南省的青年昨日在積雪覆蓋的天安門廣場上展開一幅橫額，表示他們會逗留至會見華國鋒或鄧小平為止。這二十八名青年說：他們代表了五萬名在中學畢業後分派到雲南省農村地區工作的青年，他們所派發的傳單說：西雙版納的五萬名青年，在十二月九日開始一次總罷工，堅決反對踐踏人權和知識青年尊嚴的地方領導人。

在北平的西方外交人員也說：「雲南省既然出現了這樣的情況，我們可以假設其他地方也有同類事件發生。」這一看法相當正確，這是在共區有組織的罷工運動，是知識青年與地方幹部鬥爭的開始，矮帮此時無法出動共軍鎮壓，最後必然在整個大陸引起普遍的人民與共幹的鬥爭，較共幹頭目之間的互噬更為嚴重。

三鬥之外，將可能發生兩處戰事，首先是與越共的衝突日益加劇，當茲棉共波爾布特政權危在旦夕時，矮帮可能會在邊界挑起事件圍魏救趙，而蘇俄也必然會在北方生事，以考驗卡矮之間的關係，這就是矮子面對的一九七九年。



有美國怎樣？沒有美國又怎樣？

江應龍

美國宣佈與中共建交，正式否認了代表中國正統的中華民國的存在，也否定了美國幾十年來在自由世界的努力成果。這個聲明之否定道義，否定國際間交性的基本原則，現實，絕情，狠聲，卑鄙，無恥，可說達到極點，過去美國對中國政府落井下石，使共黨赤化大陸，現在又重施故技，但今時不與往日，今天我們已屹立起來，只要朝野上下，萬衆一心，加强團結，共赴國難，我們是有力量戰勝共黨。

要來的終於來了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也就是西曆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是我們中國人永遠也忘不了的一天。這一天，我們最密切的長盟友美國，正式的，徹底的出賣了他最忠實最可靠的盟友，我們中華民國。

我們早已料到，這件事遲早會發生，但不料如此其突然。更不料美國竟在我們辦理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野心份子藉機活動，鬧得如火如荼的這個節骨眼兒宣佈這一件事，好像是在趁火打劫，這與六十年（一九七一）十月下旬聯合國正要表決排我納共案時基辛格特別選定那個節骨眼兒訪問大陸，使國際陰謀得逞，我們不得不忍痛退出了自己艱辛締造的聯合國的往事如出一轍，其陰狠毒辣，與中共也差不多少。當我用電話把這個消息報告任卓宣師時，任師一直不相信，認為不會那麼快。那時正是上午十一點，我開了電晶體收音機，中廣公司正在報告此一重大新聞，我把收音機放在電話筒邊，不由得他老人家不相信。他老人家錯愕良久，我們交換了些意見，然後傷痛而憤慨的放下了聽筒。

第一次背棄我們

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來，美國一直領導着自由世界、民主國家。我們中華民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民主陣營中的主要骨幹，我們彼此配合得十分密切，在極重要的國際會議中如開羅會議、頓巴敦橡園會議、舊金山會議、波茨坦會議……等，我們中國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一言九鼎，為舉世所尊崇。想不到在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勝利前夕，美國羅斯福總統為了提早結束戰事，希望蘇聯參戰，在一九四五年（三十四年）二月四日，和蘇聯訂立「雅爾達秘約」，（還有英國）第一次出賣了我們中國。於是蘇聯在中美英三國領袖發表波茨坦聯合公告向日本招降（七月二十六）的第十三天，美國第一枚原子彈投在日本廣島（八月六日）的第三天，日本請求無條件投降（八月十日）的前兩天就是八月八日對日宣戰，第二天（八月九日）第二顆原子彈投在日本的長崎，蘇聯進兵我國東北，長驅直入，日本已不抵抗，蘇聯乘機前進不休，主要的是要佔領我國的領土，我們不得已才和蘇聯訂立「所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八月十四日）蘇佔領東北，阻撓我們接收，遲至三十五年春，猶不肯撤兵，才有中國青年運動史上燦爛輝煌的「二二二」重慶大遊行，搗毀中共的新華日報社、生活書店，向蘇聯提出嚴重抗議。後來雖然撤兵了，卻扶植了中國共產黨。讓他佔領重要據點，正式武裝叛亂，阻止國軍接收，殺害接收人員，蘇聯卻在撤兵前，來了一個大搬家，搶走了東北的工業設施。中國共產黨如火燎原，不可遏止，導致整個大陸赤化，這一切惡果，都因美國一手造成。

鑄成大錯

抗戰勝利之後，中國共產黨以和談作餌，企圖瓦解我們的士氣人心。毛澤東一面在重慶舉着手高叫「三民主義萬歲」「在蔣主席領導之下為建設新中國而奮鬥」，回到他的巢穴之後，卻命令共軍加強武裝叛亂，國軍不得已而抵抗。我們是美國的忠實盟友，美國該幫助我們消弭叛亂，維持我們政府在政治方面、軍事方面的強大力量，以鞏固我們在整個世界四強之一的地位，即使沒有物質方面的援助（如武器經費等），起碼也應該有精神方面的支持，不扯我們的後腿；但美國卻不明是非，不惜利害，不講道義，沒有眼光，出乎情理之外的派馬歇爾特使到我國來，強迫我們和共匪「和談」，一上盧山，再上盧山，……七上盧山，八上盧山，（那時領袖蔣公在盧山。）強迫著我們的領袖下停戰令。我們一停戰，共軍拚命打，我們只好抵抗，結果馬歇爾又迫著我們下停戰令，共軍又拚命打……如此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弄得三軍將士，莫名其妙，士氣人心，因此大受影響，剿共戰爭失利，國內外頻加壓力，使總統蔣公下野，整個大陸沉淪。馬歇爾特使司徒雷登大使返美後，美政府卻發表了歷史上有名的白皮書，給我國政府以無情的打擊。中共氣燄日張，叛逆得逞，我國政府遭遇慘痛的失敗，失掉了整個大陸，差不多是美國一手造成，而美國卻推卸責任，把失敗的原因，完全歸之於我們政府，這種落穽下石的手法，愚昧而狂妄，我們中國人永遠也忘不了的。

美好的回憶

三十九年（一九五〇）三月一日蔣總統復行視事。六月二十五日韓戰發生，二十七日美總統杜魯門下令美第七艦隊協防台灣。四十三年（一九五四）十二月七日，中美共同防禦條約訂立。早在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十二月四日美國務院發表聲明，繼續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為中國唯一合法政府，美國領導的聯合國大會也曾於四十年（一九五一）二月一日以四十四票對七票，通過判定中共為侵略者。這一切都表明美國迷途知返，堅守道義原則。我國全國同胞，朝野上下，沒有人不對我們的盟友由衷的感激。所以三十年來，我們一直和我們的盟友[illegible]無間，配合得十分密切，差不多是亦步亦趨，唯你美國的馬首是瞻，並不是我們懼怕你美國，而是認為在民主陣營中，我們應該顧全大體，着眼於大家共同的利益，有的地方，也只好委曲求全。

第二次背棄我們

可是自從尼克遜的時代開始，美國[illegible]想要和中共勾搭。首先是[illegible]中共入聯合國，把聯合國內、重要締造人之一中華民國摒出聯合國之外。[illegible]這是美國第二次出賣我們。（時間六十年、一九七一年十月下旬。）

第三次背棄我們

[illegible]承認中共政權，和我們斷絕外交關係，是美國[illegible]，也是最徹底、最嚴重的一次。

六個疑團

[illegible]我們也知道，[illegible]只有永久的利害關係，沒有[illegible]的友誼。美國[illegible]我們，或許[illegible]。當他用得着你的時候，[illegible]；當他用不着你的時候，便一腳把你踢開，實在也不足為奇。[illegible]美國[illegible]，實在也不必[illegible]違背道義的希望。不過，讓我們搞不懂的卻有以下幾點：

第一、自由民主、共產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理論上在實質上都是水火不相容的，美國怎會和中共打交道？

第二、這兩種不相同的、甚至相衝突的主義怎會合作得起來？

第三、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來在事實上，在宣傳上一直以美國為第一號敵人，「美帝」「侵略者」「[illegible]」，為甚麼美國卻對他如此傾心？

第四、美國要[illegible]共制蘇，卻不了解我們中國人「前門拒虎，後門進狼」以及「開門揖盜」，「[illegible]」的古語，美國能如願以償嗎？

第五、蘇俄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本質上都是共產黨，終久會合在一起的，終究會一致與美國為敵的，到了那時候，你美國再去靠誰？

[illegible]、我中美大戰結束後，我們是美國最忠實的盟友，假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們抗戰勝利後，美國若協助我們，在物質方面、精神方面支持我們平定內亂，[illegible]亞洲第一大強國，美國如在東半球有這最忠實、最強大的盟國，[illegible]對美國的幫助多大？美國不此之圖，[illegible]大陸赤化，讓亞洲又產生此一最大共產國家，幾十年來一直與美國為敵，仔細想一想，只是美國[illegible]，美國究竟是得計？還是失策？

第六、假如[illegible]我們[illegible]的地位，我們是有否[illegible]永久的[illegible]？[illegible]我們總是美國休戚[illegible]，步調一致。[illegible]的蛋，[illegible]你美國[illegible]，該多想想？[illegible]，[illegible]美國[illegible]頭[illegible]，美國[illegible]安全[illegible]。一個[illegible]再來一個。不[illegible]朋友，[illegible]，將來[illegible]此。）一個人，一個[illegible]，竟有[illegible]的！

[illegible]美國[illegible]說：美國是不可靠的[illegible]人，[illegible]他。（日昨立法委員[illegible]女士[illegible]，亦曾引述此言。）

美國的前途

但是我們用道，以美國的天真，以美國的無知，以美國沒有和中國共產黨打交道的經驗，更沒有和他們[illegible]的經驗，以中國共產黨的陰狠毒辣，鬥爭手段之高明，美國決不是他的對手，將來美國赤化。[illegible]的事！[illegible]當然我們並不願意有這一天的來臨。

我[illegible]要[illegible]，但我們要在這個重要時[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國人[illegible]的[illegible]的[illegible]美國有[illegible]，所[illegible]的這些話。

我們該怎樣？

事已至此，[illegible]我們的[illegible]所[illegible]挽回。我們只有[illegible]，作[illegible]努力：

[illegible]，[illegible]應付，慎謀能斷，[illegible]，危疑震撼，風雨飄搖，[illegible]我們[illegible]的情形。我們[illegible]。[illegible]有一個國家[illegible]，只有自己[illegible]救自己。[illegible]，全國上下，應該淬勵奮發，[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標語、[illegible]國旗。都是[illegible]，[illegible]，如果[illegible]都不能[illegible]，乘[illegible]，我們[illegible]應該鼓勵的嗎？

[illegible]我們[illegible]鬥行動，每個人的[illegible]，準備對付我們的敵人。古人說：「置之死地而後生」。每個人都應[illegible]的決心。不要[illegible]人沒有抵抗，只是逃亡。

第四、舉國上下，不要做逃亡美國的打算。儘管有許多人一向打算移民美國，歸化美國；但美國現在和中共勾搭，出賣了我們，便是我們的敵人，儘管我們有許多人子女在美國，財產在美國或者已取得美國的綠卡，甚至入了美國籍，做了美國人，也就該知恥有勇，共赴國難。即使你輕易的到達了美國，或順利的做了美國人，捫心自問，也對不起自己忠貞勇敢的同胞，也有愧於自己的列祖列宗在天之靈。眞正的美國人，也會把你看的一文不值。不只是不去美國，也要下決定不去歐、美、澳、非任何一國，如果大家都存這種貪生怕死的逃避心理，這國家還有甚麽希望？

第五、留學生儘可能回國，共赴國難，這是你表現你是眞正中國人的最好機會，也是考定你偉大與渺小的重要時刻。作喪家之犬，那是甚麽滋味？

第六、提高警覺，密切注意陰謀份子活動，嚴察妖言惑眾。嚴察異端邪說（如此次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競選期間所發生者。）散布流行，徹查此種荒謬言論的由來。（此次選舉延期舉行之決定，絕對正確。）

第七、現在我們已擺脫了美國的覊絆，不怕誰批評我們不民主，不怕誰干涉我們的內政。今後，不能濫分民主，不能讓陰謀份子假民主之名，作違法亂紀的事，危害到大家的安全，現在是非常時期，應該進入緊急狀態。

第八、現在非常時期，如上所述，應該舉國皆兵，男女老少，都應該加緊軍事訓練，醫護訓練，防空訓練（包括防毒、防核、生、化訓練）消防訓練等。

第九、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加強戒嚴法之執行，舉凡造謠生事、危害治安、騷擾、搶刦、共諜、台獨的組織活動，一經發現，一律交付軍法審判。

第十、即刻加強愛國教育、反共教育、民族文化精神教育，增列課程，即日起講授。

第十一、即日起取締電視台、電台、歌廳之腐蝕人心、毒害社會，消磨鬥志的靡靡之音、不良戲劇；改為激勵人壯志雄心的愛國節目。違者拘禁罰鍰禁止營業。

第十二、報紙尤其是副刊，應該配合國策，刊登戰鬥文學，反共文學，儘量少登風花雪月、無關痛癢的文字。現在有些報紙的副刊，從來不談反共，好像是生活在另一個國家，另一個世界一樣，政府應該飭令其從速改進。不能配合國策的副刊主編，予以撤換；不能配合國策的報紙，予以嚴厲處分

第十三、提倡儉樸生活，禁止奢侈浪費。擬定具體辦法，切實執行。

第十四、提倡經世之學，研究救亡圖存、富國強兵之道。

第十五、廣開言路，用人惟才，打破學歷資歷等限制，泯除人事關係。

這是一次最大的危機，對我們的一次最大的考驗，我們固然不應該掉以輕心，等閒視之。希望朝野上下，萬眾一心，加強團結，擁護政府，共赴國難，用我一千七百萬同胞的聰明智慧與力量，努力以赴，度過難關，轉危為安，完成光復大好河山，拯救九億同胞的基本國策，神聖使命，迎接光明勝利的來臨。

試觀徐復觀的嘴臉

青冥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七日，胡菊仁在明報說：「提到一個長途電話，聽到一個壞極的消息，對方說剛在台灣電視上聽到，陳鼓應、陳婉眞被國民黨開除黨籍……放下電話後，心裏激動，很不以台灣當局這種做法為然。馬上打電話給徐復觀先生……徐先生很氣憤，徐先生說想不到國民黨竟利用這個中美建交激起民情和緊急關頭，要將黨外力量一網打盡……次晨，我把此消息告訴朋友，那知從對方答話中又吃一驚，他說他昨晚也聽到消息，有人拿外國人的錢從事顛覆活動，那個外國？中央情報局。證據何在？一千萬。美元？是。可是要有證據呀？……看來台灣是走高壓手段，不走開放民主憲政大路了罷。」胡菊仁的話，何値一笑：置之可矣！値得注意的却是徐復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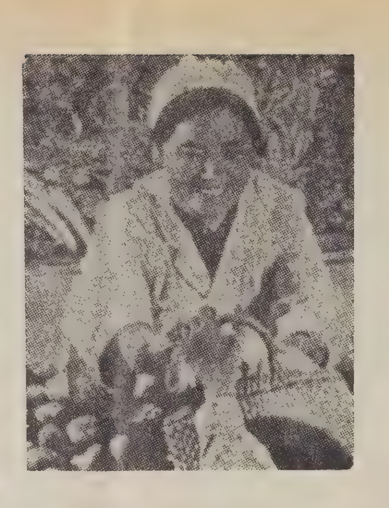
徐復觀實在愈來愈中立了。他在十一月廿二日的華僑日報上就曾經很客觀地說：「我早從毛選五集中，清楚看出他從一九五三年開始，一步一步的走向法西斯專制的必然地歷程；四人幫的所作所為，不僅都是根據毛在文革中的各種指示，而且在毛選中都可得到解答……但在我沒有了解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一連貫事實的眞相以前，對他（按：指毛澤東）的才略，一直保有一番自然地敬意，還時常形之夢寐。」徐復觀自詡「早」已從毛選中「清楚看出」毛澤東在五三年後胡作妄為的根源，但又要待毛澤東魂歸地府後、鄧小平大搞翻案時才能「了解反右大躍進文化大革等一連貫事實的眞相」，大概徐復觀在「清楚看到」與「沒有了解」中我到了不矛盾的中立，但這種中立的話，除了徐復觀之流，誰敢說得出口：

現在，徐復觀又罵我政府乘「中美建交」之際，「將黨外力量一網打盡」，不「民主」了。不才無意反駁，祇想恭錄徐復觀在民國五十年四月「中華雜誌」上發表的「我要求有力地答覆共匪的誣衊」：「共匪的一貫的誣衊伎倆，我是相當了解的，譬如它誣衊我們不民主……台灣這幾年來確確實實地有一撮人，在某種文化招牌掩護之下，在外國小數野心家暗裏鼓勵之下，是横行無忌的作漢奸的活動。」徐復觀當年把「共匪」二字喊太太響了，今天忽然改而尊之為「中國」，豈非認匪作父！還不要說下去罷，反正中立人士不會面紅。

由賣菜婆當上「人大」副委員長

岑啓亮

李素文出身賣菜婆，受江青、毛遠新賞識，平步青雲，扶搖直上　當上了中共「人大副委員長」。李素文與毛遠新有特殊關係，為毛遠新在遼寧的得力助手，她與江青的關係也不尋常，代表江青出面奪取財貿大權，攻擊周恩來、李先念　四人幫垮台，李素文自然免不了倒楣，終於被揪回瀋陽鬥爭。



繼工人出身的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姚連蔚被揪回陝西批鬥之後，該「會」另一名「副委員長」，賣菜出身的李素文，也被揪向其瀋陽原籍，批鬥公審。這名當日被中共捧為當代穆桂英，被加上一大串駭聞的罪名。

受江青毛遠新賞識

「新華社」十二月廿日發自瀋陽的電訊，中共糾合了以其遼寧省委直屬機關為主體的三萬多人舉行大會，「揭發批判」李素文，指她是江青和毛遠新的「心腹」和「忠實打手」，是毛遠新「拚湊帮派體系的得力幹將」。說她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就到處鼓吹「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殘酷整老共幹。「如拉帮結夥，煽動武鬥，破壞革命和生產，深受江青、毛遠新的賞識，扶搖直上，飛黃騰達」。又說她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積極追隨林彪，江青集團，打着造反的旗號，大叫要砸爛中共中央東北局，和省、市委」，要打倒宋任窮、馬明方、黃火青等一大批老共幹。

與毛遠新有特殊關係

她掀起的風浪波及東北各地，整得許多共幹致殘、致死。後來李素文同毛遠新網羅黨羽，參與毛遠新控制遼共省委的活動。毛遠新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辦了遼寧省「工農幹部學習班」，自任「領導小組組長」，叫李素文任「副組長」，毛遠新在遼共省委中組織別動隊性質的「學習小組」，又讓李素方到處吹捧毛遠新，說他「在遼寧是我們的猛將，是遼寧的驕傲」，「在遼寧工作的同志確實很幸福」。她在北平兜售毛遠新炮製的一些「經驗」，說「經驗好，刀刀見血」。在共黨的第十次全代會上，她煽動遼寧省共黨的代表帶頭向中共中央要求讓毛遠新當共黨「中央委員」。

代表江青出面奪財貿大權

李素文跟江青的關係也不平常。她當上「人大副委員長」後江青召見她，向她「交底」，說「當前最大的危險是經驗主義」，「要好好學習春橋、文元的文章」，江青、和毛遠新和李素文一起，策劃進一步奪黨的權力，由李素文出面寫報告，企圖奪「國務院」的財貿大權。在她那個報告裏，她大肆攻擊李先念，攻擊「國務院」，宣稱她要管國務院中與財貿有關的五個部。江青對李素文說：「自們路綫一致，你很有見解」。李素文則捧江青「對工農幹部非常關心，親自安排我的工作。」

攻擊周恩來李先念崇洋媚外

據說早在共黨「九大」期間，李素文就曾指名攻擊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幾名老頭目，並串連別人圍攻周恩來的大將陳毅。她知道中共的「外貿工作」是周恩來和李先念管的，便大叫「外貿工作上執行的崇洋媚外、投降賣國的反動路綫必須徹底批判」，說中共的外貿工作頭目「是資產階級老爺」，「遲早要被工人階級打倒」，她攻擊周恩來親自批准的大陸石油出口是「投降賣國部賣資源的大政策」。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一次「計畫工作座談會」上，江青集團有計畫、有預謀地向中共中央的周系頭目進攻。李素文當時是江派的代理人和前綫指揮，她出面反對中共中央政局批准的會議日程和會議開法，給國務院各部施加壓力，硬把圍攻鄧小平作為會議的主要內容。她在「國務院」的所謂「務虛會」的材料上，寫上許多批語，被她先後攻擊的有八位共黨的大頭目，二十幾名「部長」、「副部長」。

共黨鬥江青集團後，她對此十分仇恨，曾破口大罵。為了効忠江青，她大叫要與華國鋒為首的共黨中央「鬥一通，然後就回去賣菜」。

對於這樣一個人，鄧小平之流當然不會善罷干休，現在說要「把她的罪行揭深批透」。其實，這樣一個賣菜的婦女，若不是受共黨黨性的感染，他能壞到那裏去呢？而對一名「副元首」這樣任意處置，能算是「法制」嗎。

國共「和談」的歷史教訓

王健民

「中華民國憲法所規定的國家體制，決不改變。

我們決不放棄反共復國的總目標。

我們始終站在民主陣營的這一邊，決不同任何共產政權、集團來往。

我們對竊據大陸的共黨僞政權，決不妥協，而且要奮鬥到底，達到我們統一中國的目標。」

這是我們當前的基本國策。在四個「決不」的嚴正宣告中，正對國際間散播的所謂國共和談、敵我之間的秘密接觸之類的謠言，斷然的駁斥。這是從歷史中沉痛的教訓，得到的睿智決定。

從歷史觀點去看，中共假託合作或和談、以退爲進的策畧運用，可分爲三個時期。其一是北伐時期，其二是抗戰時期，其三爲戡亂時期。

北伐期間（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

民國六年，國父孫中山先生組織護法政府於廣州，無日不以北伐統一爲職志。

民國十年夏季，中共成立於上海，第三國際指導員馬林會後謁國父於桂林，要求「合作」，被拒，遂返莫斯科覆命。民國十一年夏，陳烱明叛變，國父去上海，馬林再來謁見，仍以「合作」爲請。國父鑒於俄人從事世界性赤化運動如火如荼，已在中國設置中共組織，一般知識份子或多或少受其影响，此一亂源如不因勢利導入正軌，將造成不可收拾之勢，乃准許中共份子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奉行三民主義，從事國民革命工作。於是數以百計的中共黨員及青年團員紛紛加入國民黨。此即近代史上有名的「容共政策」——將共產黨容納在民黨之內，以加速統一建設的大業。國父深信：在本黨偉大而堅强領導之下，必能使一羣誤信共產思想的青年幡然覺悟，棄邪歸正。國父特別在與蘇俄代表越飛的聯合宣言中，明白指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的情况」，顯示了國父排斥共產主義的眞意。

在民國十三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中共份子湧入中央及各級黨部，滲入了軍、政機關，深入了羣衆團體，在擴大的國民革命運動中，以國民黨員的身分，扮演着積極的角色。惟在歷時一年又三個多月的時間內，中共份子還不敢明目張胆，有所異動。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國父去世，本黨一時失去領導中心。中共潛伏勢力漸已成長，遂公然活動。十月六日，總統蔣公第二次東征之時，中共竟傳出謠言，反對「新軍閥」，復從事分化運動，將國民黨分爲左、右、中各派，乃拉攏左派，孤立中派，打倒右派。經過「西山會議」與「廖案」之後，所謂「右派」已遭受打擊，於是又製造「新」左、右、中派，而再加以拉攏、孤立與打擊，其勢非使國民黨員如不投共即打倒不止。如此擾攘一年，到了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有「中山艦事件」發生。

中共企圖以此艦刼持總統蔣公赴海參威，然後利用親俄份子，篡取革命領導權。所幸即時發覺，陰謀不逞。

中山艦事件被控制後，許多中共份子向鮑羅廷訴苦，鮑申斥說：「你們要替國民黨做苦力！」但在另一塲合，他向某中共份子說：「一年之後，必報此仇。」

果然，到了第二年，民國十六年三月，國民政府隨北伐軍遷至武漢，鮑羅廷利用蔣總司令在長江下游指揮作戰機會，鼓動設立「中央黨部國民政府聯席會議」，作爲最高權力機關，接着又慫恿召開二屆三中全會，改變黨、政、軍的組織，藉以排斥領袖蔣公。此外，更在高呼「國共合作」及「聯俄、聯共、農工三大政策」口號之下，決定國共兩黨共同負責。於是國共雙方同意的「整理黨務案」，被中共變爲廢紙。

中共既自絕於革命，所以北伐軍克復京、滬之後，國民黨於四月十二日即實行清黨，東南赤燄一掃而空。但被中共捧爲左派領袖的汪精衞，於四月初自歐洲歸國，潛赴武漢，仍與尙踞有兩湖及江西地盤的中共高唱「合作」。一直等到六月間，汪發現史達林指示中共奪取武漢黨政軍權的電報，才倉卒於七月十五日決定「分共」。這時人們才知道：誰和共產黨和談都沒有好下塲，不論是右派還是左派。

至此，北伐期間的合作，因中共的破壞而告結束。但北伐大業却因此而遭受「寧漢分裂」的大挫折，使民國十六年下半年由於蔣總司令被迫引退而暫陷停頓，共黨破壞北伐阻擾統一的罪史，中外咸知。

此後中共公開武裝叛變，國民政府從事圍剿，以求安內而後攘外。

抗戰期間（民國二十一年至三十四年）

民國廿五年，各股共軍逃竄至陝北一隅，為數不盈二萬，行將就殲之際，突於十二月十二日發生了西安事變。中共乘機以效命抗日為理由，要求投誠，於是國共展開第二次和談。

早在五月間，周恩來即設法與陳立夫先生接觸，表示中共願意：一、信奉三民主義；二、服從蔣委員長領導；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四、取消蘇維埃權政，改為地方政府，以為投誠的保證。西安事變後，舊話重提，民國廿六年二月，中共更致電國民黨提出投誠保證條件，重申去年諾言。這時東北早已淪陷，日軍進入冀北，陰謀製造「華北五省特殊化」，中日戰爭一觸即發，全國人民反日情緒異常高漲。此時，政府認為中共也係中國國民，既遭外侮，不應拒絕其抗日救國的機會，於是停止軍事圍剿，讓共黨進入陝北延安及附近若干縣，並將「紅軍」改編為八路軍，轄三個師，合二萬人，稍後又將江南中共零星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一萬人。要求中共本其諾言遵奉政令軍令，準備抗戰。

是年，七七事變爆發。

在抗戰八年中，中共既不服從政令，也不服從軍令，更未積極參加抗戰。他們除了在陝北攪一個「邊區政府」外，並在華北、華中擅自設立了不下十個所謂「敵後」政權，專與陷區合法地下政權為敵。他們擅自擴軍，從民國廿六年的三萬人擴充到民國卅四年的四十萬人，還有兩百多萬民兵。在八年中，他們打了兩次仗：一為民國二十六年所謂「平型關大捷」，一為民國廿九年所謂「百團大戰」。

前一次占了些便宜，後一次吃了些虧。從此之後，中共即完全避戰，暗中則不斷擴充武力。從此共軍不斷襲擊國軍，所謂「磨擦事件」不斷發生，其四十萬大軍幾乎都是兼併國軍而來的。

這是中共爾後叛變的一大資本。

抗戰勝利了，我們聽到了三種聲音：一是日本天皇廣播投降的聲音；二是全國的鞭炮聲；三是共產黨公開叛亂的聲音。——朱德居然公開違背中央軍令，以「延安」「總司令」名義，發出七道「命令」，指揮共軍「全面進攻」。其八年來第一次「全面進攻」之目標為接收日軍武器及所據地盤，與國軍處於競爭對敵地位，不惜進行叛亂。事實上，抗戰勝利之日即為共軍全面叛亂之始。

這就是第二階段的抗戰期間，共黨以退為進，破壞抗戰的史實。

戡亂期間（民國卅四年至卅八年）

在所謂「磨擦事件」聲中，政府曾多次與之洽商，希望將共軍納入正軌，以利抗戰，由於中共別具野心，迄無結果。勝利之後，延安點燃戰火，領袖蔣公不忍全國軍民血肉換來的抗戰果實毀於一旦，乃三電毛澤東，並請美駐華大使赫爾利乘飛機赴延安，陪毛前來重慶，這是國民政府與中共雙方代表的第三次談判，雙方代表談了一個多月，公布了「雙十會談紀要」。此次商談目標在求政治與軍事的統一，於是成立「政治協商會議」，由各黨各派代表參加，建立毛所要求的「聯合政府」，然後加選各黨派代表，參加國民大會，實行憲政、以謀政治的統一。又決定成立以中、共、美三方參加的「三人軍事小組」，執行停火及國軍共軍之改編與統編。「雙十會談紀要」公布後，毛返延安，竟密令共軍拚命搶奪地盤，並由林彪率壯丁十萬，進入東北，與在東北的俄軍聯合，接受日本關東軍武器，而把共產式的「滿洲國」重建起來。

接着美國派其參謀總長馬歇爾以杜魯門總統特使身分來華進行調處，尤着重軍事停戰。民國卅五年下達三次停戰命令，但只有國軍遵守，而共軍則故意破壞。

如林彪之違令進入東北，馬歇爾並不能主持調處的公道予以制止，而當國軍於民國卅五年五月在東北四平街之役，擊潰林彪三十萬大軍，正進行追擊殘滅時，馬氏却要求停戰，嚴令先頭進抵哈爾濱以南雙城附近之部隊，退回南松花江南岸，打擊士氣，搖動民心，莫此為甚。此次停戰，造成軍事上不可挽救的損失。

從馬歇爾調處之日起，美國即停止對我之軍經援助為要挾；而俄軍則將日本關東軍七十萬人的裝備，包括步槍、機槍、飛機、大炮、坦克、艦艇等，供應共軍。國軍戡亂無功，即源於此。

至民國卅八年李宗仁要求與中共和談，中共已處於有利的地位，於是毛澤東一面提出苛刻條件，一面派兵渡江。

這就是共黨叫囂「國共和談」的結果。中共以退為進的又一次策略運用，導致了中國大陸的赤北，民族文化的破壞，八億中國同胞淪入被摧殘被奴役的深淵。

歷史的教訓

共黨口中的和談或合作，都是共黨另一次擴張的前奏，目的均在以和戰的兩手策略，達到喘息的機會或擴大叛國的陰謀。當國民黨容共以加速國家統一建設之時，他們藉滲透的機會進行分化與顛覆，設非適時分共清黨，則中國的赤化也許在廿年代已實現了。西安事變以後，中共投誠，誓言奉命抗日，其實則擁兵坐大，始終抗命。抗戰勝利之後，實行軍事叛變，置和談紀錄於不顧，卒致大陸變色。這都足以說明中共是要藉合作或和談，以消滅對方的一貫伎倆。

中共如此，一切共黨都是如此。因為在國內，共黨堅持一黨專政，不容他黨存在；在國際，共黨要埋葬資本主義，赤化世界。共黨既以合作與和談為毀滅對方的手段，則誰中了共黨之合作與和談的詭計，誰就是自尋毀滅。

我們為什麼不能採聯蘇政策

美國中共建交，可說是美國人玩「中國牌」，有人想我們何不玩「蘇聯牌」，但無論從什麼角度看，「聯蘇」都是不可行的。

汪琪

部分基於報復的心理，部分基於安全的顧慮，有些人在美國中共建交之後，很自然地想到聯蘇自救的對策。蔣總統經國先生在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中的堅決態度，應已破除了大家的這種幻想。但是還有的人存著「為什麼聯蘇行不通」的疑問。針對這個問題，國立台灣大學教授胡佛和政治大學教授朱堅章提出了他們的答案。

無疑地，安全問題是使許多人想到聯蘇此一對策的主要原因。但朱堅章與胡佛一致認為，即使撤銷中美防禦協定，在實質上，我國的安全並不比以前更為可慮，相對的，聯蘇不但不能提供任何的保障，反而會使我國陷入更大的危機。

胡教授指出，自由世界國家不似共產國家，有世界革命觀及深具野心的「使命感」。因此民主國家在結盟時，多半以其自身安全的考慮為第一優先。在與共產國家對抗時，難免居於守勢；只要能夠免於受到威脅，即已滿足。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便是在此一前提下訂立的。

固然我國希望美國能夠提供協助，爭取全中國的自由與民主，但是中美協防條約中的兩項秘密換文卻規定，台灣地區軍事力量的調動，若防碍到防禦的目的，必需待到另一方的同意。杜勒斯的用意，即在阻擋我反攻的嘗試，販賣武器方面亦然。美國最近聲稱，今後出售給我國的軍備，將是有選擇性的。但是多年以來，美國對我國所提供的武器，一直是防禦性的，這種限制，實非始自今。

自從越戰結束以來，美國這種消極的態度，可以說是有增無減。在表面上，雖然已逐支持者某些承諾，但事實上，如若共產黨勢力眞的在亞洲地區發動侵略，美國再度出兵，或傾力支援的可能性已經極為微小。有無協防條約，在實質上並沒有太大差別。

胡教授認為，在地理上，台灣海峽的戰略及航運價值是我國的一大資本。美、日儘管承認中共，並不表示他們喜好共產國家，也不會樂於見到此一重要海道落於中共手中，以至於隨時有遭到封鎖的可能。因此在目前情形下只要我國保持團結，不發生動亂，步越南的後塵，美、日仍將樂於對我國作相當程度的支援。另一方面，我國應將本身所具備的優越地理條件發揮到淋漓盡致，不但不能再有依賴他人、一廂情願的心理，且應該透過各種途徑，使對方了解到我國的存在對於他們和平與安全的意義，從而使美國、日本倚賴我國，唯有如此，我國才足以自保，也才有反攻大陸的機會。

相對的，如果在目前的情形下聯蘇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結果呢？朱堅章認為多德，以來，中共內部一直屬於不穩定的狀態。爭權的鬥爭從未中止，而它對內、對外的政策也不時在轉變當中，因此在其鬥爭的過程中，沒有人能排除親蘇俄政權出現的可能性。美國之所以在此時承認中共，目的之一也在協助鄧小平鞏固其國內的地位，支持反蘇的立場。如若我國貿然採取聯俄的政策，則當中共與蘇俄再度修好時，台灣地區的一千七百萬人，恐怕將無葬身之地。

再者，美國承認中共的另一目的在於取得國際間權力的均衡，防止蘇俄勢力繼續擴張。如若我國採取聯俄的行動，對菲律賓及日本等其它民主國家無疑產生極大的威脅，這是美國所不樂於見到的。屆時基於本身對亞太地區均勢及安全的顧慮，可能促使美國協助中共，將台灣納入其勢力範圍，受害的，仍是我國。

再者，由歷史上來看，無論在講求道義或履行條約義務方面，蘇聯都是最不足恃的一個國家。胡佛指出，早在十九世紀末葉，李鴻章便曾與俄國訂立秘密協定，結果蘇俄卻利用此一秘密協定出兵佔領我國東北的土地。最後清廷付出了極大的代價，才使它撤軍。再舉較近的一個例子，在抗戰末期間所訂立的中蘇友好條約中，我國作了極大的讓步，准許外蒙古獨立，交換條件是蘇聯不得支持中國境內的共黨作亂。但事實證明它再度失信。今天中國共產黨是蘇聯一手扶植的，但當中共意欲擺脫其控制時，蘇聯立即撤退所有的援助，不但片面撕毀了百種以上的條約和協定，並要求將所有貸款加息償還。連共產黨集團中的親密戰友尚且可以如此，以我國目前的力量，又怎可孤注一擲？

由安全的角度上來看，聯俄絕非上策，由政治方面看，尤為不智之舉。胡佛與朱堅章一致認為，我國一向以追求自由民主為立國的基礎，反共為我國的基本國策。如果聯俄，即表示可以接納其它的共產國家，與之聯盟。既然能做到這一地步，又何以獨獨不容忍、接納自己境內的共黨勢力？

聯俄的後果，在國內將動搖反共的意志，使人心渙散，對海外的華僑則失去了號召力，並引起其它自由民主國家的抵制與杯葛。多年以來，我國無論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各方面，已成為民主陣營中的一環。若驟然棄此一地位，將難以作適應，其產生的反彈力量，恐怕非我國目前的情勢所可以應付。

胡教授指出，政治之外，經濟也是必須考慮的因素，經濟與貿易無疑是我國今後生存的命脈。而在對外貿易總額當中，目前與美國方面的來往佔百分之四十以上，其它絕大部分的貿易對象也是自由世界國家。我國與共產國家或許在無意中有間接的來往，但從未有過任何直接的商業行為。

就經濟體制而言，共黨國家也與我國截然不同。產共式的經濟制度，使它

們在貿易上不可能成為活躍的分子，因此與共產國家聯盟，不但不會有助於我國經濟的繼續發展，反而會危害到我國社會的繁榮，甚至於降低現有生活水源，間接也削弱我國的實力。

胡佛教授認為，現在在國際政治的舞台上，流行「玩牌」。美國既玩其「中國牌」，自然會有人認為我國亦應玩其「蘇聯牌」。但是「玩牌」是尋求國際均勢的做法。由國際政治上來看；對國際均勢有影響力的國家，本身必需具備相當的實力與本錢，這包括多方面的因素，如強大的軍事力量，雄厚的經濟資本，或獨特的地理形勢。在這種考慮之下，並非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能在國際均勢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或發生作用。

在目前的情勢之下，國際勢力平衡的主要軸心國家已大致固定；一邊是美國，另一邊是蘇聯，中共則成為第三勢力。這是研究國際政治的學者所共同承認的。而美國拉攏中共的原因，即因為美、蘇兩極對峙的狀態，極易導致衝突。為了避免毀滅性戰爭的爆發，美國極欲將中共爭取過來，以造成對較為有利的局面，共同抵制蘇俄。而中共亦想取得國際間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美、蘇雖然均了解其狡，但無法予以漠視。

胡教授認為，對於美國、中共與蘇聯在國際政治上的三邊關係，我國無力作重大的突破，但是另一方面看，也不必妄自菲薄，一千七百萬的人口之外，我國在地理上有優越的條件，並且是堅決反共的民主國家，只要善於利用這些資本，留在自由世界的陣營中，力量必然會逐漸增長。但是胡教授同時表示，在長遠的策畧方面，聯蘇固非一著好棋，但在技術上，卻可保持適度的彈性，例如一些國際間的學術會議，文化的交流，或是運動比賽，如即將來臨的世界奧運會，我國也不必過分避免，仍可參加。只是在長遠來看，絕不可有聯俄的想法。

過去數年當中，曾經一再謠傳蘇聯向我國提出聯盟的要求。朱堅章教授認為，美國中共建交之後，這種謠傳必然還會再有。一方面固然出於外界的揣測，另一方面蘇聯也樂得如此做；一方面引誘我國，倒向蘇聯集團，另一方面威署美國與中共。但是根據以上的分析，無論從什麼角度來看，「聯蘇」都不是一個可行的辦法。

美國中共建交過程中一大隱秘

俞思園

依美國政府與中共政權所發佈的聯合公報，雙方決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關係。問題在於，元月一日建交，何以要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華府時間十五日）上午宣布？「新華社」十二月十六日電訊有如下的語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決定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建立外交關係。經雙方商定，『中』美建交聯合公報提前於今天上午公布。」此「提前」一辭的幕後，實隱藏有極大的陰謀！

十二月十六日美聯社自華府報導：美國官員表示，促成美國和中共「建交」的最後一步行動，是在一個半星期前發生的。美聯社報導此一個半星期的「最後一步行動」大致如下：最先是，「我們獲悉『副總理』鄧小平想見伍考克」。而後是，「本月十一日，白宮官員（按為布里辛斯基）會見了柴澤民，他說，我們告訴他們，如果『建交』程序獲得解決，我們將邀請中共領導人訪問華府告訴伍考克，中共已接受在華府舉行高峯會議的邀請。」於是，這位白宮官員說：「在以後兩天中，各項問題有了很迅速的進展。」

美國與中共建交並提前於本月十六日宣的佈協議，是本月十三日（華府時間）與中共達成的。郝爾布魯克本月十八日答記者問時表示：「我認為星期四和星期五（華府時間）這兩天所討論的事，主要並沒有脫離星期三雙方已經同意的協議的範圍」。事實是，十二月十二日，中共通知伍考克接受對鄧小平訪美的邀請。次日，伍考克與鄧小平會見，迅速達成協議，因而趕辦一切手續（如聯合公報、雙方片面聲明之草擬、卡達接見國會領袖、布里辛斯基接見蘇使杜布萊寧，以及命令安克志晉見我總統等等）就「提前」在華府時間十五日下午九時，台北十六日上午九時宣布了。

中共何以要將美共建交聯合公報提前於十二月十六日上午公佈？唯一合理的答覆是，妄國利用我復興基地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競選活動所造成的非常政治情勢，發動大規模暴亂事件，毀壞我社會安寧秩序，甚而顛覆我矢志反共堅定不移的中華民國政府。

我們在政府公佈有關事實真象以前，不欲根據傳言對此多所論述。但我們敢於斷言，自十二月五日以後台北和全省各地的政治情勢絕不單純。倘非蔣總統依據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採取緊急措施，將選舉延後舉行，立即停止一切競選活動，則我復興基地究竟有何種變故發生，其發生的後果又如何確非目前所能判斷。因此，我們在揭發這一隱秘之餘，本諸良知，有以次的話不能不說：

一、我們幸而擁有明智果斷、大可信賴政府，亦擁有智足以判斷是非 而能在重大關頭辨識利害作明智抉擇的熱愛國家的國民，否則禍機竊發，後果實不堪設想。

二、我復興基地之有匪諜潛伏，應為無可置疑之事，部份政治人物或無意為敵張目，但其某些言行却已被敵人利用。此則有待政府澈查澄清，有關人士應澈底反省檢討。

三、我們難於置信美國政府或某特定的美方機構及其人員，曾參與此項預謀。但卡達政府急功躁利，不辨敵友，罔識利害，却在事實上成為中共此一未能成功之密謀的助手。如今，我們無意論究美方的責任，但我們仍願作善意的進言：共產黨步步都設下陷阱，處處都是陰謀圈套。如布里辛斯基、奧森柏格等人，直被中共看作黃口孺子，以此等人和共產黨打交道，千萬要時刻當心，凡事三思而行！

七九年香港經濟的展望

徐達文

一九七八年的香港經濟，是表面的繁榮，是虛浮的成長。因為過去一年來，香港因為地價的高漲，及物價工價的提高，炒風的興盛，及物價的上升，使香港的經濟局面，在某種人為性的加熱，及政策性的鼓吹下，似乎有種繁榮成長的跡象。但對香港經濟的實質，及對香港繁榮的本質去作分析，人們不難知道，香港在一九七八年的經濟活動，確失去了正常的均衡，及超出了正常的軌道，致在表面繁榮的局面下，隱伏着某種不可忽視的危機因素。

事實上，在一九七八年中，政費的過份開支，政府的過份加費，以致市民的過份消費，使到社會和私人消費率，高於生產率與出口率，正因為這樣，出口額大大低於入口額，形成了貿易逆差，產生了通貨膨脹，引起了港幣貶值，如果對此不加控制，社會引起經濟危機。如何克服這種危機，確是當局一個必須解決的經濟難題。因此，展望一九七九年，地價的繼續加漲，用地的繼續短缺，勞工的繼續缺之，原料繼續上升，廠租的繼續高昂，以致石油的開始加價，再加上經濟保護主義的抬頭，競爭對手的增强，使到香港經濟，決非是某些官方人士所描述的因為美共「建交」行動，因為中共的「務實」政策，因為大陸的「建設」開展，而發出的樂觀的論調。更何以決定香港經濟的發展，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還是依靠內在的經濟因素，及外在的經濟情勢。故此，解決香港未來經濟難題的關鍵，還是在於從上述的各個因素去着手，以便從政策推行，實際行動去消除地價、用地、勞工、原料、貨幣這些具有重要經濟作用的困難因素。

我們認為，這些年來，港府有關當局對土地政策，勞工政策，工業政策及出口政策，仍然是有所忽畧的，致仍存有放任不管，聽後不理的態度，而對工業界所產生的困難，並沒有採取應有的輔助措施。反而在「利」字當頭下，却加重了工業界的負担。除政府採取的高地價政策，將出售土地逐次以少量土地形成了地產炒風。港府為了增加賣地收入，以此刺激地價。由於求多於供，買多於賣，實行價高者得的競投方式，造成地價高漲，用地奇缺，相應引起廠房租值上升，造成工業成本增加，相應削弱工業競爭能力。儘管工業界人士及社會人士提請當局注視這個問題，但港府似乎仍未對這個問題有所注視，更不必說會提供可用土地廉價供應廠家，及建築廠房平價租予廠家。

至於勞工政策，仍然是值得注視的問題，因為勞工短缺，是直接影響生產，以香港目前的情況來看，勞工的嚴重缺之，技工的嚴重不足，不但相應提高了工資，更引起了減產。前者是影響成本的增加，後者是引起成品的減少。任何人都知道，人才資源的運用，在工業生產來說，是極之重要的，即使是技術密集的現代化工業，仍然需要人才操作。但香港目前的勞工缺之，却不是以現代化技術所能立即解決的難題。再加上港府擬訂的勞工法例，如果不顧及本港的實際環境，就會相應削減勞工時間。

因此，勞工問題應該是勞資兩蒙其利的問題，故值得港府重視。

我們特別提及工業問題，是因為香港依賴出口而生存，而香港既沒有天然資源，也沒有農業產品，故出口貨品，都以工業品為主。從這方面來看，工業是香港經濟繁榮的重心。故此，工業未來的增長與削弱，足以影響香港經濟的成長與衰退。如果港府不重視香港內在存有的隱憂，再加上外在的經濟保護主義的壓力，其結果，只有使香港經濟遭受更大的困境。

因此，在一九七九年中，如何制止經濟的投機風氣，如何解決廠家的實際困難，如何刺激工業的繼續成長，如何穩定經濟的波動局面，就成為香港政府一個重要的施政表現。

一九七九年的香港經濟，雖然存在着這麽多困難，但以香港以適應能力與競爭能力，再加上香港的自由政策與民主制度，這些困難是可以逐步解決的。故此，我們對香港的經濟，仍一如以往那樣，保持審慎的樂觀。

計劃經濟下盲目生產

李哲夫

中共於去年十二月十四日透過「新華社」承認，他們某些生產單位的頭目，為了便於營私舞弊，不顧中共政權的計劃限制，大量生產計劃外的產品。普通機床的生產，就是一個例子。

粗製濫造質量低劣

自去年初起，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就曾三令五申，要控制普通機床的生產，確保中共急需的大型和關鍵機床生產計劃的完成。但是，大陸上普通機床的盲目生產，迄今沒有被制止，甚至還在繼續發展。去年中共政權只計劃生產普通機床六萬多台，實際生產了將近二十萬台，超過計劃二點二七倍。今年中共政權計劃生產機床七萬多台，但到八月份就已超過百分之四十二。

「新華社」說，盲目生產普通機床的情況，除西藏外，全大陸各地都有。這樣盲目大量生產普通機床，耗用了中共大量原材料、燃料、電力和配套產品，加劇了這些物資供應的緊張程度，嚴重沖擊了中共政權的生產計劃和產品分配計劃，對大陸經濟造成了不良影響。不僅如此，盲目大量生產出來的「機床」，大都是粗製濫造的，質量低劣，消耗大，成本高，浪費了人力、物力和財力。生產普通機床的企業還以盲目生產的普通機床作為交換手段，大搞中共嚴禁的「以物易物」。

盲目生產普通機床

中共何以止不住普通機床盲目生產？原來企業單位的中共頭目習慣了「需要就是計劃」，機床生產上出現了「自由定型」、「自由生產」、「自由定價」、「自由銷售」、「自由交換」的「工業自由市場」。上海市二十五個「局」和十個縣，今年安排生產機床二萬一千多台，按計劃來源分，其中中共國務院第一機械工業部下達任務二千二百多台，佔百分之十點八；上海市計劃委員會下達任務一萬多台，佔百分之四十七點八；市屬「局」、縣、公司安排的五千四百多台，佔百分之二十四點四；工廠企業自行安排的，達三千三百多台，佔百分之十五強；另外，僞「四機部」、「交通部」、「建材總局」和「一機部儀表局」還下達了四百四十多台，佔百分之二點一。就是說，除「一機部」下達的以外，誰需要誰都可以列為計劃，需要多少，就列多少，這樣，機床的生產當然膨脹。四川「仁壽機械廠」生產普通車床，「省農機局」下達任務七十台，地區加三十台，縣加二十台，層層加碼，造成了生產上的極大盲目性，造成普通機床的盲目生產。

追求產值以盈補虧

有些地區的中共頭目為了追求產值，「以盈補虧」；有些地區為了謀取材料，以物易物，也是重要因素。浙江省瑞安縣為了解決農機修造賠本或原料、材料、燃料的供應困難，也異想天開地搞「機床生產」。所出的機床雖然像廢鐵一樣，但全年利潤達人民幣三十八萬元，達到了「以盈補虧」的目的。

大陸許多企業之所以喜歡生產普通機床，並不是為了完成「國家計劃」，也不是生產上的需要，而是為了以物易物，搞到鋼材等原材料。四川省渠縣的「曙光機修廠」，今年頭四個月購進八噸多鋼材，其中一半是用產品鑽床從南充地區換來的。成都機床廠以「來料加工」的方式，生產銑床，每台向加工單位索要一噸半生鐵、兩噸鋼材，大大超過了原定的消耗定額；「東風機床廠」生產機床，加工一台索要兩噸生鐵、一噸鋼材，都超過產品自重一倍以上。有的地方工業生產所需的煤、汽車等，當地「物資部門」分配得少，不能滿足需要，就用機床進行交換。浙江省不少地方就用普通機床換回「三材」。餘姚縣的匪共頭目說：「我縣建機床廠的目的，就是為了搞來鋼、鐵」。

計劃經濟管理不嚴

中共認為，「計劃管理不嚴，綜合平衡搞得不好，是造成盲目生產普通機床的關鍵所在」。由於所謂「社隊企業」盲目發展，需要機床，但中共分配很少，只好自己建廠造機床。可是，另一方面現有機床利用率又很低，積壓浪費的現象十分嚴重。計劃留有缺口，各級層層加碼，物資供需脫節，加上共幹任意批條子、人為地打亂計劃，或者先安排生產、後制訂計劃，本末倒置等等，為盲目生產普通機床開了「後門」，這樣就造成了機床生產的一團糟亂狀態。

大陸師資嚴重缺乏

目前，中共教育戰線遇到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師資不足。這個問題導源於六十年代，不但沒有培植出新的知識分子，反而整死、整慘了大批原有的知識分子。弄得現在找不到合適的人當教師。

以天津市一個「重點中學」爲例。這個學校的共幹，多次要求「上級」給他們調進「骨幹教師」，然而就在這個學校裏，卻有四位教學經驗豐富的中年和老年教師，十多對來一直被趕出教學崗位。其中一位語文教師，在傳達室當收發；另一位教師，既能教化學，又能教英語，卻在圖書館當管理員，其他兩位教師長期在「校辦工廠」勞動，這四位教師都是有教學經驗的老教師。這種現象在天津市並不是個別的。「骨幹教師」就在眼前，卻因爲中共認爲他們有問題，而擺在一邊。中共的頭目很怕用知識份子，長期以來，派知識分子當老師，便算是「右傾」，是「請隱士」、「舉逸民」，是重用「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他們爲了頭上那頂紗帽，也就不願多這個事了。

「文革」以前大陸知識分子本來就被當作敵人看，「文革」以來這十幾年，中共製造大量的冤案、假案，使大陸教師隊伍受到嚴重摧殘。

津共承認，「文化大革命期間，大批具有豐富教學經驗的中、老年教師受到殘酷迫害。許多教師被扣上各種政治帽子，趕下講台，逐出校門。有些教師被強行『遣返』或『解散』到農村，還有些教師被強令提前退休」。

天津市河北區共有九十六所中小學，其中被強行「疏散」到郊區農村，和被迫退休、被迫離開教學崗位的教師，竟達三千人。現在因爲實在沒有老師，才找回了七十多位中年和老年教師，讓他們回到教學崗位。

現在，天津市的教師問題已沒法解決了，才不得不把一批教師找回到學校來。該市第十六中學和第二十中學，若不是把一批「下放」、「遣散」、「退休」的教師找回去，物理、數學、語文、外語等學科都沒法開課，根據津共估計，他們現有的師資，如果把現在急需「進修」的教師，即那些不合格的，都送到進修學院，大約需要十年左右才能輪訓完畢。

爲了應急，只得把目前全市退休、病休的教師一萬多人弄回來，其中大部份是「非正常退休」的，這些人都有豐富的教學經驗。但肚子裏都是一包怨氣。

加强國防確保安全

美國中共「建交」消息傳出後，我海內外同胞以及關心我們的國際友人，最重視的就是安全問題。

首先我們不應假定敵人不敢進犯。誠然，中共當前正陷於內外交迫之中，奪權鬥爭仍在激烈進行，外有蘇聯大兵壓境，且形成南北夾擊之勢，中共輕舉妄動是極大冒險。不過，世局不斷演變，我們不可抹殺中共瘋狂冒危險的可能。爲確保安全，我們必須以最大的努力，作最安全的準備。「毋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這是防敵衛國的至理名言。

我們更不能假定敵人可能顧慮國際的干預而不敢蠢動。美國卡達政府於背信毀約後，備受各方抨擊，於是裝腔作勢，作若干似是而非的假定，一若中共將顧及美國的態度而不會在台海用武。其實這是卡達政府爲自己背信於人民和國會所作的掩飾之辭。中共不僅沒有任何不用武力的承諾，連出售武器一事仍作不同意表示，我們絕不能相信此種假定。

自力更生，多年來爲我們一直强調，今後我們更只有秉「一切靠自己」的信心，維護我們的安全。事實上，二十多年來台灣海峽曾經波濤洶湧，危險頻起，全賴我强大國軍，英勇奮戰，力挫中共兇焰，才使台海平靜無波。二十年前金門炮戰的勝利，就是最重要的一役；那時與我們有協防條約的美軍艦艇，實際上在三海里外作壁上觀。任何事不存依賴性，就更能充分發揮本身的力量，我們經濟的突飛猛進，外貿的大幅拓展，是在美國經援取消之後；我們相信協防條約終止以後，我們在國防力量上必將因全面的努力而有非常優越的進展。

蔣總統於美國卡達政府宣佈的中共勾搭後，發布緊急處分事項，第一項就是：軍事單位採取全面加强戒備之必要措施。接着在主持軍事會談中期勉國軍官兵，一方面要警惕中共對於我們滲透分化的陰謀和武力的蠢動，一方面更進一步精純勁練，淬礪奮發，隨時動員，制敵機先。我三軍健兒，均以鐵血赤忱，恪遵蔣總統昭示，全面加强戰備。行政院孫院長在立法院報告中特別强調，加强戰備，鞏固國防，確保國家安全。他指出：下年度有關國防的預算將予增加，必要時專案提出，以加速更新國軍裝備，增加採購新式武器，並盡力提高重要武器自製能力。全國同胞，深知加强國防力量之緊要，已掀起自强救國捐獻熱潮，幾天之內欵額已高達八億，最近已超過十七億，人人重視國防，全力促進加强本身力量的決心，於此可見。

我們現有士氣高昂、戰技精練的勁旅五十餘萬，更有訓練有素、隨時可以動員的後備軍人二百五十餘萬。保國衛民，人力雄厚。我們兵力充沛，戰志高昂，配以精良武器，必能鞏固復興基地，立於不敗之地

柳山

在世界政治史上，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將永遠是美國造成國際外交政策嚴重錯誤而留下的不光明一頁；在這一任的美國總統卡達，也將永遠會遭受

美國中共所謂「建交」，對中華民國來說，原是在「意料之中」而却是在「情理之外」，所以才會使得我們感到震驚。因為在時機上，幾乎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但竟在這時候突然發生了；不僅卡達政府在最近還一迭聲的說，維持美國跟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並信守對共同防禦條約承諾；亦不僅當我國正在辦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就將投票的時候；而且是在大陸同胞風起雲湧的要求自由與人權，遭到中共壓制的時候，但倡言世界人權的卡達政府，竟然突而給予殘暴的中共偽政權以外交承認，其為虎作倀，橫加斲喪了我大陸同胞爭自由與爭人權的又一綫生機，不只是違背了國際的道義與誠信，更是違背了天理與人心，所以，連日來自由世界輿論與美國國內民情反應，都指斥卡達「是一個偽君子」。在這天理公道之下，未來的史家，對於任何說詞，諸如中東和平的失敗；蘇聯努力的擴張；以及卡達政府抑止油價無功等理由，都將難以由宥。

擺脫精神上的窒息

卡達政府在美國外交史上所留下的這個污點，已經使得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與信義，蒙受了不利的深遠影響，比之加於對中華民國的傷害還要大，自由世界各國已紛紛表示對美國的失望；北大西洋公約聯盟國家，也已因此警覺美國對條約承諾的不可靠；甚至最早媚匪的日本，更感到卡達此舉已為亞洲帶來災禍，所謂美日安保條約，亦已不足為憑了，果因聯匪而激怒蘇俄一旦對日攻擊，又怎敢預料美國不會也對日本背信毀約呢？所以，世人指責卡達已造成了三次大戰危機，決非過甚其詞，美國各大學著名的政治學教授們，都譴責卡達行為愚蠢，犯下了本世紀以來最大罪惡，則更顯示了世人共同的看法的評價。

卡達的這種「愚蠢的勇氣」，以美國的光榮歷史與他個人的政治生命作賭注，總算是作了「突破」性的表演，所加之於對自由世界的震撼，尤大於對我中華民國的震撼，未來的演變，祇有走着瞧；那必將是不幸而言中，美國與我國合則兩利而分則兩害。但是，我們所受到的損害，是一時的受冲擊，只要我們海內外能團結一心，擁護政府的堅強領導，各盡所能，貢獻一切力量，衝破難關，仍然是會屹立不搖，繼續走向反共復國大道。我們海內外同胞的悲憤，是愛國情操的激發；是對大陸上苦難同胞的關切；是對世界人類禍福的憂慮。經過連日來的思考，我們已經冷靜下來，對上述的情勢與未來，已經有了理智的瞭解，我們被擺脫了這種精神上的窒息，又何嘗不是走向另一新的契機的起點。所以，我們要擦乾眼淚，化悲憤為力量，更加團結努力，奮鬥不息，更求壯大自己，堅強的挺立，而不容再有依賴的心理。

李曉丹

大平正芳談日本未來

一、和美國的關係：

日本對外政策的基礎，向來是奠基於美日兩國間的密切關係，這種關係不容許任何改變，同時兩國間亦不容許絲毫不信任的存在。

二、扮演經濟強國的角色：

日本不必參加世界權力競爭，但她必須履行身為經濟強國對世界經濟應負的責任。由於美金在世界經濟環境中所具之重要性，日本應儘量協助美金使其趨於穩定。更何況日本今日在世界經濟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得自美國之助甚多，所以日本更有把美金從大幅度貶值中拯救出來的義務。

三、帮助美金的具體辦法：

日本將聯合西德與瑞士，以交換貨幣的辦法來帮助美國。使美金在此政策下，透過日本、西德及瑞士的中央銀行，與日圓、馬克及瑞士法郎相互流通，人民將因而對美金的購買力重新估計。這個策畧將能有效遏阻美金繼續下跌。

四、對於援助亞洲而言：

基於地理位置的因素，日本自然而然的須將援助重心放在亞洲。然而泛亞各國的經濟環境大異於歐洲，不僅其經濟發展所處之階段不同，其性質亦不同。若欲以經濟合作為協助之方針，則收效必不大。目前雖有東南亞國協的存在，但除非讓它受到重視否則亦無法發揮力量；而且其性質也大異於歐洲共同組織，我們必須明瞭這一點，然後方能致力於以經濟援助的方式協助各國經濟成長，以避免她們與共黨國家合作而終於導致滲透淪亡的悲慘下場。

五、在本身的貿易盈餘方面：

對於目前的情形，我們實在已無能為力。儘管耗時甚久但為了繼續生存，我們必須改變今日所居的位置。在這方面我尚無任何新計劃，但這確是一個嚴重而亟待解決的問題。

六、關於日本的經濟成長：

儘管目前日本經濟成長率已達百分之五．七，但理想中的百分之七卻仍可望不可及。我們不必做些無謂的努力去達到它，不管將來是否會有新的刺激產生，我相信在這個會計年度結束（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前，不可能做得到。目前我們應努力防止外銷貨物在數量上的減少，因為外銷數量若減少則經濟復甦勢將遭受嚴重打擊。

（譯自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時代週刊）

李凱詩譯

絕交・亂交・雜交

顏元叔

一個手舞雙刃的劍客，斷無束手就擒之可能。於是，我們乃從冰冷的地面起來。於是，絕交就絕交，外交是身外之務。我們有內在的火山，使我們噴火，使我們流出成山的溶岩。

城雞被圍團結不破

美國要跟我們斷交，是絕情絕義的絕交；美國要跟中共建交，是亂交，是雜交。「絕交就絕交」，一位年青的計程車司機說，「幹嗎站在美國大使館前面發呆，好像我們要求他們。他們不理我們，我們就不理他們，絕就絕，去他的！」我下車時多給他十元，我說我欣賞你這種態度，他堅持不受，我更欣賞他。這一下子，大家可眞是同仇敵愾了。凡是住在台灣的人或者心向台灣的人，爲了台灣，互相交談，互相安慰，互相鼓勵，這下子可眞是同舟一命，難兄難弟的了。平時見面向來不跟人打招呼的雜貨店老板，滿臉凝重地向你點頭；他的完全自我圓滿的冷漠，化掉了，眉宇間攤開兩片翅膀，煽起一股白鴿之風。走在街上，素不相關的路人，輻射出蠶絲，互相牽連起來；兩個肩膀擦過去，中間迸出認同的火花：你樂我也樂，我苦你也苦。你就是去找上那擺桂圓湯攤子的老太婆，說：「眞是不像話！」她聽得懂，她會回說：「眞是不像話！」人生就這麼怪異，當外面吹來一陣寒流，裏面反而溫暖起來。圍城之內皆兄弟。既然有兄弟姐妹的團結，城雞被圍，城是破不了的。

於是，絕交就絕交吧。外面絕交，裏面建交；一千七百萬個自主人之間的建交，是另一種堅强的國際關係。說什麼歷史也沒有見過覆滅出現於堅强的組合，說什麼也沒有見過肌肉如繩的人癱瘓在地上。被征服總是先喪失信心，喪失膂力、有膂力有信心，就是最有效的否定因子，絕對否定任何敗亡。我們不是求自慰於阿Q之心態，而是認清一個事實：一個手舞雙刃的劍客，斷無束手就擒之可能。於是，絕交就絕交，外交是身外之務。我們有內在的的火山，使我們噴火，使們我流出成山的熔岩！

何必跟亂交的人相交

何必跟那種亂交的人相交！亂交的人是沒有原則的人。既然自許爲民主自由，却引極權專制爲友；既然自許爲民主自由的燈塔，却向極權專制拋送信號；既然自認是全世界自由的朋友，却出賣了一個民主自由的友人。這是什麼原前？這無原則的作風，端的是任何國際政治家引以爲驚恥的。國際政治的權宜無論如何運用，無論翻什麼猴子筋斗，無論耍什麼猴子把戲，總該有皂白之分作爲準繩。假使皂不成皂，白不成白，皂白混雜，這是亂交。亂交雜交的人，情與理都無原則；無原則的人與之絕交，何所惋惜！

卡達政府與中共建交，實是亂交，國與國之交，應該類似人與人之交，人與人之交，毋友不如己者。不如己者的原意是不交程度差於自己的人；我給它再加上一個意思，不交跟自己不相類的人。這兩重解釋，卡達政府都沒有注意。美國是一個所謂先進國家，中共則是舉世公認也是自己承認的落後國家。一個先進國家去友一個落後國家，好處在那裏，實在教人遍尋不着。是中共的工業發達？是中共的農業發達？是中共的科技發達？是中共的教育發達？使得美國人想去學習效法？我看中共只有一項獨步世界，就是大字報最發達。美國這方面倒是落後，只有小字報。所以，美國中共建交後，美國人應該多寫大字報，貼在白宮的牆壁上，替沉默的大多數說幾句話，我敢說，美國的大多數人絕對不同意卡達背棄台灣，可是他們沒有發言的機會，也沒有發言的地方——大衆傳播全被各種勢力集團控制了——所以只有寫大字報。這點倒是美國應該學習的。除此之外，我實在想不出任何合法的理由，使卡達交上中共這個差勁的朋友，既然沒有好理由，卡達實在是亂交雜交。

物以類聚相交應分明

天下之至理，是物以類聚。民主國家應該與民主國家同流，極權國家與極權國家合汚。說實話，美國應該永遠和中華民國攜手，中共只該跟蘇聯吊膀子。如今就怪了，民主自由的美國，居然要和極

權奴役的中共為伍。這簡直是心理變態。中共有什麼地方跟美國相似？沒有。勉强湊合着說，兩者的經度緯度相若。

不過，中共的經緯度還不是中共的，是中華民族的。所以，中共無一與美國相似。美國跟這麼一個完全無相同點的人交朋友，眞是有沒理性。做出這種反理性的事，證明卡達不是大腦需要加油，就是小腦需要潤滑。

從另外一端說過來，中共同樣的是亂交雜交。中共是共產黨徒的政權，就該與蘇聯粘在一起。它們原來粘在一起，日子一久，漿糊乾了裂了，便鬆脫下來。加之，那漿糊裏大概沒有放防腐劑，於是漿糊裏生了虫蛆。後來，中共又粘上阿爾巴尼亞，往後又粘上了越南。阿爾巴尼亞太遠，粘得實在費力－像跨過陰溝往牆上粘標語，粘得歪歪倒倒，粘上去又給風吹下來。至於越南呢？人家跟蘇聯訂定了攻守同盟；原來跟中共是粘着的，如今是咬着的；只要一動，就會把對方的後腿子咬下一塊來。中共跟這個也粘不上，跟那個也粘不上，鄧某異想天開，索性找上老敵人，粘了上去再說。你不能不說，鄧某近幾個月的「粘美」言論，粘得有點肉麻，好像五十開外的老處女，突然想嫁人一般的急躁。海外的（以及海內的）若干假民族主義者，以前對中共的抗美反美，寄予無限之瞻仰，如今瞻仰到一親美的鄧政權，這怎麼對着鏡子自我解嘲？今日大陸媚外是媚到了極點，餐館分三樓，外國人上三樓，華僑上二樓，本國同胞留在樓下吟吟噏噏。有人罵我們親美，就算我們親美還親得有點兒人格國格，我們沒有把餐廳的三樓留給美國佬御用！唉！這眞是中國人之大不幸！中共不親蘇，就親美。中間少數幾年，似乎想硬挺起來，到頭來還是衷氣不足，丹田之內提不上什麼東西，只有往外國人懷抱裏一倒，往人家身上一粘。無論從什麼主義，從什麼國格看，中共是變成了一團不成型態的糯米糍粑。

我們中華民國，據我看，是世界上唯一不亂交雜交的國家。我們自始堅守民主陣容，繼續堅守民主陣容，無論內憂外患怎麼把我們顛來簸去，我們可從來沒有自亂方寸，我們像神父捧聖杯一般捧着自己的意志：是民主之國，便堅守民主陣容。我們不是一團糯米糍粑，我們有型態，有稜角；我們不東扯西拉，南粘北靠。雖然有人勸說，別那麼扳起面孔，綻開一個笑容吧，向人拋個媚眼吧。拋媚眼是水性楊花的事，我們不幹這種事。這裏面除了一個道德問題，還有一個利害問題。在危難的時候去找權宜之計，常反被權宜所害。我們秉持自己的意志，像教皇秉持聖杯，可能是一切選擇中最佳的選擇。

所以，「堅守民主陣容」這句話，歷史會證明，實在是令我們受用不盡的遺產。無論怎麼說，我們習慣於亞熱帶暖和的氣候，教我們去擁抱一頭北極熊，那多寒冷呀！

保持清白不亂交雜交

所以儘管人家跟我們斷交，我們還是不亂交，不雜交。就算西歸，也要歸得他奶奶的清清白白。何況，咱們還死不了，我們還活潑的很呢。在國外的人也許不相信。在國外的人也許覺得，這下子台灣可完了！我們在國內，可沒有這麼洩氣。俗語說，當局者迷，局外人清、這話有問題。我們三十年來一連串危機的當事人，我們自覺有把握，我們果然一一克服，一一渡過。在國外的人，哪一次危機之來不就預言：這下子可完了。我們退出聯合國的特候，一位朋友從國外匆匆趕回，看見台北的安樂氣氛，大驚失色說：「你們簡直不知死活！」尼克遜訪問大陸的特候，一位朋友自國外來信說：「我勸你年底前離開台灣。」日本人承認中共的特候，海外的中國人也爲台灣捏了一把冷汗。但是我們都過來了。這次中美斷交，想必在美國的左仔，幸災樂禍得不得了。你們且別高興，等着瞧吧。就聽隔壁傳來的琴聲，山窩裏傳來的鷄啼，鄰近傳來的鐵錘擊釘聲，這些聲音交織成網，網孔中時有孩子的笑聲躍起。這面網的脈絡，沒有紊亂，沒有斷裂，一面完整的網，就是强有力的結構，可以捕魚，可以捕豹。

文字是有它的「魔力」，可以改變氛圍，塑造意志。像「處變不驚，莊敬自強」啦，「風雨中的寧靜」啦，雖然只是幾句話，却像石碇一般鎮壓住飄浮的心；點明出一個中心，讓意志在上面凝結，成型。我們中國人的哲是有用的。在這個節骨眼上，先聖先賢的話，一齊湧上心頭，什麼「持其志毋暴其氣」啦，「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啦，「天地有正氣」啦，如此等等。平日你也許覺得這些是空話，這個時候却像火山溶岩般流入你心，教你好不熱刺刺，然後變得很硬。

一千個美共建交也不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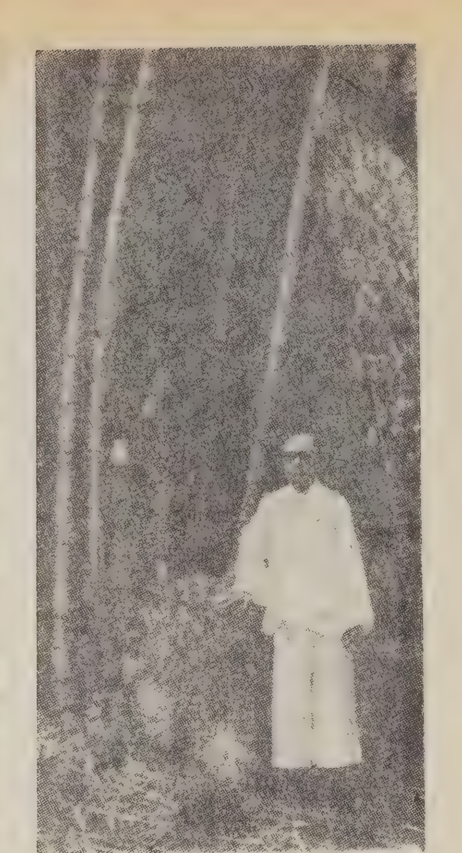
有人說，在台灣的人，已經麻木；又有人說，我們給繁榮的經濟麻醉了。那麼大的風浪來了，還不自起騷動。這話也許有道理。重要的是，橫逆之來，究竟哪種反應是最有效的反應。我們不是一羣動物，說是讓你做一個制約反應實驗，我們又蹦又跳，來滿足你的預期。你也許以爲敏感是一種德性；我們似乎不夠敏感，你便罵我們麻木。其實，敏感能爲我們完成什麼事情？過敏只讓你患草黃熱而已。也許，適度的「冷感」，正是自我保存之道。我們也不在乎。此外，你怎麼區分石頭之堅硬與石頭之麻木？也許，你說的麻木，就是我們的堅硬。當然，你可以說，我們無可奈何，不得不堅硬。是否無可奈何不是關鍵，關鍵是如是之堅硬，就不會風化，不會崩潰。

此外，我們的反應也有適度的光和熱。你看那些人，動輒千萬往捐獻箱擲，風霜的老人捐出畢生的儲蓄（編者按：顧先生本人捐了二萬元）。我看到那些演藝人員，那些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拿着捐獻箱走入人羣，或捧着捐獻箱站在風雨的街頭上，我就知道我們沒有麻木，沒有麻醉，我們是硬得像一塊燒紅了的鋼。

千萬年來，台灣有颱風。說颱風能把台灣吹垮，萬年以後的台灣孩童也不會相信。颱風來了，蕉園查切斷一半是有的，我們再耕再種就是，這是自然之理。我們生活在自然之理裏，像山一樣，沒有畏懼。

常州府中學堂

錢穆



余十三歲人常州府中學堂，時爲清光緒末年之冬季。入學未一週，宿舍纔定，校中即出布告，許諸生自量學力，報考二年級。果育高四級同學七人，全體報名應考，亦囑余參加報名，幸皆錄取。在校未及兩月，即放寒假。明年起，余十四、十五、十六，三年皆在府中學堂，凡三年又三月。記憶最深者，爲監督屠考寬元博師。師武進人。監督即猶今稱之校長。

先兄聲一先生與余同入府中學堂，惟先兄入師範班。中學生年齡都在二十左，師範班生皆中年人，在三十至四十之間。有一人，居家擁孫爲祖父，則恐已年過五十矣。先兄年僅十九，未到二十歲，同班中最年幼者，皆當長先兄四五歲以上。一班設一班長，而學校命先兄爲師範班的班長，同班年長者多不服，春假開學，言之監督，請易人，元博師勸喻再四，仍堅請。元博師言，余未遍詢全班人意見，不得偏循汝等意見，抑師範生中學生同在一校，本屬一體，我亦得詢之他們。逐召開全體大會。中學二年級班長楊權，乃無錫同鄉，其人美風姿，面白晳，而兩眉甚濃，擅辭令，長演說，起立侃侃發言，達半小時，大意謂，中學師範同在一校。事事皆待接觸商洽。而雙方年齡相差，不免有扞隔。惟師範班長錢某，與中學生年相伯仲，其人通情達理，平易近人，和藹可親，不失爲師範班中學班溝通意見一橋樑，請勿易。楊權解畢，舉座默然，即師範班亦無人起立表示反對，逐散會，先兄仍任班長如故。

一日，元博師特召先兄至監督室，詰以汝對中英文數理化各科皆獲同等基礎，宜可深造，爲何投考師範班。先兄告以幼孤家貧，堂上有母，我兄弟兩人同來入學，尚有兩幼弟在家，考師範可省繳學習，又一年即畢業，可早謀職業，奉養寡母，扶掖兩幼弟。元博師大加獎許，即命派先兄爲學校理化室助理員。謂可不化許多精力，稍濟汝之窮窘。

迨畢業前，元博將已爲先兄介紹在府城中一高級小學任教。先兄緩辭，謂不願遠離寡母在外府任職，又錢氏聚族而居；歸後當商請族中長老斥資創建一小學，即在校任教，以承先父致力鄉里宗族之遺志。元博師聞言，稱許有加。其對先兄之加意培植，即此可見。

時余童稚無知，元博師尤加愛護。猶憶初應入學試，有一人前來巡視。方考國文課，余交卷，此人畧一閱看，撫余肩，謂此兒當可取，初不知爲何人，後入學，乃知即元博師也。

時學校規定，每學年試皆發證書，具列本學年各課程，及各任科諸師之姓名，及各科考試所得分數，由任課教師加蓋圖章，乃由監督署名發給，其事極鄭重。是年考圖畫科，分臨畫默畫兩項，默畫題知更鳥一樹枝三鳥同棲，教本中有此圖。余仲筆作一長條表示爲樹枝，長條上畫三圈表示爲三鳥，每圈上部各加兩墨點，表示爲每一鳥之雙目。所點皆濃墨，既圓且大。同學見余所繳卷，課後大加戲謔，謂余所畫此圓而大之雙目，極似圖畫科楊老師、課室外語，爲楊老師所聞，極激怒。余之圖畫科分數逐得零下二釐，尚不到一分。惟學校規定各科平均須滿六十分，纔得升級。任何一科分數不足四十分，亦留級不升。越數日，元博師召余至監督室，戒余每科須平均發展，不得於任一科輕忽，告余今年考試圖畫科得分太低，已商請師長，可將其他各科得分多者酌減移補。命余立即去楊老師處請罪，求恕。余因言，圖畫科考試不及格罪有應得，監督愛護之意更所感激，惟平日對國文歷史兩課尚知用心，不願將此兩課所得分數有減。元博師面作嗔色，謂小孩無知，可速往楊老師處，勿再多言。余往見楊師，彼已因監督面商，不加斥責。及新證書發下，國文歷史兩科分數果未改動。是可見元博師對余愛護之誠心矣，其他類此事尚多，不備述。

元博師兄第四人，師居長，太老將屠寄敬山先生，乃當代史學泰斗，著有蒙兀兒史記一書，尚未成，然已名滿中外。其時已退休居家。某一日，已忘以何因緣，得偕三數同學，進入元博師之住宅，又得進入太老師敬山先生之書齋。四壁圖書，臨窗一長桌，桌上放數帙書，皆裝潢鉅製，坐椅前有一書，已開帙，似太老師正在閱讀。就視，乃唐代李義山詩集，字大悅目，而眉端行間硃筆小楷批注幾滿，字字工整，一筆不苟。精美莊嚴，未曾前見。尚有碎紙批注放在每頁背縫，似臨時增入。書旁有五色硯台

，有五色筆，架在一筆架上，似臨時尚在添寫。余一時呆立凝視，但不敢用手觸摸。因念敬山太老師乃一史學鉅宿，不知其尚精研文學，又不知其已值晚年，而用力精勒不息有如此。此眞一老成人之具體典型，活現在余之目前，鼓勵余此後向學之心，可謂無法計量。較之余在小學時獲親睹顧子重華紫翔師之日常生活者，又另是一境界。惜其時年幼，不敢面請元博師給以親瞻敬山太老師一面之機緣，則仍是當時一憾事。

除監督元博師外，當時常州府中學堂諸師長尤為余畢生難忘者，有呂思勉誠之師。亦常州人，任歷史地理兩課。聞誠之師曾親受業於敬山太老師之門。誠之師長於余可十二歲，則初來任教當是二十五歲，在諸師中最為年輕。誠之師不修邊幅，上堂後，儘在講台上來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斷，但絕無一言半句閒言旁語加入，而時有鴻議創論。同學爭相推敬。其上地理課，必帶一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印中國大地圖。先將各頁拆開，講一省，擇取一圖。先在附帶一小黑板上畫一十字形，然後繪此一省之四至界綫，說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內繪山脈，次及河流湖澤，說明山水自然地理後再加注，都市城鎮關卡及交通路等。一省講完，小黑板上所繪地圖，五色粉筆繽紛皆是。聽者如身歷其境，永不忘懷。

一次考試，出四題，每題當各得二十五分為滿分。余一時尤愛其第三題有關吉林省長白山地勢兵情者。余首答此題，下筆不休，不意考試時間已過，不得不交卷。如是乃僅答一題。誠之師在其室中閱卷，有數同學窗外偷看，余不與，而誠之師亦不覺。適逢余之一卷，誠之師閱畢，乃在卷後加批。此等考卷本不發回，只須批分數，不須加批語。乃誠之師批語，一紙加一紙，竟無休止。手握一鉛筆，寫久須再削，誠之師為省事，用小刀將鉛筆劈開成兩半，俾中間鉛條可隨手抽出而快寫，鉛條又易淡，寫不出顏色來；誠之師乃在桌上一茶杯中醮水書之。所書紙遇溼而破，誠之師無法黏貼，乃以手拍紙使伏貼如全紙，仍書不輟。不知其批語曾寫幾紙，亦不知其所批何語。而余此卷只答一題，亦竟得七十五分。只此一事，亦可想像誠之師之為人，及其日常生活之一班。

後誠之師已成名，余獲與通信，曾為經學上一問題，兩人往返作長函幾達十數次。各累數萬字，惜未留底，今亦不記其所言之詳，惟憶誠之師謹守其鄉前輩常州派今文學家之緒論，而余則多方加以質疑問難。誠之師最後一書，臨了謂君學可比朱子，余則如象山，儘可有此異同。余不知此係誠之師之謙辭抑更別有所指。惜後再見面，未將此問題細問，今亦終不悟當時誠之師此語是何意義也。

余之重見誠之師，乃在民國廿九年，上距離常州府中學堂適已卅年一世之隔矣。是年，余國史大綱初完稿為防空襲，思欲付印，乃自昆明赴香港，商之商務印書館王雲五館長，允即付印，惟須交上海機廠。余曰大佳，光華大學有呂思勉教授，此稿最後校樣須由彼過目，雲五亦允辦。余又赴滬，親謁誠之師於其法租界之寓邸。面陳國史大綱方完稿，即付印，恐多錯誤，盼師作最後一校；其時，余當已離去，遇錯誤，請逕改定。師亦允之。後遇曲折，此稿延半年始付印。時余亦蟄居蘇州，未去後方。一日赴滬，誠之師告余，商務送稿，日必百頁上下，催速校，翌晨即來取，無法細誦，只改錯字。盛讚余書中論南北經濟一節。又謂書中敘魏晉屯田以下，迄唐之租庸調，其間演變，古今治史者，無一人詳道其所以然。此書乃千載隻眼也。此語距今亦逾三十年，乃更無他人語余及此，我師特加賞識之恩曷可忘。

余是年居蘇州奉母，每隔一兩月，必去滬。去滬必謁誠之師。師寓不甚寬，一廳容三桌，師一子，弱冠夭折，最為師傷心事。一女畢業光華大學，時方習繪事。近窗右側一長方桌，師憑以寫作，左側一長方桌較小，師妹憑之臨古畫。一方桌居中央，刀破碗碟，師母憑之整理菜肴，余至，坐師桌旁，或移兩椅至窗外方廊中坐。或留膳，必長談半日或竟日，歷三四日始歸。誠之師必留余去滬前報紙為余寓蘇不易見著，一大束，或用硃筆標出其要點。見面即語余別後大事變經過之要略。由余返旅館，再讀其所留之報紙，一年中，如是相晤，可得六七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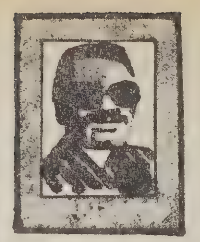
民三十年夏，余由蘇州重返後方。抗戰勝利後，再返蘇州，在無錫江南大學任職，曾赴常州，謁誠之師。師領余去訪常州府中學堂舊址，民國後改為常州第五中學。門牆依稀如舊，校中建築全非。師一一指示，此為舊日何處，均難想像。臨時邀集學生在校者逾百人，集曠場，誠之師命余作一番演講，余告諸生，此學校四十年前一老師長，帶領其四十年前一老學生，命其在此演講。房屋建築物質方面已大變，而人事方面，四十年前一對老師生，則情緒如昨，照樣在諸君之目前。此誠在學校歷史上一稀遘難遇之盛事。今日此一四十年前老學生之講辭，乃求不啻如其四十年老師長之口中吐出。今日余之講辭，深望在場四十年後之新學生記取，亦渴望在旁四十年之老師長教正。學校百年樹人，其精神即在此。誠之師又帶余至街坊品嘗四十年來之老食品，如常州麻糕之類。至今又已三十年，回憶在目前也。

余又屢去其滬上之寓所。抗戰時開明書店曾邀余作國史長編，余介紹之於誠之師。乃誠之師案上空無一物，四壁亦不見書本，書本盡藏於其室內上層四圍所架之長木板上，因其室小無可容也，及師偶繙書桌之抽屜，乃知一書桌兩邊八個抽屜盡藏卡片。遇師動筆，其材料皆取之卡片，其精勤如此。所惜者，其長編亦寫至唐代而止，為師最後之絕筆。

最後一次與師晤面，在民國卅八年之春假期間。余離無錫往廣州，謁師於其滬上之新寓址。適師在中膳，尚能吃米飯一大碗，非普通之飯碗，乃盛湯餚之碗，大可一倍。師言往日進兩碗，今僅可一碗。余觀其顏色食量，意他日歸，當可再遇。及共軍進滬，各大學皆呈報駐校辦事代表之姓名。光華大學報上，問代表中何無呂思勉名字。誠之師數十年在大學任課，從未預聞行政。光華同人無奈，列誠之師姓名為代表中之首席第一人。余在粵聞之，遙想師情，抑鬱可知。乃不久聞噩耗。思念種切，何堪追溯。

陶鑄升得高垮得快

胡養之



人物春秋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毛澤東集團鬥垮鬥臭，而先後「瓜直」的彭德懷和陶鑄，現在不僅都已獲得恢復其「名譽」；而且最近更重新舉行追悼會。根據本港「法新社」引述中共喉舌「新華社」十二月廿五於的報導說：「兩千多名中共人士，昨天（十二月廿四日）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彭德懷和陶鑄的追悼會，中共高級領導人也都有參加。當時鄧小平致悼詞，讚揚『國防部長彭德懷是優秀黨員……』而另一新選出的中共『副總理』陳雲，則形容陶鑄是『一個黨和政府的領導人，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此外，還有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參加。」

關於彭德懷的生平及其被毛鬥倒的前因後果，不久前已誌本欄。這裏要加以補充的則是有關陶鑄升官後，曇花一現從而落得一個悲慘收場，由於一九六六年六月底，當毛、林發動所謂「文化大革命」的初期，首先就分別鬥倒了彭眞、羅瑞卿、及中共前「宣傳文化部長」陸定一之後，正在廣東「省長」兼「廣州軍區第一政委」的陶鑄，於同年七月一日便被升爲中共「中央宣傳部長」，而陳伯達則兼任中共「文化部長」，但陶鑄之名却列於陳伯達之前，喧赫一時，可是，不旋踵間，陶鑄却又變成了「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鄧小平、羅瑞卿、彭眞等黑帮中的主要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黑份子！他不僅立即被打入冷宮，被攻擊得體無完膚；且其腦袋亦不保！

滲入黃埔軍校活動

究竟陶鑄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他像乘直升機一樣很快地走紅起來？據一些有關陶鑄的資料顯示：陶鑄除了與林彪有着密切的關係之外，而且跟毛澤東是湖南同鄉。當中共在井岡山落草爲寇，及逃竄至延安打家刼舍的時候，陶鑄還寂寂無名；直到中共竊據大陸以後，才嶄露頭角。若以他在廣東「省長」及「第一書記」任內的成績而論，毫無可取；但他那次能獲得重用，却是有一段內幕新聞的。

由於一九六五年二月廿二日，他曾對中南地區戲劇界代表發表一篇冗長的演說稱：『這個時候不許大家演傳統戲，而必須演革命現代化戲。如梁山寨一百〇八條好漢，都是被迫上山去的！……』這報告書不獨得到毛澤東的重視，也適合江青的口味。換言之，陶鑄之所以一躍而成爲紅員，正得力於這幾句話。

陶鑄，係湖南耒陽人，出身小地主家庭，一九〇六年出生，幼時曾在湖南第一師範唸過書，在名份上與老毛爲先後同學。十九歲（一九二五）入黃埔軍校第四期受訓，與林彪爲同期同學；相傳當時他們都是公開的共黨積極份子。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中山艦事件」發生，陶鑄一批人被監禁於虎門要塞監獄，其後移解廣州監獄。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共發動「廣州暴動事件」後出獄，陶鑄任二方面軍警衞團參謀（團長梁秉樞，指導員王侃如）。另一說陶鑄於一九二六年畢業黃埔軍校第五期後，參加二方面軍（張發奎）河南討奉之役。一九二七年隨軍返粵，「廣州暴動」中任警衞團參謀。這兩次傳說都是耳食之言。

實際上，陶鑄於「廣州暴動」中，曾帶隊支援教導團血戰觀音山，失敗後突圍海陸豐，隨古大成入於閩西。一九二九年迎接朱德等人入閩，被派任福建白區工作，任「福建省委軍委」僞職。一九三〇年五月，組織厦門大刼獄，救出了中共份子四十餘人；並於同年底再度破監，獲得中共「中央」嘉奬。一九三二年，陶鑄曾任「厦門中心市委書記」，從事秘密工作。一九三三年五月，他在上海被捕，判徒刑五年，因爲他曾表示悔過而釋放出獄；此舉曾被「紅衞兵」列爲罪狀之一。

被稱「新四軍的魯迅」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事發生後，陶鑄任「湖北省委」。次年他担任「新四軍四支隊八團後方留守處政治部副主任」，在河南確山竹溝工作。同年秋，武漢會戰後，則任鄂中區「黨委委員」，與楊學誠組織鄂中游擊隊，八枝步槍起家，成立「鄂豫邊區抗敵工作委員會」。一九三九年陶鑄和李先念領導一枝游擊隊會合，合組「豫皖挺進縱隊」，成立「豫鄂皖解放區」，騷擾武漢附近地區。一九四一年成立「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任「師長」，陶鑄任該師「政治部民運部長」、「鄂中區委書記」。其後返延安入黨校受訓，堅决奉行毛澤東的整風路綫，葉劍英稱他爲「新四軍魯迅」。先後任中共「軍委行政處副處長」，抗戰末期任中共「中央軍委總參謀部辦公廳主任」。

一九四五年九月，陶隨林彪出關，初任中共「遼寧省委書記」。一九四七年東北「民主聯軍政委」彭眞，因執行「土改」不力而被調回延安，由從俄返國的羅榮桓接任該職。陶鑄則升任東北「解放軍政活部副主任」，兼「遼西省委書記」，一反彭眞的溫和路綫，在短期內完成了遼西的「土改」工作，殺人無數！並裹脅大量居民參軍，充實遼西土共兵源，其後被編爲「四野第十四、十五」各軍。這些部隊比土匪更兇狠，姦淫刼掠，無所不爲，因此，東北人民

對它極憤恨！

一九四八年，陶鑄曾參加林彪的「四野」進犯各地，並驅迫遼西羣衆「支前」運動，如協助進犯陷落新屯、四平街各地帮兇，同年十月間，陶鑄又隨林彪進犯遼瀋戰役，林彪兼任瀋陽「軍管會主任」，陶鑄兼同「副主任」。同年十一月，陶鑄被任爲「四野」的「政治部副主任」。一九四九年五月，陶鑄追林彪的「四野」部隊南下華中，兼任了「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中南軍區政治部副主任」、「武漢軍管會主任」、「中南軍政委員會財經委員會主任」等職。同年冬，陶鑄又隨林彪進犯廣西桂林、南寧等地。

殘忍成性的陶屠夫

一九五〇年三月，以充當林彪的「四野」爲帮兇有功，乃升任「四野」及「中南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接替了原有譚政的僞職，驅使「四野南下工作團」，在廣西主持僞「剿匪工作組」；這個殘忍成性的傢伙，竟提出了「封江隔離，血洗廣西」的口號！結合「土改」，大力鎮壓廣西各地——包括十萬大山在內的游擊隊。不過半年，陶鑄宣佈在基本上已完成了所謂「土改剿匪」等工作，却有數十萬人派在他的屠刀之下，無怪乎當時廣西大罵陶鑄是一個毫無人性的屠夫！所以，這屠夫終於沒有好下塲的！

其實，凡是共產黨徒，幾無一不是殘忍的屠夫；特別是陶鑄更爲殘酷，到處都可以看到他那雙手是血淋淋地！根據美國一九六二年出版的「朝鮮戰史」（「Conflict-Historyof Thekorean War」），作者爲羅拔特．拉奇（Robent Leckie）的報導（他又依據美軍情報）說：「陶鑄於一九五一年六月後，轉任「四野後勤部隊司令員」（可能是『志願軍』的後勤部「政委」），驅使『志願軍』後勤部隊對抗聯合國軍力謀截斷『志願軍』補給綫的『絞殺戰』時，有一部份聯軍士兵被他俘獲後，會施行最殘酷的虐俘手段。因此，美國遠東空軍負責人之一的達爾．阿爾凱爾（Dann Alkine）空軍准將，對於陶鑄那種毫無人道的野蠻行爲，極表憤慨云云。」

打擊廣東地方主義

一九五二年的「五反」期間，陶鑄與林彪的關係越來越密切的緣故，獲升爲中共「華南局第五書記」，兼任「華南軍區第二政委」，並曾率領「四野大軍土改工作隊」入於廣東境內，一反葉劍英透過地方主義的「和平土改政策」，並而展開反地方主義運動。且於兩年之內，基本上已完成其「土改」工作，所以，陶鑄連獲跳升中共「華南區第四書記」。一九五三年一月，「中南軍政委員會」改制爲中共「中南行政委員會」，仍任「委員」，兼任「廣東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旋而取代了葉劍英的寶座而接任了「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尤其到了一九五四年二月間，更全面取代了葉劍英主持中共華南的軍政大權。

同年九月，陶鑄獲提升爲中共「候補中央委員」，並代理了中共「中南局書記」。同年十二月、陶鑄當選爲中共「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一九五五年三月，正式出任中共「廣東人民政府主席」，從而給予方方、古大成、馮白駒等地方主義份子以嚴重的打擊。這一來，正適合毛澤東「拉乙打甲，拉丙打乙」的陰險手段，故此，陶鑄便爲老毛提名爲中共「八屆中央委員」，兼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一九五七年，陶鑄頗能領會毛澤東的心意而執行了廣東全省的「肅反」運動，進而全面打垮了廣東地方主義。一九五八年五月，「廣東軍區」升爲中共的「一級軍區」，陶鑄獲任該「軍區第一政委」，又嚴厲地執行毛澤東那次「大鳴大放」騙術之後的反右運動。一九五九年間，陶鑄也玩過一套自欺欺人的騙術是，曾一度以「軍區第一政委」身份，自動下放到中山縣任「縣委第一書記」。一九六一年十月間，中共決定恢復其「中南局」後，陶鑄便被派任爲該局「第一書記」，仍兼中共「廣州軍區第一政委」僞職；並隨周恩來、鄧小平等一行出席莫斯科俄共「第廿二次大會」，堅持毛澤東的「反修」路綫，運用於劉少奇、周恩來、毛澤東、鄧小平之間，而成爲中共大紅大紫的人物。

調虎離山的老辦法

一九六六年六月，當毛澤東利用林彪爲「親密的戰友」，拉攏楊成武、傅崇碧等替他舖平一條從「上海反攻北平」的道路後，大刀濶斧地整肅了一批「當權派」的委員，從而將陶鑄自廣東調到北平，出任了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參加策劃其「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使他成爲運動中有關文藝政策的執行人。同年八月一日，正式發表了陶鑄爲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委書記」（接替了陸定一以上兩大職務）、「政治局常務委員」、兼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中央宣傳部長」。在中共黨內的地位，陶鑄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一躍而成爲『文化大革命』初期最重要的人物，紅極一時！可是好景不常，陶鑄紅了不到半年，而毛澤東和江青兩口子，認爲陶鑄這小子靠不住，將來他很右能與林彪一鼻孔出氣，聯合起來對付毛江。於是將陶鑄的全部僞職革除，並指責他是「陰險毒辣、兩面三刀、口蜜腹劍的潛伏資產階級的新代理人。」

陶鑄對於毛澤東這一種「乍予之又乍奪之」的手段，是他始料所不及的！陶鑄那次的意外失敗，使到廣東地方主義份子獲得猛烈抬頭的機會，放手報復新舊的「南下幹部」，以造成一九六七至一九六八年間的廣東派性的大屠殺，影响至深且鉅！其中較著的，計有趙紫陽、王德、林李明、尹林等，曾遭揪出去鬥爭清算。但當時在廣東軍、政各階層中的高級頭頭，多是陶鑄集團的變色龍。因此，一九六八年五月，毛澤東以同樣「調虎離山」的手法，把前「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也內調北平升任爲「總參謀長」，目的在削去他們的兵權後，使黃永勝步着陶鑄的後塵而陷於身敗名裂的境地！

瘟君夢

岳騫

活曹操恨恨說道：「劉少奇的劉字本來十五畫，被吳玉章老傢伙攪出來的文字改革委員會一改，變成了六畫，我的林字未改，還是八畫，就這樣以筆畫多少來排次序，所以他佔了便宜，不然我就緊隨主席之後了。」

毛澤東不由得大笑起來，走過來拍拍活曹操說道：「林老，你有時講句笑話實在有趣，上次你講的李先念和孟子的一段交涉，我回去和江青同志一講，她幾乎把腸子都笑斷了。今天這個笑話我要回去再講一遍，準能把她臉上的胭脂都笑掉下來。」

活曹操一聽毛澤東恭維他，更加得意。忽然毛澤東連拍幾下腦袋，說道：「我從前看西漢演義，記得漢武帝時候有個大臣叫做什麼？專門會講笑話和你差不多，可惜記不起名字了。」

活曹操怔了一下，忽然想起來，也不禁縱聲大笑。

毛澤東問道：「林老，你大概記起來了，西漢演義你比我看得熟。」

活曹操忍住笑說道：「主席想起的這個人，恐怕是東方朔吧！」

毛澤東連拍幾下腦袋，笑道：「對了，就是東方朔，我又扯到東風上去了，自從這次去莫斯科回來，我腦子裏就被東風壓倒西風裝滿了，很熟的事都忘記了。」

活曹操等到毛澤東住了口，又追着問道：「剛才提到的問題，主席意見怎麼樣？」

毛澤東沉吟一下，說道：「林老，原則上我是同意了，可是技術方面應該怎麼辦，還要仔細斟酌。」

活曹操未開口，毛澤東又接着說道：「擺在眼前的問題，政治局常委會由黨的主席、副主席、總書記組成的，你要進常委會必須另外有個名義才成，光憑政治局委員的資格是不成的。」

活曹操笑道：「這個問題我也想到了，既然政治局委員可以增加三名，副主席也應該增加一名才是，只要主席提出來，經大會一表決就成了。」

毛澤東點點頭：「也只好如此，能否順利成功，還要看機會，總之我絕對支持你就是了，林老！」

人事決定之後，第二天政治局舉行常會，毛澤東就提議召開八大二次會議。因為這個計劃事先從未宣佈過，所以毛澤東提出來，全體政治局委員都不知所措。

劉少奇問道，「為什麼要召集這個會議，主席有什麼高見，不妨說出來研究一下。」

毛澤東冷笑道：「我是按照黨章行事，你們擬訂黨章規定兩年召集一次會議，我若不召集，將來又受攻擊，說我把持，阻礙大家上進。」

鄧小平站起來問道：「既然開會總要有個目的，不能只是召集一千多人來到北京聽一次講話就算了。」

鄧小平這一問，抓住了問題的核心，毛澤東一時反而不知說什麼好。假若明白宣佈補選政治局委員和中央委員，恐怕打草驚蛇，劉少奇一定也加緊佈置，到時又不知鹿死誰手。可是又不能說開會沒有議程，無計可施，就向活曹操丟個眼色，要他說。

論到臨機應變，活曹操確實比毛澤東來得快，只見他先咳嗽一聲，咳清嗓子裏的痰，站起來慢條斯理的說道：「關於八大二次會議的議程，最好在開會前夕召集一次中全會再決定，因為自從八大會議以來，這兩年中我們的黨又經過許多次重大事件，有些事都是發生在下面，只有省級工作的同志更能深入了解，所以應該等到散處在各省的中央委員來到後，才能提出議程。」

活曹操說過之後，全場居然一致贊成，八大二次會議的日期也決定了，就在五月五日舉行。

活曹操眼見自己的提案獲得全場一致通過，高興萬分，毛澤東也覺得奇怪，活曹操何以有這樣高的威信。其實完全是一種巧合，因為活曹操提出的議案，毛澤東這邊的人當然不能反對，劉少奇、鄧小平、彭眞等也仗着在中委會佔有多數，提到中委會還是由他們決定，比較在政治局討論更有把握些。至於朱德、周恩來等人，一向的態度是贊成或者棄權，從不反對任何人，大家都贊成，他們就舉手，兩派有爭執，他們就棄權。在這種微妙情勢下，才造成一致通過的奇蹟。

中共中央書記處正式發出通知之後，各地代表紛紛向北平報到，一切進行非常順利，毛澤東滿以為這次勝利在握，非常開心，活曹操更是作夢也在當副主席，一天到晚不住摸鬍子。那知天下事不如

人意常八九，到了會議前夕突然發生變化。

原定五月四日開會，各地中央委員四月二十五日大致已經到齊，決定五月一日參加勞動節之後，就召開中全會。那知二十九日晚上，李富春突然慌慌張張跑來報告，有一部份中央政治局委員離開北平，乘「京廣快車」南下，其中就有林彪和李先念。毛澤東一聽，大吃一驚，趕快把活曹操找來，活曹操聽說林彪同李先念走了，也呆住了。

停了一時，活曹操問李富春道：「富春同志，你和李先念都算不錯，那個小木匠和你談過什麼？」

李富春咳嗽一陣，喘着氣說道：「李先念告訴我，這次會議必有一場大鬧，不問湖南人同四川人爭，還是湖南人同湖南人鬥，他們湖北人決計守中立，所以他同林彪躲到武漢去，必要時也許會去廣州，其他的人連董必武在內，大概明天都走。」

毛澤東同活曹操兩人面對面看了一時，還是活曹操先開口，恨恨說道：「這都是老狐狸搗的鬼，我早知道這一羣湖北佬不是好東西，走由他走好了，會總是還要照開，難道死了王屠戶還連毛吃豬不成。」

毛澤東未開口，看着李富春，可是臉上神情十分難看。李富春知道活曹操說話犯了忌諱，原來毛澤東平時最討厭人把猪毛連在一起說，認為是有意罵他。活曹操雖然也知道，今天實在氣急了，說話就未顧得考慮一下。

李富春不敢得罪活曹操，繞着灣子說道：「他們那邊的情形我也不大清楚，不過在這裏有兩個人是個關鍵人物，就是董老和王任重。主席要不要找他們談談？」

活曹操連連擺手：「這個斷斷使不得，他們並未來見主席提任何條件，我們反而去找他，就是這次選舉真的失敗了，也不能這樣低三下四。」

毛澤東想想也實在有理，現在去找董必武有什麼好談呢？就在這時，田家英進來報告，柯慶施和李井泉來見，毛澤東當時有了精神，說道：「請他們進來。」

柯李兩人進來，看見李富春同活曹操在那裏坐着，趕上去打個招呼，活曹操只點點頭，一言未發。



毛澤東等不及了，含笑問道：「你們這個時候進來，聽到什麼消息沒有？」

柯李兩人互相看了一眼，柯慶施說道：「今天上午王任重來找我們兩個，告訴我李先念要守中立，命令與他們有關係的代表，全體退出，不參加八大二次會議。」

毛澤東愕然道：「那是為什麼呢？」

柯慶施道：「表面理由是說守中立，骨子裏頭……」

活曹操憤然說道：「骨子裏頭當然是敲詐，想藉這個機會勒索，我們若向他低頭，不知要付出什麼代價，乾脆不理就是了。」

毛澤東不理會活曹操，仍然追着柯慶施問道：「王任重還說些什麼呢？」

柯慶施道：「王任重說，事情真發展到那一步，可是相當麻煩，所牽連的也不是湖北一省，最低限度，廣西省的劉建勛，山西省的陶魯笳，遼寧省的黃歐東，天津市的黃火青，加上四野系的軍中代表，恐怕都會退出的。」

毛澤東坐在那裏，默默無言。

天際白[illegible]中[illegible]下濃霧般的[illegible]內，慢慢地[illegible]結成[illegible]，然後在桌子的另一邊出[illegible]了一個年輕女性。這一自天而降的少女說，[illegible]活着的時候要比鈴子小姐漂亮得多，并且[illegible]，要不要見[illegible]一下她的[illegible]。

然後，[illegible]，竟[illegible]然進入了[illegible]房間。那是鈴子的寢室。花子的[illegible]無[illegible]直立在眼前。「我」[illegible]，遵照她的指示，擦亮火柴，準備仔細看看那裸體時，就像雪人受到日光照射似地，她的身形於轉眼消失。就在那時候，突然聽到女人的哀叫聲。隣室的鈴子彷彿服了強烈安眠劑後，藥效尚未完全消失時候那樣，她避睜開惺忪睡眼，全身[illegible]不已，……[illegible]。[illegible]，這一作品中已[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界[illegible]年，他所創作的「[illegible]」[illegible]作品中，[illegible]了幽靈。

這一作品一開[illegible]道：我已經死了七年。但[illegible]的女人[illegible]所謂的「我」，是指已變成幽[illegible]的一個叫村野的男人。換句話說，那是一部幽靈村野與幽靈[illegible]的小說。

四年後的作品「[illegible]」，也有幽靈在文內出現。在小說[illegible]中[illegible]在數學教師[illegible]，[illegible]了一[illegible][illegible]年訪問，[illegible]雄是來要求和[illegible]久子結婚的。於是，就是由[illegible]久[illegible]的要求，要把她帶到東京去。父[illegible]後由父[illegible]撫養成人的久子，[illegible]和[illegible]論如何要在東京和[illegible]上一個。[illegible]能答應。於是，久[illegible]二天早上[illegible]。結果是五[illegible]已[illegible]的[illegible]明子的幽靈，在他[illegible]的丈夫面前出現。

睡眠不足的[illegible]於久子離家上班後，正在朦朧中享受幾夢時，房門毫無聲息地被打開，[illegible]明子進來了。據[illegible]已經進來了？真快呀。走的可是不對呀。不管怎麼急，以為開來[illegible]，據說[illegible]，也無[illegible]從信州趕到這裏來的呀。明子和離婚時一樣的年輕，洋溢着重逢的喜悅。兩人之間不停地談着往事。明子說，人死了也[illegible]一個人的；[illegible]，[illegible]也不甘情願；[illegible]，她希望在暗中保[illegible]久子[illegible]。可是[illegible]始終未能[illegible]悟。最後，明子說是自己[illegible]居住[illegible]附近……[illegible]，和來時一樣，無聲無息地離開了[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所寫的「不死」[illegible]，也有幽靈出現的情節，一個[illegible]的女幽靈和一個老翁幽會？[illegible]八歲的時候，[illegible]也[illegible]人[illegible]方[illegible]，少女突然注意到[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走進大樹之中，不再出來了。這是「不死」那篇小說的概要。

前年那個短篇「信」，則是幽靈與人類的對話。此外，雖然不曾出現幽靈，但與靈界交流乃至於與靈界通信之類的作品，眞可說是多得不勝枚舉。

剛[illegible]須賀川那位石田醫師的分析報告中所指出的，啄木否定現實世界的情形比較，我彷彿覺得先生的這一情緒傾向，并不像啄木那樣強烈與顯著。啄木一面對死懷着憧憬，一面又不時地憎恨命運，咒詛死神，而先生則似乎對於那種誘惑暗自傾心。而且，以先生的情形來說，生與死并不對立，其間也無界限。靈界與現實世界能夠自由交通，說是連續也好，說是整體也好，總之，其間并無區別。何況

幽靈既不可怕，也不令人嫌惡。相反的，那些少女幽靈反給人青春，愉快，充滿魅力般感覺。對日本的古典文學或新文學，我都是門外漢，但是我懷疑，像先生那樣，還有其他作家描述如此明朗與動人心絃的幽靈的。我忍不住要說先生實在怪得可以。

由於作品中經常出現諸如此類的幽靈，因此，先生所有作品也不時描述人類死亡與死者的情景。關於這一點，開始閱讀先生的小說時，我立刻發覺了，可是在閱讀過程中，對於自殺情節之多，仍不免令我吃驚不止。以「千羽鶴」、「山之音」、「有河的某個小鎮的故事」「湖」為首，自初期作品以迄晚年作品，描述自殺或殉情的小說究竟有多少，實在難以勝數。

在「女人就是女人」一文中，曾出現二次自殺情節之外，并且一幕在劇中自殺的鏡頭。在「煎餅與哀愁」中，同樣描述了二個自殺故事，一個是書中主角音子自殺未遂，一個是卿子誘使大木太一郎一同殉情。音子於十六歲時就與三十一歲的太一郎熱戀，還有愛的結晶，但不幸早產，其後，兩人戀情幻滅，音子於絕望之餘，服用安眠藥企圖自殺獲生，結果未能如願。音子與卿子陷於同性戀愛。卿子對於使音子痛苦備嘗的太一郎極表不滿，厭其幸福。於是，她依仗自己的美貌與魅力，把大木父子玩弄於手掌之上，最後，她引誘太一郎，在暮色中前往琵琶湖乘坐遊艇欣賞夜景，安排了這個殉情的圈套。結果是太一郎慘遭滅頂，而卿子則獲救。小說到此結束。

是否還有其他作家像先生那樣，在作品中一再地，一再而三地描述自殺或殉情的呢？

經過須賀川的石田先生的指點，我隱約地看出，自己似乎也被諾貝爾獎先生的戀母情結的性愛對象，或是此一性愛對象的代替品；然而，如果這樣想的話，問題顯然未能就此解決。問題在於，所謂戀母情結，和自殺究竟有沒有關係。此外，還有一道出單憑我的頭腦絕對無法解決的問題存在。我自己和養父母雖都還健在，可是我連親生父母的名字都還不知道，也不知道他們還活著，或已西去。事實上，我也不想知道，如果說，因此我並不感到痛苦，那是說謊。我一直在掙扎，但一直在忍耐。當然，一方面也得感謝我的養父母與妻兒，以及友人們給予我的溫暖與關懷，好歹，我算是明朗地健康地活了下來。我不知道，以我的處境來說，所謂戀母情結應該是怎樣一種情況。

我渴盼有機會去拜訪石田先生，以便就各類事情有所請益。我希望石田先生運用分析啄木的那把佛洛伊德的解剖刀，再一次解剖諾貝爾獎先生的深層心理狀態。還有，先生的戀母情結的愛，與我之間是否有所關聯？還說得明白些，先生的死我有責任？還是沒有責任？我熱切企望石田醫師能給我明確的答覆。過去，我曾跟著爸爸，為了物色庭院樹木，來回奔走過二本松、郡山、會津若松等地。須賀川是在東北本線上。郡山站的前二個車站，在芭蕉所著「奧僻的羊腸小徑」一書中也曾出現，因此，這個地方我有一絲親切感。於是我決心前往拜訪，並立刻先寫信去。幾天之後，我接到了由石田太太代筆的一封長信。我第一個念頭是感謝我的石田醫師，并勞石田太太回信，實在過意不去。可是，單是如此，我還說錯了。石田太太那封長信使我惘然失措。她告訴我，石田醫師等不及看到自己第二本論文問世，就在出版前夕，突然西歸淨土了，看完了來信，我不由自主地合十默禱。

我為坐立不安的思潮所驅使，終於帶着石田太太的回信，轉入歸還久借未還的二本書，奔往開羅蓋家。開羅蓋也因這意外的噩耗而驚惶變色。撰作了這麼兩本巨著，因係自費出版，很可能產生一些反應後就此被束之高閣，實在是遺憾之極的事。說着，說着，他也虔敬地合十默禱起來。我把閱讀那本書所獲得的心得，以及不盡了然的地方，和盤托出，要求開羅蓋指教。開羅蓋說話了。他說：

「我承認這本作品是傑作，但從未想像它能解開有關諾貝爾獎的先生之謎。上次聽妳說讀過時，我突有所感，纔建議妳看這本書的。等妳回去後，我自己也從多方面思索。不錯，的確有很多地方似乎可以用這本書來加以解釋。我也學妳的樣，從「伊豆的舞孃」開始再行細讀。果然，我弄懂了各種各樣的事情；不過，我要很抱歉地說真心話，那就是我對於得這諾貝爾獎的先生並不太欣賞。因為，在創作「雪國」之前，他一再摹倣橫光利一、德田秋聲、泉鏡花之類充滿異樣性質的作家的作品，給人強烈的彷徨的印象，使我很難心悅誠服。我是讀了那二本書，我才恍然大悟，他初期的作品所以顯得如此膚淺與搖擺，缺乏自己獨特的色彩，無非是潛伏在內心深處戀母情結在到處摸索，希望能找到一個宣洩的途徑。一旦找到了宣洩的途徑，與生俱來的源泉就綿綿不絕地貫穿其後的全部作品之中。若清楚了這一點，一次頓悟到這作家。他的任何作品即使是最通俗的小說，也可以含有若干這一源泉的。

文學的廣博、高深姑且不論，因此而能一眼看出那些作品是屬於他的文學，單是這一點就使人感激不盡。初初看來祇是一本傷感的少女小說，可是當你深入探索時，就能發現事實並非如此。而是如假包換的他的文學。我總算有了這一發現。淚溼衣裳與螃蟹玩耍的詩人也好，「伊豆舞孃」的作者也好，簡單一句話，都是透過作品以宣洩對幼年時期的執着。我真得好好地謝謝妳。……」

開羅蓋一反常態般獨自滔滔不絕地說着。我帶着似懂非懂的心情，洗耳恭聽。可是，開羅蓋突然停頓住話頭，像搜索我的臉龐般注視片刻後，又道：

「有件事我想問問妳。其實，很久以來我就想，當妳從鎌倉回來後，一定要問個明白。我的問題的，那位先生是否有甚麼和一般人對他的印象完全不同的地方？比如，令人感到可怕啦，和他人接觸時特別小心，表現得無微不至啦等等？也就是說，妳是否感到他有別人不易看到的一面？……」開羅蓋的問題大出我的意料。關於這一點，我從來有其他所說的感覺。說到可怕，雖也有令人感到嫌惡般的害怕；不過，一般說來，先生是一位親切的、慈祥的長者。有時候還會說說笑話，逗人發笑。

封鎖水道的武器水雷

陳金耀

在精密武器高度發展的今天，如何改良傳統武器以發揮更高的潛力是既經濟而又方便的途徑。一種幾乎給人遺忘了的海戰武器——「水雷」，今後亦同樣扮演控制重要水度的角色。

水雷戰的主要目的就是不讓對方利用海洋。攻擊性的水雷戰可以把敵人封鎖在港內，或在某些要害上雷（例如丹麥或直布羅陀海峽，韃靼尼爾海峽，紅海和波斯灣的出口，最近日本亦擬封鎖宗谷、津輕、對馬三海峽），以阻制其在海洋上的自由運動。防禦性的水雷戰可以用來嚇阻侵入兵力和保護航運路綫和港口的通道。美國某一海軍高級將領，在檢討韓戰時，曾經這樣說過，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海軍，由于一個原始化的海軍使用一種被認為是落伍的武器（水雷），而居然喪失了其制海權。這也就可以強調水雷戰的效力。

比起許多其他武器系統，水雷是無名的而又相當廉價。它可以用飛機（C一三〇力士型運輸機，可載一噸水雷十六枚和半噸水雷三十二枚），潛艇，以及各種不同的水面船隻來佈放，不需要太多專門知識複雜裝備。不僅是容易使用，其對于海運的破壞效力又幾乎與其成本和數量不成比例。水雷效力的日益增高和船隻成本的日益增大，也就使水雷變成一種最富吸力和最合于成本——效益原則的武器。僅憑水雷的威脅，或僅作佈雷的宣佈，即幾乎可以使一切水運為之停頓。在中東戰爭和越戰時的佈雷可以明白顯示其對于海運的癱瘓作用。當海防港外佈雷後，即有二十六艘商船被迫在那裏停留達將近十二個月之久。這是用飛機所空投的，而飛機幾乎毫無損失。

面對着水雷的威脅，英國也許是易毀性最高。最大的危險不是外敵的侵入而對于外來補給的依賴。幾乎所有主要港口和基地都可以用水雷封鎖。在第二次大戰時，英國由于水雷一共損失共船隻五三四艘，其中一二八艘是在最初七個月中。

佈雷不一定需要潛艇或飛機，在戰爭爆發之前即可用商船或漁船秘密佈雷。水雷也可以分解為幾塊，用人力運送到灘頭上，再加以結合而投入水中。尤其是像英國那樣的開放國家，任何人都可以開一輛卡車載着水雷直達水邊，然後將它投入航道之內。因為水雷是無名的，即令被發現，佈雷者可以否認而不負任何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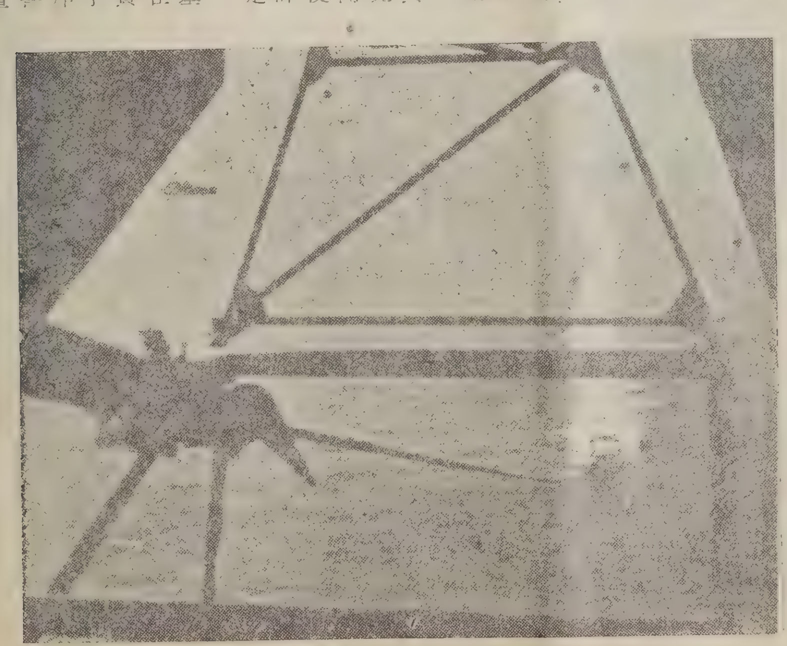
水雷有各種不同的形狀和大小，以及許多有趣的配件。它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分類。用起爆的方式來分類，可以有「接觸」，「控制」，「感應」三種。用在水中的位置來分類，則有「漂浮」，「錨繫」三種。以佈雷方式來分類，則又可分「空投」，「潛艇佈放」和「水面佈放」三類。為免過份技術化，在此只討論它們的相對優劣以及某些正在發展中的新技術。

（一）漂浮水雷。漂浮水雷是實用價值最少的，因為一佈放之後就完全喪失控制。它們是可以立即發現而且相當易于閃避。根據海牙公約，使用這種水雷也最缺乏辯護理由。也許除了總體戰爭以外，使用這種水雷是害多于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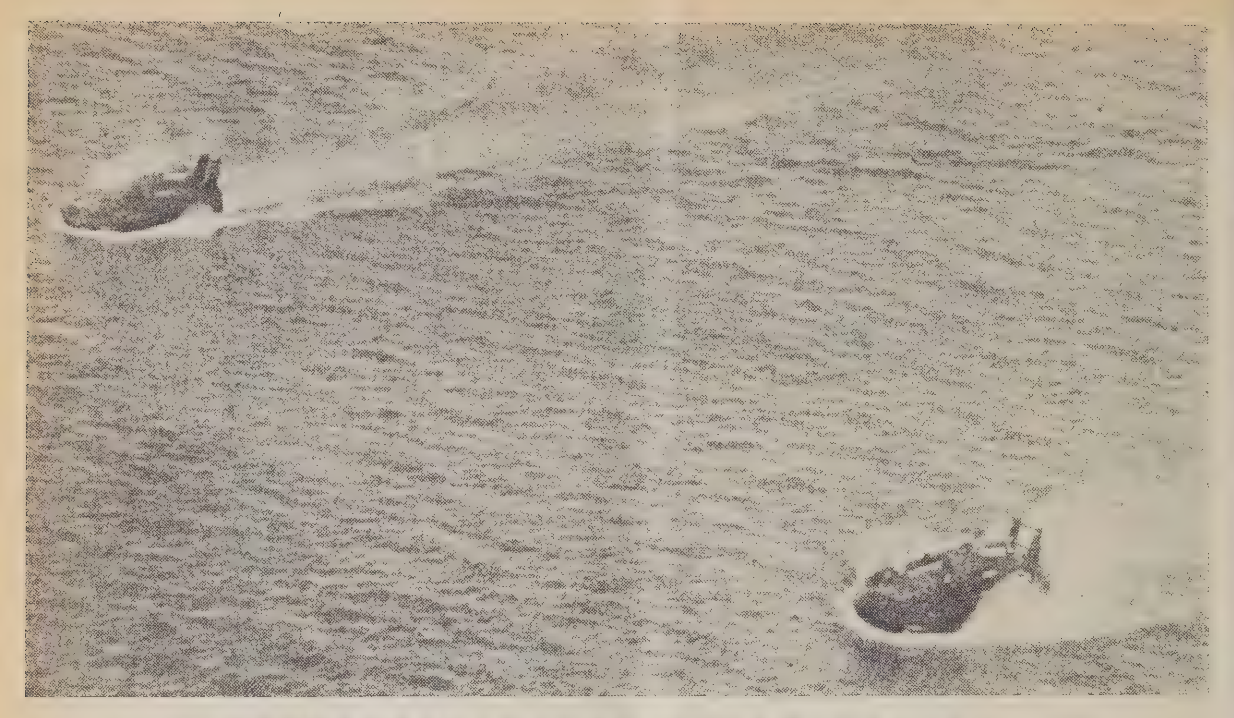
（二）錨繫水雷。此種水雷的基本型態是相當廉價而簡陋其深度正在增加而也可用任何起爆方式。不過實際深度極限約為一百公尺，而且由于浮力的需要也就限制其所能裝載的炸藥量。因為爆藥的限制，某些國家喜用海床錨繫水雷，但其效力不如放置在海床上的水雷。

（三）海床水雷。放置在海床（底）上的水雷通常都是「感應」式的。其放置深度可以達到六十公尺而不至于減低損失效率。它是比錨繫水雷較適合于用飛機和潛艇佈放，而錨繫水雷通常都從水面上佈放。

（四）新的發展。美國有一種名為「捕獲者」



由直升機拖電的輕磁掃雷器



英國兩艘氣墊掃雷艇，兩者的掃描方位相互重疊，無漏網之雷。

的新型水雷已開始使用。那也是一種錨繫水雷但可以用于深水中。此外還有其他的新技術（例如搖控，接近引信等）也都可以用在水雷之上。當然水雷成本是會增加，但每一個水雷的威力半徑也隨之擴大，于是使用數量可以減少，所以仍然上算。

在西歐蘇聯的許多水面船隻都有佈雷能力，而北約組織一共只有十九艘（丹麥五艘，希臘二艘，挪威三艘，土耳其九艘）。英國有一艘只能供練習之用而無實際作戰能力。在潛艇和飛機兩方面亦復如此。

水雷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武器，深值得每個海洋國家的重視。歐洲水域是特別適宜于水雷戰，而西歐國（尤其是英國）也最害怕它，因為他們對于海運具有太大的依賴程度。反而言之，北約組織實應重視其水雷戰能力，因為那可封鎖蘇聯艦隊的出口，和保護其在大西洋和北海中的航路。以目前的情況而論，比之蘇聯，西方的能力實在是瞠乎其後。

現代的國家不僅應增強水雷戰能力，而尤其要大量增強其反水雷兵力。雖然水雷已經變得日益複雜，而且又已有許多對抗掃雷作戰的工具，但是掃雷在反雷戰中仍為重要的一環。在某些地區中，例如岩質海床或軟沖積海底，唯一能掃清水雷的工具就只有掃雷艇。不過掃雷艇又還是不能對付一切的水雷（例如壓力水雷），而且也必須甘冒重大的風險。要掃清一個地區，就時間和所需船隻數字而言，都是一種非常吃重的努力。水雷的最大優點就是其成本的低廉。

掃雷雖然能清除多種水雷，但即令對方所用的是相當簡單的水雷，此種任務仍然是非常費時和危險。所以遂有發展出來一種利用聲納去搜尋和發現類似水雷目標的「獵雷」技術。此種技術的優點是一經發現雷區之後就可以先加以標記。使船隻改道以來避免威脅，至于清掃的工作則可以延後。

美國利用直升機掃雷是已有多年的試驗，但至少以現用的裝備而言，這還不能算是一種有效的反雷技術。因為它需要有特殊訓練的人員，而且成功也很高昂。用直升機獵雷也已有人在建議中。

氣墊船在試驗過程中似已證明它具有效的掃雷能力。它的最大優點是不怕水下的爆炸。對于獵雷也同樣具有可行性，不過還有若干問題需要克服。概括言之氣墊船似乎將是一種最有前途的反雷戰工具。水雷的威脅經常存在，所以必須保持有效的反雷兵力。這種兵力本身具有高度易毀性，不僅是容易被水雷所傷害，而且還要對抗敵方飛機，水面船隻，和飛彈的攻擊。在掃雷或獵雷時，船隻都只能使用低速，通常為二到六哩，所以也就很難閃避敵方的攻擊。在第二次大戰時，英德雙方的掃雷船隻損失都很重大，可供證明。

台灣四面環海，且控制着廣大的台灣海峽及巴士海峽，為了有效地控制水道以減少艦隻的負担，應同時發展佈雷與掃雷的高度能力，在必要時可把海峽全面封鎖。

值四千美元的海床水雷

結束批鬥四人帮談何容易

華對四人幫欲加安撫收爲己用

回朝派堅持一網打盡寸草不留

萬人意見

目前中共名義上的一號頭目華國鋒、二號頭目鄧小平，分別代表着中共內部兩個相互對立的派系。他們之間的矛盾，隱伏在清查和處理江青集團餘黨的問題上。華代表「文革」的殘餘勢力，捧他一小撮人是「文革」時得利的一夥；鄧則是代表「文革」中遭受整肅的一帮。由於他們雙方在「文革」時期處境的不同，當前在怎麽處理崛起於「文革」運動中的「四人帮」殘餘勢力的問題上，就發生了矛盾。他們都受着「統一物的分裂」的思想模式所決定，而無法自拔。過去、現在是如此，將來亦復如此。

且看華國鋒近期內在中共召開的一連串重要會議上所說的一些話，便知他對處理江派餘黨是準備姑息的：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華國鋒在第二次所謂「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在揭批『四人帮』鬥爭中，要嚴格分清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認眞執行黨的政策。我們和『四人帮』的矛盾，是敵我矛盾，對於這一點，必須有清楚的認識。對跟着『四人帮』犯了錯誤的人，要區別對待。在他們當中，參與『四人帮』陰謀活動的是極少數，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錯誤的是大多數。參與陰謀活動的，還有淺有深，無論是淺是深，叫要把參與陰謀的那一套向黨向人民講清楚，同『四人帮』劃清界限，我們就歡迎。打擊面要縮小到『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不肯悔改的死黨身上。至於受『四人帮』思想影响而犯了錯誤的更要着重於教育，帮助他們分清路綫是非，認清錯誤的內容、危害、原因和改正的辦法。對犯錯誤的同志，『一要看，二要帮』，『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華國鋒在共黨「十一大」的「政治報告」中，再次强調：「運動越深入越要注意黨的政策」，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去年二月二十六日，他在「五屆人大」第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要認清執行黨的十一大的政治報告規定的政策，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批判從嚴，處理從寬，抗拒從嚴，悔改從寬。對罪行嚴重而又不肯悔改的一小撮『四人帮』死黨，對進行破壞活動的反革命份子，必須堅決打擊。對『四人帮』劃清界限，把問題交代清楚，願意悔改，可以從寬處理」。

由此可見，華國鋒對處理江派分子是主張「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的，除堅決打擊江青集團的大頭目和緊跟他們而又不肯「悔改」的死黨外，對於一般江派分子，包括骨幹分子，只要肯認錯，把問題交代清楚，向江青集團倒戈，就可從寬處理。

鄧小平則不然，他在復職後，在前年十二月下旬，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全國三十七個市市政管理經驗交流會議」上，提出他對處理林彪和江青集團餘黨所設立的三個標準於次：

「第一、在『文革』中凡對周恩來、朱德，特別是對周恩來整理過材料的，不管動機是甚麽，不管資格多老，職位多高，能力多强，表現多好，都要打倒，都要罷官。羣衆中不自覺的算了，自覺而且帶頭幹的一律要算賬。

「第二、凡在『文革』前及『文革』中與林彪及其餘黨、與『四人帮』及其餘黨有過密切關係、秉承他們的指示辦事，或是由這些人一手提拔或暗中通過其他途徑扶植、安插的，不管有無產生甚麽破壞效果，不管其歷史多長多好，即使只有一年也好，都要撤職、罷官。沒有民憤就不再作進一步處理，不當官還可以當百姓，自食其力去勞動。

「第三、凡打著毛澤東旗號，毛澤東思想旗號，而實際上忠實執行林

彪『四人帮』那一套破壞毛澤東路綫，破壞黨的政策，耍弄兩面三刀攬陰謀奪權、迫害老幹部、大整老幹部材料的，不管是誰，一律要打倒。賬一時算不清，放着以後慢慢算，但先要把他趕出黨的大門，免得擾亂了陣綫。」

從鄧小平上項「標準」剖析，可知他要把林彪和江青的殘餘勢力一網打盡。不論是「文革」前或是「文革」期間，凡是在「三個標準」網羅中的人，輕的要打倒、罷官、開除共黨黨籍，重的還要「進一步處理」。這和華國鋒所主張的處理辦法比起來，就苛刻得多了。

華、鄧兩派在處理林彪和江青集團殘餘勢力的主張方面既有矛盾，在執行處理工作的過程中自然有激烈的鬥爭。當江派死黨及其下層骨幹分子被逐一清除後，華很想就此打住，伺機將江派餘黨加以安撫，收為己用，以發展本身勢力；鄧小平一夥則堅持清查到底。於是，華派「梧蓋子」，堅持清查」，一場對立的鬥爭就這樣起來了。今後怎麽發展，固然還要看以後的事實，但他們勢必拚個死去活來，中共內部終將爆發更大的動亂。斯大林那麽凶，不能逃鞭屍的下場，毛澤東那麽狠，想求落得個粉身碎骨還結不了局，華、鄧又算得了甚麽呢？他們當逃不出同歸於盡的結局。

大陸工廠粗製濫造 共幹行賄弄虛作假

中共的生產單位，都在想盡方法騙取所謂「大慶式企業」的稱號，因為這樣對那單位的頭目有很大的實際好處。最近中共又揭出了一個靠玩花樣當選為「大慶式企業」的單位：「太原金屬焊接廠」，其內容堪稱荒唐。其做法則近於清末的「捐班」。

今年四月，「山西省革命委員會」根據中共太原市委的推荐，命名太原金屬焊接廠為「大慶式企業」，授予獎狀，名登「光榮册」。這個消息在報上公佈後，首先是這個廠的職工，接着是外單位的羣衆紛紛寫信，揭發這個廠的頭目弄虛作假，請客送禮。這個工廠的主要頭目為了得個「大慶式企業」的稱號，一直在生產上弄虛作假，以少報多，以劣充優。去年該廠只生產了小型化肥設備一百台，約當計畫的百分之八十六。為了製造「完成計畫」的假象，竟將尚在製作，甚至剛剛投料的半成品也算作成品，虛報「百分之百完成計畫」。今年一至五月份，他們實際只生產了七台，又虛報為十七台，虛報數竟超過實際生產數的一倍以上。據「山西省機械局小化肥辦公室」的檢查，這個廠生產的碳化塔部件合格率，只有百分之七點四，項目合格率也只有百分之十六點六，許多小化肥廠來信來電，對這種粗製濫造、恣意「坑農」的惡劣作風提出抗議，要求返修，而這個廠却向「上級」假報質量合格率為百分之九十七和百分之百。

同時，該廠又任意抬高價格，預收貨欵。為了得個「大慶式企業」的稱號，這個工廠的頭目擅自動用「貴重物資」，揮霍企業資金，大搞請客送禮，據統計，僅去年至今年五月的一年多時間，光請客吃飯就花了人民幣五千四百卅七元。長期以來，「工程組」進廠要請吃飯，「上級領導」來廠要請吃飯，開「現場會」要請吃飯，舉辦「學習班」要請吃飯，甚至「黨支部委員」開會、「評資小組」碰頭也統統請吃飯。他們嫌請吃飯還不夠，還要請吃烟、酒、糖和水果。去年，僅這「四吃」就開支人民幣六百二十多元。

除了吃而外，該廠又利用僞政權短缺的無縫鋼管和鋼板，大量做床、沙發、傢具、火爐等，名為「處理廢料」，實為行賄送禮。一張雙人鋼管床，多則收錢十元，少則二、三元，甚至只收八角。有一個甚麽局的「科長」，自己設計了一張活腿雙人床，由該廠用好鋼管按圖加工，並刷以深藍油漆，成本七十多元，送到這位「科長」家中，只收五元。據不完全統計，從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八年五月。該廠僅給「上級機關」和外單位製作的單、雙人床就達一百張，沙發、椅子二十多把，火爐六十餘個，並向私人出售「廢鋼管」七千三百六十五公斤，每公斤平均只收二角多一點，不足「國家價格」的十分之一。特別有趣的是，有些「上級機關」的頭目，包括一些大頭目，乃至「學大慶促進隊」、「檢查團」的人，到這個工廠吃、喝、「買」、拿後，竟蓄意編造事實，帮着該廠共幹行騙。如去年五月至十月，「太原市五金公司」的

「學大慶工作組」到該廠幫助「學大慶」，前後住了四五十天，該廠請這些人吃飯共支出二百多元。結果，這個廠推荐爲「大慶式企業」；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山西省和太原市「學大慶檢查團」到這個廠檢查驗收共八天，廠裏請他們吃飯又花了一百多元。經過一番吃喝之後，這個「檢查團」也不顧事實，在驗收報告中說這個廠的「領導班子」是一個「學大慶的過硬班子」。就這樣，一頂高帽子就弄到了。

共軍害怕內部分裂 揭批江派草草收場

中共爲了怕將共軍鬥亂，不得不宣佈將共軍中的「揭批四人帮運動」草草收兵。「總政治部」特別爲此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共軍全軍，將揭批「四人帮」運動，除少數單位外，在今年年底基本結束。共軍「總政治部」並提出了所謂「結束揭批四人帮運動的五條標準」，即：

（一）同江青集團奪權活動有牽連的人和事、江派的帮派體系查清了。從政治上、思想上澄清了林彪、江青集團在重大問題上所造成的混亂，批臭了「資產階級派性」，保持了「軍隊」的集中統一。

（二）幹部隊伍和領導班子，特別是重要的單位和部門的領導班子進行了整頓。對大多數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基本上改變了軟懶散的狀況。

（三）「領導幹部」做工作，辦事情，能夠按照「中央軍委」的指示、部署，「文革」迫害幹部所造成的冤案、錯案大部份得到了平反昭雪。

（四）「軍隊」和地方、「軍隊」和羣衆的關係有了改善。

（五）部隊紀律嚴格了，加强了管理教育，有效地預防和減少了各種重大事故。

以上這五條，其實都是爲了收場而說的空話。共軍「總政」規定，「除了少數問題比較多，運動開展較晚，以及個別運動搞得不好的單位，需要加强領導，切實抓緊把運動搞好以外，大多數單位可以結束運動，轉移工作重點」。並要求共軍「團以上單位都要根據上述五條標準，對照檢查本單位揭批的運動。基本上做到了五條，就可以結束運動。重點是前兩條，其餘三條某些方面做得不夠的，可以經常工作中結合整頓，繼續解決」。

日一軍事專家表示 美共建交對日不利

曾任日本自衛隊統合參謀會議議長的栗栖弘臣警告，對於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日本不應過於樂觀。日本政府說，美國與中共「建交」有助於促進亞州和平。

今年九月退休的栗栖，在統合參謀會議今天在東京舉行的一項討論政治問題的會議中說，美國與中共的「關係正常化」將導致以下的不良影響：一、與日本海運綫相聯的台灣地區的安全將受影響。二、日本與美國爭取中國大陸市場的競爭將激烈化。三、日本對美國的戰略價值將減低。四、由於美國與北韓可望求較密切的關係，且韓國與中共也可能改進其關係，朝鮮半島的情勢將不安定。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銘德

封淑英

久疎車馬造荊門，亂耳時聞市語喧。博笑材空無可咏；寫愁筆在有難言。身經水火萬緣寂；心被風雷一念存，最喜雲情肝胆照，雪中送炭到寒村！

展墓

雪梨林康

戴笠乘車過北疇。驚禽上下雨初收。重洋又值重陽節。故事追懷故國秋。幾度摩挲碑石舊。四圍零落暮烟浮。鴻羇鶴化同鄉里。剪草供花半日留。

現境與展望

海峯

晨起瓊樓信口歌，浪流海外感奔波，遠觀花色微微褪，近聽濤聲漸漸多；漢室蒸蒸如日上，秦廷黯黯若霞過，大風一奏四方合，萬野英雄待執戈。

秋禊

劉平之

農事已閑菊又黃。西風吹我且疎狂。山厨作致成同嗜。詩屑傾談算在行。禊集路遙清酒冷，秋吟人老故園荒。既來莫怕烏燈夜。月色溶溶上畫廊。

前題

劉雁

春酒流霞秋酒酣。興懷觴詠亦江南。崇山入畫松亭翠。修竹如屏曲水藍。振翰元長饒佳氣。臨池定武泛松嵐。最難俛仰隨人意。萬物乘時玉露涵。

前題

闞鏘鳴

春祈秋報是農頤。春禊秋禳古有之。上巳蘭亭羲獻序。重陽菊水杜吟詩。登樓且效龍山飲。放棹何辭鴨浪嬉。小駐林泉消塊壘。鷗盟畫友快心頤。

重九感懷

尹涵盦

重陽時節有狂雨，颶颯金飈送爽來。水上浮鷗嬉帶悅，天邊過雁唳含哀，丹楓自覺紅顏老，綠柳誰憐碧影隤，為助良辰增勝概，茱萸乘興倚雲栽。

定風波 依孫光憲體

王韶生

西北寒流冉冉來。火爐紅撥且銜盃。五嶺斷橙遮不住。衝雨。一枝待放隴頭梅。鄉國雁書傳近信。雙印。繁霜飛雪苦相催。漫詡羔裘光有耀。中悼。問神州何日騁龍媒。

定風波 丙辰冬至登鑪峯別墅探梅

潘友泉

冬至陽生歲漸闌。梅花消息嶺頭看。又是一年春信早。妍好。松青竹茂報平安。鴻爪雪泥留小照。休笑。四時無恙訪溪山。畢竟人間多苦惱。投老。何妨半日事偷閑。

團年

李供林

今夕復何夕。他鄉是故鄉。春盤聊餞歲。欣幸老彌强。

前題

胡景石

旅邸逢除夕。兒孫尚可親。蔬盤供餞臘。柏酒酌迎春。端合傾三雅。何須列八珍。鐘鳴知歲換。萬象盡更新。

前題

賴定中

人間多俗事。謝灶又團年。待飲屠蘇酒。聊分壓歲錢。送窮文可學。書悶字宜蠲。檢點來春計。餘生但著鞭。

前題

陳琳

急景寒冬杪。年來一霎那。何需占否泰。從未計蹉跎。南市傳呼酒。東樓有好歌。衆芳添夜色，明日欲清和。

前題

林壽愷

絜眷來香島。匆匆廿八年。家庭欣樂叙。骨肉幸團圓。字寫宜春帖。囊儲壓歲錢。功成迎快馬。世界重人權。

前題

梅五雲

臘鼓頻催急。春光耀眼前。來朝迎首歲。向晚樂團年。爆竹喧除夕。賡歌慶綺筵。寶安甌脫寓。好夢早歸田。

前題

陳其浩

迎新送故夜。少長慶團圓。聚話家常事。衡量歲入錢。千元鈔甫出。百物價高傳。安定民生望。加鞭祝馬年。

前題 五古

陳其浩

謝灶佳餚具。圍爐團拜時。討論周年事。騰歡舉玉巵。衛星聞下墜。輻射散荒陲。混名稱殺手。惡毒甚蛇蠍。加國提抗議。蘇聯犯自私。吾人應警惕。同守降空規。團結如珠露。團攻免被欺。歲華明早換。好景盼扶持。證券欣升值。復甦必可期。紅盤開在望。拭目且俟之。

團年

李文格

可堪遲暮絹秋蛇，馬老江湖齒又加。祭灶幾回偷問卜。團年何日在京華。

前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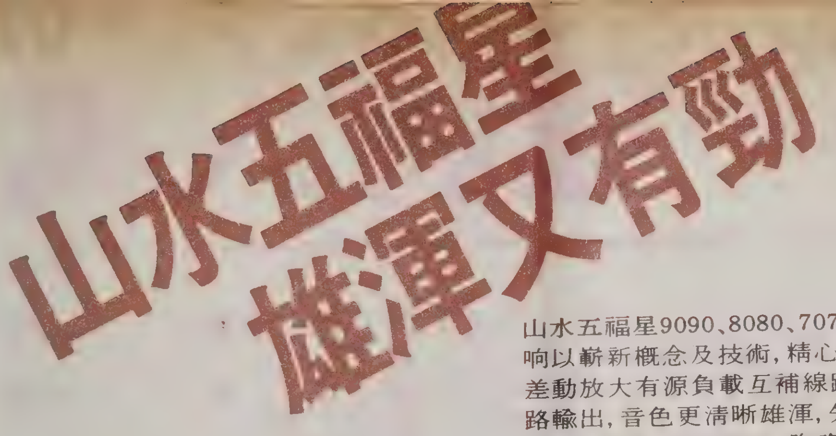
邵鐵鴻

雪花飛絮滿窗前。煑酒圍爐樂似仙。好景四時皆得意。一家歡聚守新年。

前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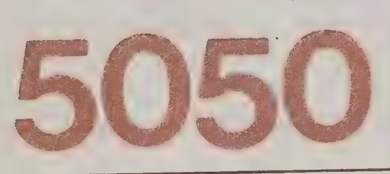
麥善慶

星廻斗轉歲時遷。午夜歌聲鬥管絃。殘臘何妨拚一醉。家家歡樂慶團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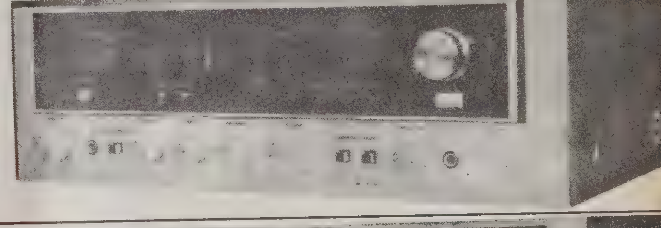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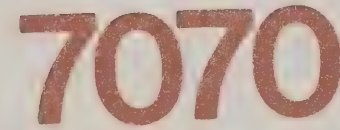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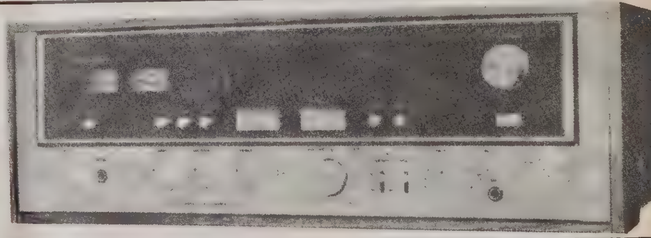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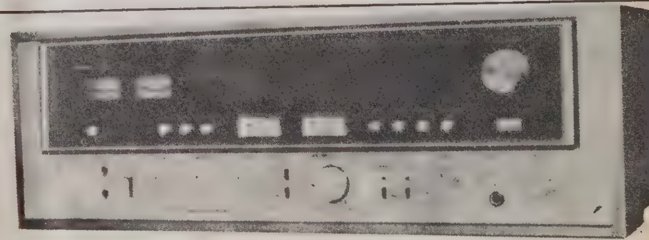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Sansui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談施漢諾上聯合國

卡矮建交與金邊陷共

從美國中共建交看國家前途

中華民國是眞正中國

香港的士的大幅加價

沙地阿拉伯故王遠見

經歷磨練的人才

台灣研製水翼導彈快艇



由金邊陷落看亞洲變局

No.556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談施漢諾上聯合國

打着「柬埔寨民族救國陣綫」旗號的新柬共，在越共的配合下，向令人髮指的波爾布特殘暴政權發動進攻，為期只有兩週餘的時間就佔領了金邊。作為波爾布特政權後台的中共，自一月七日中午波爾布特政權宣佈潰亡止，連日來氣得札札跳。甚至安排周恩來生前豢養的一隻「良種狗」——施漢諾帶領一個由三人組成的「代表團」前往紐約到聯合國安理會是投訴。

在此不談施漢諾的「身份」，而先談談所謂聯合國這個爛攤子。聯合國特別是安理會，基本是一些「大國」玩弄於股掌之上的工具。過去是美國和蘇聯嗑交的塲所，後來，中共又被美國牽了進去，情況比前更複雜，自然也是比前很不能辦事，更不能作用。

停在香港海域附近的「滙豐號」船上二千餘名越南難民，聯合本有救濟機構之設，在香港也有什麽「專員」，但却在世界上找不到一個地方能安置這批難民。對此，應受指責的首先就是美國。

越南老百姓是由美國給推進火坑的，加上美國卡特總統又「提倡」所謂「人權」，可是碰到眞的牽涉到人權問題的，美國政府和卡特本人却都裝聾扮啞起來。

這就表明：所謂聯合國和什麽安理會無非是一批烏龜王八在吃飽喝足後練習演說和鬥志鬥口的塲所，希望它制裁越共侵略和指責新柬共非法，那不是比上天還難嗎？再說：此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到底誰是誰非，蘇聯，越共和新柬共說的是一套，而中共，施漢諾和英薩利等人又是一套。首先要肯定一點，那就是被推翻的波爾布特政權，雖僅統治高棉三年多的時間，但却殺害高棉人民達四分之一。由於過份殘暴，恐怖，所以，喪失了民心，當新柬共在越共配合下向它的軍隊進攻的竟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順利。眞是摧枯拉朽，勢如破竹。此一事實就證明了：凡是極權統治集團，雖然貌似強大，但當遭到敵人進攻時，很快就會解體。

波爾布特政權是一個血腥劊子手集團，不管是誰把它推翻都是應該。新柬共的後台是蘇聯和越共，可能其統治手法和波爾布特政權一樣，如果確是如此，那就必然會有另一種力量把它推倒。因為，一個以老百姓為敵的政權，不管它多麽強大，終必垮台。

越共和柬共——包括舊的波爾布特政權和打着「柬埔寨民族救國陣綫」旗號的新柬共之有今日，都和美國有其不可分的關係。如果不是尼克遜和他的國務卿基辛格這兩個政棍的出賣，南越阮文紹政府和高棉龍諾政府都不會那麽容易的就解體，從而使越南和高棉全都赤化。雖然今日美國已不是尼克遜，基辛格政府，但卡特和他的國務卿，安全顧問之流，如果還有一點國際眼光和悔禍之心的話，對於今日高棉問題是應該置身事外的。但在事實上却不是如此。在波爾布特政權被粉碎後，美國政府竟表示：「我們的立塲是：越南對柬埔寨的干涉是毫無道理的」。接着強調：「越南必須撤走它的軍隊」。越南不對那是另一件事，但美國的所謂「立塲」實在是不可信的。譬如：伊朗國內連續發生反對巴勒維國王的暴動，美國的「立塲」先是一再表示支持巴勒維，但當巴勒維王位岌岌可危之時，它的「立塲」又改為同意他出國。一切事實都足以證明：美國人最不可靠，如果相信美國終必吃大虧，甚至被出賣。過去的南越，高棉是如此，目前的中華民國如不提高警覺，也有危險。

關於新柬共在越南支持下取得高棉統治權後，美國為了遷就中共竟支持施漢諾的「告洋狀」舉動。施漢諾是波爾布特的囚犯，他到底能代表誰，除了跟在他身邊的老婆和一個「歪頸首相」外，誰都不能代表。而美國國務卿却不遺餘力，替他安排在安理會上進行申訴，並與他見面進行會談。這一切都顯示：今日世界根本就沒有了是非之分，特別是美國白宮那羣混蛋，簡直是中共的工具，連一點體面都不顧。

三十年和平競賽勝負已分
三民主義勝了共產主義

三十年來國民黨在台灣推行三民主義，共產黨則在大陸實施共產主義。雖然國民黨口口聲聲說要「反攻大陸」，共產黨則叫器「解放台灣」，其實這三十年都在「和平競賽」。今日的情形是 台灣安定富足，大陸混亂飢餓，連中共也不能不承認。事實在和平競賽中，已證明三民主義勝共產主義，中共早就應該認輸了。

劉人傑

鄧小平的和平攻勢

中共自從和美國勾搭上，便拚命作出和平統戰，由大字報而鄧小平對美國議員談話，對外國記者放出空氣，有計劃的發動和平攻勢。外表看起來，很具有和平誠意，其實，共產黨的「和平」，不過是一種鬥爭的手段。巴黎和平協定，斷送了中南半島。因此，中共的什麽「和平」「統一」讕調，都不過是陰謀，只有卡達上當，中華民國官民絕不相信。

中共之所以在此時發動和平攻勢，顯明的是基於：一、本身沒有能力進攻台灣；二、對美國秘密承諾，不對台灣用武，三、台灣的存在，對中共始終是一個大患，因此中共必須使用顛覆、瓦解與陰謀，拿下台灣，消滅這個反共堡壘，才得安心。因此鄧小平盡力表示要與台灣談判，「希望在今年內達到和解」。他說：「十年時間太長了。」因為高華德支持中華民國，他又邀請高華德訪問大陸，企圖改變他（甚至可能不惜使用大批「人民幣」），以高華德對中共認識之深，恐怕矮鄧的陰謀不容易達到。

當然，鄧小平的和平攻勢並不希望馬上收效，在剛與美國斷交，矮子發動這個攻勢，可能有一部分動搖分子受到影響，那就達到目的了。

不過，鄧小平向台灣發動和平攻勢，恐怕徒勞無功，蔣經國總統接受西德一家雜誌的訪問，說：與中共進行和談，等於「與虎謀皮」。

他表示：「為了確保台灣的安全，並且協助大陸同胞重獲自由，我們將與共產黨週旋到底，決不進行談判。」

台灣大華晚報發表社論，促鄧小平「起義向台灣投誠」。該報談到鄧小平最近的主張「完全違反所有共產黨人所遵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教條」的，指出有兩項可能的結果：一、將在大陸一般羣衆中觸發一次革命，埋葬共產主義；二、鄧小平將被譴責為歷史上空前的一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分子」，再度被他反對派所推翻。

社論說：「鄧小平將於一月廿九日前往華盛頓訪問，我們建議，我們在美國的組織和華僑表現的寬宏大量，利用這機會向鄧小平指出他的危險處境，並勸告他向台灣投奔自由。」

這篇社論的論點，和我們的評論頗為吻合，鄧小平現行政策，確完全越出共產主義的道路，中共內部忠於馬恩列史毛的分子仍然不少，不可能讓走資派公然的走。中共內部下一鬥爭，可以預見，雖然鬥爭結果難以預斷，但如果鄧小平再入牛欄，命亦休矣。

大華晚報建議他向台灣投奔自由，正是針對他的和平攻勢的妙着。

「反飢餓運動」

本月八日有幾百名農民在北平舉行示威，反飢餓、反迫害。反飢餓示威這名堂，聽起來耳熟能詳，並不新鮮，四五十歲的人都會記得，反飢餓運動在國民黨未退出時期，大陸鬧得熱烘烘的，這是中共在幕後發動的羣衆運動，反飢餓，一如「窮人大翻身」口號一樣深得人心，因此國民黨對反飢餓運動，束手無策，一籌莫展。

照說，當年的中國人民，比起今日的大陸同胞，不能說是「飢餓」，共產黨能以此困擾國民黨，是由於人民對現實不滿，反飢餓運動對日後國民黨退出大陸，其影響不可謂不深遠。

民以食為天，立國之本，當然要做到人人有飯吃，這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政府要人民個個勒緊褲帶，這個政府絕難得到人民擁戴，即使在高壓下，一時無法反抗，最後人民還是揭竿而起的。

想不到中共用以打擊國民黨的「反飢餓運動」，重見於今日大陸。不過，對大陸今日的反飢餓運動，卻有兩個不同的看法，一個是農民自動自發的，多少年來，他們一直吃不飽、穿不暖，為了自己的肚皮而革命，是很自然的事。但有一位讀者打電話和老萬討論此事，卻認為這很可能是中共在演戲。他在中共黑獄中過了一段日子，據他了解，在中共統治下，人民絕不可能組織起來作反政府活動，除非有力者插手。

他認為，這個戲很可能是演給美國人看，表示中共的「民主自由」，連「反飢餓運動」也容忍得了，使美國深信中共政策改變了，其實，絕對不是那麼回事，如果大陸真的掀起反飢餓運動，怎可能只有區區幾百名農民？如果全國人口真如中共說的是九億，除了共幹外，起碼有八億五千萬人參加反

飢餓行列，馬上會把中共政權搞垮。

中共導演的反飢餓運動，只是點綴點綴，三幾百人，示威兩小時，便匆匆結束，也沒得到其他人響應。鄧小平可以對卡達解釋說：幾百人在九億人中，只佔極微的比數，可見中國大陸的人民，絕大多數都吃得飽，否則他們也會參加反飢餓。卡達經他這一解釋，當然深信不疑。只有我們中國人了解大陸人民的生活實況。

這位讀者的看法也有道理，否則似李一哲那樣訴之理智的大字報，也惹來殺身之禍；今天民主牆那樣大鳴大放，又豈能為中共領導階層容忍？很顯明的，那是在中共有效控制下有計劃的民主表現。

不過，也正如紅衞兵時代的揭批一樣，暴露了中共更多的弱點，雖然這是兩派權爭的戰畧運用，也使人看穿中共政權的百孔千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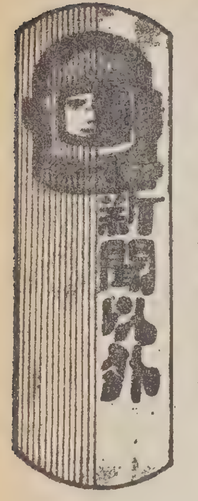
鄧小平應當認輸了

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鬥爭，嚴格的說，是「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之戰。國民黨要在中國施行國父手創的「三民主義」，共產黨則要引進紅鬚綠眼的「共產主義」。

國民黨失去大陸後，退守台灣，在島上銳意推行「三民主義」，埋頭苦幹，迄今差不多三十年，已把台灣建設為三民主義的模範省。

共產黨奪得大陸政權後，也在大陸推行共產主義，把舊的社會制度推翻，建立起他們理想的新社會。當然，在他們「好話說盡」的宣傳上，把大陸共產主義社會描述成天堂樂土。

但，中共雖然張開竹幕，大陸人民的眞實生活情況，仍瞞不過海外人士。他們會把台灣和中國大陸作出比較，很容易可以辨出台灣海峽兩岸，那一邊的人生活過得好，那一邊的人在吃苦。



中共一直打腫面皮充胖子，什麼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到如今，鄧小平為了策動人民推行四個現代化計劃，才揭穿過去的謊言，自承大寨落後。中共作為「標本」的大寨尚且落後，其他地區，可想而知了。

香港的左口魚時時吹捧「祖國」如何「先進」，到如今才知道中共要由香港「引進」新科技，中共官員公開說要向香港學習，香港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殖民地，中共是堂堂八億人口的「超級大國」，竟然要向香港學習，眞是天大笑話，不知稱讚過「祖國」「先進」的左口魚，會不會面紅？

三十年日子不算短暫了，無論推行「三民主義」抑或「共產主義」，應當已有具體成就。我們且把台灣和大陸的現狀比較一下。民生方面，台灣可說是富足的，糧食沒有絲毫限制，大部分家庭擁有冰箱、電話、電視機、洗衣機、冷氣機，有汽車或摩托車交通工具，國民收入，高於大陸四五倍。自由方面，出版、言論、信仰、集會等等的自由，得到憲法保障。近年選舉雖然引起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但這正足以表現出是眞正的民主。這一切都是實行三民主義成功的地方。

反觀大陸，最近才聽到反飢餓、反迫害以及要求民主自由的呼聲，反映中共三十年來在大陸推行的共產主義，只不過製造貧困，人民在獨裁政治高壓下，過着奴隸一般的生活。現在，在天安門民主牆上，也不能不承認台灣人民生活富足，在北平電視台播映的台灣紀錄片，大陸人民也可看到台灣建設的進步。我們認為，這三十年來的競賽，「三民主義」已明顯地戰勝了「共產主義」，鄧小平如果有體育精神的話，該認輸了。

和平競賽的勝利者

老萬昨天說，在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和平競賽」中，共產黨已輸給國民黨。許多讀者對老萬的話都表示同感。至於在外交上處下風，是因為國際間講現實，何者有利便趨向何方，沒有所謂道義，在這一股逆流中，中華民國地不如中共廣，人不如中共衆，自然處於下風。

最近，中共乘與美國「建交」而對中華民國展開「和平統一」統戰活動，我國朝野雖了解中共陰謀，但外國人很容易受蒙騙，認為中共有和平「誠意」，而中華民國仍予峻拒，會轉而同情中共。因此，中華民國對鄧小平統戰談話，必須予以有力還擊。行政院長孫運璿發表的聲明，是給中共的一個答覆，他向中共提出反建議，要求中共解散人民公社，將財產發還給人民，放棄馬列主義。

孫運璿說：和平統一是中國人民的共同願望。「但我們尋求的統一國家，一定要能夠促進世界和平，增加人類福利，實施民主和立憲政府，要能夠保護基本人權，鼓勵自由經濟和尊重私有財產，只有在這樣的條件下統一的國家，才能使全體人民享受平等自由的權利，分享福利和參加政治活動。我們從歷史上獲得教訓，那些相信共產黨諾言的人，終會以悲劇收場。蘇聯，吞併波羅的海三國，大陸易手，越南陷落都是記憶猶新的慘痛教訓。」

如果我們相信了鄧小平的話，無異舉手投降，自動把台灣移交給中共。和平競賽勝利的一方，有什麼理由向失敗的一方投降？獲得高度民主自由，過着富足生活的一千七百萬台灣居民，那有理由放棄現在的幸福生活，回頭向一窮二白的大陸人民看齊，過飢寒交迫的公社生涯？我們認為孫院長的聲明是正確的，中華民國並非不願和平統一，先決條件是中共放棄馬列主義。

中共也曾有過放棄馬列主義的表示，不過，事後却證明只是一派謊言。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共發表了一份「共赴國難宣言」，保證參加抗日，實行三民主義，並將共軍改編為國軍，接受政府指揮。

可是，這篇白紙黑字的「宣言」，不過是一個騙局，中共所行的却是「七分發展，二分應付，一分抗日」的政策。結果，八年抗戰，把中共坐大，而發展到今日的形勢，可說是國民黨誤信中共的「誠意」造成的惡果。如今鄧小平表示可以維持台灣的軍隊，維持台灣的社會制度，維持台灣一切現狀，信任都傻。台灣的軍隊、現狀、社會制度，中共有什麼辦法「消滅」？和不「統一」又有什麼分別？這個「條件」，豈不是太天眞嗎？

卡矮建交與金邊陷共

岳騫

棉共波爾布特政權居然在一夜之間崩潰了，由其崩潰之速，可以看出高棉共軍根本未抵抗，否則不會這麽快，不但出乎全世界人意料之外，就是越共及其扶植的第二棉共「救聯」（全名柬埔寨國民救國聯合陣綫）也想不到，因爲越共現行戰畧是進攻高棉唯一出口港金磅遜港，關于此港，又有一段歷史，中南半島各國本來互相友好合作，其邊界一如今日之美國與加拿大，全不設防，鐵路河流更是公用，也沒有假道的問題。高棉雖然濱海，過去沒有港口，貨物運輸一向是假道泰國、越南由湄公河出海。

一九五五年萬隆之亞非會議開會，施哈諾認識了周恩來，突然之間好似吃了迷魂藥，立場作了一百度（不是一百八十度）左右的改變，先從反泰、越作起，不再使用湄公河，自闢港口，由美國人出錢設計，建立了這個海港，當時便名施哈諾港，此港建成，施哈諾又轉八十度，徹底親毛反美，這些也都成往事了，在施哈諾垮台後，施哈諾港也改爲金磅遜港，一九七五年施哈諾雖然「凱旋回國」，此港的名字也未改過來。

由越共捨金邊而攻金磅港，可以看出越共仍然沿用三年前進攻龍諾政府的舊戰畧，不想一鼓攻下金邊，只是打算佔領金磅遜港，截斷波爾布特國際通道，斷絕矮帮給予的「可耻的援助」。萬不料越共軍尚未開到，波爾布特一羣已經逃亡，金邊城內棉共軍豎起了白旗，越共與「救聯」乃堂而皇之開進城，金磅遜港雖然也被攻下，就電訊所公佈的消息看，金邊失守還在前。

筆者一直注意中南半島形勢，最初認爲越共不敢一口吞下棉共，只是扶植第二棉共與之對抗，逐漸蠶食。因爲當茲越共正想拉攏美國，找一批「美援」救濟其經濟困難，不可能突然揮兵攻棉共，美國雖然無愛於棉共，但美國確實想維持現狀，三十年來，美國的政策便是如此，共產黨打破現狀之後，自然出現一個新的「現狀」，美國便要維持這個新的現狀，越共打破新的現狀，美國便會不快，「美援」便要費一番周折，這一點越共頭目自不會看不到，看到而又故意得罪財神爺，原因何在？仔細想想，大概還是爲了卡矮「建交」，越共看到卡達政府全力支持矮帮「現代化」，矮帮「行有餘力」當然也要支持波爾布特現代化，兩害相權取其輕，越共寧可暫時不要美援，也要消除肘腋之患，所以不顧各方抨擊，一舉擊潰波爾布特，佔領高棉全境，其故在此，追源禍始，波爾布特是受了矮帮之累，矮帮則是由於收到了卡達這一份「建交」的「聖誕禮物」。

筆者多年來一直注意中南半島的事對所有當政人物最少也有一二分了解，只有對棉共第一書記又兼總理的波爾布特，不僅不知此子何來，甚至愈想愈感神秘莫測。

在施哈諾當政時，便有一個共黨組織名「赤吉蔑」，是從胡志明創立之「印支共黨」中分出來的，完全聽命於越共，以後又有一批知識青年被施哈諾逼反，成立了另一支共產黨，主要領導人是喬森潘，英薩利，符榮。喬森潘是法國巴黎大學經濟系畢業生，思想傾向馬克思主義，回國後最初得到施哈諾重用，担任內閣部長，因不滿施哈諾胡作非爲，幼稚衝動，而告決裂，被解除職務，喬森潘就自辦一份雜誌，專批評政府，更觸施哈諾之怒。百般予以打擊，當時喬森潘未婚，對外聲言改革政治目的未達到，決不結婚。施哈諾看到這篇文章，勃然大怒，第二日派了幾名「公安人員」看見喬森潘在馬路行走時，過去捉住他當街扒掉褲子將生殖器照了相，然後發表政府公報，指根據照片，經醫生檢驗，證明喬森潘根本不能人道，所說爲了改革政治而不結婚，全是謊言。

喬森潘受此侮辱，在金邊不能呆下去，乃同夥伴英薩利，符榮逃入森林，組織游擊隊與施哈諾對抗，施哈諾當時也懸重賞購喬森潘三人頭顱。誰知突然之間，龍諾元帥發動政變，施哈諾剛到北平，正如一架斷了電的電鐘，立時停擺。周恩來未理施哈諾，却派人與龍諾元帥接洽，要新政府仍走施哈諾路綫，毛帮便予承認，爲龍諾元帥所拒，周恩來乃回頭從垃圾堆內檢起這塊廢物，着施哈諾組織流亡政府，「定都」北平。

此時毛帮尚未看得起棉共，後來喬森潘勢力越來越大在越共支持下控制了大部份國土，已處上風。毛帮乃趕快拉攏喬森潘，許以巨額援助，請喬森潘至北平與施哈諾合作，由施哈諾「改組政府」，任命喬森潘爲副首相兼國防大臣

，英薩利為外交大臣，符榮為宣傳大臣，此時並無波爾布特的影子。到了一九七五年四月金邊陷共，六月施哈諾「還都」，在金邊王宮召開一次內閣會議，也沒有波爾布特。

直到一九七六年四月，棉共政權大改組，施哈諾與「首相」賓努雙雙退休，喬森潘改任元首，波爾布特任總理兼棉共第一書記，世人始知波爾布特，到底波爾布特從何而來，何以能一舉壓倒握有槍桿子的喬森潘。過去我一直以為是越共派來的，現在看來當然不是，再看其施政手腕，完全是一個土匪，未有半點現代常識，眞是喬森潘當政，應不至如此，則波爾布特到底是何方神聖，到他垮台，仍然不明白。

自從越共開始攻棉共起，矮帮對棉共表示堅決支持的措置，計有「三大員」去金邊，即鄧穎超，陳永貴，汪東興，北平大頭目到昨日李先念在坦桑尼亞首都三蘭港發表支持談話止（此時金邊已陷落），前後計十五次，結果還是如筆者所說蘇州人打架，只動口不動手，到今天棉共徹底完了，矮帮唯一幫助便是派機去金邊，在最後關頭把高棉亡國，幾乎要滅種的禍根廢物施哈諾又接去北平，施哈諾能在波布特政權崩潰時逃掉一死，筆者斷斷料不到，只能說是他外祖父（高棉前王）有德了。

大概當時波爾布特未料到金邊會失得這麼快，以為施哈諾眞有國際聲望，派他到聯合國去一趟，可以扭轉大局，就這樣，施哈諾夫婦連同賓努乃逃出生天。可笑施哈諾始終童心不退，到北平居然要求矮子出兵，為矮子拒絕。目前高棉已易手，施哈諾正式向矮帮要求政治庇護，施哈諾不必再傷腦筋，矮子可頭痛了，棉共這盤殘棋怎麼收拾。

矮帮雖然自吹朋友滿天下，同美帝都建了交，但是，眞正有血緣關係的朋友，卻祇有這一個「小同志」，棉共政權一崩潰，矮帮在共黨集團眞變成獨行盜了。這個問題如何解決，矮子尚無表示，只是要求美國出面干預，逼越共退出高棉，仍由波爾布特統治，這當然是臨死打呵欠－－多喘一口氣。美國有這麼大的力量，矮子未免對這個「新老大哥」估計得太高了。

區區為矮子計，目前祇有兩步棋可走，一是仍請施哈諾組流亡政府，再都「北平」，就在施哈諾當年住過的四合院，再由四週插上木牌，「茲乃柬浦寨王國不可侵犯的領土」，便算大功告成，至於該政府經費，自然由人民幣開支，反正這羣人組不組政府都要吃，何不來個廢物利用，也出一口氣。

另一個辦法便是向新棉共政權示好，再花錢去買，過去援助喬森潘是十億美元，此時給予二十億，有錢能使鬼推磨，也許可以把新棉共政權買回來。

不要以為筆者是說笑話，矮帮目前可行的也祇有這兩條路，前一條路大概矮子不敢輕試，因為上次施哈諾在北平「建都」五年，矮帮費盡心血才把他送走，矮子當時便是奉命去端茶送客的人，這次怎敢再予嘗試，所以最後還是同新棉共政權打交道為上策。

蘇俄，越共在這個時候動手吃掉高棉，手段相當高明，因為二十日後，矮子便要去華盛頓活動，卡矮相見談起高棉，大概也祇好相對苦笑搖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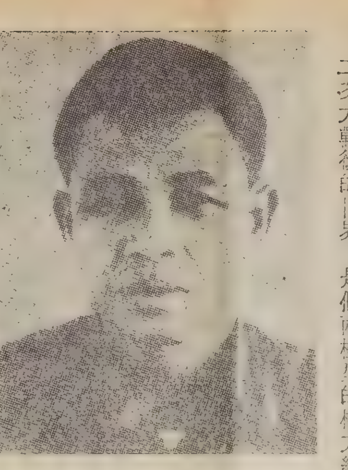


由金邊陷落看亞洲變局

金神保

越棉共間的所爭，已進入最後階落　由越南扶植以韓善林爲首的「東埔寨民族救國聯合陣綫」在金邊成立革命委員會。而由中共支持的喬森潘．波爾布特的棉共則退入叢林抗禦。中南半島情勢的急變，對未來世界局勢必產生連鎖性影響，尤其是亞洲地區，蘇聯將接替美國留下的權力眞空。

當前的國際社會，是個具有高度相互存性，也是高度相互關連性的社會，中南半島當前的危機情勢，有它的內在因素，地區性因素，和世界性因素，彼此間都具有作用與反作用，與及作用與相互作用等非常複雜的關係，筆者現擬自世界和地區性層面來對這一現象作一觀察和分析，以供讀者了解這一問題和世局的參考。



金邊新領導人韓善林(左)．謝先

中蘇共間的圍堵和反圍堵

二次大戰後的世界，是個兩極型的權力結構，這一結構，三十幾年來或許有所變形，但基本上並未變化。而這兩個超強間的權力鬥爭，用最簡畧的話，一般所習知的，雖然在學術上未必是最確切的話來說，便是圍堵和反圍堵。不過這一全球性的國際鬥爭體系，到六〇年代後期，在亞洲又出現一個次級體系，便是中蘇共間的圍堵和反圍堵鬥爭，所以，在了解或進行分析亞洲國際政治或國際政治事件時，不能忽畧這兩個體系的存在，和這兩個體系的交互作用。

近幾年來，東北亞間的關係有相當變化，在這裏，暫不去探討這種變化是由何方所發起、促成，及其演變情形，但變化的結果，似乎却有一個蘇聯所最不願見到的現象可能出現，那就是日、美、中共可能會形成個三角同盟，而將蘇聯圍阻於北方的冰天雪地中。蘇聯的恐懼，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來，固然是不難了解，可能許多人或許會忘了蘇聯人歷史的感受，蘇維埃革命後，以日軍爲主的盟國聯軍曾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登陸西伯利亞，這支軍隊佔領海參威等地將近五年，到一九二二年十月底方撤出，所以，如果蘇聯對東北的這種發展有着過度的不安全感的話，也是件可以理解的事。

政畧上和軍畧上，都是一樣的，必需在敵方合圍之前發動反包圍，或者是進行突圍，蘇聯和越共間的接近及將勢力盡量延伸入南中國海，說是霸權的擴張固然並不錯，說成防衛性機能行動，也未嘗說不過去，去年七月，越共加入蘇聯集團的經濟互助理事會，便是一個重要步驟。

八月，日本中共條約簽訂，雖然日本方面宣稱不在針對蘇聯而發而且立即派大員赴莫斯科解釋，實際上，一個理性的日本決策者確也不致於迫蘇聯過份，而冒一日衝突爆發，則日本將首遭毀滅的危險，但蘇聯因此而受到的刺激是可以想像的。

在三十幾年的美蘇冷戰史中看來，世局眞像一棋局，你吃我一個車，我一定要吃回一個砲，在所有的國際事件上，幾乎毫無例外的，雙方都在失之東隅後，必收之桑榆。因此，在日共簽約後，筆者曾撰文預測蘇聯可能採取以往在歐洲慣用之手法——製造危機，來考驗新約關係，同時亦求分化和各個擊破。

越蘇共間的軍事結盟

這時，中越共間的矛盾，自予蘇聯一個機會，在此，我們不必強作解釋，是誰利用誰，總之，兩者在對中共圍堵的次級體系裏都有它們結合的理由，十一月，越蘇間一項爲期二十五年的友好互助條約在莫斯科簽訂。

値得注意的是這一條約的第六條，顯然地就包含了軍事結盟的意義。此外，還有些不平凡的跡象，如在十月(俄曆)革命慶祝會上，布里茲涅夫邀請越共領袖人物緊站在身旁同校三軍，據說便是他國「元首」都從未享受過的待遇，而越共人士返越路過中國大陸停留時，也未向中共對這一條約作任何委婉解釋。

當然，客觀的說，越共不致於主動也沒有足夠力量進擊中共，但却有足夠的實力與動機侵入高棉，入高棉因而可能引起和中共間更嚴重武裝衝突的危機。

棉共當權派完全由中共支持，越共入侵，中共便面臨困惱的抉擇，如果不傾全力支持，棉共現政權勢必垮台，中共不僅在第三世界和國際間威望盡失，更切身的是會完全阻絕於南中國海。

所以，中共只有採取支持的路綫，去年一月鄧

顯超的訪金邊，就是個重要信號，據西方情報了解，中共目前有上萬軍事人員在高棉。

但是，地理的因素，將使中共的援助發生困難，同時也增加了這一地區衝突升高和變質的危機性。中共要大規模和有效的援棉，就得利用海空兩途，而這兩條路綫都近越南領域，於是在海上和空中，中越共間的射擊戰可以說隨時都可能發生。如果海空戰爭發生，在軍力上說，越共不一定希望蘇勢力進入東南亞接替美國留下的權力眞空，但是形勢比人強，不得不如此做，上月上旬蘇聯特遣艦隊進駐金蘭灣，在南中國海武力形勢上，其意義自然非凡。

問題是，如果蘇聯因此而和中共在南中國海發生衝突，則戰爭自必不限於南中國海水域，必然地會延伸至中蘇共邊境地帶，甚至中國東海。西太平洋的不穩定情勢，日本固必然受害，而在太平洋以至全球都有利害關係的美國也沒有辦法能置身海外。

中共人員撤離金邊進入泰境

中共美國關係的突變，可能的，是有多重的理由，而美國此時對中共表示較肯定態度，很可能的，也是在對蘇聯構成嚇阻，希望東亞的武裝衝突不致過份升高和高擴大，維持某種程度的現狀。

蘇對美中共勾搭的反應

然中共美關係的發展也可能引發另外一個作用，印尼羅盤日報所稱越棉戰事是美中共勾結的反應，並不是沒有理由，蘇聯可能利用這一行動來還以顏色，同時亦以此考驗美中共間的新關係。

目前，由於資料和消息所限，筆者所能判斷和預測亦有限，而國際間政治發展，往往取決於許多變象，在短短篇幅裏無法就每一變象設定假定來一一分析，只能非常概略的作一全般性趨向說明。

越共入棉，除非有絕對必要，不致於赤裸裸的派佔領軍建軍政府，因它尚須考慮此擧將可能絕對東南亞其他非共國家造成恐懼，兩年來，越共對東南亞國協國家實際上採取的是非常低姿態的笑臉外交，也因此使得中共格外不安，大罵這是包藏禍心的木馬政策，所以棉共中親越一派的所謂「東埔寨救國聯合陣綫」會是越共支持出來形式上來掌握高棉的政權。

而蘇聯在理性決策可能情形下，大致也不會支持越共作過份擧措（如立即合併高棉），因爲爭取東南亞國協國家也是當前蘇聯的政策，過去，蘇共和這一地區的共黨組織無深厚的淵源，對蘇共赤化的目標固不利，但在短短的政治運用上，却有利於蘇聯和本地的非共政府接近。反之，中共和東南亞各地共黨組織關係密切，就成了中共和當地非共政府友好關係發展的障礙。

美國可以置身事外嗎？

至於中共對棉共將支持到何種程度，格於客觀本身受南北夾擊形勢，恐心有餘而力不足，去年十一月間鄧小平訪東南亞，獨不赴高棉，而派汪東興去，以汪在中共的政治處境言，觀察家都認為鄧派已可能準備必要時放棄高棉，汪應不是代罪羔羊，却是[illegible]逃避責任的一個事實。而中共因高棉之失所受影響，涉及[illegible]，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美國處境也同樣感到無力，由於對蘇聯的權力鬥爭，由於中共美[illegible]關係，所以卡特目前不得不要宣稱對越共譴責和表示對高棉的道義關懷。不過，在蘇聯力量進入南中國海後，美國也面臨新挑戰，因為以往美國[illegible]們預期在美國力量自亞洲大陸撤退後的東南亞均勢並未出現，而現狀也不能維持，一般觀察家都認為，基於本身利益，和亞洲國家的要求不得不「重返」這個地區，對海島各國及濱海國不得不要再加重視與關切。

國際關係中充滿着的是許多依存變象，唯一獨立變象應各個國家的本身，東亞安定最主要的取決於東南亞各國本身，就中華民國言，只要我們本身健全，這些個變象都可以成為對我們有利的變象。

「革命軍」女兵進入金邊

從美國中共建交看國家前途

關中

美國中共建交之後，國人對國家前途當更關心。尤其由於中美關係不比尋常，中美斷交對我有何影響 筆者願從三方面來簡單說明 以供關心國事者參考。

首先，我們要了解世界情勢的特性與趨勢。從世界的情勢來看，我願強調幾個特性與趨勢。

國際社會上權力結構已發生變化

一方面我們看到美國、蘇聯從過去的冷戰，到今天的所謂和解，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今天世界上其他國家在國際政治上的影響逐漸增加。就美國與蘇聯的和解來講，當然對自由世界不利的，但從國際政治本身來看，這是一個美國承認蘇聯是一世界強權與一全球性角色適應過程。換言之，過去蘇聯國力與美國相差太遠，所以美國以絕對優勢的力量來阻止它向外擴張。過去，蘇聯除了在歐亞大陸本身之外，在其他地區並不能發揮影響。但今天情況已有所不同，今日蘇聯的軍事力量已和美國大致相等，所以美國認為他必須要承認這個現實。在過去幾年，我們也可以看出蘇聯在全世界的作法，是在運用它的軍事力量來證明它在政治上的影響。這個情況還要繼續下去，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也很難改變。以今天的科學技術來講，任何一個國家在軍事方面趕上美國與蘇聯，可能要有一段很大的距離。所謂軍事上兩極對抗，兩極和解，不管如何稱呼它，這是當前國際社會上的一個基本結構。另一方面有很多國家，無論是經濟大國或是擁有能源，控制海洋通路的國家，在國際社會上已取得較大的影響力量。例如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時、法國、日本等逐漸取得較大的發言權；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時，開發中的國家如石油輸出國家（OPED）亦以能源取得在國際上舉足輕重的地位。當前美國對沙地阿拉伯、伊朗之重視，在一九六〇年代幾乎是無法想像的事情。總而言之，控制海洋，擁有重要而稀有能源的國家在國際社會上將扮演較重要角色。由此可見權力在經濟與政治上仍在繼續的分化。這個意義對我們而言是開發中國家在國際政治的地位上是愈來愈重要了。就整個國際政治來講，以權力決定一切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今天是政策決定一切的時代。權力如果使用不當，不但不能帶來利益，反而會帶來災害。美國過去有很大的權力。但是美國在越戰與韓戰都未能得到勝利，甚至還在越戰遭致慘痛的失敗。這就是權力未能配合政策所產生的結果。今天，有權力必須要有適當的政策配合。在這種情況之下，世界上國家與強權的關係自將發生變化，在國際上強權要想以力量來壓迫、控制或打擊其他國家，似乎是越來越困難了。

國際社會上相互依存的程度愈來愈密切

這一方面是科學技術發展的結果，一方面是知識的傳播，今天世界不但國家與家國間距離大為縮小，而且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的任何事情對其它的地區或國家甚至人民都很快地發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尤其工業化的結果也使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愈來愈密切。因為在國內愈工業化，分工便愈細，在國際上相互需求的程度便愈高、今日我們所看到許多國際的現象，在過去幾乎是無法瞭解的。例如，我國生產的膠鞋、家具、木材製品、玩具等，如今在美國進口貨品中均高居首位，這在十幾年可以說是難以想像的事情，但在今天是鐵一般的事實這一道理其實也很簡單，因為任何國家均希望以較少的成本來取得所需要的物質。所以今天國際間主要由於經濟的要求使相互依存的關係愈來愈大，並使相互依存成為今天國際關係中的一項重要的特點。這特點好的一面是使各國合作的機會比較多，但不好的一面則是國家受其他國家的影響越來越大。所以今日已很難區別甚麼是國內問題或是國際問題；事實上，兩者的界綫已愈來愈不明顯。例如說許多國家在貿易方面的依存比較大，故依賴別國的程度也較大。但同樣地，在國際社會上，只要你能生產比別人好的東西，那你在國際上的地位亦很難被別人所取代。這完全是國家本身的能力問題，完全是你在國際社會上担任甚麼角色的問題，如果你担任的角色是很獨特的，如果能建立自己特殊的貢獻地位，那麼在國際地位上便十分穩固。這種相互依存程度發展之快，很難令我們想像，舉例而言，去年（一九七七年）全世界國際貿易總額達到一萬一千五百萬美元，較之前年九千八百億元，增加了百分之十三，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全世界的國際貿易總額才不過是幾百億美元而已。

國際社會上資源與海洋的地位日愈重要

有很多開發中國家因掌握了稀少資源或控制着海洋的通道，他們的國際地位可能愈來愈重要。今天我們打開地圖一看，將發現今日世界上主要的危機所在，都是與能源及海洋重要通道有關的地位，如非洲角、南非、南中國海、印度洋等。從這方面來講，今天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阻止另一次的石油危機。如果世界不能找到更好的能源來代替石油，如果工業國家能源的消耗不斷的增加，這些產油國家便繼續掌握了一個很大的武器。再一次石油危機不但可能破壞整個國際經濟制度，並且可能破壞美國整個外交政策的基礎——西方聯盟體系。因為美國以他儲存的石油或可支持三個月或六個月，但西歐似乎只能支持幾天而已，因為他們所需要石油有百分之七十—八十來自中東。故不能指望西歐國家支持美國任何對產油國家的制裁行動。如果不幸發生此種情形，整個國際秩序將會遭受嚴重的打擊，這是我們必須密切注意的。

其次，我們要了解美國總關係的表裏，尤其是美國之對中共政策。美國對

中共政策的改變主是為了阻止蘇聯之擴張及維持對蘇之和解。故基本上，美中共之關係消極性大於積極性，權宜權大於原則性。蓋雙方除了共同對聯蘇的恐懼之外，並無其他任何共同的利益。美國仍然是一保持現狀的國家，中共則是不滿現狀的一個政權。美國對本身的安全尚有信心，而中共是處於一極度不安全的恐懼中。美國追求民主，中共專制極權，美國認為和平是可以維持的，中共認為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美中共之間不但是格格不入，而且許多觀念，想法與作法簡直是南轅北轍，這樣兩個政權在一起如能長期維持和諧實在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中共的目標第一是防止蘇聯軍事干預，基於是在亞洲建立霸權，最後是進行世界革命。美國的目標第一是阻止蘇聯擴張，其次是防止武力使用之改變現狀，第三是建立一持久和平的結構。故美中共之間在短程目標上，彼此有相互利用的價值，但在中、長程目標上，雙方均無法配合，這是美中共關係不能穩固與持久的原因。

事實上，既使在短程目標上，美國固然目的相同，但策畧也不能一致。例如中共希望美國衝突。但美却希望擴大與蘇聯的和解，中共希望能將蘇聯對中共的壓力減輕，但美希望中共牽制蘇聯的大車，使蘇聯無暇旁騖，中共希望美國提供武器援助，但美國認為此舉不但過份刺激蘇聯，且對中共亦不信任。

職是之故，美國中共之間眞正合作的機會委實有限，美之承認中共乃在美作成不能軍事援中共決定之後的一項選擇。一方面是中共一向以台灣問題為要挾，來迫使美對蘇聯採取强硬立場，但美不可能在對蘇聯政策上輕易遷就中共，只得在台灣問題上讓步。另方面，是美國希望以此代價來誘使中共扮演一「建設性」之角色，即在外交之採溫和實用路綫，同時幫助美國解決若干亞洲重大問題，如韓國問題等。但美國却忽視了中共一向不願担任一被動性角色之事實。如今美國剛剛與中共建交，中共便大彈其「反霸權」之濫調。試問誰是當前國際社會中之霸權？中共固然以反霸為其反蘇的口號，但共匪何曾放棄把美國視為霸權？天下竟有幫助他人來反對自已者，除美國外，可能也再找不到如此天眞與糊塗的國家矣！

美國當前最大的困擾為國家目標的不明確以及國家力量之衰退。越戰之後的美國創痛至深，共和黨政府以玩弄權術、掩飾美之無力，卡達上台以人權外交，冀圖重振美國人民之信心。但如今非但人權之不能持久，且美國之立國精神與盟友信譽亦因美之承認中共，與我斷交而破壞無餘。美國今後何以向其人民及其盟友交待仍為一維持正義崇高人權之國家！美國如何在日益擴大的南北問題中，維持其領導地位來化解開發中國家對美國的敵視！美國如得不到盟友及大多數國家的支持，美國又如何避免戰爭，維持和平！

美國國力的衰退已是不爭的事實，美如今不但在戰畧武器方面落後蘇聯（美國反對第二階段限武協約人士的主要理由），而且在傳戰武力方面落後更多。此外，美之信用破產更是美在蘇聯維持和解過程中一項重大的負債。美國為圖補救這些缺點會以若干虛幻的假設作為美國逃避責任的藉口，如指亞洲有以前的和平，越南必將維持中蘇之間的中立等，結果證明均是錯誤的。事實上，美國最大的錯誤是在對中共政權的若干假定，如認為承認中共可給予中共安全感，美國中共接觸可減少中共對美之誤解，科技援中共可使中共軟化對外立場等等。這些錯誤我們要等着美國一一去嘗試，我們信心美國終會回頭的。

了解我們在今日世局中的角色與地位

一、如果就權力分散與强權僵持來看，由於我們在國際經濟與對外貿易上所建立的基礎。使我們可扮演一個雖然外交關係減少但實質關係增加的角色。換言之我們在開發中國家是居於領先地位。就美國戰後整個對外援助來講，我們是第一個不再依賴美國的「畢業生」。如果按目前我國發展的過程來看，我們完成十大建設及六年經計劃後將順利地由開發中國家步入已開發國家。屆時我們在國際間的實質地將更加强。因為國家愈工業化，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愈密切，別人對我們的需求也愈大。我們產品方面若能眞正建立一堅强的基礎，我們的國際地位必愈穩固。固然在當前實質關係與外交關係仍是有區別的，仍不能代表我們在國際上已取得一充分的發言權。對此我必須指出，國際間國家交往的規則正在變化的過程中。過去國家的彼此來往是以外交的承認為前題，但今日國際社會正在慢慢地改變，現在許多國際問題，如分裂中國家問題，不能以武力解決，甚至强權國家亦不能以武力來解決任何問題，在這種情況之下要要長期地維持國際秩序，國際社會當前存在的結構將會逐漸取得法律上的地位。所以我們在實質關係上不斷的增加使我們將來在外交方面、法律方面重建我們的地位。

二、我們在開發中國家成功的經驗已成為一大家稱道的模式。在許多國際會議上，討論到開發中國家的問題時，中華民國在過去三十年的成就已被視為一標準的典範，困難的問題乃是如何把這一模式適用到其他開發中國家。所以現在沒有人能否定我們的成就，問題是如何把台灣成功的例子適用到其他國家。而他們發現這些國家本身條件不夠，沒有像中華民國具備這麼好的內部構造，如果我們今後繼續在內政方面維持安定與團結，繼續在民主政治方面發展的話，無論我們作為開發中國家成功的例子也好，作為一個工業化國家的新進份子也好，我們的地位是被大多數國家所承認的。

三、由於相互依存關係的日益增加，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戰畧地位與其對台灣海峽之控制，更增加了戰畧上的重要性。今日的太平洋是世界權力結構的重心。一方面是强權力量的聚合之所，另一方面是連結整個印度洋、太平洋的重要海道。例如，日本今天是美國在亞洲的一支柱，日本却是一最缺乏能源的國家，它的石油與鐵砂都要經過台灣海峽。此外，在南中國海、東海這兩個在台灣控制之內的地區，據估計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石油蘊藏地區，甚至超過中東的石油所以，我們今後努力的目標，一方面要厚植國力，今天內政影響外交的意義上較過去尤為明顯，更為直接。我們國內的建設和努力在在都影響我們在國際社會上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我們對國家的目標必須要有明確的界定。

我們短的目標是國家的安全，中期目標是增加我們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長程目標是我們希望在亞洲有一個安定的環境，包括反攻大陸在內。這一目標的輕重緩急是我們必須要了解的。

總之，在今日國際社會上，如果從國際情勢和我們的地位來看，在今天國際社會上我們的安全，我們的存在不是依靠任何國家的協助或幫助的。

最後，我要強調的一點是我們本身的努力必然對國際社會包括美國與我國，美國與共匪的關係有決定性的影響。我的結論是在國際關係方面，如果過去歷史給我們任何啓示的話，思想觀念相同的國家合作的機會永遠要超過思想制度不同的國家。

所以今日美國為了利用共匪而犧牲與我們的外交關係縱然對我造成一時的打擊，但這並非必然表示我之國際地位已被否定。眞正決定我們命運與前途的還是我們本身的努力。

紅色古巴美式生活

陳獨塵譯

古巴哈瓦那再度面臨嚴重的交通問題。

其美國造的禮蘭巴士，已老舊失修，而全市的五千輛計程車，半數以上，因缺乏輪胎、電池、及零件而拋錨。

汽車是廿年前老貨

哈瓦那每天有三百五十萬人，靠車代步，一輛可容四十五人至六十人的巴士，經常都載了九十人至一百人。

哈瓦那居民每天上下班在路上要花四、五個小時，很影響生產力。

哈瓦那沒有修理巴士的適當設備，而且自大約二十年前卡斯特羅上台後，街道幾乎沒有任何養護。

禮蘭巴士有一批是在獨裁者巴蒂斯塔亡命海外前訂購的，並於其後不久交貨。其餘的是在一九六三年購買的。

古巴的計程車都是一九五九以前出廠的車子，直到一九七四年，美國國務院才在壓力下，准許通用、福特及佳士拿等汽車公司賣新車給古巴，使交通情況改善了一陣子。

但計程車司機抱怨在汽車進口時車子已拋錨。許多計程車跑的里程已超過十萬哩。

輪胎及電池的缺乏特別嚴重，輪胎是古巴自己造的，但數量不敷需要。電池也是如此，而且電板還仰賴進口。

古巴希望在明年九月主辦不結盟國家會議之前，解決或緩和這問題。

年輕人喜歡美國貨

美國的東西，現在又普受古巴年輕人的歡迎，他們的興趣從音樂到電影及時裝。

過去幾年旅遊限制的放寬，已使古巴人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的訪客接觸的機會增加，也給他們接觸外國商品的機會。

地下工廠製造美國及其他外國歌曲的卡式錄音帶。這些錄音帶售價十二美元至十八美元。

古巴人通常是把夜間可清晰收聽到的若干美國電台所播放的歌曲錄下來。因此卡式收音機最珍貴。

年輕人在五座豪華飯店外，設法接近觀光客，託他們到飯店內只准外國人購買的小店買原裝卡式錄音帶、收音機及錄音機。

美國電影在古巴很受歡迎，盜版的拷貝是從歐洲買來的。如果美國片上演，戲院外大擺長龍，但如果是放映蘇聯影片，則門可羅雀。

目前正在哈瓦那放映的美國影片，包括「大白鯊」「我愛紅娘」及「朱門巧婦」。

藍色牛仔裝及T恤襯衫—特別是印有英文字的—非常流行。

一位古巴青年拉孟的女友曾花一百二十美元買了一套美國牛仔裝給他。在古巴，一件T恤襯衫索價可能高達六十美元。

這些物品是從黑市購買或向觀光客買來的，因衣服在古巴是配給的，男子一年配一條褲子及一件衫。國外時裝根本沒供應。黑市的貨主要是由外國船員帶來的。

年輕人雖蓄長髮，但却沒留鬍子，在古巴唯一留鬍子是古巴共黨頭子卡斯特羅。

難消民衆賭性堅强

卡斯特羅於一九五九年上台後不久禁止賭博，但他不能消除古巴人好賭的癖性。

古巴人現在以賭墨西哥及委內瑞拉的彩券開獎的結果為主。莊家在開獎當晚，便收聽墨西哥及委內瑞拉電台的廣播。

曾有位賭徒與一位墨西哥朋友安排，要他儘快把開獎結果用電話告訴他，使他能在最後時刻賭勝的號碼，因此莊家現在在開獎前把店門關起來

一些民間開設的生啤酒店也兼營賭博生意。

這種店的形成，最初是有冰箱的人，在晚間或週末以營業方式供應鄰近民衆冰啤酒。這些店逐漸變質，先是增賣點心，後來增設賭牌賭骰子及賭骨牌等。

古巴過去是加勒比海賭博中心，雖然卡斯特羅上台禁止一切公開的賭博，但死灰復然，現在除一上面的賭博之外，還有賭馬、賭狗等，也有秘密的鬥鷄。

一位古巴人說：「賭博在古巴是避免不了的，古巴人總是喜歡賭博，但他們現在這樣做，是因他們生活煩悶，需要有地方排遣。」

大陸形勢展望

裘孔淵

從兩年前的「四人帮」事件以來，大陸政治情勢發展的特徵，在共黨統治集團內部是進行着一塲新的路綫鬥爭和權力鬥爭，從理論和政策上來貶毛、修毛與從組織人事上來翻案；在人民羣衆是長期以來反共抗暴鬥爭行動升高，以批毛反毛和爭取自由、民主權利為它的主要內容。

中共新當權派為了挽救它萬分嚴重的「文革」後遺症，和幾近崩潰邊緣的經濟危機，所以提出了所謂「四個現代化」的口號，作為統治集團新的努力方向，來維持在共同鬥垮「四人帮」基礎上的虛假團結，並轉移人民羣衆反毛反共的鬥爭目標。

一九七八年八月到十月，華國鋒、鄧小平先後分別訪問了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日本之後，被迫承認大陸確實是貧窮落後的，不僅要求實現「四個現代化」，而且非加快速度不可。

但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加快速度，對內對外必須完成多項前提：對內，必須從思想上衝破毛澤東思想的禁區，反對迷信和教條；必須從政策上修改或推翻毛生前所倡行的種種所謂「社會主義新生事物」；必須清除「四人帮」和林彪的餘黨，為他們所造成的各項重大冤案、錯案、假案翻案，把過去打倒的老幹部解放出來，復職當權。對外，必須突破來自蘇聯集團的圍困和孤立，建立起國際反蘇聯合戰綫；必須阻擋和削弱大陸人民對中華民國復興基地繁榮幸福的傾慕嚮往；必須大量騙取西方國家的資金援助，學習先進科技和經營管理制度，來推進經濟建設。

在完成這些內外前提過程中，由於從左到右所轉的彎子過大過急，就引起了共黨內部的新路綫鬥爭與權力鬥爭，貶毛乎？抑衞毛乎？徹底翻案乎？抑壓制翻案的乘機而起，反共抗暴升高為爭民主爭自由的革命行動。從一九七八年「七、一」中共建黨紀念，九、十兩月華鄧等從外國訪問回來，一直到天安門事件翻案後的今天，共黨之所以反覆高呼要維護「安定團結」，原因在此。

十一月十五日，拖延達兩年之久的天安門事件終於獲得翻案，這是全面翻案的突破口，因為這一件既牽連到數百萬遭受過血腥迫害的人民羣衆，又牽運到被鬥垮台的共黨頭目，而且它算得是文化大革命的最後一幕。

人民羣衆要翻案，發洩冤屈和怨憤，要清算當年實施鎮壓的責任，涉及面很寬廣複雜。一方面，當年「四、七」兩項決議是來自毛的命令，而由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一方面，當年鎮壓的負責頭目都是今天新當權派的紅人。這就說明，何以天安門事件的翻案，曾在共黨內部引起過激烈反覆的鬪爭，到最後才被迫成為事實；也可以人民羣衆對於天安門事件的翻案勝利仍然强烈表示了不滿意和不滿足，而爆發了一塲清算毛，否定文革，爭取民主自由的新鬪爭高潮。

人民羣衆所不滿意的是，中共新當權派對事件的翻案並不澈底，「四、七」決議並沒有正式撤銷，也沒有公布和處分鎮壓羣衆的負責頭目，所以羣衆提出了更換領導人的要求。所不滿足的是，中共新當權派只提出了「擴大民主」的虛假諾言，和「解放思想」的空洞號召，而不敢也不肯公開拋棄毛旗幟，提不出建立民主法制的具體內容。

中中共新當權派雖然也希圖用所謂「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的說法，來為人民羣衆的要求和行動定性，但這和羣衆的眞正要求是並不相同的。人民羣衆所要求是眞正的民主和自由權利，指出政治民主化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前提，人民應該有眞正選擇和罷免當權頭目的權力；新當權派則唱的是所謂「有領導的民主」、「一切行動聽（共）黨的指揮」，企圖以此來維繫它內部的相互妥協和外部的安定局面。

從十一月十五以來，大陸人民羣衆的不滿和要求，都已一一反映在北平天安門廣塲及長安街西單口的大字報浪潮上。大字報嚴厲地清算了毛澤東，明白地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也尖銳地指出了中共政權是「社會法西斯帝國」。大字報表示了他們對中華民國復興基地台灣的傾慕嚮往之情，並且勇敢地要以行動來爭取實現民主的理想。

大字報、結社、集會、遊行的浪潮，也從北平傳到了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據報導，北平有一個演講團會到上海去演講，上海前跑馬廳廣塲上的集會，連續兩天由八萬人增加到十五萬人，這就說明，大陸同胞爭取生存和自由的反共抗暴新高潮，並不是止於局部地區的。

從十一月中旬起，中共中央就在北平召開工作會議，接着更召開了它的十一屆三中全書，討論如何穩定這一變亂的局勢？以及如何克服困難推動實施「四個現代化」？從鄧小平對外人的談話，共報發表的言論中可以看出，中共統治集團正在謀求取得內部的暫時妥協，以共同鎮壓人民羣衆的反共抗暴新高潮，一面提出「安定團結」的呼籲，一面號召「集中力量搞四個現代化」，企圖痲痺大陸同胞的鬥爭意志，轉移他們的鬥爭目標，壓制他們的行動。

但大陸同胞的抗暴鬥爭是不會停止的，中共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也決不會中止，何況中共內部鬥爭之中的一方，還企圖利用爭民主爭自由的羣衆聲勢，作為他們內部鬥爭的資本。

展望未來，中共無法取得為推進「四個現代化」所必需的政治安定條件，大陸總的政治情勢，一面仍將是中共內部新鬥爭持續不斷，一面是人民羣衆將繼續高舉自由的大旗，奮勇前進，

中華民國是眞正中國

張其昀

中華民國是眞正中國，它具有道統、法統、政統三大正統。道統就是「集中外精華，防一切流弊」。三民主義的立國之道。法統就是全國同胞選舉代表所製訂中華民國憲法，這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政統就是根據憲法所選出的國民大會，和所組成的行使五權的中央政府。

大陸中共是叛國、竊國、賣國的漢奸叛逆，他們廢除了國號，廢棄了國旗和國歌，是非民所有、非民所治、非民所享的反動政權，是民不聊民、民怨沸騰、思想破產，瀕於崩潰、人民思漢、岌岌不可終日的中共政權。兩相比較，眞僞判然，是天下所共知的事實。

安危存亡決於是非虛實

韓非子安危篇曰：「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中華民國站在實與是的一方面，大陸中共政權站在虛與非的一方面。中華民國根據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七分精神，三分物質以立國。自大陸淪陷，渡海遷台以來，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全國同胞，一心一德，到了民國四十七年八二三金門台海戰役，三軍將士，大發雷霆，四十四天接戰的戰果，使共軍不敢越雷池一步，台灣寶島反共基地安如泰山，在世界上開創了一個最光榮的史例，爲全世界有識之士萬目睽睽之所集中。

中華民國在台灣，在先總統蔣公英明領導下，明恥教戰，敵愾同仇，憂勞興國，殷憂啓聖，故能「以一島基國之富强。」（謝銘傳語）國民教育，普及全民，家弦戶誦，已滿十年。徵兵制度，爲千年來空前未有之事，已達舉國皆兵的境地。國際經濟則與全世界五分之四以上的國家有關係，（其餘五分之一國家大都爲共產黨鐵幕世界）。對外貿易的總額超過了整個大陸對外貿易的總額。而國民所得和民生水準，且十倍於大陸上水深火熱，倒懸待解的苦難同胞。最近北平城頭大字報上，大陸同胞公開表達了傾向於台灣繁榮幸福的渴望。

復國興國繫於人心向背

歷史上復國興國的著例，繫於人心的向背，而非繫於土地人口之大小與衆寡。夏少以一旅而興夏，齊田喜以二城而復國，此即「毋忘在莒」的故事。漢高祖崛起豐沛，率徒手之卒，推倒暴秦。明太祖起於鳳陽，赤手空拳，結合忠義，終於直驅北平，光復中華。八十多年以前，國父發起國民革命，並無尺寸土地之憑藉，宣揚民族大義，號召海內外同志，經過十次失敗，十八年的犧牲奮鬥，終於推翻了滿清，創造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先總統蔣公以廣州一隅之地，繼承國父遺志，舉兵北伐，以三民主義昭告全國，義師所指，一往向前，終使靑天白日的國旗，飄揚於全中國，完成統一的大業。

台灣是眞正純粹的中國

台灣寶島是眞正純粹的中國。它與美國建國歷史相似，都是革命家的後裔，但比美國建國早了一百三十多年，鄭成功開闢台灣，屯兵墾田，到處都有遺迹，其目的在於反清復明，恢復中華。金陵一役，雖未達目的，但民族正氣，永留人間，雖爲一時之失敗，而爲千秋之從功。自明鄭定都台南以後，台灣寶島永爲中國之領土。隨鄭成功東來之移民，大部分爲閩南人，小部分爲粵東客家人，但其他各省人都有，例如台灣第一位文豪沈光文是浙江寧波人。

中國在南宋時代，福建文化高度發揚，當時有「豈非天旋地轉、閩越反爲天地之中？」之語。朱子之學是新儒家哲學的正統，其學以福建武夷山爲根據地，敎化所被，移風易俗，乃使在台福建移民仍能保存忠於國家、孝於民族、優美純正之中華風俗。客家人也是西晉永嘉之亂，北宋靖康之亂，不甘屈服，再度南徙，定居於廣東東部的嶺東山區，一樣的保存了中國古風。他們的語言，閩南語是中國古老的語言，客家話是中州河南的古音。但方言雖變，語根與文法，淵源脈絡和國語完全是一綫相尋的，如今因爲國語普及的結果，台灣兒女，不問是老的或是新的革命者的後裔，都能說最優美最標準的國語了。中華民族的民族德性，一言以蔽之曰：「敬天愛人、忠恕一貫。」與大陸中共無神的邪惡思想、抹殺權人、殘民以逞的暴政，是截然不可同日而語的。

莊敬自強必能光復大陸

中國歷代的政制，地方官採迴避制，本地人不

能做本省本府本縣的首長，但通過全國性的考試，卻可到全國各區域各地方去做官，內外相維，水乳交融，中國眞正統一原因在此，故台灣與大陸本是不容分離的。甲午戰爭之後，台灣割讓於日本，這是國父發起國民革命的直接原因，而光復台灣失地，是中國國民黨的主要政綱。台灣史家連雅堂曰：「國可亡，史不可滅」。苟民族文化存在，則民族復興可期。連氏台灣通史是中華民族極重要典籍之一。

台灣喪失歷半世紀，而義民抵抗，捐軀殉國，前仆後繼，昭昭在目，台灣青年內渡大陸，參加革命者，實繁有徒。對日抗戰期間，蔣委員長以最高統帥兼中國國民黨總裁，運政略與戰略之妙用，犧牲了全國文武五百萬同志同胞，終於達成光復台灣之目的，勝利以後，總統蔣公秉民族高貴之精神，以德報怨之雅量，其對待敗戰國日本之政策，永留德澤於後代日本之心目中。日寇禍華，使中共坐大，美國政策更是不明是非，毫無道義，加以戰後國力凋敝，馴致大陸沉淪，滋為可痛。總統蔣公乃決定以海洋對抗大陸為戰略，集全國志士菁英於台灣，宣布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勵精國治，共矢精誠，台灣於是成為全民族之縮影，西太平洋之精神堡壘，全世界抗共政略的中心，昔以大陸而光復台灣，今以台灣而光復大陸，光明在望，勝利在握，奈以美中共建交，黑白顚倒，助紂為虐，我全國同胞莊敬自强，獨立奮鬥，堅定不移，自由、民主、正義之眞正中國，定能克服奴役、極權、邪惡之中共政權。深信我們必能繼國父創造民國，先總統統一全國之後，完成國民革命第三期的歷史任務，可以斷言。

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

愈思園

西哲云，「知識就是力量」。這力量有創造性，也有破壞性，能福國利民，亦能禍國殃民。因此，有較多或更多知識的知識分子應善用此力量，對國家，對人民負起較重大或更重大的責任。

知識分子善變投機

檢討近幾十年的歷史，大陸淪陷的空前浩刦，中南半島的嚴重災難，乃至整個亞洲、世界的動盪不安，原因頗多，而若干知識分子投機取巧，譁衆取寵，濫用乃至亂用知識，替野心政客為虎作倀，助紂為虐，實為重要因素之一。以大陸淪陷的悲劇而言，在「三十年代」及抗戰期中為中共宣傳的「左翼作家」，為中共作分化、滲透、顚覆、破壞活動的「民主人士」，其中不少是高級知識分子。結果造成國家的危難，人民的災禍，而他們亦被「批鬥」、「勞改」，個個受到迫害，幾無倖免。這是濫用和亂用知識害人害已的「報應」。而禍猶未已，大陸陷共的悲劇發展成為「連續劇」，中共各帮各派反覆鬥爭地捲入血腥鬥爭漩渦，輕則精神肉體受折磨，重則「人頭落地」。而鬥爭中各帮派的「領導」、「軍師」及重要「黨羽」多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得意時是此一「當權派」的「座上客」，一時神氣十足，一旦「翻案」失意，成為彼一「當權派」的「階下囚」，即被「鬥倒、鬥臭、鬥死」。這是慘痛的歷史教訓，也是現實的一面鏡子。我們由此當可看到濫用、亂用知識的危險可怕，而深思如何善用知識以福國利民。

共體時艱共赴國難

令人興奮的，是復興基地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都注意大陸淪陷悲劇的教訓及再連續演出的情形，而貢獻其知能愛國反共團結奮鬥。誰都知道，復興基地政治民主團結，經濟進步繁榮，文教提高普及，社會安定和諧，這固然是由於軍民團結，共赴奮鬥，大有為政府的正確領導，而居於社會中基地位的知識分子，貢獻知識及技能，扶持正氣，打擊邪惡，鼓舞民心士氣，實有重要的功績。最近美國政府在我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競選熱烈進行之際，竟宣布與中共政權「建交」，而與我斷絕外交關係，廢除信守多年的條約，這種背信棄義的行為，不僅我全民憤慨，且激起了多數美國人士的公憤。此時此際，我大專學校師生、各文教團體、工商各界領袖，都以共體時艱、共赴國難的愛國精神，堅決實踐先總統蔣公遺訓：「處變不驚，莊敬自强」，在大有為政府領導下，加强團結奮鬥，爭取反共復國的最後勝利。一般知識青年，紛紛投書報刊，踴躍簽名，抗議美國政府背信毀約的不義行為，誓為反共復國奮鬥到底。這種高度智慧與愛國熱情結合，充分表明了我各方面的知識分子、在國家危難之際已負起了救國救民的神聖責任，的確是可愛可敬。

必須負起團結反共

只要我們大家都將智慮、才能貢獻給國家，加强全民團結，任何人都不能傷害我們，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我們向反共復國的偉大歷史目標前進。中共也了解此點，因而不向我正面進攻，而多方設計對我進行統戰，分化我上下團結。因此，中共甚至故作鬥爭「緩和」姿態，妄圖欺騙世人。其統戰的主要對象，仍與「三十年代」及抗戰期間一樣，主要的是知識分子。中共深知知識分子對社會大衆具有廣泛而深入的影響力，妄圖加以引誘利用，來為其播毒素，破壞團結，打擊民心士氣。我們深信中華民國各方面的知識分子都能記取歷史教訓，絕不受其蠱惑利用。

但對詭計多端的敵人，大家不僅自己應提高警覺，並當告誡親友及有關的人，注意其統戰活動，以有效的行動粉碎其無所不為的陰謀。為自救救國，也為維護下一代的福祉，免其遭受中共暴政迫害的苦難，我們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必須切實負起團結反共的重大責任。

時事評論

香港的士的大幅加價

徐達文

香港的士的大幅度加價已成定案，並在本文刊出時已實行。這次加價的幅度，幾達百分之一百五十，確是驚人的加價比率，難怪的士商人及的士司機也為此感到意外的驚喜。這種由政府「慷市民之慨」的加價，並非當局獨厚於的士從業人員，也非當局關注於公共交通情況，而是包含着人所共知的目的，這個目的，當然是離不開錢字掛帥。事實上，在這些年來，本港市民在有關方面的這個旗幟的高峯下，早已蒙受加字之苦。只要人們從當局的提高差餉、抬高地價，並因此而掀起地產的炒風、租金的漲風，以致專利事業的加風，就可知道，這些年來，香港通貨膨脹的形成，「香港貨幣貶值」的產生，以及香港經濟危機的隱現，其原因，除了經濟保護主義的打擊，輸出數量的減却，工業成品的衰退，及外貿赤字的出現，以致消費情況的過熱外，也與當局某些經濟措施，有一的關係。而在某種加字政策的影響下，受打擊的，還是百姓的生活。

而的士的加價，對市民有一定的影響，是可以肯定的。當局可能認為的士加價，可以將此變作為「奢侈的享受」，會「迫使」市民改乘公共巴士，以減少道路的擠迫，又可以利用加價為藉口，以制止若干的士司機的拒載乘客，濫收車費及服務不週的情況。但在香港公共巴士仍未完全滿足市民的交通需求，在的士司機仍未絕對保證服務的眞正標準之前，當局這種理由，似乎不是有充分的加價理由的，更何況以香港的實際情況來看，由於生活程度的提高，故的士已逐漸變成市民的代步工具之一，而不再是過份的消費。

無可否認，由於石油加價，工資提高，車價增加等，使到的士業的經營成本有所增加，商人是以謀利為目的，故作適當的加價，以維持合理的利潤，是完全應該的。但問題在於「合理利潤」的標準是怎樣。這才是令人感到興趣的「數字遊戲」。這些年來，有關當局及有關公共企業，總是以「合理利潤」為理由，作為它們大幅度加價的依據。當然，對這個問題，正如對一切問題一樣，由於立場不同，自然有看法的不同，觀點的不同及結論的不同。不過，市民都是受過「現實教育」與「市場研究」的數字教育，他們大都會懂得一加一等於二的加字訣，故對某些經濟學專家、市場學專家及統計學專家，在有關方面邀請下，進行的市場調查、綜合研究、與成本計算，儘管不懂得其中的科學意味與數字推理，但加字訣的數字計算，這都是任何市民所知道的。故電話因「管理問題」與「成本問題」，電力因「燃料問題」與「擴充問題」的加價，雖然被某些數字遊戲所迷惑，但對當局那種一加就加的准許，唯有「加來順受」。

對這種公共事業的加風衝勢下，市民仍在「談加色變」之餘，當局又極為慷慨地准予的士大幅度加價，而加幅之大，既出乎市民，更出乎的士從業人員之外。我們認為，當局這次加價的幅度，似乎大反「數學的推理」與「加價的常理」，故此，並無提供數字的依據，又無作出漸進的累加，而是一加就加，一加就多。這種加法，除了制訂加價與批准加價的權威人士，自有私家車代步，致無「切膚之痛」外，可能包含着某種目的。這個目的，除了如有關方面所說的，是為了提高的士服務水準，一個以物質刺激的服務水準。但從若干跡象看來，似乎有為「地下鐵路」開路之嫌。因為的士加價，會刺激小巴加價，屆時就會「迫使」乘客改搭由當局化了數十億元資金，貢了數十億元債欵，迫了數以萬計市民搬遷的而興建的地下鐵路。與民爭利，與商爭利，到頭來，又是一個利字當頭。為數不少的社會人士與社會輿論，提出這個「理由」，看來，倒有其根據。

既然是利字當頭，難怪的士加價，加得的士商人滿懷高興、加得的士司機大感欣慰。事實也是如此，因為這種加幅，比他們所要求的，所構想的更大更快，這眞是求加得加的最好說明。不過，這種「求加得加」的風氣，一旦形成，於是百業，尤其專利企業，也步的士之後塵，跟的士之尾部，實行乘勢追加，這對廣大市民，又是一件百上加斤苦事。

華國鋒四面楚歌

秦明

毛澤東生前在一九六六年寫給江青的信中會說，他死後，右派要利用他的話得勢，但左派仍會將右派打倒。周恩來也曾在一九七三年十大的政治報告中指出，中共內鬥總是一個傾向掩蓋着另一個傾向的鬥爭。

天安門火藥味濃

毛、周這些預言，上月在北平召開的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不但充分說明了中共邪惡的本質，而且顯示了思想的混亂和路綫的大幅度轉變，使其帮派權力鬥爭中加重了矛盾。

共黨强調此次會議是旨在轉變工作中心，即「基本結束急風暴雨式的羣衆階級鬥爭」，然後「在今年把工作中心轉入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此實為從老毛和文革派十多年來極端共產主義的激烈路綫轉變到以鄧小平為首的復辟派偽裝修正的緩和路綫。

共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揭幕之前，先舉行了包括農村公社、企業和機關主要幹部參加之中央工作會議，這個會議在長達三十五天的激烈鬥爭之中，曾經出現北平天安門大字報風潮，共黨「北京市委」對天安門事件和彭德懷、陶鑄的翻案，最後還是要求美國同意提前發表建交，才使鄧帮派獲得優勢，而開成三中全會，但是在許多問題上，還是暫時妥協，以緩和倒華與鞭毛內鬥升高之局。

窮追猛打文革派

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定評，則是暫時擱置。公報中對於「文革」已肯定是老毛發動的，公報明顯地提出來，「對於文化大革命，應當歷史地、科學地、實事求是地看待它。」但是對於「文化大革命實際過程中發生的缺點出錯」，要在「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但是不應匆忙地進行。」就中共「求同存異」的策略看，這種擱置說明了兩個帮派在這個問題上存有重要矛盾，無法解決。

揭批的羣衆運動要結束，但整肅要繼續進行。全會公報對於此一問題强調，今後「需要嚴格執行各種規章制度和勞動紀律，資產階級派性和無政府主義必須堅決反對」，「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對於違犯黨紀者，不管是什麼人，都要執行紀律」，「我們決不能放鬆同反革命份子和刑事犯罪份子的階級鬥爭，決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為此，共黨在此次全會中特別設置了紀律檢查委員會。

該委員會由新增的共黨副主席陳雲任第一書記，委員一百人，其任務是：「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搞好黨風。」這當然反映十多年來共黨紀律的廢弛和作風的敗壞。其另一重要意義是老幹部的中間派抓住了刀把子，文革派難逃澈底揪鬥的命運。

華國鋒危機四伏

在最近內部權力鬥爭的形勢上，華、汪一帮又是落敗。在公報中華自擱耳光說，他提議「全國報刊宣傳和文藝作品要多歌頌工農兵羣衆，多歌頌黨和老一輩革命家，少宣傳個人。」這和一九七六年十月間解放軍報領頭公開說大力宣傳華國鋒相比較，對華國鋒是一項侮辱。這次全會並且規定上下一律叫「同志」，不叫「官銜」，所有「負責黨員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意見反應「意見」，不叫「指示」，這無異在名義上廢除了華國鋒的「主席」地位，他的話也不再是說了算的「指示」了。公報還强調，「一定要保障黨員在黨內對上級領導直至中央常委提出批評性意見的權利。」公報再三使用「不管是什麼人」，「不允許任何人」，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直至中央常委」等詞句，來暗示華國鋒若犯紀律，也一樣要懲處，當然鄧小平也不例外，但却和華國鋒完全拉平，無須再受華國鋒以「主席」來頤指氣使了。

新起的老幹部派副主席陳雲排名在汪東興之上，且掌握了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一書記的判官大權，而紀律檢查委員會的第二書記鄧穎超，第三書記胡耀邦和常務書記黃克誠也都是文革派的死對頭，他們將對於華、汪一派勢必採取鬥臭鬥垮的報復，當然是可以斷言的了。

內爭不息侈言現代化

中共高階層權力鬥爭，迄仍在進行中，文革餘黨與「解放幹部」間的矛盾未能消除。中共三中全會增選陳雲為「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政治局委員」，另越權「增補」黃克誠等九人為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後，胡耀邦取得「總書記」職位。凡此，自係鄧小平之勝利。但一向為鄧小平所嫉視的文革餘黨，如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倪志福等，並未能從政治局中加以排除。實力軍人南北對峙的局面亦終無改善。華國鋒與鄧小平對於繼續「揭批林彪、四人幫」運動仍存在有嚴重的歧見，因而「三中全會」的決定十分含混；既謂「全會一致同意華國鋒代表中央政治局所提決策，及時的、果斷的結束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運動」，又說「少數地區和部門的運動比較落後，還需要一段時間抓緊進行，不能一刀切。」

不但中共內部的矛盾與鬥爭未能消除，中共統治集團與大陸工農及知識分子的關係，亦至為惡劣，各式各樣的破壞與反抗仍隨時隨地發生。此所以「三中全會公報」承認：「國內現在還存在着極少數（？）敵視和破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絕不能放鬆對他們的階級鬥爭，絕不能削弱無產階級專政」。似此，所謂「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顯然無法形成。

中共所面對的一九七九年將是十分困難與危險的一年。去年大陸十九個省區荒旱，今年三月以後糧食供應即將斷絕，此所以中共除向外大舉購糧外，在其所謂一九七九、一九八〇兩年國民經濟安排中，首即規定要「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儘快搞上去」，並大幅度向農民讓步，企圖刺激農民生產興趣，進而掌握糧食。中共三中全會公報透露：今年向農村徵購糧食的指標，「要繼續穩定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一定五年的基礎上不變，絕對不許購過糧」。又規定糧食統購價格，「自一九七九年夏糧上市時起，提高百分之二十，超過部份，在這個基礎上再加價百分之五十。」問題是，中共一方面為安撫農民而提高糧食收購價格，一方面又「一定要保證城市職工的生活水平不致降，糧食銷價一律不動，羣眾生活必需的其他農產品的銷價，也要堅決保持穩定」。人們實無法巧計，似此在糧食購銷方面所產生的差價，中共將如何支應彌縫，？中共所面臨的農業問題如此嚴重，誠所謂八億人民吃飯的問題急如星火，尚何來餘力，侈言四個現代化？

柳山

我們對中共作戰的本質，原是長期的、總體的戰爭。

中南半島的越式戰爭

最近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訪問泰國。這項訪問非常值得注意，因為此際中南半島情勢正趨緊急之時。毫無問，李光耀在曼谷時，必會與泰國領袖討論越南與高棉之間的衝突情況。

目前，中南半島緊張情勢涉及兩項直接衝突與一項間接對抗：

（一）越南與高棉的邊境戰爭。

（二）越南與中共之間的邊界對峙。

（三）中共與蘇聯之間的間接對抗。

由此可知，中南半島的情勢複雜非常，而它未來的發展可能對東南亞產生嚴重影響。為了越高衝突，李光耀是第三位訪問曼谷的重要政治人物。在他之前，越南總理范文同及中共「副總理」鄧小平曾先後至泰國訪問，企圖爭取曼谷的友誼。

李光耀訪問曼谷的目的，顯然是在取得關於中南半島局勢發展的正確評論，因為這項發展關涉到東南亞國家協會的前途，而新加坡及泰國是該組織的會國。

越南的軍事入侵行為及其對高棉及金邊政權武裝運動的支持，已使人相信河內的確有企圖控制該區域的野心。

據報導，河內已公開支持高棉的「東埔寨救國聯合陣綫」，這個組織是由二萬名高棉難民及不滿份子所組成，他們受越南的召募及武裝，目前已展開對金邊的攻勢。

先前，河內曾不斷主張所謂的「不干涉原則」，而且最近還曾向東南亞國協提出相同的保證。它的公然涉入高棉情勢，無疑自掌耳光，否定了它主張的原則及宣示的保證。

在目前看來，情勢益發顯示，越南有意造成高棉與它產生類似寮國的「特殊關係」。其目的為建立一個共黨控制的「印支聯邦」，以形成整個東南亞地區的主要軍事及政治强權。這是一個長程的野心。

由於此種情勢的惡化，泰國三軍最高統帥乃森已下令駐在泰高邊界的部隊戒備。在河內軍官的指揮及越軍的支援下，「東埔寨救國陣綫」的攻勢很可能會成功地佔領一些地區。

中共對於河內主使下的反金邊政權攻勢會採何種反應，目前尚不清楚。不過，從中共內部的局勢及對金邊所提供的支持看，它大概在目前不會與越南從事一項眞實的戰爭。

從越高衝突的發展及戰牽涉的政權觀察，可以發現，一場「越南戰爭式」的國際性內戰已然展開。（圖為上月越軍俘虜柬軍的士兵）

一知

我們每個人的愛國報國行動，貴在長期持續的努力，在各個不同的崗位上，貢獻出最大的智慧與努力，把本位工作做到完美無缺，即可促成整體的快速進步；整體進步的力量，即是戰勝敵人的保證。同時，還須人人提高警覺，堅定團結反共的立場。能如此，便是最好的愛國行為。

在此外力衝擊的緊要關頭，最最需要的是加強團結和安定，這也是政府和愛國同胞們一致的要求。顯然我們一週來的表現，已經做到了此點，愛國的洪流，已冲刷掉極少數人分化挑撥言詞的污點。不過，我們不容掉以輕心，蔣總統向全國軍民發表談話中會昭告國人：「在這時候，共黨一定更會加緊玩弄它一貫的陰謀詭計，對我復興基地的軍民同胞，進行分化、挑撥、顛覆等種種惡毒手段。

所以除了政府將隨時隨地揭發和擊破其一切詭謀外，切望大家一致提高警覺，決不中其圈套。」我們要愛國，就要加強團結維護安定，要團結安定，就要提高警覺對付分化挑撥，不但要自己不中其詭謀圈套，更要積極的舉發，使大家皆不致受其愚弄蠱惑。

中共顛覆的陰謀，慣用的伎倆是先達甲倒乙，再除掉甲，從其敵人內部打敗敵人。我大陸淪陷和越南淪亡的教訓，斑斑可考，如出一轍。當甲被愚弄被利用的期間，往往以「爭民主」、「爭自由」偽裝的前進姿態出現，並慣以最刺激情感的言詞來分化離間，使內部糾紛擾攘，不可終日，人心渙散，無力自保，及至共產勢力顛覆得手，那些曾被利用的工具，亦迅即同歸灰滅，此等悲劇人物，盡人皆知，不勝枚舉。我們為防微杜漸，在爭生存決生死的此時此際，必須按照愛國同胞的一致意願，堅決維護團結和安定，不容再有分化挑撥非法言論的散播。

立法院日前開會時，曾有多位委員就此提出質詢，認為不容再事姑息。

行政院孫院長於答復時堅決表示，政府今後仍本憲法規定，推行民主憲政，嚴重法治，保障人權，但對傷害基本國策動搖國本的言行，定當依法嚴予處分。

我們完全贊同孫院長的堅定表示，相信全體愛國的軍民同胞，亦必一致支持。情願會受蠱惑愚弄或被個人利害恩怨矇蔽的極少數人，認清國家當前的處境和全國同胞的共同意志，而能迷途知返，尤盼我學術文化界人士，率先倡導，以淨化強我們的陣容，加強團結，嚴防共黨分化挑撥的言行。

嚴防共黨分化挑撥

余秋人

五月中旬應我故總統蔣公之邀，特乘專機專誠前來我中華民國復興基地的台灣作為期四天的正式訪問，與我故總統蔣公建立了誠篤深厚的個人友誼，從而也奠定了中沙兩國以及人民間以道義為基礎的堅固關係與友誼，經數年來雙方不斷的努力推展，現在已進入了全面廣泛的科技合作的新境界，這段珍貴的史實，國人諒都知道得很清楚，記憶猶新！

一九七一年是我國被迫飲恨退出聯合國的一年，費瑟國王的來訪是在是年五月，而我退出聯合國是當年的十月，在時間上僅有五個月之差。費瑟國王早已知悉那年聯合國大會中排我納共案的結果，由於美國態度的曖昧，意存妥協而於我非常不利，但他除了下令沙外交部全力支持我代表權外，特地親自來華訪問，以示安慰，這種誠摯的友誼，放眼今日「人情冷暖」的世界，可說是「絕無僅有」，近乎「奇談」的「義舉」！

當時筆者非常榮幸地奉命擔任這兩位中沙偉大領袖的阿語傳譯，四天內所有各項正式儀式及秘密會談都有幸參與，固引為終身殊榮，而其中最感人而迄今未曾公佈的一幕是：當費瑟國王離華時，故總統蔣公曾親往松山軍用機場送行，在官式歡送儀節完畢後，故總統蔣公親自陪同費瑟國王步向專機扶梯前握手告別，互道珍重之後，費瑟國王在舉步登梯的一剎那，忽又止步返身折回，走向故總統蔣公面前，以低沉而堅決的語氣對蔣公說：「總統閣下，請您放心，今後世局的演變甚至到了美國都承認中共偽政權的時候，我們沙地阿拉伯王國的立場絕不改變，仍將繼續承認貴國政府為唯一合法的政府，繼續維持邦交，加強合作。」故總統蔣公聽完這段話之後，除表示感謝外，於與費瑟國王再度握手告別之時，顯有無限感動之情，盡在不言中。筆者當時親臨其境，親口傳譯，當時幾乎感動得流淚！世界上如真有所謂「肝胆相照」的故事，我總算親眼看到了！當時在場能夠聽到這段話的人，據我的回憶，恐怕只有當時總統府秘書長張岳公及當時的外交部長周書楷大使而已！

這段感人肺腑的名言，當時只是一種假定推測而已，而費瑟國王卻早已料到美國態度的不可靠，而願先為我故總統蔣公表示其關切之意。及今思之，除了顯示其對我關懷之真誠外，更見費瑟國王慮事之遠；判斷之確，七年前之預測，如今果不幸而言中！一方面使我們對這位誠摯偉大的領袖友人無限之追思與感念，同時不禁為當今美國朝野，因卡達政府所造成的歷史大錯，而感到痛心與悲哀！

沙地阿拉伯故王遠見

定中明

欲把一千七百萬同胞推往火坑
妄言台獨就是背叛國家民族

陳祖華

在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期間，少部分候選人的競選言論，表現出相當濃厚的「台獨」色彩；美國中共宣布建交之後，有若干不明事理的人言辭之間，似乎認為台灣如果獨立，即可阻止中共侵台，可以保鄉保家；而在另一方面，在海外若干地方，有一小撮野心份子為了自己的政治野心，甘作中共鷹犬，倡言「台獨」，冀圖為中共「從台灣內部進攻台灣」，「從台灣內部顛覆台灣」，從而轉到其「以台灣分化台灣，最後赤化台灣」的陰謀鋪路、不管那一種意識型態的台獨思想，都是走不通的死衚衕，並將貽害世代子孫。

蔣主席的嚴正宣告

中國國民黨蔣主席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十一屆三中全會講話時嚴正地指出：「大陸是我們的領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台灣當然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凡是妄言台灣獨立的，就是背叛與出賣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我們絕不容許這種思想、組織和行動，絲毫存在於復興基地。」蔣主席這一段談話，對於那些事理不明，妄言台灣獨立的人來說，無異是當頭棒喝。

所謂台灣獨立，其主要陰謀是企圖將台灣脫離中華民國的主權而「獨立」，主張廢棄中華民國的憲法和國號，以為如此台灣就可以重回聯合國，爭取與國，拓展貿易，而中共也就不會再來攻擊台灣。然則事實眞相如何呢？

根據有關方面搜集的資料指出，自六十五年中共統戰份子撰成「社會主義台獨的理論」小冊子後，接着「台獨聯盟」亦編印了「台灣人民獨立自救手冊」，同時並通過了「行動綱領」，公然宣示：「唯有馬克斯、列寧主義為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路綫，才能達成台灣獨立的目的。」並且叫囂要「聯合各地馬、列主義信徒，進行台灣人民自求解放運動。」這幾段文字，已充分顯示所謂「台獨」，乃是中共赤化台灣的陰謀詭計，是共匪對台統戰的戰畧運用，可怕而且可恨。

台獨被中共利用的事實

中共對於所謂「台灣問題」，從沒有放鬆過，最近這段期間，它似乎表現了若干低姿態，例如鄧小平說，台灣如果和大陸統一，仍然可以過現在高水準的生活，採取現在的政治體系，頗能引起若干外國人士的幻想。

其實這是中共慣用的統戰手法，誰要是輕信他的話，誰就會吃苦頭，我們與中共鬥爭的經驗中，這類慘痛教訓眞是不勝枚舉，所以我們對於他的狐狸尾巴看得特別清楚。

另外，據敵後消息，中共於一九七六年積極推展中共國務院下「對台辦公室」的工作，並成立了「台獨促進會」，全力透過國際共產同路人，使台獨死灰復燃，來破壞腐蝕自由中國內部的反共團結，這又為台獨乃是中共意圖用政治的手法顚覆我們的陰謀，找到另一個證據。

中共「解放台灣」的妄想無日或懈，要「解放台灣」最直截了當的方式當然是軍事進犯。但是無論是中共的經濟力量或者軍事力量，都不具備武裝犯台的能力，此可由國外研究機構公開發表的研究報告上看得非常淸楚。旣然武裝犯台為不可能，於是乃施其一貫的伎倆，也就是要在另一個看不見的戰場上，在我內部展開攻勢，進行政治瓦解策畧。

前面提到的「台獨聯盟」編印的「台灣人民獨立自救手册」固然一看就知道所謂台獨就是要使台灣淪入共黨手中，使一千七百萬人民過着非人生活的代名詞，就是從另一方面看，亦可了解「台灣獨立」本身就是行不通的，那不是要解救一千七百萬人民，而是要把一千七百萬人往火坑裏推，也無異滅絕了大陸上八億同胞對於爭取自由爭取人權的希望的火種，其用心是何等殘酷惡毒！

台獨兩種荒謬的說法

台獨份子之所以倡言「台灣獨立」，從反面來說，也就是妄指現在台灣不

獨立。事實上，這是惡意的誣衊。中華民國雖然退居台灣，但是推行民主法治的決心為全民所共睹，而經濟上的繁榮，民生樂利，更被認為是世界性的奇蹟，所謂台灣未能獨立之說，眞不知何所云爾。

搞「台灣獨立」的人有兩種似是而非，稍加思考就完全站不住脚的說法，其一是說台灣文化不是中國文化，其一是台灣的法律地位未定，由於有這兩種說法，於是他們就沾沾自喜地認為替「台灣獨立」找到了理論上的基礎。其實，完全不是那麽一回事。

首先，台灣人來自中國大陸，乃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無論是姓氏，或者風俗習慣，文學藝術與大陸的完全相同，一脉相傳，毫無差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誰也不能否認，台灣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並不因為台灣海峽而能任意加以割裂的，由此一端即可了解，台灣在文化上，不能脫離中國而獨立。

再就台灣的法律地位而論。我們不必在台灣的地緣上和台灣的古遠的歷史上去找事例證明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只要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中華民國光復台澎，並將台灣劃為全國行省之一，在國際上從無任何一個國家提出任何異議一點來看，台灣是中華民國的國土，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一個行政區域，是不容任何人置疑的。

當然，當中國大陸淪入鐵幕之後，在國際局勢緊張的狀態下，由於戰爭的原因，由於國際間的利害關係，曾經有一兩個人，對整個太平洋的安全，提出過意見，但是，那些意見，不是就法律地位上說的，也不是就國家主權上說的，事實上，廿多年來，除了那些想搞台灣獨立的人以外，國際間已沒有人再提台灣法律地位的問題了，因為世人都知道，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大陸是我們的領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台灣當然是中華民國的領土，殆無疑義。

兩種心態無法自我辯解

再以台灣本身來說，清廷在甲午戰爭失敗後，將台灣澎湖割讓給日本，一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光復，在這一段漫長的歲月中，台灣同胞反抗日本軍閥，反抗異族統治的可歌可泣事蹟，眞是不絕如縷，而且前仆後繼的。就拿大家最熟悉的噍吧哖事件來說，在台省從北到南，廣受株連，他們起義的目的何在？是復歸「唐山」，是歸向自己的祖國，這一段血淚的歷史，應可對所謂台灣法律地位未定論者一個很好的答覆。

由以上的說明中，大體上可以了解，現在搞台獨的人，可以分成兩種心態，一種是自認為是「愛國的」，「愛鄉土的」，是想藉此下策避免中共「血洗台灣」；另一種則是甘做中共的鷹犬，為其「解放台灣」作開路先鋒。後一種人乃是公然叛國，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已殆無疑問，至於前一種人的那種心態又如何呢？

由於政府近卅年來在台灣地區全力建設的結果，台灣的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富足，大家更能體驗到自由民主之可貴，為了自己的前途，誰也不願意過中國大陸那種痛苦而悲慘的日子，因此，很自然地就要保住台灣這塊地方，作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

由於這種心理，他們就產生了恐共的心理，過份的看重中共的軍事力量，相對地對我們自己的力量沒有信心，因而就發展出台灣獨立的思想，認為一旦台灣獨立，就可以獲得國際的庇佑，中共不敢犯台。這乃是他們自認為「愛國」，「愛鄉土」的一種自我辯解。

也許，他們提倡「台灣獨立」是出於「愛國」，「愛鄉土」的心意，但是，方式錯了，而且不明事理。

傀儡組織史無成功前例

從近代中國歷史上看，由於這種心理而衍生的種種形式的組織，有好幾個，例如在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過程中，在東北曾經出現過偽滿洲國，也出現過內蒙的傀儡組織，在北平，在南京，也有類似的組織，但是曾幾何時，這些自命為愛國、保土的人物落到如何的下場呢？不但受到國人的責罵，也不見容於其主子，因為他們祇是一個工具，一塊敲門磚而已，目的達成以後，還不是一脚踢開？斑斑史蹟，是何等怵目驚心，這些人自命為「愛國」、「愛鄉土」的結末，適足以害家國，害鄉土，從來沒有可以自保，或者成功的例子。

再就中共侵略的本質看，中共會放棄對台的野心嗎？中共會承認所謂「台灣獨立」嗎？國際上的野心份子會因為台灣利益的維護而在中共侵台的戰爭中流血嗎？答案當然都是否定的，那麽，台獨份子之所謂「愛國」、「愛鄉土」豈非完全不切實際？

台灣之所以成為堅強的堡壘，是由於一千七百萬軍民的自立自強，是由於在艱苦奮鬥中得來的繁榮與富足，是由於我們有中心思想，有中心目標，是由於我們看得遠，看得廣，看得透澈，這些就是中共所最感畏懼的，祇要我們大家繼續堅持這種思想，這一目標，中共就不敢犯我，中共之野心就一日不能得逞，正因為如此，所以中共才千方百計地要以迂迴的方式，以其慣用的統戰技倆，妄圖達成其目的，有台獨想法的人縱然不是共產黨，却做出了令中共稱心滿意，令一千七百萬自由人感到痛心疾首的事，何其愚昧，何其荒謬。

豈容野心份子出賣我們

總之，當此時刻，再將在台灣同舟共濟，生死同命的一千七百萬同胞，再作所謂「本省人、外省人」的劃分，實在是很幼稚，很危險，也很無聊的。而所謂將台灣與中國分裂，形成所謂「台獨」，認為中共便不能侵略等等說法，要不是對中共「一定要解放台灣」陰謀的無知，對於國際形勢的愚昧，對於台灣當前所以能保持自由與安全道理故意迴避；便是有心玩弄愚民手法，以國家的存亡，一千七百萬同胞的安危為代價，來攫取個人私利，不僅可恥，而且可恨，祇恐怕這些人最後自己也保不住，最先變成了中共的祭品。

經歷磨練的人才

盧幹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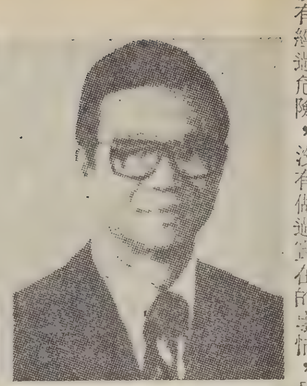
過去選拔人才，注重「青年才俊」，結果缺乏經驗，難當大任，現在選人，則是經歷磨煉，久經考驗的人，丁懋時、宋楚瑜是此中的表表者。

為了積極展開外交新局，行政院會昨天決定了兩項重要人事案，可以看出我國今後外交工作方向，並會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

同時，這項人事調整，也可以看出，政府在用人方面，也有了重大改進，值得國人感到欣慰。

以往用人方面，給人的直覺，免難會有兩個偏差，要不就是按部就班，缺乏彈性，使有才能者難以發揮；要不就是不次拔擢「青年才俊」而缺乏臨場的把握。

現在的用人，是非常時期的用人法；是將人才置於非常之地，觀察他、試煉他，如果確屬人才，馬上就重用他，讓他担任重責大任，發揮非常之才這正是符合了先總統蔣公所說的：「人材的問題，沒有經過危險，沒有做過實在的事情，是不容易看得出來的。」



左為宋楚瑜、右為丁懋時

新聞局長丁懋時的回任外交工作，以及新聞局副局長宋楚瑜的升代局長，就是一些明顯例證。

現任新聞局長丁懋時，是一位進入外交仕途很早，在外交工作上早就卓有表現的外交官，他出身於新聞界，由於才學俱優，精通法語，做事踏實盡責，被「非洲先生」楊西崑賞識，轉任外交工作，曾歷任幾個非洲國家大使，並曾任外交部非洲司長。他是和芮正皋等我國楊西崑以下的少數傑出的法語外交家。

在新聞局長任內，他表現出是一位持重有當的官員，而且是默默努力不求人知。他的工作，本是大衆的風頭人物，但他有極高的內涵，總是隱藏自己。

在週前舉行的中美外交談判中，他就扮演了一個有力的幕後英雄角色，動員專家學者為談判代表準備資料並備諮詢顧問，而他動員的第一個法學專家就是他的令弟丁懋松。丁懋松年輕冷靜，反應快，代表團一致反應：他帮了不少忙。

無論在外交部或在新聞局，丁懋時態度謙和，彬彬有禮，昨天中午報導出他重回「娘家」的新聞，外交部同仁都很高興。

現在丁懋時回任外交部工作，正如同前局長錢復一樣，是在外交部回到外交部担任常次，說明外交工作今後努力的方向與性質。以丁懋時在外交、新聞兩方面的經驗歷練，咸信必可發揮長才有所獻替。此，丁懋時回外交部，又表示了我國，今後將更重視法語國家的外交。

現年僅僅三十七歲的新聞局副局長宋楚瑜，升代新聞局長，幾乎已是勢所必然的事，因為，在這次中美談判中，他表現了冷靜、沉着、敏銳的大將之風，他的脫穎而出，正是政府用新方法拔擢新人的例證。據瞭解：中美宣佈斷交前夕及中美談判期間，以其個人的智慧，正確的判斷，在歷時性的時刻，對於國家作了極大的貢獻。

宋楚瑜是一位溫文爾雅而又直接令人感到很純誠、有涵養的人物，他在電視上報告蔣總統的「對美外交五原則」時，給了觀衆極為深刻的印象，並且油然產生信心。

担任副局長期間，他一天在辦公室吃兩個便當是常事，工作到晚間九、十點鐘是很平常的事，有時看國際宣傳影片，有時選幻燈片印對外宣傳書刊。為了使宣傳品提高水準，他搜集了世界各國最好的政府出版物比較分析參考，然後設計改進我們自己的，達到一流水準。

他是一個事親至孝的人，其尊翁已故名將宋達臥病期間，他侍疾甚勤。平常他不喜歡參加應酬，如果晚上不留在辦公室，他總是回家陪母親共進晚餐。為了對母親盡孝道，最近宋楚瑜在公餘之暇，寫了一本「如何寫學術論文」，作為他的母親六一華誕的賀禮。

據外交界的人士判斷，由於錢復次長對中美關係以及對美國各方面的深入瞭解，在目前的談判和未來推展中美外交方面的重責大任，幾乎必須落在錢復肩上。因此他可能要奉派長駐美國，以其耶魯出身，為國家展示新貌。楊次長西崑也是駐美的理想人選，這樣，錢、丁二次長，帮助蔣部長也是極理想的搭配。

外交部的編制，原有一政次兩常次，但其中一位外放或調其他職務，亦會空懸，因此，在目前楊次長西崑在美指揮，而錢次長亦積極忙於準備第二回合談判並可能即將率團赴美之時，增派一位像丁懋時這樣妥適有力的次長，確實必須而切合時機需要。丁懋時任外部常次，應能使氣象一新的外交部，更增加了一份穩健力。

從目前的人事安排，及客觀的情勢來看，今後我國外交工作，大致已可看出一個相當明顯的架構：今後新聞局和外交部，將會更密切的配合，進行一種强而有力的外交戰鬥，以開展一個非常的新局面。

世界大都市正在衰亡中

李凱詩譯

世界上的大城市止在衰亡。它們的繼起者都將在艱苦掙扎的第三世界中。

倫敦、紐約、羅馬、巴黎這些在今年仍然是世界地圖上的大城，本世紀末時，除了觀光客和一些目睹它們昔日風雲的老年人之外，對世人而言，它將不再重要。

在未來一年將取代它們的城市大多都在第三世界中，以目前的增加速率看來，到西元二千年將會有十個人口超過一千萬的城市出現。

一份合衆國際社的調查顯示，這些城市都不會在美國，也不會在法國和英國。

國際勞工組織預測，到本世紀末時，墨西哥市將以三千二百萬的人口數成為世界第一大城，緊隨其後的是巴西第一大城二千六百萬人口的聖保羅市，它目前已受到不可想像的貧困，窒息生存的污染和工業不景氣的痛苦折磨。

一種興盛和衰敗的結果正地發生之中。上一個世紀中統領整個世界的大城市，因為缺少工作、金錢和犯罪的氾濫而正在失去它們的資產——居民。

而一些新興臨的却正是相反的問題，令人吃驚的人口由週圍市鎮和鄉間大量的湧入。我們應付污染、失業、過份擁擠和通貨膨脹的能力，將決定二十一世紀的城市生活是大同之世還是難以度日。

國際勞工組織負責編輯這份報告的哈諾貝說，「對城市來說應該有一個飽和點。」

「為了第三世界中一些還繼續在擴展與發展中城市經濟和政治上的利益，保證了對於包括失業在內的一些最緊急的問題，至少將可找到部分的解決方法。

「但是，除非建造必需基本設施的計劃已經設計好，而且大量地開始進行，第三世界的大城市將由於不適用的道路系統，不能解決的交通阻塞，不良的城市服務，排水不佳和其他基本設施缺乏的原因，而受到都市窒息的威脅。」

紐約

紐約市和它擴大的市郊有一千六百萬人口，是世界上繼東京之後的第二大城，但是最近調查顯示出一項穩定的人口減少，這是整個東北美國的一種現象。

一九七五年的財政危機乎使這個城市破產，面對市府服務和教育費用的嚴苛縮減，也加速了中產階級的遷離。

長期都市計專家也指出，到西元二千年，紐約這個長久以來一直是全國第一大的城市，可能祇會在休士頓、洛杉磯和芝加哥之後，名列第三或第四位。

倫敦

訪問了三百名都市計劃發表對未來看法後，泰晤士電視台的約翰愛德伍說，「倫敦是一個在衰亡的城市。」

「十年以前它完全是一個生氣勃勃的世界大都市，但是今天雖然對觀光客來說，它看起來還是一樣，實際它已是個完全不同的城市了。」

由二次大戰前夕尖峯的八百五十萬人，今天它的人口已落至七百萬，而且將在二千年降到六百萬人。在過去十年中有五十萬個工廠工作喪失了，而人口遷出量仍在快速增加。

這種命運是怎麼降到這個城市上的？這個一度是大英帝國的中心。

答案是大英帝國本身早已不存在了。英國從戰後就已經長期而全面的受到衰退之苦，它經濟的情況已被嚴重損壞。

愛德華伍世無可奈何地結論說，「倫敦可能不值得討論二十五年的時間。」

巴黎

不論值得與否，人們將會經常談論巴黎。

這個燈光之城曾經一度輝煌，但今天仍然燈火燦爛。

美國文學家海明威和作家瑟伯爾流蕩過的古舊藝術家區，現在躺在新蒙特帕那西塔的陰影之中，通過在香榭雪麗樹大道末端凱旋門的拱門，國防大厦矗立於天空之中。

一如紐約惡名昭彰的地下鐵，巴黎都市交通系統也充滿了危險，狗屎狗尿在馬路邊到處都是。

這種情況並不因經常而持久的垃圾工人和清道夫罷工而更糟，這是一種看起來是這個世代中大城市的生活的景況。

羅馬

一如古代圓形劇場和其他古跡的消失在塵土中，羅馬是一個存在的邋氣之城。

它的人口預計在本世紀末將會加倍，但是問起一位近日搬入搬出居民，他說，「他們要住在那裏？」

過度的擁擠由於仍然在上昇的百分之三十四的失業率而更加複雜，犯罪的恐怖也遍及污穢的貧民窟到羅馬大學的校園之中，二十萬學生在僅夠二萬人的空間中求學。

在一些提議中認為，一項新城市再設計劃可以解決許多的問題。

他們關心「錢在那裏？」羅馬市政赤字大約是美金五十八億元，這是使紐約掉入財政恐慌的好幾倍之多。

對羅馬可敬的政治家諷刺，一名羅馬人說，「永恆之城不會死亡，它祇是蹣跚而行。」

墨西哥

已經像一個無法控制的癌症，二十年歷史的墨西哥市將有三千二百萬居民而成為世界最大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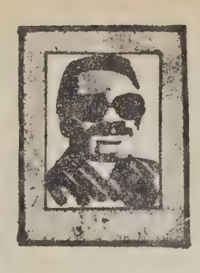
一度被描述在一條塵土飛揚的街道上有一排載着寬邊墨西哥式帽子的當地人的混亂城市，墨西哥市是一個擁擠，而且被一千三百二十萬人口所擁有的一百五十萬輛車子所排廢氣污染了的城市。水的供應，工作機會和教育設施都很缺乏。

聯合國社會學家路易士傻力可看到摧毀墨西哥市的都市問題諷刺性。他說，問題的來源是來自鄉下。

尙之信橫暴嗜殺

胡蘅之





古歷史上的王侯將相，殘暴嗜殺者甚多，但其中最莫名其妙的莫過於於清初平南王尙之信。這可從清廷所公佈他的罪狀看出：「尙之信初留京師，尙主公，性橫暴，酗酒嗜殺，所爲多不道，每深宵靜夜，無以解醒，即以佩刀刺殺其侍姬；雖甚寵愛亦不可惜。喜畜犬，築居設監，出必塞途，居民避匿，嘗怒一監，命左右割肉啖犬，肉盡乃止，其父尙可喜宮監傳命至，之信見其腹大，以爲腹中必有奇寶，即取刃剖其腹而視之，其凶暴類如此！乃賜死，人猶以爲恨云。」

從吳三桂叛逼死老父

按尙之信，平南王尙可喜長子，漢軍鑲藍族人，年十九被遣入侍，淸順治念可喜功多，授之信秩與公爵同。康熙十年赴廣東佐理軍事，之信別營新宅以居。十二年可喜欲歸老遼東，請以之信襲封留鎭，部議藩臣無乞休子襲之例，令撤藩偕歸。適吳三桂反，可喜奉詔留鎭，遣次子之孝討叛賊劉進忠於潮州，奏請以之孝襲封，詔可喜如舊理事，俟賊平以之孝襲，旋升可喜爲平南親王，之孝平南大將軍，命之信以討寇將軍協謀征剿。不久，高州總兵祖澤附淸吳三桂以叛，引廣西叛逆馬雄、郭義及三桂所遣將領董重民、李廷棟、王洪勳等，遂陷廣東郡道，海盜鄭錦派人萬里助劉進忠進犯，尙之孝戰敗，退駐惠州。

康熙十五年可喜臥病，尙之信代理，吳三桂誘其藩屬從逆，水師副將趙天元，總兵孫楷宗相繼句，之信遂降。三桂遣心腹環守可喜藩府，並殺金光以徇。之信遂授僞職招討使大將軍，輔德公與海盜議和，奪弟之孝兵柄，使閒居廣州。三桂要求之信出庾嶺以抗大軍，之信賄以庫金十萬両乃已；可喜自縊死，三桂以輔德親王爲僞職與之信。之信馬上遣使赴江西通欵大軍，密疏願立功贖罪。旋獲廷諭：「爾父航海歸誠，功猷茂著，自吳逆叛亂以來，益矢忠藎，故特封爲親王，授爾爲討寇將軍。正期克奮勉詈，掃除叛逆，不圖粵省變亂，道路梗阻，今覽爾密奏，稱父子世受國恩，斷不敢懷異志，願立功贖罪，來迎大師。朕知爾父子不忘報國，念篤忠貞，因倉猝變亂，朕心深爲憫惻，已往之罪，槪行赦免。……」

康熙十六年，之信請派大軍速入廣東。當時吳三桂以董重民爲粵督總踞肇慶。初起，廣西耑戶謝厥扶，在趙天元未叛時，先以戰船數百附馬雄誘天元稱叛；至是，三桂令厥扶統轄水師，加僞職定海將軍，與重民合拒大軍。之信密約重民所部兵令以缺糧譟乘閒擒重民，邀擊厥扶，敗遁入海。之信遣副都統尙之瑛率兵迎大軍駐韶關，疏陳「闔屬歸正」；並說：「藩下總兵僞授勉翼將軍王國棟、長史僞授總兵李天植等贊襄有功。」併得旨嘉奬，下部議叙：之信襲封平南親王，王國棟等各復的職。

反覆無常受清廷譴責

淸廷復諭尙之信：「今據時勢，剿賊吳三桂，甚爲緊要，亟宜派兵速進，討此賊兵聚長沙，掘壕立樁，僅可支持旦夕，誠使諸路進兵，彼安能隨處備設樁壕以相抗？其滅亡可翹足而待矣。」旋之信遣使入貢，諭曰：「昔爾先人在時，貢獻方物，靡不竭誠，二年以來，粵東多變……今王克承先志，恢復粵東，使人遠來貢獻，良屬可嘉。……」

同年秋，三桂從孫吳世琮踞桂林，之令遣總兵尙從志以兵三千隨巡撫傅宏烈進征。宏烈擊敗趙天元復梧州、潯州、窺取平樂、桂林。廷詔之信由韶關進取宜章、郴州、永州。之信疏言：「粵東土賊尙多，潮、惠人心未定，臣宜留鎭省城。得旨派將軍瑪哈達賚塔統兵同進潮州，劉進忠等知已歸順，海寇敗逃。之信又以土寇爲辭，不離省城，倘叛黨各路來犯，不僅廣西難復，楚賊難滅，即廣東亦難保呢！當時鎭南將軍莽依圖擊敗僞將軍胡國柱、馬寶等於韶州，因之信未具舟艦，師行濡滯，致總督金光祖由潯州進征世琮不勝。」諭責尙之信：「金光祖不守梧州，輕進失利，猶幸梧州無虞，萬一梧州失利，則進取三桂大軍，從軍亦阻，前調將軍莽依圖等速赴厥州，王不亟發船，致誤軍行，不可謂非王失機也。梧州乃兩廣接壤要地，其速遣精兵駐守。」

十八年自湖南入廣西，趙天元降，之信疏言：「前民粵東之變，起自江門，江門水師之叛，倡於趙天元，請明正其罪，詔即誅之。時世琮寇侵南寧，之信既次橫州（寧浦），駐韶封，旋又退還廣州，自陳患痔日劇，有事醫療，並派總兵時應運卒兵前往，莽依圖已敗世琮，將進征桂林，留應運駐守南寧，叛黨范齊、韓孟明等，竄踞武宣，之信疏陳海寇宜防，未能西剿，下復諭追擊。

杖斃孫楷琮鞭張永祥

康熙十九年三月，尚之信乃率兵西剿。起初，他既襲王爵，而以其弟之孝的握兵權爲嫌。不欲之孝留居廣州奏請召他赴京師。之孝旋而自請募兵三千人爲清廷效力，並得旨赴江西剿賊，同時，平南王的藩屬，也多數苦於尚之信的殘暴，而大家都對尚之孝有所懷念，因此，尚之信對其藩屬更爲猜忌！加以之信素來嗜酒，醉則易於發怒，怒輒執佩刀亂刺亂擊；又喜好以鳴鏑射人，如叛將孫楷琮歸順以後，淸廷曾有其罪，可是，尚之信却將他杖斃！其護衛張永祥，曾替他送疏至京，召對時承優旨以總兵擢用，之信則從中阻抑，並屢辱以鞭箠。

又以護衛張士選語忤，用鳴鏑射他，大家抱不平！王國棟時爲藩下部統，與副都統尚之璋，總兵林天祚等都憤形於色，巡撫金儁察其情，疏請諭趣之信西剿，留國棟之璋等守廣州。

不久之信赴武宣、永祥、士選聯名奏他「跋扈怨望，弗願剿賊，縻兵餉擅殺人諸罪狀，上命刑部侍郎，宜昌阿玉巡視海疆赴潮州，傳諭將軍賚塔移師廣州綏輯藩屬。先傳諭王國棟等如能執尚之信，許便宜行事」；並以罪不株連，宜諭藩屬。四月宜昌阿玉廣州，國棟與金儁密議遣藩下兵以參領李文科率往。總督金光祖、提督折爾肯遣總兵班際盛協擒之信，金儁上疏：

總督撫巡奏誅尚之信

「自滇黔叛亂以來，兵民殞於鏑鋒，財賦竭於軍需，皇上夙夜焦勞，於今七載。吳三桂固爲亂首，而尚之信實爲亂源，何以？之信兇殘暴虐，賦性豺狼，其父可喜深慮其包藏禍心，戕害諸弟，因有移歸遼東之請。吳三桂即藉撤藩倡亂，耿精忠效之，群逆蜂起，皆之信啓其端也。可喜慮其擁兵速禍，故請以次子之孝改襲，使之信稍有人心，當必悔罪效忠。顧乃倚賊糾變，梟斬鴻臚寺卿金光，投順三桂，冀爲僞王，以逞驕志，及三桂與以輔德公僞敕册印，又遣馬雄屯三水索助餉銀十萬両，始頹然氣沮，復謀歸心，天恩待以不死，俾襲父爵，宜撫心知愧，奮志圖功，乃不赴韶州征剿，不救永興危急，抗違詔令，養賊隣封；且以有罪之孫楷琮擅以杖斃，目中尚有三尺法乎！臣猶憶十七年九月公讌，之信語督臣金光祖云：『上欲我出兵，乃不與我一黃頂帶。』翌日復議，怒責鹽驛道僉事李儁棟云：『爾甫來此，事事與我違拗，我一刀砍爾，上亦無奈我何』？昨歲七月讌罷，私語臣曰：『非我歸心，爾安得至廣東？凡事當順從我，不獨吳三桂能殺巡撫朱國治也！』臣正色叱之，乃以醉自解，其狂悖無忌憚如此！

「耿精心歸正後，即遣子入侍，之信三子皆年長有室，臣謂入侍不容緩，之信曰：『天下未定，豈宜令孩童遠行，是則異志猶存，叛心未已，如見肺肝矣！至於兵無實額，餉多虛冒，致海賊肆擾，又其詒誤封疆也。臣蒞粵兩載，具知其父積有功勞，諸弟亦小心奉法，惟之信悖逆亂常，滅絕天理，察其近習，左右俱義憤不平。因密約都統王國棟等共酌時機，之信旦夕就擒，乞敕議正法以戒。」

王國棟亦上疏自述其與金儁、尚之璋、寧天祚同心密謀狀，復代之信母舒氏胡氏上疏云：

「逆子尚之信怙惡不悛，酗酒肆暴，殺害養良，淩虐官吏，甚至奉命出師，頓兵不進，私回東省，遲誤軍機，不臣之心久萌，謀逆之變可慮！恐禍延宗祀，不禁飲泣寒心！密令都統王國棟等選員擒之，請旨正法，並收禁其妻耿氏，子崇溢。乞聖慈垂念先臣忠藎，改令一子襲爵。……」

武宣就逮賜死於廣州

當時，因武宣新復，屯兵城外，之信入城以踞，金光祖等從王國棟檄令兵圍城，以張永祥、張士選等首告罪欵，有逮向旨宣示之信；之信就逮，解還廣州，上疏辯謂：「永祥、士選以責懲私怨揑欵誣陷諸疏。」並下廷議，議削之信爵，逮至京鞫訊。時藩兵八千在廣西，有謠傳進征雲南，即分實戍守的，多數惶懼逃歸，命宜昌阿與賚塔慰遣西征，並宣諭云：

「前尚之信爲屬員張求祥等首諸不法事，朕欲明其虛實，故令來京，非以所言皆實，必欲治以法也。平南藩下官兵，本朝豢養四十餘年，世受國恩，最爲深厚，初無欲行解散之心，宜釋去嫌疑，各保身家妻子，以副朕恩養保全之意。……」

同年七月，宜昌阿將解之信起行，藩下長吏李天植以發難由王國棟，約於之信母及其弟副都統之節、之璜、之瑛，誘國棟議事，伏兵殺他，將軍賚塔率旅收捕上述三人，考問同謀者，自副都統至校卒共百餘人，李天植自服造謀，尚之信則辯不知。護衛田世雄頂證他欲殺國棟，使告天植。馳奏法司核議：「尚之信與之節、之瑛、之璜、天植凡同謀者，依律擬斬籍沒。之信母舒氏胡氏怨國棟代訴之信謀逆，應坐同謀。之孝、之璋及諸幼弟雖不同謀，應革職枷責」。

得旨「平南王尚可喜航海歸城，效力行間，久鎭粵東，著有勞績，及吳逆叛反，堅守臣節，不肯從劣，爲逆子尚之信所迫，憤恨殞命，朕每念及，深爲憫惻，其妻舒氏胡氏從寬免死，並免籍沒。尚之節、之璜、之瑛革副都統，與李天植等俱即處斬，應籍貲財，留充廣東兵餉。尚之信不忠不孝，罪大惡極，本當如議處斬，念其曾授親王，姑從寬賜死。」

同年九月，之信賜死廣州，永祥、士選優叙擢用，且復傳諭「尚之信雖犯法，其妻子不可淩辱，應遣人護送還京。向聞廣東有大市小市之利，經藩下人覇佔，詳察屬實，仍歸民間。其藩下所收私稅，每歲不下數百萬，當盡充國賦以佐軍需。……」旋命改隸達下十五佐領於漢軍駐廣東，別設將軍副都統加以統轄；尚之信親屬俱歸旗。

台灣研製水翼導彈快艇

陳金耀

關於水翼軍艦研究的發展過程，各國都有它的一段摸索和實驗過程。目前較受注意的有美國波公司的「射流」、瑞典的「復辟者」，意大利的「劍魚」等先進的水翼導彈快艇。

明年一月一日，中美聯防條約自動失效，中華民國為確保國家主權獨立、台海的控制權，已全力實施建艦計劃，繼去年自製的十四艘使用意大利飛彈及七六公厘自動炮、航速超過四十節的「飛彈快速巡邏艇」服役後，較早時外電報導此種巡邏艇的另一變體（使用自製的「雄蜂飛彈」及四十公厘雙聯自動炮）亦已投入服役。

最近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為配合我國造船工業發展，以加强支援國軍實施建艦計劃，目前正從事研究製造水翼船及三十六呎快艇，使我海軍有更高速的艦隻。

現在的水翼船水翼系統基本上分為兩種類型：穿過海面的（如行走港澳的飛翔號）；沉入水中的（如木星號），前者翼板插進水中，也就是說水翼的昇力板一部分浸在水中，這一使水翼和它所支持的船身循着海面的輪廓浮動，在波濤洶湧的海洋中，乘坐它會感到十分不舒服，如波浪過高，水翼可能不能發揮它的效果。在軍事用途上來說，裝有穿過海面翼型的水翼船，明顯地它的活動範圍受到限制（波浪中更不能發射飛彈）。海洋狀況會是決定性的因素，而不幸地，現代戰爭越來越少依靠有利的氣候和海面條件。

至於第二類沉入水中翼型。根據這一設計，水翼或昇力板是由一根伸到水中但不起上舉作用的支桿，與船身連接。這種沉入水中翼型的水翼有如小型飛機機翼。當船處於被水翼舉上的情況下行進時，水就翼就浮在水的平均表面下一個不變和預定的深度上。它同穿過海面的水翼不同，它並不遵循海面的輪廓綫，因此就不受海面情況影响。裝上這一類型的水翼系統的船，唯一明顯的限制就是在水翼與船身底部的支桿長度。只要船在沒有大風浪的情況下航行時，水翼的上昇操作就不受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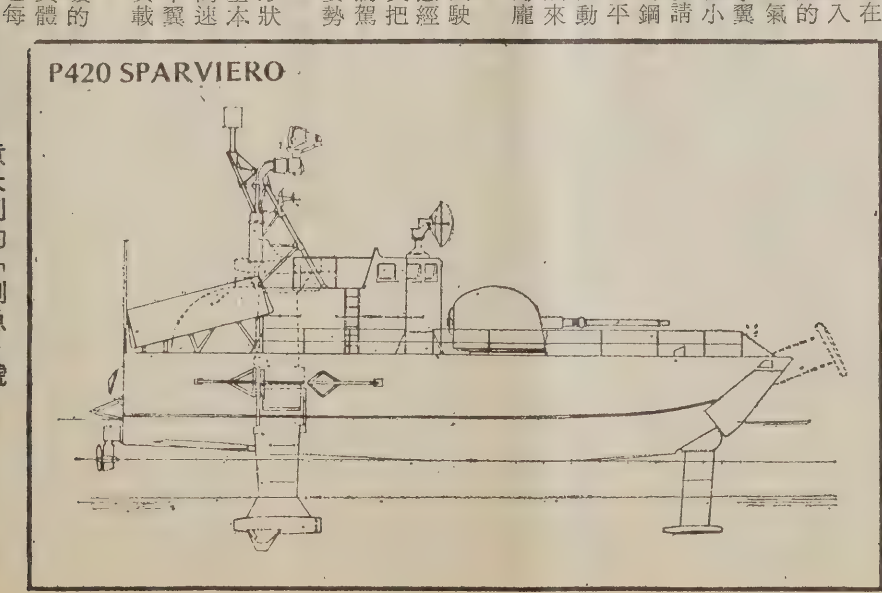
我們把一艘裝有沉入水中翼型的水翼船同正在飛行的一架飛機相比。兩者都需要在控制下並不斷調節才能保持穩定和正當的飛行（因為水翼船確實在水中「飛行」），飛機通過方向舵和輔助翼的控制可作傾斜和轉向。龐大的機翼起着使飛機在運動中保持十分平穩的作用和作飛翔的運行。

沉入水中翼型的水翼船要達到轉調方向的目的，它也如飛機一樣須要依賴輔助翼和方向舵，它在高速中轉向必須傾斜。水翼船的舵通常是裝在伸入水中連着水翼的後支桿上，而輔助翼却裝在水翼的翼面上。正如飛機翼一樣，但因為水的密度比空氣大得多，所以把大而重的船身舉出水面所需的水翼尺寸與使飛機升空所需的機翼尺寸相比就十分細小了。如果只看翼面尺寸大小來說那是微妙的，但請看集中在那小小的水翼的重量。那水翼把重大的鋼壳船身支持住了，整艘船容易變得上部很重而不平穩。想把支桿弄得更長以便船能在更大的海裏活動，弄得越高，整艘船就越頭重脚輕。從這個特點來看，是需要多好的控制技術才能把這頭重脚輕的龐然大物作一次傾斜的變向。

雖然當前這一代沉入水中翼型的水翼船的駕駛系統，仍然是人工控制，但是灌入方向盤的信息經過一台裝在船上的控制計算機，這台計算機依次把控制脈衝波傳到水翼翼面上。這一系統不僅控制駕駛而且負責維持適當的翼深狀態和適當的浮動姿勢（它使船隻保持平穩）。

總之，這種沉入水中翼型的水翼船讓海面形狀穿過其「支持系統」和「船台」之間而解決了基本的船身搖動問題。這種類型的水翼系統可用於高速推進，而且事實也已說明時速五十浬的沉入水中翼型的水翼船帶着少於同等排水船隻等級的吃水負載，能在嚴峻的海洋狀況中維持高速度。

這種船的特點是小而迅速，而且不受除最壞的海面條件以外的任何因素影响，最重要的是，與體積比它大得多而性能良好的普通艦船相比時，它每艘所花的成本將是引人注意地較低。



意大利的「劍魚」號

瑞典的「復辟者」，有極好的市場

爲增加了解就手頭上資料現介紹意大利的「劍魚」號（中華民國目前的「飛彈快速艇」是採用意製的火力電子控制系統與「劍魚」同）。

全部採用了鋁合金的劍魚號，其船殼採用焊接而船上構造則採用柳釘，據稱，這種建造方法可以防止在水翼航走時對船殼的損壞。

艦橋和駕駛室，新式得像飛機的駕駛艙，右舷位置的是航法主座，劍魚號採用雷達螢幕投影圖法，是相當先進的航海方法，在高速船舶中，也只有這種精密的方法，才可減少危險。作戰指揮室處於艦橋的低座，附有各種電子儀器，指揮室之後則是空氣入口供引擎之用。至於燃料艙則深藏於船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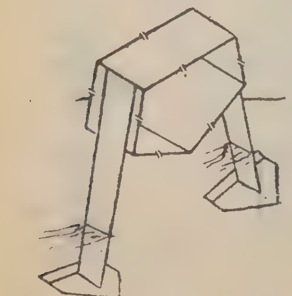
水翼部份由不銹鋼構成，作前一後二的品字形配置，與瑞典的復辟者一樣，單用前端一個水翼時，船體浸水部可舉起三分之一，作半水翼航走，後端的兩個水翼，則有活動控制面，可改變四分一的工作面積，更有固定分水器，以增加全水翼航走時的穩定性。三個水翼均可摺起收合，讓本身作普通情形航走，這項措施，增加了劍魚號在淺水區航行的可能性，比一般定水翼快艇的效能大得多了。

劍魚號的主機動力，由勞斯萊斯寶特型渦輪引擎提供四千七百匹馬力，利用水流冷却時，更可提昇至五千匹，以備超載裝備，例如燃料或反電子裝置等。寶特引擎同前連置一台百份調控泵，在每分鐘一千五百六十轉時，可以流動一〇五千公升水量，吸水口在兩個後水翼的分水刺中，去水口則在船底的後部，在低速航行時，無需使用水翼，故此與調控泵分離，在高速水翼航走時，才連接工作。使用了調控泵雖然損耗了部份主機的輸出功率，但却得到了三項增益，第一是減低水翼的逆水情況，第二是對速度作正回輸，第三是可冷却主機的工作溫度，得以延長工作壽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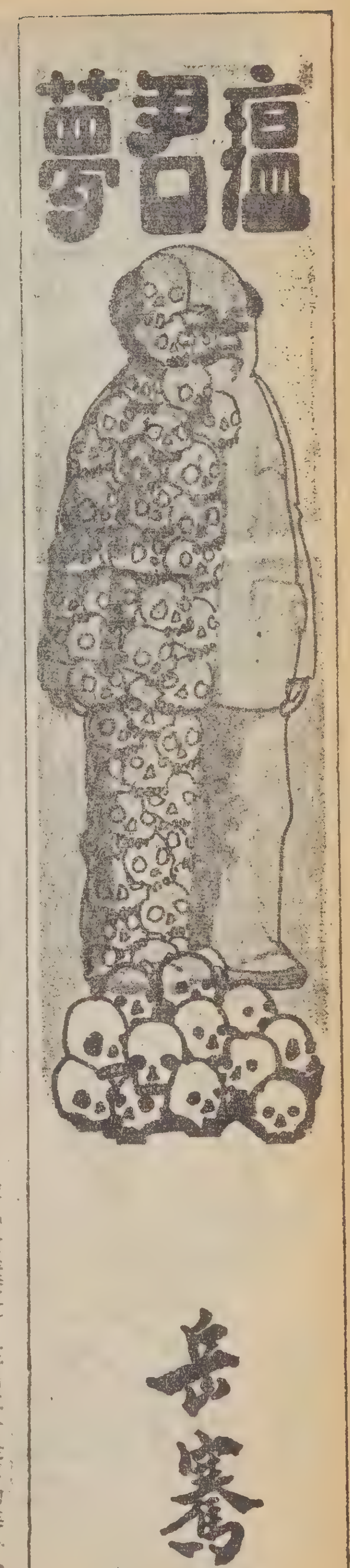
劍魚號的部份操作儀器，與波音七〇七使用的一樣，還有兩個超聲波聲納，操縱桿決定船體的左右方向，加速計顯示使用水翼時的離水高度，聲納將測出的水面變動情況，輸入一台小型集積電腦，再由電腦決算結果，控制水翼的工作面積，以達到船體的平衡，隨時維持在最佳作戰狀態。

中華民國因與意國有良好的交易，取得「劍魚」的資料加以改進是輕而易舉，在設計中的水翼導彈快艇，其火力系統將繼續採用意製的控制系統，飛彈當然是使用「雄蜂」或較長程的面對面導彈（在研究中），至於主炮方面究境是使用意製的七六公厘自動炮或四十公厘雙聯炮？七六公厘炮只有八十五發彈藥，這只不過是一分鐘的發射量。而四十公厘炮只有五噸重，較爲輕了二點三五噸，能配裝炮彈七三六發，並且每分鐘可發射六百發，在實驗中證明可以擊毀低空襲擊的飛彈，七六公厘可擊毀中高空的攻擊機，這種取捨則端視乎需要而定了。

這種水翼彈快艇在二三年內將會出現於台灣海峽，到時中華民國便擁有「五十浬海軍」。



兩種水翼　下爲沉入水中式



瘟君夢

岳騫

毛澤東臉色轉得和緩，點點頭道：「你的話我明白，一定是主席對你施加壓力，不過沒有關係，我有辦法說服赫老，使他回心轉意的。」

林彪不敢再開口，李先念插口問道：「聽說這次會議，要補選各級領導人員，是吧？」

毛澤東一連噴了幾個烟圈，冷笑一聲：「你有什麼意見沒有？」

李先念坦然說道：「我別的沒有什麼意見，只是反對林彪出任黨的副主席。」

毛澤東笑了一笑，從烟盒裏掏出一張紙，擲給李先念，說道：「你看這是我擬的補選名單，你滿意吧！」

李先念檢起來一看，上面寫着中央委員會補選副主席一名——林彪；政治局補選委員三名——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書記處補選書記兩名——李富春、李先念，此外就是候補中委二十五名的名單，不過只開了十多個名字。

李先念當時喜出望外，由不得問了一句：「主席，這是真的？」

毛澤東當時臉一沉：「這是什麼話，我一生騙過誰？」

林彪接過來一看，也覺得出乎意料，本來他同李先念的打算，只希望整垮活曹操，使他當不上副主席，若是再進一步，能把董必武捧上去，也就心滿意足了。不料毛澤東竟而作了這麼大的讓步，林彪自己反而有點不好意思。當時站起來說道：「我在黨內有什麼工績，如何能作副主席，請主席最好把這個建議收回，如若一定要添副主席，必要選一位資深望重的，如董老就比較合適。」

毛澤東擺擺手叫林彪坐下，一本正經的說道：「你的思想還未搞通，仍然有一種敬老尊賢的念頭、書記處也要增加新人，常委會如能增加一個老朽進去。再說現在常委會六人中間，數周恩來最小，今年也六十歲了。劉少奇是有意瞞歲，填表說自己是一九〇五年出世，其實他的年齡我最清楚，三十年前他的表兄魯萬年就告訴了我，他真正年齡比我小五歲，今年也六十一歲了，看他那一付勞病鬼像，也許比朱德還要早走一步，試想誰是承先啓後的人？你今年才五十歲，上邊看重你，我信任你，部隊擁護你，將來黨的領導責任非落到你的肩上不可，現在我提你任副主席，原是既定的政策，你客氣什麼？」

毛澤東一席話說得林彪流下淚來，李先念也傾心佩服，覺得毛澤東還是比劉少奇好。

林彪道：「既然主席這樣決定，我們明天回去好了。」

毛澤東笑道：「忙什麼？既然來了，就好好玩上兩天，橫竪我們握有必勝之券，劉少奇就是活神仙，這次也鬥不贏了。我們遲兩天回去，更好讓他急一急。」

第二天毛澤東果然帶着林彪、李先念、王德、朱光去遊山玩水，只有李富春病倒了未能參加。

朱光乘着毛澤東高興，又把他的「廣州好」呈上去，毛澤東一本正經往下看，覺得倒也不錯，和自己的風格很接近。這個本子是男的海外一家共報，毛澤東讀到一段標題是「丰度翩翩的朱光市長」，再端詳一下朱光，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朱光不知毛澤東笑什麼？十分不安，林彪等人也不明白，都向毛澤東看着。

毛澤東看着朱光說道：「這家報紙有意挖苦你，你還不知道，你的頭頂都禿光了，他們居然說你丰度翩翩，應該說你牛山濯濯才切實些。」大家都又笑起來，朱光面頸都紅了。

毛澤東在廣州玩得十分開心，劉少奇在北平可就急壞了。原來劉少奇只佈置大選，日夜在開會商討，透過董必武的關係，爭取湖北系的代表。董必武也想當副主席，就同劉少奇保證，湖北系代表，大部份擁護劉少奇，小部份守中立，絕對沒有人站到毛澤東那邊。

劉少奇也信以爲眞，打算在中委會補選完畢之後，提名董必武爲副主席。條件都談好了，就等五月四日開會了。可是到了四月三十日晚上，劉少奇才知道毛澤東一早走了。自從大鳴大放以來，劉少奇領教了毛澤東的本領，除去殺、打、拆、騙、罵之外，又多了一個走字，遇到了困難，就一走了事，走了一個時期之後，回頭再發動一個攻勢，使你無法應付。毛澤東突然在八大二次會議前夕走了，確實使劉少奇有點丈八和尚，摸不着頭腦，不曉得他葫蘆裏又賣的什麼藥，但是也料到他一定沒有好主意。當時無可奈何，只好去找活曹操摸摸底。

活曹操正因爲毛澤東這次行動未同他商量，一

肚子悶氣無處發洩，見到劉少奇來問，就一五一十說了一遍。

劉少奇一聽說毛澤東親自去找林彪、李先念回來，暗說一聲大事不好。趕快回去找董必武商量，要他立刻打個電報給林彪、李先念，勸阻他兩個不要回來。董必武遵照劉少奇的意思馬上打了電報，然後拍着胸脯說道：「副主席放心，這兩個人只聽我的話，不會聽毛潤之話，我叫他不回來，誰也不能把他們拉回來。」

劉少奇回到家中，越想越不放心，打個電話把鄧小平、彭眞找來，三人一商量，也都認爲事情嚴重。

劉少奇嘆口氣：「沒有辦法，只有我也去跑一趟了，只要他兩個還未動身，我到廣州就能阻住他兩個不回來。」

鄧小平說道：「這件事是不是再同尤金大使商量下，他要肯出面，林彪更容易就範些。」

劉少奇想想實在有理，恨恨說道：「老歪實在該死，他算就這個日子來整我，就算這次打不垮他，放着姓劉的不死，總有一天要把他拉下來的。」

第二天五一勞動節，照例要在天安門熱鬧一番，各國來賓見不到毛澤東也覺得奇怪，不過也不好意思問。會後劉少奇又去拜會尤金，商定一個辦法，五月三日劉少奇才能離開北平，可是到了廣州，毛澤東一行已經回來了。

劉少奇到廣州撲了個空，搞得進退兩難。朱光同王德不曉得廣州交了什麼運，三天來了兩個首長，更加殷勤招待，劉少奇不好意思馬上就走，又去逛了兩家工廠，在廣州住了一夜，趕回北平已經五月四日了。

毛澤東回到北平之後，連夜又召集了一個小組會議，出席會議的林彪、李先念、李富春、譚震林、王任重、柯慶施、李井泉，這些人都是內定在這次會議上要升級的，只是未找活曹操，另外却約了陝西省第一書記張德生。

毛澤東爲何約了張德生，這又是中共內部的一個小派系，原來當毛澤東率領共軍由江西竄抵陝北時，就感到今後的生命藏在西北，要想苟延下去，必然要和當地土著打成一片，就儘量拉攏當地人，只有劉子丹因實在反覆無常，不得不予「割愛」，其餘陝西籍的幹部都竄起來了，尤其是一門張家更是人才輩出，當「解放」初期，張秀山任東北局副書記，爲高崗靈魂，張宗遜任一野副司令員，張達志任一野參謀長，張仲良任青海省主席，張德生任甘肅省委書記（即第一書記）、張邦英任新疆分局第二書記。至於省委書記以下的幹部，更是數不勝數。

一九五四年高崗被整肅，張秀山隨之倒台，一時張氏幹部頗受打擊，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久又佔穩了脚跟，接着張宗遜調任副總參謀長，張達志繼任蘭州軍區司令員，張德生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任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邦英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區委書記，一時「五張」聲勢，趕上過去的「五馬」，在八大會議時，張宗遜、張德志、張德生，都當了候補中委，這次毛澤東又提名張仲良候選候補中委。所以特別賣個交情，把張德生約來開會。

大家到齊之後，毛澤東說道：「八大二次會議，日內就要召開，目前黨中央已經決定補選二十五名候補中委，我已經想到幾個人，其餘的我想聽聽你們的意見，有那些忠實可靠的同志，資格已夠上担任候補中委的，可以提出來。」

川端康成的愛與死
臼井吉見著

那是一個叫伊藤整的小說家，批評先生的一段文字。

……如果文學評論家企圖否定那個人的存在，則此舉本身無異是否定該一評論家的存在。……

在我反覆閱讀時，開羅蓋毫不在意地逕自開始說話道：

「這段文字本身雖然含有某些意義，但實際上並不值得怎樣重視。因為閱讀者解釋的不同，未嘗不能解釋為他的文章是如此高深，不是任何一個批評家所能任意加以批評的。這正是伊藤整費盡苦心希望產生的反應。要知道，雖然祇是幾句話，却包含了伊藤整的萬千思緒。這是在文壇上首屈一指的溫厚長者，賢名遠播的伊藤整最辛辣最坦率的批評。我懂得他的意思。……」

開羅蓋、佐佐木麻男等人皆是畢業於小樽商商，所以可稱是小林多喜二和伊藤整的學弟。幾乎每年總有一、二個年輕人，閱讀了久膾人口的「空知川的河邊」這本小說後，對北海道產生憧憬，因而自松本中學投考小樽高商的。松本一家大五金行丸德的老板，丸山德兵衛也就是其中之一。據說他是伊藤整的同班同學，在松本舉辦校友會時，伊藤整也經常應邀出席。因此，開羅蓋很久以來就和伊藤整相當接近，這是我在無意中聽登紀中說的。很顯然的，開羅蓋對鐮倉先生的質問，導因伊藤整的疑問。

總而言之，先生外表雖和易近人，但那對巨目則一直在注視着日本文壇的形勢，而且隨時都會採取必要措施，以因應形勢的轉變，是一位可畏的文壇政治家。正因如此，沒有一個批評家具有足夠勇氣，對先生的作品認真地正面加以批評的。畏忌的心理使他們不敢動筆。那是說，先生慢慢地在文壇上鞏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在知不不覺中成為巨匠的秘密就在這裏。開羅蓋曾舉出二、三個實例來佐證上述看法。我在驚愕之餘，說不出話來。這完全出乎我的想像；雖說時期短暫，好歹我曾在先生公館住過一段日子，又既然毫未曾察出這一類現象。要是那些話確係出自伊藤整之口，那麼，他纔是一個最可怕的批評家呢。簡單些說，我完全被弄糊塗了。

「既然如此，你不妨看看這本書。我所以不曾馬上給你看這本書，是深恐受到你那單純的看法的影響的緣故。」

開羅蓋說着話，給了我一本書是「敗北的人」的小說，作者是豐田穰。我翻開來閱讀時，發現內容是描述小說家中山義秀的醉態及其毒舌。中山的一個習慣似乎是，每次喝醉後，就會訴說：「義秀在三十九歲之前極為潦倒」，然後便手撫膝，做出一副垂頭喪氣的樣子來。表現過落魄的神情後，接下去就是尖銳、毒辣的言詞。他對自己的老師橫光利一雖然還不至於出口惡言，但對橫光友人的先生，則口誅筆伐，極盡尖銳、刻薄之能事。在小說中，他曾經這樣描述：

……我說，你可別上那個傢伙的當。那個傢伙呀，在某些地方極像個猶太人。

……義秀先生在面對長良川的旅社中，一邊喝着早上的啤酒，一邊這樣說。

……在昭和初年，那傢伙曾租用鳥飼子爵在熱海的別墅。由於租金過份昂貴，無力負擔，就搬到了大森的家去。在那邊，宇野千代啦、廣津和郎啦、室生犀星、神山潤等等文人，臭味相投，相互盤桓。大家聚集在那傢伙家裏，或跳舞或飲酒，鬧得天翻地覆。誰知那傢伙竟獨自躲到屋裏，寫甚麼少女小說。橫光利一實在看不下去，就對他說，在這種亂糟糟的環境中，你居然還能寫作。因為橫光就是這麼一個一絲不苟的人呀。誰知道那傢伙卻蠻不在乎地回答說，習慣

了也一樣甚麼的。……

義秀先生自得其樂般喝了一口啤酒，又說道：

……橫光利一先生說，這麼一來，你的負担可不輕呀。誰知那傢伙却若無其事地說，我根本不付。他畢竟是關西人。對人情世故，老是採取卑視的態度。……

義秀先生盡情嘲弄一番之後，又提到先生和房東辦交涉的情形。先生積欠了八個月房租，使房東不得不親自前來索取，結果，不知怎麼搞的，先生不但未付房租，而且還從房東那裏借了錢。

當然，即使是我，在閱讀時也能覺察到義秀先生在行文時懷有某些親切感，而並非純粹是諷刺。雖然如此，我仍不得不承認他描述出了先生的另一面。說實話，這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爸送去的庭樹始終未能拿到代價，可是，我無論如何都無法把先生想像成個猶太人。

事到如今，仔細回想起來，在親情、關懷和誠懇的言行之中，的確有時候也會顯露出某些厚顏、大胆，或是冷酷、噬人之類的舉動，而使我大感詫異。不，不是有時候，也許應該說是常常如此纔對。關於這一點，不免使人感到先生畢竟有異於常人之處。雖然如此，我仍無法想像先生是一位眼看四方、耳聽八面，具有政治性頭腦，隨時隨地準備採取計畫性、效果性措施的人物。再說，如果連像我這樣的人也能感覺到的話，所謂政治性也就不成其爲政治性了。

我開始寫這一篇記錄，是從先生公館回來後一個多月，六月初的事。爲了希望盡可能寫得正確，我想到了就寫，寫了又改，因此，當我把前半部整理完畢的時候，早已過了先生的逝世周年紀念，那時以後，閱讀就我所能弄到手的有關評論先生的文字，以及先生的作品等化了我很多時間，等我重拾蕪筆繼續書寫的時候，距離先生逝世三周年已經不遠了。其間，我個人也有了很多變遷，不過我無意在這裏詳細述說一切。我在松本一家藥品批發商杏林堂那裏獲得一份工作每天在往返電車中，以寸陰是惜的態度沉緬在閱讀中。由於我手不釋卷，於是同伴介紹我「朝日周刊」上所連載的，曾任總理大臣的佐藤榮作夫人的談話筆記（？）中的一段文字。那是一篇評論性報導，認爲佐藤榮作夫人是一位頭腦極爲靈敏的才女，她的才氣很可能駕乎佐藤總理之上。文章中提到，當秦野章出而競選東京都知事，有人建議請先生出面爲秦野章聲援時，不管自民黨如何懇求和勸說，佐藤一概置之不理。原因是，佐藤覺得不應該以這一類瑣事或俗事去煩勞榮獲諾貝爾獎，無異是文學之神的先生的。最後，終於連自民黨幹事長田中角榮也不得不放棄這一念頭，可是，出乎意料的，先生竟然自動出來爲秦野章競選。但是，據說，佐藤夫人因之而更感不安。在謝宴席上，佐藤夫人第一次和先生會面。佐藤夫人的感想似乎是，現在她方始發覺，不必爲了邀請先生出來助選而過份感覺抱歉、惶恐的。夫人這一說法究竟含有甚麼特殊意義，當然不是像我這樣的人所能揣測或意會的。這件事使我老是牽腸掛肚，無法釋然。有時候把開羅蓋剛纔的問題，小說中中山意象的描述連貫起來思索的話，我不免要猜想，先生畢竟具有不是我之渺小的人所能窺知究竟的另一面的。

先生替競選東京都知事候選人助選的事，是昭和四十六年春天，而我去鎌倉公館工作則是在同年十一月，因此，關於選舉當時的情形，我可說一無所知。事實上，先生不祗是協助秦野候選人，對抗另一候選人美濃部而已。先生那種超乎常態的狂熱的助選情形，曾使社會各界至感驚異。我自己就曾因爲經常有人以這件事向我提出各種問題，要求答覆，因之覺得啼笑皆非。即使在現在，我仍不時因這而大感困擾。

事實上，關於這件事，我曾經由於某一機會，聽說過先生與秦野候選人之間的所謂機緣。我把這件事告訴了開羅蓋。

在我們鎮上，有一家在輕井澤開關新市鎮的公司。一名年輕職員知道我自鎌倉回鄉，特地前來訪問我，告訴了我若干與先生有關的軼事。根據那青年的說法，很久以來，先生在輕井澤就擁有別墅，而在新市鎮葬山的一邊也買了一千坪山地。很久以來，先生對那家公司的總經理就非常欣賞，所以那位總經理間或到鎌倉去拜訪先生，有時候還一同進餐。據說，先生有事去東京時，也常常會突然前往位於新橋站前大厦的那家公司的總公司，和總經理晤談片刻。總經理名叫石井新人，是一個逈異流俗，朗爽的男子漢，甚至有幾分風雲人物的味道。

石井新人原是大地主的長男，因家道中落，多受生活煎熬。擦皮鞋、賣花生、做煎餅、開麵店、當樂隊鼓手、售賣賽車獎券，凡是力所能及的，他都做過；約在二十年前賣進了南輕井澤的一塊潮濕地區，開築出一個極大的人工湖。正以全副精神地以湖爲中心，開闢新的市鎮。

在新市鎮公司服務的青年的一番話，有迫使我反省的地方。當我再次細讀先生這篇文章時，我不免爲了懷疑先生的動機而自慚不至，覺得非衷心向他致歉，並請求原諒不可。先生所寫的的既無絲毫誇張的成分，也沒有一些矯揉的地方。我以自己的感觸，認爲這毋寧是先生的眞情流露，先生的眞正聲音，我和其他事件聯合起來思索，越相信自己的想法是對的。

秦野章先生的書法，是否高明到明治以後所有政治家都無法超越的程度，本質上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不過，毫無疑問的，先生的確有過這一印象。

我猜想，先生在新宿的競選辦事處看到秦野章先生的書法，恐怕不是第一次。第一次去拜訪先生，俯伏在地，要求出來助選，而先生未加可否，以致敗興而返之後，擅長書法的秦野先生極可能用毛筆寫信向先生表示歉意的。

最低限度，還沒有甚麼足以證明秦野先生沒有寫過信。要是會有親函致歉的事，相信先生一定對那筆好字大爲激賞的。會不會就是這一念憐才，接着又獲得了各類情報，以致對秦野先生的信賴急速增加的？而且，在這之前，也有某些跡象，使人意會到先生還具有相反駁競選對手美濃部的强烈意念。如果要問爲甚麼像我這樣的人，居然也會無憑無據地提出這些想法的。那是因爲我想起了某些事情的緣故。

蔣總統答覆西德記者問
有信心面對挑戰粉碎一切陰謀
與共黨「談和」無異「與虎謀皮」

萬人意見

蔣總統經國說：中華民國自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以來，幾經危難，但是都能化險爲夷，轉危爲安。如對日抗戰最初的四年也是孤軍作戰，沒有任何國際援助，最後終於贏得抗戰的勝利。今天我們對國家的前途依然充滿信心。

蔣總統最近答覆德國明鏡週刊駐香港特派員德薩尼提出的問題時表示，我們的信心，基於兩項基本事實：

第一、今天中華民國在金馬臺澎地區，自先後完成成功的土地改革和五個四年經濟建設計劃後，已經奠定了國家現代化的基礎，今天我們的經濟潛力，我國人民的意志力以及政治警覺性，足以粉碎一切企圖出賣我們、滲透我們、顚覆我們的詭計陰謀。我們有信心面對挑戰，克服困難。

第二、中國大陸人民永遠不會接受共產主義。

最近的一次大字報運動，顯示大陸同胞普遍要求自由、民主、人權以及過較好的生活，這證明在大陸中國人心不死，而中國文化永遠不會被摧毁，同時中共的統治絕對無法長久。

關於中華民國政府會不會直接與北平中共政權接觸的問題，蔣總統强調：與共產黨談和，無異「與虎謀皮」。中南半島的赤化，即有力地證明了與共產黨人談和之害。自由世界從此一血的教訓中，應認淸共黨赤化世界的目標從未改變，其所謂「和解」、「談判」，都祇是爲了達到這個目標所使用的不同手法，自無所愛於任何自由國家，更不會眞正改變它們與自由世界國家敵對的關係。中華民國政府從與中共半世紀的鬥爭經驗中，深深了解中共隱藏在假面具之後的眞正咀臉，其利用各種伎倆，企圖奪取臺灣的陰謀從未會間斷。爲了保障臺灣的安全，爲了恢復中國大陸八億人民的自由與權益，我們决盡一切力量，反共到底，絕不與共匪談判。

蔣總統答覆德薩尼關於假如共匪揚言要以武力侵犯臺灣的問題時說：中共一直希望奪取我金馬臺澎基地，並已訂入其「憲法」，這是人所皆知的事實。我們對於共匪的進犯，一直保持高度的戒備，隨時準備迎擊痛殲犯共軍，一九五八年「八二三」中共炮擊金門，封鎖四十四天，最後還是被我們三軍擊潰。今後任何時間，我們都有决心、有信心擊敗中共的武力進侵。但是我要明白指出：如中共無法以武力得逞，就會以滲透、顚覆的手段，以求達到他用武力不能達到的目的。這是我們必須隨時加以警惕的。同時，我們必須明瞭，中共進犯金馬臺澎，將嚴重威脅並破壞整個西太平洋的安全與和平，相信沒有一個自由國家願意看到這種情勢的出現。

德薩尼提到，卡達總統曾說，「正常化」不會使臺灣人民的福祉瀕於危境，其意何所指？

蔣總統說：卡達總統過去曾一再强調美國中共建交後，將不會危及我國人民的繁榮、安全與福祉，但從卡達有關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公開聲明內容來看，美國對於美國中共「建交」後如何保障臺灣地區的安全並無明確的安排，僅僅建立在美政府判斷中共「無意」亦「無能力」侵犯臺灣的假定上，這種假定是很危險的，使我們不得不懷疑美國政府所稱將繼續關心西太平洋的安定和維護臺灣海峽和平與安定的誠意。

如果美國眞有誠意關切中華民國的安全與福祉，則此時最重要的，是美國政府應採取下列有效措施：

（一）美國國會應採取立法步驟，以確保臺海地區和平及中華民國之安全。

（二）保證充份供應中華民國安全所需要之武器。

（三）美國國會應立法保障維持並加强雙方實質關係所必需之所有安排與協定。

談到武器的問題，蔣總統說：過

去，我們一直是向美國採購新式的武器，但是並沒有完全能夠獲得。今後，為了防衛臺灣的安全，美國有責任售給我們更新式和更精密的防衛武器。並且希望隨着武器之不斷進步而長期出售，以確保此一地區的安全與和平。

答覆關於中共內部局勢的問題時，蔣總統指出：目前中共內部情勢可分兩個層次說明：一是共黨統治階層內部權力鬥爭，有如一種週期性發作的瘧疾，一次比一次殘酷，一次比一次牽連廣闊，當「四人帮」及其餘黨被鬥倒鬥臭之後，毛澤東的偶像地位終於受到挑戰，目前華鄧雖暫時妥協共存，但所有「老將還朝」之後，華鄧鬥爭的蓋子就難以捂住。因此，中共的權力中心永遠不會穩定。

另一個層次是大陸人民的反共怒火，在最近一次大字報運動中，你所看到的還祇是海洋中一座冰山的尖峯。未來波瀾壯闊的反共抗暴運動，將會在爭自由、民主和人權的旗幟下發展起來，與共產黨算總帳。這是中共的心腹大患，今天他要大叫「四個現代化」，要向「美帝」投靠，就是為了借接近西方作幌子以圖緩和人民的強烈反抗。

關於日本中沒締約、美國中共勾搭成交以及中共對東南亞與中南半島紛爭的介入，使得整個遠東局勢進入一個以美、日、中共聯合與蘇聯相抗衡的新態勢，這種對立的結果如何，雖然目前尚無法預測，但我要指出一項事實，那就是中共與高棉之結合，在蘇聯與越共的聯合反擊下，已使中南半島戰爭危機有日益升高的趨勢。今天美日玩「中共牌」與中共玩「美日牌」以共同對付蘇聯，只能使情勢變得更為複雜，而無補於亞洲乃至世界的和平。

利用僑眷出境 廣東共幹勒索

廣東共幹會利用大陸僑眷急於離開大陸的心理，進行敲詐勒索。

自從去年初以來，在廣州地區的約七萬五千名僑眷與僑生中，有一萬五千多人想離開大陸探親，但獲「公安」當局批准者不及千人，許多人等了數月，尚無結果。

共幹會利用僑眷急於出境之心理，進行勒索，向每人索賄港幣五千元到一萬元不等，付不出賄欵，則批准遙遙無期。

請領稿費：

本刊由（五七六－五八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鄧派勢力大擴張 汪東興被迫檢討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內部權力鬥爭繼續擴大，華國鋒正逐漸被架空。

作為華國鋒重要支柱的汪東興，已被解除了「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警衛局長」、「第一黨校副校長」、「八三四一」部隊政委及「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等所有職務。

據悉，在中共「三中全會」中，汪東興曾受到以陳雲為首的老幹部的激烈鬥爭，並被迫作了自我檢討。

可靠人士透露，中共可能在短期內籌開黨的「十二屆代表大會」，屆時汪東興的「黨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及「政治局委員」，均將被免除。

消息來源並透露，彭真的親信姚依林，已被任命為「中央辦公廳」主任，周恩來的親信楊得中，已被任命為「八三四一」部隊政委，並兼「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及「中央警衛局第一副局長」。鄧小平的親信趙蒼璧，已接任「中央警衛局長」仍兼「公安部長」。

鄧小平的另一親信胡耀邦，已被任命為「中央秘書長」（即總書記）並接替了汪東興的「黨校第一副校長」。

胡耀邦所遺「中央組織部長」一職，也已由鄧小平的親信宋任窮所接掌。由於鄧派人馬大批掌握中共「中央」及特務系統的實權，華國鋒的處境已越來越困難。

鄧派窮追皇親國戚
王海容唐聞生被黜

每日電訊報記者韋德，自北平報導說，毛澤東的姪女、中共「副外長」王海容，顯然在政治上遭遇困難；而且消息靈通人士說，毛澤東以前的衛士汪東興，已被解除了好幾項重要職務，以及要求作自我批判。

三十七歲的王海容，大約三十六歲的唐聞生，一向與「中」美事務有密切關係。但在應邀參加美國駐北平「聯絡辦事處」的「建交」慶祝酒會後，兩人都沒有出現過。

韋德說，中共「外交部」的一名發言人說，他們兩人正在共黨黨校。至於她們兩人的進入黨校，是否會影響她們在「外交部」的職務，韋德不能作結論。

共黨的「官員們」告訴外交人員說，王海容正在接受的學習，有矯正的成分。

韋德說，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最近在「政治局」中失勢的汪東興，已被解除共黨「總辦公廳」主任，和保護共黨領導班子的八三四一部隊長的職務。

西安卅餘知青
絕食抗議下放

西安市的三十多名青年，正在絕食抗議自「文革」以來就被下放。

外國遊客對法新法報導說，他們這個禮拜開始時，曾在西安的古老鐘樓看到過大字報。

大字報的日期是十二月三十日，其中的一張，三十一名青年的絕食，已進入第六天。

另一張由這些青年們家長署名，標題為「救救我們的孩子」的大字報說，雖然這些孩子在離家十二年之後，希望回家，但卻在幾個月以前被改一派到離西安很遠的另個新工作營。

這些受過共黨教育，在學業結束時被下放下鄉的青年，最近在幾個城市曾舉行抗議，上海在十二月中旬曾發生示威。

老父貼兒子傷痕照片
控訴遭共幹毆打致死

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韋德今天自北平報導，一名顯然被毆打致死的青年屍體照片，昨天在北平「民主牆」吸引了大批觀衆。

據韋德說，這名青年的父親張貼一張大字報，指出他的兒子是去年被警方害死的。這位父親在大字報後面，附上九張照片，顯示屍體上傷痕累累，他說，他的兒子在某處工地辭職不幹以後，被送到北平附近一所由警方主持的政治改造學校。這位父親說，一個月後，他接到通知，說是他的兒子已投水自殺，但是他堅持要看看屍體，結果發現屍身傷痕累累，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他要求進行調查。這張大字報仿傚其他的大字報，要求人權以及免受迫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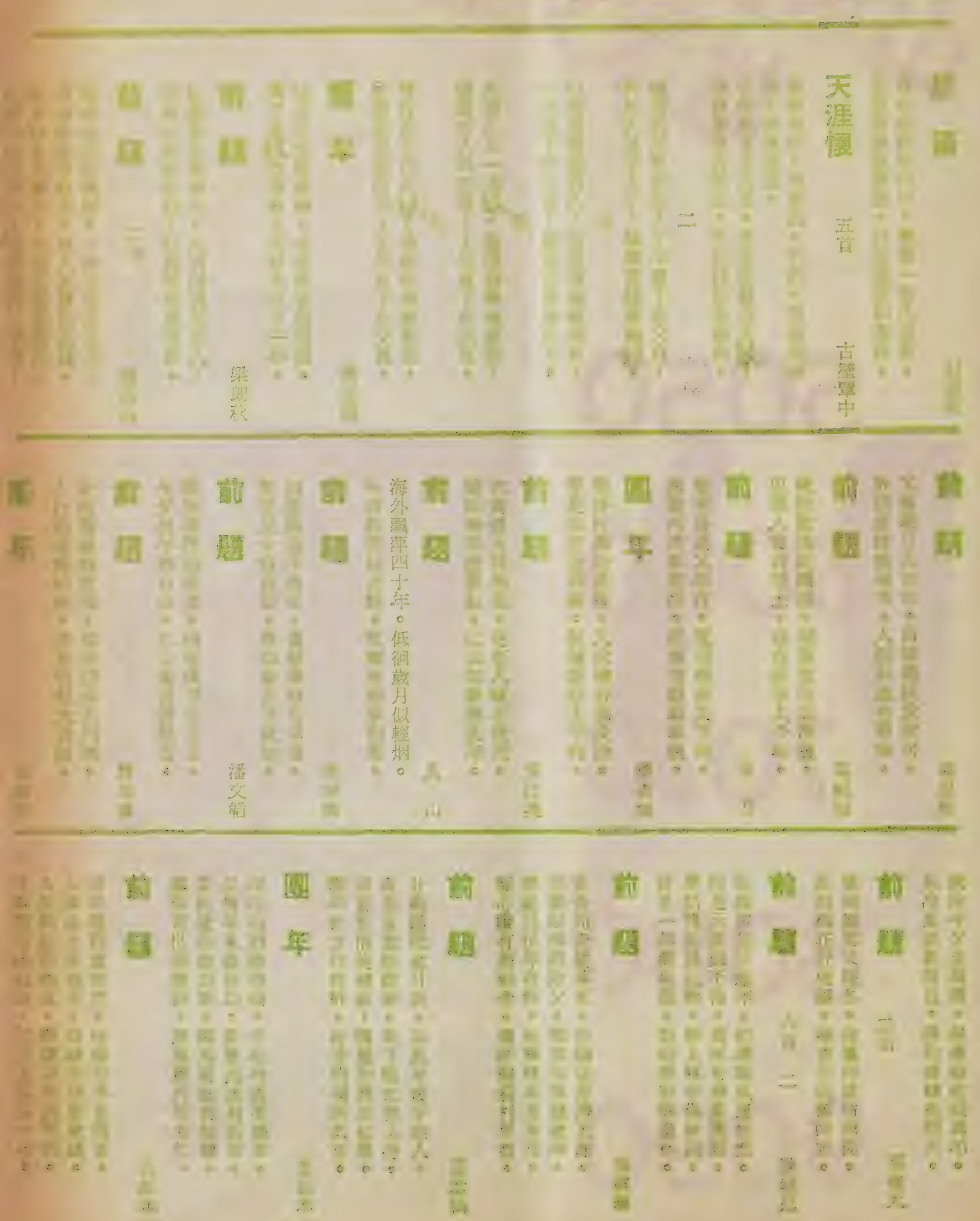
韋德報導：一篇抨擊毛澤東的新的大字報說：他的失敗造成始於十二年前的「文革」期間，中國大陸上騷亂情勢。

這篇大字報問道：『什麼人應該對十年內戰(指「文革」及其餘殃)負責？』除了毛澤東，再無別人。

韋德報導另一張大字報說，許多到北平請願的人身無分文，有些人更攜子帶女，在自各省份長途跋涉到北平途中生了病。他們不得不以所能的任何方式獲得金錢，換取食物，所以應該提供他們特別居所。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天涯懷 五首 古璧覃中

梁朗秋

海外飄萍四十年。低徊歲月似輕烟。

潘文韶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87

三中全會與汪東興

彭冲更上一層樓

陶鑄的生前死後

我們爲什麼不與共黨和談

「滙豐號」難民船

布里辛斯基剛復自用

美國國魂道義安在

由批毛看中共未來



萬人雜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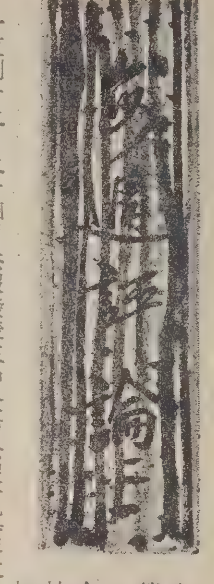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〇七八五二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要目



三中全會與汪東興

中共二十九個省級黨委第一書記和十一個大軍區司令員、政委，於去年十一月初就集中北平，一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共報發表三中全會公報才真象大白，原來他們是在北平先開中央工作會議，接着又召開了為期只有五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共三中全會會期短，那只是一種形式主義的會議，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舉手通過一些黨方面人事任免，增設裁併機構和有關工業農業生產計劃，以及從今年起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等等；而這一連串的問題，實際早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已經決定了的。

中共近年雖一再提倡「民主」，其實他們只有實質上獨裁的「集中」，那裏會有甚麼民主可言？去年末中共連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在前一個會議上大概有很大的爭執，所以會期長，詳細情形迄不公開。後者的三中全會，只是通過前者交下來的決議，一點也不重要。韋國清率領的有多名中委參加的「中央代表團」為慶祝廣西僮族自治區成立二十週年，在南寧、桂林等地活動半個多月，根本就沒有參加三中全會。

一月三日北平「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再次談到發揚「民主」的問題。

它說：「這次三中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充份恢復和發揚了」他們「黨內民主」。據指出：「大家敞開思想，暢所欲言，充份討論，積極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包括對中央工作和中央領導同志的批評，從而解決一系列重大的歷史問題和現實問題，做出了關係黨和國家命運的許多重要決定，提出了加快實現現代化的許多切實可行的辦法和建議。」這裏所說的「決定」以及「辦法和建議」，中共除三中全會公報外還未作比較多的透露，無法瞭解其內容；但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前述「人民日報」社論中也提到在兩個會議上積極開展批評，「包括對中央工作和中央領導同志的批評。」過去，這是少見的。

從三中全會收場後半月多月以來北平頭目的變動情況看，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上受批評的「工作」，估計包括老毛的「無風三尺浪」時時刻刻大喊大叫的「抓階級鬥爭」，和由毛傳下來由華國鋒全盤繼承了的落後而且為共區工人農民所強烈反對的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等活動。另從三中全會公報中還可看出，有兩件事華鄧兩派發生了嚴重爭吵。一為對文革運動的再評價，一為徹底否定一九七六年四月初天安門事件後，中共中央關於擢華黜鄧以及與此有關的文件和決定。這兩件大事，在公報中說得不明不白，一拖而過，顯見在目前鄧派趕華下台在時機上還不見成熟。就因為華某這個吃碗面翻碗底的老毛的「反骨仔」一暫時還不會垮台，所以，與他同伙的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倪志福等人，雖在中共中央召開兩個會議上，有的被指名攻擊，有的上台作了自我檢討，但都獲得暫時過關。但這並不等於從此以後可以長期好官我自為之。

最明顯的是：老毛生前的一隻大警犬汪東興的職務，是凡擔負一點責任的，已經都被剝奪了。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中央恢復設立秘書處，並以胡耀邦為秘書長。胡為鄧小平親信，也是文革受害的黑幫份子。經過三中全會，他和陳雲、鄧穎超、王震等四人補選為政治局委員。同時中共決定設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此一機構由一百人組成，分別由陳雲、鄧穎超、胡耀邦担任一、二、三書記。實際負責的常務書記，乃是一九五九年與彭德懷被老毛指為「彭黃張周反黨聯盟」的黃克誠。此一「雙料」黑幫份子，被鄧小平捧為共軍總參謀長，有槍桿子等力作為後面有力的背景是可以肯定的。未來必以千倍的憤怒、百倍的仇恨狠狠打擊黑幫份子，特別是以華汪為首的毛江餘孽。

在三中全會公報中有一段稱：「過去那種脫離黨和群眾的監督，設立專案機構審查幹部的方式，弊病極大，必須永遠廢止」。可以肯定，在文革期間負責「審查幹部」的「專案機構」，就是老毛私人所有的中共「中央辦公廳」。主其事的特務包括已死的康生、謝富治和活着的華國鋒、汪東興、紀登奎等人。其實，連葉劍英都幹過「審幹」的工作。文革初期，以葉為首的五人小組負責審問羅瑞卿，羅因受不了這種侮辱吃不消而跳墻自殺，雖然未死，但只是多受十年的罪。自江青一伙失勢後，葉劍英一直死捧華某，相信也與這類事情有關。

老毛衛士出身的汪東興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又是老毛的「御林軍」八三四一部隊的領導人。經過三中全會，在中共中央恢復設立秘書處的同時，估計：已將「中央辦公廳」撤銷。相信汪東興只剩下一個光桿副主席的名義，根本沒有實權。汪完蛋，華某也就快不保了。至於吳德之流，那已形成熟透了的木瓜，一有風吹草動就會從樹上掉下來跌個粉碎。

美國、中共、日本均存謀我之心
三類台獨分子成為台灣三毒

過去一段日子，台獨分子在台灣及海外相當活躍，他們名義上是台獨，其實都有外力支援。他們的後台老板分別為美國、中共、日本。中華民國不怕外面的攻侵，只怕內部顛覆，因此這三類台獨分子成為台灣的三毒。為了確保台灣安全，除加强團結外，還要對台獨分子使用鐵腕政策，予以徹底肅淸。

鄒人傑

「台獨」三毒

台灣警備總司令汪敬煦，稱「台獨」為「台毒」。的確，今天台灣最大的毒是台獨。中共要跨越台灣海峽，作兩棲登陸而進攻台灣，是絕無可能的事；但台獨可能從內部傾覆，卻成為台灣的心腹大患。

我們說台獨，只不過是籠統的說法，其實台獨共有三毒，換句話說，台獨分子共有三派，其背景各有不同，而目標則一——傾覆現有反共政府，脫離中國，宣告「獨立」。

這三派台獨分子，一派由美國支持，一台一中，素來是美國政府解決中國問題的構想，但現政府絕不會放棄反攻復國的計劃，除非扶植一個可以由美國政府控制的政權，才可以導演成一台一中的局勢。美國人這種活動，直到與中華民國斷交前夕，還沒有停止。中山堂事件後，當局還破獲了一億二千萬美元經費，若干槍枝及幾百套警察制服的藉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而起事的陰謀，如果發覺稍遲，或掉以輕心，台灣雖不致變色，也必後患無窮，說不定美國政客已達到目的。

另一幫是受日本支持的，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日本瘋狂擴展，得力於台灣的資源人力不少。戰敗後台灣歸還中國，日本人念念不忘使台灣重入其懷抱。日本長期統治台灣，當然培養不少土著做其嘍囉走卒，老一輩的台灣人，受日本教育，都能說日語，已經日本化。日本利用這些人搞台獨，如果成功，則「獨立」的台灣，便成為日本的附庸，受到日本控制。

第三種台獨是中共支持的，他們軍事攻侵既絕無能力，唯一可行的辦法是政治傾覆。利用親共的台灣人，挑撥離間「本省人」與「外省人」，在兩者之間，劃出界綫，要建立一個「台灣人的台灣」。這種種族間的惡感最易挑起。但今日台灣本省人大部分都發了達，有土地的都已變成巨富，農民生活也過得很好，與日治時期大不相同，成為天之驕子；今日台灣工商界有巨大成就的，大半是本省人，他們最懼怕共產黨來，尤其越南赤化後，一船一船難民漂流海中，沒有地方願意收容，那怕從前是富甲一方的大財主，能夠在難民船中佔一席位，逃出生天，已算大幸，他們目覩此情，不免怵目驚心，因此這班作中共爪牙的台獨分子，很難得到台灣本省同情；不過他們的活動，也有一定的破壞力。

這三個台毒謀我之心雖亟，但從中美斷交，台灣民心的激昂，顯示任何台毒都無法在台灣發展，這三毒已為眾所共棄，不論本省人或外省人，都明白「風雨同舟」的大道理。

蔣緯國上將的分析

從台北歸來的朋友都說：台灣民心士氣，確令人感動。他們說，這才是台灣安全的最大保證。大家都知道，中共在可預見的將來，沒有攻台能力；也知道台灣在各方面所受到的影響有多大。自中美斷交後，電視台有「國是座談」節目，邀請各方有關首長和專家公開討論，使一般人明白國家當前眞正處境，前途如何，不致胡猜瞎想，相驚伯有。

他們知道中共不可能武力攻台，是因為聽過蔣緯國上將在國是座談中的分析。他的分析，使台灣人信心大增。他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例，當希特拉發動閃電攻擊，擊破法國馬奇諾防綫後，席捲西歐，計劃着要渡過英倫海峽，進攻英倫三島。以當時希特拉擁有陸海空三軍的實力，加上勝利的餘威，殊非今日裝備落伍，士氣低沉的中共軍力可比，除了海軍稍弱外，德國的陸軍遠比英國強大，空軍擁有七千架飛機，可以穩握制空權。但以希特拉的狂妄，也始終未敢發動英倫海峽的兩棲登陸作戰，這是因為經由專家估計，他們要有三倍以上於英國的實力，才有成功希望。因此希特拉不敢冒險。

今日中華民國軍事力量，遠比當年英國雄厚，而中共實力則不能與希特拉相提並論。就算他有德國的戰力，但英倫海峽怎可與台灣海峽相比？英倫海峽只有二十五英哩寬，兩棲作戰補給較易，制空權、制海權也易於取得。但台灣海峽廣闊一百英哩，四倍於英倫海峽，在理論上中共至少要有四倍於當年希特拉的力量，才可達成進攻台灣目的。單是飛機，中共就不可能有二萬多架，更不必說載送軍隊的運輸工具了。

這分析，中共當然也心知肚明，鄧小平不斷發出「和平統一」的調調，正因為明知沒有用武致勝的可能，才會用和平統戰方式，希望不必經過軍事進攻，達到同樣目的。因此蔣緯國上將斬釘截鐵的



說，中共沒有能力武力進攻台灣，台灣可能的危機在內部，只要團結一致，萬衆一心，嚴防中共滲透，心理上抗拒了中共的統戰，台灣可說固若金湯，中共休想越雷池半步。

鄧小平在發動和平統戰的同時，又聲稱不放棄對台進攻的準備，這是靠嚇而已。有識之士認為，即使國軍完全不抵抗，任由中共運幾十萬軍隊去把台灣佔領，他們也沒有能力；何況國軍的裝備士氣，絕非中共軍可比，不是中共電影醜化那樣的「豆腐」。如果中共胆敢發動進攻，十九自取滅亡。中共攻台不必躭心，目前我們却要趁中共受困於越共的時機，發動對大陸軍事反攻，來個措手不及，中共這頭紙老虎便會現出原形。

中共靠殖民地搵食

一個政權，對於國土，必然重視，凡屬於這個國家的土地，必要把它置於統治之下。這個國家如果有被外人統治的殖民地，必須想盡辦法把它收回。中共自稱強大，可是「建國」三十年，却在自己的大門口，保留兩塊帝國主義的殖民地，這是反常的現象，難怪蘇聯一再加以譏諷；而中共的暗示，這兩塊殖民地還可以繼續維持現狀。甚至到一九九七年新界租約期滿之後。

六七年澳門左仔搞事，把葡萄牙政府弄到頭昏腦脹，寧願把澳門交還中共，這本來是收復國土的大好機會，把統治權接收過來就是了。可是中共不肯接受，勒令葡國繼續負起這個包袱。

澳門維持為葡萄牙殖民地又十多年了，今回因葡國與中共「建交」，法新社和路透社傳出消息：葡萄牙在建交後要把澳門交回中共，這事雖然馬上被有關方面否認，但對香港的股市、人心，也引起微波蕩漾。雖然這兩個殖民地分別由葡萄牙及英國統治，但習慣上把港澳視為一體，且這兩地的性質也大致相同。澳門交還中共，人們馬上會聯想到香港的地位問題，如果香港也交還中共，即使社會上一切「維持原狀」，恐怕至少要跑掉一半的人，工商業及經濟都會陷於崩潰，不可能再那麼繁榮安定。

這個「謠言」的傳出，為什麼左派人士那麼緊張的「否認」，却不由中共「官方」否認？實有難言之隱。中共雖是一個八億人口的「大國」，但實際上是靠大門口的這兩塊小小殖民地生存的，如果「收回」這兩塊殖民地，等於把自己的飯碗敲破，尤其現在要推行四化計劃，經濟上、科技上更少不了港澳，有一點點「收回」的風聲，也會引起巨大風波，非馬上否認不可。如果香港「人心浮動」，可以跑的人都跑光，後果不堪設想。

不過，如由中共「官方」否認，面子攸關，也會成為蘇聯嘲笑的藉口，因此只能由澳門有關方面否認，以安定人心。其實，使港澳維持現狀，中共比英、葡熱心得多，英國在香港還算撈到不少利益，澳門則事實上成為葡國的一個包袱，葡方一再表示要「歸還」中共，是衷心之言，中共不肯接受，是不甘打破自己的飯碗，宰掉這隻生金蛋的母雞。

一個國家要倚靠兩塊殖民「搵食」，這是畸形現象，而香港所以能在中共「立國」三十年後的今天，仍能以殖民地姿態存在，就靠這畸形現象。

雖然中共只承認由英國「管理」，而非「統治」，但也證明一件事：殖民地的「資本主義」還要比中共的「社會主義」強得多呢！

印尼見過鬼怕黑

在東南亞協會國家中，尚未與中共建立正常外交關係的只有印尼和新加坡。新加坡與中共雖沒有邦交，却已與北平建立了貿易關係。

當美國與中共建交後，人們對這兩個國家的動態，十分注意。許多人認為印尼、新加坡會以美國馬首是瞻，很可能步其後塵，與中共建交。但印尼外長莫克塔對此問題作了明朗表示：「印尼無意與中共建立正常外交關係。」

在蘇加諾時代，印尼執行親中共政策，其後發動政變，推翻蘇加諾，在國內大舉清除共黨分子，對外則與中共斷交。到現在，總算維持了多年安定局面，實應歸功於蘇哈圖的反共政策。

東南亞國家中，較為安定的只有新加坡和印尼，而這兩個國家的立場都是「反共」的。

莫克塔解釋印尼不與中共建交的理由是：目前中共的領導階層變幻無常，鄧小平雖然運用他的熟練技巧政策，善為控制局勢，可是他年事已高，恐怕不能維持得很久。更使印尼不放心的是鄧小平會公開表示，中共將繼續支持東南亞的地下共產黨傾覆活動。

莫克塔說：若干已與中共建立了正常關係的國家，對鄧小平這次聲明，都感到不安，因此印尼要「特別小心」。

印尼是受過共產黨荼毒的國家，對共產黨的侵蝕政策，特別敏感，東協國家雖紛紛與中共建交，印尼獨存觀望，因為他們知道，與中共建交，等於引狼入室，使他們滲透、傾覆的活動更加方便。

不與中共建交，可以在國內盡力推行反共政策，加強了國家的安全。印尼此舉，實為明智。

許多人認為，隨着美國與中共建交，未與中共有外交關係的國家，會一窩蜂與中共搞「正常化」，但初步的反應，並不如此。為香港人注目的，是葡萄牙與中共建交，大概已瀕成熟階段，不過，葡萄牙有意與中共建交，已早在美與中共建交前，即使中共葡萄牙建交，也不是受美國的影響。

葡萄牙政變後，葡國領導階層有過多次變化，領袖曾經是狂熱的親蘇分子，當時有項消息說，蘇聯利用澳門作為與中共冷戰的場所，中共既不願「收回澳門」，澳門在蘇修控制下，會成為中共大門口的一個大患。

目前的葡國政權雖沒有明顯的親蘇傾向，但很難預測會不會轉由親蘇派執政，中共與葡萄牙建了交，澳門又仍由葡國統治，中共將必感到不安。印尼要防中共，中共要防蘇修，說來說去，都因共產黨乃是禍害的根源，係人都怕。

彭冲更上一層樓

岳騫

共黨宣佈彭冲已當了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彭冲升得這麽快。也算是第二批坐直升機上來的人。

彭冲福建省人，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福建東中學畢業，性格圓滑，陰沉而不露。其著作亦甚少，只見在中共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表過「技術革命中心問題是羣衆運動」一文。

早年在福建參加中共組織，在紅一方面軍中，担任政治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共軍接受政府改編後，編入新四軍。一九三八年任新四軍蘇中軍區第一團政治委員。

一九四九年五月，隨共軍返福建，十二月任中共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員兼副秘書長。

一九四〇年四月，任中共華東抗美援朝分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任中共福建省委員會統一戰綫工作部部長。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一日，免去中共福建省人民政府委員兼副秘書長及中共福建省委統戰部部長職務，調任中共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長、中共南京市委副書記。

一九五五年七月，升任南京市人民委員會市長。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其省、市、縣和委員會改爲第一書記、書記處書記、書記處候補書記制，改任中共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四日，當選中共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江蘇），同年兼任中共南京長江大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十二月升任中共南京市委第一書記、「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南京市委會主席。

一九六〇年五月，升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處候補書記，仍兼中共南京市委第一書記。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連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議南京市四屆委員會主席。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十七日，當選中共第三屆全國人代會代表（江蘇）。二十八日，任中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江蘇省四屆委員會副主席。

一九六五年一月八日，任中共第二屆全國運動會籌備委員會委員。十月二十四日，任中共「孫中山先生誕辰百週年紀念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起，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書記處書記陳光、李士英、書記處候補書記包厚昌，被指爲執行「劉少奇反動路綫」，鎮壓「革命羣衆」，發動一連串的「武鬥」和「經濟主義逆反撲」。一九六七年「一月風暴」中，江蘇全省陷入奪權和反奪權的混戰，二月起在毛澤東的號召下，江蘇省黨政領導機關由中共南京軍區和江蘇軍區實行軍管，所有的原中共江蘇省黨政領導幹部被整肅或「靠邊站」。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建立「軍、幹、羣三結合」的江蘇省革命委員會時，彭冲被指爲「革命領導幹部」，任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爲中共九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九日，重建「文革」後的中共江蘇省委會時，當選中共江蘇省三屆委員會副書記。

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時，當選中共十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同年十二月毛澤東爲削弱地方幹部勢力，大批的調動各大軍區、各省級軍區司令員，並在調動過程中，解除了他們原兼任的地方黨、政職務。原中共南京軍區司令、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蘇省革委會主任許世友調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原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調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遺留下來的中共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蘇省革委會主任職務，由彭冲以副書記直接升任。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華國鋒聯合葉劍英、陳錫聯、李先念、汪東興等軍、政、特工重要領導幹部，逮捕了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等「四人帮」的首腦人物後，「四人帮」的重要據點——上海，在「四人帮」餘黨的策劃下，仍圖以他們控制的武裝民兵，進行「武裝暴亂」。華國鋒爲首的中共中央，乃急調蘇振華、倪志福、彭冲赴上海，予以控制、整頓。以海軍第一政委蘇振華爲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上海市革委會主任。以上海工人出身的倪志福爲

上海市委第二書記、上海市革委會第一副主任，以彭冲為上海市委第三書記、上海市革委會第二副主任。

彭冲於一九五四年八月，調任中共南京市委副書記，許世友於一九五五年任中共南京軍區司令員，在地方黨、政、軍之聯繫上，已有所接觸。

在「文革」期中，許世友在軍管狀況下，領導建立「軍、幹、羣三結合」的江蘇省革命委員會，重建中共江蘇省委員會的工作，他幾乎排除了原來所有的江蘇省黨政領導幹部，而獨將彭冲納入他的領導班子。

許世友對「文化大革命」「思想不通」，在「支左」工作中、並不積極，彭冲能在他當權的狀況下，被調入江蘇省的黨、政領導班子，而且在許世友的直接領導下，工作七年多，他們之間，當然可以說有相當的歷史淵源的了。

彭冲早年在紅一方面軍及新四軍系統工作，但當時只中、下級幹部，與軍中幹部也談不上什麼淵源。依資料顯示，他的足跡都在福建、江蘇省，與華國鋒系統也扯不上什麼關係。



彭　冲

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四人幫」的首腦被捕後，上海的「四人幫」餘黨，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徐景賢、馬天水、王秀珍，中共上海市委會常務委員、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馮國注、金祖敏、王少庸，中共上海市委會常務委員、上海市革委會常務委員張敬標、黃濤、朱永嘉等仍謀積極反抗，一九七七年十月八日徐景賢、王秀珍、馮國柱等就先後在上海康平路上禮堂開了兩次會，估計「中央可能出事」，王秀珍就要金祖敏的秘書繆文進去北平打聽消息。王秀珍並對公安、民兵作了部署，積極動員民兵三萬一千人待命，要發槍發子彈，進行武裝暴亂工作。同月十二日晚上，馮國注、王少庸、張敬標、黃濤、朱永嘉召集部份人員開會，重新提出八日晚上的那個方案，並提出「還我江青、還我春橋、還我文元、還我洪文」的口號。華國鋒急調蘇振華、倪志福、彭冲至上海，重組中共上海市委會的領導班子，展開了對「四人幫」餘黨的鎮壓工作，平息了上海「四人幫」餘黨的「武裝暴亂」。因而「論功行賞」彭冲亦與蘇振華、倪志福一樣，當上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華國鋒雖然登上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寶座，但總缺乏班底，因此強調毛澤東的「三結合」、「老、中、青三結合」的幹部政策，以憑藉他所掌握的「印把子」，在各派系鬥爭中，示惠幹部，拼湊班底，表面上表示出搞「五湖四海」，不搞「山頭主義、宗派主義」，而且是「論功行賞」，表現的「光明正大」，「任人唯賢」。但是事實上，在多年的權力鬥爭中，中共幹部多已養成「不管是非曲直，誰的權力大就跟誰跑」的習慣，華國鋒繼續執行「文革」期中，毛澤東的「老、中、青三結合」的幹部政策，繼續執行毛澤東以「坐直升機」方式提拔幹部、培植幹部的政策，示恩於幹部，實際上就是促豎立其自己的「山頭」、「宗派」的政策。

但彭冲與許世友關係太深，許世友擁鄧，彭冲自然也倒向鄧子一邊，最近鄧子全力控制各省市，倪志福被調走，蘇振華職務重心仍在海軍，上海市的大權也就自然落入彭冲的手中了。

我們爲什麼不與共黨和談？

陳綏民

美國與中共建交後，共黨乘勢進行「和談」心戰攻勢，企圖分化瓦解我們堅强反共堡壘，我們只要回顧歷史，就決不與中共進行「和談」，正如抗戰初期蔣百里先生說：「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同他講和！」只要我們堅持到底，反共的最後勝利，一定屬於中華民國。

中共的兩手策畧

在共產黨人的字典和心目中，沒有和平，只有革命鬥爭，列寧在一九二〇年就說過：「我們的道德是從無產階級鬥爭產生的，共黨主義的道德，乃是為階級鬥爭而工作的道德。凡是有利於階級鬥爭的一切方法，都可採取。」又說：「無產階級專政乃是一種持久的鬥爭——流血與不流血的，暴力的與和平的，軍事的與經濟的，教育的與行政的鬥爭。」列寧在其「左傾幼稚病」和「我們的革命」兩文中，更具體說明：「和平是在不勝敵人的時候，需要爭取喘息的時間，那怕是一分鐘的時間，爭取時間聚集力量，準備作下一次的鬥爭」。「聯合次要的敵人，孤立和打擊消滅主要的敵人。」史達林在其「論革命的戰畧與策畧」一文中，更明白的指出：「在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爭中，總的策畧目標不變，但策畧可以依客觀的形勢而轉變。和平是手段，解放的革命戰爭才是最後的目的」。毛澤東在「論統一戰綫」的策畧時，特別强調了「既聯合也鬥爭」，「利用敵人的矛盾擴大運用，和平是形式是手段，鬥爭與戰爭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他曾進一步的指出：世界上只有兩種形勢：「一種是人民革命阻止戰爭，一種是人民要求解放與革命引發戰爭。」

因此，在中國共產黨承襲的理論教條與觀念中，和平與戰爭是一體的兩個面，是相互運用。他們口中高喊和平，實際上它是準備着戰爭，當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來訪問印度，與尼赫魯交歡時曾發表「和平共處五原則，同時在日內瓦會議上販賣此一五原則之口號，結果何如，中印邊界的戰爭不久隨着發生，迫使印度轉向聯蘇，日內瓦會議造成了劃分南北越的的協議。周恩來當時的的致詞說：「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為爭取和平而進行的重大努力，產生了有效的結果，——繼朝鮮停戰後另一場嚴重的戰爭，為時八年的印度支那戰爭結束了……這個重大勝利，有助於促進亞洲集體的和平與安全，有助於進一步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結果是越共首先得到中共一百億以上（鄧小平自供）的軍火物資和人力支援。大胆的發動南侵的戰爭，同時並得到蘇聯的援助，與美國在戰場交手，最後瓦解了南越政府，贏得了這一場所謂軍事解放戰爭的勝利，這是和平與戰爭兩個策畧運用的典型。

今天中共利用美國人民企求和平的畏戰心理，不惜採取低姿態，聯美反蘇。利用明天的次要的敵人，來打擊消滅今天的主要的敵人，形勢上是防蘇與反蘇，實質上的主要敵人則是中華民國，所謂「項莊舞劍，志在沛公」，因為中華民國的存在，使中共政權永遠無法安定與穩固，消滅了中華民國就使大陸千千萬萬爭自由、爭人權、反暴政、反極權的人民失去信念與依恃，失去了嚮往歸心的燈塔與標竿，使生活在海外的三千萬中國人失去歸依與樞紐，因之中共少數當權者要藉美國政府的手與口和行動，來埋葬所有中國人爲爭自由反共產而生存的一綫希望。

目前中共固無力犯台，也不敢在台灣海峽挑起戰爭，但它必然利用美國中共建交後這一形勢，展開統戰攻勢，放出和談烟幕，以台灣回歸大陸極權統治下底統一運動作號召，以淆亂視聽，並將運用在美國的同路人及一切野心份子來分化我們的團結，軟化所有中國人的反共鬥志，為其未來的軍事戰畧鋪路，我們英明的蔣總統經國先生早已洞燭其奸，已一再嚴正的聲明，表示了中華民國的決心，在任何情況下絕不與共黨談和，這是我們國家領袖的意志，也是我們全民的意志，任何謊言，任何烟幕，任何巧言花招，均不足以動搖我們的這一意志與信念，我們惟有堅强的團結，萬衆一心，把反共的鬥爭進行到底，不勝利絕不終止。

血的歷史經驗與教訓

我們爲什麼絕不與共黨談和，中華民國的政府曾經有過數十年與共產黨交手的經驗，談和的教訓，這些血的經驗的教訓，使我們深切的了解，和共產黨談和是與虎謀皮，與豺狼同眠，最後得到的是人民的血和白骨，下面我舉出幾個最足以使世人作為警惕的歷史典型範例和教訓：

第一次：國民黨容共：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允許共產黨以個別身份參加國民革命的行列。於是共產黨藉着國民黨作掩護而發展其組織，秘密滲入黨政軍各部門，待其羽翼成長，首先策動李芝龍的中山艦叛變，繼之，在廣州，在上海，在武漢，利用國民革命軍北伐，到處發動工人罷工與暴動，最重要的是民國十六年八月一日周恩來，朱德與賀龍、葉挺等發動南昌的軍事暴動，在第三國際唆使下製造寧漢分裂，企圖阻撓北伐，幾乎使我北伐統一運動功敗垂成，最後流竄井崗山和江西瑞金，成立紅軍和蘇維埃政府，進行流竄叛亂，殘民禍國將近十年，製造內亂，引

來日本的侵華野心。

第二次：共產黨投誠：（民國廿六年—一九三七年）：民國廿四年至廿五年共黨被圍剿，由江西流竄到陝北，窮途末路，首先陰謀策動雙十二事變，刦持領袖，要求停止剿共的內戰，一致對外抗日，並由周恩來一再秘密函中央負責人表達中共輸誠求和之誠意，待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共馬上發表了「八一宣言」，表示願意與國民黨合作參加抗戰，九月廿二日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共中央發表所「謂共赴國難宣言」，曾提下列四項諾言：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所必需，本黨（中共自稱）願為其澈底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發，担任抗日前綫之職責。

結果中共不僅未履上項諾言，紅軍接收改編為八路軍後，領着政府的軍餉，假藉抗日的名義，到處擴張與搗亂，襲擊國軍，阻擾抗戰，割據延安，破壞統一，政府為了全面抗日，一再容忍，乃使共黨勢力得以坐大。

第三次：國共和談（民國卅四年至卅七年—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當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日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後，中國八年的艱苦抗戰，得到全面的勝利，正待準備接收與復員之際，毛澤東於十日的當天，即蘇聯出兵東北的第三天，從延安發出聲明：「指使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軍隊向淪陷區實行廣泛的進攻，阻止政府軍的接收，猛烈的擴大解放區。」當晚朱德亦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的名義，發出七道命令，指使各地共軍全面進攻，其進攻任務主要「配合蘇聯紅軍與外蒙古軍隊進入中國境內作戰」，實際上中共的林彪已率領渤海縱隊徒手進入東北，接收蘇聯解除關東軍的武裝裝備，阻止政府接收東北。

在此同時，共黨中央又發表了「對時局宣言」，提出六項主張，倡議和平談判統一，在國際間及國內宣傳國民黨發動內戰，政府為了眞正的和平與統一，以謀國家的復興與振興，乃委曲求全，邀毛澤東至重慶舉行會談。八月底由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及張治中至延安陪毛澤東飛重慶。並由其指派周來與王若飛為中共之代表，與政府代表舉行五次會談，至十月十日發表「雙十會談紀要」，其重要事項為五大項：

（一）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下長期合作

（二）關於政治民主的問題：由國民政府召開國民大會各項問題。

（三）關於國民大會問題：關於國民大會代表之產生，選舉法及憲法草案等。

（四）關於軍隊國家化問題：中共提出政府應整編全國軍隊，確定分區實施計劃，以謀軍令之統一，中共考慮整編為二十個師，雙方同意組織三人小組進行之。

（五）關於受降問題，中共提出重劃受降地區，參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在共軍接受政府命令後，參加受降工作自可考慮。

十一日老毛離開重慶返回延安，行前曾發表演說：新華日報於九日刊載其全文，其中最主要一段話：「中國今日只有一條路，就是和，和為貴，其他一切打算都是錯的。」「國共兩黨與各黨派團結一致，不怕困難，在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方針下，在蔣主席領導下，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的方針下，一切困民都是可以克服的！」

但當毛澤東返回延安在楊家嶺中共中央總部，向其政治局高級幹部的秘密談話中說：「我們與國民黨的談和是迫於目前的客觀形勢，敵強我弱，需要的是爭取時間和國內國際的同情。和國民黨的鬥爭是長期的，戰爭是無法避免的，打放手的打，打垮國民黨才是最後的目的……」

雙十會談的墨瀋未乾，中共即進行全面叛亂，同時在國內利用民盟及職業學生發動學潮，掀起「反內戰」、「反獨裁」、「爭民主」的風潮，十二月十五日美國杜魯門總統發表對華政策聲明，並派馬歇爾將軍來華為調處中國和平統一問題的特使，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年）一月至七月由政府代表、中共代表及馬歇爾組成三人小組舉行了六次會議，達成協議四：

（一）一切戰鬥行動立即停止。

（二）所有中國境內軍事調動一律停止，但對國民政府軍隊為恢復中國主權而開入東北在東北境內調動，並不影響。

（三）破壞與阻碍一切交通之行動必須停止。

（四）為實行停戰協定，應即在北平設立軍事調處執行部，由委員會三人組成，一人代表國民政府，一人代表中共，一人代表美國，所有必要訓令及命令，應由三委員一致同意，以中華民國主席名義，經軍事調處執行部發佈。

可是經由軍調執行部所發出之指示與命令，從未為共軍所遵守，首先林彪利用「東北民主聯軍」之名義在東北發動攻勢，阻止國軍進入東北，聶榮臻之華北共軍團進攻張家口及熱河，陳毅之新四軍則進攻蘇北與山東，在美方的調處壓力之下，使國軍處處居於被動與挨打，美國用「和」來縛住政府的手脚，而蘇聯則支持共軍用「打」來傷害中國政府與國軍，所有野心政客及共諜則用爭民主、反獨裁、反內戰、反飢餓來欺騙全國的民衆，就在馬歇爾和毛澤東合倡「組織聯合政府」的和平統一口號下，以談談打打，打打談談的方式，以和平為餌，瓦解我們的民心與士氣，直到三十八年且以我們的先總統蔣公不下野則美援不再來為要脅，於是李宗仁上台再度倡議和談，並派張治中之流組團赴北平，最後引來共黨的大軍渡江，是以中共利用美國之力打垮我們的政府，而導致了大陸淪陷的悲劇，跟着才有韓戰與越戰的發生，在這兩場戰爭中，美國求和不求勝，使美國的子弟白白的流血與犧牲。一九七三年一月廿六日在法國簽訂的「巴黎和約」，又為越南寫下了淪亡的悲慘結局。

以上這些與中共的合作與和談的歷史紀錄，是頁頁血的歷史教訓，所有中國人永遠不會淡忘，斑豹至死也不會褪色，毛周雖死，華鄧繼承其衣缽，只有無知的傻子才會相信共黨的和平誠意。

蘇聯在亞洲的戰略地位

尹廸光

從國際政治觀點看來，如果說蘇越條約是蘇聯對日本．中共「和約」的一記耳光，那麼支使越南攫取金邊，就是蘇聯對美國．中共建交的另一記耳光，而這一記是掌得如此迅捷有力！現在不是再聽信若干政治家自我陶醉地說什麼「和約」「建交」不致於刺激蘇聯，倒對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安全」有所貢獻的時候，而應該是面對現實．對當前局勢和蘇聯戰略的未來動向認眞檢討，及早籌謀對策的時候了！

蘇聯展開締約攻勢

進入七〇年代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蘇政策一直是在矛盾中進行。一方面希望對蘇緩和，希望和它在限武、裁軍問題上達成協議；一方面又拉攏中共，刺激蘇聯，使它激忿而爭權，更加緊擴軍和對外擴張。

西方對抗蘇聯的政策，常是紙上談兵，而且常作沒有原則的改變。蘇聯的反擊則是沉着有力的具體行動。從一九七一年七月尼克遜決定訪問中共從事他的「和平之旅」消息傳出後，蘇聯就展開它以締結「友好合作條約」從事全球戰略部署的行動。例如：蘇印「和平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日簽訂）、蘇聯伊拉克「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二年四月九日簽訂）、蘇土「善隣宣言」（一九七二年四月十七日）、蘇聯索馬利亞「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一日簽訂，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十三日由索單方面廢止）、蘇聯安哥拉「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簽訂）、蘇聯莫三鼻給「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七年三月卅一日簽訂）、蘇越阿「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簽訂）、蘇聯衣索匹亞「友好合作條約」（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日簽訂）、蘇聯阿富汗「友好善鄰合作條約」（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簽訂）。這些條約都附有程度不同的軍事合作或同盟條款。在非洲之角的動亂中，蘇聯失去索馬利亞的柏柏拉港，卻可以在索匹亞的馬薩瓦港為補償。南也門傾向蘇聯後，亞丁港也可供蘇使用，伊拉克與一度與蘇疏遠，最近又獲蘇聯承諾，協助它加強國防力量，亦對兩伊戰爭中的伊朗與整個中東局勢，都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如果從安哥拉的羅安達港起，把上述國家的戰略要地連成一個鏈條來看，那是多麼相當驚人的。

反觀自由世界，從尼（克遜）基（辛格）時代的三角，五強論，到卡（特）布（里辛斯基）時代的三邊（美、日、西歐）論，都把複雜的國際情勢，弄成簡單的圖式化，在自己的假定和預估中兜圈子，都是不切實際的。

對中共進行大包圍

一九七八年五月，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共，在「三邊」之中，又加了一個中共。就是說，在亞洲向美、日、中共結成「反霸同盟」（借用日本「每日新聞」所用名詞）來對抗蘇聯，他在北平還曾發表激烈的反蘇演說，他離開北平後，玩「中共牌」的說法就大事流傳。而差不多就在此時前後，中共的對外活動也大大增强。一九七八年一年內，華國鋒訪問過北韓、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伊朗，鄧小平訪問過北韓、羅馬尼亞、日本、



蘇越勢力向東南亞擴張圖

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李先念還訪問過菲律賓，其他的中共大小代表團外出訪問的，幾乎是絡繹於途。他們大嚷大叫地到處去搞反霸統一戰綫，更具體的說法是對蘇聯進行反包圍。

包圍和反包圍的說法，也來自西方世界。蘇聯在包圍中共，倒是確實的。中共自己也承認。一九七八年五月廿日的香港「文匯報」，刊載有「鄧小平答美報人問」一則報導，其中說到他在答覆合衆國際社代表團的問題時，頻頻提到的話題是說，「蘇聯人正在企圖包圍中國（共），正在整個非洲利用古巴軍隊，不斷加强蘇聯的軍力，將中國沿海的蘇聯海軍部隊升級，擴大俄國的導彈和核能力。他說，中國（共）是不怕包圍的。他形容蘇聯的活動是對『中』美兩國的共同威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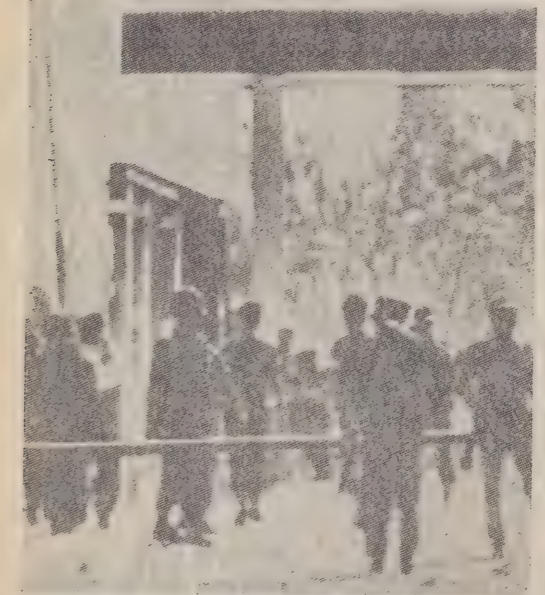
在中國大陸北、西、南三面，遍佈着蘇聯及親蘇的勢力，誠如日本某報所說，綿亘達二萬公里的邊界綫上，有三分之二已在蘇聯直接、間接的軍事勢力包圍之中。這種包圍是確實的，至於中共所構築的反包圍網，至多也只能稱之有名無實。

在蘇聯對中共的包圍綫上，任何一個與蘇聯有「友好合作條約」的國家，發生任何較嚴重的事故，都將影響到中共。但其中最敏感而影響最鉅的莫過於中南半島。在那裏，軍力相當强大而立場親蘇的越南，有吞併中南半島三邦合組「印支聯邦」的野心。那會使中共腹背受敵，因而中共支持赤色高棉抗拒。早在一九七六年四月，越高就發生武裝衝突，但由於經濟困難，內部不穩、師出無名且中共支持金邊，使得越南的行動遲遲不前。

加强控制中南半島

由於日本和中共的「和約」刺激了蘇聯，它在經濟上大力支持越南，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日與越南簽署「友好合作條約」，撥交兩艘千噸級護航艦供越南使用。於是，十二月四日河內電台廣播了「高棉救國民族統一戰綫」的宣言，公布共十一項政治綱領，為在高棉扶植傀儡政權作好準備。十六日美國和中共宣布行將建交，廿五日越南和高棉叛軍發動攻擊，廿八日高「統一戰綫」宣布對外政策，要和越南恢復友好合作關係。今年一月七日金邊失陷，先一日越南就承認了高「統一戰綫」是高棉唯一的當局代表。看來，「印支聯邦」的實現已是時間問題，中共又將如何對付？

在較早時期，中共曾指稱蘇聯有兩條弧形綫正積極向東南亞伸展。一條由北向南，由蘇聯的海參威、日本、東海、南海直到越南的金蘭灣；一條由西向東，由非洲、中近東直至印度支那。又說，蘇聯在東南亞所走的是擴張三部曲：第一步，在越南是府內清除越籍華人。第二步，對寮國實行軍事佔領，對高棉積極用兵，企圖建立由蘇聯指揮、越南控制的印支聯邦。第三步，由蘇聯幕後指使，越南出面推銷布列茲尼夫的「亞洲安全體系」，將整個東南亞納入蘇聯的勢力範圍。而今看來，越南前兩步已差不多走完，下一步即將開始。這標誌着蘇聯在中南半島乃至整個亞洲戰畧地位的增强。中共的下一步該如何走法，跟着中共警告越南、支持高棉的美國，下一步又該如何走法。



金邊陷落泰軍加邊防

美應不再玩弄權術

中南半島情勢打破了亞洲的權力平衡，增高了世界的緊張局勢。蘇聯已有效地打擊了美國和中共的聲望，掌握了亞洲有利的地位，它是不會就此止步的。日本已表示憂慮，泰國總理克利安薩要到日本去商討中南半島情勢，美國又重新檢討從韓國撤軍的計劃，美、英、法、西德四國首腦在瓜得羅普舉行高層會議，這反映出世人已認識到局勢的嚴重性。

不過，高層會議認為美國和北平建交，不會刺激莫斯科，那仍是欺人自欺！

高峯會議決定重視第三世界的開發，倒值得注意。本來，布里辛斯基戰略的兩翼，一是強硬對付蘇聯，一是協助開發第三世界。前者只是用棍棒激怒了棚裏的熊而缺乏有效的對策；後者則在「三邊」內加個中共，仍是大國主義。甚至中共一九七一年對盟友巴基斯坦坐視不救，一九七八年對高棉也可能只限於大聲叫囂而無力幫它一手。美國曾眼看着龍諾、阮文紹倒下去，無力挽救安哥拉的赤化，在索馬利亞事件中被看成「紙老虎」，泰國一位官員說：「我們才知道世界上只有一個超級強國，那就是蘇聯」！美國背棄中華民國後，更使得多少盟邦對它失去信賴，嚴重地打擊了它的聲望。

如不及時改弦更張，就很難在世界上重建領導地位，也就難以和蘇聯抗衡。這並不是我們願見的事！

蘇聯本身也充滿了問題，它的到處顛覆、擴張也不難被人識破，它每一次得手，都是自由世界的錯誤所導致。如果美國能虛心檢討、面對現實，不再把敵人當朋友，不再幻想在敵人中間去玩弄權術，以一個團結的自由世界，去對付一個分裂的共黨世界，是綽有裕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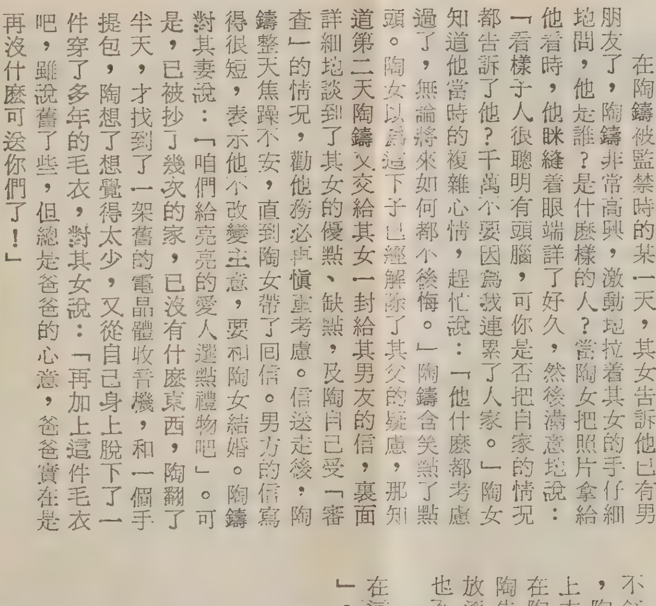
陶斯亮

你也不相信爸爸？」陶鑄當時的表情，「是只有受了最大傷害和委屈的人才會有的」。

辱罵圍鬥低頭認罪

陶女繼續寫道：一個炎熱的八月天，突然有一羣彪形大漢闖進陶鑄的軟禁處，說是要開批鬥會，二話沒講就把陶押走了。陶妻正患病，可是仍然被硬拖去「陪鬥」。「屋裏是死樣的沉寂，空蕩蕩的，只有屋外看守的沉悶脚步聲陪着我在屋裏發愣。我實在放心不下，想去看您和媽媽，又怕惹出麻煩被趕出去」。正當陶女躊躇不決時，有個看守偷偷地走進去對她說，「你想去看就去看看吧，沒關係的。」於是陶女站在圍鬥的人羣後面看着。當時，鬥陶的人故意製造氣氛，來拍攝電影，準備在全大陸放映。陶鑄夫婦站在台前，鬥他的人吼着，叫着，要陶鑄夫婦低頭認罪，背誦「語錄」，接受辱罵和圍攻，對於這種人格的侮辱和摧殘，陶女實在不忍再看，不等結束就先回去了。陶女給其父母準備熱水，等他們被放回來好燙燙站腫了的脚。

批鬥會結束後，十幾個人押着陶鑄回去，陶鑄氣呼呼地坐在椅子上，其女端着盤走過去，忽然看到陶鑄的額頭上有個大包，便撲上去想帮其父揉揉，可是陶一把將其女推開，憤怒地說：「別管它，讓它留着。要不是相信共產主義，老子今天就和他們拼了」！



只有過兩次喜悅

陶女記起在這段時間裏，陶鑄曾有過兩次喜悅。一次是被帶出去看大字報回來，高興地對其妻女說，剛才見到了陳毅，儘管周圍監視的人很多，但陳毅還是意味深長地向陶點頭致意。另一是陶女碰到了朱德之妻康克清，康悄悄地把陶女叫到身邊，詢問陶鑄夫婦的情況，分手時再三叮嚀陶女，一定要勸其父母「相信黨、相信羣衆，要堅強地活下去」。當陶女偷偷把這些話告訴陶時，陶鑄又微笑了一次。

在陶鑄被監禁時的某一天，其女告訴他已有男朋友了，陶鑄非常高興，激動地拉着其女的手仔細地問，他是誰？是什麽樣的人？當陶女把照片拿給他看時，他眯縫着眼端詳了好久，然後滿意地說：「看樣子人很聰明有頭腦，可你是否把自家的情況都告訴了他？千萬不要因為我連累了人家。」陶女知道他當時的複雜心情，趕忙說：「他什麽都考慮過了，無論將來如何都不後悔。」陶鑄含笑點了點頭。陶女以為這下子已經解除了其父的疑慮，那知道第二天陶鑄又交給其女一封給其男友的信，裏面詳細地談到了其女的優點、缺點，及陶自已受「審查」的情況，勸他務必再慎重考慮。信送走後，陶鑄整天焦躁不安，直到陶女帶了回信。男方的信寫得很短，表示他不改變主意，要和陶女結婚。陶鑄對其妻說：「咱們給亮亮的愛人選點禮物吧」。可是，已被抄了幾次的家，已沒有什麽東西，陶翻了半天，才找到了一架舊的電晶體收音機，和一個手提包，陶想了想覺得太少，又從自已身上脫下了一件穿了多年的毛衣，對其女說：「再加上這件毛衣吧，雖說舊了些，但總是爸爸的心意，爸爸實在是再沒什麽可送你們了！」

妻病女離悲痛欲絕

很快，中共中央就强迫陶女與其父母分開，再不允許陶女和其父在一起。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陶女與其母在廣播裏聽到播出姚文元的文章：「評陶鑄的兩本書」，陶女神志恍惚，悲慟欲絕，陶妻則因一切已在預料之中，故甚鎮靜，兩母女相對無言，彼此心裏都明白，陶鑄這次是被徹底揪出來了。過了一會，陶鑄走過來，兩眼發直，悲憤地自言自語說：「姚文元這是置我於死地啊」！當晚陶鑄一夜沒睡，在屋裏徘徊着，直到天亮了。

一兩天後，有人找陶女談話，要她立即離開北平去東北白城子。當時陶女正發高燒，陶妻也患重病，體重只剩六十斤。陶女要求暫緩幾天再走，立被拒絕。為了不使陶鑄再傷心，陶鑄的妻女沒有把趕走陶女的事告訴他。陶女走前的那天晚上，一直找各種藉口待在陶的屋裏，陶女想哭，又怕陶發覺，只好强忍着，陶看出其女有些反常，以為是身體不舒服，再三催其女早睡，其女只好走了。這一夜，陶通宵在看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其女幾次披上衣服要過去，都被其妻攔住。第二天破曉，其女在陶的房前轉了很久很久，不能決定是否該進去向陶告別，後來終於咬着牙沒和陶鑄告別就走了，被放逐到青海、甘肅，一待就是五年，甚至連一封信也不允許寫給陶。

陶鑄在政治上被整肅，在生活上又妻病女離，在這幾重痛苦的折磨下，幾次申請「要去農村落戶」。陶對其妻說：「我們老兩口好好勞動，只要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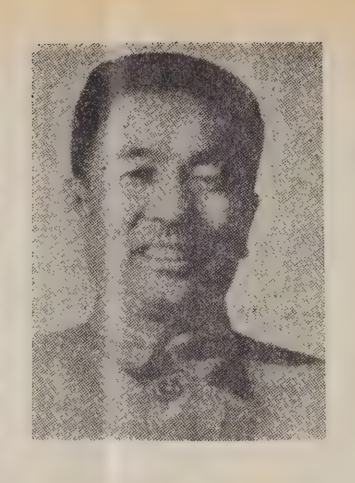


毛、林及陶鑄　中

陶鑄的生前死後

南方客

去年十二月廿四日，中共在北平爲彭德懷、陶鑄平反及開追悼會，稱贊陶鑄「鞠躬盡瘁」；在此之前，中共「人民日報」於十一日刊出了一篇陶鑄女兒陶斯亮所寫的長文，「一封終於發出的信」，用這種有幾分浪漫主義色彩的手法　宣布「文革」初期地位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中共第四號頭目陶鑄已在九年前慘死。這名「文革」前歷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局第一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兼中宣部長等要職的大頭目，死後居然屍骨無存，不知被拋到那裏去了。陶鑄在廣東搞土改時，提出「村村見血」口號　今死無葬身之地，可謂報應不爽。



陶　鑄

陶女把陶鑄被整的經過敘述得很生動，看了之後，令人有不知何世之感。這樣高級的共頭，都會被這樣胡整，一般老百姓更那談得到「人權」？下面是這個故事的大畧：

最大的保皇派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的半夜裏，陶女的幾個同學猛然把陶女從睡夢中叫醒，遞給她一張「打倒陶鑄」的傳單，上面印着當時中共中央幾名要人對一些「羣衆組織」的講話，說陶鑄「背着中央文革小組獨斷專行」，是「中國最大的保皇派」，說要「發動羣衆」把陶鑄「揪出來」。陶女說，當她於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離開北平回她上學的上海時，陶妻曾志對她說：「你爸還是有一定的危險性，弄不好就會粉身碎骨，你要事事謹慈……。」

聽了陶妻的話，陶女驚奇極了，也傷心極了。她寫道：「你知道女兒是單純的，我不敢想，可無情的現實卻逼得我不能不想：爲什麽他們要這樣從背後揷你一刀？可憐的爸爸，在你被拖出來的最後一瞬間還被蒙在鼓裏，成了一個可恥的政治騙局的無辜犧牲者。黨中央政治局的一個常委，政府的一個副總理，沒有經過黨的任何會議，黨也沒有做過任何決議，以後也沒有追發過任但補充文件，就這樣任憑幾個人信口雌黃，莫名其妙名被趕出政治舞台，橫遭囚禁迫害，我想不通，這究竟是爲什麽？爲什麽？」

陶女接着回憶起在不久前，有些人悄悄告訴過她：陶鑄之所以被趕出「釣魚台」（編者按：釣魚台是北平西郊的一個風景區，當時被中共「中央文革小組」選作辦公地點。）那是因爲他調到中央後，江青想拉他在一次中共中央會議上，帶頭向鄧小平發動攻擊，而陶鑄拒絕了，而且陶鑄要保一些共幹，爲此跟江青等頂得很厲害，江青對陶發了好幾次脾氣。這些人還對陶女說：「你該提醒爸爸，江青不好惹，能退讓就退讓點吧！」結果，陶鑄還沒有被「提醒」，就被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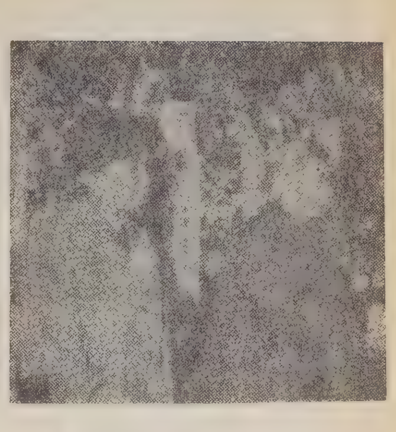
變成白頭駝背老人

直到當年八月，陶女想盡了辦法，才得到允許去北平看陶鑄。那時，陶鑄和他病中的老婆被軟禁在住所裏，他出來接女兒時，像孩子一樣的高興，但陶女發現其父，已由當權時的一臉神氣，變成了一個聲音嘶啞，頭髮花白，駝背的老人了。陶女自問道：「僅僅幾個月的工夫，你怎麽就被折磨成這個樣子了呢」？

陶女說，當時其父已完全喪失了自由，飲食起居都有專人監視，陶鑄除了被帶去看大字報外，只有晚飯過後的那段時間，能到屋外的廊上放放風，放完了風回到禁閉的室內。陶鑄每天都用急促的步子在不大的房間裏走來走去，經常是幾個小時、幾個小時這樣急促地走着，當時的情景眞像是一只被關在籠子裏的猛虎。

陶女說，中共中央爲了把陶鑄搞臭，便大肆散布陶鑄是「叛徒」。當陶女初次聽到其父是「叛徒」時，心被嚇涼了。有一次，趁監管人不注，陶女心懷疑慮地質問其父：「你出賣過同志嗎？」聽了陶女突如其來的質問，陶鑄一下子愣住了，十分惱火，憤怒地直視着其女的眼睛，難過地說：「難道

左起朱、鄧、陶、林彪



陶妻曾志及其女在追悼會上

月有三十元錢，就能過得很好了」。

陶女被放逐在西北高原時，有了兒子，這個小孩又被送到北平陶女的丈夫處。據陶鑄的女婿寫給其女的信中說：「我們多次請求把孩子抱進去讓他外公看上一眼，都被拒絕了，我只有抱着不滿周歲的小亮，佇立在蕭瑟的秋風中，默默地等待在外公住處的門口，盼着外婆出來，看一眼小亮，然後回去把他牙牙學語的可愛乖相講給外公聽，引外公高興……」每當接到這樣的家信，陶女都恨不得立刻回北平。可是經過多次申請「回家探親」，都被拒絕。突然，在一九六九年十月下旬的一天，陶女被通知馬上回北平，這種意外的「開恩」，使她不知所措。在這之前，這個「叛徒」、「中國最大保皇派」的女兒是嚴禁離開西北的。陶女提心吊胆去到北平，其夫去車站接她。他臉色陰沉憂鬱，强做笑臉對陶女說：「你只能見到媽媽了……」聽到這話，陶女就像遭到了雷擊，趕忙問：「爸爸呢？」他避開她的眼睛，低聲告訴她，根據「中央」一號通令，陶鑄被「疏散」去外地了，接着他說：「別慌，聽說，聽說安排得還好。」

瀕臨死亡仍要下放

陶妻在一個臨時住的招待所裏等着見女兒，當屋裏只剩母女倆的時候，陶妻的臉變得煞白，劈頭就說：「你爸爸活不長了，他得了癌症……」，她抽泣，再也說不下去。但陶妻很快就控制了自己，給其女講述陶的病和不久前被迫生離死別的情景。原來陶在一九六八年十月就感到身體不適了，由於被監禁，就醫有種種限制，一直拖到第二年四月膽囊受壓，全身變黃，病態危態後，才被允許去醫院治療。可是晚了，探查結果證明陶得的是胰腺癌，雖然做了根治手術，可是到了九月，病情再度惡化，此就陶再沒有出過門。胰臟靠近腹腔有一個大神經節，癌塊侵犯神經會引起極大的疼痛。陶的病情記錄中寫着：「經常痛得在床上東倒西歪，前翻後仰，每次痛過後，都是一身大汗，要用幾條毛巾才能擦乾，像這樣，一天要發作三、四次……虛弱得連大便的氣力都沒有，每隔幾天，就得用手給他通大便。」有一次，陶在夜裏痛得實在熬不住了，就請求身邊的監管人員給幾片止痛片，遭到的是厲聲呵斥。極度衰竭的陶鑄，只好從床上扎着起來，跟跟蹌蹌，一跌一撞地去去取藥。

當年十月中旬，陶鑄差不多已瀕於死亡。就在這時，「上面」却來了命令，要把他「疏散」到外地去。「專案人員」對陶妻說：「根據一號通令的精神，陶鑄要馬上離開北京，去安徽合肥，我們給你考慮過了，最好去廣東插隊。如果你要同陶鑄一起去，到合肥後要斷絕和女兒的一切來往，因爲陶鑄的住處不能讓人知道。如果你不去合肥，那麼就要和陶鑄斷絕聯繫。」一直截了當說，就是讓陶妻曾志在丈夫和女兒之間作一個選擇。陶妻同陶商量，陶鑄經過反覆考慮後對其妻說：「我活不久了，你跟我去也幫不上忙，何苦再犧牲你？還是爭取和亮亮在一起吧，現在不行，將來總還可能，有你和亮亮在一起，我也放心了，我們只有她這一個女兒……。」

死後屍首不知何處

陶鑄起解的日子終於到了，再有一個多少時他就要被押送去合肥，他知道此去離泉台只有一步，再也見不到妻女，陶妻也知道這是他們的訣別。陶由於不完全性物梗阻已經幾天沒吃東西。陶妻強顏歡笑地爲他切了一片薄薄的麵包，爲了安慰其妻，陶鑄忍着巨痛一口口把麵包強咽下去，每咽一口都要流一頭汗。「專案人員」問他還有什麼話要講，他沉思了一下，一字一句地說：「我已經是油盡燈殘的人，他們盡可隨意給我做結論。」陶鑄夫妻就要分手了，陶對其妻說：「我怕是難見到亮亮了，等你看到她要告訴她，爸爸對不起她，讓她跟我受委屈了。」說完和其妻握了握手，陶妻要送他也不讓，就這樣由人架着上路了。

陶鑄走後，其妻很快就被強迫去廣東。陶女夫婦跟着乃母，去廣東農村幫她安排了「新家」。「那是一間破舊的小屋，陰暗潮濕，四面漏風，有很多虫」，在這間房裏，體弱多病的陶妻曾志孤苦伶仃地生活了三年。一九六九年十二有的一天，「廣州軍區」突然有人去找曾志，通知她：陶鑄到合肥後四十三天就死去了，時間是十一月三十日上午十一時。聞訊後陶妻臉色鐵青，但在來人面前不敢哭，一直到人走後才淚下。她與陶女堅決要求去合肥料理陶鑄的後事，但是遭到拒絕，一直到現在，中共雖爲陶鑄「平反」，但誰都不知道陶的屍骨淪落在何處。

陶鑄死了，其女因爲要表現出「站穩立場」，跟他「劃清界限」，因此哭都不敢哭，而在他死亡一週年的時候，一個人在西北高原的月夜，給其父「荒祭」。那是一九七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離陶死亡一週年還差兩天。陶女寫道：「當時我仍身不由己，來自四方八面的監視，使我不能對您的死表示任何哀悼。於是我只好提前兩天避開那些人的注意來暗中悼念您。那天晚上，我找了個借口，一個人先回了宿舍，偷偷地在衣服裏面蒙上早就準備好的黑紗，去到單位外的一個事先選好的荒僻場地，對着您逝世的東南方，向您恭敬地默哀了三分鐘，然後借着月光唸了寫給您的悼詞。」

由陶鑄的情形，可以推想到中共對一般被「打倒」的共黨頭目的處置辦法。所有劉少奇、彭德懷等，當年恐怕都是同一遭遇。幹共產黨幹了一輩子，結局就是這樣。

從思想路綫與歷史恩怨看華鄧鬥爭

李復華

當前中共內部派系鬥爭之所以無法消弭化解，而成爲惡性的長期鬥爭，主要是因爲在思想路綫與歷史恩仇兩個方面，都存在着若干死結。

在思想路綫方面，主要是：（一）毛澤東在「無產階級專政制度下繼續革命」和「以階級鬥爭爲綱」及「資產階級就在黨內」等思想路綫的作俑。

中共與蘇共分裂對抗後，斥蘇共所行爲修正主義，在思想路綫上提出所謂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繼續進行階級鬥爭的革命理論，並强調「以階級鬥爭爲綱」，鬥爭的對象是黨內的走資派，並於文革大鬥劉、鄧走資派中實踐之，更强調此項黨內派系鬥爭是長期的、反復的、必然的。毛此一思想觀念，經過十餘年的踐履薰陶，已深入共黨人心，形成一種在黨內搞派系鬥爭是「革命」的、必然的的觀念，並習以爲常，遂使中共內部派系鬥爭，綿延無已，一再反復。

（二）必須擁毛、肯定文革與必須鞭毛、否定文革的死結。就反蘇修與清除異己之現實需要言，對毛「續繼革命論」、「三個世界論」及「三反革命外交政策」等路綫政策，華、鄧兩派都須借重。但在派系鬥爭的目標要求上，則華、葉派必須堅持擁毛和肯定文革，因其權力地位泰半來自文革，否定文革，其權力地位與名譽，必同被否定。至於鄧派，乃文革打擊對象，受盡批鬥侮辱，仇深恨切，其所持之劉、鄧走資修正主義路綫，與毛之文革路綫，有如水火，不否定文革，其路綫即無由恢復，不根絕四人帮文革帮派體系，容其死灰復燃，則勢必再被打倒，故必須鞭毛、否定文革。華、葉派之始終高舉毛旗幟，捍衛毛路綫，堅反否定文革及擴大打擊面，多方梧蓋阻批；鄧派之力主「實事求是」「一切思想路綫須經實踐檢驗，以定其正確與否之實驗論」（實係杜威、胡適的哲學觀點），從而要求修改乃至糾正毛文革思想路綫，堅持反攻倒算，根絕文革帮派體系，全面否定文革。兩均針鋒相對，積不相容，已形成爲你死我活之派系鬥爭的死結。

（三）强調成份論與不計成份論的偏執死結。根據馬列共產革命理論，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之中共，自應實行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並由工、農當家作主。毛本此而以「文化革命」，造反奪權，大舉整肅多屬非工農成份之黨內劉、鄧當權派，改以不次擢拔之工農成份新青共幹接班，以改變共黨與專政權力機關領導班子之階級成份比率，提高工農成份比率，降低工農成份比率，於理固確有據，方法方式則殊可議。華、葉派參與文革，不能不由理字出發，堅持成份多不好，更以成份而遭文革摧殘，只好從方法方式上着眼，反對唯成份論，力主只問革命實際，不管階級出身，對工農成份之四人帮文革骨幹與餘黨，要反攻倒算，備盡殺絕；更取消右派，不管白貓黑貓，一律翻案復權。華所講之「政治是統帥」，「知識份子仍須加强政治教育以改造其世界觀」，都是强調成份論的具體表態。鄧所講之「知識份子只要努力爲社會主義服務，便是紅」，並還就是「無產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則是不計成份論的表現。雙方於此，顯亦針鋒相對，各不相容，而造成其派系鬥爭之又一死結。

就派系歷史恩仇言，則有：（一）解放老幹部與文革新勢力成了死對頭的死結。

文革打擊對象之劉、鄧解放幹部派，深銜文革新勢力對它的兇惡鬥爭和侮辱，又自知在階級成份上同文革工農新勢力，多屬於敵對階級，殊難和平共存，毛對江青所說「他死後右派（即鄧派）會利用他的話得勢於一時，但左派（文革派）也必會利用他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的話，配以各地反抗揭批清查之頑强，尤使其耿耿於懷，倘不根絕文革勢力，决難安枕。而華、葉文革殘留派及四人帮餘黨，對鄧派如此決絕兇猛之瘋狂倒算，必深感情勢嚴重，不能再一味聽任衝擊，坐以待斃，而亦起而反擊、準備拚命，以謀自存，於是遂成難再抑制之派系鬥爭死結。

（二）共軍分裂，地方軍酋各自依派支派，引致派系鬥爭擴展難收的死結。毛、周、朱、林死亡，劉伯承癱瘓，共軍在實質上已沒有了具有統御全軍資望之首，繼毛之華固無待言，即葉劍英、徐向前、鄧小平亦無此威望。而林彪事件後，勢力最大之四野幹部成爲問題份子，鄧復任總參之後，又在軍事人事上，偏袒二三兩野者，忽視一野及華北兵團者，打擊排擠四野林系者，使地方不同派系出身之軍頭，對中共中央領導失去了整個性與純潔性的傳統信賴，爲保權爭權計，自然形成或相互結盟自保、或各自依附圖存、或分别支派爭權之自然分裂情節，不僅已失去以軍制派止鬥的作用，反而助使派系鬥爭的擴大，爲中共內部派系鬥爭又增一死結。

元老中間派爲中共內部眞正穩重之調和派。目前以劉伯承、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陳雲、粟裕、蕭勁光、鄧穎超、李先念等爲主要成員，年齡多在七十以上。其中對華、鄧及共黨共軍較富影響力者，爲葉劍英（對華）、劉伯承（對鄧），徐向前（對陳錫聯、李德生等），聶榮臻（對楊武等）。葉、徐現均多病欠健，劉伯承聾瞎癱瘓，無異半死，其他亦多老邁，隨時都可能死亡，制衡協調作用，自然減縮，而大部復起當權的解放幹部，多唯劉（少奇）周（恩來）是尊，於上述中間派元老，並不敬重，其以風派、溜派隱責之即可概見。此輩之起用，隨揭批運動之發展而增加，元老中間派使相對的走向式微，所能起之調和制衡作用，亦因而減縮。華鄧派系鬥爭步步升高之無法有效抑止，正其具體說明。

仇恨鬥爭高潮迭起

秦明

中共集團不久前舉行的所謂「三中全會」，有一項重要的人事更動，顯示其內部的仇恨鬥爭，已尖銳的進入另一個回合的博殺。

中共這項人事更動的第一項，就是在最高決策組織「政治局」中，增加了四名新的委員。就是陳雲、鄧穎超、胡耀邦與王震。其中陳雲並被任為「常務委員」及「副主席」，列名在原第四名「副主席」汪東興之上。

調兵遣將勾心鬥角

中共這項人事變動的第二項，就是宣布增選九名新的「中央委員」。他們就是：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勳、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

中共這項人事更動的第三項，就是新設由一百名「中央委員」所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並任陳雲為「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

另外，雖不屬人事變動，而和人事鬥爭有關係的，就是正式宣布為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四人平反，及撤銷過去所作「反擊右傾翻案風」及「天安門事件」兩決議。

中共「三中全會」作這項決定之後，中共「人代會常委會」又接着通過王任重為中共第十四位「副總理」，以及胡耀邦相繼出任「中央委會總書記」及「宣傳部長」兩職務。

狗咬狗骨生死鬥

中共以上這一連串變動，雖花樣繁多，外表互不相關，令人眼花撩亂，但若細一追究，就可發現這都產生於同一個根源，代表同一種傾向，就是鄧小平所代表的「復辟派」勢力，已愈來愈深入，愈來愈佔要津，而開始威脅到「文革派」餘孽華、汪派勢力的根本地位。陳雲等四人進入「政治局」，和黃克誠等九人進入「中委會」，已加強鄧派在共黨「中央」的地位。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防止任何「文革派」及「四人帮」勢力的復活。彭德懷等四人的獲平反，及「天安門事件」等兩決議案的被撤銷，在間接指責「文化大革命」及「四人帮」的罪過，和支持鄧小平的功績及其歷來作法的正確。而胡耀邦的出任「中央委會總書記」及「宣傳部長」，更無疑重新確定了鄧派，在「黨」組織及宣傳陣地中的全面控制性地位。在「文革」及「四人帮」奪權高潮，「四人帮」手中抓得最牢的一塊地盤，便是文化與宣傳陣地。想當年的姚文元，就因手中的這種宣傳陣地，而炫耀一時。如今，這塊陣地，便完全落入鄧派之手了。

中共在這項變動中，最惹人眼的，就是由「中央全會」來補選九名中央委員」。這正猶如孩童生子，不僅非法，也是笑話。中共何以要在中途補選這九名「中委」？假若他們很重要，就應在「十一全代」中選出來。若說不重要，就應等待下屆大會。而其所以如此，無疑乃完全是由於內部權力變動的結果。先前，鄧派沒有力量把他們推出來。而現在有此可能，並想奪得更大權力，於是便迫不及待，趕緊實行攤牌了。

由此就可看出，中共內部奪權鬥爭是如何的激烈與緊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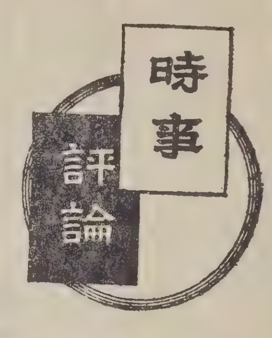
鬥來鬥去同歸於盡

還有一項強烈地震的紅燈信號，就是中共喉舌之一的香港晶報，於本月九日撓大，公開發表社論，抨擊毛澤東發起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國五千年歷史的文化，遭受了空前的浩刦！

晶報在這篇社論的結論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使五千年歷史文化遭受空前浩刦，雖然還不是文化大革命的總結，但也是總結的一部份。人所共知，中共的所謂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發起的一項鬥爭運動。在鬥得大翻地覆，千萬人頭落地期間，大陸的共產黨徒，包括被整肅的牛鬼蛇神在內，同樣是要為文革的浩刦歌功頌德。把毛澤東捧到九重天上去，誰對「文革」從牙縫中漏出半個「不」字，唔死也要剝層皮，儘管心有不服，口頭上還要唱「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那支歌仔，在死亡的道路上「勇往邁進」！

現在為了批鬥毛鞭毛屍，才承認毛澤東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是空前的浩刦，是禍國殃民的滔大罪行，奈何千萬人頭落地地血債，已欲哭無淚，欲訴無由！

今日矮鄧以鞭打毛屍來自抬身價，別以為矮鄧會因此放下屠刀了，可別忘記了共黨是一個靠鬥爭喘息的集團，這次人事的異動，正是又一個瘋狂鬥爭的前奏。



「滙豐號」難民船

因為「滙豐號」難民船事件，而引起有關越南難民的安置與接待問題，確成為本港市民深感關注，本港當局頗感頭痛，國際人士應感關心的事件。事實上，這個既包含國際關係，也影響香港內部的事件，是國際現實外交與權術外交所遺留的錯誤結果，也是國際共產勢力與投機勢力所產生的政治遺禍，香港作為一場「錯誤戰爭」與「權力角逐」的局外者，是沒有理由，也沒有責任去為那些對這種遺禍應負責任的國家，去分担責任，去補救遺禍的。而香港基於人道主義的立場，在近年來，先後接待過不少批越南難民，至今仍有四千多越南難民被港府暫時安留，聽候有關國家收留。故香港當局比這些難民的政策措施，確是仁至義盡，而比起對大陸逃港難民所執行即捕即解的政策，確有天淵之別與雲泥之分。而這種分別，一再使到自由人士感到遺憾，更為大陸難民感到悲哀。

無可否認，以香港有限的資源，狹窄的土地，擠迫的人口，薄弱的財力，是不可能大量接待越南難民的，更何況越共大量放寬人民逃亡的政策，以及賺取逃亡錢的措施，再加上越共的殘酷統治，使到越南人冒死或出錢，以逃離共黨的統治地區。近來，以千計的越民，先後逃離越南，抵達東南亞、香港、台灣等自由地區。我們對這些越南難民的悲慘命運，感到同情：但在另一角度來看，這種風湧的難民潮，對這些地區來說，確是一種壓力。這就是錯誤外交與殘酷政治所造成的現實矛盾。在這種矛盾的存在下，以不同的觀點立場，去加以評論就有不同的結論。不過，造成這種悲劇的產生的責任，應該由美國、中共、蘇共、越共去負責，這應該是可以肯定的。

因此，安置越南難民，解決越人危困，消除越南難題，就應該由這些政權去負責。不過，以美式的「和解」與「低盪」，共式的「友好」與「和平」，決不會解決因共產制度與極權本質，而引致的所有共產國家都存在的共同問題。更何況，中共、蘇共、越共，與美國所存在的對抗，是不可能求得一個解決辦法。故此，要這些只顧權益、不顧信義，只顧利己，不顧利民的政權，而以人道立場，去為越南難民作出長遠打算，去謀求徹底解決，實是一件難事。如果以此去談，難免有「高論偉論」之嫌。

但由它們去解決經已逃出越南的難民，應該是可以的，尤其是作為對越南戰爭負有不可推卸責任，又在推卸責任，致把越南加速拋給共黨的美國，其處理難民的問題，確有情理與道理的存在，更何況這些越南難民是投奔自由，而美國本身又自認為崇尚自由，保障人權的「領導國家」。

如果要香港去為美國的錯誤分担責任，是於理不合，且力不從心。如果要台灣去為美國的錯誤分担責任，更是不應該。因為中華民國現在既不是美國的盟邦，更不是聯合國的成員。故沒有義務去為美國與聯合國分憂解難。

在目前看來，解決越南難民問題的責任，如果以人道立場與人權保障來看，其責任就應由美國去負責，就應由聯合國去安排。要香港去分担這個難題是不應該的。不，在美國及聯合國作出承担之後，港府採取若干臨時安置措施，倒不失為一種「人道表演」。至於「滙豐號」難民船所引起的爭執，儘管港府以「第一港口」為理由，將責任推向高雄方面，似乎有忽畧美國責任之嫌，更有對國府應有立場有所誤解之弊。但港府所採取措施，倒有本身所存在的困難。從這點來看，外界如果過份責難港府，似乎是不公正的。

我們認為，難民船所帶來的問題，在多方協調下，終究是可以解決的，但因這而陸續到來的問題，倒會不斷出現，這才是今後所注視的問題。在另一方面來看，值得人們注視的，這是向舉世上了政治現實的一課。過去不是有人對越共大肆吹噓為「民族解放」、「人道主義」、「民主鬥士」，並對南越的陷落，稱作為「解放」、「統一」的實現，稱作為「繁榮」、「進步」的美景。越南地區的悲慘現狀，越南人民的冒險逃亡，又為自由世界作出見證。

「滙豐號」為香港帶來了難題，這個難題是可以克服的，但它所帶來的共產極權社會悲慘現狀的見證，這個見證決不是人們所能抹煞的。

支持大陸人民爭民主

由北平蔓延到各地成千成萬大陸人民要求民主行動，真是如火如荼，激烈蔓燒。在原始動機上，這一狂潮，是為的爭討回人權、[illegible]的屍，翻天安門事件的案，從而展開華鄧奪權的大搏鬥。誠如[illegible]所指陳：「它內部一次接一次的鬥爭，只是中共政權一小撮人非主即奴，非生即死的權力鬥爭。對大陸同胞不僅沒有絲毫益處，反而只有更為加深痛苦」。正因為這個原因，所以長期受奴役、受壓制而覺醒的大陸同胞，就趁着這一翻案的機會，把心底鬱積的怨氣發洩出來，把國中醞釀的怒火點燃起來，一夫夜呼，應者四起，匯合成為壯大的聲勢，澎湃的洪流，向中共政權展開革命的行動。

大陸人民要爭取的，第一是人權。大陸在中共竊踞之下，無法無天，當然談不到人權，是人盡皆知的事。即使是中共本身，也已承認確有嚴重違反人權的事實。但正如一位美國記者所說：「當中共昨天自承已殺害了若干人時，這種自承並不當然改善了中國大陸上人權受迫害的情況」。這是必然的，因為要保障人權，必須實施民主法治。而中共政權，乃是建立於獨裁暴政之上，建立於極權奴役之上。欲求民主法治，豈非與虎謀皮。

大陸同胞的一窮二白，掙扎在飢寒凍餒的邊緣，任何到過大陸的人都看到。在中共統治大陸三十年後的今天，人民還要憑配給票來買米、買油、買布，就可以知道其物資的貧乏。手錶、自行車、縫紉機已屬稀罕，遑論彩色電視、冰箱、洗衣機、冷氣機？中共也自承經濟落後，所以要全力來推行「四個現代化」。但現代化的實現，必須以一個自由的經濟制度為前提。中共的本質是控制、統制，要求現代化，豈非緣木求魚？

由此可見，大陸人民這兩個由人性所出發的基本要求，決不是中共政權所能給予滿足的。而大陸同胞，由於近幾年來竹幕之被衝破，與外界接觸日增，所知日廣，他們嚮往於自由祖國的富足繁榮，他們要問：「為什麼我們的國民經濟比不上台灣」？大陸同胞這種人心性人的覺醒，是無可遏阻的，是一發而不可收拾的。

大陸同胞所要爭取的人權和豐足的生活，在中共統治下永遠不會獲得，但在我們復興基地的台灣却已是舉世皆知的事實。這是因為我們三十年來，實踐三民主義，開展復國建設，鞏固自由，維護人權的成就。因此，大陸同胞今天所展開的革命行動，正是和我們互為呼應的。大陸同胞只有認同於中華民國，認同於三民主義，與我以裏應外合，推翻中共政權，才可以達到他們伸張人權改善生活的願望，我們復興基地的同胞，只有光復大陸，宏揚三民主義，才算是盡了我們應盡的責任。

布里辛斯基剛愎自用

關於伊朗的變局，美國未能採取立即有效的因應行動，白宮把這項過錯歸之於中央情報局及國務院的情報失靈及判斷錯誤。

對於這項指責，國務院及中央情報局最近表示了反駁的態度。這兩個機關自認為遭受冤屈的官員，目前把他們的反駁箭頭指向美國總統的親信助理官員。據報導，他們不滿的主要對象是白宮國家安全特別顧問布里辛斯基。

「紐約時報」說，白宮與情報單位這項爭執的癥結，是美國政府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所訂下的一項政策，這項政策禁止中情局及國務院官員與伊朗反對人士接觸。當初何以會訂定此項政策？據說是伊朗國王巴勒維向美國政府表示，他對此種接觸感到憂慮，所以華盛頓當局才下達上述禁令。

然而，國務院及中情局的官員最近表示，雖然該項禁令使得他們難以取得第一手的情報，但這只是美國政府無法迅速而明確地體認出伊朗變局真相的原因之一。

另一項主要的影響因素是白宮國家安全特別助理布里辛斯基拒絕接受國務院的評估。今年年初，國務院曾向布某提出一項高層的分析評估，指出伊朗由於花費鉅資購買武器，巴勒維國在國內面臨日益嚴重的軍事、社會及經濟問題。

其後，布里辛斯基在其他高級官員的支持下，乃拒絕國務院在一項內閣階層的會議中，就擬議的武器銷售方案檢討伊朗潛在的問題。

在這種情形下，把無法有效因應伊朗變局的過錯推到國務院及中情局的身上，當然會令這兩個單位至感氣憤。

既然不願接受情報專家的評估，那麼白宮自己的評估是否明確呢？實在說，非常的不明確。兩週前，白宮把德黑蘭的一項非暴力的示威解釋為反對派勢力趨弱的跡象，這項判斷令許多情報專家大覺驚異。他們指出，該項示威所以未出現暴力，是由於反對派領袖與政府在最後一刻達成和平協議，願意在示威時嚴守紀律。情報專家認為，這項發展正好顯示出伊朗反對派的實力。

從上述可得到一個印象，原布里辛斯基似乎是個心胸狹窄而剛愎自用的人。卡達就職後不久，華府即傳說白宮與國務院在對外政策上磨擦頻仍。由上述及最近卡達「承認」中共的決定國務院事先不知就裏的情況看，參與白宮決策的布里辛斯基非常專權。

一知

我第一次認識美利堅合衆國，是從兒童故事書講述美國國父華盛頓誠實不欺的故事開始，他砍倒園中的櫻桃樹，坦然向他父親認錯。然後是一篇「少年鼓手」的故事，[illegible]着

自己國家靠自己力量

狀態存在。因之，「節約消費」、「勤儉建國」之呼聲雖高，但「繁榮經濟」、「刺激生產」之論調，亦復不弱。時至今日，友邦入士竟亦因鑒於我們舉國上下甚少提及反攻復國任務，徒致全力於提高生活水準，引以為異。海外僑胞則更責望殷切，香港反共報紙，即曾一度譏為「台灣歌舞幾時休」之嘆，持論雖嚴，用心可感。由於奢靡成風，影響所及，普通軍公教人員困感捉襟見肘，無從適應，而富商巨賈、多金有勢之流，則窮奢極慾，揮霍無度，拚命追求享受，有類浪費競賽，馴致酒家飯店，生意興隆；華麗轎車，滿街飛駛；紅男綠女，奇裝異服；高樓大廈，畫棟雕樑。僅此數端，已可見及舉凡衣、食、住、行，無一而合乎戰時生活要求。衡諸事勢，我們今日置身台灣，担當反共復國的艱鉅任務，不僅為國家命運所關，抑且為民族生機所繫。從不能指望人人「毋忘在莒」、臥薪嘗胆；最低限度亦須厲行節約，養成戰時生活，以期達到「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相合者強」的目標。

次言加強國防戰備，協防條約亦將於一年之後失效，姑不論中共並無不以武力進犯台灣之承諾，中共即有承諾又値幾文？洞悉共情之人士咸認中共在三五年內決無餘力進犯台灣，然而「毋恃敵之不來，而恃我之有備」，無論如何，加強國防戰備，發展新式武器，以求退可以守，進可以攻，乃屬絕對必要。「攻擊是最好的防禦」，中美協防條約廿餘年來固曾為我們帶來安全感，惟亦加諸我們以「動彈不得」的約束；今後桎梏一旦解除，我們自當磨礪以須，待機以攻，以冀「一切問題，均可迎刃而解」。以言展開反攻軍事，「光復大陸國土」，誠屬茲事體大；但如所周知，我們面臨者為一極度非常之局面，必須「以非常的決心，採取非常的行動」，一方面因變制宜，不為勢刦；另一方面亦不能不有所行動，以資因應。如何掌握當面共情，攻時實[illegible]大捷，引證「大陸革命」，加速中共潰滅，亦為可行[illegible]必行之舉。西方政客不知共產主義之可怖，[illegible]勝於核子戰爭，敵至可以！在相當[illegible]實的雙重考驗，終將使自由世界上當者恍然覺悟，已甚知這。「[illegible]操之在我則存」，即令綏靖主義挾強權外交以俱來，又何[illegible]經國呼籲國人「精誠團結，肝胆相照，一心一德，共赴國難」。[illegible]絲，來日大難，凡有良心血性之倫，能不踔厲奮發，知所猛省？「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捨此別無他途可循。

余秋人

美國國魂道義安在？

淵，各憑赤手空拳，披荊斬棘，開闢新天地，創建新國家。這精神就是五月花號的精神，拓荒者的精神。他們追求自由，篤信民主，急公好義，樂觀奮鬥。

他們曾為了解放黑奴而引起南北戰爭，為了人類免於軍國極權主義者的侵略，勇敢加入第一、二世界大戰，於慘烈犧牲之後，終使自由確保，正義伸張。戰後共產國家的子民，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逃出鐵幕，亦以美國為他們第一個選擇的居留地。這理由，美國的開國先賢富蘭克林曾經說過：「何處有自由，何處便是我的祖國。」

所以，我曾經敬仰的美國，不在她富甲全球，雄霸天下，而在她不畏強暴，扶弱濟傾，捍衞自由與人權的精神，是：

——林肯總統所說的：「不是要上帝站們這邊，而是我們要站在上帝一邊」的美國。

——是羅斯福總統所號召：「免於恐懼，不虞匱之」的美國。

——是艾森豪總統所說：「士兵的背囊並不重於奴隸鐐銬」的美國。

——是麥克阿瑟元帥所說：「吾人必須求勝，勝利無可代替」的美國。

這是美國賴以自存並領導民主國家的立國根基。

曾幾何時美國政府之中竟充滿着出賣[illegible]客之流，他們熱中於「隨機漫步」、「彈珠機」、「骨牌」等兒戲來處理國際事務。由「反抗」、「圍堵」、「嚇阻」滑落到妥協與姑息。他們假定狼羣亦有理性，只要餵以他人的一塊肥肉，即可使狼羣安靜一時——人與狼的均勢。雙手塗滿越南人民鮮血的外交官，竟然是諾貝爾和平獎金的得主，讓張伯倫的雨傘，遮蔽了紐約港自由女神聖潔的光輝。

「誠信」與「背棄」，「承諾」與「詐欺」不再含有道德的意義，那只是策士手中玩弄外交權術的籌碼，這籌碼馬奇維里早已玩過。你能分別共產黨徒口中所說的「民主」，和卡達總統所主張的「人權」，在權謀術數之中有什麼差異？為了維持權力，維持一個差堪容忍的[illegible]生存模式，又管他什麼道德與不道德。

麥帥曾經說過：「中國大陸之淪於共黨，乃是一百年來美國外交的最大悲劇」，如今卡達總統有機會而卻不去挽救這一場歷史錯誤，在[illegible]中又輸掉了美國的信義立國精神，讓韓戰中的屠夫輕易地得到他在戰場上所得不到的勝利，這比美金的貶値更為可悲。

[illegible]滔滔，道義沉淪，我們要作錘，不要作砧；不在國際權術祭壇上的犧牲者，不作均勢刀俎下的魚肉，唯一可恃的是我們自己——團結奮鬥！

遠寧

由批毛看中共未來

馬壁

蔣經國總統指出：「現在周恩來死了，毛澤東死了，大陸同胞還是不能過一點好日子，還是沒有一點自由和人權，眼看着中共政權的頭目們，又要『鞭毛』了，『翻案』了，搞新的鬥爭了，現在大陸的動亂情勢，只是它更大的動亂的開始。」中共政權在「這次鞭毛」「翻案」後，將陷入更多的動亂，他們內部的混亂，由矛盾、分裂、不斷的鬥爭，將再次、三次以至無數次，非到全面潰滅是不會終止的，其所以如此，是受他們所宗的唯物辨證法的思想方法決定，永遠無法自拔。



北平批毛大字報

毛澤東遺留給共黨的那套「一分為二」的思想模式，他們固用之對付敵人，但也用以對付他們本身內部。這乃是「病理」用在組織的原理上，先總統蔣公曾在「組織的原理和功效」一書中指示：「共產主義一以『病理』為其一切組織的規律，所以共黨的一切組織，都以矛盾，否定、突變幾個規律為其出發點，這無異一個本是無病的身體，而仍要製造其有病一樣道理。我們如果看得深入一點的話，那他這種組織的精神，就是必要使其組織內部自相矛盾——自相鬥爭，自相否定。換句話說，就是要組織內部不鬥爭亦要鬥爭，不否定亦要否定終是鬥爭，終是矛盾，否定再否定，終至無數鬥爭，無數矛盾，無數矛盾，無數否定，勢必使其內部組織最後到了突變死亡而後已。你看這樣的共產主義組織理論，非自速其亡同歸於盡而何？」這一段話，說明了共產主義、共產黨徒一定要以這種「病理」為其一切組織的規律。這一次大陸上所掀起的大暴亂，正是矛盾、鬥爭、否定的例證。「鞭毛」、「翻案」正是老毛被否定，將來必有更大的動亂不斷發生，直到他們總崩潰的末日到來而後已。

毛澤東一生宗奉馬克思、列寧的教條，其思想模式既是出於唯物辯證法，其行為更是本着其思想模式蛻化而來。他的一生，是矛盾中打滾，在鬥爭中討生活，這樣當然逃不掉被否定的命運。他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寫給他老婆江青的信裏，正是根據唯物辯證法邏輯，寫出了大篇「黑話」。他說：「反黨份子……是要打倒我們的黨和本人，這是我和黑帮的區別。這些話理在不能公開，左派現在都這樣講的，公開了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帮助了左派。我們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在全黨全國部份地打倒（不可能全部）右派，再過七八年，再來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話，甚麼時候公開，還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羣衆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或許在我死後的一個時機，右派會利用我這些話去伊圖永遠高舉黑旗的，這樣做他們就會倒霉。」

毛的這些話，果然在他斃命後不久就應驗了。

鞭毛屍漸公開化

毛早料到自己的下場是粉身碎骨。他在前述寫給江青的信裏說道：「事物是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身碎骨的，這有甚麼要緊的，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有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都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斯、列寧都被他們搞得粉碎，何况我們呢」？就他的這段話看，他對馬列主義的迷信，顯得非常動搖，於是他寫出了這種他非常不願意寫的。

在毛屍骨未寒的時候，以毛遺孀江青為首的中共「文革派」的首領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一夥，便被扣上「四人帮」的帽子，被整肅了。這一來使中共內部矛盾表面化，鬥爭白熱化，掀起了否定毛生前安排的核心組織的運動。

毛在臨死前的一切安排。包括讓華國鋒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在內，目的都在防止「右派改變」發生。可是共產黨徒一貫迷信的唯物辯證法，在意識型態上制約了他們，使他們不矛盾也要矛盾，不鬥爭也得鬥爭，不否定也要否定，華國鋒終於做了毛夢想不到的「右派改變」的頭目，並且恰如毛所說的是利用了他的某一些話，狠狠地否定了他處心積慮培植的「文革派」。

毛蓄意整垮的鄧小平，不僅沒有被華國鋒否定，反和華一夥暫時的、相對的「合二而一」，更是毛活着的時候所料想不到的。華、鄧聯合奪權，使

得毛心目中的「左派」幾乎全被否定了。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九日，路透社從北平發出的電訊說：一份在北平出現的大字報，控訴中共前「主席」毛澤東是「四人帮」的支持者。這是老毛首次被直接與「四人帮」牽涉在一起。這份長達十四頁的字報，張貼在北平市中心，顯然是與兩年前「天安門事件」有關的。明指老毛是所謂「四人帮」的支持者，不僅否定了毛的核心組織一併否定。

同月廿四日法新社北平電稱：非常顯著的六十六張大字報，已被張貼在位於北平市中心的毛澤東「紀念堂」前。該大字報稱毛杲是七分好，三分壞，並且要求重新評估「文革」的意義。這份大字報標題為：「我們已受夠了獨裁」。它顯然是從「文革」以來，最激烈的一份大字報；也是中共政權篡立以來，最具顛覆性的大字報，深切地對中共政權的本質提出了質疑。大字報中說：「中國人起來！反抗一切獨裁者的時機已經來臨，不管他們是誰，我們必須判明並且把他們明白標識出來。」大字報宣稱對「沙皇」展開戰鬥，並且在數處攻擊了毛澤東。在大字報張貼的地方，曾有數百名圍觀的民衆，當法新社記者詢以所謂毛的七分好三分壞的說法何義？民衆中的一位告訴法新社記者說，毛正如同史達林一樣。毛本人曾經說過。史達林的好與壞為七與三之比。據報導：該大字報並間接攻擊毛，指責（毛經常自比的）秦始皇雖然是國家的統一者，却曾大肆摧殘人民焚書坑儒。

中國大陸既已這麼攻擊毛澤東，豈不比「鞭屍」還要厲害嗎？

毛思想漸被否定

至於開始否定思想，可從一九七八年十月以來，復辟派清算「毛語錄」見其端倪。十月二十六日，北平「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指責「文革」期間的「神」運動。它說：「在林彪、『四人帮』的造神運動的煽動、蠱惑的壓力之下，一度在羣衆中流行過一套繁文縟節的新式宗教儀式。做禱告叫做『早請示』、『晚匯報』，買東西、打電話也要進行『教義問答』，否則不賣、不接。犯了錯誤要『請罪』，那種『講用會』的發言稿是真正的懺悔書。林彪、『四人帮』的『造神』運動，重演了中世紀的野蠻、黑暗的恐怖。」這種言論明白地否定了毛思想。

在所謂「文革」時期，林彪們確是有意神化毛澤東的。毛在寫給江青的信裏曾寫過：「在跌了幾交以後，……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大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也就成了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衷主義，在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漢朝人李固寫給黃瓊中的幾句話，繞繞者易折，皎皎者易汚，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話。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的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於朋友的提法不同意見，可是甚麼法子呢？他到北京會議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是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就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這裏所指的「朋友」，就是林彪，所謂「毛語錄」，就是林彪找人雜湊起來的，毛指「朋友」把他「吹得神乎其神」，使他「當了共產黨的鍾馗」這是「林彪、『四人帮』的『造神』運動」的經過，目前大陸人民都否定了「神」、「鍾馗」的存在，終有一天，「毛澤東思想」會被扔到茅坑裏去。再從中共的報紙，在最近揭穿所謂農、工業模範的神話一事來看，也是毛所塑造的行為樣板的否定。毛活着的時候，一直強調「農業大寨，工業大慶。復辟派抬頭後，便不太重那一套了。本年十一月一日法新社北平電：在中共的報紙上報導對「大寨生產大隊」的一連串管理方法的批評之後，中共的農業和工業「模範」的「大寨生產大隊」和「大慶油田」的神話已被折穿了。這些批評是和把已死的「黨主席」毛澤東和他的「思想」貶降到北較合乎事實的現行運動同時進行的。

這些批評暗示，曾經是中共農業的樣板，近十五年來被讚譽為中國大陸七億農民的「模範」的「大寨生產大隊」已不再是被人盲目仿效的「管理方法的模範」了。中共的「光明日報」一些批評，該報說：「許多同志以為我們應該學習大寨的『革命精神』，但我們決不可模仿它的一些管理方法。」以下這些批評，固然是對「大寨」、「大慶」農工業「模範」的貶損，實際上是否定老毛思想模式所構建的行為樣板。

毛澤東的核心組織被瓦解了，思想被否定了，樣板也被揚棄了，即使短時間仍在展覽他的屍首，也沒有甚麼作用了。鞭打毛的思想，比鞭打毛的屍骨還要厲害得多。總之，毛的一切都被唯物辯證法是否定之否定法則完全否定了。

更大的動亂開始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合衆國際社東京電：日本「共同社」今天報導說，大約有二千名中共青年抗議中共黨領導階層不更換其高層頭目的決定中包括華國鋒留任「總理」。「共同社」說：昨夜在北平參加一項「民主運動大會」的青年，對中共黨領導階層處理一九七六年的兩項「黨」決議的方式表示失望。根據這兩項決議，鄧小平被罷黜，華國鋒則被任命為「總理」。該社又說：「政治局委員」決定，令人難以置信。

鄧小平在接見前往北平的日本政界領袖與美國專欄作家諾瓦克時指出，中共「領導階層」百分之百的「團結」，他並斷然否認他有取代華國鋒成為「總理」的意圖。他繼續指出，有關一九七六年的兩項決議，其中他被罷黜所有「黨」、「政」職務的一項決議將被取消，但擢升華國鋒為「總理」的決議則將被保留。「共同社」說，這些年輕的示威者要求同時取消這兩項決議。

根據外電這些報導，中共政權對為期半個月的運動，已在收鑼。華國鋒和鄧小平之間的矛盾，似乎也暫時緩和下來，目前他們倆在外表上還可能維持「合二而一」的唯物辯證法「矛盾統一」的上半截過程，可是實際上，却很快的進入「統一物的分裂」的下半截，即「一分為二」的程度。大陸人民貶毛運動好像近乎尾聲，但這不是動亂的終結，而是正如蔣經國總統所說的：「它是更大的動亂的開始。」

國共談判的歷史教訓

關中

了解過去我們與中共談判的歷史，可幫助我們認識中共的統戰陰謀　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中華民國無法也無需與中共談判，歷史的教訓應使國人與世人了解中共談判的目的只是欺騙與利用　而與中共談判的結果不可能有和平與統一。我們應對中共利用談判的策畧與陰謀大加揭發，以暴露中共統戰的醜惡眞面目。

中共於一九二一年成立後，爲求生存發展，當時便在蘇聯第三國際之指使，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中共份子却利用「黨團作用」在國民黨內從事分化，並在北伐時企圖篡奪革命領導權，造成國民黨內部的分裂（寧漢分裂），最後迫使國民黨以清黨的手段驅逐中共。這便是所謂的「第一次國共合作」。

一九三五年，中共在江西失敗後，開始西竄，便又開始要求與國民政府談判。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向政府提出四項諾言。但中共事實上乃是利用政府抗日之疲憊及無力約束中共之弱點，一再要求共對政府非法擴張行動予以承認。故在戰時便有國共有關軍事問題的談判，以後更擴大爲政治談判。其中尤以一九四四年五月至九月之談判可充份反映雙方之立場及中共對談判之運用策畧。一九四四年十月後美國開始介入國共談判，直迄次年七月亦無任何結果。

抗戰勝利後，中共本圖與國民政府立即決裂，但後因國際壓力，先後與國民政府進行了重慶談判，及接受美國馬歇爾特使的調處，但事實證明中共只是爲了爭取時間，離間中美關係。一九四六年夏天後，中共便已完成全面叛亂的準備，至此，即使連談判便都視爲多餘，而不屑一顧了。至於以後一九四九年蔣公被迫引退，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後，與中共所進行的談判更是與虎謀皮，結果是自取其辱。

值此中共利用與美建交而向我發動「和平統戰」之際，重溫過去國共談判的歷史，當可警惕吾人且勿輕信中共之花言巧語。在理論與事實上，中共的談判均是一種欺騙的手段。本文謹就國共在戰時及戰後之談判中，中共所提出的主張——以「聯合政府」爲例，及其態度之轉變——以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爲例，予以簡要介紹，俾有助於認清中共統戰策畧之參考。

所謂「聯合政府」主張的眞相

一九四三年九月，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決議在抗日戰後實施憲政，並以政治方法解決共黨問題。次年（一九四四年）春，中共要求談判，政府同意。自該年五月，雙方進行了一次廣泛性的談判（先在西安，後移重慶），因前此國共的談判主要是軍事問題，而這次則包括了軍事、邊區、黨派關係、及政治問題。這次談判也代表着中共基本政策的改變，中共所要求的已不僅是國民政府承認其非法的行爲或所造成的事實，而進一步要求分享政權。同年十月美國特使赫爾利介入後，中共的氣燄益形高漲，所要求的條件也不斷提高。

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七月的會談中，主要爭論的便是「聯合政府」的問題。中共聲稱，除非此一「最低要求」被接受，否則便無從達成任何協議。而政府則認爲實施民主憲政乃在召開國民大會。因此，會談並無結果，而美國的初次調處亦告失敗。

中共第一次非正式地提出「聯合政府」的名詞是林祖涵於一九四四年九月的國民參政會的報告中。在赫爾利首次飛赴延安時，中共在其五點草案中正式提出此一主張。從那時起，中共便一直以此主張爲其基本目標。國民政府雖曾一再讓步，但始終拒絕任何聯合政府的安排。國民政府爲對付中共在此方面的宣傳，甚至決定在抗日戰爭結束之前召開國民大會。這是以正面實施憲政，以杜絕中共企圖以黨派瓜分的方式來奪取政權的陰謀。中共自然對此恨之入骨。故毛澤東在其「論聯合政府」中明白表示如無中共參加與同意，任何有關中國的重大問題不得決定。這是中共否定國民大會的露骨表現。老毛聯合政府的具體計劃是：一、首先由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代表組成「臨時聯合政府」；二、然後經由自由選舉召開國民大會，再組成正式的聯合政府。換言之，中共不認爲國民黨下的國民政府有權實施憲政，這是否定國民黨的作法，自然無法期望國民黨予以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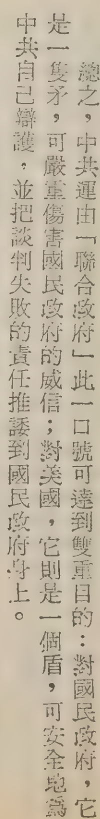
就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的國共會談看來，中共似以爭取「聯合政府」的實現爲其主要目的。但筆者認爲中共未必眞正如此，理由是：

一、「聯合政府」此一觀念並非是出自中共自己的設計。這一名辭首先是一些美國親共在華官員所提出的，而他們的基本設想完全是基於軍事上的考慮。但很快被中共接受而加以充份利用。

二、就中共之統戰策畧而言，此一主張並不代表任何讓步。中共隨時視時機而採取主動或改變此一主張的內容，但在任何安排下，保留及堅持其「實質否決」的權利。

三、鑒於中共當時的擴張政策及成果，他們所主張的「聯合政府」並非爲一眞正的聯合政府——即一由各黨組成的中央政府對全國行使主權。中共觀念中的聯合政府乃是一種邦聯式的政府，即參加政府的黨派各自擁有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尤其是軍隊。事實上，在不久之後的戰後重慶會談時，這正是中共一再暗示「南北分治」的主張。

四、尤有進者，中共當時之堅持此一主張，主要的對象並不是國民政府。事實上，聯合政府的提出主要是一項對美國統戰的工具。中共認爲堅持此一主張可得到美國的同情和支持亦爲爭取美援的捷徑。不止於此，還可離間美國與國民政府的關係。中共很清楚，只要美國與國民政府的關係惡化，便有利於他



一九四五年毛澤東僞裝和談親赴重慶與蔣委員長談判並藉此機會進行全面暴亂活動。

們的鬥爭。

總之，中共運由「聯合政府」此一口號可達到雙重目的：對國民政府，它是一隻矛，可嚴重傷害國民政府的威信；對美國，它則是一個盾，可安全地爲中共自己辯護，並把談判失敗的責任推諉到國民政府身上。

中共談判態度之轉變

戰後，國民政府曾與中共進行了四十三日的重慶談判，會後發表了「雙十會談記要」。中共表面上同意在國民政府領導下實行三民主義，使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等。但毛澤東一回到延安後便對中共幹部宣稱「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不能交出」。事實上，中共的擴張從未停止。同年底，美國政府復派馬歇爾將軍來華積極調處國共衝突。馬氏於次（一九四六）年初曾努力達成軍事停戰，政治協商及軍隊改編等三項協議。但不旋踵便被中共一一破壞。馬氏調處一年失敗後返美，中共便進行全面叛亂了。

事實上，中共在戰後的談判的態度，主要係受國際局勢的影響，而一再轉變。中共的態度計有如下的變化：

一、日本剛投降及俄軍大量進入東北之際，中共根本毫無與國民政府談判的意圖。中共不但立即以「七道命令」派兵分佔要津，搶城奪地，並對國民政府極爲敵視，公然提出「六項要求」侮蔑政府與領袖。

二、但當中蘇條約公佈（一九四五年八月廿四日）後，中共顯係受了蘇聯的壓力，居然在態度上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重慶談判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得以進行的。毛澤東在重慶時，除強調「和爲貴」外，並高呼「蔣委員長萬歲」表示絕對擁護中央的領導。毛澤東這種表演不僅迷惑了不少國人，更使美國爲之神往，認爲中國的和平統一在望。

三、重慶談判後，中共態度又趨強硬，其原因大致爲①中共利用宣傳造成國人錯覺並減少警覺，使中共有機可乘。②美國之迅速復員，使中共認爲美國干預中國內戰之可能性減少。③赫爾利之被迫辭職，反映美國國內並不支持其親國民政府的政策。

四、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五日美總統杜魯門之對華政策聲明，及十二月二十七日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公報，均強調不干預中國內政，使中共大受鼓舞。爲利用馬歇爾之調處，並破壞中美關係，中共在馬氏來華初，全力爭取馬氏之友誼及信任。爲了表示談判誠意，中共甚至在一九四六年初佯作誠意，簽訂一些協定，但事實上却未曾履行或遵守其中任何一點。

五、當馬氏調處已達到中共削弱國民政府之目的時，中共便開始杯葛美之調處，要求美國退出中國，並進行反美行動。

總之誠如蔣公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所指出的：中共對美國的調處，是作爲「中立戰術」來運用的。換句話說，「他運用美國調處來助長中立主義的發展，並利用停戰協定來掩護其軍事行動」。……「共黨當初之所以接受美國調處，就是要破壞這個調處，他之所以簽訂停戰協定就是要破壞這個協定」。

矮鄧卑躬屈膝的咀臉（上）

胡蓁之

人物春秋

你別看鄧現在北平那種神氣十足的樣子，就以為他是個什麼了不起的人物，可能把垂死的中共經濟挽救過來，而實現其「叱叱現代化」；其實，此人是一個大言不慚的冒失鬼，而且也是二不擇言，反覆無常的卑鄙小人！誠如岳騫兄前此在另一家報上所指出：「鄧矮子說話不負責，越南華僑給他害慘了！」我認為這隻狡猾無恥的老狐狸，不僅出賣了越南華僑，大家都知道，在中共「文革」初期，他還出賣了他的老同僚劉少奇、彭眞、羅瑞卿、陸定一這批朋友呢！尤其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廿三日，矮鄧在一次「大批判」的集會上作自我檢討時，更表露出一副卑躬屈膝而可憐的咀臉，竟高呼如下三個肉麻的口號：「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偉大的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偉大的導師、偉大的舵手、偉大的統帥、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承認反動錯誤路綫

上列極盡卑躬肉麻能事的口號，迄今猶載於中共「中央大批判資料」中，斑斑可考，不容矮鄧不承認。同時，這裏也摘錄矮鄧當時在會場當衆認罪的供詞如下：

「我完全擁護林彪同志，在會議中所作的指示；完全贊成陳伯達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講話。

「這次會議深入的檢查全黨在文化革命運動中的方針和政策，以便於進一步肅清以劉少奇同志和我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錯誤路綫的影响，更好地貫徹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貫徹執行毛主席親自制定和領導的代表無產階級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確路綫，是十分重要的。

「現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這場偉大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同過去所有重要階段的革命運動一樣，始終貫徹着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綫的尖銳的鬥爭。即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正確路綫和代表資產階級的反動錯誤路綫的鬥爭。而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錯誤路綫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為了貫徹十一中全會的決議和毛主席的正確路綫，把無產階級文化革命進行到底，就必須徹底批判我們兩人所犯的錯誤，肅清以我們兩人為代表的錯誤路綫的影响。因為我們兩人不但對十一中全會以前一段負有完全的責任，而且對十一中全會以後各地各部門，由於我們所代表的錯誤路綫的影响，而犯的程度不同的錯誤，也負有直接的責任。

感謝毛澤東的炮轟

在十一中全會會中，毛主席的一張大字報，就是炮轟劉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這張大字報中，一針見血在指出我們所犯錯誤的性質，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顚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何其毒也！毛主席這一炮打得很準，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錯誤中，由於派工作組的結果，實際上做到了壓制左派、打擊左派、壓制不同意見，扼殺剛剛起來的、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羣衆運動，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發生學生鬥學生，羣衆鬥羣衆的現象，把運動引導到了邪路上去。這種羣衆對立的狀況，主要是派工作組的結果，而在工作組撤離之後，還難於扭轉；特別是在十一中全會之後，我們所犯的錯誤，仍然在全國範圍內繼續產生很壞的影响，可見其後果的嚴重，這說明我們所犯的不是什麽簡單的錯誤，而是方向的錯誤，路綫的錯誤。

「當時的情況是，在北京大中學校革命師生員工普遍起來之後，直接目標對準資產階級當權派，許多學校黨委和原有領導人壓制革命羣衆，被批判被推翻，當時我們把派工作組當作萬靈藥，對大中學校普遍派，有的學校的工作大隊人數很多，而工作組一去就取得了黨和行政的領導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農村和工廠的清運動中曾經從毛主席批判過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錯誤的舊思想方法去工作，實際上是讓工作組去控制羣衆運動，把羣衆當做阿斗，把工作組當做諸葛亮，結果扼殺了已經轟轟烈烈的羣衆運動，普遍地發生打擊左派，學生鬥學生，反自放鬆了甚至放鬆了一鬥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務。

「特別嚴重的是，六六年六月中旬，上述的嚴現象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理應及時得到糾正。當時中央會議上就有陳伯達等同志正確地分析了運動的情況，反復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由羣衆自已幹革命的主張，可是我們頑固的拒絕了這個指導運動的大方向的正確的主張，一再堅持保留工作，延續了五十多天，結果發展成為路綫錯誤。由於我們犯了路綫錯誤，使許多工作組同志遭受到

很大的困難，跟着犯了一些缺點和錯誤。因此，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志，在這般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以個別之外，主要責任應由他們來負担，而應由我和少奇同志來負担。不少工作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由於我錯誤的影响，使一些部門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錯誤，對此，我個人感到非常愧悔！

「由於派工作組，還在學生羣衆中產生了對工作組態度上的嚴重對立，不少師生員工擁護工作組，或者既擁護又批判工作組，有的甚至在我們的錯誤思想指導下，提出了『反對工作組就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的極其錯誤的口號。但是，這些師生員工絕大多數是革命的，積極擁護或參與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責怪他們，不能說他們是保皇派。名符其實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劉少奇同志。

大捧毛澤東陳伯達

「在北京的兩個多月運動中，中央常委經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兩人，當時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組之後，不久就出了壓制打擊左派、羣衆鬥羣衆，羣衆反對工作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陳伯達同志為代表，就提出了撤銷工作組的正確意見，可是我聽不進，而對另一方面適合自己主觀需要的錯誤情况和錯誤主張，却又很聽得進，積極支持。陳伯達等同志的正確意見從羣衆中來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羣衆路綫的，是緊跟着毛澤東思想，抓住運動主流的；而我們却脫離毛澤東思想，對運動的主流組織錯誤，完全違反了毛主席的羣衆路綫的，完全是主觀主義、官僚主義的。特別嚴重的是，對於運動中的重要情况，對於指導運動的不同意見，沒有及時向毛主席報告，取得指示：以致這個錯誤延續了五十多天，發展成為路綫錯誤，給運動造成了嚴重的損害，可以肯定地說，如果當時我們虛心一些。善於聽取不同意見，特別是向毛主席隨時提出報告和指示，是可以使錯誤得到及時糾正的，因為毛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隊的意見。我們對這個指示沒有體會，而且違背了指示，反其道而行之，當然只會犯嚴重錯誤而不能自拔。

「我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綫的錯誤，當然不只是派工作組的問題，派工作組不過是錯誤的一種表現形式。所犯錯誤的實質是，在羣衆路綫的問題上，不是站在信任羣衆，支持羣衆革命的一邊，而是站在反對羣衆革命的一邊；在階級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革命的無產階級一邊，而是站在資產階級一邊；在兩條路綫鬥爭問題上，不是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正確路綫一邊，而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路綫一邊。總之，這一條嚴重的錯誤路綫是完全違背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方針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提出，親自領導的。正如十一中全會指出的，這『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發展的一個更深入，更廣闊的新階段。』這場偉大革命的目的，不僅在於大中學校，實現一鬥二批三改的任務，它的更深遠的意義還在「迎頭痛擊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領域裏的一切挑戰，用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批判資產階級和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化、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以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矮鄧自認牛鬼蛇神

「這是一個『興無滅資』，保證我國永不變色，避免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危險的偉大革命運動。這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創舉。這樣偉大的革命運動，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導，不是「敢」字當頭，而是「怕」字當頭，不是無限信任羣衆，充分發動羣衆，依靠最廣大的革命師生員工，革命工農羣衆，革命幹部來自己動手地進行這場革命，讓羣衆在大風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達到目的的。破四舊、立四新的偉大任務，沒有廣大革命小將的闖勁，更是不能實現的。

大中學校的一鬥二批三改的任務，只有依靠他們的革命熱情和智慧才能實現，因為只有他們熟習情况，具有這種才智和本領，而我們這種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缺乏這種本領的。

「本來，北京大中學校運動起來之後，形勢極好，羣衆普遍動起來，冲擊着一切牛鬼蛇神，冲擊着黨內的資產階級當權派，聶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張大字報，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偉大的號召作用。當時看起來似乎有些「亂」，這是對牛鬼蛇神的「亂」，是好得很的「亂」。而我們呢，把這種好得很，看成糟得很，且被所謂「亂」反而嚇昏了！怕字當頭，亂下藥方，急於讓工作組去控制運動，名為加強領導，實際起了扼殺運動的破壞作用，其結果是把轟轟烈烈的運動，變得冷冷清清，羣衆鬥羣衆，打擊了左派，而牛鬼蛇神則暗自高興。毛主席說這是實行白色恐怖，是長資產階級志氣，滅無產階級的威風，是一點也不寃枉的。

「現在看得很清楚，我們所犯錯誤，一經『主席』和中央糾正，就出現了非常廣泛的大規模的羣衆運動，出現了紅衛兵這樣旗幟鮮明的革命戰鬥組織，革命師產員工氣勢磅礴，由學校發展到社會，由本地發展到外地，以雷霆萬鈞之勢，破四舊、立四新、冲擊一切牛鬼蛇神，戰果輝煌，立下了豐功偉業，無疑這對於教育和鍛鍊青年的一代，引導全國人民革命化，保證中共不會變色，不但對中國，而且對全世界，都具有劃時代的極其深遠的偉大意義。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反動派對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懼，就證明我們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由毛主席親自領導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對了。而我們呢，身居中央領導工作的高位，對毛××的戰畧思想，對毛主席的羣衆路綫，都沒有學好，沒有領會，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產解毛主席的戰畧思想，不信任羣衆，反而壓制了革命羣衆，損害了偉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羣衆運動，這不獨是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的紅旗，而且也直接地違反了毛主席的教導，違反了毛澤東思想。

戰畧地理

陳金耀

所謂戰畧地理的即為對于基本資料加以搜集，整理和解釋，以供戰前的計劃和戰時的行動之參考。在這種大前提之下，戰畧地理所應包括的可分為下述的六大要素：（一）可達性，（二）機動性，（三）能見性，（四）通信性，（五）可用性，（六）易毀性。這些要素又是以廣義的可達性因素為中心。說得更切實一點，它們又都是與雙方兵力之間的相互關係有關，這種接觸可能是視覺的，電子的，或直接的，但也可能是間接的，或無形的。誠然，兵器的接觸是重要，但是心理的接觸也可能同樣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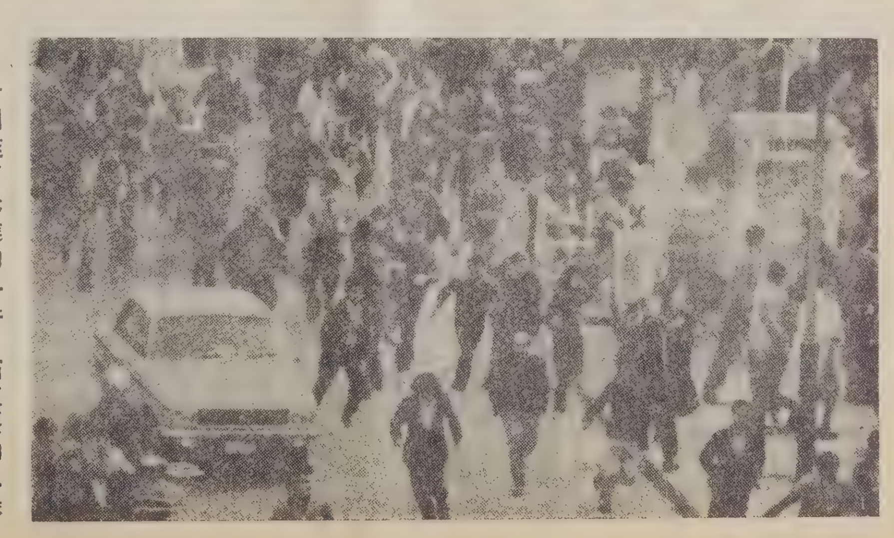
（一）可達性。戰畧地理六大要素中之第一個，其應用是指這個名詞的物理意識而言。它包括着對于特殊工具或建築的要求在內。它也可括着對下述各項的研判：路綫的選擇自由，距離和推進的時間，障碍，基地，和接近的道路等。所以對于汽車，飛機，和船舶而言，所謂可達性的意義也都各不相同。飛機雖具有高速，但却必須有個機場以供着陸之用。着陸的可達性與「飛道」的可達性，其間是有顯著的差異。由于受到端點天氣的影响，在兩個機場之間飛行時間可能只需一小時，但也可能需要一天。汽車利于平坦堅固的路面，但在沼地和森林中則會感到很大的困難。最後，所應强調的還有可達性，是必須從某一特殊地點量起。從北平到河內的可達性，當然不等于從西貢到河內的可達性。因為端點設施的位置，和路綫性質之不同，所以每個方向的可達性也都不盡相同，而距離和可達性也並不成正比例。

（二）機動性的意義即為整個的運動能力。它所包括的有：前進的速度，對于運輸體系的選擇自由，運輸流量和瓶頸位置，季節變化的影响，有準備路綫和端點設施的存在。作為是運動能力和彈性的一種表示，決定機動性的因素，又還不僅限于運動的方向，而且還有運動的性質，以及運動的組織。例如，重兵器的機動性要低于輕兵器；自動推進的裝備要比牽引式的機動性較大，有組織的部隊也比無組織的平民難民較為機動。事實上，機動性的意義是不僅為有組織的運輸裝備。而更重要者是運動的組織，其中包括着一切裝備的便于包裝和儲運，反應的速度，選擇的自由，而尤其最重要者，還是心靈的彈性。

（三）能見性這個名詞的意義，所包括的為視覺或感覺的水平及垂直限度，以及地形，天氣，和人工物在這一方面的限制作用。它也包括着下述各因素：高度，掩蔽，偽裝，目標識別，有效的射界等等。一般言之，依照觀察的方向，和特殊的環境，能見性可以有很大的變化。它幾乎可以是瞬息萬變的。地理因素是用來作為分析能見性的工具，為了計劃的目的，對于能見性條件有時必須要能作精確的預測。

（四）通信性的意義就是傳送消息的能力。它也包括着天氣，磁暴，地形等因素的影响，文化發展程度，通信體系的建造難易，使用效率，和維護等。

其地理方面所應注意的為在某些地區中，若干足以影响通信能力的條件。譬如說，在都市地區中就可能有許多現成的設施可用，而在人口稀少的地區則否。冰暴，颱風等等因素，是各地不同的，也



伊朗雖有先進的兵器，佔重要的地緣，欲因政治不明而大大增加其易毀性、



要用動力拉的大炮，雖落伍，但不會如自走炮的易為敵破壞。

使通信體系的可靠性，因時因地而有很多的變化。在某些地區中，山地和森林都足以限制指揮的效率，而有利于非集中性的活動。

（五）可用性是一個常用的名詞，但把這個名詞應用到戰略的領域時，其精確的意義似乎還是不曾建立。在這裏的解釋應不僅表示人員，裝備，和補給的存在，而且還須能夠在所要求的時間，達到所要求的地點。在第二次大戰時，人們時常聽到太少和太遲的批評，以及種種其他分配失當的現象。所以可用性所表示的不僅為存在，而且還有數量和位置。（通常素質是不被當作一種地理考慮來看待，但在某些情況中卻也不能不考慮。所以軍事地理的某些方面是具有素質地理或價值地理之意義。）舉例來說，儘管在義大利還有相當豐富的石油供應，但在北非作戰的隆美爾卻並不能加以利用。在同盟方面，第二次大戰時的最大努力，即為要英國，俄國，中國，和北非等地區，能夠利用在美國本土所生產的大量軍需物資。所以可用性反映出來的有人力，補給，運輸，預先儲存，以及物質支援的其他方面。

（六）易毀性，為戰略地理六個要素中的最後一個，其性質與前述的五個完全不同。它所表示的不是我方所可能做的任何事情，而是敵方所可能對我方做的事情。那也就是敵方在可達，機動，可用等方面能力總和所製造出來的最後產品。它包括着人民，生產設施，軍事設施，運輸體系的保護需要。同時也更包括着衣、食、住、行公用設施，福利，奢侈品等的需要，凡一切為了維持人民精神和忠貞所必需的因素都在內。最後，所需要的保護，又不僅只是對抗直接攻擊而已，對于宣傳，顛覆，破壞等等的避害手段，也都一樣的有供給保護之必要。

對某一地區進行戰略性的研判時，其所應注意的焦點，又常常是集中在下述三個主要觀念之上。那就是（一）目標，（二）孔道，（三）障礙。所謂戰略目標者，其內容雖可以有很大的差異，但彼此間卻都有一共同之點：那就是說若能獲得（或確保）那個目標，則也就可以使敵人喪失某種選擇自由或行動自由。譬如說，若能獲得某一工業地區，即可以使其產品不流入敵人的手中；又或是攻佔了某一商業中心，則不僅能使敵人無法利用其物資，而且也足以限制其沿着週圍道路運動的自由。不過地理性的目標雖然重要，但其得失對于作戰的影響卻並非直接的。必須能夠限制敵人的行動，或使其處于暴露的地位，然後地區的控制才有價值。所以基于一切的考慮，最後的目標還是敵人的本身。

在戰略地理的詞彙中，孔道這個名詞的意義就是運動集中和被限制的地方。由于裝備種類之不同，足以形成孔道的條件也隨之而不同。在第二次大戰時，因為希望儘量縮短水上飛行的距離，所以也就使空中的航綫都集中在一連串的島嶼上，又或是越洋距離最近的端點上。後者例如巴西與非洲之間，或拉布拉多，與冰島之間的航綫。在海上，這些孔道也就是指海峽而言，對于它們的控制是具有控制巨大海洋地區的戰略價值。例如直布羅陀，博斯普魯斯，和丹麥海峽等，是早就具有巨大的歷史重要性。現在又還有人工造成的海峽，例如蘇彝士和巴拿馬運河。

在陸上的障礙物是數量和種類都很繁多，因此陸上的孔道問題也較雜而微妙。例證有谷地，邱陵間的鞍部，沼澤周圍的乾地，林空，沿海岸平原等。由于陸地上所能供給的選擇自由是相當的巨大，所以人們若是採取舊路的事實，實在是很夠奇怪。

障礙這個名詞是與孔道互相配合的。其意義也就是在選擇上所應避免的地區。反而言之，真正絕對性的障礙卻很少存在。一種大氣條件，一種地形，或敵方的兵力，其所能構成的障礙作用又時常是不定值的。這一方面是要看所對抗的是何種兵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對方願付出何種代價。對于卡車能構成障礙的東西，對於戰車卻不一定能夠；一匹馬走不過的地方，人卻可能很容易的通過。巨大的沙漠、海洋、或水層，對于飛機已經不能算是一個障礙。所以我們對于障礙的相對性和不可靠性，尤其應該認識清楚。它們固然能夠妨礙和遲滯敵人的行動，或使其付出高昂的成本，但卻只能使缺乏決心的人望之卻步。



岳騫

大家不開口，都看林彪。林彪站起來說道：「軍人方面有幾個人是應該提出來的，如劉震，原任新四軍第四師彭雪楓部第四旅旅長，以後升到軍長，轉行學空軍，又當到東北軍區空軍司令員，可是因為沒有人提他，所以到現在未當上中委。又如張愛萍在彭雪楓死後繼任第四師師長，當時先念同志是第五師師長，譚震林同志是第六師師長，黃克誠同志是第三師師長，現在他們都當上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張愛萍連個中委都當不上，未免太不公道了。」

林彪一邊說，毛澤東含笑點頭，說道：「你不用發牢騷，今天就是為了不公道才改選的，你看還有誰只管說就是了。」

林彪想了一下，又提出王尚榮、韓先楚，也就想不起其他的人了。

毛澤東又看李先念。李先念站起來說道：「我想提出幾個財經方面工作同志，請主席參考。第一個是孔原，這個人實在應該當一名中委了。其次還有楊一辰、姚依林、彭濤、方毅。」

李先念說到這裏，毛澤東插咀說道：「孔原當然要提出來，楊一辰、姚依林大概也沒有問題，只有彭濤是二野出身，我記得他當化學工業部是鄧小平提的名，這個人靠得住嗎？」

李先念笑道：「主席記憶力真強，一點也不錯，彭濤就是鄧小平保薦的，可是在八大會議時，鄧小平會答應支持他競選中委，結果他連提名都未得到，從那時起就和鄧小平有了裂痕，現在若把他拉進中委會，自然就倒過來了。」

聽到李先念這一說，毛澤東忽然想起汪曾操說的張勁夫與張蘇的事，可說不謀而合。當時拍下大腿，說道：「先念同志，你的看法一點不錯，我前天打算提名張勁夫、張蘇兩人，也就是這個道理。誰都知道這兩人是劉少奇的爪牙，可是這樣一來，我想他們兩個就會過來了。」

李先念一聽毛澤東讚他，更加神氣，洋洋得意說道：「主席看法一點不錯，打個比方，劉少奇和鄧小平好似站在一張桌子上，彭濤、張蘇等人就是桌子腿，現在把他們拉過來，就好似拿鋸鋸一條桌子腿，桌子一倒，他們就垮下來了。」

李先念正說得高興，冷不防譚震林插咀說道：「先念同志、方毅恐怕有點問題，你要考慮一下。」

李先念一見譚震林打斷他的話，頗不高興，淡然答道：「我已經考慮清楚，方毅現在河內担任貿易代表團團長，主管經濟援助的事，成績很好，應該提拔他出頭才是。」

譚震林本來是平心靜氣和李先念討論，不料碰了他一個釘子，一時搞得騎虎難下，只得硬着頭皮說道：「我的意思有兩點，第一、方毅在上海市副市長任內，是因犯了錯誤被免職的。第二、他現在越南工作，雖然是一個獨立機構，但在名義上却要受駐越南大使館領導，現在駐越南大使何偉還不是中委，方毅先竄上來，是不是會增加他倆個的磨擦呢。」

譚震林說過之後，李先念未開口，柯慶施却笑着說道：「這兩個問題，其實都不存在，第一點，方毅在上海副市長任內犯錯誤，是受了潘漢年和楊帆的陷害，潘楊事後都證明是美帝特務，更反證方毅的忠誠可靠。至於第二點，也不是絕對的，眼前的例子，江西省長邵式平，廣西僮族自治區主席韋國清都是候補中委，但是江西省委第一書記楊尚奎，建西區委第一書記劉建勛都不是中委，可是邵式平和韋國清並不敢不接受楊尚奎和劉建勛的領導。還有一個更特出的例子，如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州長朱德海也是一名候補中委，而吉林省長栗又文並不是中委，但是朱德海依然要服平他的領導。所以現在問題只問方毅是否靠得住，其他都不必計較的。」

柯慶施一席話說得譚震林默默無言。毛澤東擺擺才：「這個問題不必再談論了，就給方毅一名候補中委好了。」

接着李井泉提出廖志高，王任重提出張平化，張德生提出趙伯平，都是他們三人手下的省委書記，也就無異議通過了。李富春又提出孫志遠、李頡伯、趙毅敏也沒有人反對，最後譚震林突然提出劉子厚，空氣又緊張一下。

劉子厚是河北省人，一度任湖北省長，和王任重合不來，王任重就向李先念打報告，說是我們湖北省有這麼多人才，却派了一個河北省人來當省長，副總理也沒有面子。李先念想想也對，就把劉子厚擠掉，改選張體學任省長。

劉子厚閒了一個時期，被派到十三陵水庫任工程處主任，最後走了劉少奇的路子，劉少奇命令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長林鐵讓出省長位置給他。劉子厚算是又當了省長。現在譚震林因為受了李先念的氣，就提出劉子厚來報復。

果然，李先念大為反對，厲聲問道：「你為甚麼提到劉子厚，難道不知道他是劉少奇的人嗎？」

譚震林笑道：「當然知道，我是從你學習的，剛才你提出彭濤，說是劉少奇站在桌子上被你鋸掉一條桌子腿，我現在提出劉子厚，也無非是要多鋸掉一條桌子腿，使他跌得更快些就是了。」

李先念被他氣得雙眼圓睜，一句話說不出。毛澤東打圓場道：「不用再爭了，就算他是劉少奇的人，也不在乎他一個，只當送劉少奇一票就是了。」

劉少奇五月四日晚上回到北平，第二天大會正式舉行，會議共開了十八天，因為鄧小平是總書記，組織部又抓在他手裏，所以會議日程也都先鄧小平一手安排。主要是擁護以蘇聯為首的莫斯科會議決議，大罵南斯拉夫是修正主義者，劉少奇又製訂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綫，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劉少奇更加低估了毛澤東的力量，以為仍和兩年前一樣，可以一手包辦，預備選舉中央委員後，乘機要選舉名譽主席。那知會議開到第十六天，要補選候補中委時，代表們一進場，只見全場內外，完全由「解放軍」站上崗，每人都托着槍裝上刺刀。毛澤東坐在主席台上，更是一臉殺氣。一些老幹部看到這個情形，回憶起在江西大殺AB團時的經過，不由得膽戰心驚。賀龍悄悄問羅榮桓道：「毛老總又把遵義會議的架式擺出來了，這回是對付誰耶？」

羅榮桓伸開兩個手指頭，低聲說道：「是老二。」

賀龍嘆口氣：「都是湖南人，何必鬧家窩呢？分龍子弟先鬥起來，就快完了。」想到這裏眼圈不由得一紅。

本來毛澤東不出動兵力，也是穩贏的，這一來更加確實。開始選舉時，每人發給一張名單，上面印好二十五名候選人名單，大家只是照圈一遍，尤其是記名投票，除去劉少奇、鄧小平、彭眞少數幾個人外，誰也不敢投反對票。二十五名候補中委順利選出。緊接着把毛澤東提出的，在政治局和中委會幾次通不過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二次修正案也通過了。

候補中委選出之後，接着補選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也按照原定的計劃選出了柯慶施、李井泉、譚震林三人為政治局委員，李富春、李先念為書記處書記。

政治局委員補選之後，就要選舉一名副主席，毛澤東顧全活曹操的面子，宣佈黨不提名，自由競選。

活曹操自從毛澤東回來，就未曾私人碰過頭，也曉得事情會有變化，不過，也只料到毛澤東為了安撫林彪、李先念暫時不選副主席，及至毛澤東宣佈仍然選舉時，活曹操的雄心又起，到處活動。周恩來和朱德一貫看風駛船，以為活曹操是受到毛澤東的支持，也就選了他。劉伯承和陳毅雖然平時不喜歡活曹操，但是聽到林彪出馬競選，又含有妒意，也選了活曹操。賀龍和羅榮桓念在同鄉之誼也投了他的票。劉少奇明知大勢已去，但是自己幾張基本票也不肯投給別人，也架出彭眞。

選舉結果，林彪得了九票，林伯渠得了八票，彭眞得了三票，活曹操應份只有七票，譚震林臨時因為反對李先念，改投了活曹操，活曹操却以為這一票是毛澤東選的，雖然失敗也頗為安慰。



川端康成的愛與死
臼井吉見著

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我去先生公館工作是在東京都知事選舉宣告結束，秦野先生慘遭敗北之後幾個月的事。

我記得是為了收集筆會主辦的京都國際筆會的捐款，一連幾天，隨同先生往返東京的途中的事。那一天，不知是談甚麼事，順便提到了過去從未談過的有關選舉的事。先生說：

「那時候忙碌的情形現在根本無法比擬。幸虧當時你不在我家。」

於是我答道：

「可是，聽說那時候先生一直住在東京旅社，並不回鎌倉的呀。」

我還記得當時先生一本正經地回答道：

「不，如果那時候有你在的話，我就可以每天早上由你送我去東京了。」

接着，先生突然問我，美濃部和秦野兩個人，我比較喜歡那一個？這個問題可難住了我。思索片刻後，祇能據實回答：

「我不認識秦野那位先生。至於美濃部先生，我沒有一些好感。」

問題是回答了，可是心中總是怪別扭的；因為我深恐被人誤會，我是為了迎合先生而作這一不着邊際的答覆的。一想到這，我的確極為不快。想不到先生突然換上一副鄭重其事的神情，連聲追問：

「為甚麼？為甚麼對美濃部先生沒有一點好感？」

白般無奈，我祇能含糊其詞地答以：

「沒有任何理由。祇是毫無緣由地不喜歡。」

其實我不喜歡美濃部先生是有理由的。不但有理由，而且有明確的理由。關於美濃部先生，我是在NHK電視台一個有關生活上的經濟性節目中獲識的。那個節目由美濃部担任父親的角色，一位女演員扮演母親，也有童星担任子女的角色。節目主要內容是在客廳中閒話家常時，向觀衆灌輸各種經濟常識與見聞。我非常欣賞那些和藹氣氛的談話氣氛，也很欣賞那些淺顯易懂的說明。對於美濃部先生是現職知事這一點，並沒有特別在意。

是秋天新聞週期間的事。為了慰勞報童而舉辦一次慰勞大會，我從電視上看到了美濃部知事在大會上致詞的鏡頭。知事照例帶着那副慈祥的笑容在台上出現，但是，說不到幾句，突然說出了下面一番話來：

「我不知道你們怎麼想，世界上沒有比知事這一行更壞的職業的了。各位不管在甚麼情形下，千萬別夢想做知事。……」

一瞬間，我懷疑自己聽錯了。當我再次審視那滿面含笑的臉龐時，心中不由感到一陣翻江倒海般的騷動，幾乎要嘔吐出來。不論從那一個角度看；這些談話祇應該在和副知事等一同喝酒時才能說的「幽默」。在那種正式場合發表這種言詞，實在令人懷疑其神經是否正常。從那時開始，我對他真正感到了嫌惡，可是，這種事我實在不便向先生明說。

「是嗎？縫子小姐討厭他呀。其實，我對他也討厭極了。」

先生明確地表示了他自己的意見。但是，也祇是如此而已，以後就不再說甚麼。至於為甚麼對他討厭極了，先生並未作任何說明。

我推測，先生在認識秦野先生之前，對美濃部早就有了極深的反感。先生在替秦野先生助陣時，似乎從來未曾提到過甚麼保守派、革新派之類口號。直到先生逝世之後，我方始聽說，當時有人非難先生，說是身為七人和平委員會委員（委員為湯川博士等，均屬知名之士），卻替秦野助選，言行太過矛盾。由我看來，這種論調未免太可笑。正像把美濃部說成徹

頭徹尾的革新派，進一步把他與和平連接在一起一樣的可笑。這種想法的可笑，我們（不祇是我而已）在聽朱可的課時，可說已經受夠了。被稱爲「日教組」鬥士的朱可，在上課時間內有時候常會滔滔不絕地賣弄他那得意的辯詞，而使我們恨得牙登登地。我隱約覺得，在某些地方，美濃部知事與朱可頗爲相似。連我們都有這種感覺，何況先生呢？

「話是不錯。」開羅蓋表示他自己的意見說道：「把個人好惡滲離在政治活動中是否妥當，似乎值得商權。這是一個極爲複雜的問題，我個人恕難苟同。何況連諾貝爾獎的榮譽也運用到舉選上去，實在値得考慮。像這種事，當然有時候的確會令人覺得難以忍受的。」

然而，直到現在，我有一件事仍然莫明所以。那就是，前面提到過的關於「書法」的文章。先生說自己是一個隨遇而安，對甚麼都不在乎的無賴漢，又是一個即斷即行的實行家這件事。關於這一自我評介，先生的口氣似乎極爲堅定。現在，跟離先生逝世已經快三年了。迄今爲止，我還是常爲了這幾句話而掩卷沉思。我曾經就我所能找收集先生的斷簡殘文，以及有關先生的種種研究、批評與感想之類的文章，仔細閱讀；現在再一次思索，益覺先生說的話，絕無任何虛僞或誇張的成分。雖說先生經常會說些半含詼諧的話，一面瞇起眼睛微笑，但說亦幾句時却一無詼諧、打渾的成分。會不會，先生眞的有即斷即行的一面？爲了舉辦國際筆會會議而募集資金時固然劍及履及，在其他事務方面，如果仔細觀察的話，也未嘗沒有想到就做的蛛絲馬跡。爲秦野助選不過是最大和最明顯的例證而已。前任總理夫人那一奇異的發言，也許和那消息有關聯也未可知。

當然，先生也是人，有時候難免也有表裏不一致的地方，因而使人感到失望。岸惠子以及其他若干著名女星，大家都以爲自己才是先生最欣賞的明星，而先生似乎也經常使她們懷有這種想法。我永遠無法忘記，當提到那些女明星名字的時候，先生斬釘截鐵地說：那些女孩子太糟糕了。說這句話時，我自己感受到强烈的震驚。

和開羅蓋的談話曾廣泛提到與先生有關的各類事情，但最後，我拜聽了開羅蓋對作品的高論。

「我個人比較欣賞的，短篇是『屍體經紀人』，長篇則是『山之音』。『屍體經紀人』是一本令人嫌惡的作品，使人如此戰慄的短篇是很少看到的。即使在國外，也很少有與之比擬的作品。眞可說是一篇傑作。『名人』這一篇也不錯。……」

總而言之，能夠入開羅蓋法眼的，似乎祇有這三本著作。

老實說，我一直耽心，開羅蓋會不會和那些職業批評家一樣，舉出我最嫌惡的「酣睡的美女」或「單臂」之類作品來大發議論。要找理由，那可是多的是。先生的文學爲魔神所誘惑，不自覺地使自己陷入如此悲苦的妄想之中，這件事的本身已夠悽慘的了；而作爲一個局外人，隨心所欲地說甚麼無懈可擊的傑作囉，甚麼中外古今無與倫比的不朽之作囉等等，那些外行混充內行的批評，實在使人受不了。「酣睡的美女」是敘述使用安眠劑使美女入睡，然後擁之入眠的老殘男人的故事，這一故事假想有一種出售此類美女的組織。至於「單臂」則是更深一層窺視此一怪誕世界。這二本作品都是利用安眠藥所引出來的作者的妄想怪夢。

如果是「山之音」，我對開羅蓋的看法倒是有幾分同感。我想，到了老年，自己也許能從這本作品獲得某些更深的、更有趣的東西，也未可知。

倒是「名人」那篇小說，豈只是不錯而已。我不知道別人怎樣想，我個人認爲，除非先生誰也不能寫的傑作。

不，也許不稱之爲傑作，而稱之爲名著更貼切些。職業批評家中，把它看成傑作的人還不少；像我這樣的人，也加入這一羣，與之唱和，不免有攀龍附鳳，標榜張揚之嫌，因此，我自然不在話下，連開羅蓋也不由不三緘其口。

「名人」這篇作品使我感動，倒不是因爲我學會了圍棋，而是受到安曇的女初段誘讀的緣故。

「第二十一屆本因坊秀哉名人於昭和十五年一月十八日上午，在熱海的鱗屋旅館溘然長逝。」小說「名人」一開始就這樣寫着。「二年前，名人與年輕的大竹七段曾進行了爲期半年以上的名人爭霸戰。在這之前，名人未嘗遭到敗績。他決定這是他圍棋生涯的最後一戰。結果名人敗北，接着逝世。由某一報社主辦的這一隱退賽，先生曾撰作觀戰記，在該報連載。過了二年，昭和十七年，以此一觀戰記爲骨幹，添加若干虛構情節而使之小說化。此一作品直到二十九年方始脫稿。透過先生的濃縮與描述，把名人參加日夜纏戰，幾乎透不過氣來的緊張，熱烈的情形，被窮追不捨的焦急苦慮，以及敗北之後所咀嚼的失意、痛苦和寂寞的心境，完全烘托了出來。不僅如此，先生對失敗的名人的感情，漸次亢奮，最後甚至付之一慟。作爲一個故事，既沒有曲折離奇的情節，寥寥可數的幾個登場人物，也沒有甚麼動作，甚至沒有說過幾句對白。主要人物祇是默默地坐在棋平前對奕。以素材而論，沒有比這更單純的了。

可是，經過先生的生花妙筆，竟洋洋灑灑地寫成一個長篇，而且一無鬆懈之處。如果我說在這作品中涵蓋了人類所有感情，宛如人生所隱藏着的人生觀的話，是否會被諷刺爲一個年輕女人居然敢大言不慚呢？可是，先生對同性男性付予如此深邃的感情，不是極爲罕見的嗎！這本小說恰像是流過山間菜田的流水一樣，既淸冽，又美麗。不，我認爲它無異是在湧泉中生長的山間菜那白色花朵般作品。如果允許我說些僭越的話，那麼我要說，在先生晚年，除了「酣睡的美女」和「單臂」之類作品之外，還留給我們「名人」這樣一本小說，應該使我們感極而泣的。

因爲和開羅蓋談得太起勁，不知不覺在那裏逗留了很長時間，下午三點多到那裏，叨擾了一頓晚飯，直到晚上九時前後方始回來。當我想到自己的流連忘返，將使開羅蓋的太太以及家人們大吃一驚時，不免感到羞慚。

回到家後，我給須賀川的石田六郎先生的太太寫信，直到深夜。

萬人意見

我們根本吃不飽！

數以百計來自各地農民踴入北平在華國鋒住宅前進行反飢餓示威

數以百計憤怒的中國大陸農民，今天試圖在中共「主席」華國鋒的住宅前聚集並向他訴寃。他們高聲喊道「我們不要挨餓」、「我們要打倒迫害！」

今天下午，這些示威者由王府井街行至中南海，他們舉著「來自全中國的被迫害者」、「我們要民主和人權」、以及「請求鄧小平協助」等標語旗幟。

他們於下午稍晚時抵達中南海，並試圖闖入，但是軍警在十餘名未武裝者的增援下，將他們擋住，結果並沒有發生任何事故。

示威者吸引了大約一千人圍觀，他們一度使長安街的交通爲之中斷。

這是一週之內農民第二度在北平示威。第一次的示威是在八日，當時他們未能在中南海前面示威。

來自江蘇省的一名農民許玉山告訴法新社說：「在我們見到華『主席』，並將我們的信交給他，或有關當局針對我們作出一個好的決定之前，我們將不會離開北平。」

他聲稱：「如果這個決定是好的，我們就回家，如果這個決定不好，我們就繼續留下。」

大多數的示威者都來自下層階層，或是「四人帮」及其徒衆所作的不公正決定下的犧牲者。

他們之中的若干人像許某一樣，都是在一九六〇年代早期失業時被派



數以百計來自各地農民在北平進行反飢餓示威

至鄉下的。

他們約有一千人，來自中國大陸各地，前往北平是為了重獲他們在城市裏的老工作。

許某說，他寫了兩封信給華國鋒，但都沒有收到答覆，因此他才親赴北平。

他說：「我們根本吃不飽，四人帮的影响力還沒有消除，仍有人迫害我們。我們每人每天只有一磅米或一磅饅頭，少許青菜和一點點豬肉。」

按經濟規律辦事 赤裸裸利害關係

關於權利和等級的問題，最近的中共「三中全會」公報也有所提及。

據稱，會議指出，現在共帮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胆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着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經濟手段結合起來，充分調動幹部和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應該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認眞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實行分級分工分人負責，加强管理機構和管理人員的權限和責任，減少會議公文，提高工作效率，認眞實行考核、獎懲、升降等制度。

至於黨內等級的稱謂，公報也提到要「一律互稱同志，不要叫官銜；任何負責同志包括中央領導同志的個人意見，不要叫指示」。

這種「變革」的鬧劇，使筆者忽然聯想起年前曾經看過一篇共刊批判等級制度的文章，那應是出自四人帮手筆的吧，它所談的，於今看來，恰好是對上述「公報」文字的入肉諷刺。

那篇共刊文章以「砸碎資產階級的精神鎖鏈」為題，它談到封建社會的等級制度時，舉了「紅樓夢」小說中的「寧國府除夕祭宗祠」一回為例，說那是「一次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展覽」。祭宗祠時，不但主子「分了昭穆，排班立定」，誰主祭，誰陪祭，誰獻爵獻帛，誰捧香展墊，都有嚴格的規定，不可非禮越份；就是奴僕中的小斯、丫環，也必須按差役的上中下的級別，依次向老祖宗行禮。在香烟繚繞、環佩鏗鏘之中，高低貴賤，男尊女卑，是何等地分明。

這段描寫，使人想及林彪未亡前中共頭頭在天安門上一的兩度的「十一」與「五・一」總亮相。其座次清楚與等級排名分明，寧國府的除夕祭宗祠簡直無法比擬。

文章又談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等級關係：「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對立簡單化了。『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繫了。』」

假如說，中共「三中全會」公報講的「現在的嚴重缺點」，相當於封建社會中「寧國府」的情形，那末，稍後强調「應該」作出的改革，充其量也是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對

立簡單化」的關係吧了。

試看，「大巴下放權力」、「堅決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認眞實行考核、獎懲、升降」等種種，不正是「赤裸裸的利害關係」和「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的具體表現麼？

中共經濟混亂頹敗 工農產量每況愈下

倫登教授夫婦形容美國目前對中共極端衝動的表現，是從「第一次幻想的死灰中」復燃的「第二度幻想」。

他們指出，在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之後，大批美國訪客一直吹捧中共的「安定」和「經濟成就」；而後來顯現的却是混亂和頹敗現象。

現在一個「正在發展的強大盟國」和「十億消費者」商業美景的夢想，又再度高漲。

在卡達總統宣布與中共「建交」後，美國人也正為虛無的「利益」幻想所陶醉。以本週的一些例子來說，福布斯雜誌說，中共正是一個「大外銷市場」，「可以協助減縮美國的通貨膨脹」。投資顧問賴諾夫在紐約時報撰文說，中共在美國經濟方面「將是主要力量之一」，將「增進美國商務成長」。

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心理學教授倫登，一直與其妻子共同研究中國大陸情況。他有理由指出美國商界所表現的這種過度青睞的幻想。

倫登夫婦指出，今日中共面臨着一向存在的問題，其中之一是燃料與能源的短缺。中共今日主要的能源之一是水力發電，水位低時，水力發電廠發電能力時常不足，更不必提設備落後、保養不良、淤積及流失的長期缺點。

兩年來，產小麥的華北及華中平原的廣大地區，已遭逢嚴重旱災。維持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所從事的農業的電力，是存亡急務。糧食生產是基本上未解決的問題，中共在一九七七年的糧食生產平均毛額仍與一九五五年相同，這是毛多年親信、中共作家胡喬木所證實的。

在有限的電力能源供應下，工廠和農田必須互相競爭，但總是農業佔了優先，即使是在廣州等大都市，每戶每月用電量限制在十千瓦以下。最近訪問廣州的一名旅客表示，廣州人珍視電力有如黃金。

中共承認認需要更多火力發電廠，但尚待建造。此外，必要的煤礦供應也短缺，由於運輸系統需要擴展加強，對發電廠的煤炭供應也不確定。

中共目前的石油供應不足國內需要，運送方面也有困難。

能源對工業而言，有如血液對水的重要性，而缺乏能源還不是中共必須克服的唯一難題。倫登夫婦指出，即使實現一點經濟進步計畫，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他們懷疑中共具有穩定的情況和需要的時間。

他們還指出，中共的穩定仍依賴目前已屆七十四歲的鄧小平，如果鄧死亡，最可能發生的嚴重結果是中共「中央權威」的瓦解，激烈地方鬥爭的復甦，以及「軍區司令員」的各自為政。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聽歌小友約 二首

雪梨林康

檢我匳中裳。忙爲顧曲郎。
金多年慘綠。會約夜昏黃。
異味嘗鮮食。曼聲起故鄉。
神飛腸亦結。念念思茫茫。

其二

裙展步翩翩。華夷鬧綺筵。
何期當此夕。對飲共忘年。
人醉歌聲裏。花浮酒浪邊。
及時行樂好。風光月正圓。

秋懷

劉秉衡

雲淡黯長天，荒邨歇午烟。蘆人釣白
浪、田叟刈黃氈。每憶江湖旅，時生
雲樹牽。亂離散鷗鷺，秋興入潛然。

前題

胡仿石

皎皎淸秋月，分明照萬家，鄉思撩枕
夢，蛩語隔窻紗。鎮日迷鏘竹，挑燈
趣畫花。切磋皆益友、藝海共遊槎。

團年 借鴻烈冬夜飲謝盧韵

墨齋

柳芽萱草破冬寒。六一年華指一彈，
薄酒堪酧今夕醉。猷兒解逗乃翁歡。
漸知飲食宜歸淡。老覺文章貴有瀾。
笑合夫人家計問。買書吾作買田看。

前題

藍戒三

歲月無端暗自移。又逢除舊換新時。
猜拳對客頻添酒。笑臉迎人合有詩。
銘伯俗情仍未免。憶梅鄉訊總縈思。
滿堂姹紫嫣紅處。春在桃花第幾枝。

前題

蕭瑤笙

舉觴送臘話團年。把盞沉吟感萬千。
歲稔會無充廩粟。時窮猶有守囊錢。
苟存刦餘烽烟外。長在荒陬雲水邊。
斗酒盤蔬堪自勞。天倫同叙樂陶然。

前題

彭旣白

一夜東風萬木春。送蛇迎馬倍精神。
莫愁白髮催儂老。自愛靑袍與我親。
椒酒又添隔海客。嶺猿猶伴未歸人。
羈離仍健團年飯。飽食河源米可珍。

前題

盛猷三

時難離鄉已卅年。祖居小變但無遷。
遙知諸弟團圓宴。自笑孤身放散仙。
甥輩尚堪娛暮歲。朋儕亦召會夕筵。
如斯境遇多愉悅。若計同宗反惘然。

團年

梁子超

共醉屠蘇逸興濃。衣冠南海盡詞宗。
詩如陶謝千篇健。畫若荊關百派溶。
獻歲梅花姸嶺表。迎春瑞靄壓爐峯。
雲韶一曲怡情甚。白社風流域外逢。

前題

黃雲麗

江城殘臘已銷聲。又祝陽回海宇淸。
一怒斬蛇同殄暴。百年放馬共休兵。
衣冠守舊猶存漢。甲子從新懶說嬴。
花布徜徉還選勝。紅梅買得喚卿卿。

前題

周道宜

家人愉悅穉童嬉。一載辛勞樂此時。
遊子重回倫叙慶。痴心望切戶光僖。
宜春糕果鮮肴薦。賀歲蘭花氣味飴。
電視醉看斟柏酒。香風淡蕩欲催詩。

前題

容蓮鄉

疎林茅舍竹爲椽。籬畔花枝似懶眠。
僻地棲遲聊餞歲。誰家歡叙慶團年。
燈前獨對芳樽酒。窗外輕籠綠柳烟。
漫道此間行跡少。閉門琴鶴亦相憐。

前題

黃思潛

雲山萬里及時回。除夕家筵共菊杯。
唯見親情濃似酒。未聞爆竹響如雷。
難求事事從心願。但祝年年笑口開。
壓歲有錢童穉樂。窗前爭賞賀春梅。

團年

鄒哲夫

兒童寶懶樂天眞。興鬧年宵每達晨。
柏酒馨醇堪餞歲。梅花雅艷好迎春。
家家此夕尊卑聚。處處明朝氣象新。
但願時和寰宇謐。澆風薄俗亦歸淳。

前題

李撫虹

大霧濛濛欲雨天。鄉關久別又經年。
層樓未許容高臥。馬齒徒增尙播遷。
卻笑痴聾堪伯仲。每因嘯傲託林泉。
更逢情摯飴餚饌。但使微醺學醉眠。

前題

劉充中

陽生陰盡柳絲輕。祝舞燈光簫鼓迎。
社飲杯傾飛逸興。民胞物與憶承平。
忘機座上團圓樂。適意毫端篇什呈。
春入海隅蛇赴壑。拒霜梅菊晚香淸。

前題

歐一鷗

太平山下樂團年。萬戶千門醉盛筵。
興上風塵驚歷刦。桃源鷄犬自登仙。
聲傳衆語隣歡鬧。杯引空齋客悄然。
且效林逋梅作眷。巡簷索笑向娟娟。

前題

陳香圃

禧教賀語樂休休。盡道春回慶厥猷。
何向亂離傷國策。好從時代老風流。
酒能今日添新醉。詩已昨宵祭舊酧。
餘韻不妨重蘸墨。一團共唱一年頭。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88

北平「捧屁派」全綫崩潰

汪東興的興起與沒落

美蘇在西太平洋海權消長之爭

國是「異」見

台灣戰略地位重估

戴高樂和蘇聯間諜

矮鄧卑躬屈膝的咀臉



NO.588 二月八日出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〇七八五二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目要



北平「捧屍派」全綫崩潰

自去(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後，北平宣傳工具就開始大力宣傳它們在大陸上如火如荼進行兩年多的揭批林彪，四人帮運動宣告「基本結束」，同時把工作着重點轉移到「建設」上來。

萬惡的毛澤東的幽靈從此將不會再以「神」的姿態在大陸出現，而「捧屍派」的頭頭華國鋒，也已經收斂了他的鋒芒，不用說「你辦事，我放心」和什麼「毛主席親自選定和培養的接班人」等近於神話的閒話不敢再提，就連「英明領袖」那四個肉麻的字眼也取消了。儘管華某臉皮厚、心臟强，但在文革受害派的强大壓力下，他還是乖乖地低下了頭。取消「英明領袖」的桂冠，那是華某自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來的。

若不是老毛的靈牌過時，以華國鋒那股不要臉的勁兒而言，他還會唆使汪東興、吳德、紀登奎或當時把持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位置的張平化等人，在「英明領袖」之外，再攪一些別的花樣，往華某那塊橫肉成堆的厚臉皮上貼金，如「偉大」或什麼「正確」一類的字眼一定會層出不窮，甚至還有可能喊喊他們的「華主席萬歲」哩！

遺憾的是：華某還沒有開到「萬歲」的洋葷就在實質上垮了下來，在他和他的一派來說，那眞是「怪可惜的」；但就事論事，一個「吃碗面翻碗底」的壞蛋，是應有此下塲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號江青一伙被捕後，北平政權落到了華某和葉劍英手上。當時「華葉班」的核心人物是李先念、汪東興、吳德和紀登奎等等。他們的「路綫」是蕭規曹隨，如「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以階級鬥爭爲綱」和「繼續反擊右傾翻案風」等等都是照樣地喊，照樣地做。但他們首先遭到了廣州許世友、韋國清的反對。當時「華、葉班」雖是初得天下，但已有了不穩的苗子。到了前年二月，已在「路綫」上呈現動搖，首先取消了「批鄧」和「反擊右傾翻案風」。七月鄧復職，但還未等他有所施爲，在八月就召開了中共十一大。這次大會仍是以華、葉爲主角，華在十一大上作了「政治工作報告」，葉作了修改黨章的報告。林彪、江青的親信人物如十一大後失勢的劉興元、劉光濤和「靚女」吳桂賢等等仍都「選」進了中央委員會。誰都看得出，這是華某作的手脚，他希望把蓋子梧住，把這批人保下來，好爲他所有。以鄧小平爲首的文革受害集團當然淸楚這一點，所以，在十一大後不久，聶榮臻就發表文章，主張對林彪，四人帮一道揭、一道批、一道查。本來，以華、葉爲首的那個「黨中央」，在此之前曾經決定：揭批運動只能上溯到一九七三年下半年，不再觸動林彪事件。但聶文發表後，首先得到了「解放軍報」的響應。

葉劍英雖曾有過「元帥」的頭銜，但在共軍中除了一個楊成武和他一度勾結得很緊外，說起來他和華一樣，都是眞正的光桿。自一九七七年八月到去年十月，作爲槍桿子喉舌的「解放軍報」一路領先，深入揭批林、江，同時也採取暗示的手法對毛加以冷諷熱嘲。前年十月，華派人馬郭玉峯把持的中共中央組織部，由黑帮份子胡耀邦接替。從此開始，老幹部紛紛平反出「欄」，重膺要職。

去年春，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華、鄧意見相左。不久，在中共召開的爲期長達四十多天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華、葉、鄧三人都講了話，然華，葉二人的話平平常常，已可看出他們的處境不佳。鄧小平在講話中繼續採取攻勢，他說：誰要是主張「實事求是」，就被視爲犯了「彌天大罪」。從那開始，爭論日烈。文革受害派利用「光明日報」提出「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的主張，比前更見鋒厲。「華葉班」利用汪東興、張平化等人左圍右堵，但因沒有槍桿子作爲實力的背景，加上他們的人只剩下寥寥可數的幾個「三老四少」，儘管拚命地頂，但到了去年十一月初已經是全綫崩潰，一切都無能爲力了。

去去十一、十二兩個月，中共中央先後召開了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這個個會不僅改變了毛、華的「路綫」，並改組了政治局，雖然「華葉班」還未解體，但沒有權力，還不和完蛋一樣嗎？

中共職業學生及外交人員湧入美國
美國聯邦調查局將深感憂慮

美國與中共建交後，除了大批中共留學生陸續湧入美國，還有千多名中共外交人員及其眷屬進入美國。這些人中不少是經過特殊訓練，勢必藉學生身份掩護，或利用外交特權，從事各項特務工作，進行分化統戰活動，這不但給美國帶來許多麻煩，也令美國聯邦調查局深感頭痛！

劉人傑

誰也負不起這担子

有位讀者深夜打電話給老萬，討論滙豐號上的難民問題，他要求老萬利用「牛馬集」的「影响力」，說服台灣當局，收容這一批越南難民。他說了很多話，可惜當時老萬工作正忙，沒有工夫把他的話一一紀錄下來。大致他認為有下列幾種原因，台灣應該把他們收容。一、他們雖然有一部分是越南國籍，但差不多都是我們的同胞，基於同胞愛，我們應該收容。二、如果我們予以收容，會爭取了海外僑胞的人心，得到更多人的擁護。

他說的理由是無可置疑的，但問題不僅在滙豐號上的二千七百名難民，而在於源源而來，無窮無盡的難民，富强如美國，也不敢拍拍胸膛照起，何况台灣一島，斷難再找到容人之地了。現在收容了滙豐的二千七百多人，相繼而來的又如何？照單全收？

那位讀者說：他曾經在越南住過一個時期，對當地情形，十分熟悉，即使台灣願收，能逃出來的人也不會多。話是這麽說，但要了解一個實況：把越南難民載出的大都是「貨船」，它們本來是載貨的，因為見到公海上難民沉船，漂浮海上，因而把他們「救起」的，其實並不是這麽回事。船上的難民，是花一大筆黃金或外幣，賂賄了越共和船長才得登船的。如果此路一通，越南稍有能力的人，都會以他們最後所有，換取自由，雖然不是個個有此能力，但越共可以逐漸減低代價，反正此舉可以達到減少人口的目的，放他們走是一石二鳥。至於那些貨船船主，利之所在，當然載人不載貨，而且在各港口死賴不走，料想各當地政府不敢讓他們在港口「集體死亡」，担上了「不人道」的污名，大不了將來炒魷魚，得到的一大筆賄款，也可以印印脚過一世了。

據說與滙豐、東安號同樣情形的，至少還有十三艘貨輪，肯定載出來的這一大批難民，不會有任何國家、地區肯收留，照那位讀者的意思，就要讓他們全部到台灣去了？安置他們固然有困難，更使台灣耽心的是這些難民中，究竟有多少共黨間諜特務混雜其中？雖然說，台灣的防諜工作做得很有效率，可是這麽一批一批的難民湧到，難免有漏網之魚，稍不小心，便會被共黨達到滲透的目的了。

老萬和那位讀者不必負這個責任，也不必分這個心，說說是容易，這類事情若交到我們手上，也絕不可以輕鬆的說「收容啦」就成，必須考慮到一切可能的後果。同時，越南難民之無地求收，也成為台灣同胞的一面鏡子，如果我們不團結一致，保衛我們的國家，也會有一天變成越南難民一樣，成為海上人球呢。

「廢約」以後

由於卡達片面廢約，中美協防條約到今年年底便失效。中華民國政府雖然萬分不願，但美國這決定無法挽回，雖然還有些人在依依不捨的呼叫着「不要拋棄我」；但大部分頭腦清醒的中國人明白，一切要靠自己，自已不爭氣，即使像越南一樣，有幾十萬美國大兵在你的國土上為你而流血作戰，也保衛不了你；相反的，美國雖然廢止中美協防條約，只要我們奮發圖强，中共也難越雷池半步，犯我疆土。因此，台灣近來發動的自强運動，加速發展國防工業，自製現代化武器，都是很正確的路子，較之懇求別人「不要拋棄我」有效得多。

美國既已與中華民國斷交，剩下來藕斷絲連的關係，是民間的也好，政府的也好，應無多大關係。今後我們要做的事，是使世界人士無法抹煞我們中華民國，不論是對世界有偉大的貢獻，抑或如烏干達的阿敏，是世界上人人皆知的搗亂分子。

中共和蘇聯交惡，他們蜜月期間簽訂的「中蘇友好聯盟條約」，由於蘇聯大軍雲集中蘇邊境，構成中共的重大威脅，因此中共認為「中蘇友好聯盟條約」已名存實亡，到今年四月便要予以廢止。有美國記者向布里滋尼夫問及這問題，老布表示：中共頭頭顯然是要激我們廢除這個條約，但我們不會受激的，不會自願撕毁這個表示中蘇人民之間友誼的條約，但如北京領袖採取這步驟，他們要在中國人民及全世界和平與進步力量之前負起全部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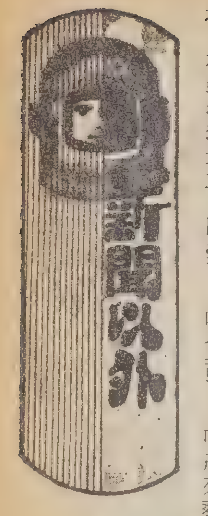
老布這番話，是要中共主動廢約，表示過失並不在我。這老奸巨猾的作風，難怪他能在蘇聯政壇上叱咤風雲十四年，美國任何一任總統，都不是他對手。雖然和我們中華民國是志不同，道不合，但我們辦外交的官員，值得拿來參考。

在卡達宣佈片面廢約的時候，蔣經國總統嚴正的表示：一切後果，由美國負責。這話理直氣壯，

但說了之後，應有行動來支持。我們有一年時間充分準備，在條約失效後，必須有所行動。那怕是騷擾性的突襲，也要表現一下，表示我們中華民國有力量可以出擊，過去不採取行動，只不過遵守條約限制，同時也給予台灣捐過國防基金的人一點安慰；使大陸八億渴望解救的同胞振奮，則卡達的廢約，並非壞事而是好事。

要負起這後果的責任不在我而在卡達。中共要求美國一年內不得售賣武器給中華民國，何嘗不是恐懼國軍反攻？鄧小平的「和平統一」「必要時動武」，無非軟硬兼施，色厲內荏。

我們採取行動，等於直接答覆鄧小平，我們既不與中共談和，也不怕武力進攻，且有採取主動的能力。



台灣 祖國的寶島

中共為了搞「現代化」，盡力從鐵幕外邊引進「科學技術」，香港不時有中共代表團到來，參觀這樣、參觀那樣，向香港學習。這也表示承認大陸比之香港大為落後。

當然，中共引進的科學技術不僅從香港，還從其他先進國家，歐美之外，甚至台灣。三十年來台灣在經建上的成就，有目共覩，尤其農業現代化，成就更顯著，非洲及中南美洲許多國家都有台灣的農耕隊，指導當地農民改善農作物，成就很大。

老萬對台灣水菓品種改良的成績至為欣賞，以荔枝為例，荔枝本是嶺南特產，前幾年在台灣吃到移植的荔枝，與槐枝差不多，核大，肉少，味酸，沒有荔枝吃的台灣人才喜歡，我們經常可以吃到桂味、糯米糍的香港人，對台灣荔枝沒多大興趣。但經過這幾年不斷改良，台灣出產的荔枝令人刮目相看，核雖然還是大，肉多了，味也甜了，吃起來爽脆，勝過黑葉，可媲美桂味。

至於禽類的飼養，除鴿子遠比不上香港肥嫩，鷄鴨都好過香港。這表示台灣農業科學化的發展，確有相當成就。這一點，大吹「農業學大寨」的中共也不能不承認，從中共在北平出版的科學雜誌轉載了台灣「科學月刊」一篇題為「科學養豬」的文章，便差不多默認台灣的科學養豬是大寨所不及了。

最近一部有關台灣的紀錄片在大陸電視台播映，和轉載台灣的文章，都是三十年來的首次。儘管中共統治了一大片土地，老萬認為這就是中共向台灣投降。認輸了，至少是精神上的投降。

為什麼在改善民生的科學技術上有那麼多的東西值得中共向台灣學習的呢？因為這三十年來，中華民國不斷致力於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中共則把全副精神放在權力鬥爭上面。

三十年過下來的結果，大陸人民的生活水平每下愈況，越來越下降，而台灣的工農業產品都有顯著改進，在國際市場上，佔有重要地位，這一方面，中共便沒法不認輸，要向台灣學習了。

「人民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台灣——祖國的寶島」的「解釋」，認為是由於國家統一前景十分迫近，中國大陸人民希望多了解一些台灣的情況，這無非是統戰宣傳。其實，中國從日本手上接收過來的台灣，並不是什麼「寶島」，只是一個窮困和未開發的島嶼，這三十年來政府努力經之營之，才變成「寶島」。以之和三十年來「依然故我」的大陸相較，的確有太大差距。這些成就，固然是國民的努力，領導階層的功勞也不可以抹煞。

聯邦調查局的憂慮

美國與中共建交後，第一步是大量「留學生」派到美國，這些留學生到美國的目的，不一定是留學，等於中共奪得政權前，派在許多學校裏的學生，也不為了讀書一樣。他們的真正任務，外人很難知道。愛德華．甘迺迪之流雖然滿會歡迎，但負有保安責任的聯邦調查局，則大為頭痛。

和許多朋友談過中共大量派留學生到美國的後果，他們有兩個不同看法。樂觀的人認為，中共的「學生」關在鐵幕內三十年，一旦讓他們與自由世界接觸，享受到民主和人權，尤其美國個人本位的社會，每個人都有他們的尊嚴，自然而然的會厭倦了共產主義的集體生活，不把人當人的社會。

這些自由的種子帶回到鐵幕去，一定會在民間發生很大作用，自由思想可能拖垮中共政權。從長遠來說，儘管他們也會吸收到一些美國的科技知識，同時却可能埋葬共產黨的極權統治。

但悲觀的人認為，能夠獲得中共政權「派出」到美國留學的人，肯定要經過思想檢查，不容易受到資本主義社會思想侵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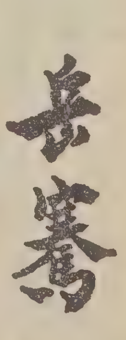
他們雖然出了國，仍受到嚴格控制，若干人中，便有一個是「監視」的人物，他們不容易造反。這些共產黨的死硬分子，有如細菌一樣，會在美國社會擴散的。美國的種族問題、社會問題，都可能成為共產黨滲透的弱點，何況其中肯定有部分是藉學生身份掩護從事特務工作的。那自然會給美國帶來許多麻煩。

他們都認為，首先受到影響的將是從台灣及香港到美國在的留學生，在中共未有正式派出留學生前，只利用職業學生搞統戰，便有不少台灣學生思想中毒，變節投共，甚至從美國回歸，雖然他們在中國大陸看到實況後，便知道中共的宣傳，完全騙人；但新的上當的人，仍源源不絕。如果有大批中共留學生湧到，這種情況一定更為嚴重，許多留學生組織，難免受到他們控制，以沒組織對有組織，其後果難以使人樂觀。

另一令美國聯邦調查局頭痛的是美國與中共建交後，將有一千二百名中共外交人員及其眷屬進入美國，如同所有共產國家一樣，他們的外交人員，其實是特務分子，利用他們的外交特權，從事各項間諜工作，他們之中，不少經過特殊訓練，要防範這些人加倍困難。

中共人員和留學生大量湧入美國的後果如何？目前還難以預料，兩個可能都有，我們自由人士願望，當然是民主自由戰勝共產獨裁，不過低能的美國領導者，未必敵得過陰險惡毒的共產黨徒呢。

汪東興的興起與沒落（上）



中共最近召開三中全會，汪東興由第四副主席降爲第五，胡耀邦出任秘書長，顯然代替了辦公廳主任的職權，不問汪東興是不是辦公廳主任，都不關重要，「八三四一」部隊更換了頭目，據說也改隸中共中央政治局，汪東興是沒落了，垮台也只是時間的問題。

汪東興，江西省泰和縣人，一九一六年生於貧窮的農家，早年的生平鮮爲人知，據資料報導在他孩提時候雙親就亡故，生活一直過的很困苦，當一九二七年，中共在江西井崗山地區建立游擊武力基地，一貧如洗的汪東興參加了「紅小鬼」（中共少年先鋒隊組織），至一九三三年，加入紅軍，在福建江西軍區的保衛局担任警衛員的職務。很明顯地，他沒受多少正規教育。

在這段期間，他成爲毛澤東的貼身侍衛，在他政治生涯上這是個重要的里程碑。他何以能担任此一重要職務的原因不十分清楚，但可能作如下解釋：（一）貧農出身，（二）在可塑性高的早年參與共黨活動，被認爲是可靠的並且能爲共產主義獻身的，（三）由於他熟悉其成長的井崗山地區地形的特徵，在國軍的圍勦下撤退時他能提供最安全的逃跑路綫。

在當毛澤東貼身侍衛時，他表現對毛是非常忠心耿耿，不但保護毛個人的安全，而且還兼當護士，厨子和僕人，照顧毛的健康和日常生活。毛澤東很明顯地賞識汪東興的忠實和對其的重要性，因而在空閒時候就教汪讀書和寫字，灌輸革命的理論。由於汪經常表現他絕對的忠誠，而取信於毛澤東，從一九三〇年代中期開始至以後的幾十年，他們之間鑄成密切關係，汪在黨裏所負的責任是愈來愈重要，所得的權力地位是愈來愈高。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中共流竄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取代周恩來當了中共黨的軍委會主席，並且掌握了共產運動的領導權，毛的安全是由汪東興帶領的一個十二個衛兵班負責的。後來汪散佈許多傳奇性故事，把毛「長征」路途中的事蹟，加上神秘的英勇色彩，以助長毛的聲望和對毛個人的崇拜。

一九三六年，汪東興指揮一個獨特的警衛單位，稱爲「手槍連」（擁有約三十位的神槍手），隸屬於「中央警衛團」（一九四九年後又擴充成「中央警衛團」或稱爲「八三四一」部隊）。汪東興負責保衛毛澤東和中共其他領導者的安全。曾是中共領導者的翹楚，斷言安全工作人員是精英中的精英，他們担負的工作是監督高層官員的行動，他們的身份和活動是非常特殊而秘密的，就連許多高層官員和軍事首長都不清楚。

根據毛的警衛的回憶稱：一九四七年三月，在面臨國軍胡宗南部隊的包圍攻擊時，汪以第三分隊的副參謀長的身份，掩護毛澤東，周恩來和中共中央的人員從延安撤退，事後獲得毛高度的贊許。隨後幾年，汪的職務，就因毛要在黨內地位鞏固與控制權而一步步地擴張。

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後，汪被任命爲「政務院秘書廳副主任」兼「警衛處處長」，不久又改任「政務院公安部第八局局長」，職務頭銜雖有變動，其職責仍是護衛毛的安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〇年二月，毛澤東赴俄訪問期間，汪也頗行侍從負安全工作。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八年間，公開的塲合中汪完全消失蹤影，唯有的一次是報紙上提到於一九五五年十二月被任命爲中共政務院公安部副部長。在這期間，實際上汪還担任兩個既有權力且又重要的職務，一是中共黨中央的「中央警衛局」局長（直接向毛負責），一是「中央警衛團」團長（此單位代號爲「八三四一」，至一九七〇年間改番號爲「五七〇〇一」，擁有一萬人）。

汪東興掌管的安全機構，也是個情報蒐集單位。透過派遣出去的衛士，監視中共其他的領導者，並收集他們日常生活、政治的社會接觸之資料。同時，中央警衛團的成員還經常被派往各省份，去從事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調查，爲毛澤東蒐集資料，而使得毛能免於僅僅依賴正常通道得到消息。毫無疑問這些安全和情報工作，奠定以後幾年汪權力的基礎，他贏得了毛的信任，對毛頗有價值，掌握情報使他擁有非常大的政治影響力，因爲他可隨心所欲的利用資料去敲詐或暗中破壞別人，藉着保護毛的安全的名義，他擁有相當大的調查權，這是其他領導者所懼怕的。

一九五八至六〇年，汪東興回到他出生的故鄉江西省，當江西省副省長，兼任農業、森林和土地開墾部部長以及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黨委書記。汪的下放，是實踐毛澤東「到基層去」的政策以學得「第一手」處理地方行政經驗，並改造世界觀。汪在江西這段期間，所做的工作，是配合毛所推展的農村公社和大躍進運動，因此，他公開露面出席會議，發表演說，參加生產勞動，地方報紙經常地報導他活動的消息。現回顧他在江西的兩年工作，顯示出他的專長不僅止於安全工作方面，還有其他方面諸如教育上的見解（創辦了半工半讀式的共產主義勞動大學）。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重新任命為公安部副部長。實際上那年夏天他就回北平任原職，在十一月提出一份秘密調查「中央警衛團」士兵意識情況的報告，談到「大躍進」的結果使得士兵家屬陷入困境，他是很同情他們的。從報告中的語調可判斷，汪是個相當坦白和實際的人，細緻而全面的了解他的部屬，與他有眞正親近的關係而且關心他的部屬。

自汪回到北平後，又再度隱蔽起來，一九六一至六五年間，他的名字是絕少出現在報紙上。這段期間，正是毛，劉因許多政策問題（包括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發生衝突時，汪絕不可能閒散。一九六五年，「中央警衛團」的士兵被派到各省份去收集資料，並傳達毛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主張，即「二十三條指示」，反駁一九六四年劉所領導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而且要改照毛的指示推動。此外為了要支持毛澤東的政策綱要，據報導汪是在從事偵探共黨其他領導者的工作。

一九六六年三至四月間，汪以公安部副部長身份，隨劉少奇赴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緬甸訪問，此時，毛和支持者（林彪、周恩來、康生、陳伯達和江青）正在準備攻擊劉少奇和其政治盟友，汪的隨行很明顯地是毛這一伙的授意來嚴密監視劉的活動。

一九六六年夏，文化大革命進入一個新階段，毛和他的支持者控制了黨中央的領導權，汪很快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這是他政治生涯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中央辦公廳」的功能，是保護毛和黨中央，保持黨內部的機密，它是黨的神經中樞，所有國外的情報及黨，政，軍機構報告均需透過傳達到中央，而且，所有中央的指示和文件經由它發出和傳達。它並保管黨的檔案，機密文件以及毛的指示、演說、評論、著作。這項新職務使得汪之權力增大，因一九六六年夏以中共黨中央的書記處關閉，書記處的許多重要職責由中央辦公廳接替。

一九七〇年代陳伯達所領導的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廳，及林彪領導的中央軍委辦公廳相繼取消，汪的權力更為擴大。

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汪的影响力逐漸延伸至公安系統。他所負責的是項特殊性的任務，因而與目前中共領導者發生關聯。汪的「八三四一」單位，在「文革」中逮捕了劉少奇、鄧小平、彭眞、羅瑞卿、楊成武和其他領導者，他們或被監禁於北平或下放江西「五七幹校」審訊和再教育。



，運璿還要指出，中共今後還會耍出許許多多的統戰花招，諸如：蠱惑海外留學生前往大陸；大唱其四個現代化和十年經濟建設計劃，來引誘外國貸款、合資建廠或開採石油等等陰謀的手段，來朦混世人的耳目。虛偽欺詐，無所不用其極。

假如中共敢於面對現實，它們就應該立即接受大陸人民已明白表示的願望：排除馬列思想，放棄世界革命；廢棄共產獨裁，保障民權自由；取消人民公社，發還人民財產。讓大陸苦難的中國人民，能夠享受我們在台灣所發展的自由富足生活方式。

運璿謹以最嚴肅的態度與最堅定的立場，並以最大的信心和決心，鄭重昭告海內外同胞及國際人士：唯有我們海內外同胞，精誠團結，在中華民國政府的領導下，共同奮鬥，才能重建一個強大統一、自由民主，進步繁榮的新中國。唯有如此：

才能維護我們五千年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

才能確保我們這一代所有中國人民的自由幸福；

才能使大陸被迫害的中國同胞早日獲得自由；

才能保障我們億萬代後世子孫的綿延發展。

唯有這樣，才是我們中華民族唯一光明、光榮的出路，也能確保亞洲與世界的眞正和平。

粉碎中共在海內外的統戰活動

行政院長孫運璿在院會中，對中共最近在海內外進行各種統戰活動，發表嚴正聲明。這一聲明，是為了重申政府立場，端正世界視聽，更為了提高國人的警覺，進而集中意志力量，以行動粉碎敵人的陰謀。

中共對國際尤其我們發動統戰，原不自現在開始，也未產生什麼效果，實不值得理睬；但最近變本加厲所施展的活動，花樣繁多，對象廣泛，企圖尤為毒惡，故須徹底揭穿，嚴厲闢斥。

自上月美國中共建交後，中共即多方推出統戰。以「人代會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為例，非但避免提出共產教條，而且假借「祖國要統一」、「民族大義」之名，說什麼要「尊重台灣現況，停止軍事對峙，實行通航通郵及經濟交流」，還表示要和我談判；這些招式的眞正企圖，正如孫院長所說：是想利用世人不滿美國政府背信廢約的錯誤政策，故意放出「和平」的謊言，來迷惑美國人民，欺騙美國國會和輿論界，企圖軟化他們支持中華民國的意願；破壞台灣海峽地區的和平安全；特別是要鬆弛我們的戰志，影響我們的民心士氣，乃至於為它未來的軍事行動創造有利的條件。

中共的所謂「和談」，實際上就是為動武製造條件，更是運用誘降的策略，以取得其在軍事戰場上所得不到的東西。抗戰結束後，中共搞「政治協商」，以掩護其武裝叛亂行動，徐蚌會戰後所謂包括八條二十四款的和談條件，更是迫我投降。這些慘痛教訓，大家記憶猶新；不論世局如何變化，橫逆如此游至，我們只有和它戰鬥到底，永不妥協。「今天我們不能做一個為自由而奮鬥的鬥士，明天我們就會淪為漂流海上的難民」，最近越南人民冒險乘船逃亡的慘劇，可謂殷鑑不遠。

三十年來大陸同胞的遭遇，說明了中共以「階級成份」決定終身，也殃及下一代，今天生活在自由大地的中國人，包括復興基地一千七百萬同胞，在中共心目中，誰不是「反動份子或黑五類」？又誰能在被它控制後逃得過反覆清算鬥爭？如果有人受了中共的蠱惑，認為它將變得溫和，採「寬大政策」，而動搖反共意志，希冀保命保家，那眞是愚不可及；比漂流海上的難民，結局更為悲慘。

如果中共稍有悔禍之意，眞正為謀求「祖國統一」，為表現「民族大義」，那就須面對現實，接受大陸人民已經表明的願望：「排除馬列思想，放棄世界革命；廢棄共產獨裁，保障民權自由，取消人民公社，發還人民財產；使他們能夠享受我們在台灣所發展的自由富足生活方式。」如果不能做到這最低限度的幾點，那一切統戰活動的方式與言詞，只暴露其狡毒的慣技，亦徒見其黔驢技窮而已。

在此，我們要正告國際尤其美國人士，中共的統戰雖對我們而發，同時是偽裝溫和姿態，以製造世人的幻想，更為了配合其高唱四個現代化與十年經建計劃的調子，來引誘外國貸款，剽竊新技術，尤其套購新式武器裝備，以擴大其擴張侵略的賭本。某些國際人士如在這種催眠曲之下昏然入睡，大做其白日夢，不僅是滋長世界更大的禍患，終必殃及自身，而且是助紂為虐，斷絕中國大陸人民推翻暴、重獲自由的希望。

國際上若是眞正關切與人類禍福密切相連的中國問題，首須了解中國人的需要，決不是畏懼乃至討好共偽政權。孫院長指出：我們中國人所需要的，是大同世界，而不是秦始皇式的統一；是自由開放的天地，而不是互相監視的牢籠；是現代化的均富社會，而不是落後的均貧社會，是創造更美好的未來，而不是反對甚至消滅傳統文化。三十年來，台灣所努力並已表現績效的走前者，中共所想的和所做的走後者。所有中國人，心向着那裏，希望寄托在那裏，早已可判斷出來。任何民主自由國家的做法，假若刺傷了所有中國人的心，即令暫時看不出強烈的反映，將來所得到的報償，是至為嚴重而深遠的。

在中共加緊施展統戰活動之際，我海內外同胞，唯有精誠團結，在政府領導下共同奮鬥，以行動和事實，粉碎敵人的陰謀。亦唯有如此，才能開創國家民族的前途，進而確保亞洲與世界眞正和平。

對中共最近各種統戰活動的嚴正聲明

孫運璿

國父領導國民革命，創立中華民國，其目的就是在求中國的自由平等。自民國成立以來，多少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

爲了爭取中國國際地位的平等，曾經浴血抗戰八年，終於廢除了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成爲五强之一；

爲了爭取國民政治地位的平等，曾經排除萬難，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推行民主憲政；

爲了爭取國民經濟地位的平等，我們一直致力於增進人民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使中國人民能永遠擺脫貧窮的痛苦，享有富裕的生活。

在過去約七十年間，我們的先烈與志士爲了這三項目標，犧牲奮鬥，前仆後繼。雖然我們國家多難，我們始終堅持這些目標。在我們建國的過程中，爲了國家的統一，曾經經過北伐、抗戰，我們中國人民在政府領導之下，流血流汗，做了重大的貢獻，這段歷史是不容也不能爲任何人所抹煞的。而在我們的奮鬥過程中，共黨一直扮演着破壞性的角色，包括在北伐期間的廣州暴動、南昌暴動、兩湖秋收暴動，以及抗戰時期無數次的阻撓我們抗日救國的大業。

我們必須進一步地指出，在這數十年，政府從事建國與統一的奮鬥過程中，共黨也一直扮演着分裂性的角色，不僅在行動上處處阻撓破壞我們建立民主自由統一中國的努力，並且引入馬列主義，倣效蘇聯制度，建立武裝叛亂的政權。凡此種種，都是所有中國人所深知而極感痛心的事實。

近三十年來，我們中華民國政府和人民，在台灣地區，勵精圖治，爲我們的理想，奠定了深厚的基礎。我們決心以這個基礎，作爲將來重建全中國的藍圖，使得所有的中國同胞，都能夠：

在國際上人人受到各國的尊重；

在政治上人人享有平等的權利；

在經濟上人人過着富庶的生活。

這是我們一貫的目標，也是我們無可旁貸的責任。

自從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與中共宣佈建交之後，中共透過它的統戰工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同月二十五日發表所謂「告台灣同胞書」，提出了中止炮擊金門，揚言與我通郵通航通商，還表示要和我談判。這些行動，很明顯地，是共黨想利用美國與中共建交後，世人不滿美國政府背信廢約的錯誤政策，故意放出「和平」的謊言，來迷惑美國的意願，破壞台灣海峽和亞太地區的安定與和平；特別是要鬆弛我們的戰志，影響我們的民心士氣，乃至於爲它未來的軍事行動創造有利的條件。事實上，中共的主張，就是三十年以前經由「和談」、竊據大陸的故技重施，毫無新奇可言。

和平、統一，確實是我們全中國人民的願望，但是我們所需要統一的國家，必須是一個促進世界和平，增進人類福祉，實施民主憲政，保障基本人權，鼓勵自由企業，尊重私有財產制度的國家。在這樣一個統一國家中，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自由的權利、受益的權利，和參政的權利。

我們中國人民所需要的，是中國傳統理想的大同世界，而不是秦始皇式的統一；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自由開放的天地，而不是一個互相監視的牢籠；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現代化的均富社會，而不是一些落後的均貧公社。所以，我們所需要的，是使中華文化與中國社會適應現代潮流，創造人類更美好的未來，而不是盲目地反對甚至於消滅傳統的中國文化，拔除我們中國人在文化上的根。

中共所謂的「和談」，乃是他們「階級鬥爭的另一種形式」，說穿了就是「誘降」的策略運用，中共在它侵奪台灣的策略運用中，原有分階段的安排，而「和談」不過是企圖最後以共產方式赤化全中國的一種手段，也就是要我們生活在自由天地中的中國人民，放棄我們目前所擁有的生活方式，犧牲我們現有幸福與財富，拋棄我們所享有的平等、自由、受益和參政的權利。同時，斷絕了中國大陸人民重獲自由的希望。

共產主義主張階級鬥爭，而共產社會中的階級分類，是以「成份」決定終身，也決定了代代子孫的命運。今天和果誰受了中共的蠱惑，明天就會變成共產社會所謂萬惡不赦的「反動份子」，就要受到無窮盡的清算和鬥爭。試問，今天生活在自由天地的中國人民，無論中共用什麼花言巧語來分化，誰不是它心目中所謂的「黑五類」？大陸同胞的經驗告訴我們，共產黨的賬，不止是算上一代，這一代，甚至子子孫孫，永無止境！

中共口口聲聲要和我們通郵、通航、通商，試問，今天大陸一般人民吃飯要糧票，出外要路條，教育受限制，工作無選擇，一切物資無不都在共黨控制之下，根據政治目標而加以運用，中國大陸那裏有行動的自由？又那裏有貿易的自由？

大陸同胞根本不相信中共會做到這些，我們更不可能幼稚到會相信它的謊言。

歷史告訴我們，相信共產黨謊言的人，都只落得悲慘的下場。波羅的海三國的被蘇聯併吞，大陸的淪陷，越南的淪亡，都是我們記憶猶新慘痛的教訓。今天我們不能做一個爲自由而奮戰的鬥士，明天我們就會淪爲流漂海上的難民

國是「異」見

李水明

彈性外交運用問題

很多年以來，在國外或國內，不少外國人或中國人詢及筆者，中華民國爲何不「獨立」，爲何不和蘇聯「建交」，以及可否會重開國共和談等問題。關於所謂的「獨立」，數十年來英國、美國、日本等國朝野，或多或少都持這一個論點，也因此給非法「台獨」組織做藉口、製造謬論的機會。但事實絕對行不通的，因衆所周知，不但我國不能容忍，中共也絕對不肯接受，持此論的英國政府，見風轉舵，早已和中共沉瀣一氣了。

反對「台獨」理論，國內外專家、學者早有說辭，筆者不予贅述，但有一點要指出，若台灣「獨立」了，則我們散居世界各地忠貞華僑，亦形同我們的「流動領土」，都將背我而去，對政治影響不談，即以經濟方面的損失，亦至爲可觀。何況我們保持法統政府，勵精圖治，將來光復大陸的機會還是很大的。其次是和蘇聯「建交」問題，亦即「和敵人之敵爲友」的彈性外交策略。

不過要玩彈性外交，要具備很高的外交技巧，韓國不獨拉蘇聯，同時也對中共送秋波，虛中帶實，實中有虛，這就是朴正熙重用幾位研究西方國際政治理論很有心得的歸國學人的傑出表現。隨著世界政治地圖推移變化，國際政治學已滲入社會科學、行爲科學、整體制度理論、決策及影響決策分析、討價還價，賭博理論等等，光怪陸離，不一而足，像以色列，可以和人口多她數十倍，面積大她數十倍的阿拉伯集團對抗；特別是整個以色列國土，四面無天然屏障，完全暴露在敵人炮火射程之內。可是以色列可以歷經數次敵人猛烈夾攻，仍然屹立無恙，甚至逼叫敵人擺案談和，其理由固可說以色列人民團結自立的結果，但若說是外交技巧的高超表現也不爲過。

所以我們的彈性交運用，是否應與蘇聯「建交」問題，我們政府已表示絕無可能，令人額手稱慶。在民族大義和反共立場上，我們都不得走差一步，否則，錯一步，滿盤輸，去了一隻虎，來了一條狼，後悔就來不及了。更遑論我們和美國，日本的關係，並非眞的義斷情絕，水無彌救餘地！當然和「敵人之敵爲友」，不見得和蘇聯扯關係才算，尚有不少可資運用的溫和社會主義國家，値得考慮，爲此，目前的彈性外交「謠傳」，雖不必深信，又何妨姑妄聽之，好在政府自有權衡。

倡言和談共黨險惡

再其次就是國共和談問題，當美國中共宣佈「建交」翌日，中共即派兩名叛逆到香港，準備到台灣來「和談」，被蔣總統嚴詞峻拒，不得其門而入。有人問東西德、南北韓可以談，爲何我們不能談，談不成亦無妨礙。可是問題在「國際印象」上，我們的立場和德、韓不同、和談就是死路，也無異自取其辱。中共早期的口號是「武力解放台灣」，近年雖不再叫囂這一口號，但官方正式發表聲明或談話，仍然沒有放棄「武力」字眼。最近一次的共方正式談話，觸及這一問題是去年十一月十八日，美國「紐約時報」記者訪問鄧小平，雖然措辭轉變，但仍然狂言「在必要情形下」使用武力，對付台灣。美中共匪宣佈「建交」同週，有六位美國國會議員訪問大陸後，在香港表示「中共沒有使用武力對付台灣的跡象」。但那祇是個人的臆測，甚至中共在香港造謠不用武力，更無稽之談。筆者的看法是中共一定會使用武力，「和談」不過是使用武力前，動搖中華民國軍民士氣的伎倆，用心極爲險惡，吾人不可不加警惕，以免誤中奸計。

慎防中共覬覦金門

說實在話，中共雖有核子彈頭飛彈，但據各專家資料顯示，都指向莫斯科，而非台北。除此之外，世人都知道中共的軍事力量短期間內無法跨海犯台，更不必說中蘇邊境、中印邊境、以及中南半島糾紛的方興未艾呢！那中共第一個對中華民國的軍事步驟是何處呢？筆者答覆是金門。中共最近向英國購買垂直升空「獵犬式」噴射機一百架，以及在法國購買輕便空對空，坦克對坦克飛彈，據說直升機都可載運這類飛彈發射，不難想像，這些武器是爲犯金門而準備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一年後失效，我們「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要毫無隱諱地把中共的企圖挑出來，給軍民一種心理準備。因爲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的金門炮戰，我們創下人類戰爭史上，絕無僅有的輝煌戰果後，雖然也已把金門軍事設備、補給系統建立得更元美無缺，固若金湯，但一旦中共大舉再犯，對全國民心影響很大，我們務必提早未雨綢繆，方有備無患。二十年前金門炮戰，中共使用一〇〇〇門大炮，後來移六〇〇門到越南去，目前佈署情形如何，國防當局要特加注意。

一九七二年二月的「尼周公報」，雙方語無倫次的胡說一通，但有兩句話需要溫故知新：「台灣地位留待決定」，以及「台灣是中國一部份」，前句一般人容易了解，但後一句大有文章，據說基辛格去大陸前，先告訴日本當時的外相福田赳夫，說這一句是地理性而非政治性。根據國際法的解釋，政治性的領土應改爲「台灣是中國完整的一部份」

，所以中共還不敢對台澎有所染指，相反地，更加深金門等外島被侵犯的可能性。根據筆者外籍師長和同學們，曾經參加過美國政府外交作業人士所說，美國政府的天眞如意構想是：施壓力叫中華民國放棄金門外島，或授意中共攻佔金門等外島，就可免除台澎被攻擊的危險性。又說萬一中共進一步有能力妄圖進攻台澎，屆時美國、日本都會干涉，引發國際問題，足阻中共企圖。但筆者認爲中共在「尼周公報」的讓步，以及在這一次美國中共宣佈「建交」的讓步，僅是「啄木戰術」運用，能吃多少，先吃多少，最後還是「通吃」，也是我們要注想的。

研製核武器可行性

在另一方面，筆者深信這一次的外交衝擊，對我們全民再度團結、淬礪奮發的精神鼓舞很大，我全民再也不可抱着得過且過的苟安心理，所以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政府在外交、政治、經濟等等方面，一定要採取非常措施，以因應突變。筆者學淺，不擬置論。不過筆者還願意提出部份問題，做爲朝野參考，不當之處，尚請各界指正。

（一）製造核子武器的可行性：大約在一九七○年代初期，筆者在國外求學，聽說政府有意要擴軍達百萬，號稱「百萬雄師」。當時筆者即期期以爲不可，蓋軍隊數量，在傳統上固能顯示國力，在外交上亦爲討價還價本錢之一，但另方面，也不切實際，與精兵主義更背道而馳。在近代國際政治多化中，最有效的討價還價本錢是製造核子武器，當然還有一點，即使沒有敵人存在，仍然有發展核子武器之必要，英國、法國的核子武裝，原則上是可以這麽說的。

製造核子武器需成本，還比大量養兵爲低，何況核子武器製造，可以帶動其他工業發展。問題癥結是試爆場所、核子不擴散條例限制、以及核子燃料來源；而前兩個問題目前已不存在，最重的是燃料來源。

迄目前美國供給我們核子燃料僅限於發電等和平用途，不過祇要出得起錢，仍然可以找到燃料來源。否則即使我們不製造核子武器，不開發找尋核子燃料來源，只聽任美國擺佈，連純爲發電和平用途核子燃料來源，都會保不住。筆者三句不離本行，不管我們是否已着手、或準備着手製造，但由國外目前輿論猜測我們製造核子武器可能性看來，加以有效運用到外交方面，嚇嚇外國人，殊亦不失爲討價還價的籌碼。

設國際問題研究所

（二）鼓勵民間成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謂「研究所」並非大學研究所，而是純研究各國政治、外交、軍事、經濟、文化等等的研究機構，在美國、日本、英國、法國等地確有不少。這些機構可由政府或大企業資助，很客觀地深入研究，對政府，企業界提出有價値的報告，不只有助於政府的決策，也可幫助企業界發展海外事業，或擴展貿易。因爲我們已決定開放國外觀光，我們的經濟也更要全面擴展，但不可盲人騎瞎馬到處亂闖，以免得不償失。

故對各國的區域研究要普遍而深入的展開，俾收事半功倍之效。記得在這一次大選活動期間，所謂的社會人士，動不動提出社會福利問題。大概說美國人由出生到死亡，有如何如何良好的教濟政策，而中華民國却沒有，聽衆聽來好似眞的，認爲我們政府照顧人民不周。這是我們國民，包括這些社會人士在內，對各國區域研究認識不清之故，美國有兩百年工業基礎，比看其他開發中、或未開發國家呢？如果比將起來，我們算是很不錯的了。

分別緩急從事建設

（三）重大建設投資之調整：我們的十大建設被所謂的社會人士，在演講會上，批評得簡直一無是處。但他（她）們，斷章取義，信口開河，既不明十大建設的宏效，又提不出積極可行的主張。我們全民都知道，十大建設創造財富，提供就業機會，好比我們購取日常用品，固可滿足消費需要，但購買機器，却可創造無數財富，生產更多生活必需品，得失相衡，難以道里計。筆者並不懷疑十大建設，或十二大新建設工程之需要和功能，但輕重緩急，似不無商榷的餘地。譬如台北市交通問題，每日交通阻塞，行不得也還要消耗大量燃料，每日數十萬輛次，一年總合起來的浪費，大概足可興建半條地下鐵路吧！即使我們政府財源籌備不及，大可開放國內外私人企業來經營，原則把握住，便只賺不虧。

總之，凡是不切時宜、不合理情的法令，均應立即改正。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德政，則須大力推行，不稍猶豫。

改進政令宣傳技巧

（四）國內黨政宣傳技巧的修訂：在國政府主管宣傳單位的新聞局和執政黨文工會對宣傳工作確實都很努力。其工作內容，也極完備。但我們的政令宣達，以及共情蒐集報導的效果，似仍不如理想。單以大陸社會生活方式而論，我們宣傳內容，還很「客氣」，不少國民還有存疑態度。對交通安全問題，新聞局國內宣傳處可說花錢賣力，但收效有限，到底要怪罪何人呢？

最好對宣傳內容、政策、技巧，以及必要牽涉到其他政、軍、經等體制，綜合整理加以研判，由專家和實務工作人員，坦誠交換意見後，擬定新措施應可改進不少吧！

（五）法治原則的徹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未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因爲經濟成長有限，國民收入不豐，一直是馬列主義傳播溫床。爲了「防微杜漸」，大都頒佈戒嚴法，以保護社會安定，爭取政經建設發展時間和空間，改善人民生活環境。中華民國亦不例外，中央政府遷台後不久，即頒定戒嚴法，旨在保國衛民，可是却給國內外非法集團，引爲攻訐政府的藉口，實則不只中華民國，世界上有數十個國家，例如韓國、菲律賓、泰國、尼加拉瓜等等都還在實施戒嚴法，但唯獨中華民國有戒嚴法之名，却無戒嚴法之實，否則這一次的大選活動豈有如此這般妖言惑衆的怪現象。

美蘇在西太平洋海權消長之爭

李明水

中南半島陷共後，美國在南太平洋霸權衰落，蘇聯乘虛而入，在越南金蘭灣建立强固海軍基地，與海參威軍事基地聯成一綫，對西太平洋構成嚴重威脅，美國無力以對，只好把抑制蘇聯海權擴張責任交與日本與中共。美國這種草率行徑，只能應付一時，因爲日本與中共絕非信男善女，一旦它們建立强大海軍實力，到頭來吃虧的還是美國。

美國在中南半島失敗後，已逐漸將對外重心移往北大西洋的西歐地區，西太平洋也就相對地爲蘇乘虛而人，不停地擴張海權力量。

由於美國國力日趨式微，貿易大量持續入超，國內通貨膨脹和失業問題壓力，一直無法獲得有效解決辦法而且對外政策日漸背離積極參與方式，只好把抵制西太平洋的責任，「交付」給日本和中共。恰好日本、中共兩者對蘇聽難存在相當共同程度的「矛盾」，很自然可以形成另一種矛盾形式的三角聯盟，共同箍制蘇聯在西太平洋的海權擴張。這是一般所認爲影響美中共草率「建交」的主要外力因素之一。姑不論此一新趨勢給我中華民國利害關係程度如何，但其形勢注定要維持一段相當時期，值得我們去檢討瞭解。

首先，我們知道，美國、蘇聯兩國兵力及核子武器的大概持有內容，根據一九七八年九月一日，英國倫敦國際戰畧研究所公布的「軍事均衡，一九七八—七九年」年鑑，美國總兵力二百零七萬人，比前年少二萬人，而蘇聯的總兵力三百六十四萬人，比前年少三萬人。在洲際彈道飛彈方面，美各型共有一千零五十枚，蘇聯各型共有一千四百枚。由潛水艇發射之彈道飛彈，美國各型共有六百五六十枚，蘇聯各型共有一千零一十五枚。

很顯然地，美國是處於劣勢，加上蘇聯集團的華沙公約組織國家，兵力和武器增加速度，遠比美國驗團的北大西洋組織國家快，不得不讓美國感到了態嚴重，草率拉日本、中共上陣，魯莽應付一番。

美國雖然獨立應付西歐局面，但亦授意中共到西歐揷上一脚，以減輕壓力。西歐各民主國家內的共產黨徒，彼此都有連帶作用，形成所謂「西歐共產主義」陣營，本一向唯蘇聯馬首馬是膽，但近年頗受南斯拉夫、羅馬尼亞獨立路綫影響，有意偏向中共，化解蘇聯影響力。

同時美國又授意英國，出售一百架垂直升空「獵犬式」戰鬥機給中共，法國出售坦克對坦克、空對空的新型輕便而殺傷力很强的飛彈給中共。甚至還要求出售各種核子設備，以加强中共四百萬軍隊的現代化。而美國眞正要中共「帮忙」的還是亞洲地區，特別是陸地上戰畧，包括中蘇邊界，中南半島「代理」戰爭等爲主。從各種跡象，都足以顯示，美國並沒有支持中共海軍方面的擴張，這一點値得我們安慰的。目前中共海軍的運輸能力、作戰能力，除了部份較具體的戰力，部署在海南島，以牽制中南半島外乏善可陳。

而應付蘇聯在西太平洋的海權擴充，逐漸交與日本，尤其日本和美國有「安全互相保護條約」，較易名正言順的担負責任。以在「美日安保條約」在日本國內，爲在野各左傾政黨攻擊目標，岸信介內閣也曾因之而總辭，但目前反對力量減弱，民意測驗調查結果，有百分之八十國民，認爲該條約對日本安全絕對重要。更不可思議的是，以往攻計該約最嚴厲的中共，近來却大表贊成，還鼓勵日本正式建軍。一般人認爲日本受到戰後新憲法限制，建軍不可能。但不可或忘的是，以日本强大的重工業基礎，加上强大經濟生產力量，在內外環境交相變化影響之下，一夜之間，由經濟大國變爲軍事大國並非不可能的

不管日本軍事大國再現後，對人類是福是禍，但美國認爲是制蘇海權的不二法門，不只如此，美國還要求日本負担駐日美軍的費用，至少要提供美軍家屬住宅需要。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美國國防部公布迄九月三十日爲止的兵力，全部約超出二百萬人，其中國內佔一百五十九萬零五百三十人，海外佔四十七萬一千八百七十四人。美軍在海外，以歐洲最多，保持三十萬人。但在亞太地區僅十二萬九千五百八十四人，而在亞太地區僅十二萬九千五百八十四人，而往後每年、都將逐漸減少，例如駐韓美軍四萬一千五百六十五人，將於四、五年內撤離完畢。美國在亞太地區駐軍，以一九六八年最多，達八十萬人，時隔十年，剩下不到六分之一。

美國在亞太地區兵力，以第七艦隊爲中心，兵力兩萬五千八百九十人，有五十五艘艦艇，戰畧戰術飛機四百六十架，不過第七艦隊目前以保護印度洋石油船綫爲主，四艘航空母艦，有兩艘未駐在亞洲，而僅剩一艘在印度洋、及東南亞海城，另一艘在日本海，顯得孤單了一點。爲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美國國會建議政府，爲對付蘇俄在西太平洋擴張，應增派一艘航空母艦。

至於蘇聯在西太平洋的海軍力量，計有艦艇七百五十五艘，戰畧戰術飛機二千四百架。除了海參威海軍基地外，已在越南的前美軍海軍基地金蘭灣，建設强固海軍基地。據說，早在歐洲已配置的「逆火」B型特種强力轟炸機，已在西太平洋配置，或將配置；另蘇聯最大的「基輔號」航空母艦（四萬噸），亦將駐進西太平洋地區。

此外，蘇聯又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旬，駛進兩艘大型修理和補給用工作艦，同時向日本石川島播磨重工業社訂製的超級大型海上八萬噸浮塢，也已交貨，開始作業。日本商人此舉，見利忘義，不管自尋死路。

美國在西太平洋的事基地有菲律賓蘇比克海軍

基地、克拉克空軍基地、日本橫須賀海軍基地、日本沖繩嘉毛納空軍基地，以及關島的馬里亞納基地，其中以菲律賓的海空軍基地最大，共有美軍一萬四千四三十三人。

菲律賓蘇比克海軍基地，位於馬尼拉西北約九十公里處，佔面積二百四十六平方公里，是美國在國外的最大海軍基地。該基地主要任務是抵制赤色共黨南伸，並確保石油航綫暢通。菲律賓的克拉克空軍基地，位於馬尼拉北方約一百公里處，佔面積五百二十平方公里，比日本沖繩嘉毛納空軍基地大二十六倍，菲律賓這兩個海空基地司令官，都是少將階級。

最令人不解的是橫須賀海軍基地，位日本州中部東岸，日本軍國主義早期建此港主要目的在保護關東一帶，並為了方便和美國在太平洋一爭長短之用。如今，若要對付蘇聯在日本海的海權擴充，美海軍基地設在此港，實在有點英雄無用武之地，因為本州島海岸綫修長，南北繞岸費時，才能抵日本海。所此，在橫須賀維持一處基地，也許是以政治意義為主，軍事意義為輔。

因此，對於日本海的防衛任務，竟完全由明本自衛隊担負。日本海是北太平洋最重要戰略海域，恰好被日本四大列島，圍成一個弧形，蘇聯海參崴和日本列島重要城市，幾乎等距離，大約都在四至五百海浬之譜。日本海和太平洋之間有三個通道，即對馬海峽、津輕海峽，則蘇聯在此地海軍力量的發揮將大受拘束，活活被困住，也就是美國特別重視日本在海權戰略方面的價值之理由。

據軍事專家意見，蘇聯在海參威或日本海上潛艇發射攻擊美國本土的飛彈，日本很容易採取適當角度，予以擊落，足以保護美國安全。總而言之，美國的策略，三句不離本行，完全以本身利害做出發點的。

台灣戰略地位重估

朱少先

自從美國卡達總統宣布自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與中共關係正常並與我中華民國斷絕外交關係；同時中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效力後，已引起了各種不同的反應。尤其是日本，對此特別敏感，而出了浮躁的表現。

去年十二月廿日園田外相在衆院外交委員會答覆社會黨上井議員質詢有關美國與中共建交後，台灣是否仍包括在「日美安保條約」第六的「遠東範圍」之內時，園田竟不加思索的表示：「目前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結果，即使台灣地區發生紛爭，美軍亦不致再發動武裝防衛，故台灣已無必要再列入『遠東範圍』之內。」

當天下午，美國國務院却立刻有了強烈反應。由國務院發言人發表「特別聲明」稱：「日本園田外相發言，如僅係指台灣地區不遭受武力攻擊而言，美國政府可以表示理解與同意，但如該地區一旦發生不測事件，美國政府仍與日本進行協議。」這裏不但間接說明了美國不同意園田外相的意見，而且還確認了一旦台灣地區發生事端，美國仍有維護此一地區和平與平安的責任，依據「日美安保條約」規定，與日本政府進行協商，來確保台灣地區的安全與和平。

由於美國國務院重視園田外相發言，而且還發表了特別聲明，表達了美國對台灣地位的立場。自民黨「外交調查會」、「安保調查會」及「政調會」的「外交」、「國防」兩部會，亦於二十三日召開緊急聯席會議，就美國與中共「建交」、「廢約」後東北亞情勢進行檢討。與會人員一致認定台灣地區和台灣海峽對日本安全仍然非常重要；因此決議促請日本政府，要求美國保證，使中共不以武力侵犯台灣。同時，基於上項認識，執政黨——自民黨在其明年度外交政策中，將強調日本必須竭盡其最大努力，協助支援中華民國的經濟發展和維護東亞安全與繁榮。

就事實而論，台灣地理位置，仍居於自日本、韓國到菲律賓的中心點；美國的第七艦隊及蘇聯的太平洋艦隊在西太平洋的活動及進入印度洋的通路，台灣海峽是必經的要道，握有這個海域的咽喉地位。日本的油輪，也必須經過台灣海峽進入麻六甲海峽而到達中東產油國，其對外的商船隊，也要依靠這條海運路綫到東南亞各國與其他世界各地。所以台灣地區與台灣海峽，無論在戰略地位上，商運關係上，並未因中美斷交及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效力的中止而有所改變。

在此以前，美國為了防衛日本的安全，在一九五一年九月簽訂「金山對日和約」同時，締結了「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該約於一九六〇年修訂時，在該約前言及本文第六條，又明白規定其防衛範圍，包括了遠東自由國家在內。一九五三年韓戰後，美國又與韓國簽訂了「美韓防衛條約」，繼之於一九五四年與我中華民國締結「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透過以上這三個雙邊防衛條約，以美國為中心，自實質上構成了美、中、日、韓的東北亞共同防衛體制。二十餘年來，東北亞地區能維持如此安定局面，中日韓三國在經濟上能飛躍發展，蘇聯與中共始終不能在此區域輕舉妄動，無疑上述三個防衛條約，有其重大的貢獻。現在美國因「聯中共制俄」及減輕在亞洲的負担，始出現了卡達總統宣佈與中共關係正常的決定。表面上已構成了「美、日、中共聯合」來對抗「蘇聯霸權主義」；不論其實際效果如何。蘇聯已藉此大量擴充軍備；其太平洋艦隊必將增強在台灣海峽為中心日本海上運輸路綫，有採取威脅行動可能。日本自民黨外交決策機構針對上述情勢，呼籲政府定與中共建交及中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效力的結果，已造成東北亞情勢的不安與混亂，蘇聯與中共，勢將利用此種不安與混亂情勢，製造事端，以便混水摸魚。而朝鮮半島與台灣地區，就成了關鍵性地區，隨時有掀起風波可能。

因此，我們呼籲美日當局，應重估台灣戰略地位對自由國家集團的重要性，重新與中華民國携手合作，這才是緩和東北亞勢情及謀求亞洲和平與安全的正為途徑。

現代史實的教訓

李漢雲

中華民國建國的歷史意義

孫中山先生在二十歲那年（一八八五），決定了「傾覆清廷，創建民國」的壯志。九年之後——民元前十八年即清光緒二十年，甲午（一八九四），他在檀香山創立了中國近代第一個革命團體——興中會，確定的革命目標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

在這個革命目標中，「驅除韃虜」是革命的第一步行動，「恢復中華」是「驅除韃虜」得的自然結果，「創立合衆政府」才是革命目標的核心，也才是開中國五千年歷史所未曾有之大創新，大事業。

「創立合衆政府」，就是建立民主共和的政府。同盟會於一九〇五年成立時，就把這一意義簡化為「創立民國」，列為革命方畧中的「四綱」之一。在美麗肥腴的中華土地上，由中華人民經由革命的歷程建立起自由民主的新國家，這就是中華民國，是中國近世歷史上的新紀元——愛國志士們要把一個暮氣沉沉，腐敗落後的政權推翻，把自己的民族從「强隣環伺」「虎視鷹隣」的環境和「蠶食吞鯨」「瓜剖」的危機中，解救出來，以「非常的破壞」與「非常的建設」之革命手段，建設成一個獨立自主，莊嚴燦爛，富强安樂且能永久適存於世界，為人類和平砥柱的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的國號是孫中山先生創始的，他在一九〇四年發表的「中國問題的眞解決」一文中，首次用了「中華民國」一詞。一九〇五年八月，他在東京富士見樓對留日學生演講時，激勵大家要利用中國的大好河山，建立一個「頭等民主大共和國」以「執全球之牛耳」。次年（一九〇六），同盟會幹部會議制定了革命方畧，中華民國國號乃正式公告於中外。其後，他屢次對同志和同胞闡明中華民國建國的重大意義和立國精神。譬如：

「我們為志士的，總要擇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來救我們中國，最優等的人格，來待我們四萬萬同胞。」（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三日在日本東京富士見樓對中國留日學生歡迎大會講詞）

「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大總統由國民選舉，議會以國民公舉之議員構成之，制定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為之，天下共擊之。」（一九〇六年同盟會革命方畧「軍政府宣言」）

「中華民國以靑天白日旗為國旗……旗以紅色為地，靑天白日為章，章在旗之首上隅。」（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中華革命黨「革命方畧」）

「革命黨之誓約曰：『恢復中華，創立民國。』蓋欲以此世界至大至優之民族，而造一世界至進步、至莊嚴、至富强、至安樂之國家，而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也。」（民國六年一九一七），「民權初步」序文）

「萬衆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優秀之民族，應世界之潮流，而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為民所有，為民所治，為民所享者也。」（民國七年即一九一八「孫文學說」自序）

「中華民國這個名詞，是兄弟從前創稱的。……民國是以四萬萬人為主。我們要想是眞正以人民為主，造成一個駕乎萬國之上的國家，必須要國家的政治，做成一個『全民政治』。」（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十月二十日在廣州對全國靑年聯合會講詞）

「國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建設中華民國。」（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國民政府建國大綱」第一條）

以上就是孫中山先生心目中中華民國的建國基礎，以現代用語來說：孫中山先生設計的中華民國，是從內政腐敗糜爛外强侵畧日亟的壞環境中，所建設成的一個獨立自主，平等自由，統一强大，安和樂利的現代化國家。這一經由國民革命而建設中華民國的歷程，正如今總統蔣經國先生所指陳的，「自始即是全民族的自救自强運動」，也如一位當世歷史學者而言，「革命之於中山先生，同時也是一個現代化的運動。」

憂患迭乘驚濤駭浪的歷程

從甲午到辛亥（一八九四——一九一一），革命黨人經歷了十七年的艱苦奮鬥，犧牲了無數愛國志士的大好頭顱，終於贏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創建了亞洲第一民主共和的中華民國。這次轟轟烈烈，石破天驚的辛亥大革命，當然是中國歷史上劃時代的一次大變革，它放射出璀燦明亮的光芒，也燃起了全國民衆從此可享共和幸福的熱望。然而，事實的發展却使國人大失所望，以袁世凱為首領的北洋集團竟能攫得中華民國的政權；更由於袁的蓄意叛國，終至帝制自為，中華民國的命運乃不能不經歷一段長期間坎坷崎嶇，危疑震撼的痛苦歷程。

民國開國以前，革命黨人為締造中華民國而犧牲。袁氏竊國以後，愛國志士為維護中華民國而奮鬥。在民國開國前的革命時期，孫中山先生領導革命起義即曾親歷十次失敗的教訓。先總統蔣中正先生曾經提醒國人，自民國成立袁氏竊國到三十八年大陸淪陷的一段期間內，也同樣經歷了十次失敗的慘痛。蔣先生所指民國以來的十次失敗是：

(一)民國二年討袁之役——史稱「二次革命」——的失敗。

(二)民國七年由於桂系武人陸榮廷與政客岑春煊的破壞廣州軍政府，孫大元帥憤而離粵，護法事業因而中挫。

(三)民國十一年十六日陳炯明叛變。

(四)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先生北伐計畫的中輟。

(五)民國十六年，由於汪兆銘與共產黨徒勾結禍黨，釀成寧漢分裂，使北伐停頓。

(六)民國十七年日本阻撓國民革命軍北伐，造成五三濟南慘案。

(七)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

(八)民國二十二年，日寇、共黨及黨內反側份子，掀起背叛中央之風潮

(九)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

(十)民國三十八年剿共戰爭失敗，大陸為共黨竊據。

蔣先生所指陳之十次失敗中，有內憂也有外患。實在說來，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所經歷的，是個內憂外患，交相迭乘的艱險歷程，其間最少有五次憂患，幾使中華民國的基礎為之根本動搖。

第一次民國二年到五年間，袁世凱的叛國與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動。二次革命討袁失敗後，革命黨人的勢力為之摧殘殆盡。袁氏遂得為所欲為，解散國會，取銷約法，壓制民氣，箝制言論，一意孤行，終至做起了帝制迷夢。日本當局窺破袁之弱點，乃竟於民國三年十一月進佔山東外，復於四年一月提出欲中國淪為日本殖民地之二十一條要求，而袁為換取日人對其帝制運動之支持，竟於同年五月九日承認之。未及五月，帝制醜劇果然上演，而民國五年一月，民國法統竟告中斷。袁如不死，我同胞必將再經歷一段專制統治的黑暗歲月，日本侵略亦必將變本加厲，我則國將不國。袁以多行不義，於五年六月愧忿病卒，帝制醜劇乃告結束。然其所遺留之北洋軍人竟仍統治中國達十年之久，民命國脈，飽受摧殘，袁氏之為禍民國愧對國人，雖為袁氏袒者，亦難以否認

第二次是民國十五、六年間，俄共中共在革命陣營中進行的分化與破壞，幾使革命勢力為之解體。本來，在北洋軍閥統治期間，中國國民黨代表的革命勢力為全國民眾惟一之希望，尤其是國民革命軍之誓師北伐，更為國家統一與民族獨立之惟一契機。不意國民革命軍出師之前，即受到鮑羅廷、陳獨秀的阻擾，出師之後，又受到俄共與中共份子的蠱惑破壞，其危險的程度，誠有令人不敢想像者，蔣總司令於祭告中山先生時，曾痛述：「三年之間，本黨基礎頻於危亡者，先後五次：革命勢力，幾於覆敗者，凡十五次；而軍中危險，尚不與焉。」其危急情勢，可見一斑。設非中國國民黨毅然反共清黨，則非獨國民黨有亡黨之痛，中華民國亦將於此時淪於共產黨徒的統治下，國號國旗恐不待至三十八年即被廢除。回想此時之險象，能不令人怵目驚心！

第三次是民國十八、九年間，不法軍人與野心政客所掀起一連串的叛變，戰火蔓延十數省，時間相持近兩年，叛變勢力雖次第為國民政府所敉平，然已使國家元氣，為之大傷，人民塗炭，慘不忍言。民國史上，這是最為令人感嘆悲憤的一幕。設若國民政府為叛變勢力所推倒，中國又必回到軍閥混戰的局面，歷史最少要倒退十年！

第四次是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寇侵逼於外共黨叛亂於內，而一部分失意軍人與無恥政客又復製造分裂活動的空前危險局面。特別是日本軍閥的節節進逼，非欲完全亡我國家不止。二十年佔領東北三省，二十一年發動一二八事變，進攻上海，威脅南京，二十二年進佔熱河，攻越長城，二十三年騷擾察東，並發表「天羽聲明」，製造「藏本事件」，二十四年則大肆侵凌華北，鼓動所謂「華北自治」，製造傀儡政權，妄圖分離華北五省於我版圖之外，至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更欲一口吞下整個中國。從九一八到七七這六年時間，我們遭遇到的是空前嚴重的國難，政府應付稍一不慎，就會為外敵內奸所乘，釀成分崩離析慘局。幸而我國上下，在當時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領導下，以忍辱負重的心情，作安內攘外的舉措，埋頭建設，肅清匪禍，終於安全渡過了此一難關，至七七事變時，我們已無懼於日寇的挑戰。

第五次危機，就是三十八年的戡亂失利，大陸淪陷。那段日子，是我們中華民國歷史上最為暗淡悲痛的歲月，我們的革命建國大業是遭受到空前嚴重的大挫折。我們每一讀到蔣總統經國先生「危急存亡之秋」所記述的苦難和傷痛，無不驚心動魄，不寒而慄！失敗是一種恥辱和痛苦，但卻不是容隱飾，無可逃避的歷史事實！由於這次的挫敗，致使大陸同胞淪於共黨暴政下輾轉呻吟至三十年之久，我們中華民國的堂堂國號以及由志士鮮血染成的美麗國旗，也不再出現大陸同胞面前，五千年悠久光輝的歷史文化，正遭受著共產黨徒的嚴重破壞！說真的，大陸的淪陷已使我們國家民族數千年來賴以生存的文化與社會基礎，根本動搖！這真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大浩劫，大悲劇！

過去的大半個世紀，是段憂患痛憤的歲月。中華民國自開國以來，一直在經歷着驚濤駭浪的歷程。然而，中華民族畢竟是個具有強韌的民族精神，和無比強大的潛力的民族，我們的先賢先覺，仁人志士，面對着接踵而至的橫逆，從未氣餒，亦未稍屈。呈現在國人和世人面前的史實是：苦難促進警醒與團結，危機孕育轉機與生機，我們是從荊天棘地環境與骨嶽血淵的奮鬥裏，克服了危難，度過了險關，奠定了穩固強大的基礎，使國家民族得以立於不敗之地！

我們曾經面對大陸淪陷的赤色凶燄，屹立不搖，面對著悍然來犯的共軍，予以致命的打擊。在美國人「等待塵埃落定」的失敗氣氛裏，中華民國堅強的屹立著，毫無畏懼，毫不動搖。如今，沒有人否認我們在復興基地的建設，為開發中國家樹立了模範，創造了奇蹟，也沒有人輕視我們充實的國力和高昂的民心士氣！



澳門前途的傳聞

徐達文

曾經一度為多方人士談論的港澳問題，最近因為中共與葡萄牙的「建交」談判，而又再度被人們所注視。據外間報導，中共將會在其與葡「建交」之後，將澳門「收回」，但仍維持現狀，並由葡萄牙政府代為「管理」。這個消息，經已被澳門護督、澳門新聞處處長，及左派的「華人代表」加以公開否認，並一致指出這個消息，是毫無根據的推測。但因這個傳聞，而引起外國通訊社的爭相報導，港澳社會輿論與社會人士的爭相評論，以致港澳地區的輕微性的新聞波動，倒是可以肯定的。

對這個港澳地區的引人注目的熱門新聞，只要對中共的港澳政策，對港澳的特殊條件稍為有點了解的人士，都會知道，港澳的現狀維持，是中共在過去三十年，及未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內，會保持不變的。由於外國人士對這種包含着經濟、政治、外交、軍事、歷史等方面因素的港澳問題，缺乏確切的，全面的，直接的了解，故難免在這些年來，因為各種外交形勢與政治變動，像葡國的軍事政變，引起葡國殖民地政策的改變，而對澳門前途，一再產生這樣或那樣的推測與傳聞。

我們相信，中共基於港澳的現狀維持，完全有利於它的龐大外滙收入，先進技術設備的吸收，國際外交攻勢的發動，對抗蘇聯侵略的策略，針對中華民國的統戰。故港澳的現狀，對中共是百利而無一害的，三十年來，中共經過了無數次政治運動，尤其是經過「文革」，林彪，「四人幫」等激烈階段，以致在六七年以港澳左派暴動中，也沒有改變其港澳的原有政策，更不必說中共目前以大力開展的統戰攻勢與大肆發揚的「現代化建設」。雖然澳門與香港，在背景，條件，作用與影響是無法相比的，但在某方面看來，則是應有影響的。在中共「急切的需要」香港的情況下，中共為免「刺激香港」，故對澳門也自然會「愛屋及烏」。

在中共與葡國「建交」後，是否完全有利於港澳的安定繁榮，這仍有待未來的事實證明。不過，澳門原有的自主權與行政權，將比以前更加削弱，並將之逐步轉將由中共的控制與影響，則是可以肯定的。雖然中共對澳門的控制與影響，早已在一九六七年的澳門左派暴動，及澳門政府接受投降式的「協定書」後，中共對澳門的控制力，就已公開進入突破性的階段。即葡萄牙經過軍事政變，其中央政府有意放棄澳門這塊「海外屬地」後，澳葡政府實際已變成中共在澳門的「代理人」。中共希望葡國保留其對澳門整個行政權責任，政治體制及管理措施，却沒有公開正式收回澳門的統治權，其原因就是中共對港澳問題的既定方針。而這種方針，無疑包括上述所提及的政治目的，外交作用，統戰策略及經濟利益等各種因素。其實，這種因素，也包含着港澳地區的特殊背景與有利條件，中華民國的繁榮安定與存在發展。當然，中共的政策決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隨着形勢發展與權力轉移而改變。但上述的因素存在的情況下，港澳現狀的維持，就成為一個相當長時期內的決策依據。

不過，中共對澳門事務的公開介入與直接干預，並不等於澳門前途的保持，及澳門發展的助力，而只會削弱澳門的活力與潛力。故澳門現時的特殊地位及自主權力以維持，對澳門，對香港，以致對香港更會有利。

但中共與葡國「建交」後，對澳門所作出的「協議」，是否能作出這種真正而實際的「維持」，而不是將澳門政府者作為一個名符其實的「傀儡政權」與「分店經理」，這有待事實的澄清。從這方面來看，中共對澳門的政策，仍然是不變無害，大變多害，小變小害。

否則，任何一種改變，都足以刺激港澳的民心，影響港澳的安定，及動搖港澳的信心，其結果，則有招於中共在港澳地區所取得的許多有形與無形的利害。而這種利益，無疑是中共的無本之利順差之益。中共懂得權衡輕重，自然會將港澳維持現狀。

一寸山河一寸血

秦明

打開勝利凱旋門

美國對我中華民國背信忘義，已不自今日始。大陸局勢逆轉時，以白皮落井下石。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宣佈和中共建交。將中美邦交背信毀約，這樣的卡達政府，還有什麼好談？談判的結論又有什麼可信？兩國政府正式的外交關係，都可以在一夜之間撕毀，就算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不管是「官方」或「非官方」的談判有任何結論，還不是分分鐘可以拋入字紙簍去？

我們認為政府對美國的卡達政權，不必藕斷絲連了。大陸上八億反共的同胞才是我們爭取的對象，海內海外的反共人心，才是我們最可靠的政治資本，何必還要捨本求末，去和背信番邦打交道？

勝利的凱旋門，是用勇士的鮮血凝結的，反共的革命要有非常的作為，我們希望大有為政府，及早舉起反攻復國的行動脚步，將一切希望寄在國土重光的錦綉山河上！更令人感動的壯舉，就是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中的學生，除了捐款，捐款，展開愛國宣傳活動外，更自動自覺的上書請纓，要効木蘭從軍，加入復國雄師的國軍行列，齊赴國難！

從中美斷交後，在海內海外感受到昂揚的民心士氣，不禁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國對日抗戰進入最艱苦的階段時，敵騎已深入到黔南的獨山了，大好山河祇剩下西南半壁，國家民族已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

先總統蔣公肩負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責大任，為挽救狂瀾之既倒，毅然發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偉大號召，全國知識青年聽到，領袖的呼喚後，無分敵前敵後，紛紛効班超投筆從戎，放下書包扛起槍炮。黨、政幹部以及工商各界知識階層，也爭先恐後的加入青年遠征軍的鋼鐵陣容，在國家至上，勝利至上，軍事第一，國家利益高於一切前提下，以生命的熱血頭顱，為國家獨立，民族生存而邁向戰鬥，中國一定强的雄壯歌聲，劃破長空，全國民心士氣如虹，嚇得倭奴聞風喪膽，終於在先總統蔣公「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英明卓越領導下，扭轉危局，開擴反攻契機，終於贏得八年浴血抗戰的最後勝利，在建國史上寫下了無比光輝的一頁！

中美斷絕邦交後，海內海外的愛國同胞，無不敵愾同仇，自動自發的掀起自強愛國運動熱潮，有如風起雲湧，好比怒海吼嘯，知恥近乎勇的民心士氣，大有泰山石敢當之概。

在自強愛國運動的澎湃熱潮中，太多可歌可泣的感人鏡頭了，例如台灣省花蓮縣的縣議會副議長，親自駕駛一輛豪華的私家車，開到中國國民黨縣黨部門前，將牌照稅單及所有權狀，一起繳交給黨部，祇說了這樣兩句話：「捐給國家買槍炮……國家多難，個人還有什麼好享受呢？」

另一名退伍的老戰士，將私有的一塊三百坪土地，八萬多元的血汗積儲：也毫不保留的捐獻給國家了，他說：國家的命運和個人命運牢不可分的，傾巢之下，焉有完卵？他又以寶刀未老、壯志未酬的口吻堅決表示：一旦動員令下，我馬上重披征衣，回到戰場去，和萬惡的共產黨徒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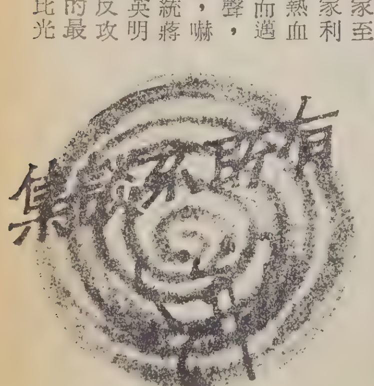
國家利益高於一切

花蓮縣副議長在地方上有財有勢有地位，國難當頭，自動自發的為民表率，掀起捐獻的熱潮。退伍的老戰士傾其所有的一切，甚至頭顱生命也在不惜的，捐獻給苦難的國家了，這種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眞人眞事，祇是在這次中美斷交後，千千萬萬愛國同胞的一個縮影，更是山河血淚的一點一滴而已……

環顧我們反共復國的形勢，正如當年抗戰建國進入決戰階段一樣艱苦，當年祇剩下一個戰時陪都的重慶司令塔，憑着重慶的戰鬥精神，終能扭轉乾坤，使國土重光！

今天，我們擁有中興基地的台澎金馬，有六十萬强大國軍，二百萬完成戰備的後備軍人，海外一千六百萬愛國僑胞，海內一千六百萬胞衆一心，同舟一命的同胞，還有大陸八億反共的同胞，所謂仁者無敵，何難不克！鑒於中共集團內鬥日趨激烈，派系爭權奪利鬧得四分五裂之際，我們的大有為政府掌握有天時、地利、人和三大制勝的因素，所謂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最後勝利必然是屬我們的，反共必勝，建國必成的信心，我們是堅信不移的。

身為一個海外僑民，深感反共復國是非常事業，更是轟天動地的革命大業。所謂「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我們總覺得自中美斷交以來，民間愛國情緒之高漲，已充分顯示國家自强的潛力，動員的能量，昂揚無比的戰鬥精神。而政府方面，似乎仍偏重於和美國方面的談判。對背信的卡達政府仍存有藕斷絲連的寄望，實在令人費解！



粉碎中共「和談」陰謀

由於[illegible]所造成的累積惡果，日[illegible]段，對我復興基地進行滲透顛覆，我們必[illegible]，[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在目前情勢下，其對我的主要手段，仍是共[illegible]統戰。北平[illegible]的[illegible]穩派華國鋒、汪東興[illegible]，[illegible]彼此之間雖在進行[illegible]爭，但[illegible]一致的。我們除在軍事上嚴加戒備，[illegible]外，[illegible]，注意其統戰陰謀，並[illegible]求[illegible]。

目前的中共當權派，正猛烈攻擊「四人幫」一[illegible]。對死鬼毛澤東，也[illegible]又[illegible]，予盾[illegible]出，[illegible]。對[illegible]是「文革」「反右派」折磨過的人們，[illegible]以各自的派[illegible]加以「平反」。如此這般把自己打扮成為「溫和」的模樣，企圖在國際上造成錯覺，以為目前北平的當權派是中共的「溫和派」，可以接近，與其進行「談判」、「和解」，作「關係正常化」。其實這是一種統戰手段，共產黨之為共產黨，[illegible]的是權力，[illegible]的[illegible]，對內要「無產階級專政」，對外要大搞「世界革命」，它的本質及目標永遠不會改變。在目前，他們在國際姑息主義者的鼓勵下，更會以「溫和派」的姿態，放出傾向我「和談」的空氣，甚至散佈謠言，宣傳已派出「和談代表」等等，以混淆視聽。凡此都是很明顯地對我進行統戰，介圖動搖我民心士氣。

而在另一方面，[illegible]派[illegible]我[illegible]地，[illegible]各[illegible]，進行統戰活動。利用什麼不同[illegible]背景、[illegible]內[illegible]外、在[illegible]在野的不同，乃至個人的恩怨和利害衝突，[illegible]間，製造矛盾，企圖分化全民團結，製造社會動亂，以[illegible]內[illegible]，[illegible]我們。

針對這種惡毒的統戰陰謀，我們唯一的對策，是加強團結。我們是自由社會，在平時，自然容許個人有「小我」的[illegible]、[illegible]見和意見。但在國家[illegible]危[illegible]的時候，則必須精誠團結，[illegible]除了[illegible]，[illegible]互信任，講[illegible]「小我」，甚至「犧牲小我」，[illegible]國家利益的大前提下，結合全民的意志，同心協力，共赴國難。蔣總統經國先生在[illegible]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曾指出：「今天，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艱[illegible]的現實，我們大家必須[illegible]心的檢討，冷靜的思考，沉着的[illegible]應困難，堅定的操持目標和立[illegible]，[illegible]所需要的是相互鼓勵，相互信賴，結集統合的力量；不要[illegible]責指責，彼此隔閡，抵銷革命的力量。質言之，我們所需要的就是精誠團結，一心一德，「共赴國難」。蔣總統在中華民國六十八年開國紀念典禮致詞中，更昭示國人：「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大家志同道合，肝膽相照，大家風雨同舟、甘苦與共的[illegible]，團結一致，[illegible]一現在，[illegible]一步調，[illegible]

伊朗王權將要瓦解

伊[illegible]國王巴勒維已老了，他準備出國「度假」。各方所關心的[illegible]是：[illegible]何時出國？到那裏去？[illegible]出國期間，誰將在伊[illegible]？

一般認為，巴勒維可[illegible]不得不於最近離國。所以有這種看法，是基於[illegible]兩點：（一）他的出國已成為平息風暴，尤其是平息石油工[illegible]的[illegible]低條件；（二）[illegible]已喪失了令人信服的決策權威的聲[illegible]。

[illegible]則如此，巴勒維在伊朗多少還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至少軍方的將領是[illegible]忠於他的。因此，他出國的時[illegible]將會為伊朗政局帶來許多[illegible]性的影響。

巴勒維是伊朗[illegible]，他的出國將表示這個原先絕對的權力將之瓦解。因而，[illegible]出國後，維繫伊朗全面秩序的責任，必須要有一個能力[illegible]的人物或組織來擔負。

就目前而言，能[illegible]復及維繫伊朗秩序的全國性組織只有軍方。然而，軍方本身也有[illegible]存在，因為高級[illegible]領之間意見不完全一致，而資深軍官[illegible]少[illegible]軍官的關係不甚融洽。當然，軍隊將能守住他們陣容，但這必須巴勒維自己下達明確的命令。所以，無論是軍方或巴勒維自己皆希望在「王位暫虛」的期間，能有一強而有力的機構來處理全國政務。

因此，在巴勒維出國前，他首先須任命一個所謂的「攝政會議」，以作為其出國期間的王權代理。這個「攝政會議」除了須帶有濃重的軍方色彩外，還必須包括適合於巴勒維並能[illegible]行政專家、宗教及政治領袖維持連繫的高級官員，

此外，對於出國到何處去「度假」，巴勒維必須作成恰當的選擇。有人認為，為了速迅平息伊朗境內的混亂，巴勒維最好暫時離境，而他出國最理想的去處應該是沙烏地阿拉伯或約旦這兩個回教王國。

但是，如果巴勒維說走就走而未作必要安排，可能會為伊朗帶來一個影響重大的問題，那就是他的死硬政敵柯梅尼可能會自巴黎返回伊朗。柯梅尼雖是一鼓動暴亂的天才，但一般認為，他缺乏籌組政府或甚至調和宗教領袖歧見的能力。如果他返回伊朗，軍方很可能以實際行動表示反對，甚至可能發動政變。柯梅尼過去四個月一直居留在巴黎，[illegible]，他的[illegible]留[illegible]可不久即將更新，為此，法國政府已派遣特使赴德黑蘭伊朗當局商討這個問題。

綜上可知，巴勒維的出國是勢在必行。但是為了避免在他出國後使伊朗遭受嚴重的影響，他必須做好許多協調及安排工作。因此，這就牽涉到最關鍵性的問題：出國的時機。必要的協調及安排需要一段時間，目前緊迫的問題是：巴勒維還能支撐多久？軍方發動政變的可能性多大？以及最重要的，在伊朗王權容橋的危機階段，蘇聯可能採取[illegible]行動？

摘錄[illegible]的[illegible]，一[illegible]花打，都無所施其技。

柳山

綠卡黨應燒掉綠卡

宋瑞

有位熱愛中華民國的美籍人士，[illegible]式[illegible]交的最後一刻，在[illegible]，卡達背信忘義[illegible]，作[illegible]的抗議，點火焚燒他所持的美國護照，而[illegible]在上面[illegible]踏了[illegible]腳。他在護照燒成灰燼後，還意猶未足[illegible]。這位美國人先任中國石油公司外海探測工程的技術人員，名叫戴比爾。他做完了這番激烈的發乎義憤的行動，並向圍觀的人致歉說：「對不起！卡達破壞了法律！」隨後又高呼：「中華民國萬歲！」

為什麼戴比爾先生會自毀他的美國國籍呢？當然在問題的癥結上是痛恨卡達的做得太絕，不顧其人，不講其行；而以[illegible]行動來表明他個人的抗議。一方面也是為了代表[illegible]美國人，向我們[illegible]。[illegible]候，自[illegible]考慮過的。這是他內心的正義感的高度表現。而具有正義感的人，其心志像一座大無畏的[illegible]，永不[illegible]地[illegible]給他人[illegible]，來進行[illegible]。人[illegible]而最[illegible]的[illegible]，[illegible]的人，在其有生之年，[illegible]人[illegible]，而不待言。

[illegible]們的理想相同，仍是我們的[illegible]；這是不[illegible]綠卡客的[illegible]的一項。

我們一向[illegible]的是[illegible]利之[illegible]，[illegible]下的，[illegible]，在[illegible]半在。所以[illegible]國人所[illegible]由這[illegible]，這[illegible]美[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illegible]係，自[illegible]義，共[illegible]的風標。

一個國家有無前途，光看國人真正義感的[illegible]，即可卜知。因為正義感存在於[illegible]者，乃是對邪惡勢力的一大[illegible]力量；而其[illegible]消長，顯然是和國家社會的盛衰[illegible]成正比的。原[illegible]卡達此[illegible]背[illegible]毀信與我斷交[illegible]為，[illegible]使我們對[illegible]，但由此引致[illegible]人[illegible]對美國人[illegible]，上至國會議員[illegible]，下至販夫走卒，以[illegible]姊、青年學生，[illegible]交而[illegible]行不[illegible]在美者，[illegible]

[illegible]的作用」[illegible]四[illegible]，[illegible]完成了一部寶[illegible][illegible]美交易。」

喬士坦桑是[illegible]國務院[illegible]。當卡達宣佈要和中共建交的消息之後，所有[illegible]白宮的新聞記者都吃了一記悶棍。他們的沉重心情和當年基辛格「借水遁」過到大陸一樣，[illegible]利用。這些喬士坦桑會用「神秘和倉促」的字眼來形容卡達這項決定。其後，喬士坦桑為了要了解全部真象，以便對讀者作一次「亡羊補牢」的「交待」，他動用了白宮的「內閣為」「四大[illegible]人物，為了一個「四大達成的[illegible]後交易」一文，道出了[illegible]因後果。

喬士坦桑指出，大約在華盛頓時間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一點，布里辛斯基[illegible]的助理[illegible]，用興奮而帶着[illegible]喘的口氣對卡達說：「總統先生，你要的現在都有了！」卡達也用興奮的口吻回答說：「這筆交易太好了！」

原來，從十二月十一日開始，美國和中共雙方分別在北平和華府之間，舉行最高層會會談，[illegible]之後，白[illegible]了[illegible]的同意，[illegible]面[illegible]的約定。

[illegible]一位了解白宮內情而不[illegible]人士[illegible]說[illegible]二十[illegible]小時[illegible]「內閣中[illegible]」的「首腦」，也有十[illegible]示，這[illegible]交[illegible]人士）一[illegible]卡達決定中共「沒[illegible]為[illegible]員[illegible]，也就是十二月十二日，[illegible]已[illegible]美國[illegible]。於是，十二日、十三日[illegible]正[illegible]，[illegible]其他國家，特別是一美[illegible]的[illegible]。

[illegible]之後，也是十二月十五日，白宮分別通知西方主要盟國和日本，說明美國要和中共同時宣佈「建交」的事。到這個時候，除了八個「內閣為」之外，所有的人都被蒙在鼓裏，他們不知道美國歷史上最可恥的「外交出賣」事件即將發生。

喬士坦桑透露：「內閣為」這個小組中，知道美國與中共[illegible]是從一九七八年五月[illegible]，也[illegible]是在[illegible]陸的時候，[illegible]。同時，卡達在布里辛斯基[illegible]國[illegible]之後，[illegible]中共[illegible]權。中共派駐美的「聯絡辦事處」主任柴澤民，自從[illegible]，[illegible]不斷往[illegible]白宮[illegible]，[illegible]駐在[illegible]，在[illegible]大，[illegible]了

李凱詩

戴高樂和蘇聯間諜

黃俊豊

一九六一年底，蘇聯「國家安全局」的一名高級官員投奔美國，透露蘇聯的間諜顯正滲透的好幾個西方國家，包括法國政府的最高部門在內，替蘇聯國家安全局工作法國人、密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巴黎總部各部門，莫斯科要北約組織的任何文件，他們都能在兩天之內送到。美國不但關心法國情報機關有內奸的事，還為了戴高樂身邊某些官員好像能夠屹立不倒，而特別表示焦慮。戴高樂身邊最親信的一批人，毫無疑問，已經不信任，甚至痛恨美國的政策。

一九六一年底，蘇聯「國家安全局」的一名高級官員投奔美國，從他詳細的口供中知道，蘇聯的間諜顯已滲透好幾個西方國家，包括法國政府的最高部門在內。他曉得的事情極多，足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設於法國總部已經被蘇聯層層滲透，不論甚麼機密，莫斯科都能在四十八小時內知道。法國調查人員給這名蘇聯高級情報人員起個密碼名叫「馬特爾」。據他透露，戴高樂總統最親信的顧問，甚有一個是蘇聯安全局的間諜。西方國家紛紛根據他的情報採取行動，結果直接或間接地揭發了兩百多名蘇聯間諜，其中主要的人物有；英國的威廉．瓦賽爾和哈洛德．費爾比；瑞典的溫納聽上校；西德的亨茲．費爾夫和漢斯．克萊門斯；美國的傑克．鄧來普上士（後來自殺）。只有戴高樂沒有採取甚麼行動。

本文取材自「生活」，作者為法國當時駐美情報首長，他把戴高樂政府曲庇蘇聯間諜的內幕揭了開來。

我最初確定有這麼一個人，並且知道他特別重要，可以說是從側面聽到的。這個人就是本文下面要提到的「馬特爾」。一九六二年春，某天清早五時，我被電話鈴吵醒。我住在華盛頓郊外，來電話的法國情報局的高級官員。他說他和五位同事剛剛飛抵華盛頓國家機場，問我是否可以派車接他們，並替他們找個合適的住處。毫能疑問，必定是有極嚴重的事情發生了。

快近中午，我這位同事——姑稱為X——來到法國大使館內我的辦公室，他開門見山地說：「我們這次來，事前沒有通知你，請你別介意。說老實話，我們跟你通消息是否能保密都有問題了，甚至我們的報告會落到誰的手裏，也很難確定。」

X說了這幾句不祥的開場白之後，才接着敘述一件不平凡的事情。原來幾個星期之前，有一名專使到了巴黎，帶去一封甘廼廸總統致戴高樂總統的私函。甘廼廸說他們認為可靠的一位人士透露，法國情報機構中有蘇聯間諜，甚至法國內閣裏面都有蘇聯的間諜。甘廼廸還向戴高樂提出保證，法國如果想知道這個消息是否確實，美國當樂予安排，以便法方和那人接觸。

據X說，戴高樂會命法國軍事情報局長盧樞蒙將軍進行初步調查。在戴高樂接到甘廼廸函件一星期後，盧樞蒙就悄悄到了華盛頓，其後一連四天盤問那位向甘廼廸透露消息的人。這個人以前是蘇聯「國家安全局」的高級官員。盧樞蒙事後表示，他起初還半信半疑，以為這是美國意圖誘使戴高樂入彀詭計。

可是他盤問那個人之後，才驚愕莫名。因為那個人對於法國報情機構的核心或接近核心的人供給消息，他的消息才能這樣靈通。

盧樞蒙提出報告，說這個蘇聯國家安全局的人是真的。報告分送情報局局長耶克埃和調查局局長杜斯丹。這兩個機構馬上派人作進一步的調查。前一晚和X到達華盛頓的幾個人，就是這批調查人員。

馬特爾其人

盤問馬特爾的工作，立即開始。馬特爾這個密碼名字是由那一批人給他取的。起初，我對於這個俄國人有一點懷疑。說不定他是蘇聯巧妙佈置的兩面間諜，企圖離間法美關係。

他說的話，我都有詳細的報告為證。有一點極為驚人，他說替蘇聯國家安全局工作的法國人，已經密佈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巴黎總部的各部門，莫斯科要北約組織的任何文件，他們都能在兩三天之內送到。馬特爾說，莫斯科收藏的北約組織機密文件，十分齊全。

我那些同事為了試探馬特爾，特地搜索一批文件，命他從中把自己在莫斯科看過的選出來。這批文件有真有假，結果馬特爾所選出的，竟然全是真的，弄得法國調查人員個個目瞪口呆。

嚴密的盤問斷斷續續到夏季過去才告一段落，其間由馬特爾嘴裏透露出來的情報，有下列各項：

△法國內政、國防、外交三部的高級官員中，都有蘇聯國家安全局的間諜。

△一九四四年戴高樂第一任政府裏面一個部長或次長級的官員，就是蘇聯的間諜。這個人當時似乎仍是戴高樂內閣的閣員。

△蘇聯國家安全局收買了半打以上的法國情報官員組成一個間諜網，密碼名稱為「藍寶石」，潛伏在法國情報局裏面。

△在法國情報局裏面有一個（或正在組織中）的新小組，專門刺探美國核子和技術機密，以供蘇聯使用。

零星的情報

馬特爾並不是樣樣皆知，在某些方面，他只能吐露零碎碎的情報，不過都不失為有價值的綫索，足供法國反間諜小組作為追查的根據。比方說，馬特爾說法國有一位亞洲血統的科學家某次到倫敦出席國際科學家會議的時候，就被倫敦方面的蘇聯國家安全局人員收買了。馬特爾提到這一類事情的時候，並不知話被收買者的姓名，只曉得收買的經過。這些綫索是否可靠，我自然無法判斷，不過經他

提出之後，我的同事無不驚訝。他對於法國所認為最機密的事情，竟然瞭如指掌，弄得我們的調查人員先是驚異，後來就變得頹喪了，我也有同感。馬特爾絕對是蘇聯情報人員，已不容我再加懷疑了。

　每跟馬特爾談話，都有美國人在場。醜事越揭越多後，我跟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情報人員在職務上的接觸，就顯著地減少了，甚至有關例行公事的接觸都是如此。外間似乎已有流言，就法國人是靠不住的。不過，應該接着發生的事，竟沒有發生。法國應該依據馬特爾的綫索積極追究到水落石出。然而法國幾個情報機關迄無任何行動。

　說到這裏，要暫時擱下馬特爾，轉而談到一段跟古巴有關的故事。我在一九六二年所負的幾項使命中，有一項是指揮法國在古巴的情報工作。我的情報來源雖然屬於道聽途說，但在當時已是西方國家最好的來源，因為經過豬羅灣一役，美國中央情報局設在古巴的機構已被卡特斯羅消滅殆盡。因此，一九六二年夏天華盛頓傳出蘇聯運送攻擊性飛彈至古巴而無法證實時，我特地飛到主亞那親加調查。我在那裏部署的情報網得到了極多的情報，有時一天之內接到五十至一百件報告，大部份都說；蘇聯的確在把攻擊性飛彈源源運入古巴。

　那時我認為在這種局面下，法美兩國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我一得到情報，就一面送呈巴黎，一面轉告美國情報當局。這一段經過，後來竟與馬特爾和法國與西方國家的全部政策有了關連。

不安的安靜

　十月五日，我的上司耶克埃將軍到達華盛頓。這時距離甘迺廸致函戴高樂已經過了六個月，美國不但關心法國情報機關有內奸的事，還為了戴高樂身邊某官員好像能夠屹立不倒的事，而特別表示焦慮。英國方面，馬特爾的供詞已使威廉．瓦薩爾被捕。瓦薩爾是英國海軍部的職員，替蘇聯做間諜至少已有六年之久。英國還要採取其他的行動，美國情情地對耶克埃將軍鄭重表示，法國迄無行動，令人不安。

　十二月初，耶克埃急召我回到巴黎。他在情報局接見我時，態度之冷淡，令我難受。他命我立刻去見海外情報聯絡室主任馬合依上校。馬合依向我提出兩項很特殊的要求。第一、要我把在古巴的主要情報來源有姓有名地說出來。第二、要我在美國部署一個秘密情報網，專門搜集美國軍事設施和科學研究的情報。馬合依說：「美國不肯帮我們發展特殊攻擊部隊，我們必須自已想法進行。戴高樂將軍對於這一點非常堅决。」

　對於他的第一項要求，我當塲憤怒拒絕。情報工作是神聖不可侵的規矩，就是情報來源絕對不得洩露。

　至於第二項要求，我聽了還以為是自已的耳朵出了毛病。這正是幾個月前馬特爾向法國調查人員吐露的計劃之一。我對馬合依說，這項計劃一旦被人發覺，法美關係定將破裂。我表示自己不適於担任這項工作。馬合依却圓滑地說：「不要緊，日後可以調整的。」

政策的改變

　第二天早晨，我在情報局業務會議上無端受到指責，說我把古巴情報擅自供給美國人。接着他們又嚴厲指責我，用不實在的情報使戴高樂總統支持美國。他們說，後來又有了可靠的情報，那批飛彈只是「防禦性」的武器，對這一點法國很滿意。他們說我上了美國人的當，使法國在對蘇關係上處境困難。

　這可怕的會議一結束，我就衝入耶克埃的辦公室。「倒底是怎麼一回事？」我大嚷：「你命令我跟美國人合作搜集古巴情報。你給我的信還明明說，你很滿意我的工作。」耶克埃一副狼狽相，說我從古巴送來的報告使戴高樂除了支持美國對抗蘇聯外，沒有別的辦法。他說這是一個錯誤，須要「我們大家來補救」。

　後來我同耶克埃又談話一次，才尋出法國跟美國對立的眞相。原來甘廼廸總統和英國首長在拿騷會議後，訂了美英核子技術共享協定，這項協定表現出「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特殊關係」，而這種關係正是戴高樂深惡痛絕的。法國因此憤怒無比。耶克埃說我的錯誤在於未能體會出法國態度的劇變，竟然繼續跟美國人合作。最後他才點出問題的核心：「我們已經不把美國當作盟友了。」

　在我飛返華盛的前二天，馬合依上校召我到他辦公室面授宜機。他再度命我搜集美國軍事和科學組織的情報，包括美國洲際彈道飛彈的部署情形。「你不會眞的要我徹底執行這項命令吧？」我說：「這種情報只有對蘇聯才有用呀。」

「命令非常清楚，」馬合依說。後來有人告訴我，這項命令來自最高當局，是總統府交下的。

　我帶着極其不安的心情回到華盛頓。根據我在巴黎的見聞，我相信奸惡分子正在大肆活動。戴高樂身邊最親信的一批人，毫無疑問地，已經不信任甚至痛恨美國的政策了。

痛苦的任務

　日後的事使我心中的疑慮更深。大約從巴黎回來以後兩個月，也就是二月初光景，我收到古巴方面一件關於蘇聯撤出飛彈後在古巴進行戰略部署的詳細報告。我把這件情報轉呈法國情報局後，未料竟接到緊急命令，要我吐露情報的來源。我拒絕了不久，耶克埃親自命令我說出情報供應人的姓名。我思考良久，終於遵命，又過了一些時候，巴黎命令我完全停止古巴方面的情報工作。在古巴飛彈事件期間由一批忠實人員組成的情報網，一直替西方國家服務得那麼周到。就此完全解體。

　一九六三年六月，瑞典空軍上校溫納聰因為替蘇聯刺探情報被捕。他曾在瑞典駐美空軍武官多年，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防衛計劃有很多是他知道的。那時我想起他跟當時駐在華盛頓的幾名法國軍官交往頗密，所以我主張把他們的關係調查一下。巴黎却命令我停止調查。

　我實在痛苦。那些年來，我跟法國駐美大使阿爾芳工作上關係很不錯，所以敢向他吐露機密。他從未聽過馬特爾的名字，我強調法美間的關係已受到危害，他聽後很煩惱，答允一定跟法國外交部商討這件事。不久我接到回音，說外交部也完全不曉得有馬特爾這個人，直到阿爾芳提出之後才知道這件事，但好幾方面的當局已因此大為震怒，認為我不該把這樣機密的事隨便吐露。

陸海戰地理

陳金耀

陸戰是要把武力直接用在一個民族的身上，其所採取的手段是毀滅或控制抵抗的工具，並加以佔領和行使政治控制。陸戰的最後目的，控制即為對人民的控制。這與人民的特殊性格，當然決定了實行時所需要的措施。對於某些民族而言，只要解除其軍隊，控制其貿易，和毀滅其財富，也許就夠了，但對於其他的民族而言，則也許必須要加以軍事佔領，甚至於還需要現在所猜想不到的行動也不一定。所謂勝利或失敗的條件，是很難有正確的定義，這是歷史上古有明訓的。在一個戰爭中，軍事目標應僅限於控制對方的戰爭能力。大體說來，對於戰爭意志的控制，不僅是超出了軍事能力的限度之外，而且也超出了軍事行動的時間範圍之外。若把這些方面當作大戰略和長期外交政策的目標，則似乎比較適當。

陸戰的軍事戰略大致是以毀滅或控制敵方武裝部隊、軍需工業，和商業活動為目標，那也就是假定這些因素是足以決定敵方的戰爭能力。所以陸戰的目標大致也就是包圍、擊潰，或毀滅敵方的武裝部隊，佔領其商業、工業和政治中心，並透過佔領或傀儡政權以來執行政治性的控制。

就本質而言，陸上的戰略是並無太多的不同種類。概括的可以分為兩大類：一支單獨的兵力所作的單純運動，和分散的兵力所作的多方面運動。前者的形式又可分為沿着正面的直接突擊，透入，或側面的攻擊。所謂多方面的運動，其形式是可以分為個別的行動，同心的攻擊包括包圍在內，或沿着一個正面的協調攻擊。

陸戰的地理是以軍事目標和它們的可達性為重心，首先應考慮的為有關目標，孔道，障礙的區域幾何性質，其次為氣候和季節變化的影響，最後才分析可達性和易毀性等因素。從絕對的意識上來說，是根本上沒有所謂目標這種東西之存在。它的價格是要根據較大的戰爭計劃來決定。除大計劃和軍事情況作了這種決定。否則任何都城，工業中心，渡頭，或山谷，都不會成為一個目標。因此，除非已經知道敵方主力部隊，和至少一方面的戰略目標，否則也就無從發現戰略要點或目標。假如要找一種抽象的或概括的戰略理論，以來適應任何未來的戰爭，那是一種徒勞無益的工作。戰略地理是必須根據特殊的考慮。

一旦當起點和終點（目標）都已經決定之後，於是也就可以進一步考慮這個目標的可達性的內容是不僅限於時間對距離的比例而已，還應包括下述等等因素：純淨的交通量和裝載量，限制選擇和運動的孔道，減低運動效率的障礙，以及路綫，車輛，和人物對敵方攻擊或天然災難所具有的易毀性。

當地人口的性質和態度，對於可達性足以產生增強或減弱的作用。但不管他們是否有敵意，又都必須撥出一部份的人員和物質，以來維持秩序，處理民政，建立民防，和重建社會經濟組織。這些非軍事性的任務，已經成為陸上戰略的一個必要部份。

海戰的地理是以可達性和機動性為焦點。除了是計劃對一個海岸實施突擊以外，海戰的目標都是以機動的船隻和艦隊為中心。相對運動支配着海上的戰略。

因為這些原因，前進的速度和行動半徑也就變



提高機動性，是現代坦克所必需。

成了海軍戰畧中最重要考慮。不過最近的技術進步又把目標識別的距離和火力射程兩個因素，也列入了這個表內。

兵器的射程是以船隻爲基礎，而船隻的行動半徑，就某種程度來說，又是決定於陸上的支援和基地。

從這個觀點上來看，岸上基地體系和修護設施也就形成了海軍戰畧的架構。它們的地理分佈足以顯示出來一個國家利益。美國在關塔拉摩和可卡蘇羅等地的基地即足以表現此種位置性的關係。有些基地則已成爲歷史的陳跡。荷蘭港，珍珠港和薩摩亞，過去會一度爲美國在太平洋上的前哨，但現在這種任務却已爲在律律賓和琉球的基地所接替了。

爲了要說明海戰地理的主要任務，首先又必須列舉近代海軍的主要任務：（一）掃除敵人在海上的兵力，並控制和保護航運，（二）執行示威行動和武力的炫耀，（三）向海岸發動突擊並作兩棲登陸，（四）運輸和護送部隊與補給通過海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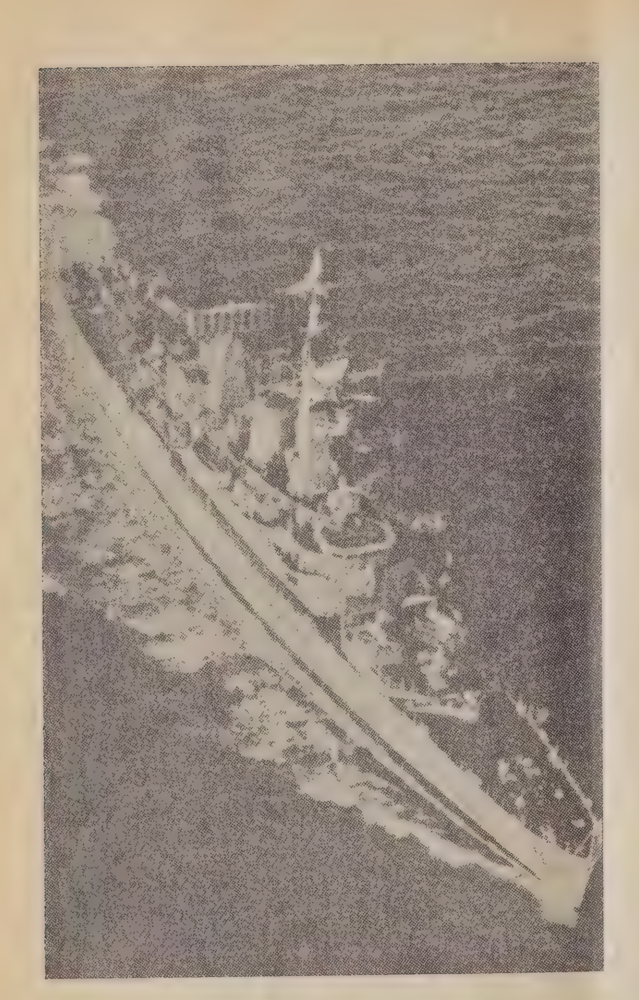
港口，海岸，和登陸灘頭的地理，對於這些任務，以及海洋航路，都是具有極密切的關係。此外，還有一些特殊的地理因素也都足以發生作用——例如修護設施和補給倉庫的分佈和容量，甚至於連娛樂的設施也都應列入。

海洋學和海洋氣象學是海軍戰畧家所特別感到興趣的。海戰的地理所包括的研究範圍，爲在世界上各特殊部份的一切足以影响到海軍任務執行各種條件。例如，大浪，冰山，颶風，海藻，暗礁，潮流和濃霧等，對於戰畧的研究和計劃，都可能具有重要的關係。這些風暴，波浪運動，和海上能見度等特殊性質，也是一種應經常注意的地球物理研究項目。

對於海員而言，限制水域從來不是一個令人歡喜的地方，也許只有海盜和走私者爲例外。在這些水域中，潮流可能很强，淺灘是一種危險，能見度有限，而活動的餘地更可能小至最低限度。河川，河口，和港灣對於海岸巡邏，足以構成眞正的問題。在過去的時代中，有限能見度的狹窄海峽，是最適宜海軍作伏擊的行動。所以許多海軍戰術家都寧願在距離海岸較遠的海面上，執行巡邏和封鎖的任務，但近代的技術進步却已經足以克服此種困難。

作爲是一種控制航運和限制海軍行動的工具，海峽也在海軍史上帶來了另外一個新因素。一五八八年的西班牙無畏艇隊之戰，一九〇五年的對馬之戰，和一九一六年的裘德蘭之戰，都是發生在海峽之內或其附近。

一九四四年蘇里加海峽更是一個最近的例證，足以充份證明想突破一個海峽時，其戰術危險是如何的巨大。



時代不斷在變，巨無霸的母艦已由這種中型以下的艦隻取代。

由於海軍有運輸護送的任務，所以在海戰的科學中，港口和航綫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兩棲登陸更把海軍的任務伸展到了不曾開發的海岸上。港口和灘頭的地理考慮，都影响到裝卸的容量，所以也直接影响到海權對於陸地邊緣的發揮。

對於海路和航綫的問題是早已有人給與以太多的注意。在某些情况中，因爲它們是連接在本土與屬地或合作地區之間，所以也就時常被人稱作「生命綫」。在第二次大戰時，英國在地中海內所維持的海上交通綫，就可以算是一個很適當的例證。在直布羅陀，馬爾它，和埃及等基地的支援之下，英國與其在中東的軍事指揮結構，是始終能夠勉强的維持一種直接的接觸。

在通常的情形中，那些使用得最多的航綫也就多少已經變成了一種固定的路綫了，而在戰時的條件下，這些航綫的選擇也就可能會變得更爲固定，因爲只有這樣才便於使用飛機和海軍艦艇，以來執行巡邏和護航的任務。固定的航綫，無論在平時或戰時，都有其利益：便於分配船隻，組織前進基地體係，和預定船期。不過反而言之，有時爲了過份遷就航綫的便利，而也足以引起其他的困難和危險。

矮鄧卑躬屈膝的咀臉（上）

胡蓑之

脫離毛思想的軌道

我這次犯這樣嚴重的路綫錯誤，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風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條是：長期以來，不但沒有高舉，簡直可以說沒有舉起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照理說，我的工作崗位是最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經常得到「主席」的教導和指示，然而，我對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差，宣傳的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澤東思想是我們一切的靈魂，掌握着毛澤東思想的多少，就是鑒別我們有少多馬列主義，多少無產階級思想的標準。所謂不進則退，既然學得很差，非無產階級的東西就會多起來，就必然在這個問題和那個問題上，脫離開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也會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一直發展到這次犯右傾機會主義路綫的錯誤，這是必然的現象。

回想起來，這些年來，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於學習不力，沒有跟好毛澤東思想，犯了不少錯誤。我主持的中央書記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書記處直接管轄的中央各部門，問題也最多。在對待階級鬥爭問題上，在對待黨內鬥爭問題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轟司令部的大字報中所說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傾錯誤，我是有份的，對於一九六四年的形左實右的錯誤，我雖然有些不同的意見，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確路綫方面的。至於一九六二年以前，還有不少錯誤，應該利用這次機會，嚴肅地加以檢查和清理。沒有跟好毛主席學習毛澤東思想很差，是與我的嚴重脫離羣衆，脫離實際的作風，有密切聯系。

長期地高高在上，做官當老爺，下去得少，同羣衆接觸少，同幹部接觸少，同負責同志之間接觸也少，對待工作不夠勤謹，沒有認眞地向羣衆做過調查研究，日常解决問題的方法又待簡單，有時還很生硬，這就只能把自己置於非常閉塞的地位，發展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這樣，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把嚴重的錯誤，常常脫離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然要發展到同毛澤東思想相抵觸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長期不自覺，產生並發展了驕傲自滿，自以爲是的情緒，結果處理事情往往不夠認眞，向同志、向羣衆請教的很少，特別是向毛主席的請示和報告更少，這不單是犯少錯誤的重要原因，在組織紀律上，也是不容許的。

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曾批評我是一個獨立王國，這一嚴肅的批評，對我來說的確有所震動，但我以爲自己不是一個擅權的人寬解自己，却並沒有找到病根何在？我的錯誤思想和錯誤的作風，沒有得到改正，這次犯路綫錯誤當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這次不犯，以後也必然會犯的。

擁護林彪爲繼承人

「總之，我的思想和作風，同毛澤東思想是格格不不相入的。沒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沒緊跟着毛主席這就嚴重重地脫離了領導；加之又嚴重地脫離了羣衆和脫離實際，完全暴露了我這個人，不是一個毛主席的好學生，而是一個完全不適合担任重要領導的人。這次犯了路綫錯誤，是一次自我大暴露，充分證明我是一個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小知識份子，是一個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個沒有踏過好社會主義關的人。現在初步用鏡子照照自己，眞是不寒而慄，以我現在的思想作風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領導工作，對黨對人民的事業是不利的。我自己應該要深刻地反省，努力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錯誤，保持晚節，力求一點有利於黨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補過於萬一，我有這樣的信心，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帮助之下，在一個相當時間內，錯誤是會得到改正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自己跌了一交子，應該自己努力站起來。……

「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確定了林彪同志作爲毛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並且已選拔了一些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工作的崗位上來，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不論對我國對世界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我衷心地表示擁護。林彪同志是我們學習的典範，正是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正是他把毛澤東思想舉得最高，學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於吃透兩頭，對重大問題及時向毛主席請示報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圖，也最了解羣衆和下面的情況，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領導水平都很高，成爲毛主席最親密的戰友，他所領導的「人民解放軍」，成爲全國學習的榜樣。對於我這次犯錯誤的人，應該老老實實地向林彪同志學習，學習他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學習他活學活用毛主席的著作，這才是我改正錯誤、力求做一點對黨對人民有益的唯一可靠的途徑。……我的上述檢討，當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同志們的批評和指正。……」

出賣劉少奇和彭眞

原來鄧少平在「文革」之前幾年，就已經逐漸地對毛澤東疏遠了，而與劉

少奇、彭眞等人較爲接近。根據「大批判料資中」中的另一段文學，曾揭發鄧小平一向反「毛思想」的罪行如下：

「鄧小平是一貫反毛澤東思想的，過去有人不了解他，說他一貫正確，忠於毛主席。這張僞裝的畫皮要揭開，實際上，鄧小平長期封鎖毛主席，而他則在幕後大搞獨立王國。……同時，鄧小平也極力反對學習毛主席的著作，反對突出政治。他在一九六六年二月的外交改治工作會議上，曾公開提出『以實帶虛』，反對政治掛帥，他還說什麽『地方學習解放軍，更充分注意企業特點。』又說：『軍隊停止一個月，來專門搞政治工作也不要緊。』這是什麽話？簡直汚蔑了『解放軍』，他更說：『解放軍是沒有事幹，才學習毛主席的著作的。』他這些話在上海會議後才說出來，性質就更加嚴重，更爲惡毒了！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反修鬥爭中，鄧小平一直以反修英雄自居。這裏也要戳穿他的。……伯達同志所舉出的一個例子是：『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建議』那篇文章，指出鄧小平事先在北京搞了一個班子，寫了若干條，當時得到彭眞他們大家的讚賞，以爲了不起。但送到毛主席那裏，則認爲不行。後來毛主席親自領導下，和伯達同志主持下重寫。這便是公開的二十五條，也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的，鄧小平却大吹牛皮，竟說這是他搞出來的，眞是死不要臉！」

實際說來，鄧小平這人的確很陰險，他平時的言談，穿著家常便飯，他講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有一項很重要的內幕資料，揭露了矮鄧曾經出賣劉少奇、彭眞、羅瑞卿、陸定一等人的一段事實，是十分狠毒的！據說如果不是鄧平的臨時變卦，到最緊急的關頭而陣退縮的話，那末，毛澤東搞的所謂「文化大革命」不僅不會成功，而且老毛也不可能重返北平掌握黨「中央」；甚至毛在那時已經變成了落水狗，換句話說，毛澤東之所以能夠順利地奪權成功，全靠矮鄧助了他一臂之力。由於一九六六年四月以前，中共的「中央委員會」就已分家，即毛、林在上海另行組織了僞黨中央，跟劉少奇、鄧小平等人控制下的北京黨「中央」，遙相對抗。當時劉少奇決定仿照俄共「中央」，先後罷免馬倫可夫、布爾加寧等人的方式，進行召開緊急的「中委會全體會議」，用投票方式來罷免該委會「主席」毛澤東，並阻止林彪的篡權企圖。

中途變卦臨陣退縮

不過，劉派並沒有把握在「中全會」中獲得比毛派更多的票數，要想以投票方式來擊敗毛林，就非獲得中共「黨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支持不可。故於同年六月間，劉少奇與彭眞、陸定一等，便一直在這問題上動腦筋，從而彭眞本人於同月中旬起，則先得輾轉抵達西北和西南地區活動，聯絡散居各地的中共「中委」，以保證那次的「中全會」裏獲得足夠的票數。自同年七月初起，便有大部分中共「中委」紛紛抵達北平，日本記者於同年七月八日發自北平的通訊報導說：「中共即將召開八屆大一中全會，可能在幾天之內實現，咸認爲會有重大事件發生。……」

到了同年七月十八日，劉少奇的當權派與「文革」派的毛林集團，已開始短兵相接，仍在上海的毛澤東，曾以長途電話通知了所有在平的中共「中委」，聲言他（毛）將於數日內返抵北平，參加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他未抵埠之前，不得擅自召開會議。可是反對毛集團的劉少奇和彭眞，則聲言「已過半數中委同意於七月二十一日開始舉行十一中全會，並依法半個月前向全體中委及候補中委發出了通知，因此，照常舉行，毋須延期。」

相傳劉少奇與鄧小平原來協議決定召開「中全會」的日期是，七月二十一日開鑼，至十九日傍晚，當羅瑞卿被捕後，矮鄧還當面表示：保證全力支持劉少奇的計劃行動。不料到了七月二十日的半夜以後，則其情況似已有了重大變化！這種演變的主角——便是本文的中心人物——前中共「總書記」鄧小平。他在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亦即中共「中全會」開鑼之前幾小時，突然變了卦，他表示要接受中共「黨主席」毛澤東的「指示」，並決定等候老毛返抵北平之後，才能進行召開「十一中全會」。矮鄧這一悶棍，把劉少奇一派及其他反毛的中共「中委」們，個個都被打到頭昏眼花，哭笑不得，而使到本來已經瀕臨敗局的毛林集團，忽然間又獲得了轉機！

出爾反爾害死華僑

然則鄧小平爲甚麽要在最後的一剎那，和最緊急的關頭出賣劉少奇及其他反毛派呢？一直令人莫名其妙，有人認爲：也許是矮鄧起初答應彭眞跟劉少奇合作，爲的是情面難却而輕諾，後來看到形勢不利於劉派，而覺得沒有擊倒毛派的決定性把握，反而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脚，乃不顧道義加以否定，使劉派始料不及！

正因爲鄧小平的臨陣退縮，令到劉派已無法湊足人數以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來罷免毛澤東了。所以，很明顯地就使毛林集團佔了決定性的優勢。而背叛鄧小平的謝富治，楊成武，當時也像史達林時代的秘密警察首腦，加緊指揮其特務人員，完全控制了北平。同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便有四架飛機把毛澤林、林彪以及其他原先集中在上海的一批親毛「中委」，載到了北平。自此，毛林集團數勝的局面已定，全靠鄧小平的「出爾反爾」之所賜。這也足以證矮鄧一生說話不負責任，信口開，輕諾寡信，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人無信不立」，他何以當國？

去年當中越共談判時，矮鄧曾表示歡迎所有旅越華僑回國，並派了兩艘輪船去越南「接僑」，後來不得要領而回，實則是作態。當越共沒收華僑家產而驅逐出境時，矮鄧却又拒絕接納。現在「匯豐」號輪上的兩千七百名難民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爲華僑，中共亦置之不理，更看出了矮鄧的眞面目。越南共有三百萬華僑，現已全部被越共沒收其財產，而中共不獨無力護僑，更害了所有僑胞！

瘟君夢

岳騫

李井泉接着說道：「事情當然不會如此嚴重，不過，他們既然擺出這樣陣勢，也無法自動收回，主席畧與以敷衍，採納他們一部份意見，也就完了。」

毛澤東夾着紙烟，閉着眼，連連點頭。停了一時，睜開眼緩緩說道：「你們回去吧！容我考慮一下。」

柯慶施、李井泉、李富春都站起來，曹活操却坐着不動，毛澤東道：「林老，你也回去休息吧！」

活曹操見毛澤東指名趕他，不好再賴下去，無精打彩的站起來。四個人一道出了「主席官邸」，活曹操未同三人打招呼，坐上小汽車先走了。柯慶施冷笑一聲：「這是怎麽回事，連我們也怪上了。」

李富春笑道：「他們不是怪你們，實在是鬧情緒，本來他以爲這次選舉，可以再爬一級，現在李先念出來一搗蛋，他的希望就幻滅了，煑熟的鴨子未能吃到，如何不惱。」柯、李兩個大笑起來，三人驅車回到北京飯店，天已經大亮了。

活曹操回到家中，越想越氣，一連摔了幾隻茶杯，心裏才平靜些。比他年輕四十四歲的愛人王小姐端上一碗參湯，活曹操呷着參湯只是出神。王小姐看他發脾氣也不敢開口。停了半個鐘頭，活曹操把參湯飲光了，自言自語道：「不能就這樣罷手，我還要找他去。」

說過站起來歪歪斜斜就要向外出。王小姐笑着問道：「忙了一夜，剛剛回來又要出去，你休息一會再走好不好？」

活曹操搖搖頭：「不行，我有要緊事去找毛主席。」

王小姐詫異道：「你忙着去找毛主席眞是活見鬼了，毛主席不到四五點鐘怎會起床，現在不過八點多鐘，你還是安安穩穩睡一覺是正經。」

活曹操被王小姐搶白一頓，自己想想也覺得好笑。這兩日也許因爲緊張過度，一舉一動，都有點失態，非要好好休息一下不可，當時眞的上床睡了。一睡就睡到下午六點，知道毛澤東也該起床了，就打個電話過去問下，那知道田家英接到電話笑着回答：「林老，你要來見主席，主席恐怕現在已經到了武漢。」

活曹操聽到這句話，渾身好似觸了電一樣，半晌問道：「主席眞的去武漢了？你這小子不要同我開玩笑吧！」

只聽田家英笑道：「林老，你枉作多年軍師，一點機靈都沒有，主席不走，我敢這樣大嘍嗎？」電話中又聽到江青在旁邊格格的笑聲。活曹操把耳機放下，長嘆一口氣：「完了，這回眞完了。」

原來昨天晚上，毛澤東把他們四個人打發走了以後，越想越不是路，萬一李先念這樣一作，失敗固已註定，今後整個黨也必然鬧得四分五裂，更不可收拾。假若林彪和李先念倒到劉少奇那邊去，自己非遠走高飛不可，整個大陸都沒有立足之地了！想到這裏，更加害怕，馬上打電話去找李富春。可憐李富春剛剛睡下，只好又穿上衣服前來，見了面，毛澤頭劈頭就說：「富春同志，走，你同我去武漢。」

李富春楞了一下問道：「什麽時候去？」

毛澤東點點頭：「現在就走，叫鄺任農預備專機，我們在飛機上睡覺，睡醒就到武漢了。」

李富春遲疑一下，說道：「主席去武漢是否另有別的要事？若是專爲去找李先念，似乎不必小題大做，可以打個電報要他回來；再不然，我同柯慶施兩人去一趟，把主席的指示，當面同他們談談也就完了。何必親自出馬？萬一有什麽地方談不攏，豈不是連個緩衝都沒有了。」

毛澤東苦笑道：「你不懂，這次事情非同小可，我自己不去，不能解決，只要我同林彪、李先念見了面，沒有談不攏的道理。」

李富春又想了一下，問道：「要不要同林老商量一下？」

毛澤東搖搖頭：「不必同他商量了，此老現在是利令智昏，淨出些背霉的主意，聽他的話就要壞我們的事了。」

李富春明知道他陪毛澤東偷去武漢，將來一定要和活曹操結仇，但事情逼到這步田地，也沒有辦法了。

兩人匆忙坐飛機趕到武漢，才知道林彪和李先念已去了廣州。

李富春覺得頗爲掃興，毛澤東却不在乎，上了專機又往廣州。

林彪同李先念到了廣州之後，陶鑄已經去了北平，省長陳郁也是中委，同車北上。兩位副省長古大存、馮白駒也都是候補中委，可是早被指爲地方主義份子，受到軟禁。招待林彪、李先念的責任就落到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王德和廣州市長朱光身上。朱光看到兩個有權有勢的上級來到，大獻殷勤，吃喝招待之外，晚間又叫了遊艇去荔灣賞月。原來的船娘已餓得面黃肌瘦，十分難看，朱光靈機一動，特地挑了兩名年輕貌美的女同志，冒充船娘，伺候林彪和李先念。林、李兩人對着月光，傍着美人，呷着艇仔粥，寫意暢懷，樂不可支。林彪觸動前塵，嘆了一口氣說道：「想起三十四年前，我在黃埔讀書時，廣州似乎比現在熱鬧的多，尤其是珠江畫舫，盈千累萬，也不似現在的三隻五隻。可是那時光景雖好，想玩却沒有錢，現在可以玩了，却什麽都沒有了。」

李先念向朱光問道：「你們廣州除去這一帶之外，還有什麽好玩的去處？明天再陪我們去玩玩。」

朱光聽到李先念問及廣州名勝，正中下懷，當時掏出一個小冊子，雙手遞給李先念，陪笑說道：「這是我作的新詞，就叫『廣州好』，所有廣州名勝古蹟都收進去，曾經本市羊城晚報發表，海外好多家報紙都轉載過。副總理同志請看一看，認爲什麽地方風景好，明天我們就去。」

李先念未開口，林彪笑道：「朱光同志，你的大作還是收起來吧！他那裏看得懂詩詞，你要請教他作這樣一個小桌子用幾塊木頭，倒還可以。」

李先念被林彪挖苦的有點臉紅，勉强笑着說道：「懂呢？我當然也懂一點，例如這些詞第一句廣州好，我就知道寫得自然，廣州若不好，我同林總怎會遠遠地從北京跑到這裏來玩呢？可是全篇要我批評，我的文化就不夠了，你還是留給毛主席看吧，他才是行家。」

話剛說到這裏，只見市政府交際科長慌慌張張坐一隻小船趕來，上了遊艇氣急敗壞的說道：「書記同市長趕快回去，毛主席來了。」

王德、朱光還不知就裏，林彪同李先念驚了，李先念搶着問：「他同誰一道來的？」

交際科長說：「陪他來的只有一個人，看樣子好似李富春同志。」

林彪同李先念明白一半。四人下了遊艇，坐汽車直奔省委會。毛澤東正坐在沙發上抽烟，李富春因爲奔波了一天半夜，肺病加劇，伏在沙發上乾咳。

毛澤東看見四人走進來，笑道：「你們玩的好開心啊！也不通知我一聲，所以我就趕來了。」

林彪同李先念看見毛澤東一副嘻皮笑臉的神氣，反而不知說什麽好，王德、朱光自然不敢亂插嘴。毛澤東向王德、朱光擺擺手說道：「你們去準備宵夜，安排好住處，明天我帶你們去越秀山玩去。實在說廣州你們也許還沒有我熟，早三十多年前，我同汪精衛共事的時候，在廣州住了幾年，那時我們還都是國民黨，後來都改了路了。」

王德、朱光兩人鞠躬如也退出去之後，毛澤東當時收起笑容向林彪、李先念說道：「你們這個玩笑開的不小啊！想拆我的台也不是這樣拆法。你們什麽意見，有什麽條件請講好了。」

林李兩人不敢開口，沉默一時，林彪壯壯胆說道：「主席萬不能錯怪我們，天地良心說，我們是擁護主席的，這次出走實在是不得已，因爲少奇同志運用各種壓力，我們無法抗拒，假若倒在那邊去，又對不起主席，所以只好退出來了。」

双打运动：一打邓小平
二打华国锋

邓

华

附記

當伊藤整逝世的時候，先生所撰追悼文中，曾經有下述詞句：

……當我獲悉伊藤先生逝世之後，我曾自問，對這位作家自己究竟知道了多少？……在我的印象中，伊藤先生似乎處處實實地談過很多有關自己的事，但又像很少說到自己。……我希望大家對伊藤整這位作家知道得更多些更清楚些，並不單純爲了我自己對於伊藤先生了解得不夠深切，而是我深深懷疑，伊藤先生的存在與業績，在今天我們的文學領域中，究竟具有甚麽意義這一點，似乎還未有充分的定論的緣故。或者是說，如一般人所了解的，在多得不可勝數的伊藤先生的發現、實驗的作品之中，於自己與人類的省察，告發的作品的「假面具」下，伊藤先生的本來的生命與心靈，是以怎樣的型態在流露，是否還有被遺漏或未被發現的地方？也有作家祇希望讀者們由無言，沉默之中享受他的作品的。還有，當我在哀悼伊藤先生的時候，所以會懷有這一類迷惘、懷疑，把持不定的情緒，乃是因爲，作爲一個作家，伊藤先生正值豐熟的收穫期，竟然撒手人寰，實在令人覺得不勝惋惜的緣故。

寫完後半篇，而經是接近先生逝世三週年紀念的日子了。現在又過了二年，據說是日本列島數十年來所僅見的酷寒的三月初，眼看着不多久就是五周年紀念了。時間過得眞快。除了看過一塲「伊豆的舞孃」的電影之外，對先生一無所知的我，其後經過多方面閱讀，自己暗中琢磨，自以爲大致上已了解了大概，可是，仍不免懷有某些重要的地方，依舊模糊不淸般感覺。這件事一直使我耿耿於懷，可又無力作進一步探索。

何況，這二年間，對我來說，是我生命中相當重要的一段歲月。首先我雖找到了一份工作，但在這期間，我經過戀愛、結婚，而且有了一個女兒。現在，我已是一個名叫綠的，虛歲三歲的女孩的母親。而且，在她出生前夕，我母親因腦溢血去世。我的新家庭記錄，是在另一本記事本上開始，在這裏似乎不必多所費詞。回憶起來，這一記事本也已中輟很久了。

我重行找出久已遺忘了的記事簿，是由於丈夫野村提醒我，不妨看看「朝日雜誌」上，野間宏和安岡章太郎的對談的緣故。那篇對話的題目是「狹山裁判與差別意識」。在閱讀到下面那些對話時，我不由震驚得幾乎停止呼吸。

野間：——如果要問水平社以來的解放運動，究竟產生了甚麽成果，那麽答案將是產生了現在有人認爲差別已經不復存在般巨大成果。

但是，差別仍然存在，而且十分分明，祇是停止在不使用差別語言就行了的階段而已。因此，就職的差別也仍然存在着。

談到結婚的問題，很多都聲稱一定要消除差別。因爲結婚而消除差別乃是人類決定性行爲。但也間接證明，雙方並未以眞正的，以同爲人類的立場交往。由於有這一現象存在，顯示差別問題並未眞正解決。

安岡從另一方面來看，在戀愛的時候，以某一意義來說，情緒上係獲得解放的。正因爲如此，年輕人常常忘其所以地以解放的情緒，希望和部落女孩子結婚甚麽的。這種例子很多。相信帶着開放情緒的眞的進入結婚禮堂也不在少數。

野間的事態往往和迄今爲止，一般所理解的差別性價值觀念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了。似乎可以說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

安岡：自己的情緒日益高揚。我想，這不一定出自社會性的關切，或基於人類愛的觀點，實際上，不過純粹是個人主義的自己本身的問題；換

句話說，人類畢竟具有對於對方異性的一切，都深深鍾情的情緒的。

野間：是的。有人因此而結合的。我清楚的覺察出，自己在不知不覺中亢奮起來。我一邊自己叮嚀自己，要冷靜，一邊却繼續閱讀下去。

突然，談話中出現了先生的名字。我感覺到血液自頭部急遽下降，眼前一片漆黑，好似受到某種無形的撞擊。

安岡：我不知道，對於與受到差別待遇部落之間具有某種關係一事，文學家本身是否應該說得更詳盡些？

野間：他本身大概是在隱諱。那位作家也許認爲，這一類事情根本不成其問題，有意加以隱瞞，就會變成虛僞，要是眞有這樣的作家，那麽，說出來也毫無關係的。——我認爲，文學這種東西原本就不應該隱諱這一類事實，「破戒」中的父親，雖寫嚴詢訓戒丑松：「這一秘密絕對不能洩露。一旦洩露，一定會在社會上墮落的。」可是，作爲一個作家，似乎不應該隱瞞出生於部落這一事實。我是這樣的看法。我相信，任何一個作家都有某些比這更不足爲外人道的秘密，可是這和出身應該是兩回事。我個人持這樣想法。

安岡：不，以文學論來說，也是如此。例如，川端康成中也有「伊豆的舞孃」或「葬儀專家」之類作品。在那些作品中含有某些非常迫切的感情之類的東西，比如，「伊豆舞孃」這一作品中就會提到：「犬與藝人不准入內」的事。換言之，他曾滿含同情地描述舞孃們被歧視的痛苦處境，這種同情心也許也就是一種共鳴。我認爲這幾乎是川端康成的美學的根源，似乎不應該把川端先生的敘情性，看成單純是一種傷感主義。我們不妨把它解釋爲是對人的愛與憎混雜，揉合在一起，獲致的透徹的認識，從而產生的眞正的眞正的感情。

野間：要是那一位在某一時期，眞的自行說明：過去會加以隱瞞，實際情形乃是這樣的話，那麽，其他有隱瞞的人，不僅是作家而已，藝術界的人們將能因而獲得極大勇氣，並爲他們開闢出一條平坦道路也未可知。

關於差別這件事，不管如何諱莫如深，祇須在戶籍方面畧加調查，當不難立即眞相大白。因此，隱瞞某些事實，從關西遠到東京來，自己甘願屈居下斷，經過努力，也祇能到達某一地位，但孩子們則能進入與自己不盡相同的世界。相信，懷有混跡在一千萬熙熙攘攘、忙碌非凡的人羣中，就能隱匿起某些事實之類的念頭，因而前來東京的人一定很多。平心而論，關於這一點，祇要來到東京，的確是可能的。

然而，大約是四、五年前吧，有一位老先生前來向我訴苦：「我是偷偷前來看你的。女兒的婚事怎麽樣都無法談妥。一個接着一個最後都吹了。這個問題是絕對無法解決的。」也有人持這樣看法的。仔細想想，不能說沒有道理。想獨自解決這個問題，的確有些不太可能。

安岡：根據當地人士的說法，現在，弘前山部落也已和部落外的人們通婚的了。

野間：在婚姻問題上，關西也在往這方向發展。但是，和親戚之間有無來往？

安岡：石坂洋次郎先生是這樣說的。

野間：唔，是嗎？石坂先生對這些事很清楚嗎？

安岡：因爲石坂先生自己就是弘前地方的人呀。

野間：既然他了解得很清楚，爲甚麽不寫出來呢？

安岡：可是，要問爲甚麽不寫出來，這——（笑聲。）

野間：畢竟，身爲作家的人是自由的，我無意強制別人，不過，既然發現了某些事實，故意置之腦後，不免令人感到詫異。

安岡：的確如此。

看到這裏，我毫無緣由地感到一陣緊張，慌不迭拿出先生的年譜來仔細察看。

明治三十二年（一八九九年）六月十一日，出生於大阪市北區此花町，父榮吉，母原。長子。與姐氏芳子，僅姐弟二人。父爲開業醫師，暇時入浪華的儒家易堂研習，以谷堂爲號，賦漢詩作畫自娛，母氏與祖母均系出里田家。據傳川端一族源自中世北條氏之家系。

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二歲）一月，父亡。母氏遷回大阪府西成郊豐里村三號娘家。三十五年（三歲）一月，母死，爲祖父母携往原籍大阪府三島郡豐川村大字宿久庄字東村。姐氏被寄養在大阪府東成郡驗江村大字蒲生的伯母家，因而生離三十九年（七歲）入豐川村小學校就讀。九月，祖母逝世，以後祖孫二人共同生活約十年。四十二年（十歲）七月，姐氏在伯母家去世。與姐氏生離後迄未謀面。

從對談的措詞，語氣來推測，先生與部落似乎有某些關聯。當然，野間和安岡兩位的談話，語意相當晦澀，彷彿彼此之間有一默契，談話就在這一了解的情形下進行。但不論從那一個角度來看，兩位都隱隱約約指出先生與部落有關聯。這使我疑心大起。爲了謹愼起見，我再一次閱讀先生的經歷，也是母親爲黑田家，父系則導源於中世北條家族。雖說在幼年就失怙恃，但父親不但是開業醫師，而且是以谷堂爲號的文人墨客，似乎頗受當地人們的尊敬。和像我之類的出身完全不同。不論怎樣思索，也找不出與部落有甚麽關聯的地方來。從先生幼年時代的友人方面，同樣發掘不出任何綫索。我相信，要是確有其事，在先生的著作中一定會出現的。這眞是怪事一件。我也曾再三仔細閱讀「伊豆的舞孃」和「葬儀專家」這些作品。不錯，在「伊豆舞孃」一文中，那個身爲孤兒，因爲受不了那種歧視、冷漠的氣氛，而出外流浪的二十歲主角，在村莊入口處，看到過「乞丐與江湖藝人不准入村」的木牌。我也知道，也可以帶着異樣的類似成人的情緒，把這作品視同隱含甜蜜回憶般傷感主義而輕輕流覽了事。然而，雖然滲雜了這一因素，安岡先生所指出的，對人類的愛與憎混雜、揉合在一起，獲致的透徹的認識，從而產生的眞正感情，乃是內心的眞正感情一擧，是顯而易見的。此源泉導源自孤兒的戀母情結的性愛這件事，由須賀川的石田醫師那明晰的剖析中也知道了個大概。可是，除此之外，我無徒想像，還有對部落的被歧視者的同情與共鳴存在其間。現在再度閱讀之後仍不免深感懷疑。

恭賀新禧

養吾堂藥廠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養吾暨全體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中國文化協會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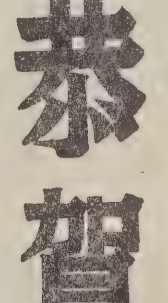
公民協會大廈事務委員會主席

國際消費人秘會秘書長

先鋒拯溺會永遠名譽會長兼首屆會長

祥茂勝利塑膠廠總經理

黃熾雄鞠躬





恭賀新禧

香港

中國信託有限公司鞠躬

香港夏慤道10號和記大廈12樓

電話：五－二六四壹一壹

恭賀新禧
恒英置業及汽車投資有限公司鞠躬

恭賀新禧
香港棉系產業職工總會暨所屬各廠幹事會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香港聯合公司同人鞠躬
總代理（雄獅牌顏色）
地址：九龍深水埗海壇街一六七A號 電話：三一八六七七一三・八六三八二〇

恭賀新禧
福安置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蔡國楨暨全體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富都大酒店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九龍閩南中華基督教會主辦
閩光書院
董事長蘇子卿
校監簡賜福牧師
鞠躬

恭賀新禧
油塘區自由聯誼會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天德明正道堂花炮會有限公司
會長蘇健康
主席陳靜林
會根 梁旺
陳建邦 姜聯照
江長榮 高珠
毛錦添 張志强
暨全體值理同人鞠躬

奪權好戲尚未收場

華國鋒心腹毛致用轉向投鄧 鄧小平總攬實權葉劍英被貶

萬人意見

鄧小平十一月十四日自南洋回到北平，十五日即擂鼓對「梧派」展開總攻擊，迫使華國鋒十八日爲反毛擁鄧黜華的「天安門詩抄」題字，十九日貶毛大字報呈現高潮，遂即緩和，隨後鄧小平勒住馬頭，透露「黨中央」已批准、「北京市委」爲天安門事件平反，並唱起「安定團結」的老調，爲這幕奪權大戲拉下帷幕，直到現時爲止，鬥爭仍在持續，「十一屆三中全會」雖已結束，好戲並未收場。

毛致用也「表態」

在「北平大舞台一齣好戲」中，筆者說，華國鋒主動爲「天安門詩抄」題字，最感尷尬的是湖南省委第一書記毛致用。因爲他堅決支持華國鋒，維護毛澤東的形象，對鄧派所倡實踐檢驗眞理（否定毛思想的教條主義）運動，他始終頑抗，廿九省市中，廿八省市負責人相繼表態，唯有他站在華、葉、汪的立場，堅不表態；可是到了十二月六日，他也終於屈身低頭，向鄧派表態了。據十二月七日長沙灣電台廣播稱：

「中共湖南委第一書記毛致用同志在省委召開的省直屬機關負責幹部會議上說，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

廣播未提及開會日期。據知十一月起毛致用已在北平開會，這個表態聲明，可能是在北平擬好，電交長沙宣讀的。

據知，以華葉汪爲首的「梧派」，對「天安門事件」平反雖已忍痛妥協，但是在維護毛思想旗幟一點上，仍在負隅頑抗。因爲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的特約評論員文章，還在攻擊：有人「不准實事求是」，還在大叫：「違反了這一條，天下就要大亂，甚至還要『亡黨亡國』！……」。可知華、葉、汪諸人，仍未肯承認實踐是檢驗眞理的標準。但毛致用竟違反華的意旨，先行表態，這點頗值得注意。

追認批准挑戰行動

在「北平大舞台一齣好戲」中，筆者曾指證，十一月十五日「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宣佈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是對以華爲首的黨中央的挑戰，而鄧小平二十六日突說，爲天安門事件平反，業經黨中央批准；關於這一矛盾，十二月八日「人民日報」一篇報導透露了眞相：

「新華社北京十二月七日電，本社農者報導，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宣佈爲天安門事件徹底平反，肯定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極大地鼓舞了首都八百萬人民。……」

顯示，宣佈在先，批准在後，這證實了筆者的觀測。「北京市委」宣佈時確是鄧派「霸王硬上弓」的挑戰行動，華國鋒爲「天安門詩抄」題字，以及正在進行的會議及時批准，則是挽救分裂，彌縫裂痕的緊急措施。這也是鄧小平勒住馬頭，將鬥爭降級、緩和形勢、轉趨主張安定團結關鍵。

鄧小平總攬實權

前面提及鄧小平已獨握實權，這可從十一月十五日以來，鄧的異常活躍（華、葉等則異常消沉）見之，所有對外具政策性的談話，幾乎由鄧一人包辦。此外還有若干跡象：

自「粉碎四人帮」以來，北平的兩大主角是華國鋒和葉劍英，五名首要公開亮相時，華葉並肩在前，鄧居中，李先念、汪東興跟後。可是十二月二日五人接見亞運選手時，亮相變了陣勢，華一人先行，鄧葉並排居中，李汪在後。這顯示鄧的勢位上昇，葉的降低。

亮相的次序一時錯落，可能出于

偶然，但另一件事，絕非偶然。那便是自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自地方到北平，各機構展開學習鄧小平二十七日對外賓的講話。在北平一些單位，則將李先念最近的一次講話同時學習，在地方則單獨學習鄧一人的談話。鄧的講話並已在十二月號「紅旗」以首篇轉載。試看十二月三日「人民日報」一篇典型的報導：

「鄧副總理、李副總理最近對外國朋友的談話，說到了……廣大職工的心坎上。連日來他的認眞學習，聯繫實際開展了熱烈討論。大家回顧粉碎四人帮以來，特別是今年以來抓綱治國的戰鬥歷程，深有感觸的說，安定團結是實現四個現代化必不可少的條件，我們一定要十分珍惜安定團結的大好形勢」。（同一期間，華國鋒會見加彭總統的講話則沒有被學習）

另一件事是廣西壯族自治區成立廿八周年，本應在九月舉行，爲了要紀念鄧小平領導「百色起義」四十九周年，延至十二月十一日合併舉行。

中共派了龐大的代表團，由韋國清率領前往南寧參加慶祝，鄧妻卓琳以中央軍委辦公廳顧問名銜爲代表團員之一。韋國清及廣西黨委第一書記在大會講話中，十二日「人民日報」在社論中，以及當年參加百色暴動的袁任遠，十二月九日發表的長文中，都表揚鄧小平領導百色暴動的功勞，袁文說：「在鄧小平親自指揮下進行的一次偉大的革命實踐。」

冷貶葉劍英

與鄧小平之被突出歌頌恰成比照，葉劍英自九日以來正受冷漠和貶抑，有兩件事特別顯著。

（一）是葉九月十三日在「人大常委會」上的講話，首先大談安定團結，講得不但深切，而且激動，有所謂：「不利于團結的話不說，不利于團結的事不做」的話，這篇講話，全文迄未發表，「紅旗」未加轉載，當然也沒有通令學習。而鄧十一月二十七日的講話，只是應接外賓的非正式談話，只畧提「安定團結」，竟被鼓吹學習。

（二）十二月十一日，是百色暴動四十九周年，同日也是廣州暴動五十一周年。一九二七的廣州暴動，爲張太雷、葉劍英所領導，可是廣東當局竟沒有盛大慶祝。只有廣州革命歷史博物館舉行了座談會，參加者不過百人；廣州市委宣傳部長黃莊平發表講話，只談安定團結與四個現代化，響應鄧小平的號召，根本不提葉劍英。

葉是二號人物，鄧是三號人物，對中共來說，廣州暴動重要過百色暴動，漠視葉的廣州暴動。

對葉不但冷漠，並且繼續含沙射影的批判，針對他首創和推銷的「英明領袖華主席」，十二月二是「人民日報」發表「提倡互稱同志的風氣」，指責稱呼官銜，歌功頌德，重視「貴賤」、「尊卑」是「腐朽習氣」，是「官氣」。十一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刊出「霸王自供」的漫畫及「說一不二」。的雜文。攻擊那個「霸王」，妄想「說一不二」，「要羣衆沒羣衆，要威信沒威信」，「他們即使登高一呼，也難免不變成孤鴻哀鳴，手中雖有權力，也勢必變成孤家寡人。」這與近半年來暗諷的雜文一脈相承。

仍是「派見」而非「黨論」

遭受冷貶，「要羣衆沒羣衆，要威信沒威信」的葉劍英，似乎並沒有屈服。試看他十二月十一日，主持「人大常委會」聽取余秋里、黃華有關鄧小平、汪東興外訪的報告。葉發表講話，竟先提汪東興，後及鄧小平，抬汪抑鄧，溢於言表，但是「人民日報」則用六標題，掩蓋葉的講話：「鄧副總理汪副主席出訪有力打擊蘇越霸權主義」。

葉劍英雖然依老賣老、持續抗爭，但也追隨華國鋒之後，向鄧派的最大挑戰—爲天安門事件平反表示妥協了。

據中共新華社十二月十五日的報導說，葉爲攝影畫冊「人民的悼念」及「天安門詩文集」的封面提字。

華、葉是「梧派」的首腦，這兩人先後已肯定鄧派的天安門大翻案，顯示梧派「梧」的路綫，已經徹底破產了。鄧派在這一形勢下叫喊「安定團結」無異是高唱凱歌。不過鄧派仍有一大憤憾，在理論戰綫上，「梧派」仍在頑抗，仍堅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仍是鄧派的「派見」，而非全黨的「黨論」。

可是，中共「三中全會」已正式爲彭德懷、陶鑄等雪寃平反，這實質上已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梧派仍高舉毛思想旗幟，也只是滿足阿Q心理而已。

由紅小兵恢復少先隊
毒害心靈換湯不換藥

去年十月上旬，共黨正式宣佈結束「紅衛兵」和「紅小兵」組織，恢復「少年先鋒隊」的名稱。所謂「文革」期間湧現的「新生事物」，至此又折其一。讀這則新聞，不免聯想到毛澤東當年佩帶過的紅領巾和紅臂章，在矮鄧一系爲打破其思想禁區和宗教信條，正不遺餘力，大聲叫嚷「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的時候，不知道是把它燒掉好呢還是留下來的好。如是燒掉，對死毛來說，既已落得眼前這種地獄吞聲的慘景，多挨一鞭子少挨一鞭子，倒是無所謂的了，只是畢竟扯動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的交感神經，少不得會因而招惑出許多不「團結」的麻煩；如是保留下來，則不但跟眼前全盤否定「文革」的宗旨不合，且對當年受「紅衛兵」遊鬥的老幹部們來說，也容易觸景生「痛」，死都不得安寧。看來，在兩派爲此頗費週章的情形下，所謂「虎死留皮」，還眞有其意想不到的作用呢。

盡人皆知，毛澤東利用青少年心智未全，易於哄騙的特性，組織「紅衛兵」，打垮劉少奇，從而奠定了其個人爲「聖」爲王的地位。然因放縱所及，任令這帮紅小鬼爲禍亂階，不但使我五千年文化慘遭浩刦，而大部份功在共黨的老幹部也倍受磨難，在紅領巾和紅臂章形成的套索下，父子

成仇，五倫掃地，把一個中國大陸幾乎搞成了人間地獄。

鄧小平實際掌權後，先是否定「文革」成果，接着又把這兩個「魔鬼的天使」組織一腳踢翻，表面看是一種興革，實際上自是出於個人睚眥必報的恩怨心理。雖然「紅衛兵」和「紅小兵」這一名詞已淪爲「劣史」中的敗筆，但這兩個組織的餘毒未清，本質仍存，會隨時隨地藉着「少年先鋒隊」的屍體還魂過來，在今後的羣魔互噬中再插一腳、露一手。

中共落實僑務政策 海外華僑再不上當

最近廣州爲了「落實僑務政策」，又開了一個大會。據共報指出，主題集中於：「憤怒愧批林彪、四人帮迫害歸僑、破壞僑務工作的罪行。」參加人數有一千五百多，當然這個騙人把戲完全由共幹操縱，千篇一律把「黑帮」駡得狗血淋頭，這是當前大的公式主義，但誰都知道「黑帮」不只幾個人，乃是中共的極權統治的結果。所謂「實事求是」，由此可證明是混帳話。且看「廣州市委書記羅範羣」的官式（也是公式）的譴責：

「對於因海外關係問題遭到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綫迫宣致死的案件，必須一件件查明死因，做出正確結論，公開予以平反昭雪。」「被批鬥、審查、抄家等的案件……，被開除、下放、調離本單位的歸僑」則「應予糾正」。這名共幹並表示：撥亂反正的工作，尙待大力加緊進行。

這令我想起十多年前刊於某報的舊文。時間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三日，當時的「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方方，也在大會上作「報告」，大談「國家法律，要保護歸僑、僑眷」云云，總之好話說盡，曾以「騙子的報告」爲題直斥其毫無實際，只是統戰的官式文章而已。事實證明，六二年前的「文革」運動尙未劇烈展開，華僑及僑眷（即如筆者）已受到慘不可言的迫害，抄家產、人身遭受侮辱及傷殘，簡直過的是非人生活，爲了緩和華僑的敵意，方方乃出來假惺惺作態，表示要「維護華僑利益」。這是一九六二年前的事。但六二年後又怎樣？所謂「文化大革命」以武鬥奪權爲目標。而有「海外關係」的華僑包括台灣、港澳同胞，幾乎人人都給視爲「間諜」，「裏通外國」，「生活腐化分子」，「被專政對象」，於是被苦受煎熬十幾年。老天可憐，現在華僑及僑眷給害苦透之後，夸夸其談的共幹又說要「撥亂反正」，給迫死的人「平反昭雪」，或者送回一撮骨灰安葬，算爲最大恩典。

從歷史印證，足見卅年來，我僑胞無時無日不受中共摧殘構禍，只要不是善忘，任何人都會從中得到教訓，究竟共產黨有那一個値得信賴？因此，除非這個專制政體全部瓦解。有眞正的民主付與人民，否則一切騙人的話不但徒見其醜，而且終必加速本身的滅亡。就所知，「少先隊」早期又稱爲「兒童團」，收容的全是些十一二歲的野孩子，由共黨的「文工團」負責召集訓練，把他們編成班、隊，有的專任「糾察」，逡梭在村頭田陌，監視父兄的勞動：有的職司「聞香」，入夜以後，挨家　戶，窺伺民衆的生活情形。這些小魔障，人小鬼大，六親不認，開鬥爭會時他們當啦啦隊，只要政治發條上足，對爹娘子都可以喊打喊殺，別說陌人了。

毛澤東等一干匪類歹毒處就在這裏，他們摧殘人性，利用純潔無知的青年，把他們染色、塑型，作爲個人奪權鬥爭的政治工具，而絲毫無視其對人類性向發展所導致的惡果。此所以毛澤東雖靠「紅衛兵」奠定基業，但終其一生，三娶而無後：停屍未久，即遭紅小鬼出身的華國鋒、汪東興等得意門生殺侄囚妻。足見天理循環，冥冥中是有報應的。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喜迎春 回文

封淑英

人宜美景好時逢。艷卉羣來惹蝶蜂。
勻綠柳眉羣展漫。染紅櫻口笑舒慵。
身修爲己華其服。色潤因君悅乃容。
春接一風和暖送。新添福樂喜重重。

回讀：

重重喜樂福添新。送暖和風一接春。
容乃悅君因潤色。服其華己爲修身。
慵舒笑口櫻紅染。漫展羣眉柳綠勻。
蜂蝶惹來羣卉艷。逢時好景美宜人。

春暉

劉紹進

雲柔日暖此何時。滿眼芳菲不自持。
野外桃花紅可染。水邊楊柳碧光垂。
含泥雙燕猶棲幕。逐景羣蜂遠過陂。
萬物欣欣吾亦樂。春風醉入紫羅帷。

春暉

衛燕山

凝憁暖趣日遲遲。紅紫春花歷亂枝。
池館有情鶯燕鬧。谿山新雨酒琴痴。
何嘗草色江南候。猶是萍蹤海角時。
細認遊衣慈母綫。至今重聽問歸期。

團年

勞經綸

神荼鬱壘守門扉。人定勝天命不違。
蛇去馬來馳足健。厨香酒冽小鷄肥。
除年檢討前程策。專氣致柔抱道歸。
兒女團圓隨俗慶。一燈澄壁炫光輝。

前題（集句）

卉生老人邱　埊

一年芳勝一年芳（孫魴）
萬里梅花鶴夢長（葛起耕）
邸第樓台多氣色（沈全期）
神燈佛火百輪張（崔液）
將星依舊當文座（方干）
風景何曾異帝鄉（白居易）
守歲家家應未臥（孟浩然）
團情團思醉韶光（李羣玉）

前題

何　宗

臘鼓催人隔海天。不如歸去慶團年。
繞街稚子痴獃賣。凭灶老妻擅巧煎。
柏酒椒盤羅案右。桃花菓盒綴堂前。
可憐避地飄零客。未敢鄉途動策鞭。

前題

陳半閒

頻敲臘鼓歲將遷。送舊迎新客未眠。
但見桃花陳條上。無聞爆竹響門前。
千家設宴人同醉。萬戶張燈物共妍。
獨感飄零羇異地。今宵何處去團年。

前題

劉　崇

華燈光彩照華筵。最愛鷄魚色味鮮。
送臘鼓聲催復旦。迎春花笑接明天。
合家共吃團年飯。羣稚分藏壓歲錢。
老少安康原是福。舉杯暢飲樂陶然。

團年　二首

陳半峯

一年期望豈成虛。臘鼓聲聲逼歲除。
雪亦有情簪老鬢。門當應瑞貼春書。
通宵飲待沽紅杏。明日花來暖草廬。
重賞芳華償宿願。衆香含笑到山居。

一年容易又團年。買醉還餘壓歲錢。
被酒尚知塵夢客。放歌猶是地行仙。
回頭故國花將醒。招眼今宵月未圓。
休恨芳華流水去。遽然一覺復春天。

團年　賦謝文格社長招飲

陳半峯

千門萬戶團年宴。文社招邀亦宴嬉。
自笑早經除酒癖。一生唯未賣詩痴。
白頭作客來金谷。青眼多君勸玉。
去國離家愁漸減。天涯席上有眞知。

團年

高國華

殘臘已隨今夜盡。迎新句入彩雲箋。
筵前歡饗團年飯。枕下欣留壓歲錢。
赴埊長蛇甘退伏。騰空一馬奮登先。
屠蘇預飲千愁散。醉賞紅梅套目妍。

前題

陳崇興

燭卷花紅隨守夜。樽浮　綠楚驅神。
伊耆臘饗餞窮歲。嬴氏臘時好迓寅。
佳士祭詩洵國彥。豐年祈穀仰農人。
闔家團叙過除夕。復旦鄉雲日月新。

團年　次陳崇興教授原韻

何　宗

埋硯藏鈎蛇歲盡。堆灰擊杖接財神。
漏壺滴去丁交戊。斗柄旋來臘轉寅。
爆竹禁燃寧縱鬼。桃符煥彩更怡人。
團圓老少歡今夕。馬到明朝萬象新。

前題

濟　川

樽浮綠　到屠蘇。燭餤消寒九九圖。
歲闌迎灶家家喻。時合祀牀復記無。
桐花喜卜豐泉郡。茨梁句詠共提壺。
此夕圍爐仍俗習。添籌斑白上髭鬚。

前題

衛燕山

瓶花插罷又團年。鷄黍圍爐味啖鮮。
老少相歡無量酒。辛勤難得有餘錢。
不將文采憐雲母。且把風情問水仙。
守歲未知春色近。自矜頑健在盃緣。

團年　二首

蕭葵明

長稚均叨一載安。低吟淺酌共盤桓。
瓦瓶春透屠蘇煖。石鼎香銷柏子寒。
無恨世紛多鞅掌，那知天運又更端。
迎新送舊須臾事，不倦挑燈坐夜闌。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 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9090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89

鄧某未能控制大陸局面

汪東興的興起與沒落

鄧小平訪美的動機與陰謀

當前大陸的政治動向

西藏陷共是中共和解攻勢的典型

伊朗動亂對世局影響

宋任窮復出前後

「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嚴以敬作

日本自衛隊的真象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祖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〇七八五二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要目



鄧某未能控制大陸局面

目前，鄧小平集團還沒有控制大陸全局的力量。因為，他們討厭華國鋒小集團，但又無法把他們一腳踢開。

中共新當權派承認：在文革期間大陸死人四十多萬，受到牽連的則多達一億人。大陸人口約在九億至十億之間，等於是說，在每九個至十個人之中就有一個人受到文革的傷害。

誰都知道，所謂文革運動是老毛「親自發動和領導」的一次「政治大革命」。主要責任當然是由他承担，他雖然死了，但在歷史上這筆賬還得寫在他的頭上。此外，林彪、江青以至華國鋒，汪東興等人，都是為虎作倀的幫兇，也有一定責任。像林彪、江青的賬已經算了或正在被清算，而已死的老毛和華某以及汪興東等人的賬還沒有算。看來，不會太久，這筆血債也是非還不可。

在文革期間被無辜殺害的四十多萬人中，中共高級幹部直接被毛林集團幹掉的實寥寥無幾。如陶鑄、羅瑞卿等人，只能說是間接死於文革，並非直接死於文革。直接死於文革以及受文革禍害最多的還是中國大陸上的老百姓，其中，知識份子要佔一定的比重。當前，中共新當權派雖然在大陸上全面對寃案錯案假案進行複查和平反昭雪，然那主要是對幹部，至於平民，特別是所謂地主、富農、反革命份子、壞份子這「四類份子」，好像是走路踏死螞蟻一樣，死了活該！

對於文革，現在北平那一小撮統治者中，最大的受益者是華國鋒。這就難怪他「食過番薯味」了。華某在中共十一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有這麽一段：「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決不是階級鬥爭的結束，決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結束。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階級的鬥爭，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鬥爭。這種鬥爭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今後還要進行多次。」

華國鋒在中共十一大上作政治報告時，鄧小平剛剛復出，一切安排特別是在幹部方面的部署還未就緒，所以，當時掌權的華葉小集團一再向鄧派施下馬威。華在政治報告中對於文革運動，他說「今後還要進行多次」，當然首次文革死四十多萬人，一臉橫肉的華某並不在乎，他的意思在說：以後鄧小平要聽我的，因為我是承受主席「你辦事，我放心」遺言的合法接班人，否則，我就發動另一次文革把你們打倒。

華某這個投機份子，得寸進尺當「權」不讓，那是他的本性。最不要臉的是葉劍英，他之捧華並不遜於當年林彪阿諛毛澤東。這位被香港左報稱為「葉帥」的最新最大北平首席不要臉，在中共十一大上所作的修改黨章報告中，如數家珍般先唸一輪華的「光榮歷史」，如華是老毛「親自選定的接班人」，毛還給他寫了「你辦事，我放心」，表示對他的「無限信任」。對於華某的「才能」，葉劍英指出：「華主席不愧為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接班人，不愧為我們黨和我國人民的英明領袖，不愧為我們軍隊的英明統帥」。「葉帥」以太上皇的姿態封華某為「英明領袖」後，又強調什麽：「今後，如果國內出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陰謀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我們就在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下，運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辦法，動員全體人民，實行大民主，革走資派的命」。

葉雖非文革受益份子，但他在文革期間一度走紅，所以，他也念念不忘文革這個打擊異己的最有效武器。

日前，據外電報導：華某在去年十二月北平召開的三中全會上「主動」作了自我批評。

他坦白承認：江青一伙被他「反戈一擊」逮捕後，曾阻止對四人幫進行鬥爭，相反地卻主張繼續批鄧。從二月一日北平「人民日報」社論中可以看出：華曾作檢討是真的。這篇社論也等於是告訴人們：葉對華某所說的一大堆奉承的話都是狗屁！

問題是：華國鋒小集團仍在台上，這又證明：當前鄧小平集團還沒有掌握大陸全局的力量。

美與中共「建交」不影響台灣
台灣還是安定繁榮富強康樂

劉人傑

老萬在春節期間帶領了萬人賀歲團到台灣各地遊覽，特別注意到美國與中共「建交」後，對台灣引起的影響。我們深入民間，和許多人接觸過，包括官方人士和老百姓，可以說，影響是等於「零」，到處所見，安定繁榮，大家對美國的轉向，似乎不當一回事，生活得還是和過去一樣快樂、幸福。

台灣還是台灣

許多讀者和老萬一樣，很想知道和美國斷交後台灣的一般情況，尤其民心士氣方面。

老萬今年在台灣過了一個又忙又亂的春節，在忙亂當中，特別留心觀察台灣民間與官方對台灣前途的看法，以及他們掀起了一次激烈反美浪潮後靜下來的情緒。

台灣一位朋友告訴我，在民生用品、副食品的售價，可以看得出中美斷交對台灣影響極微，甚至可以說沒有影響。因為從十二月十五日到現在，台灣主要食糧的價格，並未漲過，一切如常；人們過的生活，和十二月十五日以前並無不同。

其次，是房地產價格，仍然站穩。和中共進入聯合國時許多人拋售房子，準備移民外國的情形完全兩樣，有些人希望這次如果出現同樣情形，可以撈到一些便宜，買進一兩幢廉價房子。可是他們這希望無法達到，有房產在手的人，誰都不肯放。新蓋的大樓，還是那麼搶手，還是有人買樓花，可見民間對台灣前途，具有堅強信心。晚上倦遊之後，躲在旅館裏偶然看看電視，在新春歡樂節目中，發覺注入了不少愛國意識。許多過去擅唱「愛你三百六十年」一類荒唐無聊的靡靡之音的歌星，現在唱的多半是愛國歌曲。更受歡迎的是國事問題研討的節目，在軍事、外交、經濟等方面，邀請專家學者，或是有地位的官員發表意見，使一般國民對國事加深了解。

過去，台灣民間對大陸情況，中共政權本質，認識不深，報刊上有關大陸情況的報導，他們會認為是國民黨的「宣傳」。近年這種觀念有了很大的改變，老萬認為與越高赤化有關。中南半島陷共後，難民向外逃亡，一批一批，一船一船，到自由地區尋求生存，他們把越南、高棉被共黨殘暴統治的實況，傳達到世界每一角落。其慘況和中國大陸淪陷一樣，擺在眼前的事實，比三十年前的歷史，當然使他們感受不同。因此台灣國民現在都相信，大陸的情況不是國民黨的宣傳，而是鐵一般的事實。他們不願意像越高人民那樣，成為海上難民，因此反共意識提高了。

目前，台灣的學校，初中以上增加了一項課程，是有關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情況，這種教育雖然推行得遲一點，但相信對台灣年輕一代，會有重要影響。在國父紀念館地下室，老萬看過大陸實況展覽會，利用圖片及蠟像人物，顯示大陸人民三十年來的辛酸痛苦生活，是一個很成功的展覽會，參觀的人很多，日後另文報導。

另一樁「特殊」的事是：老萬見到的人，差不多襟上都佩了一枚國旗徽章；小孩子的衣服，也以國旗圖案為時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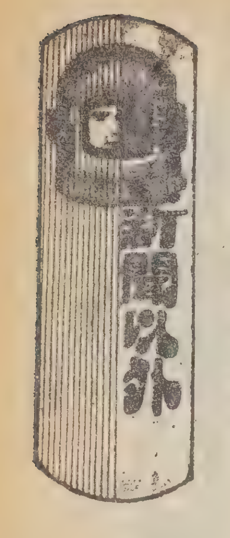
日人重視的兩個節目

日本人遊台灣，認為最值得參觀的有二：第一是故宮博物院；第二是調查局。故宮博物院是公開開放的，除了不能帶攝影機，任何人都可進去。雖然不能帶攝影機，許多古畫和珍品都有複製品，可在院內買到。調查局却不開放的，雖然也不時有人參觀，只限於有份量的人。日本人對調查局有興趣，是要知道中華民國政府對付共產黨的方法。有關共產黨的一切資料，調查局最為齊備，中共早期的重要文件、書報等，蒐集豐富，其中不少中共本身也沒有，因為經過二萬五千里長竄，已無法保存了。

這兩個日本人認為難得的節目，我們萬人日報讀者賀歲團都有機會參觀。故宮博物院不是人人有興趣，古物雖然珍貴，並非普通人所懂。香港有些媚共分子，為中共「出土文物」捧場，其實對這些「文物」一無所知。老萬不但不是考古家，且對古物缺乏研究興趣，到外國也很少參觀博物館，什麼法王路易第幾睡過的龍床等等，沒心情欣賞。故宮博物院中的什麼周公鼎、玉如意等價值連城的古物，也僅走馬看花的一瞥而已。

記得和沈葦窻兄同遊台灣時，他花了七天工夫觀賞，看來也和日本人那樣，對古物特別喜愛吧。

萬人團有機會參觀調查局，團員們無不認為眼界大開。首先到第六處參觀，第六處是專司科學鑑證的，雖然他們對這些現代化科學儀器不大了解，但可看到效果的實例，譬如文件、印鑑塗改的鑑辨，在儀器下，原形畢露；譬如憑一根毛髮，鑑辨它



是男人的、女人的、年齡，及那一部分的毛。譬如紅外光的攝影，在漆黑的公園中偷情的男女，被拍了照也不知道。這些，都很引得起參觀者的興趣。

之後，我們再到新店調查局本部參觀，阮局長開會去了，副局長熱烈招待我們四十多位團友，還備有茶點香烟，除簡報調查局工作和組織，還再三提到萬人日報報導的「匪情」，有不少值得參考。因為萬人日報是調查局各單位都有訂閱的報紙，副局長還為我們放映一部歷時三十分鐘的紀錄片「血海深仇」，把三十年來中共統治大陸的殘暴實況剪輯而成，許多鏡頭很有價值，得來不易。聽說外國買去四百多個拷貝，許多團員看得淚下漣漣，紀錄片中情況，是他們所曾身歷的。

不過，老萬發覺除故宮博物館和調查局外，還有一個地方必須列入節目中，就是國父紀念館。香港旅行社應安排半天節目，讓團友仔細觀看，不一溜而過。

多媒體電影

國父紀念館在台北市區，各位遊台時，要參觀很方便，即使旅行團沒有安排節目，在「自由活動」時間，也可抽空去看。各位不可忘記，走進大門時第一樁事情要向國父銅像鞠躬致敬。

值得特別介紹的是二樓放映室中提供的一部「多媒體電影」。老萬在美國參觀過三百六十度電影，一個圓弧形銀幕，由八部電影機同時放映，把你包圍在核心，更利用音響效果，使你如置身其中。譬如，一隊軍樂隊由遠而近操來，你感覺到有如自己也是樂隊中一員。又如一架直升機徘徊於華山之間，你會覺得自己在華山合抱中，驚險萬狀。

多媒體電影沒有三百六十度，只有一百八十度（在台北看起來似乎還少過一百八十度），技巧上顯然比不上狄斯尼的三百六十度電影，不過，老萬要特別推荐的還不是多媒體的技術，而是這部電影的內容。

這部三十分鐘的電影叫「中華民國的成就」，接觸到這片名時，頗有「八股」的感覺，但內容却別緻又清新，你不會覺得它是「宣傳品」。老萬認為其藝術上的成就，可拿到世界紀錄片金像獎而無愧！

這部紀錄片是一九七二年拍成，在世界博覽會中國館中放映的，全部英語旁白，在台北放映，加上中文字幕，使它不致失真。在一九七二年後，曾作過一次補充，再在外國放映，據說有幾十萬外國人看過，齊聲叫好，讚嘆不已。

在外國放映時用三十五米厘拷貝，台北放的是十六米厘，也許因為場地關係，也許因為裝置費用問題，台北這個只可容納二三百人的放映室，據說連同放映機和一切設備，就花了一千萬台幣，如果放三十五米厘，不知要多花若干倍。不過，相信放映三十五米厘拷貝一定更為壯觀。

這部多媒體電影每天在國父紀念館放映三場，星期六、星期日晚上多放一場。老萬看的是上午十點一場，其他放映時間不大清楚。看的人不多，大概因為太早，知道的人也少。相信經過介紹後，旅行社主持人應考慮把這「免費節目」列入行程中，一定大受歡迎。

許多人旅行為了遊山玩水，風景名勝固然可以吸引遊客興趣，却嫌太過單調。到國父紀念館參觀這部花了一千萬台幣裝置的多媒體電影，會使他們耳目一新，嘆為觀止，承認老萬「有介紹錯」。

中華民國的成就

多媒體電影在一百八十度寬銀幕中，劃分為七個單元，中間一塊是主題，每邊三塊是輔助，有時七塊變成一個統一畫面，有時二個或三個溝通，有時按次序而變化，這種種的變化，構成一個新鮮的視覺。譬如隸書的一筆，從第一個銀幕一直到第七個銀幕；一枝火箭由第一銀幕直飛到第七銀幕；又如表現天倫之愛，七個畫面有不同的演出，洋洋大觀。

這部「中華民國的成就」紀錄片，從中國傳統文化、哲理說到今天現代化的成就，畫面有時是呆照，有時是活動，有時用漫畫，編排非常活，對中國的一切，介紹得恰到好處，手法清新，中國人看，也不覺得它有半點囉嗦；外國人看便更覺其新奇有趣。

在畫面上未看到由何人編排，也許老萬大意錯過了，如果沒有猜錯，應當是青年人的創新嘗試。台灣的宣傳放棄過去呆板的公式，用這種嶄新姿態出現，表示我們國家人才輩出，不但追得上國際水平，還建立了新的里程碑。

「中華民國的成就」分別在文化、教育、農業、工商業及各項重大建設上加以說明，利用廣闊的銀幕，表現得特別有氣魄，譬如造船廠建造四十五萬噸超級油輪，從畫面就可深深體會到這是一項偉大工程，即是說多媒體的優點，被盡量利用了，比普通電影的表現，有更佳效果。

「中華民國的成就」特別着重表現台灣地區人民生活水準的提高，是一個康和樂利的社會，不必作太多說明，只在幾幅不同的畫面中，用真實的形象表達出來。也不必拿大陸人民窮困的情況來作比較，却可使人產生「台灣是人間天堂」的觀感，生活在這地方的人是快樂、幸福的。

可惜政府並沒盡力把這部電影推廣，如能在外國普遍放映，一定會促進外國朋友對我們的了解。外國人對自由中國所知太少，中華民國三十年來在台灣地區默默地耕耘，確有不少成就，和國父的理想，距離不遠。如果大陸上八億同胞也能共享這種生活，這種成就，中國人在世界上是最幸福的。

可惜三十年來中國大陸唯一的「成就」是權力鬥爭，人民的生活，比三十年前還要後退。即使鄧小平的「現代化」計劃能「成功」，沒受到阻力，也要一大段時日後，才可追上台灣；到那時，台灣又有更大成就，事實上，他們永遠也起不上。

汪東興的興起與沒落（下）

岳騫

一九六九年四月，中共舉行「九大」，汪東興當選政治局候補委員。毫無疑問地，他像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李德生、紀登奎一樣是「文革」的受益者。一九六八年夏，毛命令恢復秩序與安定，汪派遣「八三四一」部隊執行毛的指示，六九至七〇年間，「八三四一」部隊非常出風頭，因中共將它作為安撫敵對團體和重建黨領導組織的典範。而汪却避免出風頭，對汪而言，幾個月不在公開場合露面是件很平常的事。一九七〇年七月至一九七一年十月的十六個月，是毛林衝突最嚴重的階段，汪曾有十個月不曾公開露面；同樣地，一九七三——七五年間，中共黨內領導體系因劇烈衝突呈分裂狀態時，汪又再度不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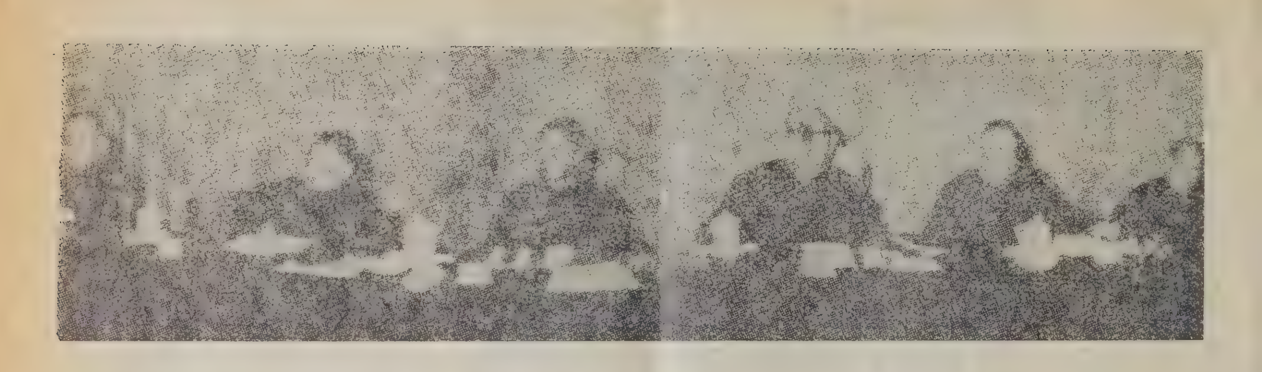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死後，汪被任命為特別調查組的成員，調查「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的犯罪事實。這個調查組的成員有葉劍英、李德生、張春橋、紀登奎、陳錫聯，稍後又加上華國鋒和王洪文。這小組報告建議把林彪及其黨羽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李雪峯等開除黨籍。一九七三年八月的中共「十大」中，正式批准此一報告。在「十大」中，汪東興和華國鋒同時被選為政治局委員。

除去了林彪並沒帶給中共領導階層團結之景象，及而因繼承的問題產生衝突。自一九七三年夏以後，王洪文突然地躍升，這很可能是毛有意安排的；但是在一九七三至七五年間，因周恩來和黨的老幹部、軍事領導者的極力支持下，鄧小平重新復出任職。在這同時，繼承權的鬥爭還交雜着黨內部政策綱領的爭論（這包括了文化大革命根本是否合法的問題），這些爭執從一九七三年一直延續到一九七六年九月毛澤東死亡之前。

在衝突對立中，汪所持的立場為何？作者認為他的態度很曖昧，其理由可能是：（一）汪是忠於毛的，他已從「文革」的政治變動中受益，為了政治的利害關係他必須肯定「文革」的價值。直至一九七〇年代初期，汪與江青保持友善關係。汪與四人帮因利害一致而保衛「文革」。而不同於鄧小平和老幹部極力批評「文革」的價值；一九七六年四月初天安門暴動，「八三四一」的士兵和城市民兵、警察、北京衛戍部隊一起驅散示威者；領導清華大學的遲羣和謝靜宜，都是「八三四一」過去的成員，亦是「四人帮」核心的支持者。（二）政治上的圓滑的汪東興與老幹部集團亦維持友善關係，例如：鄧頴超（周恩來之未亡人）曾說周死後她得力於汪的保衛，而免受「四人帮」的迫害。據大陸內部一可靠的消息來源報導，在一九七六年春鄧小平在政治上失勢而「四人帮」要抓他時，汪保衛着鄧個人的安全，還帮助他離開北平。（三）「四人帮」要陰謀而使汪有疏離感，汪覺得他的權力和接近毛之機會受到威脅。吾人不知汪是否贊成毛提拔王洪文，但王躍升之快可能引起汪的不快，尤其是王侵入了汪的勢力範圍，更使他憤怒。例如王所管轄的幕僚辦公室發出黨的指示，而不經由中央辦公廳和汪東興，另外，江青安排毛遠新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和「八三四一」部隊政委，有意取代汪的職務；同時，一九七五至七六年間，毛遠新担任毛的隨身侍從，此職位是負責轉交報告給毛和傳達毛的指示給其他人，很明顯地他能控制其他領導者能否接近臥病中的毛。（四）他可能估計到假如「四人帮」取得領導權，他對他們的政治價值已實質上減低了，並且他還可能遭受整肅，因他太瞭解關於他們的內幕消息；無疑的他知道「四人帮」樹有太多的私敵和政敵。站到「四人帮」一邊，註定失敗，無異於自掘政治墳墓。（五）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初緊急情況時，有許多因素使他與華國鋒聯盟。因華是性情溫和、謙遜，汪可與之相處甚好，在政治上他是黨的第一副主席（一九七六年四月毛推薦政治局決議的），同時華還受葉劍英等其他領導者的支持。汪冷靜的考慮，贊助華將使其成為「功臣」，對華而言他是不可缺少的人。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北京政變中汪所扮演的角色已為衆人所知。中共人民日報公開宣稱，汪東興的「八三四一」部隊逮捕了毛的未亡人和「四人帮」的其他成員。

根據大陸內部一可靠的消息來源透露，汪在報告書中捧華並引用毛的話來解釋任命華為代總理的三點理由：第一、華過去幾年担任公安部長表現的不錯而且還有地方和省級的工作經驗；第二、華很忠誠；第三、華並不愚蠢。因汪



陳雲（左）上台汪東興（右）的地位被貶落。

與毛如此的親近，汪的話很具有份量，支持華自稱是毛的欽定繼承者的說法。於是，政治局選華為黨的主席及黨中央軍委主席。

一九七七年八月中共「十一大」，汪被選為黨的副主席，是排名第五位的中共領導者，僅次於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事實上，在他正式被選為黨的副主席之前，他的職務和影響力已超出公安工作範圍。例如，一九七七年四月，他陪同華國鋒到大慶油田作了三天的視察旅行，在中共官傳報導他非常出風頭；同月底，他接見北韓代表團；五月，他主持「全國工業學大寨會議」的閉幕式。在黨大會開會期間，他是主席團的秘書長並負責檢查代表們的資格；這使人聯想到他可能兼任黨的總書記（一九六六年以前鄧小平所担任的），負責人事事務。

在過去幾個月裏，我們可以看到汪致力改善和增長其在公衆中的形象，例如，一九七七年八月號紅旗上，刊登一封十六年前毛給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的信（與汪有關聯）；一九七七年九月八日中共人民日報上，登載一篇由中央辦公廳理論學習組署名的文章，它宣稱在一九七一年危緊情況時歸功於「八三四一」部隊保護毛的生命，描述汪對毛非常的忠心並深得毛之信任，整篇文章强烈的護衛文化大革命和頌揚毛的死後之名望。

矮帮三中全會閉幕後，可以看出汪東興前景已大大不妙，不止於副主席由第四降到第五，更重要的是胡耀邦當了新設的秘書長，已騎在他的頭上，實則矮子對汪東興，處心積慮已久，據共區傳出的文件，不久前北平普遍流傳一種活頁小册子，標題是「評旗手與扒手」，署名是「清華大學共青團團委會」，其中說：「汪東興同志，自比為勇敢的旗手，但對這位高舉大旗的旗手，我們和他算一些舊帳。

毛澤東生前曾要汪東興好好保護老帥、老將軍、老革命幹部，要他的『八三四一部隊』保護好賀老總、陳老總、朱老總、鄧副主席，結果是一個個不明不白地死去，這是旗手？還是兇手？一九七六年爆發的大安門事件，是誰派遣解放軍戰士開着全副武裝的車子衝向羣衆，發射無情的子彈？是兇手！

天安門事件後，身為旗手，為甚麽不將實情告訴毛澤東，而將大安門事件的責任推在鄧小平同志身上？大安門事件後，是誰勾結四人帮在政治中罷免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旗手難道看得不清楚嗎？旗手不過是披虎皮，撑大旗的政治扒手而已，旗手和扒手只是一字之差。」

「旗手即扒手，我們有的是事實，有的是根據，誰人聽林彪的話，軟禁鄧小平同志？誰人聽林彪的話，軟禁賀龍同志？是我們的汪大旗手，誰人有勾結四人帮的罪惡言行？是汪大旗手。誰人勾結林彪審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大會代表的資格？誰人提議將林彪做接班人的地位，納入黨章中？是汪東興！是誰藉保護中央領導同志的名義，實行法西斯式監視和偵查？是汪東興！夠了！夠了！『大旗手』和『扒手』看準了四人帮的成事不足，於是把自己扮成是『革命幹部』參與打擊四人帮，旗手變了紅手，但也不能掩飾他是眞面目——政治扒手。

「黨中央對各類形形色色的扒手和爬虫是留情還是打擊？經過文化大革命血淚洗禮的全國人民，盼望黨中央，希望黨中央，把那些反革命的政治扒手繩之於法，大快民心。」

這些話雖然都是事實，但如果背後沒有有力人士指使，還是無人敢正面攻擊汪東興，尤其他手握殺人鋼刀，林彪、賀龍都難逃他的毒手，等閒人誰敢抗其鋒。

大概也就因此，矮子可以放下有名無實的華國鋒，決不饒汪東興，只是得於卡達正誇讚矮帮安定團結，內部穩定，如果此時又動了干戈，不是失掉卡達的歡心。

因此，矮子乃採用暗鬥的手法，以借刀殺人之計，逐漸將汪東興實力剝盡，罪名確定，幾時想動手，便是一句話。

汪東興一生為毛澤東殺人無算，罪惡太重，其經歷又酷似貝利亞，可以斷言此人不會有好下場，十之八九要走上貝利亞的道路。

鄧小平訪美的動機與陰謀

海外客

鄧小平到美國去作所謂「訪問」，和美國卡達總統共同演出一場滑稽劇。一直喊反美的中共，現在却跑到「美帝」的首都、世界霸權的大本營朝貢去了，中共罵蘇聯爲「蘇修」，自己竟然修到最資本主義的美國懷抱裏去了。而卡特，口口聲聲喊人權，說人權運動是美國外交的基本條件；可是今天在白宮舖紅氈、擺國宴，歡迎世界上蹂躪人權最狠兇的共頭，還邀請聲名狼藉的水門案主角尼克遜作陪。



鄧小平與卡達

鄧小平訪美，當鄧抵達華府時，最少將有三種不同的示威或「歡迎」的隊伍出現。最大的隊伍必然是因卡達政府與中共建交而深感傷痛和悲憤的中國人。他們不期而集合在一起的目的，是向卡達政府表示抗議，是向中共政權表示鄙棄和反抗，是向鄧小平表厭惡、甚而憐憫，憐憫他在兩仆兩起之餘，未來的命運仍然渺茫殆危，因而以中國人特有的與人爲善的心懷，希望他藉機投奔自由。除了示威抗議的隊伍以外，難免也有「歡迎」的隊伍。料想出現在華府的歡迎隊伍是頗爲複雜的。其中當然有「美中（共）貿易委員會」以及「美中（共）友協」的一夥，但更多的可能是以一百美元三個小時代價雇用的「職業歡迎者」。他們對於所「歡迎」的人物毫無興趣，甚而不願聞知其姓名。在功利主義現實的社會中，儘多出賣靈魂的人。三個小時一百美元，就他們而言，正是「一個簡單的現實」。但可能還有另外的示威者，那些用油漆和釣魚鉛墜打破「聯絡辦事處」門窗玻璃的美共毛派分子及中共毛派分子，可能都不願放過「死不悔改的走資派」，而打着「叛賊鄧小平小心」的牌子，給與「適當的歡迎。」

鄧訪美動機與背景

鄧小平訪美引起如此複雜的場面，是因爲他此行的背景、動機及其可能導致的後果本來就不簡單。自一九四九到一九七〇年這二十年漫長歲月中，中共一直以美國爲敵，包括無休止的辱罵及韓越兩戰殺傷數以萬計美國青年的殺傷，可是一九七〇年以後，「小球撥動了大球」，（按係「人民日報」語，意謂一次乒乓外交改變了世局，）這類似地球兩極的最大資本主義強國和共產主義集團中最兇殘惡毒的中共居然勾搭到了一起。鄧小平是早就設想到他有朝一日會被作爲白宮上賓的。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日，他在中共十屆三中全會的講話：「美帝先後兩任總統和國務卿以及國會議員，還有更有影響力的軍政人士等，已經風塵僕僕



美國人民反鄧示威



鄧小平訪美，羣衆示威與警察大打出手

地多次到我們國家來。萬斯也迫不及待的表示要來了，卡達也有這個願望，遲早也會來的。反之，到現在爲止，我們還沒有一個副總理級的代表團專門去過美國訪問。只此一點，足以說明我們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何等重要。但不要忘了，中國是禮義之邦，要禮尚往來，我們要做好準備……」。於是，去年年杪，鄧小平就所謂關係正常化和訪美問題合併談判達成協議，終於中共的「副總理」爲報聘美國前兩任總統之往訪，作爲卡達總統的上賓而來到華盛頓了。至於此來何事？鄧小平也早已公布了他的「陽謀」：「尼克森、福特、卡達和美帝將來的領導人，都要利用中蘇兩黨的分裂，來搞垮世界社會主義制度，來牽制蘇聯對他們的威脅。我們又爲什麼不可以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和間隙採取對我們有利的政策呢？」何者對中共有利？答覆是：向美國社會撒佈共產主義毒素的種子；以貿易爲餌，引進中共所亟需的資金、設備與技術；大肆玩弄和平統戰伎倆、破壞中美斷交後的實質關係。以及最重要的，推展國際反霸統一戰綫，製造、加深與擴大美蘇矛盾，挑動美蘇戰爭。

攪陰謀利用美國

鄧小平不惜厚著臉皮去美國訪問，當然大有陰謀在，搞的是既談判又鬥爭的一套；並不是眞的與美國修好，完全是利用美國，利用在美國露臉的機會，施展統戰。

利用美國，是要把美國進一步拖入反蘇的陣綫，使美國要想維持對蘇聯與共黨等距離的立場而不可得；能達到「以霸制霸」的目的最好，不然，破壞美蘇和解，形成所謂多元制衡的局面，也有利於抵禦蘇聯大軍壓境的危機。

利用美國，也是要套取美國的進步科技與設備，誘致美國的資本，使美國沉醉於「大陸市場」的幻夢中；從而，協助共黨「四個現代化」，和緩共黨與大陸人民對立的日趨緊張形勢。

利用在美國露臉的機會，是要自抬身價，製造假象，把自由國家搞得目眩腦昏，以爲共黨眞的是什麼「大國」，眞的是國際間的什麼均衡力量。這樣，便可順利的推展共黨的「三個世界」策略。

鄧小平利用在美國露臉的機會，最大的陰謀，尤在企圖進一步破壞與中華民國的關係，同時，施展對海內外中國人民的統戰。

鄧小平企圖使美國朝野相信，共黨是希望和平解決台灣問題，而誘迫美國放棄對中華民國的任何支持，這種和平攻勢，配上「統一」的口號，就是針對海內外中國人民的統戰。共黨事實上不能「血洗台灣」，便企圖不血刃而「解放台灣」，如果鄧小平這次到了美國裝出和平使者模樣，也是毫不足爲奇的。

鄧小平訪美的陰謀是否得逞，是對美國朝野智慧的挑戰與考驗；但是美國華僑發動反對鄧小平的遊行示威與怒吼，應該使白宮有所警覺吧！



鄧小平與尼克遜

當前大陸的政治動向

毛敬希

當前大陸的情勢，在共黨方面 中共政權建立以來，其內部在思想理論、路綫政策 組織權力、經濟利益等各方面，可以說一直是在反覆鬥爭之中，從未休止；在民情方面，大陸同胞經過了三十年的暴政統治，可以說一直是在大力從事反共產、反暴政、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的鬥爭，從未中斷 去年十一月中旬以來 更以北平為中心，掀起了新的抗暴怒潮 十二月十六日，雖然美國中共建交 這一情勢直到目前並無改變 今年元月北平先後出現了兩次從各省趕去的農民遊行請願 使抗暴怒潮更呈現了波濤壯闊之勢。

「保毛」與「貶毛」矛盾鬪爭

中共內部自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由「兩報一刋」發表了聯合社論「學好文件抓好綱」，强調以「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為開始，便掀起了「保毛」，與「貶毛」一連串的爭論。

鄧小平一派，堅持「實踐檢驗眞理」，强調「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華國鋒一派，則堅持應以「馬、列、毛理論指導實踐」，强調「毛澤東的決策應堅決擁護」。形成了針鋒相對的「保毛」與「貶毛」的矛盾鬪爭。

鄧小平於一九七八年三月，在所謂的「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中指出「科學技術的生產力」，是「腦力勞動者」，四人帮把知識份子列為臭老九，現鄧把知識分子列為勞動者，强調專業人員鑽研業務對實現科技現代化的重要性。而華國鋒則在該大會中講話，强調毛的「政治的統帥，是靈魂」，指出發展科技、實現「四個現代化」，「決不是甚麽單純的業務問題，而是一場偉大的階級鬪爭。」這是兩派之間把相對的理論公開提出鬪爭。」這是兩派之間把相對的理論公開提出鬪爭的開始。

接着華國鋒，又於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中講話，又重複提出「政治是統帥，是靈魂」的老話，仍然神化了毛偶像，强調「要靠革命化統帥現代化」，針對五月十一日「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表示不滿。可是四天以後，在六月二日，鄧小平在同一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中講話，提出了强烈批判性的論點，强調「任何思想必須在客觀實驗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眞理，這才算是眞理，不能就不算。」他說，不要把馬列主義和毛的理論和書本「當成死的教條」，「看成現成的靈丹聖藥，包醫百病。」應該「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

之後，「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光明日報」這些為「貶毛派」把持的宣傳工具，便連續不斷的在「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論點下大造貶毛的輿論。而「保毛派」的「紅旗」雜誌，竟一直沉默不敢表態，北平羣衆就嘲笑說：「人民上天紅旗落地。」直至去年十月一日中共慶典，才以「解放思想，加速前進」的社論，將華國鋒所講的「思想再解放一點，膽子再大一點，辦法再多一點，步子再快一點」的號召加以闡釋，採取了低姿勢來緩和與鄧抗衡的軟化態度。

中共內部「貶毛」與「保毛」的矛盾鬪爭，不獨引起了共黨黨員和幹部在思想上無所適從的疑惑與恐懼，也引起了廣大的大陸同胞激烈的反應。在去年十一月中旬以後出現的北平大字報浪潮中，大陸同胞公開批判毛的錯誤，也可以一分為二，對毛的功過，必須「三七開」，又說毛是「四人帮」的總後台，主張把毛屍遷出北平，關閉毛紀念館，還紛紛公開要塗汚、撕毀、燒燬毛像片與毛語錄。

保毛與貶毛的問題，不但是華、鄧兩派尖銳的矛盾鬪爭，也是中共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鬪爭。要「貶毛」就一定會引起共黨思想的動搖與混亂，要「保毛」則所謂「四個現代化」就難以實現。這一個矛盾鬪爭，何時爆發決定性的局面，現在尙難預測，但是「毛澤東思想」的幽靈，正在逐漸淡化和被唾棄之中，則是事實。

「團結」與「奪權」矛盾鬪爭

中共當前的「領導中心」，已由以前毛個人獨裁，過渡到了權力分贓的「三頭馬車」的「集體領導」形式。這種「集體領導」，其獨裁專制和暴力統治的本質毫無改變。共黨內部，每一個帮派，却是各懷鬼胎、各顯神通，所奉行的都是「誰能抓到權力，誰就能生存發展」的信條，為「奪權」而努力拚鬪，既互相「甩石頭、摻砂子、挖牆脚」，也各自爭取幹部，爭取羣衆，爭取輿論，培養實力。目的在壯大自己的「山頭」、壯大自己的「王國」，為個人獨裁製造有利的條件。

去年一年來，主要的兩個帮派—華派與鄧派之間，以上四個問題的矛盾鬪爭不斷升高，到了去年底已經白熱化，幾近於決戰的階段，於是共黨頭目們却發出哀鳴，要加强「團結」了。

去年九月十三日葉劍英在「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中會呼籲：「不利於團結的話不說，不利於團結的事不做。」接着，華國鋒在十一的祝詞中，也特別强調「一定要十分珍惜我們的團結，維護和加强我們的團結」。但是，鄧小平一派並沒有響應的表示，可見中共內部是極不團結的。

十一月中旬迄今，天安門大字報的浪潮高漲到不可收拾，羣衆發出了「爭

民主、爭自由、爭人權」，打倒社會法西斯政權」的呼聲，繼之演變爲集會遊行請願的行動，不但震動了整個中國大陸，也震動了全世界。中共當局感到事態嚴重，一方面爲了要免於爆發全大陸同胞的反共革命運動；另一方面爲了怕影響世界人士對中共政權的懷疑和絕望；同時中共也爲了逐行多層面的統戰陰謀；乃不得不緊急煞車，中止了揭批「四人帮」的羣衆運動，並使奪權鬪爭由明爭轉爲暗鬪，企圖共同製造「安定團結」的假象。

於是，華國鋒、鄧小平等，直到最近在接見外國的有關人士、記者、議員、政黨領袖時，還特別强調大陸當前是「團結的、安定的」，要「一心一意搞好四個現代化」，並暗中多方壓制大陸同胞的貼大字報、集會遊行等反共革命運動。不過，中共的帮派頭頭，不管他們如何大力的在製造「安定團結」的假象，也無法掩蓋他們內部「既聯合又鬪爭」的眞實情勢，同時共黨各帮派都必須騙取羣衆的支持，而羣衆則利用這一大好時機紛紛起來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爭生存。

所以中共內部的「奪權鬥爭」，不但是它維護虛假「團結」的致命傷，而且也是大陸同胞可以用來進行抗暴的重要條件。正如毛生前所說：「八億人民，不鬪行嗎？」在「團結」與「奪權」的矛盾鬥爭中，大陸同胞的反共抗暴運動，必將升高進入一個新的境界。

「中央」與「地方」矛盾鬪爭

中共「中央」上層不斷的分裂內鬪，導致「地方」頭目的坐大。導至於對地方幹部有一段自供：「對政策抓抓停停，不催不辦者有之；上推下卸，一拖再拖者有之；對人民羣衆來信不理，來訪不見者有之；寫決議冠冕堂皇，公佈後束之高閣者有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有之。」完全是一幅拖拖拉拉尾大不掉的現象。中共「紅旗」雜誌爲此號召要「對那些對抗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壘山頭、搞宗派、進行非組織活動，搞陰謀鬼計的人，必須進行堅決的鬪爭。」但「地方」當權共幹，多數對「中央」仍表示不滿，對新當權派表示抗拒。來得清查「四人帮」餘黨的工作，梧住不清查，所謂「落實幹部政策」也執行不力。甚至有些地方頭頭公然宣稱：「中央分裂沒有甚麼關係，祇要我們軍區不分裂，便能經得起風吹雨打」。

「軍區」與「軍區」矛盾鬪爭

毛生前主張「槍桿子出政權」，也常使用「拉一派制一派」的手法，以致造成共軍內部「山頭林立」。毛死之後，更無任何人可以控制得了全部共軍武力。在中共十一個大軍區中，軍區與軍區的矛盾鬪爭，壁壘分明。去年，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張平化在全大陸各地文化局長會議上的講話，曾透露了鄧小平在「四人帮事件」之前一次秘密會議中聲稱：「要嘛，大家認了，任人宰割，使老幹部辛苦創立的江山廢在『四人帮』手中；要不嘛，就趁還有一口氣和他們鬪。至少現在還有『廣州軍區』、『福州軍區』、『南京軍區』幾方面的力量，可以和他們週旋一下。遲了，恐怕連這點老本也要輸光。」由此可見中共在「四人帮」當權時，老幹部祇有廣州、福州、南京等三個大軍區的三個山頭。其他八個大軍區，鄧派並沒有控制的把握。到了鄧二次復出當權後，即釋放了大批在「文革」期中被整肅的軍事幹部，特別是起用了原「二野」系統的老幹部，以及「紅七軍」（廣西百色暴動後編成的）系統的老幹部，來鞏自己的「山頭」，但是，「文革派」大權在握時所提升的軍事幹部，已在大部份的「軍區」中紮下了根。因此，中共「解放軍報」（鄧派掌握的）叫囂出「揭批『四人帮』必須聯繫批判林彪」、「林彪、四人帮的流毒非肅清不可。」

在鄧派的貶毛聲中，各大軍區的態度並不完全相同，有的積極，有的曖昧，顯示了共軍內部和「軍區」與「軍區」之間的存在着矛盾，暗鬪還在繼續進行，它的發展，勢將決定整個內部權力鬥爭的前途。由此可知「軍區」之間的矛盾鬪爭，終將會造成「槍桿子出政權」的另一火併局面。

大陸同胞與共黨鬪爭

中國國民黨蔣主席指示我們：「大陸局勢可分爲兩層次去觀察，一個是共黨統治階層內部權力鬪爭，另一個是大陸人民反共的怒火。」

三十年來，大陸同胞對中共暴政怨憤極深，已經忍無可忍，在這次天安門大字報和示威遊行中，完全顯露了出來。

當今大陸同胞在天安門大字報新浪潮中，公開攻擊「中共政權」是一種「封建法西斯獨裁統治」他們公開表示「反共產、反暴政、爭民生、爭自由、爭人權」的意願。公開提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前提，要先解決「生活上四個基本化」那就是「計時手表化、行路脚踏車化、縫衣縫級機化、消遣電視化」並且提出要實現第五個現代化！就是要再加一個「民主現代化」。

人民憤怒的呼聲，不僅是在北平一地，已經蔓延到了整個大陸如天律、上海、湖北、福建、廣東、湖南、雲南、新疆等事件，奮起爲生存、爲自由鬪爭的抗暴同胞，遍及城鄉各界，有知識份子，有工人、也有農民，尤其是六千五百萬以上被「下放」的知識青年，更是抗暴鬪爭的先鋒力量。

大陸同胞反共抗暴的力量，究竟有多少？葉劍英曾經在內部會議中透露：「階級敵人，至少有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試想九億人口的百分之十是九千萬，百之十五是一億三千多萬人，過去不算不知道，在現仔細一算就嚇一跳，一個國家一億多壞人，還能說政權鞏固嗎？誰反對自己，誰就反革命，層層級級都是這機構，恐怕到時候百分之五的一小撮，不是別人，而正是自己。爲甚麼四人帮那麼容易一鼓作氣就把羣衆煽動起來，原因就是沒有一個地方幹能有百分之九十的羣衆來支持他。」葉劍英最後的一句話才是眞的，也就是說，除了作爲統治階級的中共集團以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胞，都是不滿和反對中共暴政的。這也就是葉對「大陸同胞」與「中共政權」矛盾鬪爭實際情況的坦白招供。

中共統治階層內部的矛盾鬪爭，和大陸同胞愈來愈高漲的反共怒火終將決定中共政權最後難逃敗亡的命運。

西藏陷共是中共和平攻勢的典型

葉伯棠

對於共產主義稍有認識的人　都知道共產黨人之所以能竊取政權、製造混亂　爲害世界　並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有甚麼值得迷惑世界之處　而是完全依靠它的策略取勝　因此凡是共產黨人無不講求策略的　共黨策略上大的原則來看歸納起來，祇不過兩項策略，即和平談判和武裝鬥爭　當共產黨力量強大時，他們不顧一切集中優勢的擊敗敵人；但當形勢不利之時，他們又改變戰略　利用和平談判，拖延時間　製造有利機會、伺機擊敗敵人、因此　和平談判祇是共產黨人的策略運用之一、　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共運用和平與戰爭交替的典型例子。

和平攻擊與戰爭行動

中共運用和平與戰爭交替手段，達成他們的目的，以「和平解放西藏」可謂一個典型的例子。一九四九年中共軍隊佔據青海、甘肅以後，彭德懷即奉命「解放西藏」事宜，他在西安召集會議，策劃如何以武力進攻西藏，會中，決定一九五〇年八月以前完成此項任務。同時中共宣告和平解放西藏。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一日中共召開「進軍西藏政治動員大會」，正式揭開進攻西藏的序幕。中共西南軍區司令並發佈「向西藏人民及進軍西藏部隊聯合布告」，其中內容要點如下：

「人民解放軍入藏以後，保護西藏全體僧侶、人民的生命財產幫助西藏人民開展教育和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對於西藏現行政治制度及軍事制度，不予變更。西藏現有軍隊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之一部分。各級僧侶、官員、頭人等照常供職。一切有關西藏各項改革之事，完全根據西藏人民意志由西藏及西藏領導人採取協商方式解決。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七日達賴親政以後，鑒於共軍迫境，企圖出奔印度，但遭印度婉言拒絕入境。在不得已的情形之下，一九五一年一月派代表前駐昌都噶倫阿沛阿旺晉美爲談判的首席代表，於四月廿三日抵達北平。中共方以「民族事業委員會主任委員」李維漢爲首，雙方面於四月廿九日開始談判。在談判過程中，中共採取主動立場，藏方代表完全遷就中共。談判至五月廿一日結束，完成「和平解放西藏的辦法協議」共十七條，其中牽涉西藏本身有關部分最重要者有下列幾條：

一、根據中共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要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之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第三條）

二、對於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達賴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職權，中央亦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第四條）

三、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及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第七條）

四、西藏軍隊逐步改編爲人民解放軍，成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武裝的一部分。（第八條）

五、依照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民族的言語，文字和學校教育。（第九條）

六、依照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第十條）

七、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同時買賣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針一綫。（第十三條）

中共破壞和平協議條款

中共一貫作風以欺騙僞善起家。共軍的進軍西藏，是以源源不斷的軍隊分由新疆、西康、青海、雲南西西入西藏，遍佈藏境各大城市，如拉薩、日喀則、亞東、江孜，噶大克等地，實施軍事管制，對當地藏人，表面故示寬大，實則共軍對西藏情勢隔閡，本僞善態度取悅藏人，待中共認爲達賴和西藏人民已完在控制之下，乃立刻撕毀原來的「協議」，暴露猙獰的面目。在「和平協議」十七條中突然提出附屬條款六十項，並且要求一一嚴格執行。這些苛刻條款，等於完全推翻以前諾言，茲舉其最重要者如下：

（一）取消喇嘛特權。

（二）嚴格限制藏人進出邊疆，入藏入邊境者，須取得中共西藏軍事委員會之許可。

（三）限制藏人收入，缺制重要物資。

（四）是革西藏幣制。

（五）出入郵件，須經檢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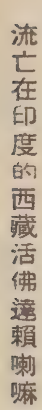
（六）反革命分子必須登記。

（七）遵守中共所訂新婚姻法。

（八）全藏壯丁須行確實登記。

（九）遵行中共所訂「全藏集體牧場」。

共軍佔領全藏以後，並未履行和平協議條款，反之卻按計劃逐步實行既定的政策。一九五二年三月，中共宣告西藏軍區司令部與西藏工作委員會成立，唯軍政委員會因受到西藏各階層反對，引起暴動，中共當局爲顧全大局，而暫時擱置停止實施，把西藏政府領導反共的官員，假借開會名義，軟禁於軍區司令部內。同時，急調援軍，趕到拉薩附近，情勢劇轉，使這次暴動毫無結果，事後中共迫使西藏地方政府撤除反共首領魯康，三大學索（藏政



流亡在印度的西藏活佛達賴喇嘛。

府官名）因此憤而解職。

一九五四年，毛澤東邀請達賴率藏官赴北平，毛澤東原意透過達賴個人關係，加强對西藏的控制，結果剛好相反，使達賴有機會認識中共僞善的面目，在思想上更加反共。

一九五六年，佛祖釋迦牟尼誕辰二千五百週年紀念，印度召開世界佛教會議，正式邀請達賴、班禪參加會議。中共最初希望藉兩位活佛到印度爲中共宣傳，但當達賴抵達印度以後，有意不再返回西藏。中共認爲事態嚴重，一九五七年元月，周恩來親自到迦雅勸駕，同時並對尼赫魯當面保證：「達賴回西藏以後，中共對西藏的施政可以延期推行，決尊重西藏人民意見，並尊重西藏地方政府職權。」達賴經周恩來的保證後，於一九五七年二月間回到拉薩。中共當局在表面上表示信用起見，宣佈撤消部分駐藏黨政工作人員。

對藏採取武力鎮壓行動

一九五八年元月至六月，中共在西藏實行整風，這是西藏暴風的前奏。同年四月，開始逮捕西藏、漢、回各族的反共人士，封鎖消息，切斷西藏與共他各地的交通。將住藏漢回人士，押解內地，凡發現有反共嫌疑者，集體槍殺。同時命令西藏地方政府，協助中共駐西藏當局，將西藏反共的安多、康巴藏民，驅逐回內地，但是達賴表示不能接受這個要求，中共當局爲恐處置不當引起暴動，暫時停止採取行動，中共於一九五八年五月，表面上不採取行動，却暗中進行軍事鎮壓部署。中共的逐漸加緊控制西藏，反而刺激西藏各階層的團結，共同對抗中共的分化活動，終於形成西藏反共抗暴運動。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西藏軍區司令部藉舉行擴大文娛會演戲，正式邀請達賴前往觀看，誘出達賴往所予以軟禁，並準備藉詞出席四月十七日在北平召開的二屆人代會，將達賴送往北平，實行調虎離山之計，再由共軍在西藏清除反共勢力。但達賴副經師赤江羅桑益西活佛獲悉此項消息，立刻採取對策，與三大寺喇嘛集團和西藏地方政府協商，組織人民會議，首先拒絕達賴赴軍區看戲；其次不接受中共指派人代會代表，並成立人民志願軍，與中共對抗，共軍逐採取武裝鎮壓行動，導致驚震世界的抗暴運動。達賴出走印度，共軍乘機屠殺西藏人民。結果拉薩聖城變成大屠場，也粉碎「和平解放西藏」的諾言。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以國務院名義，宣告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反而假造理由說抗暴領袖「切持達喇嘛，撕毀關於和平解決西藏辦法的十七條協議」。中共這種顚倒黑白的手段，莫此爲甚。同年四月十八日，周恩來在人代會「政府」報告中，竟然完全改變口氣說：「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層反動集團……保存西藏的落後，黑暗的、反動的殘酷農奴制度。他們根本不想實行有人民參加的民主的地方自治，一貫阻礙西藏自治區籌備工作的進行。」由此可見中共領導人出爾反爾之一貫作風。

日本自衛隊的眞象

譯者按　我始終認爲擁有最新銳的戰鬥機的日本防衛隊不過是「有名無實」的軍隊而已。這個問題是日本國會中的最大的爭論點，同時亦是日本全國國民與報紙的注目中心　其眞象如何，最好請因掀起這場震撼日本全國輿論風波而被迫辭職的日本自衛隊三軍前總參謀長栗栖弘臣將軍本人來說明。本文是他應東京外國記者聯誼會之請，在近三百人的午餐會中講演稿全文。

栗栖弘臣
李　嘉譯

今天我被請來講演日本防衛問題，十分光榮。但是讓我在開場前說句幽默的話：當我身任總參謀長時，沒有人請我來演講，而在我出了問題，被逼辭職以後倒反而叫我來談日本的防衛問題，這足以象徵日本防衛問題的特殊性。

有關安全的兩點疑問

先從日本國的大方針，即「戰略守勢」這一點談起，外國的軍事力與日本接觸僅限於兩個狀況：第一是日本受到攻擊（即通常所謂「有事」），第二是在平時國土受到侵犯。在第一場合，內閣總理大臣下防衛出動令，但必須先得到國防會議和內閣全體的同意以及在事前取得國會的承認。但是下令出動防衛，是在受到外部武力攻擊之患的場合，照道理講，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得考慮到日本有突然受到奇襲的可能：同時日本既已放棄了交戰權，即宣戰佈告，那麼下令出動防衛事實上便等於是宣戰佈告，因此當日本國在平常狀態之下，受到侵犯之時，當局極可能會考慮到當時的國際情勢而不願日本首先採取戰時體制，因之主張愼重者必多。

結果在尚未下令出動防衛之前，敵軍已在日本登陸。在這種情勢之下，自衛隊該怎麼辦，並沒有明確的行動根據。這是第一疑問。

在第二個場合，即前述的平時國土受到侵犯的場合，自衛隊有怎麼的應付權限？這是第二疑問。

當然，在以上任何一個場合，在正當防衛，緊急避難，以及防護，保全自衛隊武器的口實之下，自衛隊亦可採取實力行動，日本一部份的學者、評論家，乃至防衛廳中的文官等等，便用這一種理論來辯護，說在那種狀況總有辦法應付。但是請各位想一想：在上述情勢發生的時候，現地有生命的危險，本人的行爲說不定會被上峯肯定，但是在某種狀態之下，萬一想到事後判斷可能受到責難，說不定會被指爲是越權行爲而受到審判，誰又能毫無躊躇地及時反擊呢？再進一步說，自衛隊應否置人民之危殆於不顧，而以尚無上級命令爲口實而開始退却呢？

從這幾點我們可以發現住在東京，毫無生命危險的評論家們的不負責任的言論，和負有具體的行動責任的駐屯在第一綫的部隊的切身感與逼眞感完全不同。

自衛隊有如「空心佛」

我所說的，並不是指上述的突變即將發生，或是在予想這危險事態之發生。我要指摘的是日本自衛隊，一如自衛隊法所規定的，爲國家之安全，以防衛國家爲其主要任務；並且鑑於各國近代軍備之趨勢和日本防衛白皮書中所記述地，經常保持着有事即應的態勢。從這一點開始，假如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出的，於彼我武力接觸的場合，假如沒有明確的指示與措置，那麼用東方的成語來說，日本的自衛隊大有「空心佛」或「空中樓閣」之感，這是値得憂慮的地方。換句話說，我再三强調在平時有確立自衛隊的骨氣，決斷力和存在價値之必要。

同時我亦充份地考慮到所謂戰爭抑止力（Deterent）。世界各國軍備的第一目標亦就在此。日本在一九五七年決定的國防基本方針，亦肯定國防的目的在防止侵略於未然，以「未然防止」，亦即前述的抑止力爲國防之第一義。但是前年九月，蘇聯的米格廿五飛來北海道函館時，據駕駛員范廉柯中尉的供詞，他從西伯利亞逃走的時候，心中老怕隨時都會被本國的偵機擊墜，但是當他一飛進日本雷達圈內以後，立刻放心下來。他有把握日本方面絕對不會開槍放炮，相反地一定會誘導他到安全的機場。在這種狀況之下，日本的自衛隊果眞能防患於未然嗎！所謂抑止力，正少得使敵人在侵入對方領土的時候，心中抱有不安危懼之感，否則便不成爲抑止力。抑止力決不是單靠最新武器的裝備，而是靠健全的陣容與士氣，能在必要時毫無空隙地使用這些武器才能成立，日本的防衛態勢的缺點，外國都有詳盡的研究。他們有辦法能使日本不發動正當防衛權，譬如說，他們可以聲明「日本自衛隊如不抵抗，他們保證不開槍」，就這樣，敵軍足以一批

又一批地浸透到日本內地，不受到抵抗而取得橋頭堡。在這種情形之下，日本自衛隊又如何能防止侵略於未然呢？

總而言之，我所指摘的是以上兩點：即日常第一綫的自衛隊員的心理與教育和保全對外抑止的必要，再進而說明在目前的情況與條件之下，第一綫的指揮官不得不全憑個人的責任感而戰，這與違反現行的法規，乃至所謂抵抗「文官統制」等問題毫無關係。我所論及的毋寧是目前的文官統制範圍以外的問題。

我本來無非是想提出上述諸問題而已，至於如何去解決這些問題乃是政治家的問題。在八月十七日的參議院內閣委員會中，眞田法制局長官承認：「那是值得檢討的問題，在政策判斷以後，該進一步研究如何使它立法。」

現在為了表明我的見解，我不妨進一步談一談如何解決這問題的方法。當然方法甚多，但我僅舉兩個方法為例。

第一個方法是規定平時紛爭處理的要綱。日本的關東軍根據中央的指示，策定了「國境警備要領」，傳達給當地隷屬的部隊。根據那要領，在國境綫分明的地域，在滿洲方面所主張的境界綫後退二十公里之處，設置警備隊，在這條綫之外不准有戰鬥行為。這指示預先明確地劃明行使武力的地域與條件。

另一方面則是瑞典於一九七四年制定的基本法。即在平時為阻止對本國領土的侵害，政府授權國防軍依據國際法及國際慣例使行實力。

前者限於內部，明示比較具體行動的基準；後者則公然對外宣示，但將細節授權於第一綫部隊自行決定。

這是世界軍事界的常識，任何國家都採用類似的方法，不成為問題，並且是早就解決了的事。但是這事在日本之成為問題，足見日本防衛論議中的特異性。我並不責難當局到今天為止究竟在幹些什麽，我覺得驚訝的是一提到這個問題，即刻有人反論為危險思想，而負國防之責的防衛廳內居然公開反對。

蘆溝橋事變會重演嗎？

我的發言引起了好些疑問，我借這機會一一答覆。

第一：有人駁我說假如現地的部隊有權獨斷地戰鬥，那就有因此導入戰爭的危險。但是我必須指出我國憲法上、國策上，都絕對禁止先發制人式的攻擊，問題是在當國土受到侵犯的時候。從世界一般常識來看，領土受侵犯而起來抵抗的國家會被認為是不正當的行為嗎？相反視為異端，指責其無意志，亦為能力來反對暴力的維持世界和平。再進一步說，現在部隊之抵抗，決不會就此自動地擴大全面戰爭。局部的抵抗是否限於解決現地糾紛，或從此發展為國與國的全面戰鬥爭，得靠中央的判斷與指示而決定。

前些日子有位政治家竟指責我的論議有蘆溝橋事變再演之危險。這種說法，在我看來，祇能說是把毫無關聯性的、性質完全不同的事件和反對軍閥的輿論連結在一起，用「裝鬼唬人」的筆法來故意宣傳自衛隊有越權之嫌。

這位先生所指的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八日在北平郊外蘆溝橋發生戰火，終於蔓延為中日戰爭，及大東亞戰爭的那一段歷史。但是我必須指出，那是由於：

（一）掀起那一場戰火的並非國內防衛隊，而是國外遠征軍；

（二）有中共軍介於日本與國民政府之間，故意促使兩軍開火的陰謀；

（三）當時日本陸軍中央部抱着不擴大的方針，立刻傳令現地的部隊；

（四）但是陸軍中央部內逐漸被戰爭擴大派所支配，以致中央部自身改變方針，下令擴大戰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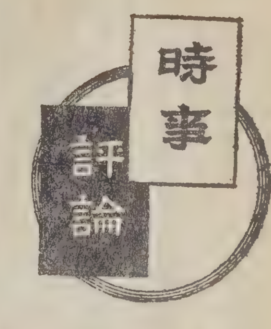
（五）明治憲法把國政與軍之指揮權分離開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日本的軍部不接受政治的統制。

在上述的糾紛發生後，日本中樞部的想法，及望能確立政治優先等等因素綜合的結果，終於發展為國家間的全面戰爭，決不是由一局部的現地的抵抗即自然地而延伸為戰爭。

和平時代的「危機感」

第二：有人說現在是和平的時代，日本的領土決不會立刻受到他國侵犯，在此時此地，提出這些問題，徒然煽動危機感，是不能容忍的行為。但是並非基於情勢判斷，認為這種情況即將發生，而不過是主張自衛隊，這以國防為目的而產生的武力集團，必須建立在與敵人遭遇的最惡的條件上，才能有事即起，士氣旺盛，一如做人，為了充實他的一生，必須先考慮到萬一死亡，才能最有效果地反省到自己目前的生活。

第三：有人認為我在暗中與政治家勾結，作為強化「有事立法」乃至再軍備的急先鋒。首先我要聲明我無非是答覆新聞記者的質問，說出基於本人的經驗與部隊的接觸而產生的，我所認為自衛隊應有的姿勢。而決非與政治家勾結，受其請託之類的毫無自主性的人物。同時我這次所發表的意見，和所謂「有事立法」（即非常時期法案——譯者）當另作別論。所謂通常的「有事立法」，是現行法（主要僅考慮到平時，在自衛隊法的末尾，列記利用衛生設施、運輸工具、通訊設備等等的法的根據與航空管制等例外措置）外之例外規定，其目的在一旦國家斷定為非常時期，下令出動防衛以後，能立刻圓滑地展開部隊行動和國民活動，我所指的則是上述法律中所示之例外根據等事項之程序規定，以及上述法律中並未明示，但實際上可能發生的其他必要的各種問題之研究。再進一步說，我所提出的問題是「有事立法」，即非常時期法令發動以前的事態下的國家的姿勢。這與有事立法的技術面和總動員態勢強化完全無關。但是後來各報所傳的政治家們的發言，表示「有事立法」這個名詞包含以上兩種狀況的綜合研究。果眞如此，那麽我的主張已被接受和活用。但是我却無此自信。同時日本國防的體質，不僅是保守黨，連革新各黨亦全部傾向於維持現狀，所以加強防衛，是難以想像的。



香港外貿的逆差

徐達文

據港府統計處的統計數字透露，一九七八年的貿易赤字高達九十億港元，破香港外貿逆差的紀錄。單是在去年十二月，外貿逆差就達十二億八千六百萬元。以這種逆差數字的高比率增加，確是值得注視的經濟走勢。

貿易的巨大逆差，正是本港近年的通貨膨脹與貨幣貶值的主因。如果這個主因不及時消除，再加上外因的逐漸形成，對香港的經濟前景，就不像有關人士所表現的那樣充分的樂觀。從減少外貿赤字，作為醫治經濟疾病的藥方，絕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辦法，而是治本良藥。當然，由於香港推行自由企業、自由競爭、自由貿易的經濟政策，故本港不可能像其他地區那樣，推行一種限制入口的設限措施，更何況某些國採取這種措施後，經已證明未必是解決外貿赤字的有效辦法。如果一且香港改變傳統的自由經濟，這不僅是扼殺香港的自由貿易，而且會形成香港商品輸出的嚴重壓力。從各方面來看，以設限作為消除外貿赤字，實是「此路不通」。

香港要消除貿易赤字，唯一可行之法，就是刺激工業成長，擴大商品輸出，與此同時，港府應採取壓制物價波動，以便從根本上消除導致經制危機的內在因素。

無可否認，由於港府推行的地價政策與加價措施，使到香港近年一再刮起加價作風與炒賣風，像最近港府不顧市民反對，竟以大幅度調整的士收費，就是一個明顯例子。近年來，地價高漲，土地投機、樓宇炒賣、租金高張、物價劇增，使市民負担加重，也造成通貨膨脹壓力。而在另一方面，香港工業生產與貨物輸出，却相對地減少。作為香港經濟基礎的工業與外貿，所出現的停滯與萎縮，對香港經濟是一個頗危險的訊號。

造成這種情況，在內在而言，是原料、租金、工資，的增加，使到成本增加，致競爭能力削弱，而配額措施的弊端、勞工政策的毛病，勞工供應的缺乏，工廠用地的減少，等等，都是有害工業與外貿的內在因素。外來的因素是外國的經濟保護主義的抬頭，歐美的經濟情勢的困擾，使到香港經濟出現了困難，這種困難，並不是香港本身所能克服的。不過，如果以商品的價格降低，以商品的多元化，以市場的擴大化，這種困難是可以減少的。

但以香港目前的通貨膨脹來看，有一部份是出於人為的主觀因素。因為有關方面一度製造及沉迷於香港的表面繁榮，但這種因炒地風的刮起，消費者的增加，而出現過短暫的表面繁榮後，現在為外貿逆差的激增，貨幣貶值的形成而沖淡。雖然這種經濟困難，不致產生經濟蕭條與經濟崩潰，但注意這種劣勢，是完全應該的。

香港的經濟成長與安定，是依賴香港政府推行的民主制度與自由政策。因此，維持港府不干預私人經濟活動的傳統，是十分必要的。但不干預並不等於不關心。從近年來的經濟情勢來看，港府似乎對香港工業與香港外貿的關心程度，遠比上對港土地的拍賣、香港差餉的徵收，及香港交通的加價。故在物價的平抑，地價的壓制、用地的供應，勞工的調配等方面，對本港有關業界，缺乏應有的關心。

而另一方面，却有意無意帶頭加價，使到香港的通貨膨脹又進入了另一個高度。我們認為，這種措施，只有導致香港經濟的困境，而這種困境，決非單純依賴香港的競爭能力與適應能力，香港的優越環境與有利條件這些先天因素，所能消除的。而必須有後天的主觀努力及相應對策。港府如果在壓制物價波動，刺激工業生產、擴大商品輸出，抑制加價幅度，增加工業融資等方面去着手；這對香港的通貨膨脹的消除，實有極大的好處。這也是治本的辦法。

我們相信，只要港府以決心和決策，去重視這個經濟問題產生的癥結，就能消除外貿赤字，就能平抑通貨膨脹，就能提高港幣匯率，使香港度過經濟困境。

中共的喪鐘響了

秦明

春節期間，北平市大字報浪潮如火如荼地進行，跡象顯示中共集團對此已漸失去控制，究其原因，實係因大陸人民對中共政權積怨已深而藉機洩憤，中共北京市委懼於形勢，現已指示各單位遏止一發展。

據來自北平的人士分析，促成「大字報」浪潮的三大主要原因是：

一、北平市最近出現的大字報，首由「北京外語學院」第一、第二學院的師生因對現實的不滿而起，由於其中多是十級以上的老幹之子弟，中共中央不得不作有限度的容忍，同時，並利用此項活動造成中共放寬民主自由的假像，以矇騙人民。

二、揭批四人帮以來，北平市職工生活不但沒有改善，且更有每況愈下之趨勢，因此引起對中共抓權派更為不滿。

狐狸露出尾巴

例如：六十六年增加職工工資百分之十五，而六十七年並沒有增加。現在北平市日用品、副食品等價格，已由六十六年十月起上漲百分之十五以上，足可抵消所增加之工資有餘，而副食品及日用品的產量供銷，則一年不如一年，職工們認為反四人帮不但沒有得到利益，甚至有人肯定新當權派比四人帮時代更不關心人民的生活。祇是報復性的仇恨鬥爭。六十七年一月開始，北平市住宅建設雖較前多些，但並不是供應一般職工，而是供較高職位的復出老幹部之用，因此，引起職工普遍不滿，都有不同程度的牢騷。

三、中共為了急需改善與歐、美各國關係，及歐美國家對「大陸」人權的關注，並轉移在北平現有外國人的看法，所以才作出有限度的放鬆控制，做出一些虛僞的自由民主姿態給外國人看，並迎合美國的「人權」外交。

鳴放祇是圈套

中共北京市委鑑於大字報逐漸失去控制，乃指示各單位轉達各職工，企圖以釜底抽薪之手段予了遏阻，該指示包括：

—要求肯定「黨中央」沒有錯誤，如果攻擊就是「反革命」。

—强調組織性、紀律性，任何人有寫大字報的權利，但大字報不能在街上亂貼，只可以在本單位內「民主牆」上貼，或交由黨委指定專人收集後向上轉報，上報彙集下級反映意見後，通過各種會議，用民主集中制的方式來解決。

—强調嚴懲破壞團結，影响「四個現代化」建設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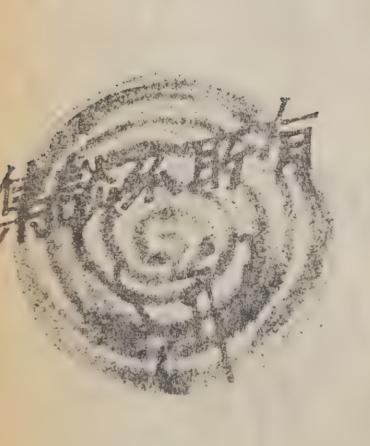
儘管中共當局企圖遏阻北平大字報浪潮，但仍然無法制止下來，而且北平市多數人認為，現在大陸出現的大字報浪潮雖然普遍，但中共絕不會讓人民眞正「鳴放」，而只能有限度的進行。

階級鬥爭激烈

據敵後工作單位所搜集到的北平市民的意見說，中共的本質沒有改變，鄧小平比毛澤東不會好到那裏。如果華國鋒與鄧小平有誠意讓人民有適當的民主、自由，則公開取消「階級鬥爭」這個口號及恢復「四類份子」的政治權利，但他們非但沒有這樣做，而且在開過「五屆人代會」，「十一全大會」以及「政治會議」之後，仍沒有絲毫放鬆人民的「專政」。

在六十七年十一月天安門活動開始幾天，鄧小平一揻已受不了，但仍被迫口口聲聲指責批毛的人。同時，據北平市的高幹子弟傳出消息說：「要嚴懲反毛、反共的人，把他們劃入『四類份子』之中的『壞』或『反』的一類內。本來，早自天安門事件以來，北京市革委會的處級幹部傳出消息說：「在適當的時候專政的對象還是五類，即是增加『新生資產階級』這一類來替代『右派』這一類」。

由於以上原因，已參加過天安門活動的人民「鳴放」態度只是「七三開「——即是鳴三分，保留七分；未參加天安門活動的人民「鳴放」態度，只是「九一開」——即是發洩一分，保留九分；一般人民肯定，中共如果讓人民的「鳴放」態度達到五分的話，必然掀起反共高潮，加速中共集團的崩潰。



中共的商業貿易誘騙

之後，乘機大作廣告，宣稱大陸有「十億消費者」，是一個「大外銷市場」，「可以協助減縮美國的通貨膨脹」，將「增進美國商務成長」。用意顯然是在誘騙美國部分商人去與中共交易，也是在爲卡達政府的荒謬決定編造理由，找支持者。對於這種廣告宣傳，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心理學教授倫登夫婦，根據多年來他們對大陸問題的深入研究，指出其表現是「從第一次幻想的死灰中」復燃的「第二度幻想」。所謂「第一次幻想」，是指尼克遜訪問大陸之後引起的夢話，而事實證明却是「混亂和頹廢」，使一些被誘騙的人大感失望。如今企圖在此「死灰中」再燃起「第二度幻想」，亦必完全破滅。倫登教授夫婦根據大陸的電力、石油、煤及農工業生產情形，指出大陸經濟非常落後，人民生活困苦，所謂「十億消費者」並非實際的顧客，在此情形下宣傳與之進行商業貿易關係，豈非自欺欺人的夢幻？

必須了解，中共的集體制度控制了大陸的一切物資與人民的生活行爲。因此民間根本無商業，無自由買賣，亦無工商業家。外人與大陸交易，全是與共黨政府打交道，與自由世界的自由貿易根本不同。中共的輸出輸入，完全根據中共政權的需要，由其一小撮當權派的「路綫」決定，「十億消費者」的生活需要不是其考慮的重要課題。因此，無論中共如何誘騙，無論自由世界某些商人如何想在「十億消費者」的大陸去推銷商品，發展貿易關係，那市場仍然打不開，中共的對外貿易仍然非常落後。去年七月十一日「人民日報」刊出文章說：「一九七七年我國的進出口貿易量，佔世界貿易總額還不到百分之一，這種狀況同我國的國際地位很不相稱。」這是華鄧政權成立以後的新情況，也是他們的自供詞，總不能怪「四人帮」，也不能說「敵人造謠」。由此可見其對外貿易已落後到了他們自己都感頹喪的程度。至於「國際地位」如何，那也不過是無可奈何中虛張聲勢的夢幻而已。

在那集體制度暴政下的實際措施，都阻礙其經濟進步，貿易發展。去年六月到七月中共在北平召開「全國財貿學大慶學大寨會議」，李先念在會中作長篇講話，舉了很多具體事實，更值得分析。他說，上海僅自行車一項，由於包裝運輸和裝卸管理不善，丟失零件，就損失了兩百多萬元人民幣。吉林買賣生豬，由於經營混亂，一九七七年虧損了五千五百萬元人民幣，平均每經營一頭豬，虧損四十一元人民幣。這只是舉例說明，實際的浪費情形更嚴重，很普遍。根本原因是由於共黨壟斷，在其大小「官僚集團」控制，實際工作者

兩面三刀裏外應合

和平、開放，多方做作，以笑臉卑辭，迷惘美國民意代表、輿論界及廣大人民，緩衝他們對卡達魯莽滅裂、背棄道德與信義的卑劣外交措施的不滿，減輕卡達必將承受的國內强大抗力與國會抵制；一是藉此誘導推動卡達政客，在對華實質外交中，影响我政府與中共進行「和談」。以上兩大目的，是以美國爲主要對象。另一目的則是適應美國中共建交後新的形勢，以心戰結合統戰，加强動搖我同胞心理防綫，製造反攻基地的動亂不安，爲促進「和談」部署條件，此一詭謀係以我自由基地一千七百萬同胞及海外愛國僑胞爲對象。總的目標，爲多方面延續其多年來「解放台灣」的努力，換湯不換藥，要拔去刺在它心臟上的這柄自由之利刃。

對於中共統戰的動機、作法，我們可以瞭如指掌，洞若觀火。當前最重要的是，如何針對共黨這兩面三刀，企圖裏外夾擊的統戰詭謀，運用我們的智慧與決心，加以粉碎，使它步步落空。

任務最艱巨，最重要的，是在國際上特別是美國，揭穿中共的邪惡虛偽宣傳，剝下狼身上披的那張羊皮。鄧小平本月廿九日訪美，是中共展開對美統戰的高潮。我朝野針對此一事實，必須：一、聯繫在美學人、名流、企業家，以及知名度與社會關係良好的僑胞領袖，運用他們的聲望與影响力，廣泛的向美國國會議員、各種傳播、政府與民間的廣大羣衆，引據客觀資料——例如國際特赦組織對大陸集體囚禁奴役數千萬政治犯的報告等，說明共黨極權、獨裁、殘暴的本質，與現代民主國家如美國，在思想、行爲、生活方式，以及未來國際利害關係上，都絕不能相容，始終處於敵對的實質方位。鄧笑臉攻勢，與韓國、越南戰場上中共昔日的炮火，同樣對美國有嚴重的傷害作用。同時，我們也要聯合美國各大學的中國學生，發揮高度愛國熱忱，加强組織，向廣大的美國知識青年，訴說中國大陸人民牛馬不如的苦況，中共殘暴狡詐的眞實面使他們不致爲鄧及統戰份子的美麗謊言所欺騙。此事有强烈的時間性，有關單位必須以最迅速有效的方式積極處理。

其次，我們確信在自由基地上卅歲下的青年人，對共黨罪惡本質，缺乏深度了解；即使一般人，凡未直接承受共黨凌辱迫害，或目覩中共侵據之處的慘狀者，對中共眞實面貌，認識亦不夠透徹，當此中共有計劃大規模配合心戰宣傳，進行統戰之際，無論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均應特別加强敵情講述，並請大中學生，秉乎愛國情操，自動自發，向社會各方，反擊中共統戰宣傳，鞏固國人心理上牢不可破的防綫。

余秋人

受這類病態的影響，[illegible]實際問題，也夠頭痛的了。何況那「十億消費者」根本之購買力而不能自由買賣呢？

柳山

西方售武中共的影響

本月初，美歐四强——美國、英國、法國、西德——在加勒比海瓜德羅普島舉行高峯會議時，四國領袖討論的主題，有一項是西歐應否賣武器給中共。

就目前而言，這個問題實際乃是英國應否出售「獵犬」垂直起降戰鬥機給中共的問題。對於此問題，美國的態度業已表明，卡達政府將不賣武器給中共，但它不阻止西歐以個案的方式出售武器給中共。

然而，在西歐三强之中，看法甚不一致。英國當然是主張賣武器給中共，這主要是基於兩點原因：

（一）經濟的：賣「獵犬」機給中共能賺一筆大錢，並且從而可以和中共談判貿易上的往來。

（二）戰略的：中共與蘇聯接壤，雙方的邊界情勢近年來一直緊張，中共可以牽制蘇聯，對西方當然有利。雖則如此，西德却不贊同英國在此時賣「獵犬」機給中共，其主要考慮爲蘇聯可能會因而採取不利於西方的反應行動。此種看法與西方許多專家的觀點一致。

當然，如果英國賣飛機給中共，蘇聯會加強對中國大陸沿邊的軍力部署，因爲中共在取得西方的戰機後軍力自然會爲之增強，何況購買「獵犬」機就是要用來對付蘇聯。

但是，除了會加强與中國大陸沿邊的軍力外，另外蘇聯很可能還會增强在歐洲的軍事部署，以及對東歐諸國採取强硬的政治態度，俾加强其控制。因爲東歐集團中在防衛問題上，已出現反對蘇聯政策的國家，如羅馬尼亞。

此外，蘇聯也可能會在其他被視爲衝突的地區，爲西方製造一些煩惱，如非洲南部。甚至有人認爲，由於柏林的地理及政治情勢特殊，爲了給西方一點厲害的顏色看，蘇聯再攪一次「柏林危機」的可能性並非不存在。這些蘇聯可能的反應，在目前講，只能算是西方心中的一些模糊的憂慮。不過，它們却牽涉到一個極爲尋常的問題：爲什麼西方必須担心蘇聯的行動？答案非常簡單：因爲蘇聯不是西方的朋友。因此，不論西方或蘇聯，均認爲自己與對方是處於對抗的地位。在這種情形下，如果蘇聯覺得自己面臨西方的戰略牽制，根據過去的經驗，它必定會採取反應，果眞如此，則世局將會更形動盪不安。所以，從長遠的觀點看此問題，它可能會對西方的利益發生不良的影響。

一知

伊朗動亂對世局影響

的政局依然動盪不安。由於地緣位置的關係，伊朗可說已成爲西方或美國的「貨眞價實」的戰略憂慮。

最近，美國總統卡達的國家安全特別助理布里辛斯基，曾接連三次在演講及訪問結論中指出，由西北亞往西南延伸至非洲南部的不安「危機弧帶」，已非常明顯的呈現在西方的眼中。攤開地圖看，這一道瀕臨波斯灣、阿拉伯海及印度洋的弧形地帶，好似一彎新月，因此，「時代」週刊乃稱此弧帶爲「危機月」。

因此，基於這種重大的戰略形勢，在伊朗政局動亂不定的情況，有兩項極具關鍵性的國際安全問題，可能對世界發生嚴重影響：

一、是區域性的波斯灣問題，它對世局的影響爲經濟性的及政治性的。過去十年中，波斯灣地區國際事務的發展，大多視伊朗、伊拉克及沙地阿拉伯三個國家的政策而定。這三個波斯灣的主要國家在對外政策上，可說是互相牽制的。

例如，在石油價格問題上，伊朗及伊拉克主張價格提得越高越好，而沙地阿拉伯則極力地把油價漲幅壓低。在外交政策上，伊朗則積極努力使伊拉克及沙國不走上激烈的阿拉伯主義的道路。在維持王政的問題上，伊朗與沙國是站在一條綫上，對抗伊拉克的急進路綫。

然而，由於伊朗政局失去平衡，沙國及其石油資源更形重要，而且更爲暴露。上個月，沙國已同意伊拉克的政策，把今年的油價大幅提升，並且指責埃及與以色列之間的大衛營和平協定架構。

二、是所謂的「北緣國家」問題，它對世局的影響是軍事性的及政治性的。「北緣國家」指的是位於蘇聯及通往波斯灣及印度洋之間的國家，主要包括土耳其、伊朗及巴基斯坦。

雖然在過去幾年的表現上，他們並未能阻止蘇聯在一九七七年的衣索匹亞——索馬利亞戰爭中火上加油，積極援助衣國，以及防止蘇聯干預一九七三年的以阿戰爭和一九七一年的印度——巴基斯坦戰爭。但是，由於這三個主要國家與美國的軍事關係，他們多少發揮了抑制蘇聯野心的作用，因爲蘇聯無法經由他們取得直達中東、非洲甚至東南亞的通道。但是，伊朗目前已無法發生此種權力制衡的影響，而土耳其及巴基斯坦則在緩和他們反對蘇聯的立場。位於巴基斯坦東北的阿富汗，自去春的流血政變後，事實上已成爲蘇聯的附庸。綜上可知，伊朗內亂對世局的影響，可稱得上嚴重異常。如果眞的因爲伊朗政局的惡化而出現一個不利於西方的權力眞空地帶，其可能造成的後果將是西方或美國勢力的被排除於波斯灣之外。

李凱詩

混亂窮困交加的中共政權

陳濟民

毛澤東在中國大陸成立政權之後，死心場地的執行馬克思的思想方向、列寧的策署、斯大林的毒狠來鞏固發展中共政權，完成了應辦的消滅私有、全面奴役、思想禁錮、武力鎮壓等項工作，結果反而加重中共政權的混亂與窮困，尤其在蘇共清算斯大林後，已看出共產制度已無前途。但毛更相信，共產制度放棄即等於毀滅，掙扎也許還可苟延，「文革」以後，更荒謬的行為與措施，就是由此一觀念的發展。

大圈套與小圈套

在毛澤東將死未死之時，形成了大圈套與小圈套的設計，此即所謂毛澤東路綫之核心，這兩個圈套的對象，無疑都是美國，用大圈套來套美國，手法着重在反蘇，以一個共產政權的姿態打着反蘇的旗號，必然容易製造人們聯毛制蘇，以暴制暴之幻想，同時也可以在國際共黨組織中，由於反對蘇共軟弱政策，換取各國共黨分子的歡心，間接更可以强化美、蘇間的矛盾，俾毛政權在此錯綜環境，得到不少的利益；另外對美抛下的小圈套，則是以反蘇勾美的姿態，製造美國與中華民國的距離，造成對台灣的損害，以削弱台灣基地對大陸的號召，這兩個圈套的交互運用，由於套上了目標，的確發揮了不少對毛政權的若干起死回生的作用。

毛澤東六年前與美國勾搭玩弄的也是「和談」，即為「和平」而談判，中共與美國，除了思想與制度絕對對立外，還有在韓、越兩地屠殺美國百萬青年的宿怨，還有過去用來反蘇無以自圓其說的矛盾，還有對內二十年的反美宣傳，何以解釋這種行為呢？在當年中共的文匯報上，就曾用答問的方式，提出以下的說明：「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一方面不是在任何情況下都拒絕談判，另方面絕對不像赫魯曉夫之流那樣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託於談判不切實際的幻想，從而痲痺各國人民鬥爭的意志……現在問題已經很明白了，同帝國主義和反動派進行的談判，就是鬥爭，就是針鋒相對，這就是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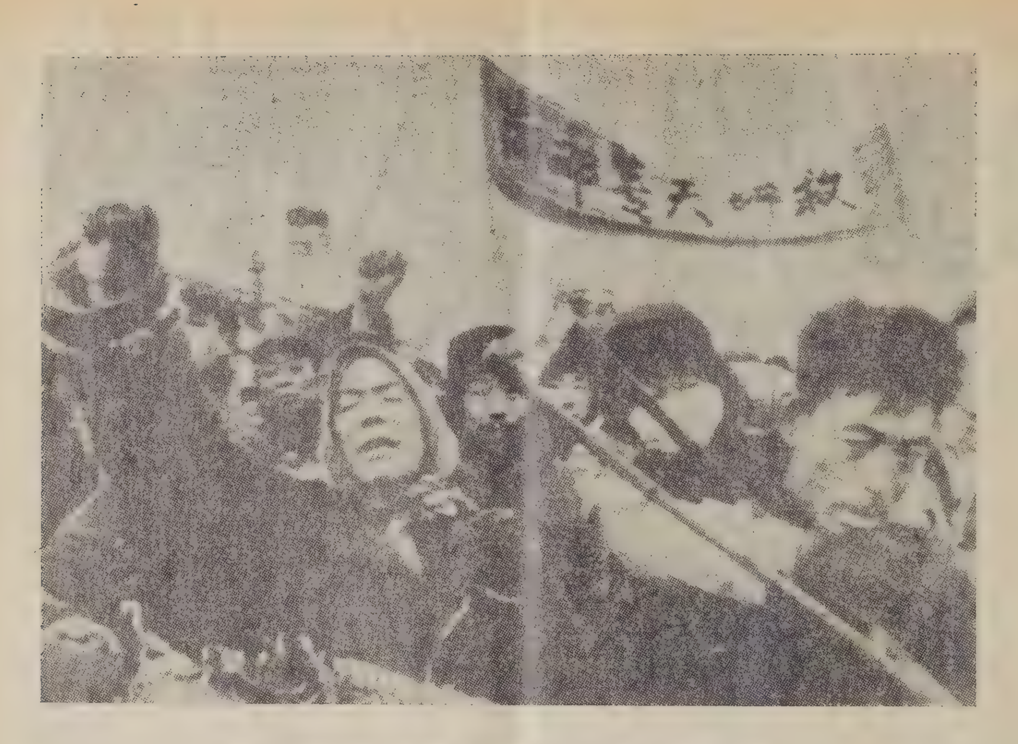
美國在毛抛下的大小圈套之下，同中共勾搭「幾年，應該也嘗到了這談判的滋味，多少也吸收了與共黨談判的經驗，不料在毛死後，走毛路綫的華、鄧表演了反「四人帮」，表演了各式的反蘇宣傳，開出了現代化支票……種種威脅利誘，居然使美國卡達鑽進了它預備的大小圈套，造成了世界的震動與美國人民的忿懣。

中國人與中國歷史

美國此次錯誤的鑽入中共的圈套，引起全世界明智人士震驚的是：（一）實際插手於兩個共黨政權之間的矛盾鬥爭中，只有加速世界戰爭的危機，而使自己陷入到危機無法自拔；（二）使全世界爭取和平愛自由民主的人，對美失去信心，以對中國大陸上中國人來說，美國到底是解救被奴役人民為職志？還是以加深奴役人民的苦難為目的？忽視中國大陸人民的目標，喪失了美國今天在世界堅持的原則，又如何贏得世界愛好自由人民的信任和擁護？美國在喪失中國大陸人心這一點上，已造成了極大錯誤，對人類的反奴役、反極權鬥爭，有極大的損害，這不全是中華民國的問題，而是今後全人類的反共鬥爭方向問題。這一點正是美國有識見人士共同的看法，美國卡達總統應該冷靜地加以思考積極的來補救這措施造成的缺失和損害。

在美國中共勾搭之後。隨伴而來的就是中共對台灣地區的「和談」攻勢。這是中共圈套中應有的步驟，用意就是用美國的錯誤，來證實中共政權的正確，用全世界被奴役人民的眼淚，來洗清中共政權殺人的血手，甚且是殘殺美國青年的血手。這種帮兇行為，美國政府如果不能有所警覺，如果不能立即想辦法加以補救，則對中國大陸人民而言，對全中國人而言，是一種罪過，對全人類來說，是人類的禍亂根源。

中共今天對中華民國基地台灣所提出的一些統戰策署，如通郵、通航、觀光、貿易交流等，明眼人皆知，無非是想把拒絕「和談」的責任，推到我政府的頭上，希望在國際上造成錯覺，以為我們不顧現實、不識大體，降低國際上對我之熱烈支持。另方面鬆弛我國對共黨的敵情意識，模糊反共立場，而更毒辣的手段，是在它使用反覆的「和談」統戰宣傳後，必然以拒絕和平來作為攻擊的藉口。進而為其武力進襲的陰謀舖路，這些手段，在一個十分了解共黨陰謀、記取過去歷史教訓的反共人士，當不值一駁，但在一般人的觀念中，無法有如此深



紅色奴隸在天安前呼救

入了解。因此，我們覺得美國政府，面對這必然發展的情勢，應提高警覺。針鋒相對的加以遏止。

中華民國與中共有多次「和談」之痛苦經驗。

過去均是本中國人的共同立場，求取中國的和平統一，而我們所追求的和平統一，絕對不是以馬列主義為思想控制的毒化社會，絕對不是以剝削私有財產為手段的奴役制度，更不是集體勞動剝奪人民權利的集體生活，中國大陸上的中國人，三十年拼血肉之軀掙扎拼鬥所反對的就是這些暴政，他們在今天美國對中共勾搭以後，已在更擴大掀起反抗鬥爭，在大陸以外的中國人，任何人也不願作此嘗試，我們不相信美國政府，會相信中共這種謊言，會由相信這種謊言而去重視中共的統戰，相信它的所謂「和談」。

中華民族在世界任何地區，除少數共黨徒衆外絕對沒有任何人承認今天在大陸上的政權，是中國人信任的政權，回歸的祖國，而中國人的統一也是必然的趨勢的，這一潮流正如全世界人類的反奴役運動一樣，是可以完成的，我們的統一中國的目標，就是要消除共產主義與共黨制度。

使中國大陸回復到民主自由的社會。這一任務與努力目的，應該為全世界所共知，不應為全世界所曲解。

毛、周、華、鄧之間

毛死，本是中國大陸接近光明，迎接自由的大好時候，可惜卡達總統居然在這關卡上，做出了違反自己人權口號的行為，鄧小平目前一切表演，一方面捧周以自重，另方面挾美以倒華，大陸人民在此人為的逆境中，也決不會就因此沮喪沉默，近兩月中，天安門新反抗事件，以及大陸各地連續不斷的爭取生活權利，爭取反下放、反奴役的暴動行為。足證人心還大有可為，他們在聽到有關的消息，證實台灣社會的安定富足，更使他們堅定反共鬥爭的決心，這一點相信已出鄧小平等意外，而應為卡達所應加注意的。

孫院長對共黨「和談」統戰的反擊，莊嚴地提出今後大陸和平統一的條件，是放棄馬列主義，是取消蘇聯式專橫的人民政府，是發還人民財產，消滅人民公社，這是中國人共同的爭取的目標。中共能做到這些嗎？可知儘管共黨玩弄多少花樣，其面目的醜惡，是無法揭開它的面罩的。

我們還要在這裏提起，共產黨都是一個典型，美國是它心目中的敵人，隨着他們的基本思想而無可改變，毛、周時代，與華、鄧時代，又有何不同。請看毛的選集中的「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中所說：「帝國主義給自己準備了滅亡的條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大衆和帝國主義國家內的人民大衆的覺悟，就是這樣的條件。帝國主義驅使全世界的人民大衆走上消滅帝國主義的偉大鬥爭的歷史時代」。

鄧小平就要本着這一綱要，到美國去活動了，希望每一個美國人，認清自己的敵人，認清自己的朋友！

人物春秋

宋任窮復出前後

胡蓑之

十二年前中共「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副司令員」曾紹山等人出賣了的中共前「東北第一書記」兼「瀋陽軍區第一政委」的宋任窮，最近不僅走出了牛欄，並且仍踞高位，接任了中共黨「組織部長」；而當年出賣他的陳錫聯、曾紹山等現已分別敗下陣來，眞是令人始料所不及的！據「法新社」一月十日引述北平一項報導：「中共領導階層兩大派，去年十一月發生激烈辯論，鄧小平奪得決定性勝利，引致權力結構更迭。」

事情的發展是這樣：親毛的汪東興所擁有的「黨中央辦公廳主任」，和北平「八三四一」部隊司令員兩大僞職，都被解除——前者由胡耀邦接任，後者則交給楊勇，而胡耀邦原來兼任的中共「黨組織部長」，則由復出的宋任窮接遞。因爲宋任窮、胡耀邦、都是鄧小平的得力助手，而楊勇也是矮鄧所兼任的共軍「總參謀部」的副參謀長。這樣一來，矮鄧已集黨政軍大權了。本文叙述宋任窮個人的經歷及其被鬥倒的過程。

根據有關宋任窮的資料顯示：他在中共裏的黨齡資格甚老，當毛澤東落荒而逃，從井崗山流竄陝北延安的時候，宋任窮便任中共「紅幹團」政委了，因此，中共多數高級軍事頭頭出自門下。而在軍隊和黨政工作上，宋任窮則是鄧小平的長期助手；他一度負責國務院（周恩來）的兵工生產部門工作。毛林發動所謂「文化大革命」期間，宋是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兼「瀋陽軍區第一政委」，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

宋任窮是湖南瀏陽人，跟現任中共「副總理」之一的王震、王首道都是小同鄉。一九〇四年生於一個小地主家庭裏。現年七十五歲。一九二四年，宋任窮畢業於瀏陽中學後，開始其從軍生活。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一日，在長沙發動的「馬日事變」前，宋任窮返回瀏陽任「根中小學」的教員，其時他已加入中共組織。一九二八年春季，潛伏於瀏陽的宋任窮，則參加朱德和陳毅的湘南暴動；其後並隨着朱、陳二入江西井崗山，初任「紅四軍三十一團第二營」某連的黨代表。一九二九年，當毛寨井崗山一度被國軍攻破時，宋任窮與共軍部隊失去聯絡，乃投國軍唐雲山部十五旅第二團第三營七連當兵，隨部剿共（這是後中共清算宋任窮的罪狀之一），一九三〇年又逃回紅軍去了。

一九三一年，宋任窮曾參加各大「反圍勦戰役」，積功爲師級幹部。一九三二年，宋任窮廿八歲時，便獲得了周恩來的賞識，並由周恩來（時爲中共軍委副主席）派他担任新成立的「紅五軍團」（原爲國軍廿六路軍）的軍級政治工作，當時該「軍團長」爲季振同，「政委」蕭勁光，政治部主任劉伯承。以故，宋任窮從那時起就跟後來的「二野」頭目，鄧小平的老上司劉伯承發生了關係。

一九三三年，中共的紅「五軍團」撤銷軍一級編制後，宋任窮轉任該軍團的主力師「第十三師政委」，當時的「五軍團長」改爲董振棠，政委爲朱瑞。同年下半年入瑞金「紅軍大學」受訓，畢業後參加第五次「反圍勦戰役」，以宋任窮勇敢堅定，黨性甚强，乃特別嘉奬。一九三四年秋，中共「中央」（國際派）準備突圍，將「紅軍大學」及「彭揚」、「公略」兩個訓練班合編爲「紅軍幹部團」，成爲野戰軍的編制，並以宋任窮爲「政委」，陳賡爲「團長」，而蕭勁光、郭化若、周士第、馮雪峯、畢士梯、李一泯、羅貴波等還是各隊的幹部，統歸陳、宋任窮指揮領導。而蕭勁光早任中共「海軍總司令員」，郭化若在「文革」前任「南京軍區副司令員」，周士第則爲中共前「東海艦隊副司令員」，可知宋任窮資格之老。

跟矮鄧的密切關係

一九三五年四月，宋任窮參加中共的所謂「長征」途中，曾率「紅幹團」首先搶渡四川西南的金沙江渡口，爲中共軍開了一條逃走的生路。同年九月，宋任窮改任中共「陝甘支隊」、「三縱隊」及「紅幹團政委」，該團團長則爲陳奇涵。同年十月，參加直羅鎭戰役以後，宋任窮又轉任「陝北紅軍」改編的「紅廿八軍政委」，該軍軍長爲劉志丹。一九三六年三月，宋任窮與劉志丹率領「紅廿八軍」約一千二百餘人，參加「紅一面軍」的進犯山西戰役；同年四月，戰爭失敗，劉志丹被打死，宋任窮即兼任中共「紅廿八軍軍長」；同年下半年，宋部又歸「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彭德懷指揮，參加進犯甘肅南部，迎接「紅四方面軍」，參加山城堡一役，對抗國軍胡宗南部。

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全部紅軍改編爲「八路軍」，宋任窮被任爲「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主任」。那時的「一二九師師長」爲劉伯承，「政委」張浩（即林育英，乃林彪之叔，參謀長爲李達）。同年十月，宋任窮隨劉伯承馳援娘子關（受黃紹雄指揮），當該部進攻營莊時，而「七七一團」徐深吉部則遭受日軍奇襲，宋任窮與劉伯承均陷於日軍火網，突圍而出。十一月隨劉伯承再戰七亘村，以兩團紅軍兵力，伏擊日軍第二十師團川岸文三郎的一個大部，殺傷日軍三百餘人。同月下旬，再度伏擊日軍一個大隊，又殺傷日軍百餘人。當時美國大使館武官參贊卡爾遜上校，曾經隨着「八路軍一二九師」行動，參加七亘村、黃岩底各地戰鬥，認爲劉、宋兩人會打游擊戰。

但到同年年底，山西陷入日軍魔掌後，劉、宋的「一二九師」則化整為零，避免決戰，投機取巧，企圖保存其實力，以作打家刦舍！一九三八年初，當鄧小平接充「一二九師政委」時，宋任窮則脫離該師主力，率領一個騎兵團挺進冀南。同年四月，「冀南軍區」成立，宋任窮為「政委」；「司令員」則是陳再道。此後，宋長駐冀南（一九三八——一九四七）鎖鑰地區（二級軍區），受晉冀魯豫軍區（一級軍區）的「政委」鄧小平領導。自此，宋任窮與鄧小平始開始發生關係。

為劉、賀、鄧助手

一九四〇年，宋任窮兼任了「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委員」，「冀南行署主任」。一九四二年，日軍大舉掃蕩「冀南軍區」，宋任窮被迫向西撤退至太行山；而於日軍投降之前不久，始返回冀南。一九四五年四月，毛澤東提名宋任窮為中共「七屆候補中委」。

一九四六年春，中共蓄謀全面叛亂，國軍則實行戡亂勦共，從而揭開了內戰的序幕，「晉冀魯豫軍區」改編為「晉冀魯豫野戰軍」；同時，「冀南軍區」的共軍部隊，亦因升級為「野戰軍第二縱隊」，以陳再道為「縱隊司令員」，宋任窮為「政委」，而冀南軍區參謀長王宏坤，也升任「軍區司令員」，並成為劉伯承、鄧小平的主力部隊之一。同年下半年進犯豫北、隴海路東段各地，對國軍鄭州、徐州兩綏署部隊作戰，因此，宋任窮當時出沒於黃泛區。一九四七年六月，劉伯承、鄧小平驅使該野戰軍主力「第二縱隊」宋陳部南渡黃河，重返鄂、豫、皖大別山區，改番號為「中原野戰軍」；而宋任窮、陳再道部，亦改番號為「中野二縱」，留守後方，以牽制國軍兵力。同年十二月，宋任窮被升任「中原野戰軍政治部主任」。

宋任窮從此便經常與劉伯承、鄧小平在一起，一九四八年他隨鄧、鄧大軍進抵黃泛區，參加徐蚌會戰，曾與國軍黃維兵團作激烈戰鬥。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共「中原野戰軍」再改番號為「第二野戰軍」，劉伯承、鄧小平分任司令員和政委，宋任窮續任「二野政治部主任」，隨劉、鄧行動。同年四月，宋隨「二野」強渡長江，兼「南京軍管會副主任」（劉伯承兼主任）。同年十一月，「二野」進犯西南，宋任窮兼中共「西南工作團團長」，率領大批的南下幹部，及「二野四兵團」（司令員兼政委陳賡），先犯四川、貴州，配合林彪主力圍攻桂軍張淦兵團。同年年底進犯雲南。一九五〇年二月竊踞昆明後，陳賡任「雲南軍政委會主任」，宋任「副主任」，兼中共「雲南省委書記」；三月兼中共「西南軍政委會委員」（劉伯承任主席），「雲南人民政府委員」（主席為陳賡）。不久，賀龍、鄧小平分任中共「西南軍區司令員」及「政委」，宋任窮兼「第一副政委」，成為劉、賀、鄧的三大助手之一（另兩人為李井泉、張際春）。

一九五一年二月，陳賡率「二野」精銳參加韓戰，雲南黨政軍歸宋任窮負全責。一九五二年八月，鄧任中共「西南局書記」，宋升該局「第一副書記」；十二月任中共「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一九五二——五四年度，支持「越盟」胡志明對法作戰，攻陷奠邊府。一九五四年九月，宋任窮隨鄧小平調回北平，鄧、宋分任中共「中央」正副秘書長。宋並兼中共「國防委會委員」、「中央軍委會軍事工業工作部部長」，掌握中共「中央」黨務及全軍生產工作，成為鄧小平的主要助手。一九五二年九月，當中共「加官封爵」時，宋任窮受「上將」軍銜，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同年十二月，宋任中共「中蘇友好協會」第二次全國代表會議的軍隊代表。

一九五六年五月，宋任窮為中共「八全大會中央直屬機關」代表；同年九月二十日，宋任窮以中共「中央副秘書長」的身份，在中共「八全大會」發言，強調「集體領導，尊重反對意見的重要」，並支持鄧小平反毛。十一月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委會中央委員」，任「國務院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主持生產俄式重武器的兵工建設工作。在此期間中共初步製成米格十七式戰鬥機，遠洋艦艇，農業拖拉機、軍用汽車及俄式坦克火箭炮等。但至一九五九年八月，毛澤東勾結林彪全面清算「彭黃反黨集團」，令到上述生產計劃停頓。同年十月，「瀋陽軍區司令員」鄧華被「彭黃反黨集團」事件牽連而去職，調「炮兵司令員」陳錫聯繼任「瀋陽軍區司令員」。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決定恢復其六個「中央局」，宋任窮便出任了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旋又兼任共軍「瀋陽軍區第一政委」（第二政委賴傳珠），控制了整個東北，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的方面大員。一九六四年九月間，宋任窮担任中共全國等三屆人代大會遼寧省代表」，此後數年間宋的零星兼職從畧。

瀋陽兵變前後經過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宋任窮與陳錫聯等意存觀望。到一九六七年一月間北平發生「一月風暴」後，宋任窮在中央的大後台老闆鄧小平被鬥垮下台，毛、林集團即進行分化「東化局」及「瀋陽軍區」所屬各「黨委」，目的在多方削弱宋任窮的權力，暗中拉攏了曾紹山，首先奪權黑龍江，成立該省「革命委員會」，以曾紹山為主任，並於同年四月任曾紹山為「瀋陽軍區第二政委」，而東北整個奪權形勢的進展仍很緩慢。一九六七年七月「武漢事件」發生後，林彪系的「支左部隊」所遇阻力日益增强，局勢亦日益混亂。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瀋陽終於發生了劇烈的兵變事件，由於宋任窮的指使下，駐守瀋陽的陳錫聯所屬共軍，曾出動坦克車、機關槍及手榴彈等，圍攻中共好幾個建築物，造成重大傷亡和損失。因此，北平「文革小組」指出宋任窮的罪名如下：（一）宋任窮與鄧小平關係密切，他曾多次乘專機飛返北京向鄧請示工作路綫，做了「劉、鄧資階級反動路綫」的忠實執行者。

（二）除阻撓「瀋陽軍區副參謀長」江擁輝（林彪舊部）的「支左」工作外，並動用軍隊鎮壓「造反派」。但至同年五月十日「遼寧革委會」成立，陳錫聯任主任後，形勢大變，宋任窮被整肅，從此關入牛欄，直至最近才復出。

空戰地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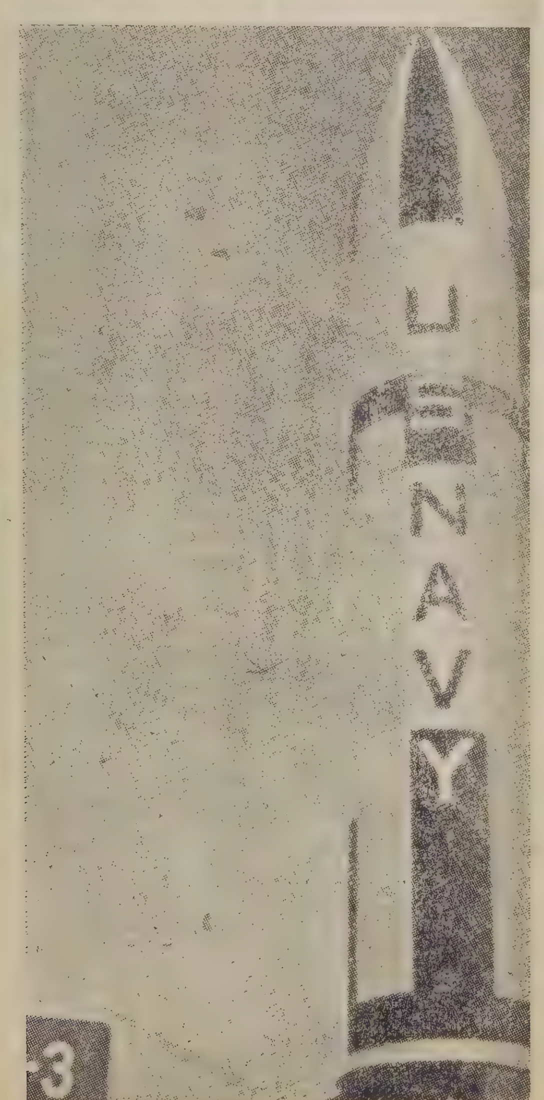
陳金耀

身處香港，如要吸收軍事知識，我們只能求之於市面上的一些軍事雜誌，這些軍事雜誌全部是翻譯自外國的軍事刊物，而大多數都是中共的外圍份子或一些譁衆取寵者，對有利於中華民國的報導，不是歪曲，便是乾脆不提。對中共方面，則作誇大的報導，中共空軍部份改用新頭盔，大做文章，使人大有改用了新頭盔便已全面現代化的感覺。

筆者有見於此，在最近年多以來，從外電的報導、外國軍事刊載的，凡有關中華民國方面的軍事科技發展，中共方面的軍事動態，世界的武器發展趨勢等，就手頭上的資料，作最忠實的報導。筆者絕非甚麼軍事專家、戰略家，只就新聞工作者的立場為有志於軍事的青年提供應有的認識。

上兩期提到有關目前世界上的海陸戰地理，今次繼續談到空戰地理。

空戰的地理，雖然在某些方面有其特殊的性質，但大致說來，却是同時具有陸海兩方面的地理特點。今天對于軍用飛機是已有各種不同的用法，包括運輸、巡邏、阻絕、支援，甚至于戰略性的攻擊都在內。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這種戰略性的任務是更有重要的擴充，使戰略空軍已經變成了一支存在的兵力。原子兵器高速投擲能力之發展是那樣的迅速，所以也就迫使我們對于許多舊有的地略學假定，都有加以再檢討之必要。儘管如此，空戰地理的基本要素却還是沒有太多的改變。其地理性的應用，主要的不外兩點：（一）目標的識別和（二）可達性。不管目標是在地面上（包括水面上）還是在空中，不管所採取的行動是在大廈內還是在太空中，這種基本任務都還是一樣的。對于飛機的使用，其主要影響因素是下列各項：天氣條件，對基地的關係，以及敵我雙方的相對分佈。



戰略飛彈，只能達成空戰功能的一部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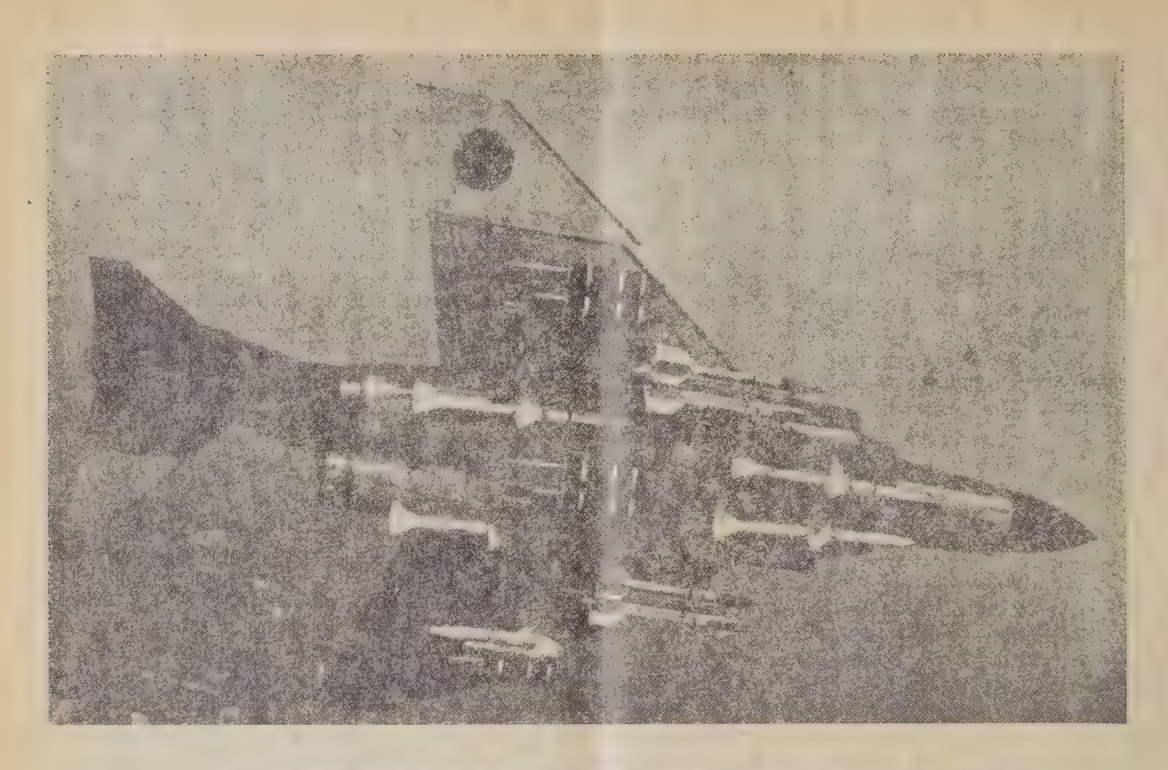
空戰目標：對于攻擊目標的識別和分析，是戰略性空軍作戰的一個重要方面，那是顯然的具有地理性的意義。這種分析應能發現敵方具有戰略重要性的目標，並估計若是它們被炸毀了，則對于敵方繼續作戰的能力，將會產生一些什麼影響。反而言之，同樣的推理也應用來發現我（友）方那些地方是特別值得加以防禦的。它們又不僅限于軍事性的設施，而連生產性的、通信性的，和運輸性的，也都莫不包括在內。事實上，近年來有許多國家把毀滅敵人的戰鬥意志，來當作一種總體性的戰略目標，所以非戰鬥員的平民，也就逐漸變成了非常重要的攻擊目標。

可達性：所謂可達性在空戰領域中的意義，即等于飛機的速度和航程，以及飛機場或航空母艦的位置。在空軍的作戰中，也正像在海軍的作戰中一樣，從相當距離之外所可以攻擊之點，和可以實際在那裏着陸（登陸）之點，其間是具有非常巨大的差異。

因為對于空軍作戰的效率和效力，航程和可達性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前進基地也就變得非常重要。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一個國家空軍基地的地理分佈，是可以顯示出來國家政策和防禦戰略的趨勢。所以在今天的世界上，這也是一個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

任務：除了目標和基地的考慮以外，空戰的地理方面，又與空軍兵力在空中或太空中的任務，具有密切的關係。這些任務可以概括的分為下述五大類：

（一）空襲，阻絕和毀滅。



現代的戰機，通常都具有制空、轟炸、地面攻擊、偵察等多種用途。

（二）控制空中，使敵方不得加以利用的所謂制空。

（三）巡邏並執行偵察和監視的任務。

（四）供給掩護和戰術性的支援。

（五）供給快速的運輸。

為了執行這些任務，其計劃和訓練都必須要考慮到某些特殊的環境因素，例如天氣、地形，和電磁擾亂等。這些因素足以影響飛行條件，通信效力、接觸航行、偵察效率、地面支援或空中投擲的可行性，以及無準備着陸地點的供應。

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空戰的觀念是經常受到技術改變的影響。這種改變不僅是迅速而且也非常激烈。飛機的速度、航程，和載量都有了驚人的進步。自動飛行和導引體系已經發展成功。噴射推進的技術是已經達到了精益求精的標準，而火箭引擎之能支持太空中的運動，也已成為有證明的事實。這些非常重大的發展，再加上核子和核熱兵器的發展，遂使我們簡直很難推想未來戰爭的可能性質。

對于這些雜複的技術，將會如何影響未來的戰爭，我們最多也只能作一種近似幻想的推測，因為在過去的戰爭中，對于這些因素的經驗都是非常的有限。我們很難找到任何的證據，足以指出德國對英國所發動的長程火箭攻擊，會經對于戰局產生何種影響。同樣的，我們也很難找到證據，認為日本投降就是兩極原子彈的成績。事實上，當時日本是早就已有結束戰爭的意圖。總結言之，巨型毀滅的效力到今天也還是很難估計。最謹慎的說法，我們只能假定這種作戰方式的軍事重要性轟炸機和核子武器或飛彈的結合，也就只能具有一種存在兵力的軍事價值。在雙方對抗平衡之下，其毀滅效力也就自然的互相抵銷。地理因素在這一方面所能供給的利益，例如目標的易毀程度，和相對可達性之比較，也都只有一種邊際性的價值。

新興的太空技術，其軍事價值是更難加以估計。所以也就同樣很難于預測那些地理因素是比較具有重要的關係。其中有一方面即為應用人造衛星來作為監視的工具，很明顯的在世界上比較多雲的地區，是足以減低此種技術的效力。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技術對于科學地理是有很多貢獻，例如改進大地測量的精確度，繪製較好的地圖，和增進對于全球氣象的了解。

我們也許可以猜想得到，飛彈和衛星的發展，在偵察和戰略性攻擊兩方面，是可能帶來了巨大的變化。今天在世界上的任何部份，都可以從任何其他部份來對其發動攻擊，其間所需要的時間是以分來作為計算單位。警告時間是早已大為縮短。而飛彈基地的地理位置，對于意圖或目標，也並不能供給任何的暗示。不過就本質而言，洲際飛彈和人造衛星都顯然是一種戰略性的兵器體系。

所以它們在軍事地理上的重要性，主要的就還是要看戰略性的攻擊是否真正會被使用。假使所謂核子僵持之局的確是能夠維持不變，那麼我們對于戰略地理的研究，也就仍應以有限戰爭的領域為其重要對象。

瘟君夢

岳騫

八大二次會議開過之後，毛澤東安靜了一個時期，不過他已經在鄉下蹓慣了，在「北京」城內反而覺得拘束，依然在鄉下東跑西竄，時而安徽，時而河南，到處都發現他一蹤跡。這樣一直到了七月初，毛澤東剛回到北平，突然國際上發生了一件大事，又引起他的興趣。

原來中東伊拉克王國，有一羣暴徒在一名軍官卡森領導下，於七月十四日夜間叛變起來，一夜之間殺害了國王費薩爾、王叔阿布杜拉、首相賽德，囚禁了下院議長賈瑪利，所有反共人士，政府大員，全部遇難。這一羣暴徒是由蘇聯支持的共產黨和埃及納薩所支持的狂熱份子所聯合組成。伊拉克是中東反共重鎮，賽德首相更是抵抗共黨及納薩的干城。這樣一來，中東形勢驟變，約旦首當其衝，黎巴嫩也岌岌可危。美國感到事態嚴重，不敢因循，七月十五日，派第六艦隊海軍陸戰隊在貝魯特登陸。英國軍隊也於十七日登陸約旦。兩國發出聲明，如若共黨再前進一步，就是世界大戰。由於美英的態度堅決，赫魯曉夫不敢冒險，納薩也趕快收兵，一場事件暫時結束，只是伊拉克局勢却無法挽回了。

這本來不干中共的事，可是毛澤東的個性就是惟恐天下不亂，找不到混水摸魚的機會，一見美軍登陸黎巴嫩，馬上打電話找陳毅，偏偏陳毅帶着張茜到北京飯店跳舞去了，——北京飯店是最高貴的交際場所，來往的都是中共大員及蘇聯外交人員和專家，一些有名的紅色交際花，如龔澎、龔普生、浦安修、戴愛蓮都經常在這裏出入。——陳毅是有名女人湯圓」，平時以男交際花自命，和這批人處得很熟，一進來就被包圍上，跳了一支又一支，張茜被尤金大使截去，和「老大哥」們玩在一起，大家都玩得很開心，一直到三四點鐘未散，可把毛澤東急壞了。一連打了幾次電話沒有回來，就把「政治保衛局」局長楊奇清找來，限定半個鐘頭找到陳毅，否則就唯他是問。

楊奇清在中共黨內是政治保衛局局長，在行政方面又是公安部第一副部長。他當然有辦法，出了「主席」官邸之後，馬上下個命令給全市公安人員，調查陳毅的汽車停在何處，不到三分鐘，駐守北京飯店的警衛小組來了電話：報告陳「副總理」正在那裏跳舞。楊奇清放下電話，就奔向北京飯店，到地方一看，陳毅正和龔普生跳貼面舞，舞池裏擠滿了人，男賓一半是老大哥，楊奇清不敢冒失闖進去，恐怕敗了貴賓的清興，站在舞池旁束手無策，恰好龔澎跳累了坐在旁邊什息，楊奇清心生一計，拉起龔澎就跳，龔澎冷不防嚇了一下，及至看清楚是楊奇清，嬌嗔道：「你個死鬼想作什麼？把人嚇死了。」

楊奇清涎着臉說道：「我想飲一杯開水，怎麼樣？」

龔澎在延安住過幾年，當然懂這句話的用意，狠狠地打了他一巴掌。楊奇清笑道：「玩笑不能開了，我們趕快向陳副總理同你妹妹那裏跳，毛主席有要緊事找他。」

龔澎奇道：「毛主席有什麼要緊事現在找他。」

楊奇清搖搖頭：「我也不知道，聽說好似外交方面的事。」

龔澎更加不明白，問道：「外交方面有什麼事，我同冠華尚不知道，怎麼就到了毛主席那裏。」

原來龔澎從中共政權成立起，就是「外交部情報司司長」，以後因爲情報兩字不好聽，改爲「新聞司」，仍由龔澎任「司長」，她的丈夫喬冠華任「外交部部長助理」，是周恩來手下四大金剛之一，所有外交方面的事，當然他們先知道，才能報到毛澤東那裏，所以龔澎不相信外交方面會發生什麼事。

兩人跳到陳毅跟前，楊奇清碰下陳毅，低聲說道：「趕快走，毛主席到處找你找不到，正急得跳哩！」

陳毅一聽，兩腿頓時發軟，再跳也跳不動了。四個人一起走出舞池，回到座位上，陳毅問道：「主席這個時候找我作什麼？是不是又鬧了家務。」

龔普生笑道：「鬧家務只能找謝老，他是內務部長，怎會找到你這個外長頭上。」

楊奇清也笑着說道：「這回不是內政，實在是外交，所以急着找你，因爲別人不能代勞。」

陳毅回頭看看張茜，正和尤金大使跳貼面舞，跳得十分開心，又不便去喊她，當時向龔澎兩姊妹說道：「現在快四點鐘了，馬上就要散了，你們走時千萬把張茜送回去，不要讓她一個人被老大哥帶走了。」

龔普生笑道：「你放心吧！少一個零件我們都負完全責任。」

陳毅無可奈何地跟着楊奇清走了。走進毛澤東的辦公室，只見他坐在轉椅上，左轉半圈，右轉半圈，態度非常悠閑，陳毅戰戰兢兢過去打個招呼。毛澤東倒沒有發脾氣，笑着問楊奇清：「你算有本事，在那裏找到他，大概又同女人在一起玩去了。」

楊奇清未敢開口，陳毅這時已經定了心，陪着笑臉說道：「實在是陪蘇聯老大哥去北京飯店跳舞去了。」

一提到蘇聯老大哥，毛澤東突然想起一件事，忙問：「尤金在不在。」

陳毅笑道：「就是陪他，不然我怎麽能玩到這個時候。」

毛澤東點點頭：「對了，你趕快回到北京飯店找尤金，就說我的意思，這次美軍侵畧黎巴嫩，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有個表示，我想最好我們九個國家聯合發表一個聲明，限期美軍撤退，否則我們就用武力强迫他退出。請尤金大使打個電報去莫斯科請示一下，越快越好。」

陳毅正記掛張茜，得了這個命令，宛似皇恩大赦，趕快回去，到了北京飯店客人還未散，陳毅這次任務在身，胆就大了，一支舞剛跳完，陳毅進去把尤金大使拉過來，尤金在中國久了，也學會幾句中國話，結結巴巴的說道：「你是不是吃醋？」

陳毅匆忙間未帶翻譯，左看右看，忽然看見林彪也在和尤金夫人跳舞，當時如獲至寶，也顧不得國際禮貌，走過去又把林彪拉出來，笑着說道：「對不住，請你客串一下翻譯，我有要事和尤金大使商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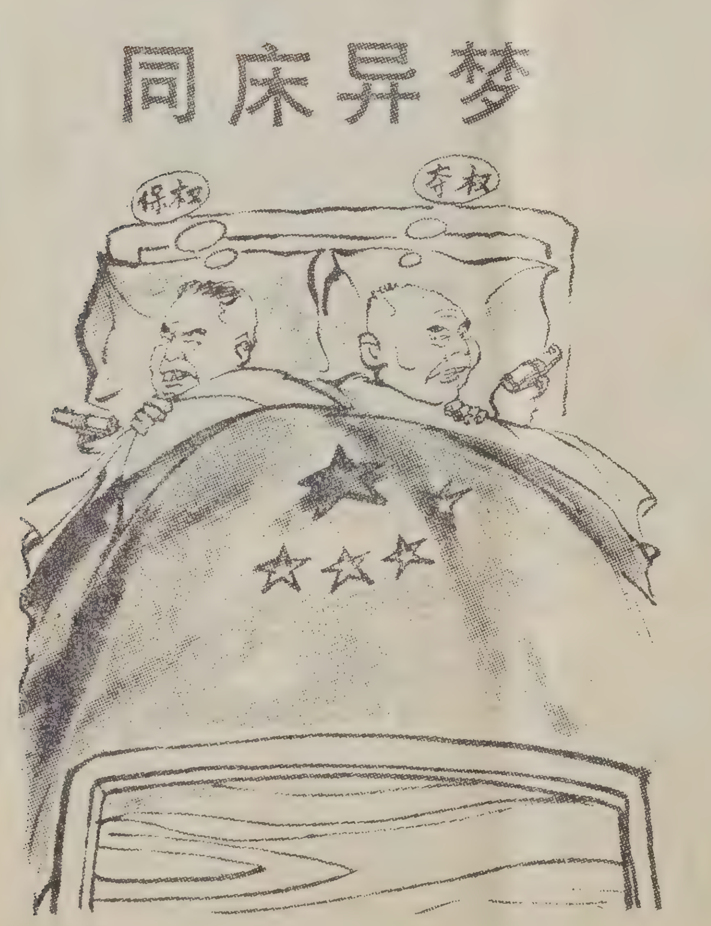
林彪只好跟他走過來，三人在一張卡位上坐下，侍者送上咖啡，陳毅就把毛澤東的意思說了一遍，尤金搖搖頭：「這個事情恐怕有問題，因爲赫老正在奔走和平，若是現在向美國提出哀的美敦書，豈不前功盡棄。我現在只能把毛主席的意思轉呈赫老，希望我們那能發出一篇宣言作爲呼應，不過措詞不必完全相同，因爲兩國的立場究竟有差别，至少在表面上是如此。」

林彪插嘴說道：「這件事我看你要回去勸勸主席，他坐在辦公室裏噴烟圈，想任何一件一件事都十分輕鬆，打仗，尤其是打美國人，可不這麽容易，上次抗美援朝戰爭，我們天時、地利、人和全佔盡了，結果損失還這樣大。現在要到黎巴嫩去打仗，光是兵怎麽運了去。」

林彪說到這裏，陳毅找到話題了，拍着林彪笑道：「弟兄，你太天眞了，就因爲兵運不去，仗也再打不起來，不過是嚇嚇而已。」

林彪說道：「既然這樣，我們自己提醫告好了，更不必拉蘇聯及東歐兄弟國家下水，免得惹了禍找個打圓場的人都沒有，豈不糟糕。」

陳毅想想也覺得有理，林彪又把陳毅的話翻給尤金大使一聽，尤金更是搖頭，連電報也不肯打了。陳毅只好回來覆命，先把張茜送回家中，然後去見毛澤東，把尤金大使的意思學說一遍，並且把林彪的態度也約畧提了一下。



「葬儀專家」這本小說固然使人感到原來如此，而「屍體經紀人」這一作品尤其如此。這是何等令人惡心的作品呀。那是敘述對那些無力負担喪葬費用的家屬，鼓其如簧之舌，勸誘將屍體捐贈給醫科大學的異樣的貧民救濟家朝木新八的故事。新八第一次捐贈的屍體是巴士車長雪子的遺體。還在求學的新八，在淺草一家整修帽子店的二樓租了一間屋子，言明白天由他使用，晚上則由一個女孩居住。那個女孩就是雪子，可是直到她離開人世，雙方始終沒有交談過一句話。其間，他們曾經見過一次面，都是新八剛好搭乘雪子的巴士時候的事。他從車長名牌上獲知眼前這一車長正是和自己有「同居」之誼的女孩子。

沒多久，雪子即因肺炎而死亡，因爲舉目無親，新八不得不代爲料理後事。新八本身也一貧如洗，乃就商方在醫學院做助手的友人。於是接受了那友人的建議，將遺體捐贈給了大學。那時候，雪子的妹妹千代子出現了。她以爲能替姐姐舉辦喪事而非常感激，說是要對骨灰行禮膜拜。新八又向友人討教。二人找來鷄骨燒成灰，由新八買來骨灰罈和養袋，算是搪塞了過去。那時候，新八剛從學校畢業，進入公司工作，覺得千恩萬謝的千代子太可憐，就留她在自己家裏，當作女傭使喚。

在火葬場討取骨灰因而與之相識的鷹子也慢慢地在他家走動。於是，新八與二個女孩子有了密切的關係。其間，千代子和姐姐一樣患上肺炎，在大學的治療室死去。在死亡前二天，新八準備了一份結婚證書，給千代子過目。千代子於感謝之餘，痛哭流涕。

這一次，新八仍然決定把千代子遺體捐贈給大學。深夜，就在太平間裏，新八與鷹子在千代的遺體前，舉行了由屍體作介紹人的婚禮。

不錯，這一說不出的寒慄、心悸、邪惡，而又充滿了對屍體的濃厚親近感的怪異作品，依稀能使人覺察出，它是對記憶模糊的母愛的飢渴，以及備受挫折的孤兒的感情所孕育而成的。但是，其中是否也流竄着對部落的被歧視者的同情與共鳴呢？這麼說來，多少帶有一些溫馨，比較明朗的「伊豆的舞孃」，以及陰暗、慘虐的「屍體經紀人」等作品，似乎與我的人生，在最深邃的一角，有極深的關聯似地，因而不免感到異樣的戰慄。這是過去我從未想像過的。

能夠想像的祇有一件事，在東京本鄉榮蘭飲食店所認識的那個名叫伊藤初代，會不會是出生於部落的？我是一點兒也不知道。會不會由於初代是部落的人，因而毫無緣由地被吸引的？會不會在身爲孤兒的先生的心靈深處，存在着對那些受人歧視，背負不幸命運的少女感到強烈愛心？

想得越多，想得越深，我不免也有了很多「發現」。比如，在「禽獸」一文中，就曾出現了如下的對白：

「也許是年齡的關係，我對於和男人晤面，日益感到厭煩。男人實在令人討厭。我立即會感到厭倦。進餐也好，旅行也好，畢竟與女性作伴爲佳。」

「那你結婚不就行了？」

「話是不錯。可是我欣賞的是那種看上去似乎有些寡情的女人，因此不行呀。看中了一個彷彿寡情的女人，裝作一無所知的樣子與之交往，乃是人生一大樂事。在女傭方面，找也儘可能雇用那些冷若冰霜的女孩子。」

看到這裏，我幾乎忍不住要叫出聲來。是這樣的嗎？原來是這樣的呀。我產生了異樣的感受。

我不相信自己和先生年輕時所期望的女傭一模一樣；不過，我在先生眼中看來近乎寡情，那可是理所當然

的事。當我獲知，我決定去先生公館工作的時候，鎮上有人向先生投書中傷這件事後，我曾經牽腸掛肚了一陣子。我老是認為，中傷者一定揭露了我是一個不知自己親生父母的孤兒這件事。我甚至猜想，信中可能也提到了現在的養父母的家世。大家都認為，庭繁系出部落。如果先生了解這一實情，那也無所謂。不過我也有些奇怪，我這樣峻拒，先生為甚麼偏要千方百計地挽留我。事實上，我的確多次像「破戒」中的丑松那樣，企圖乾脆自行說明身世，然後打道回府。

我覺得這幾句話已把某些時候，在某種場合，先生所自然流露的神態完全正確地描述了出來。

——川端先生很早就成了大作家。但是，如果要尚有些甚麼作品足以佐證他已是文章大家，我可無言以對。是「伊豆的舞孃」嗎？是「名人」嗎？也許是「雪國」；也可能是「山之音」吧。這些作品廣泛為讀者所歡迎，永遠是暢銷書，也曾經一再被攝製成電影。雖然，這些作品並不因之而減少了它們的價值。

從少年時代開始，我對於「伊豆舞孃」或「雪國」的開始一部分被視為名句這件事就表示懷疑。我認為，忠實地描述的話，「雨腳染白了杉樹的密林」，或是「夜晚的穹蒼變成一片白色」的詞句，以文字來說，多少含有一些美感。

談到川端先生的事情，我可以說是從頭到尾甚麼都不知道。我祇有一個模糊的概念，他似乎是一位偉人。他已超出了我所能夠理解的範圍。

川端先生是一位非常卓越，經常構想新觀念的人。他富有膽識，從未為金錢躭過心。因為他長於計算。菊池寬對他獨垂青睞，固然是由於他的文才，但在商才方面大概也別有所見的吧。川端先生是文壇公司的總經理、董事長。我想，晚年，使他刺激最深的，既不是三島由紀夫的自殺，也不是他自己助選失敗，而是担任他顧問性質的佐佐木茂索的逝世。

山口先生真是一位獨具慧眼，而又直言不諱的人物。在須賀川的石田六郎醫師裏所感悟到的，戀母情結的愛的真面目對照下，我自己在先生晚年隨侍於側的幾個月中，親眼目覩先生的逝世，老實說，我對於山口先生那精闢的剖析，如果說是一無反感，顯然是說謊。可是，由開羅蓋告訴我的伊藤整的意見，以及佐藤榮作夫人那別有含意的一句話，又使我覺得山口先生的說法，與兩者的感受彷彿又有極密切的關聯。總而言之，他畢竟是一位不可思議的令人的咕的人物。

這且不說，看到下面這幾行時，山口先生那筆鋒就像是利刃般刺入我的心坎。

我認為，川端先生直到最後仍然說是希望與少女殉情，並非說笑，而是真心話，而且是比這還要強烈的願望。我始終懷疑，川端先生的自殺，其真正原因即使不至於對誰失戀，會不會是為了肉體衰退，到無法與少女嬉戲的程度，因而感到絕望的緣故。

哎！好可怕。不管從那一角度來看，我都不可能成為先生戀愛對象的，我也不願這樣想。但是，我不得不承認，如果走錯一步，我極可能在不甘願的情況下，被帶上殉情的道路。

先生五週年紀念的日子近了，長時期來，我始終認為先生的自殺，我要負一半責任，因而內心至為痛苦。無意中看到山口先生的文章後，我總算是獲得了解脫，獲得了重生；我纔是差一點蒙受無妄之災的無辜者呢。就像是交通事故般地，在千鈞一髮的時候，萬幸逃過了大難。

於是，我想向先生在天之靈通告一、二。

「朝日新聞」雜誌的對話中，野間先生曾經說過，差別現在仍然存在，充其量祇是不再使用差別的語言罷了，因此，在就業方面，差別待遇的現象亦復存在。可是，僥天之倖，我就業已經四年多了。那是在這地方極具名望的松本最大的藥品批發商杏林堂商會。現在雖在會計部門工作，但我的目標是有一天能夠領到藥劑師執照。

在同一商會工作的一位青年與我志趣相投，由戀愛而結婚，現在我已是一個女孩的母親了。

野間先生說，一談到結婚，問題就非告吹不可，而在結婚問題上破裂，乃是人類決定性行為。安岡先生則說是，年輕人經常趾高氣揚地獲得解放的情緒，希望與部落女性結婚。接着他又說，這並不一定意味着係基於社會性關切，也非由於人類愛的觀點，而是單純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認為是本身問題，對於自己傾心的女性能容忍一切。這是一類擁有的自然的情感……。

我結婚的對象，正是安岡先生所說的，「擁有人類自然情感」的人。他在完全了解我的身世以及養父家的家世之後和我結婚的。他和我都是高中化學同好會的會員，對於我的一切，早就了然於胸了。很幸運的，在親戚往來方面，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發生過甚麼問題。

我不認為，我的故鄉的小鎮風氣特別開放。相反的，由於自誇門第的舊家特多，和其他地方一樣，充滿了凝重的氣氛。說實話，很多人對於我們的婚姻，似乎都認為是一項奇跡。

我覺得自己很幸福。我絲毫沒有獨自享受這一幸福即可的意思。我想，我不會忘記對周圍的人們表示我由衷的謝意。

先生在大正十四年，二十五歲的時候所撰寫的「落葉與父母」的作品中，曾經這樣寫着：

——父母逝世後那年夏天，四歲的我和一歲的妹妹被分別送往不同的家庭撫養長大。幼年時期的我，既忘却了父母死亡之痛，也不記得妹妹還活着這件事。我無意思索自己從未看到過的人們曾經活在世上，或是正活在世上的事。……

這是真的嗎？先生！即使先生希望忘記，不願意思索，但是，音容已經記憶不清的雙親，是否在繼續不斷地呼喚先生的靈魂的呢？我覺得先生太可憐了。唔，對不起，請原諒我這樣說。

如果說，我從未想念過親生父母，也許稍嫌誇張，但幸而並未為生死不明的雙親所呼喚。我和先生不一樣，生活得很幸福。

關於我的戀愛與結婚，以及婚後家庭生活等情事，我曾詳盡地記入另一冊記事簿中，在這裏，我祇報告一些近況。

有一件事我是必須特別記述下來的。

恭賀新禧
建國鑄字公司全人鞠躬
中環卑利街廿三號

恭賀新禧
旅港陸豐同鄉會全體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旅港英德同鄉會
理事長蘇文
監事長何漢文
暨全體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葵涌中山紀念英文書院
校監蘇文暨員生鞠躬

恭賀新禧
集成圖書公司同人鞠躬
九龍油麻地北海街七號

恭賀新禧
香港尚武體育會全體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新界廣西同鄉會
理事長黃志平
副理事長楊堅
黃溫惠貞
鞠躬

恭賀新禧
青衣信義新村居民福利會
會長華月懷
理事長洪漢波
陳興
呂大包
暨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坪洲華僑聯誼會
旅港惠州同鄉總會坪洲分會
旅港坪洲海豐同鄉會
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香港公民協會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僑港開平梁族宗親會鞠躬

恭賀新禧

九龍中醫師公會

會長沈餘生 吳奕本 白展臺
理事長方銘標 劉方齊 鄭江能
監事長曾憲眞 黃國龍 李芝英

暨全體理監事鞠躬

恭賀新禧

港九機器十三科總商會鞠躬

恭賀新禧

僑港南海同鄉會

霍達新 潘志泉
理事長潘夢應監事長陳兆昌暨全體理監事同人鞠躬
陳冠萬 陳星雲

恭賀新禧

佛濟堂國藥總匯譚述渠鞠躬

恭賀新禧

鮮魚行學校全體員生鞠躬

恭賀新禧

調景嶺中學全體員生鞠躬

恭賀新禧

元朗太平行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土瓜灣街坊福利會

會長梁 强 理事長顏杞添
林耀洪 佘家聲
岑福田 黃光甫
林漢洲
李廣吉

暨全體同人鞠躬

萬人意見

老幹紛紛復出惡鬥隨後來臨

北平統治集團醞釀新整肅行動

鄧派措施遭遇反擊正待機而動

目前中共統治下的中國大陸，似乎在醞釀更多的整肅行動。北平的街頭政治辯論與示威似乎逐漸消聲匿跡，但是鄧小平儘管公開否認，他似將繼續整肅從文革時期竄起而持有職位的人。

鄧小平曾在北平告訴日本訪客，將不會進行整肅。雖然如此，鄧小平的老伙伴中有些會與自毛澤東時代以來担任政治局職位者有怨恨的人已紛紛公開露面，此一發展暗示批鬥稍後會來臨。

類似上月在北平爆發的抗議行動「不久的將來可能再度發生」。

理由之一是，鄧小平必須依賴這些抗議行動爭取支持，藉以打擊他的敵對者。

毛澤東曾一再使用此一戰術，現在鄧小平則利用這戰術來盡可能的破除毛澤東製造的文革動亂。鄧小平絕不是具有無上權威或不可能打倒的。

鄧小平未更快的進行他的計畫，顯示他在某些方面又遭遇抵抗。

鄧小平告訴日本訪客的話說，對於他的密友之一，前「北平市長」彭眞的復職，「仍然有一些問題待解決」。

北平的大字報運動，以及鄧小平會晤外國新聞記者的談話，顯示中共政策已有若干重要改變，而且確認鄧小平是中共的「實權」人物。

「鄧小平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重申不會排除對台灣使用武力，但是鄧小平所作的不會降低台灣的生活水準，以及將考慮台灣的政治制度的談話，是對毛澤東路綫的激烈背離。

「鄧小平的談話明白承認中國大陸的生活水準遠遠落在台灣之後；而且也暗中承認，共產制度在中國大陸推行不順利。在鄧小平的談話之前，北平的大字報也反映了類似大陸不如台灣的感觸，而且應視為中共所謂經濟現代化，以及對中共政治制度作重大改變的一部份。

矮鄧貶毛新法寶

用實踐檢驗眞理

目前大陸各地掀起一種新政治運動，兩月來進行「檢驗眞理標準」的大辯論，各大「軍區」和「黨委」連續舉行討論會，重要頭目被逼表態。這個運動是由鄧小平發動，鄧復出後高叫推行四個現代化，推出「實事求是論」，延伸為「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敏感的人都理解，這是鄧小平貶「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步驟。

這個運動正在各地推行，北平集團表態殊不一致，如十月二十二日「武漢軍區」由「司令員」楊得志領導的座談，揭露該軍區根本沒有檢驗眞理的標準，有的人則不管社會上刮什麼風都同着動，即使是妖風也步步緊跟。

會中提到「毛澤東思想」能不能作檢驗眞理的標準時，結論是不能，理由是：「如果把毛澤東思想作為檢驗眞理的標準，就不能夠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就不能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顯示毛澤東思想不合時宜了，這正是鄧小平貶毛的重點，他認「馬列主義」也好，毛思想也好都要通過「實踐」的「檢驗」，不能瞎搞「天才論」。

十月三十日「蘭州軍區」召開類

似討論，「司令員」韓先楚對毛思想需不需要受實踐的檢驗，避而不談，反而大談「抓綱治軍」，提出通過眞理檢驗標準，深入批判林彪及四人帮，韓爲林彪嫡系，此次藉責罵作「變相交代」圖脫罪名，大談「抓綱治軍」，似韓在向華國鋒送秋波。

這兩個例子，恰好說明這項運動在高幹之間的反應，勢成貶毛與擁毛的派性鬥爭，所謂「貶」和「擁」是華鄧之間的最大爭執，鄧貶毛，是要打垮擁毛派（文革受益一夥）的最後靠山。

至鄧小平販賣的「實事求是論」，並非新貨，早在一九六二年他提出「三自一包」的主張時就說過：「白貓黑貓，會咬耗子的就是好貓」，後來「文革」，這一點一直是他「走資派」的最大罪名。現在提出而成爲有力武器，正對「回朝派」解放幹部的胃口，因爲文革當權派的誇大、虛僞和打倒一切使他到今天仍有切膚之痛，也許這正是鄧小平的「新法寶」。

「文革」動亂期間 四十萬人頭落地

據中共黨中央發表的「文革報告書」顯示，在一九六六至六九年期間，逾四十萬人被殺。此外，還有約一億人直接或間接成爲當時政治措施的受害者。

在去年十二月「三中全會」上自我批判的，除了中共主席華國鋒、副主席汪東興外，還有副總理紀登奎、北京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副總理陳永貴（前大寨模範農民）、前北京民兵負責人倪志福（現任全國總工會主任）及前北京市長吳德。上述各人均爲政治局委員。

另一方面，前中央宣傳部長張平化，據報已暫時被送往黨中央幹校，「學習國家的新政策」。張平化之職，已被鄧小平知交胡耀邦取代。

毛澤東姪女王海容（現任副外長）及毛澤東生前的私人英語通譯唐聞生，相信亦被送往中央幹校學習。

據可靠的軍方人員透露，前中聯部長耿飈（現爲副總理兼政治局委員），已被擢升爲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總書記。

此職前任人爲去夏逝世的羅瑞卿。耿飈現年七十歲，原爲紅軍領導人之一，曾與羅瑞卿共事，在一九四九年後，始任使節之職。

前外長姬鵬飛（現任人大副委員長），已繼耿飈之後，出掌中聯部。

「四人帮」黨羽 焚燒油廠倉庫

去年八月十二日，順德縣容奇鎮榨油廠倉庫，發生當地「四人帮」餘黨縱火事件，生油庫全部燒燬，並波及榨油廠部份廠房。

共黨「順德縣黨委會」已逮捕三名「四人帮」餘黨，於八月十四日舉行「公審大會」，爲首一名是余德祥，年二十三歲，廣州人，最近被下放到順德縣勞改，曾兩次逃亡不遂後，就策動縱火燒燬榨油廠倉，以洩心頭之恨。其餘兩名一姓黃，一姓歐，都是二十餘歲的青年。他們除縱火外，還發動其它多宗破壞事件。

安徽廣東兩省 天災人禍嚴重

中共「人民日報」一月九日報導，今年遭遇百年大旱的安徽省，入冬以來乾旱持續發展，不但嚴重威脅冬小麥的生長，連人畜飲水也發生很大困難。

廣州「南方日報」的「評論員」於一月五日發表「集中精力把農業搞上去」的專文供認，作爲中共經濟基礎的農業，多年來因受天災人禍的摧殘，還十分薄弱。並承認：『一九七八年廣東晚造糧食由于嚴重受災，加上我們工作做得不夠好，全省大部地區減了產，給人民生活帶來很大困難，不少幹部因洩氣，對搞今年生產存有畏難情緒。』

血肉長城

自由人

兩千年前中國人建築了萬里長城抵禦外侮，在現代化的巨流下現代侵略者之魔掌掃過了許多弱小民族而指向我中華民族，其方式由有形之槍砲轉為無形之侵蝕，我們中華民族於是開建了我們的血肉長城，以共同之體認與民族意識團結我們自己。但！令人困惑的是在中國出現了兩面旗幟，一面是孫中山先生創建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另一面是毛澤東樹立的五星旗。旗幟代表著精神！旗幟代表著力量！現在有必要對此兩面旗幟做一個研討。

在沒有外太空人侵擾之下地球上的人還不容易以「人類」為政治之單位，而是以民族或若干個民族組成一個國家，所以國家之政治機構必定保持自己民族之特徵，這類民族特徵大致是與科學化無太多關連之事，否則必然受到人類共通性之科學化的重大衝擊，民族特徵諸如歷史、文化、語言、文字、節日、衣著等，善良的特徵保持的越多則越代表一個政權在此民族中之正統性。對於國共雙方第一個判斷的準則是正統性。

第二個準則是一個政體之自察性，正確之施政是一個政府之責任，但是人非神仙，在施政有誤或當政者有過失時，這個政權及其人民能有多少能力提出糾正及懲罰？這關係到一個政權賢能的程度。

任何政權都必定提出許多美麗的口號，這些口號都是在為增進人民之福祉為目標，故第三個準則是國共雙方對全民之利益有多少保障之利民性。

第四個準則是政權自身之安定性，因為安定的反面是混亂，歷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等若是沒有安定的政權能有盛世的局面嗎？朋黨之爭、八王之亂並沒有帶給當世政權「鬥爭的進步」，歷史的教訓任何人都不能歪曲。

第五個準則是政權自身之獨立性。有獨立自主的主權才能施展有利於民族利益的政策。

第六個準則是政權的信民性。商鞅為了立信新民曾出重金獎勵移木者，外國總統會因無信於民而被掃地出門。一個政府之立信於民本是理所當然之事，但是在五星旗下出現過「陽謀」與陰謀，其中「陽謀」還被五星旗之統治者加以說明及肯定，故需討論二謀之信民性。

首先研究正統性。中國固有的文化在青天白日滿地紅下被以傳統的觀點保留，而另方面五星旗下正以馬列之無產階級觀對中國歷史大加修改，儒家被評定為壓迫者的工具，並且被全盤否定，忠、孝、仁、愛等博愛精神原來並沒有被儒家限定於由某一階層的人對另一階層的人，中國歷史上只有「泛愛衆」而沒有奴愛主，但是五星旗下的中共理論家們發現儒家的忠是要人民對統治者愚忠，儒家的仁是統治者障眼的假仁，儒家所說的君子是指奴隸主，儒家所說的小人是指奴隸。另方面歷史上的盜賊被中共統治階級宣布為為百姓利益而革命的起義軍，如李自成及「捻軍」等。中共對中國歷史大加修改，故此處提出重點討論，因為儒家思想被視為中國的正統思想已達二千多年，捻亂也與許多其他的亂賊一樣被歷史判為盜匪，現在以儒家思想及捻亂為例討論之。

儒家到底為統治階級做了多少事？又是如何愚弄百姓？現在以儒家的做為與中共自身的做為加以比較最為恰當。儒家教導全體國民要忠君，因為在古代「君」就代表國家，全國之人若皆忠於國家便可形成一個團結而強大的力量。儒家是否要求全民愚忠？

（未完）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春暉 賴定中

愛日當深眷。陽和此際多。春光生萬物。照徹好山河。

春暉 黃思濳

千林花發上朝暉。一片晴光看燕飛。山色映紅波瀲灩。陶然萬物共忘機。

前題 晚香

廣野蒙茸草漸肥。青陽噓煦總依依。勤劬未異慈親愛。對我當年捧負時。

前題 崔雲巖

萬物逢時化育成。條風尚峭雨初晴。若非愛日來相照。天地無由德日生。

前題 曾念祖

明滿郊原綠滿晴。天涯游子若爲情。東風未解人閒事。樹影搖時恨與生。

前題 梁軾昭

無私照不分蘭艾。煦煦春暉大地回。慈母偏憐應借鏡。隱中雖賦有餘哀。

前題 黎心齊

春來雲日競相暉。入座桃花門艷緋。不怪潛龍頻厲角。天心人事畧覘微。

團年 蕭葵明

玉漏遲遲子夜長。守年長幼聚華堂。桃符門換栽新字，栢酒盃斟帶舊香。瑞篆猶存烟幾縷，譙樓不聽鼓琅璫。明朝又是新元旦，馬到功慶伯樂章。

前題 調寄聲聲慢 陳襄陵

安排鏡聽，位置盤栽，難捐送舊閑情。綠鬢無多，誰復自惜惺惺。總總雁來燕去，換炎冷，不甚分明。貪微醉，引深杯婪尾，獨抱温馨。檢點一年俊賞，有幾場夢影，幾句心聲。淡墨殘牋，纔知曾爲銷凝。東隣管絃迭奏，雜狂歌，先賀新正。燈暈淺，照爐烟，繚繞畫屏。

前題 調寄燕歸梁 劉雲閣

轉轂光陰歲又闌。正梅靨舒寒。一堂老幼共盤桓。設杯筯，慶團年。紅爐烘暖，芳醪引滿，酣醉枕琴眠。醒來春已到人間，花灼灼，蝶躚躚。

前題 調寄多麗 潘學增

夜將闌，心君尚幸平安。更何須，悲傷遲暮，白駒過隙年年。至親離，羊城困苦，羈客倦，燕壘營難。我宅何常，人居爲暫，猶如逆旅且圖歡。縱屈處，僅堪容膝，陋室亦家園。空懷想，休憐頭白，只要心丹。臥滄江，無驚歲晚，世間翻覆波瀾。具雄心，驕人貧賤，不低頭，老子痴頑。快樂團年，精神竟夕，榮華富貴等閒看。只求得，逍遙自在，慣乞懶爲官，今惟有，塡詞開卷，强飯加餐。

前題 調寄花發沁園春 陳冠夫

候轉星移，夢回燈[illegible]，歲除樂事頻顧。湘娥倩舞，漢女清歌，痴懶任隨年去。家家看[illegible]，都慣見，團圓歡聚。看臘盡，輕引花風，暗憶埋硯遊處。冉冉芳韶漫數。念依依春華，尚惜虛度。吟壺乍歇，爆竹初傳，知是履端新序。桃符換徧，三致願，禎臨寰宇。也重省，元日嘉辰，迎禧休負尊俎。

前調 調寄蝶戀花 顧植槐、

蛇去馬來饒意義，老幼齊全，今夕同歡會，白酒黃鷄鄉里味。團年端合開懷醉。爆竹響時寅迓至。換了桃符，寫上宜春字。燭卷花紅香結瑞。明朝又是昇平歲。

團年 調寄迎春樂 楊萬林

晴光普照迎祥至。陽啓泰，陰呈瑞。立春後夕除殘歲。欣共飯，嘗甘旨。歌舞地，金迷紙醉。翩[illegible]影，衣香鬢麗。萬戶今宵同樂，賣獃遊花市。

前題 調寄千秋歲 朱敬安

桃符新換。烟裊爐香篆。餞舊歲，申新願。肅貪休退縮，懲惡無偏袒。人樂業，閭閻安堵民心晏。萬里家鄉遠。天許頑軀健。泛柏酒，揮金[illegible]。稚孫爭欲飲，老伴頻相勸。全家樂，歡欣共進團年飯。

前題 調寄憶江南 葉惠波

迎馬歲，歡樂慶團圓。曾記舊時城不夜，桃梅爭艷鳥鳴妍。椒酌迓新年。

前題 調寄十二時 鄭越燁

節團年，百花和艷，黃綠青藍紅紫。人興情，天倫同樂，一席團圓陶醉。渡海趨車，披風趕月，爲取高堂慰。共歡娛，問好聲聲，勸酒頻頻，正是人家子弟。惹舊情，當年此夕，快事深心長繫。詠水吟山，彈琴舞劍，灑落誰能比。離別時，共勉重逢，相約異地。瞬息間，數春未會，縱有千言難寄。隔水天涯，茫茫萬里，夢裏魂無倚。何日天援手，解開浪人愁意。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390

由中共農業談到陳永貴
伊朗的悲劇美國的罪惡
中共貿易擴展艱難重重
大陸農村與農民
日本對中國大陸市場危險賭博
鄧小平再訪東京的意圖
台灣核子醫學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叁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〇七八五二
售價每册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要目



由中共農業談到陳永貴

去年十二月中共在北平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特別强調的是從今（一九七七）年起「全黨工作的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它們提出的經濟建設主張中，又突出號召「把農業生產搞上去」。

中國大陸有九億到十億人口，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農民。中共工業落後，一切都靠農業，所以，有「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這樣的口號。中共實行的是所謂「社會主義制度」，在這個制度下，大陸土地所有權雖分「全民所有」（如各地較大規模的農場）和「集體所有」（人民公社）兩種，但實際上都是黨有，也就是說：今日的中共是中國大陸上的唯一大地主，八九億農民都是它的長工，基本上是受剝削受壓迫，吃不飽吃不好，穿得壞穿不暖的農奴！

鄧小平上台後，正力圖改變這種情況，但所謂改也只是形式上的，或者說是只在枝枝節節上改，那就很難收效；因為，中共不放棄所謂「馬列主義」那個不適於中國的教條和極端腐朽落後的「社會主義制度」，改也沒有用；除非大徹大悟，走受絕對多數中國人喜歡的道路，不然永遠走不出死胡同。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罪惡貫盈的毛澤東雖然死了，但他的餘毒仍在腐爛發臭，毒害着中國人。他和他老婆江青的親信和夾帶人物如華國鋒、汪東興、吳德、陳錫聯、陳永貴、紀登奎、倪志福等，雖然都已沒有權力，但一天不把他們拉下馬，就不能說是中共上層派系鬥爭已經結束，當然更不能說鄧派在北平上層火併中已經取得勝利。

毛江餘孽仍在台上，鄧派看到他們就眼痠，那是一定的。若照力量說，鄧小平一擺手他們就得乖乖地滾蛋，但其影響卻不會小，可能一發而不可收拾。所說影響，基本上都和已死的毛澤東餘毒有關。比如，大陸農業落後，是與農業學大寨有關的，但大寨大隊時至今日卻仍如張春橋垮台前所說的那種「土圍子」一樣，堅決拒絕改革，不但保持「突出政治」的評工記工辦法，並且仍不退回文革中沒收農民的自留地。

據二月十二日外電報導：最近有一批外國人訪問山西省昔陽縣大寨公社大寨大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兼國務院副總理陳永貴的發祥地，當經過距大寨四十五公里的陽泉火車站時，發現那裏貼有不少指名批判陳永貴的大字報。說這個頭上包條毛巾最具特色的老農是「四人幫伸向農業戰綫的黑手」。當那些外國人到達大寨問那裏幹部關於批陳大字報問題時，他們保持緘默，拒絕批評。

據報導說：大寨大隊的農民仍保持舊的分配制度——即政治第一，勞動好壞在其次。此外，他們繼續拒絕收回中共當局鼓勵的自留地——這是在江青一伙「割資本主義尾巴」口號下沒收的，於此同時把分配核算單位由生產隊過渡到生產大隊。

這裏問題說明：毛澤東那一套東西雖在大陸上遭到普遍反對，但仍有像大寨大隊那樣的頑固不化的死角。

一九七五年九月到十月，中共由大寨搬到北平開了一個月的「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鄧小平和江青分別講了話，華國鋒作了報告。當時鄧江勢如水火，所以事後他們二人的講話都未發表，只發表了華某的「總結報告」。一九七七年春經華某提議並由他親自主持召開了「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會上華某提出了「抓綱治國戰略決策」。根據這個「戰略決策」，今年是第三年「大見成效」的一年，但因去年末中共召開了三中全會把它抹掉了。還有，華在「抓綱」方面，計劃揭批四人幫打「四個戰役」；在「治國」方面，他强調只能走「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道路。結果，第四個戰役還沒打就被腰斬了。至於學大慶，學大寨，特別是農業學大寨這條道路給堵死後，陳永貴這個「以人代牛」的典型也已受到了批判。

可以看出：毛的形象不搞臭，華某也就不易搬倒。加上鄧小平年齡已不小了，還能等幾時？所以，在今後半年到一年時間內，中共必在「安定團結」幌子下加緊派系鬥爭，迫使華某下台。

蔣緯國將軍對萬人團作專題演講

蔣公在大陸留置這種子促共黨腐爛

三軍大學校長，蔣經國總統的弟弟蔣緯國上將，安排的一次專題演講，是萬人賀歲團的最大收穫。在兩小時的演講中，蔣將軍透露了一些未爲人道的資料，相信我們的讀者會感到興趣，在這裏僅作片段的引述，因爲老萬未拿到他的講稿，又未作筆記，只能憑記憶寫出一點點，讀者不會滿足，也不過聊勝於無吧了。

劉人傑

蔣緯國的專題演講

萬人賀歲團的一項特別收穫是：三軍大學校長蔣緯國先生爲我們安排了一次專題演講。四十二位團員（兩位小朋友沒有參加）在三軍大學會議室中，鴉雀無聲的聽了蔣校長兩小時講話，事後不論男女老少，沒一位不表示「極感興趣」。

老萬未跟蔣校長會面前，就聽得許多朋友說過，蔣緯國先生口才極好，他的演講最具吸引力。這次聽他專爲我團所作的演講，確實令人佩服。我們四十二位團員中，包括各種不同的職業，有醫生、有工廠老板、有退休警務人員、有學生、有搭棚工友，年齡有差距，知識水平更不一致，尤其其中有二十位以上女性，有些主婦們一向對政治提不起興趣，更要命的是她們的國語只可以聽到成數，但對蔣緯國先生的這次演講，同樣感到動聽。單從這一點，可以看得出，他講話的吸引力確是與衆不同。

老萬認爲他講話受歡迎，主要是有內容，知識廣博，記憶力強，深入淺出，一般水平的人能聽懂，自然發生興趣了。

原本的安排，是近乎座談會性質，因此我們在會議室中也是團團而坐，每個人面前都有米高風。但因爲我們團員中能發言的人不多，論到世局國事，程度還不夠，他接受我們任何問題的發問，必定盡其知給我們解答。他還誠懇的表示，很希望知道多方面的意見，其實我們每天都有意見，我們對政府盡其言責，如果政府稍爲注意我們的報紙，可以看到許多可供參考的意見。

蔣緯國先生爲我們分析的是當前世界形勢，及反攻大陸和台灣的前途，對一羣海外僑胞來說，這題目正是大家所最關心的。蔣校長從歷史上分析，美國政客出賣我中華民國，許多人認爲從尼克遜時代開始，其實應遠溯至羅斯福時代。在雅爾達會議中，羅斯福與邱吉爾要求史太林出兵中國東北，夾擊日本。其時歐洲戰局底定，蘇聯可以將其兵力東移，對付日本。問題是否有此必要，因爲當時日本固然節節敗退，同時羅斯福心知肚明，美國已製成原子彈，原子彈一落下日本國土，局勢便會急轉直下，沒有蘇軍參戰，盟軍在遠東戰場上也可獲勝。而羅斯福要求史太林在遠東戰場上參戰，許以極高的條件——蘇聯可獲得日本在中國東北遺留下來的一切權益。蔣緯國將軍憤慨的表示：羅斯福怎可以越俎代庖，拿別國的利益做人情呢？既然事情與中華民國有關，豈能在沒有中華民國參加的場合下提出，而不先照會中華民國呢？

蔣公的遠見

由於羅斯福要求蘇聯出兵中國東北，造成今日大陸的赤化，因此蔣緯國將軍認爲羅斯福是出賣中國的罪魁禍首。

據蔣緯國將軍說：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原子彈投下廣島，日本已明白無可再戰了；八月七日蘇聯才對日本宣戰，駐紮中國東北的關東軍並無抵抗。之後，日皇便宣告無條件投降，蘇聯實際上並未與日本作戰，但開入東北的蘇軍竟達一百五十萬之衆，都是裝備齊全的。他們把關東軍解除武裝，還有倉庫裏的大批武器裝備，全部交給林彪；再把蘇聯從租借法案得自美國供應的軍火拿來裝備中共軍隊，這樣，使一百萬中共軍獲得新式配備，也造成國軍以後在大陸上軍事的失利。

當然，國民黨失去大陸的因素很多，但在軍事上來說，這是一個重要關鍵。追源禍始，羅斯福如不是替我們引狼入室，就不會造成以後的情勢。

不過，他認爲中華民國雖然遭遇到橫逆打擊，究竟「命不該絕」，這應該讚揚他父親的遠見，一方面是軍事上的劣勢，二方面有李宗仁這些人揪住後腿，蔣公知道在大陸上再無機會站得住，於是決定撤退台灣，爲了混亂中共軍的視綫，蔣公使他的軍隊向西行，他自己也退到漢口，引起中共軍錯覺，以爲蔣公重施對日抗戰的故智，準備以四川爲大後方，於是中共大軍也紛紛向西面進兵。國軍撤到海南島，目的也在淆亂中共視聽，其實國軍部隊却由廣州撤到台灣，蔣公部署完畢，也乘飛機到了台灣。如果當時不是蔣公運用機智，引開共軍，而直截由上海撤退台灣，將受不住共軍的追擊，可能無



法在金馬台澎站得住脚。

經三十年的艱苦經營，今日台灣已成為堅强的反共堡壘，中興基地。如果當日不是由於蔣公的遠見，中國早全盤赤化，還會留着這一顆種子嗎？台灣雖然只是中國的一省，但有台灣存在，就有中華民國存在，終有一天中華民國會重返大陸！

我們所以有此信心，並非基於台灣與中國大陸軍事强弱的對比，而是這三十年來中共的殘酷統治，民不聊生，已使大陸八億人有了深切認識。三十年前，由於人民對現實不滿，人心思變，促成中共奪得大陸政權；經過三十年的體驗，共產社會的生活，比之過去國民黨的「腐化」統治還大有不如，和今日實施了國父三民主義的台灣省相較，更有如天堂地獄之判，使到八億人民渴望國府重返大陸，結束他們的牛馬生活。

留置大陸的反共種子

不久前牛馬集發表過一篇文章，報導蔣緯國將軍分析中共跨海進攻台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以當年盟軍兩棲登陸諾曼第為例，成功是僥倖的，當時如德軍的注意力不是集中東綫，盟軍定必傷亡倍蓰，而且未必成功。台灣海峽寬度四倍於英倫海峽，理論上中共要在台灣兩棲登陸，須有四倍於當年盟軍的裝備與實力，以目前中共「解放軍」來說，實未有此力量。

相對來說，國軍渡過台灣海峽，反攻大陸，當然也要有同樣强大的軍力。照這麽說，國軍反攻大陸，豈不是也沒有希望嗎？這不過是純軍事的觀點，大陸情形和台灣情形有很大不同，如果中共軍進攻台灣，台灣將上下一心，全力應戰。過去有人就心小撮台灣人乘機搞「台獨」，但目前台灣人十分害怕共產黨，大家知道台灣一旦赤化，他們會和越南海上難民一樣；而唯一可以抵抗中共入侵的，只有强大的國軍，因此台灣的自强運動，得到全國人民支持，從大家熱烈捐獻，可看出台灣的民心。

大陸的情形剛好相反，一來，東北有蘇聯大軍陳兵邊境；二來，南疆的越共軍隊躍躍欲試，國軍一旦發動反攻，蘇聯、越共可能乘機入侵，腹背受敵，中共實難以應付。國軍完成登陸的機會比較高，理由在此。

其次說到大陸人心，他們在中共三十年來的高壓統治下，一個接一個的運動，過得一關，過不了第二關，每天都在恐懼中生活；更要命的是貧困，大部分人吃不飽，都希望國軍反攻，解救他們於倒懸。因此國軍一旦反攻的話，極可能引發大陸的人民革命，起而推翻共黨政權。出現這樣的情況，國軍的反攻便輕而易舉，有如摧枯拉朽了。

蔣公在生的時候，常說反攻大陸要「七分政治、三分軍事」，不是否定軍事反攻，意思是以政治反攻為主，以軍事反攻為輔，這也是免於塗炭生靈的意思，如果政治反攻可以推翻中共政權，何必大動干戈？發動軍事反攻，死的都是中國人，能夠把傷亡減到最少，當然是最理想的反攻方法了。

照蔣緯國將軍的說法，中華民國從未停止過政治反攻，蔣公退出大陸的時候，放置了許多種子，都已陸續發生作用。他雖沒有直接指出，但在講話中却强烈暗示，中共內部不斷鬥爭，固然由於鬥爭是共產黨的本質，但也是政府留置大陸的種子發揮了他們的影响力。

如劉少奇、林彪、江青等等，他們被中共指控的罪名，都有「國民黨特務」一項，這是耐人尋味的事。

臥底人物

多年前老萬聽說過一個小道新聞，但無法向有關方面取得證實，這項傳說，可能永遠是個謎，不會知道「眞相」。

有人說：國民黨在共產黨裏面有兩個最成功的臥底人物，一個是以前任調查局局長的沈之岳；一個是毛婆江青。沈之岳在延安時頗得毛的信任，做到他的機要秘書，直到大陸淪陷，沈才跑到港澳，獃了一個時期，然後回台灣去。

江青當初雖是臥底人物，但毛澤東着了她的迷，成為毛澤東的「愛人」，毛也受她控制，這樣她才變了節，一心做押寨夫人了。

當時四人帮還未垮台，江青掛着毛的招牌，炙手可熱，夥同王洪文、姚文元、張春橋等人，為所欲為。毛澤東老病得神忐不清，成為他們的傀儡，江青儼然是中國大陸的幕後統治者。小道新聞有可信之處，也難以置信。

假定江青眞是國民黨臥底人物，她是做得最成功的，沒有第二個人有她那麽大的功勞。憑她的「四人帮」，不動一兵一卒，發動文化大革命，利用一班乳臭未除的小孩子，便把共產黨當權頭頭，鬥得一個不剩，死的死，垮的垮，國民黨派六十萬大軍進入大陸，也未必搞得文化大革命那麽徹底。她，豈不是一個最成功的特務嗎？四人帮雖然說是要貫徹毛澤東路綫，但文革造成領導階層與民間的仇恨至深，時至今日，四人帮的「餘毒」，還未能「清洗」。鄧小平的「開放」政策，恐怕難以完全彌補遺禍深遠的文革所造成的「破壞」。

蔣緯國先生說先總統蔣公退出大陸時，置下許多種子，不知道江青是不是這些「種子」之一，這個迷永遠不會獲得解答。如果不是文革破壞，大陸情況也許好一點，但今天大陸上老百姓都深深體會到在共產黨統治下是沒有前途的，不能希望共產黨「改革」「修正」可以獲得自由與較佳生活。一個新的當權者登台，鄧小平的四化便會化為烏有。說不定江青等人又會從牛欄中爬出來，再一次掀起文化大革命，八億人民又將被打下十八層地獄。

台灣有關單位表示，今後要加强敵後活動，乘鄧小平推行有限度的開放政策，派遣更多特務人員進入大陸，進行策動人民革命。近來，大陸人民發動了「反飢餓、爭人權」運動；倒流知識青年在上海等地示威，規模雖還未到全面化，但這種爭取自由與生存的運動在大陸蠢起，肯定會引起共產黨政權統治地位的動搖，如果是國民黨播下的種子，可說做得相當成功。

伊朗的悲劇美國的罪惡

岳騫

據中央社紐約十三日電：據專欄作家安德森表示，伊朗國王巴里維相信，他的失勢及高美尼的攬權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策劃的。

安德森稱，他已獲得巴里維及埃及總統沙達在元月十六日晤談的「極機密」談話內容，他說，與報導所說卡達總統全然不知道伊朗的情勢完全相反，卡達及美國中央情報局「充分瞭解」伊朗情勢的變化。

據說巴里維告訴沙達，他已被卡達總統出賣，他並且忠告沙達，不要相信卡達政府或採納他的建議。

在紐約每日新聞登出的專欄中，安德森說，巴里維告訴沙達，早在去年春天「美國情報人員就與反對派接觸，德黑蘭的美國大使館並向他游說，使他相信與卡達總統達成「更佳的諒解」的先決條件是，將秘密警察首腦納西里將軍革職，當納西里在去年六月六日被免職後，伊朗左派團體把此舉解釋為巴里維軟弱的跡象，並加速發動大規模的罷工。

據說，巴里維告訴沙達說，「最大的騙局是，卡達在明知美國情報人員已與高美尼明來暗往時，竟然重申對伊朗的支持。」

但是騙局並不止此，最虛偽的騙局，是在元月的最後幾天，他採納美國的建議，決定暫時離開伊朗，使軍方及其他支持者能夠阻止高米尼返國，並為巴里維返國重掌政權鋪路。

巴里維說，但是事實上，美國警告伊朗軍方，如果他們企圖奪取控制權並迎接巴里維回國，美國將中斷所有的補給與援助，這位流亡的伊朗統治者形容這是「卑劣的玩弄權謀」，他並且告訴沙達不要相信卡達政府。

這段消息相信百分之百可靠，因為所述大部皆為外界所悉，只是經伊朗王加以證實而已。或者有人問，美國為甚麼要搞垮忠實盟友伊朗王，原因很簡單，卡達要試驗他的人權外交，不找自己親密盟邦試驗，總不能找蘇俄，恐怕引起世界大戰，又不能找矮帮，矮帮已成為美國「新盟友」，只有找上伊朗。在最初，美國可能以為只是要伊朗實行人權，未必便會動搖伊朗王統治，及至後來不可收拾，美國恐怕「一面倒」將會輸淸，乃暗中與高美尼接觸，猶如抗戰期間美國一方支持我政府，一方面同共帮勾搭，到了我政府退出大陸，美國為推卸責任，又發表白皮書指責我政府，此項辦法又用之於伊王巴里維，伊王痛定思痛，不能不將失國經過轉告其好友沙達總統，相信沙達也決不會再上當。

伊王何以會上了美國的當，失掉王位，覆滅了王朝，要從伊朗歷史說起。

伊朗王朝終於傾覆，高美尼以獨特的革命方式取得了政權，此一變局對自由世界的衝擊，僅次於中國大陸的淪共，其前途如何發展，目前尚難全部看得出，但對美國不利，已可斷定。只是這種不利的情況究有多大，要看未來的演變。

伊朗本名波斯，是一個古老的回教國家，王朝建立已有二千五百年，中國歷史上之安息，大食，均指其地，但波斯之統一建國，則在十五世紀末，由大食人十葉派之回教徒，建立波斯索法維王朝。

西方勢力東漸之後，波斯成為英俄角逐之地，國將不國，至二十世紀初，有李查．巴里維出，其人最初在英國大使館任門警，以後得英國人支持，取得軍權，政權，一九二五年推翻王朝，自立為王，至一九三六年改國號為伊朗，即現國王巴里維之父。

李查．巴里維是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一心實施國家現代化，為了擺脫英俄的控制，却秘密與納粹德國勾結，一九四一年英俄出兵分佔伊朗，李查．巴里維遜位其子，出亡瑞士，最後死在瑞士。

二次大戰後，蘇俄佔據伊朗北部亞塞爾拜然省，成立亞塞爾拜然共和國，是美國總統杜魯門與英國聯合發表聲明，為了維護伊朗領土主權之完整，而不惜一戰，伊朗也應允與蘇俄合作開採北部礦產，史大林乃自伊朗撤軍。杜魯門如以在伊朗及希臘之決心（希臘境內也出現一個「人民共和國」，美國全力支持希臘政府予以消滅）支持我國，我國保持長江以南當無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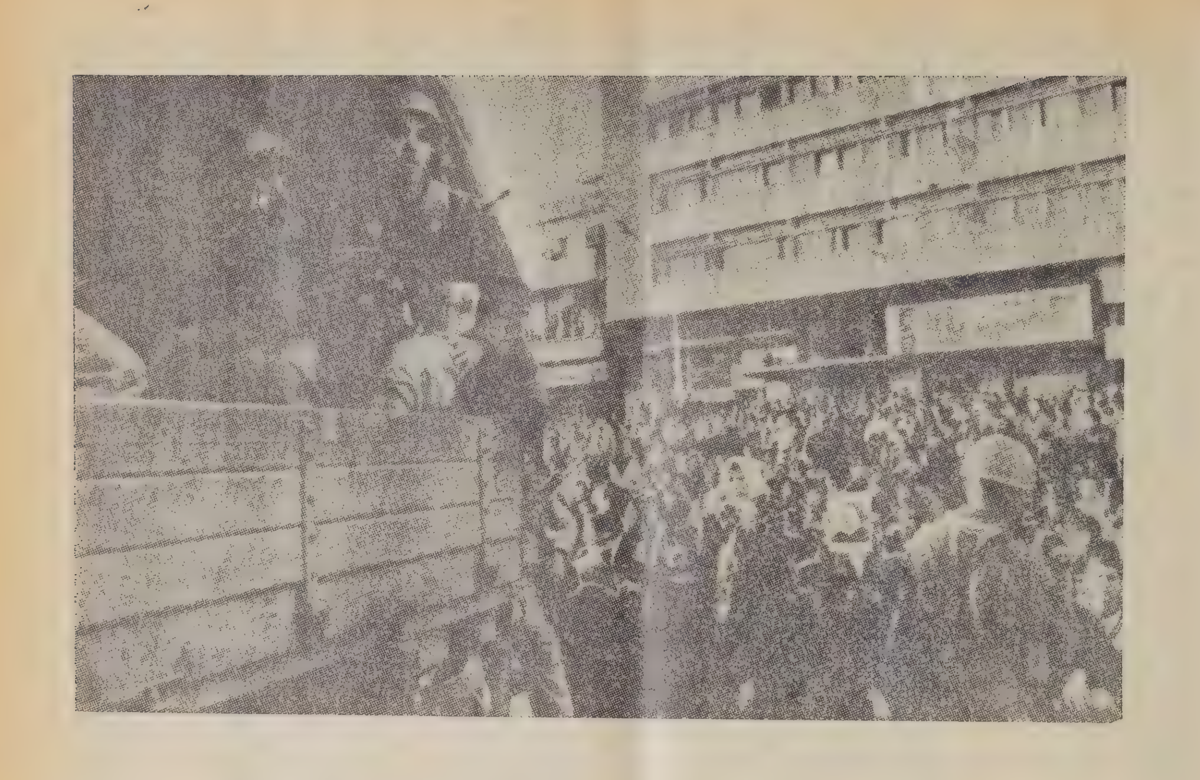
戰後的伊朗一直不安，一九五一年親西方首相拉茲瑪耶將軍被刺，政局更形混亂，當時情況頗類今日，所不同者，出面策動變亂者是伊共，目標是將石油收回國營（是時伊朗石油由英國經營，名英伊石油公司），急進的莫薩德出任首相，一九五三年八月即宣佈石油收歸國有，引起一場騷亂，接着左派更起而暴動，國王巴里維親自駕機偕皇后蘇拉雅（不是現在的芭雅皇后）飛抵羅馬，莫薩德就宣佈伊朗為共和國。

數日之後，參謀總長查希廸將軍由山區指揮部隊攻進德黑蘭，活捉莫薩德，摧毀其政府，致電迎伊王返國復辟，是為伊王第一次失位，但時間甚短便告復位。那次推翻莫薩德，美國人可能在幕後亦出了力，所以伊王在復辟之後，便大力親美，成為美國在亞洲可靠的盟國。

巴里維國王回國之後，作風大變，可能由於上次失國的刺激，他開始抓緊權力，在政治上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逐漸加強對國內的控制，因此他在伊朗握有絕對的權力。

他不但在政治上，同時在經濟上、社會上，力求作有系統的發展，這也就是一般所熟知的「白色革命」，其目的無非想把一個傳統觀念的國家拉入廿世紀的新時代，使伊朗進入現代化，並希望在軍事上成為一個強權。

為達成這項目標，巴里維國王不能容忍反對派的立場。於是秘密警察便扮演更強有力的角色，至一九七五年三月，國王宣佈廢棄兩黨制度，並頒令成立一個新的救國黨，作為全國唯一的政治工具。



經常修改的憲法賦予國王廣大的個人權力——控制三軍，否決立法，任命總理和內閣，以及在緊急時中止人民自由的權責。

導致今日全國性暴動的不安情勢，始於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當時係由於學生們反對新的規章，他們認爲這些法規是一種高壓政策，而且是專制獨裁。於是街頭示威行動此起彼落，警察與學生間的衝突亦時有所聞。

終於伊朗人民亟欲突破伊王卅八年鐵腕統治的枷鎖，在全國各地相繼掀起暴動，有如秋風掃落葉般的銳不可當。他們因高級官員的普遍貪污，加以秘密警察的強行壓制，以致怒不可遏，紛紛要求給予政治活動自由，言論自由和舉行政治集會的自由。

伊朗是一個回教國家，而回教中又以信奉婿裔（SHIITE）教派者佔絕大多數，他們極爲反對伊王的卓新計劃，認爲這些計劃違背了回教的教義。

伊王作了一連串的讓步，包括保證根絕高階層的貪污腐化，但儘管如此，人民還是堅決要求伊王下台。

伊朗的暴動，對美國來講，是自東西冷戰開始以來所面臨的最危險的挑戰，假使伊朗政局經過宗教政權短暫的過渡而出現一個親蘇聯的政權，對自由世界都是一項空前的災難，中東的戰略均勢完全改觀不說，能源危機將是空前的嚴重，對少數自由國家如以色列和南非更有「斷炊」的後果。認眞說來，伊朗問題是美國錯誤政策一手造成的，也是美國卡達政府瞎喊「人權外交」下最受害的西方盟邦之一（最受惠的都非美國的友邦或西方的盟邦）。

卡達的軍師布里辛斯基對這點看得很淸楚，他說：「伊朗對美國有巨大的利益。伊朗在戰略上與經濟上對西方集體的經濟與政治體系具有重大的意義，有如一座大機器上鈍齒輪。」確然，伊朗在危機重重的「中東地區」而言，具有舉足輕重的關鍵地位。

目前白泰爾政府已垮台，繼任的高美尼政府必然更反美，自不會担任美國的波斯灣警察。美國又將如何塡補波斯灣（中東石油的主要輸出水道）的這一權力眞空呢？華府決策方面刻正憂慮：如果該區域阿拉伯國家看出美國有擺脫波斯灣防衛責任的跡象，沙特阿拉伯可能會帶頭與蘇俄尋求對波斯灣再保證的途徑。

目前白宮擬議中的辦法之一，就是試探以美國爲核心在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之間成立一個非正式的聯盟。當然，要做到這一點談何容易，尤其在美國國際信譽一落千丈的此刻。擬議中的另一項辦法，就是大量提供埃及、土耳其及巴基斯坦武器，雖然這與目前限制軍備出口的政策不符，也不勉力一試。但戰略專家們的看法則認爲最重要的是美國在波斯灣與印度洋水域駐有大量戰鬥部隊，以應緊急情勢。不過，卡達本人可能進退維谷，左難右也難，尤其不敢茍同戰畧專家們的意見，因爲這樣可能引發與蘇俄尖銳的海上對抗。

伊朗的政變，對自由世界的打擊，僅次於中國大陸之淪共，卡達之無知、幼稚，師心自用，再加上布熱津斯基之剛愎性成，長此下去，將不知將伊於胡底，受害者又何止一個美國。

從鄧小平訪美看亞洲變局

魏萼

中共與美國勾搭後，莫斯科全力拉攏平壤，北韓已有倒入蘇聯懷抱傾向，首當其衝的是南韓，受到威脅的則是中共，日本，美國更遑論矣。此種變化雖未出現，但中南半島則已顯露端倪　繼金邊易手之後，永珍已有新的反應，在莫斯科支持下，河內的「印支聯邦」已危及曼谷了。

北韓醞釀向蘇靠攏

當大家正在歡度春節之時，鄧小平前往美國，打着反蘇招牌，進行笑臉攻勢，企圖分化自由世界，向華府作進一步勒索，並亟圖謀我，此乃意料中事。惟其陰謀絕不止於此，因爲東北亞、東南亞正醞釀更大的變化，在未作說明前，請先了解世局的大勢。

就整個大勢言，大局的重心在亞洲，而亞洲局勢的重心，在東北亞與東南亞兩端搖擺中，自去年日本中共「和約」、蘇越簽約，以及今年的美國中共建交、金邊淪陷，四度大的震盪、往來報復之後，東北亞方面目前正醞釀新的變局。可得而言者，即蘇聯一方面進行拉攏平壤，一方面安撫北平，前者在分化離間北韓與中共間的關係，以插足朝鮮半島；後者打散所謂美國中共三角「聯盟」。同時，在朝鮮半島的韓國，因爲受到日中共「和約」，美中共建交的衝擊，亦傳出不穩定、動搖的趨勢，有看風轉舵的說法。當然，在一切未成爲事實前，都是臆測，一種可能性。可是，不能不知道這是朝鮮半島上的暗流。

朝鮮半島是東北亞以海制陸，或以陸海必經之地，當前爲美、蘇、日、中共四大勢力交會處。自二次大戰由美蘇平分，但最後雙方不分勝負，仍是還原的局面。近三十年來，僵持如故，北韓不能南下，南韓亦不能北上，成爲眞正的僵局。

自去年華國鋒、鄧小平等訪問平壤，進行安撫之後，北韓雖經莫斯科一再拉攏，仍然而朝着北平。可是，鑑於越南倒向莫斯科，雙方於去年十一月三日簽約，接着於卡達宣佈與中共建交後十天，越軍於耶誕對高棉發動軍事攻勢，在兩週內即攻陷金邊，使中南半島震動，達成越南組織「印支聯邦」夢想的一半過程。

中共作無可奈何狀，美國雖然提出警告，亦無法可施。越南的「成就」使平壤看了眼紅。倒向中共、北韓，能取得漢城，欲馬對馬海峽嗎？答案是否定的。既然不能，何不趁早投奔莫斯科，這是北韓的所謂「大欲」。

而蘇聯在東北亞，爲三（美、日、中共）對一（蘇聯）的弱勢，可是，如能掌握平壤，則莫斯科勢將不孤，至少算有了一個「打手」，這正是蘇聯所需要者，故最近北韓「副總理」朴成哲莫斯科之行，業已揭開眞象。

假設平壤決定投靠莫斯科，這無疑是東北亞又一變局的開始，也是朝鮮半島多事的開始。

當然，首當其衝者爲南韓，而受到威脅的則是中共、日本，美國更無論矣，故在想像中，日本中共，甚至美國對平壤，正在與莫斯科進行拔河比賽，以爭取北韓。究竟誰勝誰負，在鄧小平訪美之時，勢必會研擬對策，以應付新的變局。此其一。

蘇聯進行安撫中共

其次，莫斯科對中共進行安撫，企圖破壞美日中共「聯盟」，徹底打擊美國聯共制蘇政策。從蘇聯對北平的笑臉攻勢中，不難看出所謂中共蘇裂痕，究竟是甚麽一回事，以及蘇聯的陰謀所在，中共藉機抬高身價，所進行的勒索又是甚麽，不難豁然貫通焉。

一般說來，戰爭對任何國家來說都是可怖，尤其是今日的孩子毀滅性戰爭，更是不可思議。故國家無論大小，無不極力避戰，但又不得不全力備戰；因爲誰先陷入戰火，就是勝利，也是兩敗俱傷，殘破不堪，且戰爭是反淘汰的，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極人間的慘事。但戰爭仍不能避免，此乃不得已之事。蘇俄了解，中共也了解。既然不能避免，而戰爭的目的，不僅在消滅敵人有形的武裝力量，尤在摧毀敵人無形的戰鬥意志。在未到最後關頭，蘇聯決不輕言戰，故首先進行安撫，採取和平攻勢，且中蘇共之間，在意識型態上都是信奉馬列共產主義者，曾經是一條戰線上的「伙伴」，其目的在埋葬西方資本帝國主義者。



雖然，在現階段雙方發生領導權的鬥爭，但在資本帝國主義者消滅前，並非「兄弟鬩牆」之時。況中共在接受西方經技援助之際，必然引起內部强烈的抗拒。故蘇聯的安撫是口蜜腹劍，中共可能接受的，因為以莫科的財力，不可能滿足北平的要求，但至少表示蘇聯當前無意於向中共勤武。

雖然，莫斯科不能達成其目的，但類似的和平攻勢，必然一波又一波的捲土重來，並可能在邊界採取小型戰爭，以迫其就範；但中共在西方支援下，是不會屈服的。

這一方面考驗西方之援助之有無、程度；一方面中共藉此向西方作更多、更大的勒索。當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援助的同時，必然介入政治的干預，中共在迎拒之間，當它認為實力足以抗拒蘇聯，也就是中共與美國決裂之時，也就是世局進入另一新階段之秋。

當然，目前尚不能及太遠的未來之事。但鄧之訪美，無疑會藉蘇聯的和平攻勢，向美國作更大的勒索，當是應有之事。此其二。

漢城受到外交衝擊

至於朝鮮半島上的南韓，因為受到周遭各方外交的變局影響，固然基本國策可以不變，但為了本身的生存與安全，其策略的運用，也是多方面的。可能侵犯南韓的，只有北韓的，但如無支援的國家，平壤還是不敢輕易動武，蓋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愼也。南韓為日本的屏障，為美軍之最前綫。當北韓向中共之時，北平為了日本中共關係，為美了國中共關係，自不願北韓南下，造成東北亞新的亂局。可是，當北韓倒向莫斯科之際，中共又扮演甚麼角色？照常理論，應該與美、日站在一條戰綫上，至少亦應採取「中立」。反之，如與蘇聯採取競援北韓的方式，無異搬石頭打自己的脚，破壞了與美日間的關係。但這是需要代價的，這也許正是漢城所以動搖的原因，不得不與北平接近的所謂理由。鄧小平華府之行，對今後整們東北亞形勢，當有全盤考慮，要價還價是不能避免的。

其實，東北亞的形勢，特別是朝鮮半島，目前是動彈不得。一動就是戰爭，誰眞的願意打戰？北韓願意嗎？未必見得。越南的對象是殘民以逞的金邊波布政權，而北韓面對的是朴正熙大統領領導下日益精壯的漢城政府。金邊可以在十四天內被攻陷，平壤有信心在十四天內攻下漢城嗎？問題是莫斯科願付出多少代價？假設蘇聯決心打贏這場戰爭，平壤政權本身也就有名無實，做一個傀儡而已，這未心是金日成之所願！

故談東北亞醞釀中的變局，雖然縱橫俾闔，風譎雲詭，但這祇是一種外衆，不可能有太大的實質質變化。眞正有變化的仍在中南半島，繼金邊變色以後，永珍方面當有新的反應，也就是在莫斯科支持下，河內領導下「印支聯邦」，勢將加速完成，進而兵臨泰邊，與中共支持下的泰共，進行赤化競賽，以顯覆曼谷政權。這些都溢出東北亞範圍，故不予深論。

中共貿易擴展艱難重重

陳獨塵譯

本文作者馬里安倫敦(MIRIAM LONDON)與艾文倫敦 IVAN D. LONDON)，前者是專門研究蘇聯與中共問題專家，後者為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心理學教授。

十年之內第二次，美國屈服於「中共的安樂感」——這次是由北平轉向西方所挑起。第二次的「安樂感」其實是第一次的死灰復燃；一九七二年尼克遜一夥所看到，並為其後一連串美國訪問者所歡呼的中共「政治穩定」和「經濟成功」，在一九七七年變成為混亂與廢墟。這些都發生不了作用。一個強大盟國正在成形的地緣政治的美夢，和商業上「十億顧客」的幻想，正再度在高處翱翔。做個忘恩的氣氛破壞者，可否容我們說幾句忠言？

中國大陸的穩定，端賴七十四歲的「副總理」鄧小平是否能活得長久。雖然中共「中央當局」四分五裂，雖然整肅與報復的輪迴永無止息，鄧似已兼獲政治控制與軍事支持。此外，他是北平唯一表面獲得支持的人，若要召集一支道德淪喪、毫無紀律的工作隊伍，以從事所謂的迅速現代化，人民的支持是今日中國上必須考慮的一個現象。

近況不妙遠景不佳

遠景並不好——而且比以前更危險。如果鄧很快死了，極可能發生下列惡果——「中央」的分崩離析，恢復劇烈的地方鬥爭，權力落入各「軍區」軍頭手中。這個可能性存在大陸人民的心中，而且對這種可能性的恐懼，將抵消對鄧經濟政策的支持。根據最近移民們的印象，大陸人民即使對既定的希望的方針，也普遍猶豫不前，這點已從「外國廣播新聞」所收聽到的無數大陸內部電台廣播得證實。例如去年六月廿六日，哈爾濱電台引述當地頭目在無法進行新生產政策時所慣用的藉口：「我仍受拖延的恐懼的困擾。」「外國廣播新聞社」在十一月一日的報告中提到，遼寧省的農民講的更明白：「（遼寧「黨」高級頭目說）農民所最躭心的……是我們可能採取春天制定政策，夏天加以改變，秋天則久捨棄的老路子。」

只知派系不知有黨

河北省九月十七日的一項廣播，也承認某些地區「負責共幹的反抗性，他們只知有小派系，不知有『黨』」，「對於『中央的指示』，他們在公開場合表示支持，在私下裏却反對」。一如我們以前所指出對地方派系的依賴（地方派系可採取措施保護其附從者），實為「中央統治」不穩的明顯指數。

這些廣播和其他報導所證明的，是一個民族已生活在政治和意識蹺板上至少二十年之久的心理寫照。事實是：大陸人民在開始相信穩定之前，必須實際經歷一段時期的穩定。此外，他們最後已體會出，「左傾終比右傾安全」。在過去，許多人為了追隨後來被斥為「修正主義」的「黨」路綫，而付出慘重的代價，甚至賠上一命——而鄧小平的經濟政策，却遠比以前偏差更為右傾。更確實說，他的政策實為「從上面的革命」。

鄧小平的理論基礎——七十三歲的「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所寫，發表於十月六日「人民日報」——令人驚異得很，居然廣到「使經濟脫出專斷的『黨』控制」。胡雖然在原則上支持「中央的計畫」，但他的言論有時像保守的警告，指出「龐大政府」的經濟發展害處甚多，指出「龐大政府」官僚作風所衍生的浪費與無效率。「中國新聞分析」在十一月十日報導：大多數的罷工，「正如受老毛長期信任，並以撰寫『黨史』著名的胡喬木所顯示的，是對共黨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他的建議……反映出對毛的幻想的整個醒覺，並顯出欲建立新制度的企圖」。的確，胡並未將『黨』在此自由經濟中的功能交待清楚。該新聞信問道：「這個『黨』難道是個小心控制的組織……能像在台灣或新加坡一樣……不干涉人民的生活嗎？」

胡還在文中證實一個常被中國移民所描述，但以前常被高唱中國大陸經濟「成功」的外國專家所忽畧的情勢，即一九五八年以來的工業成長，幾乎完全是以「增加工人與職員人數」達成的。生產成本幾乎為零。他承認在某些地方，工人們如未做滿一年，便把工資拉平。他認為工業上必須有負責的管理與會計，這個說法與一年前一位上海工人在香港所發表的聲明完全吻合：「在大陸上，（如工人生產量等資料）毫無詳盡的統計，因為所謂的工作效率和生產成本，根本就不列入考慮」。

不考慮效率和成本

胡喬木的文章，還說明了對抗經濟變遷的另一面心理。不管對他們的生活多麼不滿，許多工人仍把工作視為閒差，把薪水當做有保障的施捨。由於前十年不重視專門知識的政策，造成許多人沒有一技之長。這些沒有能力的工人，對於將使他們對其工作負責的任何措施，都感到威脅。「當局」如今試着矯正這種情況，以獎金和表揚獎勵表現好的工人，以降級和減薪處罰表現差的工人，整個工廠作業的無效率如果達到損失的程度，也會受到處罰，例如在「外國廣播新聞社」十月廿七日的報導中，「（原料）消耗沒有既定限額，沒有成本會計，沒有工作稽核制度……沒有管理規章」的一個山東省燈泡工廠，被停工了，直到完成「必要的調整」為止。在停工期間，「主要幹部」的薪水被減半，工人則減薪百分之三十。

城市與鄉村拉鋸戰

除了必須對付上述這些根深蒂固的態度之外，鄧還面臨一大堆的實際問題。一位中國人士說：「這一切都必須馬上解決。」要瞭解這句話的確實意

義，最好能具體看看極爲重要的燃料與能源問題。

這個問題，本質上就像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一場拉鋸戰。主要的能源來自水力發電廠——有許多還是在蘇聯的協助下設計的。水位低時，發電量低於標準，甚至根本無法發電——至於由來已久的機器損壞，保養不足、淤泥堆積、漏水等問題。就更不用提了。不幸得很，最近兩年來，有八個省份自去年夏天以來即深受打擊。乾旱嚴重的安徽，盛產小麥的北部與中部平源又發生苦旱，所有大水庫與小河流通通乾枯了。維持農業用電（農業人口仍佔大陸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已非權宜措施，而是實際生存的問題，儘管中共一直對外國作不負責任的寓言似的宣傳，在大陸上，糧食仍爲基本的，或許就是這一句：「一九七七年的國民平均穀物生產量，仍和一九五五年一樣！」

即使在較緩和的自然環境下（而中國大陸是難得沒有天災的），工廠也必須和農田競爭有限的電力能源，而優先權往往給與農業——主要是用來灌溉和排水。因此，各地區均實施輪流停電，每一個城市都嚴格限制用電——蠟燭、煤氣燈取代了電燈。熨斗、電扇、電爐等電器設備，一律禁止使用。即使在廣州等大城市，每戶的每月用電也限制在十度以下，無怪乎最近到過廣州的外國訪客會有「廣州人視電如黃金」的說法了。在廣州，也有些工廠因電力不足而定期停工，工人們爲彌補停電的生產損失必須加倍工作。去年四月十二日，一項廣州的廣播透露工人怠工程度。該項廣播傳達『黨』的指示：「經歷過電力、石油、煤不足而致的暫時或部份停工」的工廠員工，必須送下鄉參與春收與播種。

武漢鋼廠缺電嚴重

在武漢，新近由西德與日本公司建造的武漢鋼鐵廠的附屬工廠，已因缺電而嚴重減縮或停止某些部門的生產作業。根據「遠東經濟評論」十二月十五日的報導，由於天旱，這些附屬工廠「只分配到它們所需電力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苦旱「已使長江水位創下一世紀來的最低紀錄，也使湖北電廠賴以生存的幾個水庫幾乎都見底」。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北平和上海均屬例外。這兩大城市受電力不足的影響較少。最近在晚上到過上海的一位旅客說：「從機場進入上海市區這一長段路，整個漆黑一片，但進入上海以後，他發現街上燈火通明。

石油內供尚嫌不足

必須多建火力發電廠是已經知道了，但仍有待建築。同時，火力發電所必需的燃煤缺乏，而且煤的運送也因運輸系統差勁而無法確定。爲了展開高級煤的有限供應，「人民日報」在其一九七八年二月二十的社論中，建議利用劣級煤、礦渣、泥炭、褐炭、和油頁岩於工業生產與發電——聲稱「每一公斤礦渣可產生一千至二千卡路里的熱量」。

中共目前的石油供應尚不足內部所需，而且它的分配系統既落後又不適當，也使石油的運送受阻礙。將石油以世界性的高價格賣給外國，換取迫切需要外國技術，這個方法似乎簡單而有利多了。同時，大陸上節省石油消耗的運動，已進行到十分可笑的地步。例如北平「新華社」在四月七日的報導中，建議「北海艦隊」的潛艇，改革艇上的「舊式化油器」，在「操作六百小時後」（而非如以前的三百小時後）改變主機用油，採取「經濟航速」，進港泊碇時用「人力方法」代替引擎動力，以節省「一千噸的石油與燃油」。

被當做權宜發電方式的柴油發電機，在大陸上既昂貴又難獲得：工廠和社區仍然爭着使用。即使最廉價的燃料——木柴，缺乏的情況仍是一樣嚴重。在薪柴不足的鄉下地區，「當局」鼓勵人民利用以肥料產生的「沼氣」，做爲多用途的燃料。

一九七八年初從大陸上一個工業大城移民出來的一位高級飛行工程師——姑且稱他爲王先生吧，曾和我們談起他親身經歷過的電力供應。他說：「說要排隊輪流，可一點不誇張。」第一優先是軍事與「國防」——這個事實解釋了何以西部人口稀少的青海省毫無停電之慮，而人口稠密的地區反而飽受缺電之苦（「中國新聞分析」一九七八年二月十日報導）。其次是農業、礦業，和某些高優先的工廠——包括外銷工廠。王先生說：「然後才輪到你。剩下的都給你。」

寧願省事不願省錢

他說的是他以前任職的工廠——一個製造機械的大工廠。從一九七一年開始，「剩下的都給你」成爲「〇——〇——三〇〇」，亦即兩個白天班的供電爲零，夜班供電每小時只有三百瓩。這個「解決辦法」行不通，因爲夜班日益嚴重的無效率的游手好閒，使生產劇烈減少。工廠頭目向「上級」抱怨，所得的回答是：「自行解決問題」——這是毛主義「自足」教條的最好說明。

工廠於是派遣王先生到鄰省，從一條駛自希臘公司的廢船上拆下柴油發動機。他親自監督四架柴油發動機的拆卸工作，其中包括一具已有三十年壽命的美國貨」——「情況極佳」，和一具一九三七年製的英國貨。他說：「坦白說——沒有備用零件。」這些發動機和別處弄來的四具一起裝在工廠發電，一共產生三千瓩電力。成本是每千瓦小時二元「人民幣」，而以煤燒渦輪當動力的電，每千瓦小時只要二角。

使用輕油（而非便宜得多的重油）操作這些發電機，成本高了不少。原因是：重油用起來比較「麻煩」，而且用四噸裝卡車運輸（而非以油管通往鐵路的儲油站）造成許多不便。王先生說「大陸上的工廠，寧願省事不願省錢。」對成本的漠不關心，以及短缺與浪費同時並行的矛盾現象（如今正受大陸傳播界不斷抨擊），尤其適用於生電方面。王先生說：「例如在我們的工廠，需要熱處理的時候，我們可以用石油代替電力——如果我們願意的話。不過我們還是用電力——省事多了。」

電力供應難以改善

他相信，電力供應的眞正改善，「絕不是僅僅幾年的事。設備、資金、（有訓練的）人力、技術……樣樣都有問題。火力發電必須有多種基礎。總不能光靠煤炭——石油與核子發電也必須使用。」

大陸農村與農民

袁篤信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農民在全國國民的比率中，一直佔百分之八十左右。過去，他們過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但自從中共統治大陸以來，他們不過是共黨造反的工具，勞動生產的農奴。

公社組織把農民關進牢籠

中共竊據大陸之初，爲了騙取農民的擁護，首先喊出所謂「反霸「（地主惡霸）、「減租」、「退押」等口號，進而全面轉入「土地改革」的鬥爭，用暴力沒收地主和富農的土地、耕畜、和農具。當時共黨採取的策略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消滅地主」；這一階段（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共黨自稱總計沒收了地主七億畝以上的土地及其生產資料，並屠殺地主富農五百萬人。

共黨這樣做，並不是眞正有愛於農民，當時不過是利用「土改」來滿足農民獲得土地的慾望，爭取中共政權的支持，調動農民騙取農民的生產情緒，「出糧」、「出兵」供中共驅使。

待「土改」告一段落，「農業合作化」即接踵而來。最初採用「互助組」的形式，以培養農民的集體觀念；而後由「互助組」轉化爲「初級農業合作社」，要農民將「土改」時期分得的幾畝田地，拿來以「土地入股」、「按股分紅」；不久又再度提升爲「高級農業合作社」，至此農民不再「按股分紅」，只能「按勞計配」從而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農具。

到了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成立，農民連一切的生活資料也得被沒收，家庭也要被拆散，人人過着「生活集體化、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農奴式的生活。

年青的男子被編入生產隊，女的編入婦女工作隊，老的送進「幸福院」，小的住進兒童園、托兒所，吃飯在公共食堂，睡覺在人民公社。這時，所有大陸的農民被關進「一窮二白」的牢籠。

目前大陸公社總計已有五萬多個，其管理及經營方式雖然由於農民的强力抵制，已經幾度反覆，但在基本體制上仍然維繫在所謂「三級所有、隊爲基礎」的形態，這就是以生產隊爲基本核算單位，但據「憲法」指出，在條件成熟的時候，仍然要向以大隊爲基本核算單位過渡，甚至還要從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轉向共產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這也就是共產黨在農村實行公社制度的終極目的。

社隊幹部成了農村的土皇帝

公社組織使農民失去個人財產上的享有和受益；「無產階級專政體制下，農民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和肉體上還得忍受社隊幹部的壓迫、奴役、剝削和蹂躪，去（一九七八）年八月三日，中共「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幹部作風要求一個大的轉變」的社論，透露中共中央於當時不久批轉了一份「陝西省委關於旬邑縣少數幹部强迫命令、違法亂紀的調查報告」，「報告」中雖然說是「少數幹部」，但社論却指出在大陸各地有其普遍性，可見這種土皇帝作風，在當前大陸已經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

據去年八月二日「新華社」報導，旬邑縣的社隊幹部，他們在整治農民上搞了很多花樣，如農民沒有完成生產定額，沒有完成生豬交售和飼養任務，沒有完成生蛋交售任務或交不上馬鈴薯種子和罰款。

小學生或其他輔助勞動力，不參加集體勞動，婦女不上避孕環，也要扣糧罰款。

至於有病不能出勤，開會不到者更要罰款，有的甚至還要施用種種刑罰，農民被逼瘋打成殘廢者有之，也有被逼自殺。該社論中說：此種現象當地基層羣衆多次向上級反映，但幹部根本聽不進去，甚至還要給農民上「拔紅旗」、「反先進」的帽子，封住一些人的嘴巴，竭力掩蓋起來，使問題越來越嚴重。

此類事跡，親共的美國農業專家韓丁去大陸訪問時也已看出一些端倪，他認爲要想調動大陸農民的創造性和積極，「恐怕還要研究怎樣克復官僚主義」的問題。

胡喬木撰寫的「按照經濟規律辦事，加快實現四個現代化」文章中也要問到：爲什麼在旬邑縣和其他許多縣會發生侵犯農民人身權利的情形？

爲什麼某些領導機關可以隨便下命令把農民種的作物一概拔掉，而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損失？爲什麼可以不經過農民的討論決定就下命令要一個縣、或一個縣以上的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實行過渡，



公社制度下的集體勞動與農奴制下同一模式

取銷社員的這種權利、那種權利？社員的個體財產、人身權利，都可以由社隊幹部自由處置。

這些由中外學人甚至中共的官方文書共同指出這種鐵一般的事實。

雖然中共是要求有一個大的轉變，但馬列主義思想的長期禁錮，無產階級專政制度的牢不可破，以百萬計幹部習性的積重難返，要想在短時期想一個「批轉」一，就可以將作風改變過來，無異緣木求魚，則今後對農民的迫害仍將依復如舊。

農民一直過着最貧苦的生活

農民對在中共的「社會主義革命」中犧牲最多，農民替大陸的經濟建設貢獻最大，但農民在大陸一直就過着最貧苦的生活。以目前大陸最好的人民公社！大寨大隊來說，其社員的年薪所得不過一百七十六元人民幣，每月平均十五元，折合美金九元左右。絕大多數公社社員的工分值不過一角幾分，每月收入六、七元，合四元五角美金不到。但與大陸工人比較，像幹一天農業生產那樣的重活，一般可以拿到二、三元，好的可以拿到四元人民幣，比之農民好過八倍到十倍。軍公幹部則為了發揮其[illegible]道人民工具作用，其待遇則更高，中等者每月可以拿到一、二百元，高過收入最好的農民也有二十倍。農民還要隨時承担自然災害的損失和風險，還得長期忍受公社中農奴式的生活，並且沒有政治、轉業、遷居的自由，穿衣要布票，出門靠路條，其苦況實出人想像之外。

一種改革，兩個世界

大陸實施「土改」迄今已二十餘年，農民不但仍然過着一窮二白的生活，且據每日通訊記者章德上月十日自北平報導，農民迄今仍要拿着旗子在北平天安門前高呼「反對飢餓、反對壓制」的口號。但自由中國的台灣，也曾實施土地改革，由三七五減租，到公地放領，到耕者有其田，由於政府領導的正確，政策的合理可行，將地主與農民的完分合作，將原有的農業資本很順利的轉變而成為工業資本，原來的地主多成為今日進步社會的企業家，廣大的農民人人都有了自己耕種的土地，並樂於創造改良來增進個人的財富，相對的也提高了社會的購買力，促進了今日台灣經濟的高度繁榮，使人都能過着安和樂的生活，此與大陸土改和農民生活之比較，實有天壤之別，這就無怪大陸人民要對台灣人民生活表示羨慕，並且連鄧小平也要對台灣經濟建設的無限欽佩了！

日本對中國大陸市場危險賭博

小木曾功

日本「文藝春秋」新年特大號上有一篇由每日新聞編輯委員小木曾功所撰專論，題是「通產省對中共市場的危險賭博」副題是「湧向中共市場的日本企業的美夢幻滅了，將未來寄託於中共的日本官僚們感到動搖與不安」。文中詳細說日本通產省在過去十餘年來怎樣在暗地推動對中共貿易，以及現在發現實情後的感受。原文極長，現就中共市場僅具虛名，以及所謂四個現代化最後必歸失敗的理由等部分，濃縮譯成本文供讀者參考。

日本中共所謂長期貿易協定

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六日上午十一時，新日本製鐵會長，也是日本民間組織的「日中（共）長期貿易協議委員會」委員長的稻山嘉寬，在北平的「人民大會堂」，與中共的「對外貿易部副部長」，也是「中（共）日長期貿易協議委員會」的「委員長」劉希文，簽訂了一項「日中（共）長期貿易協定」。

在這項有效期間爲八年（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的協定中，曾規定：日本方面自第一年度（一九七八年）到第五年度（一九八二年）之間，將以價值七十億到八十億美元的技術與工廠設備，二十億到三十億美元的建設用資材等售予中共。

在中共方面，第一年度將對日輸出七百萬噸原油，十五萬到三十萬噸原煤和十五萬到二十萬噸一般煤。到第五年度，原油輸日數量將增加到一千五百萬噸，原煤增至二百萬噸，一般煤則增爲一百五十萬到一百七十萬噸。

至於第六年度（一九八三年）到第八年度（一九八五年）間雙方貿易的商品及其數量等則將在一九八一年再行協議決定。

在這一協定簽字的時候，也就是一九七八年二月，日本的礦工業生產和上月比較，減少了百分之零點三，製造業的開工率指數爲一〇九點〇，完全失業者達一百三十六萬人，換言之，日本的經濟係處於通貨膨脹與經濟蕭條雙重壓力之下。通產省次官和田敏夫在簽約當天下午，曾對這一長期貿易協定的重要性，做了一番說明。他說：

「儘管日圓對美元的滙率不斷上升，但日本產品的輸出並未減少。這顯示國際市場上對日本產品的需要仍然極爲殷切。然而，如果對歐美市場的輸出，繼續大幅增加的話，將使那些國家的就業情形更形惡化，到現在已呈現極限狀態。

「但在另一方面，日本經濟的供求關係，仍然有極大差距，企業界始終無法解決供應能力過剩的問題。影响所及，國內生產活動呆滯，對設備投資趨向停頓，進口無法增加，順差日益擴張，日圓價位更形上升，導致國內益趨蕭條

「今後日本的經濟政策，必須由明治以來的『重歐輕亞』，一變而爲『重亞輕歐』不可。日本應該協助中共及東南亞各國從事經濟建設，透過這種協助，日本方能繼續維持繁榮。」

通產省幕後策劃與推行

表面看來，這一協定純粹是民間活動，實際上，這一切完全是日本通產省在幕後策劃與推動，而且，這一幕後活動甚至可以追溯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九日簽訂的「高碕廖承志貿易協定」。直到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二日中共「副總理」鄧小平藉口交換「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而前來日本，參觀了新日本製鐵、日產自動車、松下電器等新設備，公開要求日本協助中共推行「四個現代化」計劃之後，通產省於同月三十日正式成立一個「日中（共）關係對策推進委員會」，方由幕後走到幕前。

目前，中共向日本、英國、西德、法國、美國購買的工廠設備之類，都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最新設備。此外，他們也想學資本主義國家的產業技術、品質管制、人事管理、經濟產業政策的釐訂與知識。尤其是日本於一九六〇年代完成重化學工業化，終於發展成現在的經濟大國這一高度成長的秘密，更是夢寐以求。

事實顯示，中共爲了使「四個現代化」計劃，順利實施，其態度的積極，幾乎已到不顧一切的地步。站在日本的立場，不免要懷疑，過去它一再堅持與强調的「自力更生」的理論，是否已屍骨無存。

例如，與「四個現代化」有關財力的問題。

中共財政狀況的實情很難斷定，但據外國的中共經濟專家推稱，到一九七八年底爲止，短期債務共計三億六千七百萬美元；進口工廠設備貸欵，本利合計則爲十四億〇二百萬美元。

其中，應在同年內償還的，短期債務部分爲三億三千三百萬美元，進口工廠設備的本利合計約爲四億二千二百萬美元，兩項合計當在七億五千五百萬美元之譜。一九七九年須要償還的估計在六億五千五百萬美元左右，一九八〇年則爲六億四千八百萬美元上下。

但是，中共的外滙準備呢？根據他們向日本透露，「祇有二十億美元」，而他們現在正向日本、西德、英國、法國以及今後向美國大量進口包括武器在內的各種物資。

開發天然資源需要龐大資金，建設水力發電所同樣需要錢，因此，中共除了計劃放棄「不向外國政府借錢」這一原則，以便大量接受外國政府的經濟合

作資金之外，還計劃向華僑身上搜刮。一九七八年七月間，中共指示它在香港的十三家金融機構，除了原有的存放欵等業務之外，還要它們從事證券、不動產、黃金買賣，以增加利潤。

鄧小平訪日進行經濟統戰

鄧小平訪日期間，於去年十月廿七日透過「新華社」，曾說明他對日本經濟高度成長的看法，藉以為「四個現代化」辯護，他說：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在向外國大量引進新穎技術的同時，也逐步消化、改進並且創造出獨自的新技術，這是日本的科技在戰後急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科技的大幅發展，也促使日本經濟自一九六〇年起到一九七三年止，連續十四年高度成長。」

顯然的，中共企圖以一九六〇年的日本為藍本，設法使它的經濟起飛。然而，朝着中共市場全力跑奔的日本通產省的官僚們，是否眞的相信，如果中共的計劃獲得成功，即將出現一個與隣國日本一無摩擦的值得歌誦的「日中（共）新時代」的呢？

實際的情形是，現在的通產省官僚們在觀察中共時的眼光已經開始搖晃，顯示內心的雜複感受與動搖心情。不僅如此，通產省的幹部們現在正渴盡全力地對「中共十億人市場」的美夢澆冷水。

從以物易物到折價償付

不僅如此，中共現在推行的經濟現代化計劃，其基本思想是「以物易物」。也就是說，經濟建設所需的工廠設備，建設用資料、機材等的進口，均不支付外匯，而以將來開採元來的原油、煤等折價償付。至於究能開採出多少原油和煤，其生產成本是否符合經濟原理等重要問題，都屬未知數。

事實上，中共的開發天然資源，即使是原油與煤的的探勘，也非仰仗外國技術與貿本不可。關於這一點，最近曾視察過大陸實況的通產省一位幹部就曾坦率提出警告。他說：

「中共釐訂了自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發展經濟的十年計劃。但是，如果不能增加原油和煤的產量，所有計劃都可能半途而廢或無疾而終。最低限度，要是沒有原油賣給日本，就無法購買日本的工廠設備。中共在一無所有的情形下推行的經濟建設，祇能完全供賴會不會生產還不得而知的原油，根據這一意義來說，無異是『油上樓閣』。

一九七八年上期所顯示的，實際的情形是，進口的增長率比出口增長率多了一倍有餘，這種情形繼續下去的話，中共將不得不將進口工廠設備後生產的產品，以「政治價格」的名義，向各國廉價傾銷，以便賺取外匯，償付進口物資的貸欵。換言之，產品根本不可能內銷。可以預料的，中國的老百姓將會懷疑推行現代化的目的，進一步對現代化加以批判，鄧小平之流無可避免地將成為十億人批判的對象。

中共政治價格廉價傾銷

事情還不止此。當中共以政治價格在國際市場上大搞廉價傾銷時，日本本身的若干產品，諸如紡織、雜貨之類將被迫倒閉，或是改變生產內容。亞洲各國當然也無法避免蒙受影響，或外銷大幅衰退，或對中共大幅入超。探求原因，無非是日本向中共大量供應工廠設備所促成，於是，這些國家的反日情緒勢將更上一層樓。

中共進口工廠設備等金額的增長率遠較它出口原油等增長率為大，有如上述。事實上，單是「日中（共）長期貿易協定」第一年度（一九七八年），中共正在和日本商談的工廠設備等，總值就超過了一百億美元。此外還有過去的債務以及延期付欵的各項進口物資價欵亟待清付。那是說，除了「日中（共）長期貿易協定」中所規定的品目之外，日本必須向中共進口其他的商品，否則雙方的貿易不但永遠無派平衡。而且其間差距還會越來越大。

「日中（共）長期貿易協定」的成立，是基於一個構想：中共向日本購買推行現代化計劃所必須的工廠設備，由日本向中共購買原油與煤，而使雙方貿易達成平衡。同樣的，日本對中共輸出總額中扣除了工廠設備之後的金額，與中共對日本輸出總額中扣除原油、煤後的金額，如能達成平衡，則「日中（共）長期貿易協定」當能順利展開。

那麼，實際的情形呢？

以一九七七年為例，日本對中共輸出共計十九億三千八百萬美元（由於中共內部大鬧鬥爭，那一年幾乎沒有向日本進口任何工廠設備。）中共對日輸出則為十五億四千七百萬百元，如果扣除原油、煤的金額，則為八億二千萬美元，也就是說，那一年，中共雖然未向日本進口工廠設備，仍然入超了十一億二千萬美元。因此，要想達成貿易平衡，唯一的辦法是，中共祇向日本進口工廠設備，其他一概不買，另一方面，日本必預大量購買原油、煤之外的中共其他產品。而中共所能供應的無非是些加工食品、紡織、雜貨等。這些產品正是東南亞各國為了平衡對日貿易，一直在堅決要求日本增加進口數量的東西。難怪通產省通商政策局一位重要官員喟然長歎！

「關於和中共貿易，我們想得越深入，發現無法解決的難題越多。我們眞心誠意地盼望，日中（共）友好氣氛，能夠早日成為過去。」

訂約十個月已手足無措

的確，是簽訂長期貿易協定到現在，僅僅十個月，已使通產省官員手足無措。例如，中共有意購買的全是些自由世界對共產集團禁運委員會所禁止的所謂尖端技術。直到現在為止，美國對中共的態度仍然是「祇賣成品，不賣尖端技術」；美國不但不賣尖端技術，也密切監視其他國家的動靜。日本報章雜誌大事宣揚的日本鐵售予中共一套生產鋼鐵的工廠設備，事實是，由於設備中包括了巨型電算機在內，直到現在還未獲得禁運委員會的批准。

時事評論

從手錶工業看香港工業的發展

徐達文

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的統計資料透露，本港輸出以手錶，數量已超過了瑞士和日本，躍居於世界第一位，而價錢則居第三位。香港手錶的產量，能超過高居世界首位多年的瑞日兩國，這確是香港工業發展的巨大成就，也是香港工業多元化的重大發展。由於香港的勞工缺乏，原料短缺及土地缺少，因此，需要大規模土地、人才及原料的勞務密集的工業，逐漸被技術密集的先進工業所取代，也就成為香港工業發展的一個方向。香港電子工業的興起，製衣工業的改革，說明了香港工業只有走上多元化、尖端化及現代化，才能抵消外來的限制壓力及化解本身的困難。

手表工業的開步，是在一九六〇年，經過十多年的廠商努力，市場擴展及成品研製，才能取得今日的成就。這可以說為了工業的發展，從技術的研究，外貿的發展，技工的培訓，以致原料的供應等，却需要一個長時期的探討與摸索，再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與競爭，才能取得工業的產品的改良，正式生產，與投入市場。

在海外市場的競爭加强，海外買家的選擇更嚴，海外國家的設限加壓的情況下，香港工業與香港外貿的方向，應該是香港政府首先在土地供應，租金爭抑，勞工調配，市場擴展的直接協助下，實行市場的多角化，投資的分散化及工業的多元化。以便在市場範圍的擴散，工業成品的多樣等方面，去適應海外市場的形勢及海外買家的要求。

手表工業的興起，正為香港工業提供了令人鼓舞的實例，更反映出香港工業家的適應能力與競爭條件。不過，這些能力與條件，顯然是經過廠商的自我努力得來的。在這他們克服重重技術的過程中，他們還必須面對港府不合理的土地政策，不完善的勞工政策，不週全的外貿政策的困擾。故他們取得今天的工業成就，殊不簡單。

無可否認，香港手表工業的成就，及電子工業的成績，確為香港工業發展作出了方向性與突破性的貢獻，從而證明了香港工業要競爭、要生存、要發展，只有如上述所提及的多元化的目標，才能保障香港工業的前途，才能帶來香港工業的前景。但這種前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並不是絕對的樂觀，而是審慎的樂觀。

去年香港由於經濟活動的過熱，消費增長率的過高，使到香港出現了高達九十億港元的鉅額入超，但全年出口總值仍達四百零七億港元，較一九七七年增加百分之十六點二，這種出口成長率，儘管追不上消費增長率，但在世界經濟進展轉緩及國際限制加强的情況下，香港仍維持這一成長率，實是不簡單。不過，以今後的出口形勢來看，由於石油的價格上升，美元的貨幣波動，設限的繼續加强，及海外的消費減弱，以市場的競爭更大，故香港工業與外貿所面對的困難比前更多。因此，香港工業如果再單純依靠過去那種「自生自滅」的辦法，而缺乏港府當局的支持，其所遇困難更大。

近年來，香港工商業團體及工商業人士，一再呼籲港府要大力支持工業發展，確是十分必要的。因為港府只有支持工業，尤其是扶助中小型工業，才能減輕工業界所受到的壓力。而港府扶助工業的辦法，像勞工來源的解決，工業用地的供應，工廠租值的壓抑，工廠大厦的興建，勞工政策的改善，等等，早已成為「老生常談」的議論。可惜，港府一方面大談工業前途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忽畧工業解困的必要性。致在許多迫切解決的工業問題上，對廠商沒有實質的扶助作用，反而在一些施政問題上，對廠商造成更多的困難，像勞工條例的制訂，與勞工假期的規定，有些顯然是不符合香港的實情，像水費的繳收，電費的加價等，却增加廠商的困難。

因此，香港工業的多元化，香港外貿的擴散化，除了香港工業家的努力外，還需要香港政府以大力支持，只有港能在各方面給以這種支持，香港工業就得以繼續發展，從而穩定香港的經濟基礎，及促進香港的社會繁榮。

神通廣大的神偷

秦明

由繆騫人掛銜主演「神偷妙探手多多」的片子，從上週起，公然在中央日報刊出在台北院綫上映的預告廣告，正好比去年金庸的禁書「射雕英雄傳」出書在台灣發行一樣的滑稽。使得香港反共愛國的僑胞，無不義憤塡胸，對行政院新聞局有關電影及書報審查的政策，令人有越想越糊塗之感！

金庸的「射雕英雄傳」，是十多年前的禁書，去年在台北再版發行，新聞局主管的科長推說是「憲法保障出版自由」，事前無權審查，只能事後依法取締，好彩有執行戒嚴法令的警備總部出面主持公道，將「射雕」查禁了，萬人筆陣及萬人讀者才吐了一口悶氣。

現在這部「神偷妙探手多多」滑稽片，是在香港拍攝的產品，儘管在開拍之前，劇本不必送往我們的新聞局審查，相信在申請入口之前，一定經過審查的程序，有關劇情題材及內容意識演員背景，必然是不能違背政府反共的國策，最少要經過新聞局主管官員的防毒過濾，才能夠批准入口。

如果入口影片沒有審查的管制，中共的統戰份子利用「文化」滲透到中興基地去，麻醉國人的思想及反共的鬥志，那還了得。

瞞天過海的神偷

就算香港的影片能夠瞞天過海入了關，還是要申請准演執照，才可以找院綫排期的，這部「神偷妙探」的意識且不談，可是掛銜主演的繆騫人，向來是的是毛澤東路綫，而且在今年春節期間，還是前往共區的廣州，演出「羊城賀歲百家歡」節目的主持人，香港的娛樂報刊也大事宣傳過，香港僑胞有目共睹，相信新聞局的駐外機構，也會畧有所聞，何以繆騫人主演的片子，能夠通過新聞局審查的關卡呢？難道新聞局的主管官員，從來不看香港的報紙嗎？

我們知道新聞局對海外進口的僑報，設有專人審查的，如果對繆騫人到共區作賀歲演出一事毫無印象，肯定疏忽了審查僑報的職責，如果盡了審查報的職責，明知繆騫人是參加中共賀歲統戰演出的女藝人，僑還網開一面批批她主演的片子在台北聯映，用意何在就令人費解了！

何以告慰忠貞呢

所謂「漢賊不兩立」，是每一位反共國人堅持的基本立場，在香港的自由影人，為了堅守立場，不屈不撓的不受中共統戰的威迫利誘，堅持不回大陸演出，不知蘊藏有多少的辛酸，寧願失業孵豆芽，也不敢行差踏錯半步，有時自己投資，自己人全力合拍，用血淚凝成的一部片子，從申請入口到審查准演證，過程比人隔萬重山更遙遠，而做過中共統戰工具，聲明對周恩來崇敬的藝人主演的片子，竟能過關斬將，堂堂排檔在台北院綫演出，何以去慰忠貞的反共影人呢？

儘管准演不准演權在新聞局的「官員」，我們作為一個海外的僑民，實在無權過問，只是基於愛國情殷，對這部「神偷」的滑稽片將在台北上映，深有親者痛仇者快之感，不得不在此一吐為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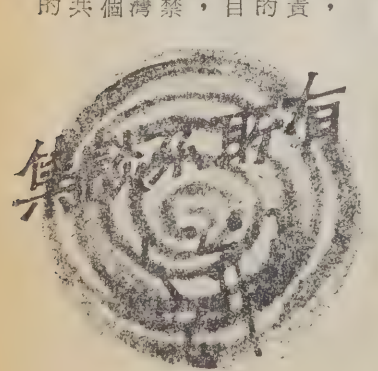
我們最大的感觸，就是去年在台北發生的禁書「射雕英雄傳」出版發行，以及「少年遊」劇集在「台視」播映，是由於萬人筆陣的揭發和聲討，得到藝總的支持，才將禁書查封，並將「少年遊」攔腰斬斷，中途停播，如果沒有萬人筆陣大聲疾呼呢？禁書和禁書改編的連續劇集，豈不過海就是神仙了？其遺毒的深遠影响，何堪設想？

萬人筆陣是以棒打牛鬼蛇神為職責，對媚共附共投共的「墮仔」，向來是痛深惡絕，並不是為了私人的恩怨和仇恨，完全是為了反共而反共，遺憾的是有了禁書「射雕英雄傳」和「少年遊」的先例，新聞局主管的「官員」對中共的統戰滲透，還拿不出一套鐵腕的對策，任由媚共藝人主演的片子在台北推出，能不令人心寒陣陣？

記得有位筆陣的「戰友」，環遊世界一週返港後，講過這樣的一段話：中國人最反共的是陷身大陸的八億同胞，是因為他們飽受中共迫害之痛苦，其次是香港的僑胞，因為有一部份是嘗盡共慘滋味的過來人，一部份是間接受害，或身聞目睹的精神被害人，再其次是海外僑胞，因為共產黨統治大陸一日，他們就一日得不到落葉歸根的歸屬感，要在海外過着寄人籬下的浪子生涯。至於生活在台灣地區的同胞，偏安與反共的心理就一言難盡了，言下不勝感慨萬千！

汪敬熙上將的話

台灣警備總司令汪敬熙上將，曾再三强調「保密防諜，人人有責」，我們這次檢舉「神偷」主演的女星是向中共賀歲的藝人，主要目的是希望主管電影審查的新聞局，亡羊補牢，立即採取鐵腕措施，禁止這部由媚共藝人主演的片在台灣地區上映，最少也要做到，將這個媚共藝人的鏡頭全部剪去，讓反共愛國的同胞眼不見為淨，新聞局的官員眞是功德無量了！



死不悔改的走資派

鄧小平華府四日，曾與卡達進行三次冗長的會談。有記者問卡達，究竟和鄧談些什麼，卡達答以：「上天入地，無所不談。」卡達所說，並無誇張之處，只是須補充一句：「只是不談人事！」

鄧小平離華府前，曾與卡達政府簽訂三項協定：科技合作、文化交流及領事事務。據悉，在科技合作方面，卡達政府將供應一由美國製造並由美國代爲發射至地球軌道的通訊衛星，以便中共能憑以蒐集地下資源蘊藏的資料。此項「合作」，豈非上天？又美國將供應勘探及開採設備，助中共開發石油礦藏，此項合作，豈非入地？又據悉，卡達政府與中共的科技合作，將包括高能物理之研究在內。

爲此，卡達可能同意爲中共設置一座五百億伏特的加速器。此訊若確，又豈非上天入地兼而有之。

只是卡達與鄧小平都盡力避免談及人事。夙以標榜人權著稱的卡達總統，對於中國大陸目前人權情形一字未提。而鄧小平則先就表明了態度：兩不同社會制度無共同的價值標準，人權也者，根本無從談起。就在鄧小平在今世第一號資本主義國家，享有資本主義最豪奢「國宴」招待時，無可數計的大陸工農同胞，正飢餓凍餒而死。甚而鄧的同僚華國鋒之流，正在昔日帝王宮殿——中南海酒酣耳熱，婆娑起舞時，門外風雪中就有凍餓而死的農民。此正所謂朱門酒肉臭，途有餓死骨。似此人權，卡達當然不談也罷！

此所以在白宮草坪歡迎儀式中，鄧小平與「美帝」總統熱烈擁抱，同爲共黨的美共分子，斥其爲兇手及叛徒；而人數逾萬的中美反共人士，則隔街在拉斐葉公園中申罪致討。人權總統不談人權，美參衆兩院的國會議員們却無此禁忌。在上月三十日的參院院會中，鄧藉推銷其所謂和平統一的濫調，當詢以「既然尊重台灣的現實（發揚人權的現實）何以又要統一台灣」，以及「是否放棄行使武力或以其他經濟封鎖等手段迫使台灣就範」時，鄧或答非所問，或顧左右而言他，竟皆無辭以對！

最令鄧某難堪的一次發問，出現在上月三十一日布萊爾賓館與五十名美國記者問道：「自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三年（按指文革鄧第一次被整肅期間）你在那裏？那時你仍在北京嗎？還是你離開了？你那時受到什麼待遇？你和你的家人當時的境況如何？」這問題觸到鄧痛處，他只能含糊了事。記者們提此問題的含義顯然是：看你今日人模狗樣，可記得當年被整的慘狀？而且，作爲「死不肯悔改的走資派」，如此大走資本主義路綫，難道你不怕第三次被整？

柳山

日本皇室女官秘聞

日本皇室自古以來就有女官制度，女官係天皇的侍妾。明治維新時掌握了政權的天皇，帶了女官三百名進入千代田城，可見日本天皇侍妾之多，並不遜中國各代的皇帝

日本昔日的女官多係公卿出身，階級以「尚」最高，「典侍」次之、「權典侍」再次之，以下尚有「掌侍」、「權掌侍」、「命婦」、「權命婦」、「禮來」等等。其中能得天皇寵愛是「權命婦」以上的女官。至於「禮來」則等於一般家庭中的下女，也稱爲「女孺」。這些女孺並不是出身公卿貴族，而是由一般上流家庭所選出，她們均以見習禮貌爲由而奉令召來的，要當「女孺」不必講求學歷、經歷，但必須「處女」，此係入宮唯一的條件。

明治十八、九年女官制度最旺盛時，女官大部份出於官爵之家，如「典侍」的室町清子、萬里小路幸子，高倉壽子；「權典侍」的柳原愛子、千種任子、小倉文子，平松好子等等，環肥燕瘦，美女之多，也較羅馬帝王有過之而無不及。柳原權典侍係大正皇的生母，權掌侍園祥子係皇女北白川房子，東久邇聰子的生母，因生皇子女，她倆宮中在最有勢力。

女官一俟與天皇同床共枕，即改稱爲「御局」，另可獲配獨立的「御房」，在宮中這樣的「御房」爲數不少，明治天皇年輕時竟多達數十間。這在些「御房」裏，以「御局」爲頭，下面配有未獲天皇垂愛的「掌侍」、「權掌侍」，在那下面再配有剛入宮習「禮貌」，十三、四歲左右的女孺。「御局」的工作，只有牽領手下「權掌侍」以上的女官，與其他「御房」的女官爭取欵待天皇的房內事務，如點天皇寢室的燈火等等，這些工作也未來的御局，內侍的女官辦理，「御局」只負指揮之責，至「女孺」因出身卑賤，不准參加這些「高貴」的工作。女官每晨起床後即開始化粧，而後進謁天皇爭取寵愛外，整日無所事事。那時的女官以獲得寵愛生皇子爲唯一的願望，不幸自己無法生產皇子，也切望自己所養成的內侍能得天皇的垂愛，代替自己生產皇子以爲光榮。女官一經天皇垂愛，內走夜晚應召伴眠，是日即由先輩的「御局」教以種種關於「性」方面的事務，甚至性技術，以免到時發生問題。而慎重計，在天皇的寢室傍邊另設一房，以備先輩「御局」夜間休息，一方面注意伴眠的女官是否奏上政事，一方面也可隔壁指導性技術，此習慣至大正天皇時始獲免除。

女性被任爲女官，一進入「男性禁入」的女人國，眞如被判無期徒刑，不僅無法辭職，運被免職的機會也沒有，她們整日圍着天皇一人而生活，當然僧多粥少，對性慾無法滿足，因此同性戀愛在宮中頗盛，或爲同性戀愛的集團，對同性

美國中共的軍事勾結

定簽訂之後，卡達說：他與鄧小平同意就「共同戰略利益問題」定期舉行磋商。鄧小平則回稱，他與卡達的接觸是一項「開始」，他說，預料美國與中共間的友好接觸將迅速發展。

甚多的跡象顯示，鄧與卡達的長談中，曾就大陸西北、東北邊界的險惡情勢，以及按日趨強烈發展的中共越邊界及支援棉共問題，作了深入的檢討，而鄧乘機向美方提出軍事援助的要求，已為卡達最少是局部接受，透過所謂科技合作協定掩護進行。

人們或許記憶猶新，卡達不久之前，尚信誓日日的說過堅持不售予中共武器的政策，但在短短一個月之內，被世人公開發現卡達並非誠信君子，而係擅於扯謊的政客。卡達說，他曾在與中共談判建交時，一再提出中共不以武力侵犯台灣的承諾，未為中共所接受，美駐北平辦事處主任伍考克卻在答覆記者問題時，脫口而出說美國根本未向中共提出此一條件。又卡達引用布里茲涅尼夫的一封信中幾句話，說蘇聯也贊成美矮建交，不旋踵，蘇聯塔斯社發表了布函的全文，以事實猛摑卡達，證實其斷章取義的扯謊。一個月中有兩次扯謊紀錄的政客，何嘗不可以再增加幾次。

我們之所以懷疑，乃至相信美國中共間必有供應武器的默契，在於一、美國聯中共制蘇的原始動機，為將蘇聯對西歐的軍事壓力移轉至亞洲地區，而以中共作為抗蘇的先鋒隊。美國這一權術運用，中共老奸巨滑，豈有不知之理，但因蘇聯壓力日益沉重，加上十年文革動亂之後，鄧千方百計獲得「復辟」，為了鞏固權力，抗禦蘇聯的壓力，也只好將計就計，反過來積極迎合美國的願望，此所以美矮建交，一拍即合。既已建交，中共必須成為美國在亞洲牽制蘇聯的活子，要求科技支援，首先搞「國防現代化」，應屬鄧向美國最急迫的要求，美國也只好作某種程度的承諾，幫助中共改進其軍事裝備。二、據確息，美國在「科技合作協定」下，包括有太空技術及一項高能物理的「合作」，美國將根據此項協定，協助中共增加人造衛星的偵察能量（表面說是探礦），並策劃、興建、試驗一座五百億電壓的加速器，此為增加核子能力所必須，如謂此非美國軍事援中共，其誰置信？三、卡達同意美國與中共「就共同戰略利益問題」定期舉行磋商。如果不能使中共在軍事需求上獲得若干報償，「共同戰略利益」有何可磋商之處？

僅憑以上的分析，即可判定，卡達不以武器售予中共，乃一連串謊言中的一部份，絲毫不可認以為真。

余秋人

正式廢止。這不僅是天皇之幸，也是整個日本女性之福。

陳鳳晨

洛克斐勒終前俏女郎

美國前副總統洛克斐勒已經下葬，葬禮冠蓋雲集。使盛大的葬禮減色的是由於死亡宣告前後矛盾而引起的閒談。起初，洛克斐勒家族的長期發言人摩洛說，洛克斐勒是在洛克斐勒市中心的辦公室裏撰述一本藝術書籍時去世的，但是洛克斐勒真正的死亡的地點，是在西五十四街一棟高級住宅裏，這位前紐約州長常常在那兒工作和會晤朋友。摩洛說死亡時間是下午十點十五分，使人懷疑為什麼等到一小時後才打電話給警察告急。

摩洛還說，洛克斐勒昏倒的時候，祇有一個安全警衛人員在場；後來他說在場的還有一名司機。但是隣居們說，屍體移出的時候，他們看到了一個穿黑衣的婦女。摩洛否認有婦女在場，但是一天後他承認，洛克斐勒昏倒的時候，一個名叫梅琴・馬薩克（見圖）的二十五歲女助理，正在幫助洛克斐勒撰述藝術書。馬薩克是身體強壯的金髮碧眼女郎，第一次遇見洛克斐勒副總統時在華盛頓，她任美聯社廣播部份記者。她當時取得了獨家訪問洛克斐勒的權利，不久就出任他的新聞助理。

洛克斐勒回到紐約後，她成為他開始寫的幾本藝術書的協調人，她居住在過去於屬洛克斐勒的一棟豪華公寓裏。

洛克斐勒在十一點十五分昏倒的時候，馬薩克小姐撥紐約市急救電話告急：「這是死亡！請趕緊派人來！」兩個巡邏警員在兩分鐘內到達，說他們發現洛克斐勒倒臥在客廳地板上。他們說他昏倒了沒有多久。馬薩克小姐搭救護車送洛克斐勒到達醫院，她對醫生說了時間，說洛克斐勒發病的時間是下午十點十五分。馬薩克小姐從此就沒有露面。

洛克斐勒把他的遺孀，兩個兒子和兩所博物館，列為他的六千六百五十萬美元遺產的主要受益人，並解除他去世時陪在他身邊的年輕女子梅琴・馬薩克欠他的四萬五千美元債務。

據悉廿五歲的馬薩克原與洛克斐勒合作編寫藝術書籍，上述貸款是用以購買一棟公寓，洛克斐勒上月廿六日即在距該公寓不遠的寓所中因心臟病發去世。

有關洛克斐勒死因的傳言很多，主要是追究誰先打電話叫救護車，以及求救時機可能延誤一小時的問題。

洛克斐勒遺囑中指定的主要受益人，除他的遺孀及兩個十餘歲的兒子外，即為現代藝術博物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國家歷史保存基金會。

李凱詩

鄧小平再訪東京的意圖

余動

中共「副總理」鄧小平，五日結束訪美，歸途再次訪問東京，距去年十月的訪日僅三月之隔，竟又主動要求來訪，其焦躁之心態，頗引日本人士猜疑。

企圖展開反蘇統戰

有人認為，鄧這次訪日，無非為的搞統戰，不會有重大的政治作用。然而據一位權威人士分析，其最大目的，乃在向全世界表示，他的訪美，不僅在聯美，同時也在聯美日，換句話說，在對付蘇聯的國際戰綫上，中共與美日是一體的。蘇聯歷來攻擊中共企圖構築反蘇同盟，鄧小平就藉再度訪日這個實際行動，來答覆蘇聯的猜測完全正確。



鄧小平與日本首相大平正芳

卡鄧在共同新聞公報中，再度確認反對霸權，「決意為全世界，特別是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的安定與和平作出貢獻」。反霸，即爲反蘇，這是全世人共知的，這樣重復強調合作反霸，給蘇聯的刺激不難想見，尤其面臨美蘇二次限武談判的最後階段，這將給美蘇關係帶來怎樣的影響，蘇聯將採取怎樣的反應，格外引人注目。

本來在鄧訪美之前，美國蘇聯打算結束二次限武談判，促成布里茲涅夫於一月中旬訪美，但蘇聯爲觀看卡鄧會談的進展，不願在卡鄧會談之前訪美，限武談判因此沒有終結。至今，原以爲不會出現的反霸字眼，居然在新聞公報中明確出現，今後美蘇關係，就必更趨於微妙了。

鄧訪美以來，蘇聯新聞界的反應極冷淡，但在心理上，却極關切地注視着鄧訪美的每一言行。據日本記者自莫斯科報導說，一月一日的蘇共機關報會嚴厲地攻擊鄧是懷着反蘇主義訪問華盛頓的，同時冷嘲熱諷地指出，中共與美國的反蘇同盟，只是各說各話，同床異夢罷了。

日本保持審慎態度

所以鄧這次來東京，無非想讓蘇聯瞧瞧，蘇聯說的沒錯，中共與美日，事實上已結成聯合陣營，構成了一面包圍蘇聯的網子，他的訪美再訪日，等於貫住了網目，鄧的這個意圖敏感的日本新聞界早已洞察。二月二日的朝日新聞社論就說，與中共的友好關係固然重要，但日本與中共的國際立場並不相同，日本必須注意到整個國際政治環境中的「日中(共)關係」。今天(二有四日)的朝日新聞也有一篇短評說，鄧小平在華盛頓的記者招待會上已明白說：「美、中(共)、日、西歐與世界其他國家應聯合起來，反抗蘇聯霸權主義」，同時希望製造三國緊密關係的意圖已至爲明顯。但站在日本的立場，却不願對蘇聯過於誇示日中(共)的接近，因爲這樣，將會刺激蘇聯改變對日態度，所以必須極端警戒，以免落入中共的圈套。

要求東京停止援越

據權威人士分析，鄧訪日的另一目的，在要求日本停止對越南的援助。前些時，越南外長兼副首相阮維楨訪問東京，在訪問園田外相時，曾鄭重表示，越南主張和平，與鄰國之間必將和平共處。後來到星、菲等國也有同樣發言。不久高棉戰事爆發了，日本才了悟到當時阮維楨的話，只是一種烟幕作用。這事件在越蘇訂約幾個月內，就充份說明越南是有恃無恐的。日本得此經驗，外務省即鄭重表示，不承認高棉新政權，並贊成由安理會審理此案。這就說明，日本已逐漸同美國和中共採取一致的步調。

朝日新聞曾主張，依照日中(共)和約第三項，應與中共聯合反對越南的小霸作風。一月十六日，中共駐東京「大使」符浩訪問園田直，希望日本合作反對越南的霸權。園田說：反對霸權日本沒有異議，但日本不願參加任何共同行動，因爲日本有獨自的外交方針，對中共或越南均須維持面面顧到的「全方位外交」，同時利用此一地位，爲亞洲地區的和平作出貢獻。相反的，如日本對越南施加壓力，則越南極可能更加傾向蘇聯。

有如餓虎飢不擇食

可是在三天前的參院答辯中，園田却明顯地暗示出日本反對越南干涉他國內政的態度。朝日新聞也明白指出，日本政府當局，已正式反對越南的侵略行爲，要求越南立時自高棉撤軍，這是日本在越南問題上明顯地改變了態度。從日本國內環境和外交方針着眼，當前採取的這番態度，是一個值得注視的轉變！

鄧訪日的第三個目的，當在希望日本積極支持其四個現代化，一向與日本之間雖然談得多，實質

上簽約的並不多，日本是有些思前想後的。二月二日下午，在日本希爾頓飯店舉行的國際情勢座談會上，我國駐日亞東關係協會文化組長鍾振宏曾作半小時的演講，詳細報告我國政府三十幾年來對中共政治作戰的經過。演說後日本政論家木內信胤發言說，以當前情勢看，中共遲早將脫離共產主義，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但另一位報社代表井上信却提出異議說，希望中共改變本質是不可能的。中共當前就如一隻臥虎，只要見到能塡飽肚子的，無不狼吞虎嚥地吞吃，一旦吃飽了，就必然顯露出原來的兇殘面目。」當天參加座談的，有中日各大報記者二、三十人。就在鄧小平再度訪日前夕，這番警策的談話無不使大家對鄧的意圖重新投以冷澈的眼光。

另外，由美毛關係正常化作背景，南北韓之間的統一問題也進入摸索的階段，據日本政府三十一日表示，韓國政府已委託日本向鄧小平轉達韓方的意向，正在訪日中的韓國執政黨議員文亨泰已先後向大平首相及園田外相表明了韓方的態度，他說：「韓國對中共無敵意，有意爲雙方今後的交流打開門戶。」

三年前基辛格訪毛，曾兩度過訪東京，去年五月布里辛斯基訪問中共返國途中，也經過日本，美國首腦們如此，中共首腦鄧小平若不如此，就顯得步調不一致。他的任務豈止在搞統戰而已。

鄧小平訪日無成果

黎清泉

鄧小平已結束訪日的行程，雖然這次鄧到東京是從美國歸程中順在日本停留，作非正式訪問，但距鄧去年十月訪日尚不及四個月，再度訪問東京，並且與大平首相、園田外相等日本政府首長會談，其陰謀企圖已昭然若揭，但是總結來說，鄧此行可以說是背鍋而歸，並無具體成果可言。

首先值得指出的，鄧去秋爲交換「日中（共）和平友好條約」批准書到日本時，係在福田首相執政期間；原已做了若干奠基工作，不料十二月一日自民黨總裁選舉，福田竟告失敗，由大平正芳繼任。

雖然一九七二年日本與中共建交當時，大平是田中內閣外相，也是建交當事人之一，但現在當了首相，在對中共政策上，反較過去受黨內反共勢力的約束。美國宣佈與中共建交後不久，由自民黨元老議員灘尾弘吉（現任衆議院議長）及前防衛廳長官金丸信議員所率領的兩個包括參衆兩院議員及專家的龐大代表團又訪問了中華民國，並與我政府當局進行各項重要協議，強調中日兩國今後團結合作的重要性。這些實際行動，都影響到大平政府今後對中共政策。因此，鄧這次再度到日本，與大平及園田作面對面會談。一方面表示支持大平政府，加強雙方關係，一面意圖削弱親華勢力及離間中日關係。

目前日本與中共間已無重大懸案，但中共爲了推行所謂「四個現代化」，有求於日本的「資金、技術援助」、「特惠關稅」等經濟問題，亟需日本大力支援，大平新內閣成立不久，自身尚不太穩定，中共必須在此時再度提出要求，如果能獲得大平政府的保證與支援，至少有助鄧在中共政權中的地位。不過就大平與鄧小平的會談來看，大平顯得十分機警，並未上了他的圈套，在反霸問題上，更是碰了一鼻子灰，顯得極爲無趣。

日前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仍以「與所有國家維持友好」的所謂「全方位外交」，爲了顧慮與蘇聯關係的惡化，大平政府自不敢輕易與鄧一鼻孔出氣，所以大平明確的告訴鄧小平說，「對於稱蘇聯爲霸權主義者，日本不能與中共採取同一步調。」

朝鮮半島問題，也是這次鄧訪日會談的議題。日本方面和美國一樣，希望透過中共影響力，促成南北韓統一和談的再開，藉以緩和朝鮮半島緊張情勢，進而經由統一和談，消除戰爭再起因素。不過目前北韓在政治上、經濟上乃至軍事上，較弱於大韓民國，從最近北韓當局的聲明中，看不出有和談誠意；相反還積極在準備南侵。中共對北韓情勢了解最深，爲了深恐北韓倒向蘇聯，暗中仍極力支持北韓立場。因此，除了強調北韓無南侵危險外，從未表示過有促進南北統一和談的意願，甚至連南韓欲透過日美兩國關係，企圖改善與中共關係，中共爲了保持與北韓的親密關係，態度非常冷淡，因此，雖然大平首相表示日本願意協助促成南北韓之談判，而鄧小平則表示中共支持北韓之立場不變「中共不想介入南北韓問題之間。」對中南半島情勢，日本與中共之間，也有一番爭執。去年秋天越南外交部長阮維楨訪問日本時，日本曾答應今年要給越南一百四十億日元的經濟援助，而且以後仍將繼續支援，但自越南攻陷高棉後，日本宣佈對越南援助要重新考慮。但並未完全拒絕，中共爲此，曾於一月十六日派中共駐日「大使」符浩會晤園田外相，以蘇聯支持越南發展「霸權」爲由，要求日本與採取一致行動，共同反對，園田當時雖表示日本將照日本自己立場處理越南問題，但這次鄧某與大平、園田會談時，雖然再逼使日本採取行動，並要求日本支持波布高棉「革命政權」，但是大平則表示，日本有其自主之外交立場，讓鄧小平碰了一鼻子灰。在另一方面，一月二十二日蘇聯駐日大使館曾照會日本外務省，除對日本重新考慮援助越南表示不滿外，並要求日本絕對不能停止已經承諾的援助，使日本已陷入了中（共）蘇聯糾紛」的之中漩渦之中。

鄧小平除了與大平、園田會談外，還與田中、福田兩位前首相及參院議長等會面，來做它的統戰工作，由於這次鄧的再度訪日，雖然並無具體戰果，至少在日本政壇上，已引起一次不小的風波。實際上日本已嘗到了與中共勾搭的苦果。

台灣核子醫學

陳金耀

人類對於原子的瞭解是自廿世紀初葉開始，而對原子的應用則是近三十年來的事。原子科學的開創，一般來說是自一八九六年發現天然放射綫起。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貝可利發現鈾礦石中可發射出一種神秘的射綫，之後二年居里與他的夫人成功地分離出鐳，帶給人類一個強大的天然放射物質。在原子彈爆炸後不到五年的時間，放射性同位素已躍身一變成為自顯微鏡發明以來在科學上最重要的工具，使原子能在和平用途上放一光彩。舉凡自農場至工業界，礦場及醫院等都能找到放射性同位素在為人類服務。

放射性同位素在醫學上的應用。人類的軀體可以說是一具大型的化學機器。因此可以預料到放射性示蹤劑對于那些不良的機能——疾病——定能提供有價值的診斷。這正如某些工業上的化學過程，容易為核子放射綫檢查一般。人體內的各種生理過程，對於放射治療亦具有靈敏的反應。醫學從原子能的應用上已獲得了無以數計的恩賜。因它而獲救或維繫的生命，遠遠地超過死於廣島和長崎兩地的犧牲者。由於人體內含有鉀四十和其他自然存在的放射性同位素（如碳十四），因此我們的身體天然的略帶放射性。很容易被靈敏的核子質點偵測器所測出。在醫學上常使病人飲入具有放射性同位素的液體，由於這類標誌原子的帮助，醫生們能很快地找出體內化學機能不正常之所在。

民國四十七年，台大附屬醫院啓用鈷六十治療機以來，迄至目前，台灣使用X光機者約二千具之多。至於利用放射性同位素為病人進行診斷及治療，則有九家醫院從事中。

政府為使核能在診療方面更趨廣泛，發揮功效，以增進國民健康。民國五十七年起分別在榮總及三軍總醫院成立核子醫學中心，一方面從事核能在醫學上之研究，一方面實際應用於治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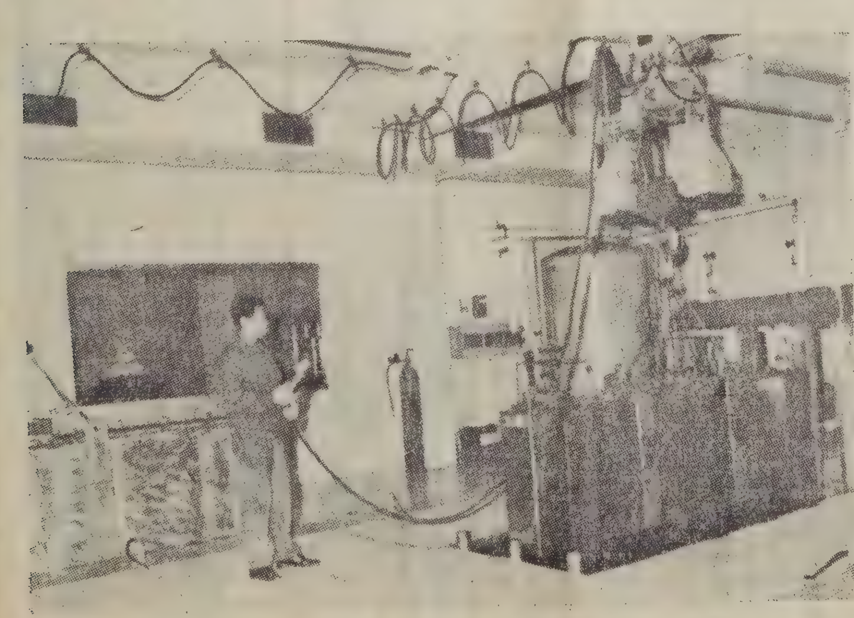
去年左營的海軍總醫院亦邁入核醫時代，核子醫學科現已積極展開作業。

除服務三軍官兵及眷屬外，亦接受一般民衆病患之檢查申請，向南部地區之病患提供最現代化之醫療服務，作業之項目多達三十二項、肝臟掃描及其流血攝影、甲狀腺攝取及掃描、心臟血管攝影、肺部攝影、腎臟攝影、胎盤攝影、脾臟攝影、骨骼掃描及攝影等。

核子醫學發展至今才不過二十多年之歷史，其技術突飛猛進也只是近來十年之事。核子醫學就是將放射性物質應用於人類疾病之診斷及治療，並研究人類疾病的一門學問。如上所說核子醫學是將放射性同位素所配製成的藥物使用於醫學上以達到診斷及治療之目的。

海軍總醫院表示，核子醫學之所以受到人們的重視，完全導因於所具有的許多優點。它不但可以檢查出許多臨床上應用已久的方法，所未能診斷的疾病。且其方法簡便，結果之獲得迅速而確實。更重要的是它雖用了放射性物質，但用量微乎其微，較一般的X光檢查更少許多倍，所以不但沒有危險性及任何副作用，病患也不會因檢查而受到任何傷害及額外的痛苦。最多只須在靜脈內注射少量之放射性藥物即可接受檢查，而達到診斷的目的。

該院以為想要醫療技術進步，並具一現代化之醫院，核子醫學科之設立乃刻不容緩。就於民國六十四年開始籌備歷時兩年餘建築了核子醫科之房舍，並耗鉅資向國外購置了最新型之全套核子醫學設備。另一方面又派遣核子醫學之各類工作人員赴三軍總醫院及榮民總醫院接受專業訓練，現均已受訓完畢返院。並經長期試機，結果一切情形良好，乃於去年五月一日正式進口同位素展開作業。成為中、南部第一所設備完整且合乎世界水準之核子醫學機構。造福南部地區之病患。南部各大醫院如今多已開始將有疑難之病患送來檢查，以



醫藥用品經同位素放射線處理後出池情形

解決診斷上之問題。

海軍總醫院現有之主要核子醫學儀器包括：

一、自動全身描儀：可將放射性藥物在體內分佈之情形，由探測頭一行一行掃描過全身或局部某器官一點一點地描繪出來。身體上大部份之器官均可用此一儀器行造影檢查。尤其以甲狀腺及腦部造影術最常使用。此外全身骨骼掃描以診斷轉移性骨癌之效果最好。

二、閃爍攝影機：又稱伽瑪綫攝影機。可於短時間（小於一秒鐘）內，將體內十二吋圓形大小之區域內放射性藥物之分佈情形攝成照片。因攝影所需之時間極短，故可用以做快速連續攝影，或動態性血流攝影。如長時間曝光（數分鐘），則可得一解像力極佳之靜態圖像。亦可用以攝製全身影像。這儀器與小型電腦及錄影機連接，則可進一步做圖像分析，及數據處理等工作，並可選定區域作成放射性時間變化曲綫，使動態性檢查由性質性而成爲數值性之資料，以利比較分析。

放射性同位素製造外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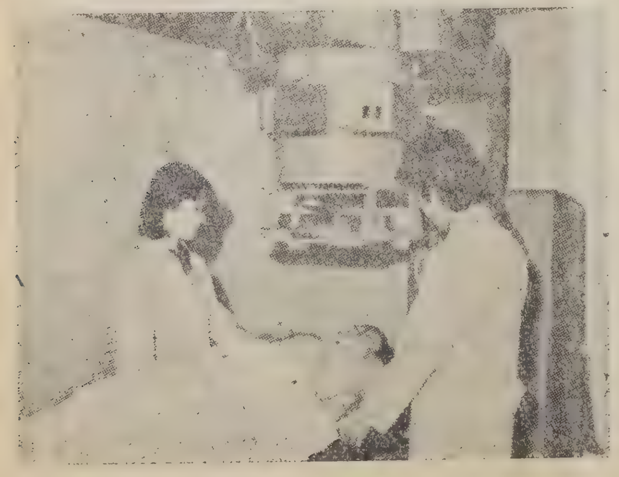
三、甲狀腺放射性碘之攝取之程度，因而可決定甲狀腺功能情形。此外亦可測定全身任何部位中放射性物質之量及其變化。

四、自動井型計數：爲自動測定試管內放射性物含質量之儀器，用於各種試管內檢查，可測定血液、尿液等等體液內各種激素及藥物等之濃度，此類測定法極爲靈敏，可測知每西西中億分之一公克物質之含量，爲其他方法所無法測得者，此類似之檢查近年來發展很快，將來之前途未可限量。

民國三十五年，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第二年，美國製造原子彈的「曼哈坦」計劃的工作人員經改組而成立了「原子能委員會」。並向世界宣佈利用原子能所生產的放射性物質可公開提供給科學、醫學和工業研究之用。隨著日子的過去，原子能的和平用途亦日益廣泛。在此三十年來放射性物質在醫學之應用，使醫學上有了突破性的成就。由於核子醫學之發展迅速，日新月異，應用的範圍亦日益廣泛，因而成爲近年來各國醫學界極熱門之科目之一，並普遍受到各界的重視。

海軍總醫院最後並強調說，雖然人體的大部份疾病均能利用核子醫學進行檢查，但其範疇非常廣泛，有待探討之處仍多，目前猶如甫經開墾的處女地。

此外，國內仍有許多醫師尚不知如何應用此一新興之醫學科目，以協助其診斷及治療，提高其醫療之水準。因此，海總表示今後的目標是，除了儘全力服務軍中及民間之病患外，也需要負起教學之任務。以各種討論會及演講會，將核子醫學介紹給該院，及其他醫院之醫師。更進而從事研究發展之工作，在核子醫學之處女地上進行開墾，必可發展出許多新的項目及新的方法，以嘉惠人羣且提高國內醫療之水準。



以　六十放射綫作醫療之用

耿精忠造反不成的下場

胡養之

我在本欄先後記述過清初西藩中的「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尙可喜之子尙之信；現在本文記述的便是「靖南王」耿仲明之孫耿精忠。因爲上列三人都曾分別反清稱叛，頗以值得一談，而另一藩王孔有德，竟以身殉清，則暫付闕如。

按耿精忠，係淸漢軍正黃旗人，其祖耿仲明，與孔有德同爲明末總兵毛文龍的部屬，後降淸、順治初南侵湖南，積功封靖南王。後因犯罪而自縊死於吉安；至順治八年，始由其子繼茂襲王爵。而繼茂亦非善類。據淸史稿指出：繼茂與尙可喜初下廣州，怒其民久相抗，丁壯輒誅戮，即城中駐兵牧馬營，建造靖南，平南兩藩府，東西相望。繼茂尤汰侈，廣征材料，採巨石於高要之七星巖，工役無限制；復創設市井私稅，兵咸苦之。適布政使胡章自山東調廣東，上疏劾繼茂，縱兵戢狀，繼茂奏辯：「前者我兵圍攻廣州九月，被賊炮擊鋒傷，不知凡幾，城下之日，即食肉寢皮，未足洩忿！俘縶實多。至部衆初與雜處，旋即移駐北城，未曾久佔官廨。……」胡章反坐誣諂任。至十七年七月，始移鎭福建。

響應吳三桂據福州反

耿精忠爲繼茂長子，順治十一年入侍，淸世祖念繼茂南征有功，乃授精忠一等子爵，尙肅親王豪格女封和碩額駙。康熙二年，繼茂請令精忠赴闕學習，淸廷允許。十年繼茂患病，奏以精忠代理藩事，旋病死，精忠襲父爵。十二年七月，精忠聞平南王尙可喜將撤藩歸遼東，亦具疏請撤，得旨允行。同年十一月吳三桂反，則命精忠仍留鎭。三桂以書誘精忠，精忠與藩下左翼總兵曾養性，右翼總兵汪元勳、參領白顯忠、徐文耀、王世瑜、王振邦、蔣德宏等潛定逆謀。十三年三月，踞福州反，以兵脅總督范承謨不屈，遂幽禁和家屬五十餘人，自從總統兵馬大將軍，仿效吳三桂蓄髮易衣冠，私鑄裕民通寶錢，以曾養性、白顯忠、江元勳爲將軍，分陷延平、邵武、福寧、建寧、汀州藩下佐領黃國瑞、林芳孫、廖廷雲、李似精、護衛夏季旺、呂應斗、長史陳儀、陳斌及凡從逆者，各加僞職，分播逆書，約三桂寇江西江南，約潮州總兵劉進忠擾廣東，並通鄭經於台灣，路以沿海郡邑倚爲聲援。

浙江總督李之芳聞變，先遣副將王廷梅等進擊，自率兵駐衢州守禦，叛軍突越仙霞嶺犯浙江陷江山縣，以衢州有備，則分陷溫州處州；並犯江西廣信、建昌。淸廷命平南將軍賚塔揮軍入浙江，定南將軍希爾根赴江西，並敕杭州、鎭江水師分防海疆。詔削精忠爵，收禁其在京兄弟，宣諭中外曰：「逆賊耿精忠，庸懦無能痴愚寡識，賴祖父之餘勳襲封王爵，宜感恩圖報。不意其包藏禍心，徑行反叛，今削其爵，遣發大兵進剿；凡被賊迫脅之官員兵民，有能擒耿精忠投獻軍前者，優加爵賞；或以兵馬城池納欵者，論功敘錄；或力有不逮，自拔來歸者，亦免罪收用。其藩下人在直隸各省出仕者，概從寬宥。雖有父子兄弟在福建者，亦不株連，勿得心懷疑畏，自罹法網。負朕好生之意，尋諭部曰：曩者耿精忠之祖父仲明，當太宗時航海歸誠，優錫王爵，効力行間，勞績茂著，及其身故，睿親王不令承襲，世祖追念舊勳，以其子繼茂襲爵，俾鎭巖疆；愛及朕躬，惓懷勳裔，恩寵有加，後覽繼茂遺疏，有民兵凋殘，海賊未滅，死不瞑目，忠藎堪念；且因精忠自幼曾爲近侍，予賚王爵，仍鎭閩省，望其紹祖父遺訓，殫竭忠猷，不意爲逆賊吳三桂煽惑，一旦叛亂，大兵進勦，殲滅在即，但念其無知被誘，墮入狡計，非素蓄逆謀，首倡叛亂者比，況自祖父以來，受恩四十餘年，至精忠之身，遽至宗祀斬絕，朕心深爲不忍，其傳諭精忠，果能革心悔禍，投誠自歸，以贖前罪，即視之如初，朕以至誠待天下，必不食言。」

淸廷仍招撫故示寬大

遣工部郎中周襄緒偕精忠護衛陳嘉猷齎敕赴閩，精忠留之。曾養性誘溫州總兵祖宏勳、平陽游擊司定猷並以城叛，偕鎭海都督林沖，中軍都督徐尙朝、總兵閻標、宋書聘、馮公輔、沙有祥、曾璽、陳理、連雲登、副將陳鵬、吳獎先等，陷瑞安、樂淸及仙居、太平、黃巖、寧波、紹興，陷嵊縣，連陷處州郡邑，進犯金華。精忠則偕左軍都督周列，總兵王飛、石桑明、李雲龍、副將江明等陷廣信、饒州；復糾合玉山永豐土賊，東犯常山，陷開化、壽昌、淳安

、遂安；另犯徽州、婺源、祁門，勢益猖獗。

清廷以康親王傑書為奉命大將軍，貝子傅喀哈為寧海將軍，率禁旅並調駐守江南之喀喇沁土默特兵征浙江，復命安親王岳樂統師駐南昌，簡親王喇布駐江寧。時將軍賚塔兵駐衢城，叛軍由江山進犯，賚塔同李之芳擊却之；副將牟大寅斬叛將張雄於常山，洪起元則敗叛軍於紹興，復東縣；副將鮑虎敗逆於淳安，擒王飛石、江明、復壽昌、遂安；總兵李榮、陳世凱、參將陳夢陽擊挫叛衆於金華，斬閻標、宋書聘、吳榮先，適康親王抵金華，與貝子傅喇哈、穆赫林等平叛，復金華附近諸邑，敗曾壐、陳理於台州之黃瑞山，斬陳鵬復黃巖太寧樂清，瑪哈達擊敗徐尚朝、沙有祥、馮公輔等，復處州、穆赫林擊敗林冲於白水洋，復仙居。希爾根復建昌饒州，安親王至南昌，移書耿精忠，精忠覆書語多狂悖。十四年七月，清廷諭吏部兵部曰：

「逆賊耿精忠負恩附逆，煽亂閩疆，荼毒生靈，罪惡重大，凡兄弟族人律應不赦，但念其弟耿昭忠、耿聚忠及族人等道途遠隔，實未同謀，竟爾株連，朕心不忍，其概從寬釋，官職悉令如故。」並命聚忠齎敕諭精忠曰：「爾祖父宣力累朝，勳猷懋著，爰俾世襲王爵，格外加恩，逮爾父病歿，令爾襲封鎮閩，方謂爾克紹前猷，殫忠報國，不意爾反為吳逆狡謀所惑，蹂躪土地，殘害生民，朕猶念爾祖父前功，終不忍絕，凡爾在京諸昆弟及屬下人概行寬宥，給還官職，恩禮如常，今大軍雲集，時勢昭然，爾自知之，朕復念爾變亂必由逼迫所致，故復下赦書，遣爾弟耿聚忠齎至軍前，諭明朕意，爾若即悔罪率衆歸誠，當復爾王爵，如舊鎮守，倘能勦除海寇，共奏膚功，仍復優叙，加以爵賞。前使臣周襄緒等不遣之歸，或別有故，朕不介意，爾勿聽煽惑之言，終懷疑懼，負朕始終保全之意。」

叛而復降可鄙又可憐

聚忠至衢州，精忠不納；並派江元勳、徐文耀、黃國瑞等扼關隘，肆叛如故，相傳最初，精忠將反，其母周氏哭阻不遂而憤死；藩下都統馬九玉也諫不可效法吳三桂，精忠不聽。至平南王尚可喜發兵討精忠時，他便求援於鄭經，引鄭軍入潮汕；三桂亦驅廣西叛軍逼肇慶，尚可喜則請大軍援廣東，精忠更遣邵連登、劉如桂等助白顯忠犯建昌、贛州，並與吳軍會師吉安，阻清軍不得入粵，尚之信遂降吳三桂。十五年二月，傅喇哈進征溫州，康親王移師衢州，向福建進軍，遂克仙霞關並拔浦城。精忠與武灝、沈偉搜掠福寧，邵武則利以餌衆將，而屢為清軍所挫，勢益窮蹙。以范承謨久羈不屈，遣人賂殺並戕其幕客嵇永仁及家屬之被繫者，康親王進征建陽，移書精忠曰：

「爾蒙累朝厚恩，世授王爵，正當遇時立功，以承先緒，乃溺於奸計，自取誅夷，聖上念爾祖之功，凡爾在京諸弟，俱留原職，如舊豢養，復遣爾弟聚忠招撫，因不得前進還京，今大軍屯仙霞嶺，長驅直入，攻拔浦城，咽喉既塞，糧運不通，建寧、延平旦夕可下，與其繫頸受戮，不如率衆歸誠，仍受王爵，保全百萬生靈。況鄭經與爾有不共戴天之仇，爾當助大軍進征，何久事仇人者？」

精忠得書，猶豫未決，答書言「自願歸誠，恐部衆不從，致滋變患，望奏賜明詔，許赦罪立功以慰衆心，乃可率部降。」康親王復建府，次延平，精忠震懼無措，遣其子顯祚向前齎敕被留的周襄緒，陳嘉猷迎大軍。康親王遣人宣示精忠，他即出城迎降。於是奏復精忠的靖南王爵，屬下官職如舊；並以耿昭忠為鎮平將軍，赴福州駐守，而精忠則隨大軍剿海盜，進征潮州。

十六年四月，奏遣子顯祚入侍，命列散秩大臣。九月康親王令精忠撤防潮州返福州。清廷認為不可，諭戒云：「今當招携撫順之時，不宜遽撤耿精忠以疑衆心。王大臣等不預請旨即撤之，殊為失計。嗣令凡事當熟籌，毋得徑行。」

終被殺示衆並籍其家

但藩下參領徐鴻弼等具狀，遣人赴部，首指精忠歸順後尚蓄逆謀凡五欵：「一、違康王令不悉舉出奸黨；二、潛結海盜通音問；三、與劉進忠執手耳語，謂乞降非所願；四、密令心腹藏鉛藥約俟異日取用；五、遣散舊兵歸農，分携武器，勿留供大軍。」部臣知悉，昭忠與介山等亦以鴻弼首詞具疏入告，上留疏於中。

十七年海盜陷海澄、同安等城，詔精忠還福州，昭宗携其祖父骸骨還京。同年秋吳三桂死，東江西、湖南叛衆多半流竄。上密諭康王親曰：「自數年用兵以來，所費不貲，民力疲困，今大破湖南賊寇，餘孽遁入雲貴，旦夕殲滅。……耿精忠在閩尚慮變生意外，故暫停撤，如降旨令精忠來京，或滋疑懼，王當令其奏請陛見。」旋康王疏劾精忠，請逮繫正法。諭曰：「今湘、桂俱已底定，逆賊餘黨引領以冀歸正者不止百千，耿精忠若即正法，餘黨或致寒心。如能自請來京，庶事皆寧帖。……」

十九年四月，精忠疏請入覲，得旨以馬九玉為福州將軍，轄藩下兵。八月，昭忠聚忠並劾精忠。精忠至，上以大臣所請，以前旨留中諸疏下法司鞫問，精忠辯歸順後無叛志，法司以鴻弼等首詞可按；且有昭忠聚忠劾奏，精忠應革王爵，與其子顯祚及曾養性、白顯忠等俱磔死，家口籍沒，上令繫精忠俟鴻弼等至京再核議以奏。旋遣聚忠赴福州，以罪不株連曉諭藩屬，並遂精忠家屬歸旗。

次年十月，詔撤舊隸精忠藩下官職在閩浙的還京，九玉亦解任歸旗。給事中姚祖頊御史孫必振交章說三桂宜戮死，精忠及逆黨罪狀應按律擬磔。大學士明珠奏言：「精忠忘恩負義，且與安親王書多狂悖語，情無可貸，爲敕法司明正典型。」於是精忠與曾養性、白顯忠、江元勳、劉進忠、徐文耀、王世瑜、王振邦、蔣得宏等並磔於市，懸首示衆；顯祚及祖宏勳、司定猷、黃國瑞、林芳孫、廖廷雲、李似桂、夏季旺、呂應斗、陳儀、陳斌、武灝、沈偉、郭景汾、羅萬里等均伏誅，並籍其家。

瘟君夢

岳騫

毛澤東沉吟半晌，轉問陳毅道：「依你的意思，這件事應該如何呢？」

陳毅笑道：「我在福建打游擊時，記得福建人有句俗語說：『有時應該婆婆說話，有時應該讓媳婦說話』。今天這個情況，蘇聯出頭確實不大方便，到不如我們自己發表一篇聲明，强硬警告美國。事情若鬧大了，蘇聯自然出頭收拾。」

正在說着，林伯渠顛巍巍走進來，好似剛起身，還在揉眼睛，見了毛澤東問道：「主席甚麼要緊的事，這個時候還找我。」

毛澤東托着腮，閉着眼在在想主意，當時指指陳毅，要他說，陳毅只好再向活曹操報告一遍今晚的經過。

活曹操摸摸鬍子，又揪揪耳朵，笑道：「這種聲明給美國人看是假的，美國人根本就不會理會，給蘇聯看倒是眞的，因為蘇聯怕惹出大戰，我們只要擺出打仗的架式，赫老就慌了，說不定馬上就要移樽就教，來和主席商訂的。」

活曹操說到這裏，毛澤東一拍大腿，從圈椅上跳下來，指着活曹操笑道：「林老，你眞不愧是軍師，怎麼我的心事，你一句就猜中了。」

活曹操摸摸幾把鬍子，得意洋洋說道：「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漢高祖怎樣想的，樊噲、周勃可以不知道，張良、陳平怎會不曉得。」

陳毅明白活曹操借故駡他，但是不敢還口，毛澤東不理會這些，接着問道：「林老，依你看這個算盤打得响，打不响呢？」

活曹操說道：「當然可以，警告美國的語氣要特別加重，要切實擺出不惜一戰之勢。同時再發動一個全國性的支援黎巴嫩運動，必要時還可以先組成志願軍，同時多讓民主人士出頭，將來如若蘇聯眞不答應，我們可以推到他們頭上，頂多再找出兩個龍雲，章伯鈞擋下災就是了。」

活曹操說的口沫四濺，毛澤東聽得心花怒放，等到活曹操說過，又向陳毅說道：「組織志願軍的事，你可以找郭沫若商量下，上次蘇彝士運河事件，他就要去埃及當志願軍，這次機會又來了，要他準備一下。可是要同他說清楚，別學南昌起義那一次，半道開小差是不成的。」

陳毅只有苦笑，回去不敢睡覺，趕回「外交部」找到章漢夫擬了一個惡狠狠的聲明，限令美軍退出黎巴嫩，否則「中國人民志願軍」就開到了。

這個宣言發表之後，美國人並未理會，中國境內就鬧得天翻地覆，從城市到鄉村，只要有人烟地方，都設有簽名處，命令老百姓簽名反抗美帝侵略中東，不識字的人，幹部可以代簽，一個人也可以簽幾個名，許多人恨透了共產黨無處發洩，在簽名時就任意亂寫，有人簽「原子彈」，有人簽「老毛子」，有人簽「猪八戒」，有人竟簽「打倒共產黨」，只要幹部「同志」一不留神，就出現了許多怪名字，於是又到處抓「國特」對筆跡，有些人竟因筆跡類似而寃枉送掉了性命，大家變得不簽名不成，簽名又害怕，到處人心惶惶，更增加混亂。

「北京」是「首善之區」，行動自然要爲天下先，七月二十日舉行了一個五十萬人的抗議大會，公推賀龍主席。賀龍今天特別高興，穿了一身簇新的「元帥」制服，胸前掛滿了勛章，睬着一對老鼠眼，時刻摸下小鬍子，也顯得威風凛凛。大會開始以後，照例先唱一段義勇軍進行曲，向列寧、史太林遺像行了禮，然後臨到主席致詞時，賀龍呆了。原來事先他並未想到會當大會主席，一點準備也沒有，究竟今天開會是作甚麼，也模糊的很，看到台上懸着大幅標語，「抗議美帝侵略中東」，只好接着這個意思來發揮。

不要輕看了賀龍，他打仗雖然不成，在部隊中訓話倒是一等好手，隨便抓到一個小題目都能說上半天，說到後來連他自己也不知道說了些甚麼？所以他的官兵私下在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司令員來訓話。」賀龍聽到了也付之一笑，不過話還是要訓，而且越訓越長。今天抓到了這樣大題目，賀龍當然不肯放鬆，他整整衣領，向前走了兩步，站在台前說道：「我們今天在北京舉行大會，是爲了抗議美帝侵略中東，中東是甚麼地方，大家都該知道，就是中國的山東。」

賀龍說到這裏，台下已經笑開了，台上主席團的人就緊張起來，尤其是大會主持人彭眞更是不知所措。彭德懷就抱怨大家不該推賀龍任大會主席，幾位「民主人士」傅作義，衞立煌雖然强忍着笑，內心裏却十分得意，沈鈞儒，黃炎培低眉閉目，臉上一點表情也不敢有，恐怕會後統戰部要他們檢討。表情最尷尬的是郭沫若，他已經被批准入黨，由

民主人士變成黨員，正是「飛上枝頭變鳳凰」，爲了和湖南系軍人套交情，今天他搶着提名賀龍任大會主席，不料鬧了這麽一個大笑話，散會後如何檢討，想想更是心急如焚，坐立不安，把一付耳機一時取下，一時又安上，這時假若能逃得掉，他眞想逃到日本或者香港去了。

不理主席團的人怎樣着急，賀龍繼續說道：「山東你們去過沒有，那個地方可眞好呀！德州西瓜一個個都長到四五十斤重，從前是要給慈禧太后進貢的，現在每到瓜季卡車送到北京進給毛主席，又要運幾卡車去莫斯科給蘇聯老大哥吃。還有肥城的水蜜桃，全部是水，只要咬破一點皮，一口氣吸乾了。還有萊陽的梨，一點渣都沒有，燉成梨膏，好似雲土熬出來的烟膏一樣，能治百病。」

「這些瓜果都不算，濟南城內有幾家館子的紅燒猪肉可眞好，又嫩，又爛，又不油膩，一揭開鍋就香噴噴的，吃上兩大碗都不覺得飽。」

賀龍說到這裏，台下五十萬人一齊笑的不能直腰，主席團的人再也忍不住了，也都掩着口笑。

賀龍接着說道：「還有青島也歸山東啊！那是一個避暑的好地方，每年夏天，毛主席和領導同志，都到那裏住上兩個月，現在若被美帝佔了，以後也沒地方去了。所以這一次我賀老大高低和美國鬼子拚了。」賀龍說到此處，舉起碗大的拳頭，向空中運揮了幾揮，台下居然响起春雷似的掌聲。

賀龍講過之後，台上僵住了，本來按照過去的規矩，開一次大會，起碼總有四五個人講話，今天被賀龍一講，變成了「極盛之後難爲繼」，沒有人敢再上去說，因爲大家都感到，接着講話萬不能跟賀龍學習把中東說成中國山東，但是要想明顯改過來，也不容易，大家只有乾脆不說算了。可是既然把人民召來開會，一天不工作，若是白白讓他們回去，未免太便宜了，彭眞於是下令五十萬人分頭在「北京」城內遍行示威，到晚上才准散隊。

其中有一隊進行經過英國代辦處門口，突然想到英國出兵約旦，和美國一樣罪行，於是就在代辦處門口鼓噪起來，一定要英國人出來問話。本來英國代辦處鐵門已經緊閉，但是一羣領導遊行的人，用鐵尺敲個不停，最後英國代辦處兩位職員，站在梯子上從墻頭裏露出頭來，問道：「你們作甚麽？」

這一羣敲門的人都不識說英語，臨時從遊行隊伍中抓兩名清華大學學生作翻譯，兩名翻譯勸英國人道：「你們只要承認貴國出兵約旦是一項錯誤，我們就走了。」

否則儘是這樣鬧下去，你們固然麻煩，我們也痛苦。」

英國人笑道：「你們幾萬人對付我們幾個人，根本就沒有甚麽是非可言，你們怎樣說，我們怎麽就是了。」

兩名翻譯向領導人員報告英國外交人員已承認錯誤，這一支遊行隊伍就滿意的撤走了。

不料一支剛去，一支又來，行到英國代辦處門前，照例要來一番質問，英國人雖然已經學會了應付辦法，可是也不勝其擾，打電話去中共外交部根本沒人理，英國代辦無可奈何，只好去拜會蘇聯大使，請求援手。

尤造也覺得這樣鬧法太過份了，當時撥們電話章漢夫，大大申斥了一頓，果然第二天英國代辦處沒人示威了，可是全國各地已經似瘟疫一樣蔓延開了，到了七月底，據統計已經有二億多人簽了名，抗議美國出兵黎巴嫩。毛澤東倒覺得開心，蘇聯可就忍不住了，果然如活曹操的預料，赫魯曉夫眞的來「北京」訪問了。

这面红旗还能扛多久？

大衆傳播媒體在報導先生自殺的新聞時，都說先生口中銜着瓦斯管而逝世。也許，這是因爲警方這樣宣布的緣故。關於這一點，直到現在，我仍然想不通其中道理。最先進入瑪麗娜公寓四一七室的是公寓管理員、惠子小姐和我三人。至於誰最先發現先生倒臥在地，因爲當時過份驚慌，業已記憶不淸。不過，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即使我是三人中最後一個看到先生，但在我看到先生倒臥於地之前沒有任何人會經移動過先生。在我的印象中，當時，瓦斯管是被先生握在手裏，而不是銜在口中的，和資深的惠子小姐比較，我祇是剛來六個月的新女傭，因此，警方也好，新聞界也好，從未向我提出過甚麼問題。本來嘛，我根本就不在他們眼中。這使我非常感激。祇是，那個疑問單獨留在我的心底。要不，當時我嚇昏了。除了這之外，沒有其他理由可以解釋這一謎團。而我自己以爲當時尚未驚慌到如此程度。也許，有人會問，當時爲甚麼不說出來，可是，我又怎麼能說的呢？要是我說了出來，就非得全部經過一五一十都說出來不可的呀。

澤野久雄所作「小說川端康成」的一文中，有一段曾經提到，作者對於先生口銜瓦斯管而亡這件事表示懷疑。這一段是這樣寫的：

……我們不妨設身處地想一想。既沒有服用安眠藥，在神智淸醒的狀態下握着瓦斯管。

慢慢地，呼吸困難起來了。出乎本能的，將會把瓦斯管從口中拿走。……要使瓦斯管不能從口中拿走，必須使他處於昏迷狀態，以致無法採取這一行動。要處於昏迷狀態，最合適不過的是服用安眠藥，使自己昏睡不醒。我實在無法理解，這樣一位明智的作家，對安眠藥的力量知之甚稔，而竟不加利用的原因何在。

假定並未借助於安眠藥的力量，那麼將會怎樣呢？

握着瓦斯管的手將不時把瓦斯管自口中移走。每一次，那個人必須命令自己的手，不許把瓦斯管移走。一方面要把瓦斯管移開，一方面想抑制這一行動。在這本能與意願相互矛盾的爭執中，意願（在這場合，乃是堅持讓瓦斯管留在口中。）的一方獲勝。——如果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那他一定是個怪物。或者是說，他具有逾越人類感覺的超人意志。而且，要是眞的能夠做到這一點的話，那麼，臉龐上，無疑必將佈滿疲憊、猙獰的形相。

我從夫人那裏聽說了先生臨終的情形，也從報紙上看過有關的消息，可是，我始終無法獲得圓滿的解釋。因爲，川端先生逝世時的臉容，未免過份寧靜和安詳的緣故。

據說，很久以後，方始有人支持澤野先生上述的看法。有人把一份「日本大學新聞」寄給澤野先生，上面載有秦野章先生的文章，據說其中有一節也談到了這一點。內容是——銜着瓦斯管而死亡這一姿勢，無疑是用瓦斯自殺。檢驗遺體的結果，根據法醫學的觀點，似乎也會確認吸取過瓦斯。

但是，我觀察那如此安詳、寧靜的死容，却不免想到，決定性的死因毋寧是大量安眠藥，瓦斯不過是一種補助性的工具，也許更顯得自然些。

曾經担任警視總監的一位人士，根據獲自警方的消息，也表示當時先生曾口銜瓦斯管，那時候難道我有目如盲嗎？我眞被弄糊塗了，不管怎麼說，我以爲，澤野先生所揣測的，不是普通的瓦斯自殺，而是重點在於安眠藥這件事，應該是無庸置疑的。

唔，是了，還有一件事也不應該遺忘的。我到現在還狐疑莫解的是，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先生發表的那篇「美麗的日本和我」的講演。雖然我知

識淺薄，教養不足，但也覺得作為國際性慶典的講詞，它的內容未免怪誕、離奇，與當時環境、氣氛格格不入到令人驚訝的程度。以道元禪師和明惠上人的歌曲做例子，倒也罷了；接着闡釋芥川龍之介、大宰治等自殺的文學家，以及日常宣揚沒有比死更好的藝術，終在年輕時就一命嗚呼的前衛畫家；然後把話題轉移到曾經二度企圖自殺的一休禪師身上，不管怎麽說，這畢竟太過離譜了。當然，我沒有妄加批評的資格，不過我相信，由於主題模糊，說明也語焉不詳，儘管出席的都是各國出類拔萃的人物，所獲印象恐怕也是模糊一片的吧。

我曾經把自己這種狂妄，感想告訴開羅蓋，並且徵求他的意見。根據開羅蓋的說法：

「即使聽衆是日本人，聽了之後一樣會覺得迷迷糊糊的。把日本的文化傳統說成似乎與自殺者的命運有所關聯，實在使人不敢恭維。要討論自殺的傳統，歐洲才是發祥地。說實話，我對於自己也是一個日本人這件事，不免感到寒心。說甚麽道元啦、良寬啦、一休啦，還有伊勢物語啦、源氏物語啦、枕草子啦、新古今集等等，穿着和服，在台上發表自己的『眞知灼見』，聽衆如果都是信徒倒也罷了，面對世界各國人士，想要由此而使聽衆了解日本文化的眞義，未免有些強人所難了。西行也好，芭蕉也好，單是以一個詩人為主題加以分析的話，即使是歐洲人，好歹總能聽懂幾分的。認眞說起來，文化本來就是吸收了汗水與油膩，含有泥土氣息的東西。和那些能夠使人賞心悅目的繪畫之類的東西原就是二回事，他的本意

依然一成不變的是 **Casino folie** 呀。……」

開羅蓋一副氣勢洶洶的樣子。我覺得這是他很少見的說人壞話，但是我並不完全了解他的意思。於是我隨口反問：

「Casino folie 是甚麽？」

是他寫的一本小說，『淺草紅團』呀。你不是說很喜歡那本小說的嗎？……」

唔，原來是那本小說呀，我並不喜歡它，但覺得它是一本很有趣的小說。

開羅蓋針對先生在瑞典皇家科學院發表的講演，毫不容情地逐段加以鞭撻；大概是發覺我不勝困惑的緣故吧。他接着又說道：

「你可別誤會。正因為他是諾貝爾文學獎作家，所以我非說不可。那位先生，在二次世界大戰時可夠瞧的。在發出警戒警報之後的昏暗燈光下，在前往東京的電車途中，他緊捧着湖月抄源氏物語，埋首苦讀；正如你所喜愛的『高原』那本小說所顯示的，一邊聽着戰火蔓延到上海的新聞廣播，一邊注視着輕井澤的外國人的動靜，自己卻在大做其國際通婚的理想美夢。這本小說使先生的面目，性格躍然紙上。這也難怪，因為那時候正是那些瘋狂吼着不許使用敵國語言的時代呀。在這方面，與之荷風或潤一郎可絕不遜色的。戰後，把昨天的事忘得乾乾淨淨，在張三李四都鼓吹民主主義的時候，就是自己在傳播戰敗了的日本的美麗，並且切切實實地實行。這一點可不能輕易忽畧的。

祇是，我想說的是，先生想像中的日本的美麗或日本的傳統，是不值識者一笑的，騙人的……。」

為甚麽先生想像中的日本的美麗與日本的傳統是不值識者一笑的呢？對此，我一無綫索可循。好在我們已經組成了一個研究會，我不妨和大家一塊兒仔細地研究研究，所以我默默地聆聽着。

「小說・川端康成」的作者，是先生前往斯德哥爾摩接受諾貝爾獎時的隨員，在那本小說的最後，他這樣寫着：

寫到這裏，我自己不免陷入了幻想。會不會，當他被推選為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的時候，川端先生就已作了決定的！在那豪華絢爛的會議廳的講台上，面對上千人類菁英的聽衆，是否已經選擇了四年後的四月十六日——即使還沒有一個明確的日期，已有了一個確屬如此的話，那麽，我當能理解，在講台上川端先生的神態，何以會顯得如此異乎尋常的平靜。

也許確實如此。對先生來說，原就沒有生死一歲之隔的說法。先生的想法是生死渾然一體的，所以沒有人能夠否定澤雄的設想。不管怎麽說，在那種場合，居然能夠毫不在乎地發表那些希奇古怪的講詞，即此一端富不難了解，先生和伊藤整或山口瞳之類小心謹愼的人士，在本質上就截然不同。的確，說不定就在那時候下的「決心」。可是，就算下了決心，仍拖延了四年。拖延四年之後，在四月十六日傍晚，先生終於決心付諸實施，這又是為了甚麽？會不會就是我這種冷漠、頑固的性格，促使先生把計劃付諸行動？結果，繞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事到如今，我祇能再一次簡單地下一個結論。還是那句老話，我被捲入了事件漩渦，差一點丟掉了性命。

五年來，我幾乎看遍了先生所有著作，世人對於先生的文學作何評語，我無意過問，由我看來，祇有一句話：缺少維他命。

當然，我也知道這正是先生的眞功夫。總而言之，它們缺少與自己相衝擊的東西。讓我清清楚楚地與先生再會吧。回憶起來，緊隨六個月惡夢之後的五年間，自始至終受到盛名之累。

現在，我有一種自漫長的，充滿苦惱的殘夢中清醒過來，重見天日般的感覺。我畢竟愛好數學與化學。歷史比文學要有趣得多，我想，我決定和我的丈夫兩個人同心協力，創造我們自己的生活。但願這對於我們周圍的人們多少能有一些益處。

今天是三月六日，星期天，曆本上記的是驚蟄。

連日帶來前所未有的寒流，冷氣團已漸移往北海道的東方，那是說，寒冷的氣溫終於越過了最高峯。大晴天，陽光催動了春的氣息。安曇野，堤旁焚燒枯草的濃烟隨風飄揚。到了午後，田間，到處可見摘取薺菜的少女。先生公館背後的山上，辛夷花是否已經開放？那種我最喜愛的白色花朵。

還有一個月十天，就是先生逝世五周年紀念日了。

戀母情結、肉體萎弱，再加上似由複雜情愫凝結成的先生，由此一變而為激烈反擊的先生，親切慈祥而又冷酷無情的先生，可憐的先生，先生的靈魂呀，安息吧！

（全文完）

恭賀新禧

僑港番禺同鄉會

粉嶺分會全體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世界殯儀館

總經理吳友文暨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圓玄學院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甄湯中山堂聯誼會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港九工團聯合總會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港九自由文員會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沙田商會

理事長 林惠端 黃汝亨

監事長 陳奕 鞠躬

恭賀新禧

僑港博羅同鄉總會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九龍巴士職工總會同人鞠躬

恭賀新禧

香港東方旅遊貿易公司

總經理易平鞠躬

恭賀新禧

劉德怡鞠躬

恭賀新禧

何文輝鞠躬

中共政治局大變動

葉劍英見風駛舵轉向支持鄧派
文革餘孽步步退縮大權漸傍落

萬人意見

中共「三中全會」之後，政治局添了四個新人，同時癱瘓了七個舊人，另有兩個人也受了打擊，整個班子二十七人，實際上得意活躍的不過六、七人。

葉劍英轉變立場

華國鋒有些悔不當初；爲甚麽聽信汪東興、葉劍英等的話，爲毛澤東生前所未敢爲，一身兼任黨軍兩主席和總理，奢加「英明領袖」冠冕，現在弄得徒擁三個虛位，凡事做不得主，要看鄧小平同志的臉色。最難堪的是北京市委林呼加那個「砍旗」的闖將，竟敢在中央無明令、擅自宣佈爲「天安門事件」平反，害得我頗爲狼狽，爲「天安門詩抄」題字，彌補這條裂痕。小平同志搞「實事求是」，果意在「砍旗」，迫我自動放棄「英明領袖」的稱號；葉帥竟也變卦毁信，倒打一把。不過，我仍要我當主席，維持「華鄧體制」，對外顯示「安定團結」，我總得有點主席的尊嚴。小平同志支持我做主席，保證十五年到二十年的政局安定，白紙黑字俱在、胡耀邦、楊勇你們這些人，看能把我怎麽樣！

葉劍英當前有點悔愧交集；特別感到愧對已故的恩來同志。他臨危不是囑咐大家（八大軍區司令員）支持小平同志嗎？可是粉碎四人帮之後，自己不知怎麽害了政治昏熱症，竟支持汪東興他們繼續貫徹四人帮的路綫，堅持「批鄧」！可恨許世友、王必成、楊勇那些將領，就是不聽話！硬把鄧小平扛出來，鄧某人一出來，事情他不好辦了。千不該、萬不該學林彪捧華國鋒過了火。「十一大」時，冒言搞二次「文革」，又忘配把陳雲、鄧穎超拉進政治局穩定局面，塞鄧派之口！都怪自己夢會董卓、曹操次數太多了，利令智昏！不過、多虧自己機警來個緊急煞車大轉彎，才得只受批判不打倒。今天過春節，已知彭眞決定在聯歡會露面，不妨和他多親近，因爲彭是「實事求是」落實的焦點，與彭親近可緩和「三中全會」那股無情的冷鋒。

仍有震派與風浪

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對赫魯雪夫指着鄧小平說：「你看那個矮子，前途很有希望。」當時鄧還是毛的紅人，可是一九六五年以後，則成爲毛最頑梗的死敵。現在毛的這個「死敵」，居然掌了大權，歷史既詭譎又無情。

去年九月以來，鄧小平成了北平政治舞台的主角，十二月「三中全會」，批毛、貶華、退葉，不可一世，不過他依然不能高枕無憂，因爲「在我們的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中間，解放思想這個問題並沒有完全解決」（十二月廿九日人民日報社論）。還說：「也還有少數的震派人物興風作浪，需要保持警惕。」（一月三日人民日報社論）還要防止出現「新教皇」（十二月廿六日人民日報特約文章）。具體的說，以華國鋒爲首的高舉派，依然有相當勢力，堅持拒絕「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因此，「三中全會」對上述這條的討論，只能高度評價，並未定爲黨論黨是。同時，大批高舉派仍在政治局中比肩而坐，窺伺時機，由「捂派」轉爲「震派」。訪美前夕擁鄧最烈的楊勇（副總參謀長）接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及「八三四一部隊」司令員，顯然是防止政治地震不可少的措施。

劉伯承、徐向前、許世友、韋國清、耿飈、彭冲這幾個支持鄧小平搞權的急先鋒，現在都長吁一口氣。但是梗直的徐向前不拍馬，許世友一身牛脾氣，和鄧近而不親，不像劉伯承、韋國清那般唯鄧馬首是胆。耿飈昇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喜上眉梢。

胡耀邦、王震、鄧穎超、陳雲四人經「三中全會」決定，進入政治局，雖然都有昇官之喜，但是立場、來

歷各殊，所喜也各異。胡耀邦是大喜過望，但是一步登天、竄得太快，難免有人眼紅，而且他是「實踐檢驗眞理」的闖將，他在「高舉派」眼中，都是毒極之疔，如有風吹草動，必先遭殃。陳雲，這個眞正工人出身的黨員，遠從王明時代起，即做「無產階級專政的陪襯」，他並無攬權的野心，只想優容養望終老。先受文革的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後，又被華、葉投置閒散，以致滿腹牢騷，這次成了「三中全會」進攻「高舉派」的巨炮。鄧穎超無大功德，只緣周恩來陰柔有人緣，無奈葉劍英老眼昏花不識貨，今番搭鄧記直昇飛機進入政治局，給實踐派增添了政治資本。王震在四人帮時代，是反抗不屈的周派，其硬頭硬骨，與鄧小平、胡耀邦氣味相投。

海軍空軍未表態

李先念、方毅、余秋里，文革時期都是周恩來維護過關的人，他們都富有實務經驗。耿、方、余三人，在粉碎四人帮之後，政治面貌都相當模糊，對兩派不明顯做左右祖，李先念則曾先附和「高舉派」，去年九月表態支持「實踐是檢驗眞理的標準」，他們在政治局中仍是「穩坐釣魚船」。

政治局中有兩人面孔發呆，缺乏表情，他們是兼任空軍司令員的張廷發，及兼任海軍政委的蘇振華。此二人雖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但都是前年八月，「十一全大會」入選政治局的，換言之，都是在華葉汪當權策劃之下擢昇的，可以說是附從的梧派（高舉派）。因此，兩人在揭批四人帮第三戰役中（鄧派主導）都缺乏表現，在空軍和海軍裏，從未聞「實踐檢驗眞理」的討論，他們二人在發表的講話中，迄今也沒有表態。蘇振華既領導海軍，又兼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可見華葉對他寄任之重，任賴之專。在這次三中全會中，尚雖未聞二人被批判的消息，但是從彭冲（原兼任上海市委第三書記）接任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得知蘇已被解職。

聶榮臻是僅存的三名元帥之一，雖曾與周恩來、鄧小平同在歐洲留學，與周恩來的歷史淵源尤深，但是遵義會議時，聶榮臻會反戈一擊，參加林彪、彭德懷一起反對周恩來，致毛代周任中央軍委主席。自那以後周聶關係疏遠。文革後周攬權時期，起用徐向前不用聶榮臻，前年「十一全大會」才進入政治局，推測是華葉一系的人，因此到三中全會爲止，他對「實踐檢驗眞理」迄未明確表態。三中全會隨着華葉的消沉，亦已成爲失勢分子，但以他曾任「華北野戰軍司令員」，在軍中有不可忽視的影響，不致有重大麻煩。

政治局七具行屍

中共政治局中有一人，左顧右盼觀望風色，表情有點尷尬，他是兼任瀋陽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出身二野，本是鄧小平的老部下，但却是文革的積極分子，受張春橋的拉攏，對文革最先表態的實力軍人；其後又成爲四人帮的附從分子，粉碎四人帮以後，也成爲梧派分子；但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大殺回馬刀，成爲「實踐派」的急先鋒。在「實踐檢驗眞理」討論中，表現最突出。

二月在海外出版的中共月刊「七十年代」，有篇內幕文章分析三中全會，高舉派失勢的情況說：

「除了華國鋒之外，幾乎所有在文革期間得勢的人物都失去了實職，他們雖仍然保持政治地位，但至少是思想不能適應新形勢，須要重新學習。」

從政治局的成員來看，上述的論斷確有根據。政治局中的梧派汪東興、陳錫聯、吳德、紀登奎、陳永貴、賽福鼎（候補委員）和倪志福，他們的實權職務已全部被削奪，其中以汪東興遭受打擊最大，處境最慘。一月下旬以後，幾次公開亮相的場合，他都沒有露面了。這七個人，已成政治局裏的行屍，只等「十二全大會」（或四中全會）的正式除名而已。

大陸醫療水準落後
停留三十年前階段

據剛後中共訪問回來的美國醫學專家說，中共的醫療照顧水準已退後到幾乎是三十年前的階段。

去年十二月訪問中共醫學設備的美國代表團團員克斯頓醫生說，經由私人今天訓練一點明天訓練一點的醫護人員，是中國大陸百分之八十五人民的主要醫療照顧人員。

克斯頓是艾伯尼醫學教授。據他和該校精神病學系主任克拉夫特博士說，中共的醫療專業人員在「文革」期間因心情沮喪而散居在鄉下。

克斯頓說：「他們如今已退後到他們在一九五零至五五年間的狀況。」他說，地方村民部份是以政治爲依據選人出來加以訓練成爲醫生，然後這些人再被送上學校學半年至一年。

血肉長城

自由人

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梁惠王篇），可見一個暴虐的領導者，並不被儒家視爲國家的代表，只能稱爲一夫而已。

國民忠於國家，擁護賢明的領袖在古今中外都被視爲當然，中共在大罵儒家的忠之同時是否中共不讓人民「忠」了呢？不讓人民「擁護」了呢？事實上在五星旗下誰沒有被迫表「忠」？「忠」於「偉大的毛主席」、「忠」於「光榮的共產黨」是唯一的語言，胸掛「忠」字牌手拿「忠」字書是唯一的護身符，但「毛主席」殺了「親蜜的戰友」養了四人帮，共產黨帶給中國五十年的動盪還有除不盡的黨內走資派及紅旗派，這些都是眼睜睜的事實，羣衆鬥爭大會沒有一次是全體閉著眼睛開的，爲了飯票爲了免於凌辱，人們心靈上的烙印貫透了今生今世沒齒難忘，這是不是五星旗下的眞愚忠呢？

人民與君主孰爲重？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孟子盡心篇），這與中共的口號「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兩者的意思都是百姓重於統治者，孔子力勸各國君主善待人民多行仁政，中共則用陰陽謀先利用次要敵人鬥倒富農，再鬥倒中小農沒收私產全面公社化，把黨外可鬥的資產階級鬥完之後，又由黨內指認了一批倒楣的「資產階級」再鬥下去，每次鬥爭運動都引起全國的擾動，這是爲了向貞觀之治看齊呢？還是要與明黨之禍比美？人民創造了近三十年的歷史呢還是中共當權派創造了歷史？這不是諷刺而是嚴肅的史實！

儒家的君子是指奴隸主或是指那些明於待人處世者？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論語述而篇），「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論語學而篇），這兩句話充份的表明了「君子」與「奴隸主」是完全無關的兩回事，「奴隸主」這個名詞給人的印象是不公平的手段壓迫被奴役的人，儒家思想對奴隸主之批判又如何？紂王暴虐無道，嚴酷的剝削人民，儒家對奴隸主——紂王評爲一夫，而不承認他是國君（孟子梁惠王篇），五星旗下的理論家們妄想把「君子」一詞換爲「奴隸主」及把「小人」換爲「奴隸」借以醜化中國固有正統思想是不會令人心服的。

儒家的教誨大多數是安邦及做人的原則，只有少數隨著時代的進步而有所更易。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共說「人民要無限忠於偉大的毛主席」及「公民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在古代科學落後教學工具極不普及，文盲比例太高，故孔子有此言論，若孔夫子活在科學化的今日他會不會說這句話呢？又中共要求「人民無限忠於偉大的毛主席」及「公民必須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兩千年前的孔子名言極爲類似，因爲現今的中國人都不知道「偉大的毛主席」培養了四人帮，現今的中國人也都不知道中國「解放」後的大動亂根源於「光榮的共產黨」內部的權力鬥爭，中共怎可不識時務的責難孔老夫子而自己又在暗中忠實的奉行這句過時的古訓？現在再談歷史上的盜亂。流寇往往由荒年而產生，屏於死亡邊緣的飢民被迫挺而走險，這種團體到處殺人放火，不但搶官府而且搶民間，除了殺與搶之外沒有別的思想。又什麼是起義的軍隊？一支起義軍必定有正確的中心思想，有所爲與所不爲，槍口對準暴虐集團而不打擾無辜的百姓。歷史上有名的盜亂很多，捻亂也是荒年中可憐的飢民，早期的捻是散布各地的飢民由十數人至幾百人等各自打家刼舍相互無關，中共的考證專家注意到在清咸豐五年捻羣在「雉河集」地區開會，並考證出在會議上「初步明確了捻軍的鬥爭目標」（上海人民出版社，捻軍起義的故事），但中共專家並未引述「捻軍」中心思想之原始字句，在「捻軍」大聯盟會議中決定設五色總旗。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迎己未 雪梨林康

未年太歲又迎羊。己鎮中央撫四方。跨灶會聞能幹蠱。履端百拜獻壺漿。

莊敬自強 雪梨林康

四外風雲縱萬變。尊嚴屹立國綱常。乾乾君子天行健。莊敬夕朝好自强。

邊界漫步 馬天

刦外遙看寂歷天。思鄉憂國兩潸然。西風不解離人恨。咫尺難歸十九年。

篆段帆影 藍戒三

荻蘆江岸釣秋光。遠浦歸舟映夕陽。極目長天鴉數點。青山隱隱水蒼蒼。

春蹄 九十七歲 李供林

山花紅似錦。野草碧如茵。縱轡春郊上。蹄輕又染塵。

前題 凡山

芳林點點斑。策馬意自閒。加鞭齊奮翼。踏破賀蘭山。

前題 四首 百駕老人

郊原齊足放。烟景入微哦。未必輸歐九。風前句孰多。柳堤鶯語滑。得得紫騮驕。歸路奚囊滿。都非灞橋。春衫懷慘綠。鞭蹬逐長安。失笑今何似。援毫謝據鞍。軒眉壇坫畔。座聽奏笙鏞。忽漫花經眼。何當躍駏蛩。

前題 三首 温中行

綺陌草如茵。銀蹄遠踏春。長安花賞遍。誰謂孟郊貧。柳浪黃鸝逐。桑陰布穀啼。爲貪餐勝景。不覺苦霜蹄。解惜風光好。章台走艷陽。歸來翹逸足。猶帶落花香。

前題 葉惠波

鴻運威天下。前途萬里程。春風得意日。喜報玉蹄輕。

前題 鄭越燁

柳逢春又綠。草向漫山奔。最合跨駈至。林間放目跟。

前題 李撫虹

春風飄陌上。一望馬蹄忙。久蟄思駝騍。憑高任徜徉。熙攘無獨往。游釣復何妨。有酒更須飲。次公恐未狂。

春蹄 朱敬安

蹀躞春風暖。驕行踏落花。沒蹄芳草合。遠足旅程賒。蹤跡堤邊路。翻騰塞上沙。縱橫空冀北。千里一鞭斜。

前題 陳祖曦

海外長坭。春風襯馬蹄。種誇英國好。價論澳洲低。班別分爲七。員徵會不齊。骨憐曹霸畫。心賞杜陵題。搏蹇奔如狗。爭雄鬥似鷄。負徒呼荷荷。勝或嘆兮兮。得意誰其主。隨緣我爾迷。沙田來日路。柳岸聽悲嘶。

前題 李文格

櫪伏幾曾嗟氣餒。機緣有待騁春蹄。應知致遠憑寧靜。何必風前著意嘶。

前題 高永福

綺陌如茵田似漿。一春兩處四蹄忙。馬何得意牛何苦。造物雕鎸費主張。

前題 陳襄陵

鞭影搖搖弄夕暉。踐泥涉水不相違。花村柳陌都行遍。得得聲中信步歸。

前題 二首 文叠山

天涯芳草錦成團。佇望鞭綠任意揮。八駿雄風今似昔。征蹄萬里待春歸。柳綠桃紅景色賒。斜陽古道見歸鴉。春迴馬上無窮碧。得得蹄聲踏晚霞。

春蹄 張震圖

東郊策馬春蹄疾。嫩柳絲絲似碧烟，此際鄉祠忙祀事。嗟予羈旅歷卅年。

前題 胡景石

春郊十里莫防閑。老驥依然志未刪。雪盡蹄輕塵不起。追風影過綠楊灣。

前題 邵鐵設

風和日麗百花開。試馬春郊踏綠苔。遊目騁懷烟景外。蹄聲鞭影伴歸來。

前題 朱濟川

平原試馬逐春風。縱轡揚鞭意氣雄。欲把賀蘭山踏破。鐵蹄留印紫坭中。

前題 周益伯

春草池塘聽怒蛙。桃花人面隔天涯。楊鞭莫慮前途遠。日午停驂賣酒家。春光隨意付輪蹄。駿馬驕行日漸低。踏盡落花無覓處。玉人疑住水雲西。

春蹄 陳桐音

爭暖繁花鶯麗囀。雕梁雙燕喜呢喃。春風得意蹄翻玉。瀏覽何須疾步騮。

前題 劉藕巠

少懷馬上功名願。山塞無成嘆舊遊。辜負殷殷關外柳。空舒青眼望封侯。長征記戍玉關西。三月春風萬馬蹄。曾上天山回首望。崤函只是一丸泥。

山水五福星 雄渾又有勁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真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數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6060

7070

808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391



嚴以敬作

從哲學看國運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⑤七〇七六九〇 ⑤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⑤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⑤七一七五四四 ⑤七〇七八五二

本期目要



也談中共「懲戒」越南

中共出動十幾二十萬兵力，從四個地方進入越南領土。當這篇文章執筆時，尚無「鳴金收兵」的跡象，但有可能當文章與讀者見面時，這場骯髒戰爭已經結束，若俄國大鼻子把熊爪插進去，那就又當別論，好戲還在後頭。

中共此次「懲罰」越南，不是為了保護華僑，也不是邊界之爭，更與民族主義無關。中共軍隊進入越南打仗，是因為越共「忘恩負義」，踢開了與它有「同志加兄弟」關係的北平政權，進而投入了蘇聯的懷抱。若說「忘恩負義」，中共又何嘗不是如此？一九四五年如無蘇聯在東北把繳自日本關東軍的大批武器移交給當時以林彪為指揮官的「東北民主聯軍」（後改「東北人民解放軍」，即「四野」前身），中共的軍事力量又那裏會發展壯大那麼快？中共政權於一九四九年匆十月一日匆忙忙「不足月」而降世，主要是蘇聯的支持起了催生的作用。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中共建黨二十八週年時，毛澤東的那篇「論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發表了，他公開提出向蘇聯「一面倒」的主張。因為有這一篇決定了中共「國際路綫」的文章，北平政權成立後才請來那麼多來自蘇聯的顧問、專家。郭沫若寫文章喊斯大林是「爺爺」，以及中共以孫子的身份在經濟上無限制的對蘇聯作孝敬，後且奉克里姆林宮的命令參加韓戰，以中國青年的人海對美國的火海。後來，因蘇聯對中共的壓力越來越大，在經濟上的剝削也越來越貪婪，所以，中共才和蘇聯脫離「祖孫關係」。

這算不算「忘恩負義」呢？蘇聯對此必是肯定的，而北平政權則反對此說。這就叫各執一詞，在國際共黨內部一向是狗咬狗，那有甚麼是非可言。

今日北平與河內對於「忘恩負義」這個問題，也是各有不同說法。其實，當年中共援越共打美國，當然也有許許多多條件，逼得河內政權無法忍受，才擺脫中共投向蘇聯。

中共今天與越南開火，主要原因就是「懲罰」河內統治集團倒向蘇聯；另一個原因是，越南採取了趕盡殺絕的手段，一下子就攻進金邊，摧毀了上台不久但却因殺人過多而「馳名於世」的波爾布特政權。這樣，也就徹底摧毀了中共滲透東南亞的唯一立足點，這真叫作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共進軍越境「懲罰」越南共黨政權，可以說下了極大的決心，也動了極大的干戈，但却撲了一個大空。中共軍開入越境，戴上了一頂侵略的帽子，但打了六七天，却捕捉不到越南共軍的主力，只和越南的民兵作戰。

儘管越共軍隊長期與法美這兩個不爭氣的「帝國主義紙老虎」作戰，加上有美軍的剩餘軍火作了由牙齒武裝到喉嚨的優勢裝備，但到底越南是個小國，並且為了「解放」高棉分散了很大的兵力。而中共雖然新兵戰爭經驗少，武器也差一皮，但地盤大人口多，要說打越南，可能消耗多一點，勝利還是有把握的。因為中國土地幅圓大，人口有十億之多，自非國小人少的越南可比。但不可忽視的是，在越南的背後是有蘇聯作為有力後台的。當這篇文章截稿時，外電紛紛報導：蘇聯不但一再聲言支持越南反對中共的侵略，毗連內蒙古的外蒙軍隊已經動員，極有可能蘇聯真的插手，使中共吃不了兜着走。

此外，外國通訊社也有消息說：此次中共揮軍入越，事前得到了美國的那個冒失總統卡達的默契和鼓勵。如果此項傳說屬實，那更糟糕。雖然中共與美國的「蜜月」還未過去，但美國政府對外的甚麼承諾甚至是條約，都是絕對靠不住的。特別是對於中共和越南的戰爭，即或美國真的對中共頭頭拍過胸脯，但那也算不得數，因為越南對美國當局可能是一個厭患，更可以肯定的是一個恐懼。在今天美國那敢面對越南的現實嗎？

看來不可能。但中共却充當了美帝的馬前卒的角色。這就勢必激起蘇聯的更大的仇恨。

（二月二十三日）

美國讀者譚熹齡醫生長函討論國是

過分倚賴美國．外交政策失敗

劉人傑

譚熹齡醫生是我們十年以上的讀者，也是我們筆陣中的一員，春節前寫了兩封萬言長函給老萬，討論國是、信中所提各點，有些地方老萬也有同感，有些地方却持不同見解。不過，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他的說法，他的意見仍然值得發表，以供萬人的愛國讀者參考、

譚熹齡醫生的萬言書

過年之前，接到一位美國讀者的萬言長信，接着又來了另一封。這兩封信裏面，有不少牢騷，是在美國與中共建交前後，要和老萬討論國是的。

這位美國讀者，萬人讀友們並不太陌生，他是譚熹齡醫生。他和萬人雜誌以至萬人日報，關係很深，自有萬人雜誌，就有這位讀者，也經常在「萬人意見」發表意見，他的意見會使許多人認為「偏激」，但老萬有十年以上經常讀到他的東西，百分之一百相信他是熱愛中華民國的海外僑胞，因此認為他的意見值得重視。

他給老萬寫的兩封長信，並不打算要老萬發表，老萬也不打算原原本本地登出，否則人們說不定還會給他戴帽子，就太冤枉好人了。

趁着僑務委員會把各地華僑俊彥邀請到台北舉行「國是座談」，老萬認為譚熹齡醫生的意見，有部分值得向政府當局提供。因此決定在今後數天內把他在信中提出的許多問題，就個人見解，和他討論討論。他對政府的批評，部分是對的，部分却因「恨鐵不成鋼」，未免有點苛責成分。但國是的研討，不應專門捧場托大脚，忠言逆耳，政府領導階層應虛懷若谷，多聽一點「批逆鱗」的意見，還是有利無害的。

據老萬了解，譚熹齡醫生在台灣受大學教育，然後到美國深造，完成醫科學業後，留在美國工作。他雖身在異邦，心懷祖國，由於關懷國事，才會成為萬人雜誌、萬人日報的讀者。醫生的工作夠忙的，他不但成為萬人讀者，而且是一位十分熱心的讀者，自萬人日報出版以來，他就成為我們的美國通訊員，經常把他所知所聞，免費供稿，實際上他是萬人的讀者兼作者，和萬人有更深一重的關係。

也許因為他多年在台灣求學，對台灣地區的一切，相當熟悉，一旦和外間接觸後，難免有些地方對政府不滿，偏偏他又是直言無忌，因此發表的言論，讀起來便有「反叛性」。他對政府的宣傳，及萬人筆陣的作者，曾有過批評，認為用「八股」來跟敵人作戰是行不通的，你駡一千句「鄧小平殺千刀」「華國鋒冚家劏」都沒用，不如報導共區人民被迫害的實況，或一張五花大綁的浮屍照片收效來得大。

老萬非常同意他的見解，但萬人筆陣却有不少人對他反感，他的指名批評，令他們受不了，文字上有了不少反應。譚醫生怕捱駡，因此只願寫信給老萬，不打算公開發表意見。

過份依賴美國的結果

下面一段，是譚熹齡醫生對中美斷交的看法。

卡達之單方面毀約，在美國已引起法律問題，不過高華德他們控告卡達的行動可能會失敗，因為法院是卡達方面的同情者，他們可能以「法律和政治分開」為理由，不予受理。這種手法在巴拿馬運河事件時已用過。

美國與中共結交，只使小弟心中十分難過，但並不意外，因為自尼克遜去大陸以來，這種事情是一定會發生的，不過卡達此舉，太過突然，使人心理上有措手不及的感覺。

使到小弟吃驚的是我們政府反應的驚惶失措，民衆示威行動之過激。我們政府在尼克遜在大陸以來，準備工夫似乎做得很不夠。為什麼小弟這麼說呢？因為我們這六七年來，似乎一日比一日更依賴美國。生意方面如此，武器方面更是如此。萬一美國受不起中共壓力，在這兩方面給我們限制，我們就陷入十分不幸的地步。

不特軍事及經濟如此，心理上也如此。我們的外交似乎是死路一條，自中華民國成立以來，從未在外交上採取過主動，來了台灣之後更是如此，如果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立刻受到四方八面的攻擊。世界上絕少有一個獨立國家如此死心塌地的倒向另一個國家的。

近三四十年來我們外交界做了些什麼呢？有人可能一連串提出幾個「名」外交家來，但是這些「名」外交家又做了些什麼呢？最有名的算是蔣大使了，不錯，他在聯合國為國鬥爭了多年，但不要忘記，那時大多數自由國家尤其是美國，都為我們撐腰。

蔣大使最令人不能原諒的是放棄聯合國的法定語——中文，而用英語講話。先生可以想像得到，當伍修權在聯合國用中文發表演說時，在海內外中國人心中所引起的冲擊力了。外國人對中共也由此而另眼相看。

中、英、法、蘇及西班牙語成為聯合國法定語言，是中國抗戰八年，躋身於「四强」之一的成就，而我們的蔣大使却輕易的放棄這種特權！

我們外交人員之無能，已闊了不少笑話。幾年

前在法國一個展覽會中所掛的國旗，有十八隻角，駐外人員不懂地主國語言等等，他們以爲只要懂英文即可。不過老實說，那些翻譯人員所說的英文，硬是比不上中共那幾個。

迷信英文可以擺掂一切是基於依賴美國而來的。中華民國領事館對中國同胞那種高高在上的態度更不用說了。（不過事實總歸事實，近幾年來領事館的態度十分好，做事的效率也很高。所以，不是不能，而是不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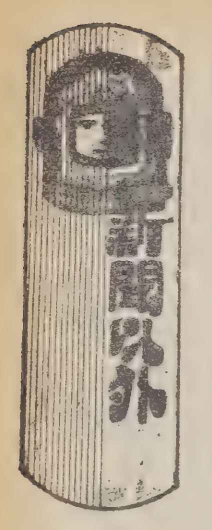
譚醫生多年旅居海外，這一段話特別値得重視。我國外交失敗，因素很多，他所舉出的至少是其中之一。

搞外交不能死死板板

談到中華民國的教育，譚熹齡醫生也有他不同的見解，他認爲，中華民國教育很普及，但發展得並不平衡。第一流的人才都跑到理、工、醫去，教育部似乎不大幫助其他學系，這些學生在社會上顯得比別人光彩，追女仔也比別的人優勝。第九流人才才去學政治、法律、外交等，入軍校的更不用說了。

記得以前鍾平先生爲文盡美政治大學時，小弟就想寫信去指出他的錯誤，後來靜下來覺得無謂開罪人，也就算了。

試看今日台灣的青年，有那一個以讀政大或其他法學院爲榮的呢？在英、美、法甚至蘇聯，政府及大機構的主腦，莫不是文法書院出身的。事實上我們司法行政及軍界，極需要第一流頭腦的人主其事，但由於政府的錯誤，第一流青年都跑到理、工、醫界去，等到學成之後，一看國內競爭那麼厲害，莫不紛紛出國。



看外國電影，常常見到歐洲青年軍官，英俊威武，儀態及服裝的美觀，成爲社會驕子，我們政府似乎不鼓勵社會對軍人的尊重，也由於人民對軍人不重視，年輕人很少有興趣進入軍校深造。

在今日的世局，每個國家無日不與別國「交戰」，並非眞刀眞槍厮殺，而是在會議桌上爭雄。

我們唸政治的學生都在混。小弟以前說過，如果威威小姐在台灣不受「同化」，仍然持有原來熱愛國家民族的純眞的話，進入政大不超過一年，必然會大失所望。小弟希望自己跌眼鏡，也不希望威威小姐失望。

我們不但外交、政治人才不足及質不好，連國家許多政策都是死死板板，毫不靈活。須知今日世局（事實上何祇今日，自有人類以來，世局莫不險惡）變化多端。今日是敵人，明天却是同盟。因此辦理外交，需要有廣博的知識，靈活的頭腦，才可以應付。

一個人的頭腦無論如何了不起，仍是不夠，因此必須很多專門的人才去輔助，才可以應付。

中華民國政府爲什麼如此欠缺獨立的能力呢？爲什麼不根據時代的需要而定內政外交的政策呢？「隨波逐流」並不是一件壞事，也不是表示失去自己立場或原則。其實中華民國唯一的立場和原則是如何使中華民國的人民享有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及富足的民生。爲了達到這個目標，一切手段都應運用。

世界上任何一個成功的政府，莫不有靈活的外交手法。你看鄧小平近來的手法，處處採取主動，爲達目的，什麼手法也用到。

反共宣傳最忌八股

「我們的宣傳工作十分低能！」譚熹齡醫生在他的信裏說：

小弟在台灣期間，有一段時間，那些反共文章莫不千篇一律，全是潑婦罵街式。日日如是，令人反感，也引不起人們注意，許多年輕人說不相信這一套，他們指出這是國民黨的宣傳。你說可惜不可惜？

外國人研究大陸情況，，就絕不來台灣，也不重視台灣的資料。無他，人家不相信之故也。

記得先生報導過，在台看過許多珍貴資料，包括電影在內，而小弟在台那麼多年都未見過。小弟實在不明白那些反共有價值的東西爲什麼不公開。我們的反共宣傳，並不是用來打擊敵人，而是要來使自己過癮的。

例如，說中共頭目都是匪徒出身，都是土包子，時時出洋相，什麼都不懂，把他們說成一文不值。小弟敢說一句，相信這些宣傳的人是絕少絕少的。其實更佳的宣傳資料是：中共頭子爭權奪利，不把人當人，侮辱知識分子等等，這都是人人相信的事實，否則，又怎會有那麼多的人冒死逃出來呢？

這種只求自己痛快的宣傳，收效極微。國民黨宣傳了三十年，抵不上陳若曦一篇文章。你看陳女士文章一出，美國學府就爭相拿來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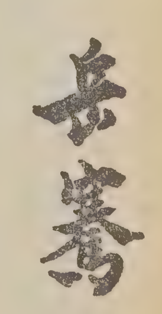
提起陳女士，小弟不得不附帶提一下我對覺悟了跑出來的學人的態度。我們對投共的知識分子不留餘地的施以人身攻擊；等到他們覺悟了逃出來之後，我們又對他冷嘲熱諷，絕不去爭取他們。這樣子做法，只有趕絕了他們。

罵他們的時候，我們都覺得很得意，但高興之餘，我們有沒有想到我們不特永遠失去了可用的人才，同時也使其他在海外的知識分子心寒？我始終堅信民國成立了六十八年來，硬把不少知識分子，愛國青年送給毛共，同時製造了不少不必要的怨恨。關於中華民國宣傳失敗，老萬也有同感。尤其身在香港的同胞，有機會把中共與中華民國雙方的宣傳作出比較，更覺其懸殊。有人對老萬說過，我政府是只重實際，不重宣傳，以實事求是來打擊中共的宣傳。話是這麼說，許多時政治不能不倚賴宣傳的。

政府的宣傳工作，近來驟然加強許多，如中學以上要接受大陸情況的講解，使學生了解共黨統治下的非人生活；國父紀念館地下室的大陸現況展覽，也很成功。

台灣人對這些眞實的資料，大都不再抱懷疑態度，讓人們知道眞相，是最佳的宣傳。

矮子鑽進了死胡同



最近發生的中越共戰爭，大體而言是出乎世人意料之外，香港報紙，左穀對此，事先不敢批評，自由報刊及自認中立的報紙，一致認定矮帮不致攻越共，因此舉毫無意義，而勢必招來無限的麻煩。

矮帮所以攻越共，據矮子在東京宣稱是給予越共的懲罰，因越共軍經常犯邊，打死我邊民及矮軍，但此中是非，亦自難明，越共又何嘗不宣佈矮軍犯邊，打死越民與越幹。就算矮帮所講完全屬實，是否值得大舉進攻，也是一個問題。

擺在眼前事實，矮帮不久之前宣稱蘇俄軍隊在一九七七年一年之間犯我領土空五千多次，較重大事件據矮帮供認者如去年五月九日蘇俄軍渡過烏蘇里江，進入我合江省（矮帮劃入黑龍江省）虎林縣月牙港地區，打傷掠我邊民二十餘人，深入我邊境四公里，矮軍矮幹聞風而逃，毫未抵抗。越共之侵擾尚未如此，何以矮帮不去懲罰蘇俄，可見懲罰之說，基本上難以成立。

其次一個可能乃實施圍魏救趙戰畧，以解救瀕於復亡的波爾布特政權。此點已為矮帮「外交部」一名高幹向外國記者公開否認，說明矮帮攻越共，與蘇俄及棉共無關。就事論事，矮帮眞的要救波爾布特政權，應當在金邊未易手之前發動攻勢，當越共與新棉共進攻金邊時，矮帮發出最後通牒，如果越共攻下金邊，矮帮即進兵攻河內，越共就要考慮，也可能縮手，此時大局已定，波爾布特政權滅亡只是時間問題，矮帮却在此時進攻越共，無論勝負，對波爾布特政權，都無所帮助。

香港又有些評論家以為矮帮攻越共是受了美國慫恿，因為矮子在美國聲言要懲罰越共，美國並未加以勸阻。此則未免太敏感，美國所以未向矮子勸阻，一是格於國際禮貌，二是不相信矮帮眞會攻越共，因此舉比起當年毛澤東發動「抗美援朝」更為荒謬，而矮子平日以穩健者稱，美國政府又視之為「溫和派」尤其矮子主力進行「四個現代化」，要向美國及歐洲、日本貸款，引進技術，如果此時揮兵打越共，過去的努力不是白費，此不僅美國當局如此想，全世界人士皆會如此想，但矮子居然出人意表，大舉進攻越共，眞不可思議。

矮子為甚麽進攻越共，除去前舉兩項似是而非的理由，可能是藉此立威，作為對內爭奪權力的資本。就共帮目前情況而看，矮子固然大權獨攬，但並不是說其統治眞正穩固，華國鋒等一批「四人帮親信餘黨」固然不服，就是以葉劍英一批所謂「元老派」也不服貼，不過，由於矮子在國際上出賣風雲雷雨，好似頗有成就，其所標榜之「四個現代化」又成為共帮之「續命湯」，大家不能不給矮子一段時間試驗，但轉眼，一年過去，矮子所說的現代化固然遠在天邊，而引進技術，也無非引進了扭腰舞、可口可樂。華國鋒一系自然待時而動，在矮子四個現代化曠日持久，在無成就時，將會發動攻勢，企圖來三次把矮子打入牛欄。

矮子是鬥爭老手，沒有看不到之理，自保之道只有「立功」，有了功績，才可以在未來的「十二大」一舉把華國鋒一帮趕出政治局，建立一個清一色的鄧小平黨，但環顧四方，可以供矮子施展拳腳的，也只有越共，矮子也可能設以為卡達對其攻越共已經心許，必要時會揷一腳。共帮自毛澤東到矮子有一套夢想，即想去挑起美俄大戰，蘇俄與毛澤東鬧翻，也就因為不肯上毛澤東的當同美國打仗，毛澤東死後，矮子當政，表面上是聯美、日及西歐共同制俄，但內心也未嘗不希望美俄之間眞正發生一次大戰，同歸於盡，中國即使同罹浩刧，但中國人口多，如毛澤東所說即使死一半，在全世界還是人口多的國家。

總之，矮帮此次攻越共，完全基於一種虛無飄渺的幻想，加上矮子的衝動個性，想到便說，想到便作，乃作出人人想不到的事。

以上是說矮帮攻越共的動機，再說其戰畧，矮帮開始準備進攻時，所訂戰畧仍以一九六二年打印度為藍本，打進越南，殲滅越共一部生力軍後，立時撤退，既可立威，又不致糾纏不清。但矮帮却算錯了一點，即越共不是印度，越共軍力在共黨集團雖少於蘇俄與矮帮，但武器之精良，非矮勢可及，越共眞吃了虧又怎肯干休。而中越邊境也不是中印邊境，中間隔了一座喜馬拉雅山，所以矮帮打進越南境內，才發現走不掉，其宣傳文字，也一直在變。

當矮帮剛剛進攻時，二月十七日，新華社聲明：「在給予越南侵畧者以應有的還擊之後，中國邊防部隊將嚴守祖國的邊界。」可見當時是準備打了就走的。

到了二月二十日上午，黎巴嫩駐矮「大使」艾·鮑斯塔尼應邀返去矮帮「外交部」，見到了「副外長」何英，告知矮帮即自越南撤兵。由於鮑斯塔尼是北平各國駐越使節團「代團長」，何英是矮帮「外交部」主管中東事務的「副外長」，由何英通知鮑斯塔尼是相當鄭重一項聲明。鮑斯塔尼回去之後自然也就告訴了西方記者，消息也從此發出，可是到了晚上，矮帮外交部出面否認何英向鮑斯塔尼說過已從越南撤軍的話，並要鮑斯塔尼也對西方記者否認曾作此言，可見矮帮章法已亂，不知如何說是好。

反之，越共倒是鎮定得很在戰事發生前夕，一羣西方記者前往諒山，據法國記者堅皮斯·伽路易斯報導，諒山城內沒有絲毫戰爭氣氛，到了矮軍砲隊打過來時，越共幹部才發現戰爭已開始，越共幹部告訴他們：「進攻的部隊都是中共的正規軍，我們這方面在前綫作戰時，只有民兵，邊防部隊和地方部隊。」越共何以在前方不佈置正規軍也都是判斷矮帮不會進攻，但善用兵者皆明白一點，即「無恃敵之不來，恃我之有備。」越共國防部長武元甲出身黃埔，在戰場上磨練了三十年，此一戰爭規律應該懂的，何以會如此大意，不能不使人懷疑其別有陰謀。另一方面，越共總理范文同與總參謀長文進勇當戰爭開始時正在金邊，與新棉共政權簽署「友好同盟條約」，得到了消息並未趕回，仍然從容在金邊開會，舉行了簽字儀式才回來，越共如此有恃無恐，其理據何在，不能不使人聯想到蘇俄。

矮帮此次發動進攻越共，事先也應當將蘇俄算進去，大概矮子最初的計劃是打了就走，去的快，回的也快，蘇俄來不及動手，萬不料攻進越南陷入空城計，未遇到越共主力，所謂殲滅越共多少人，實際都是民兵與邊防隊，正規軍尚未發現，這以來危險性就大了。

戰爭初起，蘇俄就向矮帮提出嚴厲警告，勸矮帮將來不要後悔，語氣之凌厲，向所未見。二十一日，蘇俄一艘重巡洋艦在一艘驅逐艦護航下，駛過日本對馬海峽，向越南海面進行，如果蘇俄只是派軍艦去東南亞海面，問題尚不嚴重。

更據日本方面消息，外蒙軍隊已在調動，此舉更不尋常，蘇俄直接派兵參戰，可能顧慮美國態度，若以外蒙部隊參加作戰，情況便自不同，而蘇俄近年作風一貫指使附庸出兵，古巴在非洲行動，人所共知，蘇俄可能指使外蒙扮演亞洲古巴，甚而出兵進攻矮帮，外蒙所控制地區距離北平最近，要是矮帮的軟腹，一旦由外蒙出兵攻內蒙，矮帮應付的比在新疆與黑龍江更為困難。

總之，矮帮此次在越南發動攻勢，沒有任何理由需要如此作，而在發動之前，也未曾考慮到戰爭的形勢，對越共軍力及其內部情況亦估計不足，所以一旦攻入越境，便發現攻進去容易，撤出來並不簡單，長此膠着下去，比日本當年侵華更糟，因為日本侵華之初背後雖有蘇俄，但彼此並未形成不能兩立之勢，美國更遠隔重洋，宣佈中立，日本乃無後顧之憂，此與今日之矮帮不同，而日本當時國力，又豈是今日矮帮可比，矮子鹵莽滅裂，一意孤行，行見其必然後悔，而且悔之晚矣。



中共進攻越南的後果及影响

尹廸光

中共和越南的邊界衝突，終於正式爆發了，中共軍隊分四路向越南進攻 中共軍已深入越南五十公里，有四十幾輛坦克被毀 死傷數百人，越南方面也損失慘重。中共為何要挑起這項戰爭，為甚麼挑這個時機？其可能的發展結果與影響如何？這都是我們大家所關心的。

近年來，中共以反蘇的姿態，現代化的口號與和平統戰的手法，在國際間拆銷「反霸」路綫，賺取建設資金，並鬆弛人家對它的警惕與敵意。於此時發動一場對外戰爭，會使上述種種企圖蒙受不利影響，對它而言是不合理的，但歷史上本來就有很多不合理的事件，而況鄧小平在美國談到「懲處」越南時，曾經告訴美國參議員們說：「有時我們可能被迫做出我們不想做的事」。這表示，中共「懲處」越南，可能是實逼處此，有其不得已的原因所在。

從一九七一年的孟加拉事件，一九七五年的安哥拉事件起，世界各國逐認清中共只是大聲叫嚷，遇事龜縮，不是一個可靠的朋友。越南侵攻高棉，中共非但不能救助它的金邊盟友，甚至連自己在高的兩萬名左右的軍事人員，也未能安全撤出，在「大霸」（蘇）「小霸」（越）面前面子丟盡，紙老虎原形被戳穿，如果不加挽回，今後它將不能去鼓動西方反霸，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北韓）將一個個離它而去，它在國際舞台上還有多少戲可唱？恰巧越南推翻了金邊的波布政權，並未摧毀它的部隊，而高棉人與越南本有歷史夙怨，越南和它支持的傀儡不易穩定地控制高棉全局。中共在中越邊界來一次圍魏救趙的演出，給越南多製造一些困難，也算得上一項「懲戒」，也可給自己挽回一點兒面子。

中共和越南之間本來存在西沙羣島的領土之爭。據法新社二月十七日發自莫斯科的電訊，一大批蘇聯海軍特遣隊目前正駛往南中國海的西沙羣島，觀察家仍不排除這支特遣隊協助越南奪取這些島嶼的可能性。果爾。則中共圍魏的意義，就不僅是救趙了。

李先念曾經警告河內，不可對中共有關高棉及中越邊界衝突的聲明充耳不聞。如此說來，中共的邊界攻勢，確實還含有邊界問題在內。

當然，人們不會相信越南現今就有侵佔中國領土的野心，不可忽視的是，中共內部的權力鬭爭尚未最終落幕「四人帮」餘黨（不妨包括一切反對勢力）並未肅清，邊境上猶多動亂。中共深恐他們會與越南勾結而乘機興風作浪，試看中共一方面進攻越南，一方面迫使邊界居民疏散，這裏就不無蛛絲馬跡可尋。

鄧小平對外大張旗鼓搞反蘇反霸，對內不顧一切的搞現代化，那是兩個冒險，但沒有一個獲有具體成就。

年來中共與蘇聯的外交作戰，在中共是重宣傳，虛張聲勢，而蘇聯則以實際行動為反應。中共與日本簽訂「和約」，換來的是蘇越廿五年友好合作條約與蘇阿（富汗）二十年友好善隣合作條約，其中都附有軍事條欵，使中共北、西、南、大部包圍在蘇聯的直接勢力和間接勢力之中，中共與美國宣布建交，換來是越南（背後是蘇聯撐腰）迅速侵攻高棉而使中共受窘。這不能稱為中共外交的成功。

儘管蘇聯指稱美國、日本和中共攪三角軍事同盟，但鄧小平拉日本在對付越南時共同行動遭到太平正芳拒絕，美國早就對中共在中南半島提出警告。這表示，鄧小平的「盟友」並不可恃。

中共極欲購買西方的現代化武器，來提高本身的軍事能力，可是美國不售，季斯卡總統表示法國不帮助中共發展攻擊性軍事能力，英國想出售防衛性的獵犬式機，但能源大臣班思反對，蘇聯也不斷警告。

中共在對外在經技合作方面稍有所獲，但一則數量不敷所需，再則時間緩不濟急，現代化工作難求急效。

鄧小平在內部權力鬭爭方面未能掌握全面勝利，他的經濟路綫更未獲全面支持。但前述對外對內政策都以他為主導，稍有挫敗，反對派就會向他反撲。發動對外戰爭，也許不失為一項轉移內部視綫的方策。

目前，越南的精銳部隊在高棉，受看棉共的牽制與打擊。伊朗局勢動盪與中東地區的緊張，會分散蘇聯的注意。而鄧小平從美國、日本飛回北平，機場有五十多個中共高級頭目出迎，也可算挾拉攏美日的「優勢」來發動攻越，或許在北平認為是一個良機。然而，中共有把握獲勝嗎？

據稱中共在中越邊界有二十萬部隊和七百架飛機，更有若干坦克助戰。越南則有十萬部隊，但它對付中共，在地面是誘敵深入，再以傳統的游擊予以痛擊。越南已在中共可能穿過彎曲的邊界山區而入侵的沿綫上埋設了密密麻麻的地雷及竹釘，它的北部每個地區都有一支團級規模（約三千人）的民兵組織。而且，越南的戰畧似乎是以飛彈與空中力量，而不是以人力對付中共的攻擊。必須指出，河內有利的條件是空軍，自一九七五年南越淪亡以來，蘇聯已將一百廿架新的米格廿三，和部分高空米

格廿五交給越南。此外，越南已將鹵自南越手中的七十五架美製F-五E中的三分之一飛機修妥使用。在這方面，中共是遠爲落後的，因此它在戰爭中取勝的可能有多少，是值得懷疑的。更何況，中共地面部隊的三分之二配備在中蘇邊境，以與蘇聯的六十五萬大軍對壘。越南已要求蘇聯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援助，而蘇聯自可稱它依據條約有援越的義務。中共聲言在越南戰壕裏看到三名蘇聯顧問，原是爲了向國際指控。但高棉局勢的發展，蘇聯在日本附近的軍事演習，原本就都是針對中共而發，也是圍堵中共的一部分。目前越南附近水域的蘇聯艦艇出沒，而新疆地區中蘇邊界情勢也極形緊張，中共能不加以顧慮？

依我們估計，中越邊界戰事，可能是政治意義大於軍事意義，中共的原意恐仍是一場有限度、有控制的戰爭。試看它常使用的字眼是「懲處」、「被迫反擊」，並提請聯合國出面解決，即不難窺其底蘊。如果蘇聯干預，也可能是在新疆等地區的閃電攻擊，支持傀儡、製造分裂、打擊和削弱中共，爲它製造更多的困難，也極少可能演變成全面戰爭。此外，蘇聯和美國雖都已出動軍艦，衝突也不很容易引起。然而，戰爭究竟是玩火，擴大的可能性也是不可能完全排除的！

中共要給越南一點兒顏色看，實際也就給了美國和日本一點兒顏色看。日本和美國力稱和中共簽訂「和約」與建交，對亞洲和平與安全有貢獻，而今軍事攻勢是由中共先發動，炮聲是中共這一方面響起的，美日政府又將何以自處，又該採取甚麼行動？

打仗是要錢的，中共的現代化會受打擊，西方的商人還能認為中國大陸是一大市場？西方國家還能出售武器給中共？中共和越南的戰爭一起，不論其規模如何，東協乃至整個亞洲都遭受到威脅。我們要注意這一局勢的發展，美日更應改變它們對中共的政策，亞洲國家則應團結互助，共謀阻遏共黨勢力擴張之道！

現實情況如斯，一切姑息、幻想、自欺欺人的做法，只有導向危險之途，長久生存的只有敢面對現實的勇者！

評中共進軍越南

海外客

中越共開戰，本屬狗咬狗骨之事，但此事令我們深表關切。我們所關切的不是兩個共黨政權中共和越共的勝負，而是這件事的發展將使我大陸上的同胞無辜受害。他們將爲了與國家命運，人民生活，全然無關的事而流血；更嚴重的是，如其引來了蘇聯的借刀殺人，則被殺的，將全是我中華民族的兒女。僅爲了虛名與假面子，就冒這麼大的風險，讓無數萬人作無謂的犧牲，西望祖國雲山，我們懷有無限悲痛。

這場戰爭之由中共掀起是不必懷疑的。沿着越南邊境，在雲南廣西內的軍隊集結早已被美國、日本報導過，而且美日兩國還準確地預料到了用兵的時間。相對的，越南不僅未曾在邊境增兵，反而把大兵團從邊境後撤，以避免於戰爭開始後爲爲中共軍所捕捉。這樣的軍事形勢明明白白地指出戰爭是那一邊發動的。

其次要指出，越南不可能是我國人民的威脅。歷史上，中國的南疆從無強大的敵國，所戰有的爭，本質上都是中華民族南移，當地民族混合過程中的磨擦。越南縱使強大到足以併呑寮國高棉統一舊法屬印度支那，也不過是重現一九四〇年以前，中南半島越緬三國並立的局面，又何能發展出一個能威脅中國人民的力量？所以，把中華兒女的血灑向那一片早已不屬於我國版圖的地域，除了出於狂傲的心理，以對外擴充建立個人的政治權威之外，對國家民族絕無其他利益。何況這一冒險行動將帶來的危險實在無法估計。

歷史上，中國南疆的烽火燒不大的。中共在北疆敵壓境的時候，不事捍衞，反而到不足以威脅我民旋生存的南疆去玩火，這種冒險以逞驕狂的作風，將是中華民族史下的莫大罪行。

北平頭目們的坑火可能最大的收獲只是把越南打了一耳光而已；相信從陸地上出擊的中共軍可能辦到。但這件事，是把千萬優秀而年青的中國人送上戰場，犧牲他們在如花歲月中的生命才能辦到的。共黨有甚麼理由要求他們犧牲？榮譽？中國歷史上兩度化越南為行省，兩度放棄了；有誰記得征服越南的事？這有甚麼光榮？何況中共這一次絕不可能征服越南，充其量不過是打一場不光榮的小勝仗，然後再灰頭土臉的退回來而已。其次，若是爲的是要衞護已經瀕臨垮台的高棉的波布政權，這一政權人盡皆知是最殘酷，最滅絕人性的共產政權，今竟以流自己的子弟的血去支持其死灰復燃，更是莫大的罪惡。我們要求全球的中國人起而加以聲討。

何況這次冒險還包含着更大的民族的危險——蘇聯介入！蘇聯與越南訂有「友好合作條約」，在雙方之一受到攻擊時，另一方將採取有效的措施。假如戰爭只是邊境上的局部小衝突，也許蘇聯只限於陳兵備戰；若是戰爭發展到河內受威脅，越南不復能維護內部安定。「南解」殘餘將利用時機在舊南越地區內發動反叛時，蘇聯使用圍魏救趙的戰術，以「攻其所必救」而出兵新疆、內蒙古，絕非不可能。假如終於引發了這一個引信，甚至從而帶動了足以毀滅一切的核子戰爭，共黨國將受到極慘重的打擊，更可怕的將使我億萬同胞身罹酷刦，大片錦繡河山為灰燼，其危險與痛苦是不可預料的！中共軍隊在優勢的蘇蘇軍力之前，絕對是不堪一擊，其潰敗與被圍殲是無可懷疑的；然而，在整個戰爭過程中，由於其引狼入室，惹水燒身，死亡的將有無數的中華兒女；受殘虐的，將是無數的戰區中的中國人。北平逞一時的驕狂，給中華民族這麼大的風險，實在是歷史上最大的罪行。

蔓延全大陸的民主浪潮

連振威

大陸各地最近掀起了民主革命運動的高潮，一般人稱之為新天安門事件　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發生於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那天由各地前來北平的反共羣衆　約計百萬人齊集天安門廣場，舉行討毛政治大示威，此一行動的意義，為打倒共產暴君　現代秦始皇毛澤東」。此次事件爆發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旬，延續迄今，其起事地點，也發祥於北平天安門廣場　羣衆發出爭民主和自由的吼聲，其行動目標，則為推翻共產暴政。

新天安門事件的前奏，起於一九七八年八月。其時各地對天安門事件的翻案，已逐漸開始。是月初，河南鄭州首先創出翻案的典型，將當地小天安門事件中的「保毛烈士」焦春亮，打成「反革命」，並將「反革命」的一伙，翻成為「革命」。其後西安、南昌、天津、杭州南京等市，也相繼翻案。與鄭州翻案的同時，北平市區的衝要街頭，出現幾張「我們要的是眞正民主」的長幅小字報，要求實現憲法所給予人民八項的權利，引起各方的重視，北平市民譽此為「新人權宣言」。此時，大陸各地，要求民主自由的聲浪，也嚮徹雲霄，一致指出共產暴政非剷除不可。

紅衞兵頭頭遭殃

北平對於天安門事件的翻案，開始於去年八月下旬。其時共青團市委會在其召開「青年與『四人帮』鬥爭英雄事迹報告會」中、公開為天安門事件時擁鄧分子賀延光（原該市崇文區化學纖維廠共黨支部書記、革委會副主任）和韓志雄（原該市房屋修建公司工人、共青團支部委員）二人翻案，給予「英雄」式的表揚。

到了十一月十五日，該市共黨市委會常委擴大會議中，正式宣布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的行動」；會議中並決定對拘禁的「紅衞兵」頭頭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和王大賓等，要大力批判其「反革命的罪行」。同日「光明日報」發表「蘇雙碧」所作「評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這是對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播起「文革」戰鼓的總清算。也就是全盤否定老毛所發動的「文革」，對其算十一年來的現帳；它們不但要算老毛的現帳，而且還要追訴及於「鳴放」時期老毛「反右」的錯誤，於是而有對少數倖存者右派分子摘帽子之舉；以及針對「三面紅旗」時期老毛蠻幹的錯誤，於是而有替彭德懷等翻案之舉；最後加上「文革」時期老毛全盤的錯，對所有老幹部的翻案。這就是它們的宣傳機器，所高喊由「鳴放」以來所翻的三大案。大翻案的眞正目的在於大復辟，它們對於反毛的幹部，要使其「平反」，但對反共的革命者，則仍指其為「反革命」。

此司於去年十一月二十一及二十二兩日，北平「人民日報」刋出該報記者的名義，所撰兩萬字長文「天安門事件眞相——把『四人帮』利用人民日報顚倒的歷史，再顚倒過來」的專稿中，可以獲明證。該文描述的「眞相」，僅在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上做文章，稱此活動為「革命性」的。至於反共羣衆如何起事聲討毛賊，如何要打倒「現代秦始皇」，及降中共旗，焚馬列毛書，搗毀公安部、公安局和兵營等，則隻字不提。

還有在這次事件中，華國鋒等當上了劊子手，血腥屠殺八萬人，拘捕四萬餘人的事實，該文也秘而不宜。大陸人民對此文章的發表，痛罵其為假象而非眞相。至二十四日，「人民日報」報社的旁邊，被貼上大字報，受到猛烈的攻擊。

大陸人民對如此的翻案，均極表不滿，於是假藉共黨幹部翻案風的吹刮，掀起了新天安門的事件。

此一事件發生，自去年十一月十六日以來，先由北平起事，次第蔓延各地。其中張貼大字報及示威遊行等方式，兼而有之，其主題則皆圍繞在爭民主、求自由和反暴政之上。其中北平起事情形，概要如次：

大字報內容可納為四大類

第一類要求嚴懲天安門事件的劊子手，公布鎮壓暴行的實況；及不滿專替幹部「平反」，而不顧及一般人民所蒙受的大寃。

第二類公開清算毛澤東罪狀，指其為天安門事件的魁首，以及中共政權中許多暴政的始作俑者，要打破毛思想的枷鎖，自求大解放。

第三類提出要求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呼聲，聲中共政權暴政的要害，直指此一政權的統治，是帝俄「尼古拉二世」的再版，和「封建法西斯極權」的政體，因此人民的民主權、民生權和基本人權都歸化於烏有了。

第四類提出完整的政治綱領，如「啓蒙社」的宣言，號召全體中國人：「向一切專制者、獨裁者

大陸青年要求民主浪潮由北平蔓延到各地

進攻，要給以最後的審判，徹底清算他們：」讓大衆「追求新的理想，追求民主和人權。」

革命團體及示遊威行

此次事件起事羣衆，其主要骨幹爲青年，而且是有組織的，從北平外傳所知，已有前述的「啓蒙社」和「火炬社」、「四、五學社」等名稱的出現。羣衆之中，多次公開與外國記者接觸，探詢自由世界的民主、法治和人權等情形。他們的集會示威，以天安門廣場和長安街爲主要地點，以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一日爲高潮，在這七天中計有六次示威的行動，由一千人至兩萬人不等，最後一次因示威領袖被隔離於「人民大會堂」，使天安門廣場兩千羣衆隊伍被迫解散。

示威羣衆所提政治主張，諸如：要求民主權利和言論自由；要求採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政治領導人，並規定任期；要求確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等。遊行時沿途高呼「民主萬歲！自由萬歲」人民萬歲」的口號。

羣衆示威蔓延各地

此外革命行動之中，引起各方廣泛注意之事，諸如：

羣衆公開指責鄧小平，胡說什麼民主會導致混亂，這只是新暴君企圖壓制民主的一種手段。羣衆並對當權者所說「安定團結」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等腔調，提出尖銳的反駁：你們自己搞內訌，還能談什麼「安定團結」；沒有政治現代化和思想現代化，什麼「四個現代化」全部是空談；羣衆認爲這等政治騙子的話，誰還能相信。於是羣衆提出「思想現代化是一切現代化的總綱」、「第五個現代化——民主」等口號，來對抗那「四化」；並且指出所有現代化，以能改善人民生活爲首要目的，否則什麼「化」都是假的。

民主革命的羣衆，極其欣賞台灣富裕的生活，要求將自由祖國政治和經濟的制度，引進作爲改變大陸黑暗和落後的良方。並對美國的進步也十分羡慕。認爲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資本主義的相比，實在差得太遠了。羣衆對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蔣總統發表談話，對大陸同胞自由與生存的關切表示了謝意。

羣衆獲悉去年十二月六日，美國總統卡達在全球人權宣言簽訂三十週年紀念會上，所作重申人權的承諾，也表示關懷。於七日在「民主牆」上貼出要求卡達注意中國大陸人權迫害的情況，這張大字報旋被公安人員所撕去。到了十日再度貼上內容相同的大字報，並且有許多人在保護這張大字報，對再來撕毀的人飽以老拳。及至十六日獲知美國中共勾搭建交消息後，不少人痛罵卡達是人權運動大騙子，表示十分的憤慨。

這一爭民主、求自由和反暴政的革命風潮，現在已經由北平擴及於天津、石家莊、上海、南京、杭州、金華、鄭州、武漢、福州、厦門、廣州、成都、重慶和貴陽等城市，其中以上海成萬羣衆的大示威，和成都、貴陽兩地羣衆與公安人員衝突消息的外傳，最引人注意。這一革命風潮，現正明益擴展中。

勞改二十一年，回首前塵如夢
美國人林校書的大陸生活

伍秉强

中共與美國建交 對中共來說，是一筆好交易，如非看在爭取美國給予「最惠國待遇」份上，林校書 本名DANIEL KELLY 目前可能還在茶淀（天津與唐山之間一個大型勞改場 過着他的「強迫留場就業」生活，過去二十年間，林校書每年有十天探親假，今年，他很幸運，共黨給他一年假期，使他一家六口，可以來美探望三年未見面的姊姊。



圖為林校書與家人在美會見其姊姊

勞改二十一年

林校書的父親是美國傳教士，母親原籍綏遠，依照國籍法，林校書是美國人。但共幹咬定他是中國人。林校書多次據理力爭，但共幹使用「唯物論辯證法」，對共黨有利則依法而行，對共黨不利則「假裝聽不見」。

一九五八年，林校書十七歲，共幹要他放棄美國籍。他拒絕了，並設法偷渡澳門，不幸被捕，判刑三年，由廣東先後解送青海、河北等地開荒，刑期滿後，強迫留場，度過二十一年囚犯生涯。

記者在印第安納州平野鎮見到這位飽經風霜的美國人。他說：「林校書」原是他一位泰國華僑朋友的名字，逃亡時共幹在他身上搜到這位華僑朋友托保管的護照，從此「林校書」就成為他的中文名字。

對共黨批評平實

北平出生的林校書，一口京片子，他對共產黨的批評，不帶髒字，但他平實的述說，使竹幕外的人聽來，仍不免驚心。

一九六四年他回到北平切除白內障，粗劣的手術，使他左眼虹膜受傷。住院期間，他認識一位護士，這位護士由於與他戀愛，結婚，而失去醫院的工作。

婚後，林校書回到勞改場，每年有兩次假回北平，與家人團叙，每次例假，他都賴在家裏不肯走，直到幹部到家敲門。

中國大陸是大監獄

他赴美的申請，於去年十二月十五日突然批准，是美國中共「建交」後第一位獲釋的美國人。來美後頓成新聞人物。由於身歷其境的半生經驗，他中國大陸的印象與一般遊客所描述的大不相同，對美國新聞界造成很大的震撼。他告訴美國記者：中國大陸是座大監獄，在這大圈圈裏頭還有小圈圈；小圈圈裏頭還有單人獄室。

中國通不了解共黨

一月廿六日，印第安納玻利斯星報，根據林校書的話寫了篇社論，提到有些所謂「中國通」，只看了幾本書，便認為中共有許多東西可賣給美國人。該報在社論中說：「難道奴役也值得進口嗎？」

對於星報的社論，林校書有他自己的見解，他認為重要的問題應該是如何幫助大陸人民解除奴役。林校書非常不贊成有些外國人到大陸旅遊幾天，便說上什麼都好。他說，三十年來，大陸上工業、農業有進步，但自然及人為災害也不少，大陸上一般人民對外界情況不了解，對於共黨宣傳，雖有幾分懷疑，但大部分還是信了。

現代化不容易

記者問：在目前制度下，大陸上「四個現代化」計劃成功的機會有多大？他認為要在公元二千年達到四個現代化很不容易，且其重點在「國防」，最後才能顧到人民的生活。

談到大陸近況，林校書指出，貼大字報是背後有靠山的人，普通老百姓不敢貼，否則有掉腦袋的危險。

林校書說他知道台灣是個自由、繁榮的地方，並表示希望能有機會到台灣一遊。

詠春拳流源演變

鄭弼

時下海內外人士，多响往中國功夫，首推一算，詠春拳可謂代表。此種拳技，創始於清雍正年間嚴詠春女士；今傳至李小龍竟憑此而轟動影壇，揚名國際，風靡了歐美各國。

祖師廣東美女

詠春拳，竅門端在一個「粘」字訣，祖師嚴詠春原籍廣東，以豆腐生意為業，因麗質天生，有豆腐西施之稱，曾一度移居湘西，受當地土霸唾涎調侮，後為一女尼目睹斯情，遂教授嚴詠春拳技，技成力挫强暴，得能自保，嚴詠春因深覺此種拳技精深博大，遂益加鑽研。後嫁夫福建鹽商梁博濤，並傳授夫婿拳法，後人為紀念嚴女士，遂以「詠春」為名，此為「詠春拳」的由來。

梁氏雖為福建人士，但因在廣東經營食鹽生意，故詠春拳自梁氏後乃能在廣東一地發源，亦成為詠春拳的傳人。

以後由梁博濤傳技梁蘭桂，梁蘭桂因與江船中人來往，其中黃華寶和梁二娣學得斯拳，再由梁二娣傳給「贊先生」。

梁贊發揚光大

梁贊為清代末期偉大的武術家，當時人稱他為「佛山贊先生」，因為經營一熟藥舖於佛山快子街，取舖名「贊生堂」，兼理歧黃。梁贊對武術涉獵甚廣，但總不能滿意，自習詠春拳後，即感拳路的法度、用力、身型和位置上，皆為上乘，以他武藝的天份，再加上苦心鑽研，使詠春拳在晚清一代，在南中國一帶聲名大噪，故有「南海拳王梁贊」之稱。

但他因藥店業務忙碌，未廣泛收授門徒，能得其衣砵真傳的，除其子梁碧之外，僅「找錢華」，因其工作地點恰在贊生堂藥舖門前，而得緣師自贊「先生」。

陳華順自「贊先生」去世後，感於求學詠春拳日衆，遂結束找錢行業，專門授徒為業。然而詠春拳的授拳方法因與別派不同，要經過長期黐手及個別教練，故亦未廣泛教授，又因收費高昂，不是一般人士所能負担，能學者僅是經濟富裕的王孫公子而已，故詠春拳曾一度被稱為「少爺拳」。

陳華順一生授拳，門下弟子也僅十六人。

葉問封門弟子

詠春拳的推廣，應推葉問。葉氏祖居佛山，是名門望族，「桑園葉」在當地無人不識，桑園佔地甚廣，縱橫街巷相連。當時陳華順年事已老，故葉氏入門後，即不再接受任何人拜門學技，因此竟成為「封門弟子」。葉問隨師學技六年後，陳孝順便仙逝，彌留之際，命大弟子吳仲素對年幼師弟多加教誨，以後葉問得以再隨師兄苦學三年。

十六歲那年，到香港唸書，再得機緣追隨梁贊之子梁碧習技。葉問習詠春拳十數年，功力甚深；民國初年在佛山的一次「秋色」遊行中，因其表姊為當地軍閥不禮，挺身而出，對方眼看葉問身穿長衫，薄底鞋，甚似王孫公子打扮，更認可欺，遂色胆包天，上前去毛手毛腳，為葉問攤手與打手齊擊，對方當場應聲倒地，後趨身拔槍，又為葉問以迅雷不及的手法，握住對方槍管，以大姆指力量壓下槍膛，竟將槍芯折曲，無法發彈。

當日軍攻佔佛山後，日憲兵隊因悉葉問武功過人，欲邀担任憲兵教練，但葉問凜於正義，毅然拒絕，因而日憲兵便命當時被認為佛山的名功夫教頭，指名要與葉問潚手，葉問在再三被迫之下，遂接受較技，那教頭自認拳重馬建，以箭搥迫馬追打，葉問則擺出二字鉗羊馬的詠春樁手，以耕手消去對方低樁箭搥，轉馬蹟腳，使對方失去重心無法站立。

自後葉問為恐日人對其不利，暫離佛山，但仍不斷協助政府展開抗日行動工作。

抗戰勝利後，仍設館授徒，並在警政機關任職，担任除暴安良工作，且曾親手偵破佛山沙塘坊刧案，並在戲院內親擒刧匪。

詠春風靡海外

大陸陷共後，葉問由佛山到香港，由好友推介，在九龍飯店工會授拳。自後詠春拳在港九各地開始受到重視，門下弟子日增。葉問便離開飯店工會，先後在九龍深水埗及油麻地利達街等地設立武館，專心傳技。名震中外的李小龍便在這個時候，由友人介紹到葉問名下學習詠春拳功力，把中國功夫揚傳海外，進而風靡歐美；中國功夫受重視亦自此起。

一九七五年，葉問親傳外甥盧文錦，隨後盧氏遊台，並公開授徒，這門為外國人士醉心及嚮往的中國功夫，才開始萌芽。由於詠春拳早已揚名海外，先後有遠自法國、南非洲、東非洲、英國、美國、馬來西亞、澳洲、西德等國家地區的外籍人士，以及華裔專程或順道來華求習，誠為國家爭光不少。

毛思想在實踐檢驗下破產

姜新正

毛澤東思想統治中國大陸近三十年，結果長期陷入混亂 腐敗 倒退中 官僚、命令、形式、宗派、主觀、蒙昧、神秘、文化專制、恐怖等主義滋生蔓延，令中共政權面臨空前的困局和危機 目前鄧派爲挽救危局、推出 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理論、無異把毛思想推上手術台、進行肢離體解。

中共最近突對國府進行「和談」統戰攻勢，其目的雖在藉此鬆弛我反共鬥志，分化我內部團結，以便爲未來的軍事犯台準備條件，但對中共而言，這是策畧的退却。

內外交迫處於「退潮」階段

中共爲何現在突然作策畧的退却？主要原因是共黨目前正陷入空前的內外困局之中，套用共黨的一句術語，中共正處於「革命退潮」階段。何以見得？明顯的事實如下：從外部看，中國大陸正受蘇聯以南北夾擊之勢包圍中，核子大戰威脅迫在眉睫。

從內部看，由於「毛澤東思想」的絕對統治，中國大陸像得了癌症似的到處走大混亂、大腐敗和大倒退，毛式共產主義正以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蒙昧主義、神秘主義、文化專制主義、恐怖主義的形態澈底表現它的腐朽和破產。

這就形成了中共現階段空前的困局和危機，「革命退潮」因此出現，所謂對內實行「四個現代化」，對外勾結美國，甚至對我以低姿態進行統戰，都是「革命退潮」時期的必然表現。

大陸共黨政權內交困之勢，說明毛式共產主義的滅絕已不可避免，但是，我們要問：這是「誰之罪？」答案很簡單：這是中共之罪。說得清楚一點，這是毛澤東及其「思想」之罪。

多年以來，中共把「毛澤東思想」詡爲「是在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統一思想」；是「馬列主義的中國化」；是人類思想發展的「頂峯」；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唯一眞理」，所以毛澤東本人也跟着「偉大」起來。然而，眞到毛澤東罪惡地離開這個界世後，「帝國主義」並未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亦未走向「全世界勝利」，「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實踐的結果是滾滾人頭，遍地血腥，大陸發生空前的貶毛運動，一切客觀現實，說明了「毛澤東思想」不過是虛僞的神話。「毛澤東思想」因此而破產了。

「毛思想」破產的先天因素

毛思想的破產有它的先天因素和後天原因，這必須從它的基本定義作個剖析，它的定義是「馬列主義中國化」。馬列主義是俄國人的東西，是赤化中國的戰畧思想，如此，馬列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思想」不僅表示毛澤東在思想上向蘇聯「認同」，而且表示要在中國執行俄式共產革命。這充分顯示毛思想實質上是「次馬列主義」，是漢奸和自外化的共產主義。

「毛澤東思想」的自外性，使它不容於中國本土，也使它無力抵抗任何外來的威脅，自然更解決不了中國問題。

這種自外性實是毛澤東自己造成的。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借斯大林之力奪取政權，成立斯大林帝國下的一個東方最大子國。由於毛與斯大林是「父子」關係（毛自稱），又稱中共與蘇聯是「貓鼠」關係，毛作了斯大林子國的統治，中共開始實行俄式共產主義。也由於這種「父子、貓鼠關係」、毛不敢擅改「毛澤東思想」爲「毛澤東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意思就是比「斯大林主

義」低一級的東西。由於毛的漢奸性，他口口聲聲「老大哥」，「一面倒」、「走俄國人道路」，目的無非代理斯大林在中國執行其毀滅中國的命令而已。

然而蘇聯又是何物？一九六九年珍寶島事件後，毛才認清它的眞面目，原來它是「社會帝國主義」和「新沙皇」。對蘇聯効忠數十年後才悟到這一點，適足證明毛的愚蠢和無知。

中蘇共分裂後，中共開始「反對蘇修」，即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指斥蘇聯已偏離馬列主義，自詡才是斯大林的眞信徒。反對「蘇修」，不是民族主義，不過是路綫之爭。蘇聯以「社會主義叛徒」對中共施以懲罰，毛用他的「思想」要大陸「深挖洞、廣積糧」，結果還是抵擋不了蘇聯的核子威脅，這表示「毛澤東思想」派不上用場。如此，便想勾結「美帝」，以求聯美制蘇，於是用「革命外交」達成美國中共勾結，但這迅速引起蘇聯對大陸的加速包圍與攻擊，高棉戰火不過是未來蘇聯對中共大戰的前奏。

運用「革命外交」，圖求聯美制蘇，換來的却是大戰的危機，證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確實不靈了。由此可知，「毛澤東思想」之不能解除中共外困，實由於它是次馬列主義所致，這種次級品當然敵不過老牌馬列主義這也就是毛思想破產的先天因素。

「毛思想」在中國大陸的破產

「毛澤東思想」是二十世紀絕對主義的新類型，它既蛻變自俄式共產主義，則俄式共產主義的一切，「毛澤東思想」都包含了。考茨基當年罵俄式共產主義是韃靼式的社會主義，在「毛澤東思想」下中國大陸共產主義是韃靼式的社會主義新變種──毛式社會法西斯主義。而「無產階級專政」在蘇聯是「劍的專政」，在大陸成了「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政」。當年斯大林主義在蘇聯是「紅色聖經」，斯大林以其獨裁由「人」變成「神」，俄國人在其面前除高喊「萬歲」外，只能「皇上聖明，巨罪當誅」。

今天「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大陸成爲「絕對權威」，「唯一眞理」，毛以其殘暴迫人頌揚他「偉大」、「英明」、大陸人民在其面前除被迫高喊「萬歲」外，也只能以「叛徒」、「反革命」、「階級敵人」唯諾自視。

當「毛澤東思想」指出「革命的最高形式和中心任務是武裝奪取政權是戰爭解決問題」，共黨便以「武裝解放台灣」來威脅我們。當它指出「我們不行仁政」，共黨便歌頌暴秦主義萬歲。當它認為「中國人口太多了，不殺一些行嗎？」

共黨便充當赤色劊子手對中國人民大殺特殺。當它强調「要在核子廢墟上建立共產主義社會」，共黨便輕安地以挑起世界大戰爲得意。凡此一切，所得到的是甚麼？

中國大陸除了外部遭受毀滅性的核子威脅外，內部出現了大壓迫，大飢餓、大混亂、大倒退、大腐敗，共黨共幹成了「新階級」，大陸人民成爲芻狗，一切奴役、壓迫、清算、鬥爭，永無休止。

如果一個思想必須經過實踐以證明其眞僞的話，「毛澤東思想」經過幾近三十年的實踐就是上述這個樣子，誰能否認它不是破產了。

貶毛引起華鄧政權大恐慌

「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破產後，中共仍以一貫的獨裁恐怖手段鎮壓大陸人民的反毛反共運動，藉此拖廷中共政權的殘喘。「那裏有壓迫，那裏就有反抗」，大的反毛反共行動昇起了，這就是「天安門事件」的出現。中共用紅色屠刀暫時鎮壓了下去，但鎮壓不往大陸人民反抗的心志。這股怒潮，迅速衝擊了共黨內部，終於發生了一個以反對毛「愛人」兼「最親密的戰友」──「江青同志」爲主的「四人帮」事件。這個事件本質是反毛鬥爭。劇烈的黨內政治鬥爭。

隨着客觀現實條件的變化，逐漸上昇爲思想層面的「理論鬥爭」。這個理論鬥爭以「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爲論爭前提，實際上是把「毛澤東思想」推上手術台解剖，解剖的結果，發現原來是退了色的「神話」和「咒語」，鄧小平斥它是十足的「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產物，華國鋒也不敢再堅持「本本主義」了，從而提出「四再」（思想再解放一點，步伐再加快一點……）口號，整個黨內黨外出現從來未有的大規模貶毛運動。這是一個中大陸思想上的「新啓蒙運動」，它如一聲春雷，穿過天際，冲破雲霄，廻旋於「紅色禁區」的長谷之中，於是民主、自由、人權、大字報在北平街道，在南京雨花台上，在上海黃埔灘邊，在廣州公園裏，在……。

人民的共同口號是自由民主，人民的一致心願是痛鞭毛屍，這引起華鄧政權的大恐慌，他們雖想壓制，但客觀情勢已不允許，被共黨定性爲「反革命事件」的天安門抗暴運動終於翻案成「革命行動」，「人民日報」也不能不承認「人民萬歲」了。

中共陰謀解決不了內外危機

「人民萬歲」，說明共產黨失敗，二者之間矛盾形勢發生劇烈激化轉變後，中共眞正陷入內外交困的大危機中，此時的共黨，所能做的，只有對大陸人民抛出「四個現代化」的氣球，高懸空中，以示安撫，對我則擲出「和談」糖衣，製造「統一」假象，藉此轉移內部矛盾，以求解除自身危機。

然而，這種策略的退却，並不能挽救中共的「革命退潮」，因爲我們不要誘降式的「和談」，大陸人民也不希冀「四化」，他們的共同願望是拒絕共產主義，取消階級鬥爭，免除饑餓壓迫，保障人權自由。「毛澤東思想」能否存在要看它實踐和被接受的程度，既然經不起實踐，大陸九億人民又拒絕它，則中共目前的當急之務是揚棄馬列主義和這個中國式的馬列主義臭汗衫──「毛澤東思想」，否則，中共自身將難逃被否定的命運。



港府對越南難民問題的處理

當爭峙多時的「滙豐號」難民船事件獲得初步解決不久，香港又發生了「天運號」難民船潛入香港海域的新事件，又據消息透露，即有數艘接載越南難民的船隻，正在駛向港海途中。這新事件及新情況，經已引起香港當局的極大關注及緊急佈防，以防止有類似難民船進入本港。無可否認，這些難民船事件，極定令香港政府為之頭痛的國際問題。本來，以香港的政治背景與天然條件，再加上香港對越南戰爭不止從未介入，且一直置身於外的情況，本港實沒有理由為美國對越南問題的錯誤政策，沒有能力為聯合國對難民問題的軟弱態度，去分担責任心，更何況香港的經濟、人口、社會等方面的限制，使到香港確有「有心無力」的困難。

我們為香港這種困難辯護，並非是對受越共政權迫害，致失去人權自由，致遭遇奴役統治，致過着飢餓生活的越南人民，毫不關心。事實上，這些以血淚代價，冒生命危險，付所有積蓄，才能逃出生天的越南難民，確值得自由世界的同情與援助。故對他們的救助與安置，實是自由國家一種道義責任與人道表現，更是作為與越戰有極大關係的美國、蘇聯、中共及越共，一種不可推卸的責任。正因為越南難民問題，最近發生的複雜的國際問題與政治問題，故以自由世界任何一國的力量，都無法加以解決的，更何況有共產極權統治的地區，就有難民問題。這問題的產生原因與造成效果，實際就是比戰爭爆發即導致的難民問題，更具普遍性、長期性與深刻性。從大陸地區及越南地區，以千萬計冒死逃亡的難民，就證明了這個問題，歸根到底是一個政治問題。

在目前來說，既然無法解決這個政治問題，因此難民的有增無減及有來少返，就是成為一種現象。雖然香港政府採取了雙重標準去處理來自兩個地區的不同國籍的難民，但對越南難民經過初期的先接待、後徙置的處理辦法，現已無法消除源源不斷而來的難民壓力。從歐美國家批准難民移居的人數，與香港地區聽候安排移民的人數，所成的比例，確對香港地區在人口、消費、居住等方面，增加了不少負担。如果要香港政府多點人道表現，又使香港政府少點安置開支，其辦法，不僅在於強制越南難民船不准進入香港海域，更重要的，還是美國政府應在難民移民的名額，難民的安置的經費，難民徙置的排期等方面，作出有效的對策及積極的態度。

無可否認，香港政府在這方面，確以本身的條件，盡了本身的責任，去表現出人道的立場。「滙豐號」的先拒絕後安置，「天運號」的先接濟後調查，都表明了港府當局關注難民生命的盛意，這種盛意，比起馬來西亞、菲律賓、日本等國，不顧難民生命，而不准他們上岸，不予他們救助的無情做法，實相差太遠了。港府有效率、有步驟地接待越南難民，然後爭取歐美國家准許更多難民移居的做法，確是一種人道的表現。這也是香港推行英式民主的優良表現。

不過，正如我們上述所說的，香港的地窄人擠，實難有更大條件，去接待更多難民，故港府當局在這個問題上，逐步採取收緊措施，倒有它的理由。這也是無可厚非的原因。因此，為使香港地區減輕這種壓力，也為使越南難民及大陸難民，真正能享受到自由的空氣，民主的福澤，而由舉行民主制度的國家，盡最大可能，去容納更多的難民，才是當前這個問題的可行辦法。特別是美國，更應將此作為其應有的道義責任與人道表現。從而在名額、經費、時間等方面減輕香港的實際困難，有助難民的實際解決。

但從美國政府近年對越南難民所採取的推搪態度，拖拉作風及消極措施來看，實際是對越南問題一種錯誤政策的延續，一種推卸責任的表現。由於這樣，使香港花更多金錢與人力，實不公平。正也因為香港地區有本身的困難，故人們對香港政府一旦迫不得已採取的措施，實應對港府這一苦衷，有所諒解。

徐達文

矮鄧淸算華國鋒

秦明

鄧小平與華國鋒鬥法，已愈來愈火熱，只要找到了題目，就給對方幾下子。華國鋒喜歡開大會。通過這種方式，來樹立自己的威威，鄧小平識破了這一點，就一個勁地反對開大會，以觸華某的霉頭。二月九日「新華社」所發的一篇「工作研究」，題為「給大型會議算算賬」，等於給了華某一記重擊，把華某這條路子堵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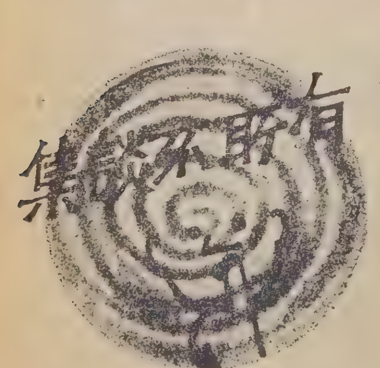
這「工作通訊」說：「近一兩年，召開大型會議之風盛行。據有關方面統計，去年，國務院各部、委召開的，參加人數在一千人以上的全『國』性大型會議有四十個。各地方召開的缺乏全面材料，據一個省去年一至九月的統計，千人以上的大型會議開了十個。估計去年全『國』召開的千人以上參加的大型會議（以下簡稱大會），最少也不下一二百個。在這些大會中，大量的是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會。這兩種大會，前年由中共中央召開之後，接着，國務院各部委又分別開，條條開了塊塊又按省、地、縣市層層開。國務院各工業部門去年召開的全國性學大慶會共十三個，會期最短的廿天，長的到一個多月。參加人數一般在三千以上，多到五千餘人。按照三千多人計算，十三個會，參加人數最少也有四萬人，耗費時間最少也有八十萬個工作日。國務院各部、委召開的其他廿七個大會，沒有確切統計數字。其中之一的某工業部門召開的一個大會，五千多人參加，從秦皇島開到北京，又從北京開到安陽開了三個多月，只此一會，耗費的工作日即達四十五萬個以上。地區性的大會，有的規模也很大。如四川省有個縣的學大寨會，二萬二千人參加開了八天，耗費工作日達九萬六千個。浙江省有個縣的學大寨會更是創了紀錄，有二萬四千人參加，開了七天，耗費工作日達十六萬八千個。全國各省、市、區一共開了多少大會，有多少人參加，耗費了多少時間，如果統計出來，肯定是很驚人的。

「開會還要花錢。國務院各部、召開的十三個工業學大慶會，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開支的房租費、伙食補助費、市內交通費、文件印刷費、醫藥費、文娛活動費等會議費，即達七百多萬元。（「人民幣」，下同。）加上出席會議代表來去的車、船或飛機費，最少也有九百萬元。連同其餘的廿七個大會，去年國務院各部、委召開的這四十個大會，估計花費人民幣至少有一千幾百萬元。地方召開的，僅前述那兩個縣開的學大寨會議，一個花了廿萬八千元，另一個更多，花了廿七萬元。此外，開大會還得準備文件、材料，參加會的代表在吃、住、行等後勤方面，還得有大量人員為之服務，這些也要耗費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物資。據財政部統計，一九七七年，全『國』大小會議的開支，由主管部門集中報銷的即達三億七千八百萬元，加上由各單位報銷的路費和有關費用，估計有五億元之多。一九七八年，國務院各部、委會議開支比一九七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全國花掉的會議費估計至少七億元。

「這兩年來，各種會議特別是大型會議開得太多太濫了，以至於到處都在慨嘆『會議成災』，有的書記因此變成了『開會書記』，有的幹部則變成了『開會幹部』了。出席這些大會的人員，絕大部分是各條戰綫特別是生產戰綫的骨幹，估用了他們的時間，就減少了物質財富的生產。在那種羣衆性的大會上，解決不了實際工作中的具體問題，而所付的代價却是那樣昂貴。大會成災的原因有多種，有的人把開大會看作領導重視的標誌；也有的人把召開大會和政治掛帥或走羣衆路綫劃等號；有的人喜歡熱鬧，愛好場面，追求聲勢規模；有的人習慣於浮在上面，不善於深入實際，紮紮實實地抓工作。然而很重要的一條，恐怕是：這些人頭腦裏面缺少一個「算」字，即不講經濟核算，不算經濟帳，不計算經濟效果。

時間出產品，時間出科學技術，時間出財富。召開這許多大會不僅花費大量資金，還花費了很大的一筆創造資金的時間，而得到的經濟效果究竟有多大呢？是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還是影响了生產力的發展？是得多失少，還是得不償失？很值得我們來算算帳！

「從去年全『國』計劃會議以來，黨中央和國務院就不斷地提出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今年年初，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領導同志（按：指鄧小平）又提出，一九七九年要紮紮實實地抓工作，一般不要再開大會了。可是，據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反映，各部、委已經列入會議單子的會議，却有增無減，其中千人以上參加的羣英會、先代會、學大慶會，還有廿多個，其他許多工作會議和專業會議的規模也很大。會議費預算已達三千多萬元。可見，多開會，開大會之風，不是已經煞住了，而是方興未艾。」這樣一篇指着華國鋒鼻子叫罵的「工作通訊」，如果沒有後台，是絕對發不出來的，看看這個，想想其它，就知道外傳華國鋒和鄧小平之間勢同水火，並非虛語了。



「現代化」是內鬥序幕

大陸經濟之落後，我們大家都有相當的認識。與台灣相比大家還不十分清楚，以每人而言：平均國民所得台灣高出大陸六倍以上，糧食消費量台灣高出大陸一倍，工業產品方面台灣高出大陸七倍，發電量台灣高出大陸十三倍，進出口貿易台灣高出大陸六十五倍。竟然不論北平上海廣州那樣的大都市街頭，很難看到車水馬龍，論農村，千千萬萬人民公社；一個個都是面黃肌瘦的老百姓；前此不久北平新天安門事件，大字報更寫出「我們要求台灣的經濟水準」了。

說起來，經過又一次奪權鬥爭而佔了上風的鄧小平一幫人，如今是在倡行所謂「四個現代化」了。同時我們也可了解，鄧之所以能在這次奪權鬥爭中表面上贏得勝利，他之倡行「四個現代化」，是一大號召。然而，就事論事，以今天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教育的破產說，中共目前外匯存底不足二十億美元的情形說，即令鄧眞心想搞「四個現代化」，它們既沒有財力自國外購進現代化的科技設備，他們更沒有人才以操作現代化的科技設備，凡此緣木求魚的兩大背景，比台灣落後了廿年的大陸經濟，那年那月能趕得上台灣今天的經濟水準，已是無法想像。

更何況，中共引進外國新科技以搞「四個現代化」，也必然同時會得引進外國新思想。因爲引用外國新科技，必須引用符合新科技運作的新觀念和新制度，裝設一部新機器或者建立一個新工廠，容或可藉外國顧問和工程師的指導，予以完成。但新機器的日常操作，新工廠的日常管理，則非有自己的人從事担當不可，這種人的訓練和熟習，就得化相當長的時間。更嚴重的是；凡事涉及到觀念和制度，中共都有它們一套共產主義的教條，不容變更，也不能變更，變更的話，就必然發生共產黨不能持續爲共產黨的根本問題。當年毛澤東之「大躍進」，其所以大搞土法煉鋼，就是深恐新法煉鋼必須輸入外國科技的新觀念新制度，冲垮了共產黨本身。

因此，我們有充分理由指出：即使中共今後能積極爭取到歐、美、日本等工業國家技術和設備的援助，而加強其經濟發展，仍須廿年的時間，才能趕上台灣今天的水準；但屆時台灣則已由工業升級，而成爲重工業品與高級品的輸出國家。簡言之，中共永遠趕不上台灣，是然的結論。

但更主要的，鄧果眞那末做，其對共黨本身帶來的存亡繼續威脅，絕對不可能爲華國鋒等以及「四人帮」，衆多餘孽所能同意或者忍受，可以預見的，必然是「四個現代化」開步之日，亦即共黨又一次大鬥爭揭幕之時。

柳山

漢城謀士何必鑽此圈

卡達政府因與中共「全球性平行戰略利益」而與中共政權建交後，曾使我們在亞洲另一盟邦的少數謀士們見獵心喜。大韓民國政府中若干來自哈佛的謀士們，因鑒於美國防部長勃朗所列舉的與中共五項「平行戰略利益」之一，是所謂共同避免在朝鮮半島有新的戰爭發生，因而愈益認爲有與中共政權勾搭的可能，而鄧小平此次訪問美日兩國，亦被視爲由第三者從中穿綫撮合的良機。

看來，漢城少數謀士們的希望要落空了。

據來自東京的新聞報導：日本官員透露，鄧小平在與日首相大平正芳會談時，對於大平所提希望中共與韓國改善關係的建議，反應冷淡。又大平曾向鄧某表示，日本願協助促成南北韓之談判，鄧小平則宣稱，中共支持北韓的立場不變，中共且不擬介入南北韓問題之間。

依較早日本政府透露的消息，漢城曾請由大平向鄧某探詢改善與中共關係的可能性。大平總算不負所托，但結果却明白顯示：（一）中共繼續支持北韓金日成的立場，無意在南北韓之間以調人自居。（二）最少在目前，中共尚無與韓國改善關係的計劃，鄧某亦因而對大平的探詢反應冷淡。

漢城少數謀士們之見獵心喜，是基於朴正熙統領的彈性外交。我們深知，朴大統領在外交上的所謂彈性，乃純屬於謀略運用的範圍，其堅決反共且決心勝共以謀韓國統一的立場則始終不變。因此，謀士們之企圖改善與中共關係確已超越彈性的限度，絕非大韓民國之福。

鄧小平所以反應冷淡，所以表示繼續支持北韓，又所以不願介入南北韓問題之間，其理由是十分明顯的。越戰結束，美軍自越南撤走後，中共曾與蘇聯爭奪河內政權，而爭奪的結果是蘇聯獲勝；去年十一月三日蘇越簽訂「友好合作條約」，十二月杪越南進兵高棉，一月金邊陷落，於是越南成爲「亞洲古巴」，成爲大霸卵翼下的小霸。中共目前北有蘇聯大霸權主義，南有亞洲古巴小霸權主義，何能容忍在鴨綠江對岸再加上一個親蘇的小霸？

[illegible]中共對北韓之依違於北平、莫斯科之間，早就懷有戒心，曾有所謂「同飲一江水、脚踏兩條船」的感嘆。如今倘因日本撮合而與韓國改善關係，蘇聯和北韓豈能熟視無睹？漢城的謀士們只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以爲和中共勾搭就等於參加美、日、中共在亞洲的三角同盟，自身的安全即可以確保。殊不知，蘇聯對於此三角同盟之影子般存在，正懷有極大的敏感。如果位於朝鮮半島南端的大韓民國參與，它如何會放過北韓？再說，韓國得日本、中共之助而大談統一，又豈是北韓金日成所能容忍？他除了進一步投靠莫斯科，甘作第二號亞洲小霸以外，還有什麽

的。

輕工業品理論上是開發中國家發展貿易的主流。中共必將盡全力於此。然而，它受了幾個主要限制：一是嚴格的內銷市場管制，使得次級品無處消納，零件工業無從隨同外銷而發展。此二者是發展輕工業的致命傷。尤其是零件工業不能發展時，整個工業將長期停留在來料加工階段，而且這個「來料」必須是連螺絲釘、油漆、紙箱、塑膠盒……一齊配齊來的。而一套東西中缺了一樣就成為生產或外銷的死結。我們在發展的早期對此苦痛深有了解。

二是工人的不能自由就業無法選擇和發掘優異工人，造就實際掌握製造，從事製造過程中技術改進的力量。

三是只能依賴外國投資人在加工區內從事來料加工的配裝工業，而不能把這個配裝工業延伸、成長為一個自己的工業。我們深有經驗，加工區的價值在引進工業，使之在本地擴散。若全依賴加工區，則加工區的工業利潤最低；技術的擴散不能發生，則加工區就眞的只是「為外國資本家服務」了。

大陸的商業競爭能力

從種種的情況看來，中共在可見的時日中，能夠建立起一些競爭力的產品大致不外幾種：

洋菇罐頭以及稍後幾年的蘆筍罐頭；布疋、棉質成衣，和稍後幾年的毛製品；簡單鋼鐵工具和電工製品如馬達；中共本身有廣大市場的機械製品如縫衣機和自行車，以及稍後幾年的輕型貨車；各種小無綫電，以及稍後幾年利用外來技術改進的電子製品如電視機、計算機。

此外中共擁有一些潛力，可以製造中、小型貨船、中型卡車、非精密機器、翻砂和鑄造物品、實用但不新式的醫療設備、中小型發電裝置、型鋼等等物品。但是這些東西若是中共內部經濟不發展，它們將沒有進步；若是內部經濟有發展，則本身市場的成長需要會吞噬一切增產的東西，無由提供出口。還有一點必須要考慮：在中共所將能早日迅速發展的東西之中，幾乎沒有一樣是沒有國際管制，或將有國際管制的。罐頭、紡織品、電子產品、乃至等到中共有力輸出時的車輛和鋼鐵，無不如此。因之，對中共的競爭抱持毫不在乎的態度固屬非是——因為它立刻就要在洋菇與紡質成衣上給我們增加麻煩；但過分看重它卻也不合今天的現實！

說到最後，中共惟一可以依恃的，也許眞的是石油。對於這一方面，照最近的資料看來，倒是不可低估的。雖然它不是五年之內的大產油國，似乎具有相當的可能性成為一九八五以後，或九〇年代的重要石油出口國之一。對於此一遠景倒是不可忽視的！

一知

一地區的現狀仍為亞太安全體制的核心。君等不聞日外相園田直本月七日在衆院的演說：「台灣仍在美日安保條約的遠東範圍內，美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亦與美日安保條約關係」？

余秋人

冰哥羅士比遺孀生活

荷里活著名歌星冰哥羅士比，因打高爾夫球心臟病猝發，在馬德里去世，轉眼又是一年了，全世界的影迷和歌迷都還在懷念着這位低音歌王，他的妻子凱茜、冰哥羅士比（見下圖）所受的打擊尤重。

在冰哥羅士比去世以前的幾年時間中，金髮的凱茜一直與他廝守在一塊，他們的婚姻生活給別人的印象是美滿而令人羨慕。這一年來，她努力使自己不陷入絕望悲痛的深淵中，而家人與朋友們也詫異地看到她勇敢克服了沮喪，她以迷戀電影和電視工作來消除喪夫的痛苦。

凱茜是冰哥羅士比過世後才正式[illegible]的，她重操舊業獲得極大成功。目前她結束了連續喜劇片「明年此時」這部電視影片已洽妥由北美洲地區的電視網播送，同時她還有演電影的機會。

凱茜多年來事業上的野心從未消失，她曾坦率地表示，作演員的願望，以往好幾次表演機會，都因她的婚姻而沒有能實現，她承認，她的婚姻生活是快樂的。但她也不諱言，如果稍能減少一點家庭的責任，而冰哥羅士比又沒有阻止她偶然在戲劇工作方面的發展的話……那麼她的婚姻就更快樂了。

在最近一次電視訪問中，她道出冰哥羅士比生前並不贊成她再從事戲劇生活。她說：「有一次，娛樂界的朋友發現我到了紐約，就安排我在一個重要的節目中演出，我立刻打電話告訴當時正在夏威夷度假的冰哥羅士比，我對她說：『你看，我獲得了最美妙的機會。』但他直截了當地回答：『你快點回家，並把家照顧好。』這就是我的遭遇。」

冰哥羅士比的要求也非絕無理由，他希望他的孩子們是「正常的孩子」，他一度希望在凱茜引導下，該讓孩子有機會朝此方向發展，遠離娛樂事業。但是凱茜則認為音樂、舞蹈等是有創造性的教育。而冰哥羅士比則堅持藝術天才是天生的道理。但是三個孩子哈利、瑪莉及納[illegible]妮卻似乎都對表演事業感到興趣。

冰哥羅士比生平最大的願望是擁有一個完整的家庭，而且當孩子們長大時仍能[illegible]地在一起。凱茜決定使他的願望得以實現，所以冰哥羅士比活着的時候，她相夫教子，冰哥羅士比死後，子女們還是經常相聚，她的一番苦心也眞難能可貴了。

李凱詩

能把卡達踢出白宮的一個人

俞淵若

明年的美國大選之後，那位媚共的卡達總統，也許就要從白宮撤出去了。這一次，他在如日中天的政治命運上，忽然遇見了一個眞正的尅星，無論在見識、能力和骨氣上，都要比他高之遠矣。這個人不是別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北約聯軍總司令亞歷山大。海格上將——一個在國際上被公認為最懂得政治藝術的軍事家，同時也是位最精通於用兵之道的政治家。

海格是政治上一匹黑馬

熟悉政治行情的一些美國評論家，都在預言：這位四星上將，只要一旦脫下軍裝，就必然會成為政治舞台上最矯健的一匹黑馬，無論是代表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很有把握在競選中打得卡達一敗塗地。

直到現在為止，唯一能夠使那位白宮主人暫時感到安全的保證，就是海格上將在北約聯軍的軍職，要到一九八〇年的年底才滿期；而根據慣例，只要他一天不退伍，他就一天不能參加競選。

不久以前，「卡達帮」所最不希望發生的事情，終於成了事實。——海格上將在向各國記者作了長達四十分鐘的「當前軍事局勢報告」之後，忽然輕描淡寫地提了一句：他已經決定在今年六月提早退休，不再等到服役期滿才解職回國了。

共和黨大老有意予培植

中立的西方觀察家們都認為：他堅定的反共立場，他非凡的軍事天才，以及他處理天下安危的幹練老成，都將會得到共和黨大老們的垂青，把他培植成美國歷史上的第二個「艾森豪總統」。

談到政治，海格上將其實一點也不外行。從一九七〇年起，他就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裏，做着基辛格博士的得力助手，因而在華盛頓的官塲中，贏得了「基辛格博士身邊的基辛格」的稱號。

那時正意氣風發的尼克遜總統，對他分外賞識，居然在短短的四年中，把他從一名普通的陸軍上校，越級提拔，一直升到四星上將的顯職；使得二八八位年資，戰功遠遠在他之上的將軍們，都悼予其後，成了他的部屬。

水門事件以後，那位衆叛親離的總統，更把他提升為白宮的幕僚長，接替了「第一號紅人」哈德門的位置。

據當時白宮新聞官謝利・郝斯特透露：在風雲最險惡的那一段日子裏，尼克遜根本沒有心思去處理他的日常政務，身為幕僚的長海格，便從容不迫地替他「代拆代行」，實際上「完全成了一個臨時的代理大總統」。

成功地統率百餘萬聯軍

他出任北約聯軍總司令，是在尼克遜凄然離開白宮以後的事。那裏，他成功地統率着一百〇三萬歐美聯軍和十四個不同國家的將領，大家相處得如魚似水，成為北約成立以來唯一受到了全軍愛敬的美國主帥。許多老派的歐洲軍人本來以為他是個「軍人政客」，只會「勾心鬥角，折衝樽俎」，在硬碰硬的軍事問題上，是個中看不中用的綉花枕頭。誰知却大謬不然。蘇聯及其衛星國家，在北歐與中歐，配備了兩萬輛坦克，南歐配備了一萬輛，一向對北約聯軍保持着二點七比一的絕對優勢。為了阻止蘇聯裝甲部隊像狂潮一樣地湧入北約地區，以前的那些統帥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美國的核武器上。但是歐洲的人口太密，臨時疏散起來太難，使用核武器給戰區人民帶來的災害，可能大到無法想像，又何況蘇聯在第一綫的部隊，現在也已經配備了相當數量的核武器，如果北約聯軍開始使用核武器的話，勢必會引起對方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因此，海格將軍就當機立斷，決定大量加强配備有電視導向對地飛彈和三十糎炮的A十型戰機的兵力，來担任殲滅蘇聯坦克的主要任務。這種飛機能以快過閃電的速度，在五十公尺的低空，長時間地進行曲綫式飛航，躲過敵人的飛彈和高射炮火，而把地面上的坦克一掃而空。

海格將軍還特別三番五次地在東德邊境，大規模地舉行A十型戰鬥機低空攻擊坦克羣的演習，結果證明異常成功，使得對方聞之胆寒，已經不再把「坦克羣」看做進攻時的第一王牌了。

視頑敵如草芥英雄氣概

北約總部裏，現在還流傳着的個小笑話：有位吃得微醺的蘇聯高級將領，在巴黎的一個外交宴會上，驕氣橫溢地對海格將軍說：「一旦打起來的時候，只要一個星期的功夫，我就可以從邊境，衝到你的總司令部門口。」

海格將軍很禮貌地點點頭道：「我相信你做得到。」

那個蘇聯人變得更驕傲了：「你能在一個星期之內，從邊境打個我的司令部門口來麽？」

海格將軍也變得更加有禮貌：「我相信這完全做不到。」

蘇聯人高興得一塌糊塗，大聲地問道：「為什麼你做不到這點呢」？

海格將軍笑笑回答道：「理由很簡單，你們的公路修得實在太壞了！」

做為西方武裝部隊在歐洲的最高統帥，他這種視頑敵如草芥的英雄氣概，的確替處處窩囊吃別的自由世界，增長了不少威風。他的總部裏，有幾個曾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跟着盟軍總司令艾森豪打過仗的老將，都對他駕馭百萬雄師，如有柔絲繞指的「大將風度」，佩服得五體投地，說他深得艾森豪元帥的眞傳，就連帳下猛將如雲的蒙高馬利元帥和巴頓將軍，也都比他不上。

海格堅決反共精明過人

但是，做為一個把共產集團看做眼中的釘，有骨氣、有見識和有辦法的美國元戎，他在西歐防衛力量的强弱度上，美蘇停止軍備競賽的實性上，以及美國用製造中子彈來震懾蘇聯的必要性上，他所主張和他所爭取的一套，却都和卡達的看法，完全南轅北轍。此由於他已經完全掌握到這位白宮主人在那些認識上的偏差，他就在將來的競選中，獲得了一個很有力的政治資本。雖不滿意現政權對國防大事這樣輕率地「以樂觀態度出之」，雖不滿意現政權這樣只會唱高調，但却事事都拿不出個辦法來的洩氣樣子，誰就自然會興高采烈地投上海格將軍一票。

如果這位精明過人，堅決反共的「小艾森豪」，眞有入主白宮的一天，那些被卡達弄得窩囊和厚臉皮到極點的美國人，能重新抬起頭來見人之日，也就不遠了。

卡達弟弟禍延閭里

陳獨塵譯

比利（右）與平原鎮長

美國喬治亞州平原鎮的新任鎮長，已誓言將整頓卡達總統的家鄉，使這一小鎮恢復安靜——並對抗「第一兄弟」比利·卡達。

三十五歲的伯茲·高得溫說：「我一輩子都住在這兒，從小就認得比利，但是他做得太過分了，他正把這個城市變成一處永久性的嘉年華會會場。」

他說：「這兒的居民都不喜歡這種事，而且我認為這是對的。」

平原鎮居民最受不了的，莫過於比利經營的市區「假日遊覽車」，漆得色彩鮮艷，每天載着尖叫不已的遊客穿越大街小巷，遊覽車加上喊聲與鈴聲，使居民不堪其擾。

鎮長高德溫說：「這種情況一定要制止，不論我個人對比利的看法如何，這都是對本鎮有害無益的。他正把平原鎮變成為馬戲班。」

高德溫最近當選平原鎮長，他每個月可獲得五十美元津貼，却有意恢復此一總統故鄉的原有淳樸風貌，並在平原鎮建立工業。

他說：「居民過去一年多來，曾多次來找我商談辦法，想把平原鎮恢復為一個樸實生活的地方。」

「目前最重要的事是使市政上軌道。平原鎮一向做事沒有章法，我看是有人想要什麼，就可以出去買回來，市議會根本不會哼一聲。」

「這附近唯一的工廠，是一家活動房屋工廠，其餘的工業，就要到十幾哩以外去找了。」

高德溫說：「平原鎮不需要過度工業化，但也需要一些當地工廠，而且我們確實不需要『比利·卡達的馬戲班』。」

有妻子及三名子女的高德溫說，平原鎮需要的不是高權力政治，而是普通常識。

他說：「比利的旅遊團在街道上奔馳呼嘯，使我們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就重修路面一次。對在這裏瘋鬧一天的遊客而言，這樣很有趣，但是對們這些每天住在鎮上的人而言，就全然不同了。我們必須制止喧鬧，因為居民受不了。」

「然後，我們才能談到好好利用預算，我建議先生改善垃圾收集做起。」

比利·卡達的家人對居民的反感作何看法呢？一名家庭發言人說，總統之弟「寧可不要談它。」

比利並不是唯一經營平原鎮觀光旅遊的人，也只是十幾個此類事業的老板之一，不過他的公司規模最大。自從這種活動開始以來，當地居民就有了批評，但却被視若無睹。

高德溫的支持者之一，浸信會老牧師杜克說：「我倒無所謂，但是很多居民受到干擾，他們不喜歡這種喧嘩吵鬧，有人認為，平原鎮永遠不能再恢復昔日舊觀了。」

在卡達這麼一家人裏出了一個總統，眞害苦了平原鎮的老百姓。

（譯自美國「明星報」）

知識分子的沒落與悲哀

勞政武

最近在報上看到牟宗三教授的「從索忍尼辛批評美國說起」之演講紀錄，其中有關知識分子與共產黨的關係觀點，彼此竟是相當一致。當然，博學如牟教授，自非筆者所能望其項背，其精深見解使我獲益良深。我之所以覺得高興，不過是因自己的粗淺想法竟能獨得名家的印證，從而益增信心而已。爰將個人的想法寫出來，以就教各方賢達，要望一些對共產主義或中共政權懷有幻想的知識分子能有所有三思。

心懷怨憤偏見過激

湯恩比在所著歷史研究一書（見陳曉林所譯該書上冊第七六頁以下）曾說過，「智識階級」基本上是西方明勃興後的產物，隨著教育的普及，知識分子大量增加，在人力供需上漸漸供過於求，發生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日益低落的現象。另方面，對於某些非西方社會而言，知識分子由於身爲本國人却又懂得西方的知識技術，例如教師能夠講授西方的課程，因吏能照西方模式來推行政事，律師具有西方法律知識和專業技巧等，於是他們往往成爲本國民衆嫉視的對象，這種嫉視乃出自民族自尊心使然。

從而，湯恩比乃說：「智識階級生來便不快樂的」，而且，他們的不快樂程度，「正以幾何級數的比率在與時俱增」。不快樂的結果，就發生了無窮的災禍。湯恩比並根據史實指出：由於俄國知識階級自十七世紀末以來即已累積憤悶，終於一九一七年發生了共產主義革命，造成了毀滅性災禍，迄今不止。

不但在落後的地區是如此，即使在西方的心臟地帶，也有大批的受過中上教育的知識分子，每感懷才不遇，沒適當的出路可言，從而被野心家所利用，發生了義大利的法西斯黨與德國的納粹黨，給人類帶來巨大的災禍。

如上述湯恩比的有關近代知識分子的心態背景觀點無誤，則吾人可不必驚訝爲何共產主義與知識分子竟具有如此密切的關係。共產主義之所以發生，自始即出於馬克思這種心懷怨憤和偏見的知識分子所捏造。共產黨雖自詡爲代表廣大工人，農民的黨，事實上無論從俄國革命抑或中共叛亂史實，首先受誘和積極參與者仍然是知識分子，並不是甚麼工人農民等「無產階級」，這些「無產階級」之所以受煽動起而革命，不過是那些知識分子的傑作而已。

因此，與其謂「共產黨是無階級的黨」，莫如說「共產黨是一批心懷怨憤滿腹偏見之知識分子的黨」更爲恰當。

臭味相投視而不見

索忍尼辛於去年六月八日在美國哈佛大學發表的演說中指出：「今天共產黨政府之所以能生存發展，乃是因爲有無數臭氣相投的西方知識分子一面熱心支持共產主義，一面故意對它的罪行視而不見。當他們不能再視若無睹的時候，他們就爲這些罪行解釋開脫。

事實上，在鐵幕國家中，共產主義已在意識型態上全面破產。它等於零，或小於零。可是西方知識分子却對共產主義一往情深，這正是爲甚麼西方國家難以抵擋共產國家的基本原因。」對於索氏這種看法，筆者作爲一個身受共產主義荼毒又在西方式的自由世界受教育多年的人，經過兩方面强烈對照性的不同體驗，深深感到索氏所說是對的。何以西方知識分子會對共產主義一往情深？可惜索氏只說出其然而未道及其所以然。如今把上述湯恩比的說法加以印證，才使吾人恍然大悟。

自甘墮落賣身投靠

我們不妨把問題拉近一點，看看我們所關心的中國問題。牟宗三教授說得好，「共產黨雖是一個政治，經濟的問題，但基本上它還是一個思想問題，思想問題自然是有關知識分子問題。我們都知道共黨當初之所以能竊據大陸，就是靠知識分子做它的啦啦隊，帮它的忙，它才能在大陸上建立它那奴役人民的反動政權。」

這無疑是一針見血的說法。但我們如更進一步去看，雖然中共僞政權建立後，近三十年來，大陸上發生無數血淋淋的事實，足以證明它是何等殘暴反動，可是對在自由世界過着安逸舒適生活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似乎起不了甚點教訓作用。反而，當大陸人民都不斷寧冒九死一生衝出鐵幕，他們却往往像燈蛾撲火一樣，或思想左傾而對中共寄以同情，或自甘墮落而賣身投靠。

這從近年來許多在美國的中國知識分子之「回歸」行動，甚至在台灣思想界及文藝界確有若干人

的言行明顯的「左傾」等例證，足以說明吾人誠非憑空揑造。

陳若曦今天無疑是一個相當堅定的反共文藝作家，她的成就令人敬仰。可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她之所以變成反共，並非自由世界「教育」之故，却是躬親親受過中共暴政的「教訓」之故。若問她當初為何甘於「回歸祖國」？難道她在台灣受那麼完整的教育，就全然不知中共的咀臉嗎？這些令人迷網的問題，除非根據上述湯恩比等人的理論印證才能徹底明瞭，否則徒罵這些人是「帮兇，帮閑，自賤」却無法了解其底蘊的。

牟宗三教授又曾談到，既然中共之所以能竊據大陸，甚至共產主義在橫行世界，主要原因是「知識分子做它的啦啦隊」之故。「解鈴還須繫鈴人」，所以他呼籲：「今天的知識分子便當該有所覺悟，有所警惕，有所努力。」

筆者想補充的是，須有所覺悟，有所警惕和有所努力的人，是生活在自由世界的知識分子，而不是大陸上的知識分子。因為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鐵幕中早已破產，凡受過共黨暴政荼毒的知識分子並無人再相信它了，共黨之所以仍然能活下去並不斷擴展其力量，只是自由世界的知識分子仍然不斷在帮助它而已。

筆者如此說說，或許有人會問：「既然鐵幕內的知識分子都是視共產主義為臭汗衫，而人民也反對暴政，為何共黨政權迄今未自行垮台？」

我想這問題的答案最具說服力者無過於羅素在某一篇文章中曾指出過的，因為現代科學發達，一切武器、電子通訊設備以及大眾傳播工具都控制在共產黨統治者手上，故像古代的大規模人民起義事件甚難成功，縱使發生也立刻被撲滅。人民的武力反抗尚且如此，又遑論赤手空拳只慣於「坐而談」的知識分子？

在鐵幕內的知識分子縱有天大的不滿，也只能埋藏於心中根本難有機會像自由世界一樣可把自己的想法宣洩於大眾，自然也就絕難鼓動羣眾起而革命。

因此，羅素認為，共產暴政被內部民眾起義而推翻者，至少迄目前為止尚未之見，恐怕只有靠外力——自由世界帮助。自然這就牽涉到自由世界的道德勇氣問題了。羅素的看法無論正確與否，實觸發我無限感慨。記得去年索忍尼辛的演說發表後，國內學者也曾多有討論。某報且特以此為主題召開了一次學者專家座談會，邀請七位學者。我細看他們的發言，不但少有了解問題的眞正核心的，而且有一位語無倫次，荒謬到引日本一些人的見解說：「共產國家自己有幾億人口，為什麼不自己推翻殘暴政權，要叫美國兩億的人去帮他忙呢？」於是他認為索忍尼辛批評西方道德勇氣淪喪是錯誤的。還有一位文藝作家更妙了，他不但把索氏的思想批評得體無完膚，還節外生枝地去把國內的幾個所謂「鄉土文學作家」比作索忍尼辛，說他們同樣具有「反抗精神」，他們同樣寧可留在國內。留在國內幹什麼？當然是「抗議」了！這豈不等於把我們中華民國比作極權的蘇聯了麼？像這種知識分子的心態，明顯的就是不明是非，往往不自覺地變成了共產暴政的啦啦隊成員。

儒家思想對抗共產

從自由世界一些知識分子的可悲心態，使人不能不憂慮到世界性的反共前途。盡人皆知，在今天世界上反共最徹底的幾乎只剩下我中華民國了。為什麼我們能這樣孤立於道義之上誓與共產黨週旋到底？其原因固然是我們受過共產黨的大害，以致撤退來台灣。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是很多受過共黨荼毒的知識分子也都在台灣，在思想上能深明是非而堅守立塲。但隨着歲月的消逝，當年撤退來此的知識分子勢必逐漸凋謝，新生的一代既未受過共產黨的荼毒；長期受美國文化感染的結果，非但已少有中國固有的儒家思想——「擇善固執」的堅忍和「達則兼善天下，不達則獨善其身」的胸襟，稍有個人的不如意或「看不順眼」，自不期然就要專注於什麼「抗議文學」之類，其結果就很難不對共產黨抱有幻想了；而且也必然多多少少會直接受到如美國費正清之流的思想感染，變成像索忍尼辛所指摘的一樣「對共產主義一往情深」。其後果實在令人不寒而慄。

當然，由於共產暴政違背人性，終必會被消滅的。從陳若曦以及其他無數的例證，吾人可以斷言，縱使原是同情或擁護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當他嘗過共產暴政的痛苦之後，必會幡然改悟變成反共堅強的人。但問題在，吾人不能夠、也不忍心去任由一些有受虐待狂的知識分子，讓他們把大家的美好生活葬送之後再行悔悟，因為此種悔悟已為時已晚，而且對人類的犧牲、代價也太大。更何況，這種做法必然會延長原已在鐵幕中呻吟的人之痛苦！因此，當今世局動盪，國難方殷之時，為了我們自己的前途，凡知識分子均應注意反共問題，建立自己正確的意識型態，切莫讓自己不由自主的去扮演了共黨暴政的「帮兇、帮閑」，同時，我亦願藉此機會呼籲兩點：

一、先總統蔣公說過「亡共在共」，這句話的眞理，從索忍尼辛的話亦可獲得印證：「鐵幕的痛苦，却磨練出一些具有堅忍、深邃等性格而不見於西方社會的人物。當年共黨欺騙了知識分子而得勢，今後必也因他們的醒悟而覆亡。因此，為了加速中共偽政權的崩潰，也是為了大家的前途，我們今後應把大部分力量放到敵後去，運用各種迂迴曲折的方法，與大陸上的知識分子結合起來，爭取主動以搞垮中共政權。另方面，要切實重視逃出大陸的反共義士、義胞、知識分子的力量；似不宜對他們僅此於救濟，然後讓他們散布在社會各階層自行浮沉而消磨反共壯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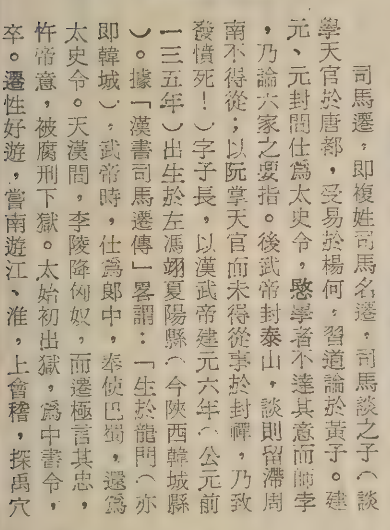
二、對復興基地生長的青年，要作妥善的思想教育；在教育政策上，如非有必要，不可濫行培養文學、法律、政治等人文學科的人才，因為這些知識分子培養出來之後，假如出路困難，很難不產生怨望，怨望的結果如何，不言而喻。另方面，對於目前個別對共產主義或「台獨」思想執迷不悟的知識分子，不妨准他們出國並勸他們到大陸去，因為只有這樣不能防止毒素在此蔓延，而且更有刺激其個人幡然醒悟的可能。

司馬遷被割生殖器

胡羨之

幼時讀「古文評註全集」卷五，對於司馬遷寫的「報任安書」中關頭一句：「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感到莫名其妙！究竟「牛馬走」三個字是什麽意思？拿去問老師，老師搖頭擺腦地解釋也不太清楚；後來年漸長，參閱「辭源」、「辭海」、方知是自稱的謙虛詞句。「漢書司馬遷傳」注：「走，猶僕也；言己為太史公掌牛馬之僕」的意思。

提起司馬遷其人，我們就不禁聯想到中國那部偉大的二十四史，它記載着自黃帝軒轅氏起，至明朝滅亡為止的四千六百年間的重要歷史事蹟。這部書共達三千六百多卷，舊裝八百二十本，總共四千五百多萬字，如果要將全部書閱讀一遍，儘管是走馬看花式地以最快速度，也得要花費三兩年的時光，而這部廿四史，則是由西漢、東漢、晉、唐、宋、元、明、清等朝代的許多歷史學家們編撰而成的。其中第一部稱為「史記」，全書共有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叙述自黃帝軒轅氏以來，至漢武帝天漢四年（公元前九九七年）甲申為止，約二千四百年間的歷史故事，和著名人物的事蹟，如「五帝本紀贊」、「項羽本紀贊」、「孔子世人贊」、「伯夷列傳」、「管仲列傳」、「屈原傳」、「滑稽列傳」、「刺客列傳」、「酷吏列傳」、「秘史列傳」、「游俠列傳」及「太史公自傳」等。這部包羅着唐、虞、夏、商、周、秦、漢各代的「史記」作者，就是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



人物春秋

幼年時代及其家世

司馬遷，即複姓司馬名遷，司馬談之子（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建元、元封間仕為太史令，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孛，乃論六家之要指。後武帝封泰山，談則留滯周南不得從；以阮掌天官而未得從事於封禪，乃致發憤死！）字子長，以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出生於左馮翊夏陽縣（今陝西韓城縣）。據「漢書司馬遷傳」畧謂：「生於龍門（亦即韓城），武帝時，仕為郎中，奉使巴蜀，還為太史令。天漢間，李陵降匈奴，而遷極言其忠，忤帝意，被腐刑下獄。太始初出獄，為中書令，卒。遷性好遊，嘗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歷齊、魯，過梁、楚以歸，所得山川浩瀚之氣，一以資為文章，撰史記一百三十篇，都五十二萬餘言，『隋書、經籍志、別集』，有『漢中書令司馬遷集』一卷……。」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正如本文前段括弧中所說：他是漢武帝時的太史令，也就是當時最高的史官。司馬談為一博多才的人，他曾經下過一番功夫去搜集古代的史料和傳說，準備拿來寫一本自成一家的史書。他也曾渴望兒子能夠繼承自己的事業，因此，當司馬遷十歲的時候，就要求他去學習「尚書」、「春秋」這一類的古代歷史文獻。同時司馬子長青年時，也不負其所望，他常在渭河河谷的平原，一面放牧成羣的牛羣，一面則沉緬於古代賢哲們那令人神往的事蹟中；雖滾滾東流的黃河水，一去不返；可是那戰勝南方蠻族入侵的黃帝軒轅氏，驅逐洪水猛獸的夏禹，征服暴虐的周武王，週遊列國的孔聖人，揭竿起義的陳勝、吳廣……所有有功於人們的英雄豪傑，却永遠深印在人心坎，永遠不被遺忘，永遠在鼓舞着後人前進，也深深搖撼年青的司馬子長底心靈。

足跡遍歷全國各地

在司馬遷二十歲時，他經過十年時間的研究，並熟讀不少古代歷史文獻以及諸子百家的著述。雖然，他仍不滿足書本上的知識。因而開始其一次長時間的旅行遊學，深入到各地去探求歷史的遺蹟，搜集歷史的資料，研究各地風土人情。這位年青的歷史學者，一生曾作三次長途旅行。曾先後到過西邊的甘肅崆峒山，訪問我國民族發祥地。北至涿鹿，參觀過炎、黃兩族和苗族大戰的古戰場；東至渤海、黃河，拜訪過孔子的故鄉曲阜，且參加過鄉射的典禮；南至長江、淮河流域，登臨浙江的會稽以及湖南的九疑山，搜索大禹和虞舜的墳陵，足跡遍及齊、楚、晉、秦等國的都城故址，也遍遊了許多名山大川。

司馬遷於歷次長期旅行中，獲得很多歷史地理上的珍貴知識，這對於他的著述，真有極大幫助。至漢武帝鼎元六年（公元前一一一），司馬遷才結束這種遊學的生活，帶着很豐富的歷史、地理資料，回到首都長安來，仍然被任為郎中的細小官職，並且奉命跟隨漢軍去征伐西南夷，由陝西南下，經四川而深入到西南夷族的住地——貴州、雲南等地去。根據記載顯示：司馬遷那次的隨軍征戰，更充實了他的知識，對他後來的事業也有很大的幫助。直到第二年的四月，他才完成使命回來，就在這時候，子長的父親司馬談患了重病，他趕返去探望。

當司馬遷回到家裏，其父已陷於彌留狀態，他執着子長的手流着淚說：「我們的祖先，自舜帝以來，世世代代都當着史官的職務，如果你能夠做太史令，便是一個繼承祖先事業的好子孫。現在皇上到泰山舉行封禪大典，而我却不能參加，這眞是我的命運不好！我死後，你必定完全繼承我的職位，如果你眞的當了太史令，就千萬別忘記我的志願！」子長亦含淚答應，必完成其父志願。

寫史記的難題與手法

三年後，司馬子長眞的做了太史令，他畢竟未嘗忘記自已的諾言，着手來實現他父親的一生願望。當時，子長已卅七歲，終日沉迷在國家的藏書室裏，時而細心地檢閱着古今的歷史資料和文獻，時而則閉目沉思，以解决困難的問題。有時又把這些資料加以編列，或操錄在木簡上。但在他面前所擺着無數的難題是：這些文獻中有不少是充滿古代神怪傳說的，極難分辨眞假；有許多是互相矛盾，說法不同；有許多册籍遭逢秦末之亂散失了，焚燬了，祇留下殘缺的片段，對於選擇和整理頗不容易，其次是怎樣着筆的問題？以往的歷史文獻如尚書、春秋、國語、戰國策……等，都有很大的缺點，而未能系統地、全面地反映當時整個時代的歷史進程，亦未能將歷史中最主要的東西——人物的活動，社會生活的動態表揚出來。

子長經過五年的苦心研究，他終於摸索出一種前所未有編寫歷史的方法，這就是所謂「傳記」體的歷史寫作方法。什麼是傳記體的寫作方法呢？即替每一個歷史人物作傳記，將他個人的言行，從頭至尾都歸納在他個人的傳記之中，並將每個帝王的傳記作為其歷史紀年，將其他人物貫串起來。這種寫歷史的新方法，完全是他創造出來的，以前從沒有人這樣寫過。而後代的史學家們，都跟隨着他的道路，一部廿四史，便是用這種方法寫出來的。

漢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司馬子長四十二歲了。他經過十年的苦學，十五年的遊歷和搜集，七年的苦心鑽研，材料完備了，構思成熟了，他即開始寫作。如此工作了六年，眼看這部著作快要完成的時候，却飛了一種橫禍，由於漢代初年，匈奴逐漸强盛，不時侵犯，漢高祖劉邦曾親自率領五十萬大軍對匈奴作戰，竟被圍困在山西北部的白登城中，後來得到陳平的獻計，遣人携去若干貴重的禮物，送給匈奴王冒頓的妻子，才得解圍。到武帝時，更是先後八次派遣衛青、霍去病、公孫敖、李廣利等將領，率領軍隊去征討匈奴，奪取了甘肅西部祁連山的草地，並且深入到新疆去，滅掉匈奴人的盟友大宛國，雖然雙方在這八次戰爭中都傷亡慘重，而其人口比漢族少的匈奴，則大大地被削弱了！

忤帝竟被腐刑下獄

武帝天漢二年（元前九九），漢武帝派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率領三萬騎兵，從甘肅的敦煌出擊祁連山的匈奴右賢王；另派李陵率步兵五千人，從張掖向北挺進，阻擊和牽制匈奴的援軍，讓李廣利的軍隊能專心作戰。可是，李陵的軍隊深入蒙古草原千多里，都未遇到一個匈奴兵。到了約定的日期，他們撤退的時候，却遭到匈奴的八萬騎兵，未免過於懸殊，但漢軍却非常勇敢，一邊奮勇抵抗，一邊整隊突圍，儘管殺敵無數，漢軍自已也傷亡過半，加以彈盡糧絕，又無友軍馳援，迫得李陵投降匈奴。

當然李陵的投降匈奴是不值得的原諒的，但他却是被迫的，與賣國媚敵者截然不同。在李陵被迫降敵的，武帝便問羣臣的意見，多數都贊成依法處分。因為漢時軍法苛酷，凡降敵將領，除財產可收外，家屬均處死！子長與李陵本無深厚交情，他却是一個有正義感的人，他認為李陵以五千人的少數部隊，對八萬之衆的匈奴騎兵連戰十餘大，直至箭盡糧絕，援兵不至，才迫不得已投降的，而非甘心情願。以故，當漢武帝諮詢到他時，他却仗義發言說李陵平素英勇且得軍心，而他這次的暫時投降，顯然是迫於形勢的權宜之計，將來有機會，他會再報答國家的。不料子長存心說出這一番話，竟觸怒了漢武帝，指他袒護李陵，將他下獄活罪，處以極其殘酷的的腐刑（割去其生殖器）！

忍辱偷生完成志願

司馬遷受了腐刑之後，漢武帝却像有意跟他開玩笑似的，反而將他提升為「中書令」（相當於朝廷的秘書長），對他非常尊敬和寵任。然而，在子長看來，這不是榮幸而是愈加恥辱！因為他是一個有氣節的人，對這種難堪的恥辱眞是受不住，他幾次想自盡，但當他想到自己的志願尚未達成，還不可一死了之！因之，為了編寫史書，就忍辱活下去；並懷着悲憤的心情，繼續一篇篇一頁頁地寫作。他不僅替歷代的帝王寫本紀（即帝王傳記），也替失敗的英雄如項羽寫本紀；不獨為諸王侯、貴族寫世家（也是傳記）；並為革命人物如陳涉輩寫世家，又不只為官吏寫列傳，更為哲學家、文學家、商人、地主以及社會的卑微人物，甚至游俠、刺客、滑稽家寫列傳。

在子長的筆底，不特寫出殷紂的荒淫無恥，貪掠不厭的性格；也寫出他造炮烙、剖賢臣的心殘酷行為！不但寫出暴君秦始皇焚書坑儒的罪惡，也寫出他迷信神仙、尋求不死藥的愚妄。另一方面，他又不僅歌頌大禹三過其門而不入，公而忘私的偉大精神；也歌頌弔民伐罪、誅戮暴君的姬發、商湯。他不獨歌五員、屈原、魯仲連一輩忠於國家，愛護人民的名臣、高士，也歌頌荆軻、優孟、朱家那些俠義、勇敢的卑微人物。

司馬遷所著的那部史記，終於大漢四年（元前九七）完成了。但是他知道，這部書還不宜拿出來公開，因為恐怕皇帝發怒，而一些所謂衛道之士，也可能羣起而攻之。於是，他分別繕寫了兩部：一部拿到名山的洞穴中埋藏起來，另一部傳給他的外孫楊揮。直到他死後多年，楊揮才敢拿出來公開，自此便留傳於世。因為史記對於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地理學以及今日的考古學，都有很大的幫助。所以，自古以來，中國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對史記都非常推崇，而司馬遷亦隨之名重後世。

美空中哨戒機

陳金耀

繼飛彈技術的飛進，空戰的情況亦已相對改觀，為求有効掌握空中優勢，美E三A哨戒機已開始服役。

此種飛機的外形顯示出了在雷達的運用上某些不同之處。從機身上方伸出兩根巨大的支柱，而在支柱頂部安裝有一個直徑卅呎、厚六呎的旋轉的雷達罩。罩的一半裝有一個敵我認別系統，而另一半則是一具強力的雷達天綫。

該雷達的射程逾二百五十哩。它向下俯視，在樹林與山嶺中探索以找出低飛的飛機。它不會因「地面雜波」而失去低飛的目標。這種從地面反射而來的雜混的信號，可使得傳統雷達混淆不清而一籌莫展。雷達對於敵人雷達干擾片與電子干擾，具有高度的抵抗性。

在哨戒飛機內部，電子計算機分析與過濾雷達的回波，然後在機櫃的顯示幕上顯示出機上工作人員所需要的各種資料。

不像地面雷達陣地，哨戒機並不是固定不動而易於被擊中的目標。由於它的雷達之射程甚遠，因此飛機可遠在大多數敵人的戰鬥機無法找到它的位置之距離外飛行作業，甚或敵機已找到了它也無法攻擊它。由於哨戒機能看見敵人來臨，它能召喚與指引友軍戰機來保護它。如有必要，它也具有足夠的速度以躲避敵機的攻擊。它的機動性亦表示當需要的時候，它可以飛到任何需要它的所在。

有關哨戒機與它的性能特異的雷達之作業情形如何，以此系統的任務之假設情況來說明之或許使讀者能有一較佳的了解。使用傳統的兵棋名稱，敵軍將定紅軍，而我們這邊裝備有哨戒機將定藍軍。

在假設的狀況中，無論飛機，坦克以及空中機動與機械化步兵在數量上均遠於藍軍盟軍的紅軍集團部隊，一直處心積慮地藉壓倒性之優勢對藍軍展開突襲以擊潰藍軍。紅軍在進行突襲之前，他們的部隊必須首先向邊界地區移動與集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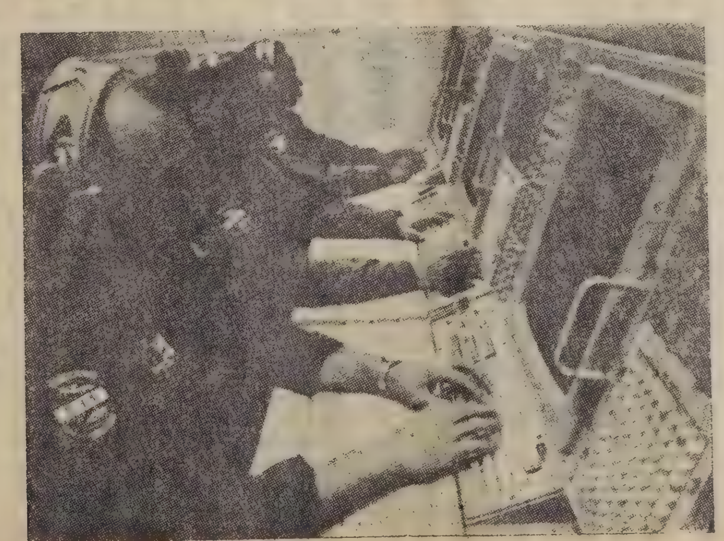
紅軍的一舉一動均躲不過哨戒機銳利的雷達眼，因而藍軍已知道紅軍正在作攻擊前的調動與部署。在哨戒機雷達機櫃的顯示幕上清楚地顯示出紅軍飛機的起飛活動情形。藍軍因此不僅知道紅軍在集結，並且也知道他們的作戰序列在形成中，從而給予藍軍方面戰略與戰術警告。

紅軍首先展開空中攻擊。因為他們不可能希望地面攻擊有所進展，除非能在戰地區建立空中優勢，並摧毀了藍軍的密接空中支援能力。紅軍方面的飛機大批出動攻擊藍軍方面的機場，指揮與管制中心，部隊集結地區，以及藍軍的空軍。紅軍的戰鬥轟炸機與空優飛機欲以低空方式滲透入藍軍方面的領空。

為了掩蔽飛機的行蹤，紅軍撒播了很多雷達干擾片，但是那對於他們一無好處。哨戒機對於那些諸如干擾片等在天空中顯然移動緩慢的目標不予理會，而仍能準確無誤地找出敵機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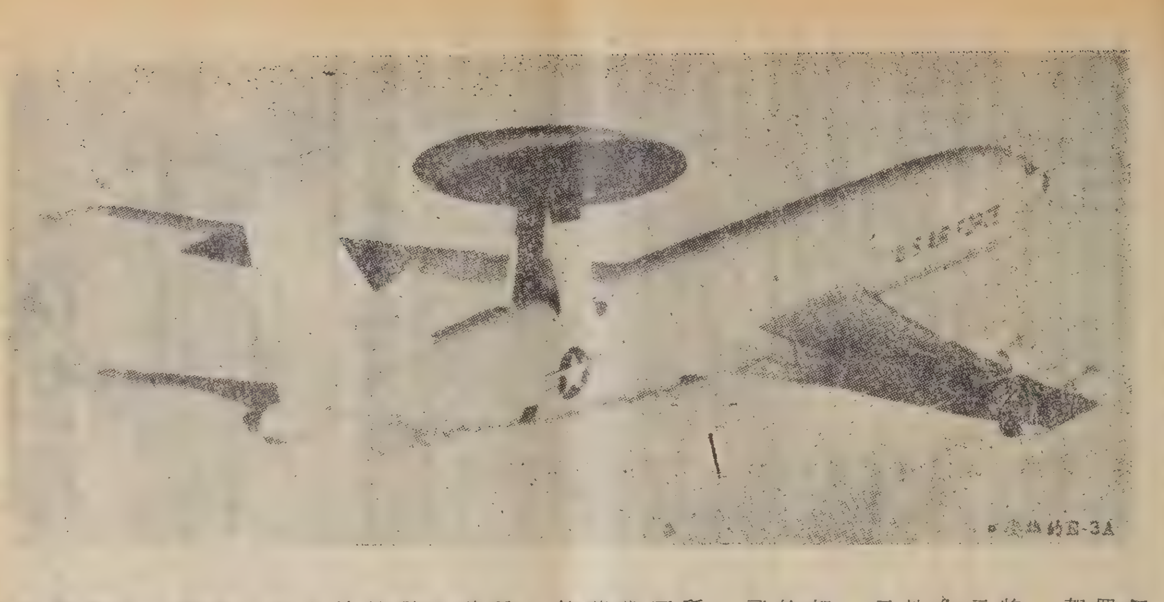
低飛也掩藏不了紅軍飛機的行藏。哨戒機的雷達利用了一種名為多普勒變換的現象。當電子信號從一活動的目標反射回來時，其頻率與原來射出的信號之頻率不同。如目標在接近雷達，波長就變短。如在離開波長變長。這些多普勒回波被輸入資料處理器中，以濾去地面雜波與緩慢移動的地面上的目標。飛機回波的光點於是清晰地在雷達顯示幕上顯示出來。

哨戒機的旋轉天綫每隔十秒鐘即提供每架敵機的新位置。機上人員特別注意飛向最重要目標的紅軍飛機。祇要觸一下顯示幕上一個光點之電子浮標，即告訴電子計算機要特意追蹤該光點。隨後即出現一個明亮的光點以標示出該機的最新位置，而一



機內其中部份控制員

由波音七〇七改裝的E3A哨戒機



個光度較低的光點之「光尾」則顯示出其先前的位置。以這種方法機櫃操作人員可以知道所追蹤的每架紅軍飛機的高度，速度與方向。

欽一下鍵盤上的一個按鈕，機櫃操作人員即可將他所要的幾乎任何空戰情況顯示出來。在他的顯示選擇中包括有：在雷達射程內所有的飛機；祗有作戰地區的某些部份；僅有特別追蹤飛機；有沒有地圖加在顯示幕上，以及將每架飛機的精確資料顯示在其光點傍邊。

哨戒機也在追蹤藍軍的飛機。每架藍軍的飛機都裝有可發射出一種特別信號的異頻響應器，哨戒的敵我認別系統在收到這種信號時即能分辨出敵在飛機來。

經由直接的無綫電連接，也可將機上顯示幕上所顯示的空中情況傳送到地面，從而令高級指揮官可在眞實時間看到整個的空中戰況，並能更確切的掌握變化多端的情勢。有了這種史無前例的能力，藍軍的指揮官當可決定出最聰明的方法來使用他們的部隊。

紅軍當然想摧毀或制壓哨戒機，但是那將是一種極困難的工作。首先他們將試圖以强力的電子信號來干擾哨戒機的雷達。儘管其雷達不是完全不受干擾的，但却是高度抗干擾的。由於充分的應用了最新的電子工藝技術，該種哨戒機的雷達之抗干擾性能遠優於今日任何相類似的系統。此種雷達的主波束非常窄，而且具有高度的方向性。當主波束被干擾信號掠過時，在波束內的目標就被隱蔽掉。而在顯示幕上即行出現一條綫。

然而在該綫之外的目標仍然清晰可見，而照樣能以平常的方法來追蹤。因此可知，此種雷達在遭到干擾時所受的影響甚少。

紅軍亦同樣欲設法擊落哨戒機。如本文前段所說，要以一般方法想擊落哨戒機是行不通的。紅軍唯一所恃的是數量，那就是派出大批攻擊飛機去尋找和擊落單獨一架哨戒機。在成成本效益上言這種方法是否値得呢？那就有商榷的必要了。何況藍軍不會眼睜睜的看着而袖手不管。

無論如何，未來哨戒機所遭到的威脅將越來越大。

例如進步的空對空遠距離遙射飛彈就是一種可能的威脅。不過要想擊落哨戒機，這種飛彈必需非常大，而且要有頗遠的射程。另外就是要具有在非常繁重的戰時信號環境裏從所有其他衆多的信號中找到哨戒機信號的能力。然後就是終點追蹤問題。哨戒機是一種高度機動的目標；它可以閃躲與規避敵人的追蹤與截擊。除非飛彈特別「精明」而快速，否則絕難追上。為了應付未來的可能威脅，美空軍系統司令部就一直不斷在增進與改良哨戒機的電子反制能力，從而使之能安全達成其任務。

哨戒機也在指導空中救護行動，俾將被擊落在前綫地區的藍軍戰鬥飛行員救回來。它亦指引友軍戰鬥機以提供在和紅軍的裝甲部隊與飛機作戰的藍軍陸軍部隊以適時的密接空中支援。哨戒機並提供藍軍地對空飛彈陣地以目標情報與資料，於是在地面上的飛彈人員可儘量減少使用他們自己的雷達，從而令敵機更難於找出他們的位置。同時飛彈人員也能帮助保護哨戒機使其免受敵機的攻擊。

由於在藍軍較有選擇與管制較佳的火力下一度居於優勢的紅車已在衰落，而戰局已形轉變，藍軍於是開始展開反攻。由哨戒機管制的戰鬥轟炸機對紅軍的機塲，後勤與交通綫進行猛烈攻擊，以摧毀紅軍繼續作戰的能力。藍軍順利推進而終於擊潰紅軍猛得最後勝利。哨戒機繼續執行它的指揮管制任務，直到正規的地面指揮，管制與通信中能開始作業時方停止。

哨戒機曾經一再地在遠為複雜的假設情況中接受試驗。有一次該機成功地指揮管制了一百卅四架友機以抵禦兩百七十四架敵機。

彈道飛彈的出現雖然已令戰畧轟炸機大為減色。可是轟炸機的威脅並未因此而減小。低空滲入的轟炸機以空對地遠距離遙射飛彈進行攻擊仍然構成嚴重的威脅，因此機動力强，生存性高而能偵察低空侵入者哨戒機，在本土防空計劃中極受重視。

美國現在不可能在武器數量上與它的可能敵人相競爭，但是哨戒機在效率與品質上所提供的效益當可彌在數量上的缺陷。

從哲學看國運（上）

馮滬祥

「國運」是每一個人都關心的事，但今天是一個充滿迷霧的時代，要在這個時代透視迷霧，高瞻遠矚，便必須要有「慧眼」，而不只是「肉眼」，這樣才不會被一時得失所動，也才有眞正的定力與定見，那「慧眼」如何養成？這就是「哲學」的功夫，哲學的根本定義就在「愛好智慧」，這正是當前最需要的心理建設，因此我打算就這個題目提出一些淺見，以就教於高明。

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談：第一、從中國哲學看多難興邦；第二、從世界思潮看反共前途，第三、從辯證哲學看中共統戰。

從中國哲學看多難興邦

自從美匪建交以來，我們國家受到很大的衝擊，然而我願在這裏指出，在全世界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因外交失利而亡國的例子，一個國家只會因爲內部分裂而敗亡，絕不會因爲外交失利而沉淪。就以近代史的兩個例子來說，當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全世界沒有任何國家承認，反而多去承認暴虐的北洋政府，但是歷史證明，革命軍靠着自立自強、精誠團結，力爭上游，終於北伐成功，得到最後勝利；相反的另一個例子，當一九七四年越南不幸亡國時，亡國的當天尚且有六十幾個國家承認——包括美國在內，而北越只有卅幾個國家承認，相差很多，但慘酷的事實也告訴我們，亡國的是越南！如果自己內部分裂，自亂陣脚，那再大的外力也救不了自己。

這兩個相反的例子都在證明同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外交的一時得失絕不足慮，重要的是自己能否更加團結，咬緊牙根，更加努力！

我們中華民族有句格言，叫做「多難興邦」，這並不是一句自我安慰的話，而是實實在在的客觀歷史，更是千眞萬確的民族精神，因爲若從客觀歷史來看，我們中華民族有個最大特色，在全世界都找不到第二個例子，甚麼特色呢？那就是整個中國歷史幾千年來浩浩蕩蕩，一脈相承，只有朝代的更替，而從無民族的滅亡！我們中華兒女大可挺起胸膛向全世界說，中華民族從來沒有亡過！放眼全世界，只有我們有此能耐，以歷史悠久的希臘、埃及或巴比倫爲例，現在的希臘我去仔細參觀過，早已不是當年產生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的希臘；現在的埃及，也早已不是當年產生金字塔的埃及，這種族都變了；至於巴比倫，各位翻開世界地圖一看，它連影子都沒有了，早就亡國了，只有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一脈相承，從來沒有亡過！這是一個客觀的事實，一個足以自豪的事實！

因此我們就要問，爲甚麼幾千年來只有我們民族從未亡過？難道是我們一直一帆風順，從未經過打擊、從未碰到憂患、從未遭遇困難嗎？不但不是，而且剛好相反，我們是歷經打擊、經歷憂患、歷經困難！問題是我們民族愈受打擊就愈奮發，愈有憂患就愈團結，愈碰困難就愈努力！這才是維繫我們幾千年從不滅亡的根本精神，這種精神，用曾國藩的話說，千言萬語就是一個「挺」字！用通俗的話說，就是大家最近常聽到的「梅花」精神。

甚麼叫「梅花精神」？就是每當寒冬來臨時，所有百花都紛紛凋謝，受不了考驗，只有梅花能一枝獨秀，愈冷它愈開花！同樣，每當挑戰來臨時，所有其他國家都紛紛動搖，受不了考驗，也只有我們中華民族能一枝獨秀，愈挑戰而愈振作！英國史學家湯恩比曾有一個理論說明各國興亡的原因，叫作「挑戰與回應」說，實在說來，我們中華民族就是最好的例子，愈受挑戰愈能挺起胸膛，堅定而有力的予以回應！

這種民族精神，若用學術的話說，就是中國一貫的哲學精神，也正是方東美先生所說的：「每當民族有大難時，中國先哲總是要發揮偉大深厚的思想，培養溥博沉雄的情緒，促使我們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們抵死也要爲我們推敲生命的意義，確定生命價値，使我們在天壤之間脚跟站得住。」這種了不起的傳統，就是維繫我們民族數千年而不亡的根本精神，在任何其他國家都很罕見，所以今天我們更應該珍惜這種精神，全力發揚！

若以儒家爲例，這就代表在憂患意識下所激發的創造精神，所以早在易經裏儒家就讚道：「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然後強調「天地之大德曰生」，這「生」字就是「創造」，然後再肯定生命的意義就在效天法地，作一個「上下與天地同流」的大丈夫，孟子所謂「國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才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就是這意思，到新儒家如王陽明更指出「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是自小耳」，就是要我們千萬不能妄自菲薄，我們既是與天地一般大，便應頂天立地，挺起胸膛，愈挫而愈勇！唐

君毅先生會指出，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時代，若要腳跟站得住，一隻腳需是文化意識，另一隻腳需是民族的意識，就是指把握這種民族文化的精神。另如道家老子也說「置之死地而後生」，莊子更謂「亡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佛家也强調「煩惱即菩提」，以蓮花代表出汚泥而不染，凡此種種，都是代表相同的民族精神，放眼歷代先賢先烈，都能秉承這種精神，突破歷次難關，創造各種感人的史頁，到我們今天這一代中華兒女，相信更能再接再厲，把握這種民族哲學的精神，化為自己生命的原動力，咬緊牙根，團結奮鬥，那我們必定能夠創造更偉大的時代，再度證明中華兒女不可侮！

從世界思潮看反共前途

其次我們要講，自從美匪建交後，有些人心不免懷疑，連美國都跟中共建交了，那我們反共是否還反得下去？反共復國是否還有前途？在這裏我也願意以客觀的歷史啓示與世界思潮來說明——反共必勝，暴政必亡！

共產黨一向喜歡自比秦始皇，所以在天安門事件中老百姓才會高呼「秦始皇的時代早已過去了！」讓我們看，即使以秦始皇為例，它當年之强大與囂張，對內建造了萬里長城，人稱是由月球看地球第一個看到的建築物，對外影響連今天外國人稱中國「CHINA」都是由「秦」音轉來，然而以它當年這樣的聲勢，客觀事實證明，秦朝在中國前後維繫才不到幾十年，竟是中國歷史上最短的一朝！你再猜為甚麼？就是因為暴政必亡！你再囂張，以為可以千秋萬世，結果不到二世就亡了！毛澤東也號稱要把階級鬥爭推行一萬年，但誰有這個興趣？我們同樣可以斷言，他這一套不到二世也會及身而亡的！再說，在秦朝當年還沒有一千七百萬人口作為復興基地，只在民間有人揭竿起義，立刻就能一呼百諾，迅速崩潰，外國人不懂中國的歷史哲學，我們中國人卻不能不懂此中啓示，我們更千萬別小看自己的一千七百萬人口，以為人口少，地方小，試看那以色列，人口才三百五十萬，只是台灣的五分之一，而地方也只有台灣四分之一，資源更是一片沙漠，少得可憐，但它硬是可以在歷次戰爭獲得最後勝利，戰勝幾十倍的强敵，至今在國際上誰也不敢輕視它，試看，連小小以色列都能精誠團結，屹立不倒，我們巍巍大中華難道就不行嗎！

除了從這種歷史啓示，我們有充份的信心「反共必勝」外，若從思想文化的大方向來看，我們更深信共產主義必將被揚棄，未來整個中國必是走向「民族文化救中國」、「民權自由救中國」與「民生均富救中國」的康莊大道；試看歷史外族入侵中國，最後莫不被中國文化所同化，清代如此，元代如此，五胡亂華更是如此，今天馬列入侵中國，短短卅年內，中共已經大鬥小鬥無數鬥，鬥得天怒人怨，一片蕭條，我們深信大陸神州在千迴百折之後，必將揚棄馬列，重歸中國的民本傳統與人文主義，那才是恢復中華、復興民族的根本之道，現就三方面來扼要說明。

首先，就民族文化來說，我們深信中國的人文主義必將戰勝馬列主義，因為不論儒家、道家、佛家，都是以尊重人性，主張人本為共同精神，此所以儒家講知性則知天，人與天地一般大，道家講域中有四大，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合一，佛家更講人人皆有佛性，不可以牛羊眼看人，這種「平等性」的精神正是中國人文主義的根本精神，必定能夠戰勝馬列那套把人不當人的殘暴思想！

反過來看，中共在大陸上卅年來不准人民自由讀書，所有中國的文學、史學、哲學著作，在馬列書架下全被篡改曲解得面目全非，這與秦始皇當年的焚書坑儒實無二致，但我願在此先舉一實例，說明「秦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廣大民心是絕不會向馬列暴力長期低頭的。

根據民六十六年四月十三日法新社電，大陸唐山大地震後，在斷垣殘壁中，記者赫然發現民間有很多夾牆藏滿了中國古書，證明大陸百姓一直在暗中保存民族各種經典，唐山以一個鋼鐵城市，尚且有這麼多有心人，其他地方更可想而知，這種心志，這種精神，正是中華民族絕不會亡的保證，也正是中國文化必定能戰勝馬列主義的最佳說明，因為同樣的心志，同樣的表現，早在「史記」中司馬遷便已記載，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時，民間便是用同樣的方法來保存民族文化命脈，「以俟秦火之滅」，沒想到兩千多年後，在廿世紀的七十年代，中國大陸同樣發現這種可歌可泣的民心，這種民心意義深遠，勝過千言萬語，正是反共必勝的最佳說明！

另外再就思想層次來說更是如此，因為人文主義不但是中國民族哲學的共同精神，更是當今世界思潮的共同趨勢（兩者在英文翻譯都是HUMANISM，但含意有些不同，基本上西方「人本主義」的淵源是人與神對立，但在中國「人文主義」卻講天人合一，人與神的關係是和諧而融貫），就是中國哲學來說，儒家可說是「創造性的人本主義」，以生生之德向前創進，道家則可說是「超越性的人本主義」，以大鵬精神向上提昇，佛家則可說是「宗教性的人本主義」，以內證聖智同登佛境，三者殊途而同歸，都是歸向悲天憫人的人文精神，這種人文精神也正是當代西方所夢寐以求的大方向，像德日進、史懷哲、愛因斯坦、雅士培、馬賽爾、弗洛姆，都是從不同角度在發揚這種人文主義，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弗洛姆，因為他曾據此以斥責俄共與中共的馬克思主義完全是集權不仁，認為即使在青年馬克思的「經濟與哲學手稿」中也自有其人本色彩，而這種人本色彩完全被俄共與中共抹煞了，所以現在東歐許多反俄的所謂「新馬克思主義者」一再呼籲共產世界至少應回到馬克思的人本主義，如匈牙利的路卡其，波蘭的亞當夏夫，南斯拉夫的梅沙洛斯都可說典型代表，他們的呼聲今天在西方已經受到極大的重視與研究，因為這在共產主義陣容內部已經是革命性的挑戰，是從意識型態揚棄馬克思主義的第一步，這些東歐學者因為身在共黨統治下，所以還只能「打著紅旗反紅旗」，先把馬克思一分為二，再以青年馬克思來反對老年馬克思，但一旦逃出鐵幕，便會根本揚棄，像波蘭流亡出來的哲學家柯拉柯利斯基便是典型例子。



瘟君夢

岳騫

京來整個大陸鬧得不可開交時，尤金秘密向莫斯科提個意見，指出這種做法是義和團事件的復活，赫魯曉夫不能不理會了。當時大使尤金轉告中共中央要來「北京」訪問，尤金接到電報之後，秘密打個電話給劉少奇，約他到大使館一談。劉少奇自從在八大二次會議鞏固之後，知道鬥倒毛澤東不是這麼容易，最近異常小心，接到尤金電話白天不敢去，候到夜間他才從大使館後門進去，連警衛員都未帶，只有彭眞、鄧小平在後跟隨。尤金和三人接到機要室，把赫魯曉夫電報拿出來遞給他們，劉少奇看了電報十分奇怪，問道：「赫老這時候來作什麼？」

尤金笑道：「是我打電報請他來的，你們最近實在鬧得太不像樣了，幾萬人結隊到英國代辦處去鬧，現階段我們的政策是鼓吹和平共存，你們這邊把事情鬧大了，豈不把赫老幾年來到處奔走、佈署的和平戰略破壞了。再說這樣鬧下去，英國人對你們沒有辦法，勢必要向我們提抗議，好似小孩子在外面鬧了事，必然要落到家長身上。」

三人沉默半晌，劉少奇忽然笑道：「現在我想起一個辦法，赫老來到北京，若是專為禁止向中東滋事，未免太小題大作，最好是支持中國解放台灣，這樣題目就更大了。」

鄧小平奇道：「蘇聯不是屢次聲明支持我們解放台灣嗎？現在又提出來有什麼意義呢？」

劉少奇搖搖頭：「過去只是一句空話，這次赫老來一定要見諸行動，只要赫老答應支持，老毛眞敢動手，首先是進攻金門、馬祖，這是毛澤東最喜歡的。」

尤金縐縐眉頭：「少奇同志，你的意思我還是不明白，解放台灣與支持中東有什麼關係呢。」

彭眞笑道：「大使同志！少奇同志的意思我懂了，只要把美國視線轉向金門、馬祖，自然就不會再向中東去找事了。」

尤金連連點頭：「這倒眞是妙策，少奇同志實在有本領。」

劉少奇笑道：「彭眞同志懂了一點，全部意思尚不止此，我們若是眞動手攻台灣，當然可以把美國目標轉移了，也牽制了美國，最好是美國從此就不敢講去管中東。」

鄧小平笑道：「這叫作一石兩鳥。」

劉少奇搖搖頭：「何止兩鳥，假若攻不下台灣，即使僅僅拿下金門、馬祖二島，也壯大了社會主義陣營，世人都看得出是赫老到北京面授機宜，也增加了蘇聯的聲望和赫老的領導地位；若是打不下來，前方吃了敗仗，我們就把責任向老毛身上一推，横豎大家都曉得戰事是他發動的，他想賴也賴不掉。」

劉少奇說道，三人一齊鼓掌。尤金連連翹拇指用生硬的國語說道：「要得、要得。」

三人辭出時，劉少奇又向尤金說道：「關於赫老來訪的事，大使同志最好當面去向毛主席講下，千萬不要找別人轉達，這樣他又說蘇聯不拿他當自己人相待。更不要說我們三個今晚同你會談的事，赫老來到之後，也不要單獨約見我們，因為那樣他會疑心，就不肯上鈎了。」

尤金連連點頭說：「明白、明白。」四人都懷着十分興奮的心情分手。

第二天，尤金果然拿着電報去見毛澤東，告訴赫魯曉夫有意前來訪問，不知中國是否歡迎。

毛澤東聽說赫魯曉夫眞的要來，果然不出活曹操所料，一時心花怒放，連聲說：「歡迎，歡迎，赫老決定行期之後，請大使同志通知我，當安排一個盛大歡迎節目。」

尤金走後，毛澤東趕快把活曹操找來，告訴他赫魯曉夫要來的消息，活曹操也喜歡的眉開眼笑，一連捋鬍子狐疑時發楞。

毛澤東問道：「林老，你看赫魯曉夫這次匆忙趕來，有什麼目的呢？」

活曹操微笑道：「那還用說，當然是為了中東事件囉！」

毛澤東點點頭：「我們怎樣應付呢？」

活曹操說道：「他既然來了，我們就不能再說派志願軍去中東了，但是我們可以要求蘇聯供給新式武器，支持我們解放台灣。此外主席也可以示意赫老，希望他們不要再支持劉少奇，不過這段話要說得技術些，否則會得到相反的效果。」

活曹操正說得眉飛色舞，毛澤東忽然想起一個問題，不由得縐起眉頭。

毛澤東擺擺手，打斷活曹操的話頭，問道：「林老，派志願軍去中東，是騙人的玩意，解放台灣是要眞幹的，假若赫魯曉夫同意我們武力進攻，到

時候我們打不下來怎麼辦？」

活曹操摸摸着鬍子，從容不迫答道：「這個問題我早想到了，憑主席的聲威，解放軍的英勇，攻台灣也許要等待一個時期，拿下金門、馬祖，應該是馬到成功的。」

毛澤東剛想開口，活曹操低聲道：「還有一個好處，只要金門、馬祖攻下一地，主席的大元帥就當上了。」

毛澤東被他一句話搔中了癢處，笑嘻嘻地站起來端着方步走了一圈，又對着鏡子照照，果然十分威武，眞像一個大元帥，只是少了一套制服。

活曹操又接着說道：「其實戰爭就是賭博，從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主要就是靠主帥的決心和士氣，只要主席肯打，那有不勝之理。」

毛澤東越聽越對脾味，拍下大腿，斷然說道：「好吧！只要赫魯曉夫同意，我這次眞要解放台灣了，起碼要先攻下金門馬祖。」

赫魯曉夫行期已定於七月三十日由莫斯科直飛北平，中共中央政治局於七月二十八日召集了一個臨時擴大會議，商討接待赫魯曉夫的事，決定比照伏羅希洛夫來訪的禮節更爲隆重，指定專人小組，負責招待。

一切都決定了，毛澤東突然問道：「還有一個問題，這次赫魯曉夫同志來訪，我要不要親自到機場歡迎。」

毛澤東這一問，全體政治局委員都呆住了，劉少奇佛然說道：「主席那次已經去機場歡迎伏老，這次爲什麼不去歡迎赫老？」

毛澤東冷笑一聲：「你知道什麼！伏羅希洛夫同志是蘇聯國家元首，和我地位相等，我當然要歡迎，胡志明、蘇加諾來訪時我都去過飛機場，但這次不同，赫魯曉夫只是蘇聯總理，我想由周恩來同志去一趟就成了。」

毛澤東說了這一席話，局面頓時僵住了，大家都記得一九五四年九月，赫魯曉夫當時率領布爾寧、米高揚、什維爾尼克等人到北平參加中共國慶時，毛澤東確實未曾去機場歡迎，那時總理雖然是馬倫可夫，可是赫魯曉夫已經當了蘇共第一書記。以後赫魯曉夫對這件事大不開心，劉少奇曾費了很大力氣去解釋，假若這次再來這麼一手，問題就更複雜了。

劉少奇知道自己一說話，毛澤東就要冒火，當時使個眼色給董必武，要他說。

老狐狸自從上次競選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被毛澤東用個手法安到林彪頭上，害得老狐狸有苦說不出，一怒之下就正式倒到劉少奇那邊去。現在見到劉少奇要他出頭，不好推辭，當時喝了一口濃茶提提神，陪着笑臉說道：「國際上的禮節，有時不能太固執的，拿歷史上的事情來說吧！晉高祖石敬唐和大齊皇帝劉豫，都是堂堂天子，但是見了遼、金派來的使臣，也都要站起來迎接，何況赫老是總理，等於中國的宰相，而權力過之，主席去迎接一下也是好應該的。」

老狐狸未及解釋，活曹操冷笑一聲，插咀說道：「石敬唐是兒皇帝，劉豫是子皇帝，正是半斤八兩，董老明明是有心誹謗主席，否則爲什麼不把赫魯曉夫來訪的事，比作隋煬帝接見啓民可汗。」

老狐狸也曉得說錯了話，揭了毛澤東的瘡疤，正苦於無法解釋，現在聽到活曹操舉出隋煬帝，頓時精神一振，站起來指着活曹操說道：「誰誹謗主席，什麼人不好比，你把主席比成隋煬帝。」



萬人意見

青年反抗示威運動下產物

大陸各地方社會問題極爲嚴重

成千上萬失業青年靠犯罪維生

上海市的抗暴行動並未停止，仍有不少外地的青年和工人陸續抵達，要求共黨解決工作和生活問題，對中共不利的言論極爲熾盛。

由於情況嚴重，當地「解放日報」八日發表短評說：『目前有個情況，值得引起注意，這就是有人造謠惑衆，蓄意挑起事端，擴大事態。』

短評又承認：『外地已發現一些傳單，煽動支農工人回上海，說是回到上海就好解決問題。……已有不少人輕信盲從，以致趕到上海來。』

中國大陸上一向有示威，但中共對那些在大都市中閒蕩的成千成萬受過教育但却失業的年輕人的問題，還找不到立即的解決辦法。

在最近幾個月中，中共高級頭目首次承認，這牽涉到在過去二十年中「下放」的一千七百萬高中畢業生的複雜問題，這些問題非常嚴重，而且被忽視已經太久。

在中國大陸最大城市上海，年輕示威者要求重新在城市定居，農曆新年開始的一系列抗議，阻礙了交通，損壞了公共財產，而且中斷了鐵路運輸。

此間一名觀察家說，據他從接近日本人的消息人士處獲得的瞭解，「至少有一次示威有一萬多人參加，而且示威正在繼續中。」

許多示威者似乎是從鄉下來的年輕人，他們利用農曆新年假期與放鬆的省際來往規則前去上海。觀察家說，其餘的人可能是那些已經是非法留在上海的前學生。

就像在西方國家一樣，都市生活的誘惑似乎是示威背後的一個主要力量。

已在鄉下辛勞兩年的這些學生，現在想獲得較舒適的工作與城市的較佳生活水準。

「大公報」在其英文版上說，這些示威的原因之一是「他們不滿意鄉下的生活，渴望回到城市與家人在一起。」

新華社說，有些上海示威者已經獲得上海以外地區的工廠、礦場與其他非農業性工作——但他們想要城市中的工作。

據西方訪客與外交官說，「非法」回到城市的失業青年，無法得到食物配給卡，許多人靠犯罪、賣淫與其他罪行以維生。

最近北平的一張「大字報」承認這問題，抱怨年輕人——推測是那些沒有工作的年輕人——被迫從事犯罪與賣淫。

中越共打神經戰

衝突不停手尾長

最近這幾天來，中共和越南之間，曾互相提出一連串的激烈抗議，指控對方侵犯邊界，殺傷軍民。而蘇聯爲了替越南撐腰，恐嚇中共，也一再表表評論，强調蘇越友約中的互助條款。更可注意的是，向與中共通聲氣而又反蘇著稱的美參議員賈克遜，日昨洩露秘聞，指出中共爲可能的對越戰爭作必要準備，已從新疆某一城市開始疏散三十萬人口。這一城市，實際即爲新疆省會和該省最大城市的迪化無疑。

早在兩個星期之前，日本報紙就已傳出中共即將發動對越戰爭的報導

。鄧小平在訪美期間以及由美返回大陸途中在日停留，都曾一再公開作出將予越南以必要懲處的表示。隨後，美國政府又向中共發出直接呼籲，要求其實行自制。

而現在，賈克遜參議員洩漏的機密，尤其表示中共已下定決心，寧肯冒與蘇衝突危險，亦要對越南給一「教訓」，日本共同社昨日自北平發出的消息且說，中共已於本月九日發動「自衛性反攻」，收復了被越共佔領的若干山頭。

綜合上面的種種消息，似乎整個情勢已到了劍拔弩張、欲罷不能的關頭。

但事實是否如此？中共和越南之間是否眞的要打這場戰爭？就現有的各種跡象來看，雙方雖有衝突，而一切都仍在神經戰的階段。最主要的，這一戰爭究竟會不會爆發，還要看敵對兩方的態度。假若越南仍不改變它現有的態度，既堅不放棄對高棉的佔領，也不停止對中越邊界的軍事騷擾，那麼中共爲了保持顏面，爲了證明它不是「紙老虎」，也爲了殺殺正在南亞及東南亞一帶尋求擴張的蘇聯「威風」，也許有可能，對越南發動一場一如一九六二年進攻印度的戰爭。換言之，越南若仍不改變態度，在中越邊界，很可能出現一種大規模衝突事件和短期的戰爭。

這樣一種迅速進攻，而又迅速撤退的戰爭，對越南勢將造成嚴重的損害。而蘇聯呢？我們可以斷定，蘇聯將不致因越共的關係而對中共實行報復，也不能實行報復，蘇聯與中共的對立是一回事，蘇聯如果要對中共動武，那必定是基於它本身的利害，蘇聯一向策動不由本身出面的代理戰爭，越共休想蘇聯爲它賣命。如果中共果眞發動攻勢，蘇聯充其量只是供應武器並要求安理會進行辯論，指控中共侵犯，。

至於美國，最近呼籲中共，要求其實行自制，一面固對中共施壓力，阻止其發動戰爭，另一面亦在表明美國對這種戰爭的中立態度，求蘇聯亦同樣實行自制，保持中立。鄧小平通過賈克遜而告訴美國的那番話，實際作用是先向美國打招呼，間接促使美國牽制蘇聯。美國的聲明，自屬這一演變的一項結果。

所以，最近幾日，越南態度已開始顯出轉變的跡象。它先表明，願與中共舉行談判。

接着，又照會聯合國秘書長華德翰，提出在中越邊界設立軍事級緩衝區建議，由國際部隊監督，以阻止繼續發生衝突。

這樣一種「異想天開」的建議，絕不會爲中共所接受，但這却表明了越南在此方面的一種退讓。

而這種退讓，實爲越南態度轉變的關始，而不是終止。越南駐聯合國大使何文羅十二日致函安理會，要求安理會考慮中越邊境嚴重情勢，「並且採取必要的步驟。」便是越共態度又一軟化表現。

若中共繼續進行目前這種「戰爭壓力」，再加上國際間其他各種壓力，越南將無法承受，它非作出更多的退讓不可。尤其近日高棉境內的戰事，大有曠日費時，繼續拖延之勢，這對越共而言，已有陷入泥淖的痛苦。若再過一兩個月，越南仍無法解決高棉戰爭，它就必須設法以政治談判解決這一難題，以便早日脫身。

照最新這種情況，由於越南已將中越共爭執提請聯合國注意，也爲聯合國解決這整個問題打開了門戶。在未來數日，若中越共邊界情勢繼續惡化，或將有國家出面，要求安理會商討這一問題。由這項邊界情勢，而促致越軍侵略高棉問題的再辯論，而要求越南撤軍，來結束全盤爭執。現在越南似仍在進行拖延戰術，企圖以微小的讓步姿態，能保住進兵高棉的戰果。但事實最後證明，它非退出高棉，就無法停止來自國際間一切壓力，甚至將面臨嚴重禍患。而中共對越南的一切戰爭威脅，其最後目的，也就在迫使越南撤出高棉而已。現在問題，就要看這項結局將於何時始能到來。

請領稿費：

本刊由（五八六－五九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血肉長城

自由人

但是「總旗、大旗、小旗各級組織，沒有固定編制，人數不一」「通過這次會議，捻軍開始有了比較統一的領導」然而在大聯盟之後「捻軍的軍事行動往往是自發的、盲目的，沒有明確的戰畧目的」這些模稜兩可的措塞之詞並不能爲「捻軍」增添多少光彩，因爲在聯盟後的軍事行動仍然是短缺糧食時的「自發的」「盲目的」搶一點糧食先充飢爲首要，另方面「沒有明確戰畧目的」時的軍事行動除了是盜匪作風之外又會有什麼光明的事？「捻軍起義的故事」最後不得不承認「捻軍始終沒有提出明確的政治綱領」，既然沒有政治綱領何謂「起義之師」？中共如何證明沒有綱紀的「捻軍」未曾殺過無辜？歷史判定捻亂是盜匪應爲正確，五星旗下的當權派硬爲捻亂及其他各類匪盜翻案表示中共故意背離了中國正史。

在捻亂的同時期產生了太平天國之舉，中國正史爲太平天國記錄了史實，後人都知道太平天國之思想及制度，雖然太平天國有崇洋及神道之說但鑑於有思想有制度，中國正史仍然給太平天國較高之評價。

一個民族的精神及文化抽象的則表徵在民族的歷史，具體的則表現在文字之記錄，現在就文字方面探討青天白日滿地紅及五星旗之正統性。

青天白日之下仍然沿用傳統的中國文字。但是在五星期下中國文字受到巨大的衝擊。中國文字與拉丁字母之關係可以遠朔自三百七十年前，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首先使用拉丁字母爲漢字注音，以便於他學習中華文化，爾後就有其他的拚音法產生，這是在西洋文化影响下及明瞭文字之科學性者之活動。

這種拚音法被外國强權看中了，雖然這個强權在他自己國內推展統一文字及統一語言之行動，但是他回過頭來指使其在中國的代理人消滅固有統一的及非拚音的漢字，指示應改爲地域分裂性的拉丁字母拚音，並且猙獰的咆嘯：

「反對資產階緩的所謂『統一國語運動』，所以不能以某一個地方的口音作爲全國標準音。中國各地的發音大概可以分爲五大類，一、北方口音，二、廣東口音，三、福建口音，四、江浙一部份的口音，五、湖南及江西的一部份口音，這些地方的口音，都要使他們各有不同的拚法來發展各地的文化」「因爲拉丁化的出發點，在于根據勞動者生活的語言，所以研究中國方言的工作在文化政治的意義上有第一等的重要。大會認爲在各方面來研究中國的方言，廣大地來發展這個研究工作，是非常必要的。」是誰在代理這項「重要的」「國際指示」呢？人盡皆知是五星旗下的中共集團，上述的字句及中共之作爲已經記入了中國的歷史，並且世界各國的史學家有目共睹此史實，可爲之做見證。

五星旗下的中共集團最後只接受了部份的「國際指示」，冷凍了「方言各有不同的看法」正式接受了容易被分化而且背離中國正統的「拚音字」，到底拚音字比方塊字好多少又差多少？拚音字易見的好處是有排列性，形音一致。另方面我們要研究文字之別於語言在於語言瞬間即逝，而文字則可以保留到千秋萬世之後，所以文字應具有持久性，我們兩千年來的漢字與西洋兩千年來拚音字變易各有多少？漢字的字形未變而西洋拚音字之拚法已經變了。其次文字應具有較佳的傳輸性，相同的觀念若能以越快的速度傳輸則越佳，現在漢字是以四位數字編號傳輸，但可以改進爲高進位的二位數編號傳輸，其速度比拉丁化拚音字快很多。優良文字之特性在第三點應具有簡明性，這也包括文法在內，例如英文之過去式若全部統一爲在原動詞後加ED，這種全部規則的方法對於現代化的電腦作業言較易處理，拚音文字之不規則變化及繁瑣的文法必定在將來文字效率競賽時帶給他們極大的困擾，這方面是我們漢字固有的優點。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中文大學校外課第六屆師生聯展
李文格

三千桃李重江湖。文藝由來道不孤。
十二年間勤教習。梅開六度見功夫。

撫虹教授家先生師生聯展誌慶
李文格

紙上雲烟筆底花。水蘆深處幾漁家。
撫虹門下無虛士。喜見騷風動海涯。

夜讀
馬天

山居月色最宜秋。圖畫添新去國愁。
稍減茶濃思睡矣。夢中化作鯤鵬遊。

既白詞丈携畫展于雪大因病未克拜觀賦此誌歉
澳洲陳飛鶴

畫展聞君今正開，繪來花卉勝盤栽，
虫魚鳥獸驚同活，有道傳神仙脫胎。

二

初度識荆喜萬年，願觀畫展許于先，
不期疝痛人留院，難與丹青結善緣。

春蹄
落玉超

輕煦春風試馬時。柳絲拂面緩鞭絲。
驚飛草長江南路。爲踏香塵步故遲。

前題
何鏡宇

羣逐春風競著鞭。幾人得意面團圓。
鬥鷄走馬今爲烈。溺此何嘗限少年。

前題
蕭君亮

攬轡東郊好結儔。春風得意策驊騮。
杏花村裏同尋醉。笑下雕鞍上酒樓。

春蹄
黃少波

揮策郊原爾快哉。薰風拂面夕陽開。
疏紅密綠紛經眼。一路聲傳得得來。

春蹄
龔瑞儀

春風得意不停蹄。日跑東時夜跑西。
事急行田驚入谷。有人快活有人啼。

春蹄
麥善慶

香風過處露華濃。羨景超然領畧中。
春到人間花似錦。尋芳翻惜馬蹄紅。

前題
張江美

天涯踏遍草萋萋。萬里春風得意嘶。
但待旌旗齊舉日。紫金陵下更飛蹄。

前題
梁軾昭

試馬春郊漫縱蹄。柳綠迎送度平堤。
垂僵不負花香襯。鐵獺知還日已西。

前題
賴定中

不須試馬到郊原。一放埋欄萬衆喧。
和暖東風人易醉。草皮翻轉夢無痕。

前題
陳幹卿

得意春風我又來。江城難得好花開。
百般佳趣無如酒。殘醉憑扶緩緩回。

前題 二首
陳維畧

機車代步馬兒捐。轉宰皇家博彩權。
大學羣情咸激動。迷民不少墮深淵。
春來賽事益頻繁。快活谷中躍馬翻。
千萬人羣睜望眼。囊空悵惘啞無言。

春蹄
黃思潛

並轡尋春春欲迷。柳絲風颺草初齊。
驕嘶轉入桃花徑。捲地香塵逐馬蹄。

前題
林仙潮

路繞春城一騎飛。馬蹄鞭影送斜暉。
五陵年少豪狂甚。載得胡姬帶醉歸。

前題
盛獻三

少歲芳春試馬蹄。息鞭亭裏饌黃鷄。
今朝老且罹足疾。徒羨騰驤騁柳堤。

前題
劉允中

八駿圖中自惜珍。天山龍馬更難掄。
如今四海蹄雲集。駑驥驊騮辨未眞。

前題
梁朗秋

碧草垂楊望靡窮。好憑駿足直追風。
路遙總是勞心力。得失何須問塞翁。

前題
黎心齋

漫擬周王八駿蹄。奚官言語故無稽。
是何振鬣春郊祿。不畏陵陂畏月題。

前題 二首
陳半閒

尋春結伴踏春行。柳岸時聽百囀鶯。
滿目風光渾是畫。杏花香襯馬蹄聲。
春晴乘驥走芳蹊。看罷桃梅過隴西。
聞道洛陽花似錦。揚鞭路上不停蹄。

春蹄
陳乃殷

春雨連綿下幾塲。背犂步步踏坭漿。
看他得得穿花徑。只是同蹄各異蹌。

前題
潘文韜

春風十里四蹄聲。南北東西第幾程。
但待旌旗重舉日。黃河重洗陣前纓。

前題
陳其浩

春風谷內草初齊。喜趁沙平騁碧蹄。
奪錦校能憑德力。聲名贏得萬人迷。
人事催來反扣薪。槽中裹足志難伸。
欲行不得蹄無鐵。辜負爭春顯軼塵。
工潮發難邇遐同。春到居然釀廐中。
踱步行圈時有失。駿蹄無復舊威風。

392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大陸同胞的「要戶口，要工作」鬥爭

矮越共戰爭的現階段

中共無力使河內訂城下盟

中共攻越背景及其策略

大陸下放知青的反抗活動

美國與中共的財產解凍談判

台發展艦對空飛彈

馬列主義

「第一号走資派！」

嚴以敬作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五三九〇 五七〇八七〇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〇〇八五三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要目

大陸同胞的「要戶口、要工作」鬥爭

目前，人們只注意中共和它的昨日「同志加兄弟」越南間的你死我活的骯髒戰爭，而忽畧了共區大批流放農村和失業的同胞向北平統治者所展開的如火如荼的「要戶口，要工作」的鬥爭。根據最近在港發行的上海解放日報和文滙報透露：這種實質上是反迫害反飢餓的鬥爭並沒有被壓下去，甚至還有所擴大，參加鬥爭的人已由下鄉青年擴展到「領導一切」的工人中去。據上海「解放日報」說：在上海有人以市勞動局幹部名義，往山東打電話，讓在那裏工作的上海民工回來，說是回來就可得到安置就業，事實是用電話搞串連，叫他們回來參加「要戶口，要工作」的鬥爭。

由於此項鬥爭還沒有結果，所以，在陷共三十多年的上海灘居然也出現了比「腐朽的資本主義社會」還要腐朽的光怪離奇的現象。據二月二十八日法新社發自北平的電訊稱：「此間今日收到的上海文滙報說，販賣色情圖片的集團仍然在上海活躍」。

文匯報說，在上海有青年男子把頭髮染成黃色，並唱「過去殖民地時代的歌曲」。

在上海文匯報的一篇文章中，抨擊生產黃色圖片獲得「高額利潤」，是破壞四個現代化。據指出：「上海外面的不法之徒，大量翻印黃色和頹廢圖片，獲得二千多元人民幣的利潤」。大陸工人平均工資為三十元人民幣，能獲利兩千元，這等於是無端端發了洋財。有人為此而冒險，看來倒是值得的。

在上海另一個人因「侮辱婦女」被捕，發現他持有色情圖片一百張。安徽省一名婦女二月二十日出售黃色圖片被捕，當時她持有一千五百張圖片。

因為中共與美國「建交」後，大陸掀起一股莫明其妙的「崇美風」。把頭髮染黃扮「假洋鬼子」嚇人，在香港從來很少流行過，可能因香港洋人太多，其中良民固多，財主佬亦不乏人，但走私販毒、別三騙子之流更大有人在，所以，在香港崇洋媚外風一直刮不起來，但在大陸上却與此相反。這主要是共區長期採取「鎖國政策」，一旦開了一個縫，所見所聞甚麼都覺得新奇。復由於口稱過「幸福生活」的共區同胞十分貧困，一旦發現外國人的衣着五顏六色鬼咁靚，在有限度範圍內向洋鬼子特別是「向美國學習」是一定的。跟美國人合作沒有好下場，中共又豈能例外？

前述上海文匯報文章中透露，被捕的一個販賣黃色圖片的人是來自安徽的女人。去年安徽乾旱失收，百姓為了生活流入城市並想盡辦法賺幾個錢用那是無可厚非的。三月一日明報「客座隨筆」署名「一鳴」先生在一篇以「回流知青的善後」為題的文章中說：「今年春節期間在廣州會晤兩個回流的知青，他們對中共不恢復其戶口，一致表示痛恨，認為中共有意以『黑人黑戶』為樣板，嚇阻農村的知青湧向城市，而使他們被親友嘲笑，自尊心受到打擊。他們又談到回流知青在廣州普遍無法解決生活，搶刦、偷竊、賣淫確有其事」。

在廣州過去下放農村的知識青年，回到廣州或其他城市後，因戶口在鄉下不准遷回來，青年們又視農村為畏途不願回去，所以就變成了「黑人黑戶」。他們沒有戶口當然領不到口糧，但人不吃飯是不行的，所以冒險搶刦、偷竊，甚至賣淫；對此，凡是中國人都應寄予同情，並強烈反對中共的不合理暴政。

此種情況在大陸到處都有。中共報刊先後承認雲南、上海、江西等地，在今年春節前後，下鄉知識青年都會為了「要戶口，要工作」而與中共有關當局展開鬥爭。其中以上海市較為激烈。據二月十日共報報導：「近幾天來，上海市部份知識青年自發游行、集會」，有的人「甚至爬車、吊車，切斷電車的電源」。中共公開報導一分，可能事件要有十分甚至是更大更嚴重。知識青年下鄉是毛澤東、周恩來二人的鬼主意，今天不能否定，事實也無法否定；否則數千萬青年都跑回城市豈不馬上天下大亂？對毛局部鞭屍，不能全鞭，知青問題也是原因之一。



選舉制度決定於民智

美式民主在中國未必行得通

劉人傑

美國讀者譚熹齡醫生（上期校對大意，把譚醫生的大名弄錯，「熹」字誤爲「熹」），特更正並向譚醫主致歉（寫給老蕭的萬言書，第二個問題談到「選舉」。選舉是民主政制重要的一環，但民主選舉只宜在民智水平高的地方施行，選民知識太低，選舉會成爲災害。美式民主，在中國未必行得通。

反攻的先決條件

譚熹齡醫生在他的長信中接下去說：

寫到這裏，突然想到沈大使在回台前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記者訪問時，所發表的談話，使小弟看了無名火起三千丈，跟着覺得悲哀。詳細文章先生可找來自己看，小弟可以告訴先生，沈大使完全是搖尾乞憐，他表示沒有美國（支持），台灣的情況就十分危險；沒有美國軍火（供應），就不能對抗中共等等。

他可能講眞話，小弟前面已提過，自允尼克遜訪問大陸後，我們政府完全沒有政策去減低自己對美國的依賴，把做生意的對象完全集中在美國，武器方面也如此。我們似乎有一種逃避現實的傾向，絕不去想一下，中共與美國建交時，我們如何去應付。

假如我們生意擴向世界各國，我們向世界幾個軍火出產國適當的購買軍火，那麼，有什麼事發生時，就不會有世界末日的感覺，也不會受到美國制死。

美國與中共結交已成事實，我們應該怎樣辦呢？中共在十年甚至二十年內，小弟肯定仍無力量武力進攻台灣。小弟以前曾說過一些不中聽的話，指出台灣海峽寬達一百哩，當年小弟由香港去基隆，乘的四川輪每小時只能行六海浬，以四川輪的速度，由台灣去廈門要十幾個鐘頭，運兵船當然快一點，但相差也不會太遠。在這遙長的航綫上行駛，受到敵人攻擊的機會很多。

小弟認爲當今之世，有力量把大軍及一切裝備運過台灣海峽，同時把補給綫保持不斷的，只有美國可以辦到，蘇聯大概也不會有此力量。沒有強大的海空軍掩護，絕對不能平安渡過。我們海空二軍的質是第一流的，但量則嫌不足。所以小弟說了些喪氣的話，指出我們絕對無力反攻大陸。同理，中共亦無力攻擊台灣。

小弟不懂軍事，但知道攻擊如要成功，力量須比防守者多三四倍才可以。許多人當然會指出，反攻大陸的路綫不會由台灣去福建，而是由金門去廈門，因爲由金門去大陸只有五哩，不過，先把大批物資及人力集中在金門小島，乃是危險不過的事。

有許多八股反共專家認爲：國軍一日登陸，全中國的人就會起來歡迎他們。蔣經國總統也不敢這樣想。這並非無可能，什麼時候才有這可能呢？那就要看中華民國的表現如何了。第一要做到民主富足；第二要做到政治清明；第三要做到眞正民主。那時候，大陸人民對中華民國的一切嚮往，會對中華民國傾心，否則是辦不到。上述三點，說難不難，說易也絕不是易事。

選舉、民主政制

譚醫生在信上說、上面三點，要達到說難不難，說易不易。可以說，非不能也，要看政府爲不爲。如果政府眞的願意，中華民國要達到上述三個目標，日期不會很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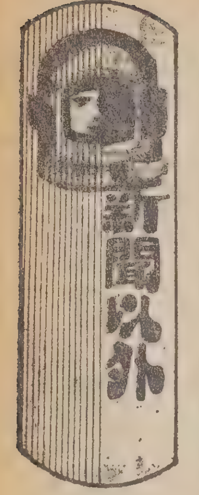
爲什麼說不易爲呢？這要牽涉到觀念的問題。中華民國做官的莫不以父母官自居，他們絕對沒有想到有官做是人民賜給他的，而不是上天註定非他做不可。小弟離開了台灣十多年，不知台灣的派出所有了改變沒有。台灣的派出所幾乎都在牆上寫上「作之親，作之君及作之師」。以這種態度來「爲人民服務」，怎能令人敬服呢？

中華民國的大官，一做就是終身，所以高高在上。先生當然可以反駁小弟，告訴小弟先生見過幾個大官，態度誠懇，絕對爲國忠誠。對這一點小弟絕無懷疑。中華民國三十年來之成就，絕不含糊，如果沒有埋頭苦幹，爲國爲民的官，是絕不會有今日的。

問題是人民是不是應該受到少數人的控制呢？而握大權的先生們，沒有量度容許廣大的民衆，去選擇自己的前途呢？這就牽涉到觀念問題了。中國大陸是絕對不容許人民參政的，爲了做到與中共不同，我們必須要實行民主政治，中華民國所行的並非是絕對的民主，大官們都沒有這種觀念。

秦明先生在萬人雜誌一連發表了幾篇大文，徐達文先生也在萬人日報談過選舉問題。小弟不客氣的說一句，他們的觀念完全錯誤的。因爲他們所談的都是有條件，有限制的選舉（民主），並非眞正正的選舉（民主）。

民主政治並非完美無缺的政治，許多時候簡直是亂七八糟。不過民主政治卻是唯一迎合民意（大部分民意）的政制。中國人有所謂「選賢與能」的說法，其實這只是理想而已，多數人喜歡的並不一定就是好的，你看民主國家的選舉，不停選出混蛋來就可知道。以美國來說，一九六八及七二年選了



一個尼克遜，一九七六年選了一個卡達，可見自由選舉並非眞眞正正的「選賢與能」，不過當選民發覺他們選了一個混蛋出來，他們仍可以利用法律，把他踢走，或下一次不選他。

在民主制度下選出來的人，只能說是在選舉時受到較多人擁護的一個幸運者而已。不過可以說明一點，當選的人眞眞正正是受到多數人喜歡的一個人。至於他能否再在下一次選舉時當選，就要看他任內的政績了。不過，我們的官幾乎都沒有這種恐懼，所以也不必顧到民意，大可爲所欲爲。

選舉制度好與壞

既然民主制度這樣不完美，有時甚至有危險（例如選出來的不但是混蛋，而且是賣國賊），爲什麼還要讚揚這種制度呢？這就不得不從人性說起了。

人是政治性的動物，只要有人類，就有政治。比方，幾個老友想星期日去青山旅行，當他們商量一起計劃如何去的時候，政治就出現了。

有人會主張擠巴士，有人主張租車，甚至有人提議步行。結果決定某人主理一切，包括租車、訂飯館等，他就無形中做了領袖。

人既然和政治分不開，他們就非攪不可。所以，不讓他們攪是不行的。不讓他們攪就會引起流血事件。每個出來攪政治的人都是有野心，都是有目的，都是以爲自己比別人强，要取當政者的地位而代之。換句血淋淋的話來說，他們是想造反，就是想革命。

民主政制是防止在改換政權時流血的唯一方式。既然人是政治動物，不給他們攪是不成的，所以唯有用選舉的方式去滿足他們。爲了達到目的，他們會不擇手段。他們能當選與否，就要看人民的知識水準了。

中華民國成立了六十八年，以「民」爲國名，立憲了也三十多年，民智仍是不開，政府也似乎無意去敎化他們，所以在各次選舉時就有人受愚，這是執政黨要負責任的。如果民智開，人民是不會受騙的。以最近美國選舉爲例，在加州的州長競選時，現任州長布朗和共和黨候選人楊格對抗，兩人的聲望不相上下，他們一連幾次在電視中辯論，各有勝負。但在最後一次辯論，楊格公開指責布朗是有史以來最蹩脚的一位州長。如果在我們的國度，布朗就會一跳而起，破口大罵。可是布朗聽了不但不動氣，反而微微一笑，無他，布朗知道楊格這種人身攻擊是會受到選民唾棄的，果然，布朗勝利，當選了。

第二個例是伊利諾州現任議員波路斯，和寂寂無名的斯富比賽，斯富十分賣力，在選期近時，全州的人都知道他，反之，波路斯以爲勝券在握，對競選活動不大注意，選期近時聲望大爲低落，但斯富自亂步調，怕他趕上，利用芝加哥區的廣播電台，播出人身攻擊的廣告，指責波路斯是種族歧視者，引起選民及新聞界的反感，說他無中生有。

一個在芝加哥Sun Time報紙的專欄作家仗義執言，指責斯富，斯富在選舉前雖然聲望一直領先，但經此一着，結果却輸了。批評家指出，斯富之敗，就敗在他自己手裏，這話也說得很公道，不過，這種事情要在人民知識水準較高的地方才會發生。

公共人物不怕批評

譚熹齡醫生的來信說：「我們的執政大員絕對無接受挑戰的勇氣，因爲在政治上失敗是十分難堪的一回事。而一位在位的官員失敗，並不是一件奇事。」

最轟動世界的例子莫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邱吉爾竟敗在艾德禮手上的一回事了。英國人當時視邱吉爾爲再生父母，不選他只是表示不同意他的政策，並不是不尊敬他。

第二件事是甘地夫人的落選，第三件是福特敗於卡達手上。所以，如要談民主，先要有接受失敗的雅量。如果不想失敗，只有兩個方法：第一、不要侈談民主，實行獨裁，但却有身首異處的可能。第二、愛民如子，盡量做到使人民生活富足。

不過，這兩個方法都並不保險。我們都是人，人的缺點很多，其中之一是不知足；其二是喜歡怪責別人。所以一個政府首長儘管全心全力獻身於民，也會受到人民批評，這是不可避免的事。

一個身爲「公共人物」（Public Figure ）如政府人員，電影明星，作家及運動員等等，都是時時令人注目的人物，受到批評是絕難避免，不管是善意抑或惡意。如果受到批評，大怒則可，出到軍警去抓人則不必。

如果想人家不批評，可以不露頭面，退出這種所謂「公共生活」。以先生論，出錢出力，文章大義凜然，不獨左仔會攻擊你，反共人士也會批評你。有些是好意的，有些則可能是呷乾醋。這一點，先生自會明白。

我們號稱民主，就該讓人民去決定。如果表面上讓人民出來競選公職，但一方面諸多阻撓，則只有弄得人民怨恨。

我們政府一定要教育人民民主政治的眞諦，使到我們成爲眞正的民主國家。這是對抗共產主義的主要武器，如果我們不好好地去利用，是十分可惜的。

事實上大勢所趨，不施行眞正的民主政治是不可以的。小弟始終堅持一種想法，不把政治公開，不施行民主，這個政權是站不穩的。

如果這個政權在民生上有良好的成就，還可以維持長久一點，否則倒台是遲早問題。用共產黨的方式去反共，是註定失敗的。

對於民主政治的熱心程度，老萬並不是在譚醫生之下，不過，也許譚醫生因爲「離開台灣十幾年」，對台灣的情形，不免有點隔膜，不知道民主選舉，在台灣已經「成災」，探厥原因，也正如譚醫生所說的「民智未開」，人民還未達到施行全面民主政治的水準。明天老萬要就這問題提出一點意見。

矮越共戰爭的現階段

岳騫

矮越共戰爭到筆者執筆時，已經打了整整兩周，詳細戰況雖然不了解，但眉目已看得出，越共戰畧是誘敵深入，把矮軍誘到擺好的陣地裏打，所以打到現在，始終未出動正規軍。

矮帮對越共的「空國計」戰畧已有所覺，但不知如何應付，一直舉棋不定，二月二十二日，矮「副外長何英」，約見黎巴嫩駐矮「大使」（此人代理「外交使節團」團長），告以矮軍「懲罰」任務已完成，即將撤軍，三個鐘頭之後又自行否認，逼着黎巴嫩這位「大使」吃死貓，向外記者否認，實際上如果何英未說過，這位「大使」又何必造謠，可見矮帮步法已亂，不知如何是好了。

目前矮帮攻越，頗似當年日本侵華，總想打到一個階段作為了結，但是，又偏偏打不出所以然，日本就是這樣一步一步進入陷阱，矮帮自不能跟日本比，但形勢確有相似處，想打了就走，又走不掉，打到越共認輸，作不到，再向前進，又怕北面點起烽火，正是進退失據，和戰兩難。

矮帮不但在戰畧上犯了錯誤，宣傳方面也站不住脚。當矮帮一開聲言要懲罰越共時，筆者就覺得荒唐，矮，只知搖頭擺龍門陣，更為了向外國人表示好漢的本色，說話算話，回到北平，眞的開了火，但矮子未曾深思，比例一開，如果蘇俄也援例，有一天要懲罰矮帮，又當如何？因為矮帮所能製造懲罰越共的理由，蘇俄也同樣可以造得出。

矮子最近大概想到這一點，所以口氣變了，新華社這兩日重心在攻擊越共將成亞洲古巴，為蘇俄在亞洲的打手，矮帮所以打越共，是制止越共變古巴，想藉此引起東南亞各國支持。

但東南亞各國對亞洲古巴之說並不接受，只要求越共軍撤出高棉，矮軍撤出越南，這一提議是各打五十板，對矮帮而言並不光采，是說明矮帮攻越，越共入棉，都是侵畧行動，都應當改正錯誤。此說初提出時，矮帮尚無意接受，以後英、法駐聯合國代表發言，支持此項提議，且準備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矮子一見英法也這麽說，美國大老板必然也同意，馬上口氣又變，答應照辦——但蘇俄堅決反對，蘇俄反對理由是棉共已成立新政權，越共入高棉是應棉共新政權之邀，雙方新訂了二十五年的友好同盟條約，作為依據。矮帮入越，受何人之邀，是百份之百侵畧行動，安能相提並論。如果此項提案要提交安理會表決，蘇俄必然要予以否決。

就事論事，越共入棉，是百分之百侵畧，想進一步組成印支聯邦、矮帮入越，確是為了出口氣，若由國際法庭判决，矮帮的罪應當輕些，但糟在矮帮無以自解，越共可以拉出韓善林政權為證，這個政權確實控制了高棉大部份領土及首都。它自有權與越共訂條約，歡迎越共入駐。矮帮入越便沒有任何依據，說來說去又回到原地方，還是為了懲罰。

相信任何國家皆不敢公然贊同矮帮的懲罰行動，因為此例一開，任何國家皆有被懲罰的可能。有人說矮子行動乃是得到卡達批准，所以滿有信心回到北平就打，一心一意要「替天行道」，替美國在越南之敗出口氣，但美國財長到北平，在宴會上公然指責矮帮此舉之不當，語氣淩厲，頗有教訓意氣，到底是怎麽回事？是矮子表錯了情？還是上了卡達的當？

由於矮帮在宣傳方面落了下風，更給蘇俄增加了攻擊的藉口，二月二十七日蘇俄代表在聯合國安理會發言質問誰授權中共作亞洲警察？

中共的代表陳楚起而發言，對蘇俄此項指責，避不敢答，却一口咬住越共侵畧棉共，言外之意是越共可以打棉共，我當然可以打越共。為陳楚說得血脉僨張時，蘇俄代表却一直看他微笑。蘇俄代表為甚麽笑，推測不外兩點：第一笑陳楚的無知，兩個負數可以變為正數，兩個錯誤却不能變成正確。越共打棉共縱有不是，也不能作為矮帮打越共的理由，陳楚這一段話坐實了蘇俄的指責，成為亞洲警察。第二、笑陳楚無識，因為陳楚為蘇俄他日打矮帮立了先例，既然矮帮可以為了越共打棉共便興兵打越共，則蘇俄當然可以為矮帮打越共便興兵打矮帮，無論共產黨人怎麽詭辯，道理仍然只有一個。

此案目前雖然仍在安理會討論，但由於蘇俄，矮帮均有否决權，談不出結果則是一定。談既談不出盾目，矮帮退又退不掉，糾纏下去，只有大打一塲了。

有關戰爭方面的消息，世人注意力不在河內，皆集中在莫斯科，看看蘇俄怎麽辦？蘇俄當然不能緘默，先由報紙提出警告，要矮帮急速撤兵，不可為時太晚，同時又派出長程飛機去越南前綫偵察，太平洋艦隊也駛過對馬海峽開向越南海面，這一連串措施，雖然頗為緊張，但給人印象並無立即作戰之意，除非越共連失名城，河內即將不守，戰事一敗塗地，蘇俄都未必會動手，因為這一打起來就可能觸發世界大戰，蘇俄自感躊躇，但是，若袖手不理，只是亂嚷，不是同美國一樣？不僅越共失望，就是阿富汗，衣索比亞也同受影响。

蘇俄不是美國，這些地方較有原則，一定要亮一手讓全世界的人看看。再根據蘇俄一貫的作風看，韓戰要毛澤東出馬，非洲戰事就派古巴的卡斯特羅擋

頭陣，這次要「懲罰」矮幫還要找一個「敢死隊」，算來算去只有外蒙可用。日本方面近日傳出外蒙召集後備隊的消息，可見外蒙眞的要動了。

一九四四年對日抗戰勝利前夕，蘇俄支使外蒙侵犯我國北搭山，曾打了一次大戰，我軍損失甚重，政府不得已派張治中去新疆組織「聯合省政府」希望暫息叛亂，並未成功，從那次作戰經過看，外蒙軍戰鬥力不弱。

另一方面蘇俄軍也可冒充外蒙軍，因爲外蒙說俄語，在外蒙以北貝加爾湖之南尚聚居大部蒙人，在恰克圖條約簽訂時淪入俄境已二百多年，這批俄籍蒙人久爲蘇俄陸軍主力，其外型與外蒙人毫無分別。蘇俄以外蒙人担名義，實際出動的是俄蒙聯軍，指揮官也是俄人，無論勝敗均由外蒙承担，也較易收場。所以外蒙徵召後備軍乃是烟幕彈，駐紮外蒙三師俄軍，換了衣服便是蒙古兵，馬上可以作戰。

就中俄形勢而言，世人皆注東北、新疆，不知東北、新疆距離內地過遠，守固然困難，失了也不是致命傷，七七事變時，東北淪陷已六年，新疆在盛世才統治下也等於淪於俄國，對我國抗戰並無太大影响。但如果外蒙有精兵南下直撲張家口，正是中國軟腹，張家口一失，黃河以北便非我有。政府建都南京，對來自蒙古的侵略尚可應付，矮僞政權「建都」北平，張家口一失，「遷都」都來不及，蘇俄此舉，相當陰毒。

外電傳矮幫已勸北平外僑疏散，可見矮幫已看出時局嚴重，但積着又走不知軍「懲罰工作」尚未完成，又不能住手，到了外蒙軍發動攻勢後，再想縮頭就「爲時已晚」。

除去外蒙徵召後備兵，尚有蘇俄支持越共奪我西沙羣島的消息，西沙羣島在大陸陷共後，即爲毛幫竊據，一九七四年南越阮文紹政府曾派兵試圖登西沙羣島，爲毛軍擊敗，越共佔領南越後，即聲言西沙羣島乃越南領土，毛幫曾提出反駁，雖未至兵戎相見，已經大不愉快，此矮越共鬧翻，西沙羣島爭端也是原因之一。如果蘇俄以其遠東艦隊旗艦掩護越共軍進攻，矮軍自難守得住，在蘇俄而言，此定對矮幫小懲罰不致引起大干戈，頗堪一試。

又據莫斯科方面傳出消息：蘇俄將組志願軍援越，已經有時實條顯的是使克共闖牙利，相信東歐各國除羅馬尼亞之外，都會參加。出動志願軍是毛幫東發明，以正規軍改名爲志願軍去參加韓戰，不致引起全面大戰，蘇俄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志願軍出越南參戰，除非蘇俄真的出動大軍否則還是象徵性，但此舉政治意義很大，顯示矮幫已爲共黨政權所共棄，成爲共產集團的敵人，如此就使矮幫無辦法在共黨集團爭存，便只有投靠西方一途，但矮幫實行的是共黨專政，三千多萬共產黨員畢竟不是矮子一手所能控制，如果共產黨員只忽然恢復了「黨性」。認爲矮子行爲叛了黨，內部馬上又是一翻屍山血海的場面。

矮幫打越共，使馬克思列寧在地獄抱頭痛哭，如果蘇俄再組成志願軍去越南打矮幫馬恩列史毛在地獄中也必然會打成一團。不論如何人與人爭，鬼與鬼爭，共產主義本世紀一定要在地球消失了。



中共的仿製對空高飛彈

中共無力使河內訂城下盟

海外客

中越共戰爭雖正升高和蔓延，但它不可能導致蘇美介入的大戰。中共武器粗陋，實無力大舉進攻，以迫使河內接受城下之盟，況且，越南與蘇聯簽訂友好合作條約，倘中共以人海攻勢長驅直入，蘇聯是不會袖手旁觀，同時，美國也不想捲入戰爭的漩渦，看來中共攻越，僅屬一場有限度的戰爭而已。

中共和越南的邊境武裝衝突，從十七日開始，轉變爲互相指控的侵略戰爭，且正在升高和蔓延之中，美國、蘇聯及共他許多國家已就此表示其反應與希望。這場邊境戰爭將被限刻或繼續擴大，以及能否導發一場由美蘇介入的大戰，乃是國際深表關切的問題。



蘇聯米格廿一在越南起飛

一場有限度的戰爭

在一週以前，中越共增兵對壘，劍拔弩張之時，我們認為可能發生一場有限度的戰爭，並分析北平發動戰爭的原因：一是挽救高棉波布殘餘勢力面臨消滅的命運；二是對蘇聯助越攻棉的報復行動；三是企圖把美國拖入中蘇共因此而可能直接發生軍事衝突的漩渦。現在，中共軍隊已越過滇桂邊界，戰事漸趨激烈。在我們看來，這雖是先下手爲强的策略，却不致深入腹地，以圖摧毀河內政權，它不僅力不從心，更要考慮師出無名，必受到共產集團的譴責，並破壞其對自由世界僞裝和平的統戰。

無力使河內訂城下盟

中共進佔越境幾個地區及轟炸發電廠的眞正目的，除了表示說到做到，給以「報復性懲罰」之外；最重要的企圖，是迫使河內從高棉撤軍。越共已要求聯合國採取行動，促使中共軍隊後撤，北平則反要求越軍退出高棉；荏弱無能的聯合國，只有勸說雙方同時自越棉撤軍，美國亦已此呼籲。如果越南應允上述要求，中共的主要目的就算達到，邊境烽火將可趨於熄滅。

中越共由長期同惡相濟，轉變爲兩霸相鬬，乃充份暴露共黨的邪惡本質與擴張性格，亦即中蘇共關係演變的翻版。在目前東亞幾個共產政權中，中共是一大霸，越南是一小霸，既已公開火併，前者何嘗不想以大吃小，消滅正在中南半島擴展勢力的對頭。但越南的陸軍，尚有抵抗力量，由蘇聯的廿一型米格機，在性能上又居優勢；同時中共海軍極爲脆弱，蘇聯艦隊且已出現北越海域；在這種情勢下，實無力大舉進攻，以迫使河內接受城下之盟。

蘇聯不會袖手旁觀

尤其進者，共產世界雖在分裂之中，但只是分別依附蘇聯或中共，及標榜獨立路綫，却沒有公開互相動武，來消滅「兄弟國、兄弟黨」；過去蘇聯爲鎮壓革命而出兵捷克，造成了東歐附庸集團的極大反感，羅南兩國因此而更與莫斯科疏遠。至於越南最近攻佔金邊，建立傀儡組織，則因棉共原是越共的先遣隊，越棉過去又同爲法國的殖民地，種族、語言及歷史關係至爲密切；但越共進攻得逞後，仍宣稱這是高棉革命勢力主動推翻暴政，以圖推卸侵略責任。因此，中共即令可以向越南長驅直入，要考慮共產集團對它發動同類相殘的責難，尤其與越南簽訂「友好合作條約」的蘇聯，不會袖手旁觀。」蘇聯早已沿中國大陸漫長的邊境，增長備戰，前日又發表强硬聲明，警告中共停止攻越；中共最近在新疆某城市疏散三十萬人口，則顯係作堅壁淸野的準備，以防範蘇聯爲策應越南作戰而攻其所必救。這一情勢與後果，當係中共在進攻越境時終會適時縮手的主要原因。

想把美國拉入戰爭中

中共雖處心積慮，想把美國捲入一場中蘇共大

戰之中；但本身軍事力量極為落後，還沒有導發大戰尤其核子毀滅的賭本；同時美國一廂情願的想法，是勾搭中共成交後，轉而促成美蘇和解，再圖撮合中蘇共息爭修好，以實現白宮謀士建立「世界多元權力中心」的政策構想。這一構想，只是表示美國的國際信譽日益墮落，內部問題重重，喪失了秉持傳統理想主義與俠義精神，來領導自由陣營和維護世界安定的信心，於是不僅接納兩個赤色惡霸，藉以保持所謂超強之一的席位。實際上，美國那有化敵為友，進而使兩個反目成仇的共產勢力修好言和的影響力。日前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反對雙方侵略行動，亦呼籲分別從越、棉撤軍，即預示目前將力求置身局外。但我們必須指出，此次中共發動攻擊，是對越南進佔高棉的報復，而蘇聯助越攻棉，又為對美國輕率和中共建交並贊同「反霸」所採的強烈反應。

因此，中越共發生戰爭，華府勾搭北平實為一個導火綫，亞太地區亦將從此多事；由此可見華府重大錯誤的外交政策，對這一地區，是助於和平與安定？還是引發戰爭與變亂？至於增加美蘇緊張關係，已有明顯的跡象。

以上述看法為基礎，中共雖在發動攻擊，將是小規模和暫時性的軍事行動。中共副總理鄧小平昨日向外國訪客表示：「這個行動將是有限度，是對挑釁者的反應，將局限於應付特定情勢，不會伸延或擴大」，這雖是為了自留地步，以便見風收篷，亦反映其不敢冒險作孤注一擲的怯心態。

蘇聯對中共攻越的忍耐限度

陳獨塵譯

蘇聯對中共入侵越南的忍耐有限度。可能很快的就會達到那個忍耐的限度。這就像是莫斯科與北平之間，互相在考驗對方的能耐。

至目前為止，蘇聯一直謹慎其言，並且將其計畫隱藏在大量的宣傳設計之下，虛擬一套有限的措施，亦避免涉及任何可能的蘇聯行動。

蘇聯採何反應方式

自蘇聯警告中共在「未太遲之前」停止對越南的侵略，迄今已經過了五天，眼前的問題，僅在蘇聯到底何時算是「變為太遲」，及其在報復時可能採取甚麼手段。

若干消息來源指出，如果再過五天克里姆林宮仍未獲得中共撤出越南的再保證，蘇聯就可能認為他們必須採取某種行動了。

這種情形可能提早發生，如果中央升高他們的活動，對越南主力部隊發動大規模的攻擊，或對越南的若干領土表現出把持的意向。

但是蘇聯可能採取的反應方式仍是個謎。一位西方的分析家說，我們對蘇聯的傾向無人獲得一個令人滿意的概念。

大多數的分析家都排除蘇聯軍事全面進入越南的可能。克里姆林宮可能選擇的途徑從增加對越南的軍事援助、派遣大批的軍事顧問，乃至進而沿四千五百哩中（共）蘇邊界採取報復行動，似乎都有可能。

蘇聯究竟能等多久

如果中共表現其無意留在越南，並很快顯示出實施所謂「懲罰性攻擊」後即撤出越南的跡象，克里姆林宮就大可以感覺並不需要採取任何行動了。

而且蘇聯還可以在宣傳上得到大量的益處，他們在宣傳上指責中共是一個不可靠的「隣邦」；對美國及其它西方國家又可以指出，侵越事件即足以證明與中共合作的危險。

但是中共在蘇聯警告其停止的情形下，對其盟邦的攻擊持續得愈久，對蘇聯必須採取行動的壓力也就愈強。

一位西方的觀察家說，蘇聯究竟能等多久，就很難說了。

同時中共也明顯的極欲向世界證明它本身的「男子漢氣魄」，而根據上述觀察家的看法，越南剛完成其對中共的盟邦高棉的侵略，中共可能不會對僅是對越南作一次有限的攻擊感到滿足。

蘇指鄧曾獲美默許

為適當的懲罰越南對高棉的侵略，中共可能想要把攻擊推進到超過克里姆林宮所準備容忍的限度。

雖然至目前為止，美國仍處於情勢之後，蘇聯的宣傳已對美國列為中共侵越情勢的惡棍之一，指稱中共副總理鄧小平在訪問華盛頓期間，獲得他們對越發動攻擊的默許。

蘇聯報紙指出美國財長布魯門索之訪問北平，是美國支持中共侵越的新的跡象。

塔斯社星期四晚間發出的一則消息，稱布魯門索之訪問北平，為支持北平侵略者的一種浮誇的姿態。

同時之間，蘇聯報紙在對情勢的總評估中，却謹慎的守住越南通訊社有關戰況的報導，雖然蘇聯在現場也派有記者。

而在措辭下，甚至蘇聯共黨中央執委員政治局的兩位委員，過去兩天也謹慎的守住克里姆林宮上週日所作的聲明。

安德魯諾夫星期四附合克里姆林宮的聲明說，他們要求北平的決策者在變為太遲之前，停止侵略，並撤出越南。

蘇聯三軍總司令尤斯提諾夫也在星期四表示，俄國人在憤怒的譴責北平頭子投機行動，並堅決要求中共侵略者終止卑鄙的侵略。

兩人都避開重大的問題：蘇聯能安靜的旁觀多久，及如果他們決定行動，他們將採取甚麼行動？

中共攻越背景及其策略

關中

中共對越南發動由飛機，坦克及大炮所支持的大規模的攻擊，號稱爲一「自衞性的攻擊」，越南則稱中共侵略，並要求蘇聯干預　其實越南擊潰中共所支持的高棉後　中共便一直伺機採取報復行動。由於越南與蘇聯不久前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中共進軍越南　可能導致中共與蘇聯的直接衝突，因此目前中越戰爭，對亞洲局勢有極大影響。

中越共戰的原因

中共與越南的衝突，主要的原因是雙方對蘇聯政策的分歧。中共爲阻止蘇聯在亞洲的擴張，故極力拉攏越南反蘇；而越南爲了本身的經濟發展及中南半島建立「印支聯盟」；故不願放棄與蘇聯的合作。中共過去曾以華僑、邊界，以及高棉等問題作爲與越南爭執的藉口，事實上，中越共爭執完全是中共反蘇的結果。

蘇聯與中共之間基本上是一種「包圍與反包圍」的關係。亞洲的權力結構，自越戰後一直在重新調整的過程中。過去，由於美國對此一地區的低姿態，及日本對蘇聯，中共的等距外交，蘇聯認爲無需以過激手段來破壞一基本上對它有利的局面。如今，因爲日本接受日本中共和約（其中包括針對蘇聯的「霸權條款」）及美國中共建交，使亞洲的權力結構發生急驟的變化，故蘇聯分別以「蘇越條約」及支持越南攻取高棉來平衡中共的「反包圍」措施，以繼續維持並加强對中共的壓力。

蘇聯與越南的加强合作及越南之消滅親中共的高棉波布政權，對中共是莫大的打擊與難堪。這一情勢的演變，不但使中共過去將近二〇〇億美元對越南的援助付之流水，使中共在東南亞國家面前丟盡了臉，並使中共面臨蘇、越南夾擊的危殆局面，共黨爭取與美建交想以此擴大聯美制蘇效果，故鄧小平之訪問美國，便大做其「反霸權」的宣傳。美國儘管在言辭上與之敷衍，但事實上美國的利益，勢不允許美國中共關係破壞美蘇關係。鄧小平在訪美及歸途訪日時，均一再表示要對越南進行「懲罰」，但未得到美、日兩國的支持。面對蘇聯不斷在亞洲增加軍力及越南在中南半島的耀武揚威，中共的處境當可想像。鄧小平之一再表示，要對越南採取行動，是「不得已」措施的緣故便在於此。

中共之策略運用

中共在這種處境下發動對越南的攻擊自然也有其策略上的考慮。筆者認爲中共的策略主要有下列兩層作用。一是中共「危機外交」的運用。當中共估計一種對其不利的情勢逐漸形成時，爲避免陷於被動或爲了引起國際上的注意，往往以發動或製造一個小的危機，以阻止對其不利的更大危機的產生。例如一九五三年與一九五八年的台海危機，目的在阻止國軍反攻及美國加强與中華民國的軍事合作。一九六〇年之中共印度邊界衝突，目的在警告蘇聯援助印度；一九六九年之中蘇共珍寶島事件，目的在提醒世界中蘇共戰爭之危機。當前，中共眼見蘇聯對其包圍之勢已成。今日與中共接壤的國家中、除弱小國家之外，大多與蘇聯有互助合作條約關係，如外蒙古、阿富汗、印度、寮國、越南。由於近來阿富汗之倒向蘇聯及伊朗親西方巴勒維政府之垮台，使過去親中共的日本海與印度洋均已建立優勢地位，故中共業已陷入蘇聯軍事與外交的層層包圍中。針對蘇聯目前不斷增强其遠東軍力部署——據稱蘇聯已在西伯利亞成立新的指揮所，太平洋艦隊的特遣艦隊亦已南下至越南之東京灣！中共可能認爲蘇聯正在昇高對中共發動攻擊的態勢，故以發動對越南的攻擊以圖轉移這一迫近的危機。

二是中共企圖繼續擴大「聯美制蘇」的效果。中共與美建交後一再以「反霸權」的理論迫使美國採取反蘇立場。在不斷要求而美國不爲所動的情況下（至多是口惠而實不至），中共只得以製造危機來逼迫美國攤牌。如此，中來共或認爲可使美國表明立場。如蘇聯以行動援助越南，美國勢必要考慮給予中共適當的帮助，否則美國中共關係豈不是毫無作用！中共的如意算盤認爲如此至少可以得到美國的武器援助，如此便可進一步破壞美蘇關係。這也是中共慣用的推人下水的策略，不過如使用不當或估計錯誤，有時反而產生反效果。一九五八年第二次台海危機時，中共本擬趁「東風壓倒西風」（蘇在一九五七年在人造衞星及飛彈發射上領先美國）之勢，推蘇聯下水，造成美蘇衝突。但蘇聯不爲所動，直迄危機過去，始口頭助陣一番，結果使中蘇共關係由惡化而全面破裂。中共今日以情急又想故技重施，美國是否上其圈套，不可得知，蓋卡達政府早已方寸大亂，與中共同樣地焦頭爛額。但只要美國政府尚有一、二明智之士，避免使美國捲入，並以壓力儘速結束此一衝突，中共便會重蹈覆轍，一無所獲。自然，中共此次出兵，多少也是爲了對越南的「懲罰」，以挽回它在高棉所失去的面子。不過，這一因素所產生的效果，對中共負數的影響將遠超過正的作用。中共之使用武力必將使其他東南亞國家惶恐，使美國、日本困窘，並使中共致力於「現代化」努力的映像遭受打擊。不過中共在權衡得失後，極可能對此一行動以「極有限的戰爭」方式，予越南重創後，立即安排停火，並進行談判，以示中共之「理性」與「克制」。

中共之動武也可能與高棉親中共的游擊部隊有關。去年十一月鄧小平訪東協三國時，會預言越南將發動高棉的攻擊，高棉將不敵，但對越南的抵抗將轉爲游擊戰爭，如此可使越南陷入泥淖。但今年一月初，越南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不但摧毀了金邊政權，且使高棉軍隊受創至深，以致金邊陷落後，原高



棉的政權的遊擊戰爭並無實質效果。如今在越南精銳部隊仍在高棉搜捕高棉散兵游之際，中共發動此一攻擊，當可轉移越南軍隊之注意力，如此或可保存部份高棉軍隊之實力，以繼續從事游擊戰爭。至於中共是否以此一行動來制蘇聯固然也是可能的考慮因素。但可能是極為次要的因素。至於中共與美國在這些問題上是否有秘密諒解，則是值得推敲的。

中共無力長期對越作戰

從中共的能力來看，長期與越南作戰並非對中共有利。儘管中共在兵員上超過越南，但中共備多力分，實無法長期集中優勢兵力對越作戰。過去中共打韓戰，不但無後顧之憂，且有蘇聯的全力支援，而今天威脅中共的正是蘇聯。在北方四千五百哩的中蘇共邊界上，蘇聯幾乎可處處點火，使中共疲於奔命。其次，論作戰經驗及指揮作戰能力，中共也無法與越南相比。越南二十多年來一直在從事實際戰鬥，從一九五四年奠邊府之役大敗法軍，一九六〇年代末期抵抗美國五十萬大軍與絕對優勢海空軍的壓力，到一九七五年併吞南越及今初的摧毀高棉波布政權，顯示了越南不但有高昂的戰鬥力，而且在作戰指揮方面也表現了十分卓越的能力。甚至一些美軍事評論家，認為北越方面的一些將領可以比美以色列的戴揚。反觀中共不但自韓戰以來無實際大規模作戰經驗，且軍事將領亦多老死或被整肅。其次，論武器之現代化，中共亦落越在越南之後。越南一直不斷在武器上得到蘇俄的援助，例如，越南的空軍主力是米格二十三，而中共所使用者多為其自製的改良型米格十九與廿一。此外，越南的地對空飛彈亦十優良，在越戰時給予美國空軍重創。中共雖有少許中程飛彈，但主要均係用來防蘇，事實上亦不可能在一場有限戰爭中使用。故中共除以集中優勢的人海戰術作短暫的侵襲外，實無法維持長期與越南作戰。

加劇中共內部權力鬥爭

中共對越作戰目的之有限性如上述，故中共在發動攻擊之同時，必然已準備了停戰與談的步驟。在這方面，美國與日本均將扮演一重要的角色。鄧在美、日訪問時所透露中共對越南的意圖，便是要求美、日予以援手的安排。中共必然了解不能指望美國、日本公然贊助其對越軍事行動，但希望在停火安排中，藉美、日的壓力，可減少蘇聯對越南的支持。如此，亦可造成美、日支持中共的印象，以推動中共所嚮往的「美、日、中共聯合陣線」的構想。

中共發動對越攻擊，亦可能導致中共內部有關對外政策分歧的對立。一方面，對於中共「失去」越南，高棉的問題，必須有人要負責任。如果反蘇的代價是被周圍的國家層層包圍，當不符合中共的利益。另方面，對於「聯美制聯」的有效性，也要受反對者的詰難與懷疑。如果美國只是口惠而實不至，如果美國在全世界都不能維護其本身的利益，如果美國對盟邦的承諾只是一文不値，中共依賴美國豈不是過於冒險嗎？中越共爭無論如何收場，均將使中共的對外政策受到挑戰，並加劇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

評中共實現「四個現代化」

魏萼

最近中共提出所謂「四個現代化」的問題，現在我就這個問題作一個分析的評估。

我們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陸一片混亂，民不聊生，尤以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進入最高潮，經濟又呈現停滯蕭條的局面。一九六七至六八年是中共自「大躍進」以來的另一次負的經濟成長率。一九六九年劉少奇人亡政息，毛澤東否定了劉少奇的經濟調整方案，而實施其所謂自立更生的政策，恢復「大躍革」、堅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强調「抓革命促生產」、「發展地方工業」，以及「農業學大寨」運動等等。

文化大革命的眞正原因是政治上的權力鬪爭，而以經濟政策爲藉口。文革後，中共經濟政策又恢復到「大躍進」時期的經濟政策的模式，毛澤東反科學的經濟主張又告得勢，錯誤的經濟政策在中國大陸上大行其道，這樣，如何能帶來繁榮的經濟？文革後，中國大陸經濟愈見萎縮，人民怨聲載道，至一九七四年大陸工業交通系統陷入一片長期混亂之中，生產破壞，共幹管理無力，工人經常怠工、罷工，其中以一九七五年五月杭州工潮爲最，工潮火種蔓延至福建、江西、安徽、湖南、廣西、湖北等地，中共乃出動武裝部隊進入工廠，監視生產，工潮始暫告平息，但是，不滿中共經濟暴政的民心却如燎原之星火，只要時機到來，一觸即發。由於時勢所迫，一九七五年周恩來提及發展經濟的「四個現代化」（即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力保鄧小平復出，提出三十條的「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等方案，旨在發展中共的科技，緩和文革以後中共大陸經濟的混亂現象，以執行周恩來所謂的「四化」運動。周、鄧經濟的作法是反對毛澤東的減少工人待遇，改變「八級工資制」，他們認爲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也要有一個物質基礎，其實，周、鄧是利用象徵性的物質刺激來解決當時的經濟危機，進而挽救中共的政權，而不影响毛澤東所謂的「抓革命促生產」。不料，周、鄧這種先爲中共打經濟基礎，以逞其長期赤化世界的野心作法，却成爲中共批鄧的罪名，擴大成所謂「反右傾翻案風」（反右傾案風是反周、鄧等以「科技教育的現代化」來抵制「政治掛帥」和「思想批鬪」），大有對周、鄧等政策鞭屍的訊號，以肯定「文化大革命」和「新生事務」，穩固其政治立場和地位。批周、批鄧的關鍵在權力的爭奪，却再度演出以經濟政策爲排除異已的藉口。

華國鋒經濟政策的動向

近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已是一片凋零，這是文革後政策不當的結果。毛澤東斃命、華國鋒繼任黨主席、以及四人帮之被捕，使中共大陸又面臨派系鬪爭的傾軋現象。華國鋒爲了穩定其搖搖欲墜的政權，極力加罪於江青等四人帮破壞生產（指責江青披著革命的外衣、打著革命晃子，幹著竭力破壞社會主義生產的罪惡勾當，破壞「四化」，破壞當前的「五年計劃」。）從而反江青「文革」及「新生事物」的「政治掛帥」，不得不迎合「注重實際路綫」。華國鋒是想以絲毫物質刺激整個經濟的策略來迎合大衆，而維持其政權。然而，華國鋒同時也配合「毛澤東」路綫的棋子鎮壓或安撫反華的毛分子。我們知道，政治與經濟是一體兩面，互爲因果的，華國鋒未來所施行的經濟路綫，想必與毛澤東的「政治掛帥」、「極權統治」，背道而馳，顯然將走上所謂修正路綫，進而對毛澤東鞭屍。以現階段的趨勢而言，華國鋒是不會放棄在所謂「抓革命」極權統治下實施周恩來在四屆人代上所謂的四個現代化；而未來華國鋒獨裁下的中國大陸似將繼續高喊發展農業爲基礎，以應其日增人口的需要。其次，中共也將或多或少配合以物質來刺激生產的經濟策略或允許自留地及較多等級的工資制度。

中共「五屆人代會」後，華國鋒担任中共政權的「黨主席」、「國務院總理」以及「軍委會主席」的職務，從表面上看，華得到不少「名」，實際上他所擁有的「實權」却與其「名」不合，反之，鄧小平握有了「實權」，可是在「名」上並未贏得全面的勝利，由於華、鄧「名」與「實」之間的矛盾，中共政權絕對不是一個穩定的局面。華鄧集權下的中共政權，當前所面臨的重重的經濟危機，然則改變經濟政策以謀求中共經濟的改善應爲華鄧集權下的當務之急，而華鄧二者的經濟政策，在動向上與策略上的矛盾將是彼此爭權鬪爭的焦點和導火綫。

中共自「文化革命」以後，毛澤東錯誤的經濟政策又在大陸上實施，在高壓的經濟政策下，導致中共經濟一片淒凉，滿目瘡痍，華國鋒乃加罪於四人帮的破壞，藉此以改變實際的經濟政策，企圖挽救經濟危機。

華國鋒之出身雖然與文革派有很深的淵源，然而，我們判斷他經濟政策上的作法，似是邁向「走資派」路綫，這是因爲文革後之文革派經濟政策無法使中共之經濟復甦而取悅於百姓，乃遭致反抗，抗暴事件層出不窮，華國鋒爲了鞏固其政權計，其經濟政策的口號不得不在表面上提出「擁毛派」的的經濟政策，以安撫不安的百姓，這種作法說明了華國鋒的矛盾，但這只不過是過渡的局面，俟毛帮派

分子影響力消失之後，華國鋒經濟政策也會在表面上的口號及實際上的執行都一致的走向反毛的經濟路綫。因為「四人帮」是執行「文革路綫」政策，華國鋒為了減少其政策執行的阻力，必須剷除「四人帮」，目前，以所謂「走資派」著稱的鄧小平不但復出，而且在此次「五屆人代會」掌握了「國務院」的政權，是故，中共經濟政策動向將加速走向所謂「走資派」的經濟路綫，換言之，若內部不再有權力鬪爭，華鄧集團時下的經濟政策方向與策略，愈有加速走向一致性的趨勢，明顯地否定毛澤東或四人帮「紅旗式」的經濟政策的路綫。

華鄧「走資派」經濟政策的動向，是以「四個現代化」為基本原則，其中，在中共經濟上「自力更生」的定義，以對外貿易而言，是「開放式」的對外貿易，期望能購得外國之機器設備，因而，中共對外貿易之制度方式將較為放寬，在對外貿易談判的條件上——譬如談判地點、貨幣的計算基礎等等，將較具有伸縮性，這是有別於江青的「四人帮的封鎖性的對外貿易，在「自力更生」的定義上是截然不同的。雖然，華鄧集團下的中共政權，在「自力更生」之下將再度高喊「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可是，在政策執行上則將不同於「文革派」的「自力更生」，因為華鄧集團下的「自力更生」多少將以「物質」為基礎來激勵，其中，「學大慶」和「學大寨」的內容雖不會有變更，唯其標準與作風似將較為放寬和鬆懈，這也與毛澤東紅旗式的經濟政策不同，換言之，華鄧集團下的經濟政策，是逐步走向對毛澤東經濟政策上的「鞭屍」。

中共的困難經濟

中共「五屆人代會」上華國鋒的政治報告，更明顯地指出「四個現代化」為中共未來「十年經濟規畫綱要」中的主要方向，中共幻想要在本世紀末（即公元二〇〇〇年前）完成所謂「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現代的社會主義強國」。

此次，中共「五屆人代會」上，華國鋒曾宣布發展中共十年「經濟規畫綱要」的主要內容。按其主要內容為：到一九八五年，糧食產量達到四億噸，鋼產量六千萬噸，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五年間，中共農業總生產值要增長為百分之四至五，工業總生產值要增長百分之十，在這八年間中共主要工業產品新增加的產量都將大為超出過去廿八年所增加的產量，這八年，中共財政收入和基本建設投資，都相當於過去廿八年的總和。並妄言實現十年規劃後，中共經濟技術水準將發生巨大變化，物質基礎雄厚得多。再經過三個「五年計畫」的努力，就有把握使中共經濟走在世界的前茅。其實，中共經濟困難重重，茲說明如左：

一、中國大陸人口約增加百分之二，一九六四年中共曾進行人口普查，其統計數字約七億一千一百八十萬人，據此推算，到一九七二年中國大陸人口已超過八億大關，當今大陸人口應該早已超過九億，而中共糧食生產到一九五二年為一億五千四百四十萬噸，一九七二年增為二億四千萬噸（此數字值得懷疑），數年，中共農業增長率為百分之二左右，可見中國大陸糧食生產均為人口增長所吞噬。

二、中國大陸的可耕地僅佔土地總數的十分之三，而可耕地拓展也非一蹴可成，可耕地的單位生產力也無法增加，在人口激增的情況下，邊際報酬會遞減，其生產力也自然不能提高。

三、就鋼的生產來說一九七七年中共鋼鐵生產量只有二千五百萬噸，而到一九八五年的目標為六千萬噸，預計將增加二倍半的產量。從「日共長期貿易協定」中重點之一的上海鋼鐵廠級的需要量看，需要此級鋼鐵廠六座，價值百億餘美元，中共有此能力嗎？即以一九六〇年代的日本，在鋼鐵生產出現了「奇蹟」，也耗費六年的時間，以中共落後的經濟，要發生類似日本鋼鐵生產上的「奇蹟」是不可能的。也因為中共之資本設備缺乏，其生產力，中共鋼鐵工業勞動生產力甚低，也與外國相差幾十倍。

四、中共當前為了執行「四個現代化」，諸項目標，最迫切需要的是資金，由於中共尚屬於落後國家的經濟，落後國家經濟的一般型態是平均消費傾向高，儲蓄傾向低，資本形成困難，由於資本形成困難致使生產力低落，在生產力低落之下，國民所得隨之降低，這是經濟落後國家貧窮的「惡性循環」，中共若欲使經濟起飛，邁向「四個現代化」，就必須舉外債，儘管華鄧政權下有向外國用短、中期資金或在國際貿易上使用分期付款方式，但是中共本身有限的經濟潛力，才是他無法大量引用外國短、中期資金的先決因素。何況，中共對外貿易僅佔其國民總生產的百分之五或六，對外貿易的潛力在本質上端視中共石油出口量，農產品之進口量以及中共對外貿易的能力如何。

五、中共對外輸出石油並未如外傳的豐盛，而中共石油的生產，其成長率未如想像的高，而且，中共石油的消費量將因大陸欲求工業化而增加，顯然其可用以輸出的石油相當有限，外匯上的短絀似也將影響其工業化的發展。中共石油生產為沙烏地阿拉伯的百分之十四，為美國的百分之十四，為蘇聯的百分之十五，其產量等於印尼，在國際上的排行是第十三位，何況中共之人口已超過九億，為沙烏地阿拉伯的百餘倍，其消費之石油量漸次增加，而原油之生產日漸下降，中共石油發展的結果我們可以肯定的說是極為黯淡。

中共四個現代化的目標相當高，也很難達成。中共政權下的經濟發展矛盾是：欲發展石油對外貿易必須犧牲工業和農業現代化；欲發展工業現代化則必須犧牲石油的對外貿易和農業現代化；若想發展農業現代化則必須犧牲石油和工業現代化。唯中共對於工業和農業現代化的目標甚高，這將使中共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面臨資金極度缺乏的現象，以中共落後的經濟欲求如此現代化的發展，無異於緣木求魚？我們相信中共絕對無法達到目的，但我們推測，除非中共放棄其高不可攀的「現代化」目標，否則他必定再向那已是無以維生的百姓施展高壓手段，來榨取資金，另一方面也會以高壓手段鎮壓百姓，這種作風正如一九五八年「大躍進」時期經濟政策的方式，其高壓的結果，必然也會喪失人民的激勵心，使生產趨於破壞，進而使生產減少，引起經濟成長率的減退，當然，也會產生共幹謊報生產數字或是品質低劣的現象，「大躍進」時代經濟危機的景象（經濟的大倒退）將再暴露無遺。

嚴防中共對台灣文壇的統戰詭計

蘇雪林

與中共鬥爭，無形武力比有形更可怕，共黨擅於運用此種武器，即是在文藝戰綫上下功夫，首先將人們的心靈毒化，然後任其牽着鼻子走。以前，他們精心泡製一個魯迅，現在，則對卅年代左翼頭頭作品，暗中輸進，以達其蠱惑青年，傳播毒素之效。

有人以為中美斷交，美國廢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撤回第七艦隊，中共即將犯台，其實這是過慮，也可說是杞憂。試想以色列僅有三百五十萬人，三面受阿拉伯國家的包圍，僅一面臨地中海，尚能屹立至今，無人能加以撼動；台灣有一千七百萬人，四面環海，我們三軍的力量又非常強大，中共犯台是容易的事嗎？

無形武力更可怕

不過中共雖不能以武力侵佔台灣，它卻有另外一種武器，這是無形的，叫人防不勝防，比之有形的武力更為可怕，就是所謂「統戰」，中共這種統戰政策，花樣繁多，對付任何部門，都有一套。而且這種戰術富於熒惑煽動力，它正面無法進取，就從側；地面不能活動，這是積多年經驗提煉而成，似乎鐵豆也能炒得開花，雪地冰天也能烘出嫩苗來，培使變成大樹。這種戰術第一要着就是設法攻進敵方的內部，慢慢來分化、腦蝕，最後將其一舉顛覆。列寧曾傳下名言：「要想攻破一堡壘，應當從內部加以破壞。」我國兵法也說「攻心為上」，中共就是善於把握這到原則來實行的。

在心靈上下功夫

中共統戰方式既能因對因對象不同而千變萬化，要說也一時說不完。本人是個文人，與共黨在文壇上周旋也有三四十年之久，總算積蓄了一點子的經驗，現在要談，就請談文藝這一方面的。

我們都知道人類心靈之重要，更在形體之上，文藝是屬於心靈的，這個心毒化了變成共黨的心，你也只好被共黨牽著鼻子走了，中共在未會篡得政權之前，便在篡取我們心靈上下功夫。中共又知道進攻是最好的防禦，暴力脅迫人勝於理論的說服，所以篡取文壇時一開始便採取凌厲的攻勢，並高舉明晃晃的屠刀，壓迫人就範。這就是我所常說的流氓搶碼頭的方式，這個方式雖極其下流惡毒，但其效果却很迅速，短短十餘年，整個文壇都成了赤色的天下了。

文學以外，他們又進而打入戲劇、音樂、繪畫、電影；再進一步又打入史學、哲學及各種學術界，雖他們並無人才，所捧出的幾個學術界領導人也非第二三流的貨色，不過在共黨咄咄逼人兇燄之下，你即不心服，也後口服，否則各種謾罵毀訪隨之而來，為了明哲保身，你也得獎學金人三緘其口為是。

全國人心無論是甘願的，或是被迫的，大勢所趨，也只好倒向共黨那一邊了。是以共黨一起事，全國便呈出土崩瓦解的悲劇形況了。一九四二年間，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便曾說「要戰勝敵人，首先要靠手裏拿槍的軍隊，但僅僅有這種軍隊是不夠的，我們還得有一支手裏拿筆的軍隊……文學和藝術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我們革命文學藝術運動，在十年內戰時期，有了大的發展。」一九五三年，將延黻先生自聯合國返國，在台北公開演說時說：「二十年來，中國國民黨掌握的軍權和政權，共產黨掌握的是筆權，結果，筆權打敗了軍權的政權。」觀此二例，我們還能說文藝並不重要嗎？

精心泡製赤化丹

中共在抗戰前篡奪文壇之所以很快地成功，全靠捧著一個「小人之尤」的魯迅，把他尊之為現代的「大成至聖先師」。當左翼文藝聯盟成立，魯迅便被擁上金交椅，成為文壇盟主。自民國十九年到廿五年他逝世的十年內，他嘯聚徒衆，不可勝數，他還用甚麼「扼殺」「窒死」「獵狐式的包圍」「打落水狗的手段」把好多人捲入共產營陣。他對共黨篡奪文壇，功勞確不少。但現在居然有人想替魯迅洗刷：說他若不死，也反共啦，政府從前沒有好好照顧他，致使他踏上賊船啦，所謂他之反共不過勸蕭軍勿加入共產黨以免誓死共中，這一句話能抵償他十年中所幹的高積如山的罪惡嗎？所謂政府沒有好好照顧他，那中央研究院每月二百大銀洋的乾薪是誰領取，一直領到死為正的？我嘗戲言魯迅是共黨精心煉製的一劑赤化丹，共黨總是念念不忘想誘騙我們吞服的。又常說魯迅偶像一入台灣，三個月內文風丕變，半年或一年內，整個文壇將變成赤色的世界，亦非危言聳聽，實有見而然。將來中共對我們文壇施行統戰，這劑赤化丹是一定輸送進來的。

暗輸卅年代作品

幸而魯迅的醜惡咀臉，已有人加以揭破，這劑赤化丹已沒有從前之萬靈萬應了。那麽，中共定必再想其他方法。首要偶像既失其作用，便把次要偶像輸送進來，如過去左翼文藝巨頭，茅盾、巴金（巴金雖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但他文筆煽動力之大，更勝茅盾，是共黨最大的同路人）、丁玲、田漢…都有偶像資格，只須對他們作品，暗中源源不斷地運進，就可收蠱惑青年，傳播毒素之效。又其次，利用潛伏文諜，運用各種手法，打擊激烈反共的忠貞份子，不惜無中生有，造謠誣衊，破壞其名譽，損害其威信，使其影響力減低至於零，並使他產生

厭倦之心，不願多說話。這方法雖是消極的，也有積極的力量，反共人士不再開口，赤色思想之推行於台灣，不就障礙消除，從此通行自在嗎？又其次，就是利用黃色黑色灰色文藝，用以腐蝕人心，頹唐士氣。更可慮的是偏激份子，造為「國民黨去，共產黨不來」，一意詆毀政府，煽惑人心，實行叛亂。台灣這個反共基地，面積實在不大，這些蛀虫從內部日夜不休的蠹蝕，想保永久的安全，一定要加强防範。

現在有好現象，就是我們過去吃共黨的虧太多，警覺性提高了。過去中共無論怎樣散佈他的謬論，大家為了怕罵，總是默默無言，現在一有不軌言論出現，我們便反擊起來。如有人妄改國歌的事，我們便一再加以叱斥，但這還不夠，我們應該組織糾察隊，日夜巡邏，保衛文壇，一見可疑言論出現，便立逮住，永不放鬆追究下去，務必將那些妖魔鬼怪原形逼迫出來，庶可保得文壇的清淨和寶島的安寧！

未來的英皇查理斯三世

尹靜心

英國下一任的國王，現為威爾斯王子及康瓦爾公爵的查理斯王子，現年三十歲。在培養他有一天繼承他五十二歲的母親伊莉莎白女王王位的發展過程中，似乎特別强調於外交事務上，而這時候他正邁入人生的另一個里程碑。

查里斯王子每週都在擴展他原本已經非常豐富的人生與世事的體驗。他的體驗由嚴格的學校教育至駕駛噴射機和直昇飛機；由跳傘至指揮一艘英國軍艦，玩世界級的馬球至環球旅行，並且會見政治家及軍事和商業領袖。當你看見他的照片和其他一些漂亮女孩出現於報紙上時，當會讓人忽畧了他另一個較嚴肅的活動面——即是他在外交，政治和經濟事務的支配力。例如十一月下旬查理斯王子訪問南斯拉夫，在那兒與狄托總統舉行會談。十一月底將可發現他在歐洲共同市場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總部——布魯塞爾，屆時他將會見北約秘書長蒙斯及十五個會員國的大使們，他同時亦將到蒙斯會見歐洲最高盟軍統帥海洛將軍。

英國正流行一項傳說即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不久將退位，並且將其王位讓給查理斯王子。這只不過是一項猜測，然而這類的閑話却一次次的突然在整個國家內出現。當然的，這裏並沒有官方的證據顯示女王將退位。

但是根據大量發行的「婦女」雜誌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三個英國人中有一個認為，為了查理斯王子著想，女王應該考慮放棄王位。然而，同樣的民意測驗表示百分之九十七的英國人認為女王勝任愉快。

讓我們仔細的來觀看查理斯王子：

他是多數人心目中世界上最適格的單身漢，而這些人決不是單指英國人而言，可是他却似乎尚不急於挑選他的新娘。他是一位富有商人，他在短時間內成為巨富！他是康瓦爾公國的領導人，擁有五萬英畝的農地和七萬畝的沼地，去年的生產淨收入約為五十萬美元。這個公國的財產包括有達特木監獄和一處牡蠣漁場，另有二座高爾夫球場和倫敦著名的板球場。

這個公國於一三三七年時由愛德華三世所建立，這是為了支持他的長子，人稱為「黑王子」的愛德華。自此以致擁有主權的長子——今日為查理斯王子——即自動地繼承了康瓦爾公國的權利及由公國不動產中所得到的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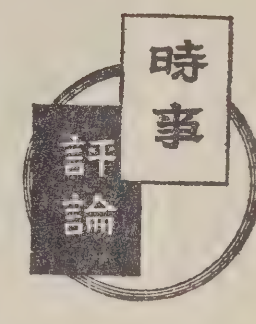
查理斯王子在學校教育中，並沒有因為是皇族而享有任何的特權。一九五七年當他進入倫敦時髦的武士橋地區山居學校時，他是第一位進入日校的王室繼承人，隨後他成為寄宿生，並且是倫敦西南二十哩的奇姆學校的足球隊隊長。以後他再進入素以嚴格出名的戈登鎮學校當寄宿生。戈登鎮的校風是以冷水浴和艱深的課程來刺激學生的思考力。

一九六六年時，他將泰半的時間花在墨爾砵的基朗文法學校——根據王子所說，這是所較戈登鎮更為嚴格的學校。其後他又進入特尼蒂教會學校，劍橋大學，他先取得文學士，然後再取文學碩士學位，另外又加上一些其他的學位，所以他一向是神態自如且充滿自信的。

查理斯王子自己決定加入皇家海軍，不久，他被授與指揮掃雷艇「布羅尼頓」的大權，操縱它安全地通過大西洋風暴，也由此證明了自己是個不負眾望的指揮官。他同時亦扮演其他名式各樣的角色，如大提琴手，電視報幕者，電視訪問員及舞蹈家。他與美國一個叫「三度」的舞蹈團，在英格蘭南方海岸伊斯特本的慈善性舞台劇中，表現他在舞蹈的才能。

「三度」舞蹈團團員薛伊拉．佛古森說：「他是個性感和我所見過的最風趣的人，我曾經有過職業性的舞蹈夥伴，他們却未必能舞得如王子一樣好，他的舞實在是跳得不錯。或許因為他是未來的英國國王，所以我們總覺得他有些許的古板，可是他很快地又改變了我們對他的看法。」

當他終於登基時，查理斯王子將成為理查理斯三世。



中文地位的提高

徐達文

由各界團體組成的「中文運動聯合委員會」最近舉行了一連串的活動，以提高中文在香港的地位，以爭取市民對中文的重視。我們認為，開展這一活動的意義極大，用意極好，是這些志願團體在近數年來推行的各項活動中，最值得稱道的關心社會的工作，難怪一開始就受到市民的熱烈支持。

香港雖然是個華洋聚集，中外交流的社會，但華人數各佔整個香港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幾，故中文一直就是這些居民的母語。本來，中文地位應該最獲重視，中文通用應該最為普遍。可是由於香港長期受到英國治理，故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國政策的影響與殖民風氣的薰陶，致英文成為香港的官方語言。而香港又由於是個重要港口，外貿一直成為香港的經濟命脈，要從事外貿，必須要使用英文這一世界語言，這做成了懂英文的市民，謀生容易，升職較快。這一情況，本無可厚非，更何況在某些人士的崇拜風氣的鼓吹下。故英文受重視，中文被輕視，是歷史問題，經濟問題，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所共同做成的。對這一不合理，不公平的情況，任何人都不應負有任何責任，無可否認，由於民主運動的開展，市民覺悟的提高，時代發展的趨勢，故香港的中文合法化運動，也就相應地推行了。香港當局為表示對這一問題的重視，故會成立了委員會，以調查及制訂合法化的政策措施。現在，中文成為與英文一樣的香港政府認可以官方語言，中文經已和英文一道成為香港政府出版的刊物文字，這無疑是港府一種重視民意，接納民情的表現，也是香港社會人士與社會輿論努力爭取的結果。

由於提高中文地位是一個歷史性與長期性的問題，故不可能立即見效。因此，中文在香港的地位，仍未像英文那樣高，仍未受到應有的重視，像中小學教育，在教材編寫與教學時間，仍未有英文那樣地位，因而做成母語教育受到忽視，至於香港政府在公務人員的招聘廣告，在大學入學的考試編排，在公務員的應徵資格，等等，仍保持着重洋輕中的風氣。雖然這種風氣沒有以前那樣濃厚，但這並不等於越來越淡。如果不加以重視，難保中文地位又會逐漸不降。

我們並非鼓吹狹隘民族主義與排外主義，事實上，在推行民主政制的香港地區，並沒有民族壓迫的不合理情況，故沒有必要，也不應挑撥這類民族仇恨的問題。而爭取中文地位問題，也不是民族問題，而是一種和平與合理的要求母語教育與語言運用的實行。從最近推行的中文運動所提出的三大目標：一、督促政府進一步貫徹中文為法定語言的政策，提高中文的社會地位，推廣中文在社會上的運用。二、爭取在中學以母語作為教學媒介。三、全面改進中文教學，提高中文教育質素，同時注意英文教學的改進。這些卻是合理的爭取目標。

而他們爭取目標的方式，也是一種和平的表現，像「新春行中運」步行籌款活動，「揮春上街」的張貼廣告，以及陸續展開「調查研究」、「訪問」及設立「中運信箱」等，都是一種切實可行的辦法。

三十多個團體組成的「中文運動委員會」，為提高香港的中文地位，而開展一連串的活動，是一項有意義的社會工作。這表現出他們對社會問題的關心，對中文地位的維護。這項工作，從其根本目的與進行方式來看，實帶有和平性普遍性及大眾性。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參予這項活動的若干團體，一反它們過去那種偏激行動與偏見主張，致避免這種社會活動，帶有挑撥階級仇恨，製造社會不平及挑起市民情緒的色彩。事實上，以香港的民主政制與自由制度，任何一種社會活動，一旦染上這些色彩，就會使到社會工作變質成率致官民對立的後果。

由於「中文運動」至今仍未有這種色彩，而其目標鮮明，要求合理與行動平和，故值得市民的支持與當局的重視。

無法無天的大陸共區

秦明

中共北平「光明日報」，最近發表一篇長文，談論共區「司法」中的一些問題，指出這些年來，量刑時輕時重的情況極為嚴重。有時重罪輕判，有時輕罪重判，案情相似而判刑懸殊。凡是重判的，大都發生在「政治運動」開始時，習慣於由「司法部門」集中懲辦一批人，以嚇唬其他民衆。有些人懂得了這個「行市」，每逢運動就設法「躲霉頭」，過後再返回作案。負責「執法」的共幹不守法的現象普遍存在。表現的方式第一是「寧左勿右」，即「司法人員」辦案時採取「情節加重點，帽子戴大點，量刑從嚴點」的方針，判刑常常偏重，一判就是五年、十年、十五年。第二是「官無錯判」，「司法人員」辦了寃案、錯案、假案，事後明明心中有數，但是怕「否定自己」，不願為被告平反、昭雪、改判。第三是「知法犯法」，「司法機關」動用刑罰逼供，已成為習慣。更有「司法人員」貪贓枉法，對「領導幹部」及親朋好友的犯罪行為通融包庇。有的「審判人員」甚至任意解釋「法律」，用個人意志代替「法律」。」

私設刑堂打人殺人

光明日報承認，幹部捕人根本無所謂法律程序。憲法原規定有：「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准，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可是隨意捕人的現象是普遍的，而且任何機關，學校任何「衆羣組織」都可隨意捕人，私設刑堂，打人殺人。上至他們的「中央的黨政領導人」，下至普通工人、社員，隨時可能遇到天外飛來的橫禍。例如北平市的所謂「幹部子女學習班」，關押了包括賀龍等的兒女六十多人達五年之久。各地區、廠礦、機關、公社、生產大隊，都設有自己的「勞改隊」、「專政隊」、「封閉性學習班」等，未經任何「法律程序」和「司法部門」的批准，便可自行捕人、關人。只要宣告是「黨委決定逮捕」，便誰也不敢吭聲抗議，管它是否違反「憲法」。

本來規定拘留人所謂「法定限期」，即拘留時間不越過二十四小時，「公安機關」拘人後必須在限期內報「檢察院」批准逮捕，否則應及時解除拘留。但這個限期從來就沒有遵守過，人一被抓便長期拘留，被拘留的人一關就是幾個月甚至幾年。雖然有拘留越過法定限期，就是違法，被拘留者有權向「法院」提出控告的規定，但從來沒見有人用過。

該文又談了一段「審判要公開」，可是大陸沒有專職、兼職的律師當然也沒有辯護制度。實行律師辯護制一直被斥責為「右傾」，說是袒着人替犯人講話，是搞「階級投降」等等。

隨便抄家隨便抓人

中共「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唐蘭亭也公開承認：「我們的法制很不健全，法制建設很落後，長期形成無法可依，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的混亂局面。甚至為所欲為，取消了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專政，隨便抓人，隨便抄家，隨便判刑，眞是無法無天。什麽公民權利，人身自由，統統被剝奪了，不少人被活活迫害死。只靠人治，不搞法制。所謂『人民在自己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雖然在『法律』上對此有過明文規定，但反右派鬥爭以後卻變成了禁區，硬說這是『沒有階級觀點』，是『讓反革命和革命一律平等』，其實這一條規定是限制任何人有高踞法律之上的特權思想和特權地位的，即不論任何人只要觸犯刑律，都要依法判罪，這個原則後來成了任何人不敢提的東西。」

朝令夕改胡攪亂來

唐某又說，司法機關從來沒有保持審判的獨立性，雖有「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的明文規定，但是實際上審判工作受到黨的絕對干涉，「司法人員」屈服於這種壓力，判罪權都集中在「黨委」，結果是案件審批不及時，審判人員要先得「黨委」的批示，才敢辦事。「上級法院」實際上對「下級法院」的審判也絕無任何監督，「黨委」決定了一切。

唐某認為大陸根本沒有區分罪與非罪界限，連分析犯罪的動機、目的都成了禁區。有人因一時一事不滿，說了或寫了一些攻擊性的語句，就當「反革命」判處。有的人向「上級」寫信稍偏激，或在日記本上寫過不滿的話，也沒有向外擴散，也按「反革命」論罪判刑。司法中充滿了「長官意志」，「領導」說的話，就當「法」來執行，有一個時期把「毛語錄」也當成了「法」，有的還寫在判決書上。公佈的「法律」和「制度」全然沒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法律」常變，今天制訂了，明天又破壞了當然很不穩定，更沒有權威。整個大陸共區，就是這樣一個無法無天的世界。

矮鄧攻越色厲內荏

這幾天來，中越邊境衝突的新聞很熱鬧。不同的新聞來源，尤其是日本的共同社，發布了很多中共軍隊向越南邊境集結的消息；並把幾次邊界上的小衝突，渲染為重大戰爭的前奏。有些新聞甚至將之說成中共對越南採取「懲罰性行動」的開始。中共真會對越南大舉進攻嗎？我們說不可能，除非共黨頭子們自我陶醉昏了頭。

越共一舉亡高棉，把中共在中南半島僅有的勢力範圍勾銷，毫無疑問必令中共痛心疾首。中共未始不想對河內加以報復，給予懲罰。但懲罰的適當時機何在？無疑應該是越共部隊大舉進犯高棉之時，至遲亦應在金邊陷落之日。那裏要等到大勢已去之後再來進行懲罰？

中共必定打從心底想要懲罰河內，但它不敢。它的最大顧慮，自然是虎視眈眈的「北極熊」。事態顯然；中共去年藉「華僑問題」對河內大施壓力時，越共頭子黎筍和范文同去了一趟莫斯科；緊跟着蘇越於去年十一月三日簽訂了一項含有防守同盟意義的「合作友好條約」；未及一月，越南便發動了對高棉的全面進攻，十二月三日替河內作晃子的所謂「高棉民族救國聯合陣綫」也於焉亮相。沒有莫斯科明白的撐腰，河內何來如此大膽？

中共是瞎子吃湯圓，心裏有數。當時它不敢動手，這也是鄧小平氣急敗壞的要想拖拉美、日一起「懲罰」共黨越南的根本原因。怎奈華盛頓與東京對於共同「反小霸」，興趣缺缺。

就這一點而言，矮鄧是空手而返。華府與東京不曾點頭，中共仍是虛弱如故。在最有利的時機它尚且未敢對河內略施薄懲，而今事過而境遷，再來放馬後炮，還能挽回喪失殆盡的顏面幾許？

然則，新聞報導所稱，共軍在越南邊境集結，難道都是假的嗎？此又不然。中共善於裝腔作勢，鄧小平更是「偷鷄摸狗」玩撲克的老手。它必須擺出一副增兵的樣子，如此才能在人前「充殼子」。共同社與一些西方的通訊社甘心作中共的揚聲筒，中共便將計就計。共軍頭子就只有一個楊得志嗎？把曾經帶頭打韓戰的楊派到越邊「前綫」，適足以反證這是中共有意放空氣。

像這種神經戰還會發展下去；中越邊境上的小衝突，亦將繼續上演，甚或有某種程度的小升級。但今天中越共間的緊張關係，不同於一九六二年的中共印度衝突，那時新德里還沒有靠上莫斯科，中共可以悍然進攻印度。越南攻打高棉造成的局勢更似一九七一年間的印巴戰爭。其時，中共只能眼睜睜的看着它的「同夥」巴基斯坦挨打而莫可如何。看將起來，就連反「小霸」，中共除了在口頭喊喊之外，也祇能作作姿態。說穿了，中共色厲而內荏，一隻紙

中蘇共衝突的本質

美國駐中共「大使」指定人伍考克，在參院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談到美國、蘇聯、日本與中共的衝突，在本質上是屬於『文化』與『種族』上的，而非『意識型態』上的。」這是缺乏常識的論調，蓋「文化」與「種族」問題，其內容均有思想意識，不能與「意識型態」分離、脫節。這且不說，就中蘇共衝突的本質論，與伍考克所言實大相逕庭。

以文化而論，凡文化都有中心思想與歷史淵源，蘇聯、中共及所有共黨政權，都信奉馬列主義，都根據馬列主義的唯物史觀、階級鬥爭談文化問題，決定文化政策。它們認為自由世界各國的文化，都是封建或資產階級的舊文化，都要打倒、消滅，而建立「無產階級新文化」。這一基本立場和目標，蘇聯與中共相同，並無衝突，而中共表現得更積極。毛澤東早就狂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其意即是以馬克思主義改造或代替中國文化。一九六六年以來，中共的「文化大革命」，瘋狂進行「破舊立新」的目標則是要破除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而代之以馬列主義的「新文化」。今天華國鋒、鄧小平當權的中共政權，在中共內訌中，拚命打「四人幫」，而為「四人幫」批鬥的某些古人「翻案」，並准許某些古典作品出版，看來似對中國固有文化相當珍重。實則是一種姿態，企圖以此騙人，以為他們態度「溫和」，甚至說他們也愛中國文化。然而事實上他們仍信奉馬列主義，並且表示其比「四人幫」，比「蘇修」更忠於馬列主義，他們和蘇聯的衝突，與過去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衝突一樣，並不是中中蘇兩國文化的衝突，其雙方都不能代表國家文化。

以種族而論，由於中蘇共的統治集團都奉行馬列主義，而馬列主義認為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型態」，「無產階級」則講「工人無祖國」的「國際主義」，因此他們並不重視民族利益，而特別注意其統治權力。為了穩固其暴力統治，為了實現其政治野心，他們可以公然出賣民族利益。蘇聯共黨政權建立之初，列寧為維護其權力，竟出賣國家利益與德國講和；最近鄧小平為求日本參加「反霸」鬥爭，出賣釣魚台；即是證明。當然，有時他們也講「民族主義」，如我們抗日戰爭前夕，中共背叛國民革命失敗，面臨滅亡，乃大講「民抗戰」、「全國團結」；二次世界大戰中，德軍閃電攻擊蘇聯，情勢緊急，斯達林高呼「保衛祖國」；都是共產黨講「全民族主義」的時候。很顯然，這是它們利用民族主義來救急，並非真有民族思想。基於此，中蘇共兩邀的共產黨都不代表兩國的族，它們的衝突，本質上也不是種民族衝突。雖然有時它們也披着「民族主義」的外衣，但那只是騙人的把

好毛澤東一九三八[illegible]

粉碎中共統戰的途徑

共「國防部長」徐向前停止炮擊金馬命令的宣布，到人代常委會「告台灣同胞書」的發表，以及重要共頭們的笑臉甘辭，不絕如縷，造成了極強烈的統戰高潮。

中共當前加强統戰，有三個主要目標：一、針對美國朝野共黨策畧的不盡瞭解，以一付和平偽善面貌，甜言蜜語，在在表示其對台灣的政策，力求「和平統一」、「可以等待」，希望「和平談判」。因為我們堅持絕不與共黨和談的政策，於是掉轉矛頭，企圖造成美國朝野、特別是國會議員，一種不切實際的錯覺，誤以我方峻拒和談，為「不妥協」「頑固」「好戰」，從而益加離間中美關係，削弱支持我國的正義力量。二、企圖打擊我反攻基地的民心士氣。三、企圖緩衝大陸同胞廣大追求自由民主的熱潮，因為鐵幕的極權統治，決不容有些微罅隙，中共因爭取與美建交，故示民主，已使壓制多年的大陸人民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美好生活的潛在願望，發展為羣衆抗議的行動，使中共無法控制。其所以強調對我「和談」，並逼眞的繪影繪聲，目的在圖導致大陸同胞失去自由中國積極聲援與行動支持的希望，因而沮喪消極，接受中共的暴力統治。

我們對中共統戰陰謀，認識得清楚、很深刻，應無疑義。各方面正積極貢獻經驗智慧，以達成粉碎中共統所詭言，亦正分門別類，積極進行。但我們總覺得，如果仍將工作境界局限於被動的應付，中共怎麼宣傳，我們便如何針對它加以反駁，這意義實在太消極，而且效果也不會顯著。為此，我們想作兩點具體建議，

第一、最好的防衛是攻擊，反制中共的統戰，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對中共作針鋒相對的有力攻擊。老實說，廿九年來，在意識形態、在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諸方面，我們等於和中共政權作了一場長程的競賽，事實顯示，我們以三民主義為指標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經濟，以及我們在精神上與物質上的生活方式，和大陸人民的恐怖、奴役、貧困，剛好成為極顯明強烈的對比，要談「統一」，只有依照中華民國的立國建國模式，排除中共政權一切反動落伍的形式與實質施為，而統一到三民主義鮮明的旗幟下來。在這一對比之下，我們的確是理直氣壯，立於不敗之地。我們決無畏於中共的挑戰，相反的，我們要主動、要積極，爭取大陸同胞的共鳴與合作，共同改變大陸現狀，重建自由、民主、統一的國家。我們應本此一偉大目標，對中共展開廣泛的攻擊。

第二、對付中共統戰的分化、挑撥、顛覆，最重要的是爭取內在的反對者，化敵為友；並廣泛的聯繫中間層面，建立堅實的全民團結，鞏固其基礎，只要能穩定的團結，中共統戰絕對傷害不到我們。

余秋人

現代化大步躍進後塵

時代雜誌說：「甚至鄧小平的最狂熱的支持者也就心，所謂四個現代化計劃將和它的七十多歲的創始者一樣難以久長。」該刊指出：「跡象顯示，華國鋒和政治局的其他成員對這項計劃的接納不如鄧小平所期望的那麼熱心。」

假如這項計劃在一九八〇年代內因為糧食生產嚴重歉收，石油生產出人意外的減少或無力償付西方技術的支出而無法進行，則急進的反抗勢力將再度在中國大陸出現。

該刊預測：「在那種情況下，不滿分子勢必援引毛澤東的著作對鄧小平的政策進行廣泛批評。毛澤東曾說過，造反有理」。

時代雜誌對於鄧小平藉爭取新朋友、孤立蘇聯和獲得資金、技術及專業知識以圖在本世紀結束前使中國（大陸）成為一個「超級大國」的政策所發動的「向外大躍進」加以深入分析，它說，現代化計劃正面臨一連串棘手的問題。

這些問題是：

（一）在工業方面：北平一直過分貪心地尋求西方最進步的技術，而其工業水準太過低落，根本無法吸收這些新技術。中共的有些工業裝備相當於美國四十年前所使用者。此外，工業生產力由於工資的微薄和缺乏激動，也極度低落。儘管北平已核准分紅和增加的工資，然而通貨膨脹使得工人增加的收入大部分因而抵銷。

（二）在農業方面：在農業範圍內的賭博，其所冒的風險甚至比工業方面還要大。一位熟悉中共農業情況的西方專家上週說，中共絕難達成到一九八五年生產四億公噸糧食的目標。農民對工作的消極態度使計劃人躭心。因之，北平正考慮改變毛澤東農村「革命」的中心：「人民公社」。

（三）在科技方面，由於文革的結果，中共缺乏熟練的人力以處理任何突然引進的高度技術工業。時至今日，在將近十億的總人口中只有大約六十三萬名大專學生。教師和教材教具也極其缺乏。此外，十年前遭紅衛兵迫害的不少教師，對於很可能是曇花一現的各項新政策合作，顯得很躊躇。

（四）在國防方面：中共擊退來自蘇聯的即或是有限度進攻的能力也大成問題。假如中共向歐洲或向美國購得現代化武器，而要使一百九十個師的「人民解放軍」全部換裝，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時代雜誌說，留心中共問題的西方觀察人士，對於中共即使獲得鉅額的外國貸款，而如何能同時達成「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咸表懷疑。

專家們認為，北平遲早總會訂定嚴格的優先次序，這樣一來，無可避免地使某些派系感到失望而冒險進行憤怒的報復。

李凱詩

大陸下放知青的反抗活動

成千上萬下放青年，倒流回到城市，因爲沒有戶口糧票以致食住無着，爲維持生活、挺而走險、組帮結派，從事犯罪活動，形成嚴重社會問題。中共曾說，下放知青問題像定時炸彈，隨時有爆炸可能。而目前已到了爆炸時刻了。

任仁

被中共「下放」到農村和邊疆的知識青年，最近在京滬地區掀起了一連串的反抗活動；情況顯然相當嚴重，逼使中共的「人民日報」，不得不在一週之內三度提出警告，聲言要對他們給予「嚴厲的制裁」。

綜合來自各方面的消息，由上海市下放到各地的知識青年，前後共達一百餘萬人，他們因忍受不了農村的艱苦生活與精神上的種種迫害，到去年年底爲止，已有七十餘萬潛回城市。

這些倒流回城的青年，因爲失去「戶糧關係」，致食住無着。爲了維持生活，乃紛紛組帮結派，從事各種不法活動，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據中共「中海市公安局」向上海「市委」提出的一項滙報，該局去年拘捕的五十餘萬名犯罪份子中，倒流知識青年即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這羣無職無業的青年，由於所受生活壓力甚大，乃不斷在市中心的「人民公園」、「滬東體育場」、市西「中山公園」及「市委大樓」等地張貼大字報，抗議沒有工作，沒有飯吃。去年十月三十日，上海市中共石油化工廠、發電廠、鋼鐵廠、造船廠、化肥廠和虹橋化工廠等企業的工人一千餘人，曾集體前往市「革委會」門前示威，要求讓他們下放農村的妻子兒女遷回戶口入籍，使他們能有一個棲身之所。彼等所持有標語有：「不願做每年只能和妻子團聚幾天的牛郎」。「妻離子散的味，市革委的老爺們嘗過嗎？」

去年十一月，北平發生了震驚世界的爭民主、爭人權的大字報風潮；在雲南省的八個「國營農場」中的下放知青，亦掀起了罷工事件，並推派代表「上京請願」，消息傳到了上海，正陷于走投無路的這批下放知青，受到了鼓舞，乃紛紛向上海市各「里弄辦公室」集結，每天都有成百成千的「黑人黑戶」，要求恢復戶口，安排就業，由于情緒激動，使得若干「里弄辦公室」的幹部，不敢上班。

接着，又有一千多名家庭婦女，于十二月三日集體到中共上海市委會門前示威，要求「市委」出錢買車票，讓他們在新疆和黑龍江的子女返回上海，探望一別十年的父母。同日，在上海「人民公園」裏，又出現了長達十二張紙的大字報，要求中共取消下放政策，爲下放知青安排升學就業。

由于他們的要求沒有得到結果，上海市的中共頭目甚至拒絕接見，部份知青乃醞釀推派代表向「黨中央」請願。事爲上海「市委」所悉，乃向北平反應，「國務院」立即下令上海「當局」阻止他們北上，使得知青們與上海「當局」的對立更形惡化。

隨着春節的來臨，知青們的情緒日益激憤，終于在二月五日爆發了破壞性的示威事件。

據上海「解放日報」二月七日報導說：在二月五日這一天，上海市很多機關都遭到下放知青的衝擊，從上午到下午，因商店關門，交通被阻塞，全市陷于癱瘓狀態。

二月十一日的「解放日報」更進一步透露，二月六日還發生了「鐵路慘案」。

在一篇題爲「二月五日一些人違法攔阻火車事實」的文章中說：二月五、六號，一些企圖返回上海工作的人，違法攔阻火車的事件發生後，「這兩天街頭上出現了幾幅大標語，惡意誹謗『上海市委至今鎭壓羣衆』，叫嚷什麽『要還我鐵路慘案眞相』，再次挑起事端。」

文章透露攔阻火車的情形說：「五號上午，鐵路上海共和、興隆路口，一批青年或站或立，擁擠在道口鐵路軌綫上，有的還爬在停在道上的列車車頂上，吸引了大批行人，把上海站通往南京、杭州方向路綫的喉頭，阻得水洩不通，這批青年還拉着白布橫幅，上面用墨汁寫着：『堅決要求市委彭冲、王一平接見，不達目的絕不罷休！』『我們要回上海參加四個現代化！』……」

文章說：上海市委嚴佑民曾出面作了勸導，陸續有一些人離去，但到六日凌晨四點，「有的人不但不聽，反向民警丟石子甚至打人駡人，民警出于無奈，就把其中搗亂破壞情節惡劣的人送到公安局」。

但「現在有些人到處散佈什麽市委至今鎭壓羣衆的謠言，叫嚷什麽還我戰友。」

自「鐵路慘案」發生後，知青們到處散發傳單，抗議中共公安人員濫肆抓人，並要求市民共同起來支持他們的反抗行動。以致整個上海人心惶惶，社會秩序陷于混亂。

中共的報紙，因感于事態嚴重，乃紛紛發表社論或文章，對知青大加恫嚇。

二月八日「解放日報」的文章說：「目前有個情況，值得引起注意，這就是有人造謠惑衆，恣意挑起事端，擴大事態。最近已經發現一些傳單，煽動青年工人回滬，說是回到上海去攪解決問題，我們希望大家千萬不要聽信謠言，也不要傳播謠言，應該積極地去破謠，幫助黨和人民政府宣傳政策，並且檢舉揭發那些造謠惑衆的人。別個不肖之徒，冒充幹部，說謊造謠，擾亂人心，同那些帶頭破壞搗亂的人一樣，也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制裁」。

大陸知青回流之亂

一知

知青回流之亂，是紅衛兵造反的後遺症。文革後期，毛澤東處理紅衛兵善後問題，採取了不負責任的態度——一律上山下鄉，放逐了事。這下放政策，在當時確亦有其可行的基礎。勞動神聖，非勞動者必須經過勞動鍛鍊，使養成勞動意識，具備階級感情，爲當時不容置疑的極左理論；又紅衛兵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長期縱容下，又在派性的打鬥中，形成一種迷蒙近於半瘋狂的精神狀態，有所謂「毛澤東指向那裏，就走向那裏」的「自覺的衝動」；何況這些年輕的孩子們，對於山上鄉下、邊遠地區的生活條件一無所知，新的環境易於產生憧憬和幻覺，因而亦樂於有此嘗試。就在這種情形下，毛澤東及其左右將數千萬年輕一代知識分子趕離城市，其中僅高中畢業生即達一千七百萬。

然而此文革的後遺症卻無論如何再也掩蓋不住了。首先，中共新當權派爲進行「四個現代化」，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已有改變，腦力勞動、體力勞動同被確認爲勞動者。既如此，知識分子在理論上就不再有下放接受勞動鍛鍊的必要。此其一。十一年「文革」雖迄未被全面否定，但大部份「新生事物」已遭貶抑。四人幫被指責爲一切罪惡與錯誤的根源。因「文革」、「四人幫」而被迫害的人們——甚而包括文革前的黑五類分子，大部份均已獲得平反，下放政策當然也應該重加評估。此其二。更重要的是，數以千萬計的下放青年，在農村「插隊落戶」者永久無法生根發展；在邊疆國營農場開墾拓荒者則離家萬里，夢繞鄉關。還有那些已經潛回到城市的人們，卻都成了「黑人黑戶」，只能依靠可恥的盜竊和賣淫維持生活。所有這些被虐待和歧視的青年人，成了中國大陸階級社會中被遺忘和棄絕的一羣。他們在痛苦中被折磨了十年，在暴政下忍受了十年。如今，他們眼看着中共新當權派的政策變了，許多高等院校已恢復招生，甚而少數學生已被送往國外留學。同時，所謂四個現代化的口號也正高唱入雲。難道他們就不能「回到城市搞現代化？」就不應該升學？就應該永久被人遺忘，而老死在窮鄉僻壤？

這一股久被壓抑而一旦迸發的反抗怒潮是中共無法抵擋的。以上海市爲例，統治者們最先是對那些潛回城市的知青不理不睬，聽由他們自生自滅，但也對他們爲求生存而從事的「非法行動」曲予容忍。春節過後，「回流」的人數越來越多，人多勢衆，乃正面要求統治者代爲解決問題。此時，因限於「中央政權」無統一的政策指示，地方幹部只得裝聾作啞，推拖混騙。於是動亂日益擴大，最後只能出之以暴力鎮壓之一途。

二月九日上海「文滙報」也發表了一篇評論員」的文章，題目是：「維護安定團結、人人有責」。文章說：「近幾天來，上海市有部份羣衆自發遊行、集會，特別是在市革會門前集結，招來了許多圍觀羣衆，有少數人甚至爬車、吊車，切斷電車的電源，阻攔車輛，造成南京東路、西藏路、外灘等處交通阻塞，個人壞人乘機搗亂，嚴重影響交通秩序，羣衆生活和社會治安。」

文章又說：有些人爲了達到自己回上海的目的，擅攔火車，損壞公路，衝擊機關，這些行爲是錯誤的、違法的，損壞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於是，文章提出威脅說：「對黨、對社會主義制度心懷不滿，別有用心，危害社會治安的壞人，經過查證，必須給予應得的法律制裁。」

同日，中共「中國新聞社」亦自上海發出報導說：「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上出現了一『回城』風，有少數人認爲，凡是從上海出去的，曾經到農村插隊落戶的，不管什麼情況，都要調回上海工作。」「最近有些人爲了達到自己回上海的目的，擅離工作崗位，甚至有極少人故意在鬧市中心堵塞交通，攔阻火車，損害公物，衝擊機關。」

從這些文章與報導顯示，這次事件實際上是一次暴動，參加的人數，據外電報導，超過了十萬人。中共最後終於採取了血腥鎮壓，顯然有不少人被捕，也可能有不少人被殺。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市知青的反抗，現已迅速蔓延到了浙江杭州，據二月八日「浙江日報」報導說：「近來有些人不顧大局，春節回程以後，不返回生產和工作崗位」，到處「攪無政府主義」、「攪私人利益」、「攪解放思想」。因此，「浙江日報」也提出威脅說：「對於有意攪破壞搗亂的，要提高警惕，查有確實證據的，應予法律制裁。」

針對這一情勢，中共的「人民日報」乃一連發表三篇社論，對下放知青提出警告。二月十三日的一篇社論說：「有少數人，他們一不是受四人幫迫害的無辜者，二不是無錢無業的人，卻故意製造藉口，擅離生產崗位，向國家提出無理的要求，以達到個人的目的。游游蕩蕩，無理取鬧，已經成了他們的生活習慣。我們要正告這些人，你們代表不了羣衆，正如毛澤東同志說：『在我們社會裏，也有少數人不顧公共利益，蠻不講理，行兇犯法的人。他們可能利用和歪曲我們的方針，故意提出無理的要求煽動羣衆，或者故意造謠生事，破壞正常秩序，我們並不贊成放縱他們。』」。

「人民日報」並強調：「我們必須說明，不管有什麼委屈，有什麼困難，都不應該採取敵對態度，違法的方式，干擾社會主義的正常秩序。」

各種跡象顯示，上海市的這一暴動，目前還在擴大發展之中，它只是下放知青全面反抗行動的開始而不是結束。

多年前中共的報紙就說：「下放知青的問題像定時炸彈，隨時有爆炸的可能」。現在，這枚「定時炸彈」，顯已到了「爆炸」的時刻了！

美國與中共的財產解凍談判

阮次山

美國財政部長布魯門索，於日前前往北平，談判雙方自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以來，一直懸而未決的財產凍結問題。

根據美國法律規定，經過「美國人在國外財產賠償解決委員會」核定，在中國大陸確實有財產被中共凍結的美國公民或團體，都有權向法院提出扣押所有進入美國國境的中共財產，這項扣押對象，包括貨物、貨幣、飛機和船舶在內。因此，這些年以來，中共和美國在實質上，雖然有了不少貿易往來，可是爲了免於財產受美國法院查扣的困窘，中共運往美國的貨物，都經由第三國——香港或日本——轉運，所有的貨幣支付，也經由第三國銀行轉帳。此外，中共在美國所舉行的任何展覽，其展出的物品，都向美國海關申報爲個人物品，以免遭法院查扣。

在這種限制之下，財產凍結問題一日未解決，雙方的貿易關係及其他的交往，都會窒礙難行。因此，美國與中共宣布建交之後，第一件事，便是派財政部長到中國大陸，談判財產解凍問題。

究竟，美國和中共之間這個財產凍結的問題，是大是小？雙方眞能在短期內解決它嗎？爲了瞭解這個問題的眞象，我們先談談幾個歷史性的背景？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六日，杜魯門爲了報復中共介入韓戰，乃下令美國財政部凍結所有中國人在美國的財產。此外，當時美國政府還引用了一九一七年的「對敵通商法案」第五條的規定原則，頒布了「外國人在美國的財產管制條例」，將此條例和一九四九年的「對外貿易管制法案」合併實施，想在戰畧上孤立中共的經濟。因此，一直到一九六九年之前，美國和中共的貿易經濟關係，一直處於這種戰爭狀態之下。

美國財政部奉了杜魯門之命，根據「外國人在美國的財產管制條例」，清查了當時華人在美國的財產，據當時的估計，其總額爲一億〇五百四十萬元美金。不過，到了一九七〇年，鑒於這些被凍結的華人財產，在價值及內容上，經過時日及環境的變遷，可能有了實質的改變，因此乃由「外國人在美國財產管制局」重新估價。到了這年七月一日，該局提出報告說，所有在美國的華人財產，被凍結的總價值是七千六百五十萬美元，其中有六千〇八十萬美元是在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被凍結，另外有一千五百七十萬美元是「外國人在美國財產管制局」爰例管制。目前一般人都認定，美國所凍結的華人財產總值就是七千六百五十萬美元。不過，我們必須瞭解的是，這個數目字，是美國單方面的估價，財產被凍結的華人，有權提出異議。

至於美國人在中國大陸被中共當局凍結的財產，其價值有多少？美國國會在一九六六年通過「在中國財產申訴法案」，授權「美國人在國外財產賠償解決委員會」受理核查。根據該委員會的核對，在五百七十九樁申訴案中，只有三百八十四件合於受理資格。這三百八十四件合格申訴案，據美國片面的估計，其被凍結的財產總值約爲一億九千六百八十多萬美元。不過，同樣的，由於此類財產種類繁多，從銀行存款到教會學校、醫院、電話設備等都有，價值極難估計，美國政府甚至於中共政權的片面估計，都不具有最後的裁定作用。財產被凍結的美國人，同樣可以提出異議。

不過，美國人有財產被中共凍結者，其結構十分特殊。在三百八十四樁財產被凍結案件中，只有十八宗是凍結總額過過一百萬元的「大宗戶」，而且這十八宗「大戶」中，有十家是美國的公司行號，有八宗是非盈利的教會，教育及醫療機構，這十八宗「大戶」被凍結的財產總值是一億六千五百五十五萬美元，換句話說，佔全案百分之九十的「小戶」人家，被凍結的財產總值約有三千萬美元。

從一九六九年起，美國已經逐漸改變其對中共實施經濟封鎖的政策。一九六九年七月，美國國務院允許前往中國大陸的美國觀光客，購買一百美元以下的中共貨物回國。到了這年十二月，尼克遜更進一步宣布，美國各公司的海外分公司，可以和中共交易，但是不得把中共產品銷往美國。一九七〇年四月，美國政府准許外國廠商，把含有美國零件的產品，銷往中國大陸。到了一九七一年六月，美國對中共的貿易限制，幾乎已經全部撤銷，到了一九七三年，除了武器及軍事用途的裝備，美國廠商幾乎可以把一切貨物銷到中國大陸。

因此，美國與中共之間的通商貿易，除了財產凍結的問題之外，實際上，並不受是否建交的限制。

中共的極權思想，把當權者視爲國內財產的當然控制人，而且中共根本否認私有財產，因此在美國凍結的華人財產，對中共而言，根本不成爲問題。必要的時候，一筆勾銷，或悉數沒收，在中共而言都是理所當然的事。

然而，美國畢竟是個民主法治的國家，不管政府或是個人，有理沒理，法庭上見公道。因此，每一個申請有案的財產被凍結者，都有權要求美國政府以他們的利益爲基礎，向中共要求賠償。其間所涉及的法律問題之複雜，自非美國政府所能掉以輕心。

在美國未與中共建交之前，中共經常把財產凍結的問題，當作一個擋箭牌，作爲拖延建交的理由，而這種「財產凍結牌」，之所以遲遲打出，有幾個重要的因素。

（一）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對於任何外國人在大陸的財產損失，從未償還過。而這些國家往往都無視中共這個作法，仍然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以英國爲例，爲數在五億英鎊到十五億英鎊之間的英人在中國大陸財產損失，一直未獲中共賠償。因此，這些國家若也援例提出要求，中共如何應付？

（二）中共當權派近年來一直在理論中，面臨「修正」與否的爭論，若接受並且承認被美國凍結的華人財產，有的屬於個人所有，則勢必引發一場理論之爭，而這場理論之爭，也許會演變為華、鄧兩人的正面衝突。

（三）中共知道美國的銀行團和大廠商，在華府都有力的遊說團，而這些銀行、商號，目前都急於打開中國大陸這個「寶庫」，因此，中共想靜待這些銀行團替他們出力，向美國政府施壓力，促使美國政府早日以忍讓吃虧的態度，解決這個問題。一般來說，目前中共和美國之間的這個財產凍結問題，可能的解決方法，不外乎以下兩個：

第一、最簡單的方法是讓美國政府以「寬大頭」的方式，把雙方所有被凍結的財產全包下來。並由美國財政部籌措一個特別基金，把美國人和所有華人被凍結的財產，全部清償，這樣，可以迅速解決這個問題，同時不致於引起複雜的訴訟和談判，不過美國政府平白拿出一筆錢，代中共清理債務，恐怕不易獲得國會的同意和人民的諒解。

第二、雙方換文，由中共把華人被凍結的財產，全部交由美國政府全權處理。這是所謂的「捷克模式」。換句話說，美國所凍結的七千六百五十萬美元華人財產，中共全部放棄，而中共所凍結的一億九千六百五十萬美元的美國人財產，則由美國政府負責償還。美國政府「進帳」七千六百五十萬，支出一億九千六百五十萬，不足的一億二千多萬美元，則由美國財政部籌款。換言之，美國人所失去的一元美金，只能要回四角左右。這個辦法的優點是把美國國內，有財產被中共凍結的個人或團體，向法院提出訴訟的機會，減到最低的程度。因為雙方既然已換文，則中共所欠的錢，自然轉由美國政府負責，美國人要向法院提控告，也只能控告美國政府，使得中共免於被美國法院查封財產。

不過，本文在開頭已說過，美國若想用此法，解決他們和中共的財產凍結問題的手段，則被美國凍結在美國的財產，而目前散居各地，落籍各國的華人，仍然可以向美國法院提出控告，要回財產，不過那時打官司的對象已經是美國政府，而不是中共。因此，今後美國與中共解決這個問題，個人認為可能是前述方式居多數。專於這個問題，我們目前在實際上，恐怕無法插手，不過，我們可以經由各種途徑，提醒美國人民：「卡達在與中共建交的問題上，已經向中共投降，如今又要在財產解凍談判中，平白花去納稅人一億二千萬美元。」同時，我們也可以鼓勵那有財產被中共凍結的人，向美國政府提出被凍結財產再估價的要求。這些作法即使不見得使美國和中共在這個問題上栽觔斗，至少也拖延他們談判的時間。

鄧矮子汽水

天笑

有一位讀者來函，說他從當時出版的美國刊物上看到一篇報導，指出卡達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韙，而貿然宣布與中華民國毀約斷交，是受了××××公司老板的慫恿，原因是這家公司急於要想跟大陸做生意。

像這樣，為了方便商人開拓一個實飲料的市場，而使居于世界領導地位的美國政府不惜犧牲她的多年盟友作為交換條件，在我們中國人看來，簡直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但如果清楚卡達當年能夠入主白宮，完全是由資本集團支持而當選的，則此種荒謬絕倫的作為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台灣，一致主張以牙還牙，採取杯葛行動，不喝××××，筵席酒會上再沒有看到××出現，由此可見國人愛國之熱忱。

現在我們來看看美國國內的反應，所謂公道自在人心一點也不假，據二月一日由美國亞特蘭大發的合衆國際社電訊報導，美國民間團體在當地××××總公司前舉行的記者會中，情況是這樣的：

美國保守派幹部會議全國主席今天呼籲人們聯合抵制××××的產品……。

前新罕布什爾州州長陶姆森說：「因為這家公司重利輕義，所以我已經喝過我的最後一瓶××××，我希望我的同胞也作同樣的決定。」他又說：「這種飲料現在應該叫做『鄧小平汽水』，人們應該避開它，因為好基督徒應該避開道德毒素。」

出席這次記者會的還有喬治亞州衆議員麥唐納，以及手持標語牌在××××總公司門前的遊行者，其中有一面標語牌寫着「美國為了賺一把錢而出賣了台灣」！

這一則電訊傳到台灣後，國內各報都照登也。這是美國民間領袖人物說的話，他們要求人們聯合抵制××××，不喝××××，是因為這家公司為了賺錢而出賣了台灣。由此可見，我們對××××的厭惡並不是意氣用事，也並沒有冤枉它。

如今，美國人自己替××××改了名字，新的註冊商標叫做「鄧小平汽水」，我們認為這個美式名稱並不傳神，應該「譯」為「鄧矮子汽水」比較能更刻劃它的惡形惡狀，或叫做「鄧矮子××」，表示卡達政府掉進了鄧矮子的圈套，鄧矮子這下「××」了。至於其中所含的「道德毒素」，我們早就看出來，也即是我一個月以前就不再喝它的主要原因。請想想，這種其毒無比的飲料，喝在中國人的口裏那能「××」，吞進肚子裏又豈能「××」？

在台灣製造××××的這家公司早已聲明，說明該公司純為國人資本，全體員工也同樣是愛國的，希望社會上不要抵制他們的產品。我們站在同胞的立場，不但不忍傷害，而且非常同情，因為該公司也是美國中共建交下的被害者，更是該總公司有意安排下的無辜犧牲者。不過，現在既由美國人自己號召抵制，又給它改了一個下三爛的古怪字，國內同胞是不會有人再喝它了。我們建議這家公司，儘早向總公司終止合約，並且據理要求賠償，另外自己發展出一種新飲料，可以命名為「自強汽水」或「中華××」，並且聲明是揚棄××××以後的自強產品，全國同胞一定會支持它，愛護它，用它來壓碎「鄧矮子汽水」，打倒含有道德毒素的「××××」！

白居易詩帶諷刺

胡蓑之

「文章合爲詩而著，詩歌合爲事而作。」——這是唐白居易對於詩文寫作的兩大原則。實際上，他的作品力求反映社會，通俗易解，平易近人，凡是識字的人都看得懂；他的詩歌流傳甚廣，成爲唐代中葉的平民主義的大詩人。



人物春秋

十六歲時寫的名句

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原籍山西太原，後遷下邽（今陝西渭南）。以唐代宗大曆七年（七七二）正月廿日生於新鄭；武宗會昌六年（八四六）八月卒於洛陽履道里，得年七十有五。幼時因北方連年戰爭，家庭離散，曾隨其父白季庚到江蘇、浙江、湖北等地避難。又到江西依靠其兄。由於輾轉流離，使他體會到社會動盪和人們的苦難；加以少年求學認眞，十歲時就開始學詩。如著名的「賦得古原草送別」，便是他十六歲時寫的，在這首詩裏，用了下面生動的詩句，來描摹野草的生長力量：「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二十歲以後，樂天更是整天都努力閱讀或寫作，因此，他的學識更爲豐富。貞元十九年（八〇三），樂天卅二歲了。他參加在安長舉行的拔萃科舉考試，因爲成績良好，即被派爲秘書省校書郎，做整理國家圖書的工作，在京城裏安居下來。他看到官員們的豪華生活，感到非常不滿，認爲他們忙忙碌碌地都爲了個人的名利。元和元年（八〇六），又考中制舉考試，被派爲執至（今陝西執至）縣尉，是協助縣以維持地方治安的官職。因爲工作的關係，樂天經常下鄉考察情况，乃有較多機會接近農民，故對於農民們的生活有着更深刻的了解，進而在詩裏面爲農民們的辛勞和痛苦申訴：

「田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姑荷簞食。童稚携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暑士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從有貧婦人，抱子在其旁，右手秉遺穗，左臂懸敝筐。聽其相顧言，聞者爲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慈，盡日不能忘。」

——這首五古詩「觀刈麥」，是元和二年寫的。由於元和元年二月間，有地方軍閥造反，朝廷派兵討伐，以軍費浩大，賦稅加重，乃壓迫老百姓喘不過氣來，上述詩中第二段那個抱着孩子，拾取別人遺漏下來的麥穗充飢的貧婦，便是在此重壓下的一個犧牲者！因此，白樂天聯想到自己未曾去辛苦種田，而每年收入的糧食三百石，直到年終吃不完，不勞而穫，覺得非常慚愧！

長恨歌與秦中吟

詩人們的感情是眞實的，他們往往觸景生情。例如樂天當時在執至附近的馬嵬坡，看到楊貴妃（玉環）埋骨之地，他便聯想到那昏庸好色的風流天子李三郎，因爲寵幸楊貴妃、誤用楊國忠，而不理國家大事，結果招致了安史之亂！這對後人顯然是一大教訓。因之，樂天所作的「長恨歌」，長達九百六十字，中有「……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花鈿委地無人收，翹翠金雀玉搔頭。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淚相和流。……」描寫得淋漓盡緻！

事實上，樂天寫長詩的藝術手段確是高明的，他把唐明皇那種荒淫享樂的生活及其朝政的腦敗情形，刻劃得入木三分，同時，文字也非常優美，以故，這首長詩，自來獲得廣大讀者的喜愛，不少人拿來當歌唱。

元和三年（八〇八），白樂天出任左拾遺的官職，他可以在皇帝身邊隨時提些意見了。藉此機會，樂天便寫出一些帶有諷諭的詩篇，以批評政治上的種種弊端，反映百姓的深重苦難，希望皇帝閱讀後，對政治方面有所改善。其中最著名的有「秦中吟」十首，另外用民歌體裁寫的「新樂府」五十首。在這兩組詩歌裏頭，白樂天替他的時代和社會畫出了一幅完整的圖畫。這在詩集裏面，大家可以看到人們的荒淫與殘暴，他們穿的是綾羅綢緞，吃的是山珍海味，住的是高樓大厦，出行時高車大馬；但他們對老百姓則橫征暴歛，巧取豪奪；他們的爪牙更像豺狼般兇狠！大家也可看到在死亡綫上掙扎着的百姓的悲慘命運：他們千辛萬苦生產出來的物品，除了向國家繳納賦稅外，還要遭到權貴們的任意蹧踏！甚至連生命都沒有保障。

以上情景，可以從樂天所作「秦中吟」的「重賦」看出：

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愛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內外臣。稅多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疋，繰絲未盈斤。里胥逼我納，不許暫逡巡。

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烟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啼與寒氣，併入鼻中辛。

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如雲屯。號爲羡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

百姓的悲慘遭遇

樂天在「重賦」組詩中，生動地描繪出苛捐雜稅對百姓的迫害，兩稅原則，本規定每年只夏秋兩季收稅；然而日子久了，那些貪官汚吏爲了博得皇帝的寵愛，不分時、地任意搾取，連尚未製成的布疋被取去了。到冬天，北風虎虎，白雪紛飛，全家老少沒有衣着，又無錢生火取暖，只好挨凍啼哭！

尤其到了唐代中葉，更盛行一種特殊的買官方法，叫作「宮市」。按「宮」爲宮廷，「市」便是買物品。宮廷中出來的使者（太監），他們仗着皇帝的權勢，購買老百姓的物品，往往不照市價付值，而僅給極少的報酬；委實是一種變相的掠奪。這在白樂天的作品「賣炭翁」裏，有着如下的描寫：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烟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半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兩騎翩翩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衣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一千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疋紅紗一丈綾，牛頭繫向充充值！」

——這是一個小市民的眞實故事，賣炭爲生的老頭，爲了獲得較多的價錢，希望天氣繼續寒冷。當然這種存心也不良好，但當他趕着牛車到市場賣炭時，來光顧的却是黃衣白衫的「宮市使」。他們硬說皇帝有命令，强迫老頭把千多斤的黑炭送進宮去，而他們只將半疋紅紗一丈綾掛在那拉炭的牛頭上，作爲給老頭的報酬，令人聯想到那老頭陷於怎樣的悽涼境况？

官民生活的對照

可是另一面，當時的權貴們又是如何荒淫無度呢？白樂天在「秦中吟」的「輕肥」詩中，也有生動的描述：「意氣驕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爲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悉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罇罍溢九醖，水陸羅八珍。果擘洞庭橘，　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由於唐代中葉，皇帝很信任宦官，往往派他們去掌握軍事大權，因此，宦官的氣燄更加高張了。他們身穿有紫色絲帶的官服，意氣洋洋地騎着快馬到軍中赴宴。吃的酒菜水菓，都是第一流的食物。與此同時，江南方面則大鬧旱災，浙江衢州地方竟發生了人吃人的現象！一邊是荒淫無度，一度則飢餓得吃人肉，兩種截然不同的極端生活，都在詩人筆底刻劃無遺！

白樂人在長安住了好幾年，他寫過許多諷刺的詩篇，並大胆指斥了權貴們的種種罪惡行爲，結果皇帝不很喜歡他；特別是那些貪官汚吏更是恨到極點！元和十年（八一五），樂天終於被流放到九江郡（今江西九江縣）去做司馬；至第二年秋天的一個晚上，白居易在九江江邊送客，聽到江中一艘船上，傳來一陣悽楚動人的琵琶聲。一打聽，才知道彈琵琶的婦女，原是長安一名歌妓，擅長音樂，年輕時人都喜歡她；現在年紀大了，嫁給一個商人，從此在江上漂泊，月夜回想往事，就把悽涼的情緒由琵琶上彈出來。因爲言論正直而被放逐到九江來的白居易，深深感到自己跟那位歌妓，同是受壓迫的苦命人。在感情上起了很大的共鳴，因而寫下了一首充滿感情的長詩——「琵琶行」。這首七古，長達六百二十言，跟「長恨歌」相比美的優秀作品。

白樂人自此以後，曾經在好幾處地方做地方官，也曾被召到京城長安去服官。但就當時的情形而言，國家大權多半掌握在宦官手裏，跟宦官勾結的官員們，則分成若干派別，爲了黨派的利益互相傾軋，使其政治方面就更爲黑暗了。而白樂天那種正直的意見，當然不可能被他們採納。到了唐文宗太和三年（八二九），樂天已是五十八歲了，他稱病退休，在洛陽住了二十年；至唐武宗會昌六年（八四六），以七十五歲的高齡病逝於洛陽。

對詩文寫作態度

其實，樂天自元和十年被流放之後，他就很少寫那帶諷諭的詩了。原因是政局愈來愈黑暗，正直的人亦越來越沒有保障。但他對人們的生活却仍關心，而且努力做一些有益人們的事。例如他任杭州刺史時，曾經修築錢塘湖堤壩（現在西湖的堤），把湖水蓄積起來，天旱時開放，可以灌溉數千頃田地，對農村的裨益甚大。因此，當他離開杭州時，當地居民紛紛送行，甚至流着淚，攔住去路不讓他走。他晚年在洛陽，主持開鑿了龍陽龍門潭南面的八節灘九峭石，免除了船夫爲不讓船隻航至淺灘而裸身下水去推船和拉纏的痛苦。

談到白樂天在創作方面，有着明確而完美的主張。他認爲文學作品應當反映時代，表現人們的生活，不該爲寫文章而寫作。他寫詩，誠如本文前段所說：非常注意形式的通俗化，他經常採用民歌體裁寫詩。相傳他將常常把寫好的詩唸給一位不識字的老婦人聽，問她懂不懂？若其中有不懂的字句，再加修改，務必使其文字特別通俗流暢，易於理解，唱起來很動聽。當時下層社會的男婦老少，都歡喜樂天的詩。所以他的作品常被書寫在全國各地學校、廟宇、旅館、船隻的牆壁上。那時印刷術剛才萌芽，却已有人印了他的詩在市場上出售。他的詩不但流行國內；且曾傳到西域、傳到韓國、日本。當時的新羅國（今韓國）宰相，出了重價叫商人到中國來買白樂天的詩。一個中國詩人的作品，在當時不獨哄動我國社會，甚至馳名外國，實屬難能而可貴。

台發展艦對空飛彈

陳金耀

上月尾，國防部為加速提升我國防戰力，已向決策當局提出戰車、艦艇和飛機的發展方案，並決定以研製戰術性防空飛彈，為當前飛彈發展方向。

目前台灣在防空飛彈方面，以陸上為基地的，反高空有「勝利女神」飛彈，中低空有「改良鷹式」飛彈及少量的「叢樹型」飛彈。現代科技日新月異，敵人有可能取得較佳戰機的可能是存在的，為確保未來台海空中優勢，以封鎖從低飛侵入的敵機，完成「自動防空系統」的最低環節，艦用的防空飛彈是目前台灣所欲取得的一種列為優先順序最高的武器。

去年台灣向美國方面提出了購買艦用防空「海麻雀」飛彈，目前美國方面還未明確答復（台灣的研制目標與之接近）。

「海麻雀」型艦對空飛彈系統是採用由人力以至全部自動化等不同操作方式的定點防衛武器系統，並且小自排水量小的護航艦一直到航空母艦這樣一個範圍廣闊的各種級別艦艇，都可使用這種武器系統。若採用單人瞄準時，「海麻雀」型飛彈系統重量約僅二萬七千多磅。這種飛彈加速迅速，擁有可折疊翼片及尖翅片，因而可貯藏於極其嚴緊並且無突出縐褶的發射器裏，並且由該處直接發射。在技術評定和操作評定試驗中，定能以非同凡响的高度可靠性直接襲擊並摧毀目標。

「海麻雀」型飛彈系統是由美國、挪威、丹麥、意大利、荷蘭和比利時諸國名廠家協同製造。為首及承造商是總部設在馬薩諸塞州，雷克幸頓之雷狄恩公司，它負責該系統及工程發展工作，「海麻雀」型發展工作是根據北約海麻雀規劃輔助辦事處裏之海軍及文職人員匯同其海外海軍部門的同僚所制定的設計與性能規格而進行的。這個規格要求該系統具有通過一系列嚴峻的試驗之後能夠立即投入有限的實戰操作的性能，而這些試驗最終還包括在維珍尼亞洲，達爾克倫市之海軍武器實驗所進行之彈頭爆炸試驗，以及在維珍尼亞洲，阿沃尼亞市，核武器維修建造公司之試驗場進行之水底爆炸試驗。若說這些北約「海麻雀」型飛彈系統經受了所有試驗之後仍絲毫無損是不對的，然而緊接着這些嚴峻的試驗，其設備完全可以隨時加以操作，其性能之差異微小到無法加以測量。因此，就美國海軍為其艦上武器系統所要求的結構完整性方面而言，這種北約海麻雀型艦對空飛彈系統使人充滿了高度信心。

北約「海麻雀」型飛彈系統規劃執行期間所獲得的某些益處是在於它利用了每個成員國之工業、科學和技術能力消除了不必要的重復，並減少了計劃、發展和製造一種現代化武器系統的成本。

北約海麻雀型飛彈是RIM-7H型，它和許多國家之空軍用於自空中發射之麻雀AIM-7E型飛彈極相似，因它可以使用任何為AIM-7E型飛彈所設計的設施，對庫存飛彈之測驗和維修工作有利，然而AIM-7E型飛彈却不能取代RIM-7H型飛彈而使用北約「海麻雀」飛彈系統之裝置。作為一種艦對空飛彈，它用於截擊敵方飛彈或飛機之短程武器。它是超音速，採用助推—滑翔並半自動導向的飛彈，重約450磅。

「海麻雀」型飛彈上之導向和控制部件能追蹤目標，在飛行期間將飛彈引向目標，並在截擊目標的適當位置上引爆彈頭。導向飛彈發射控制系統先向目標發射信號電波並由目標反射回來，而飛彈頭部之導向系統天綫則跟蹤由目標反射回來的連貫雷達電波而捕捉目標。此導向系統也能對於干擾電台之直接電波作出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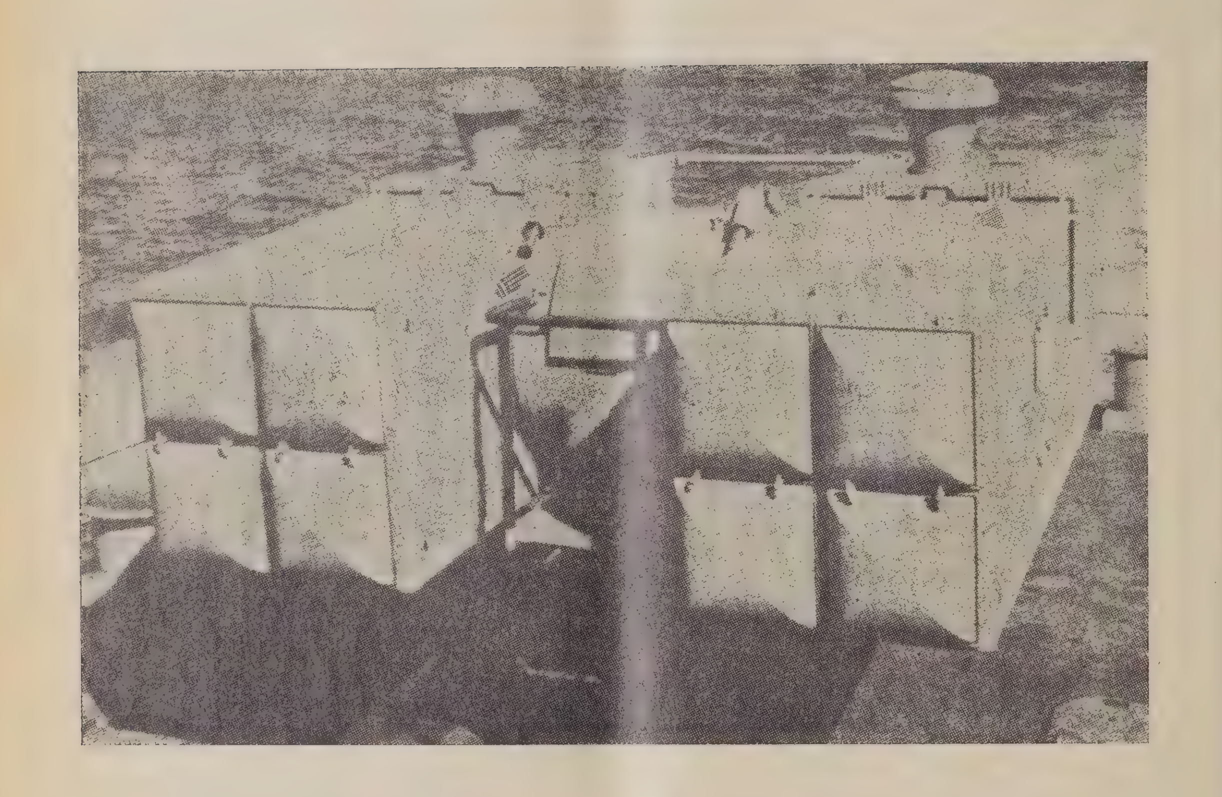
在發射之前，飛彈尾部基準頻率天綫用其設在密封艙裏的發射器充電而發射雷達電波，此雷波將飛彈校準方向，使其朝着瞄準頻率電波標明的目標飛行。在飛行期間，飛彈之導向系統能察覺飛彈前瞄準角度之變化，因而能隨時校準飛行方向以便截擊目標。飛彈飛向目標末尾速度是從頭部天綫和尾部基準天綫所接受的信號之間的變化而形成的。

其相互連結之棒狀彈頭是由置於其中心的炸藥引爆的。而其引爆過程是由導向控制部件裏之雷達分機發射引爆脈衝，或是由與相連結的導火綫、或者由導向和控制部份附設之接受信號系統（近接引信）觸發安全引爆裝置而完成的。

飛彈的推力則是由火箭馬達提供的，此馬達使用短時燃燒之固體推進劑。



戰鬥人員正將一枚海麻雀裝上發射器中．



發射海麻雀型艦對空飛彈之輕盈且擁有八個密封艙之發射器，這種發射器在不久將來會裝備在中華民國的大小艦隻中，作爲定點防空之用，這種發射器可發射意制的同型飛彈。

北約「海麻雀」型飛彈系統擁有的諸項可應用於戰術艦對空飛彈系統的新發明，其中一項是它的前後部均使用易碎物質製成的密封艙封口，這就省却了在普通得多的密封型飛彈發射器上常見的許多門戶和後勤的門戶開關器械。這些易碎的封口加強了可靠性，同時又簡化維修和後勤的問題。其他新發明尙有爲發射器校準位置所採用的以數字控制的技術，和以計算機計算出來，由數字刻度顯示的「非瞄準」區，此外它還在發射器上附設一個以數字刻度顯示「勿發射」區儀表。

而發射器通過集流環的電路能在瞄準時不斷地旋轉。此飛彈系統能夠從難度極大的角度發射飛彈，因而大大地提高了它防禦艦艇的效力。

此種飛彈系統有一個低亮度電視系統，用於觀察摧毀敵艦狀況以及供人力控制飛彈系統時使用，它是科羅拉多洲波爾兄弟科技研究公司發展的，據試驗結果給人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並能在現代化艦艇典型的電磁波干擾的環境裏操作。

中華民國如能取得「海麻雀」一定點防空飛彈裝備所有艦艇，入侵的飛機或飛彈則難逃台灣海峽的重重飛彈網。最近，美國與中共建交，同時宣佈對台停止供應軍火一年，到時會不會售賣亦是未知之數。

到時台灣可向意大利購買，意利日改良麻雀，「亞士伯」飛彈，這種飛彈性能，發射器都與麻雀相同；台灣早已加緊研制，在自制的同類型武器未出現之前，這是必然手段。我們更熱切希望「中山科學研究院」在明年的雙十閱兵能將之展現同胞之前。

從哲學看國運（中）

馮滬祥

「國運」是每一個人都關心的事，但今天是一個充滿迷霧的時代，要在這個時代透視迷霧，高瞻遠矚，便必須要有「慧眼」，而不只是「肉眼」，這樣才不會被一時得失所動，也才有眞正的定力與定見，那「慧眼」如何養成？這就是「哲學」的功夫，哲學的根本定義就在「愛好智慧」，這正是當前最需要的心理建設，因此我打算就這個題目提出一些淺見，以就教於高明。

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談：第一、從中國哲學看多難興邦；第二、從世界思潮看反共前途，第三、從辯證哲學看中共統戰。

他曾直指馬克斯主義根本是史達林主義的始作俑者，在本質上充滿專制與暴虐，即使原先有人本色彩也必然會變質墮落，這不是偶然，這從他的「超乎馬克思主義」一書已可看出；所以即使從學術思想來講，雖然青年馬克思號稱關切資本主義工人的「疏離」問題，但到了社會主義，「疏離」的問題反而更嚴重，試想在一片藍螞蟻中，那裏還能肯定人的尊嚴與位置？這時候你再說馬克思主義是人本主義，有誰會信呢？

前一陣牟宗三先生講演時也曾批評把馬克思當作人本主義的錯誤，角度雖不同，却也很值得重視，因為西方學者談馬克思主義往往只停在理論層面，而不注重悲慘的實踐後果，或者頂多推稱這是人為的因素所歪曲（如斯大林、四人幫等），殊不知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問題，我們必須要從這根本要害駁斥才行。

我為甚麼要提這一段？因為我們反共，千萬不能只關起門來反，而要隨時了解世界上最新的反共理論與傾共理論，然後在客觀分析後再予以批判與超越，這樣我們的反共思想，才會在世界學術界受到重視，也才不會被認為是八股宣傳。再說，中共現在已經在作修正狀，它馬上會碰到的就是這個根本問題——如何處理馬列思想與中國文化的根本衝突？原先它妄想要把「中國馬列化」，但事實早已證明徹底失敗，因為「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這個「馬」也可說是馬克思主義，拿來造反使天下大亂很好，要想以它「天下大治」却絕無可能，但它若想把「馬列中國化」，化到最後必會發現，一「化」不可收拾，所剩的不再是馬列，而根本被揚棄。所謂「揚棄」，在黑格爾辯證法中是指保存一部分，拋棄一部分，與提昇一部分，我們可以肯定，未來馬克思主義被保存的將很少，拋棄的將很多，而大部分重新發揚與提昇的，將是永恒光輝的人性與純樸可敬的中國民族性，因為中國文化與蘇俄不同，中國具有極深厚的人文、傳統，任何外來思想如果不能眞正尊重人性，尊重人本，最後終必被徹底揚棄或轉化，像輕視人性的小乘佛學終於被轉化成尊重人性的大乘佛學，就是明顯例證，再像唯物的拜火教根本被揚棄更是清楚的例證，我們若有這種眼光從遠處看，從大處看，從深處看，便知唯物的馬列教終究也會被中國人心所揚棄，我們沉寂已久的人文精神在此挑戰下也必定會再奮然興起，創造文化上的另一高潮，這是我們從民族文化這大根大本可以清楚看到的必然趨勢。

當然，在此必然趨勢中，我們自由世界的中國人更需率先擔負起這種神聖的文化使命，首先我們要能眞正認識自己民族的人文精神，先立於不敗之地，然後再配合大陸民心，喚起世界學術輿論，共同促使大陸從意識型態上根本轉化，這將是今後「文化反攻」的最佳利器，也是驅逐馬列，恢復中華的根本之道，深値我們的重視。其次，我們要再從民權自由來看反共必勝。

早從幾年前的天安門事件、李一哲大字報、一直到最近北平的各次大字報，我們都可以清楚看到，大陸百姓是如何急切的在呼號自由、民主、與人權！中共現在表面高喊現代化，然而沒有自由，那有現代化？如果有了自由，那現代化又會回頭否定馬列教條，那裏還有馬列主義？所以這正是個兩難的局面，硬是使得中共「左右為難」，它現在要大量派留學生到美國去，但我們可以肯定，這許多留學生吸收到自由空氣後，要不就會投奔自由，要不就會把這種自由種籽帶回大陸，普遍喚起民衆，更加促進中共專政的瓦解！現在共產黨只會辯稱自由世界的民主是「形式民主」，不是「實質民主」，然而它連形式民主都沒有，又那裏能夠服人？所謂「民主集中制」更只是一套騙人的障眼法，資本主義縱有千壞萬壞，但它有一個法寶却足以日漸改良，自我調整，那就是「民主制度」，社會主義就算有千好萬好，但有一個致命傷却足以使它僵化變質，那就是「集權制度」。邱吉爾說得好，民主固然有很多缺點，但在沒有找到更好的制度前，大家還是寧可走民主！這是所有人性的普遍要求，絕不是共產黨硬造的階級

性所能抹煞抗拒的。

然而，爲甚麽西方很多蛋頭學者却故意不提大陸的人權，甚至還多方爲中共曲爲狡辯？事實上，這正是一種借刀殺人之計，他們唯恐中國會眞正富强，所以要借中共之手自己來摧殘中國文化與百姓人權，需知西方早從黑格爾時期便有一種偏見，認爲中國人不懂甚麽叫「自由」，黑格爾在「歷史哲學」一書便認爲中國一向被專制慣了，所以只有帝王一人具有「自由」觀念，連希臘也只是少數貴族知道自由，只有它日耳曼民族才是人人知道自由，這種偏見正好替毛共的專政提供了理論基礎，像德裔美籍的「新馬克斯主義者」馬古西在「理性與革命」一書也持此說，到了費正清與美國國務院的一批小政客更是變本加厲，以此爲遁辭，有一次我在哈佛大學座談會上親自聽費正清說「中共是承繼儒家的傳統」，而儒家又一向要求百姓「只盡義務，不享權利」，所以西方以爲大陸百姓沒有人權。但在中國大陸，他們却自認是高貴的犧牲！這眞是殺人不見血的陰險謬論，然而現在美國硬是有一批這種說客，他們老早想好各種遁辭來替卡達政府洗腦，使得美共建交一點不覺慚愧！西蒙列斯在最近美國「民族評論」曾經發表一篇長文，對此分析很多，他直指這是西方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的產物，骨子裏完全是把大陸百姓當作殖民奴隸，這眞是一點不假，可嘆中共作了民族罪人却還有很多人對此沒有認識，而今而後，眞正的中華兒女豈能再容「我哭豺狼笑」，久作馬列的奴隸？眞正的黃帝子孫終有一天必會「揚眉劍出鞘」，發出中國人的眞正怒吼，徹底推翻那專制的馬列暴政！

再其次，從民生均富來看，我們更堅決相信共產主義早已破產，大陸的未來方向必定是走向三民主義民生均富的道路。

試看大陸人民近來已經公開發問：「爲甚麽大陸趕不上台灣？」是的，同樣是中國人，爲甚麽在大陸就趕不上台灣？我們深入去看，便知道這絕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問題，正如東德與西德一樣，同樣是德國人，但東德根本無法與西德相比，我在西德曾仔細參觀，在東德也曾過境參觀，親自看到兩種尖銳的對比，深深感觸這絕不是人的問題，而是根本制度的問題，如果馬列的集權制度再不拋棄，中共再怎麽樣高喊建設也只會是小脚放大，無法與我們相比！

我們就以去年平均國民所得爲例，在台灣是一三四〇美元，而在大陸是四四〇美元，只合台灣的三分之一，平均下來大陸每人少了九百美元，若以十億人口計，則每年少了九千億美元，等於全美國的兩倍總預算！這說明了，如果大陸也是與台灣一樣，早以民主體制來和平建設，那以中國人的勤奮聰明，早已眞正「超英趕美」，成爲世界一流强國了，何至於還像今天這樣落後？試看中共三十年來在馬列教條下，不知白白犧牲了多少人力、物力、財力、與時間，馬列這種禍根，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再不丟掉，尙等何時？毛澤東曾經公開說過「共產黨的哲學就是鬥爭哲學」，這種哲學只知鬥爭，不知建設，再不拋棄，尙等何時？所謂自立更生必須是肯定自己的根，走自己的路，絕不是斬斷自己的根，匍匐去爬馬列的路！

老實說，中共今天所講的「四個現代化」，說穿了還是滿清末年那一套船堅炮利的洋務運動，說起來中國人也實在可憐，搞了一百多年還在繞圈子，爲甚麽到今天中共還只敢在表面上講船堅炮利，而不敢在政治上講自由、民主？爲甚麽它只敢講工業、農業、國防、科技的四個現代化，而不敢講思想文化的根本現代化？它原先走社會主義的極端，錯了，現在又倒向資本主義的極端，又錯了，爲甚麽不敢把眼光放遠？走向超越兩者的民生主義？凡此種種，不但清楚可見它成果有限，而且清楚可見我們今後的使命，乃是促使中國大陸走向既求富又求均、既重民族文化、又重民權自由的康莊大道，實在說來，這正是三民主義的大方向，只要是眞爲中國老百姓著想的人士，誰會否認這種大方向呢？

再就世界各國的趨向來看，今天全世界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都在想摸索出一種「第三條選擇」，像索忍尼辛在哈佛的演講可說是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中肯批評，然而他心目中未來的出路又是甚麽呢？他最後是以「向上提昇」這句話作爲人類唯一出路，然而這正是中國哲學的共同精神，他對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批評，也正是中山先生創建三民主義的根本原因，我常想，如果索忍尼辛能有機會接觸中國哲學的各種精神智慧，能夠精研三民主義的各種卓識遠見，而不只限於基督宗教傳統，相信他的眼光與境界都將更爲不同，像德國大哲雅士培就是因爲接觸到了儒家、道家、與佛家，其氣派與胸襟便顯然要恢宏許多！

總的來說，今天資本主義的文化正可說是「浮士德的文化」，史賓格勒以此而論「西方的沒落」眞是一針見血，試看美國不惜出賣其人權外交的靈魂而與中共勾搭，正是一個浮士德向魔鬼出賣靈魂，一個人若連自己靈魂都能出賣，那還有甚麽朋友不能出賣？還有甚麽做人原則、立國原則不能背棄？而另一方面，今天社會主義的文化又可說是「煉獄中的文化」，一直在痛苦中掙扎翻滾，人性完全被物化、獸化了，那裏還有出路可言？所以，整個人類未來的眞正出路，清清楚楚，既不是在墮落的資本主義找，更不是在集權的社會主義找，而是在各自肯定民族文化、民權自由、與民生均富裏找，這正是三民主義的大方向，西歐很多先進國家，如西德、英國、法國，便是正在走這方向，他們自己稱爲「社會民主主義」，其實正是走向三民主義之實，而無三民主義之名而已，要從這方面看來，我們才會更加深信，未來的世紀必然是三民主義的世紀，因爲中山先生所講的三民主義還只是起點，絕不是終點，尤賴我們後代子孫繼續補充與發揚，從民族文化、民權自由與民生均富三方面切實去力行，我們若能上溯民族哲學之源，下比世界思潮之流，將清楚可見，這不但是眞正救中國的大道，也是眞正救世界的大道，當年國父建國時，曾經簡短有力的號召：「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建民國、平均地權。」今天我們面對不同任務的反共大業，更要秉此雄心，共同號召全世界的中國人，尤其是大陸同胞，讓我們從今起共同奮鬥。

（未完）

瘟君夢

岳騫

活曹操未開口，毛澤東卻笑了，擺手要老狐狸坐下，說道：「董老，不必緊張，隋煬帝沒有什麼不好，他開運河是為了建設，我們現在也在開運河，修水利，豈不是一樣，至於隋煬帝殺掉老子，原是大義滅親，我們正要幹部學習，說起來隋煬帝眞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先進導師，拿我比他，我都有點愧不敢當，怎能說是誹謗呢！」

毛澤東說過，活曹操洋洋得意摸着鬍子笑，老狐狸肺都氣炸了，趁機一動又站起來說道：「他把赫老來訪比成隋煬帝接見啓民河汗，就算不是誹謗主席，對赫老也犯了大不敬，有意把蘇聯比成末朝化的突厥，應該算是誹謗吧！」

老狐狸說到此處又看看劉少奇，果然劉少奇馬上緊張起來。毛澤東也不曉得啓民可汗是怎麼回事，不過曉得活曹操這句話一定說的不好，再追下去必然麻煩。當時面色一變，說道：「我要大家研究一下赫魯曉夫來訪，我應不應該去歡迎，却陳毅子、爛芝麻扯上一通，到現在還是沒有結果，這算什麼會議。」

事情發展到此，周恩來知道應該總結了，站起來緩緩說道：「這件事情應該分成兩方面來說，主席以一國元首地位去迎接外國總理，當然不妥。可是，站在黨的立場來看，主席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赫老是蘇共的第一書記，作為中蘇兩大共產黨領袖的會見，主席去到機場接一接，並不算貶低身份。」

周恩來說前半段的時候，大家表情都很緊張，及至他說完之從，空氣才緩和下來，劉少奇長長吁了一口氣。

毛澤東又向大家掃射一眼，作出無可奈何的態度說道：「好吧！既然你們都是這個意見，我就低這一次頭了。」

老狐狸剛說一句：「這也不算低頭。」

毛澤東眼一瞪：「你知道什麼？一九四九年底我到莫斯科去，史太林當時是蘇共總書記，為什麼不到車站接我，坐在克里姆林宮等我去拜見他。」

大家都不好再開口，恐怕惹是非，毛澤東一擺手，就散會了。出了門劉少奇冷笑一笑：「老歪想叫史大林元帥去迎接他，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旁裏有穿衣鏡，怎不照一照那副尊容。」說過大家都跟着笑了。

七月三十日的中午，赫魯曉夫大駕眞來了，自早上八點鐘起，從北平城內到機場的通道上人好似潮水一樣向前湧去，整個「北京」市的人都出動了，各式各種小轎車，一輛接一輛，向前蠕動，相信赫魯曉夫的飛機從上空掠過時，若不仔細觀察，一定懷疑下面一條黑綫是螞蟻搬運食物，未必想到就是歡迎他的人潮。

大員全到了。在中共高級幹部來說，這是爭上進的大好機會，誰肯不到；就民主人士來說，正好藉此表達自己思想進步，誰又敢不到。至於老百姓一方面存着看熱鬧的心情，又僥倖能少作半天工，更不會不到，所以這實在是一個盛會。

飛機停住，打開機門，赫魯曉夫挺着大肚子走下來，毛澤東趕快率領留在北平的全體政治局委員接上去，赫魯曉夫眯着眼含笑一一握手，然後同毛澤東坐上美國的林肯牌小轎車，風馳電掣走了，一些中共中央委員及各部部長，只好遠遠和赫魯曉夫擺下手，至於民主人士站在外圈，除去看見赫魯曉夫一顆又肥又大的光頭來來去之外，什麼也不知道了。老百姓根本就未看見人影，只是「圖——一零四」飛機從頭上掠過時，他們知道赫魯曉夫就坐在裏邊。

毛澤東把赫魯曉夫送到北京飯店，赫魯曉夫又介紹隨員和他認識，毛澤東一看隨員中間沒有米高揚。沒有柯茲洛夫，也沒有基里欽科，甚至葛羅米柯都未來，一共只有三個隨員，毛澤東却認識兩個，一打照面不禁楞住了。

原來第一名隨員是蘇聯國防部長馬林諾夫斯基元帥，提起此公，中國人一千年都忘不了他，二次大戰勝利後，率領蘇軍進入東北，到處搶掠姦淫，把東北機器全部搬走，都是他的傑作。東北老百姓替他起了一個混號，叫做「馬林羅剎斯基」，羅剎的意義是這樣的：佛經上的羅剎是惡鬼，專門吃人肉、吸人血，又行動迅捷，上天下地無所不能。當順治年間，俄羅斯探險隊東來，向中國黑龍江沿岸侵略，因為當時交通不便，他們糧食吃光時，眞的掠了中國人去吃，邊疆老百姓對這批人無以名之，就給他們起個名字叫羅剎，他們屬的國家也就成為羅剎國，又經過了三十多年，英明的康熙大帝在位，決心驅逐羅剎出境，雅克薩一戰，打敗了羅剎兵

，訂立了尼布楚條約，羅剎暫時退回去。到了咸豐年間又捲土重來，雖然已經不吃人了，但是中國人還是習慣上稱爲羅剎，及至馬林諾夫斯基的羅剎兵三度開到，依然還不脫野蠻本性，所以老百姓乾脆把馬林諾夫斯基的名字改爲馬林羅剎斯基。

這位羅剎元帥自從日本投降後就任蘇聯遠東軍區司令，坐鎭赤塔，過去也是史太林箝制毛澤東的一張皇牌，韓戰時毛澤東奉命揮軍入韓，馬林諾夫斯基率領的二十萬俄軍好似督戰隊一樣，監視共軍不准後退，寧可死光，所以共軍將領怕死了他，毛澤東也懼他三分。

赫魯曉夫登台之後，始而利用朱可夫元帥打垮馬倫可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謝皮諾夫一批人，繼而乘朱可夫去南斯拉夫訪問時，突然免去他國防部長職務，改派馬林諾夫斯基接充，所以這位羅剎元帥已成爲蘇聯第一號軍人，指揮着幾百萬軍隊，從葱嶺到旅大都在他手掌中，毛澤東如何不驚，當時一面扮着笑臉和馬林諾夫斯基打招呼，一面心裏在的咕，到底赫魯曉夫把他帶來作什麽呢？

第二位隨員是蘇共中委波諾馬烈夫，毛澤東倒不認識他，不過毛澤東知道此公身份，原是格別烏人馬，屬於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塞諾夫領導。大概共黨國家都有一個慣例，每一個大員出動總有一個保安官員跟隨保護，赫魯曉夫訪問英國時，由塞諾夫親自出馬，這次到北平來，比較安全，所以只派一名副手來。

第三名隨員是蘇聯外交部副部長庫滋涅佐夫，毛澤東看見倒不覺僵住了。

提到庫滋涅佐夫這位「老大哥」，倒是和中國「有緣」。遠在民國十六年以前，中蘇合營中東鐵路時，規定華方任董事長、副總經理，蘇方任副董事長、總經理，其餘職員兩方相等。當時庫滋涅佐夫就是中東鐵路的副董事長。以後因爲蘇方鐵路員工指揮共黨暴動，被東北地方當局驅逐出境，蘇軍馬上對東北邊境滿洲里、扎蘭諾爾進攻，中國軍旅長響光第、梁忠甲兩將軍先後戰死。東北地方當局無奈何只好和蘇方議和，依舊共管中東鐵路，庫滋涅佐夫於是凱旋歸來。直到民國二十三年十月底，蘇聯把中個中東鐵路賣與日本之後，庫滋涅佐夫才下旗回國。以後就在蘇聯工會任職，逐漸升到蘇聯全國總工會中央理事會主席。蘇聯和中共都以工人當家自詡，工人當家雖然是說笑話，但蘇聯工會的份量確比中共重得多，因爲中共的天下是靠槍桿打來的，蘇聯則是靠工人暴動得來的，中共軍隊重於工人，蘇聯倒確實是工人重於軍隊，庫滋涅佐夫能爬到工會第一把交椅，其人之重要可知。

一九五三年三月史大林突然暴死，馬倫可夫一夜之間組成新政府，完全繼承了史大林的的職務。原來史大林在世時，蘇聯也有一個元首，叫做什維爾尼克，本是工會出身，在蘇聯黨內地位並不高，只是主席團的候補委員。當時馬倫可夫爲了討好紅軍，就把老元帥伏羅希洛夫架出來任元首，什維爾尼克又回到總工會任中央理事會主席，擠得庫滋涅佐夫無處安排，就派到北平任駐中共大使，代替潘友新。

本來在馬倫可夫當時的想法，派出這樣一個重要人物，又是中國通的去任大使，毛澤東應該滿意了，那知道適得其反，竟然引起一個大的不快。

打倒新统治阶级



萬衆怒吼·一葉知秋

上海暴動粉碎「安定團結」假象 大陸知識青年已走上醒覺道路

萬人意見

由北平到上海，在這個地名之間，不是來寫遊記，不是談風土人物的比較，而是覺得在今天共黨統治下的大陸，這兩個地方，依然有它可歌可泣的一面。無疑的，在當前，北平是政治氣候的氣象台；上海呢？它應該也是大陸人心的紀錄站。我們更應該了解，共黨控制大陸以後，別的地方可以放鬆，北平與上海却不能大意。也因為如此，多少年來，在紅色大陸的籠罩圈內，那些可以燎原的火花，都是由北平與上海燒起，一燒就不可收拾。所謂「文革」，首先是點火在上海，紅衛兵大亂發動於北平，林彪等在北平一夜消滅，四人帮在北平全體被囚。天安門為北平大集合場，前年却是反共抗暴的總司令塔。共帮奪權，一定不奪北平，就奪上海；或者是先取上海，再攻北平。更重要的，今天華鄧集團，在拉了美國的腿子飄送「四個現代化」氣球的時候，上海面對國際商場，風向最佳，地勢最好，應該重要性超過了北平。美國與中共，開始也要弄一張「上海公報」，可見上海在鄧小平的心目中，在製造洋人的印象的手法下，有其特殊價值，有其影響作用。

就是因為上海在現階段有它的特定的影響與作用，也就變成了有力方面表現其重大影響和作用的最佳場所。上海的驚人事件，就一連串的爆發了。

在詳細介紹眞象之前，先介紹近日幾篇共黨報紙的言論題目。首先是二月六日，上海「文滙報」的「維護安定團結人人有責」；二月八日，上海「解放日報」有「不准造謠惑衆」；同一天，上海共黨「市委」邀知青分子座談恢復秩序；二月九日，上海共黨「市委書記」嚴佑民在電視上指責有人堵塞交通冲擊機關，打罵幹部；二月十一日，上海「解放日報」專訪有「事實眞象，不容歪曲」；二月十二日，中共「人民日報」有「堅决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等等事件和文章。看了以上的題目，就知道上海出了大問題，因為正當美國中共勾搭，大吹「安定」，大搞「現代化」，哄騙外國的時候，如果不是火燒出了屋頂，中共是不會放緊急警報求救的。

上海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呢？當然，如果不是身在上海，這種對中共有百害而無一利的消息，根本不會隻字透露，何況共黨報紙二十九年來，何嘗刊過一篇社會新聞？所以想在共黨口中筆下求得眞象，殊不可能。

但是，目前的情況畢竟不同了，中共剛搭上了卡達，正在粉飾門面，掛彩張燈，而上海又是外國人最多最注意的地方，出了大事，而想封鎖新聞似乎太難，不能不有所揭露，當然只好又亮出老招式，指為「四人帮」的行為。在這裏，使我們想起了一件資料，在「四人帮」之一張春橋被捉、蘇振華打入上海的時候，據說已有三十多萬的不穩分子遭到整肅。事隔兩年，時當鄧小平赴美歸來，居然在上海出現了叫外國人瞪眼的局面，可見「安定團結」，已成了沒蓋印的空頭支票。

上海在零星情況與外國人紀錄中，才知道二月五日起，出現了由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年輕的，與年壯的知識分子領頭，他們聚集在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外灘各處車站以及大的交通要道口集會，要求重回上海工作；並且提出、二十年來，凡是由上海被送到各地方「勞動改造」、「揷隊落戶」的青年與學生，連同中下級幹部，都有權利要求「回歸」上海。他們說：「我們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下放各地流亡，拋家庭、丢書本，受苦受難，永不出頭，現已十年了。今天大家搞平反、搞翻案，我們更應該翻案，回歸上海，還我工作，還我家庭。」

這些理由與口號，上海家家戶戶

當然一致擁護，中共公安人員當然仍要鎮壓。在這情形下，下放回流的人愈集愈多，他們直接控制了火車、汽車，要上北平請願，要求共幹出來答復。他們切斷了電源，推翻了車輛，使上海陷入黑暗，使上海對外交通癱瘓了十多個小時，據外電說，後來是武裝民兵鎮壓才把亂子平息。這一次到底死傷了多少人，拘捕了多少人，這還不是短時間內可以知道的。但是由二月五日到十二日這一個星期當中，上海成了混亂戰場，如果拿前年「天安門事件」比，恐怕還要壯大而激烈。北平、上海，這兩個我們在大陸的重要都市，在重要關頭、重要時刻，都能發出壯大而令人敬佩的爭自由的鬥爭，誰說中國大陸上中國人接受了鄧小平的欺騙與安排。

上海事件，決不能看成是地方事件。斯時、斯地、而有斯舉，正當鄧小平在美國飽受愛國僑胞抗議辱駡以後，不想剛踏進大陸，又是全大陸中國人民在上海發出了共同的心聲。這些不顧生命前仆後繼的爭「回歸」上海的青年，他們都出生在共黨統治之下，他們也同「四人帮」、「回朝派」、「老八路」沒任何關係；他們只是基於一個知識青年應該享有的求學、擇業、居住、行動的自由而提出主張，這與破壞什麽「現代化」無關。這更與江青、毛澤東的帮系無關。何以在北平的華國鋒、鄧小平、葉劍英不可以答允要求，最後還得亮出民兵手上的武器？

因爲改變下放政策，即改變了奴役路綫，讓大家向上海「回歸」，即等於同意大陸人民行動自由，這是馬、列、毛、華、鄧、葉任何人不能允許的政策。同意此點，即是宣布共黨死亡！不過；上海無數青年的呼聲，在美國的「拉鄧派」，雖沒有聽到，心中也應該大感不安的。

對交通罰錢毫不在乎 企業化管理沒法達成

在所謂「社會主義制度」下，什麽東西都不是自己的，因此有許多古怪的社會病態出現。其中有一「怪」是：許多單位把鐵路貨運站當「倉庫」。屬於「廣州鐵路局」的廣州南站，因此經常是貨物堆積如山，貨物搬運很慢，車站堵塞，運輸不通。「廣州南站」原來對於超過限期不提貨的貨主，只收很少的「暫存費」。共幹見不得了，便另行規定：貨物到站後，過了四天不提貨，從第五天起，整車貨物每車每天收罰金三十元，零担貨物每百公斤每天收罰金三角，比「暫存費」增加五倍。採取這一經濟措施後，開始幾天還有效：十一月份貨物在站存放時間，一度縮短到平均只有三點六天。沒過幾天又不靈了，貨主到期不提貨又成了普遍現象。貨站長期被堵塞，以致使上海、北平、武漢等地的發貨站，不得不停止發車或限制裝車數量。每當運輸堵塞嚴重的時候，「鐵路局」和「分局」和車站的頭目，就帶領大批共幹四處登門，要求貨主提貨。貨主仍不理的話，就請求粵共省委、中共廣州市委組織力量大搞「義務勞動」，突擊搶運，把綫路暫時疏通。過了一段時間又堵，堵了又再「突擊」，就這樣周而復始，惡性循環。

不少單位對於鐵路局罰欵，採取毫不在乎的態度。如「廣東省輕工業進出口公司」，過去是一個經常被罰欵的單位，至今這們公司還讓一些十月份的貨物堆放在車站貨場上。「一一廣州市藥材公司」一件一九七七年到的貨，現在還積壓在車站的庫房裏，從提貨單分析，罰欵的金額已超過貨物本身的價格。這些單位的頭目對罰欵無動於衷，因爲被罰的錢仍是「國家」的，和他們個人的利益沒有直接聯繫。這種心理狀態，使中共根本沒法達成企業化管理。

請領稿費：

本刊由（五八六－五九〇）期稿費經已結出，請各作者帶備身份證到香港北角英皇道三三九號三樓領取。

血肉長城

自由人

另方面漢語拼音字的同音詞問題引起了許多混淆，但是五星旗下的中共集團繼續加强推行這種在强權再侵入後隨時可以分化的及低傳送性高混淆性的漢語拼音文字。

在第一個準則下再談談中國的節日問題，筆者手邊沒有五星旗下的節日表故對其評述從畧。青天白日滿地紅之旗幟下中國的農曆年假期被逐漸縮短，在「工業化」的口號下也莫可奈何，鞭炮的危險性每逢新年就在電視上特別宣傳，中國人的大節日！！新年已經漸漸淡化了！為了復興中華文化為何不開導大家改用改良的安全鞭炮？另外一個假日頗令人不解，行憲是應該力行行的哲學，為何前幾年宣布以休假來慶祝行憲呢？明眼人馬上就想到西洋的耶誕節，這是巧合？還是「用心良苦」！不論任何解釋都難以令人心服！

現在研討第二個準則，一個政體的自察性。就現在世界一般性而言對政權能督察的有二種性質組織，其一是全民代表，其二是新聞機構，在青天白日滿地紅之下全民代表之監督機構是監察院，新聞機構都支持政府的施政，政府三十年來之政治安定，一般國民不容易感到政府有甚麽公務過失或官員品德之過失。在五星旗下新聞機構也都支持中共當權派，甚至大換班時新聞機構還是支持當權派。最高人民檢察院之人事及行政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全代會常委會選舉任免及監督，而中共實際的最高權力在於中國共產黨，中共憲法上明文的突出了共產黨，全代會要根擬共產黨的提議才能決定國務院總理之人選，那麽誰能監督中國共產黨？誰能審判共產黨的錯誤？最後使人懷疑到中共憲法是為誰的利益而制定？是為人民嗎？還是為中國共產黨的利益而定？共產黨內的反動派及走資派都是在鬥爭失敗後被勝利派「交給廣大的人民憤怒聲討及公審」，天下人都「看在眼裏狠在心裏」為何人民檢察院還呆在家裏？是沒看見嗎？還是權責只在檢察人民？三十年來這麽多次鬥爭中為甚麽沒有一次是由人民檢察院比中共勝利派先抓到中國共產黨內的反動派？執政大異於居家的一點是不可有私心，所以公平、公開、公正是很響亮的號召。中國自古以來有一項非常優良的傳統，這就是史官制，這表示古代賢能的執政者有公平、公開、公正之魄力，每一代帝王都有史官在側記錄言行，但令人感到痛心的是在兩面旗幟之下都少了史官之蹤影。

史官之職責為記實，現代的行政組織皆以照顧人民為口號，故史官不能只記錄最高領袖之言行，對於其他各級幹部也應普遍記實以觀察行政命令是否貫徹到基層及各級幹部之能力、人格。要「復興中華文化」及要「批判的保留中國文化」怎可忘掉史官制！

人為的監察確有必要，因為監察者隨時可以提出適時更正或適時改換更佳人選，其優點為「適時」，其缺點為當權勢擋住大門時監察官或檢察官只有閉目養神。史官的無言觀察對執政者不會介入任何因素，使執政者發自內心的向善及公平，史官制的優點為「記實」及「存眞」。

現在研討第三個準則！！利民性。人民所需要的是甚麽？簡言之為民生，所以在善良的習俗下人民生活的越快樂越好，快樂包括物質的及精神的兩方面。青天白日滿地紅下電視機、機車及冷暖氣機已經普及，若衣食不得溫飽，誰會去買電視呢？在精神方面除了基於安全理由管制了共產思想及分裂民族的漢奸思想外人民接觸面較五星旗下的人民為廣。在大陸地區，人民在物質上要求的是脚踏車、手錶及收音機，這些東西還並未十分普及，針對外國人而開放的樣板地區以外的廣大地區之水準如何？仍然難以令人明瞭，既然不是樣板地區也不能寄以太高的希望。

萬人詩壇

英淑封主壇

戊午下元初度自壽分柬港台諸友

黎晉偉

久歷艱虞六十三。干戈涕淚滿東南。
我生如此頭應白。世變方殷氣尚酣。
歸夢常懷芳草地。客裝猶被舊時衫。
還期皓月長相伴。一片清輝照壑巖。

春雲初展次晉偉詞長生朝原玉

樵西冷漁

豺虎張牙歲再三。血腥染遍北東南。
放鳴爲問今何世。異代頻仍鬥尚酣。
二白一窮哀故里。四平五反膭殘衫。
春雲乍展江天日。掃盡重陰煦壑巖。

澳洲紀遊

彭既白

戊午中秋前一日飛雪梨

排[illegible]飛入作大仙。一[illegible]大千。
浩蕩風輪鳴脚底。升沉日月羅胸前。
翻翻玉葉來滄海。渺渺清波濯白蓮。
昨夜香江秋露重。雪梨今日是春天。

戊午八月應邀赴澳洲畫展兼呈

雪大，坎大，墨大，戴維斯，劉渭平，魯大維，詹確曾，何影德，曹繼業，曹繼賢，柳復起諸先生

墨稱自詡亂塗鴉。雪裏芭蕉霧裏花。
竟筆無才叨上客。執經有幸接方家。
魯班大匠誰能比。太乙高樓我拜嘉。
世外論交盟白水。此行不負到天涯。

余在雪梨大學畫展由澳洲東方樂會主辦會長戴維斯教授主持開幕詩以誌謝（戴維斯教授爲英國權威漢學家現任雪梨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並購藏我江亭文會圖）

八月乘槎萬里來。滿園桃李正花開。
江亭雅會春風裏。引領喬松愧楚材。
濟濟祁祁梁棟材。東方拔地集高台。
鴻軒鳳舉雲霞契。我亦希風慕德來。

墨爾砵畫展後留別民治黨諸君子

幾日高軒曾作客。明朝江海又天涯。
胞同帝胄多情甚。臂把僑親再拜嘉。
落月常懷墨爾砵。停雲自愧筆生花。
清風長憶芝蘭室。但願重來路不賒。

離雪梨留別諸友

投轄情深禮遇優。瑤華彤管怎相酬。
樽空萍聚同心結。雨散雲飛萬里愁。
恨水一泓留澳海。銷魂無奈是滄洲。
凄凄別意連芳草。夜夜濤聲向北流。

吳校長詩示唐君作翁步玉答和余東唐翁

澳洲陳飛鶴

唐節迎親新作翁，滿堂賓客賀聲充，
今宵喜酌討佳婦，明歲薹筵抱長雄，
席上珍饈兼酒綠，座中寶氣共燈紅，
神僊眷屬雙修到，語出至誠由寸衷。

春蹄

林壽愷

紅塵踏遍落花飛。雄據雕鞍任指揮。
久客還鄉當遂願。春風得意慶榮歸。

前題

何宗

五陵公子騁郊西。玉勒金鞍試步齊。
嚦嚦鶯聲縈曉樹。青青柳色著春泥。
花嬌直欲撩人眼。草淺纔能沒馬蹄。
遺望中原多事處。奔騰萬騎過檀溪。

春蹄二首

蕭葵明

耽書獨下董生帷。鞭策良駒思欲迷。
湧池落花紅雨亂。一庭芳草綠茵齊。
金經道義當時習。雁塔功名幾日題。
却憶當年同志士。猶今勒駿聽朝雞。

山色自隨人遠近。鶯聲只在水西東。
五更好夢經年事。三月殘花一夜風。
遠樹烟迷尤漠漠。芳枝露濕正濃濃。
小橋醉飲一樽酒。明日池塘屬祝融。

前題（集句）

卉生老人邱 堅

十日春寒健馬蹄。（王逢）
三千强弩射潮低。（蘇軾）
小牕細嚼梅花蕊。（劉翰）
膏雨新調燕子泥。（李定）
數問舟航留製作。（杜甫）
遠遊書劍爾提携。（陸游）
生希沙漠擒驕虜。（沈彬）
七校前驅萬隊齊。（戎昱）

前題

勞徑倫

東風解凍拔羣芳。嫩綠肥紅展艷妝。
門外重山浮黛色。園中密葉伴花香。
芳菲世界鶯啼駃。訴慕笙歌喜引凰。
不意春歸如過翼。更從何處炫文章。

前題

陳半峯

柳岸依稀得得聲。眼前小苑有鶯鳴。
花曾露面風堪展。春本無蹄日代行。
紅杏功名消息好。綠茵阡陌路途平。
芳華蹤跡知何處。浩蕩馳驅入錦城。

春蹄

劉崇

百里縱横照早暉。青青草色上騎衣。
最宜短轡馳原攬。尤喜長鞭躍澗揮。
鬃影飄如鴻一瞥。蹄香引得蝶雙飛。
騁懷遊目城鄉外。笑盡春花始賦歸。

前題

陳半峯

白駒來去儼神龍。只向繁花可覓蹤。
柳絮似韁馳夾岸。鶯聲傳訊到千峯。
年年天地循環轉。淡淡東風逆旅逢。
欲識艷陽春面目。嫣紅姹綠是眞容。

萬人雜誌

萬人傑主編

593

看中共越南的骯髒戰爭

台灣的美式選舉利弊有待檢討

鄧小平攻越的個人野心

大陸市場與中共對外貿易

香港市政局「茶杯風波」

大陸絕無可能走上民主之途

自大自卑的美國人

吳晗的悲劇

「唔見幾多？」

越戰

嚴以敬作

諒山大捷」割地賠款

NO.593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三月十五日出版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〇七八五二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目要



看中共越南的骯髒戰爭

中共揮軍入越進行名曰「懲罰」實際是一場骯髒的戰爭，由二月十七日到三月五日，一共打了十六天，現因中共宣佈撤兵而結束。但是眞結束還是假結束，還不能說定。因爲，中共與越共都是共黨政權，共產黨政權的領導人，都不講信義。此外，越共的背後有蘇聯撐腰；而中共的背後又有美國人搗鬼。在當今之世，舉凡有美國政府插手的事，好事一定變成壞事，簡單的事必然變成複雜。中共自與美國勾搭上以後，以爲從此算是撈到了護身符，不僅可以與蘇聯對抗，並可稱霸於亞洲，以至全世界。

這些從中共的最近表現上可以充份看得出來。

指揮越戰的鄧小平會經用教導的口吻對美國的半白痴總統卡達說：「任何事物總是會有人反對的，眞正的做了，也就沒有什麽了」。這番話充份顯示出：共產黨人所說的「辯證法」以及他們所持的「原則」了。照這個「道理」去辦事，自然完全是胡作妄爲，但作爲自由世界第一個强國的美國總統卡達却表示贊成。雖然白宮當局一再表示反對中共揮軍入越，但那是表面上的，私底下却偷着笑，搖頭擺腦地連聲說「好！」

越共、中共、柬共以及蘇聯沒有兩樣，統統不是善類。但因越共會把美國打到仆街，所以美國對它恨之入骨。也所以美國對中共「懲罰」越南表面反對暗中贊同。

美國勾結中共，在經濟上希望多作生意，現在雖然是剛剛開頭，但已看出遠景不佳；一因中共外滙不多，二因它的現代化規劃還未開始就進行修改了。在政治方面，美國則希望中共成爲它對抗蘇聯的伙伴，但又躭心有朝一日中共會與蘇聯覆水重收，言歸於好。所以，卡達最希望的是中共能與蘇聯擴大分裂，甚至形成嚴重對抗，這樣它就可以拉定了中共這個伙伴。基於此種心理，中共揮軍入越攻打蘇聯的小伙伴，這不正合心水嗎？

總之，中共出兵入越，背後是有美國當局的鼓勵，那是沒有問題的。中共對越南進行的所謂「懲罰」，事實是替美國當了報仇的工具，因爲美國在越南戰場上死了許多青年人。從這一點看，美國當局雖對中共出兵越南背上了一個教唆甚至是支持的罪名，但也還有數得計，因爲到底出了一口氣。

至於中共大軍開進越南是爲了「懲罰」河內政權，這是說不通的。作爲一個共黨政權的中共，所謂「懲罰」的鋒芒，似乎只應對準以美國爲首的「死敵」，所謂「帝國主義」，而不應施之於一度曾是自己「親如兄弟」的越南「同志」。再說，是誰授給北平政權以「懲罰」之權？這不僅是强詞奪理，更顯示出：共黨政權之間的那個所謂「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已經從基本上呈現動搖。越南吞併柬埔寨，是他們「兄弟」之間開的第一槍，此次中共「懲罰」越南是他們「同志」之間射出的第二砲！從長遠來說，這倒是一件好事。

中共出兵打越南，表面上是邊境之爭，實際是越南佔領了柬埔寨，使中共失去了在東南亞唯一的立足點。若說「懲罰」，越南消滅波爾布特政權也可以用此二字，因爲這個姓「波」的雖不姓毛，但其殺人之多，手法之殘酷，比中國大陸陷共後所進行的血腥屠殺還要厲害二分。中共爲了挽救一個殺人王而出兵越南，若不緊忙宣稱「達到目標」馬上撤兵，蘇聯再從新疆或海上動手，照樣炱硫「懲罰」中共，死得最多的還不是中國老百姓？

中共與美國所謂關係正常化以後，好像是眞的手中有了救命草，什麽都不怕。其實，美國和蘇聯一樣都是極其虛弱的紙老虎，這是指實力而言；若論狡猾則美國比蘇聯還差一皮，所以，拿美國當靠山，決不會有好下場。越南的阮文紹政府和伊朗國王巴列維的悲慘結局就是最好的說明。

台灣民智仍然落後
美式民主選舉利弊有待檢討

台灣的選舉是「民主」的，如果由國民黨「控制」，黨外人士就難得有當選的機會了。可惜台灣民智仍然落後，因此選舉時五花八門，使人啼笑皆非，選出來的人大都不够水準。因此，選舉在台灣可以說未見其利，先見其害。對於這一點，老萬和譚醫生的意見頗有不同。

萬人傑

國事應當大家討論

譚齡熹醫生頗有先見之明，他的萬言長信不打算在報上發表，只是給老萬的一封私人信。他過去也給我們寫過不少信，我們的作路、讀者對他的話，常有意見，一個人很難有接受別人批評的雅量，即使張此路綫相同，也會引起爭辯。我們萬人筆陣有過一些作者因受讀者批評而封筆。老萬最佳的處理方法是把譚醫生的信細讀一篇，然後存之檔案；如果老萬有時間的話，就給譚醫生寫一封相等的長信，討論他所提出的一切問題。可是，我終於把信在牛馬集發表，所以如此處理，是要發表了他的信的要點（只發表要點是因為有部分不便公開，否則不但我們的讀者、作者有意見，恐怕我們的報也會被扣，這個險不可以冒，更怕引起誤會）然後，老萬發表自己的見解，更希望讀者、作者也發表些意見。

因為，譚醫生提出的全部是「國事」，不是私事，國事應當提出大家討論，所以老萬不採取信來信往的方式，原則上，老萬認為譚醫生這樣坦率的提意見是對的，但並不完全同意他的見解。他對萬人作者的批評，一點不客氣，受批評的人自然很難接受；一般讀者也因他的意見有別於「執政者一切是對的」那種觀點，也會認為他是「叛徒」。老萬認識他比較深，認為他和我們的讀者同樣愛國，只不過他的民主思想比較濃厚，因此看起來他就和在台灣地區侈談民主的「黨外人士」頗為相類了。

尤其談到選舉問題，他拿英美水準來衡量台灣，比較之下，他對台灣的「選舉」便有所懷疑。台灣之不能與英美相比，是因為台灣「選民」知識水平低，選舉時容易受控制。同時，他們也太老實，候選人的旁門左道，他們往往全部受落。舉例說：一個化工廠老板競選，大送洗衣粉，向選民打交道，每人送一斤兩斤，本來，選民受這份小禮，到選舉時大可不理，另選別人。

可是台灣人民風很老實，受過你的好處，答應過投你一票，到時絕不會改變主意，因此，台灣每逢遇上選舉，便什麼怪招都有。譬如斬鷄頭、燒黃紙，向選民發毒誓。知識水平高的地方，這一招絕對行不通，可是在台灣居然「得听」。

台灣人三十年來因為經濟不斷發展，許多土頭土腦的人發了達，有了個個人熱中做官，競選之激烈，理由在此。一個鄉鎮首長，要選舉成功，花個三五千萬尋常事，如果是大縣大市，往往逾億，因此，能當選的，往往是大闊佬。

「拜託！拜託！」

「拜託！拜託！」是台灣流行語，這句流行語最多利用於競選中。老萬有一次到台灣，剛好碰上選舉鎮長，馬路上出現許多掛滿標語的汽車，中央是競選人的巨照，兩邊是「拜託！」「拜託！」雖然只是鎮長競選，助選團的龐大，相當驚人。這種情形，在大陸不會見到；香港市政局議員選舉的冷落場面，也望塵莫及。

如果自由選舉是代表「民主」，則台灣的民主程度並不太差。曾經有些「黨外人士」對老萬說過，選舉受到「黨內人士」控制，如果不是國民黨提名，會受到諸多限制的。他們這些話，許多人會相信，可是近年來，各重要市、縣的選舉，很多「黨外人士」當選。如果受國民黨制肘時，國民黨作弊，以一個執政黨的力量，「黨外人士」絕對沒有出頭機會，他們竟能壓倒國民黨提名的候選人而當選，足以證明選舉是公正的選舉，顯得是「民主」了，黨外人士所謂國民黨控制選舉，不過是討取選民同情的一種招數。

台灣大部分選民有「同情弱者」心理，如果競選者扮演弱者的角色，表示如何受人「壓迫」，較易得到更多選票。

也為了這原故，台灣的選舉花招，簡直光怪陸離，無奇不有。也因為台灣的選舉是民主選舉，很自然的受到野心者利用。多少年來，美國政客致力於在台灣「台毒」，達到他們「兩個中國」「一台一中」的目的。利用選舉建立他們所支持的「台毒」力量。

中壢事件的發生，並非偶然，若處理不當，不及時揭發制造事件者的陰謀，引致的後果，將不堪想像。中壢事件雖然平息了，美國政客仍不死心，

繼續乘立委、民意代表的選舉，計劃發動比中壢事件更大規模的暴亂。他們由外國偷運槍枝入口，更縫製大批警察制服，計劃由一些人製造事端，另一些人穿起警察制服，開槍屠殺人民，由此激起民憤，挑起羣衆暴動，推翻國民黨政府而「獨立」。可惜這計劃操之過急，中山堂事件已露出破綻；運槍、警服又被治安當局及早發現，藉選舉發動暴亂的陰謀，乃告胎死腹中。

在此期間，美國與中共建交，政府乃宣告選舉無限期延擱，一般評論家認爲是明智之舉，而萬人筆陣的作者更認爲不祇應該延期，還要徹底清除這些受外國政客利用，搞亂我們民主選舉的人物，一個個揪出，治以國法。

譚醫生出國多年，以美國民主選舉尺度來看台灣選舉，國情不同，處境有異，不可混爲一談的。

新聞以外

美式民主行得通嗎?

美國的民主政制，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並非完好無缺的。照譚齡熹醫生過去替我們寫的許多美國政壇小品的描述，美國的議員，大多是胡塗混蛋，浪費納稅人的金錢，行徑荒淫無恥，國會及政府部門，桃色新聞，多如牛毛。

因此，如果把美式民主全盤搬到中國，不但行不通，還會比現在的政府更腐化。美國是個强大和富有的國家，受得起這種腐蝕，中華民國有個對立的政權，稍有差池，永無翻身之日。美國選錯了混蛋總統，可以把他踢走，也可以運用法律，把他罷免。但中華民國若選錯了，就不會有改正機會，將淪於百刦不復之境，因此，必須小心翼翼，不可掉以大意。

有次和岳騫兄閒談，他說：假如我當了中華民國總統，第一件事是取消選舉。說不定將來中華民國就垮在選舉上。台灣選舉成災，還不是因爲政治野心家利用選舉來搗蛋，即使沒有野心家，台灣這種選舉方式，實已走火入魔。他們的競選，簡直變成「競財」，地方上例必財富多的人當選，財力不夠，就沒有資格競選，不自量力，必然失敗。

李光耀的政敵，都指責他「獨裁」。新加坡的選舉，其實早已預知結果。可是歐美民主國家也稱頌新加坡政治開明，李光耀做事獨裁是事實，但在他領導下，政府有效率而不貪污，他擷取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的長處，行的是家長式的獨裁，出發點以民衆福祉爲前提，民衆生活不斷改善，表現得比美式民主更成功。

亞洲國家許多會受美國「援助」，可是凡經美國援助的國家，必然反美，也必然因美援而加速崩潰。原因所在，是美國要以其民主方式，强加受援國身上，甚至由中情局施行暗殺手段，剷除「不聽話」的執政者，最後結果，將別的國家攪垮。

如果美國國務院支持的增額民意代表選舉暴亂計劃不被我當局及早發現，後果不堪想像。美式民主不是不好，但決不是放之四海之內而皆準，特別是東方人的思想，沒太大的政治野心，大部分人樂於受人統治，只要統治者加在他們身上的壓力不大，他們有兩頓安樂茶飯可吃便心滿意足。

無可否認，譚醫生在美國獃久了，思想上受到美式民主感染，如果中國人個個有譚醫生的知識水平，在中國行美式民主沒有問題，但一方面效法美式民主，一方面拋不掉斬雞頭、燒黃紙的傳統國粹，會變得不倫不類，不中不西了。

中共的定時炸彈

關於中共遣送留學生到外國問題，譚齡熹醫生也有不同的看法，下面是他的意見：

萬人作者們都向有關國家警告，叫他們小心會被這些留學生滲透，使小弟看了失笑。爲什麼呢？因爲小弟認爲我們實在沒有替人家担心的必要；第二是以人家國家的結構，一小撮黃面的學生那麼容易可以來搗蛋麼？以美國爲例，你不但可以隨便到那裏去，參加任何政治組織，閱讀任何書刊，甚至可以遊行示威。這些行動，那能動得人家分毫呢？

與其担心別人，不如積極點行動，看看我們如何去爭取這些留學生爲我們所用。我們一向對由台灣及香港出來有左傾思想的留學生大張撻伐，甘願地把他們送去中共。到他們後悔逃亡出來，又絕不去原諒他們、爭取他們。要知道他們都是學有所成的傑出青年，他們和一般只想出國入美籍的不同，他們都有崇高的愛國熱情，都恨不得把自己學回來的東西爲國家服務。唯一能怪他們的是他們不了解中共對人性的不尊重，不明白中共頭子都是自私自利，爭權奪利的人。

小弟認爲這是千載一時的好機會，我們如能用反統戰的手段，使這些中共留學生，認識民主、自由的真諦轉而爲我用。他們將來回到大陸之後，是一股十分强大的力量，是中共自己製造的一枚爆炸力强大的計時炸彈，這枚定時炸彈會把中共的制度摧毀。至於如何去利用這羣留學生，要看我們政府了。不過，說句喪氣的話，照過去中華民國辦僑務及對外宣傳的成績看來，成就可能十分微小。僑務委員會以爲請幾個華僑大亨回國訪問就可以。而中共在唐人街則向中下層人士下手，而那些僑領，只是幾個有錢的大老板而已。沒有基層支持，絕無用處。

記得以在香港，那些自由團體所做的工作，只是在會所內擺兩張蔴雀枱，等會員在工餘之暇上來打打蔴雀。左派工會不但出頭替工人向老板交涉，他們幾乎晚晚有讀書會，假期有旅行團，很認真做事，也有不少有辦事熱情的人來幫忙。不管誰對誰不對，單是這一點他們就應該成功。

我們只怪青年留學生投共，而絕不去研究他們爲什麼投共。小弟以前對先生說過一句被人踢屁股的話，小弟指出，有愛國心的人都會投共。有人說小弟偏激，放狗屁。但是一個讀過近代中國史而又有愛國思想的人，莫不對帝國主義憎恨，也莫不想自己的國家强大。中共在這一點上，很能抓得住他們的心理。

諒山大捷、割地賠款



矮帮宣佈自越南撤軍，香港的帮閑一齊叫嚷「諒山大捷」，但大捷時的結果却要割地，這是矮帮第四號頭目李木匠先念親口說出。

三月五日日本讀賣新聞獨家發表了該報編輯局局長爲鄉恒淳訪問李木匠先念的一篇對話。

矮子自從二月二十七日向西方記者伸了右手後面三個指頭擺了幾擺，聲明打破越共「自認世界第三强國的神話」之後，似乎舌頭生了瘡，再也不說話，改由木匠披掛上陣，担任「外交統帥」，向外國人發表「高見」。

這次木匠同爲鄉恒淳對話說了這末一段話：「談到國境，糾紛本來法國和清朝已經劃定了國界，只要信守就成了。有紛爭的地區非常之少，只有六十平方公里。而且不是一處地方——分散在許多地方，小的地方不及一平方公里。如果雙方有誠意，就是把六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全部讓給越南，在中國來說，問題也不大。」

這段話值得所有中國人注意，這次矮越共所以起邊界衝突，互相開槍傷人，就是因爲邊界一部份地區主權未定，最重要的是鎮南關（毛澤東初改睦南關，再改友誼關）外的浦念（眞名不是這兩字，因其字太怪，恐字房沒有，姑且借用）嶺，便控制鎮南關出口處，在我國說，守鎮南關非守浦念嶺不可，否則關門也不能開，在越南人認爲鎮南關門以外，皆是越南領土。矮越共戰爭爆發前，越共軍即强佔了浦念嶺，矮帮「自我克制」未敢聲張，到了將要開戰才提出此事。

二月二十四日矮帮聲言準備撤兵時，曾聲明所退回的「是中國方面認可的領土」，言外之意凡是過去爭執不下地區，矮軍決不退出。

現在矮帮担心越共不肯干休，單方面和不了，於是先開出賣國條件，只要越共肯和，過去爭執不下地區，全部割給越共，在矮帮來說，「問題也不大」。

木匠說的眞話，問題眞不大，周恩來與緬甸劃界，割去的領土大過浙江，還有著名的爐房銀鑛，及一個繁榮不下於荃灣、元朗，被稱爲薩爾温江畔明珠的南坎，被周恩來用筆一勾，全屬緬甸，區區六十公里，成什麽問題。但我們中國人要問，矮帮打越共是爲了越共侵犯領土，此地一批「揷草標賣首」的帮閑歡呼爲「民族戰爭」，現在打的結果把要保衛的領土又割出去了，眞正要議和時，矮帮一定要賠償越共損失，才能干休，此種大捷，得未曾有。

不僅如此，矮帮撤兵也撤得很不光采，因爲剛剛在蘇俄提出嚴重警告之後。

蘇俄政府警告矮帮「犯的罪惡愈大、將來所受的懲罰愈重。」矮子天才發明了懲罰字眼，今後將成爲共黨集團戰鬥的訊號，此亦矮子不朽事功之一。

就矮越共戰爭情勢看，蘇俄也許不致馬上就懲罰矮帮，因爲無此必要。當矮帮進攻越共之初，蘇俄與越共一定交換意見，可以推想蘇俄的立塲是越共支持得住由越共自己打，越共支持不住蘇俄便出兵。越共自已有把握打得過矮帮，也不願蘇俄出兵，遮了它的風頭。兩個禮拜下來，證明越共對付矮帮遊刃有餘，開始只用邊防軍、民兵，便與矮帮正規軍打成平手，一直到諒山攻防戰展開，越共始投入一師或兩師正規軍，矮帮出盡全力，才勉强攻下諒山，更可看出越共戰鬥力之强。

這次矮越戰爭，也可視作美俄的代理戰，蘇俄以中馭越共，打退了美國眼中的上駟矮帮，卡特此日可能在想，你這個矮子連越共都打不贏，還希望你能同蘇俄打嗎？不但卡特這樣想，一直視矮帮爲「潛在盟友」的西歐各國也會這樣想，對矮帮不能估計太高，實在派不上大用塲。

蘇俄的嚴厲警告，發表的時間太準確了，此時正是矮帮在越北陷入進退兩難之境，打下去不但越陷越深，還怕遭到埋伏而全軍覆沒，不向前進，一直膠着於越北總不是辦法，在兩害之間權衡，還是自行退兵爲妙，二月二十六日矮子會見日本共同社社長渡邊孟次時，矮子先說：「中國衷心歡迎聯合國安理會作出決議，呼籲中國軍隊和越南軍隊分別從越南和柬埔寨撤退。」但矮子停一時又說：「我們將不會以此作爲交換條件。」

共同社對矮子兩段話加以註解說：「鄧小平這句話是指越南不撤出柬埔寨，北京也將把它的軍隊撤出越南。」這項註解當然是對的，可見矮子已有意「大減價」，想先把入越矮軍撤回滇桂兩省，然後厚着臉皮說懲罰工作已經完成。反正完成不完成，又沒有磅秤過磅，又沒有寒暑表量寒温，只是憑着矮子一句話而定。

誰知就在矮子準備扮縮頭烏龜時，蘇俄突然發出嚴厲警告，也提出了懲罰字眼，如果矮帮再不撤出越南，蘇俄就要予以懲罰，而且撤出愈遲，懲罰愈重，這種口吻，矮子如何受得了，此時如果馬上就撤，世人都認爲是受了蘇俄警告，不撤，即使蘇俄不予懲罰，陷在越南泥沼裏又怎樣打下去。結果，矮子顧不得面皮，只好乖乖地遵「老大哥」之命撤兵。

棋高一着，束手束脚，矮子打橋牌據說可以入國際名手之林，但用兵，辦外交，甚至下棋，比蘇俄越共的頭頭都還差一大截。

這次中共攻越，所提出的口號從頭到尾都未說過是民族戰爭，可見矮帮宣傳也還有點「實事求是」的精神，但在香港就不同了，以明報爲首，日日鼓吹民族戰爭，也有許多人受其蠱惑，跟着起哄，認爲矮帮眞的發揮了民族大義，這種說法，矮子決不敢承認，因爲一扯上民族戰爭，就非打出一個結果不可，而矮帮之懲罰越共，顯然一開始便是無結果的戰爭，所謂民族戰爭，並不是凡同外國人作戰，皆可稱爲民族戰爭，因爲民族戰爭的本質是爲了保衛國家獨立，民族生存，不是爲了某種目的而去同別國打仗，都可稱之爲民族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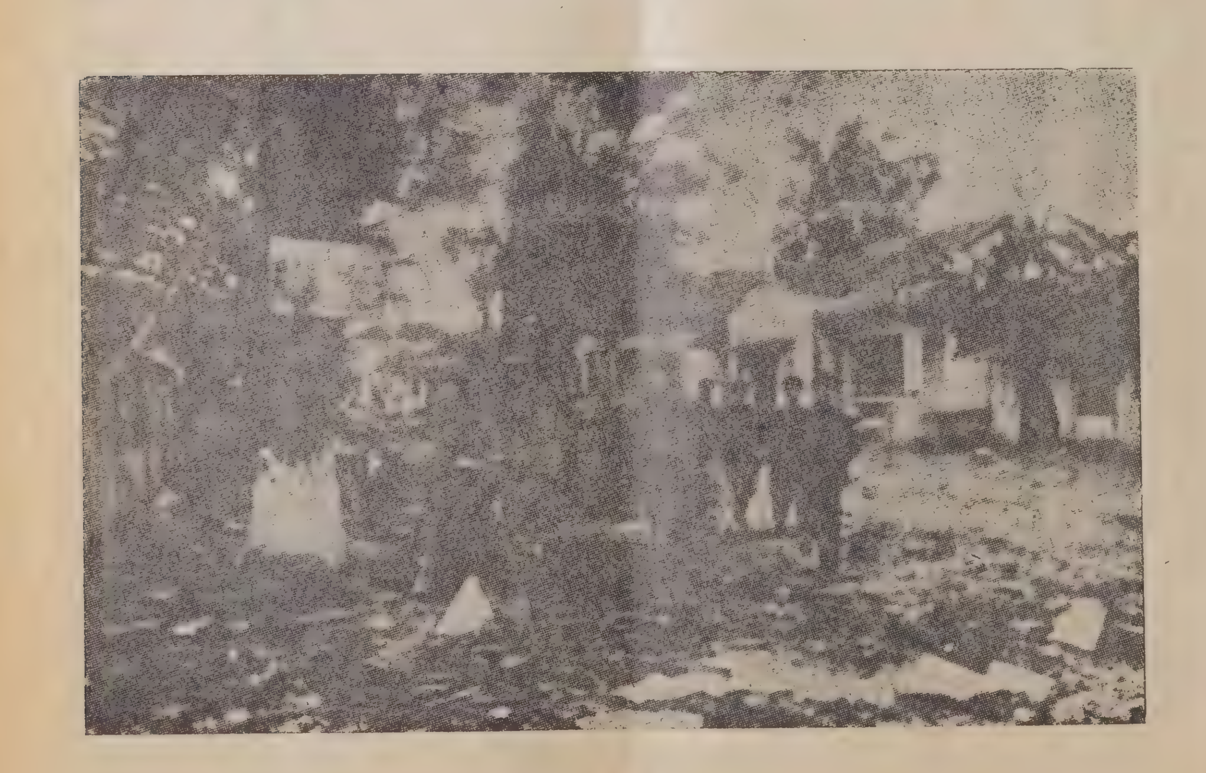
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最早說是黃帝戰蚩尤，關乎漢族與苗族的興衰存亡，是傳說中最早的民族戰爭。以後周之對犬戎，秦漢之對匈奴，隋唐之對突厥，兩宋之對遼金元，明代之對女眞（淸）這是民族戰爭。打勝了，我國家便繁榮强盛，雄視世界如漢唐，打敗了便受異族統治，如宋、明。

最大的一次民族戰爭是先總統蔣公領導對日戰爭，這次戰爭以時間論不算最久，但以規模而言是空前的，所得的勝利成果也遠邁漢唐，五十歲以上的人都記得，如果不打那一仗，中國要被日本蠶食淨盡，那一仗如果打敗了，中國便被日本鯨吞，中國人不死便作亡國奴。說到民族救星，只有先總統當之無愧。

回頭再說矮越之戰，究竟具備了甚麼民族戰爭的條件？矮軍不入越，中國不會亡，不但中華民族不會滅亡，就是矮帮也沒有影响，亡矮帮者是中國人，決不是越共的那一羣頭目。

矮帮爲甚麼打越共，矮子自己便說的明白，爲了打破越共自稱世界第三强國的神話，顯然是爲了「爭三」而戰，因爲矮帮一貫自認是「世界第三强國」，美蘇之外，便輪到矮，現在忽然冒出來越共搶在前邊，硬把矮帮擠到第四，這個氣如何忍得下，於是揮兵入越，正式同越共較量一下，看看誰是「眞第三」。

總之，這次矮帮進攻越共，一開始便拿錯了「用神」，所以前後半個月時間，矮子的口吻就變了幾次，開始說純粹懲罰。與蘇俄，棉共波爾布特無關，繼而又說贊成聯合國建議「雙撤軍」，馬上又改口說即使越共軍不撤出高棉，矮軍也撤出越南，已經「大賤賣」，以後更語無倫次要同越共爭「第三」，最後自說自話自撤軍，還要割地加賠欵，這樣丢臉的事，還有一些帮閑捧爲「大捷」，眞是廉耻喪盡。



鄧小平攻越的個人野心

龍泳君

鄧小平發動對越戰爭，表面看來是「嚴懲越南」，其實是以自己的政治權力作孤注一擲。中共內鬥不息，動蕩不安，鄧小平藉進攻越南，一可轉移大陸人民對共黨的反抗，二可迫使華汪集團靠邊站。倘若成功，他便獨握大權，走上老毛唯我自尊之路，否則便只有自尋絕路。

由鄧小平所導演的中越共戰爭，應屬今年世界最大新聞之一；初期戰況各方報導已多，不必複述。現在要問的是鄧小平為甚麼要在此時發動戰爭，可能的發展及其影響如何？

據「新華社」發表的聲明，由於近半年越南武裝挑釁達七百餘次，打死了邊界居民和邊防人員三百多人，所以中共軍特給予「應有的還擊」，但將採取一九六二年中印度戰爭的模式，打了就退守原處。

鄧發動對越戰爭的原因

實際絕對沒有那麼簡單，鄧小平要「懲罰」越南、發動戰爭的原因，極為覆雜，主要可歸納為六點：

一是鄧小平要藉戰爭來攫取更多的軍權、政權和黨權，把華國鋒逼到有名無實的最後角落；同時利用一致對外來製造團結的假象，緩和他那「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的攻擊。

二是對大陸下放青年蠢湧回流到都市，造成種種騷擾混亂，無法解決；乃狠心辣手，發動戰爭，把這些大陸青年送到國外犧牲，或在雲南廣西邊境從事戰地工作，以減輕其在各大城市要求自由開放的壓力。

三是趁越共在高棉的控制尚未鞏固之前，以閃擊方式進軍越北，換取越軍退出高棉，來阻止越共多年預謀兼併寮棉、組成所謂「印支聯邦」的實現，免得在中共側翼的「小霸權」越共益形彈悍，構成中向東南亞侵畧的有力對手。

四是故意對外亮出拳頭，展示暴力，以「殺鷄嚇猴」的方式，進行心理作戰，企圖脅迫亞洲鄰近國家，尤其是東協各國，低頭屈伏。

五是向美、日、西歐各國，表明用行動反蘇。因蘇越有軍事同盟關係，打越共，就是間接打蘇聯；藉以進一步增强對美日西歐的關係，加速騙取新式武器、科技及經濟的大量支援，以提早實現其所謂現代化，尤其是國防現代化，獲得對外侵畧的更多賭本。

六是企圖藉對越戰爭搞得「天下大亂」，施美蘇同時下水，最後觸發核子大戰，使「兩霸」兩敗俱傷，然後由中共來坐收漁人之利。

中越共戰爭的可能演變結果

美國總統卡特會嚴重警告蘇，不要介入越戰；同時要求中共軍退出越南、越軍退出高棉。東協和世界其他國家，也紛紛發出呼籲；蘇蘇邊境則以蘇越友好合作條約為依據，對卡達的呼聲置若罔聞，一面在中蘇透境實施動員，一面派遣戰畧指揮艦前往南中國海。

因之美國有人揣測，蘇軍可能侵入中國大陸邊境，然後中蘇共越三方連環協議，越軍撤出高棉，共軍撤出越南，蘇軍撤出中國大陸。

這個構想看來很合邏輯，可以畫成一個好看的圖案；但共黨圈內的陰謀鬥爭，從來不循常軌，更不是為了好看的。

中共前次對印度戰爭來去自如，給予自由世界極大的震撼，目前在越南却不能如法炮製。

因為越共不會答應從高棉撤軍，以換取共軍撤出越北，何況有北極熊撐腰，越共有恃無恐，自不肯屈伏。

「新華社」的聲明原是宣傳噱頭，鄧的本意既是要藉越戰、達成其對內對外的陰謀野心，自亦不可能很快地鳴金收兵。

鄧或許計算到越戰欲罷不能，他們人雖可獲得許多暴利，但並非沒有泥脚深陷，以身殉葬的危險；他最大的賭本是誘使美國下注，給他火中取粟。如果這一着輸，就全盤皆輸。

美國當局已堅定表明對中越共之戰不介入，但很多蹤象顯示，鄧對越用兵，似乎獲得美國的默契。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威爾遜以不參加歐戰爲號召而當選總統，然而結果却把美國投入戰爭。

當前中共在美遊說份子之多，與矮鄧之狡黠善騙，如果蘇聯入越戰，美國在各種引誘刺激與驅迫之下，可能很難脫身事外，而被鄧小平拖進戰爭的危險漩渦。

但美國對中共並無條約義務，而且過去十年越戰的慘痛教訓猶新；美國納稅人的血汗錢和美國青年的可貴生命，實無任何理由要爲罪惡山積的中共去犧牲。

絕大多數的美國人民，當能警惕美國的脚步，使其不致走向核子毀滅戰爭，而應任由中國和海內外反共的中國人民，自行解決中越爭執與中蘇共爭執。

狂妄冒進正是自尋絕路

中共誇稱「不打沒有把握的仗」，鄧小平更以狡滑惡毒著名；實則中共打仗失敗多於得勝，鄧兩次被整垮，並無過人之智。對「四人帮」那些婦人孺子的鬥爭，冒險成功，接着對日對美，勒索獲逞，國際間對他逾分高估，他自己得意忘形，挾美日自重，貿然發動戰爭，這將使他得不償失。

第一，赤裸裸地揭穿了中共好戰的本來面目。

第二，親中共份子大力宣傳鄧繼承周恩來的溫和派之謬說，徹底破產。

第三，以戰爭來鎮壓大陸青年，假手越共來屠殺大陸青年；大陸青年必能洞燭此種卑鄙的毒計，回頭來反鄧反共。

第四、現代戰爭對物力財力耗費極大，越戰對鄧所幻想的「四個現代化」，將發生極大的損害，尤其是對大陸人民的生活，不僅不能改善，且將使其更加困難。

第五、國際間原被中共宣傳和平所騙的國家，可能會重新考慮其態度。

第六、戰爭的氣氛不可能眞正消除中共的內鬥，在戰事進行不如預期或發生突變時，中共內部的奪權鬥爭會更白熱化。

越戰如果延續下去，大陸人民終將羣起反對把子弟的血流在國外，美國人民亦必能看透鄧要美國青年流血的毒計而拒絕任何形式的介入。鄧雖有各種詭譎的企圖，但別人不是他所想象的愚蠢，只要美國當局眞在替美國人民和世界和平看想，不給鄧任何支持，那麼鄧冒險發動的越戰，正是他自尋絕路。

矮鄧玩「美國牌」

黎清泉

國際間的爾虞我詐，互相利用，缺乏道義與信守，固然由來有自，並非始於卡達政府。但卡達政府在與我斷交、與中共建交一事上，則表現得最爲突出、最爲露骨。卡達政府在一小撮人的秘密安排之下，無條件的接受了中共建交三條件——對我「廢約、斷交、撤兵」，在美國建國以來二百年的外交史上寫下了最可恥的一頁，這種醜惡的行爲，對於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國際信譽，顯然構成嚴重的損害。然而，那一小撮與虎謀皮、事實上是爲虎作倀的「策士」和「專家」，却認爲犧牲中美傳統友誼、犧牲中美共同利益，換取對中共的所謂「關係正常化」，是聯共制蘇的一記絕招，也就是「玩中共牌」。自從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問中國大陸，與中共聯合發表史無前例、各說各話的所謂「上海公報」以來，雖然美國中共雙方都以「關係正常化」爲口頭禪，但始終在討價還價中談不攏、擺不平。去年十二月間，竟在短促的四天之間獲致「突破」的發展，居然順利「成交」，卡達總統竟認爲做成了一筆「好買賣」，沾沾自喜，覺得手上眞的掌握了一張的王牌——中共牌。現在事態的發展、事實的證明，究竟是美國在「玩中共牌」、還是中共在「玩美國牌」？

中國有句俗話：「矮子矮，一肚皮的拐」。「拐」字的涵義，根據「辭源」的解釋是：「以術誘人販賣之也，俗稱拐子」；亦即刁拐、奸詐、邪惡，特別是善於以糖菓之類誘騙小孩子跟着走，而將之販賣。不知道白宮地下室（國家安全會議辦公室）的「中國通」如奧森柏格者，懂不懂這句中國諺語。據說當年毛澤東向史大林介紹鄧小平時，曾經說過這句話。「鄧矮」的確是「一肚皮的拐」，不僅是玩牌的好手，而且是騙小孩的拐子。美國想利用中共做爲「中共牌」，正好中了鄧矮的奸計，給他施行拐子騙術的好機會。

矮鄧擺平子美矮「關係正常化」，接着便前往美國訪問，不俾讓卡達覺得手上有了「中共牌」，而和他玩起了「蜜月橋牌」，渡過一個短暫的蜜月。事實上，鄧矮是包藏禍心，誘騙卡達做他的「美國牌」。當鄧矮訪美歸來，立即發動侵越行動。姑不論中共攻越是否獲得美國同意或默許，但這顯然是美國建交後直接而立即的發展，誠如總統蔣經國先生在執政黨中常會上所評述的，中共對越南發動攻擊，具有三種企圖：第一、中共企圖在越南攻佔土地，作爲與越共談判討價還價的籌碼。第二、中共企圖以侵略行動避免共黨國家譏其爲「紙老虎」。第三、由於大陸上被「下放」的青年對中共政權不滿，企圖以發動對外戰爭轉移他們的注意力。蔣總統特別指出，中共口口聲聲喊和平，但最近不顧一切發動對越南的戰爭，暴露了它的好戰本質，同時證明美矮建交不但不會帶來和平，而且更接近戰爭邊緣。是美國在玩「中共牌」、還是中共在玩「美國牌」？中越戰爭是最眞實的答案。

大陸市場與中共對外貿易

魏萼

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國總統尼克遜訪平之後　美國以及西方經濟先進國家對中國大陸上九億人口的貿易市場產生了「第一次幻想」，幾年後，由於活生生的事實證明與中國大陸貿易無利可圖，西方商人對中國大陸龐大市場的幻想也甦醒了，此次美國中共之勾搭　中共以「四個現代化」的經濟政策對外大肆宣染　又混淆了自由世界經濟先進國家的視聽　再度掀起西方商人對大陸龐大市場的「第二次幻想」，但是，以中共有限的對外貿易潛力，相信西方商人對中國大陸市場的幻想必然會再度的破滅。

中共對外貿易的實績

華鄧統治下的中共政權，雖然已與世界上一百六十多個國家或地區有經濟貿易的關係，而且又在其所謂「四個現代化」的騙局下，前年曾分別與五十幾個國家或地區簽訂一百十三個經濟與貿易等協定，並派出一百三十八個貿易訪問團至國外，同時也有二百七十七個外國的貿易訪問團前往中國大陸，但是該年中共之對外貿易額却只有一百四十五億美元（我國為一百七十九億美元）。去年中共「四個現代化」的叫聲更為囂張，也曾分別與日本和歐洲共同市場國家等訂定貿易協定，而根據初步統計，其對外貿易額也僅達到一百七十五億美元（我國為二百三十七億美元）。

中國大陸人口佔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強，但其對外貿易額僅約佔全世界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一弱，此雖略高於佔全界貿易總額百分之零點六的印度，但與約佔全世界貿易總額百分之十二的美國、百分之九的日本、百分之三的蘇聯均相去甚遠。

中共「大陸性」的經濟形態以及共產主義經濟制度的限制，對外貿易將不會超過其「國民總生產」的百分之十，若以中共年百分之五的經濟成長率和百分之五的美元通貨膨脹率計，至其所謂「十年經濟規劃」完成的一九八五年，中共對外貿易額將不會超過六百億美元（屆時我國將超過七百億美元），其中，美國中共貿易據美國商業部最樂觀的估計，到一九八一年僅為三十億美元（屆時中美貿易將超過一百二十億美元），而我們認為一九八五年的中共對外貿易將不會超過六十億美元（屆時中美貿易將超過二百億美元）；據美國商業部長柯瑞普絲的分析，在最近五年內，中共對美貿易累積總額不會超過一百餘億美元（中美貿易今年將超過九十億美元）。從這些統計足見中共未來對外貿易潛力相當低落，絕非外傳中共在未來的「十年經濟規劃」中，每年平均將為七百七十五億美元的對外貿易。

中共對外貿易潛力分析

中共對外貿易潛力低落的原因是由於以下的幾個限制：

（一）貿易制度：自由世界之貿易是由於市場的供給與需求而決定的，其間，由國際貿易商從中參與服務。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中共國際貿易，是由中共政權所謂「國際貿易部」統籌計劃，並由其下所屬之「中國」紡織貿易、「中國」輕工業品貿易等八個公司以及「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來完成的。由於中共之對外貿易全然由中共政權「專買」與「專賣」，其制度僵硬，人民缺乏激勵心、國外的國際貿易商亦無從適應，在這種情況下，貿易就很難有所發展。

（二）優惠關稅：中共沒有享受美國等給予之優惠關稅；根據美國一九七四年貿易法案的「賈克遜、范尼修正案」規定，對於不給予自由移民的國家或政府，美國不給予優惠關稅，因此中共目前沒有享受到優惠關稅，使貿易發展受到限制。

不過，來日若中共佯稱其放寬移民之規定而取得優惠關稅待遇，據美國學人遜魯博士之估計其對美國貿易也只能增加百分之十五而已。基本上，中共對外貿易的結構是不許消費品進口，然而，中共為迷惑自由世界偶而也會有幾項輕工業消費品之進口或投資，如可口可樂公司等之加入與中共貿易行列等即為一例，這只不過是用以混淆國際視聽、製造國外人士對其幻想罷了！此外，中共統籌性的對外貿易，其匯率制度沒有意義，復加以其不能接受國際貨幣基金會之年度公開諮商，因之尚難成為國際貨幣基金會員，其在國際經濟上的聲勢自然薄弱。

（三）凍結財產：一九五〇年代迄今尚未解決的凍結財產是，美國凍結中共八千多萬美元的資產，而中共凍結美國一億九千多萬美元的資產，雖經多年談判，始終未得定論。美國中共之間凍結財產的問題若存在一日，中共之航空、船運和金融機構的貸款等事務即難有長足的進展，這是基於當初美國法院的裁決，認為與中共間之商務的來往具有危險性而加以禁止的。

（四）生產能力：以中共落後國家的經濟型態而言，缺乏技術、資本設備以及與之配合的基本建設，如交通運輸、航運等，故生產力相當低；以鋼的生產為例，中國大陸平均每人鋼鐵的生產為西方國家的幾十分之一；另外，就糧食的生產而言，中國大陸每一農業勞動力僅為美國的五十幾分之一。由於鋼鐵和糧食的生產狀況可知中國大陸農、工業部門生產力的低落，所以其生產成本高昂，其中更由於中國大陸資本設備缺乏，使中共產品無法因應國際間千變萬化的市場需求。

（五）貿易結構：基本上，中共對外貿易的出口商是低價的，如礦產、農產品、輕工業品、藝術品或藥材等，而進口商品是高價的，如資本密集以及技術密集的機器設備等，因此，中共對外貿易之逆差是必然的，而中共對外貿易逆差必不能是長期的。因之，中共對外貿易必定是進口必須以出口為先決條件的原則。而中共的出口潛力低落，更成為其無法進口的主要原因，正因為如此，中共對外貿易始終陷於低數額的漩渦裏。

中共「四個現代化」資金的錯覺

中共「國民財政負担」約佔其國民總生產的百分之四十，而在財政上有百分之七十的總支出用於國民經濟建設與國防；以去年為例，中共之財政預算為八百億美元，用於「四個現代化」的資金應為五百六十億美元，若再以中共百分之五的經濟成長率，以及百分之五的美元自然通貨膨脹率計，到一九八五年中共國民總生產將不會超過四千億美元，其國民經濟建設及國防資金將達一千一百億美元，即在此八年內，中共統籌資金將近七千億美元，這七千億美元即為中共大肆渲染的「四個現代化」資金。這七千多億美元乍看是一個相當龐大的數字，其實，中國大陸有九億餘人口，相當的在這八年期間所花費的國防及國民經濟建設之預算，那就微乎其微了。以美國為例，當今國民總生產約兩萬億美元，其財政預算約為五千億美元，其中，約一千一百億美元用於國防預算，則八年之間國防的預算總和應超過一萬五千億美元（仍以經濟成長率與通貨膨脹率均以百分之五計），在八年內，美國僅就國防預算一項即為中共「四個現代化」資金的兩倍，何況美國人口尚不及中共的四分之一，如此，中共所謂「四個現代化」資金便相當小。此外，中共「四個現代化」所需資金是用於中國大陸的消費和投資，而非用於國際貿易，由於中共「四個現代化」之喊聲響入雲霄，西方國家以為這個所謂「四個現代化」的資金是用於對外貿易上的進口，這種看法完全是一種錯覺。

事實上，中共在外匯短絀、貿易潛力低落的狀況下，除了糧食和軍備的購買外，可用於進口西方產品的能力，只是區區數十億美元而已，其所能用於「四個現代化」的外貿資金自屬相當有限。因之，中共為解救其技術和資本缺乏的困難，正在積極地效法我國民國五十五年代高雄等加工出口區的經濟發展策略，在廣東沿海一帶也成立加工出口區。

中共這種吸引外資的經濟策略是全球社會主義國家所僅有的。其所採取的方式，大抵有三種方式：第一是由外國進口加工設備和工業原料，利用中國大陸充沛的勞力從事生產，將成品運出國外，中共政權得到的是工資和就業；第二是所謂「補償性」的貿易，即中共進口外國所需的機器設備，而利用中國大陸的原始原料，然後以其產品出口償還給外國，日後該機器設備即收歸中共所有；第三是引用外國機器設備和原料，產品則運往外國之投資者，共匪以「加工費」之累積抵償機器設備的成本，日本之後，中共便擁有該項機器設備。由中共對外商所要求的條件苛刻，再者外商對中國大陸的商情模糊，迄今為止，於以上述諸方式吸引外資成交者，只是寥寥可數。

中蘇共貿易關係日益密切

當今中共對自由世界國家的貿易佔其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其餘的貿易對象才是共產主義的集團，這種現象與一九五〇年代的情況正好相反。中共對外貿易對象轉移的原因是基於與共產主義集團國家或地區之貿易，因為經濟制度的限制，任何一樁對外貿易案件很難成交，其次是與共產國家貿易，在產品上沒有甚麼選擇性，而且都是以物物交換為計算基礎，也使一般共產主義國家彼此間不願進行貿易。

當今蘇聯、波蘭、東德、捷克、羅馬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古巴與外蒙等共產「國家」建立了「經濟互助組織」。中共自該組織進口發電、鐵路、、農耕、採礦等機器設備和航空器材等，而中共輸往該組織國家的產品為各種化學品、天然橡膠、棉花、紡織品、農產品和一些其他的消費品等。一九七六年的貿易額為二十三億五千萬美元，佔中共總貿易額的百分之十八。惟蘇聯以及東歐諸國至今仍為中共「四個現代化」所需機器設備的主要供應者，在一九六八至七二年間均佔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一九七六年及一九七七年分別佔百分之二十七及百分之四十。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中蘇共雖然交惡，但是中蘇共間的經濟貿易關係仍然密切，自一九七〇年起年有增加，迄一九七七年止，中蘇共間的貿易增加了十倍，尤其是當今中共之進口用於「四個現代化」的機器設備等資本材中仍有百分之十一來自蘇聯，況且於一九七七年七月廿七日中蘇共簽訂了貿易協定。從日益改善中的中蘇共經濟貿易關係以及現階段中蘇共均是「修正主義」共產「意識形態」看，中蘇共本質上並非對立的，西方國家「聯共制蘇」的外交戰略是犯了邏輯上的嚴重錯誤。

吳含的悲劇

翰健

吳含（日旁）是研究明史的學者，早年投靠共黨，以「民主人士」身份為共黨搖旗吶喊，由書生走上「仕途」，出任中共「北京 市副市長，其後寫了「海瑞罷官」一劇，被指為替彭德懷翻案，「文革」時被鬥得死去活來，終於弄到家破人亡，一家四口，三人慘死，只剩下一個小兒子。吳含之死，咎由自取，死不足道，然從其悲劇，可作為今日海外知識分子的殷鑑。



明史專家吳含（日旁，下同），早已傳聞死於中共文化大革命的紅衛兵造反奪權運動；但說法不一，有的說他自殺，有的說他憤恨而亡，有的說他慘遭毒打致死；還有人說他可能仍在人世。直到最近，中共公開了吳含的死事，他的兒子也發表文章敘述其家破人亡的經過，吳含冤案才算大白於世。

三十年前的「民主人士」

吳含，原名春含，浙江義烏人，生於一九〇九年。家境貧苦而力學不倦。讀大二時的論文「西漢的經濟狀況」，甚得胡適之的賞識，後由胡請蔣廷黻設法，破例以工讀生進入清華大學，一九三四年畢業後，留在清華担任助教。

對日抗戰期間，吳含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歷史系教授。當時幣值下跌，百貨昂貴，窮教授的日子很不好過。

吳含一面教書，一面還要買菜、打水、煮飯，照顧生病臥床的妻子，心情非常惡劣。於是，他開始不滿現實了。本來是一個不問政治的書生，由於生活的艱苦，使他的目光逐漸轉移到書房以外去。

從一九四三年起，他寫了不少借古論今、譏評時政的文章，不滿現實的思想日見明顯。終於參加了「民主同盟」，成為活躍的「民主人士」，被中共看中而列為重要統戰對象。

抗戰勝利後，政府與中共及其他在野黨派，在重慶舉行「政治協商會議」。吳含在他所寫的「論民主政治」一書中，嚮往的是「政治的經濟的民主」，「如思想、言論、身體、出版、施行等的自由，如選舉權，如議會政治。」中共在抗戰勝利前後，加強對政府的破壞宣傳與對知識分子的統戰活動，並提出實行「新民主主義即三民主義」，建立「聯合政府」，保障私人資本、私有財產、個性發展和個性解放，以及各項自由民主的權利。周恩來與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大肆活動於在野黨派和知識分子之間；由在野黨派、失意政客和親共文人所組成並由四川軍閥劉文輝、鄧錫侯秘密提供經費的「民主同盟」，變成中共的政治工具，吳含也跟着掛上周恩來的統戰鈎子了。

據他後來所寫的「我的治學與思想是怎樣進步的？」一書裏自述他當時把中國民主政治的實現，完全寄托於中共。

一九四六年，吳含回北平在清華任教，他利用

政府尊重學者的政策，以其大學教授的身分掩護中共地下工作人員；及中共佔據石家莊，他又接受中共交付的輸送知識青年到共區去的任務，並為中共通風報信，協助暴露身分的中共分子潛逃。一九四八年，他秘密經由天津轉赴共區。

歷史主義與道德繼承

一九四九年中共政權成立，吳含被任命為「北京市副市長」，全國青年民主聯合會常委兼秘書長、「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在「民主同盟」，他是中央常委和北京市支部主任委員。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時，他以清理門戶的姿態，領導清算「民主同盟」首要章伯鈞、羅隆基的「罪惡活動」，因而獲得中共青睞，升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掌握實際領導權。他秘密參加了中共，為中共控制「民盟」，並與鄧小平、彭眞建立了密切的關係。

但在學術思想方面，雖然他接受唯物史觀，採用階級分析方法去研究歷史，却不同意單純階級觀點。大陸史學界經過「思想改造」、「文藝整風」、「反右派」與「史學革命」以後，全盤否定論大為流行；幾千年的國史被說成一部黑暗的罪惡紀錄，中國人的偉大祖先被說成反動反人民的壞蛋，民族文化被說成盡是封建毒素，傳統道德被說成反動統治階級欺騙人民的思想。一般史學家受盡中共殘酷批判鬥爭，沒有人敢出來駁斥這種單純階級觀點的謬說，吳含與另一位中共老黨員、馬列主義史學家翦伯贊，挺身而出，發表許多文章，闡述他們所謂的階級觀點必須結合歷史主義的意見。

在道德觀點上，吳含不敢否定道德具有階級性，而強調歷史不可割斷，傳統的道德規範，今天可以繼承，也應該繼承。他說：忠，過去忠於君主，現在忠於國家人民；孝，現在的子女仍然應該照顧年老的父母；「誠實、勤勞、勇敢、刻苦耐勞、雄心壯志這些美德」，和「德義廉恥」，以及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文天祥及其「正氣歌」所讚美的人物的優越品德，唐太宗、康熙、乾隆的「雄才大略」，海瑞、姜太公、廉頗與其他「我們偉大先人」的各種美德，都「應該批判地繼承應用於今天」。

關於研究歷史的方法，吳含反對把一部份內容豐富多彩的中國歷史用去解釋馬列主義的史學理論，造成「以論代史」、「有論無史」；他主張「論從史出」，認為基於單純階級觀點，「片面地是今非古，隔斷歷史，弄得『前無古人』」，視古人都是壞蛋，只有些農民起義領袖才是正面人物，這樣的祖國歷史，會使人想愛他「怎樣也愛不起來！」

奉命宣揚海瑞精神

一九五九年，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聽了有關中共幹部脫離羣衆的報告，便提出學習關心人民疾苦的「海瑞精神」。作為明史專家的吳含，聞風先動，立即響應，表示要「讓海瑞精神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同年六月十六日，吳含以筆名「劉勉之」在「人民日報」發表「海瑞罵皇帝」一文，寫的是海瑞上「治安疏」進諫嘉靖的事。八月，中共在江西省廬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發生了彭德懷攻擊「三面紅旗」被毛澤東罷官整肅事件。吳含深感不安，唯恐他筆下的海瑞罵嘉靖與現實的彭德懷指責毛澤東相似，會招致毛的誤而解惹來不測之禍；於是又寫成「論海瑞」一文登載於九月二十一日的「人民日報」，文末特地添了一條「政治表態」的蛇足，抬用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反擊彭德懷的話，說什麼「今天有些人自命海瑞，專門反對好人好事，說這個搞早了，搞快了，那個搞糟了，過火了，盡量誇大，不及其餘在人民羣衆頭上潑冷水，洩人民羣衆的氣。……一定要把這種人揪出來，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喝一聲，不許假冒！讓人民羣衆看清他們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本來面目，根本不是甚麼海瑞！「右傾機會主義」就是毛加給彭的罪名。

彭德懷事件當時並沒有公布，吳含因接近中共權力核心人物才明白其中詳情。在戲曲界，毛所提倡的海瑞精神繼續被奉為指示，大陸各地出現了海瑞戲的熱潮。就在「論海瑞」發表後不久，吳含在一次會議上遇見著名平劇演員馬連良，馬想趕大流，請吳為他的平劇團寫一齣海瑞戲；吳欣然接受，經過邊寫邊排邊改，易稿七次，歷時一年始告定稿。初名「海瑞」，後來為了要與其它海瑞戲有所區別，乃加二字成為「海瑞罷官」。劇中說海瑞「把皇上罵苦了，皇上大怒，要問他斬罪」，把他「關在天牢」；而海瑞「剛直知名，縱然罷官坐牢，還是行其故素，心口如一，百折不磨」，最後昂然高唱「縱然丟官不見諒，清名千古永流芳。」不過吳含寫海瑞，可說是他的道德繼承論和歷史主義思想的體現。他用藝術創作技巧所塑造的海瑞形象，所表現的，正是中華民族道德規範的超時代性階級性的價值。

「海瑞罷官」於一九六一年一月發表，二月間由馬連良、裘盛戎等演出，佳評潮湧，轟動一時，許多戲曲家和文藝工作者都撰文對之讚揚備至。

文化大革命「祭旗」的犧牲者

從吳含「論海瑞」一文的政治尾巴，可以看到，一個學有所成的知識分子，置身於中共變幻莫測的權力鬥爭中，如何謹小慎微，力求自己順從當權者的旨意，不敢有所觸犯。可是，吳含並沒有因而逃脫意外的橫禍。

由於彭德懷案激化了中共的權力矛盾，毛澤東決定發動一場黨內外空前的大整肅。為了給這場大整肅加上文化學術和思想路綫的偽裝，毛選中了吳含的「海瑞罷官」作為發動鬥爭時「祭旗」的犧牲。吳之被選中，因毛認為「海瑞罷官」借古喻今，為彭德懷罷官抒憤懣。必須給吳以嚴厲的懲罰。雖經查明，吳與彭素無交往，毛還是一口咬定「海瑞罷官」的要害在罷官，是為遭受罷官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張目。一九六四年派江青到上海找其死黨中共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密商，決定由柯的親信張春橋、姚文元共同策劃，姚文元執筆。

一九六五年冬毛赴上海，對姚文元寫好的「評

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親自看了三次，認爲基本可以」，使在同年十一月十日上海「文匯報」發表，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爲免過早暴露大整肅的陰謀，姚文元中沒有提到罷官的要害問題，他把吳含寫海瑞爲百姓「平冤獄」，逼兼併土地的豪紳「退田」還給農民，硬說成是代表大陸社會的地主富農「同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爲他們抱不平，爲他們翻案。」

由於姚文元只是中共一名地方中級幹部，在文化界他更是衆所深惡鄙薄的小人，「文匯報」也是一家地方次級報紙，都談不到權威地位；所以姚的文章發表後，犯了衆怨，在大陸各地引起猛烈的攻擊。毛澤東爲此親自出面，一連數月，在每一次中共會議上都點了吳含、翦伯贊的名，指控他們是「共產黨員却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列主義、唯物論」，「實際上是國民黨」，並肯定姚文元是「現在的權威」。

毛對中共各級領導不斷施加壓力，江青的「秀才班」關鋒、戚本禹等發表大量文章圍攻吳含，支持吳含的聲音被壓制下去了，於是「輿論一律」（胡風語），「海瑞駡皇帝」是鼓勵彭德懷反毛反黨，「論海瑞」、「海瑞罷官」是爲彭「唱讚歌」，遂成定案；吳含當年大反政府，爲中共效勞，被說成是爲了「混進革命營陣」反共，從而也就證明吳含是「反共老手」、「反黨反社會主義先鋒」。

紅色「誅族法」的慘劇

一九六六年八月，毛澤東親自指揮的紅衛兵造反奪權運動吹起進軍號，被選爲開第一槍靶子的「海瑞罷官」作者的吳含，與和他合寫「三家村扎記」的鄧拓、廖沫沙同時遭受揪鬥。吳含給掛上黑牌，拉去遊街公審，下跪毒打，家被查抄，藏書文稿和較珍貴值錢的物品，搜掠殆盡。他的女兒吳小彥僅十二歲，小兒吳彰十歲。小彥看見父親跪在地上被打得好慘，便一面背誦毛所制訂的「文革十六條」中「要文鬥，不要武鬥」的條文，一面仆倒在他身上護住他，還偸着給他治傷。

一九六八年初，吳含被關進監獄。一九六九年十月，有人來接吳小彥姊弟去看吳含，到了醫院，才被告知他們的父親已在早晨死了，不但見不到最後一面，連骨灰也沒有領到。

身患多種疾病的吳含之妻，是「反革命家屬」，一九六八年就表關進勞改隊的厠所，以致癱瘓。十四歲的吳小彥，天天騎自行車跑三十多里照顧母親，爲給母親治病，照着書在自己腿上練針灸，居然把她母親的癱瘓治好。一九六九年三月吳妻回家，沒有飯，原中共北京市委書記、當時也被打成「反黨黑帮」的萬里家偸偸給了一鍋紅豆稀粥。半夜吳妻病發，送去醫院，因是「反革命家屬」醫生不敢爲他診治，早晨想喝口稀飯，醫院也不理睬。第二天就死了。她死後不瞑目，而有淚珠。

十五歲的吳小彥，帶着十三歲的吳彰，被逐出家門，搬居北平城外的一所居民樓裏，家庭經濟早已斷絕來源。親友唯恐避之不遠。街道上的流氓和頑童，見到這對姊弟，叫他們是「黑帮的狗崽子」，包圍，追逐，打駡。因爲父親被棄屍滅跡，她每年淸明就到母親墳上燒紙——不是紙錢，而是一張張寫給媽媽的信。在這個世界上，除了媽媽在天之靈，她能向誰哭訴呢。她痛恨那些爲全軀保妻子而對他父親落井下石的親友，弄得神經錯亂一提起他們就大駡「那是隻剝了皮的髒猪」、「瞎了眼的狗」！她終於忍受不了折磨，一九七六年九月服毒自殺，留下一張字條，上面寫着：「我要和媽媽葬在一起。」

吳含一家四口，三人慘死，只剩下兒子吳彰。上述家破人亡的經過，就是吳彰與吳小彥朋友在文章中透露的。

共產黨的「株連法」

吳含突遭橫禍，不僅家破人亡，所有與吳含及其「海瑞罷官」、海瑞和海瑞戲有關的人，也一無例外的受到吳含案的株連。曾經爲了執行毛澤東提倡海瑞精神的指示而流行一時的海瑞戲，如「海瑞上疏」、「海瑞背縴」、「海瑞回朝」、「五彩轎」等，其編劇、導演，演員與批准上演的文藝幹部，無不遭受殘酷迫害；即使是舊戲也不能倖免。

馬連良和裘盛戎演出吳含的「海瑞罷官」，屬於罪無可逭，被批鬥至死。周信芳（麒麟童）的「海瑞上疏」，原是向僞政權成立十周年的「獻禮」節目，比吳含的「海瑞罷官」早兩年就上演了，同樣被江青打成「大毒草」。批鬥期間，周信芳每日按時前往接受毛澤東式的「教育」；毒打，打到躺在床上爬不起來，不准就醫，由他妻子代替受刑，夫妻兩人就這樣死去。

姚文元的文章發表後，初時人們不知道背後是毛澤東在主使，紛紛表示反對。中共著名的史學家翦伯贊批評姚文元的文章「超過學術，進到政治領域」，說吳含早就「參加了民主革命」，「寫的是個眞海瑞」。翦揪鬥達百次之多，夫婦「掃地出門」，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受不了嚴刑逼供，雙雙自殺而死。

歷史學家翁獨健教授斥責姚文元陷害吳含「和秦檜陷害岳飛的理由一樣」；歷史學家周谷城教授指姚「陷人於罪」；「馬列主義社會科學工作者」李平心（李鼎聲）教授反對姚的「三家村式的學者」和「資產階級右派的吹鼓手」；老學者周予同教授說了一句姚是「亂箭射人」；李俊民教授講過「淸官是封建時代的精華，影響很大，當然也有欺騙性」，全成了莫大罪名，被定爲「文化上、政治上的專政對象」，肆行殘酷迫害。李平心、周谷城、周予同且被打成「上海的三家村」，周谷城是毛故交，受害較輕；李平心被鬥死、周予同幾次被揪到山東曲阜批鬥，致癱瘓，至今臥床不起。據中共透露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文章以後，收到來自各地反對這篇文章的信三千多件，寫信人後來全給扣上各種罪名受到暴虐批鬥。吳含案和海瑞戲究竟牽連了多少人？中共自己說是「成千上萬」「難以計數」「寃獄遍於國中」，可見此一千古奇寃，爲中國歷史上空前未見的文字獄。現在中共雖爲利用知識分子而替吳含平反，對罪魁禍首毛澤東却不敢提及，全部歸罪於林彪、「四人帮」，（沒有中國共產黨，那裏來的四人帮？）又讓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逍遙於高級享受的監獄之內，不予審判治罪，這如何能夠平憤雪恨，令人心服呢！

蘇聯對付中共的步驟

陳獨塵譯

蘇軍在中蘇邊境巡邏

中共於十七日進軍越南之後，國際觀察家們一面注意著中共和越共這場戰爭將如何收局，一面注視著蘇聯是否會援助越共以「制裁」中共，因爲蘇聯和越共之間在去年曾簽訂「友好及合作」條約，中共華國鋒二十四日告訴到北平訪問的歐洲經濟社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沁金斯說，中共在對越南採取行動之前，曾仔細估計所冒的一切危險，包括蘇聯的干預。

滿洲里風雲緊急

蘇聯政府曾在十八日正式向中共發出「即刻從越南撤軍，以免爲時過晚」的警告，接著並採取了三項措施：（一）下令部署在中國大陸沿綫的七十到八十個師的地面部隊和空軍單位進入備戰和取消三軍官兵休假。（二）派遣了八艘戰艦，包括蘇聯海軍太平洋艦隊的旗艦、一萬六千噸的飛彈巡洋艦「生雅文上將號」，進入海南島和越南之間的東京灣活動。（三）由巨型運輸機空運軍事物資——包括防空裝備——到河內。

據東京方面最新的報導說，中國大陸東北部靠近蘇聯邊界的滿洲里已發生不尋常的事。從靠近貝加爾湖的蘇聯赤塔市經滿洲里通往嫩江相會齊齊哈爾市的鐵路，可能已關閉，一般猜測蘇聯正在進行某種準備。

越北戰事升高

到今天爲止，中共軍已深入越南境內大約三十五公里。越南北部的四個省會老街、高平、諒山和芒街可能都已被中共軍佔領。越共已調正規軍對中共軍展開猛烈反擊，雙方傷亡重大。同時，中共空軍的活動已增加，每日在戰區上空大約飛行四百架次。另外據莫斯科電台報導，中共軍正在老街附近的紅河搭建一座橋樑，供運送增援部隊之用。從這些跡象看來，這場戰爭可能繼續擴大。

中共曾稱，它對越南採取軍事行動，目的是「懲罰」越共進軍高棉以及越共一再侵犯它的邊界。中共在宣傳中強調：「它不要越南一寸領土，它在達到懲罰河內侵畧的目的之後，它的軍隊將從越南撤退。」

中共沒有說明它對越共的「懲罰」要到甚麼程度。觀察家們說，只是「懲罰」一下，中共的目的似乎已達，無將戰爭昇高的必要，而中共如能在達到目的後撤軍，這場戰爭將「不了了之」收局，但如果中共繼續向越南境內推進，蘇聯爲了信守它和越共的條約義務，必將採取實際行動援助越共對付中共，而蘇聯將採取甚麼行動，預料在最近數天內會有所決定。

觀察家們說，如果蘇聯決定以直接攻擊中共來援助越共，蘇聯很可能對易受攻擊的中共油田發動攻擊。根據觀察家們的看法，蘇聯不致於大規模的進軍中國大陸或在攻擊中使用核子武器，因爲這兩種行動的後果將不堪設想。

艦炮轟大煉油廠

中共最大的油田是在大陸東北的大慶油田，離蘇聯邊境只有兩百英里。在大陸西部的新疆，中共還有數個規模較小的油田，這幾處油田離蘇聯邊界更近，只有一百多英里。佔絕對優勢的蘇聯空軍，將能輕易地轟炸這些目標，來「懲罰中共入侵越南」。

蘇聯還有一項選擇是以軍艦的炮火轟擊廣東省南部的「毛明」煉油廠。這個煉油廠是中共在華南規模最大的，如果被摧毀，對中共經濟的影響，雖然沒有油田被摧毀嚴重，但也夠嚴重了。

想佔地就打新疆

觀察家們說，如果蘇聯克里姆林宮領導人決定，既然對中共採取行動，乾脆就乘此機會佔領一些土地，如此它可能在中國大陸西部下手，而不在中國大陸東北，理由是中共部署在邊界的三百萬軍隊，大部份是駐在東北邊界。假若蘇聯作此選擇，它的目標將是新疆西端的喀什，喀什是新疆的歷史城市，也是中亞的一個戰畧要衝。

除了摧毀石油設施或掠奪土地之外，蘇聯也可能會像一九六九年烏蘇里江珍寶島事件一樣，以在邊界製造事端來對中共施加軍事壓力，替越共出氣。製造這種邊界衝突或許只需動用數百名部隊，但它所發生的警告作用，却是非常之大。

美政客爲中共撐腰

中共這次進軍越南，美國的立場令人懷疑。到今天爲止，卡達政府從未發表過譴責或對中共這項行動不利的評論，因而使蘇聯認爲，中共敢進攻越南，是出於最近中共「副總理」鄧小平訪美獲得占美·卡達默許。卡達在二十二日曾發表一項雙重立場的聲明，在聲明中他表示美國將置身於中共和越共的戰爭之外，同時他嚴重警告蘇聯不得插手這場戰爭。卡達發表這項聲明的用意，耐人尋味。

據報導，七艘美國軍艦，包括一艘核子潛艇，一艘飛彈巡洋艦和三艘驅逐艦，日前停泊在香港，預料即將（可能已經）駛往南中國海。這支美國艦隊駛往南中國海的目的何在？說它是奉占美·卡達之命去替中共撐腰也不爲過。



香港市政局「茶杯風波」

徐達文

香港市政局在近數個月來，連續發生了多次民選議員在市政會議上中途退席的風波。數位議員退席抗議的行動，顯然是將官委議員與民選議員一直存在的鴻溝，加以擴大化，顯然是將市政當局與民選議員一直存在的矛盾，加以公開化。由於香港至今仍是一個對「民主政治」與「議會政治」十分冷淡的特殊地區，故絕大多數市民對這種爭執的發生，比起對馬會各種賽馬消息的發表，就大為遜色，因此，對廣大市民與社會輿論來說，也就將之看作為議席上的「茶杯裏的風波」。

他們這種冷淡的態度與冷落的表現，並非是對民選議員的不支持，也並非是對市政措施的不關心，而是香港社會環境的特殊關係，香港民選議員的眞正作用，香港布政當局的一貫表現，使得他們對此不感興趣，而採取中立的態度。無可否認，這些民選議員的抗議退席，表明了他們對市政局高層的不滿，對市民利益的關心，但是否還包含有爭權利、出風頭的成份，則外界不可而知，而市政局指責他們是有這種成份，是否只屬反擊的說法，也是外界不可而知。不過，這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而爭來駡去，其結果，只有將市政局內部存在的矛盾加以公開化，從而使市民看到了香港政壇上一種對香港絕少看見的活劇，而這活劇的上演，對香港市民目前的生活，既無好處，也無壞處，故他們對市政局會議席上，數度掀起的「茶杯風波」，自然不感興趣。

其實，以香港地區的特殊背景及外在因素，決定了香港不可能進行重大的政制改革，更不可能移植西方的議會政治，故市政局的設置及其職權的擴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為「民主憲橱」的點綴，故要求其具有西方的民主選舉的權力擴大，要其具有西方的議會立法的作用存在，以及對行政部門存有監察職權，這也是不可能的。故市政局民選議員一直要求職權擴大，其用心良苦，但其目的難達。更何況當局早分有「民選」與「官委」的設立，其倒有在市政局發揮「均衡」的作用，再加上「官委」的地位高，權力大，致使兩者之間一再發生磨擦。而市政局主席在歷次會議上，對數位民選議員的態度，也就形成了「火爆場面」的導火綫。致演出了中途集體退席，會後互相指責的連場好戲。

最近，市政局舉行週年辯論時，由於一位民選議員促請討論修改現行的會議規例，讓民選議員可以在公開月會上討論市政局以外而與市民利益有關的問題。此項動議為主席所否決，隨即引起了五位議員的抗議而中途退席，原因是據這些議員說，是由於這位主席「抹煞民主和獨裁」，「他們不滿意會上缺乏民主討論的氣氛」，故宣告退席，以示抗議。一位民選議員更指稱，「主席可以任意在會中讚揚自己及批評議員，但議員却被限定在月會中只許發表市政局事務範圍意見，實在太不公平，如果議員繼續容忍下去，是對選民不負責。」這句話，倒有一定的理由。

不過，某些民選議員除了在議席上為本身的發言或其他好處爭取外，他們究竟為香港市政建設及香港市民的權益，有否進行積極爭取呢，這倒是令人感興趣的。

事實上，除了一兩位民選議員肯為選民及市民講話做事外，絕大多數民選議員似乎對他們的競選諾言，很快忘記的，這也是市民對選舉不積極，對市局不關心的原因。至於市政局主席的一貫表現，有些實與某些民選議員所指責的，頗為相似的。故他們對他的指責，倒有一些根據。

但這些指責，正如各種爭執一樣，市民仍然是不感興趣的，儘管市政局所管轄的範圍，像街道清潔、公園、酒樓、小販等等，大都與市民生活有直接關係，但由於市政局是執行港府既定方針，而缺乏一種完全的自立性，再加上所制訂的措施，也有不少與市民的願望相違。由於種種關係，市民對市政局的態度，就沒有應有的關心。因此，市政局議席上的「火藥氣味」，也就很快烟消味除。故人們稱之為「茶杯裏的風波」，實有其理由。

「神偷探妙」竅路多

秦明

在壯麗的青天白日國旗照耀下，台灣是一個自由民主的地區，也是一個法治森嚴的地區！

所謂自由民主，就是在憲法的保障下，每一國民享受到神聖的民權，地方行政首長及民意代表，經過選民投給信任的一票，才能担任「公僕」，每次地方選舉時，候選人叩頭作揖，在選民面前口口聲聲「拜託」，苦苦哀求賜給神聖的一票，民權至上，這就是自由民主政治的特色！

不但言論自由，出版也是享受到充分的自由，就連非法的書刊，也可以不必送請審查先出版，祇要有「神偷」的本領，沒有人向主管當局檢舉，就可以運用「地下發行」的方式推銷出去，銷多少算多少，不幸而有人揭發，再由當局來個馬後炮的「查禁」時，已袋袋平安了，去年的「射鵰英雄傳」就是一個實例。就算受到正義輿論的抨擊，主管的「科長」還可以「振振有詞」的作出「無可奈何」表態說：「憲法保障出版自由嘛！」

這一段舊事重提，旨在印證台灣地區不但是充分自由的地區，而且自由得過份！

台灣也是一個法治森嚴的地區，以申請出入境為例，絕大多數清白的僑胞，祇要證件齊全，可在規定的時限內辦好，而且還寄件到家。但也有不幸的少數。因同名之累，或被人一紙「小報告」寄到官府去，這一宗申請案件就得承受「難產」的痛苦了。有位萬人讀者不幸與一個通緝有案的「匪諜」同名，他的申請入境案件就被凍結在檔案裏，因為涉及這一類案情是大件事，沒有人敢帮忙打聽，打聽不但「無可奉告」。可能還會惹來很長的手尾呢！

另有一位是國立台灣大學的學生，回港後一直站在反共的文化陣綫為鼓吹中興而戰鬥，還多次帶團回國參加慶典活動，是一個忠貞而且堅強的反共鬥士，一年前有事回台，申請入境的案件竟如石沉大海，他自問清白，會剖胆陳情，如果自己做了對不起國家的事，也應該容許他回台接受國法的審判，不應拒他在國門之外，蒙受不白之寃，更使他有苦難言的，就是一些左仔幸災樂禍的嘲笑：「反共反到唔入得台灣，何苦而來？」這是千眞萬確的眞人眞事，說明台灣法治的森嚴，有些事又森嚴到使當事人求一辯白的機會也不可得，就近在香港向承辦申請的「華僑旅運社」查詢吧，得到的答覆是「愛莫能助」的一句話，相信類似這樣遭遇的僑胞，個中滋味一定點滴在心頭……。

有森嚴的一面，但也有網開的一面，以「神偷妙探手多多」一片的女主角繆騫人為例，她在春節期間接受中共統戰的安排，前往共區向共產黨賀歲拜年獻媚，並替中共作統戰演出，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而她的名字却能在台北的報紙上大登廣告，她主演的片子居然能在台北院綫排檔期，經過港九反共僑胞及萬人筆陣的揭發後，主管的新聞局曾作出官方的表態說：「除非繆騫人親到台北表明反共的立場，此外別無途徑可使『「神偷妙探手多多」這部片子在台灣地區上映。』萬人日報駐台北的記者，就此事向警備總部及新聞局採訪求證時，也得到同樣的答覆，當局採取鐵腕措施，來對付少數「有奶便是娘」的戲子之流，的確是太快人心！

出乎意料之外，當警備總部和新聞局對「神偷」一片作謹慎處理的表態，片商將推出的預告停刊，銷聲匿跡一時之後，上個禮拜來自台灣的報紙，又見到「神偷妙探手多多」死灰復燃的廣告，而且加上「精選名片」四個大字，鐵定下期在台北院綫推出了，出品「神偷」的製片公司，其神通何其廣大？

難道主演「神偷」的女戲人已神不知，鬼不覺的前往台北向主管當局表明反共的立場了？

如果這個女戲人還沒有親去台北表態，片商就有恃無恐的刊登推出的廣告，難道新聞局已改變了立場，不必這個女戲人到台表明立場，而特別網開一面？未經新聞局核准上映的片子，先在報紙上展開宣傳攻勢，可能是老子有錢就可以享受刊登的「自由」，如果是一部禁止上映的片子，不能在銀幕上遺毒萬方，却能在電影廣告上收到影响深遠的效果，新聞局應不應該不聞不問？如果主管當局「同情」製片公司的損失，不忍心為了一個女戲人而得罪有錢有勢的製片老板，「恩准」繆騫人主演的「神偷」在台灣上映，此風一開，請問如何善其後？

假使繆騫人替中共作統戰演出是身不由己。那麼為拒絕到共區作錄影演出，放棄一筆優厚的收入，毅然回台加入反共影人行列的「溫拿五虎」，新聞局也應該作口頭的表揚以慰忠貞才對，否則的話，忠奸不分，何以激勵反共的鬥志！

師老兵疲泥足深陷

歷史家稱近越南戰爭，將其劃分爲兩個時期。今天的[illegible]這兩個階段的越南戰爭裏，從頭打到底。越南戰爭的第一期從一九四六年開始，與之作戰者是戰後捲土重來的法國軍隊。一九五四年奠邊府之役和隨後簽訂的日內瓦停火協定結束了這一時期，也結束了中南半島上的法國時代。越戰的第二期，與越共對敵者是以美軍爲主力的越南盟軍。一九七三年的巴黎停火協定，美軍退出了越南戰場，導致了越南共和國的淪亡和中南半島的全盤盡赤。歷史上的越南戰爭是持久的消耗戰。

中共原是越共在越南戰爭中的主要支持力量。因爲共黨國際的分裂和互爭地區霸權，而中共對越南發動了所謂「懲罰性」的進攻。如此界定的軍事行動，已清楚的表明，中共對越南的用兵是有限度的，是暫時性的。事實上，中共也沒有力量在越南進行持久戰。如果進行大規模的普通戰爭，中共無此本錢。在越南戰爭的極峯時期，美軍動用了五十四萬兵員，挾各式各樣的新式武器，未能使越共聚殲，美軍所作不到者，落伍的中共又何能完成？

中共以前作戰，所依恃者，是毛澤東的所謂「人民戰爭」。但這種戰爭不能行之於侵畧他國。事實上，越共在越南戰爭中之能久戰不敗，所依恃者也就是這種「人民戰爭」。武元甲、文進勇之輩長於打游擊，可能是師法中共，但肯出於藍勝於藍。越南人民以中國爲世仇，猶我國人之視日本。中共至愚，當不至要在越南境內從事這種「人民戰爭」。鄧小平一再聲言，中共進兵越南，祇是有限度的「懲罰性」作戰，達到懲罰的目的，便行撤軍。我們相信這倒是他們的由衷之言。打這種仗唯一可行的戰畧就是速戰速決。他們發動這次進攻時，心中所想者必是十多年前的入侵印度，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擊重創敵軍主力，而後挾威勢逼人的戰果迅速撤退再進行有利於己的和平解決。但他們必然忽畧了經歷過二十多年無數大小陣仗的越南共軍，不是當年中共印戰爭時聞風喪胆的印度軍。

中共有一百個理由必須避免在越南作長期消耗戰，但進兵容易撤軍難。既已大言炎炎叫出要予越共以應得的膺懲，沒有像樣的戰果，沒有任何報償，勞師動衆的兵馬如何以撤？我們以常理判斷，原以爲中共進兵越南不過虛晃一槍；現在看來，戰爭似有逐漸升級的趨勢。此情有如脫韁之馬，正是中共失算的象徵。無底之洞，有限的本錢，增兵能夠速戰速決嗎？美軍會以數十萬之衆追奔逐北四五年，仍不免師老兵疲無結果而返。中共難道眞要爲越南戰史添新頁？但是這個拖長的戰爭如何打？何況，虎視眈眈，還有隨時伺機而動的更危險的強敵在側！

柳山

法準備重新加入北約

完全趕出去的主要目的，無非是想以法國爲首組織一個歐洲同盟來和蘇聯合作，以達成「從大西洋到烏拉爾的共榮圈」。戴高樂這個夢想，被蘇聯以武力干預捷克自由化運動而粉碎。

戴高樂在一九六九年去世之後，他的繼承人龐畢度，開始慢慢轉變戴高樂疏遠北約的政策。到了迪斯亭執政以後，法國完全改變戴高樂政策，並全力和北約合作。除此之外，廸斯亭還透過外交途徑，勸美國不要停止生產中子彈，也不要取銷生產B一型轟炸機的合約。再者，廸斯亭也通過熱綫和卡達總統交換美、蘇第二階段限核武器談判意見。據接近廸斯亭的人士透露，法國極爲關心美、蘇萬一達成第二階段限核武器談判之後，美國駐在西歐的軍力會不會減退。

當年戴高樂總統和詹森鬥意見的時候，法國以領土完整爲理由，驅逐了所有的美軍。現在，廸斯亭總統私下表示，如果美國有意的話，法國並不反對美軍重回法國。雖然法國國內的戴高樂死硬派和法國共黨，都堅決反對法國重歸北約懷抱。可是法國的一般有識之士，已經了解到目前孤立的危險。他們一致認爲，處在當前這個危機一觸即發的時代裏，法國是沒有辦法置身事外的。既然無法置身事外，爲法國本身利益着想，重回北約，應屬上策。

目前，法國的國防安全電腦系統，已經和北約有了連接。而且法國也和北約組織共同分享「事前警報系統」。這種預先警告的電腦情報分析器，是屬於北約最高機密之一。既然北約同意法國分享使用這種機密，歡迎法國重新加入北約的立場也表明出來。

最近，廸斯亭總統新任命的法國三軍參謀總長蓋伊·梅里將軍，曾公開發表談話說：「萬一蘇聯攻擊法國駐在西柏林的軍隊的話，法國毫不猶豫的會站在西方盟國這一邊，抵抗來自蘇聯的侵畧。」梅里將軍談話之後不到廿四小時，莫斯科就針對他的談話。對法國大肆抨擊，而且法國國內的共黨份子，也和莫斯科桴鼓相應。不過，廸斯亭總統對梅里將軍的談話完全保持沈默。換句話說，廸斯亭對梅里的談話，完全支持。

自從梅里將軍發表談話之後，法國政府高級官員和高級將領，也不斷公開發表和梅里將軍遙相呼應的談話。一些有名的國會議員和軍事評論家們，都爲蘇聯在歐日漸强大的軍力而憂心忡忡，他們日夜躭心蘇聯會採取當年希特勒閃電攻勢的方式，來突擊西歐國家。他們在評論時局之餘，都主張法國不應該再自絕於北約之外，而且也一再呼籲法國人民，不要再做「蘇聯共榮」的白日

其他措施。

滿州里危機四伏

攤開地圖看，我們可以發現，滿州里是一個靠近中蘇邊界的城鎮，在戰略上是中共的一個重要據點，此外，該城也很接近親蘇的外蒙古。

中共與越南的邊界戰爭方酣，上述情事很自然地會使敏感的觀察家想到一個問題：這是不是蘇聯將就中越邊界衝突對中共採取報復行動的先兆？蘇聯若予以報復，它的目標會指向中國大陸東北嗎？

中共對越南開戰後，蘇聯是否可能對中共採取行動，在過去一週中一直是觀察家們及軍事分析家們熱烈討論的一個問題。目前，由於滿州里事件的發生，以及前幾天蘇聯開始動員其在中蘇邊界及外蒙古的部隊並實施演習，蘇聯對中共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就愈來愈具有眞實性了。

那麼，如果蘇聯對中共採取行動，它的目標將指向何方？

一般而言，軍事專家的看法是，蘇聯對中共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目標有二：一為新疆、一為大陸東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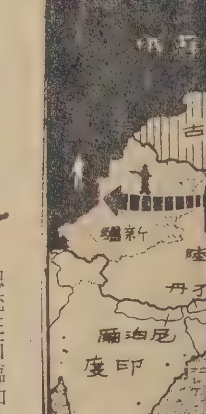
當然，對蘇聯來講，這兩個目標以新疆最易攻，因為在地形上它多為平坦的沙漠地帶，軍事對抗談不上戰術的運用，勝負可說完全取決於武力的強弱。蘇聯若對新疆用兵，很可能以準時間結束為主要目標，因為該地的防務較弱，中共的兵力主要為地方部隊，預備兵力約為十五個師，蘇聯的裝甲師可以迅速地貫穿該盤地。不過，該盆地可以攻擊的工業及政治目標甚少。如此，大陸東北對於蘇聯採取軍事行動的吸引力，就大得多了。在西方人眼中，中國大陸東北無異於德國的魯爾區，是一個重工業中心區，對於入侵者是極具價值的攻佔目標。中國大陸東北不但是鋼鐵工業中心，而且瀋陽還是中共的飛機工業中心，此外，靠近邊界的大慶更是石油產區。

正因為它在工業上的重要性，所以中共在此地區的軍事佈防也最堅強，瀋陽東北前綫由中共的裝甲部隊防守，支援的武力包括較現代化的炮兵及空軍飛機，另外在邊界沿綫還有騎兵及步兵巡邏。

然而，蘇聯在這段邊界地區部署的主力為六個裝甲師及十八個配備最精良的步兵師，支援武力則包括一八〇架長程轟炸機及一二〇〇架戰鬥機、戰鬥轟炸機及攔截機。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中國大陸東北的地形為一些蘇聯的將領所熟悉，因為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將結束時，蘇聯大軍曾進佔大陸東北。當時，蘇軍係由三路進入中國大陸東北，一路來自海參崴，一路越過黑龍江，一路則來自外蒙古。

目前，外蒙古業已軍事動員，而滿州里事件又已發生，蘇聯三軍又高度備戰，種種跡象顯示，蘇聯愈來愈像是要對中共採取「懲罰」行動。

一知



美國人對卡達看法

華府現在正呈現一種新的政治氣氛，這種氣氛是由下列幾項因素構成的：一種認為美國國內的通貨膨脹可能已無法控制的感覺，經濟飄浮不定。另一次的能源危機似已在所難免，以及認為卡達政府在外交事務上領導無方的感覺。

這種感覺都還只是暫時的性質；並有人希望卡達總統在面臨如此繁重的問題下，或許會設法顯示他的「堅強性格」，而成為一位能穩定控制局勢的人。

但是由於美國國內與國際的情況益趨不穩，逐漸的也有人（不僅是國會中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士，還有許多政府官員和傳播媒介的觀察家）開始認為：目前仍受到美國人民擁戴的卡達，已開始顯出有可能在一九八〇年的總統大選中落敗。

事實上，目前的看法已認為民主黨內部必然會出現一股有力的挑戰力量——這股力量將來自加州州長布朗也許還有愛德華、甘迺迪——而逼得卡達需在初選之中即為其政治生命奮鬥。

無疑的，對卡達的評價所以會日漸低落——這種情形或許終將證實只是暫時的性質，特別是如果卡達能有另一次的大衛營高峯會議的勝利或類似的成就的話——主要是由於卡達的兩項成就最後又出了毛病的緣故：

一、是卡達的中東謀和行動在一度顯得大有可為之後，却又陷困境，沒有進展。

二、是卡達的北平「關係正常化」的行動，起初雖然受到稱讚，現在却已備受各界批評，因為美國未能得到中共的明確保證不以武力侵犯台灣。

中共之出兵攻打越南更引起某些人懷疑美國此一「正常化」的舉動是否可能鼓動北平當局作了這項決定——這便可能從而破壞了美蘇之間即將可以達成的第二階段限武談判協議。此外物價的上漲以及伊朗問題可能一時還不會結束，致使伊朗可能結束或減少其對美國的石油供應，也都使美國人民對卡達更加不抱什麼熱望。

不過「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在探詢華府的政治領袖及美國各地人民的看法之後獲悉，構成美國人對卡達的批評的基本因素如下：一、在大衛營會議之前常被人們提出，而後又因卡達在那次會議期間的表現才暫告平息的一個老問題，現在已再度為人們所提起：那就是卡達特究竟能否勝任總統職務？這個問題以多種方式被人們提出：例如，卡達是否夠強、能夠把事情做好，他能否應付他所面臨的複雜問題，他是否處理得了一些大問題等等。二、越來越多的人——而且不僅限於「鷹派」人士——正在抱怨，美國在卡達的領導下；似乎顯得軟弱而無助。

李凱詩

大陸絕無可能走上民主之途

王章陵

月前北平曾掀起要求「民主」浪潮，羣衆踴上街頭，張貼大字報，此一運動曾蔓延至大陸各地，直至最近因中共攻越，轉移大陸人民視綫，才暫時沉寂下來。中共一向對民主運動採取嚴厲壓制，大放大鳴期間，以無情反右運動，把民主火花撲熄，現在則又利用將矛盾由內轉向對外，進行壓抑，儘管大陸人民如何去推動民主，但在共黨專政下，絕對沒有可能達到眞正民主。

大陸民主運動的回顧

早在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大陸知識份子並不知道「鳴放」是毛澤東的「陽謀」，即迫不及待地「鳴放」了，爲首者爲章乃器、章伯鈞、羅隆基、陳仁炳、彭文應等人，亦稱「章、羅同盟」。在學生當中，則有「百花學社」，學生領袖叫譚天榮。他們「鳴放」的，包括「二十七條政治綱領」。如「解除馬列主義是全國指導思想的規定，允許思想自由」，「廢止各種苛刻的刑罪，實行司法獨立，對人的拘捕監禁量刑應符合法律程序，反對私設公堂，胡亂鬥爭，濫施肉刑。」「將工廠交由工人委員會管理」、「土地發還農民，使其自由經濟」、「實行民主選舉」等等，這就是共黨統治下大陸社會民主思潮的萌芽。從一九六〇年迄一九六二年，大陸出現「尊孔」運動，學術界撰文指出孔子偉大，發揚他「人本」和「民本」的思想，希望這思想主宰大陸政治。他們說：「不能說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社會不需要『仁』」。

「文革」時期，民主思潮則表現在大陸青年所謂「羣衆專政」的理論，它要求共黨「無所畏懼地讓廣大羣衆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大串連的形式，批評和監督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機關和各級領導人。同時，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充份實現人民民主的權利。」巴黎公社的原原則是甚麽？即：

（一）用暴力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創立無產階級政權；

（二）實行全面的選舉制，把一切職位交普選之人担任；

（三）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被選舉者；

（四）公社委員大多數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代表；

（五）不分職位高低，公務人員與工人工資相等。

因此「紅衞兵」對「文革」的要求，不只是「罷官革命」，而且是「羣衆專政」。

到了一九七四年，廣州青年李正天等以「李一哲」名義，在廣州北京路口張貼題爲「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的大字報，內容如次：

（一）指中共政權爲「封建性的社會法西斯專政」；

（二）要求保護人民民主權利；

（三）要求限制特權；

（四）要求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

（五）要求對鎭壓人民者實行鎭壓；

（六）要求厲行法治；

（七）要求分配合理的經濟利益。

最後指出：「現在的世界潮流，反民主的反動派只是一般逆流。」

由此可知，共黨統治下的大陸民主運動的發展，一綫相承，已有幾十年的紀錄。儘管這一綫相承的民主運動曾爲共黨的暴力所摧毁，如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鬥爭」；一九六二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九六八年的「紅衞兵下放與鎭壓」即是。但是，暴力並不能消滅它種子的生機，每當有少量的水份和微弱的陽光，它却又放出新芽。現當華、鄧兩派鬥爭激化，雙方都需要用大字報來促進羣衆運動的時候，人民却利用這時機，利用大字報來表達他們自己對民主、自由的願望。像在北平這次大字報運動中，有超過兩千以上的羣衆數度聚集在一起討論人權、民主和法治問題，並且邀請外國記者介紹各該國內的政制和選舉制。有來自貴州的以莫建豪爲首的八個青年工人，貼出一張二百米長的大字報，呼籲：「有良心的中國人，起來，追求主和人權，反對獨裁暴政」，並且公開宣佈，他們成立了一個名爲「啓蒙社」的政治結社，發表了十二條宣言，並誓言要爲實現他們的理想而奮鬥。法新社十二月八日報導，題爲「一公民致美國總統卡達的公開信」，貼在北平「民主牆」，要求卡達不要只爲蘇聯不滿份子說情，而應致力於反對中共的壓迫。署名者爲「一人權團體」。這就是大陸過去幾十年來民主思潮的繼續與發展。

大陸能出現眞正的民主嗎？

論者或謂：當今華，鄧已改變「毛澤東路綫」，要求實現「四個現代化」，而給人民以較多的自由與物質生活的滿足，這就是共黨逐漸走向民主的開端。看共黨在海外的統戰刊物如「七十年代」，它就極力散播這說法，而香港文匯報所以要刊登外電對大字報的報導，更是要在宣傳上加强這種宣傳的做法。然則，在共黨統下究竟能否出現民主政治？也就是說，究竟共黨能否實現眞正的民主？能否給予人民享受自由的權利？這已成爲當前衆所關心的問題。

依筆者了解，共黨能否實行民主政治的關鍵，就在共產主義。因爲共產主

義的特徵，就是人民不能私有財產，而須共產，農民沒有土地，工人沒有工廠，商人沒有商店。這土地、工商、商店都是「無產階級」的，由「無產階級」管理分配，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實際上管理這土地、工廠、商店的是不是工人、農民這「無產階級」？不是，是共黨官僚。共黨官僚個人雖然沒有財產所有權，但能壟斷財產管理權。工農大眾呢？他們只是每天提供勞力參與生產，每天獲得工分換取口糧賴以維生的工奴、農奴和商奴，他們對生產分配的事務，沒有主宰的權力。由於共黨官僚壟斷了財產管理及使用權，其結果，乃產生政治的獨裁。因為：

第一、自由社會經濟活動的調節依靠市場法則，而共產社會經濟活動的調節，則依靠中央集權指揮。由於經濟權集中，共黨控制了整個社會的土地與資本，共黨官僚兼官僚地主、官僚資本、官僚紳士於一身，在這基礎上，權力無所制衡，自然要形成政治的獨裁。

第二、在共產社會，工農收入完全由國家發給，勞動力支付多寡與產品運銷之多寡，均無有效影響，因此，工農缺乏生產積極性，為刺激工農生產積極性，只有兩種方法：一種方法是通過教育使工人熱愛勞動，但此方法收效不大，結果，只有另一種方法，即強制勞動。因強制勞動，故必依靠政治權力，亦即「政治掛帥」，既「政治掛帥」，當然要傷害民主。

因此，由於實行列馬列共產主義，必然產生獨裁政治。蘇俄、中共之走向獨裁，原因即在乎此。也可以說，如果中共要實行民主，它的前提條件，就是要取銷馬列共產主義，中共不能做到這一點，大陸就不能出現真正的民主。

拿過去歷史的事實看，斯大林死了，赫魯曉夫起來鞭屍史達林，指責其獨裁，蘇聯政治好像有露出自由曙光的跡象，可是沒有多久，赫魯曉夫政權穩定了，他又重新歌頌史達林，使蘇聯政治恢復獨裁舊貌。在中國，一九五七年，受赫魯失鞭屍曉史達林及東歐抗暴運動的影響，衝擊了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手澤東為挽救其危機，充許「大鳴大放」，可是民主浪潮對它政權的衝擊力更大，「鳴放」只有四個月，即開始「反右派鬥爭」。今華國鋒、鄧小平政權攻擊「四人幫」，並上溯到毛澤東，攻擊其殘暴極權，這與當年赫魯曉夫的鞭屍及毛澤東的「鳴放」有相同處，它好像又給予人以「鐵幕解凍」的跡象，但是了解了馬列主義本質及共黨歷史的人，則不會受此錯覺之困惑。因為共黨只是拿民主作手段，以鞏固其獨裁，它不是以民主為目的。而今天大陸人民因為喪失了財產權，所以喪失了自由權。人，是需要自由的，由於這原因，就產生了大陸的民主運動，就產生了大陸的大字報運動，這運動也是不會停止的，因為，今天大陸人民，不是認同和依靠共黨官僚權力，就是去反抗它以爭取自己的權力，除此而外，別無選擇。

人權的刀斧手

趙國材

國際局勢不是靜止不動，而是隨著時間不停地變化的。三十年前的世局與現今的情況大不同，即以美國外交政策為例，也由冷戰、圍堵、孤立、恐怖均衡，而談判，而和解，無不在變，就拿美國總統卡達的人權外交來說，也是變動的產物。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六日「聯合國人權宣言」三十週年紀念時，卡達說：「人權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靈魂。」這豈不是說，不講人權的美國外交政策，等於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

但是，甚麼是人權呢？在法律上雖然有一般性的定義，在政治觀念上卻是些模糊的界說。在法律上可以溯源自人類的道德良心，逐漸蓄衍於法律與政治思想上的自然權利，例如人權天賦、社會契約、宗教容忍、人身自由、政治權利、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法律之前的平等，國籍、移民及支持原則者之權利。

人權定義的含混，各國有各國的政治觀，各人有各人的政治解釋。美國人們心目中的人權與蘇聯迴異，美國認為在蘇聯的猶太人唱反調者沒有人權，蘇聯認為在美國白人統治下的黑人沒有人權。就聯合國憲章言，人權是人性尊嚴與基本權利的尊重；就卡達言，人權是富有彈性的贏取選票的工具。

卡達大力提倡人權，不是沒有他政治上的動機的，他的動機不是為世界人類爭權利，而是為其競爭選票。卡達主張的人權，就美國自由主義者的鴿派份子觀之，以為是抨擊美國右派與支持的工具；就美國保守主義者的鷹派份子觀之，以為是批評左派極權國家的主張。以人權為政治宣傳的幌子，目的乃在爭取國內外各派人士的支持。

人權外交的實施，事實證明，只要碰到強有力的政治實體，例如伊朗、南非、沙地阿拉伯等國，就後退，而變易為「友誼第一，人權第二」，這充分表現出它的彈性。

迷信卡達的人權，把他當作人權偶像來崇拜，新的偶像崇拜，要比迷信還更可怕。這不能怪卡達，只能怪我們對卡達人權本質的誤解。

不少國人責罵卡達說他「空口說白話，言行不一」，「空談人權，口是心非」，「販賣人權與朋友」，我認為向卡達要求人權是不當的，卡達既非中國人，有甚麼義務來維護中國人的人權？

許多人不明白何以口口聲聲叫喊人權的卡達，忽然竟成了斬殺人權的刀斧手，這在於不了解卡達提倡人權的政治動機。

莎士比亞說，人生如舞台。國際政治如舞台上演戲一般，演員都戴上各種不同的面具，穿着不同的服飾，扮演各式各樣的角色。卡達好比站在國際政治舞台上表演人權魔術師，一幕接一幕，一個戲法接一個戲法，看官迷惑在驚喜的昏亂中，可是，這個魔術師的棍杖，現已折斷，掩蔽着的帳幔，亦已洞開。

卡達給我們好好地上一節國際政治課。

自卑自大的美國人

汪寶瑄

美國建國以來，僅僅兩百年歷史，而經濟與科技超速發展，其國力竟一躍而為世界民主國家之冠。但物質文明愈發達，美國人覺得他們的文化愈落後，因而產生兩種極不相容之情操。一是驕慢自大，另一是淺薄自卑。

政策搖擺不定．重歐輕亞未改

這自大感與自卑感，造成美國人情緒的不平衡。反映在美國國家政策方面的，則隨時搖擺不定；白宮與國務院，總統與國務卿之間，發言常不一致。即總統與國務卿自己說的話，也照樣朝夕相反。至於其他政府負責人，更不時有此種現象。作為美國盟友的一般民主國家，尤其是亞洲文化悠久而民主政體落後的國家，更難捉摸美國的意向。

美國的外交政策，有時採孤立主義，有時採干涉主義；有時有濃厚道義感，有時又採取現實而置身事外的姿態。但對歐洲與亞洲，則永遠遂行其重歐輕亞的政策，其例不勝枚舉。歐洲有北大西洋公約，亞洲為什麼沒有，對亞洲不斷倡裁減或裁撤美國駐軍，歐洲則必須保留大量美軍之駐留，甚至有增無減。在兩次世界大戰發生於歐洲時，美國正值盛倡孤立主義之時，終因政府領導得人，打破孤立而參加作戰，方能兩次獲得勝利，完成保衛民主自由體制於不墜，其偉大勇敢與犧牲精神，舉世同欽，在歷史上留下不朽的美譽。同時也使美國因此而登上民主陣線的盟主寶座，從此美國一直獻身於國際事務之中。

左傾姑息謬論．製造苟安心理

不幸，二次大戰結束以來，在美國所形成的反共政策已逐漸軟化，由反共而冷戰、圍堵、綏靖，而卒至於因畏戰而走上「和共」之路；希望由「和共」而獲得一時之苟安與物質之享受，國民道德日趨墮落，愛國情操幾消沉無餘。左傾份子及自由派之謬論，轉而為美國一般年青無知人民奉為圭臬。索忍尼辛飽經共產制度下苦痛，到了渴望已久的民主國家後，細心觀察，各方求證，故其所批評美國以及其他民主國家之弱點，可謂一針見血之論。勇者證言，偉大不朽。索氏不僅是一個大文學家，同時也是一個大政治家。

美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必須能團結一致發揮力量，予共產國家以致命的打擊，方可獲得長久的和平。試問內政反共而外交和共或親共，能達到維護民主反對共產集權的目的嗎？我的主張和美國克萊恩所倡的，可謂不謀而合；他認為美國必須回復到强調同盟，而不以與敵人磋商試圖減少世界的緊張。專欄作家索可斯基認為照克氏的做法，美國會比現在强得多。

三條惡毒口號。遂行賣友積習

二次大戰勝利初期，在歐洲為討好史達林而犧牲全心全意企盼民主體制的波蘭，可由美國戰後第一任駐波蘭大使雷因所著的「出賣波蘭目睹記」一書中，徹底證明。在亞洲則因為雅爾達秘密協議，馬歇爾偏袒中共的調解，以及美對華「白皮書」的發表，我們的民心士氣遭到致命的打擊，這無異美國幫助中共把我們大陸領土佔據。此種早熟的棄權收穫，連毛澤東自己也意想不到。自此以後，美國聲望日降，終於促成北韓大胆的於一九五〇年六月向南韓發動戰爭。

自韓戰迄今，美國左傾人士及自由派，先後倡三個口號，使美國在亞洲返回孤立主義。於是令亞洲民主同盟國家一個個淪喪於赤帝之手，而其最後結果，美國自己以及西歐民主國家，亦必將逐漸沒落而絕對避免不了同歸於盡的悲慘下場。這三個如此惡毒的口號，即「有限度戰爭」、「越戰越南化」、「關係正常化」。如同大麻、迷幻藥、海洛英一樣，其毒害美國及其亞洲盟邦的程度，遠比核彈更為可怕。以下我將一一加以分析與說明。希望美國有識之士羣起反對，不要再受無知愚昧殺人不見血的售賣糖衣毒藥廣告的欺騙，則美國幸甚，世界民主國家幸甚。

在戰爭史上，在戰爭學理上，從來沒有這個荒唐而可笑叫做「有限度的戰爭」的名詞。

英美為德不卒．長留韓境困局

當北韓發動戰爭的初期，美國在聯合國提案組織聯軍，以麥克阿瑟將軍為最高統帥，從正面攔擊敵軍南下：同時開闢第二戰場，聯軍在仁川登陸，一舉擊潰犯敵，麥帥揮軍急進，南韓失土盡復。正當北韓危急時，中共竟出兵助北韓，以人海戰術再次南犯。南韓政府負責人赴華盛頓效申包胥哭秦廷故事，美國政府已決定用核子戰達到速戰速決之目的，不料英國政府派大員飛美，力阻使用核子彈取勝。其理由恐蘇俄屆時將在歐洲用核子彈對付北大西洋各公約國，則「後果不堪想像」。以此種帶威脅性的說法，使美國當局決策動搖，同時也迎合美國內自由派及左傾人士的意向，於是他們編造一句千古未有的名詞：「有限度的戰爭」。

這段秘密故事，是韓國當時在美國請兵的負責人親口告訴我的，自然非常可靠。所以這個「有限度的戰爭」，可能是英國人的創意，而美國人也樂於接受的，因此留下了今日韓國問題無法解決的困局。

越南在保大時代仍是法國殖民地，共黨胡志明稱兵奪權，奠邊府一戰，有決定性作用，美國當時拒不介入，使胡志明獲得勝利，於一九五四年九月成立共產政府於河內。不久保大退位，法國放棄越南殖民地，於是南越於一九五五年十月亦成立民主政府，面對北越威脅而內又有南越共黨游擊隊之擾亂，同時內部黨派分歧，爭權奪利。北越由蘇俄中共支持，在此種情形下，美國總統詹森下令出兵援助南越，一時聲勢大振，南越亦稍呈進步有為之象。美國左傾政客及自由派人士，在國內鼓勵人民，

反對出兵在越南作戰，於是他們迎合敵人所最希望的做法，編造一個動聽而實則可以亡南越之口號，就是「越戰越南化」。

所謂安全承諾　無異政治詐騙

這就等於告訴北越共產政權，今後美國人不會再帮越南人打仗，換句話說，美國即將退出越南。南越內部本來就困難重重，全靠美國出兵援助，方可漸漸振奮人心士氣。這個口號一喊出來，對南越來說，無異是敲響喪鐘。尼克遜雖曾答應如果越共大舉作戰而使南越有危險時，美國仍將出兵協助，如今證實這等於是一個騙局，尼克遜自身難保，新總統不承認以前總統的承諾，中南半島就這樣整個犧牲掉了。我要問美國有識之士，兩次歐戰美國都出兵參加，兵員傷亡數字之多，物資損失之大，比起越南戰爭恐怕有過之無不及，爲什麼兩次歐戰中，美國人沒有提出「歐戰歐洲化」的口號？這個道理我實在無法理解，不知道美國朋友能不能有一個令人心悅誠服的解答。「關係正常化」是美國左傾及支持中共份子專門爲達到出賣中華民國而編造的最惡毒的一句口號。

所謂「關係正常化」是當兩個民主國家間發生歧見而導致斷絕外交關係，到了情況有所改善，而需要復交，我們始可稱爲關係正常化。至於美國對中共，關係不正常才是正常的現象。因爲美國過去與我訂定協防條約，充份證明美國承認我們中華民國政府是惟一代表中國的合法政府。中共是我們兩國的共同敵人，雖然我們絕對不承認上海公報的合法性，但上海公報上美國認爲誰代表一個中國可以置而不問，可是不能用武力解決這個問題。卡達也曾公開說過，美國從未承諾過誰代表一個中國。從這些話裏面去推想，美國已經不像一個民主大國，同時違反她立國的精神，與保持正義外交的傳統，退一步說，就依照上海公報上的說法，在誰代表一個中國未決定以前，美國就不應該偷偷摸摸，半明半暗地在不斷與中共進行所謂關係正常化。

無恥政客妄行。損人不利己

美國這種做法，在我們「言忠信，行篤敬」的中華民國人民看起來，實在很傷心。因爲美國目的在達到化敵爲友與化友爲敵。硬是要犧牲一個忠貞不貳的盟友，摧毀一個民主政府，並斷送一千七百萬人民自由、生命與財產，而換取美國永遠下可能得到的利益，也不見得使卡達二次競選總疏時的票數有所增加。所以我肯定地認爲美國中共關係正常化的政策，實在是最愚昧，最無知，最可恥，最可憐的決定。倡此政策的人，目的不僅在毀滅我中華民國，更要使美國逐漸軟弱而趨於沒落。

我們檢討一下美蘇關係，兩國「正常化」已經數十年，其間並且經過二次大戰的聯盟，可是目前世界上處於最敵對地位的是美國與蘇聯。它們代表民主與極權兩大壁壘，勾心鬥角，關係日趨惡劣。一部份美國淺見少識之徒，異想大開，企圖拉攏中共來牽制蘇聯。殊不知正中共聯美制蘇的陰謀，原來毛澤東政權與蘇聯分裂的主因，在於爭取共產國際領導權，中共攻擊蘇聯爲蘇修，其至駕蘇聯爲共產集團之罪魁禍首，所以中共一直喊反「美帝」與反「蘇霸」兩口號。尼克遜想連任總統，迎合部份墮落人民的心理，開始叫出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並且親自朝毛，上海分報因而產生。

美國朝野人士．體察尚有未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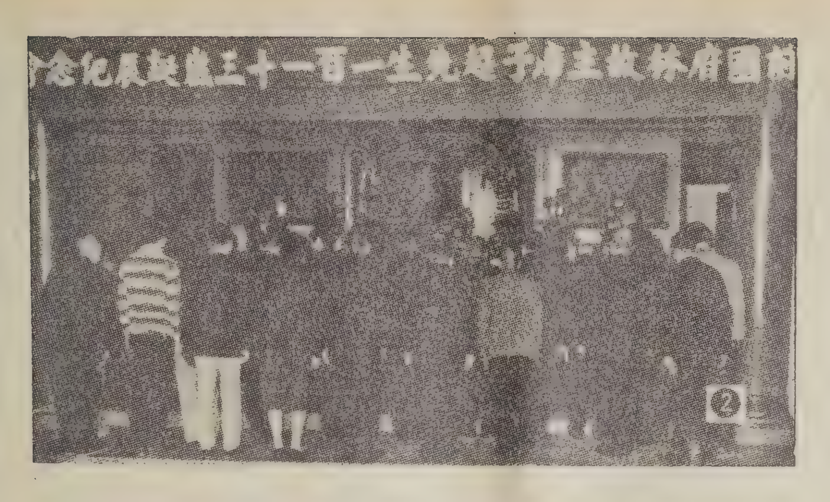
美國專欄作家克拉福特說得好，他說美國應延緩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否則五年之內蘇聯與中共將再度和好，中共一切力量還不及蘇聯，所以它時時刻刻怕蘇聯，假使美國不與中共正常化，則它永遠沒有資格和蘇聯分庭抗禮，但美國如果對中共工商業及經濟軍事技術等方面於以逐漸強大之機會，中共到時必可對等和蘇聯談判，藉平分國際共產勢力範圍之協定而再度合作，假使屆時發生三次世界大戰，以美國今天這種專以犧牲民主自由伙伴爲能事的作風，三次大戰的結果，世界下很可能沒有一個自由民主國家存在，若還有四次大戰的話，則可能竟是中共與蘇共爭奪世界霸權誰屬的戰爭。

若問美國朝野人士，是否能了解這一點，我敢說一定很少人能了解、正因爲不能了解這一點的嚴重後果，所以大多數「有識之士」都覺得不反對美國政府與中共正常化，而僅反對以犧牲中華民國作手段而達到正常化之目的。我最就一再的講過，只要美國和中共「正常化」，不論用任何補救辦法皆屬無效；一旦中華民國被犧牲了，世界上所有民主國家都將被犧牲，最後包括美國自己在內。所以我說美國提倡與中共關係正常化，完全是國際共產黨的陰謀，利用幾個想做第二任總統的不懂國際政治的在位者，去執行這個所有民主國家自速滅亡的荒謬政策。上面所述各節，本來是應一位記者朋友的要求而寫的，大約在兩個多月以前寫成了，但因爲難下結論，所以沒有發表。所謂難下結論者，就是美國在玩「中共」牌，是否也應該有一張可以制勝的牌。休麼牌呢？我不知道，所以我這篇文章就無法作結論。不料去年十二月十六日美國卡達政府竟公然毀約背信，而與中共勾結起來，想共同斷絕我們中華民國的國脈民命，斯可忍，熟不可忍。兩閱月來，卡達態度的蠻橫無理和手段的卑劣毒辣，比起當年的希特勒、斯達林、毛澤東有過之無不及。

我很感謝美國許多有見識富正義感的人民以及國會議員們的大聲疾呼，企圖抖正卡達的罪行，但是不能符合我們的願望，尚不可知。國際政治像玩牌一樣，我們現在是輸家，要反輸爲贏完全靠我們自己的策畧。我認爲有三法：一篇「人窮志短法」，二爲「少輸當贏法」，三爲「同歸於盡法」。如果我們接受卡達政府的要脅，那就是人窮志短法；如果我們忍氣吞聲埋頭苦戰，那是少輸當贏法，假使美國喪盡良心，非制我們於死地時，那我們就非使用同歸於盡法來嚇阻他們不可了。美國和中共建交而和我們斷交，不論卡達政府用什麼言詞來曲解辯護，完全是欺騙奸詐的鬼話，祇有一個理由可以爲卡達政府作最正確的解答，那就是說美國拋棄中華民國而和中共建交，爲的美國本身將向共產主義國家看齊，要廢民主法治。美國人民和美國國會以前以一小小「水門事件」能迫使尼克遜總統下野，這次卡達政府的違法背信，意圖摧毀美國立國基本精神與民主自由制度。此種政策下予以澈底推翻，何以慰美國國父華盛頓在天之靈。

林故主席生平軼聞

胡養之



前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先生，一生以道德爲立身之本，寧靜淡泊，光風霽月，其嘉言懿行，足爲後世範式。在前淸同治四年（公元一八六六）二月十一日，生於福建閩侯縣鳳港鄉，今年恰是先生一百一十三歲冥誕。因此，台北福州同鄉會於二月十一日那天，曾隆重舉行林故主席一百一十三歲誕辰紀念會，由該同鄉會理事長林炳康主持（見附圖）。記得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當先生百歲冥誕時，我國爲了紀念這一代完人，中央會經組織籌備委員會，並於同年二月十一日舉行一次更爲盛大的紀念儀式。

抱獨身主義的原因

先生姓林名森，字子超，一字長仁；晚年因酷愛山水，卜居靑芝山，故又號靑芝老人。先生生平軼事頗多，其中最令人感到有趣的是，關於他個人的生活小故事。一般傳說他是獨身主義的，許多人對於他一生中不娶妻室而感到非常奇怪，他究竟爲了什麽不娶夫人呢？這確是一個很大的疑問，曾有人說先生靑年時曾娶鄭氏，因夫人早故，且以愛誼情深，乃終身不復娶。鄭氏到底是怎樣身份的女子？始終未能找到有關資料。不過有人曾經看見先生的辦公桌前面，經常放置着一塊白色的骨質，經過解剖學家們的鑑別認定那是女人顱骨。據說先生對這塊頭骨異常珍惜，他親同自己的生命一樣去保護它。這是何人的頭骨？正因爲先生是國家元首，不僅普通人不便向他追問，也沒機會接近他，就算高級官員亦不便打爛鍋問到底！

惟有跟隨先生多年的副官朱××，原爲先生親戚，對先生的往事知之頗詳，有一次他飲醉酒，便把這件像古代男女奇情驚險戀愛悲慘小說故事的經過秘密，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的家人。內容敍述如下：當先生年靑時，曾經戀過愛，並且有一個海誓山盟的愛人，相傳那愛人是先生表妹，生長在一個中等家庭，秀外慧中，個性非常幽靜嫻淑，外表沉默寡言，內心却是熱辣辣的。她對林氏的愛，也保持一種內熱外冷，不聲不响的態度，除她兩人外，誰都不知道他們那種心心相印，生死不渝的愛情。先生爲革命奔走，時常離鄉別井，使他們之間見面的機會難得，更不能互訴衷忱。

愛人顱骨陪伴終身

但在那種舊式家庭中，女孩子的命運是往往操縱於父母手裏的。所謂「門戶相當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呀！先生愛人畢竟由她父母作主許配了一個華僑富商的兒子；如雖然盡了最大努力來反對這宗跟她幸福攸關的婚事，却仍孤掌難鳴，終於失敗！她曾下定決心，希望衝破籓籬跟先生私奔到外國去。然而先生爲了革命，恐怕携帶一個眷屬，將很可能使自己的行動受到限制，因此經過考慮後便拒絕了他的要求。

由於他倆正在籌劃這一行動之際，先生突然接到孫中山先生自美來信召他立即前往，有要事待商，故先生便去到了美國。女友看到唯一能拯救她衝出籓籬的愛人，已獨自遠走高飛，而父母替她安排的婚期又迫在眉睫，於無可奈何的惡劣情况下，她終於實行自殺了！後來一直跟他一起陳列在辦公桌上的女人顱骨，相傳就是因他而自殺的表妹。然則先生是怎樣取得愛人骷髏呢？朱姓隨

從認爲：先生自受了那次的重大刺激之後，他不但發誓終身不再娶；更立誓終身不接近異性。實際上，他後來的確未曾娶妻，一直到他逝世爲止，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童男子呢！過去同先生一道參加革命的黨國元老們，也覺得先生自甲午戰爭後，服務於上海江海關起，隨後加入同盟會，直至逝世爲止，始終未嘗見到林氏的家屬，充分顯示林故主席一輩子抱着獨身主義的。有一年當蔣委員長到牯嶺避暑時，先生也去了。一天清早，他在山上做了運動後，便步行到蔣氏寓所去，以時間太早便坐在門口的石櫈休息，見刻上「娶妾者勿坐」五個字，林氏領笑地說：「我是夠格的了！」

不用私人律己甚嚴

先生從不用私人，民國二十年十二月當他接任國府主席時，即邀約老友魏懷去任文官長，魏氏曾加推辭；先生即開門見山地說：「我只要求你做兩件事：一、你當了文官長後，切記不可向全國任何政府機關介紹一個人；二、你除着照例蓋印和保管國璽外，不可多管其他任何一件事。」魏覺覺得好笑，不料做文官長的責任如此簡單，乃笑着說：「林公，林公，這兩件事我辦得到。」從此，魏氏一口氣便做了十三年文官長，都未違背以上兩事。

先生的生活儉樸，一對皮鞋穿上三、四年，至破舊不堪時，他還對衞士說：「看看能不能補？能補，暫時就用不着買了。」每日黎明即起，盥漱後，閱讀報章，隨後郊行片刻，即蒞國府治事；睡午覺也有一定的時間，每餐吃飯，必需有一碟青菜，肉類及其他佳肴倒不在乎。他任職十二年，冬季是唯一藍布長衫，夏則葛布，除國家大典或接見外國使節外，先生從不穿中國傳統的禮服。

先生律己甚嚴，尤其遵守紀律；當抗戰時期，政府在陪都重慶施行「國民身份證」制度，須本人親到主管保甲長辦公處去領證塡寫登記。這一政令剛由重慶市通告遵行的次日，先生即趨車親到主管甲長處，幾使甲長無所措手足！經先生說明來意，他們才鬆一口氣。這種奉公守法精神，實令人肅然起敬！

絲毫不苟篤念故舊

至於操守方面，他更絲毫不苟，國府的辦公費，每月都有定額，爲數雖不多，而每事撙節，因之月有節餘，無不悉數送還財政部，表示這是民脂民膏，不宜移作別的用途。本來主席個人的特別費用，照例毋須報銷；但他除酬酢外賓仍須正式報銷外，有餘也悉數存於國家銀行，絕不許任何人混水摸魚，而將所有節餘作爲獎學金。如此廉潔奉公的精神，也是難能可貴的。

據說林氏頗擅繪事，尤其擅寫藍花；而之知者極少，因此，能獲得其作品的不過二三知己。先生篤念故舊，向來不因人的地位低微而忘却，如黃花崗的花匠龔標，任職數十年，而黃花崗的建樹和經營，一草一木都出自林氏擘劃，龔標在此期間，可說是他的「老搭檔」；至林氏任主席後，對龔標亦時有贈與，並曾贈以親自簽名照片，龔標懸之茅屋內，日夕以鮮花供奉，凡遊黃花崗者，都以林公平易近人。

但在重要的關鍵上，他却毫不猶預；特別是對國家民族利害得失的判斷，更爲明確果敢堅決，戰時有一件很少人知道的事是，當時的汪精衞通敵，離渝之後，許多人還有僥倖心理，希望汪精衞懸崖勒馬，而林公則獨有見地，堅決主張開除汪的黨籍，嚴予處分。

先生既未結婚，當然沒有兒女，較爲親近的只有堂侄女。有人說先生早年會以弟長禮之子名系承祧爲嗣，留美時戀一女子，並會結婚，但林系早已有婦，先生聞訊，赫然震怒！因而登記與系脫離繼承關係，其後返國，叩謁家門，亦拒而不納。此種風範固爲舊道德觀念所使然，也可能跟他所受的刺激有關。

冒充孝子終被穿煲

正因爲如此，所以先生逝世時，便傳出了一宗有人冒充孝子的趣聞。由於先生患中風病，其經過情形大致如下：民國卅二年（一九四三）五月十日，他自國府公畢準備乘車返澤官邸，車經化龍橋，突然碰到了一輛盟軍大卡車，很快地駛過來，他的座駕車因爲來不及避開，終於被撞了一下！加以先生年達七十四歲，受了震動，下車後已感不適；過了三天，接受挪威公使呈遞國書時，忽然病倒，扶入臥榻，即半身不遂，口不能言，經醫生診治，初住國府，後移山洞，以同年八月一日午後七時，便與世長辭了！

先生逝世後，初由他堂侄女充當孝子；過了幾天，不知怎的突然間半路殺出個李逵來，硬說他是林故主席的親屬。總以爲林氏已死，誰也不會多管閒事的；而一般大人先生們，更沒有工夫來考核林氏家譜；況且過去還說林氏會有個脫離關係的承祧子，因之，起初並不懷疑他身份問題。加上這個冒充孝子的又非別人，而是當任浙江省壽昌縣長，名叫林希岳，自稱是林氏之侄，他特地請了假要求去重慶奔喪。而當時浙江省主席黃紹雄也蒙查查，不獨批准他的喪儀，並拍電報去向中央請示，派專機來接他，那時交通雖未完全斷絕，却已非常困難。中央爲了林希岳急於奔喪，乃派專機去浙江迎接，不料他抵達重慶後，林氏的侄女跟他見面時並不認識這位哥哥，林氏的遠房親屬還拿出了家譜來對照，始終找不出林希岳的名字。他見事已穿煲，則改口說他是林主席義子。

林故主席治喪委員鑒於林家的孝子女爭持不下，便召集雙方，從中斡旋，並說：「請各位不必爭持，其實，主席爲一國元首，他的逝世，全國任何人都可以症孝子的。」於是大家沒異議了，待喪事辦完後，那些孝子孝女們都紛紛離開了重慶，當他們臨走時，每一個人都得一筆豐富的旅費，各自回家去了。而那個冒充孝子的林希岳，也依舊返到浙江去繼續當他的壽昌縣長；但他却沒有得到什麽好處。

先生國葬之期，國府特頒隆典昭告寰宇，略謂：「林故主席以高齡鉅德，任職十有二年，恭己臨民，睿謨默運；育成民德，邦本用章。……」

中華民國與法國未來軍火貿易

陳金耀

當去年卡達向全世界公佈準備與中共建交的時候，法國一份最暢銷雜誌記者就在公佈的第二日走訪了蔣總統，訪問中問到，美國如果對台軍火禁運，台灣會否尋求新的軍火來源。席間蔣總統未有正面答覆，但部份敏感人士預料到對白中的不尋常。

一個月後法國數位國會議員訪問台灣，到台不久對記者表示：法國目前因某種政治問題，未能對台售賣軍火，不久將來此問題解决時，中法間定能完成龐大的軍火交易。

由記者的試探，到國會議員的表白，我們可以看到中華民國與法國間的軍火交易，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法國一向在政治上或軍火市場上與美國展開暗鬥，因美國急劇轉變，法國亦同樣有戲劇化發展。據觀察家估計，華航向法國購買八架A三〇〇廣體客機就佈下了未來的軌跡。

開發新的軍火來源、自行生產，是中華民國更新國防武器的兩條並行途徑，法國是軍火市場的黑馬，其軍火工業之發達，能使美國視之為對手便可想而霍特知，其生產的「響尾蛇」地對空飛彈、「」反坦克飛彈、「米蘭」步兵用反坦克飛彈、「易索雪」反艦飛彈，「幻影二〇〇〇」戰機等無一不聞名於世界，較早時中共亦想購買，但因經濟關係據聞只達成「響尾蛇」、「霍特」、「米蘭」等飛彈的交易，何時交貨更未見公佈。

觀察家認為，台灣較着重於「響尾蛇」地對空飛彈（可作艦用）、「易索雪」反艦飛彈，與及「幻影二〇〇〇」戰機等的購買。台灣為尋求更新戰機作為八十年代的主力，曾探詢美國的F十六、F十八等，都一一為美拒絕。所以「幻影二〇〇〇」戰機就可能是這張未來訂單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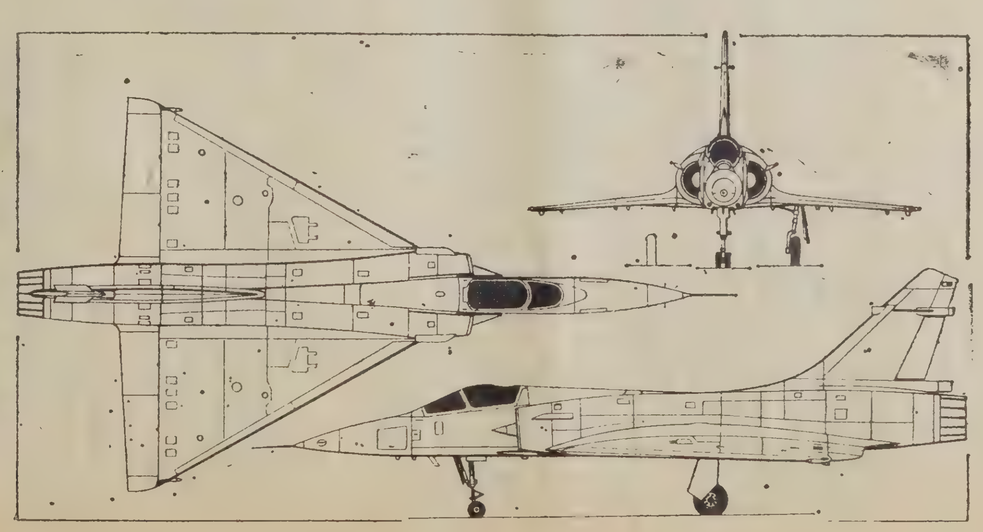
法國為報「幻影」F一在歐洲市場被美國以卑汚的手段取得北約四國以美國F十六作為未來戰機的合約，而宣稱將推出一型更新型的戰機與之抗衡「幻影二〇〇〇」便在此情況下產生。

「幻影」二〇〇〇襲用了第一代「幻影」式戰機的六十度三角翼，除了構形上的表徵之外，它與先前的任何「幻影」式戰機並無相同之處。它是一種完全新型的戰機，從其介電質機頭的雷達天綫罩頂端直至其碳纖維垂直尾翼頂端都是完全不同的。它已被指定將成為八十年代中期，直至本世紀結束，甚至過了本世紀的法國空軍戰術力量的骨幹。預計一九八二至九十年間，法國空軍將收編四百架這種飛機，而該機並將打進海外市場為法國在本世紀以至本世紀後帶來大量外匯。誠然，「幻影」二〇〇〇曾經歷了異常快速的發展，自研製方案出籠後的廿七個月之內，它便踏入了飛行試驗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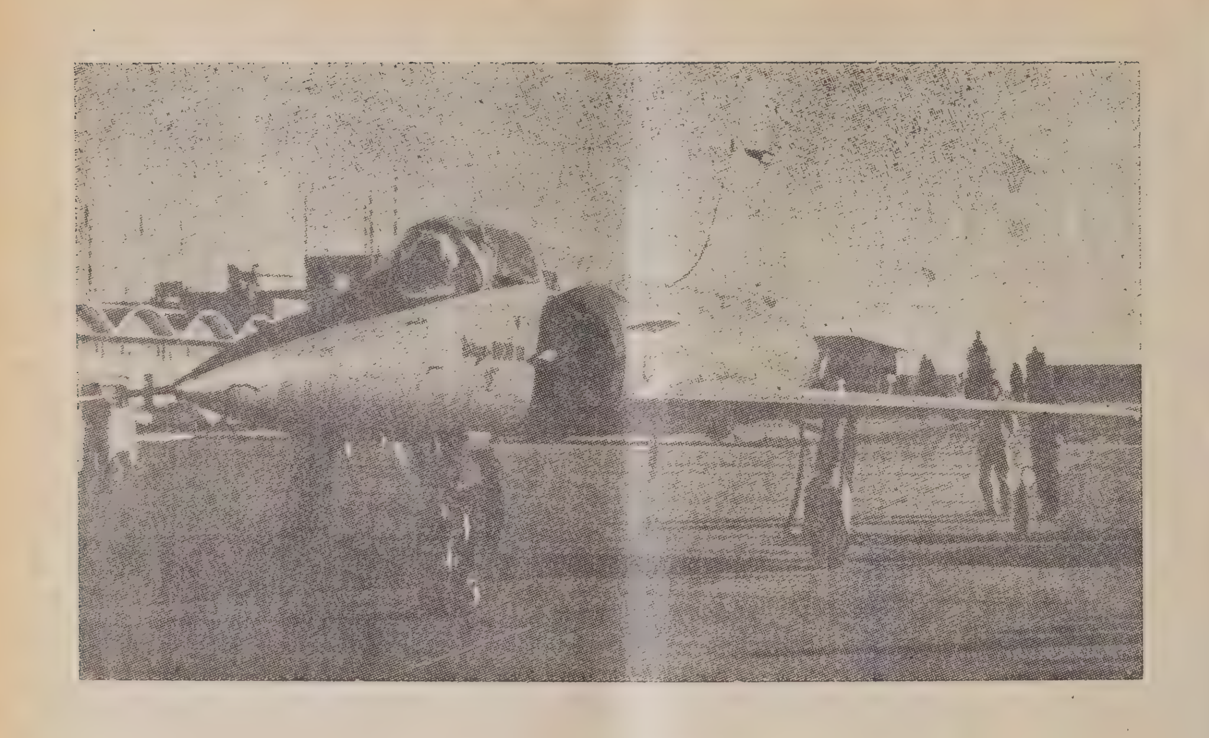
法國空軍擬於一九八三年成立第一個「幻影」二〇〇〇作戰中隊。到那時該機的生產速度預計將達到每個月四架的高峯，如果有出口訂單，那麼再下一年就可望將生產速度提高至每月六至七架。

衆所周知，一種新型的戰機而能担負三項不同的任務：（一）作高馬赫數高空截擊的能力。為此，「幻影」二〇〇〇配備了唐臣廠的一百公里範圍的雷達和全副武裝系統，它是頭一架這樣武裝的原型機，預計今春參加飛行試驗。雷達和電子對抗數據顯示系統可以使機上的主要武裝（即遠程的馬特拉公司的電磁導向「超級五三〇」導彈和近戰用的馬特拉紅外綫導向R－五五〇「魔術」式導彈）迅速投入使用。飛機上配備的引擎是單轉子渦輪風扇發動機，可以二點五馬赫的速度在高空持續飛行。

第三代「幻影」戰機襲用了早期那種沒有機尾水平安定面的三角翼而不採用後掠翼式，乍看起來這似乎是一種倒退，但是有關人士研究指出，該三角翼能夠體現最現代化的空氣動力學概念，能夠比



「幻影」2000戰機透視圖



法國為九十年代而設計製造的戰機

同樣表面的後掠翼飛機更能經受更大的加速度。它可以使體積中等，並配有中等動力裝置的飛機，在機身重量、簡化構造、飛行速度、加速度和機動性之間獲得一個最佳的協調。三角翼還可以使飛蕩的最大作業攻角範圍減低阻力，同時產生最大的實用翼面積，增加飛機的轉彎作業和升空限度有利原素。

「幻影」二〇〇〇的機翼實際上和「幻想」三的機翼截然不同，其阻力因圓錐彎度的減少而降低。而全翼展自動前緣下垂表面和佔整個尾翼的兩段升降副翼相連貫，實際上構成了可變的曲面翼。

駕駛儀自動遙控控制系統採用四迭電路，據稱是在歐洲飛機當中，第一架使用這種控制裝置而不使人力輔助系統的飛機，它可控制機翼面和舵；中央數字計算機保證了自動穩定作用，而後移重心則可大大改善飛機的作戰機動性，並克服了三角翼固有的缺點，比如高着陸速度問題。

在低速情況下，「幻影」二〇〇〇的進氣口上部有兩個很小的銳反角底板，它們可以改善高攻角橫向和縱向穩定性。

「幻影」二〇〇〇與防空構型的「幻影」三E的重量相若，約為九千公斤，這是因為「幻影」二〇〇〇的前緣下垂表面升降副翼和垂尾舵均用了碳纖維複合材料製成，又大量地採用了太合金材料。戰機達到一比一的推力——重量比，其加力燃燒推力高達九噸。

該機採用作業範圍一百公里的先進雷達系統，並有一個直徑為七十厘米的單脈冲平面天綫，其中結合了敵我識別器。戰機作業情況儀表包括唐臣仰視顯示器及一個俯視輔助顯示器。除此之外，機上的設備還有慣性導航台、數字計算機、數控自動駕駛儀。

執行空防任務時，最高速度可達到二點三馬赫，最高持續速度二點二馬赫，而具有相同裝備的美國通用動力F十六的最高速度則為一點九二馬赫。

其機動性能超過了現有的或計劃中的任何一種戰鬥機，除了有四枚空對空導彈外部裝備之外，還有兩個三七四加侖的可棄油箱，使它可以達到七百公里的作戰半徑；而在空中巡邏時，它幾乎可以達到「幻影」F一續航力的兩倍。

去年秋天，法國另一架更為壯觀的第三代「幻影」戰機「幻影」四〇〇〇加入了二〇〇〇行列。四〇〇〇主要是供出口的產品，因而研究重點放在它的航程和任務的多樣化的多用途戰機，它比二〇〇〇還要大，性能高，科技先進，採用雙引擎（二〇〇〇為單引擎）

四〇〇〇不論是在截擊飛行時或是在低空攻擊時，均比二〇〇〇具有更長的航程和更大的有效載荷，如果再配上新式的射擊控制和捕獲系統的一三〇公里雷達的話，更是如虎添翼。

但四〇〇〇過份昂貴，甚至連法國空軍本身亦不採用，相信除了部份富有的中東產油國才能用得起，較早時沙特亞拉伯透露只着意於二〇〇〇。相信中華民國亦會跟隨亞拉伯之後。

從哲學看國運（下）

馮滬祥

「國運」是每一個人都關心的事，但今天是一個充滿迷霧的時代，要在這個時代透視迷霧，高瞻遠矚，便必須要有「慧眼」，而不只是「肉眼」，這樣才不會被一時得失所動，也才有眞正的定力與定見，那「慧眼」如何養成？這就是「哲學」的功夫，哲學的根本定義就在「愛好智慧」，這正是當前最需要的心理建設，因此我打算就這個題目提出一些淺見，以就教於高明。

我想從三個方面來談：第一、從中國哲學看多難興邦；第二、從世界思潮看反共前途，第三、從辯證哲學看中共統戰。

「合力促進大陸：驅逐馬列、恢復中華，創建民主、平均人權。」相信這才是所有中國人的共同心願！

從辯證哲學看中共統戰

下面我們要再談另外一個迫切問題，那就是既然共產主義經過幾十年的實驗都證明破產落後，爲什麼今天還會有人相信上當？尤其是爲什麼還會有知識份子上當？林邁可爵士曾經有一篇文章，分析「西方知識份子何以容易上共產黨當」，他歸因於西方實證主義的短視與行爲主義「只談事實不談價值」的偏頗，可說相當中肯，牟宗三先生在最近的演講也指出西方是誤以「實用主義」看中共，所以才存有幻想，也很有道理，但歸根結柢，我認爲共產黨最容易乘虛而入的溫床乃是虛無主義！！不但指物質上的貧乏，更指精神上的空虛，像俄國流亡哲學家貝得夫在「俄共的起源」一書對此便講的很清楚，試看中共當年崛起的歷史更清楚，因爲一個國家必先自己摧毀傳統文化，在文學、史學、哲學等處都先打倒原來的心理建設，「與傳統思想作最徹底的決裂」（「共產黨宣言」語），然後，共產黨才可以長驅直入，以一套「革命理想」佔據人心，試看民初當年的虛無主義文學、懷疑主義史學，與「打倒孔家店」的哲學就是例證，這是從知識份子的層次來看，如果再從一般大衆的層次來看，則共產黨更有一套「唯物辯證法」作其方法與策畧，世人如果不瞭解它這一套方法與其背後的理論根據，便很容易上當受騙。

換句話說，共產黨最會迷惑人心的絕不是什麼「階級鬥爭」或「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它一套隨時變化的辯證邏輯，因爲西方的傳統思想方法從亞里士多德的傳統邏輯、形式邏輯、到當代的數理邏輯，都是以推論嚴謹爲原則，而絕不容許有矛盾存在，但共產黨的辯證邏輯却剛好相反，它完全是建築在「矛盾論」上面，專門以製造矛盾、利用矛盾爲原則，因此它最會利用人心弱點，矇蔽人心上當，如果世人只拿傳統邏輯去看它，那當然既無法知共防共，更無法反共勝共，像邏輯家王浩的親共便是典型例證，因爲西方從形式邏輯到數理邏輯，只能面對「腦」的問題，不能面對「心」的問題，不足以安身立命，作爲寄托，而且只能靜態的紙上演算，不能動態的駕御社會與歷史變遷，此所以西方國家有的還寄以幻想，至今對共產黨的本質毫無認識，已經坐視它赤化了半個地球還沒有學到教訓，眞是可痛可嘆之至！

因此，我們講未來國運，便必須認識共產黨的這套辯證法，因爲它萬變不離其宗，這是它一切統戰的根本理論，中共所謂「沒有革命理論就沒有革命行動」就是這道理，我們必須要能認識這根本理論，才不會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才不會只看現象，不看本質，下面我願特別分析它的唯物辯證法三定律以及破解之道，這三條定律在馬克斯與恩格斯時期還只是停在物質現象的解釋，到了俄共與中共，便成了策畧運用的根本理論：

這三條定律，簡單的說，第一定律叫「對立統一律」，由此所產生的行動就是「統一戰綫論」，也就是俗稱的「統戰」；第二定律叫「量變到質變律」，由此所產生的行動就是「階級革命論」；第三定律叫「否定的否定律」，由此所產生的行動就是「不斷鬥爭論」。

然而就中共來講，它最强調的還是「對立統一律」，也就是「統戰」的根本理論，至於「量變到質變」，毛澤東也附到「對立統一」來講，而「否定的否定」因爲最後終會否定到它自己，所以到死也不承認。

那麼，什麼叫「對立統一律」？簡單的說，就是永遠先把敵人一分爲二，然後打中有拉、拉中有打，拉拉打打，又拉又打，「打」的時候就是「對立」，「拉」的時候就是「統一」；舉例來說，當年中共在海外大搞所謂「保釣運動」，原先它並無任何羣衆基礎，所以它喊出一個大口號，說「保釣」是全中國人的事，不分左派、右派、中間派，這樣一來，原先它明明與右派與中間派都是「對立」的，但因一時需要而「統一」起來，以致許多人作了它羣衆還不知道，等到事過境遷，中共自己跟日本建交後却把釣魚台擱置不談，而當年高喊「保釣」的頭頭公然在中共駐聯合國辦事處上了班，大家才恍然大悟，上了大當！再舉例來說，它與台獨份子明明也是「對立」的，中共絕不可能容許台灣獨立，這在上海公報、美匪建交公報、與中共僞憲法都講的清清楚楚，但它硬是可以先「統一」這次要敵人，以打擊國府這主要敵人，等以後再掉轉頭來對付這次要的敵人，這也是「對立統一律」，再像它明明自己最不自由最不民主，却偏偏最會利用自由民主的招牌想在台灣內部進行「島內鬥爭」，這也是「對立統一律」，因此我們破解之道，一方面必須厲行法治以保障眞正的民主，二方

面必須以客觀事實提醒世人，千萬不要以為中共現在變了，它變的永遠只是方法，本質與目標絕不會改變！

今再以所謂「和談」為例，試想若是共產黨果眞能講和談，那它跟自己歷次鬥爭的「自己人」為何不能講和談？它對劉少奇、彭德懷、陳伯達、林彪、四人帮這些人都不能和談，對台灣這「階級敵人」怎麼會眞正和談？再看全世界的共產黨，何曾有過和談成功的例子？東西德一度講和談，結果西德總理布朗德的身旁秘書赫然發現是大匪諜，布朗德因此下台，從此不講和談；南北越也是稱和談，結果巴黎和約言猶在耳，而越南已經被佔亡國！

南北韓也有一陣講和談，結果硬是發現幾十條坑道直攻南韓總統府，幸虧發現得早，從此也不敢再講和談，凡此種種，都充份證明了全世界的共產黨本質都一樣，字典裏從無「和談」二字，和談就是另一型態的戰爭。

然後我們再看所謂「量變到質變律」，什麼叫量變到質變？簡單的說，一句謊話說它一百遍就成了眞話，這就是量變到質變；西方記者曾經諷刺俄共「眞理報」從不登眞理，但在俄共來講，登上一百遍就成了眞理，所以共產黨的另一本質便是擅於造假造謠，在不同的階級它可以扮演不同的面貌，形成一套「階段革命論」，它在竊據大陸後分成不同階級整肅不同對象就是這道理，當年它對付西藏先軟後硬，分段進行，等時機成熟了再「量變到質變」全面赤化，更是鮮明的例證，它現在又想對台灣來搞這套，我們更需要有眞切的認識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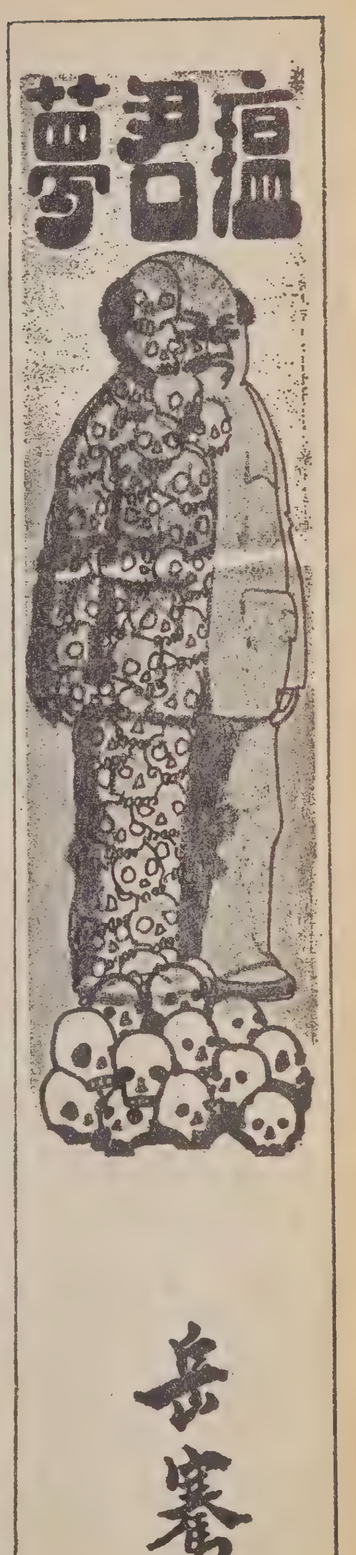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它對美國的心戰也是用這一套，因為它知道美國民意絕不贊成與我斷交，作為美國中共勾搭的犧牲條件，所以它就在美國利用各種報刊，大量刊登廣告來醜化台灣，凡是國內依法偵辦台獨份子或共諜組織時，它就立刻在紐約時報大登廣告，污蔑台灣是「法西斯專政」，美國一般人民不明眞相，久而久之，就會「量變到質變」，誤以為台灣果眞是專制，「不值得支持」，於是理直氣壯的與我們斷交，上了當而不自知，說穿了眞正敵人還是中共！

最後再看「否定的否定律」，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生奉行這定律，但表面上都不承認，因為唯恐有一天會否定到他們自己，但結果還是沒有逃過被鞭屍的命運；什麼叫「否定的否定」？比如說，先利用紅衛兵否定劉少奇，再利用林彪否定紅衛兵，林彪就是「否定的否定」，原先是他否定別人的，結果自己也被否定，這正是中國俗話說的，「鬥人者人恒鬥之」，如此下去，最後終會鬥到毛澤東與共產黨自己，像得來林彪又被四人帮否定，而四人帮又被鄧小平否定，我們可以肯定的說，鄧小平日後也會被否定，整個共產黨的本質就是這種不斷鬥爭的惡性循環，方東美先生稱此為「狗咬狗」，眞是一點不錯，所以凡是眞正有識之士，誰會愚蠢到再被它利用賣命？這只要試問，你「立功」再大，大得過林彪、劉少奇嗎？關係再密，密得過江青、陳伯達嗎？連這些人都成了鬥爭對象，怎會容你在日後逍遙？關於這點，眞是深值海外的台獨份子與左傾人士早日警惕！

總而言之，共產黨之所以囂張得勢，絕不是什麼「社會主義天堂」誘惑人，而是深知利用人心弱點，施展各種策畧，所以針對這種策畧，我們首要的破解之道，便是必需堅定心理建設，絕不被它利用，其次，針對它一分為二的「對立統一律」，我們便必需化分裂為團結，以法治保障民主，絕不被分化、挑撥，更不受它任何偽裝所動搖，再其次，針對它製造謠言的「量變到質變」，我們更需以理性判斷，認識其本質，民衆若有疑惑政府應該立刻公佈眞相，才能謠言止於智者，最後，針對它不斷鬥爭的「否定的否定」，我們更要人人警惕，絕不去作它的鬥爭工具，在此我們尤其要提醒那些台獨份子與左傾份子，今天你以為在替共產黨「立功」，殊不知明天你就是被否定的對象！只要大家都能如此提高敵情觀念，洞悉共黨辯證法，它便毫無施展的餘地！

另外，再從積極的反擊層次來說，我們更應化被動為主動，以其道反治其身，換言之，你講認同「祖國」？那就請你從此揚棄馬列主義，眞正回到中國懷抱！你講「民族主義」？那就請你從此否定馬、恩、列、史，眞正發揚民族文化！你講「和平統一」？那就請你先丟掉共產主義這統一的眞正障礙，先恢復中華民國的國號，不要再用什麼國際共黨附庸國的偽國號；因為放棄馬列思想，保障民權自由，追求民生均富，這並不是我們在自說自話，而是所有中國人心的共同要求；現在大陸人民要求民主人權的呼聲已日漸增高，根據「量變到質變律」，在一定時間後，就必會徹底推翻共產專制，共產黨天天整人，像走馬燈一般不斷鬥爭，根據「否定的否定律」，最後也必定會否定到自己頭上，所以若再不改弦易轍，徹底放棄馬列主義，恢復中華，那確確實實只有自取滅亡！所以我們深盼中共再不要去做民族的罪人，而應早日起來主動驅逐馬列，放棄共產專政，這才是對歷史的交代，也才是眞正對民族的交代，對所有中國人的交代！

最後，若從學術思想的層次來看，則中共的統戰方法來自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而馬克思的辯證法又來自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馬克思雖然將黑格爾頭脚顚倒，把唯心扭轉成唯物，但歸根結柢，他們的辯證法都是建築在「衝突矛盾」的基礎上，所以這只能作為鬥爭利器，而絕非可大可久之道，但若以西方的傳統邏輯却也絕非對手，所以這個時候更需瞭解我們中國哲學以「廣大和諧」為基礎的辯證法，這才是從思想上對付共產黨辯證法的根本剋星，因為不論儒家、道家或佛家的辯證法，都是在「相反相成」中不斷提昇，而絕不是在「相反相鬥」中不斷沉淪，像儒家是以一陰一陽之道相反相成，生生不已，道家則是以「有」「無」相生，所謂「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佛家則是以「眞空」與「妙有」相即相融，旁通統貫，這些都是以相生相成、互補互濟為特色，正是戰勝共產黨互鬥互衡的最佳方法，也是當今西方思潮在徬徨中的最佳出路，今天國際學術界尚未認識中國哲學在辯證法這方面的思想寶藏，只知在唯物辯證法或唯心辯證法中左衝右突，所以我們更應責無旁貸，早日發揚中國這種「唯道辯證法」，那不但是防共知共的必需利器，也是反共勝共的根本之道！



本來按照國際慣例，派出大使一定要得到駐在國政府的同意，儘管這是一個形式，眞正的國家還是奉行不渝。過去蘇聯和中共之間，因爲關係不同，這些繁文縟節也就免了，所以過去蘇聯派到中共的大使羅申及潘友新都未經過此種手續，至於中共派去莫斯科的大使王稼祥、張聞天都是蘇聯事先指定的，更談不上同意了。

這次馬倫可夫仍照舊制，未徵求中共同意就派出庫滋涅佐夫任駐北平大使，毛澤東却不答應了。毛澤東無憾於庫滋涅佐夫，而是乘機要向蘇聯爭平等地位。因爲毛澤東這時已經當了幾年「元首」，曉得國際間有這麼一個禮貌。可是蘇聯從來未實行過，史大林生前派出兩任大使，雖然未徵求中共同意，但在表面還看不出，只是中共外交部重要人員知道。現在馬倫可夫一夜之間組成政府，連同「駐華大使」一道發表，中間只有十多個小時時間，任何人都看得出蘇聯決未徵求中共同意，這一來毛澤東覺得下不了台。同時毛澤東還有深一層的用意，覺得史大林在世的時候，他是個父親，大家都是兒子，但是論資格我老毛總是個長子，現在史大林死了，整個共產陣營應該由我領導才是，你們這一羣小傢伙居然連派到我這裏的大使都不同我商量，太放肆了，不給你們一點顏色看，也不知道老大哥的厲害。毛澤東存了這個意見，就拿庫滋尼佐夫出氣。

庫滋尼佐夫到了北平之後，除去呈遞到任國書時和毛澤東見了一面，以後再也看不到他，整整一年未和毛澤東單獨碰過頭，即使在天安門上遇見，毛澤東也不理他，這一來庫滋尼佐夫就慘了，毛澤東不理他，周恩來也不敢同他來往，劉少奇也只能偸偸摸摸的見下面，經常和他打交道的只有章漢夫和喬冠華。撑了一年時間，莫斯科覺得再僵下去不是辦法，只好改派眞理報總編輯尤金繼任。這次馬倫可夫學乖了，事先通過外交途徑向中共徵求同意，毛澤東眼見自己戰勝了馬倫可夫，高興萬分，對於尤金也就欣然同意了。

庫滋尼佐夫調回國之後，不能再回工會工作，改任外交部副部長，仍然主管中共事務，不怕官，就怕管，以後幾年，毛澤東確實吃了他很大苦頭。

現在赫魯曉夫居然把他帶來了，一見面毛澤東就非常尷尬。庫滋尼佐夫國語說的非常流利，當時打着東北官話問道：「毛主席，你好吧！不料我們又見面了。」

毛澤東紅着臉說：「多謝，多謝，你也很好。」

寒暄一番，毛澤東就回去了，接着赫魯曉夫又帶着隨員回拜一次毛澤東，會議第二日就開始了。

赫魯曉夫回拜毛澤東，談起雙方會議有關問題時，說道：「我這次來訪問貴國，主要是討論目前國際形勢，重心在軍事、外交方面，希望貴國出席人員也以軍事、外交負責同志爲主。」

毛澤東連連稱是，心中暗喜，這次總把劉少奇一派擠掉了。開會時中共出席代表除去毛澤東之外，尚有周恩來、彭德懷、陳毅、王稼祥。蘇方由庫滋尼佐夫任翻譯，中共方面由王稼祥任翻譯。

會議開始，先談到英美出兵約旦、黎巴嫩的問題，毛澤東主張中蘇合組志願軍，驅逐美英出中東。赫魯曉夫搖搖頭：「這件事說說可以，認眞作起來就成問題了，因爲我們缺乏實際根據。」

毛澤東笑道：「我們可以仿照抗美援朝的例子，派遣志願軍去。」

赫魯曉夫那顆肥頭搖得播浪鼓一樣，連說：「不成，不成，朝鮮是我們的兄弟國家，如何能跟黎巴嫩、約旦比。」

毛澤東陪着笑臉說道：「埃及並不是我們兄弟國家，當英法出兵蘇彝士時，我們還不是要派志願軍去。」

赫魯曉夫歪着頭，瞪着眼看着毛澤東，說道：「這個情形又不能比了，埃及雖是資產主義國家，但是他們的政府和人民都歡迎我們援助，更重要的是美國也站在我們這邊，纔能輕易把英法嚇退。現在約旦和黎巴嫩兩國政府都是反動的，美英兩國政府又團結一起，我們一動手就是世界大戰了，你知不知道，我親愛的毛澤東同志。」

赫魯夫一頓連珠炮轟的毛澤東閉口無言，其他的人更不敢插咀，停了一時，赫魯曉夫面帶着微笑，自言自語說道：「本來嘛！臭虫不肯吃殺虫藥，你不能撬開咀灌的。」

赫魯曉夫這句話是說的烏克蘭土語，俄羅斯人庫滋尼佐夫也不懂眞意何在，只好照樣的翻過來。毛澤東正因爲剛才的話說僵了，感到不安，現

在聽到赫魯曉夫談起臭虫，頓時精神來了，笑着說道：「蘇聯出品的殺虫藥實在好，不過，我們現在已經用不着，早幾年就把蒼蠅、蚊子、臭虫全部消滅了。上次英國的艾德禮率領工黨代表團來訪問，就未見過蒼蠅，他回去還大大稱讚，這也是我們全體社會主義國家的光榮。」

庫滋尼佐夫照樣翻過去，赫魯曉夫却楞了，轉過臉來問庫滋尼佐夫：「他說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庫滋尼佐夫搖搖頭：「我也不明白。」

這時空氣又緊張了，赫魯曉夫急得直搔光頭，毛澤東也坐立不安，到是王稼祥看出苗頭，悄悄向毛澤東說道：「赫老剛才那句話恐怕是他家鄉的土話，被庫滋尼佐夫同志翻錯了。

毛澤東恍然大悟，笑道：「他既然帶頭講土話，我們就講土話好了，橫豎我們湖南土話不會比他烏克蘭少。」

停了半晌，赫魯曉夫突然說道：「假若這次非出動志願軍不可，司令員不要再派彭德懷同志了，我建議最好派賀龍元帥。

赫魯曉夫居然提出賀龍，周恩來等都抿着咀笑。毛澤東一怔道：「為甚麼派他去。」

赫魯曉夫道：「你們有一個作家寫過一本賀龍傳記，翻成俄文，說賀龍十分勇敢，又是福將，所以我想起他應該派個用場。」

毛澤東淡淡笑道：「這無非是老鼠爬到秤鈎上，自己秤（稱）自己罷了。」

這句話一翻譯過去，赫魯曉夫可真呆了，瞪着一雙銅鈴似的大眼，掀起比猪八戒還要薄些的咀唇，自言自語唸着：「老鼠，秤鈎。」停了半晌，忽然抬起頭問道：「毛澤東同志，你們的老鼠也運了出口嗎？」

毛澤東不由得大笑起來，王稼祥急了一身冷汗，低聲說道：「主席，玩笑不能再開了，萬一赫老翻了臉，事情可是不大好辦。」

毛澤東點點頭，莊容說道：「關於出口貿易的事，是由葉季壯管的，我不十分清楚，赫魯曉夫同志，現在我們還是談談國際局勢吧！」

赫魯曉夫說道：「談到國際局勢，我要勸你不必派志願軍去中東了，英美過一個時期會自動撤退的，假若我們一派志願軍去，他們反而不走了怎麽辦？你真打算同英美打仗嗎？既然有這種力量，為甚麽不去解放台灣呢？」

毛澤東笑道：「解放台灣，必須你支持我才成光憑我們自身的力量，如何能攻下台灣。」

赫魯曉夫笑道：「談到軍事，我也不十分內行，雖然我在二次大戰期間打敗了德國兵，指揮過史大林格勒保衛戰，收復基輔，攻下柏林，但那還是靠參謀人員，我不過作個決定而已。這次為了協助你們解放台灣，特地把國防部長帶來了，你可以請敎他。」說過向馬林諾夫斯基指了一下。



中共對越南作戰顯示：
中共窮兵黷武攻越耗費巨大金錢
矮鄧高唱現代化無非爲軍事擴張

萬人意見

中共自對越南採取軍事行動，已過了十天，當初中共宣稱作戰的目的，在「懲越南一再的挑釁行動與暴力事件」；又據法新社自北平報導，中共也表示準備隨時與越南舉行「具體談判」。但是由於越南拒絕談判，中共虛張聲勢的算盤落空，無法就此下台，祇有硬着頭皮打下去。據越南的報導，今後的戰事可能變得更激烈。我們推測蘇俄將支持越南打下去，這是拖住中共陷入泥淖的策略。在過去十多天之中，中共對越南的作戰曾顯示了些什麼呢？我們作下列四點分析。

第一、中共對越南用兵如果還有意義，那也不過是共黨集團間的權力爭奪罷了，但是中共要以此向蘇聯示威，顯然是起不了作用的。如果是爲了高棉，要以中共軍隊從越南撤兵，來交換越南軍隊從高棉撤退，中共此項企圖已很明顯，美國也在支持中共的企圖，欲藉聯合國形成壓力。但是聯合國本身既一無權威，蘇聯在安理會中竭力反對，而且越南支持下新的高棉政權已經成立，這一既成事實使要求中共從越南徹兵和要求越南從高棉撤兵情況不同，至少蘇聯和越南以此辯解，因此中共原來的企圖很難達成。如此中共的用兵除喪師之外將一無所得，徒足以顯示它反理性的本質罷了。

第二、在這十天的戰事之中，曾有兩項關於中共作戰情況的報導，一是法新社的報導，中共軍隊使用「人海戰術」。據目擊者說，中共士兵肩並肩的向地雷區行進，從事自殺使命，以便爲他們的坦克清除障礙。而越南地方軍隊和民兵先就後退，從山頂用武器轟擊，越南的戰術顯然造成中共軍隊的極大傷亡。另一項報導是河內電台所宣稱，在越南軍隊奏捷之際，中共長程大砲朝着倉惶後退的中共入侵部隊開砲，迫使他們回頭和發動猛烈反擊的越南邊界部隊作戰。這兩項報導，有一於此，已可顯見中共殘民以逞的戰術和作爲了。日本朝日新聞記者亦證實中共軍隊有重大傷亡，中國同胞何辜而罹此毫無意義、毫無價值的犧牲！

第三、中共自鄧小平重獲權力之後，抬着「現代化」的招牌，我們早就指出，這不過是騙人民，騙世界，騙資金，騙科技的幌子罷了。如果眞要進行「現代化」的計劃，即使中共搬出所有的家當，騙得外國可能的貸欵，還差了一大截，而竟在此時，用兵越南。戰爭最化錢的。據在中越邊境戰地度過一天的資深記者說，中共與越南間長達一百六十公里的戰綫，炮彈以平均每分鐘兩發的比例如雨一般落下。一名陪同美國國會議員到戰地的記者說：「我採訪中南半島戰爭新聞五年，還沒見過這麼密集的炮火。」甘心作這樣的耗費，中共還有什麼錢來推行「現代化」！外國將本求利的貸欵能塡它這樣耗費的窟窿嗎？中共的高唱「現代化」，無非是爲了它的軍事擴張罷了！

第四、中共與美國結交，一方面是爲了對付蘇聯，挾美國以自固；一方面是挑撥美蘇關係，企圖引發美蘇之間的戰爭，則在兩敗俱傷中，中共便可以獨霸天下。中共在越南用兵就是一項試探。美國卡達總統爲與中共建交飾稱：「不僅符合中國與美國人民之利益，而且亦有貢獻於亞洲與世界和平之大業。」曾幾何時，已面對如此冷酷的事實，我們相信，美國朝野明智之士對此應有憬悟。本月廿三日紐約時報的社論說，西方對中共的協助應視中共在國外的行動而定，尤其是，美國應視其與莫斯科的關係比其與北平的關係更重要。同天華盛頓郵報警告卡達總統要提防北平利用美國關係的謀畧。我們更要大聲疾呼：

不必再看中共以後在國外的行動了，現在已經夠了，再要給予協助而等中共闖出了瀰天大禍，一切已晚！如果仍然存有對中共希冀或利用的心理，甚而支持或跟着中共玩火，必將招致無可彌補的禍害！

地下刊物清算毛思 乖謬絕倫遺害萬代

廣州市自今年一月以來，流傳一份清算毛澤東思想的小冊子，揭露他的乖謬思想，帶給中國大陸人民的，全是痛苦和互相殘殺。

這份由「廣州市毛澤東思想批判小組」編發的小冊子，名爲「撕掉毛澤東思想的假面具」，其中特別說明撕掉這種假面具的目的，是「免得遺害子孫萬代」。

小冊子會歷數毛澤東一生乖謬思想，包括：毛澤東個人的思想，在學生時代是極端的個人主義，他爲了自己，可以不理父母親的管教，並用死來威脅父親，就這樣的一個人，在後來竟要求人民效法他的無賴作風，並自吹他的忤逆行爲是革命的開始，如果青年都去做效，去學習，豈不是天下大亂：毛澤東在學生期間，以搗亂學校出名，文化大革命的紅衞兵運動可以說是毛澤東思想危害國家民族的明證，所以說，年青時的毛澤東思想是流氓加無賴的結合體。

『毛澤東個人思想在北平做圖書館管理員時，接受了共產主義的啓蒙，他把王船山的思想加上馬克思的狂言，自稱是共產主義的新思潮。他接受了陳獨秀、李大釗的新學之風，自認爲是有了革命思想，這種烏托邦的美景空想使毛澤東一生注定了要走錯人生的道路，毛澤東個人思想在年輕時已有作皇帝的思想。把歷代的帝王作爲自己的奮鬥的目標，這種帝王思想要得嗎？」

『毛澤東個人把中國人民分成幾十個階段，口口聲聲「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使其互相殘殺，互相壓迫，互相剝削，階級鬥爭的論調，是毛澤東統治人民所製造的一種精神枷鎖，階級鬥爭是製造矛盾，便于控制和統治人民，毛澤東思想的本質，于此可見一斑。

『毛澤東個人思想，在軍隊所表現的是貪生怕死，毛澤東的名言「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就是怕死的最佳表現。」

談到毛澤東竊據大陸初期的思想時，這份小冊子說：他的思想「只是盲動幼稚」，一切以蘇俄「殺人鎮反爲樣本」，「半年之間，成千上萬的中國人人頭落地」，而毛澤東還說：「好得很」。

毛澤東思想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〇年間，成了中國人民咒罵毛澤東最多的幾年，因爲當時「餓屍遍地」，但是他却說是「大躍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如果餓死數百萬人也算小事」。

小冊子說：『毛澤東在其晚年思想發展不平衡，自己怕人奪他的權，又怕自己無人接班，所以相繼鬥倒劉少奇，鄧小平，林彪等。』

小冊子最後指出，毛澤東思想到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不但「已無法令人民去接受」，而且「成了人民的尅星」。

它說：『究竟毛澤東思想遺害多大，我們可以說：如果中國人民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百分之一，中國人可能減少四分之一……。世界人民學習了毛澤東思想，會出現國無寧日人民餓死有份，毛澤東思想必須繼續批判。』

會訪大陸台籍教授 看破眞相堅決反共

一位一度對中共存有幻想的中國學者說，在台灣的所有中華民國人民不分籍貫，都將支持他們的政府，確保台灣不受共黨統治。

在聖安東尼德州大學醫學院執教的董厚吉教授，在華盛頓告訴一羣中華民國記者說，他在一九七五年訪問中國大陸以後已確信，不論台灣發生甚麼事，絕不可任其落入共黨手中。

他說，一九七五年到中國大陸的訪問，證明了他以前所聽說的共黨暴虐本質。

他說，從他訪問的所見所聞，已使他瞭解共黨政權絕不能帶給中國人民一個現代及民主的社會。

他說，和西方世界的親共宣傳相反，他在中國大陸上所看到的都是貧窮、污穢、恐懼及缺乏效率。

籍貫是台灣省屏東縣的董教授強調，他在結束在中國大陸的一個月旅行，已迫不急待的要離開中國大陸，返回自由世界。

他說，身爲一度是共黨的同情者，他現在已堅信，任何事都要比生活在共黨統治下好。

他警告青年人及無知的民衆要提高警覺，不要對共黨存有任何幻想。

他指出，根據他自己在中國大陸的切身經驗，所有有關中共政權的暴行與嚴厲控制的報導，都是眞實的，並不純是宣傳。

他並且對中共政權的現代化計劃的前途，抱持懷疑看法。

他說，中共政權正在從事與二十年前「文革」以前類似的計劃，但是那次的計劃已完全被「文革」所抹殺。

他預料，同樣的事情很可能發生在這一次的「現代化計劃」上，另一次的「文革」及另一個「四人帮」很可能再出現。

他最近才當選德州台灣同鄉會會長，該會是支持中華民國政府的全美台灣同鄉會的德州分會。

血肉長城

自由人

三面紅旗的失敗、文革十年的大動亂能完成多少工業產品？中共誇耀過製造毛語錄的量可以平均一人一本，但是民生必需品的普及率比起毛語錄又差多少？在精神方面人民毫無選擇的只有接觸馬列史毛的論述及樣板戲，最近才畧見修正，謹慎的容許少量西方藝術及回恢平劇，但是毛江紅旗派的勢力仍衆，大陸上的人民能有多少方面可以放心的享受不必担心當權派換班後被打入牛欄？

人民需要快樂的民生也需安定的生活，所以現在五星旗下有「安定團結」的口號。以往的三十年再偉大的說謊家也不會說中共有安定的三十年，展望將來利民的「安定團結」有多少可能？五星期下的中國人能平安生活多久？中共當權派能和平共存多久？中共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思想」「國家堅持毛澤東思想在各個思想文化領域的領導地位。」毛澤東留下了什麽樣的思想？毛澤東說要鬥爭萬年，不鬥則修，不鬥則亡，毛思想中有鬥倒劉少奇、鬥倒林彪、鬥倒鄧小平、鬥倒彭德懷、鬥倒彭眞、鬥倒萬里等等，這些鬥爭都是在毛有生之年實施的，若非毛思想鬥倒這一大批人，那麽「偉大的毛主席」說一句「這是好幹部，要保住」誰會再鬥這些幹部呢？現在這些未曾被毛思想大赦的幹部紛紛復職或恢復名譽（鄧小平最後還是被毛思想發布的兩項決議送去再見牛哥），所以共產黨內已經形成了一支全力保衛毛澤東思想的保毛派及重見天日的流淚派，這批重見天日的人全是當初追隨毛澤東的生死幹部，後來眼見三面紅旗失敗造成全民塗炭，所以有彭德懷的直言及「劉鄧司令部」的處理繕後，誰料毛澤東再要陰陽謀發明了紅衛兵借用林彪之助在一塲全國大混戰之後勝利的奪回了寶貴的權力，兎死狗烹是林彪及紅衛兵的下塲，毛的陰影把牛欄中的老幹部壓的只有在毛斃命後才得重見天日，這批老幹部當初爲毛澤東打天下，後來要糾正三面紅旗的失誤仍然把毛放在尊位，但終究被無情的打入牛欄，眼見毛的「只紅不專」「科學次要」的亡國路綫橫行一生，現在還要臣服於這個不仁不義無忠無信的毛思想下，冥夜痛思能不落淚嗎？如果老幹部承認毛思想正確，那麽在他們死後中共的黨史上老幹部仍然是反動派及翻出牛欄的逃亡派，老幹部決不會心服，所以下一塲鞭毛大鬥爭是必然會爆發的。

人民所需要的安定團結以後會經歷幾次鬥爭的不安定與不團結呢？中共相信階級之間要鬥爭，也知道共產黨內若不鬥爭就有出現新生資產階級的危險，「鬥爭萬年」及「槍桿子出政權」也是人人會呼的口號，在這些情況之下我們可以推論，在老幹部還有體力的時間內至少會有一次規模空前的大鬥爭，以後的時間只要共產主義是指導思想就會隨時有鬥爭。安定團結與共產鬥爭能相提並論嗎？鬥爭究竟對人民有多少利益？

第四個準則是政權的安定性，不安定的政權導自於政爭，政爭是必然的現象，親蜜的亞當和夏娃都會爲當初是否應該偸吃蘋菓而吵架，政爭若是雙方皆持之以公，遵守法令就很容易解決，例如外國首長要求全民的信任投票或是辭職，如此對於政權及對於全民的不利影響減至最低。青天白日滿地紅下一直呈現安定的政府，但是五星旗下始終動蕩不安，表現在外的是理論之爭、路綫之爭，各次鬥爭中毛路綫勝利了，毛路綫早期有三面紅旗，近期有紅旗上天衛星落地，交白卷、反師道尊嚴、無教有類等等，這種毛路綫只能帶給中國落後與貧困，他的路綫勝利是因爲他陰陽謀配合得當。若是上下都有守法的精神及建立史官制，大陸同胞之生活水準早就可以大躍進。

萬人詩壇

壇主 封淑英

題麥國楨社盟梅與牡丹圖

李文格

艷色風流未足誇。天香也貶李唐家。
歲寒獨愛梅清逸。節操何慚號國花。

醜惡建交有感

林參天

醜惡謀予七載長。突聞實現憤飛揚。
已無掣肘爲吾碍。莊敬從今更自强。

戊午八月遊雪梨植物公園正值當地首春百花盛開

彭旣白

異域歲時怪倒顚。奇逢八月早春天。
嫣紅姹紫花如海。故國遙憐草木捐。

雪梨歌劇院

寶座蓮花正欲開。忽然花底現瓊台。
飄飄仙樂出輪扇。八月江城有落梅。

雪梨鐵橋

劈海崖門兩岸開。飛虹萬丈過江來。
車行八䟦通南北。如此工程信鬼才。

車行所見

紅嬌綠媚正橫斜。杏靨桃羞一抹霞。
朱瓦翠樓纔半角。凝妝有女艷如花。

MBE王兆華先生招宴雪梨旋轉餐廳

滿城風雨上層樓。玉燄通明照夜遊。
坐處不知天地轉。四圍佳景一齊收。

遊坎培拉首都近郊蘭樓觀羅蘭繪畫 二首

古木參天隱畫樓。斜陽芳草幾經秋。
當年一個開荒客。曠代風流孰與儔。

二

遠渡重洋萬里來。盎然天趣畫圖開。
世人盡道羅蘭好。好在童眞任取材。

三

春風暖日漾輕寒。一帶松江似輞川。
無限詩情催畫意。仙源我亦有前緣。

雪梨近郊訪友

林深風定綠交加。地僻誰知隱士家。
八月偏逢春意鬧。蝶忙鳥喚雨催花。

前題

黃雲驤

平皋一碧畫橋西。試馬春晴滾怒蹄。
伏櫪早存千里志。出郊還賺萬人迷。
落花驟踏香難散。芳草遙兮影漸低。
借問誰家游俠子。沙塲報國此端倪。

前題

鄭春霆

郊坰浩蕩草初齊。花外鞭絲叱撥嘶。
淺碧連雲勞遠目。落紅如雨擁輕蹄。
據鞍正喜香塵軟。緩轡寧嫌夕照低。
况是晴沙江路永。不須臨水惜障泥。

前題

陳香圃

春風吹上百花枝。綠綠紅紅正艷時。
千里馬蹄行不盡。一江雁影望歸遲。
黠痴各半心無定。貧富相關志不移。
滄海浮沉日未暮。何如朝夕怨天涯。

春蹄

藍戒三

前事未完後事催，幾番擱筆幾徘徊。
沙田留我題新句。粉嶺迎人試舊醅。
得意一鞭追電去。放懷三徑待雲來。
芳華二月從頭寫。紅杏綠楊遍地開。

前題

容蓮茆

籬外花泉映碧簾。白駒斜影過茅檐。
晴光漸逝閒堪覺。綠蕁初臨俗已潛。
好向芳痕尋徑畔。漫吟翠色到山尖。
清樽莫使春虛度。門柳陰陰竹石恬。

前題

李汝大

花訊今開第幾番。千紅萬紫衆芳繁。
黃鸝巧語鳴新柳。玄燕多情認舊門。
細雨如膏滋嫩草。微風拂袂到幽村。
春光九十宜行樂。好趁良辰騁綠原。

前題

卓淡影

春風十里水平隄。邀得知交試馬蹄。
碧草連天峯並列。新鶯啼處柳初齊。
揚鞭怒叱飛馳疾。把轡徐行笑語低。
盡興花間一杯酒。歸來已是夕陽西。

前題

歐一鷗

天馬行空年獻瑞。精神祝健與之齊。
清遊平野當時令。雅興春風送疾蹄。
跌岩揚鞭迎淑氣。芳菲緩轡踏香坭。
人生得意須尋樂。把酒停鞍聽鳥啼。

春蹄

陳冠夫

春回大地暖氤融。綠染城堤木色葱。
雕鞍驟馳留俠影。蹄輪初試惹香風。
重歸寶勒嘶紅茵。乍覩金韁繫玉松。
神馬當塗應王漢。堪誰策馭顯英雄。

前題

春風谷口馬蹄疾。海隅仕女連翩出。
自言慧眼識驊騮。一擲千金無惴慄。
伯樂空羣豈易模。青蚨空向草頭鋪。
洗囊歸去無顏色。愁對嗷嗷待哺雛。

前題

蕭瑤笙

傳來芳信隴頭梅。綠遍山隈又水隈。
北國冰消歸雁使。東郊雪霽試龍媒。
徐舒玉轡雕鞍穩。疾逐鈿車寶勒催。
一路揚鞭香撲面。春風得意踏花回。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94

台北辦僑務的官老爺們

把內患轉向外患的中越共之戰

美國與中共貿易實況

左派侵襲下的伊朗石油危機

港幣的貶值

老金之死

中華民國今後國防科技路綫

從意識型態和權力平衡看世界前途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七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租庇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四
五七〇七八二二
售價每冊港幣一元五角

本期要目



台北辦僑務的官老爺們

萬人日報本（三）月中旬連續幾天報導和刊登有關華僑問題的消息及文章。先是十三日鐵嶺遺民在上下古今專欄文章中指出：「三月十一日台北中國時報發表一則消息：十三名由海外各地推介的海外優秀青年，將於今年青年節慶祝大會中，由華僑救國總會頒贈獎章」。接着，老鐵文章列舉該十三名青年的僑居地分別為美國七人，其餘加拿大、西班牙、哥斯達黎加、秘魯、日本、菲律賓各一人後說：這些青年「得獎」是「實至名歸，但有一點使人不解的，何以其中沒有香港青年」？

老鐵列舉很多理由，認為華僑救國總會不應把中國人最多，僅次於台灣省的香港漏掉。他指出：「照所公佈名單經歷來看，每個得獎者都在學校讀得學位，又參加愛國活動者，在香港似乎沒有」。事實眞是如此，在香港愛國青年固多，但他們沒有學位，在「資格」上既非「名牌」，又非「來路貨」，那當然就難以入選了。去年為了抗議美國與中共建交，四十七位愛國的中國人到香港美國領事館去示威，雖然被捕，且打了兩三個月的官司，更重要的是其中不少是青年。但這些青年因以工人為多，在台北僑務老爺眼中，可能被認為「不成體統」，漏掉他們的關鍵也許就在於此。

老鐵的文章最後要求華僑救國總會「惠予答覆」。有可能人家認為這是「多事」，睬你都晒氣！

台北僑務衙門的官老爺們，可能抱定一個「揚威海外」的宗旨，所以，在開展僑務工作中，大講排場、闊氣和威風，至於能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那就非他們所要考慮的了。

三月十四日萬人日報首版頭條報導：僑選立法委員司徒徵、陳錦濤二人，在立法院僑政委員會上，嚴詞批評當前的僑務工作，指責辦僑務的官老爺們，官僚作風積習難除。在司徒氏的批評中有一項指出：「僑委會專做表面工作，只認得有錢的僑領，從未細心聽取僑情，認識實況。」

在台北的僑務和海工官老爺眼中，有錢就好，若有學位更好，因為把他們擺出來名聲高牌子亮，至於政治立場可能也考慮，但並不重要。

司徒委員又說：「這次旅美華僑在美示威的熱烈表現，純是僑胞自發，但引以為僑務的工作，實有不當」。從這幾句話中可以看出一個事實，那就是台北的僑務老爺雖各有各的姓，但總的說來，大家都是「官場現形記」中的「冒德功」。

陳錦濤氏指出：「此次對於參加全球華僑團結反共會議的僑胞，除將國內最新一流的觀光旅社包下供代表們居停外，並包了專機浩浩蕩蕩南下參觀，假如毛委員長以這麼大的手筆在國外辦僑務的話，相信效果必然好得多。」

以為陣容大就是成績大，其實這是官僚作風的具體表現，花納稅人的錢，往自己臉上貼金，至於是否收到效果，當然官老爺們是不會多費腦筋，再深一層考慮的。三月十五日萬人日報「牛馬集」欄以「僑務工作的官僚作風」為題的文章中就指出：「這一次的全球華僑團結反共會議，僑務委員會視為他們一項巨大的工作表現，實際上的成績如何，有何收穫，對國家有何幫助？參加過會議的人都知道」。知道什麼？大概是得個「多」字。參加的人多，浪費的公帑多。老萬接着指出：「那麼多的人集會，除了表示『四海歸心』的表面浮華之外，並無什麼實際上的收穫」。

在台灣官場，是否官運亨通，並不在於工作表現，而主要是靠「關係」，互相包庇狼狽為奸，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只要能矇蔽上邊就是幹才。

僑選立委與來自大陸的那批「終身職」立法委員，國大代表不同，他們對台北官場還沒有那種「見怪不怪」的修養，所以有少數人看見了就要說。這是好現象，但為數並不多。

僑務工作官僚作風受抨擊

小報告滿天飛忠貞之士被拒國門

劉人傑

僑選立委司徒政及陳錦濤在僑政委會中抨擊僑務工作的官僚作風，很受到海外僑胞的注意。另一位立委則指出，許多海外忠貞人士 因受小報告影响，被拒國門，不得入台，以致影响華僑心理，喪盡人心，如果政府不加改善 影响很大，不可不注意！

僑務工作的官僚作風

兩位僑選立法委員在僑政委員會中向僑務委員會發炮，指責僑務當局的官僚作風。司徒政根據一位加拿大僑領的來信，特別指出四點：一、僑委會官僚作風濃厚，行政效率低，不肯採納別人意見。二、專做表面工夫，只認識有錢的僑領，從未細心聽取僑情。三、經費支用未曾公開，純由個人的意向動用，四、並無僑務政策，致不能團結僑胞。

陳錦濤委員指出，這次對參加全球華僑團結反共會議的僑胞，除將國內最新一流觀光旅舍包下，供代表們居停外，並包了專機，浩浩蕩蕩南下參觀，假如毛委長以這麼大的手筆在國外辦僑務的話，相信效果必然好得多。

司徒政提出的四點，和陳錦濤的指責都很對。在香港限於特殊環境，受到中共的政治壓力，僑務工作做得不好，不夠，還情有可原。在美國、在加拿大，大部分的僑胞本來都是傾向自由祖國的，仍然輸給中共，那是不可饒恕的失敗。

美國、加拿大雖然都已承認了中共，但和其他自由民主的國家一樣，華僑政治思想不會受到干預的，中共的政治壓力，暫時也不可能影响到美加去。我們要做好僑務工作，原可大開拳脚，所以一籌莫展，是我們的官僚作風積習之故。其實在加拿大、美國承認中共之前，我們在這兩個國家的僑務工作也無法開展，因此，與承認不承認中共無關，問題是在我們本身。

這一次的「全球華僑團結反共會議」，僑務委員會視為他們一項巨大的工作表現，實際上的成績如何，有何收穫，對國家有何帮助？參加過會議的人都知道。陳錦濤委員指責的「浪費公帑」，倒不是問題的癥結，國家並不窮，花點錢聽聽全球華僑對國是意見，那是值得的，問題是僑務委員會所能邀請到的人，是不是有足夠的分量。那麼多人的集會，除了表示「四海歸心」的表面浮華之外，並無什麼實際上的收獲，試看大會通過的一大堆提案中，有那一條是切實可行的救國良方？

這種會議不是不應該開，也不能指責他包了一流大酒店，包了飛機南下，而是他們邀請的應當是夠分量，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們對國事有高明的見解，更重要的是他們敢言，政府肯採納，並不是一班八股佬，只會順應政府高呼口號，那麼，開會所花的龐大費用，才不算浪費。

國府的僑務工作，的確需要下大决心，來一次重大的刷新，這不僅是那位「加拿大僑領」一人的意見，也是我們海外千萬僑胞的共同願望。

從僑領被拒國門說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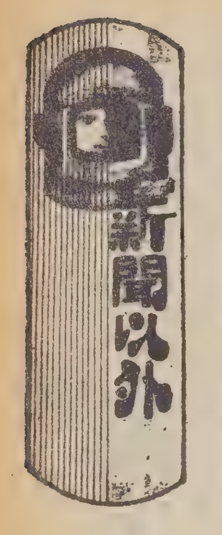
一位僑選立委說：香港有一位反共社團的僑領，近十多年來從事反共工作，任勞任怨，出錢出力，每年國慶，必親自帶團回台參加慶典。但三年前申請回台，突然被拒入境，後由忠貞僑領多人具名聯保，要求批准該名僑領入境，如確有違犯國法事情，等於自投法網，正好繩之以法，如果是被人誣告造成的寃案，亦可使當事人有還找清白的機會。可是公文到了僑委會，僑委會除了照轉有關單位外，並沒面對問題去解決，致這位有寃無處訴的僑領，不明不白的被拒國門之外，終日望穿秋水。

像這位僑領這樣遭遇，可說十分普遍，在老萬認識的朋友中，就有不少。許多人去了台灣十多年，每次申請很順利，突然之間會被拒入境，要查被拒原因是絕不可以的，既然不知道原因，便沒法解開這個結，從此之後，出盡方法，也弄不到入台證。

許多原本是愛中華民國的人，因為無法獲准入台而心灰意冷，有些人甚至一怒而轉向，對海外僑胞人心，打擊很大。

老萬在台灣時曾經和有關首長談過這個問題，提議應該發多次證，而且不應每次加簽，予人方便。但他們的想法，認為人會轉變，今天忠貞，並不是永遠忠貞，長期證有缺點。談到這一點，老萬只有搖頭嘆息。防範共諜是應該的，如果把愛國僑胞全部當共諜防範，那實在使人非常難堪。照老萬所了解，入境是否獲准，是經由一個由若干有關單位聯合組成的小組審查的，某一個單位提出異議，其他單位的人不便代為解說，這個人便列入黑名單，永不超生，再申請也不可能批准。

他們為什麼會「忽然提出異議」呢？絕大可能是有人打小報告。香港有些和政府某些單位「有聯繫」的人物，最喜歡打小報告，以示他們的權威。一經打了小報告，政府方面大都採取「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的態度處理，從此，這個人便不可能入台了。

老萬有一位同業，他是國民黨黨員，在政治大學畢業，在一家反共的報紙中當採訪主任，在同學會中，也以學長的身份，受到同學的敬重。但他的遭遇也和那位僑領一樣，近年無法申請入境，托老萬查問，老萬得到的覆函是「暫不擬批准」，再與一位有關的官員談，他說：「你最好不要管這事。」

老萬當然知道他是被人打了小報告，但小報告給他栽了什麼罪名，則不得而知，不知罪名，如何替他說情呢？

小報告失盡人心

政府對小報告「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可以說失盡海外人心！更要命的是，一些在海外「惡跡昭彰」的人，却反而可以大搖大擺的進入國門，甚且可以成為政府款待的「嘉賓」。

打小報告的人，有些是公報私仇，有些是要顯示一下個人的權威，你開罪了他，他打你的小報告，你便畢生被拒國門之外；而在國外做共產黨走狗的人，一來政府要「爭取」他；二來他認識國府某些「大員」，由他出面「照保」，下面的小官，那一個敢說不字？

這些人，在外邊可以照常做共產黨的走狗，回到國內又是另一副面目。被拒入境的忠貞人士，遇到這種情形，即使不掉轉槍頭，也會大失所望，放軟手脚，國事管他娘，從此不會再積極參與愛國行列。

老萬不是說，有人打小報告，政府應該不聞不問，放人入境如儀，這些小報告中，可能有百分之若干是事實，因此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即使犯了天條，也必須予人以自辯的機會，不可以把小報告歸入檔案，不想辦法去了解、澄清，成為錯案、冤案。

要知道，海外人心得來不易，海外僑胞沒有一定擁護國民黨的義務，國府若失去人心便永遠得不回來，如果因為聽信一個小報告便失去一個人，國府對海外人心便「買少見少」了。每年的慶典，有成千上萬的海外僑胞回國參加慶祝，有關單位忙個不了，也許有些大官會「自我陶醉」，認為四海歸心，國府在僑務工作上絕對不能說是「成功」的。

老萬認為政府處理「小報告」的方法應有一個「答辯」的制度，如某人被人打小報告，仍然讓他入境，但要他在入境時接受問話，要他對小報告內的指控有所解釋，政府認為他的解釋合理，就從黑名單中把他除名；如果認為他的解釋不足置信，才可以不許他再入境。相信這樣的處理方法，也不會對台灣有所「危害」，假如某人有「匪諜」的嫌疑，讓他入境，暗中加以偵查，以台灣防諜的能力，相信絕難漏網，假如他入台有所活動，當局更可以從他「接觸」的人中，找出「內奸」，豈不是對台灣更「有利無害」？

現在這個方法，只有打擊了海外僑胞的愛國心，如果是真正的「匪諜」，他們也不必用什麼入境證，台灣是一個島，從四方八面都可以偷渡進去，匪諜要滲入，當然可以另闢途徑，不必向出入境管理局去申請的。

自己人整自己人

有一種小報告最為難防，那就是自己人整自己人，原因很多，爭權奪利是其一，爭奪不到的會含恨在心。

老萬可以舉出兩個現成的例子，我提過的那位忠貞同業，因無法取得入境證，托老萬「搞掂」，可惜徒勞無功，老萬還是不肯息心，一位有關人士却勸老萬「不要管」，當時他不肯說出「不要管」的原因，後來老萬多方打聽，據說這位仁兄之所以無法取得入境證，正因為自己人整自己人，打小報告者，正是他所屬社團的人，因此那位有關人士認為：除非用他那個社團的名義，正式去公函交涉，否則誰也幫不了忙，我們是局外人，怎可以有辦法「攪掂」呢？

香港的社團，自己人整自己人的事，多到無法勝數，這是發生在「內部」的，台灣當局，自必深信不疑，被整的人有冤無路訴，永難翻身。

個人被整，還是小事，另一個例子是整團不能入境，那才是天大的笑話！去年雙十，香港僑團回國參加慶典的人特別多，很早便有「限制」的傳說。有一個大社團，組織了兩個致敬團，有某人很希望當上其中一團的團長，可是遴選的結果，他沒有得到，因而恨在心頭，暗中打小報告，指當選的團長「走私」，結果是：一個團獲批准入境證都發來了；而另一團却如石沉大海，就因為這個小報告，連累到整個團也受影响。

老萬主張給他們「自辯」的機會，不讓他們講話事情很難澄清。理論上主管當局會進行「調查」，可是香港這樣的特殊情形下，大家都知道調查工作很不容易進行，挺多是打個電話問問，也多數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而被拒國門。

因此，老萬不但主張給他們自辯的機會，而且要實行「反坐」。經過訊問後，如果證明小報告所說的不是事實，便應誣告反坐，給予這個打小報告的人相當的懲罰，這麼一來，公報私仇的情況便會減少，小報告的「可靠性」也提高，如果捏造事實，隨時會受到反坐，自然不敢輕舉妄動了。

在香港，因蒙冤而未能入境台灣的愛國人士多得很，萬人日報開辦初期，老萬幫一位朋友「攪掂」一個他兩年都拿不到的入台證，他把老萬視同「再生父母」，至今仍以大幅廣告支持我們，這次我們搬家，他也以大筆捐款帮助。

其實，他當時被拒入台，原因很簡單，因為他的姓名，和一個國民黨的「叛徒」完全相同，同名之誤，使他遭殃，實則，除了名字之外，其他什麼都不同，如果有關當局肯深入調查，自然不會發生這種烏龍事。

陸定一動手鞭毛屍

岳騫

從毛澤東斃命，鄧小平復出那一天起，世人便注意到毛澤東何時被鞭屍。中間有幾次已很接近，但由於客觀環境不許可，矮子不得不放下鞭子，改而頌毛，因此，毛屍在紀念堂內又暫時停下來，但矮子決不甘心任毛長期挺在紀念堂，仍然要再接再厲，非達到鞭屍的目的不可。近來佈署，似乎已將近完成，眼見矮子又舉起了鞭子。

矮子採取的一連串鞭毛行動，先從為「中宣部」閻王殿翻案作起，一月十五日由現任政治局委員，秘書長中宣部部長胡耀邦宣佈，以前對中宣部所定閻王殿之案是誣陷，應予平反。本來陸定一已經出來，經過平反之後，陸定一的名譽地位完全恢復，由他來出頭鞭毛，比矮子親自出馬要更好，這也是矮子步下的一步高棋。

陸定一出面攻毛，並不從他自己的閻王殿說起，卻攻毛的要害彭德懷罷官。三月八日陸定一在「人民日報」發表一篇懷念周恩來的文章，扯到了「廬山會議」，陸定一說：「現在已經完全清楚，彭德懷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上的意見書，是正確的，錯誤的不是彭德懷同志，而是反對彭德懷同志的人。」

誰是反對彭德懷的人，那時自沒有四人帮，江青更未出頭，雖然彭德懷被整肅後，由林彪接任國防部長，但以後所有攻擊林彪的文字，均未有林彪在廬山會議反對彭德懷的記載，可見陸定一此子，是針對毛澤東而發。

陸定一接着寫：「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原來的目的，是要實事求是地檢查工作中的缺點和加以改正的，但是卻變成了反對彭德懷同志正確意見的會議，這就愈搞愈左，這種左傾錯誤，後來發展成為路綫，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打倒四人帮，才得以糾正。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六年，前後共十八年之久。它所造成的比例失調的禍害，直到今天還須繼續認識和努力克服。」

陸定一的文章，不但指證毛澤東在廬山會議整肅彭德懷是錯誤，更重要的是認定由於毛澤東在廬山會議犯下的錯誤，引出以後的「文化大革命」，目前當政的大頭目祇攻擊文革十年所造成的災害，陸定一卻向前推到一九五八年，這一年也就是毛澤東的「三面紅旗」瘋狂展開的一年，直到毛死共十八年，所造成的「禍害」，到今天仍然要「繼續認識和努力克服」。

陸定一出身上海交通大學，肚裏有點墨水，所以下筆如刀，最後一句意義更深長，「繼續認識」，認識甚麼？認識毛澤東的錯誤，努力克服，克服毛澤東留下的禍根，箭頭已指向「四人帮親信餘黨」華國鋒等一羣人。

陸定一的文章自是「組織」的安排，並非孤立事件，接着來的便是劉少奇的名譽在逐漸恢復中，人民日報不但屢稱劉少奇同志，更重要的是人民日報進一步批評毛死後出版的毛選五卷，刊出毛澤東一九五三年發表的文字，提到劉少奇未有同志字眼，於是人民日報便提出質問：「在那個時候已經成為敵人，這是可能的嗎？」

人民日報這種指責實在是多餘，如果有人反問毛死後追悼會上，江青等人的照片去了何處，何以變成空白，在追悼會上沒有江青「這是可能的嗎？」現在的人民日報也很難回答的。但共產黨的事一向是誰有權誰就有理，一旦失了權力便成為啞吧，沒有發言的權利。這一問題不值一說，值得注意的是毛選五卷是汪東興領導一個委員會負責編纂的，而華國鋒又是這項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循此綫索追下去，汪東興首先要出麻煩，華國鋒是否會牽涉進去，要看客觀的形勢。

一旦劉少奇恢復名譽，毛澤東便要重新評價，此乃事所必至，理有固，然因為毛劉兩人的鬥爭，確是兩條道路的鬥爭，既是兩條道路，便不能合而為一，換句話說，毛劉兩人也不能都「正確」，必有一人犯了錯誤。

矮子此時要算這筆賬，當然是要以劉少奇為正面，毛澤東為反面，否則就沒有掀起一場風波的必要了。

前面說過，矮子必鞭毛屍，看得到的人很多，但矮子何以在此時鞭毛屍，就與越戰有關了。

越戰是矮子一手發起的，矮子既是軍委副主席，又是總參謀長，雖然他自己並不懂軍事，但總是負了這個責任，所以也把攻越之戰認為是建功立業的根本，哪知入越之後，一籌莫展，四大皆空，不得不倉皇退回，士兵死亡及負傷照最低估計，總在兩萬人以上，軍費一項，西方國家估計每日需一億美元，前後十六日也打掉十六億，矮帮庫存外滙祇有二十五億美元，一舉耗掉三分之二，此一責任追究起來並非小事，華國鋒一系與矮子勢難共存到底，若不打垮矮

子，他們遲早必垮台，要整矮子，此時是一個最好機會，善於利用機會的華國鋒，當然不會放過。

從矮軍開始攻越共起，矮子說話就不斷改變，二月二十七日之後，對外發言改由李先念負責，大概矮子因出言不愼，受到了內外攻擊，不得不暫時韜光隱晦。

矮帮內部對於攻越的爭執眞相如何，不得而知，但由於「人民日報」刋出一篇文字把刪改歷史，追到汪東興頭上，可以看出內部鬥爭一定很激烈，矮子在攻越共的問題上無法招架，不得不改採迂迴戰畧，從淸算毛澤東開始，因爲華國鋒、汪東興這批「四人帮親信餘黨」，至今仍能立住脚，也是靠毛澤東的餘蔭，毛澤東鞭了屍，偶像不存在，這些站班的小鬼小判，當然也就完了。

再向遠一些看，矮子目前處境並不佳，雖然大權在握，却由於開的空頭支票太多，一張也不能兌現，不但使反對者增加藉口，就是自己人漸漸也會不以爲然。

例如矮子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到今天越來越遠，在共幹眼中看，眞正現代化的是跳舞，是喝可口可樂，關於國計民生的問題，一樣也未有改進。但四個現代化的支票是本世紀末，畢竟還有二十年的時間可以推拖。最可笑的是矮子一時心血來潮，竟然說今年要「和平統一台灣」，這個笑話鬧大了，矮子無端把自己頸吊住，等候別人拉繩，這將是矮子致命傷。

許多人都以爲矮子一夥已穩握大權，自不會被推倒，當然就目前形勢看，華國鋒、汪東興想打垮矮子自是不易，但是翻開蘇聯歷史看，打垮赫魯曉夫的並非馬倫可夫，莫洛托夫等政敵，而是其親密戰友米高揚，一手提拔的心腹幹部布列日涅夫，這一問題矮子不會想不起，所以，他也要想辦法自保，而今日最能滿足大陸同胞及共幹心理，無如鞭毛澤東之屍。

矮子當然還有一個最高決策，便是要在「十二大」開會時，造成淸一色的「鄧黨」，把自己捧上毛澤東的「神座」。

共產黨這個組織，有類於非洲的巫術，必須要有個東西拜，才可迷住人，如果沒有了圖騰，整個組織便解體，赫魯曉夫當年所以敢鞭史達林之屍，因爲還可以架出列寧作圖騰，中共一旦鞭了毛澤東之屍，在思想上便成了眞空，此是矮子屢次舉起鞭子，屢次放下的原因，但是，到了今日，矮子已有迫不及待之感，如果他及身不鞭毛屍，毛澤東也許永遠會在紀念堂挺下去，挺到共帮總崩潰爲止。

所以矮子目前一切佈置爲了鞭毛屍，爲了開「十二大」，矮子自以爲這次懲罰越共，大獲全勝，建立不世奇勛，乘此時機來個黃袍加身，正是時機。

不過，鞭毛屍雖然可以得到大多數的支持，但要在十二大坐正第一把交椅，便非易事，起碼在高級頭目中便會遭到抵抗，不僅華國鋒、汪東興要掙扎，葉劍英、李先念也未必服氣，就是等而下的大頭目，誰也不願再出來一個毛澤東，所以矮子的算盤雖然如意，祇怕未必打得响。



把內患轉向外患的中越共之戰

梁景松

中共進軍越南，中外論者多着眼於中蘇共矛盾關係上，然其眞正因素，則是藉對外行動解救內患，毛澤東揮軍入韓；劉少奇對印用兵，林彪對蘇之戰；以及今日鄧小平攻越，均是在內部矛盾重重下爆發的，其目的是將內患轉至外患，以圖減少內部壓力。

中共悍然出兵進攻越南，其動機與目的何在，論者已多，大多着眼於中共對蘇關係以及中共戰畧與攻畧的權術運用，本文擬就中共出兵侵越的內在因素試作探討。

每當一個政權面臨內部嚴重危機時，其統治者往往要對外用兵，以期藉着對外行動解救內患，在歷史上不乏先例。即以中共統治者而論，毛澤東於一九五〇年在中共政權成立尚不足一年後，即揮軍入韓，參加韓戰。林彪於一九六九年取得權力及「接班人」地位，也爆發中蘇共邊境戰爭。鄧小平於去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中取得控制權後，也發動了侵越戰事，出兵攻入越南。此外，一九六二年的中印邊境戰爭，是劉少奇與鄧小平當權時爆發，只是政治環境與內在因素稍有不同。

對外用兵的對內作用

對外用兵，對一個政權來說，其作用包括以下幾點：一、轉移視綫，使注意力從內患轉至外患，以減少內部壓力；二、鼓舞人民，藉鼓動民族情緒和愛國心凝聚團結力量；三、製造戰時氣氛，以加强對內控制；四、藉支援前綫刺激生產；五、提高軍人地位。對中共而言，除上述各點外，尚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强調面對一個兇惡外敵的威脅，必須集中力量對付，從而加强內部控制。五十年代，毛澤東的外敵是「美帝」。六十年代，毛澤東和林彪的外敵是「蘇修」。七十年代，鄧小平的外敵是「社帝霸權」，即「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加「霸權主義」。蘇共推行全球霸權，越共則推行地區霸權，前者是大霸，後者是小霸。越共又是蘇共的僕從，被稱為「東方古巴」，替克宮主子充當打手。中共當前的外敵是蘇俄與越南，二者又聯手，對中共構成南北夾攻之勢。鄧小平要表示其敢於反霸，但又無力攻擊大霸，乃向小霸下手開刀，間接攻擊大霸。

個人立威與鎮壓肅反

對中共統治者而言，對外作戰尚有立威作用。毛澤東揮軍侵韓，要證明「美帝是紙老虎」，以圖提高其個人在國際間的聲望。林彪被立為「儲君」後，即圖藉對俄邊戰鞏固其地位及提高威望。只是林彪仍受制於毛，未能在邊戰中取得個人的政治利益，反而要宣揚打仗靠毛澤東思想的神話。鄧小平自命不凡，毛敢反對「美帝」，他亦敢反對「社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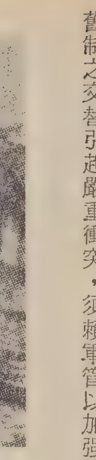
因此，他在「三中全會」壓倒了華國鋒領導的毛派後，隨即訪問美國，取得白宮的默契，然後馬上出兵攻越。鄧小曾二次倒台，聲譽大平受

北平大字報指責毛澤東支持四人幫

影響，而今雖已取得實際最高權力，却仍未能實至名歸，依然排名於華國鋒和葉劍英之後，因此更有「立威」之必要。

再從社會背景看，中共參加韓戰期間，對外抗擊外敵，對內則大開殺戒，對內部敵人展開全面鎮壓，「鎮反」「肅反」，以加强對內控制。彼時，中共的社會制度剛進入轉變期，舊制已被打破，新制尚未確立，社會上出現了重大矛盾，「抗美援朝」則成爲加强對內控制的有用助力。

一九六九年中俄邊境發生衝突，正值文革高潮，整個大陸陷於混亂，矛盾激化，危機深重。中共的既有制度受到重大破壞，毛式制度漸次形成，新舊制之交替引起嚴重衝突，須賴軍管以加强控制力量。全面進入戰時狀態，自當有利於實行全面軍管。



攻佔諒山的中共軍隊

目前中共又進入一個轉變期。「三中全會」召開後，毛澤東路綫已被全盤否定，毛式制度要加以揚棄，華國鋒要繼承毛澤東餘緒推行毛式統治的願望已告落空。華某雖仍未倒台，實則已成傀儡，徒擁虛名而無實權。鄧小平實際成爲中共的第一人，擁有發號施令的最高權力。他要推行實用主義路綫，「走資變修」，建立一套新的制度，又一次引起新舊制度的矛盾，更由此項矛盾而觸發新的衝突。

轉變期中軍人獲重任

中共政策制度的改變，是領導權力轉移的結果，而領導權的更替又必然引起大換班，一批人被罷官削權，另一批人則彈冠相慶。鄧小平之所以能夠二次復出，終至取得最高權力，除了他在中共黨內的潛勢，最主要的是獲得軍酋的支持。華國鋒鬥敗，是因爲並無軍酋撑腰，葉劍英雖然力保，畢竟孤掌難鳴，起不了作用。鄧小平要依靠軍酋的力量取得權力，他的整套班子也要靠軍酋的支持，他一手建立的路綫和制度更要仰賴軍酋的力量才能付諸實行。「三中全會」建立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以中共副主席陳雲掛帥，實際主持業務的是常務書記黃克誠（前共軍總參謀長）。二月二十三日宣佈成立的「法制委員會」，置於「人大常委」下，由年初復出的彭眞當主任，主持理論工作的胡喬木爲第一副主任，實際業務則可能由第二副主任譚政（前共軍總政治部主任）主節。可見中共的黨紀與國法都執掌於軍人手中。

鄧小平依靠軍頭支持

鄧小平及其主要支持者都已年邁，不久於人世，他們要確立一套制度以保證其政策路綫得以繼續推行，保證其追隨者能夠在他們死後繼續掌權。這套制度要以黨紀和國法保障，但最重要的是要靠槍桿的力量來維持。因爲槍桿可以奪權，而當權者又可另創一套制度及推行不同路綫。人存政舉，人亡政息。中共過去要靠槍桿奪取政權及維持政權，在今後一段時期中仍然如此。槍桿是命根子，毛澤東視之如命，鄧小平又何嘗不是如此？鄧小平大權在握後，仍要兼任共軍總參謀長，要直接指揮軍隊，可見兵權對他是如何重要。

無論在淸算「四人帮」的政治運動中，或在倒毛派餘孽的政治鬥爭中，鄧小平都依靠軍酋的支持。在其推行的政策路綫及建立新的制度過程中，也有賴於軍酋的助力。今後要鎮壓反側，加强對內控制，特別是保證其路綫及後繼者不被打倒，更需要槍桿的力量。對鄧小平而言，軍隊是他可利用的一把利刀，因而他要磨利這把刀，揮兵進攻越南，便是磨刀。攻越之戰使全軍進行動員備戰，可說是一項全面性的軍事演習。

共軍在林彪統率下（一九五九至一九七一）凡十二年，其間大事宣揚毛澤的思想，唸毛語錄成爲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重要部分，無論平時練兵或投身戰陣，都必須唸毛咒，造成宗教迷信和「毛澤東思想戰無不勝」的神話。這種神話式的宣傳，在一九六九年中俄共邊界戰爭時達到最高峯。現在，鄧小平要用實戰來打破這個神話，以便對共軍進行一次思想再教育，拔除毛思想毒素。這次出兵攻越，中共宣傳共軍勇敢作戰，不惜犧牲，絕口不提毛澤東思想。毛澤東全面推動宗教迷信及個人神化，是從共軍開始，並利用林彪和共軍將神化運動全面推廣。而今，鄧小平要洗刷毛思想遺毒也從共軍着手。毛思想毒素不予拔除，以後還會出現重大反覆，鄧記政權及其路綫就不會穩固。

中共軍人發言權提高

鄧小平及其軍事同僚徐向前、聶榮臻等中共老將帥，要藉着攻打越共證明其能用兵、敢於用兵和善於用兵。

共軍是他們牢牢掌握並加以利用的武器，具有軍事與政治、對內與對外的雙重作用。在中共內部，軍人的地位必然提高，華國鋒等與軍方無淵源的文革餘孽必將受到更大壓力，到中共召開第十二次全黨代表大會時，軍人對修改黨章、制訂政策及改組領導班子等將起着決定性作用。

與共黨和談鬥爭的痛苦經驗

陳立夫

四十四年前，陳立夫生先曾接受周恩來、潘漢年等的要求，和他們談判，雖然談成，最後仍被欺騙，他從過去的談判經驗中得出寶貴教訓：「與共黨一談判，就註定了失敗，除非在共黨非談判他們即不能存在情況下，勉可一試。」本文是陳先生在「對歷次共黨假借和談擴大叛亂史實之研究」討論會上的發言紀錄，標題爲編者所改

和談是進攻準備

我們必須先要了解共產黨不是一個普通的政黨，它的組織是很科學化的；如果我們以普通政黨來看他，就錯了。對付共產黨，如果我們大家不能用一整套方法和戰畧，是不易對付他們的；如果只知守而不知攻，可以說，將是應付不了的。共黨一向採打打談談的戰畧，所以他們的所謂和談，就是第二次進攻的準備。

共產黨的手法是：他準備好了就打，否則就談、而談判的結果，對方遵守而他絕不遵守，等到時間一到，他就打，對方責備他不守信，他反咬對方一口，對方知道上當時已經被打了，這是共黨的道德觀念，我們行嗎？

同時，藉着談判，將對方的情報摸得一清二楚，到第二次進攻時，就有了充分的準備和翔實的計畫。所以與共黨一談判就註定了失敗。

當政治協商會議舉行時，我就向蔣公表示，不贊成談判。

我告訴蔣公：「一談判就會失敗。」

蔣公問：「爲甚麽？」

我說：「我們談了，一定會遵守諾言，答應的一定做；可是共產黨却不一樣，他們答應了的，第二天就會不算，像這樣，談判只是約束我方，怎會不失敗呢？」可是，當時蔣公說：「立夫，你對政治看得太簡單了！」

由於蔣公這樣說，就不好意思再堅持自己的看法，不過，我堅持：「和他們談時，我不參加。」

當會議舉行前，蔣公要陳布雷先生去邀參加，堅持了一個半小時，結果，我這人是富有感情的，而且我是黨員，只有服從出席。

參加會議的好幾位，因爲從未與共黨接觸過，不了解共產黨，大家對政治協商會議就抱有很大的希望。後來，經過接觸，在會場中見共黨言而無信，才明白了過來。記得在開會時，董必武在一個小組中提出一案，我一算，這個案子對我們可以有辦法來控制他們，我就站起來表示贊成。

那天，會議的主席是鄧顯超，而董必武一看我表示贊同，心知有異，立即要求提前結束會議。

談了不算數

第二天，董必武一來，就將前一天會中所提的案子，全部推翻。

我很生氣，就對董必武說：「你自已昨天提的案子，今天怎麽可以推翻，這樣，開會是開甚麽！」董必武起來强辯，我拿起了公事包就離開會場。

經過了這一幕，大家才明白，共產黨是甚麽東西，他們是：今天的話，明天可以不算。

以後共黨根本不理會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外國人士常說，我們對共產黨有成見。我說：「並不是有成見，我們沒有成見，只是他們絕不守信，他們只怕力量，說話不算數。」

現在，又有人對共黨抱有幻想，誌爲他們和我們一樣會守信，會有德性的。我認爲：這些人，根本不了解共產黨的本質和民國歷史。我們從民國十三年起，和他們「合作」了三次，以後都被他們欺騙了，他們信用已失盡，除非他們有事實表現，而且表現得清清楚楚，才可以恢復信用。但是，這還非常危險的。因爲他們還沒有到非談判即不能存在情況，一切還是可以裝假的。

抗戰前蘇毛的陰謀

我在「抗戰準備工作的回憶」中，曾經寫過：「一個强國處心積慮要侵畧一個毗隣的弱國，這個弱國，如果沒有一位深謀遠慮忍辱負重的領袖，他的亡國命運，是註定了的。」

當日本、德國和義大利組織成軸心國家時，蘇聯處境非常危險，如果日、德兩國夾攻，蘇聯的虧就吃大了。因此，厲害的斯太林，一方面鼓勵日本攻打我們，而對我們又宣傳抗日，一方面在歐洲又與法國結盟；這樣，在東邊，由中國打日本，西面讓德國打法國，而蘇聯就可成爲中立國。

在蘇聯的煽動下，當時學生紛紛責備政府不抗日，而那位沒有放過一槍，就把東北送掉的「不抵抗將軍」張學良，也指責中央不抗日，結果造成了西安事變。

這時，中央政府很瞭解蘇聯的陰謀，而那時我們希望暫時不打，因爲，多拖一天就多一天的準備；而靑年們不明白政府的作法，天天吵，一直嚷着政府不抗日。

在這樣的處境下，我覺得老是壓抑靑年的情緒是不對的，就向蔣公建議：「對學生用消極辦法不行，必須採取積極的措施。」

他要求蔣公下一密令，要全國各地的大學校長，帶領各校學生會會長或代表到南京來，由領袖召開一個秘密會議，說明政府的立場和處境，以及已定的策畧。然後，要求學生們回去，告訴同學們：「你們要相信我，不過，這些只可一個個轉告，不要見諸文字。」

蔣公接受了這一建議，而且立即收到良好的效果。不久，我又向蔣公建議：「現在蘇聯的政策是希望我們抗日，我想，這時我們可以同共黨打交道。」

當時，政府在全面剿共，蘇聯為了要使共黨保存殘餘的力量，同時，也為了消除我們政府抗日的後顧之憂，所以，也要共黨向我們投降，一同抗日。

周恩來原在上海，在我們搜捕下，有次，差五分鐘就被我方捉到，所以，這時周恩來由上海逃到香港去了，而我們在香港的人，要找到他是很容易的。我這一建議，蔣公想想也對，就要我先去同共黨談判。

周恩來得到消息，立即寫了封信給果夫和我，信中表示：「兩先生居貴黨中樞，與蔣先生又親切無間，尚望更進一言，立停軍事行動，實行聯俄聯共，一致抗日，則民族壁壘一新，日寇雖狡，漢奸雖毒，終必為統一戰綫所擊破，此可敢斷言者。敝方為貫徹此一主張，早已準備隨時與貴方負責代表作具體談判。現養甫先生函邀面叙，極所歡迎，但甚望兩先生能直接與會。如果夫先公冗不克分身，務望立夫先生，不辭勞悴，以便雙方迅作負責之商談，想兩先生樂觀事成，必不以鄙言為河漢。」

周恩來同時要求我担保他的安全，否則，他不敢到上海來，這時第三國際也派了一位代表潘漢年。政府就租了幢房子供他二人住。

我是個不贊我與共黨談判的人，不過這時我却主張談判，因為，抗日戰爭已是不可避免的事，為了增加抗日的力量，這時與共黨共同合作，會收到極大的宣傳效果。而且那時他們已到非談判即不能存在的情況下，蘇聯也迫他們如此做，所以談判是勉可一試的。

當周恩來、潘漢年不久到了南京得，談判就繼續進行，我方要求他們在戰爭爆發以後，應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包括四點原則：

一、為徹底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反政府之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軍事委員會的統轄，担任抗日戰爭任務。

四、取消蘇維埃組織，改為行政區，以期全國政權的統一。

在談判過程中，居間作連絡工作的是張冲同志，因為，他懂俄語，居間翻譯和聯絡都方便。

談判很順利，但也可以知道，主要是共黨希望保有力量，同時，在抗日戰爭時能藉機擴充勢力。對這點，我們是很清楚的。

蘇助共黨擴大叛亂

這時，蔣公要我一方面與共黨談判，一方面也同蘇聯大使談，帮望蘇聯在中日戰爭開始後，不要帮助共黨，培養共黨壯大。

我與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談判，希望訂定軍事同盟，但俄國人認為這樣彼方會太吃虧的，因為，如果俄國在歐洲發生了戰事，我們不會帮助，而這一軍事同盟的簽訂，將會促使日本提早攻打蘇聯。萬一被德國同時夾攻，于蘇聯是最不利的。

結果，雙方同意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即我們同日本發生戰事時，蘇聯不可帮助日本，也不可帮助共黨擴張實力。

對這一段交涉的經過，充滿了曲折和戲劇性。我國與蘇聯的這一談判，如果在我國談，消息容易走漏，促使日本提早攻華的時間，必須要到莫斯科去談。因此我就秘密地前往蘇聯，到了德國時，蔣公認為，現在前往蘇聯時機還未到，要我先到法國、瑞士、捷克、匈牙利、義大利等國觀光。

儘管此行極為保密，不過，日本却很機警，認為我稱病久未出席各項中央會議，一定是假的，可能秘密出國了，因此，日方即放出試探性謠言，蘇聯害怕了起來，怕軸心國因此而早日動手。這時，蔣公乃不得不改變計劃，令我回國，與蘭聯大使鮑格莫洛夫在南京交涉。

雖然，當時與共黨和蘇聯分別達成了協定，中日戰爭爆發後共黨與蘇聯開始尚能遵守，但事實上，當戰事到了極艱困的階段時，共黨並沒有依約打日本，不僅不打，而且在後方打我們，趁機充實自己的勢力。蘇聯亦和日本訂約。最後進軍東北，助長共黨擴大叛亂。

當抗日戰爭已擴大到漢口時，我獲得一項情報。那是中共下令給下面，大意是：雖然發表宣言，共同抗日，這是沒辦法的事；不過，我們應該趁機會壯大，對國民黨採取「聯絡上層、奪取下層、打擊中層」手段。拿到這一情報，我即刻向蔣公報告：「我們與共黨有共同抗日的協議，但共黨却對下面發表這一文件。」

蔣公以君子之心度人，看了文件，認為可疑，忙查問來源。不久，閻錫山部隊中，就有好機團軍隊為中共所奪。這時，證明那一文件是眞的，因為，這一作法正符合了聯絡上層、奪取下層、打擊中層這十二個字。基於此，蔣公才相信了那個情報是對的。

周恩來極毒辣

共黨的本質，就是說了話不算，而且對他們有利的時候就做，不利的時候就推翻承諾。

我認識周恩來很早，民國十四年在廣州同他見過面，民國十五年，北伐軍打到上海，周恩來曾與我接過頭。

在我的印象中；周恩來是位厲害人物、有腦筋，會講話，也會寫文章。但是他極毒辣！

共黨的一位特務頭子，名叫顧順章，被我方爭取了過來。顧順章這人極恨共產黨，在上海，一見到共產黨就抓，共黨的特務工作被破壞得厲害。

因此，周恩來恨透了顧順章，他就想法將顧的太太和兩個孩子抓住，在法租界租一間房子，地板下挖個洞將顧太太和孩子活埋了。後來，這個案子破了，大人和小孩的屍體也挖了出來。

共產黨中的周恩來，人家都認為他和平派，而他尚且毒辣到如此，其他可以想見，從以往的經驗中可以知道，對付共產黨是需要腦筋，要用多數人的智慧合起來才行。要知道，他們現在對付我們也不是一個人，而是有參謀本部的，就像鄧小平今天說的話，也不是一個人的意思，也是參謀作業的。

我們今天的處境很困難。對內：大家應該團結，工作應該加强，我們應該多用腦筋，應該更努力。一切只要靠自己，團結奮鬥，克服困難，信仰才是眞正力量。」蔣公曾說過：革命黨員是不怕死的，革命軍人是以少勝多的，只要我們團結努力，一切的橫逆一定都會過去的。

美國與中共貿易實況

鄭竹園

美國商務部說，中共貿易的潛力比許多人所想像的要少得多。商務部警告美國政府官員和商界負責人，不要對美國與中共的貿易遠景存「不當幻想」，以免做出錯誤決定。事實上，無待商務部的警告，很多對這方面有研究的人，早就指出中共根本沒有能力和美國貿易。本文是我國旅美學者、印第安那州波爾大學教授鄭竹園博士，去年十二月四日在華盛頓傳統基金會舉行的中美關係問題研討會中，就中共的外貿能力發表演講，有很具體的分析。

最近有關與中共「關係正常化」的討論，引起一些人的希望，以為一旦建立「完全的外交關係」，美國與中共的貿易就會激增。最近幾個月，許多美國的大銀行家和大公司的負責人紛紛訪問北平，每個人都希望在中共的市場上分一杯羹。但是，沒有人知道，美國的公司在對中共貿易上能分到多大一份，也沒有任何人攷慮北平如何付出那些大筆交易的錢。為便於深入觀察這個問題，我建議審查有關的發展：一、自一九七二年恢復貿易以來，美國與中共的貿易紀錄；二、一九七九——八五年期間，美國與中共貿易的潛力；三、美國與中共擴大貿易的限制。

美國與中共貿易的紀錄

直到最近，對外貿易一直是中共計劃經濟中一個平衡因素。它在中共的國民總生產額（GNP）中佔非常小的百分比。舉例說，美國政府的專家估計，一九七五年中共的GNP是三千二百三十億美元（一九七六年的美元）。同年的總貿易額是一百四十六億美元，相當於GNP的百分之四點五。一九七六年，貿易額降為一百三十三億美元，僅相當於GNP的百分之四。

由於中共的總貿易額很小，美國與中共的貿易即使在一九七四年達於顛峯時，也僅為九億三千三百八十萬美元。其後，美國與中共的貿易急劇減少。一九七七年，雙方總貿易額僅為三億七千四百萬美元。今年，由於中共大量購買美國的糧食作物，美國與中共的貿易預計將首次達到十億美元。若與美國對中華民國的貿易相比，美國與中共的貿易僅及其總額的七分之一。

在美國的總貿易額中，中共的貿易是微不足道的。一九七七年，中共的貿易在美國的進出口額中，僅佔百分之零點一。

中華民國一九七七年對美國的出口達到三十六億四千萬美元，從美國進口達十九億六千萬美元。一九七七年中華民國的出口佔美國進口總額的百分之二點五；中華民國的進口佔美國出口額的百分之一點六。一九七七年，中華民國在美國主要貿易夥伴中，名列第十二。

八五年以後美國中共貿易的預測

假定北平的高級領導班子在某一段時日內仍能保持穩定，我們預料美國與中共在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五年這七年中的貿易將會如何？

對於一九八五年（中共目前「十年計劃」最後一年）中共經濟的一般情況，有兩種預測。

第一種預測是由密歇根州兩位經濟學者鄧柏格和法森費斯特提出的。他們採用百分之六點五的年長率去推算中共一九八五年的GNP。他們以一九七五年為基礎，計算一九八五年中共的GNP，其數字為六千〇六十一億美元（一九七六年的美元）。

他們從這個GNP數字推算出中共一九八五年對外貿易的數額應為二百四十六億美元。對外貿易對GNP的比率是百分之四，與一九七六年相同。鄧柏格形容他的預測是「悲觀的」預測。但是，實際上，他的預測相當「樂觀」。據美國政府專家艾希布魯克說，在一九五八——七七年這二十年之間，中共的GNP平均每年增加百分之五點五，這表示，中共的經濟成長率實際上比鄧柏格用以推算一九八五年中共GNP的百分之六點五，少了百分之一。

如果我們接受鄧柏格的預測，一九八五年中共的總貿易額將為二百四十億美元，其中一百二十億美元為出口貿易額，一百二十六億為進口貿易額。

第二種預測是中共「官方」的預測，以華國鋒今年二月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提出的報告為依據。華某在樂觀的預測中保證，GNP每年的成長率為百分之八點一，這比中共過去二十年實際的成長高出了百分之五十。根據這樣高的成長率，中共一九八五年的GNP應為七千二百二十七億美元。假定貿易對GNP的比率不變，一九八五年中共的總貿易額應為二百八十九億美元。

上面所提兩種預測的數字，也許可以讓我們對中共一九八五年的總貿易額有一個概念，那就是，貿易額可能在二百四十六億美元到二百八十九億美元之間，而以後者為最高限度。

在一九七四年——七六年期間，中共的總出口額中，日本佔百分之三十，歐洲共同市場佔百分之二十，美國佔百分之七，蘇聯和東歐佔百分之九，其餘為第三世界國家分佔。在未來的年月中，日本可能進一步佔到百分之三十五，美國和西歐可能各佔百分之二十，共黨集團佔百分之十，第三世界佔百分之十

五。

根據這樣的比例，一九八五年美國與中共的貿易可能在四十九億到五十八億美元之間，這兩個數字都比美國對中華民國近年的貿易額為低。

在中共與美國建立「完全外交關係」之後，美國能擴大貿易嗎？看來似乎可能性很小。

第一、由於日本在地理位置上與中國大陸接近，它享有運費低廉之便。而且，自一九五〇年代以來，日本即一直與中共維持密切的貿易關係。此外，多數的日本機械和設備較適合中國大陸的情況，一般而言，它們較輕便、精巧，而且便宜。

第二、西歐國家也要維持它們的市場。法國、西德和英國都與中共「國營公司」有很密切的關係。西德最近與中共當局談判的交易數額就達兩百億美元。美國不可能佔有歐洲國家的市場。

第三、中共「政府」已決定盡可能與更多的國家建立貿易關係。

基於這些理由，即使美國與中共「關係完全正常化」，美國在中共的總貿易額中也幾乎不能指望超過百分之二十。

由於中共的市場有限，中共向美國採購時將集中於美國在競爭中佔優勢的若干項目。

中共可能向美國採購的物品

（一）糧食作物——到目前為止，中共從美國進口的最重要商品是農作物，而非機器和設備。

年份	美國對中共的出口（百萬美元為單位）	美國對中共出口的穀物	穀物佔出口的百分比
一九七二	六三・五	五七	九二%
一九七三	七四〇・二	四四七	六〇%
一九七四	八一九・一	三三〇	四〇%
一九七五	三〇三・六		
一九七六	一三五・四		
一九七七	一七一・五		
一九七八	七〇〇・〇	五〇〇	七〇%

一九七三、一九七四和一九七八年，美國對中共的出口額很大，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是糧食作物。中共停止向美國購買農產品時，雙方的貿易立刻大幅降低。在未來的年月中，這種不定的貿易性質可能會繼續下去。

（二）石油設備和油管——在一九七二——七七年間，美國在這一方面的銷售總計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另有價值六千萬美元的合約，要在一九七八年交貨。據某個人估計，從一九七五年的七千六百萬噸原油生產，要增加為一九八五年目標的三億三千五百萬噸，需要巨投入資金四百五十億美元，其中半數將用於購買機器和設備。在投入石油工業新工廠和設備的二百二十五億美元資金中，有四十五億美元要購買外國設備，其中有三分之一要從美國進口。

（三）極精密的專門機械器材，電腦、農業機械和設備，也是中共向美國優先考慮的採購項目。

美國與中共貿易的限制

擴大中共的貿易並非由中共政權願意向美國購買的意願決定，而是要看中共資助的購買的能力如何而定。

可能影響付款能力的第一個因素是農業生產。一九七二年以來，單是穀物進口的價值就已遠超過進口整套工廠設備的價值。一九七二——七七年之間，進口穀物的價值達到四十億六千五百萬美元，同一期間內所簽進口整套工廠設備的合約，價值約為三十億美元。一九七七年（毛澤東死後的一個整年），中共總共進口十五億美元的穀物和其他農業產品，但是，進口整套工廠設備僅為六千萬美元。除非中共在糧食作物上能自給自足，否則它進口新式設備的能力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第二個影響中共付款能力的因素是中共出口原料（包括煤和石油）的能力。策劃中共經濟的頭目顯然希望把原油、煤變成賺取外匯的主要工具。從中共與日本的長期貿易協定，以及目前進行的有關中共石油和煤對其他國家的重要性的談判，可以看出這個趨勢。但是，中共開採、生產、運輸石油的能力，以及它控制「國」內石油消耗的能力，限制了它出口石油的潛力。在外國的協助之下，中共也許能加速開採石油，但是，同時，由於中共展開「四個現代化」運動，它必然會消耗更多的石油。美國政府最近所作的研究指出，中共在一九八〇年僅能出口四千萬噸石油，一九八五年即為六千萬噸。如果這些估計並未低估，中共在一九八五年至多可能付出進口設備一半的錢。

除了經濟上的因素，我們必須考慮政治的穩定性。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工業生產大減，比應有產量少了百分之十六點八。鄧小平若能控制局勢，「現代化」的進展也許能繼續下去。但是，一旦他從政治舞台上消失，沒有人能保證這個計劃仍會存在。過去三十年中共政策改變的模式顯示，政策總是從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極端。雖然許多激進份子被整肅了，但是，還有激進的行政和管理人員保全住他們的職位。他們[illegible]已有十幾年，栽培了上百萬的幹部在各省、各市、各「公社」擔任領導職務。他們之中有許多人正伺機捲土重來。

基於這種種考慮，可知中共的市場為美國商人提供了長的機會，然而也有其限制，應該謹慎行事。

至於「關係完全正常化」能製造多少新生意，一個很省事的參考就是有關蘇聯和其他東歐共黨國家的記錄。雖然蘇聯與美國建立正常關係已有四十五年，美國與蘇聯一九七七年的貿易總值不到二十億美元。實際上，美國與整個共黨集團的貿易在總進口上僅佔百分之零點八，總出口上佔二點三。這可以說明，「正常化」問題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是很小的。

左派侵襲下的伊朗石油危機

伊朗繼反國王的動亂後，又受到左翼勢力的侵襲　致使石油恢復正常生產困難重重，目前石油危機已波及全球　產油國紛紛片面宣佈提高油價，首當其衝是美國　美國佬逼走巴勒維，萬萬想不到受害最大的是自己。

李明水

二月二十三日，在伊朗德黑蘭大學爆發十五萬左翼分子大集會，得逞後的反對巴勒維王朝勢力，自己正式鬧翻。這一次最大規模左翼勢力集會，不難預見是另一次長期大災難的開始。尤其是在預定三月二十一日，舉行決定伊朗回教共和政體的投票之前，左翼勢力採取敵對暴力行動，將只有增加不會減少。

由於伊朗局勢再度呈現新危機反新政府的不同政策，註定其石油恢復正常生產可能性有限，不但被部份石油輸出國家利用，趁機紛紛表示抬高油價，而且伊朗受到的左翼勢力侵襲，目前已逐漸有蔓延到沙地阿拉伯等石油國家的跡象。美國對中東地區政策，若再繼續採取「弱體外交」，其後果眞可謂不堪設想了。上月二十三日，沙國王儲決定延緩三月中旬訪美之行，事實上是對美國中東政策的具體抗議。巴勒維離國和白泰爾政權垮台之後，伊朗內部迄今仍陷在三大勢力衝突中，一爲右翼勤王派，一爲回教徒高美尼派，另一爲左翼派。高美尼派的巴查甘臨時政權，爲了討好左派分子，大量搜殺舊王朝軍政領袖，其結果徒增加右翼勤王派分子對巴查甘政權在明裏暗裏的反對，並堅定其奪回政權，迎巴勒維國王復位的意識。左翼勢力更爲複雜，況且已擁有數十萬件各類武器，有恃無恐，其變亂爲害，更在肘腋之間。

因爲歷史和地理背景不同，這些左翼勢力雖多由蘇聯間接豢養培植，但細分可達二十六派之多，其中較大的有「都德集團」、「回丹加克集團」、「莫加登集團」。都德集團書記長目前居住東柏林，執行委員會則設在捷克，其背景不言可喩，他們的主要主張是，要求巴查甘政權停止石油輸出，並承認該集團爲合法政黨。巴查甘政權雖不同意其合法化，而很可能出任首任伊朗回教共和國總統的沙也甘阿利，也於二月二十五日還聲明要肅清任何共黨勢力。但對已坐大的這些暴徒團體，未必拿得出辦法。沙也甘阿利和桑加比（現任臨時政府外交部長）兩人都是舊王朝反對黨「國民戰綫」的創立人，沙也甘阿利爲故莫沙德總理至友，自巴勒維二十六年前復位後，即流亡國外多年。

在左翼三大勢力中，蘇聯最屬意支持的是「都德集團」，認爲是最可能「成氣候」「得天下」的勢力，對其他二大勢力僅加以利用，充當謀殺製造暴亂的武器而已。都德集團成立於一九四一年，在伊朗三百萬勞工階級，佈滿潛伏秘密組織，對伊朗工潮有絕對影響力量，在反對舊王朝運動，和高美尼連成一氣，可是目前却是又發出「打倒反動政府」口號，公然和巴查甘對敵。

至於「回丹加克集團」，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靠近蘇聯邊境成立的「阿契巴加人民共和國」的人民黨的餘毒，和在阿富汗鄰近要求自治的土著民族有所勾結。該集團一度與都德集團合作，但於一九六〇年鬧翻。在二月十四日，攻擊美國大使館、國營廣播電視公司，以及美國IBM電腦公司等行動，都是該集團和巴游合作的暴力行動。至於極左翼「莫加登集團」是一羣被蘇聯利用的過激回教徒，迷戀馬列主義，奢望融和回教義教，建立「共產體制的回教國家」，行動也很積極殘忍。

伊朗落到如今國幾不國的地步，首先要負責任的是美國卡達及其所謂人權外交政策，其次才是高美尼，巴勒維國王和這兩位仁兄比起來，該算是無辜的了。筆者認爲巴勒維國王近代化政策是正確的，英國倫敦大學巴基斯教授等西方學者也多選文主張此一見解。兩年前卡達就任後推行的所謂「人權外交」，一上來先就對付烏干達的阿敏，取消自烏干達進口咖啡豆，並停止對烏干達出口石油和石化製品；可是烏干達的咖啡豆改貼商標，還是大量進口到美國，絲毫不吃卡達這一套，而美國這個投機政客也就睜一隻眼閉一眼了。其人權政策推行迄今，反而受害的是伊朗、尼加拉瓜、中華民國、韓國、菲律賓等盟友，而且已不難預見，最後受害的是美國本身。卡達之誤美國，可謂蔑以加矣。

卡達政權誤信錯誤情報報告於先，認爲巴勒維國王朝蔑視人權，高美尼暴亂勢力乃爭宗教自由的表現，繼之又迫巴勒維離國，眞是一誤再誤，終至造成巨大民主國家危機。

其實高美尼此人，並非是有政治理想或救國救民抱負的人，早年在距德黑蘭南部一百五十公里處一所回教學校所書，由於其對宗教的狂熱，曾被認爲是一位「性情中人」，所以充其量稱其爲是一個做學問的教士即可。一九六四年，因爲伊朗向美國貸款美金兩億元購買武器問題，高某基於政治野心，遂附會起而反對巴勒維國王，逃離伊朗到法國後，又因時勢的演變，夤緣逐漸增長他的地位和聲勢。美國政府又不願利用法國政府力量，阻止高美尼破壞性地反對巴勒維王朝，睜眼讓情勢惡化下去。

就高美尼而論，不管那一種宗教的僧侶或教士，雖有對大衆的愛心或服務信念，但應謹守從事聖職工作的信條，因爲教士所瞭解的政治經常是偏執的，如果硬要干涉政治，則由於其影響力，就不會出現和諧的國家。古代歐洲和日本，近代的越南，宗教都曾介入政治，其後果歷史都已一一證明。

如今伊朗動亂之害，已以石油危機的姿態，波及全球。全球石油產量佔世界第四位，輸出量佔第二位的民主國家主要石油來源的伊朗，其動盪不安的持續，演變迄今，不但顯示足以造成比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還嚴重的後果，更造成有朝一日，蘇聯眞地控制伊朗政權，或進而影響沙地阿拉伯等主要

石油輸出國安定的隱憂，後遺症之嚴重令人瞠目。

儘管伊朗目前臨時政府或各國有關人士的聲明和預測，強調伊朗石油恢復生產和輸出的可能性。但情況將不會那麼單純，因為伊朗的油田大半為「二次收回油田」，其生產石油作業要高度技巧，而主要技術人員絕大部份已撤離，僅靠伊朗的技術人員，能力有限，數個月或一年之內都難恢復其所宣布的生產量。

目前各民主國家雖然搶購之風大盛，還沒有出現缺油現象，而還可以維持一段時間。這是因為自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後，各國都擴大儲油設備，增加儲油日數。像對石油來源最敏感的日本政府和民間石油公司，除了增設儲油庫容積外，還自去年十二月底，世界性首創用超級油輪十艘，充作儲油專用船，將儲油數自一九七三年石油危機的五十九日量，增加到九十二日量。目前最佳的一種可能發展是伊朗國民能共體時艱，儘快恢復國內安定，並讓外籍石油公司再度進入伊朗協助大量生產。伊朗現已負有二百億美元外債，今年年底以前要依約還債五十億美元，若不恢復相當程度產量，用什麼還債呢？但即使如此，在各國爭購下，油價已如脫韁之馬，阿布達比、科威特、委內瑞拉等大石油輸出國基於國際現貨市場的每桶廿美元價格，已高於去年十二月甫大漲的定價達七元之多，紛紛片面宣布提高油價一成至二成不等，全球石油消費國的憂患，正是方興未艾了。美國佬逼走巴勒維的時候，萬萬想不到會有今天這種場面吧！

士‧讀書人‧知識份子

尹雪曼

讀書人是否就是「士」？在我國過去的社會傳統上，答案好像是肯定的。譬如過去不談社會組成分子便罷，每當談起，大家總愛說：「士農工商」。由是可見「士」乃我國社會組成分子之一，並且是所謂的「四民之首」，但也許由於大家把「士」列為「四民之首」，於是，又在對「士」的解釋上，有意無意的加了一些標準，像孔子所說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以及孟子說的：「士可殺而不可辱！」等等。這樣一來，實質上說，孔孟口中所說的「士」，已經不再是一般的讀書人，或今天大家所慣指的所謂「知識分子」。特別是今天，由於教育普及，讀書上學已經不再是一件少數人才能享受的「權利」。（但請注意，我這兒所說的「少數人」也並非暗指社會上的財富、權威之家的子弟。蓋在我國歷朝歷代，貧困人家的子弟同樣有讀書求學，以及因讀書求學而獲致成功、成名的人。）因此，今天的讀書人，或說知識分子，廣義的說，已經不能再獨立成為一種社會組成分子。蓋今天所有的農、工、商、兵，莫不是讀書人，或說莫不是讀過書的知識分子。

因此，我覺得我們今天已經不能再把「士」與讀書人，或讀過書的知識分子混為一談。否則的話，人人都覺得，或都認為他是讀書人，他是知識分子；却又覺得或又認為他不是讀書人或知識分子；結果，三個和尚沒水吃，讀書人或知識分子愈多，我國社會愈糟。譬如說，有一位某大學土木工程系四年級的學生，持刀搶切計程車。這位某大學的應屆畢業生，當然算得上是一位讀書人，或說是一位知識分子；但是這樣的讀書人，這樣的知識分子，離孔孟、離社會一般人心目中所說的「士」，可說相差十萬八千里！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要談讀書人或知識分子對社會國家有什麼義務和什麼責任，我們首先應該把這個讀書人或知識分子的涵義弄清，界限弄清，或者另外定一名詞；再不，就照我國傳統的說法，稱之為「士」。但是這個所謂的「士」，必須有其定義和標準，而非泛指一般的讀書人或讀過書的知識分子！如此才不致使人人都把自己當作「士」，時時感到「懷才不遇」。雖然肩不能挑，手不提，一張便條也寫不通，却對誰也看不順眼，整天牢騷滿腹！同時，當社會要求他有所表現「士」的特質與精神時，又壓根兒否認他有那種義務！像這種情形，可說是我國近年來最常見的情形。

因此，我認為我國社會對於所謂的「士」，應有一個明確的解說與標準，不是任何唸過大中小學的人，都是「士」。這個所謂的「士」，不僅應是讀書人，應是知識分子，而且還應該具有以往我國社會對「士」一切的要求——如「以天下為己任」，如「成仁取義」，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等等的心志與精神。這樣的「士」當然不能由那一個團體或那一個機關來「核定」；更不能由任誰一句話來決定。但是，一個讀書人能不能被社會或大衆尊稱為「士」，却可由社會大衆無形中予以決定或肯定。在這種情形下，我們只希望主持大衆傳播工具機構的各級人士，不要但憑一己之好惡，隨便把這個「士」的頭銜送人。就像今天大家對什麼「家」、什麼「家」的稱呼一樣。跳了一場民族舞蹈的人可被稱為舞蹈家，寫了兩三篇短文的人，也可被稱為作家；馴至這「家」那「家」滿街走，却沒有一「家」能成為氣候！說起來，這才是今天我們面對的所謂讀書人、知識分子的最大悲哀！今天的讀書人，今天的知識分子是怎樣的一個情形，我想大家人人心裏有數。前面說的搶計程車的大學生，能說不是讀書人，不是知識分子嗎？然而，像他那樣的大學生，却又不止他一人！像這樣的讀書人，如果我們要求他秉持讀書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原則，豈非對牛彈琴？如何可能！

因此，我認為我們今天如要讀書人或知識分子站起來，成為我國人心目中傳統的「士」，首先必須把「士」的標準予以釐定，予以界說，予以劃清，讓所有的讀書人或知識分子有所遵循，有所選擇；然後，我們的社會大衆再對這些人有所要求。當然，對不同的人，應有不同的要求；而不是把所有的讀書人或知識分子當作「士」來看待，以致魚目混珠，黑白不分！



港幣的貶值

徐達文

港幣在近年來，經已由原强勢貨幣，逐步貶值為弱勢貨幣，財政司月前公開宣佈港幣一年來實際貶值率已達百分之十七。儘管香港由於競爭能力、適應條件、社會安定、經濟自由與政治穩定，致港幣還不致成為崩潰性大瀉，還具有一定的支持力與反彈力。但在國際金融市場內，美元對日元、馬克的繼續貶值，連過去長期處於實際貶值的英磅已止跌回升的時候，港幣却止升下跌。這確是令人注目的香港經濟走勢。

最近，港元對美元的兌率曾一度跌至近年來的最低點，有人將之歸結為中越共戰爭所帶來的「心理上的影响」。我們認為，這一罕見的低點，固然是金融界人士對印支事件進展極為關注所造成的，但這決不是主因。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港元下跌的重要因素，還是在於經濟過熱與經濟炒風，形成貨幣供求律的緊張，經濟衰退與外貿赤字，產生港幣的實際值的下降。儘管銀行採取貨欵加息及放欵收緊，企圖緩和港元的銀根緊張，及平息香港的地產炒風，但這種「冰凍」，並不是立即可以將過熱經濟冷却的，因為這還需要一個消化時期。

與此同時，香港的對外貿易，在這種經濟的除弱增强的過程中，確起了主導作用。近年，作為香港經濟重心的對外貿易一直處於不平衡狀況，輸出率的增長，貿金跟不上消費率的大幅度增長，致貿易赤字不斷上升，至目前為止，雖然港府及銀行却採取某些措施，以消除這種現象，但仍未收取阻遏效果，這一赤字現仍有繼續上升之勢，致年達一百億元之巨額。當然，要平衡外貿赤字的措施，並非可立竿見影的，還需要一個長時間的爭拿階段。

要做到爭取，就不能依靠廠商的自我努力，還需要政府在各方面的扶助。但這種扶助，顯然不是口頭的宣傳，空洞的關心，而是從政策、行動、資金、用地等方面，去刺激工業與外貿的成長，以香港商品的輸出市場，增强香港商品的競爭條件，增加香港資金的外來資源，放寬香港勞工的限制政策。這些都是對香港工業發展有極大促進作用的積極因素，但也成為此間老生常談的「陳腔濫調」。我們之所以將之貶作為「陳腔濫調」，是因為這些既可治標又可治本的積極因素，早已成為香港工業界及外貿界的社團及人士，一再公開向當局呼籲的重要內容。雖然有關方面不致做到「充耳不聞」，但對此也無作出實際反應與確切行動，而任由有關廠商去孤軍作戰與獨自維持，去應付外來的無限壓力及競爭加强，去面對內在的通貨膨脹與經濟困擾。

與此同時，當局推行的高地價政策，及不切香港實情的勞工政策，更對香港財團的資金調動與利息收取，實行放任不管的金融政策，使香港工業界在廠地、勞工、資金上，所遭受的困難更大。在這方面，香港比起台灣、韓國、新加坡等隣近地區，實相差太遠，這也造成這些地區在海外市場上，比香港佔有更優越的競爭條件。可惜，港府當局對香港廠商的關心，比不上它們，致口惠實不惠的扶助，實際就變成放任不管的表現。但這種表現，並不是自由政策的反映。因為自由經濟與自由企業，並不等於是政府對有利於本地的經濟成長與經濟穩定的工業外貿也自由不管。

我們認為，對香港經濟的穩定成長，應該要從促進工業與外貿方面去作出積極行動，而放緩經濟增長，只是消極表現。最近，財政司採取放緩經濟增長政策，以便在修改外滙基金條例，使銀行放欵資金減少及放欵利率增加，以放緩經濟發展及冷却經濟過熱。

這種放緩辦法，對減少消費，冷却過熱，倒有一定帮助，但對工業發展及外貿促進這些具有經濟重大作用的行業，無論穩定與發展，都有極大阻力。

故港幣的貶值趨勢，就非放緩經濟措施這種消極做法所能平息，而是在工業與外貿的促進上，去謀求長遠的辦法，以增强港幣的地位。

打落門牙和血吞

秦明

三月十三日的萬人日報，刊出萬人傑「在港處於捱打地位」一文，認眞是心服口又服！

老萬反共的立場夠得上是死牛一邊頸，在共產黨鬥爭對象的黑名單中，毫無疑問是屬於「死不悔過的頑固派」一類，從「六七」暴動迄今，不但是言論與行動相結合，爲反共而戰鬥，連棺材本的樓房也爲了創辦反共的萬人日報而「人去樓空」，再多的辛酸苦辣也打落門牙和血吞，始終以反共爲榮，以反共的戰鬥工作爲樂，相信每一位反共讀者深有同感！

但求無愧於良知

老萬對國民黨逆耳的檢討和批評，同樣是有七講七，本着言人所不敢言的作風，直腸直肚，甚至抨擊黨營的大報，得罪主管「新聞單位」的「官員」，也無畏無懼，求的祇是無愧於反共的良知！

老萬以「在港處於捱打地位」一文，來形容國民黨在港九地區的宣傳工作，的而且確是一針見血之談，以執政黨可以影响的一些掛有中華民國年號的報紙來說，經常刊出肉麻當有趣的紅色廣告，刊登一些媚共戲子風花雪月的花邊新聞，甚至還替左派作家開闢專欄替共產黨播毒，文工會和新聞局不但不採取有效的措施，有人反映上去，有幸得到的答覆，了不起是「顧全大局，無傷大雅的小事，不必斤斤計較了」，這種「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僚」作風，以最近去廣州拜年賀歲的少數所謂「自由影人」一事的處理最爲突出的例證。

在過去，凡是到過共區，或者是和共區親友有來往關係的港澳僑胞，想申請一紙入台證，不知要化費多少時間調查的「等待」，除了調查當事人的忠貞立場外，還要了解關係人的政治因素，會不會有迂迴滲透的可能情，這種保密防諜鋤奸的鐵腕措施，是基於反共國策的需要，愛國同胞無不雙手贊成。

精選名片的神通

何以到共區演出賀歲獻媚節目的少數「自由影人」，居然還容許在黨營的「中央日報」刊登主演片子上映的預告？據新聞局一位姓蔣的處長，對萬人日報台北記者的解釋說：「片商有錢登廣告，是片商的事。」請問如果共產黨的同路人，輸入了一部替中共宣傳的片子入台灣，未經送請主管的新聞局審查，就化出大批搜刮大陸同胞的血汗金錢，先在黨營或民營的報紙，大登特登所謂「精選名片」的上映預告，後果何堪切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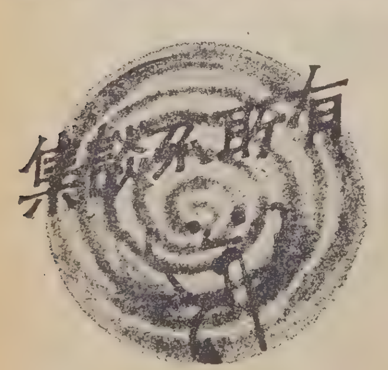
難道是「老子有錢」，就可以在台北刊登任何的廣告麽？台北報紙的廣告難道沒有淨化的尺度麽？剛到共區廣州賀歲的繆騫人，馬上又可以在台北的銀幕上以「神偷」女主角的身份，和千萬觀衆見面，造成共區廣州和反共的台灣地區「兩地一家親」的形象。究竟是有利反共的人心，還是打擊反共的人心呢？

凡是在台北刊登過廣告的當事人，都知道台北報紙刊登廣告是有一項淨化尺度，而最要緊的，就是嚴格防範共產黨的同路人，利用廣告滲透毒素，甚至利用廣告作爲「匪諜」連絡的通訊號。主管單位竟然以片商有錢登廣告，是片商的事，這種「好官我自爲之」的作風，何其坦然？這不就是老萬所說的「處於捱打地位」的一個實例嗎。

新聞圈內的新聞

還有一件新聞圈內的新聞，值得向國民黨主管宣傳「官員」重提：去年台灣地區舉辦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前，萬人日報台北分社聘用一位地方記者，因與一位反對政府的「政客」同名，有關單位未查明身份，担心萬人日報會被有野心的「政客」所利用，便透過岳騫的友人關係來了一封信，要老萬作最迅速的處理，老萬當然是義不容辭，除了在萬人日報刊登緊急啓事，否認某些野心「政客」與萬人日報無關外，並要求治安機關追查冒名招搖的非法份子。同時還在「中央日報」登出同樣的緊急啓事，以澄清視聽。可說是和執政的國民黨，做到了充分的合作，而且是克盡一份反共報人的義務。結果呢？調查過後，台北分社聘用之人祇是同名之誤，更妙的是很快就收到「中央日報」一紙繳交廣告費用四千多元的通知單，老萬和岳騫忍不住搖頭嘆氣說：事態事前調查不認眞，收取廣告費用却又認眞十足呢？

儘管同行登廣告，照樣是認錢不認人，可是萬人日報這則緊急啓事，是來自有關單位的示意，擺了烏龍之後，台北分社受了同名之累吃了暗虧，香港總社無端端的奉獻了一筆四千多元的廣告費，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捱打」，是誰之過呢？



認識中共了解敵人

最近在台灣大三電視台聯播的電視影集「寒流」，是一部戲劇化了的中共禍國殃民史。戲劇化是表達的形式，它的內涵却是千眞萬確的共黨罪行實錄。影集故事中的人和事，都是眞實的；而且影集的製作單位在以戲劇的形式使其重現時，更力求存眞，儘可能的利用原始資料。因此這部影集於民國六十五年春初次播映，其後又改以閩南語播出，以及後來在美國舊金山與洛杉磯播映時，皆曾造成一時轟動，獲致很高的收視效果。

反共復國是我們的基本國策，三十年來我們一切的努力，都是爲了早日實現這一目標。在這一點上，共黨對我們的認識毫不含糊。我們的堅強存在，是共黨的眼中釘，背上刺，它必有去之而後快的深切感受，祇是它內憂外患，力不從心而已。但共黨「解放台灣」的迷夢不會醒，我們在這一點上也應對敵有所認識。

「解放台灣」不只是共黨的一句口號，它曾經數度企圖以武力奪取我們屏障台澎的前線堡壘金門，但都碰了壁！共黨未能得逞，是因爲我們的意志比它堅，我們的力量比它強！

美國中共建交以後，中共突然換了一副嘴臉，對我們幾路展開了「和平」攻勢。說什麼「通商」、「通航」與「通郵」；說什麼「互相交往」；說什麼「仍可保持台灣的經濟生活與制度」。聽起來彷彿甜言蜜語，其實都是包了糖衣的毒藥。它想藉這種偽裝的笑臉，來瓦解我們堅定的心防；它想以滲透、分化、顛覆的手段，來達到它實力所不能達到的目的。一切都是統戰陰謀！

中共這種鬼域伎倆，我們曾經見識過；說句痛心的話，我們曾經吃過大虧、上過大當，從此對我們再也不發發生任何蠱惑作用。但我們也不能不警覺，在台灣，在海外，不少同胞因爲從來不曾與這般豺狼接觸過，對中共的邪惡本質無認識，對它的陰謀詭計不了解，或亦難免因爲中共的這種偽裝笑臉和經過巧飾的謊言所迷惑，受了它的麻醉，因而懈怠了人們的防備力量。

此時重播「寒流」影集，便如注射防疫針，以增強抗毒力量。中共眞正是好話說盡，壞事作盡。「寒流」影集所編入的這半個世紀以來共黨禍國殃民的種種罪行片段，已充分的顯露了它的這一殘暴本質。共黨在草莽初起時，裏脅農民，製造暴動，殺人放火，姦淫擄掠，完全是一副土匪本色；對日抗戰前夕，在國軍圍剿之下，共黨已到窮途末路奄奄一息，乃假團結禦侮之名，表面上歸順中央，暗地則擴充勢力，以爲來進行叛亂的本錢；迨竊據大陸之後，「三反」「五反」，清算鬥爭，殺害同胞六千萬；以後則是窩裏反，自相殘殺。其殘忍、惡毒、陰險、詭詐，在「寒流」影集的故事裏，皆有十分生動的刻畫，因爲那就是對他們眞實

中共對日投經濟炸彈

上月十九日，正當美國財政部長布魯門索抵達北平前夕，中共向日本發射了一枚「經濟炸彈」。這枚經濟炸彈對整個日本所產生的震撼，遠比蘇聯在北部擇捉島上建立龐大軍事基地還要強大得多。這枚經濟炸彈，便是中共正式通知日本，宣佈取銷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後所簽訂的一切建廠貿易合同。

根據日本外務省亞洲事務局局長柳谷謙介的說明，在去年一年中，日本與中共共簽訂了總價七千五百億日元，約合三十七億五千萬美元的各種合同。但其中約二十八億美元的合同，是在去年十二月十六日以後才簽訂的。因此，現在中共通知日本要取銷這一期間以後所簽的所有合同。其餘仍然有效的，只剩下九億五千萬美元的合同。也就是在去年一年中，日本企業界成羣結隊，絡繹於北平道上，而爭取到的三十多億美元合同中四分之三的數額，已被完全吿吹了。

去年日本和中共簽訂如此龐大數字的建廠貿易合同，確會使日本大大高興過一陣子。認爲一開始，就撈到這樣龐大的數字，未來更不知將有何種輝煌的遠景，所以，日本諸有關大型企業，都莫不充滿信心，躍躍欲試。其中有些廠家，要了要趕期履行合同規定，更大量儲人才，調整生產結構，一俟限期一到，即立刻進入實際作業。可是萬萬想不到就在這場美夢正進入最甜蜜當頭，却冷不防中共發出了這項通知，眞把整個日本搞得不知所措。日本原期望以新闢的大陸市場，來緩衝來自美國及西歐的壓力，繼續擴展日本經濟。而現在此路竟又不通，大失所望，那麼今後日本將走向何處？爲此所付出的所有損失，又將徒何補償？

對於這突然的行動，照中共自己對「日中經協」會長稻山嘉寬所作的解釋，乃是出於預算上的理由。也就是因爲和日本所簽合同太多，以致超出了它們外滙能力所能支應的限度，所以便需要予以緊縮，重作新的調整。

照日本方面所作的揣測，中共這種轉變，可能由於對整個「現代化」計劃有了某種改變，可能受越戰影響，可能要迫使日本對貸款條件作更大讓步，也可能企圖要以美國來代替日本。日本既作如此的揣測，自有其某些幕後的根據，尤其貸款條件之說，日本自己當甚爲瞭解。若中共認爲日本對它的貸款條件不夠優厚，所貸款額不如預期理想，而隨後又發現美國很願滿足它這種要求，則中共突然轉變也就有其說辭了。不過，我們不要忽視一點，就是在發動這次越戰之前，中共曾要求日本協助「反霸」，對付越南，而爲日本所拒絕。此種突然轉變，也不能說沒有此種政治動機。

不論如何，中共此種突然轉變，完全表露了中共態

蘇聯不進軍中共原因

仍餘波未盡，注意此次戰爭的觀察家仍有一個問題未獲得解答，那就是蘇聯為什麼沒有對中共採取報復行動？

在中共打越南的戰爭爆發後，由於越南與蘇聯訂有友好合作的條約，而蘇聯又聲言它將「信守」其條約承諾，因此，許多軍事分析家乃推測，蘇聯可能會對中共採取軍事報復，而此種軍事報復行為的可能途徑不外是越界進攻，攻打西沙羣島或摧毀中共在沿海的油井設施。結果莫斯科並未對中共採取任何實質報復行動，克里姆林宮的不反應使大家無法猜透。

事實上，在中共與越南的邊界戰爭爆發後，關於蘇聯應採什麼對策，克里姆林宮內部確實曾發生過爭論。

據說，克宮的若干軍頭曾主張給予中共重擊，不管是越界實施報復打擊也好，或者是發動一場先制戰爭也好，只要能暫時癱瘓中共這個西方的「潛在盟友」的「現代化」能力即可。

可是，其他政治頭目，尤其是處理外交事務的高級官員卻力主不可冒火，要抑制行動。在他們看來，蘇聯如不介入戰鬥，可能會提高它的聲望。

從這個角度觀察，如果蘇聯派兵到越南或出兵打中共，則莫斯科很可能會遭受下述不利影響：

①減弱他們指控中共是不負責及不可測的戰爭販子的宣傳，自己揚言支持和解的立場當然就無法站得穩。

②在越南入侵高棉之後，此種行動會加深亞洲及西方國家的疑慮。

③在不結盟國家高峯會議在哈瓦那舉行之前，這種舉動會毀壞蘇聯在第三世界中的印象。

④在伊朗、阿富汗及越南的亂局之後，這種行為會進一步破壞美蘇之間的和解。

⑤介入戰鬥，很可能會冒中共不甘休的危險，如此蘇聯會遭受極重大的損失。

而且，在克宮的領導階層似乎存在着一種看法，即中共最近在對外關係的作為上，可能是按照一項經過縝密計算的時間表行事，其目的是在破壞美蘇之間的關係。

在去年十二月，當限武新約似將達成而布里茲尼夫將訪美之際，中共在所謂的「台灣問題」上表現出似乎妥協的態度，結果乃迅速與美國完成「正常化」。然後就是鄧小平於今年一月訪美期間，利用各種場合抨擊蘇聯，並鼓勵西方與中共聯合對抗蘇聯的擴張主義。在鄧某離美的十二天之後，中共悍然進攻越南。這一連串的發展使得莫斯科深信，北平攻打越南是受到華盛頓間接的鼓勵。因此，在這種情勢下，克宮難以採取「有效」的反制行動。對於布里茲尼夫而言，由於這場牌局風險甚大，介入的吸引力不夠，不敢貿然下注乃是其必然的反應。

一知

從歷史看中越共矛盾

一九二九年時，一個年輕的小共幹鄧小平，被派到接近當時法屬印度支那邊界的廣西省偏遠山區去組織農民暴動。這是他參加共黨活動的開始。

一九四〇年，在廣西邊界附近，一個瘦小的越南共產黨徒胡志明，在石灰岩的山洞中建立了他的總部，也就在那裏成立了「越盟」。同時一個年輕的教員武元甲，開始訓練越南的第一批共黨軍人。這個山洞東南廿英哩就是高平省的省城。這裏就是中共這次攻打越南的目標之一。

由於中共很少談到這次入侵，令人不易估量中共的動機，但是根據對有關主要人物的背景觀察，就某種程度而言，這次戰爭是兩個機智和無情的集團間的意志衝突。這些人，經過了一生的鬥爭，都逞強鬥狠，橫行霸道。

這其中似乎有種希臘悲劇中的對立成份。兩邊的頭目們曾經一度非常親密。越南國防部長武元甲從毛澤東的游擊戰理論中學到很多，當越共在奠邊府與法國人決戰時，中共提供了很多重要武器，甚至「胡志明」，這個名字，也是他在延安與毛澤東一起居住時所叫出來的。

也許中共和越共都感染了希臘人不幸的缺點，中共認為越南已經威脅到它「強權地位」的確定性，因此，中共必須證明它不是紙老虎——這是毛澤東嘲笑美國的話。

去年中共逐漸被河內的行動激怒。但是特別惹惱和使它担憂的，是北平相信越南已經和蘇聯勾結在一起，認為當他們在對內尋求經濟發展時，蘇聯和越南却在國防上和海外的軍事冒險上花費了大筆開銷。

中共對越南冒險的動機之一，就是要這次「懲罰」行動中採取主動，以證明它是說話算數的。

另一個動機是想解除被圍攻的波布殘軍所受的壓力。中國戰國時期就有「圍魏救趙」的老戰略。中共希望一旦與棉共游擊隊聯合起來，就可以使越南感到頭痛而退出高棉，或使它願就組，織高棉聯合政府的事進行談判。在這種情形下，中共剛好有個合適的人，剛從美國回到北平的施漢諾。

但是為了蔑視中共，越南總理范文同曾與河內所扶植的韓善林政權簽定了一項條約，其中給予越南派遣顧問及駐軍高棉的權利。隨着去年河內與寮國簽定的一個類似協定，這個同盟已經使越南共黨幾乎實現了它想統轄整個印度支那的美夢。

越南人一向否認他們想搞一個「印度支那聯邦」，但是當胡志明於一九三〇年在越南成立共黨時，它叫做「印度支那共產黨」。實際上，這個名字是當時莫斯科第三國際建議的。

李凱詩譯

老舍之死

高陽

「四人帮」之後，以鄧小平爲首的「三人帮」，全心全意妄想着以共產黨一切的罪惡都嫁在「四人帮」頭上。但誠如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最近訪問中國大陸後所發表的評論，一個有九億人口的大地方，若說所有壞事都是「四人帮」做的，可能嗎？且不說「文革」期間；在此以前，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當權；周揚仍爲「文藝總管」的時，何以代創作慾一向旺盛的多產作家老舍，竟無一篇小說產生？老舍的下場，是卅年代存有過多幻想的文人的悲哀，值得我們一灑同情之淚。但如果這樣血淋淋的教訓，猶不足以使人警惕；仍對中共存有幻想，那就死不足惜了！



「回歸祖國」．老舍枉死

老舍是三十年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一提起他是常會聯想到石揮。這兩個人當年左得厲害：我心裏想想：以此二人的口角尖酸，嫉惡如仇；他們能容忍共產黨，以及共產黨之能容忍他們，都是件不可思議的事。果然，很快地聽到了石揮出走、被捕被害的消息。但老舍在北平，以乎託庇於周揚，得以安然無事。

一九六五年冬天，以攻擊吳含的「海瑞罷官」爲序幕；開始清算「三家村集團」，撳起了「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第一個目標，並且親自帶頭攻打，則是「三家村」之上的「四家店」，首先鬥倒了羅瑞卿，接著是彭眞、陸定一、楊尚昆相繼被捕；此外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的，有周揚、夏衍、田漢等。在周揚被鬥的消息見報後，李翰祥向我嘆口氣說：「老舍保不住了」

翰祥是最欣賞老舍的；常跟我談他的傑作「駱駝祥子」，一再表示希望有一天能將「他」搬上銀幕。有時寫點東西，署名就叫「祥子」；我彷彿記得他還有一方「祥子」的圖章。總之。翰祥是「駱駝祥子」迷；也是老舍迷。

果然，翰祥不幸而言中了！十月一日的香港報紙，首先報導老舍被「紅衛兵」揪了出來，逼得跳樓自殺；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馬思聰爲美國「生活」雜誌撰寫大陸文化人如何受迫害的文章中，提到老舍：

「我聽說老舍已在去年夏天病故；另外一項報導說：他是投水自殺身死的。還有另一種傳說是：他是在他的房子裏被打至死；當時他曾試圖抗拒一羣紅衛兵的侵擾。」

現在已經證實，馬思聰所聽到的「另一種傳說」，確有其事，老舍是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但六十一年九月，香港「南北極」月刊，有一篇「望古城懷老舍」的文章中，却這麽說：

「在前年（即一九七〇年）和一位老作家在席上相値，他說老舍並未如所傳自殺死了，而是患了癱瘓，所以，許多場合不見了他的名字。這位老作家一向和大陸聲氣相通。而且我獲悉在五十年代時，老舍已開始有着神經痛的腿病，這情形也非無可能。」

此一「老作家」大槪是外號「烏鴉」的曹聚仁。他既「一向和大陸聲氣相通」，應該知道老舍的屍體被發現後，曾有人向「文化局」報過案；却瞪眼說瞎話，也居然還有人相信。共黨在海外的文化特務之厚顏無恥；以及左傾分子之幼稚無知，言之可嘆！

老舍是枉死的。如果大陸變色後，他不是急著趕回來歌頌「窮人翻身」；一直留在美國，可能這一次卡達爲鄧小平設「國宴」時，他會跟莎莉麥蓮、費正清等人，一起坐在由卡達親作主人的第一卓。照此說來，老舍就死得更寃枉了！

家境艱困．事母至孝

要談老舍枉死的經過，先得談談他的生平。

老舍本名舒慶春，字舍予；他的英文名字本是老舍的音譯LAU SHAW；有些洋人自作聰明，將老舍意譯爲OID HOUSE。他生於戊戌政變那一年的送灶之日；是舒永壽兩子三女中最小的一個。

舒永壽是旗人，隸屬正紅旗；可能是漢軍。大家都說他是滿洲貴族，「紅衛兵」鬥爭他時，並以此爲「罪名」之一；而他的家屬堅決否認。據我瞭解，並非貴族；只是「虎神營」的一名士兵。如果是貴族，他的「軍籍」應該在「郎衛」，而不應是「兵衛」。衛護京城的旗營，在乾隆末年，共設巡

捕五營，兵員約十四萬；至同治四年，由醇親王抽調精銳，編爲「神機營」；戊戌政變後，選練神機營馬步隊萬人，習槍炮行陣之法，名爲先鋒隊；庚子年拳匪亂起，端王載漪用事，將先鋒隊改名「虎神營」。以虎敵羊（洋）時，舒永壽守城中彈，引爆了身上所帶的炸藥，傷重而死，其時老舍虛齡三歲。

他的毋親姓馬，撫孤守節，賦性剛毅；老舍很孝順毋親，受母親的影響也很深。民國二十七年七月，林語堂所辦的「宇宙風」上，載有老舍的「自傳愛老母。」他又在「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一文中說：

「我自幼便是個窮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親的影響——她是楞挨餓也不肯求人的，同時對別人又是很義氣的女人。窮，使我好罵世；剛强，使我容易以個人的感情與主張判斷別人；義氣，使我對別人有點同情心。有了這點分析，就很容易明白爲甚麽我愛笑罵，而又不趕盡殺絕。我失了諷刺，而得到幽默。」

老舍八歲入小學，至民國元年十五歲，考入中學；半年後改入「北京師範學校」。轉學的唯一原因是，家境困難，而師範學校全部免費，且供給制服與書籍之故，與老舍自幼同學，並爲知交；且亦爲旗人的羅常培，寫「我與老舍」，介紹他此一時期的生活說：自他轉入「北京師範學校」後，他的光芒漸漸放射出來了。

宣講所裏常常見他演說，辯論中十回有九回優勝。再加上文學擅長，各種科學都好，一躍就成了校長方還最得意的弟子，所以十七歲畢業便做了方家胡同市立小學的校長。三年考績，品等特優，由學務局派赴江浙考察教育，返北平後遂升爲北郊勸學員。

羅常培記老舍的年齡，微有錯誤，老舍師範畢業是在民國五年，十九歲。第二年辭去校長之職，到顧孟餘主持的「北京教育會」任文書；在第一中學兼兩個鐘點的課，教國語；刻苦自勵，除養母之外還省下錢到燕京大學去聽書。燕京是個貴族化的學校，但基督教所辦，有工讀制度；老舍可能是以工讀的方式，得入燕京。他似乎沒有畢業；民國十二年在天津南開中學教了一年書；十二年秋天，由英國傳教士賓樂山與溫士頓介紹，以受洗爲條件，膺聘至倫敦大學東方研究所講授中國語文及文學。

初寫小說·一舉成名

在倫敦，每年薪水只得三百五十鎊。通常一個學生一年就要用到三百鎊；如在牛津、劍橋更不止此數；老舍要養老母，只有節衣縮食。閒下來從事寫作，寫好了一個短篇「老張的哲學」，却一直沒有機會發表。後來許地山由美轉英，在牛津習梵文；兩人結識後，老舍將「老張的哲學」拿給他看；許地山極力慫恿，才寄了給主編「小說月報」的鄭振鐸，在民國十五年七月，第十七卷第七期發表後，居然一舉成名。

但老舍專心從事於小說創作，還是回國結婚以後的事，他在民國十八年六月離開倫敦，漫遊歐洲；三個月工夫，剩下的錢只夠買一張到新加坡的三等艙船票。到了新加坡一面教書，一面搜集寫作材料，積夠了川資，方始買舟回國，時在民國十九年四月。

不久，由於羅常培的介紹，老舍結婚了。他的妻子叫胡絜青，也是旗人，而且也隸屬於紅旗，不過是滿洲人。滿洲八大貴族之一的瓜爾佳氏，入民國後，改漢姓爲胡；電影明星胡蝶即是瓜爾佳氏；胡絜青不知是否亦出於瓜爾佳氏？不過有一點是很明白的，胡絜青的家境比老舍好得多；她畢業於「男師大」，當時在北平市立中學教書。婚後，老舍就齊魯大學教授之聘；兩年後出任文學院長；幹了一年，轉任青島大學教授；在青大兩年，索性辭職回北平。他這樣「不安於位」，主要的是因爲他的興趣，幾乎完全轉向創作；他需要更多的時間，需要更多的工作自由將自己關在書房裏。

自民國廿一年至抗戰爆發這五、六年之間，是老舍創作慾最旺盛的時期，也是他一生最快樂的時代。除「老張的哲學」，於民國二十年由商務出版外，他還寫了「二馬」、「趙子曰」、「離婚」、「貓城記」、「小坡的生日」、「牛天賜傳」等八部長篇；以及約莫三十個短篇，收在「趕集」、「櫻海集」、「蛤藻集」等三個集子裏，此外還有好些散文與詩。而創作的顚峯是「駱駝祥子」。據老舍自序：

「這本書是在七七抗戰那一年寫成的，在「宇宙風」上連載。連載還未登完，戰事即起。後來，此書在廣州印成單行本，或者還在桂林印過，我都沒有看過，因爲廣州、桂林也相繼陷落敵手，大概此書也被敵人毀滅了。我看到的「初版」是在四川印的土紙本。據說，在抗戰中，此書被譯成日文，我沒見到。戰後，另有個日譯本，却是徵得我的同意才翻譯的。一九四五年此書在美國被譯成英文。……後來，別種文字的譯本都根據英譯本。……這種譯本現在已有德、法意、捷克、瑞士，及西班牙六種文字的。……好萊塢一家中國電影公司會决定採用此書，製爲電影片，但未成功。」

駱駝祥子·被迫改寫

「駱駝祥子」在民國二十六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土紙本是二十八年十一月在重慶所印。三十九年五月，「晨光出版社」所印的是內容與以前不同的新版本；魏子雲兄看過新本，他在五十五年十月，有一篇「老舍與駱駝祥子」在中央日報發表，指出新舊兩本不同之處：三十八年共黨竊據大陸，老舍在美國。隨即潛返北平，照著中共的指示，改寫他的「駱駝祥子」，所以「駱駝祥子」的新版本，於卅九年三月即行問世。把本是一部近乎宿命論來處理祥子一生命運的作品，改成的祥子是由他個人主義性格才終於遭到失敗的。從表層看，毛共要老舍這樣改，是打擊個人主義，實則老舍表現在他原著「駱駝祥子」中的思想，是人類所具有的「發家致富」的思想。老舍就乖乖地照着毛共的思想改了。

老舍的小說之可貴，即在人物具有鮮明的個性，他把北平下層社會人物的堅忍、倔强、嫉惡、重義氣、確信有耕耘必有收穫，雖窮不屑受人之惠，更

不肯平白拿人一草一木的那份硬氣，眞是寫絕了。譬如，在他投奔紅朝後，所寫的第一個劇本，描寫改建天橋東面貧民住宅區一條臭水溝的「龍鬚溝」中，「二嘎子」拿了人家一個小金魚缸，就有這麼兩句對白「二嘎：徐六教我給看著魚挑子，我就拿了這個小缸。為妹妹拿的；她沒有一個玩藝兒！瘋子（脫下大衫）：拿我的大褂還徐六去！」

連瘋子都知道不能隨便拿人的東西；拿了就得有補償。那是因為從小便受此教訓，在下意識中生了根的緣故。二嘎子的友愛之情，亦就在「為妹妹拿的；她沒有一個玩藝兒」這句話中，表露無遺。在老舍看，像二嘎子是「質美而未學」；他為了替妹妹找個玩具，並沒有想到他的行為是不正當的。天橋的雞鳴狗盜之流所以淪落，也許那有一個他自己認為正當，他人亦覺得應該同情的理由在。只要能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讓他們受教育，必都是國家社會有用的人。此為老舍的基本信念：我相信，老舍即是由於這個信念，誤信中共眞的是代表著窮人的利益，他們得勢，窮人便可翻身。因而「載欣載奔」，誤上賊船；及至發覺不妙，已經身不由主了。

抗戰初期・頗有貢獻

現在回頭再來補叙老舍從抗戰到勝利的一段歲月。七七變起，他住在北平，眼看已無法安心寫作，於是復膺齊魯之聘，重遊濟南，十一月由濟南轉武漢；動身的第二天，黃河鐵橋即由國軍因戰略的要求，澈底破壞，津浦路就此不通。胡絜靑帶著兒女留在濟南，以後由她娘家，接回北平，直到民國三十一年，才間關抵達重慶，夫婦團聚。

在抗戰初期，老舍對激勵士氣民心的工作，頗有貢獻，在漢口担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的主席，組織「作家戰地訪問團」，宣慰前方；除了寫他後期的主要作品「四世同堂」以外，還用現實題材，寫了三個大鼓段子，四齣平劇，一部章回小說，後來結集出版，題名「三四一」。但也就在這時候，通過「政治部第三廳」郭沫若的關係，與共黨搭上了綫。

勝利後，老舍隻身到了上海，當時費正清是美新處的文化部主任，經他提名，由美國國務院出面，邀請他和曹禺往美國講學及考察，為期半年。期滿，曹禺回國，老舍却一直逗留在異邦；據孫陵所著的「浮世小品」中說，他是因為愛上了女劇作家趙淸閣，面臨着既不能重婚，又無法兼得的困境，以致徘徊瞻顧，遲遲不返。此則未必盡然；主要的原因，還是在觀望風色，只看他一直將眷屬留在重慶北培，即可想見其靜以觀變的態度。

官銜不低・唯缺自由

大陸淪陷後，老舍於三十八年年底，自美東旋，胡絜靑亦携着三女一子北歸。夫婦在北平重聚後，老舍在北平迺玆府，買了一所有十五個房間的住宅。不久出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員；他在僞政權中最高的「官銜」是「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代表「文聯」參加。「文聯」的全銜是「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全國委員會」，老舍是此會的中堅分子。自民國四十二年至五十三年，並曾先後隨團或帶團訪問過捷克、蘇聯、日本；在紅朝文藝界的地位，次於茅盾。

那末，他是不是得意呢？不！是不是快樂呢？更是不！因為他沒有創作的自由。從美國回北平後，除了改寫「駱駝祥子」以外，他沒有寫過小說；倒寫過十三、四個劇本，也都上演了。他說他這一時期寫劇本的態度是「歌德派」；歌德者歌功頌德之謂。這是何等深刻的自我諷刺？

儘管如此，在江靑等人看，「歌德」還不夠；在毛澤東看，毀掉這些傢伙，也沒有甚麼可惜。於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老舍遭遇了精神上、肉體上從未有過的凌辱。

那天下午，由「北京市印刷學校」及「戲劇學校」學生組成的「紅衛兵」從「北京市文聯」揪走了三十幾個人，除老舍外，還有端木蕻良、蕭軍、駱賓基、荀慧生、侯喜瑞，以及白雲生等；一路推連帶踢地被推到孔廟前面。前面是一堆大火，精心繡製的蟒袍、箭衣、靠旗，正整箱地被投入火中；熊熊烈燄後面，被鬥的三十幾個人，一齊跪下，「紅衛兵」就用刀搶把子，夾頭夾腦地猛抽猛打，沒有一張臉，不是血淚模糊的。

打了有一兩個鐘頭，押回「文聯」；路上又挨了打，因為當時只要在路上看到頭破血流的人，不問可知是「反革命」，人人可打。到了「文聯」，不斷有人闖進來，當然見了就打；一直打到半夜。

第二天，八月二十四日，老舍自「文聯」出走。

第三天，八月二十五日，有人在西城的護城河邊，發現了老舍的屍體，隨即向「文化局」報了案。

第四天，八月廿六日，遺屬接到通知。

夢想破滅・豈能瞑目?

在兩年以後，老舍仍被要求「澈底清算」，指他「是個貨眞價實的封建貴族的後裔，是個地地道道的執袴子弟，是個喝人民血汗長大的公子哥兒。」當然，老舍的遺族，也不會有好日子過。不久以前，胡絜靑向訪問者表示：「那十二年，我們全家好像在十八層地獄。」

十二年是指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年；「四人帮」垮台，鄧小平復起，「洗刷」了許多人的「名譽」，老舍亦在其列，開會追悼，發還故居。預備替老舍印集子；他的描寫三個少女爭著去當「女店員」，屬於「歌德派」的劇本也上演了。然而，這些能安慰老舍於泉台之下嗎？不！老舍是死不瞑目的！

他的父親間接死於拳匪；六十多年以後，他自己又死於拳匪式的「紅衛兵」，而製造「紅衛兵」的那個「黨」、那個「政權」，是曾經給了他無數夢想，也是他自己歌頌過的，而所得到的結局是如此，他能瞑目嗎？

老舍重倫理、講義氣；誰知受凌辱並死於他所教過，或曾演過他的劇本的學生。他一生所着重的東西，已粉碎無餘；傷透了心。他能瞑目嗎？

老舍的藝術生命，從他自美國回到北平那天起，便已結束；十六年中，除了「歌德派」的劇本以

外，他不能寫別的東心。對於一個有良心的作家來說，還有什麼比這更痛苦的東西？也許，老舍還有一個小說創作上的大計劃，在縱面的三部「四世同堂」以後，從橫面去放眼六合，以中西文化相互影響為題材，寫成另一部三部曲；構成為一百年來整個現實完整反映的偉業。而這些創作的慾望，不但被壓抑，甚至連一訴與世人機會都永不會再有了！

他能瞑目嗎？

「四人帮」之後以鄧小平為首的「三人帮」，全心全意妄想著以共產黨一切的罪惡都嫁在「四人帮」頭上。但誠如美國劇作家阿瑟米勒最近訪問中國大陸後所發表的評論：一個有九億人口的大地方，若說所有壞事都是「四人帮」做的，可能嗎？且不說「文革」期間；在此以前，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當權；周揚仍為「文藝總管」的時代，何以創作慾一向旺盛的多產作家老舍，竟無一篇小說產生？

老舍的下場，是三十年代存有過多幻想的文人的悲哀，值得我們一灑同情之淚。但如果血淋淋的教訓，猶不足以使人警惕；仍對中共存有幻想，那就死不足惜了！

中共撤軍及越局變化

海外客

從越南撤回大陸邊境的中共軍

中共宣佈已從越南戰區前綫開始撤軍。至於這次撤退行動，要經多久才能完畢，但中共本身幷未作明白表示。事實上，這項撤退究將需要多少時間及是否會有別的變化，全要看越南的反應如何。

幾乎就在中共作這項宣佈撤軍的同時，越南亦首次宣布全國實行總動員，準備對中共入侵進行全面抵抗。

越南這項作法，自有其他方面的含義，但亦表示將對開始撤退的中共軍進行某種干擾。於是世人現所注意的問題是，越境中共軍是否能如它們自己所想的作安然撤退？

未盡勝而撤退

由於中共這次攻擊越南，幷未消滅越南的太多兵力，所以在這次撤退中，越軍要進行某種程度的追擊，儘量予中共以困擾，不僅可能，亦屬兵法之常理。但越軍的這種追擊攻勢將不會很大，也不可能予中共軍以太大妨害。原因是：主要在於一項非常明顯的事實，就是越軍這種追擊兵力若規模很小，中共將不會在乎；若調集龐大兵力來追擊，就無異反予中共一個機會，使它回過頭來打殲滅主力戰。而且中共這種撤退，幷不是兵敗而撤，乃是有計劃的撤退，所以在這種撤退之前，它必然徹底破壞了沿綫的所有軍事設施，並佈下地雷，將使追擊者難以快速行進。而中越共交戰的這一地區，又正是兩者邊界的山岳地帶，不論對任何一方，都是易守難攻，也更限制了越軍大規模追擊可能。

越南未被壓倒

越軍既不可能作大力追擊，也無意作大力追擊，何以中共宣佈撤軍前夕，越南突下令總動員要作一付全面抗戰的姿態？這是由於心理、也是由於政治。就心理而言，這可告訴越南人民，越南幷未被打敗，而是在越南實行全國總動員，準備眞正打以前，就把中共嚇跑了。就政治而言，中共會一再提出建議，要求和越南舉行談判，商解各種爭執。可是在中共軍隊未撤退以前，就接受這一和談建議，就等於屈服於中共武力威脅，而簽訂「城下之盟」。而這種談判，只有在中共軍隊撤退，越共重新恢復其原有軍事態勢後，始能舉行。因此，現在越南實行總動員，擺出一付作戰姿態，係表示越南永遠有能力作戰，可和，可戰，以提高其在和談中的發言力量，避免為中共所迫和。

出兵得不償失

由越南這種頑强態度，我們便可看出中共對越南用兵，完全是得不償失，未能達到其最重要的目的。中共此次出兵越南，在軍事上，正如它們所說，是要給越南以「懲罰」，並有意吸引越南兵力北上，以減輕在高棉的壓力；而在政治上，就是想把這種邊界戰爭與越南進兵高棉相提並論，迫使越南完全退出高棉，暴露蘇聯及越南的霸權勾結，可是經過兩個多星期的戰鬥，中共雖以相當的人員及物資的代價，摧毀了越南邊界二十公里以內所有的越南設施，所加於人員及財物的損傷亦很重大，達成了軍事上的若干目的，但在政治上，却毫無所獲。

自戰爭一開始，中共即堅持和越南必須同時撤軍，並壓迫越南立即談判。而結果，不僅越南未接受立即談判，最後連越南從高棉撤軍問題也不再堅持。而蘇聯及越南的勾結亦依然如故，毫未發生變化。相反的，中共本身却招致世界各地的譴責抗議，一下戳穿了它長期所偽裝的和平假面具。其所帶來的整個損失，將不是任何數字所能計算的。

總之，不論中越共這次戰爭今後還會有何種變化，對中共來說，這都屬一種失敗，其後果的惡劣，比過去蘇聯把飛彈帶進古巴更為嚴重。在今後一段時間內，中共勢將為這次進兵越南之行動，繼續付出重大的代價。

湘軍猛將劉松山

胡蓁之





在清末的湘軍將領中，以曾、左、彭、胡爲最著，而劉松山亦爲無名英雄之一；且爲左宗棠所嘆服！他於西捻平定後的奏摺說：「臣嘗私論曾國藩素稱知人，晚得劉松山，尤徵卓識，松山於由皖轉戰各省，國藩常足其軍食，俾一心辦賊，無憂缺乏，用能保垂危之秦，救不支之晉，連衞畿輔，以步當馬，爲天下先。此次臣服蕩平，平心而論，何嘗非松山之力？臣以此服國藩知人之明，謀國之忠。……」

初隨王鑫防剿太平軍

劉松山，字壽卿，湖南湘鄉人，以鄉勇隨邑人王鑫防剿太平軍，初戰於湘潭雲橋，繼攻道州橋背街踞敵，復攻江華三里亭、永明梨木街，而解寧遠、藍山之圍，先後擒敵頭目謝邦甲、楊得金等。當敵陷東安，王鑫奉命往援，增募湘軍五百名，以松山充哨長，隨隊毀草溪街賊營，圍攻三月復其城，俘敵首胡有祿；並追擊殘敵於邵陽四明山寺加以殲滅！

咸豐六年，松山率部克桂陽、郴州，追擊至廣東連州，清剿大東山及陽山西江墟，靑蓮墟各敵。七年正月，升千總，賞戴藍翎，隨援湖北，破通城石南橋賊，又破崇陽洪橋堡，追奔數十里，克白霓橋，斬敵首韋再玷等，從而進剿通山，迅速克復，松山斬敵目八名，生擒一人，獲賞守備銜。王鑫援江西，委松山領第四旗從剿吉安，破水東五壘二巢，又遏敵於吉水，並破永豐境內的敵壘三十座，進攻寧都、廣昌、追擊至南豐，均有斬獲。王鑫死後，松山隸屬張運蘭部，率軍截擊回竄之敵，追踪至白坑，斃敵七百餘，會攻吉安，扼吉水的三曲灘。八年奉命以都司留湖南補用，是時松山已隨克樂安，宜黃，又克南豐，破建昌之敵，六月奏捷，升遊擊，賞換花翎。當時福建敵竄江西新城，另股由瀘溪、金溪陷安仁，松山從運蘭兼程赴援，戰於靑山舖，追至安仁，克復其地，命以參將留湖南補用，敵竄福建又犯江西，松山回軍會剿，拔景德鎮，追至浮梁，敵突反攻，松山獨當其衝，連戰數日始復浮梁。

咸豐十年，石達開率衆圍湖南寶慶，松山馳至而圍解。敵自粵犯臨武，宜章而退踞連州，松山則由郴州越境破敵，而其殘部仍踞禾洞及上下門村，分建木城爲犄角，松山又自藍廳往剿，奮進直入，連破敵壘，俘何觀保、李榮叙兩頭目，全部肅清。叙功加總兵銜，賞志勇巴圖魯名號。十一年太平軍侍王李世賢攻皖南，分股陷徽州，松山赴調助剿，邀擊於楊溪一帶，殺敵千餘，會攻休寧，破首家嶺，進營迪祥湖，斬敵首汪懷忠及骨黨百餘，夾擊萬安街時，敵萬餘人來援，陷黑縣，松山迎擊，立復其城，追至柏莊嶺；斬獲甚衆；又破上溪敵巢，毀石田敵營六座，並敗小當援敵，擒其欽天豫及將軍等，克休寧並謀攻徽州，拔隊齊進。不料遇伏，友軍潰散，松山沉着應戰，列隊月下，屹然不少動，敵不敢逼，潰衆皆歸。全師而還；敵復入黑縣，松山再克其城，並毀敵各卡壘，徽州之敵則棄城而逃，松山駐守，命以總兵記名簡放，復賞加提督銜。時敵王楊輔淸大股圍徽州，布壘城外，松山四戰四捷，會援軍追擊至巖市，敵人大敗，楊輔淸亦負傷脫逃。

獲曾國藩左宗棠賞識

同治元年二月，下部議叙。旋克旌德，松山移守寧國府。同年十月，張運蘭病歸，欽差大臣協辦大學西江總督曾國藩，命松山與總兵易開俊分統其衆；敵方首領黃文金等率衆攻城，松山等力加抗拒；並反攻破廟埠多壘。又會涇縣諸將，剿灣灘、大坑及黃村北貢里、曹村老坑、蕎麥灣敵軍。時太平軍首領古隆賢踞涇縣茂林潘村石埭，賴文鴻踞丁家渡，壘卡電疊，松山等悉數剷除之，聞賊襲寧國，馳還繕守，具設伏敬亭山，伺敵大至，即督所部分三路鼓吵而出，敵衆駭走，伏起夾擊，遺屍塞路，殲餘敵於水濱，溺死又無數。三年六月，大軍克江寧，敵竄過徽寧境，松山迎擊於錢村舖，收降四千人，分別遣散。十月，曾國藩以皖境肅淸，疏請獎叙，賞正一品封典；十二月，松山署理安徽南鎮總兵。四年二月，授甘肅州鎮總兵，四月調補皖南鎮。

同治五年，曾國藩奉命剿辦太平軍，奏派松山總理臨淮營務，統領湘軍。四月解山東曹縣之圍。五月，追敵至江蘇銅山境，時敵方首領張總愚，牛落紅分擾西華上蔡，松山鬪警，六月追至西華，敵分道並出，松山力戰，踰時敗走，追至上蔡之雙廟，而敵則設伏萬金寨旁，圖截輜重，會總兵李祥和等擊殲之。當進攻雙廟時，敵以大隊迎擊，松山則採中央突破，敵即敗竄，追及偃師的召陵，敵已潰散。七月大破敵於南陽新野，十二月捷報淸廷，下部優叙。時張總愚大股竄陝西，松山自洛陽馳至西安。

六年正月松山剿捻魚化鎮，二月渡灃水，破呂兆集南豐店、秦渡鎮花園集，因而升廣東陸路提督，敵踞眉縣境，松山偕副都統安佳等逼敵槐芽鎮，進搗銀渠金渠二鎮，轉戰扶風岐山間，歷乾州、興平抵涇陽的竹苑村，先渡涇以待，乘敵半渡而擊之，斃二千餘，追至富平，盡破敵壘，又敗諸流曲鎮，既而灞橋軍失利，敵犯同州朝邑，擾及合陽，松山一捷於晉成堡，再捷於姜彥村，進攻許家莊小壕，並奪其堡。張總愚復挾大股來拒，松山嚴肅隊伍，與各軍分三路作戰，歷四時敵退，而同朝之圍解，淸廷嘉許，賞珍物多件。五月敵渡渭犯省城，松山疾馳城南，與各軍大戰於山門口大塔寨齊王村，斃敵數千人，散脅從萬人，得戰馬數千。張總愚勾結回匪，復竄同朝，踞流曲鎮、王寮鎮，以阻追兵，松山雖有病，念河防吃重，力疾馳援，連拔二鎮，遂澆北山急趨朝邑，出敵前攔擊，敵敗走合陽。九月渡洛而東，松山據洑渡濠，築壘以困敵，敵鋌走白水入北上。十月陷綏德州，松山率部克復，追至河濱，敵渡冰橋，悉數入山西，松山裹糧已盡，暫駐東岸候補給，旋趨吉州鄉寧解河津稷山之圍。十二月追至平陽，張總愚踞柏家莊頑抗，終敗走河南濟源。旋竄衛輝，由內黃入直隸，京畿戒嚴。陝甘總督左宗棠統軍入衛，檄松山等踰太行繞出敵前，松山冒雪兼程，日行數十里。

逼死張總愚破馬萬德

同治七年正月，由鉅鹿夜越敵屯，擊斬出拒之敵甚衆，疾馳至祁州。時敵騎已至保定城下，松山兼程趕到，上諭可嘉。二月偕郭寶昌等軍剿獻縣踞敵，破商家林等三屯；移剿深州，敵聞松山至先竄。松山截剿，破賈城村瓦口莊，獲報敵屯祁州，回軍追剿，適敵援軍至，官兵的馬隊中斷，松山以步兵力戰，敵乃敗走，追至博野南鄧村，敵圍郭寶昌營，松山揮衆解危，敵潰敗，擒斬萬計，於是張總愚全股渡虖沱河而南，捷入賞換達桑阿巴圖魯名號。三月退敵至河南延津封邱，破所踞村莊數十處，入直隸長垣，敵設伏小寨，圖截淸軍輜重，松山結方陣環施槍炮，敵猛撲五次，傷斃太多，乃退却，即竄滑縣，松山會淮豫各軍痛剿。敵爭渡衛水，不得拆，竄山東延入直隸吳橋。四月，左宗棠疏言：「松山戰功卓著，早在聖明洞鑒之中，其人識量恢宏，心地篤實，寬而有制，嚴而不苛，與人共事，從無居功之心，各統將傾心悅服，請充步軍翼長」報聞，自是至六月，松馳逐直東，偕淮軍將士合力兜剿，大小數十戰，先後擒斬及窮蹙乞降者不可稱數；張總愚投水死，西太平軍平。七月，上諭提督劉松山屢建奇功，深為可嘉，著賞穿黃馬褂，並賞給三等輕騎都督世職。時左宗棠還師陝甘，檄松山尅期西進，遂率所部還洛陽，添募成軍，由山西入陝。十二月旅次綏德州，分軍攻懷遠的大理川等處回巢，自督諸將攻小理川店子寺周家嶮，搜剿各鎮堡，當者披摧，旋破定邊回酋馬萬德、馬棘子各部。

八年二月，北山遊敵誘松山部下駐綏德的叛踞州城，松山馳還，營兼縛敵首謝永清、唐太春等反正，遂誅其首及遊敵叛卒並哨弁等百餘人，克復綏德，松山自請重治，得若加恩免其治罪，交部議處，革職留任。陝省北路敵軍，各踞堡寨肆掠，松山勦撫兼施，節節掃蕩，未到一年而降其衆十七萬。八月率師渡隴，越花馬池進窺靈州，破李旺堡黑城子等堡寨數百，並復靈州，詔嘉松山速赴戎機，謀勇兼備，開復革職留任處分。時殘敵逃入馬家莊寨，詭詞求撫，松山知其詐，督軍迅擊，敵西遁，平大小莊寨三十餘，回同馬化隆踞金積堡。十一月，松山進攻，敵徙巢以避，松山追擊，頗有斬獲，北路遂平。

死前猶嘗為厲鬼助陣

九年正月，回敵千餘由胡家堡，竄秦渠，踞石家莊及馬五馬七馬八三。寨松山馳抵石家莊，賊竄入馬五等寨，松山令各營逼寨築壘。忽馬步援敵二千抵達，列隊齊整；松山令先剿騎敵，騎敵奔，步敵仍屹立不助，又督各營奮擊，銳氣百倍，敵向胡家堡敗竄，斃敵千餘，奪馬百餘匹，遂攻馬五寨，縱火焚寨門，松山督攻益急，敵發巨炮，飛子中左乳，墜馬於地，衛士扶歸，諸將來視，叱令整隊速攻，官軍遂破馬五寨，松山創傷極重，猶囑諸將曰：「我愛國厚恩，未能報即死，毋遽歸我屍，當為厲鬼助爾等殺賊」。言畢即卒。左宗棠奏言：「劉松山以勇丁從征，洊擢提督，剿辦髮捻回匪，無復不從，無戰不克，自入靈州以來，蕩平堡寨五十，賊巢九十餘。上年七月初，師由花馬坨前進，時馬化隆潛調西寧馬朵三，嗾散回助逆，馬朵三以千五百騎應，未及一月，經松山剿敗遁歸，自此西寧逆回，不敢復至河州。逆回馬綮龕前在寧夏大言於衆，密助陝回，及松山屢捷，目覩軍威，不敢復逼，故此次馬化隆求援於臨洮謝四及靖遠馬聾子，而河回終未與之俱，其威震西陲，如此治兵，嚴不尚苛，祭臨財廉，不肯苟取，其行師禦敵，得古人靜如山、動如水之義，居心仁厚而條理秩如，語及時艱危，輒又形於色，不復知有身家性命，從征伐十八載，僅募勇歸籍一次，家居十餘日耳。年三十有七，聘婦未娶者二十餘年，臣由直隸西旋，知其歲家送女至南陽已兩年餘，屬其行抵洛陽募勇未到之暇，尅未完婚。刻甘肅土匪蔓延，臣飭令督隊入秦，松山奉檄即行，婚甫半月。觀人入微，雖古良將，何以過之？」疏入，上命於劉松山本籍建立專祠入祀，旋賜郵如例，加贈太子少保銜，予謚忠壯，賞騎都尉冊一雲騎尉世職。襲次完時，以恩騎尉世罔替。十二年關內肅清，命再加恩賞一等輕車都尉世職。光緒十五年，慈禧歸政，賜祭一壇，所遺世職併為二等子爵。

中華民國今後國防科技路綫

陳金耀

自從美國與中共建交的消息傳出以後，羣情憤激，在憤慨之餘大家首先想到的問題就是「鞏固國防」，如何鞏固國防，當然有很多的途徑，但是其中有一項是一般大衆所最感興趣和最寄與厚望的就是「發展國防科技」，科技與國防之間具有密切關係，固屬人所共知的事實，欲求鞏固國防，必須加强科技發展。

有識之士認爲，盲目的建設是比不建設還要壞，盲目的發展是比不發展還差，在一百件可能發展的假想中，也許可行的不過少數幾件而已。所以一切的決定作爲都必須在可行的限度內動腦筋，否則不僅浪費國力，而且還可能導致禍患。任何國家，無論它是如何强大，其國家資源總是有限，用之于彼則不能用之于此，欲有所取則必有所捨。若不曉得這個道理而來決定政策，其結果也一定會誤盡蒼生。

除非至愚之人，否則不會企圖做不可能的事情，但在可能範圍之內選擇可行的途徑，那却遠較困難，因爲此種選擇的依據並非完全是客觀的，而往往受到主觀因素的影響，甚至于利害得失也很難有絕對的標準，所以負責作此種選擇的人必須要有極高度的智慧與勇氣。

任何科技發展，國防建設，都必須投下巨大的資源，和經過相當長久的時間始能產生效力，在中途很難變計。對于已經決定的事情，通常都是應以堅持爲原則，中途改變或放棄，在心理上可以說是一種痛苦而必須有極大的勇氣始能辦到；若是中途放棄則以前所已用去的資源就無異白白浪費，這是一般人很難捨得的，于是爲了捨不得浪費就只好繼續再浪費下去。基于此種分析，就可以知道在最初作決定時必須特別的冷靜和愼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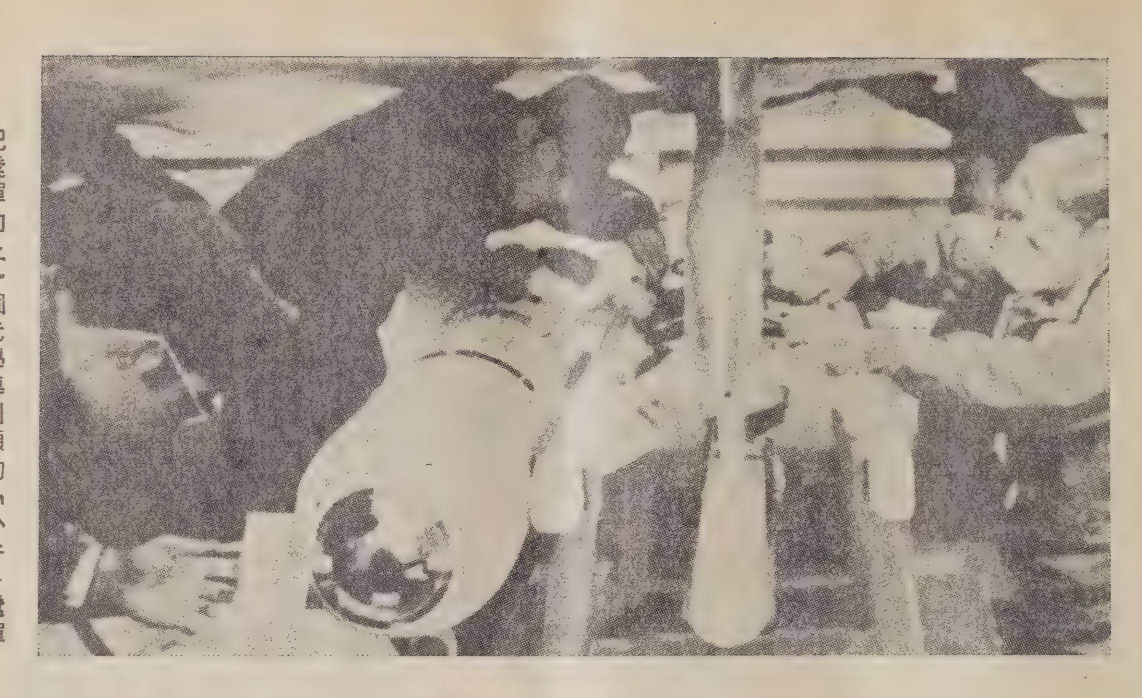
由于力求愼重故，遂又引起另一個問題。假使是一個資源龐大的國家，採取比較多元化的計劃也未嘗不是一種比較安全的辦法。不過這種辦法又究竟有其限度，因爲任何國家的資源却還是有限的，而近代化的科技和國防，胃口是非常巨大，簡直像一個無底洞。至于資源比較貧乏的國家，採取這種分散風險手段可行性也就更小了。

稍爲有科學常識的人都知道有許多反應都是必須達到某種條件始會發生，無論發展那一種科技，所投下的資源必須要達到臨界點，否則所投下的資源即等于浪費。要想發展科技以鞏固國防，要重視的問題就是決定作爲必須現實和愼重，所能選擇的範圍是相當的狹窄，所以絕對不能掉以輕心，不能犯錯誤，一經決定之後，就應加緊行動，所投下的資源必須適當，不可「太少和太遲」。今天在軍事技術領域中的發展眞是日新月異，各種不同的新奇武器陸續出籠，簡直令人有目不暇給之感，但是天下事往往是過猶不及，任何事情若發展過度就會產生反作用，近代武器系統的發展簡直有走火入魔的趨勢；某些武器已經不再能適應戰畧要求，而若干其他武器，從成本效益分析的觀點上來觀，其繼續發展也已是得不償失。前者是指戰畧核武器而言，與我們的關係較少，暫且不談，後者是屬于傳統的範圍，是值得加以比較深入的分析。

近代傳統（非核子）武器成本的增加簡直令人感到害怕，而其效力的進步則不成比例。（爲什麼這個問題很少有人談到，其原因是因爲核子武器在所有軍事文獻中佔盡了上風，所以西方人在此種「



如何改良F五E所携的武器，是台灣空軍在經濟原則下的步調。



把飛彈加上一個光學導引頭的「小牛」飛彈，極合乎經濟。

核子催眠」的心理狀態下，對于傳統武器也就相當的漠視，甚至于無知。）以成本而論幾乎是每十年增加一倍，而性能的進步最多不過百分之廿五之卅。

所以儘管軍備成本日益增高，但部隊的戰鬥力反而日益降低。

五十年時代，美國巴頓式戰車成本約爲十五萬美元現有的M六十坦克要值六十萬美元，一架新式戰鬥機的價值比其同重量的黃金還要貴。武器的成本愈高（也就是愈新奇），其維護也愈難，而人員訓練的標準也必須提高。一輛坦克的平時每年維護費約相當于其購價的百分之十，一名高級飛機駕駛員的訓練費已超過五十萬美元。

由于技術改進又使軍事組織中後勤尾巴增加到了尾大不掉的程度。美國一個師平均每天需要八百噸到一千二百噸的補給，在師內的非戰鬥駕駛員多到五千四百人，而眞正打仗的步兵反而只有一千六百人！

誠然，新奇的武器性能和威力當然是比較優越，但是因爲成本日高，數量也一會日益減少。

在第二次大戰時，美國花了十一億美元的成本，生產了五萬七千輛坦克；五十億美元的成本，生產了九萬九千架戰機，現在以同樣的成本大約只能生產三千輛和坦克九百架飛機，到八十年代可能就只有一千五百輛坦克和四百架飛機。這樣下去，很快就會達到極限，于是新奇的武器也就會變成新奇的「樣品」、「玩具」。

這樣的發展，西方有識之士也早已知其荒謬，並已提出嚴重警告。但無奈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因爲西方人害怕戰爭，才產生了過分依賴技術的心理，此種心理已經積重難返，在西方的市場經濟中，所謂「軍事工業給合」，爲了要競爭遂不能不儘量的推陳出新，明知此種技術改進已無價值，但爲了私利起見，還必須這樣造，而且還要提出各種強辯的理由。此種國內的軍備競賽正像國際的一樣可怕。

今天我們要來發展軍事科技和生產武器裝備是絕對不應受到西方的這種荒謬發展的影响。我們有我們自己的地理環境和戰略要求，所以必須愼重决定自己的路綫，而不可盲從他國的作風。概括言之，我們所要求的不是「新奇」而是「簡單」。「簡單」本是傳統的戰爭原則之一，因爲愈簡單的東西愈不易毀也愈能在戰爭的條件下發揮其功效。舉一個例來說，一切近代化的通信體系在平時固然效率頗高，但在戰爭的巨大破壞之後，是否仍能那樣靈通就不免大有疑問了。

再說，只有用較簡化的軍事裝備，始能迅速把全國人民的相當部份變成軍隊，此即所謂「總動員」。

在第二次大戰時通常是可達人口的百分之十，而今天的以色列以三百萬人口可以動員到六十萬人（男女在內）。假使沒有大量的簡單裝備，而只有少量的新奇武器，則雖有人力也就只能編成「大刀隊」了。

更進一步說，簡單的武器並非沒有用，或是素質低劣。有時簡單武器甚至于更是價廉物美，這與使用者的效率有很大的關係。中華民國今後發展的軍事武器必然是朝向於，簡單、實用、及多用途方面發展，比如防空飛彈，既可陸上發射，又可艦上發射，甚至飛機同樣可以發射的多用性，一旦戰爭來臨後勤補給可大量畫一生產，「廉價破壞」正是今後戰爭基本原則。

從意識型態和權力平衡看世界前途（上）

楊逢泰

凱恩指出：「如果歷史的類推是有意義的，吾人自然必須對歷史情勢的懸殊作寬大的默認。」誠然，決定人類歷史軌跡的因素殊爲複雜，武斷的作歷史的類推似無裨益。

卡達政府放棄了意識型態的懸殊，企圖以北平來制衡莫斯科是權力平衡的作祟。這件歷史性的大事牽涉到意識型態和權力平衡，所謂意識型態是基本的政治和經濟價值的體系，在任何國家的外交政策中不可避免的扮演重要的角色；歷史和當代的思想都堅持權力平衡是，或者應該是，政府決策的指導原則。因此意識型態和權力平衡二者都是外交政策的主要考慮。深深的影响着國際政治。

國際政治是意識型態的混合物

「意識型態」通常界定爲在將來實現的一種社會秩序；意識型態愈完整，其演繹的架構愈嚴謹，對改變的態度愈專制，而且這個體系允許兩個社會秩序混合的可能性愈小。其中一個社會秩序將被認爲是對的，而另一個秩序是錯的。馬列主義是意識型態最顯著的例子；此一思想體系分析社會發展的過程，其整個著作宣揚無產階級的所謂「道德」。民主主義和極權主義，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不相容的意識型態，其所希望實現的社會秩序也是南轅北轍。

「權力平衡」一詞不同的作家在不同的情況下有不同的界定。哈斯教授指出：所謂「平衡」有八、種意義：即「均勢」「霸權」「權力的分配」：「穩定」與「和平」，「不穩定」與「戰爭」，「權力政治」，「歷史的普遍律」，以及「平衡」是一種「體系」和「決策的指南」。莫根索指出：「國際政治是一種權力鬥爭」。

早在一七五七年，一位匿名作家在「歐洲現況」一書就說：「權力平衡的鬥爭，實際上就是權力鬥爭」。

史巴克曼認爲：強權都在追求霸權，多少處於衝突之中，假使此項衝突不經全面戰爭而告停止，勢必產生均勢。

可是此種均勢永遠是不穩定的，因爲所謂政治家所追求的不是「平衡」而是「霸權」，在權力平衡的體系中，其中有一個國家稍有稱霸的行動時，其他國家立即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反對的同盟。簡而言之，在國家之中，有一種不可避免和自然的鬥爭，追求優勢的傾向，也有同樣的自然的拒絕這種傾向的企圖。

國際政治的本質是迫使政治舞台上的演員利用意識型態來僞裝其行動的直接目標——權力。在幾個國家都想追求權力的情況中，國家不是試圖維持現狀，就是想推翻現狀，採取帝國主義的政策，無論是維持現狀的外交政策或者是推翻現狀的外交政策均需要利用意識型態。

不過維持現狀的政策常能顯露它的本性而不必作意識型態的僞裝。因爲現況的業已存在需要某種道義的正統或合法性。因此，「和平」以及「國際法」的理想常被用作維持現狀的意識型態；而帝國主義的政策實際上常常以意識型態作僞裝，納粹德國要求修改凡爾賽的現狀主要根據是藉口凡爾賽條約違反了平等的原則。最普遍的僞裝和爲帝國主義政策的辯護是反帝國主義，所以帝國主義常常是在僞裝「反帝國主義」的情況下進入一個國家，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雙方都是爲了保衛自己反抗對方的帝國主義而走向戰爭，今天的美蘇也在彼此指責：一方面是共產帝國主義，另一方面是資本帝國主義。

維持權力平衡有各種不同的方式，最古典的方式就是「分而治之」，也就是將較重的天秤盤減輕以維持平衡。現代法國對德國的政策以及蘇聯對歐洲的政策均以此爲圭臬。其次是「補償」。奧、普、俄、三國在歷史上曾三次瓜分波蘭，均根據補償爲指導原則。

在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初葉，此一原則運用到殖民地的分配和勢力範圍的劃分。第三是「軍備競賽」，其必然的推理是與日俱增的軍備的負荷，促使國家的預算不斷的增加，而恐懼、懷疑和不安全的現象日益嚴重。最後是「締結同盟」，一個國家是否採取同盟不是原則的問題，而是權宜的手段。

在歷史上，國家之間沒有永久的同盟，只有永久的利益。

在二十世紀，許多世俗的意識型態國際性鬥爭脫穎而出，大小不同的「主義」競相控制別人的意志和權力的結構，未來研究外交的歷史學家將會看到我們這個時代是兩個古典的因素——權力鬥爭與經濟競爭——和一個新的因素——意識型態的鬥爭——的混合物。

我們研究歷史，如果以權力平衡和意識型態這兩個因素來作類推，自拿破崙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人類歷史似乎遵循著同樣的軌跡，而且是惡性循環。

古典的意識型態和權力平衡的關係

當一項政治哲學與帝國主義政策一致而具有宗教信仰的狂熱時，這種政治哲學就變成為意識型態偽裝的工具，拿破崙帝國主義在「自由、平等、博愛」的旗幟下橫掃歐陸，帶有人道主義者使命的內涵。

拿破崙戰爭以後，自由主義和現代意義的民族主義興起於歐洲。在十九世紀「民主政治」和「自由主義」雖然不是同義字，而有衡等的傾向，在英國就是議會政治；而法國革命播下了現代民族主義的種子。

對於保守主義者而言，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都是洪水猛獸。為了撲滅革命的火燄和維持歐洲的權力平衡，梅特涅設計了他著名的「體系」，作為維護帝國的大計劃，經由擊敗拿破崙的「歐洲協調」來對付方興未艾的革命運動。這位權謀術數的大師竟然能夠安排與奧國在日耳曼爭霸的普魯士以及有意向西擴張的俄國參加他維持現狀的共同政策，梅氏所相信的正統主義，根據基辛格的解釋是「有限衝突的國際秩序」，可以由爭執中的列強以談判的方式來調整，它需要一致的意見，也就是列強之間的妥協。

梅特涅是幸運的，因為當時列強之間的意識型態的差異有限，尚可達成妥協。英國崇尚憲政主義和功利主義，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是專制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代表；法國徘徊在帝國和共和國之間，普魯士在日耳曼中作稱霸的衝刺，因此，梅特涅的奧國能夠扮演調停者的角色。

拿破崙失敗之後，俄國取代了法國構成了對中歐的威脅，梅特涅雖然是主張圍堵拿破崙的第一人，但是他惟恐拿破崙被排黜之後，法國將陷於政治真空狀態。使歐洲失去均勢，而狂熱的革命會再度燎原，所以他也是同意摧毀拿破崙的最後一個人。如果中歐發生革命，俄國勢力必然向西發展。所以梅特涅利用沙皇亞歷山大一世來達到他的反動政策和衛護奧地利帝國的目標。一八一五年九月二十六日，俄、普、奧三國發起「神聖同盟」，以神神宗教的箴言——「正義」、「博愛」與「和平」作為唯一的指南。三國君主同意遵照基督教的原則，「彼此援助和協助」。英國因為憲政主義的意識型態而不願正式參加。外相卡斯羅利雖然熱衷於維持歐洲協調，促將「神聖同盟」視為「一件崇高的神秘主義和荒謬胡說」。他表示：將仁愛原則「與平常的外交義務混在一起討論有損於君主莊嚴的行為。」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四強簽訂了四國同盟條約。一八一八年九月盟國在艾克斯、拉、夏怕爾會議時邀請法國參加，「四國同盟」遂一變而為「五國道義同盟」。

此後，歐洲列強分為東方和西方，對於歐洲協調具有不同的觀點。東方的俄、普、奧三國的意識型態是君主專制主義，以神聖同盟的立場參加歐洲協調，主張採取「族長政治」干涉其他小國的內政，鎮壓革命以維持「正統主義」。

西方的英法兩國是巴力門式的民主政體，反對干涉小國內政，以五國同盟的立場參加歐洲協調，其目的在維持現狀。

克里米亞聯盟：俄羅斯帝國的夢

近東問題反映着西方與俄國的關係，俄國對近東的傳統政策始終追求着三個目標：控制黑海水域；出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兩個海峽獲得通往地中海的通道；最後準備接收式微的鄂托曼帝國。

拿破崙戰爭之後，鄂托曼帝國和奧地利帝國像兩個蹣跚而行的醉漢，一個跌倒，另一個無法存在。俄國在近東的擴張，直接威脅奧地利帝國的安全。

稱霸海上的英國，其近東政策一向是反俄的，拿破崙三世有野心將地中海轉變為法國的內湖，開鑿蘇伊士運河，以抵消英國控制湧普航綫通往印度的優勢，所以在一八四〇年代以後，英國的疑懼開始轉向法國，因此拒絕俄國控制土耳其和法國排他性的保護埃及是英國在十九世紀外交政策的基礎，帕瑪史頓的策略是維持法國足夠強大來牽制俄國，但不危及歐洲的均勢，一方面維持普奧兩國的獨立性以抵禦法俄兩國。

克里米亞戰爭表面上的理由是俄法兩國對控制聖地的鬥爭，而事實上是歐洲權力平衡的戰爭，英國之所以介入戰爭是為了保持歐洲的權力平衡，而法國之所以參加英國對俄作戰，是因為拿破崙三世企圖改變權力平衡的結構，以清除法國霸權的障碍。拿破崙三世認為：其叔拿破崙的失敗是由於與英國作戰，因此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英法兩國同盟對付帝俄。

可是西方兩國單獨無法使俄國蒙受決定性的失敗，普奧兩國扮演了決定性的第三者，普魯士當時在近東尚無利益，所以維持公正的中立；而奧地利如果對俄作戰，將首當戰爭之衝，奧國進退兩難，結果拒絕中立得罪了俄國，沒有參加作戰開罪了英法。

瘟君夢

岳騫

毛澤東笑着向馬林諾夫斯基點點頭，「羅剎元帥」站起來說道：「我覺得你們現在不必大規模進攻台灣，不妨先從金門下手，攻下金門之後，以那裏作爲根據地，向台灣進攻比較又近些，同時對於雙方士氣的消長，也有很大影响。」

馬林諾夫斯基說過，向彭德懷問題：「彭部長你的意思以爲怎麼樣？」

彭德懷趕快站起來答道：「馬林諾夫斯基同志的意見很對，不過關於金門當面的部隊，過去都是陳毅元帥指揮的，所以那邊的敵我態勢，他比我清楚，現在最好請他參加意見。」

彭德懷說過，毛澤東大不高興，一連看了他幾眼。

陳毅站起來說道：「福建境內的部隊雖是舊三野的底子，可是我並不太了解，因爲他們過去屬於第十兵團，當時是由粟裕同志直接指揮的。原來的第十兵團司令員，現任福建省長兼軍區司令員的葉飛，最初原是新四軍第一師的旅長，師長就是粟裕，所以粟裕對那支部隊比較熟悉。」

馬林諾夫斯基縐着眉頭說道：「現在並不是要你去指揮打仗，只是請你分析一下敵我態勢，你何必推托。」

陳毅陪着笑臉說道：「元帥同志，實在不是推托，我自從脫離了軍職，八年來從未過問軍事，一切都是陌生的，好比一個女明星……」

剛說到這裏，毛澤東一瞪眼，陳毅連忙改口：「好比一個舞女……」

毛澤東立時從椅子上站起來，看情形若不是赫魯曉夫同馬林諾夫斯基在座，他一定會摔茶杯的。陳毅不敢再往下說，站在那裏楞住了。

毛澤東指下彭德懷：「你去打電話把粟裕找來，他也許還有點用處，不會如此飯桶。」毛澤東和彭德懷說的湘潭土話，陳毅只能聽懂三分，庫滋尼佐夫連一成也不懂。

彭德懷去搖電話，不到十分鐘，粟裕到了。

馬林諾夫斯基同粟裕也是熟人，連忙站起來握手。毛澤東微笑說道：「粟裕同志，現在我們計劃進攻金門，解放台灣，請你把金門當面情況向馬林諾夫基元帥報告一下，以便擬訂作戰計劃。」

粟裕聽說要打金門，心裏不免一驚，勉强硬着頭皮說道：「解放台灣比較困難，攻下金門十分容易，問題只在美國人身上，只要美國人不插手，五天就攻下了。」

粟裕的話確實語驚四座，室內各人的表情也十分複雜，赫魯曉夫感到驚奇，毛澤東爲之欣然，陳毅咀角掛着冷笑，彭德懷顯得坐立不安。馬林諾夫斯基歪着頭問道：「粟裕同志，你作戰勇敢我是知道的，可是攻打金門不比在內地作戰，這是需要海陸空配合的，你過去並未指揮過立體戰，是否眞能勝任，還要深長考慮一下。」

未等粟裕開口，馬林諾夫斯基繼續說道：「據我知道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你們曾經在金門登陸，結果却被國民黨軍隊殲滅了。所以你若把事情看得太簡單，會吃虧的。」

粟裕一聽馬林諾夫斯基提到古寧頭之敗，連忙說道：「那次不是我指揮的，不關我的事。」

這一句話好似一顆槍彈，直接命中陳毅的胸膛，因爲古寧頭戰役是陳毅親自到厦門指揮的，結果把葉飛第十兵團的二十八、二十九兩個軍損失了三分之二，剩下三分之一是未曾出動的，即凡是渡過海的都完了，大部投降小部被打死。陳毅就因爲那一敗，聲威大減，以後未當上「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就是受了那次敗仗的影響。現在粟裕當着這麼許多人，尤其是還有赫魯曉夫在座，輕易就把失敗責任推給他，陳毅忍不住了，冷笑一聲，問道：「金門戰役不關你的事，可是登步島吃敗仗是你指揮的吧！那次上了岸的官兵，有一個回來沒有？」

粟裕和陳毅在新四軍時代就有心病，當時陳毅是新四軍軍長，粟裕是第一師師長，在七個師中間，實力最為强大。最初陳毅活動地區在魯南，粟裕活動地區在蘇北，兩人雖有隸屬關係，實際並不相干，倒還能相安無事，到了民國三十五年，七十萬國軍大舉進剿魯南山區，陳毅部被打得七零八落，潰不成軍，陳毅自己躲在麥田裏，國軍巡邏隊圍着麥田用刺刀亂刺一陣，總算陳毅命大，未刺到他的身上，以後晝伏夜行，逃過國軍封鎖綫到了蘇北，從那時起，陳毅同粟裕的爭鬥就開始了。

陳毅以爲我是軍長，凡是新四軍都應該聽我指揮，粟裕則認爲你自己把幾師人全部損失，只剩下單槍匹馬來投奔我，還要擺臭架子，老子就是不賣賬。光是陳毅粟裕兩人鬥已難分高下，加上政委饒

漱石又和粟裕結成聯合陣綫，一致對付陳毅，指陳毅生活奢侈，品行墮落，並檢出證據告到中共中央。當時正在用人之際，毛澤東也未採取行動，就拖下去了。不料到了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距離中共「開國」還不到一月，陳毅爲了立功，親自到厦門指揮第十兵團全個軍進攻金門，在金門古寧頭登了陸，被國軍胡璉部迎頭痛擊，在沙灘上未展開攻勢就被打的落花流水，共計登岸四個師，一個也未跑回來。饒漱石和粟裕就連名告了一狀，指陳毅輕舉妄動，違犯了毛澤東的戰略思想。這時共軍正席捲全國，毛澤東已被勝利冲昏了頭腦，當時大爲震怒，就把陳毅調回北平，打算予以整肅。不料上下隔了十天，十一月六日粟裕自己指揮第七兵團王必成部一個軍去進攻舟山羣島的登步島，遇上國軍石覺部，正合着廣東話「照辦煮碗」，上去七千人，一個也沒回來。這一來陳毅的罪就減輕了。再加上十月六日林彪指揮共軍南下，在湘中青樹坪遇上國軍李本一部，也被打垮了三個師。首尾整整一個月，共軍吃了三次敗仗，毛澤東的氣焰頓時減了許多，陳毅的事情也就不了而了。

現在陳毅一提起登步島戰役，粟裕不禁臉紅起來，對着赫魯曉夫及毛澤東在場，不敢和陳毅吵架，也就勉强忍下了。

馬林諾夫斯基不理會兩人鬥口，繼續問粟裕道：「那次金門之敗，不問是誰指揮的，多一次失敗，總多一次經驗，你可會把九年前的敵我態勢作過比較，究竟現在誰强誰弱？」

粟裕點點頭：「我們總參謀部在友邦顧問指導之下，時刻研究敵我態勢，大體說起來，我們的優點是海軍同炮兵加强了，現在渡海再也不用木船了，有炮艇掩護機帆船，比較安全得多。

至於炮兵，自從我們在圍頭建好炮兵陣地之後，整個金門島全在我們大炮射程以內，只要我們一連炮轟三天，金門就整個癱瘓了，再有兩天時間豈不從容登陸，所以我說五天還是多說的，實際上有四天就成了。」

粟裕一席話說得毛澤東眉開眼笑，赫魯曉夫也不住點頭，頗爲欣賞。馬林諾夫斯基問道：「依你說，攻佔金門是沒有問題了。」

粟裕縐縐眉頭，答道：「問題只有一個，就怕美國人干涉，如若第七艦隊從中間一橫，什麼都談不上了。」

馬林諾夫斯基搖搖頭，說道：「據我得到的情報，你們進攻金門、馬祖、美國人是不會插手的，尤其是在五天之內攻下來，美國人想插手也來不及。不過，假若戰事一延長，形成了膠着狀態，也就很難說了。」

毛澤東聽到這裏，乘機向赫魯曉夫說道：「爲了制止美國人妄動，最好我們兩人發表一篇聯合聲明，警告美國假若干涉中國人民解放台灣，社會主義國家將全體起而應戰，到時候北朝鮮進攻漢城，北越出兵西貢，東德封鎖柏林，再不能解決時，蘇聯可以收回阿拉斯加，……」

毛澤東說一句，庫滋尼佐夫翻一句，赫魯曉夫越聽眉頭縐的越緊，聽到最後一句，在沙發上坐不穩了，連連擺手說道：「別扯得太遠了，爲了金門、馬祖兩個小島，想要我們同美國打仗嗎？未免太笑話了。」



大陸知青的命運

上山下鄉知青含辛茹苦十餘載
倒流回城爲生存被迫男盜女娼

萬人意見

二月八日「人民日報」刊載一篇報導，原吉林大學數學系學生（應於一九六七年畢業）任化民，文革期間因寫過「反動血統論」的大字報獲罪，被當作反革命分子通緝，逃亡十年，最近始返校。報導說：

「他從虎口逃出後，先回到家裏。家人最初把他藏到地窖裏。幾個月後，陰冷潮濕的地窖生活，使他全身癱瘓了。……四月他走出地窖，乘火車跑到黑龍江，到了大興安嶺山區合鄂倫春自治旗。……他曾躲到山上，住在用樹皮和草搭起來的小窩棚裏，常常用野菜、小獸充飢，過着野人們的生活。」

這個做了十年深山大野人的學生，在榛莽中浪廢十年青春，這本是人生深刻的大悲劇，可是這件事却被當做喜事來報導，因爲他恢復了城市戶口，不必再被驅往「上山下鄉」了。而今春以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正到處發生騷動，要求調回城市，成爲當前中共最頭痛的問題。

去年十二月以來，大陸各地知識青年的騷動，始自雲南省西雙版納地區「國營農場」的大罷工。該「國營農場」收容下放知識青年五萬人，爲特大型農場。這些知青分子來自上海、北平、重慶、昆明各地。

騷動的實情迄未明朗，據「雲南農墾局」負責人自述，那些憤怒的知識青年「停工鬧事，聚衆上訪」；更據上訪北平的幾個代表透露，他們成立了「組織」，再將上海、南昌等地相繼發生知識青年騷動事件察知，都受西雙版納事件的影响，推測他們似以「文革」方式，採取了「大串連」的行動。

自從去年十一月，北平出現大字報浪潮以來，前後發生多起羣衆示威事件，北平當局和中共領導人從未接見那些鬧事代表，可是這次規模巨大，獲各地知青响應的西雙版納事件，迫使中共「副總理」王震、「民政部長」程子華，親自接見「上訪」的三個知青代表。

王震的談話，盡技巧的能事，一開頭就說大家同是文革的「受害者」：

「我也被遊了街。程子華同志也靠邊站多年。我們葉劍英同志，八十多歲了，老了家也受了苦。鄧小平同志也一再被他們誣陷。什麼『二月逆流』，什麼『批林批孔批周公』，就是批我們敬愛的周總理。……你們本來應當好好上學的，也給耽誤了。你們也是受害者。」

儘管王震這番話，多麼巧妙動人可是那些個代表居然無動於衷，竟說：「說實話，當時我們對你講的話不十分理解，認爲有些地方批評得過重了。所以，回去後大家心裏悶悶不樂。」直到「晚上，當你傳達了華主席、鄧副主席的指示後，我們的思想情緒才穩定下來。」

從這段話得知，鄧小平和華國鋒，親自出頭處理之後，情勢才告緩和。

王震接見雲南知青代表，是在一月四日，而鄧小平適在美國訪問，可知王震當晚傳達的鄧的「指示」，是從美國發出的。

這一點可揭明兩件事：一可知這件事的突出性和重要性，否則不會急報出外訪問的鄧小平；二可知鄧在中共領導階層的專權實態，像這類事件，華國鋒及其他政治局的成員，都無權逕行處理。

西雙版納事件是震源、是風眼，接踵而起的是上海的暴動以及武漢、南昌、杭州等地的騷動。以上海的情况最險惡。

上海是人口最多的城市，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也最多，自一九六九年

以來下放知青已達二百萬人。這些下放知青，被驅往遠離家庭的窮鄉僻壤，數年才能輪到一次回家探親。每年春節都有數萬人回城；他們滿腔怨氣和惱火，隨時可能聚衆鬧事，暴發騷動。

但另外還有大批擅離山和鄉，偷自回城的黑戶青年，他們因爲沒有戶口，沒有糧、油、布的配給，常年分吃家人的口糧，又無權獲得工作，於是變成政治幽靈，社會渣滓。二月五日署名「求職失業青年委員會」，在北平貼出的大字報說：

「大批失業青年必須鋌而走險，以圖生存。他們被迫流浪行乞，從事賭博、偷竊、做投機生意，不知多少人墮落，有些少女被迫出賣肉體求生」。（二月七日路透社電訊）

類似的情况，在上海因爲人數多，社會複雜，就更爲嚴重。

此外還有不少在文革期間，習染游惰的分子，如「人民日報」所說：

「這裏應該特別指出，有少數人，他們一不是受四人帮迫害的無辜者，二不是無職業的人，却故意製造藉口，擅離生產崗位，向國家提出無理要求，以達到個人目的。游游蕩蕩，無理取鬧，已經成他們的生活習慣。我們要正告這些人，你們代表不了羣衆……對於極個別確實別有用心蓄意製造事端，造成嚴重惡果的人，應該給予法律制裁。」

這裏所說的游惰分子，推測可能是失意的毛派青年，在文革期間，他們緊跟毛、江造反奪權，毛死、四人帮粉碎以後，他們成了無娘的孩子，大部分都已遭受貶降和壓制，在基層剩下來的少數人，遂成爲游惰觀風，伺機而動的「震派」細菌。

上述三類分子，在中共「三中全會」之後，攀附鄧小平「發揚民主」的口號，「讓人民出氣」的話頭，以及北平「大字報」的浪潮，以及「西雙版納」事件的刺激，伺機已久的憤怨，一觸星火即爆發爲燎原的騷動了。

上海知青騷動的詳細經過，以資料不足，尚難明瞭眞相，據中共自己的報導，動亂之烈已足以使人心驚了。

「近幾天來，本市有部分羣衆自發遊行、集會，特別是在市革委會門前集結，招來了許多圍觀羣衆。有少數人甚至爬車、吊車，切斷電車的電源，阻攔車輛，造成南京路、西藏路、外灘等處交通阻塞。個別壞人乘機搗亂，嚴重影响了交通秩序、羣衆生活和社會治安。（二月六日上海「文匯報」）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回城風』。有少數人認爲，凡是從上海出去的，曾經到農村插隊落戶的，不管什麽情況，都要調回上海工作。」

於是「最近有些人爲了達到自己回上海的目的，擅離工作崗位，甚至有極少數人故意在鬧市中心堵塞交通，攔阻火車，損壞公物，衝擊機關，這些行爲是錯誤的，違法的，損害了國家人民的利益，……」

這些報導盡量「大事化小」，說「少數人」、「極少數人」，其實是成千上萬的人潮。據路透社十七日電訊說：「二月五日晚，有五千人佔領了上海的主要火車站，直到翌日保安人員將他們驅散。」又：「火車服務停頓了十二小時，導致八萬乘客在寒冷天氣中鵠候，當局損失了數百萬人民幣。」

據來自上海的旅客說，「北平二月五日打電話給上海當局，暗示這些示威者是四人帮的支持者。」

從這可看出驅散羣衆，平息騷動的手法。「四人帮」餘黨是殺無赦的政治落水狗，這頂大帽子不由的你不怕。

據收聽大陸廣播的朋友告訴筆者，南昌、武漢、杭州、重慶、成都等地，都在一月尾二月初，發生類似的騷動事件。

王震和程子華，一月四日接見西雙版納知青代表，但是王的談話，二月十日「人民日報」才刊出來，在這頭一天二月九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舉國上下同心同德搞四化」，十二日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堅決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

總括來觀察，這些文字所表現的態度意外的溫和，某些話不失爲苦口婆心：

「有些問題，是由於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拖拉作風所造成的。我們要敢于承認錯誤，接受意見，實事求是地果斷地予以解決。……但是粉碎四人帮後，百廢待興，長期遺留的問題怎麽可能一天都得到解決呢？」（十二日特約評論員文章）

所以採取溫和疏導的態度，與鄧派在「三中全會」所扮演的角色有關。他們方以「發揚民主」，「讓羣衆說話」的策畧，擊敗「梧派」毛終華繼（葉掌權）的獨裁統系，現在黨外羣衆藉「民主」鬧事了，如馬上鎮壓的話，無異長梧派的威風，滅自己的志氣，不如暫忍「無產階級專政」之刀，以觀後效。

但是兩千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委屈蒙冤，含辛茹苦了十幾年，能不能從此服貼遜順呢？當權的鄧派，將遭受歷史的考驗。

電視機爲高級享受 擁有一部簡直做夢

在中國大陸最大城市的一家百貨店四樓，約一百人靜靜地站著觀看一排電視機，但是沒有一架電視是開着的。

櫃台後面唯一的店員說：「他們只是來看看，擇他們存錢打算購買的貨色。」

對中國大陸九億六千萬人民中的大部分而言，自己擁有一架電視機只是個夢境而已。

一架十九吋的彩色電視機售價二千人民幣（折合一千二百八十美元），每個月只能賺四十美元的中國大陸工人要工作兩年半才能賺到這筆錢。一架九吋的小黑白電視機也要一百六十三美元。

血肉長城

自由人

第五個準則是政權的獨立性。自從清末積弱以來中國始終受到外來強權的干擾。民國成立後俄國及美國是介入中國政治的兩大強權，俄國的共產主義，階級鬥爭論及文化上對中共的指示至今仍然被中共貫誠的奉行，這些政策是否符合自己民族之利益呢？美國的資本主義對於青天白日下中國人的經濟發展有所助益，但是在青天白日滿地紅下爲何所有的學生一律學英語？世界上的語言很多重要語言也有十多種，這種一律學英語的政策符合民族利益嗎？

第六個準則是信民性，子曰：「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湘篇），一個政府之立信於民原是理所當然之事，爲了討論極其特殊的五星旗，故而要研討政權之信民性。五星旗下最突出的一件事是毛澤東的陽謀，中共政權解釋此陽謀是爲了「引蛇出洞」，如果陽謀是一個區別善惡的好政策爲什麽以後未見中共再談論陽謀？是難以啓口？還是等人民淡忘之後再來一次陽謀？陽謀及陰謀會受到廣大的羣衆熱烈的歡呼嗎？現今的中共當權派是重視仁信或重視權力？若是重視仁信那麽他們向全民發誓悔改今後不要陰陽謀，人民或可相信，但是爲什麽「不在其位也要謀其政」？如此重視權力，那麽他們在緊要關頭會不會設法除掉反對他們的人羣？屆時人民檢察院及人民法院能對人民提供多少思想自由之保障？

另外一個有關於信民性的是政權政策之一貫性。「朝令夕改」這句成語是用以指責政令之變化無常。五星旗下不但朝令夕改而且是「人頭落地」，換一批當權派改一次政令同時清除前一批的「餘毒」，如此的政權有什麽信用？每個人民心中有一個共同的問題「下一批當權派是誰？」，難怪廣大的人民對當權派的命令「左顧右盼」「遲不落實」「說空話」「做表面文章」，這是一個政府與民衆之間所應有的正常關係嗎？這種互不信任正是馬列鬥爭教條下之產物！「馬列主義已經被一百多個黨中之大多數拋棄了」，中共强迫中國人高舉馬列還要再舉多久呢？展望將來中共言論之可信性有多少？

執政者的尊嚴應建立於忠於國、愛於民、勤於政、奉於法、信於令。人言爲信，言而無信非人也。

以上是就六點原則對青天白日滿地紅及五星旗做的研討，現在來談取捨。

人類進步的活動中發現了許多理論，若這種理論具有極長的持久性便可被稱爲眞理，現在已經有了眞理而且大大的增進了全球人類的幸福，例如指南針、電力、原子論等，至於人類生活的方式已經改進到勞資相容的資本主義及拋除勞資關係的共產主義等，這兩種制度下的人都可以平等的生活，將來可能會有其他更公平的社會組織產生。改良的資本主義及共產主義任何一者皆未遍及全球，二者都未能具備眞理之因素，馬列主義已經「被一百多個黨中之大多數拋棄了」所以馬列主義不是眞理，馬列主義只是許多求平等的生活方式中之一種學說，因此我們中國人無需恭奉馬列主義。而孔孟之道不僅是我們傳統所有的，而且四維八德放諸四海皆準。拼音文字與固有漢字比較之下，固有漢字較拼音文字爲優。故就傳統性我們選擇青天白日滿地紅。

史官制從五千年前之黃帝創立以來歷經夏商周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清而猝然中斷於民國近七十年，「賢能的中央政府」及「光榮的中國共產黨」怎麽居然忘掉了我們中國五千年優良傳統之史官制？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文格先生疊翁之喜謹以滿庭芳一詞奉賀

封淑英

寶馬盈庭，香車夾道，載來賀客三千。綵燈華燦，[illegible]鼓[illegible]喧天。[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旨酒；座上大雅高賢。同歡宴，春風花月，不醉不言旋。當前，君可見，佳兒朗朗，淑婦娟娟。好姻緣，百年先已一絲牽。父子榮於松竹；夫妻羨若神仙。虔誠祝，一門萬代，福澤永綿綿。

奉贈曾顯大兄七秩大慶

李文格

州載同舟披胆肝。金銀場裏砥狂瀾。
先聲所向驚強敵。去日誰思創守難。
寧靜自然增活力。煩勞故調莫重彈。
今宵奉酒介眉壽。一番諍言心始安。

遊澳洲國家動物園

彭旣白

胡天勝地久招尋。遂假青夫遊上林。
初月人間多面獸。才逢世上有胎禽。
迎賓慣喜蹁躚舞。求友偏憐宛轉音。
能與同羣何不可。縱難解語亦歡心。

墨爾砵

曉聞啼鳥喚春眠。萬紫千紅照眼前。
遍地香風麥耳砵。九秋鶯語隴頭烟。
吟鞭暖日眞堪喜。芳草垂楊最可憐。
偶訪仙源來世外。桃花流水亦良緣。

遊雪梨藍山有三姊妹山甚奇峭

二首

萬里天涯又海涯。雪泥踏遍夕陽斜。
尋春未覺彭郎老。拜倒藍山姊妹花。

粉面纖腰誰與論。朝霞夜月總銷魂。
何年[illegible]化藍山妹。共盥清溪映酒[illegible]。

師兄　源英居士與余神交多時今遊雪梨一見如故三生石上信有前緣疊韻賦贈

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洲。心[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三生石上[illegible][illegible]花。[illegible]月[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
蒙熏法界住澹洲。福德無邊孰與儔。
修得觀音千手眼。祥雲慧日廣因由。

春蹄

高龥賜

錦茵輕印玉蹄痕。得意春風別有村。
足齒齊來異域。星奔電掣遂愉園。
入圍長醉孖喬夢。博彩豪驚六合魂。
快活谷中人似海。定宜重問武陵源。

前題

邵哲夫

日暹景媚氣和清。策馬芳郊不計程。
早蝶迎人娛妙舞。新鶯隨葉弄嬌聲。
花飛衣袖添詩意。柳拂征鞍富野情。
壯麗湖山收眼底。春風淡蕩四蹄輕。

春蹄 （回文）

高國華

芳塵逐遍走長隄。暖日春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轡脫勇馳奔勢壯。鬣[illegible]家[illegible][illegible]聲[illegible]。
黃驪辨相來城北。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向西。
昂首馬鈴搖韻響。揚[illegible][illegible]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二首

陳鐵兒

雪[illegible]桃花[illegible]枝行。[illegible]青淺草白堤[illegible]。
沙[illegible]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博大名。
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跑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亭。
橫刀未許人閒立。憐否曾同萬里征。

湖邊六合[illegible][illegible]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
足下輕肥談心水。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沙塵。
黃金市骨終如是。白馬傳經日又新。
夜半臨深盲騎瞎。今無[illegible][illegible]李公麟。

前題

衛燕山

一鞭[illegible][illegible]四蹄風。春色江南與畫同。
託得琴台曾有約。怎教油壁未相逢。
湖山欲醉新詩外。塊壘重澆濁酒中。
八駿至今誰省識。長嘶花雨是游龍。

春蹄

梅五雲

東風吹綠浪。旭日換輕裘。草碧中原地。花輝上苑樓。揚鞭遊赤縣。極目望神州。飯馬長城窟。相違州載秋。

春蹄歌

落玉超

草軟沙平春得得。鞭絲帽影雙[illegible][illegible]。前林爭唱迓婦娟。小鴨齊呼嬌滴滴。應年試馬還應賽。要教紅粉參大碧。會捧銀杯粉嶺[illegible]。一揮雄眾咸辟易。風翻兩脚齊，相將憩亭翼。垂汗抑冰，任伊春織拭。索吻此時脂易暈，不不不。乞乞乞。雨甚再無來，眞個千金一刻值。

春蹄

調寄河滿子

潘興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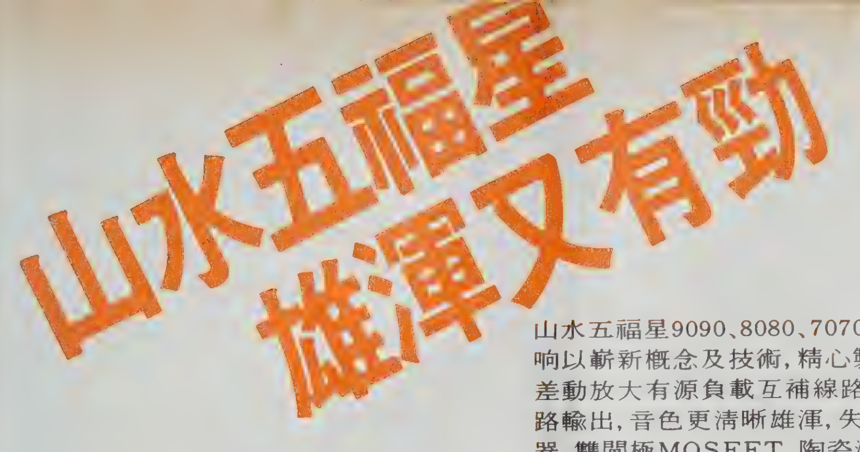
韶景青陽[illegible][illegible]，新春佳日遲遲。公子王孫同試馬，怡情莫負芳時。賀[illegible]驪黃電掣，壯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梅推興，履霜踐草英姿。一望郊原留足跡，顧[illegible]戾止[illegible]疲。自是良駒[illegible][illegible]，何嘗遜駿[illegible][illegible]。

前題

調寄舞馬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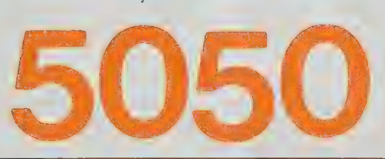
劉雲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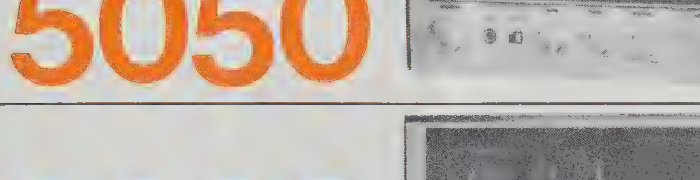
郊原草淺沙平。[illegible]風[illegible]送蹄輕。[illegible][illegible]揚威[illegible]外，昂頭長嘯長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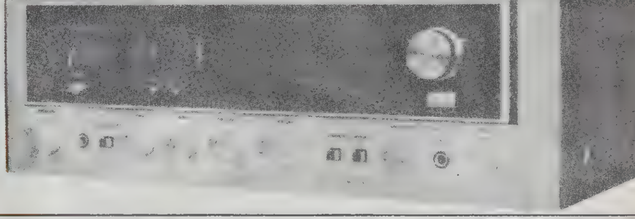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响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 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 線路及 DDC 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 9090、8080、7070、6060 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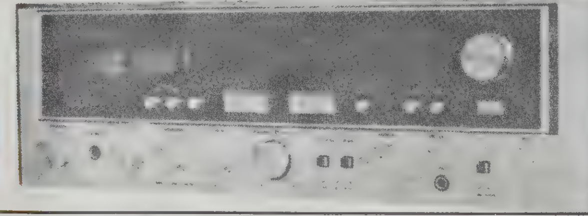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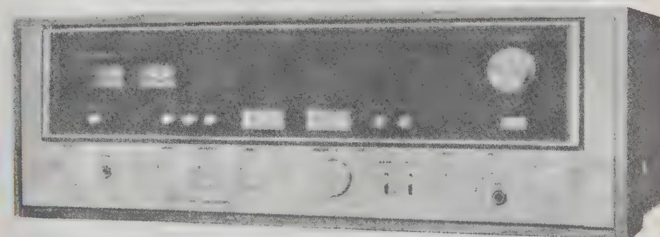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萬人傑主編

萬人雜誌

595

北平的神鬼人

埃以和約與中東前途

中共徹軍後的越局發展

中共不肯徹底改變公社制度

平心談鄧小平訪美

西方商人的幻想破滅

正視中共對外貿易競爭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三月二十九日出版 NO.595

萬人雜誌

The Popular Weekly

逢星期四出版

出版者：萬人雜誌社
香港北角英皇道第三三九號三樓
電話：五－七〇七六九〇
五－七〇八六七五
339 KING'S ROAD
2nd Floor
HONG KONG
督印人：林定
主編人：萬人傑
總經銷：吳興記
香港禮頓利街11號二樓
電話：五－四五〇五六一
承印者：大同印務有限公司
北角和富道九十六號
電話：五－七一七五四三
五－七〇六八五二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本期目要



北平的神鬼人

三月十六日北平出現長篇大字報，要求為在文革中失勢和死亡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副主席兼國家主席劉少奇恢復名譽。該大字報除讚揚劉少奇「永垂不朽」外，還說：毛澤東是人不是神，劉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其實，毛、劉、康三個傢伙都是鬼，因為他們都早已死亡。

毛澤東是神也是瘟神。當他降生湖南參加中共後的五十多年中，不能說他不是人，但却是個認為殺人「其樂無窮」的天字第一號大壞蛋。現在，老毛屍體正在淌壞水，所以，屍展堂關閉。老毛死後，他的老婆，女兒和侄兒被捕的被捕，被殺的被殺，正應了因果報應絲毫不爽那句話。至於毛澤東這隻滿身罪惡的老鬼，當然早已入了地獄，千秋萬世永遠不能超生。

劉少奇也並不是好東西。今天人們對他有種同情心，是因他以一個「國家元首」的身份，硬給毛林江康一伙拉下了台，並在受盡折磨之後死亡。日前，他的第多少任愛人王光美在她和劉少奇生的孩子扶持下參加了北平「三八」婦女節集會，看那畏畏縮縮，羞羞却却的樣子，眞的怪可憐見的。當然，王光美這個北洋軍閥一隻大走狗的女兒，以及她的丈夫劉少奇，作人不是好人，當鬼也是衰鬼。因為他們都沒做過有益於中國人的事。

康生最壞，那是誰也否認不了的。今天，北平宣傳工具正在清算他的罪行。只是，還沒有點名，相信這是因為他生前與中共的「英明領袖」華國鋒在名義上有父子關係，為了給華某保留一點面子，只用「理論權威」、「中央文革顧問」來影射康生。如果只說「理論權威」，中共還怕人不清楚，所以，再加上「中央文革顧問」，那就誰都知道說的是康生了；因為，當時担任此一職務，並且在北平「人民日報」上公開發表的只有他一個人。

一九七七年秋，先在香港後到台北流傳一份大字報，題目叫作「炮打華國鋒」（揭露華國鋒材料之一）。這份大字報一開頭就說：「四人帮已可恥地下台了。但至今還有不少人仍然留戀四人帮的那一套。把自己吹捧成英明領袖的華國鋒，正是那不少人的首領、帶頭人」。

又說：「華國鋒是何許人也？**他怎樣會進革命隊伍？為什麼能夠像王張江姚那樣坐直升機上台，竊據了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權？這首先得從他那個臭不可聞的母親說起**」。

華國鋒的母親名叫華玉，十五歲就在山西交城縣「跟人鬼混」。後**嫁人又偷人，與她的徐州人姓秦的野漢子生下了華國鋒。後被丈夫發覺趕走，她帶着華國鋒到了延安。一九三八年二月，華某的母親華玉在延安「又跟從莫斯科回來才四個月托派特派，殺害無數革命老同志的劊子手康生搭上了」**。

大字報接着說：「揭開華國鋒母子臭底子以後，我們不但瞭解到他是什麼樣子的貨色，怎樣混進革命隊伍，同時也知道了他為什麼能夠**坐直升機上台，為什麼能夠竊據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權**」。

後來事實證明，華與康生的關係確實是極不尋常。

華國鋒於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在中共十一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一開頭就「提議」稱：「為悼念」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和「為悼念」康生、董必武、李富春、陳毅、賀龍等人，而「全體起立，靜默致哀」。

從此立下了規矩，在大陸各省、市、自治區召開「人大」時，也都對前述這堆手上沾滿中國同胞鮮血的罪惡鬼「靜默致哀」一番！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四月，康生東窗事發才停止。

今天華國鋒仍在台上，但他的娘親的「相好的」康生已快要被「批倒批臭」，一旦被點名，可能也就是以華國鋒為首的毛江餘孽的末日到了。

問題是重握北平政權大權的鄧子平，當前在國際間以至大陸不少人把希望寄託在他身上。可以肯定他不是神，過去，他也沒做過什麼對中國老百姓有好處的事，今後如何？除非他放棄馬列主義和什麼社會主義制度，不然也不會被看成是人。

極權統治經不起考驗

大陸民主運動已受到壓制

中共為了適應與美國「建交」，故示「民主」，因此北平民主牆上的大鳴大放，農民及知青的示威，社會的「開放」、一切似乎真的要走上「民主之路」了。可是，共產黨的假民主經不起考驗的，人民民主怒潮嚇怕了鄧小平，他連忙加以鎮壓，民主要求者已被列為「反革命」定罪，曇花一現，中共又露出他們的未來面目了！

劉人傑

「民主」過了頭？

鄧小平回朝後，為了爭取美國，推行了「開放」政策，一反過去，以示中國大陸會走上「民主」之路。最為香港人所津津樂道的，以前回歸大陸要經過嚴密的問話，查明三代才會放行；携帶接濟親友的物資，也要經過無法漏網的檢查，動不動要納重稅；可是現在已改變作風，尤其乘飛機及水翼船赴廣州，方便得很，固然沒有問話，行李也不檢查，因此使到許多人引起幻覺，以為中共真的要「民主」「自由」了，其實這只是騙外國人的一個「假象」。

不過，即使是假象也好，三十年生活在政治高壓下的大陸人民，能夠得到這個機會鬆一口氣，也是大大的好事。但在長期壓制下的人民，一旦有機會表達求取人權的願望，自然會大鳴大放。這一年多來，北平的民主牆上出現了許多以前所不敢貼的大字報，相信初期的大字報是鄧小平一派故意貼出，讓美國佬看到一點點的民主氣息，中共能「容忍」民主運動，表示中共的政策確是「變」了。

可是由於這些民主大字報的誘導，真正的民主運動爆發了，民主牆上的大字報越來越多，也掀起了農民的反飢餓運動，更使鄧小平驚心動魄的是上海倒流知青的示威暴動，而這種暴動，很快便輻射到杭州、北平等地。很多人早就看出，倒流城市的知青，是中共政權的一枚計時炸彈，這個炸彈遲早會要中共的命。這個危機，鄧小平當然也看得出，為此，他發表了一項鎮壓性的講話，很快便傳遍全國。

據法新社透露，這項重要講話的內容，「對過去幾個月來在中國大陸日益顯著的一般生活方式開放風氣，予以沉重打擊，聲言要拘捕那些證實向外國人『出賣』國家秘密的人。」

一個極權國家，對民主是不可能容忍的。有民主便不可以再獨裁，鄧小平為了適應與美國「建交」而開放，到現在只是短短一段日子，已是未見其利，先見其害了。

鄧小平發覺民主「過了頭」便着急了。鄧小平這個鎮壓性的講話，使一般對中共存有民主幻想的人「大失所望」，同時也揭露了共產黨的本質，共產黨的統治，和民主是水火不能相容的；大陸人在過去幾個月所嘗到的一點點「甜頭」，中共馬上就要改回，今後，貼大字報或集體示威遊行，將按「反革命」罪名，從嚴議處。

民主運動在大陸會是曇花一現嗎？老萬認為，鄧小平雖然要鎮壓，恐怕也壓不住了。民主運動已成為八億大陸同胞的共同要求，他們不可能以目前的限度為滿足，他們的行動會日益擴大，到計時炸彈爆發的時候，什麼人的講話也鎮壓不住了。

「出賣機密」的少女

有位大陸的世姪女，通過一些親戚，要求香港的朋友替她錄一些卡式帶，要「流行跳舞音樂」，用途是要來學習跳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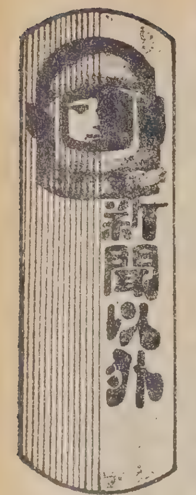
在大陸，跳舞成為一種「狂熱」，尤其與美國「建交」之後，大陸甚至進步到跳「油脂」舞了，可惜民間缺乏跳舞音樂，因為大陸的唱片、錄音帶，不是什麼東方紅、國際歌之類，便是琵琶獨奏之類的古樂，都不能用來跳舞。替她錄一兩卷流行跳舞音樂，在大陸就可被視為「奇貨」了。以前這類東西是帶不進去的，現在則「放寬」了。

大陸人民的拚命學習英文，以跳舞為時尚，都是受到鄧小平勾搭美國的「政策」所鼓勵的。據說，在北平的少女們，都以能被邀參加外國人的舞會為榮。不懂英語、不懂跳舞是不可能參加的，少女們為了爭取這種「權利」，難怪她們丟掉毛語錄、毛思想，用更大的勁去學習英語　跳舞了。

不過，今日在北平，參加外國人的舞會已在「嚴禁」之列，理由並不是恐怕我們的少女年輕無知，被外國人「溝」去了，而是提防她們「出賣機密」。各位大概都記得，尼克遜訪問大陸時，有一大堆的新聞記者隨同前往採訪，但他們的一切行動受到限制，只能依照中共的安排，不許越出範圍。因此，他們所能接觸的人物，甚至在公園下棋的老頭子，都不過是中共的演員。在他們週圍，垂下了一重無形的竹幕，記者們沒有看清楚大陸社會真貌的機會。

中共與美建交後，到中國大陸去的美國人越來越多，他們已漸失去對共產社會的神秘感，因為他們對共產社會已漸漸深入，他們可以接觸到演員以外的人物，對中共的事物就知得更多了。

他們對大陸「知識」的來源之一，是參加他們舞會的中國少女，喝了兩杯洋酒，跳到興高彩烈的時候，恐怕就變得口沒遮攔了。本來，以一個參加



外國舞會的少女，她所能知道的「國家機密」究竟有限，不過，她們把所知道的，向外國人「洩漏」一點點，他們可能就視為很有價值了。因為他們對中共知得太少，一向又受了中共宣傳的蒙蔽。

自然，少女們說出的「真相」，對中共是不利的，譬如，外國記者從一些中國人口中，知道中共軍傷亡三倍於越南，與中共的大事宣傳「勝利」完全相反，這是十分丟人的事，難怪鄧小平咆吼着要把這些人以「反革命」罪名議處。在四人帮時代，不管你是什麼高官，甚至是「第一夫人」，如果和外國人打交道，馬上便會扣上「裏通外國」的罪名。現在少女們與外國人打交道，也被認為「出賣機密」，則鄧小平和四人帮又有什麼分別呢？

喇叭褲與色情

愛美是人類的天性，因此服裝、髮型、美容等等，都有「專家」，這些專家是領導潮流的。不過，怎樣才是「美」，卻很難有個標準，[illegible]人的看法，這些所謂「專家」，其實十分[illegible]；以我們男士的西裝來說，有時興大闊刀領，有時興細領，到細領穿膩了，大闊刀復為時尚，而且比以前更大，當時興細領的時候，你穿大闊刀人家會覺得你很異相　到大闊刀時興時，你的細領又被人視為落伍了。

女士的服裝變化更大，有一個時期流行羅傘褲，一條褲管就有幾尺寬；有一個時期流行貼肉牛仔褲，彷彿拿破崙時代的褲子或衞生褲一樣，圓圓的屁股顯露得很清楚，現在報紙上廣告所介紹的，則是直綫的褲子　上緊下寬，褲脚拖地。單是一條褲子，變化便那麼大，其他服裝更不必說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服裝的變化必須大，如果沒有變化，一套衣服可以穿十年八年，服裝商人便要吃西北風了。服裝式樣的時時改變，是表現時代的進展，雖然不時「復古」但新的比老的必有一些不同，一方面是滿足了他們的虛榮心，二來人們都有貪新忘舊的習性，古人也有「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的說法，可見穿新衣是古今心理相同，所謂「新」，當然也包括式樣。而文戎馬青生到東歐一些國家觀光，告訴老萬東歐共產國家女人的服裝也很時髦，花花綠綠，和中國大陸的一片灰藍，迥然有異，可見不論在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女人究竟是女人，有機會還是愛美的，除非一窮二白，否則她們也會注意到服裝、儀容。老萬有一位朋友是製衣廠的老板，據說他們造的牛仔褲，大部分是經由瑞士、以色列等國轉入東歐共產國家的；在共產國家的售價，比美國、英國還要貴，一到便被搶購一空，什麼政治信仰都壓制不住生活自由。

由牛仔褲之暢銷共產國家，使老萬想起近來在中國大陸「喇叭褲」的論爭。喇叭褲對香港人來說，已經是過時的東西了，現在穿一條喇叭褲出來，有人會認為是一「異相」，但在未見過世面的大陸人，可能認為喇叭褲很夠威，穿起來有時代感，因此穿喇叭褲成為大陸一時的風尚　也因為穿的人多，才會引起論爭。中共官方的報紙，形容喇叭褲是「色情」的。這種論調立刻便遭到大字報的「反駁」，他們說：「即使是科學家，也可以留長頭髮、穿喇叭褲。」

中共為了鎮壓民主運動，連穿喇叭褲也要干預，其實，喇叭褲不應視為「色情」象徵，如果說不穿褲子是色情，還會有人同意。

大陸設廠鷄毛鴨血

由於大陸設廠的優厚條件，香港有不少工廠都上了當。上當的原因不完全為了「親共」「媚共」，商人目的在「利」，有利可圖，以「在商言商」為理由，把「政治問題」丟在一旁。

為什麼那麼多人在大陸設廠呢？固然因為中共以種種優厚條件為餌，同時也因為在港經營種種工業的困難，促成他們另求發展的。第一個問題是工人缺乏，不論那一行業，都很難有足夠的工人開工，老萬認識一家很著名的製衣廠，有十萬呎廠房，寫字樓工作人員也有幾百名，如果有充足工人，應在二三千以上，可是這工廠經常只有五百工人，他的訂單只能交給其他較小的工廠加工，但加工的小工廠也有同樣困難，因此經常不能依期起貨，第二個困難是香港的勞工條例[illegible]工廠的後腿，非常嚴苛，工人的處理，成為所有工廠頭頭們最感頭痛的問題。如果在大陸設廠，根本上沒有了這個問題存在，工源取之不竭，這是對香港廠商的最大吸引，更重要的一點是原料的缺乏，在大陸設廠，雖然原則上一切原料要香港運去，但卻有口頭的諾言，可以代為設法解決這個難題，譬如你開的是布廠，可以供應部分棉紗。有過一個時期，在香港有錢也買不到貨，在大陸設廠而有得供應，那當然是「一大喜訊」了。

如果你是工業界中人，你會知道港商在大陸設廠的很多，當初是打響了如意算盤，今後港廠與大陸廠[illegible]一定可以使生產率大大提高，香港的困難解決了，而且由於大陸工資低，獲利倍蓰。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許多在大陸設廠的商人，苦不堪言，當初說得天花龍鳳的大計劃，到現在卻一點不能兌現。

老萬有位朋友是本港一家規模很大的布廠老板，因為感於工人不足，生產不如理想，得風氣之先，把他們的舊設備運入大陸，設了廠，香港則換了新機器。經過這大半年來的經之營之，已能開始生產，預算每月最低限度可生產三幾十萬碼，在布匹極度渴市的時候，接了不少訂單，可是到了要交貨的時候，大陸廠一碼布也沒有運到，本身的生產自然不夠供應，被顧客追到連老板也不敢接聽電話，律師信如雪片飛來，除了抱歉求情，一點辦法都沒有。至此，大為追悔，錯打了算盤，龐大的投資，就算不泡湯也不知什麼時候才可以還本。

至於在大陸的廠，為什麼不能依期生產，這位仁兄卻沒有說明，諒想其困難程度，尤甚於香港的原料、工源等問題千百倍。在大陸設廠的商人，還未得到利益，便嘗透了苦味，俗語說，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光棍佬教仔，便宜莫貪！

埃以和約與中東前途



卡達親自跑一趟中東促成以埃和約，美國人如何看法不得而知，我們局外人冷靜分析之下，覺得此一問題之糟，可能尚在卡矮建交之上。

卡矮建交未動中華民國分毫，只促成了海內外中國人大團結，沒有卡矮建交，香港人絕未想到在美國的中國人，尤其是留學生如此愛國，更未想到愛國人士與親矮的墮子、血外比例相差如此之大。愛國人士反矮示威遊行集合了兩萬多，墮子們集合迎矮加入一批眞美國人在內，也不過兩千多，不是卡達舉行一次中國民意測驗，我們自己也未料到雙方比例如此懸殊。

但卡矮建交卻點起了矮越共的烽火，矮子由美回到北平便大舉攻越，即使不是卡達授意，也是矮子先意承歡，要說矮越共之戰是卡達縱容而成，決不寃枉。不過，矮越共之戰到底是共黨陣營狗咬狗骨的事，對自由世界只有好處，即使是卡達促成，也未可厚非。

只有這次中東問題被卡達一攪和，可糟透了，友人俞淵若在他報寫的專欄已對未來發展說的很詳細，我也在他報談過，但我們兩人都未料到以後的發展比最壞的想法還要壞。

三月十七日「巴解」領袖阿拉法特在安曼與約旦王胡辛舉行會議，會後且發表聯合反對埃以和約的聲明，阿拉法特與胡辛可以團結一致對埃，整個阿拉伯國家大概眞的結合在一起了。

約旦王胡辛與阿拉法特可說仇深似海，此事要從六日戰爭說起，六日戰爭之前，巴勒斯坦人視納薩為救世主，以為納薩定可把猶太人趕下海，助他們收復失土，重整家園，但納薩其人志大才疏，六日戰爭一敗，喪師失土，不能再振。

巴勒斯坦人乃起而自救，自組武力與以色列作戰，就出現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陣綫」，簡稱「巴解」，這是國際關係史上前所未有的怪組織，有國號，有人民，就是沒有土地，人民散處在黎巴嫩、約旦、叙利亞各國，數字淵若已寫得淸楚，這些人民一旦組成隊伍，就喧賓奪主，正如我們抗戰時期的游擊隊，抗敵不足，擾民有餘，約、黎二國受害最重，黎巴嫩是和平小國，無可如何，約旦王胡辛忍無可忍，下令以武力驅逐巴解出境，爆發一塲大戰，巴解自非約旦「沙漠兵團」對手，全部被趕去叙利亞同黎巴嫩，目前約旦境內只有巴勒斯坦平民，沒有「巴解」武裝部隊，阿拉法特與胡辛從那次之後，見面永不打招呼，激進阿拉伯國家皆支持「巴解」，罵胡辛是叛徒，要殺胡辛，現在胡辛與阿拉法特居然携手，以色列前途便不能樂觀了。

這次埃以和約就所公佈草案看，埃及方面未免讓步太多，最出人意料的是巴勒斯坦自治問題，在簽約後一個月談判，此舉在沙達而言，確實是一大失策，不怪約旦與巴解都能言歸於好，共同對付埃及，實在說，沙達總統未免太對不住阿拉伯集團了。

巴勒斯坦問題，中間有過三次變化，最初巴勒斯坦獨立建國的問題，以色列固然反對，約旦也不贊成，因為巴勒斯坦土地由約以兩國分別佔領，如果巴勒斯坦建國，約、以都要讓出一部份領土。

六日戰爭之後，巴勒斯坦領土全部淪入以色列，約旦立塲乃告改變，但當時約旦王的立塲是約旦與巴勒斯坦合組聯邦，其內心仍不願放棄。

一九七三年第四次阿以戰爭之後，約旦王眼見沒有希望收回巴勒斯坦領土，乃同意巴勒斯坦獨立。但以色列卻堅不同意，最大限度只能同意巴勒斯坦自治。

沙達訪問耶路撒冷時，仍然代表巴勒斯坦發言，不過，經過大衛營會談，沙達已同意巴勒斯坦暫時自治，獨立事以後再談，埃及外長當塲辭職，原因也就在此，因為這一問題關乎到整個阿拉伯世界的團結。

阿拉伯世界對以色列鬥爭，目標有二：一、盡復六日戰爭失土；二、巴勒斯坦建國。前者雖然敵愾同仇，但失土只是埃、叙、約三國的事，巴勒斯坦人建國則是整個阿拉伯人共同願望，而且又是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阿拉伯國家在法理上也站得住脚。所以沙達總統未能在埃以和約中，把巴勒斯坦問題列進去，而要在和約簽署後一個月談判，確實一大失策。

猶太人之狡猾、舉世皆知，和約未簽，以色列可能讓步，和約既簽，以色列便無所求於埃及，今後西奈半島撤軍問題，埃及要向以色列說好話，沒有了威脅以色列的本錢，再談巴勒斯坦問題，即使以色列肯談，也未必談得出結果，縱然埃以能談得出結果，也決不能為巴勒斯坦人所接受，而所有阿拉伯國家也必然要予以抵制。

如果說專爲埃及打算，沙達總統作得也不如人意，以色列六天攻下西奈半島，撤退何以需要三年，自然希望拖長時間多開採西奈石油，而且還要求撤出西奈半島之後，仍然有權購買西奈石油，沙達總統也答應了，事關國家權益，怎可讓步。

對於沙達總統之誠心謀和，除去共黨與阿拉伯激進國家，自由世界均表示支持讚許，但客觀的看，他讓步實在太多了。

埃以不簽和約，暫時拖下去，中東問題倒不會惡化，首先是埃及與以色列不會再打仗，此點盡人皆知，埃及不出兵，叙利亞與約旦也不可能同以色列作戰，仍然維持不和不戰之局。

其次埃以和約不簽，阿拉伯人最關心的巴勒斯坦建國問題沒有答案，仍然懷有希望，不致趨於極端。幾個過激的阿拉伯國家便不能將所有阿拉伯國家團起一起，共同對付埃及與以色列。

所以和約不簽，對埃及與以色列都比簽署和約好，唯一不利的是卡達，他玩「中共牌」玩得難以收拾，到今天所謂「美國在台協會」因國會拒撥經費無法開業，如果「中東牌」再玩不出結果，一九八〇年便非下台一鞠躬不可了。所以卡達不惜以美國總統之尊，跑去中東作調人，威脅利誘埃以同意簽署和約。卡達施用了這種鋸箭手法，以爲暫時可以挽回聲望，重振雄風，誰知和約未簽已揭了底。

最大的麻煩仍然在領土方面，尤其是巴勒斯坦建國的問題，三月二十日以色列總理貝金在國會進行辯論時——說了下面的一段話。

貝金說：埃及總理卡里爾在最近的一次演說當中說，在加薩地帶以及約旦河西岸的地區上，將有一個巴勒斯坦國家成立，又說以色列將撤回一九六七年以前訂立的邊界綫上，並且把聆路撒冷東部的地區交還給阿拉伯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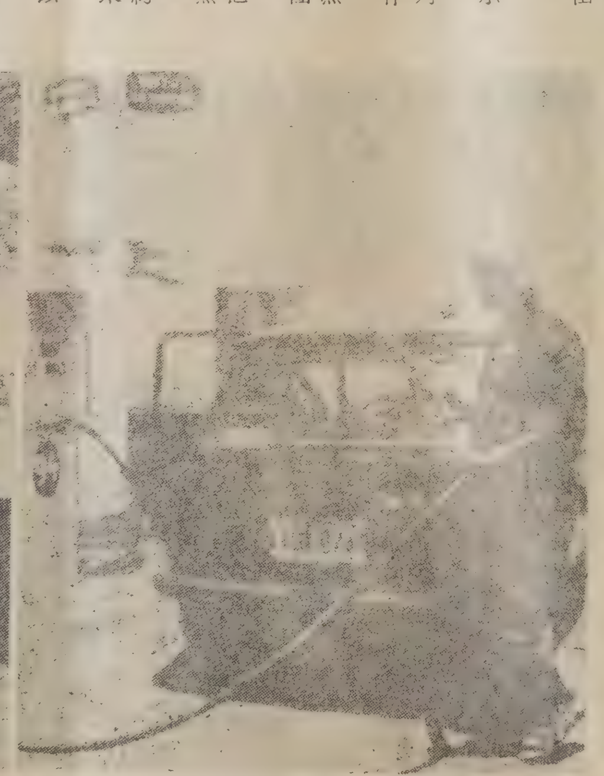
貝金又說：「聽聞這三項聲明以後，身爲總理的我，毫無選擇的餘地需要清楚地作出答覆，對以色列整個國家、埃及的人民、沙特阿拉伯、美國，以及其它各國作出答覆：卡里爾博士，以色列永不會退回一九六七年以前所定的邊界綫後去。

「其次，卡里爾博士，請留意我的說話，一統的耶路撒冷是以色列永久性的首都。耶路撒冷不會再分隔，而且將永遠永遠維持其一統。

「第三點，卡里爾博士，在猶地雅、撒瑪利亞、及加薩地帶之上，永不會有一個巴勒斯坦國家出現。

貝金這段話發表之後，在埃及引起極大震動，埃及總理卡里爾立時召見美國大使艾爾特會商。在此情形下，埃及是否還能簽約已大成疑問。本來說定和約簽署後討論約旦河西岸及加薩走廊問題，目前貝金已提出了答案，將來還有甚麽好說？照貝金的原則說出的協定，整個阿拉伯國家皆不能接受。貝金這段話更促成阿拉伯國家大團結而走向極端。

同樣是用鋸箭術，季辛吉畢竟還可以騙一個短時期，卡達却沒有把膏藥貼上去，箭簇就爛出來了。



爲了促成以埃締約，美國今後將協助埃及重整軍備（左圖）及解決以色列未來的油源短缺問題。

中共撤軍後的越局發展

海外客

中共自越南撤軍後　戰場的硝烟已暫時淡歇下來　但戰火硝烟所凝成的「迷霧」、仍然不散。中共在這場戰爭中，表面上「凱旋回國」，但實際上則淪於被動的撤退，由於這場戰爭，越共的直正參謀本部不一定在河內，絕大可能是莫斯科、因此克里姆林宮意圖下的河內政策，可能是決定今後的發展。

撤軍後蘇集團反應

自中共正式宣布撤軍以來，有幾件事值得注意的：一、越共對中共宣布撤軍的反應，除了河內電台六日宣讀了越共「外交部」一份被形容爲「異常溫和」的聲明之外，態度一直咄咄逼人，例如：揚言抵抗戰已經開始，下令全國進入作戰狀態，全民編入戰鬥部隊等等。

二、寮共透過其機關報「星巴桑森報」，於十日發出呼籲，要求越、棉、寮結成密切的軍事同盟，以抵抗中共。接着，剣皮履皮跑驅逐了五千名中共的築路人員及技術專家。

三、越共聲稱中共把界標移入越境，企圖改變「歷史性的邊界」。

四、蘇、越、寮共，先則指責中共軍在寮國邊界集結，繼而指稱中共軍已經攻佔了寮北邊界的一個哨站，最近竟稱中共軍已進入寮北，寮共KPL通訊社十五日說，寮國北方的鑾巴拉邦，已進入緊急狀態。

在這段時間內，中共除了於宣布撤軍的同時，發出一次軟弱的呼號，要求西方國家對越共施加壓力要它撤出高棉之外，幾乎已悶聲不響。美國的卡達政府更是置身事外，甚至故作懵懂狀（艾希布魯克會表示不知中共是否已經撤軍）而蘇越一夥却氣勢轉盛，他們的詞鋒所及，不限於中共，也擴及西方世界，例如十一日，越共指控中共「利用撤軍作爲烟幕，以繼續進行侵略。」蘇聯則指責西方「鼓勵中共的戰爭行爲」，並且警告「這是一條危險、不安全的道路。」這種宣傳，其意甚明，一方面爲中共的「罪行」進一步「着色」，一方面塑造西方利中共疏離的條件。

蘇越共的雙重目的

蘇聯和越共這些作爲，必然包括政略和戰略雙重目的，但其中輕重有別。政略目標是遠程的，即使沒有這場戰爭，蘇聯照樣這麽做，只不過這場戰爭授蘇聯以口實，給它抓住了話柄，增强了宣傳的力量而已。它的戰略目標才是最值得重視的問題。

從五日以後的戰況看，所有的戰鬥行動，都沒有逸出越共追擊與中共掩護退却的範疇，值得注意的是，越共的追擊行動似乎沒有達到「直接壓迫」的程度，所以沒有使用「阻絕作戰」的手段，充其量不過是較輕程度的「牽制攻擊」或「抑留作戰」而已。這樣看來，越共當前的目的，似主要是要造成中共不光榮退却的形象，使之在世人衆目睽睽之下，丟人現眼。

然而縱然中共軍全部越出越境，爭執未必即了，因爲還拖着一個「邊界問題」的尾巴，和「寮國問題」的枝節，因此，中共和越共今後將主客易勢，越共及其主子和夥件，隨時都可能抓住「懲罰」中共的藉口。

蘇聯的戰略目標

越共採取這樣的策略，我們懷疑它主要是爲了先求印支各自內部的穩和和鞏固共同的團結，假如沒有這種因素，中共可能不這麽容易脫離戰場。

照這個脈絡探索下來，我們猜想鄧小平現在可能已經後悔，不該在美國中共建交的「迷幻藥」迷幻作用之下輕啓戰端，踹了這個「馬蜂窩」。

透過上述觀察，這就涉及蘇聯的戰略目標了。自從中蘇共交惡以來，蘇聯一直徘徊在猶豫不決的難局中，既期望這個「叛逆」有一天心回意轉，又怕它坐大難制，脩派的紅軍將領會不止一次企圖發動先制的行動，蘇共頭子們却始終謹愼將事，仍抱一綫希望，而今眼看着鄧小平向卡達政府投懷送抱，蘇聯在難局中掙扎轉劇之際，天賜良緣，中共發



共軍由「中越友誼大橋」撤返大陸。

動了這場戰爭，假如越共成了中共的「附骨之疽」，除非蘇聯另有錦囊妙計，布里茲尼夫怎麼會讓這個膿血流離的瘡口輕易愈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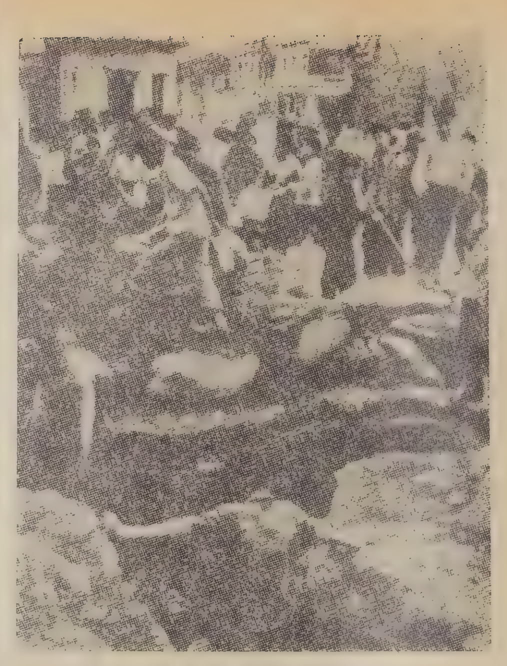
因此，我們可以預料：假如蘇聯選擇了這個對蘇共內部及美蘇關係都可能產生影响而又不會冒觸大戰危險的戰略方針，則越共今後恐怕將有很多「題目」好做，不僅是邊界問題而已，他們會有花樣百出的擾擾方法，中共的耐力將面臨嚴酷的挑戰。

我國對日抗戰勝利之後，馬歇爾來華調處國共和談期間，毛澤東和周恩來曾把這位「棉花耳朵」的美國將軍，像三歲娃兒一般玩弄於掌股之間，共軍總是襲擊了遵令停火的國軍之後，再「豬八戒倒打一耙」，指控國軍破壞停火。目前在台的國軍宿將和沙場老兵，對這些可恨的往事，必定記憶猶新。而今，天道好還，其中似乎要遭報應了，除非蘇聯放棄上述戰略方針，中共今後恐將難逃越共栽贓、誣賴的諸般困擾，對於中共，這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避免蘇從中獲利

蘇聯在中共這次侵越行動中獲得最多的是政治利益。莫斯科已利用這次機會使中共予人「紙老虎」的印象，同時，亦暴露出中共侵略者的面目。過去蘇聯在非洲；中東及東南亞的擴張行動，以及最近河內入侵高棉的行爲，曾引起世界各國的指責。蘇聯希望讓世人了解，中共亦非善類。

對中共而言，蘇聯採取的最具危險性選擇是：直接介入越南戰爭，或是在中國大陸邊界地區發動一次對越南採取的同樣攻擊。如果中共將與越南戰爭的幅度升高，進逼河內或是海防等重鎮，則蘇聯爲了避免予人一種「懦弱」的印象，將立刻採取上述的行動。中共軍隊在越南境內停留的愈久，蘇聯採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愈大。中共和蘇聯已在長達四千五百英里的邊界地區發生過數次衝突，最嚴重的一次是所謂的「珍寶島事件」。目前，蘇聯在這條全世界最長且可能是最敏感的邊界沿綫上部署了四十四個師的部隊，雖然蘇聯的部隊人數較面對他們的中共部隊人數爲少，但西方軍事專家認爲，蘇聯部隊的武器、組織和訓練，都較中共部隊爲優，如果蘇聯在邊境採取軍事行動，則目標可能是東北或新疆，其中以新疆的可能性最大。中共聲稱自越撤兵，可能是避免蘇聯進一步從中獲取政治利益，以及減輕來自北方邊境的蘇聯軍事威脅。



河內挖壕洞準備長期作戰

攻越影响現代化

中共內部的壓力，也是北平決定撤兵的因素之一。中共入侵越南，已在中國大陸的主要城市掀起了「反戰運動」。中共政權內部已面臨嚴重的社會弊病與經濟難題。大陸老百姓實在不了解，中共爲何犧牲大量的人命，浪費如此多的民脂民膏，去發動一場他們認爲不必要的侵略戰爭。

中共之四個現代化計劃，已面臨嚴重的問題。中共頭目李先念即坦白承認，中共推動經濟現代化計劃操之過急，可能需要減緩步調。爲進行現代化計劃，中共希望拉攏西方工業國家，吸取它們的資金及科學技術。但中共之發動侵越戰爭，已使西方國家「望之却步」。明顯的例子是，日本已考慮弛緩與中共的經濟合作，並向日本商人提出了警告：英國藉口係防衛性武器而預定出售給中共的獵犬式戰機也只好暫予擱置。因此，中共宣布撤兵的一個原因，在於緩和大衆民陸的不滿情緒，以及誘騙西方國家對中共的現代化計劃，重新給與資助。

單純地從軍事的觀點看，中共並未能夠提供波爾布特殘餘勢力有效的援助。越南的策略是使中共愈陷愈深，終至無法自拔。以中共目前的情況，實在無力從事一場長期的戰爭，而河內的目標即在消耗中共的戰力。河內企圖以中共當年「教導」他們的游擊戰術，用來對付中共。據美國政府統計，過去美國介入越戰十四年中，曾導致五萬美軍陣亡，卅萬人負傷，耗費一千五百億美元，折損飛機多達八千餘架。美國空軍在中南半島共投擲七百六十萬噸炸彈，是盟軍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投擲炸彈噸位的三倍半。美國爲越戰付出如此龐大的代價，最後僅落得「無功而退」。中共的能力根本無法與美國相比，縱使中共不像美國那樣，從事一場不求勝利的戰爭，中共也無法承受長期作戰必須付出的代價。

中共已失去主動

基於上述分析，令人很難相信中共目前還能掌握多少主動，更難相信鄧小平還敢把列寧爲共產黨徒設計的鬥爭策略教條，當作軍事戰略來使用，因爲那樣他將從政治上「不知悔改的右傾走資派」，變成軍事上「不知悔改的左傾盲動派」，者那正是布里茲尼夫求之不得的「路綫」。

迄目前爲止，從卡鄧完成勾結到中越共戰爭結束，且人當可認定，蘇聯在這個「半球戰略」中實已佔了上風。

諸葛武侯說：「敗軍喪師，未有不因輕敵而致禍者。」司馬法：「國雖大，好戰必亡。」經過這一次「教訓」，北平頭頭可能會比較成熟些，然而南疆的麻煩將會是個甚麼了局？委實要煞費周章。

正視中共對外貿易競爭

黃英俊

中共積極拓展對外貿易，除向歐美先進國家簽訂貿易協定，還向東南亞市場推廣，一方面利用大陸廉價勞動力，吸引外商投資設廠，另方面低價推銷產品，進行國際競爭，李强最近走訪東南亞，便是爲此目的開拓市場，面對中共的貿易競爭，我們不能掉以輕心，應積極開發高技術與高品質產品 以應付中共的貿易競爭。

中共近年來正積極在推展對外貿易，一方面與工業先進國家簽訂長期貿易協定，大量輸入機器、設備和技術，一方面設立加工出口區，以提供廠地、人力等有利條件，吸引外人和華僑資本家到大陸上去投資設廠。

中共拓展對外貿易的行動，已使得亞洲各開發中國家必須重行檢討其經濟發展的方向。根據三月五日出版的美國「商業週刊」的報導，亞洲各國都在密切注視中共的工業發展動向，並重新在研討他們的經濟發展策略，以應付中共在貿易上的競爭。台灣由於海島經濟的特性，對外貿的依存度甚高，過去廿多年來，外貿的擴展一直推動台灣經濟成長的主要力量，對中共的貿易競爭，自應特別重視，早謀對策。

短期威脅並不嚴重

中共拓展外貿對台灣外貿的可能影響，可從短期和長期兩方面來分析。就短期而言，有人担心大陸上有龐大的低廉勞力，一旦與外國資金和技術相結合，則三、五年以內即可建立起一些勞力密集的輕工業，並大量向國際市場傾銷，勢將對台灣的外貿構成重大的威脅。

大陸的勞力確實是最低廉的，如果只以絕對工資水準的高低做爲國際競爭的惟一指標的話，我們的外銷品顯然是競爭不過中共。但事實上，低廉的勞力固然可增強一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但並不是決定國際競爭力的惟一因素，甚至不是一個主要的因素。

台灣的工資比日本便宜甚多，但我們在國際市場上仍然競爭不過日本、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國的工資也都比我們便宜，但在國際市場上並未對我們構成重大威脅。國際競爭力的強弱主要取決於相對生產力的高低，而不是絕對的工資水準。必須靠人才、技術和管理的整體配合，才能有效地開拓國際市場。

中共在短期內能夠以其勞力配合國外資本和技術而發展的外銷工業可能包括罐頭、紡織和電機等勞力密集的輕工業，它在三、五年內能夠大量外銷的產品大致將以罐頭食品、紡織品和電子製品爲主。紡織品和電子製品是目前台灣最主要的外銷產品，如中共大力推展這些產品外銷，很可能在國際市場上與我們競爭。不過從各種客觀情勢和條件看來，在短期內中共發展外銷輕工業很可能會打擊到那些工業發展比我們落後的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但對我們的外銷似尚不能構成重大的威脅。

以我們出口最大宗的紡織品來說，過去多年來我們已培養了不少熟練的技術員工和設計人才，在產品品質和花式方面都有很大的進步，也有一些比較內行的推銷人才，有能力去尋找顧客開拓市場，這些優勢都不是中共在短期內可以輕易超越的。以電子製品來說，我們已逐漸在放棄某些容易遭受到價格競爭的低產品，而努力去發展較精密的電子產品，只要能在技術、品質、推銷能力等方面繼續保持領先，將可消除或減少中共拓展電子製品的外銷所形成的威脅。此外，中共將來要加速輕工業品的外銷，難免也會受到工業先進國家國際貿易保護主義的限制，像罐頭食品、紡織品和電子產品等，幾乎沒有一樣是沒有國際設限或即將有國際設限的，這些管制設限措施將會增加中共加速外銷這些輕工業品的困難。

對我外貿的長期影響

中共拓展外銷對我們外長期影響，主要要看中共工業現代化的進展和我們改變工業結構的努力這兩個因素。中共的工業現代化以其「十年經濟計劃」（一九七六到一九八五年）爲中心，一個經濟計劃的成功必須要有足夠的資金和人才。中共的「十年經濟計劃」包括石油開發、鋼鐵、電力、交通等一百餘項重大建設計劃，所需資金高達數千億美元。中共如何取得這麽龐大的資金呢？其資金來源有四：①外滙及黃金存儲，②外銷，③向外借款，④石油開發。

中共的外滙及黃金存儲，據外國銀行估計只有四十億美元，不足以支付巨大投資；中共去年的



中共爲開拓東南亞市場特派李强（中）四出訪問

外貿額只有一百九十億美元左右，將來靠出口所能獲得的資金，數額將很有限；至於向外國借款，目前雖已向外國銀行借到數十億美元，將來可能再借到部分資金，但也遠不足以應付巨大投資的需要。中共惟一可以依恃的，也是我們最密切予以注意的，可能就是它的石油開發了。

中共的石油開發到底能獲得多大的資金呢？據報導，中共當局預期中國大陸的石油生產到一九八五年將可達到二億五千餘萬噸，並以此一預測做爲「十年經濟計劃」資金的來源和輸入機器設備外匯的保證。中共的石油開發能力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不過根據國際石油專家去年實地考察中國大陸石油工業似乎缺乏足夠的優秀地質和工程人才，且油質不佳，在出口競爭上居於劣勢，加上中共本身的石油消費將隨着其工業現代化的進展而增加，目前的出口能力有限，在可預見的未來，亦不易成爲重要的石油出口區。中國大陸的石油蘊藏量有多大，外人雖不清楚，但有一點可以指出的是，中共要靠大量出口石油來取得完成其原訂「十年經濟計劃」所需的龐大資金，將遭遇到相當的困難。

以上只是就資金方面去分析，而工業現代化的成功，除需要有龐大的資金外，還要有足夠的工程技術人才和管理人才。如何培養一大批工業建設所需的技術和管理人才，如何克服過去一、二十年來「政治掛帥」、「紅重於專」所造成的技術和管理人才極度缺乏的困境，或許是目前中共爲推動工業現代化所最感頭痛的。

中共的工業發展對我們外貿的長期影響，除了要看中共工業現代化的進展之外，也要看我們工業升級的努力，如能加速改變工業結構，提高工業技術的水準，改善出口商品的結構，則我們產品仍將能繼續在國際市場中立足，我們的外貿仍將不斷成長。

自立自强迎接挑戰

面對中共的貿易競爭，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但亦應有相當的信心，應有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自信。中共拓展外銷的努力，在短期內雖將對我們的某些外銷廠商帶來若干困擾和壓力，打擊到我們某些外銷品、低價的紡織品和電子製品等的外銷，但大體言之，似尚不致於對我們的外貿構成重大的威脅。就長期言之，只要我們自立自强，加速改變工業結構，提高工業技術，積極開發高技術及高品質的產品，並講求現代的國際行銷技術，必然也足以應付中共的貿易競爭。

過去我們在外貿上的輝煌成就，政府在租稅減免、簡化手續、資金融通、貿易推廣、產銷配合等各方面的輔導和協助，扮演着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最重要的還是因爲我們有優秀的企業從業人員，能夠在自由經濟體制下，努力不懈，發揮潛能。

開拓國外市場是我們經濟成長的命脈，是我們經濟實力的展示。面對當前拓展外貿的許多不利的環境因素，相信我們的外銷廠商必能在政府的輔導配合之下，自立自强，突破難關，勇敢迎接任何外來的挑戰，開創對外貿易的新境界。

中共不肯徹底改變公社制度

袁篤信

阻碍生產力發展的人民公社制度，目前雖遭受嚴重衝擊，但仍有效地控制大陸農業，因而不斷引起農民的抵制。中共會提出走南斯拉夫式的農業所有制，企圖挽救農村的破產，但大陸的自留地只佔百分之五，而南斯拉夫則佔百分之八十，相去甚遠、絕無可能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陸農民所受束縛，根本沒有解除，跟以前毫無兩樣。

中共在去年十二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新聞公報中，透露停止揭批「四人帮」的羣衆運動，今後要「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最突出的是對農業政策的四個重點：一、要切實保護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二、要認眞執行社員的按勞分配政策。三、不亂干涉社員的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四、要提高糧食徵購價格，縮小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

這幾個問題，也正是為數七億的農民同胞最感痛苦，而共黨又無法解開的死結。大陸農民在共黨改花樣翻新的壓榨之下，實已到了油盡燈枯的地步。

集體農業仍遭抵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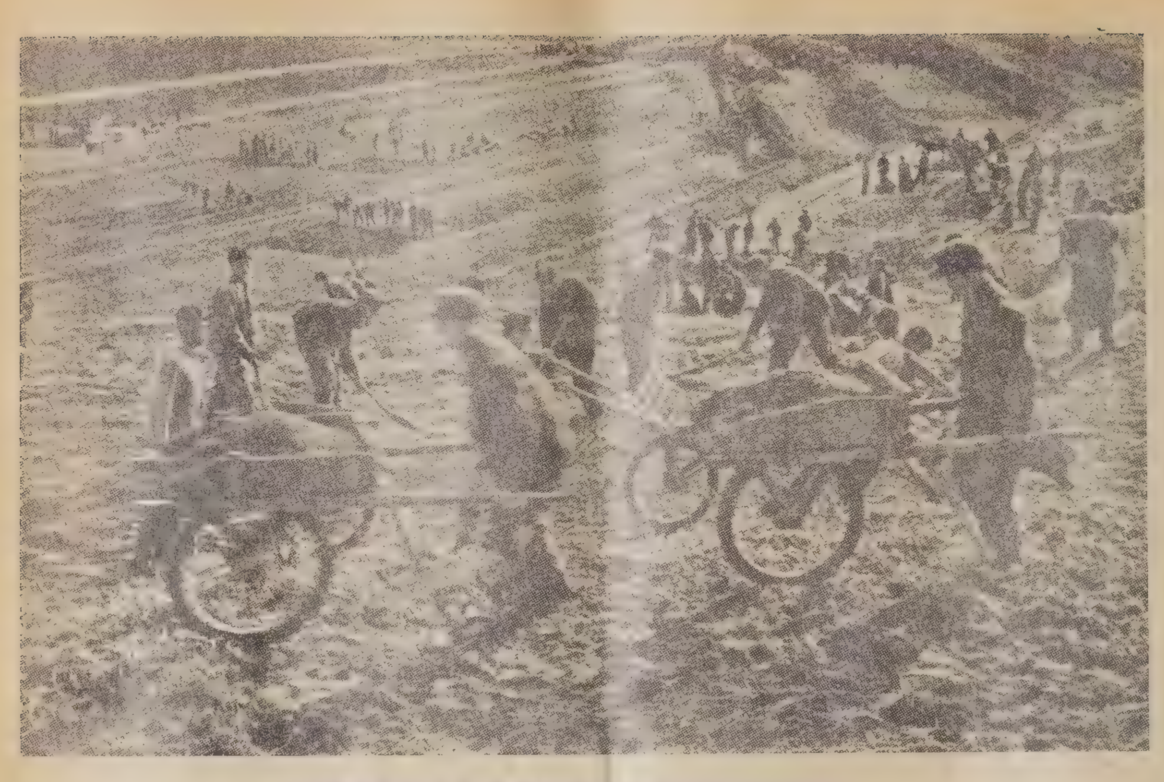
在去年二月中共五屆「人大」通過的「憲法」中曾重新規定：農村「人民公社」經濟，是社會主義勞動羣衆集體所有制經濟。現在仍實行公社、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此種制度自民國四十七年推行以來，已先後經過六次反覆、兩度調整，這次再度固定下來。七、八月間，中共中央先後批轉湖南省湘潭縣委「關於認眞落實黨的政策，努力減輕農民不合理負担的報告」，陝西省委「關於旬邑縣少數幹部强迫命令違法亂紀問題的調查報告」兩個文件，以大陸各地為落實這些文件，發現「人民公社」積弊已深，問題重重糾纏不清，造成農村秩序混亂，民怨沸騰，集體經濟瀕臨解體的邊緣。

中共雖將農業失敗的責任完全推在「四人帮」身上。這可以說是替毛澤東，共產黨文過飾非的作法。大陸農業落後的原因很多，公社體制的不合理是其主要原因之一。中共的公社組織是一種「政社合一」、「勞武合一」的形態。人民公社各級組織是自負盈虧的集體經濟，必須以自己的收入來補償支出。但在行政體制上，公社掌握管理權，大隊負責協調監督，由於人民公社不是中共中央財政體制內的支應單位，不負担人民公社的投資開支，每當農村需要興辦各種跨隊、跨社的建計工程或活動時，一切經濟費籌措及人力支援，只有逐級的累積，或向生產隊攤派，或用其他方式轉嫁給生產隊負担。這樣就必然長期造成生產隊的增產少增收，甚至增產不增收，分配不能免現等現象，加上社隊幹部的濫用職權，超支亂支，多吃多佔，作威作福，瞎亂指揮，農民不但在經濟上受到長期的剝削，在政治上更忍受長期的迫害。共黨「三中全會」雖然强調「切實保護生產隊的所有權和主權」，但未見對此制度有何變革，故仍遭農民的强力抵制。

按勞分配窒礙難行

中共的「按勞分配」原則，立足在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以勞動的數量和質量做為分配個人消費品的尺度，來實施「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並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的所謂社會主義階段的分配制度。中共認為將此種制度在農村「認眞執行」，就可以把農民的實際物質利益，跟他們的勞動支出和勞動成果直接聯繫起來，就可以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但是，怎樣具體貫徹這個所謂社會主義分配原則？農業生產比工業生產因難得多、也複雜得多。工業生產可以通過按件計酬辦法，即可以在很短的生產週期內，顯現出每個工人的直接勞動成果；如按計時工資計酬，也可以計算出每小時或每天生產多少產品，質量如何，經由統計和檢驗，即可得到結果。農業生產則需從翻地、播種、除草、中耕、施肥、殺虫、到收割入倉，其中要經四、五個月、甚自七、八個月或更長的生產週期，且需歷經若干不同人員的辛勤勞動，還要承担各種自然災害侵擾的風險，最後所獲得的勞動成果各有不同。故在農業的生產過程中，很難反映出農民勞動的實際成果。因而對於如何「按」法，如何「計」酬，現難有客觀正確的標準，社隊幹部掌握了絕對的權威，農民對他們恐懼之餘，復多痛恨，政治上隨時被扣上攪物質刺激和走資派的帽子，在勞動成果分配上則憑其好惡偏高偏低，故所謂按勞分配者，在農業方



毛澤時期的公社集體勞動在目前大陸仍然推行

面顯然是很難實施，即使眞能實行，就是多勞多得；多得的人，日積月累，勢將又演變成爲「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反而要遭到淸算鬥爭的結局，且多勞者無法按照自由意志處分個人所得，則這種多得又有什麽意義？

自留地等受制太多

自從中共推行農業集體化，沒收農民土地之後，對於應不應該讓農民酌量保有自留地及家庭副業的問題，一直爭論了二十多年，且常被共幹部作爲權力鬥爭的藉口。大體說來每當中共經濟情況惡化，需要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作爲救急的補充時，中共就強調其必要性和重要性，反之則成了「資本主義尾巴」而有隨時被割掉的危險。當前由於大陸農業遭受嚴重破壞，並支援輸出，故再度強調「不得亂加干涉」。

其實，雖然中共「憲法」規定，「人民公社」社員可以經營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但其所受的限制很多，例如得保證在「人民公社」集體經濟佔絕對優勢的條件下生存；必須是公社剩下的「三邊地」，利用個人公餘勞力開墾出來的；必須耕種三年後無條件交還集體，自留地裏只可以種雜糧，不可以種主食等等。從事家庭副業則只限於公社社員；且不得擁有生產資料，純粹只限於手工操作；其生產出來的成品，必須交由政府機關統一收購。這樣的自留地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等制度，不過是中共「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的助手和附庸，對農民現實生活的改善幫助甚少。中共當前一再叫喊要學習「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經驗」，但南斯拉夫屬於集體所有制的耕地僅屬百分之二十，個體農業仍佔所有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八十，個體農戶擁有的土地最多者可達到一百五十畝左右，且享有高度的自主權。共黨的自留地則不過佔集體農業的百分之五，且所受限制又如此之多，像這樣又怎能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呢？

糧價提高無補實際

此次中共又特別指出，自今（一九七九）年夏糧上市時起，將糧食統購價格「提高百分之二十」，超購部分則再加百分之五十。相對性的將農用工業品的價格降低百分之十到十五，表面上看似予大陸農民受到照顧，受益很多。實際上是一場空歡喜。

中共統治大陸廿九年來，曾有八次提高糧食收購價格，但目前的收購價格比之一九五〇年不過提高一倍。以現今大陸的一個農民一日所得來說，每個工分值僅一角幾分人民幣，一月收入約六、七元，即使眞將統購價格提高百分之二十，農用工業品降低百分之十五，也無補於農民實際生活的提高。此對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的消除，及工農待遇差距的拉近，并無改變。在大陸統制經濟的作用下，「政府」獨佔了所有的工商業，市場價格失去自動平衡的功能，商品交換也因之而失去等價交換的原則，商品價格的提升，往往變成了「黨」的示惠，此種按照「長官意志」辦事的規律，連共黨自己也無法自圓其說了。

平心談鄧小平訪美

喬斯藍（寄自美國）

現在追談鄧小平訪美動態，似有明日黃花之感，但我們與中共鬥爭 致勝要素之一是 知己知彼 ，雖然目前我國與美國已「斷交」，但關係仍無法 絕緣」 因此對鄧小平月前之訪美，應該平心靜氣，客觀地分析他此行的，成敗得失，以供今後我們與美國人打交道以及對共鬥爭之參考。

鄧小平訪問美國是萬分「轟動」，他是美國報章雜誌電視廣播的頭號新聞人物，這是千眞萬確的。鄧小平訪美所以如此轟動，絕不是因爲他本人有多麼偉大，而是基於幾項特別的因素：

一、美國是個「器重强大敵大」的國家，廿多年前，蘇聯總理赫魯曉夫訪問美國時，就曾經如此轟動過，原因是蘇聯是美國歐洲的「頭號强敵」。而如今，多年來一直是美國亞洲頭號强敵的中共一實質領導人」鄧小平來了，當然也就轟動起來。在對比下，美國對鄧小平的「禮遇」甚至於超過赫魯曉夫這當然也有原因的。美蘇兩國表面上一直是盟友，但是除了沒有在戰場上直接兵戎相見之外，在其他「無形」的戰場上是打個不停；赫魯曉夫訪美那個階級，美蘇「冷戰」戰況熱烈。反觀鄧小平之行，美國與中共一直是敵人，而如今，竟然一化敵爲友」，而且又正處於「關係正常化」的「蜜月期」。美國氣量的大小是「因事而異」，美國不在意別人說它文化淺薄，現在甚至於別人比他闊氣也不在意了；但是當你標榜「科技」比他高，那美國就受不了啦。赫魯曉夫訪美那個時期，蘇聯很多方面的科技不僅與美國並駕齊驅，「太空科技」甚至凌越美國之上，這使美國耿耿於懷，覺得是奇恥大辱。鄧小平是中共「四大現代化」的倡導人，他訪美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爭取美國先進的科技，美國對於鄧小平來向美國科技「朝聖」，自然感到萬分受用。赫魯曉夫口不擇言的批評美國，那和當時的副總統尼克遜表演過「廚房抬槓」，而這次鄧小平是口不擇言的罵蘇聯，而對美國是專挑好聽的讚美詞說，甚至連美國是「鳥語花香」，要和美國人民「世代友好」這種肉麻兮兮的話都說了。

二、美國是個高度工業化商業國家，這種型態的國家既注重生產力，又注重消費力，既需要資源，又需要市場。在他們心目中，「人」是生產力和消費力的「泉源」。因此，每當他們想到大陸上的十億人口，和豐盛的自然資源，及廣大無比的市場就心動不已，但實質上，中國大陸上那十億人民的「非人境遇」，以美國衡量「人」的標準去計算中國大陸的人力，是天大的笑話。正像美國一位經濟學家挖苦可口可樂公司那樣！中國大陸有十億人口，絕不等於每天能把十億瓶可口可樂灌到肚子裏。

三、鄧小平和赫魯曉夫都是「强敵」訪美的第一人，他們沾了第一人的光，日後華國鋒訪美，就轟動不起來了，換句話說，只要賦予「相當的」頭銜，這次中共派任何人來訪美都是會轟動的，並非矮子鄧本身有甚麼絕活兒。

四、鄧小平這次訪問了美國四個城市，每到一個地方都有大批中國人在向他示威遊行，尤其是在華盛頓，示威人數高達萬人，這也是前所未有的大轟動，甚至於連美國共產黨也打着紅旗，以擁毛、擁四人幫爲名目來反他，這更是很奇特的轟動。

對那一心一意想着鄧矮子在美國出「洋相」的人來說，由於鄧小平工於做作，他們可能多少會有些失望。美國新聞記者早就計劃好要期待和攝取的「鄧小平洋相」，就是他惡名昭彰的一支接一支抽香烟的「流裏流氣相」和大聲咳嗽、信口吐痰的「不衞生相」。但這次鄧小平萬分「克制」，在公開場所不抽一口烟，輕輕咳嗽偶爾有之，但大聲咳嗽和吐痰絕對沒有。對一個老烟槍和有吐痰習慣的七十四歲老頭子來說，克制到這地步眞是要了他半條命，難怪鄧矮子那幾天臉色一直不好，精神也常不振。話說回來，鄧小平雖然沒有出「洋相」，但是他顯露了「兇狼相」、「狂妄相」和「猴急相」。

一、兇狼相！鄧小平到華盛頓的第二天清晨，卡達在白宮草坪以接待國賓之禮來歡迎他，當卡達的歡迎詞才說了幾句，兩名以記者身份混進記者看台的毛派男女高聲大叫「打倒鄧小平」，在這方面鄧小平「反應敏銳」，他連翻譯員現場爲他翻譯卡達的言詞也不聽了，在立即兩眼閃露殺氣騰騰兇光，怒目斜視罵聲揚起的那一方，過了一段時刻，想起應該做作一番，兇狼相才漸漸收斂。

鄧小平固然也笑，但能夠不笑時絕對不笑，他對任何人都不「謙恭」，握手時慢說「鞠躬」了，連身子都不欠。在白宮晚宴席上和尼克遜、基辛格見面時，如同接見販夫卒一般，神態冷冰冰，似乎多說幾句客套話都是浪費精神。美國電視記者是「天之驕子」，一般訪美的外賓對他們相當賣帳，因鄧小平堅持不肯接受個別訪問，「四大電視網」只好聯合訪問，鄧小平限定只講半小時，中途絕不可停頓插廣告，而且訪問的記者人選得先得到他的同意。「美國廣播公司」女記者巴巴拉華特絲素來以訪問「外國頭袖」爲專利，世界各國從總統到國王，不論民主政體，或專制獨裁，只要她想到，就有那麼大的神通可訪問到，但鄧小平選記者時，就把她拒之里千。在半小時對答式的訪問談話中，鄧小平雖然沒有聲色俱厲，但神態冷酷，他回答問題時，毫不禮貌，不說半句客套話或客氣話，開門見山，直接了當，三言兩語，在毫無迴旋餘地下結束一

個問題。很奇怪，一向被寵壞了的美國電視記者好像很吃鄧小平這一套，即使問很刺骨的問題，「措辭」方面也相爲婉轉。事後，他們竟然還稱讚鄧小平談問題很「中肯」。

鄧小平個子矮小，但是他出現在美國記者面前不是個「小哈巴狗」的模樣，而是一頭沒教養的「兇狼小狼狗」的模樣，面對一頭兇狼的小狼狗，美國記者偏就不大敢去撩撥他。

二、狂妄相！世界上任何共產國家都是「崇拜活偶像」，因爲有了活偶像才便於極權統治，他們的活偶像當然就是「第一號領導人」，當一號以下的領導人到外國訪問，不論心裏懷甚麼鬼胎，在口頭上總要一而再經常提到「本國偉大英明的領袖」，按排名，華國鋒身爲黨主席兼國務院總理，是不折不扣的第一號，鄧小平排名還在葉劍英之下，僅落得個老三，但鄧小平在美國訪問九天，慢說甚麼英明、偉大了，根本連華國鋒的名字都沒有提過。

鄧小平會故作幽默的告訪美國新聞記者，他的「老板」是他的孫兒、孫女，如果這次他不帶點美國玩具給他們，也就要遭殃了。有人認爲，其意在骨子裏藉題把肥華比成他的孫子。

鄧小平在回答記者問題時的語氣，完全顯出他說出的話就算數，好像中共的一切全盤掌握在他手心裏。

三、猴急相！施行「四個現代化」是鄧小平政治生命的還魂丹和護身符，要快速達成四個現代化，主要仰仗美國的科技和經濟，因爲急於要得到美國這些，所以常常在言談中顯出猴急狀。鄧小平會多次說：「『中』美兩國會並肩作戰。」他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並肩打日本。中共和美國並肩打過日本？這是連小孩子也騙不了的大笑話，鄧小平這麼說，等於反而是提醒美國人民，中美並肩抗日的是「國民政府」，中共只和美國在韓國對面「並肩」交過戰。

鄧小平又說，從以往到現在，「中國領導人」都沒有反過美。有位美國記者從側面問他，他兩次被整肅，如今七十四歲了，如果他再失勢，或者翻了辮子，他當前推行的政策是否會因人而改。鄧小平說：「只要政策是對的，就會永遠推行下去，不會因人而異。」這又等於公開在美國鞭屍毛澤東，表示毛澤東以往作爲是大錯特錯。鄧小平還說，『中』美兩國如今渡蜜月沒有危險，蜜月要永遠渡下去云云。試問天下正常夫婦，即使「情聖」，也沒有永遠生活在蜜月中，唯有姘夫、姘婦才把戀姦情熱長期當作蜜月一般。

鄧小平在美國雖沒有「出洋相」，相反的，出洋相的竟然美國，有很多事實可以證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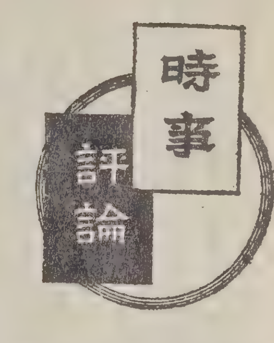
鄧小平的官職只不過是「副總理」，但美國政府歡迎他的儀禮，除了禮炮少發兩聲之外，其他完全以接待「元首」的禮儀來接待他。這不是多禮，而是在國際間「失禮」。卡達在白宮歡迎儀式中致詞時，曾經兩三次爲鄧小平「升官」，把副總理說成總理，有兩次則是說到咀邊連忙剎車，改爲副總理，這種實況直接轉播到大陸，不知華國鋒和大陸人民看，心中作何感想。

卡達素來標榜節儉，他入主白宮後，力求節約，所以往往把宴請國賓的隆重宴會改爲「工作會餐」，這就是一面會談，一面吃頓便飯，但歡迎鄧小平的「國宴」竟然是「吃海鮮」，從白宮報導顯示，白宮開「海鮮席」還是近百年來的第一次，白宮的首席大師傅說，所以不吃美國國菜！牛排，因爲烤得太生，怕中國客人不愛吃，烤得太老，美國主人和美國客人又不愛吃，因此吃海鮮。但海鮮席很費手工，那天的菜，如果上館子的話，每人每道菜在五十元美金左右，白宮「節儉風尚」因之一掃而空，那天除了海鮮之外，還有另外三道主菜，其中之一是「小牛肉」，美國小牛肉的做法是做照義大利，就是把一小塊沒有骨頭的「小牛扒」，外面包麵粉在油鑊炸熟，上面加上乳酪，鄧小平在其他城市也吃了這道小牛肉，據說鄧小平見到這道菜，就像碰到當年把他打入地獄的「四人幫」一樣，一口也不敢沾。除了首都華盛頓，官方對鄧小平的接待是熱情如火之外，他訪問的其他三個城市，熱度就差很多了，尤其是台北市的姐妹市休士頓顯得更冷淡，該城官方首長表示，因爲鄧小平是應「美國政府」邀請的客人，站在國家立場不能不接待，不過他們的接待只限於「官樣文章」，點到算數，「中央」和「地方」有如此大的差異，「地方」不必完全聽命中央，這不僅使鄧小平吃驚，也使鄧小平上一堂民主課程。

鄧小平這次訪美，可能不是沒有「收獲」的，不過，中共對這種收獲付出很大代價，也冒了極大的風險，因爲「收獲」中也包括了成份很重的「反效果」，無論對美國對大陸都如此，至於「正面收獲」大到甚麼程度，還是用鄧小平自己說的話作爲引證吧！西雅圖是他訪美的最後一站，基辛格會到那裏和他會面，當基辛格送鄧小平上電梯時會問他一句話，八成是訪美觀感，訪美成果這類話，鄧小平雙手一攤，肩膀一聳，以很美國式的姿態：「馬馬虎虎。」

我國雖然和美國「斷絕邦交」，但今後仍需繼續不斷的交往。鄧小平這次訪美的某些作風和手法，似乎是發生了些影響，既然如此，今後我國與美國打交道的人士不妨去研究「敵人」的作法，知己知彼，有時不妨也以敵人的方法對付敵人，因爲「打交道」要「打贏」才能達到目的，舉個小例子，「毛裝」很難看，但鄧小平始終穿毛裝，也正因爲他穿了毛裝，使他才具有兇狼和別人不敢亂犯他的「人相」，如果他也來個入境問俗，穿套寬領子西裝，再配件有顏色的襯衫，這個小矮子就毫無「人相」了。鄧小平的老婆走到那兒都穿着很土的肥長褲，即使出席「國宴」也照穿不誤，但美國人沒有人笑她不懂「國際儀禮」，假如她爲了要迎合所謂的美國口味而穿件拖地長禮服，那麼她被評頭道足的地方可多了。

以往，我國主持外交事務的重要人員，大多數留學外國，有些也可以算得上是美國通，但以事論事來說，我國外交不能稱得上是辦得很成功。因此，此間有人半玩笑式的說，辦外交的人如果會外語當然方便些，但會外語者絕不等於一定會辦外交，爲甚麼不派些「張飛型」的人去和美國打交道呢？「張飛」不會說英語，但會說英語的翻譯人員很容易找到，或許「張飛作風」會鎮壓住美國人。因爲在很方面，美國佬是吃硬不吃軟的。



西方商人的幻想破滅

徐達文

當西方政客及西方商人為中共的「大手筆」而熱昏了他們的頭腦的時候，當海外論客及海外墮子為中共的「大建設」而熱脹了腦袋的時候，中共却連續取消了與美日簽訂的合約，這就像一盤冰水，冲醒了這些人的迷夢，從而公開說明了大陸決不是取之不盡的金礦，中共決不是用之不盡的財源。於是，中共除了利用貿易為利誘，而獲取了對日的「和約」簽訂，對美的「勾搭」成交等政治進賬外，也露出了中共的經濟底牌，原來是妙手空空去撈取政治實益。於是那些謀利急切的西方人士，也就墜入了由中共精心設計的貿易陷阱。

據預定在三月二十六日出版的美國幸福雜誌，在一篇題為「中共開放給西方的窄門」的報導中，就明白指出，美國與中共貿易將有美好前景的幻想已逐漸破滅。而那些獲得與中共「大批」交易的美國公司，事實上只獲得一項「教混不清的協議」。像大肆宣傳的美國鋼鐵公司與中共簽訂十億美元的合約，在遼寧省建造一座鐵礦處理設施一事，這只是一項「初步議定書」，而日本與西歐的若干家大公司，與中共所謂有大規模的貿易往來，技術合作及設備供應，也是這一類的臨時性的草約。最近，中共先後擱置與日本簽訂為數達三十億美元的供應計劃，確成為震動歐美日商塲與政壇的新聞。中共的片面廢約及中止合同，無疑是西方商人與西方政客一種迷夢再醒的響鐘。

我們一再指出，中共的極權制度，決定了大陸不可能有迅速的經濟成長；有自由的貿易促進；有巨大的消費潛力，可是某些西方人士，却沒有從這種極權本質去認識制度與政策，政治與經濟，思想與實踐，主義與行動的不可分割，致被中共暫時的和緩策略，局部的放寬措施，表面的廣闊市場所蒙蔽，一廂情願地以為中共會容許他們在大陸市場上大開拳脚及大創天下，致毫不預會中共政權的本質及中共策署的設計，致毫不考慮大陸地區的貧困及大陸社會的閉鎖。即使西方人士經歷數次的迷夢破滅，他們仍執迷不悟地熱中於為中共編織的美景中。

近來，在自由世界，因為中共所謂「現代化建設」的鼓吹，於是又掀起了對共貿易的熱潮，於是那些「投資設廠計劃」，「貿易發展前景」，「龐大貿易預算」等等，又層出不窮，甚至若干有影響力以西方財團與歐美公司，也在這種人為高潮中不甘後人，匆忙提出「計劃」，作出「決定」，大有「相見恨晚」之勢。

可惜他們這種對共貿易的「單思病」，中共無心也無力報答這些「夢醒不了情」。於是在西方商人與西方政客仍沉醉於對共貿易迷夢的時候，就單方面採取了廢約的行動。這種行動，是對西方人士一種打擊，打擊了他們的情緒，打走了他們的希望，打破了他們的迷夢。

其實，對中共本質稍為有點了解的人士都知道，中共制度的極權性，中共政策的變動性，中共政治的根本性，大陸地區的落後性，大陸社會的封閉性，決定了中共不可能讓西方人士在大陸予取予攜地進行大規模的自由貿易，撈取高利潤的貿易營利，而大陸經濟的計劃性與限制性，使到西方商人與海外人士，沒有可能獲取他們心目中的利益。如果不了解中共政權的本性，及大陸社會的實情，而作出這樣或那樣的營利方針與貿易目標，這就是一種不切實情的幻想。

中共故意吹大了牛皮，也相應擴大了這些幻想。最近這一牛皮吹破了，而中共的政治目的達到了，於是來一次「務實」的修正。

在這種「修正」下，西方商人所獲得的合同，也相應被「修理」或「修改」。經過中共先給甜頭，後給苦頭後，西方商人又來一次「美景」的破滅。從某方面來看，要方人士落得這樣結果，除了他們謀利心切的本性外，也與他們的投機短視分不開。中共一旦引誘，他們就立即上鈎。

鄧小平快玩完了

秦明

現有迹象顯示，中共領導階層對於推行所謂四個現代化的基本路綫，及由此而牽涉到的若干政策的改變，已產生嚴重的歧見，並因而影响到內部的團結。

中共新華社最近曾發表兩篇文章批評給與技術工人以最高獎金之不當，並告誡不可依賴外債從事「四化」建設。「新華社」又報導國務院副總理康世恩接見「工人日報」記者時的談話。康世恩對於「搞四個現代化資金從那裏來」，主張「主要靠內部積累，要求所有的企業認眞貫徹執行增產節約這樣一條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方針」；「一定要保持和發揚過去戰爭時期的那麽一股勁、那麽一股革命熱情、那麽一種拚命精神。」十分明顯，「新華社」文章的論旨和康世恩的主張，都和最近一個時期鄧小平的經濟路綫相反。它明白地反對物質刺激，相反的就是主張「政治掛帥」；反對引進外來資金，重又和毛澤東時代一樣强調自力更生！

兩面夾攻左右爲難

據日前所知，中共領導階層對於有關四個現代化問題的爭論，曾於去年十二月「十一屆三中全會」時到達高潮。當時，新獲「解放」的元老幹部陳雲，曾對華國鋒、鄧小平分別加以指責。陳雲並對四個現代化目標和作法提出異議，認爲當前連飯都吃不上，還侈言甚麽「四化」？他主張目前應以救災爲主，減緩「四化」速度，將資金用於救災及恢復農業生產。據悉，將一九七九年夏收糧食收購價格提高百分之二十，又將各種與農業有直接關係的工業品價格降低百分之二十，由此而縮小工農產品的剪刀差，藉以對農民加以安撫，亦皆出自陳雲的主張。此項主張業經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接受，作成決議。又中共最近取消向日本採購成套設備數約二十億美元的合約，亦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顯然亦係高階層就四個現代化問題進行討論和爭辯的結果。各種迹象顯示，對於鄧小平所製訂及執行的急速進行四個現代化的路綫，中共內部現已出現一股反對的力量。值得注意的是此一反對鄧小平的力量不僅來自華國鋒、汪東興、紀登奎或陳錫聯，而且也來自曾受四人帮迫害，近始因鄧小平當權而獲得「解放」的老一輩幹部，陳雲只是他們的代表。

暗潮洶湧四化不化

對「四化」有不同意見，只是現階段中共內部的爭議之一種。此外，在有關對外政策及對內政治事務方面，亦明顯地存在有不同的意見。中共對越用兵，乃明顯地出自鄧小平的主張。鄧小平上月八日自美經東京返平，九日召開中共中央軍委會議，十七日發動入越之戰，在此前後，鄧小平多次大言對越南施以教訓或懲罰，但自宣佈三月五日撤軍以來，却突告沉默，而代之以華國鋒、李先念發言。此中消息，極堪玩味。依中共以往內部鬥爭經驗，任何一重大事件，常被用爲對某一當權者進攻的藉口。如三面紅旗失敗，劉少奇迫毛澤東退居第二綫，金門炮戰無功，彭德懷乃被撤職。此次中共入越之戰，死傷數萬，戰費消耗二十億美元，而毫無結果，不得不偃旗息鼓以退，鄧小平身爲「總參謀長」，且爲聯美制蘇政策之直接決斷與執行者，自難諉卸應負的責任。戰爭末期，北平曾發現反鄧小平戰爭政策的大字報，因中共入越之戰而有新的鬥爭之醞釀，於此已可見其端倪。

山雨欲來只爭朝夕

鄧小平之另一易受攻擊者爲放寬「階級專政」的强度，一度利用羣衆示威及大字報以攻擊其政敵，遂致一發不可收拾，形成今日中國大陸「資產階級民主」氾濫的情況。據外籍記者報導，目前北平藉大字報要求人權和民主、向外國人訴說中共罪惡內幕，甚而「出賣國家秘密」的人和事層出不窮，已迫使中共非加以鎭壓不可。又以上海爲例，中共所面對的另一嚴重問題爲下放青年的「回流」，此顯然是鄧小平否定「文革」、對文革受害者進行「平反」所直接導致的結果。估計現已回流到城市的下放青年，至少有四千萬人，此四千萬「失落的一代」，滿懷怨忿，對中共統治下的社會秩序構成直接的挑戰，而鄧小平對於他們的生活、就業或復學等問題却根本無力解決。

鄧小平年逾七十，自顧來日無多。在以往毛澤東及爾後林彪與四人帮當權的時代，受盡了迫害和壓抑。他因而有太多的寃仇須待報復，亦有太多的幻想意欲實現。此人的心態與毛澤東當年畧無二致——十年嫌太久，只爭朝夕。因而可以預見，鄧小平的路綫將必在中共黨內引發另一次權力鬥爭，而目前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候！

中越共相爭蘇聯得利

中越共戰爭，雙方都蒙受損害，中共損害最大，因爲師出無名，苦戰的戰果不豐，越南由於國土遭受攻擊，在自己國土上抵抗敵人，自然損失也非常重大。這場越戰的眞正受益者可以說是蘇聯，它沒有懲罰中共，可是它透過越共懲罰中共，蘇聯不出一兵，不發一彈，藉越共軍抵抗中共軍，也把中共軍裝備和作戰的落後暴露無遺，具體的說蘇聯在這場戰爭中所受的利益有下列五方面：

第一、中蘇共曾互相指責說對方是侵略者，如今中共進軍越南，證明中共是眞正的侵略者。這是中蘇共衝突多年來，蘇聯所獲得的最大一次宣傳勝利。

二、中共想引發美蘇正面對抗、衝突加劇的陰謀，由於越共軍能抵擋中共軍，所以蘇聯不必公開介入，使美蘇關係不但沒有緊張，反而因爲蘇聯的自我克制，有緩和的趨勢。

三、美國有些人雖然願意用中共爲打手牽制蘇聯，可是却不願被中共拉下水，這次中共出兵越南，頗有要把美國拉下水的陰謀，所以大多數美國人已提高了對中共的警覺。不止是美國，西歐和日本也有同樣的感受，就是要小心謹慎，不要被中共利用去壓迫蘇聯。

四、東南亞國家對中共的無能和好戰有極大的體認，東南亞國家希望中越糾纏而不願眞刀眞槍的大戰，現在見到中共軍力不過如此，它們會有一種想法，蘇聯絕對可以壓制中共，對中共和對蘇政策必然會有新修正。

五、第三世界原來對蘇聯支持越南侵略高棉非常不滿，現在中共進軍越南，而蘇聯按兵不動，因此對中共的不滿超過了蘇聯，認爲中共也是一個強權，也是一個惡霸。

以上是蘇聯在這場中越共戰爭中坐享漁翁之利的五點。可是中共的損失還不祇如此，在其它方面中共的損失是：

第一、暴露了中共軍事的落後、裝備的陳舊和戰術的低劣，據報導，中共軍發動戰爭時竟選擇黃昏時間，而中共軍夜戰的裝備根本沒有，不作拂曉攻擊而作黃昏攻擊，實在是令人很難以想像的事。

第二、也暴露了中共經濟的脆弱，三月初中共取消了與日本簽定的卅五項貿易協定，理由是沒有外滙，沒有外滙是鐵的事實，中共不可能在簽署時竟不知道，所以在這個時候廢止這些協定自然與中共窮兵黷武、對外用兵有關連。一個經濟貧困的政權對外用兵，自然是很危險的事。

第三、中共發動這場戰爭後，毫無疑問的會減少日本跟中共加强關係的興趣，而西歐國家也因此將重新考慮武器賣給中共的計劃。

這些對中共來說，都是得不償失，這場越戰到現在還令人不明白中共爲何十幾，又[illegible]十幾要向越南

蘇辛尼津與高曼尼

最近美國若干觀測機構，包括學術團體、新聞媒介以至於中央情報局，都對伊朗情勢極爲驚訝；蘇聯似乎也同樣不知如何應付。對於這件事，我們可以找到一個有先見之明的評論，雖然它來自不大可能的地方；蘇辛尼津在哈佛演講中一段吸引人但很嚴肅的談話。

蘇辛尼津說：「任何一個悠久而根深蒂固的文化，尤其是在世界上有廣泛影響的文化，都自成一個獨立完備的體系。西方人看來，它們是玄奧難知、令人驚訝。蘇聯就是這一類型的國家。中國、印度、和回教世界也都屬於此種類型。」他又說，「在殖民時期和殖民地結束後，西方人普遍相信地球上每個社會最後都將遵循西方的發展途徑，基於歷來的盲目優越感，西方人仍相信廣大的地區都應當發展到目前西方制度下的水準。因爲它在理論上是最優良，在實際上也是最令人响往的制度。

世界其他地區，由於受制於邪惡的政府、嚴重的危機、或他們自身的落後和無知，僅僅是暫時無法追求西方多元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一個國家的優劣，是按照它在這方面所作的進展爲評斷的。但事實上這種觀念是西方對其他世界的本質缺乏了解的結果，錯誤地用西方尺度去衡量一切的結果。」

美國官員若能推敲這些話將獲益非淺。他們始終難以相信像伊朗王這樣一位熱衷於搞「現代化」的人，竟會失掉民心。這些話對伊王巴勒維也具有啓發作用，他正犯了用外來的「西方尺度」去衡量他本國的錯誤。

蘇辛尼津也許由於認爲他自己的國家屬於那種不同於西方命運的文化單元，才使他有這種感受。史坦那形容他是一個愛好斯拉夫民族和東方教會的幻想者，對蘇聯共產教條和西方工業化的物質主義同樣厭惡。事實上，現代的一切產品他似乎都不欣賞。對於現代政治信念的擁護者而言，他是個令人不快的朋友。美國的自由主義份子欽佩他對蘇共迫害所作的英勇反抗，但是對他的排斥議會民主感到失望；保守派份子則因他憎恨共產主義而覺得欣慰，但對他抨擊放縱的資本主義却表示担憂。

蘇辛尼津的哲學和伊朗革命領袖高曼尼的理想面常相似。兩個人都極端排斥現代世界的產品，都是宗教本位主義者和神權政治的擁護者，都具備勇氣和力量，但也具有伴隨着强烈宗教信念而來的嚴峻與偏執個性。（以高曼尼爲例，他缺乏寬容的氣度，因此產生了一個明顯的危險，這就是當推翻了巴勒維的獨裁後，他將會建立另一個獨裁。）他們不僅對自己國家，同時也對整個世界作了道德評判。二者都自遙遠的過去尋找啓示：蘇辛尼津訴諸他所認爲目前我們欠缺的中古世紀靈性生活；高曼尼從七世紀回教主和穆罕默德的女婿阿里統治時期找到[illegible]

何應欽將軍養生之道

九十歲何應欽將軍，身體非常健康，除了有一點座骨神經痛的毛病，眞可以說精神矍鑠、白髮童顏。向他請教養生之道，他淡淡的說：「無秘訣，就是過適當的生活。」

「適當的生活」這五個字，可以說是何將軍的生活哲學。他說：「食不求飽，起居有節，不過分運動，不過分疏懶；最重要的是心志淡泊，知足常樂，行事要無愧於心。」

敬公多年的軍旅生涯，使他生活起居非常有規律。他說：「我每天早上一定六點鐘起床。」這是他持之已有超過半個世紀的習慣。「平時我絕不晚睡，十點鐘一定睡覺。」

他年輕時是運動健將，近年來的運動則是走路。「我每天早上起來，只要天氣情況可以，就在園子裏走路，走快步，要走二千步到三千步。」敬公笑着說：「多年戎馬生活，我每天非要這樣動一動不可。」停頓了一下又說：「年輕的時候，我喜歡比較激烈的運動，會的項目也很多，而且都不錯。我除了射箭沒有學過以外，樣樣都來。」何敬公最喜歡的運動可以說是狩獵，在國內狩獵界也極有名氣。

在花園中作深呼吸，也是他每天不可缺的功課。他說：「我作的深呼吸運動是新式的，與舊式的很不同。」他說着就表演了一下。「你看，過去深呼吸運動，吸時是縮肚子、低頭，現在反過來，呼氣時才縮肚子、低頭、吸氣時則仰頭，把肚子鼓起來。像這樣的新式呼吸，作久了會覺得很習慣，很舒服。」

他每天總要在散步後這樣作個十次深呼吸。

何敬公這些「功課」是持之以恒的，作完了才去吃早飯。「我吃東西非常簡單。」他說：「早餐吃麵或麥片，有時吃一片麵包一個蛋，我不喜歡吃稀飯。」他一面說一面拿起桌上的咖啡杯，用左手比着杯口。「中飯我只吃這樣的一小碗飯，晚飯吃得還少，大約是半碗。要身體健康，飲食一定要適當，我覺得吃這一些飯恰恰好，這就好了，多吃對身體沒有好處。」

何將軍中飯得總要小睡半小時到一小時，這也是他幾十年來的習慣。「適當的休息很重要。」敬公說：「尤其老年人，中年稍睡一下很要緊。不過要適當，睡得太多也不。」由於何將軍長年保持適當的生活，雖然年屆九十，身體情況仍非常好，血壓正常，心臟機能健康。他笑着說：「只是我的下牙是假的，但上牙還很好，所以配了假牙還是不會影響到吃東西和說話。」敬公有兩個很高雅的嗜好，一是養蘭花，一是打橋牌。

劉本炎

界強國的統治階層帶來困擾。

北也門局勢變化影響

在南、北也門的邊界戰鬥緊張之際，美國第七艦隊「星座號」航空母艦特遣艦隊奉命駛入阿拉伯海域巡弋，戲劇性地顯示了卡達政府在伊朗局勢劇變後，對這個地區安全及安定的關切。目前，卡達政府又決定不徵求國會同意，逕行把戰車及戰鬥機等軍事裝備儘速運到北也門。這顯示阿拉伯半島南端的緊張情勢日益升高。卡達政府這項加緊軍援北也門的安排，是二月初美國國防部長布朗訪問沙地阿拉伯時達成。布朗所達成的軍援安排是：美國對北也門提供三億美元的戰車、戰鬥機及各種其他武器，價款由沙國支付。

這項安排的意圖很明顯：對抗親蘇的衣索匹亞及南也門，告誡他們不得威脅紅海咽喉曼達布海峽或整個該地區的安定情勢。衣索匹亞位於非洲之角，南也門位於阿拉伯半島南端，兩國隔曼達布海峽相望，緊扼紅海通印度洋的航道。

卡達政府這項軍援北也門的安排，是應沙國政府的要求達成的。由於沙國與北也門接壤，安全關係密切，而在伊朗變局之後，沙國對美國的重要性已無可比擬，因而不論應否援助或援助是否有效，美國似乎別無其他的選擇。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項軍援安排，卡達政府的決定或許會證明是不幸的。因為以往有許多事實證明，對於一個局勢混亂的盟國或友邦援以大量武器，若該國局勢混亂的原因主要是來自內部的衝突，軍事裝備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巴勒維的伊朗就是擺在眼前的最新例證

北也門的情形如何呢？在過去一年半中，該國先後有兩任總統被暗殺，現任總統阿里也會面臨過兩次政變。事實上，阿里總統無法控制北也門的大部份地區及其三軍部隊。

就其內部情勢觀察，可以發現也門（包括南、北也門）的部落衝突及戰爭頻仍。軍隊不時因部落色彩及路綫不同而分歧，士兵則經常攜帶武器返回家鄉。軍隊在南、北也門之間反覆倒戈之事，可說稀鬆平常。因此，一個美國武裝的北也門能保證有助於紅海曼達布海峽航道的暢通嗎？短期內或能沒問題，長遠地看，情形可能就不樂觀了。目前親蘇的衣索匹亞軍事政權原先是依靠美國的，衣國空軍的F五戰機就是美國援助的。如果有朝一日，曼達布海峽對西方封鎖，或許美援的軍事武裝將發生很大的副作用。

對於也門地區的情勢控制，過去奧圖曼帝國及英國會下過很大的努力，結果鎩羽而歸。近年來埃及和沙地阿拉伯也同樣嚐到失敗的援助經驗。

一知

所謂「抗日聖地」「革命搖籃」的延安
原是「歌囀玉堂春・舞迴金蓮步」地方
「野百合花」葬送了王實味

劉心皇

抗戰時代的延安，王實味看不過共黨頭頭的荒淫生活，當一個女學生因被紅軍旅長強暴而自殺後，在三月十三、廿三日的「解放日報」上發表了「野百合花」，指出：「我們的女同志沒有死在敵人手裏，卻死在首長懷裏，難道這也算同志愛？」因此觸怒了共黨的領導階層，指斥王實味在思想上「叛黨」，野百合花是株大毒草，必須連根拔除，並進行所謂「整風運動」，活生生把他折磨至死、此一事件，不只是王實味個人的教訓，也是歷史教訓。

中共的統戰就是「聊齋志異」中的「畫皮」，披着嬌媚艷麗的美人皮，裏面藏着的是青臉紅髮巨齒獠牙的魔鬼。他們近來所謂「平反寃案」等等的說法，把一切醜惡的責任都推給「四人帮」，意思是說今後他們會變「好」變「和平」了。關於這一套騙人的假話，可由中共政治體制的性格問題上去了解，中共在過去二十幾年來，政要本身命運之時升時降，全無保障，而其對內對外的政策之時左時右，更無常規。中共政治上沒有一客觀的理性架構，使得其對內對外的措施缺少穩定性、可測性。所以，中共之諾言之是否堅守，決不是誠意不誠意的問題，而毋寧更是政治體系的性格問題。所以中共的話再說的漂亮有什麽用呢？最近有友人複印一篇「專訪」，是趙浩生訪問周揚的，最後的一個問題很有意思，趙問：「你想這種情況（就是周被鬥爭的情況）以後會不會再發生？」周答道：「那誰也不敢說。不過像『四人帮』這樣厲害的情況，應該說不會再發生了吧。也只能說是應該不會再發生，要担保誰也不能担保。」這話正說明了中共體系的性格問題，「誰也不能担保」也就是不能保證。所以說中共的統戰畫皮，一眼就可看透了。

第一個做了「政治祭羊」的左翼作家

現在要說的，是在「四人帮」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最早的一次「文藝整風」中，犧牲性命的第一人，他就是中共的老黨員王實味，起因於他上了當，上了毛澤東的「大鳴大放」的當，（那次的「大鳴大放」不叫「大鳴大放」，而叫「議論紛紛」。）以致被鬥爭清算、囚禁、神經失常，最後還犧牲了一條寶貴的性命。

王實味是三十年代的作家，他自己說，他是理想的追求者，性格屬於神經質，有時控制不住自己。他原名王思禕，筆名有王實味、王詩薇、叔翰、詩味。河南省潢川縣人。他父親是遜清的舉人，在縣中很有地位，入民國得担任潢川縣救濟院長。家道很過得去。他是清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生。大高個子，白白淨淨，有美男子之稱。他在民國十二年初，在開封投考郵務生時，以第一名錄取，他在考前上的學校第四次英文科三年級。留美學校的實際名稱叫「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宗旨在培植實用人才，畢業後送往各國留學。後來，派往駐馬店郵局，他說他考郵務生是因爲每月有三十元銀元的待遇，預備積些錢再考大學。他在留美學校讀不下去的原因，是經濟發生了問題，家中經濟情況原來就不好，後來伯叔們又鬧分家，經濟來源便斷絕了。王到民國十三年六月底向郵局辭職，以同等

學力的資格投考入北京大學。到民國十六年北伐成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北大很多名教授南來轉入東大改名的中央大學。北大學生也大批來轉學。王思禕也到南京預備轉入中大，這時，他便和中大學生孟昭瑄、梁夔（號憨蓀）住在一起，孟和梁担任家教，王寫賣稿，筆名便是用王實味。

「現代評論」的一匹黑馬

「北平晨報副刊」、「語絲」、「現代評論」等有名的報刊，都是王實味在北大時經常投稿的一段小故事，便是「現代評論」有不少全國聞名的作家作品，是一個具有相當價值的刊物，但因爲太窮，付不出稿費，這些作品都是由陳源等幾個拉來的，算是文章要寫，稿費免談。有一天，陳源突然收到一個署名詩薇的人所寫的一篇小說，題目是「毀滅」，當他看完了這篇文章之後，覺得實在寫得不錯，有點愛不釋手，但困難的是：索取稿酬三十元，否則退稿。那時候三十塊大洋不算是一個小數目，……爲了不願割愛，於是召集了一次編輯會議，破例照付，也算是一段文壇佳話。由此證明王實味的稿子是可以賣出去的。這一時期，他已出版了小說集「休息」（中華版），翻譯小說「薩芙」（商務版）和「珊拿的邪教徒」（中華版）。已是頗有名氣的作家了。

寫的是地下文學，做的是地下工作

後來王實味決定不考中大，只埋首讀書寫作，他曾和他的同鄉孟昭瑄說他是追求理想的，爲眞理應當努力奮鬥，犧牲一切的去追求它。他並且很堅定的向孟說：「要加入中國共產黨。……」

其實，王實味在考上北京大學之後的第三年（民國十五年）已在北平加入了共產黨。他談這些話只是向朋友作宣傳的。

不久，他便和孟昭瓚分別，到上海去了。孟最後接到王的來信說：「我現在已經和劉女士結婚，劉女士湖南人，也喜歡寫作，我倆很談得來，以後的生活，就是共同埋首寫作，也可能到其他地方去，恐怕通訊的機會不多……。」

王實味到上海，是被中共派作地下工作的，不久（大約在一九三○年代）又保送他到蘇聯留學，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後來，他回到延安，那時候，中共正需要懂俄文又對馬列主義有研究而文筆又暢達的人，王實味是作家正符合這個條件，便立即被派到「馬列學院」翻譯部工作，繼而又調到「中央研究院」任研究員。他前後翻譯了馬列學說達兩百萬言之多。他對馬列主義的造詣，並不次於艾思奇和陳伯達所謂中共理論一流人，所以，他也沒有把陳伯達等看在眼裏。同時他又目睹延安的一切不合理的現象，與他原來爲追求理想實現眞理的心意差得太遠而苦惱。

正是「控制不住自己」正要想響應「議論紛紛」的號召而講話的時候，丁玲在她主編的「解放日報」副刊上，發表一篇「三八節有感」（三十一年三月九日刊載），爲生活在共區的婦女鳴不平。王實味看看這篇爲婦女鳴不平的文章，認爲是響應「議論紛紛」的好時機，他「控制不了自己」了，於是，撰寫了那篇有名的「野百合花」。

王實味筆下的延安

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刊在民國三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解放日報」副刊上，揭破美麗的布幕，露出了共區的眞象，說「革命聖地」竟是「骯髒污穢」和「醜惡冷淡」。這篇文章傳到大後方，爲人大量翻印，轟動一時，使大後方的青年，知道了共黨統治下的不平景象。

「野百合花」的內容分爲前記、及本文的四部分：第一爲「我們生活裏缺少什麼？」，第二爲「碰（碰壁）」，第三爲「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第四爲「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關於「前記」部分，說明在「歌囀玉堂春，舞廻金蓮步的昇平景象中，似乎不太和諧，但當前的現實……請閉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與這氣象也不太和諧。」部分王實味並且引用兩個女青年「興奮而低聲的談着」說：

「……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產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眞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只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的老鴉一般黑，我們的××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長架子來嚇人。」關於「碰（碰壁）」部分，王實味說：

「一九三八年冬天，我們黨曾大規模的檢查工作，當時黨中央號召同志們要「議論紛紛」，「意見不管正確不正確都盡管提」，我希望這樣大檢查再來一次，聽聽一般下層青年底「牢騷。……」顯然，他是響應那個陰謀的「議論紛紛」的。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這是什麼「解放區」？

關於「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部分，王實味說：

「半截馬克斯主義者認爲黑暗的存在有必然性，儘管睡覺，天也塌不下來，於是乃在那那兒間接助長黑暗！你批評他，他就說這是小事情！」「在延安大概不會出什麼叛黨叛國的大事情的，但每個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却有的在那兒幫助黑暗，而『大人物』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們心裏或是喚起溫暖，或是引起寂寞。」

關於「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部分，王實味首先說明，有某機關的同志用這個題目撰寫文章發表在壁報上，結果那機關的「首長」對他打擊，把他折磨成瘋狂狀態。王實味說他自己穿「幹部服」，

吃「小廚房」，所以發表這篇文章，是站在「熱愛」的立場。他說：

「他並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麵湯，青年學生一天祇得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要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但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王實味這篇文章的眞實性，使後來奉命鬥爭王實味的人，也不得不承認延安首長生活為「歌囀玉堂春，舞廻金蓮步」的特權階級，同時，也證明王實味的話，並非是隨便說的假話。

「野百合花事件」毛澤東是文字獄的大牢頭

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事件」，引起中共於民國卅一年五月二日在延安召開「文藝座談會」，到五月二十三日結束，歷時三週。毛澤東在開幕時作「引言」，閉幕時作「結論」，這便是「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文長兩萬字，簡單的說，他主張：①為工農兵服務；②向工農兵學習，由普及而提高；③文藝服從政治，追隨中共從事統戰；④暴露敵人「罪惡」，歌頌人民（中共）功德；⑤學習馬列主義，採用唯物辨證法。總之，他是要「文藝服從政治」，也就要文藝工作者成為中共的政治工具。其中第④項，便是針對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而說的。「文藝座談會」五月廿三日閉幕，四天後就是廿七日，便盛大舉行「思想鬥爭大會」。整肅的矛頭指向王實味。

王健民解釋中共的思想鬥爭大會為中共打擊異己，教育羣衆的一種手段，其方式頗似共軍人海戰術，以大吃小，『一犬吠影，衆犬吠聲』，被鬥爭者最後非俯首認罪，自我坦白不可，任何『硬骨頭』亦難例外。此為中共專政最精彩處，連俄共亦瞠乎其後。」這個解釋實在很正確，因為事實的確是那樣。

長達十六天的鬥爭大會

思想鬥爭大會地址在中共中央研究院，五月廿七日上午九時半開幕，連續十六日。王健民說：「中共宣傳部長何凱豐、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周文、教育廳長柳湜、中央研究院黨委羅邁、副院長范文瀾，與陳伯達、張心如、艾思奇、金燦然，以及中共中央研究院學員，毛系的文化人等均參加，濟濟一堂，堪稱稱極一時之盛。

自何凱豐以下一般重要人物都曾發言，滔滔不絕，造成對王實味奮力反駁與申述，均屬徒勞。有計劃有組織的發言人最先為之戴上『托派』的帽子，『托派』之在延安殆死有餘辜。一切出席而同情實味者都噤若寒蟬，最後一天，（即六月十一日）與實味同調之丁玲亦被迫在大會發表『打落水狗』之意見，以保全自己。說到她自己的「三八節有感」的文章時，亦是一面認罪自責，一面辯解，她說：「儘管我灌注了血淚在那篇文章裏，安置了我多年的痛苦和寄與之熱切的希望，但那文章本身仍舊表示了我只站在一部份人身上說話，而沒有站在全黨的立場說話。』她最後說：「我再三告訴你們，那不是好文章！讀文件去吧！』他是叫大家去讀『整風文件』，不要再注意她的文章。

思想鬥爭大會的第七日（六月二日），王實味否認自已是「托派」，竭力抨擊延安現狀，並深自悔恨不該加入共產黨，回想他自民國十五年入黨以來，即為黨從秘密等於賣命的工作截止卅一年，已有十七年之久，而今竟為一篇善意批評的雜文，表現出這樣要吃人的兇惡作風，使他對黨澈底了解了，他眞是悔恨萬分。遂公開提出退出共產黨的要求，他說他「個人與黨的功利主義之間的矛盾是幾乎無法解決的！」他要求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他「不怕任何危險與威脅」。

這個「思想鬥爭大會」連續舉行了十六天，最後的七天，已不容有王實味發言的機會，那些攻擊和栽誣王實味為托派的代表人物為周文、陳伯達、羅邁、和范文瀾。

丁玲被迫為王實味定罪

一、在黨籍方面：對王實味所提退黨的要求不允許，經鬥爭大會決議：交黨委處置，並要求開除他的黨籍。

二、在公開地位方面：延安文藝界於六月十八日起，奉命舉行座談會，丁玲被迫作主席，通過對於王實味事件決議三項：

1我們一致認為，王實味的「根本」思想是托派的思想，他根據這種思想而進行的各種活動，是托派的活動，這是反對無產階級，危害共產黨和革命事業的，是一切革命者和革命同情者所應堅決反對的。

2我們一致認為，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正是他的這種錯誤思想的宣傳，而當時「解放日報」文化欄和「穀雨」（王實味發表另外一篇文章：「硬骨頭與軟骨頭」的中共判物）未能以刊載，是不適當的。

3我們一致認為，中央研究院和解放日報最近所進行的對於王實味的清算和鬥爭，是正確的，必要的，對整個文藝界和對我們自己都有很大的教育意義，所以我們共同一致擁護這個鬥爭。

折磨・處死・悲慘的結局

經過「思想鬥爭大會」的嚴酷鬥爭，和「延安文藝界座談會」的無情打擊之後，王實味做了中共文藝整風祭旗的犧牲品。中共把他打入監牢，過着暗無天日的生活。魏景蒙曾為文叙述以新聞記者身份在民國三十三夏天參加中外記者西北訪問團訪問延安時，多數外國記者要考查毛澤東是否眞正參加抗戰，以及是否有言論自由，因而堅決求與王實味見面。

毛澤東深感為難，最後萬不得已，才把王實味挾持出來。這時候，王實味的形相是瘦骨如柴，垂頭喪氣，面無人色，所說的幾句話，僅是：「我錯了！我對毛澤東的批評都錯人！我該死！」其他，再沒有說甚麼話。不知中共用甚麼方法把王實味折磨到精神崩潰，已經達到瘋癲的種度了。也許這就是中共的思想改造吧。

所謂「和平解放」與「西藏模式」

藏族伊西娜珍

當年周恩來在接見幾位訪問大陸的人時曾透露．「如果台灣『肯合作』，『和平統一』的話，他將以待西藏人的辦法，『優待』台灣•」這一段「統戰」談話，對不了解中共的人展開柔韌性和多角性的政治手段，也可說是周恩來的眞心話 使我們這些眞正認清中共猙獰面目的人來說，已預先確知其對台灣的眞實用心。

現在，讓我來說一說中共待西藏的辦法，那麼就可以明白中共將以待西藏人的辦法來「優待台灣」的情況是怎樣的一個模樣。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西藏人在脅迫之下，在北平與共黨以「統一戰統綫工作部長」兼「民族事務部長」李維漢為首的代表團，簽訂了所謂十七條「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于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幾點，可以提出來說明：

一、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

二、根據「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統一領導下，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

三、對西藏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各級官員，照常供職。

四、實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規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保護喇嘛寺廟。寺廟的收入，「中央」不予變更。

五、依據西藏的實際情況，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

六、過去親帝國主義和親國民黨的官員，只要堅決脫離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關係，不進行破壞和反抗，仍可繼續供職，不咎既往。

七、進入西藏的「人民解放軍」遵守上列各項政策；同時買賣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針一綫。

設備簡陋的「西藏人民小學」

但其結果如何呢？中共藉十七條「協議」對西藏完成了軍事佔領的目的，取而代之的是它的毒惡的「三頭政策」；（點頭、搖頭、殺頭）首先隨軍入藏的共幹，以笑臉攻勢，對待當地善良的老百姓，凡事有求必應。允許人民自由買賣，中共利用銀彈攻勢，讓西藏各階層的人民和中共做生意時任隨叫價，使其獨得暴利，但這僅是曇花一現的時光，維持不到半年，點頭時期結束了。當共幹掌握了西藏地方部份實權之後，即對人民的任何請求，概不允准，甚至短時間的探親或離開現住地百里之外均不可以，即實行其搖頭政策了。等共幹在藏地全部部署完畢，藉鎮壓反革命份子和整肅土霸、惡霸種種理由，將壯年人以移民內地定居為由，送往何處不得而知，從此得不到這些親友的信息，在這一段殘酷的殺頭政策下，據說近百萬以上的西藏人，作了枉正死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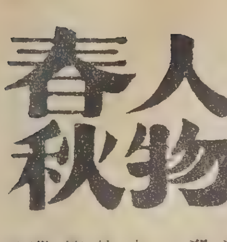
從此以後，中共即完全否定了「協議」中「西藏人民有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權利」；對政治制度的「不予變更」；實行宗教自由的「政策」；「逐步發展」西藏民族的語言、文字和學校教育，以及農、牧、工商業，「改善人民生活」的承諾；對親「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人的「不咎既往」；「買賣公平」，不妄取人民一針一綫的謊言。中共的理由是：「因為西藏民族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人民」（即共黨或毛澤東）的；「人民的意思」要怎樣就怎樣。這樣才合乎「人民民主專制」，或「人民民主獨裁」的「人民的意思」。全西藏民族的人民因不甘接受這稱「人民公式」所加減乘除後等於出來的「人民的意思」，所以才不惜一切，掀起了驚天地、泣鬼神的抗暴革命運動。截至目前為止，西藏境內的抗暴運動，並未因遭受挫折而終止，他們正以血汗換來的教訓，為爭取民族自由和生存權，謀求永不屈服的新的發展。這種新興的氣象，對我們在自由祖國和海外各地區裏反奴役，反迫害的中國人信念的不可動搖性，無疑提供了有力的保證。中共「和平解放」西藏的辦法，和達其控制的目的之後，即露出猙獰的面目，全面展開土改和種種慘絕人寰的暴行，使所有的西藏人民，都成了待罪羔羊的鐵的事實，以及藏人不甘受共黨的恣意蹂躪，揭竿而起，反抗暴政，可為最近中共所說：將以待西藏人的辦法「優待台灣」，或所謂的「西藏模式」做了一個註腳。

中共對待西藏人施行的趕盡殺絕政策，西藏人在這個世紀裏扮演了最悲慘的角色！在海外流亡的十萬餘藏胞，寧死也不願回大陸，據他們述說共黨在西藏的暴行，那昔日的天堂，而今變是了人間地獄。怎不令人魄動心驚？

葉德輝與張輝瓚

胡養之





葉德輝與張輝瓚，不僅同為湖南人，也同為一個時代的產物；而且同為中共匪幫所殺害！前者是郁郁多文的清末進士；後者則為魯滌平任江西主席時一名勇敢善戰的師長。這一文一武之所以遭受中共毒手的經過情形，讓我慢慢道來。

一聯賈禍的讀書種子

葉德輝字煥彬，號直山，湖南湘潭人，光緒乙酉舉於鄉，壬辰成進士，以主事用，觀政吏部，年三十謁歸里居，奉親讀書，且有自設的商店。因其個性甚強頗具辯才，曾任長沙市總商會會長多年，戊戌事變後，任湖北存古學堂總教習，能詩能文，頗為國學大師章太炎先生所賞識；但德輝為人保守，歡喜干涉政治，對於辛亥以前的維新、革命兩派人物，都不同情。尤其對於後來打家刧舍的中共，更不遺餘力地鳴鼓而攻之！故此，葉德輝便被毛澤東視為頑固的「反動份子」！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毛澤東在湖南推行農民組織，全力滲透了湘省各縣市，分別成立所謂「農民協會」，表面上雖仿打著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招牌，高呼「打倒軍閥」、「打倒土豪劣紳」及「擁護中國國民黨」等口號，然其骨子裏則如火如荼企圖赤化湖南。當時被「農民協會」鬥爭清算致死的人數以萬計。因此，好抱不平的葉煥彬先生，便對這些心狠手辣，排除異己的共幫口誅筆伐，並在長沙一家報紙上，替長沙市「農民協會」撰一對聯，以諷刺共黨分子。聯云：

農運宏開，稻粱菽、麥黍稷，盡皆雜種；

會場廣闊，馬牛羊、雞犬豕，都是畜生！

此聯以「農會」兩字為題，而「雜種」、「畜生」均為長沙最流行的罵人口語，極盡挖苦，入木三分！而那些橫行長沙的共黨份子，於惱羞成怒之餘，藉口加上葉德輝以「劣紳」的高帽，進一步起將他拖出公審，立即綁赴北門外執行槍殺！

葉死後，不少的讀書人為他痛惜──吳梅‧瞿安）的「霜厓詩錄」中，便有兩首哀葉氏的五言律詩云：「大名垂四海、小隱寄三吳；曾造通儒第，如披博古圖。奇文蒐紫簡，餘枝事丹爐；竟殺讀書種，天高何處呼？」另一首是：「目空天下士，為我偶垂青；豈意一朝別，南天見落星。詠諧賈奇禍，刑辟失常經；安得中郎筆，重書有道銘」。充分刻劃出葉氏生平及其學問性格，以至一聯賈禍和中共的毒辣暴行！

煥彬外貌清癯而面麻，故有人以「葉麻子」呼之。惟其聰慧好學，為文刻薄，著有「葉氏叢書」及「書林清話」等，名噪一時，家中藏書甚豐，且不肯輕以示人，借書免開尊口；嘗說：「老婆不借書不借」，足見其詭僻之一斑。由於他的性格特殊，曾被唐蟒（唐才常之子）所捕下獄，並擬之死地！幸有章太炎力保，謂葉為讀書種子，倖免一死。可是這位「讀書種子」，逃過了唐蟒那一關，却終逃不過中共的毒手，死時年六十七歲。

被中共害死竟碎其屍

至於張輝瓚死得更慘！當魯滌平入主江西時，正是朱毛設寨於井岡山初期，而以勇悍善戰的張輝瓚，則率所部先入江西剿匪，他認為毛頭小子不足畏，乃身先士卒，連戰皆捷，因而輕敵之心油然而生。但於東固一役，輝瓚受了共軍的伏擊，不幸壯烈成仁！而慘無人道的中共既害了輝瓚，竟碎屍數段，並以布囊其頭顱，承以張氏宗祠匾額，泛於章江中，順流而至南昌（江西省會）。

當時贛省主席魯滌平聞訊，曾痛哭流涕，如失左右手！省府並以隆重儀式奉入豫章公園內的國貨陳列館，組織治喪委員會，以輝瓚為國犧牲而身首分異為憾！於是刻檀香木為體，殮以陸軍將官服，舉行公祭時，民眾前往致弔者絡繹不絕，如喪考妣！花圈輓章，亦以千計。其中以魯道源一聯為最沉痛貼切，聯云：「湖南首義，東固成仁，馬革痛餘生，無限傷心同一哭；先軫歸元，睢陽陷賊，英靈追往烈，長留苦節壯千秋。」由是可見忠義自在人心，非中共暴政所能一手掩沒的。

原來輝瓚和魯道源同是當時剿匪的將領，私人感情甚佳，故道源對輝瓚之死，極為沉痛。輝瓚從譚延闓多年，心胸氣度，移於不知不覺之中，對於節操尤為講究，當譚氏督湘時，輝瓚任長沙警備司令，市內惡勢力橫行，時有一個深諳巫術的媒婆，專門迷惑良家婦女，以供權貴玩弄，因之獲得一般不肖官吏的支持，肆無忌憚！這個淫媒姓劉，以面麻著名，故稱劉麻婆。她從小便被賣入妓院，伶俐善伺人意，至「破瓜」之年，正式登場應客後，即紅遍勾欄，相傳她的「房中術」特別到家，所以遠近的「風流人物」，無不以一親香澤為快。

劉於中年後，以善於居積，已擁有為數可觀的資財。她雖洗盡鉛華，不再倚門賣笑，並且置有華麗小洋樓。但由於她過去在歡場中名氣太大，又善於交際，因此，門前還是車水馬龍，盛況不減當年。最令人奇怪的是當時湖南不少名流都變成她的乾爹、接着乾仔、乾女，也日益多起來。好事者仔細打聽，才知道她在暗中做淫媒的勾當；本領更駭人聽聞！據說你喜歡任何女人，祇要「

孝敬」她，就遲早會令你如願以償。當地良家婦女在她誘惑之下而喪失清白的，不知凡幾。

這一駭人的消息傳出後，關心社會風化的無不恨之入骨，除之而後快的，但因她與官紳名流不尋常的關係，又無確定證據，當無法入罪。不久張輝瓚出任長沙警備司令，居民則把除掉劉麻婆的願望，寄托在張的身上，他到任之初，控告劉麻婆的密狀如雪片飛來，其中除指劉誘良為娼，罪不容誅外，更把劉麻婆可以將任何女人帶到桑間濮上的非凡本領，刻意渲染。連這位精明勇悍的張司令，也感到有點莫名其妙了。

化裝商人調查劉麻婆

張經過一番了解，發現劉與當地的名流權貴都有關係，在投鼠忌器之下，不禁躊躇起來。同時對那些密狀中所講的眞實性如何！也不無懷疑，所以，他暫時置之不理。

可是市民見他對劉並未採取行動，却有罵他袒護淫媒的函件，又紛紛寄來。這時張輝瓚受不了人們的指責，乃表示決心：「我要親自調查才行！」他像偵探小說中的人物一樣，化裝後親去調查。冒充一個商人的身份，前往劉家去嫖妓，出手濶綽，故事情節如下：

在一個華燈初上的旁晚，劉麻婆門口來了一個經商的豪客，聲言要見「劉大姐！」劉麻婆知道這位陌生商人是有求於她的。果然一見面，那豪客送給她一百銀洋，自稱是某綢緞莊的老板，有事求她帮忙。

劉麻婆見他出手這樣濶綽，那有放棄這個財神之理。於是便問：「先生貴姓？有什麼事求我呢？」那商人極目四望，答道：「我姓江，江河的江，這裏人多口雜，不便開口，請找個較為清靜的地方談談吧！」劉咐婆毫不猶預地將他帶到一間密室裏去，又問：「你到底有什麼吩咐，現在可以隨便說了。」

那商人笑說：「我愛上了一位娘兒，可惜沒機會跟她接近，請大姐帮帮忙。要是能使我如願以償，我會重謝大姐的。」劉麻婆急於又問：「這是件小事，請說你愛上了誰？她住在那裏？」商人忽囁嚅地說：「這事恐怕大姐無能為力，還是不說的好，如果弄巧反拙，一旦敗露，則很可能有生命的危險！」

劉麻婆則很自負地表示：「沒關係，任何危險我都不怕，快說，她是那一家的娘們？」那商人道：「既然大姐不怕事，我就說了吧，她是本市警備司令張旅長的姨太。」

劉麻婆不禁微怔，沉吟了一會，問：「張司令有幾個姨太？」商人答道：「聽說只有一個吧，現在跟張司令住在韮菜園某宅樓上」。

劉麻婆一想，便提出：「要是我把她找來了，你怎樣謝我？」商人立刻表示：「大姐說要怎樣謝就怎樣謝好了。」劉笑說：「好吧，你三天後，再來聽消息罷！」商人興辭而去，劉麻婆將他送到門口，心裏在計劃如何取得他那豐富的報酬？

赫然發現自己的姨太

這個自稱姓江的商人，就是張輝瓚化裝扮演的。他這一鬼祟的行動，只有他自己知道，可是，他為了測驗劉麻婆到底有多大本領，甚至對他心愛的姨太也是保密的。到了三天後，張輝瓚仍是那副商人打扮，到劉麻婆家去了。劉一見到他即笑着說：「江先生，你的艷福實在不淺，請小坐一會，就可以和你的愛人見面了。恭禧！」

張輝瓚還不很相信，總覺得自己的姨太，深居簡出，住宅前後都有衛兵把守着，劉麻婆怎能跟她接觸引誘？便笑道：「我跟她是同鄉，我們是熟識的，大姐不可把假貨來冒充她啊？」劉正色說：「如果我是賣假貨的人，不是早就被朋友攆出長沙了嗎？嗯，現在你可以進去看過究竟了。」

劉麻婆把他帶到一間小房間門口，說：「把門進去，揭開紅羅帳看看，床上的人是眞貨還是假貨吧？」張雖然是槍林彈雨中過慣了的人，這時也不免心有跳了，因為他恐怕房中的女人眞是他的姨太。他正在躊躇的當兒，劉把他一推，推進房去了。不料，他揭開羅帳一看時，發現床上躺着那一絲不掛的女人，赫然是他的姨太！張氣得發抖，冷笑道：「果眞是你這賤人！」姨太見丈夫來到，既羞且懼，哇的一聲大哭道：「你原諒我罷！」

門外的劉麻婆聽到哭聲，忙推門而入。張冷笑道：「劉麻婆你眞有本領」

為地方除害哄傳一時

劉麻婆見他神色大變，不禁一怔！道：「你是誰？」姨太大哭說：「他是我先生，張司令啊！你這老娼婦害得我好苦啊！」劉聽了此言，立即奪門欲逃，張一手揪住她，一手掏出手槍向床上連發兩槍，擊斃了姨太後，把劉麻婆帶回司令部，漏夜請長沙名士葉德輝撰寫一道罪狀，將劉執行槍決。這道罪狀，言簡意賅，錄之於下：

「查淫魔劉麻婆，專以秘密賣淫為業，其前後勾引良家婦女，已盈千累萬！無知婦女，一經失足，即如魚之吞鈎，終身不能自拔。本司令職司警備，責在除奸。為忍辱之家庭，說難言之隱痛，為無知之婦女，解已結之孽緣，用是敢將重典，剷此淫魔；為地方計，則死之已恨其遲；為風俗計，則殺之猶嫌其薄。用心用事，悉本良知，諒我罪我，評之月旦。」

不到幾天後，劉麻婆伏法和張輝瓚床頭人作出牆紅杏的消息：不僅傳遍湘省，且曾哄動華中，而葉德輝所撰的罪狀，更傳誦一時。至東固之圍，輝瓚自知難免殉職，便口授遺言令其親信之隨從歸報。隨從以輝瓚平日待他如手足，不忍驟離而誓與其主共患難；待輝瓚拔槍以迫，始收淚歷險至南昌報信。

輝瓚死時五十三歲，歸葬岳麓山，建有宏敞墓廬，與革命元勳黃興，蔡鍔之墓相距甚近。墓前紀念亭上，刻有許多名流哀誄。但大陸淪陷後，黃、蔡二公墓廬固蔓草荒墳，而輝瓚之墓，據說早被共黨毀壞無遺！

英海狼反飛彈系統

陳金耀

去年英國正式向世界公佈，一種高度準確的艦用短程反飛彈「海狼」系統，能夠同時截擊數個口徑小至四吋的超音速飛彈或砲彈，是極佳的艦用定點防衛武器。

由於飛彈的高度發展，大型的母艦不再受歡迎，較具經濟及戰術性的中小型艦隻代之而起，一種近距離防空，反應快的自衛用飛彈系統，在母船其他武器的射程之外，能對超音速的飛彈準確地加以攔截，可適合裝於各種大小不同的船隻。

由於皇家海軍的迫切需求，英國於是生產了「海狼」系統，在一九六四年間，皇家海軍訂定了一個計劃要去發展一具高性能的反飛彈系統，能夠裝備在快速艦上，體積不大，留有空間以安裝其他的武器系統。

由幾間大機構如英國飛機公司、霍加皮索達士公司共同研究，提出了一個提議，認為此系統應採用指揮、視綫導向系統。一副脈冲式多普勒空中監視雷達、目標差別追蹤雷達，可使此反飛彈系統能成為準確性極高的近距離反飛彈系統。另一方面，亦研究另一些與此系統相似但較簡單而可裝在其他較小型的船隻的反飛彈系統。

一九六七年，再三研究決定了此系統的特點：用以代替早期的「海貓」系統；飛彈本身重量不大；兩名船員便可抬起；在任何天氣情況下專門用來對付小型的超音速目標；發射的角度比較大且可調節；反應時間很短，在銜接目標的過程是全自動的。

最後決定馬漢尼成為雷達系統的承造商，維克負責發射系統，而英國飛機公司則負責設計火箭。飛彈計劃開始於一九六七年二月，而全盤發展計劃則開始於七月一日。此後作了某種修正，尤其著重於對付低空飛行的目標。至此，此種新的飛彈系統正式名為海狼式。

此種全新的防衛系統是依賴一種快速的飛彈、極敏感的近接引信與一副準確控制系統，在任何天氣及惡劣情況下均能正常工作，指揮一視綫的導向系統被認為最適合此要求。飛彈系統是全自動的，包括有監視雷達，追蹤雷達，發射器及飛彈，每個主要的副系統是各自獨立的。

監視系統是用以對付那些小而快的飛彈，在惡劣的情況下，有兩個不同頻率的高能雷達負責空中及海面上。其中的一個雷達是脈衝多普勒式，另一雷達是敵友分辨器。天綫裝在一平台上，並可旋轉一個很大的角度，從低空至高空。此系統所測量目標的方向距離及速度異常準確，因而縮短了整個系統的反應時間。

海狼的發射器及其有關的控制儀器，組成了發射系統。當與目標銜接上時，即會自動操作而發射海狼飛彈。發射器有六個正方盒形的飛彈筒（小型的兩個），整個部份能旋轉一個角度及升降，發射後飛彈的重新裝備可藉機械的幫助而用人力操作。

海狼飛彈是一種快速的（超音速）短距離，可作定點防衛的武器。可供各國使用，以其容易操作的關係。從正面來看，飛彈是十字形，由固定翼及可變尾翼控制。長度約是二公尺，重量八十公斤，屬短小精悍型。

試驗證明了這飛彈的可靠性能極高，且不需作例行性的性能試驗，如果能適當的保護發射器及飛彈不受海水侵蝕，可使飛彈一直處在作戰狀態達十五個月之久。

佔艦上空間不多的六管「海狼」及其雷達

飛彈的導向，依賴於差別追蹤系統，它能量度出海狼飛彈與目標軌跡角度之差距，自動作出校正，信號傳送至海狼飛彈令其自行迎擊目標。

海狼系統亦可根據不同情況下，發射單一及同時發射數枚飛彈。追蹤目標可用雷達或電視感應器，而兩種情況之下飛彈導向均是全自動的。

差別追蹤雷達是單脈衝式的，使飛彈具有全天候作戰性能，尤其是那些小的目標，性能好的伺服器，使方向器的控制穩定，能夠在最短時間內發現入侵的目標。電子角度追蹤儀是包含在追蹤環內，用於校正小角度時，不需移動整個蹤環，使效果更平穩及準確。

海狼飛彈發射之後，追蹤雷達馬上藉廣角天綫之幫助，追蹤到飛彈的動向，供給資料使飛彈自動校正方向截擊目標。

方向器另有電視追蹤系統，以解決雷達所面對之困難（低空目標，雷達不易偵察）。通常當雷達收到在低空反射回來的微弱電波後，馬上將信號交由電視追蹤系統負責。電視之儀器包括有分體式鏡頭，供給目標及飛彈之追蹤頻率。

導向器是接受由追蹤器測量到的信號及當時目標的移動，飛彈與目標方向之角度差等，輸入電腦，與本身已有之資料作一比較，計算出飛彈應走之途徑，指揮飛彈截擊目標。

監視雷達是負責探測所有的目標及資料，並保證在海狼飛彈最大射程之中使海狼飛彈系統與目標銜接上，同時，敵我分辨器會分辨那些是有敵意的目標。同時，根據威脅的大小緩急，令追蹤儀對準目標。所需的時間祇要二，三秒鐘。同時副偵察系統會隨時留意目標的動態，直至銜接過程完成為止。

當監視雷達獲得目標之後，數據電腦會馬上使追蹤儀及發射器指向大約的方向，追蹤儀便可自行進行搜索，直至獲得目標為止，過程需要很短。在追蹤儀與目標接上之後，並且使發射適當的瞄準目標，此時候飛彈已可隨時發射。從追蹤器指向目標至此階段祇需五六秒鐘而已。

由於雷達對低空的目標搜索能力不强。故在獲知有低空目標之後，即交由電視系統負責追蹤。其過程與用雷達差不多。飛彈發射後，噴射之火焰可由電視追蹤儀觀察得，從而利用電視系統引導飛彈襲擊目標。

此飛彈在海上服役期間不需維修。設計時將每個系統分成許多小單元，所以每個單元中有一零件損壞時，可將整個單元換掉，因而節省修理時間。並加有一個控制邏輯系統，帮助維修人員找出發生毛病的零件。

此種飛彈系統曾在不同的地方，經過廣泛的試驗，包括在惡劣的天氣中，及用人工製造的震動均對飛彈的準確性及持久性都影响不大。

而且監視及追蹤雷達亦早已證明了其本身可靠性。曾經用超音速兩倍的火箭作試驗目標，在試驗過程中，用雷達及電視系統對付高空及低空目標，都顯示出其準確的性能。

直至今日，超過六十次的試驗，其中百分之八十五的飛彈均能命中目標，說明了，如果將此飛彈裝在海軍船隻上，因為其可靠性及高的殺傷力，將使那些小的超音速及舊式導向飛彈無所施其技，但如同時受到六個以上目標襲擊，則要由其他武器負責。



最近發展成功的雙管「海狼」發射器極適合小型快速艦

從意識形態和權力平衡看世界前途（中）

楊逢泰

凱恩指出：「如果歷史的類推是有意義的，吾人自然必須對歷史情勢的懸殊作寬大的默認。」誠然，決定人類歷史軌跡的因素殊爲複雜，武斷的作歷史的類推似無裨益。

卡達政府放棄了意識型態的懸殊，企圖以北平來制衡莫斯科是權力平衡的作祟。這件歷史性的大事牽涉到意識型態和權力平衡，所謂意識型態是基本的政治和經濟價值的體系，在任何國家的外交政策中不可避免的扮演重要的角色；歷史和當代的思想都堅持權力平衡是，或者應該是，政府決策的指導原則。因此意識型態和權力平衡二者都是外交政策的主要考慮。深深的影响着國際政治。

假使沒有克里米亞戰爭，巴爾幹諸國的獨立將永遠不能完成，而俄國人可能獲得了君士坦丁堡，泰勒認爲：「雖然俄國的力量沒有崩潰，而在歐洲的影响力減少；法國的聲望雖然增加，尚未變成優勢，歐洲的權力平衡沒有推翻，自從之後，英國無需干涉歐陸戰爭有六十年之久」，從權力平衡的角度來看，英國作爲平衡的掌握者其友誼徘徊在俄法之間。

沒有所謂永久的友誼，從意識型態的角度來看，克里米亞戰爭是自由主義的英法兩國和專制主義的俄國之間的戰爭，曾經是神聖同盟的成員而爲專制主義的普奧兩國竟然擺脫了俄國，而使聖彼得堡有孤立之感，自此以後，「克里米亞聯盟」是俄羅斯帝國的夢魘，克里米亞戰爭摧毀了所謂「歐洲協調」。

第一次大戰前意識型態差異的危機

克里米亞戰爭以後，拿破崙三世認爲可以放手來重鑄義大利和德意志；結果是奧地利失去俄國的支持後，反而使義大利和德意志可以放手反對拿破崙三世，加富爾和畢斯麥才是克里米亞戰爭的眞正勝利者。

義德兩國先後完成統一是繼法國大革命之後，歐洲歷史上最大事件。德意志的統一破壞了梅特涅所建立的舊歐洲。普法戰爭不僅是意味着兩國長期的敵意，從歐洲的觀點看來，一八七〇年至七一年的事件象徵着歐陸的重心從巴黎轉移到柏林。從世界的觀點看來，這是歷史的分山嶺，歷史的巨輪走向一個新的方向，過去幾乎完全是排他性的歐洲事務。

此後，歐洲的歷史與世界的歷史混合成爲一個巨流，拿破崙三世開鑿蘇伊士運河，英國購買蘇伊士運河的股票，宣佈維多利亞女王爲印度女皇和獲得賽普魯斯只是巨流上的幾根「稻草」而已，而這些「稻草」正確的標示着巨流的方向，這已經是世界政治的時代。

畢斯麥的視野主要是在歐洲，在普法戰爭後的二十年中，他所採政策的原則是「分而治之」—使法國積弱不振，在歐洲孤立無援，畢斯麥的警戒是防止法國和英國、法國和義大利，最重要的是法國和俄國的和解。

而自己卻與雙方維持密切的關係，普魯士政策的格言是：「柏林與聖彼得堡之間的電綫必須經常開放」。

畢斯麥在口授法蘭克福和約的條件之後，幾乎立即建立他的同盟體系。正如梅特涅的體系一樣，畢斯麥的體系面臨着同樣的威脅！！一方面是奧俄之間的巴爾幹戰爭，另一方面是法國復仇的企圖。所不同的是：梅特涅的體系面向着西方：主要在防止拿破崙戰爭之後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革命火燄；而在近東限制俄國接近君士坦丁堡。畢斯麥的體系注視着東方：除非奧俄之間爆發戰爭，法國的復仇並不構成嚴重的威脅，所以畢斯麥的體系以德奧同盟爲樞紐，一旦抓住奧地利之後，又要求奧地利與俄國息爭作爲德奧同盟的條件。他眞正的恐懼是

奧地利的「好動」而不是俄國的「侵略」。德奧同盟不啻是將德意志這艘新穎的「巡洋艦」與破舊的「大帆船」奧地利聯合在一起。

從最深謀遠慮的觀點來看，德國據歐陸的中央，俄國與西方如果發生戰爭，德國無論選擇那一方，一方是首富戰爭之註。如果不循戰爭的途徑來控制歐洲，德國唯一的辦法就是中立——而這個中立必須延長到奧地利。假使從波羅的海到黑海建立一個緩衝地帶，俄國和西方列强祇能在歐亞大陸的邊緣作戰而不會影響德國。可是畢斯麥的後繼者放棄此種原則。

一八八二年英國佔領埃及摧毀了與法國的歷史性的自由主義的同盟，一八八五時，德奧俄「三帝同盟」繼續干涉巴爾幹事務，英國為了取悅法國，索斯柏里爵士對法國表示：西方國家是輿論的政府不能聯合起來鎮壓巴爾幹的新興國家，並預期英國最後將自埃及撤退。因此歐洲國家再度分為兩個陣營，一方面是德、奧、俄「新神聖同盟」，另一方面是英法自由主義同盟，雙方都是鬆懈的結合，均有內在的矛盾、埃及問題成為英法協商的障碍有二十年之久。

一八八八年七月以後，年輕的威廉二世雖然不排除兩面作戰的可能性，但與奧國合作，擬發動對俄國的戰爭，此一計劃的推理是與奧地利從民族主義的立場進行合作，與自由主義的英國作民主的同盟，而與保守的俄國夥伴破裂。但是英國在地中海的戰略端賴法國的支持，如果與德國結同盟勢必將法國推向俄國一邊，這種考慮註定威廉二世聯英政策的失敗。一八九七年一個大的新發展是德國也轉向「世界政策」，她的野心擺脫了畢斯麥的壓束。布洛出任帝國首都是這一政策的象徵，德國為了追求世界霸權，於一八九七年擬定大海軍計畫，而在一九〇〇年實施，布羅的顧問們認為有一個所謂「危險區」，這是個假設的時期，在此時期之內，英國可以在德國海軍能與英國正敵之前予以摧毀，可是布洛的基本假設是：危險區可以渡過，而德國可以到達任何强權不能攻擊的顛峯狀態，德國向英國的海上霸權挑戰，促成了英法與俄國親善合作的機會，一九〇七年英法兩國不顧意識型態的差異終於與克里米亞戰爭中的敵人俄國成立了三國協約，而與三國形成對峙的局面，世界發生一串的危機：第一次摩洛哥危機，第二次摩洛哥危機與奧地利奪併波黑兩州的危機。一九一四年，德國終於被奧地利拖入全面的世界大戰，德國兩面作戰，遭受失敗的危運。

第二次大戰中意識型態的危機

第一次大戰之後，法國雖然贏得了勝利，而缺乏安全的保障，與英美兩國在一九一九年所簽的保障條約只是曇花一現而已，主要的是因為美國參議院沒有批准這個條約。在英美兩國的歷史中，往往在和平時期避難與其他國家廣結同盟。英國一向是玩弄權力平衡者，因此不可能有永久的盟友，今天的盟友可能就是明天的敵人，英國以「不忠實的艾爾砵」聞名是醉心於權力平衡不可避免的結果。

法國有被英美出賣了的感覺，立即在其他方面，尋求安全的保證，法國由於恐懼德國的心理而於一九二〇年締結了法比同盟，蘇俄是法國的第二假想敵國，因此法國於一九二一年又締結了法波同盟，同時，捷克、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為了防止奧國舊王室復辟而成了所謂「小協約國」。其中的羅馬尼亞和波蘭進一步簽訂了同盟條約，在二十世紀中葉，法國終於完成了法蘭西體系。

法國的行動促成了一個以蘇聯為中心，另一個以義大利為中心的集團。蘇俄為了害怕歐洲出現「反俄集團」，開始締結一連串的互不侵犯條約，第一個是一九二五年的蘇土友好中立條約，一九二六年又與德國簽訂類似的條約，以對抗法國所建立的「防疫綫」政策。就法國而言，十月革命以後的蘇俄是最可怕的傳染病。

墨索里尼奪取政權之後，為了與法國爭取西地中海的霸權，也採取廣結同盟的政策，到一九二七年時已經和捷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西班牙、阿爾巴尼亞及匈牙利簽訂了友好的條約，因此，一九二七年的歐洲出現了三個集團，正和過去一樣，彼此之間有矛盾的存在，也有持騎牆態度的國家。

歐洲再度出現的殘酷現實是軍備競賽。為了建立穩定的權力平衡，競爭國家之間企圖作比例的裁減軍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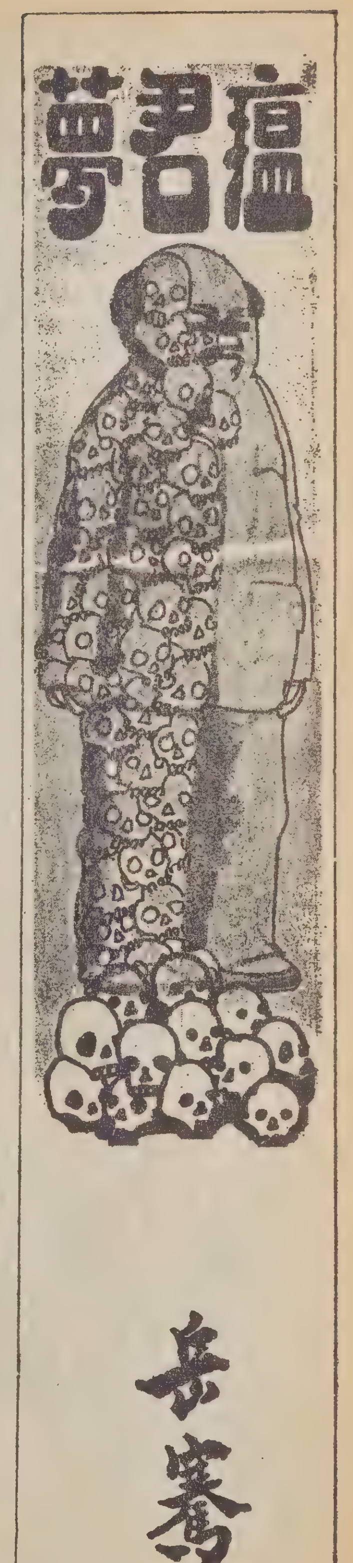
雖然有華盛頓海軍會議，以及「海軍休假」的宣佈，可是藉比例的裁軍以獲得權力平衡的技術需要將裁軍對個別國家權力的影響作量的評價。這是非常困難的技術。

一九三二年，日內瓦裁軍大會中很難對法國陸軍和德國工業潛力所代表的軍事力量作量的評價，因此藉裁軍來建立一個德法之間的穩定平衡終歸失敗。

一九三三年二月，正當裁軍大會復會之際，希特勒掌握了德國的政權，納粹德國變成了俄法兩國共同的敵人，一方面要求取消凡爾賽和約，一方面攻擊共產主義。促使法俄兩國再度接近。一九三五年，兩個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

國際聯盟所建立的「集體安全制度」，對於日本侵略中國和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沒有發生實際效力，毀滅了國聯的威望；希特勒支持墨索里尼使德義之間自然形成了一條戰綫。一九三七年，柏林、羅馬和東京軸心正式成立，日本參加軸心使美國安全所憑藉的權力平衡為之消失。必須在國防上採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動來應付其所面臨的戰爭危機。

一九三九年，德俄兩個竟然簽訂了一個互不侵犯條約，使全世界大為震驚，等於是日晴空霹靂，共產主義和納粹主義是水火不相容的意識型態，德俄兩國接近幾乎是不可思議的事，就希特勒而言，將西方國家擊敗之後，回過頭來攻擊俄國是避免兩面作戰最好的策畧。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納粹軍隊在沒有任何警告下，近攻蘇俄，納粹領導階層的判斷是：對共產黨發動戰爭，可能引起英美因意識型態的大同，而減少打擊希特勒的決心，可是邱吉爾放棄對共產主義的嫌惡立刻表示全力援助俄國，羅斯福在兩天後也作了類似的宣佈。在三次大戰中，作為布爾什維克的蘇俄然然是民主國家陣營的一員，與中、英、美、法等國合作，擊潰軸心國家。



毛澤東眼見當着這麼多的部下，爲赫魯曉夫搶白一頓，實在覺得下不了台，換換別人，他一定要拍桌子摔茶杯了，可是對着赫魯曉夫又不敢，祇有坐在那裏生氣。

周恩來看見事情已鬧成僵局，站起來說道：「今天的會議是決定原則，所以偏重於軍事方面，至於外交事務，祇是技術方面問題，可以留到明天再討論。」

周恩來說過，毛澤東趕快轉口，站起來說道：「赫魯曉夫同志，你今天太辛苦了，提前休息一下，明天再談吧！」

赫魯曉夫勉强擠出一絲笑容，和毛澤東握握手，會就散了。

出了門，陳毅和彭德懷坐上一輛汽車，陳毅笑着說道：「我們的總參謀長算自己算得很準，怎麼不算一算敵人，國民黨軍隊還是八年前麼？我那一次雖然失敗，總算踏上金門島，恐怕這次沾不上金門一根草，就完了。」

彭德懷嘆口氣：「到時候鬧得不能結局，一定又是我的麻煩，誰叫我當倒霉的國防部長呢？」

陳毅問道：「你剛才爲甚麼不提意見呢？」

彭德懷苦笑道：「剛才有我說話的份嗎？遇到作戰，主意都是領袖們出，打仗要我們去打，打勝了是他們領導正確，打敗了怪我們指揮無方？不瞞你說，禿頭，我最近實在寒透心了，粟裕這小子還作夢哩！」

彭德懷一席話勾起陳毅無限心事，長長吁了一口氣，這時司機已在注意聽，兩人不敢再發牢騷，也就各自回家。

第二天，繼續開會，商談外交方面的問題，實際上也就是聯合公報的內容，赫魯曉夫堅持不肯加入支持中共解放台灣的話，任憑毛澤東說的舌敝唇焦，他祇是把那顆又肥又大的光頭搖來搖去。整個上午就這樣無結果而散。

散會後，毛澤東特地留住周恩來和王稼祥商討對策，周、王兩人也是一籌莫展。毛澤東說道：「赫魯曉夫這次究竟安的甚麼心思，我始終未看得出，他來到就勸我不必派兵去中東，最好是解放台灣，先攻金門也好，並且把馬林諾夫斯基帶來指導戰略，不能說他沒有誠意，爲甚麼要在聯合公報中加上這麼一句，都不肯呢？」

周恩來緺着眉頭說道：「爲了這件事，昨天晚上我特地約了庫兹湼佐夫和尤金商量，據他兩人說，赫老沒有他意，祇是怕刺激美國，不過他可以口頭提出保證，假若台灣海峽局勢惡化了，他一定全力支持我們。」

毛澤東苦笑道：「恩來同志，我們都是三十多年的共產黨員了，共產黨人的保證有甚麼用，共產黨員要是說一句話算一句話，還配作個共產黨員嗎？豈不變了唯心主義者。」

周恩來未及答腔，陳毅匆忙捧着文件進來，說是尤金送來的聯合公報底稿，一字不能修改，如若我們不同意，赫老明天就飛回去了。

毛澤東接過來看都未看，就向字紙簍裏一丟，淒然向陳毅說道：「你告訴尤金，我完全同意，照簽字就是了。」

周恩來說道：「主席應該看看內容，假若眞有必須修改的地方，我們還是可以向赫老懇求的。」

毛澤東長吁一口氣：「恩來同志，你怎麼還是看不開，我們每次和民主黨派發表甚麼聯合宣言，准許他們更動過一個字嗎？」

周恩來無話可說，祇好算了。

中共、蘇俄聯合公報於八月三日由赫魯曉夫與毛澤東分別簽字，赫魯曉夫當天就帶着隨員飛走了。

赫魯曉夫走後，毛澤東召見粟裕，要他佈置進攻，先打下金門、馬祖，再解放台灣。

粟裕遲疑一下，問道：「這次我們和蘇聯發表的聯合公報，爲甚麼一個字也未提到台灣的事。」

毛澤東臉一沉：「你問這個幹甚麼？」

粟裕囁嚅道：「這次赫老來訪，我們各級官兵都知道赫老要支持我們解放台灣，現在他走了，却隻字未提，大家不免懷疑，再說，若沒有蘇聯支持，我們也實在沒有制勝把握。」

毛澤東哼了一聲：「枉你身爲總參謀長，不知道兵法上虛則實之，實則虛之的話，蘇聯不把支持我們解放台灣的字句寫在聯合公報上，實際上是暗中支持，祇要你能打勝仗，要甚麼有甚麼。假若美

國人敢參戰，蘇聯也可以出兵，你放心了吧！」

粟裕無言可對，自行出去佈置。首先把飛機逐漸南移到路橋機場，軍用物資沿着鷹厦鐵路運往厦門，第二步把路橋機場的飛機前進到龍溪、福州、澄海幾處機場。這時粟裕的打算是先奪得制空權，然後在陸空協同下進攻金門，金門攻下回頭再攻打馬祖列島。

從八月十日起，共機就經常出現在台灣海峽，有時還到金門上空去兜一個圈子。那知到了八月十四日，突然同國軍飛機發生遭遇，一交手中共飛機有三架好似斷綫風箏一樣直綫墜下來，其餘的共機一看大事不好，趕快逃回福州，向粟裕報告。

這時粟裕已在福州組成前綫指揮部，除粟裕外，海軍、空軍、砲兵、後勤、軍械，各部負責人都到了，祇有空軍司令員劉亞樓，海軍司令員蕭勁光，兩人都是湖南人，平時就不服粟裕指揮，這次也未來，空軍由參謀長兼空軍師長劉善本代表，海軍則由海軍司令部政治委員蘇振華出席。人事剛佈置妥當，接到空軍敗訊，劉善本不由得跳起來。

原來當共機出發時，粟裕曾詢問劉善本，金門方面空防力量如何。

劉善本笑道：「總參謀長放心吧！祇要不碰上高射炮，敵方飛機是沒有力量還擊的，因為我們現在出動的是米格十七式，台灣飛機最好的是F八十六式，無論速度性能都差的多，制空權這一次我們就奪過來了，他們是不敢出動的。」

粟裕也信以為眞，不料話剛說過，前方電話就來了，米格機一交手就被敵人打落三架，粟裕大吃一驚，趕快找劉善本詢問。劉善本還不相信，仍然以為打落的是敵機，不多時間，率隊出動的空軍中隊長來了，劉善本見了面厲聲問道：「到底是我們打落敵機三架，還是敵人打落我們的飛機。」

中隊長哭喪着臉回道：「是敵人打落我們的飛機。」

劉善本勉强抑住怒火，問道：「敵人是不是增加了新式飛機。」

中隊長搖搖頭：「沒有，還是F八十六。」

劉善本聽道還是F八十六式，不由得跳起來，罵道：「你們一羣飯桶，駕米格十七式機，竟然打不過F八十六，這件事我們如何向蘇聯老大哥交代，又怎樣向上級報告。」

粟裕擺手要那個中隊長退出去，回首向劉善本說：「你只是咆哮，總不是辦法。至要緊的是要想辦法向上面報告，否則這個責任我們担不起。」

劉善本沉吟一下，說道：「這個問題，容我回去考慮一下，再向總參謀長報告。」

劉善本回到房裏，扭開收音機，正聽到台灣軍中廣播電台報告，廣播小姐嬌滴滴的聲音報告：「八一四空戰勝利，我空軍擊落敵機三架。」



大陸地下刊物如雨後春筍
地下刊物大放異彩矛頭指向中共
要求出版言論自由批毛不受壓制

自從去年十一月北平出現大字報以來即開始呈現的北平之「春」，現正大放異彩。地下刊物已在大陸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冒出。這些地下出版物的作者，有的顯然是與中國共產黨相敵對的。

地下刊物已在北平的「民主牆」——也就是大字報運動開始的地方——上方公開銷售。大部份刊物用手抄寫油印而成，因爲刊物的編輯都是些年輕人，無法弄到打字機之故。有些編輯則與西方國家駐北平「使館」接觸，尋求資助，但西方外交人員爲避免引起干預中共「內政」之嫌，都不得不拒絕這類要求。

儘管中共黨方面決定不批判毛澤東以便維護大陸內部的穩定與團結，但非官方的刊物却公開貶毛。比方，其中一本刊物「啓蒙」的第一期即引述毛某的話：文化大革命是絕對必要的，爲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及建計社會主義，現在即是最恰當的時刻。

該刊物質問道：「文革是絕對必要。」

「啓蒙」刊物還斥責一九五七年的反右運動爲摧殘民主政治與人權。它又指出，「千千萬萬的知識份子被打爲右派份子，成了批判與鬥爭的對象，他們受到屈辱，被監禁，被開除黨籍，還被判勞改。許多人因此而死。」

「啓蒙」刊物還列舉一項「最近的調查」，該項調查揭露，「被公安部指爲右派的那些人全都是冤枉的，而被黨的中央派系指爲右派份子的人當中，百分之九十六是冤枉的。」該刊物稱，甚至少數被指爲右派份子而沒有被人冤枉的人，他們「只不過是表示不同意黨的某一政策，或某一負責人而已」，而「這是從前所通過的『憲法』中所賦予人民言論自由的一部份。」

「啓蒙」刊物把老毛比成中國古代鞏固了政權以後即大殺功臣的皇帝。該刊物還表示，「天知道有多少人在『反毛主席即爲反革命』的統治下喪生。」

「啓蒙」刊物跟中共其他地下刊物一樣，强調民主政治與人權的重要性。

在提到中共目前的經濟「現代化」運動時，該刊物宣稱，「不實行完全的民主政治，不放棄控制人的心智，則現代化是難以想像的事……沒有民主政治，即使我們能買到、換到，或者借到現代化，我們還是不能保有它。今天伊朗所發生的事就是很好的說明。」

該刊物結論道，「簡言之，馬列階級鬥爭的教訓，不再適用於今日中國。至於毛澤東同志的有關現代中國社會中的階級鬥爭教訓，也是錯誤的，必須揚棄，而代之以眞正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治。」

已斃命的老毛並非地下刊物攻擊的唯一目標。它們也以活的人，包括北平「市黨委會」在內，爲其攻擊對象。

另一份刊物「探討」的某一期即公開指摘最近召開的北平市黨會議。該會議討論到應該讓大字報作者及其他人發表意見到什麼程度。「探討」刊物斷言該項會議獲致了下列結論：

「目前趨勢的發展不很好，已『損害到「國家」的體制』，這種趨勢已潛伏到我們中間』所以『我們必須加强教育』，並且『在敵我之間劃清界綫，以解決問題。』」

該刊物譏諷的指出，「我們想問這些權貴一個問題，以上所述是否爲你們保證給人民的民主『極限』？千謝萬謝你們的仁慈。這個限制並不比四人帮猖獗時所定的限制寬大。你們

對別人的指控跟四人帮的比起來，並不是什麼新的指控。」

「探討」一刊藉著檢討「你們對民主運動的指控」，向北平「市黨委會」發出了挑戰。

該刊物指出，第一項指控是「少數惡人」攻擊毛主席。它質問道，「既然鄧小平說過毛主席也會犯錯，既然『憲法』明載人民享有言論自由，那麼爲什麼不准抨擊毛澤東呢？你們或許會說，鄧小平有權這麼說，普通人沒有這種權利；而且如果鄧小平這麼說，他是在表現一個革命領袖的作風，如果普通人說同樣的話，他們就會被認爲犯了『反革命的罪』。你們也可能會辯解，鄧小平有權將『評鑑毛主席功過的工作』留待以後的子孫來做，普通人沒有權利在這個時刻抨擊『偉大的舵手』。」

「探討」刊物在繼續攻擊北平「市黨委會」時指出，「你們或許認爲普通人沒有享受言論自由的權利，言論自由是領導階層的恩賜。但言論自由必須包含批評別人的自由。如果沒有這種批評的自由，要言論自由何用？」

「北京之春」這份地下刊物甚至於還呼籲中國共產黨之逐步解體。

它表示，「任何一個對馬列主義有基本認識的人都知道，一個政黨就是一個階級觀念。它是階級鬥爭的產物，同時也是階級鬥爭的工具。既然現在階級鬥爭凋萎了，黨的組織也應該逐漸的消逝。

到現在爲止，中共當局還准許地下出版物的存在。但如果它們對北平「市黨委會」態度的描寫正確無誤，那麼必有許多位居要津者，對這些刊物感到不高興。到了某種程度，中共或許會覺得必須適時予以粉碎，以免一發不可收拾；這當然是很可能的事。

最近中國大陸有七份地下刊物發表了一項聯合聲明，這個跡象顯示中國大陸上的各種集團或許最後將聯合起來，演變成一個實際上政治方面的反對黨。

我們很難想像中共會容忍這樣一個有組織的反對勢力存在。但從這項聲明來判斷，這些地下出版物已決意求取「憲法」中所保證的權利，來追求他們的目標。

中共形成封閉社會 大陸難行「現代化」

一位在中國大陸上逗留過三年多時間爲北平共黨政權担任翻譯與編輯的法國名作家說，中共決不能達到其現代化的目標和成爲一個民主國家。

「自中國大陸二度歸來」一書的作者布洛耶，一九六六年在中國大陸逗留一年，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再度在大陸住了兩年。他在一次以「一九七九年開始的兩個中國」爲題的公衆辯論會中告訴聽衆說，根據他的瞭解與經驗，他不相信北平政權能達成其四個現代化計劃的目標而成爲一個民主國家。

布洛耶是應邀前來法國北部工業城市里耳，爲這次有二百多人參加的會議做見證人與演講人。參加人士中包括大學教授、中國事務專家，以及近年中曾訪問過中華民國與中國大陸的學者。

布洛耶說，只有在中國大陸住過幾年的人才能眞正瞭解中共的眞實面目。他說：『中共是騙子。中國大陸上的所有外國人都是孤立的。外國人如果只是以觀光客身份在中國大陸上逗留幾天或幾週，他們是無法知道政府與人民的眞實面目的。中共政權只向觀光客開放中國大陸的百分之五，在黑暗與落後中的其餘百分之九十五，是永遠不會向外輕易表露的。』

『中國大陸上的中國人民也被共黨孤立。住在北平的人不知道上海的眞實情況，而上海的人民甚至不知道他們隔壁人家發生的事。』

他說：『中國大陸是一個大集中營。二千多萬人在一九五八年的權力鬥爭中喪生，自毛澤東一九四九年建立共黨政權以來，已有六千多萬人在政治淸算中被殺。』

法國國立里耳大學的甘布林教授說，相反的，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是一個民主、自由與愛好和平的國家，近年來世界上達到最快速的經濟進步。

他說：『中華民國在七十年代中在工業方面有很快的進展，成長率爲每年百分之十以上。他們不但出口大量的電視機與電子產品，而且還輸出超級油輪。』

他說，中華民國的對外貿易額爲一百六十億美元，超過人口有九億的中國大陸。



担任——比親善協會主席的比利時魯汶大學教授尤金努克斯，中——法親善協會副主席賴根，以及一九六六年與一九七七年兩度前往中國大陸訪問的法國蘭保沙市長的助理紐頓小姐，都在會議上發表他們的看法，並達成結論說，今日眞正的中國是在台灣的中華民國，人們可在那裏看到眞正的中國文化以及安居樂業的人民。

血肉長城

自由人

在史官面前暴官奸吏懼，廢史官，以後公布的官方史錄有多少可信性？人爲的監察權會有多少力量？人民檢察院天天呆在家裏有沒有被當權派放在眼裏？就政權之自察性言兩面旗幟皆未達到我們中國人的水準故不予評錄。在正統性下的靑天白日滿地紅也因缺乏固有優良的史官制而蒙上一層揮不去的陰影。

靑天白日滿地紅之下沒有鼓吹階級恨，沒有鬥爭，政府以仁愛的固有精神治理，三十年來實際上確是幸福的，三十年來人民的生活水準確實高出五星旗下的人民，但是五星旗下的同胞歷經三十年的大動盪，下一次的鞭毛大鬥爭及其後永無止境的權力鬥爭及「路綫鬥爭」，缺乏民權，短於民生又管不到無法無天的共產黨，故就利民性我們選擇靑天白日滿地紅。

就安定性我們毫不思索的選擇靑天白日滿地紅。

五星旗下仍然把外國平凡的學理高舉過頭大攪哲學，仍然把現代侵畧者亡我之謀認定在文化政治的意義上第一等的重要。靑天白日滿地紅下崇洋之風甚迷，每逢耶誕節許多人一定要跳到第二天睡一整天，舊曆新年日漸淡薄，英語爲唯一的外語教育。就獨立性言不予評錄。

就信民性我們選擇靑天白日滿地紅。

在上述仔細比較之下我們中國人要選擇　國父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中華民國，所以　中華民國政府是唯一的中國政府。相對的，五星旗只是一面匪旗，捻匪與中共是物以類聚。五星旗也是一面亡國旗，若縱容中共橫行以後的「中國人」只知有馬列不知有孔孟，以後的「中國人」只懂亡種的拼音字與與我們寶貴的歷史隔絕。而沉疼的心情下我們要再討論一些事。

共黨以法家爲工具惡意的攻奸儒家思想，到底儒法是火水不容呢？還是有同有異？法家的理論簡言之爲「循名責實，信賞必罰」源自人性惡之說，以刑賞治天下。儒家主流之立論點爲人性善，故子曰：「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篇）。儒法都是治國之方法論與奴隸何干？中共在詈儒家思想時爲何隱藏一件尖銳的歷史？這就是自周至淸倡行法家思想的只有秦朝，同時自周至淸奴隸最多也最殘酷的正巧又是秦朝！秦始皇及法家李斯之時代（趙高尙未專權）開運河，修驛道、建長城、阿房宮、驪山墓，被抓去爲奴工的人民有幾十萬，這些奴隸晝夜勞動多數身死異鄉，「秦民見行如往棄市」（漢書），秦始皇及法家李斯的時代（趙高尙未專權）對奴隸之刑罰有戳、腰斬、車裂、阬、鑿顚、抽脅、鑊烹，梟首、族、夷三族。孔子所「壓迫」的「奴隸」至多只是「襁負其子而稼」而已，這些廣大的秦代奴工不正是法家之下的眞奴隸嗎？這是史實！若要談論階級，那麽中共揚法是實質的站在奴隸主的壓迫階級的反動立場！

創立於「奴隸制社會」的儒家思想跨越了秦前之封建制社會，跨越了秦淸間之「封建性？」君主集權社會，跨越了民國資本性的社會，也跨越了共匪的共產主義社會，令中共悲鳴儒家正統思想「繼續到現在影響到現在」（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五日「人民日報」）。史實也粉碎了這被最後一個「中國共產黨」抱住不放的馬列歷史唯物論。

萬人詩壇

壇主封淑英

矮話交戰復國在望 馬名健

貫[illegible]功。百端起舞染腥紅。
[illegible]。[illegible]青天復反攻。

春酒 [illegible]

瓶梅香細臉兒紅。綠蟻微温喜氣中。
深意燈前介眉壽。畫樓人盡醉春風。

又 阮朝樑

紅棉花發欲燃天。燕舞鶯歌意燦然。
南國春光偏易老。好憑詩酒作情牽。

又 廖石梁

春來同醉興還增。[illegible]飲樓頭第四層。
滿座揮毫留造化。瀟[illegible]嶽峙瑞雲騰。

春[illegible] 調寄少年遊 蕭瑤笙

綠楊隄畔草萋萋。金勒馬聲嘶。遙送香車，催開雙鎖，苔滑印春泥。平蕪過盡臨芳圃，不覺日移西。帽影斜時鞭絲墮處，緩緩踏花歸。

春歸 調寄采桑子 林聖錦

風和日暖春華媚。山色湖光。高士吟章。此時寵辱兩俱忘。樂遊曠野香塵軟，縱覽徜徉。極目尋芳。得意春風騁[illegible]。

前題 調寄南鄉一翦梅 何敏公

牛背牧童歸。短笛無腔信口吹。春石紛紛春[illegible]去，打睡牛蹄。打睡牛蹄。春雨未[illegible]晨。臨水[illegible]欲過谿。隔岸遙觀疑馬足，不辨[illegible]西。不辨東西。

前題 調寄蘇幕遮 顧植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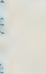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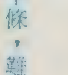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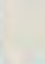
曉雲低，春日暖。漠漠郊原，原上[illegible]。試馬輕衫騎道遠。[illegible]啼聲，村外無人管。過長橋。跨石板。新綠林中，時有黃鸝轉。紋縠塘邊舒柳眼。隔岸花開，趁香風馳遠。









前題 金縷曲 蕭葵明

烟柳搖濃綠。縱拔他千條，難繫奔騰離索。攜手河梁杯酒勸，多少離懷悵觸。望不斷，平沙漠漠。落日長烟天地闊。撥琵琶，高唱伊涼曲。歸兮去，重相囑。酪漿桐酒休云薄。計程途，征車到日，葡萄初熟。欣羨將軍能伏櫪，相遇休嗟落莫。但回首，迢迢秦蜀。萬里河山流東走，寄音書，好附雙魚腹。心香爇，盼歸速。

詞牌：謝池春——淺談 何敏公

題攷：此調有兩體，皆押仄韻，先一體是慢，由張先所創，凡九十三字，因有「徑莎平池水渺——謝女城南道」句，故名謝池春，後另有一體，是六十六字，陸游所創。兩體詞句截然不同，其名相同而已，無其他資料可攷，現取陸游體爲宗。

別名：李石詞名風中柳。高麗史樂志無名氏詞名風中柳令。孫道絢詞名玉蓮花。黃日詞名賣花聲。

體制：兩段六十六字，前後段各六句，四仄韻。前後段第三句例作「一領四」句法。宋詞中皆如此填，又宋人以換頭爲過變，故前後段起句平仄不同。徧考宋詞莫不皆然——見欽定詞譜。

調寄謝池春 [illegible]圖 鮑少游

曙光稀微，花外[illegible]聲啼鳥。面維園，青山斜繞。畫樓早起，看烟籠春曉。試丹青，費心微笑。寄情詩畫，忘卻客中人老。獨憑欄，幽懷杳杳。漫題詞句，且高吟嘯傲。假文章，一抒襟抱。

調寄謝池春 夜話 傅靜花

燈吐霓虹，光照鬧城高處。坐層樓，從君笑語。推窗無月，問清宵誰主。片雲孤，欲飛還住。年年閱世，長是夢空難駐。但魂消，風風雨雨。茶烟未斷，有閒愁堪煮。更相依，幾番寒暑。

前調 李子

戊午春夏之交雲昏霧暗尖風不斷北角憑欄遙對九龍不禁成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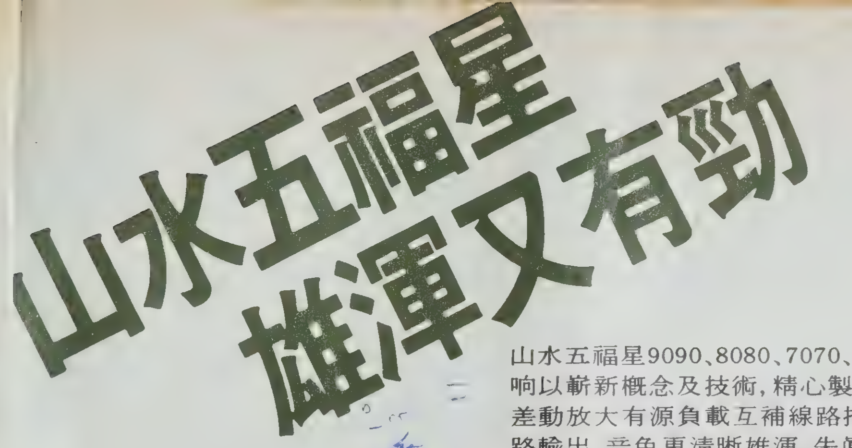
甚九龍天，日日霧迷雲翳。更尖風，無停激刺。送春迎夏，恁淒淒何意。盍傾盤，一場清洗。新蟬唱曉，小燕初飛還累。念羈栖，都稱信美。忘年吟望，却孤懷無際。甫杯持，又胡聲碎。

前調 觀海 陳荊鴻

浩浩滄溟，日月東西吞吐。挾狂瀾，淘今盪古。風流人物，儘雞虫朝暮。甚功名，也歸塵土。桑田縱改，幸有一身藏處。笑鳴蛙，拘虛自詡。蓬瀛信渺，念仙鄉難住。且招携，鶴儔鷗侶。

前調 高福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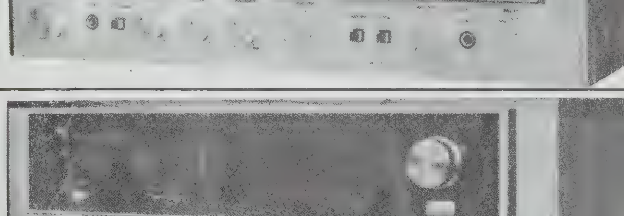
杜若芳洲，留得餞春餘地。翠烟籠，澗裙膩水。流連雙槳，蕩斜陽紅碎。碧雲西，暮山凝紫。携歌載酒，一枕夢中猶記。漸迷離，香銷綉被。桃溪花落，換東風人世。[illegible]詩[illegible]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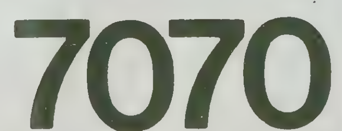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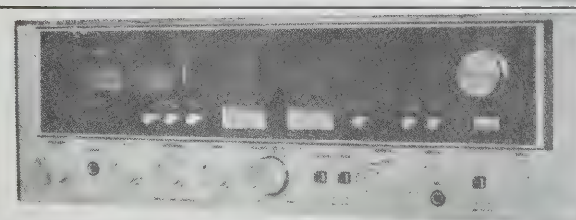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型接收器，係山水音響以嶄新概念及技術，精心製成的另一全新系列。每款均採用差動放大有源負載互補線路推動，全直接交連全對稱OCL線路輸出，音色更清晰雄渾，失眞更低。接收部份採用調諧電容器、雙閘極MOSFET、陶瓷濾波器、PLL線路及DDC差動解調線路，接收效能足以媲美專業級調諧器。
山水五福星9090、8080、7070、6060及5050是其他同類產品難出其右的高級系列，其中必有一款滿足您。歡迎參觀試聽。

50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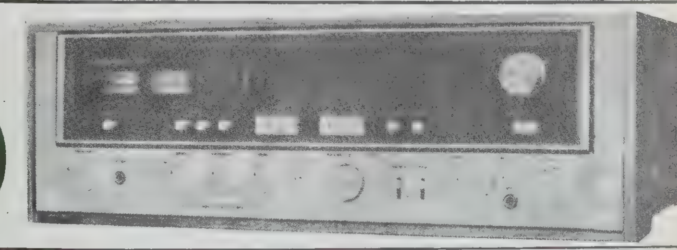


60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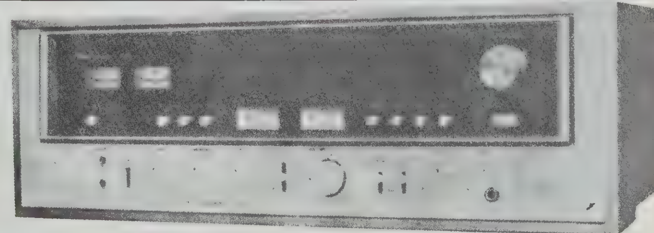




7070



8080



9090

要盡情欣賞
請用山水音响



總代理：和記電業有限公司
香港皇后大道中50-52號陸佑行五樓　電話：5-231036（5線）



